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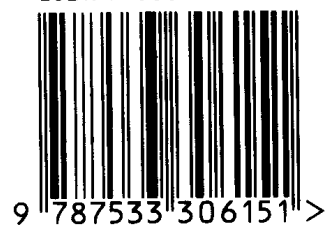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九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7/0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九七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海石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目錄二卷附侍御公奏疏一卷遺詩一卷

〔明〕錢薇撰 附 錢嘉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錢氏刻清增修本

.....一

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明〕蔡汝楠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四四三

海石先生文集二十八卷目

錄二卷附侍御公奏疏一

卷遺詩一卷

〔明〕錢薇撰 附 錢嘉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

至四十二年錢氏刻清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承啓堂稿

二十九卷》提要

明史本傳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徵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閫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和

本傳

外戚蔣輪進右給事中郭勛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勛然素知其橫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內閣夏言輩所選宮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並斤爲民累薦皆報寢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請于巡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海石先生像



像贊

淵乎太常體明用確身心竟和兵農禮  
樂三極四維舞不揚攢讜論訂謀一本  
於學 楚黃後學樊維城題  
嘉隆之際於世為平澁則曰陂異說勿  
興先生之學不尚空言出也為處有  
事為國之司直鄉之明型祖極百禩既  
活既程嗟祥生晚敬誦遺編所發事于  
大夫之取 桐鄉後學張履祥題

諫議海石錢公集序

余卧病東山歲已亥則聞諫議錢  
公以直言羅心竊鄉往之後二十  
有四年公子與映訪我于吳山以  
集序請秋又艤舟駕渚迎余余乃  
至承啓堂出其集盡閱之曰富矣

序

一

哉其疏剴而恭得事 君之體序  
論窮理道切時務記誌核而雅詞  
賦古今體歌詩質而華和而暢無  
摹擬剗削台跡要皆出自肺腑自  
合于軌則可傳矣夫公舉嘉靖壬  
辰進士初官行人使 楚藩正禮



却饋尋遷禮科遵厥考兩涯翁訓  
知無不言權雄郭勛費宏張璁桂  
萼汪鉉為景賢霍韜溫仁和史通  
王瓊夏言嚴嵩皆奮擊靡顧上  
獨優容之有直諫多聞之褒會任  
萬里論言言并公除名薦者屢上

序

二

嵩當國弗果用初公在科奉詔  
使湖廣廣西陟岨巖浮惡谿冒瘴  
霧通獷夷出入蠱域猩猿戈努之  
地稽廢搜隱惠貺鉏耰坐銷靖州  
之變家居杜門績學考奔喪之禮  
議家廟于祭完聲律之元發精一

之旨淑其諸生誥譽髦矣跡絕  
公府而有司以政事請乃革飛輓  
清陂政均田則議賑饑集民兵掄  
將士而邑畝獲蘓夷寇遄輯恤孤  
姪瘞戰骸慈愛惇裕古所謂進為  
國禎退為鄉表者公誠其人非歟

序

三

碩東橋方之裴度湛甘泉述其學  
行厥兄泮泉公暨胡石屏蔣道林  
稱其忠孝純一剛毅仁勇昭明篤  
樂力行不怠雖微文足傳世不朽  
矧文且富如此乎余嘗慨君臣之  
難也宋之世韓范擯于熙寧司馬

削于宣和李岳推于紹興不可謂  
無才也而有臣無君本朝列聖  
遠邁前主不可謂不遇也而群臣  
鮮有盡其道者古之奸臣至逢君  
之惡極矣皇上仁聖愛才如珍  
求言若渴而蔽障于下聖德罔  
序  
宣百度胥蟲集群姦之大成者莫  
蒿蕈若海內忠良之士陰排矯戮  
豈公一人也哉斯集傳後世讀者  
將必歎欬感奮興起忠義于無窮  
不但已也與映字淵甫孝友醇謹  
勤學克家撫弟與喚新甫怡相

愛延師充序皆能文辭震場人占  
大器云

嘉靖癸亥秋八月既望前進士天  
官考功郎四明南禺豐道生拜序



序

五

敘太常先生集

正嘉中吾鹽汀守張先生贈太常錢先生先後爲名給事顧兩先生咸弗克殫厥蘊淹閱陵樊竟以終老汀州爲給事時海外百詠千古生色時宰閔媚出守

序

一

先君子稱其朝端謹言里居隱操幾於道焉太常在禮垣

天子嚮方士居齋宮輔臣貴溪分宜稍稍立門戶通權賄太常論兩輔臣賄補宮寮侯郭勛黨復鎮守三臣銜次骨末論方士

陶仲文左道熒惑上心惡之

而三憾從中齟齬遂震怒予

削籍去視汀州叵測百倍矣太

常居諫垣時嘗奉勅查楚粵逋

賦時臺省重又特遣守臣廩廩

懼則故昇積牘如丘山示不可

序

二

窮詰太常篝燈繼晷躬布算詳

摘發亦欲以觀其能者而肩背

遂偃僂以痼疾終或曰是役也

諸乾沒戍遣者累千百錢穀歸

度支者以萬計云楚靖州有四

弁名漢官實負固倔強楚撫臣

顧公璘就太常問籌策太常曰  
公握重兵勿輕動動且疑疑且  
速叛吾以使事往出不意當以  
計取而公爲內應太常至則諸  
怨家投牒侵弁弁意太常使事  
來寧有他第衷甲入謁太常謬

序

三

爲好語三日後弁益無所疑憚  
太常詰之曰若受國恩享祿位  
人訟若若不奉約束人且誣若  
叛以偏師討若若何辭第就訊  
吾屬良吏白若誣因揮左右夾  
之驅出境遂至會城旣乃窟穴

遠莫爲助竟置法而功歸撫臣  
太常油然而退無矜容視汀州  
觴詠重海外殆過太常歸秦溪  
於書無所不窺足不出戶而四  
方問學士戶屢常滿乃太常薦  
寵下輩施予貧交疎戚亦日不  
暇給伯氏故病疝小困輒病太  
常傾囊予百金助也而伯氏以  
爲貸及期還金太常逡巡辭曰  
弟寔不德而伯氏畛域我也伯  
氏遂不忍更言還金後伯氏困  
輒予金以爲常嘗會塋要津所

序

四



聲伎滿前太常驚曰焉有執親之喪而聲伎娛客者乎徑拂衣出要津愧謝焉盡併聲伎云孟堰之役我師赴敵者三千人太常居相近也饋之餼糧曰兵不素練何可恃也旣而我師却入

序

五

於河亾兩將軍衆盡殪太常具棺槨殮兩將軍斥田掩餘屍築哀丘焉太常卽里居任郡邑枌社事隱操不啻汀州又若是兩先生器誼文章節烈出處後先若券豈山川氣澆淳蓄壅闕弗

克掀播其奇耶於乎今五年之間三動大衆不無事矣如汀州之不辱使命太常之默定反側在肅廟猶然況今日乎可勝道哉可勝道哉莊皇帝改

序

六

元廷臣議故給事錢薇大節尤著宜褒予勸言者詔贈太常少卿故稱太常公云太常所著有承啓堂稿國朝名臣錄海石聞草學錄樂律諸書防倭均賦孔廟屯田邊防河套鹽政市舶諸議存軼殆相半今將以其存

者鉞而行之亦足以見太常之  
蘊而霑被裨益於時者矣余婦  
太常子也諸潛懿得之婦言又  
質之衆口無間因述而敘之俾  
企仰盛德者有所考信焉

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前監察

序

七

御史子壻許聞造頓首謹序

承啟堂稿總目并序

卷一 五言古詩七十八首 卷二 七言古詩五十首

卷三 五言律詩一百一十四首 卷四 五言律詩五十六首

卷五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二首 卷六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五首

卷七 五言古詩一百一十八首 卷八 奏疏七篇

卷九 奏疏九篇 卷十 議六篇

卷十一 議四篇 論四篇 卷十二 論六篇 又一十

卷十三 書一十一首 卷十四 書一十六首

卷十五 書二十六首 卷十六 書二十七首

承啟堂稿總目序

卷十七 序一十七篇 卷十八 序一十七篇

卷十九 序一十六篇 卷二十 序一十六篇

卷二十一 記一十八篇 卷二十二 說一十九篇

卷二十三 說七篇 解五章 辯二章 卷二十四 雜著一十六篇

卷二十五 雜著二十六篇 卷二十六 墓誌銘一十一篇

卷二十七 墓誌銘六篇 墓表二篇 行狀二篇 卷二十八 附錄墓誌銘表狀傳

先君子志存經世禮守難進始則委質以忘  
身終於屢薦而不起一生孜孜屹屹務明體  
以適用不以畎畝而一日不在國計民生也

不意倭難作盡瘁圖維何大故煢煢二孤  
兄與映甫踰冠不肖端映更十年以晚何與  
知事惟是先君子所志未展一二遺稿數卷  
本末備焉伯兄雖極意蒐羅而軼者不少蓋  
先君子臨文多不屬草故也保藏至今將一  
周甲子伯兄謝世已告星終端映亦垂邁矣  
爰與諸兄子謀壽之梓越歲告成事編次爲  
卷凡二十有七而以誌銘表狀傳記一卷附  
焉大約遵伯兄所定而兄子歷勞勩居多書

承啓堂稿 序

成有長者問曰先美宜揚後人之責也子兄  
弟何以藏之久而後出對曰先君子之學盡  
性之學也不急知於人其不得已而有言者  
惟其中乎事宜達乎情實發明乎指趣而已  
非同於著述家之撰也故夫汲汲炫俗博縉  
紳文集名以失先人情伯兄實凜凜懼用是  
不敢從當世大人先生乞一言丐一序固其  
慎也亦所以厚期於已謂善讀父書要知書  
不徒言而今也已矣所幸孫枝漸蕃家塾之

傳漸廣故勒爲此本期與來者勉之惠邀先  
靈讀之而興起則此書之出不患其遲不則  
藏之勿固重違我父兄意先美之揚否惴惴  
焉弗敢必也長者悚然領之而起因并書於  
目次後

萬曆甲寅三月甲子次男端映百拜謹識

承啓堂稿 序

三一

海石先生文集目錄

一卷

五言古詩

和此口不再得韻

送周石崖之任永嘉

答徐波石少叅

送陳子與之新會

贈周澱山年兄

南陵喜得吏部兄刑部弟信

承啓堂稿 申錄上

永福寫感

書咸寧壁

承天道中思家因代爲家寄促歸之作共

得十有三章

書大荆驛

孝感縣

望君山

清明日寓潯州寄邢侍御

辰溪觀石鐘鼓

過慈利賀令乞詩題壁

書孫黃驛

題三浯水

楓木嶺

推天坡舊名退田坡不知何人改今名言陟之手可推天表其高也

楚中夜行馳馬四十里宿祖師廟有作

行路難歎

送仲兄北上五章

煙雨樓

承啓堂稿 申錄上

登靈巖無際塔

題西湖圖

淨慈寺山閣

登南高峯

和甘泉翁遊朱明洞作

答陳侍御

答贈蔡白石比部四首

客過

泐塔



紀遊

法相觀佛牙

棄兒謠

示友生

勉學

病目

和甘泉翁五色鳥之作

答徐兩山

贈錢生慎夫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三

長興韋南茗寄詩邀入社賦答

問仙吟答馮祐山給諫

有引

示久卿從子

贈程紫峰

題宋賓廬墓卷

宿聞亳州北山雲庄

和長松令君韻

寄邢陽川侍御

贈劉竹泉乃李師吉請之

送人之齊雲巖

陳高卿十丈樓

松雲閣

對月

贈友人

題李密圖

爲潘子酬西賓

示前峯上人

四言詩附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四

題明山四章

二卷

七言古詩

江行見兩岸諸山如舞代東陽川侍御

抵陽朔有作代東西石侍御

壽周蓮坡封翁

贈黃海波

東馬充州馬舊爲侍御

和諸生夜遊飛雲巖

和甘泉翁馬蹶濡裳

答馮祐山倭變之作

十六日得雪

暑游

竹林七賢圖歌

題孟醫士蘭軒

答馮祐山邊警之作

午日贈史望川

贈侯汝志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五

答仇生

題談醫士後山

示朝卿從子

監利道中宿聶禪家有感

贈蒼松和尚

贈星山子

鼓吹行贈邑令壺陽鄭大夫

乍浦行

夢仙行

洞庭行

溪頭行爲繆思雲作

蒼鷹行送鄧文巖

雅溪行

春色行贈李師吉

雙鶴歌

吉甫歌

寶刀歌贈項少溪

血淚歌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六

天妃歌

小仙歌

朱道人歌

東泖歌

霜風寒菊歌二首

有序

積雨吟

解懷吟

苦饑謠

苦旱謠

禦夷篇贈羅西泉

對雪篇

東陳希齋方伯

贈夏子言

苦熱

題金谷圖

七言聯句附

曾廓齋枉顧秦溪董別駕東谷邀飲乘月

汎湖聯句得三章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七

丁十三

三卷

五言律詩

宜興遲邢陽川侍御二首

廣德道中逢王侍御

五牧舖

贈林介山大尹

宜興長至日有感二首

齊山東邢北岡侍御

秋夜

吳江夜棹

送馬侍御

寶帶橋

題陳高卿書樓

王女峯史氏山庄

宴集百鶴亭五首

逢呂中石論德賦贈二首

來賓阻雨有懷邢侍御

陳原德園亭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八

丁十六

來賓道中立夏先一日

逢馬竹湖

大黃江口

牂牁江

石門夜發

桂林署中有作

白馬堡

書蒼梧署中

中丞蔡公安遠柳侯招飲湖南書院二首

冒雪觀浯溪磨崖歸而賦之得二首

平樂署中晝霧不解

蔡中丞柳安遠再邀宴集

九日同楚中諸公登高二首

柬答柳總戎

歸自慈利登七里祠祠以祀朱梁將武平

宋時嘗顯異運二石一浮江潭一超飛

紫雲麓朱封以侯居人春秋祀甚嚴過

者必謁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九

寄許泰山

答陳豹谷太守

萃秀亭

送同年王君歸娶

溪上

過子陵釣臺二首

鄒和峯侍御貽人面仁果賦謝

閑吟

壽西汀兄七十

登高

竹亭

雷古和學憲見枉賦謝五首

贈都參軍二首

謝傅省吾侍御

贈王紹元爲柘湖年丈子

傅虛岩給諫邀汎西湖

同虛岩過虎跑泉

錢緒山見訪夜坐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十

沈氏園亭

望海

客過談邊事

秋深對菊

紅菊

獨立

秋暮

看雪

殘臘



湖上二首

孫白峯過話二首

春望

宿法相寺

梅

冬夕見月

春晚

紅梅

對月酬客

承啓堂稿

目錄

十一

和祐山金蓮花

和胡梅陵咏鴈

題垂槎圖

談醫士冠帶南還二首

宿上方寺

喜雨

訪卜監泉南園

玄墓山二首

馬上吟

蘇門觀燈

問僧

夢王同野

夜過石林僧房

示石林上人

過太湖

過隱山

宿朱涇

池亭

承啓堂稿

目錄

十二

雨中

立秋

見螢火

江行

歲除

登樓

苦雨

避暑

客至

四卷

五言律

覓梓谷丈於毗陵山園二首

同黃梓谷西湖汎月二首

集慶寺觀宋理宗遺像

遊神山

汎泖

山樓

宴集長慶堂贈呂東匯銀臺二首

承慶堂稿

目錄上

圭

寄泮泉兄永州

寄胡石屏藩叅

東丁一匏

贈史大梅

贈馮祐山諫議

懷包蒙泉侍御

包吳石侍御邀遊佘山

和西泉兄鄉約之作

和趙尚莘憲副咏金蓮花

題借竹軒

秋閣

端陽咏荷

鴈

長至日對客

鍾順伯省試

贈顧養素顧能辟穀日飲數杯而已自云

常有飛丹入口遂不饑

題日休卷

承慶堂稿

目錄上

圭

遊石湖

登吳山塔

午日

贈李子孝

謝鄭侍御

壽隱士像

謝李令君

顧山人養素善辟穀處予館預言禍福良

多驗賦以示之

冬至贈友生

登樓

秦溪草堂二首

馮祐山枉顧

雨夜

長至日

懷蔣道林二首

胡石屏臬憲遷楚藩

對菊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五

望塔

看花

花間小咏

過南湖園亭

溪上

秋夜

雨後喜涼

初夏

同練溪思雲遊園亭

過白峯村居

五言排律

顧東橋中丞招燕黃鶴樓

壽毛東塘司馬

岳陽樓

同張榆峯水部登黃鶴樓

永福堡寄邢侍御

謝答徐州宋兵憲

東張東居戶部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六

書京山縣壁

書監利縣

送劉南郭司理湖州

邢侍御寄聲夢予賦以謝之

題祁陽雷門山

登岳陽樓謝張水部

東路中丞

將入西粵與顧中丞東橋高山寺宴別

顧中丞再邀遊朝陽巖有作答謝

奉寄泉翁

先月樓

南津

遊天池

尹山寺

登松雲閣

東樓

七寶河下遇雪

贈李文華

本齋堂稿

目錄上

七

卷六

和長松令君彈琴清夜

山閣遠眺

贈鍾聞叔

天寧禪院

定光佛真身

贈別新安程君

贈天寧月林上人

與馮醫士成卿

五卷

七言律詩

蚤朝

秋夜御溝水聲同王柘湖賦

正旦入賀時以言待罪

秋日休沐與秦子白峯王子淇塘賀子君

錫出西直門至呂中貴別庄勝國舊城

依然在東登高南望禁中如在天上且

清流映帶嘉樹陰森呂又出其兔獐山

藪之畜以供玩旣而夕陽歸路溪橋亘

本齋堂稿

目錄上

七

卷四

前艤舟在岸不意冠裳雜遝之久得此

郊原閑逸之趣爲之爽然輒賦二律紀

其事

竇薇泉戴少山二主政屠竹墟憲副邀飲

雲龍山有作

南陵道中雨

淮陽別王文度

東答翟中丞

謁孟林

送程松溪

贈方子勤

鸚鵡

曉登玩華亭

廣濟道中題壁

謁顯陵

京山觀音閣觀泉

潛江道中阻雨駐三光觀

自潛江之監利道中或乘馬或登舟艱難

康隆堂稿

目錄上

十九

僅濟賦此

雪夜文殊臺獨坐

巴陵道中和壁間蕭憲副韻

到武昌一月以簿書未登黃鶴樓夢回道

人攜詩相嘲

夢中答回道

代回道入嘲邢侍御

代邢侍御答回道

宿黃陂楊家店

來賓道中風雨大驟復歸來賓

過牛擺堡水急難進

自秦人洞過牛關望銅柱

鷺村泊舟

九日途中和邢陽川侍御

靖江府獨秀峯下有洞深可十丈刻今字

韻詩已百餘首王索予和之

崇本書院新成別殿應教

黃鶴樓

康隆堂稿

目錄上

二十一

銅鼓灘

九溪道中陟澧陽山山勢出雲表用布牽

挽而上

九溪二首

謝蔡中丞閱武堂宴別二首

和韻懷薛文清公

和靖江府懋德堂韻

沅州寫懷

柳安遠見招賦謝

東陸石涇方伯

和西石侍御守歲靈山作

再和西石靈山寄東之作

三和西石作

書蒼梧公署

顧中丞東橋登衡嶽見寄瑤篇賦答

書仙呂洞洞在九溪

潯州書事

九溪還棹二首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圭

謝石涇方伯

再登黃鶴樓

漢川登棹

眞如禪院聞鶯二首

贈陳用明

穹窿山

春歸

出遊遇雨

宿萱上人房卽顧況讀書處

白牛塘

陳舜俞隱居處  
好騎白牛故名

和李明府過沈氏園亭

送仲兄泮泉出守永州

登興聖寺千佛閣和樓字韻

宿梵天山居

登寶石山塔

鐵佛寺西樓

蘇隄

謁天真書院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圭

謁武穆祠

弔和靖墓

寶石山房二首

遊石屋寺

當湖

聞薦

靈芝寺懷王龍溪

宿崇德

山遊阻雨

過徐何二郡守遺愛祠

趙左山郡守禱雨有應志喜

喜雪口號懷左山太守

李晴霞令尹過沈園賦贈

送魏長松明府入覲

冬日立春和杜翁蒙泉韻

菜畦燕穢自嘲

鶴雛

贈邢侍御

承啓堂稿 目錄上

東巖玉山太守

鄒和峯督學過訪秦溪

胡石屏憲使海塘功成

呂東滙銀臺過訪賦別

禪房和許杞山諫議韻

和西泉兄看牡丹之作

送友生

送姚江汪生

訪查諫議近川

爲近川觀小步山地

訪隱居

謝明府枉過

示呂南滙

題江湖散人

寄李都閫

題鄭氏鶴田號

送姚江汪繼善塾師

寄贈程月洲

承啓堂稿 目錄上

謝王主政九日惠酒

答聞人北江憲副

六卷

七言律詩

立春後夜集三塔山房懷玉陽顧山二丈

二首

舟中對雪二首

登茅山二首

同雲間太守黃梓谷遊鶯脰湖梓谷已決

歸志

與梓谷宿殊勝寺

湖上與梓谷言別

謝答謝艮山僉憲

野桃

石欄牡丹盛開因感周濂溪謂牡丹富貴

花今開我草堂無所嫌安可專目以富

貴耶聊志一首

三月四日再賞牡丹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五

五日同胡梅陵諸君子三賞牡丹

東畬叔父和三賞牡丹之作賦謝

遊興聖寺用鍾西臯太守韻

西臯翁有贈章奉酬一律

鄭澹泉少卿南太僕

金豐村柱史宿南湖步韻

答陳瑞山柱史

周封翁蓮坡六表初度

漫興

贈馮祐山給諫三首

東答中山吳太守

吳龍津諫議見枉賦別

贈別錢緒山

奉母舅鄭翁南溪

贈夏翁春淵

舟中

俞蒲山太守過訪二首

和答謝右溪臬憲畬字韻二首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五

送嚴子文應試

送李文甫應試

西湖觀蓮同鄭子賦

答表兄鄭練溪索酒

過淞南子題贈

答鍾翁西臯寄咏

登峽石山岳廟偕聞北山諸君子

華嚴寺觀陽明先生題壁

過延陵里



過子陵臺

答戚竹坡少尹

寄孫白峯

客至

孫以進移居

閑吟

夢王世廉賦寄

蒲田陳于廷故校師璞齋子也別去廿年

丁未冬攜詩謁予相與分韻得忘字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壬壬

送別陳于廷

和答唐山人山人善丹青

偶成

東畬叔父三月九日舉鄉約小作奉覽

題沈氏園亭

端陽有感

端陽贈孫劒泉

送昕侄應試

潛江道中宿何英家

宿天竺西樓

贈徐兩山

過門生嚴子文

再贈子文昆季

雨

漫興

贈陳山人勾溪

贈朱翁西村

閑吟

承啓堂稿

目錄上

壬壬

示諸生二首

贈鍾聞叔

示徐性夫

元日孫白峯過訪有作答和

東謝周約菴中丞

廖東樞藩叅示遊鴈山之作答謝二首

贈馮午山學院

邵泉崖太守沈少泉諫見枉草堂

牡丹

贈南庄隱君

逸叟吟

登半塘寺佛閣

錢貢士白江過訪

和別杜翁蒙泉

贈楊道人

贈朱山人子臣

天寧禪院看菊和水西上人山字韻

薛心鶴惠菊賦謝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五

酬客

謝郭魯川江院

和陽川游浯溪作

潛江縣

寄東王龍溪

奉和西泉兄作

示程生

贈錢維則

偶成

雨夜

人日雪

托寄顧一江正郎

冬日立春和杜翁蒙泉韻

送黃遂初

看花

送趙龍岩僉憲考績

陳鶴江憲使江漢同春卷

送長松令君用秋闈夜集韻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五

午日示錢照

同練溪諸君子野汎

有懷梓谷右溪諸丈

月夜

閱武

咏橘州

惠山

七卷

五言絕句

黃陂署中走筆六首

贈雲龍洞主人賡邢侍御韻二首

咏鷹二首

獨坐

尋菊二首

憶仲兄永州

偶吟

默坐

淨慈閣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三

雪意二首

新茶

桃花

蟬

月

別思

僧院

湖上

雪中梅

竹

看山

六橋

藕花居

蚤梅

人日

題畫

偶成

過秦人洞二首

承啓堂稿

目錄上

三

聞鴈

野眺

偶筆

六言

登半山寺二首

西湖雨中二首

贈高卿

觀燈二首

苦雨

歸夢

清明二首

對客

田居二首

贈友生

示友

勉少年

舟游

自笑

本啓堂稿

目錄上

手

偶題三首

七言絕句

右江舟中二首

楊家店舖見金豐村彖史題倚和

海門爲蔡年丈題

贈杜蒙泉

邳州陳守送蛤

王霽山賞蓮亭

漁家四首

竹間雪聲二首

烹雪二首

延禧寺云是二陸居處二首

與馮祐山中秋對月三首

庚戌虜僦六首

過金豐村讀書臺和趙漸齋翁韻臺在石

佛寺三首

贈夏子言赴試二首

謝右溪臬憲過訪

本啓堂稿

目錄上

手

友人遺菊十二種賦謝五首

海寇紀變五首

送鍾巡尉

隱者遊山

過慈風洞

祁陽公署和呂東涯壁間韻二首

灘江偶成二首

感物吟

希夷睡石

閑吟二首

贈張近忠

釣臺

春日訪賢

病起

畱後閣和韻

漁翁

送人入試

臥起

承啓堂稿 目錄上

湖上吟

贈朱三峯

贈陶生

柳絮二首

聞笛

過沈石山文湖不遇二首

與西泉兄論求靜四首

答西泉兄癡字詩三首

書山棗驛二首

溪上四時樂四首

菊

客至夜話

別思二首

重陽

春歸

海上元宵二首

客過

訪友

承啓堂稿 目錄上

明妃曲二首

牡丹三首

春日出遊

畫馬圖二首

看花

和甘泉翁用道林韻

題坐釣圖

閑吟四首

和鶴山韻

海潮圖

漫興二首

漁父二首

岳陽樓二首

菊

勉兒

海石先生文集目錄上卷

目錄上

三

海石先生文集目錄卷下

八卷

奏疏

論星變疏

論六科都給事中當陪廟祭疏

論急遣撫臣安邊靖虜疏

論軍政廢弛疏

論給事中道路不當相避疏

論武臣攬權疏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一

論大臣擅領牙牌疏

九卷

奏疏二

請慎選宮僚疏

論大臣相攻擊疏

論欺詐自便以違成命疏

論湖廣錢糧奸弊疏

請明罪例疏

查盤湖廣錢糧舉劾官員賢否疏

監察御史卞址

同	查盤廣西錢糧舉劾官員賢否疏	薦舉地方人才疏	再請明律例疏	十卷	議	征安南議	均糧議	均糧續議	永啓堂稿	目錄下	賑濟議	浙巡撫議	海上事宜議	十一卷	議二	修塘濬河議	漕渠議	鄉兵議	處倭議
										二									

論附	邊論上	邊論下	鹽法論	均賦論	十二卷	論	廟制論	樂論上	永啓堂稿	目錄下	樂論中	樂論下	擬閔子馬論學	論四十不惑贈督學孔文谷	事本	權用	弘道	用察	用道
										三									

聖顯

盡變

不器

遇傳

不毀

中常

屢空

道德

造道

自得

十三卷

書

擬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均賦書與郡伯

與藩司議均賦書

與孔文谷督學論通鑑書

復邑令田賦書

與王中丞思質書

承啓堂稿

目錄下

四

復李元埜按察書

與撫按兩臺論防禦書

與可齊按察書

與潘笠江守道書

復謝分巡書

十四卷

書

與趙左山郡伯書

與劉塘岩郡伯書

再復劉塘岩書

復董翠山臬憲書

奉泉翁求正樂律書

復許杞山論邊事書

復鄭澹泉光祿書

寄呂巾石宮論書

答蔣道林學憲書

答雷古和求方藥書

復曹自山大參書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五



答潘南湖太僕書

復許杞山司諫書

再復許杞山司諫書

答唐一庵書

與馮祐山書

十五卷

書三

答趙雪屏太僕書

與張蒙溪方伯書

承啓堂稿 目錄下

與王少叅書

與邢陽川侍御書

與馮東厓侍御書

與給諫書

復薛立齋太醫書

與黃葵峯叅政書

奉泉翁師書

復呂巾石宮諭書

與潼渠書

六

復許杞山書二首

復俞蒲山太守書

寄錢緒山書

復邢陽川書

復沈平齋書

與湯龍涇書

與胡仰崖書

答馬一泉書

答王文祥書

承啓堂稿 目錄下

與胡梅陵書

與劉東沙書

寄鍾子猷書

薦閻立生書

復秀才黃子鶚書

十六卷

書四

與陳瑞山巡按書

復皇甫臬憲書

七

與譚少湄僉憲書

與何鳳岡僉憲書

與傅應臺侍御書

與柯獅山書

謝陳雙山書

寄王石沙書

復錢緒山書

復萬鹿園書

寄王龍溪書

承啓堂稿

目錄下

八

與許杞山書

與馮祐山書

與王沂川書

與鄔教官書

與李子儀書

與西泉兄書共十首

與弟書

十七卷

序

律呂古義序

明醫雜著註序

推廣陳氏痘疹方序

海塘紀序

煙雨樓集序

識政錄序

程氏譜序

上虞杜氏譜序

雲夜吟序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九

至律清和卷序

江樓送遠序

生平道誼序

思雲卷序

完節卷序

敘泉翁歸廣

送蔣道林序

送周澱山序

十八卷

序二

送學憲張蒙溪序

邢陽川守保定序

畢梓石大夫赴召序

郡伯郭平川入覲序

黃山焦公築海竣功序

吳默泉視學東廣序

左江鄔兵憲東歸序

鄭大夫壺陽守城成功序

承啓堂稿

目錄下

十

方鰲峯主職方政序

陳我渡內召序

朱松崖入覲序

倚劍英芬序

明府張六泉考績序

于肖玄承獎序

廖湖東先生之文昌序

李子忠尹廬陵序

施武陵之畱都序

十九卷

序三

王青山承恩天上序

送王柘湖序

程松溪左遷信宜序

葉司諫承寧國序

楊芳洲戍瞿塘序

送謝右溪乞歸序

送王龍溪序

承啓堂稿

目錄下

十一

于肖玄入覲序

豸史旌賢序

送邑侯魏長松序

李青霞擢車駕序

送鄧文巖還郡序

張朝鳴掌高邑教序

童外翰歸玉溪序

鄒思源受獎序

裕齋序

二十卷

序四

送茅穎州序

張君汝敬守居庸序

壽東圩叔序

伯兄新塘七十序

荆庄邢翁七十序

春淵夏翁六十序

朱西洲七十序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主

新鄭君孔母壽序

謝母張太夫人序

史孺人八十壽序

壽董母太夫人序

壽董母序

贈朱宜山序

月洲卷序

訥趣序

永慕卷序

二十一卷

記

修捍海塘記

慶源堂記

溪雲樓記

賓峯亭記

太尉廟記

文清書院記

昌化重修儒學記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主

思賢書院記

遊燕巖記

遊張公善權二洞記

雲竹記

梵天山房蘇公像記

來鶴軒記

香爐記

懷松記

鶴洲壽藏記

永豐俞氏雙貞記

節壽記

二十二卷

說

說體贈王東蒙郡伯

說屋

到處自樂說

春園宴樂說

味菜說

承啓堂稿

目錄下

續棣園圖說

松石圖說

求放心說

冰壺集說

見心說

蘿岩說

槐溪說

鞠隣說

晴湖壽說

竹坡行窩說

別高園說

意到春陽卷說

潘我山醫效說

孫生用晦說

二十三卷

說二

募助張三衙說

法喜叢林募簿說

承啓堂稿

目錄下

興築半邏橋說

麟說

徐氏二子字說

程生銑字子澤說

徐可表字端夫說

解

漁樵解贈長松邑侯入觀

枯木逢春解

我山解

程生遊太學解	屠希殖遷居解	辨	味菜辨	一愚辨	對	墨對	筆對	賦	螢賦	蚊賦	二十四卷	雜著	梅池篇贈郡推嚴子	潤齋問答	何氏復姓問答	蜀道清風引	題霜風寒菊卷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七								

題璞齋義冊	冲玄別語	海鹽災訴	跋彥昭遺墨	東海石鼓歌跋	文衡山書跋	西洲詩書跋	跋高都閩卷	謝宴啓	牌	擬策問六首	二十五卷	雜著	宛浩然傳	良士傳	錢烈女傳	東泓哀辭	葉宜人哀辭
承啓堂稿									目錄下								
									七								

毛聽齋像贊

錢緒山尊堂贊

禱雨文

禱雨告各祠文

代

祭唐漁石文

祭高蘇門文

奠邢三湖方伯

告涯頭神文

奠南澗徐翁

承啓堂稿

目錄下

奠沈東園封諫

奠陸溪東

祭馬猗峯

祭滿廷臣

祭采叔鋼

祭陣亡衆兵

奠子宣文

奠孔母新鄭君

奠翟中丞母

太

奠胡春巖給諫母夫人

奠于肖玄母

奠屠孺人文

二十六卷

誌銘

故錦衣党藍田墓誌銘

辰州府通判周君墓誌銘

例授千戶東隱沈翁墓誌銘

故浦城丞室齋孫翁墓誌銘

承啓堂稿

目錄下

國子學正曾麟湖墓誌銘

太學生李南峯墓誌銘

杜蒙泉先生啟義居壽藏銘

封兵部主事薛東岩公暨配陶孺人合墓

誌銘

昭勇將軍李公白核墓誌銘

處士北岩朱翁墓誌銘

太學薛心鶴墓誌銘

二十七卷

誌銘

南安府通判王丘汪公誌銘

靜齋顧翁墓誌銘

鳳陽司訓靜淵吳先生墓誌銘

蘿岩徐翁墓誌銘

勅封唐孺人陶母墓誌銘

勅封馮室屠孺人墓誌銘

墓表

太學晴雲汪先生墓表

承慶堂稿

目錄下

顧室盛孺人墓表

行狀

中憲大夫東圩叔狀

封孺人孫氏狀

二十八卷

附錄

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作

行狀

澹泉鄭曉作

墓表

道林蔣信作

傳 石屏胡堯臣作

郡人物志傳 中歲咸元佐作

誄 東沙張時微作

又誄 冲溪彭輅作

二十九卷

附錄 會孫嘉徵奏疏行狀墓誌銘

勅魏忠賢十大罪疏

勅通政司呂圖南疏

行狀 止園巢鳴盛作

承慶堂稿

目錄下

墓誌銘 陳章文德翼作

又附

松龕剩稿二十二首

海石先生文集目錄下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鹽錢微懋垣

門人嚴從簡纂集

許聞造校正

五言古詩

和此日不再得韻

宇宙有變化轉移成滄桑達人慎所趨七尺參穹  
蒼嗟彼向學儔胡不惜流光寸心何窮際長養同  
初陽斯文啓洙泗入德良有方進修貴定慮曷不  
承啓堂稿 卷之一

辯毫芒名利苟係念豈知敬義臧中心一以蕩善  
端能無戕卓哉負荷身棄擲等秕糠所以豪傑姿  
內省密退藏韋編漱餘潤循循采幽芳守玄恥自  
炫存舌戒齒剛俛仰千古時攬衣起徬徨大道常  
坦坦發軔塗何長局促寸步間何能赴康莊志堅  
力可副養盛光自彰但惜蟬蛸生競趨荆棘場能  
無迴俗轍免墮觸藩羊仰思夜繼日耿耿不能忘  
譬乘萬斛舟凌風在堅強江海渺無際一朝駕長  
航負荷媿弱質涵養須有常屏居泰溪曲時日漸

奔亡欲揮魯陽戈返馭重感傷人性具聖體吾言  
匪云狂

送周石崖之任永嘉

聖主起湖湘鍾瑞多奇士周君成械櫟逸駕不可  
馭胸中燦五采會此從龍際奮跡公車業傑然誰  
可配職當補綵綸奚微賈與史君氣如長虹握符  
永嘉去永嘉東南邑民淳俗亦軌君行且若何鳴  
琴清風裏時携謝公屐問俗徧山汜還古葛天世  
興此明王理周南棠正青河陽花如綺浮雲自升  
承啓堂稿 卷之一

沉令名從此始悵然悲送君對酒咽不語努力試  
所蘊竹帛存千祀

答徐波石少參

孰是人中龍徐君莫可測釋褐金閨彥彈冠司太  
乙應物精不分神藏氣自逸歷覽參藩岳悠然調  
化悉太虛相與游乾坤作我室芝宇暫相對藹藹  
情何極我歸東海耕學種陶潛秫放屐隨春風汎  
舟弄清瀾偃息蓬牕下希夷自爲適臨風得芳訊  
宛若覩顏色知君同道氣相期無虛日忽忽忘我

答兩地各努力頽然落芬華聊返太始質

送陳子與之新會

攜手北闕下告我之牟城河隄折柳條贈別難爲  
情脂車官道傍日落西山明雙旌拂雲漢白馬絡  
長纓之子命百里吾道何崢嶸誰謂今非古德縣  
均蒼生敷政貴宜俗御物憑真誠無爲巧鉤距烜  
赫空負名羅浮挿天表對之時鳴琴一爲白雪歌  
炎海塵氛清終看奮雙翮秉策游承明

贈周澱山年兄

永曆堂稿

卷之一

三

澱湖有君子高懷絕人識相逢當綺年契慕推同  
籍九陌車馬零萍散江湖隔偶登先月樓得共停  
雲席念昔握手歡相對各歎息升沉吾何有所悲  
壯志失得偶東海耕棲遁了自適君抱匡時才夫  
乃淹月日欣茲東林遇因得欵疇昔朝曦動清曉  
起看浮雲白過從遂初懷倚徒濂溪室朱顏不可  
待勸駕舒籌策脫穎在茲辰我歸理瑤瑟

南陵喜得吏部兄刑部弟信

塞北傳書鴈飛集遊子途相逢授雙帛兄弟總如

初出共朝天騎歸同深巷居庭前棠樹綠花萼正  
芳敷澗別乍相聞歡懷痾欲除翻疑萬里役離思  
正愁予

永福寫感

羣山環周遭一水自停泓坤輿迴盤礴秀拔由天  
成東障桂林郡南屏邕管城材官相森羅汗馬嘶  
秋雲禦剽逞刀斧城頭殷旆旌日暮風塵暗衝颺  
聞血腥怪茲山水區而乏絃誦聲興起在教化撫  
循亮由人干戈豈難變南國本文明願言解刀劍

永曆堂稿

卷之一

四

母負此鍾靈

書咸寧壁

咸寧本雄邑僻在萬山中淳類葛天民猶存太古  
風束帶一問俗胥徒紛蒙茸停午散鳴騶岑寂疑  
鴻濛深院坐炎歊簷宇飄涼風忽聞林間鶴飛嘯  
凌雲空清池吐朱華閒庭搖翠松宦遊無定跡寥  
廓難爲逢

承天道中思家因代爲家寄促歸之作共得

十有三章

遠遊在何時去見春陽暉素雪忽已紛未謝風塵  
歸寧知倚廬望爲子成寒衣

遠遊在何方五嶺與三湘相去隔萬里夢子牽衣  
裳勿讀帖屹詩試看春鴈翔

遠遊爲何事王命被行役豈不畏簡書高堂望歸  
翻南荒瘴癘多勉旃無久客

右擬親寄三章章六句

浮雲何層層忽隨飄風遠顧此百粵游手持三尺  
憲辛苦當勿辭聊爲夢中見

承啓堂稿

卷之一

五

地列古炎州南徼鵠火阪顧爾捧黃麻驅馳逾九  
秋蚤暮勤周諮遐方邈王猷

日月屢晦朔氣候倏已旋俯仰同一瞬胡爲滯還  
天簿書貴早決舞綵怡椿萱

右擬兄寄三章章六句

驪駒馳兩春念君萬里身題箋寄飛鴈鴈飛復歸  
秦況君衡陽南鴈書致無因

驪駒馳兩夏念君在炎方新裁白團扇欲寄誰爲  
將薰風從南來君應先得涼

驪駒馳兩秋念君數登樓忽見樓頭月輝輝度女  
牛君心光皎如應照深閨幽

驪駒馳兩冬念君衣未縫每見霜雪紛不改松栢  
容君心秉歲寒願如栢與松

右擬內寄四章章六句

休休王父母竝壽逾稀年當餐憶遠征意與飛雲  
牽君爲簪紱羈還念萊衣旋

我母苦多疾奉饋甘辛勤凌晨起縫紉不得須臾  
寧忽聽河洲鳥諧鳴在園樵

承啓堂稿

卷之一

木

兒女俱穉齡念父空秋春相望久河許恨無雙飛  
翎日夕占燈鵲旋軫當勿停

右擬兒寄三章章六句

書大荆驛

朝策湘陰騎蒼茫江樹煙脩途力不任停驂古道  
邊秋露泣寒螢空山響哀猿鷄鳴復登車仰見星

斗懸王事亦靡盬倭遲亮當然不聞王子顧驅馬  
九折泉

孝感縣

雲夢一丸地停車孝感城煙火僅百堵旦夕聞江  
聲旱澇相交加荆扉已頽傾不毛同塞北苦賦愁  
繁征村樹寒雲結沙洲羣鳥橫傷哉鴻鴈咏誰是  
勞來人

望君山

高峯鬱嵒我蟲蟲難躋攀我來岳陽城竚望開心  
顏水光天浩淼岑勢石巉巖藉此柱中流庶以迴  
狂瀾嗟哉三楚俗未消詛盟頑地若設此險毋令  
滋纏綿持節皇華使祛鄙醇可還鑒此峻拔姿啓  
承啓堂稿 卷之一 七

我回幹權芳風在漸染誰令功不刊

清明日寓潯州寄邢侍御

東望銅鼓灘西臨斷藤峽停驂潯水上聊酬禁煙  
節與子共王事笑語每隔越長吟看雲飛舞劍更  
杯酌嶺粵天一涯旦暮聊自適寄語柱下史此時  
意何若

辰溪觀石鐘鼓

溯流上辰溪舴艋驚迴湍急雨狂飈後停驂古縣  
邊空庭白鳥過蒼嶺暝雲還已聞鐘鼓洞未扣鬱

藍天凌晨出山郭旭日明層巔嘉樹競展媚空翠  
互盤旋冠裳苦拘束玩賞欣躋攀笑語恣探討步  
武窮幽玄蠻方擅茲勝造化若爲偏

過慈利賀令乞詩題壁

山勢重霄迥遙瞻僅翠微澗瀑轟霆起谿雲逐日  
飛綺霞開匹錦繡嶺展脩旂燕子巖名古慈風洞  
石欹幻出芙蓉秀高將泰岱齊我已山行慣旋來  
楚服西但知探勝賞曾無履險危知章有佳興題  
柱屬游羈

承啓堂稿

卷之一

八

書孫黃驛

驅車涉初秋作客已萬里山霖苦偏多飛帆一何  
駛驚風常颯颯低枝覺靡靡欲穿五開雲先汎九  
谿艤王事屬鞅掌病軀念料理但愁溽暑迫捲簾  
看急雨

題三浯水

得到浯溪流遙瞻牛耳嶺綵雲常覆護清泚自涵  
映地靈頗鍾異冬溫夏復冷滄海一潮汐此水三  
旋軫消盈從何始終古竟不吝旅人藉甘飲居民

得耕蔭慈陽粵名區浯溪據其勝胡不移中土竟  
爾滯西境瑤樹相森羅香泉復滂噴吾爲發幽潛  
芳聲足後憑

楓木嶺

驅車凌絕巘朔風捲平原天空忽唳鶴晝靜競啼  
猿撐石森劒戟盤徑費攀援楚南聯粵徼冬序墮  
北垣軼草盡禹服辛勤奉堯言憫茲瘡痍境賸彼  
虎豹關行行何所願孜孜勤爲宜浩蕩從此沛帝  
澤彌百蠻

承啓堂稿

卷之一

九

推天坡

舊名退田坡不知何人改今名  
言陸之手可推天表其高也

楚岫插雲表邈迤還隆崇睇此山之脊坡陀紛蒙  
茸冷澗漱竦石危磴起喬松手可摘星辰足若凌  
太空五嶽入眉睫萬象指顧中獨立對斜曛翛然  
駕天風

楚中夜行馳馬四十里宿祖師廟有作

日落途尚遙策馬騁脩陸燎遠知蠻村投暗任履  
蹙斗光搖劒精南嶽浮神燭涼風吹我衣驚乘屢  
躑躅緬懷宇宙廣何事此役役俄然珠宮啓蕭蕭

幾椽屋松枝偃庭隅明月生東麓仙宮鸞鶴來應  
憫塵中躅掃榻臥白雲一笑浮生牯

行路難歎

二月發薊門三月放淮槎四月臨江漢五月馳湘  
車雲山何遼邈風雨相交加途窮阮籍慨路阻王  
陽嗟嘗聞九節杖挾之凌青霞仙人王子喬乘鸞  
上瑤池我欲招大鵬扶搖隨所如

送仲兄北上五章

垂髫共師友抗志窺典墳仲兄挺英姿能讀先秦

承啓堂稿

卷之一

十

文壯懷恥章句大道當年聞學成對丹陛高名勒  
青雲辟彼江潭鯉一朝雷尾焚服官粉署郎奉使  
河東軍妖氛一時掃佳譽鳴人羣

其二

公程旣夙夜便道回東輪冠裳拜親闈承歡藹  
氤封章荷重錫上壽當初春慙慙游子意燦爛斑  
衣情羨彼千秋鶴怡此高堂人子心良已適抹馬  
朝 明宸

其三

嗟予日荒落相隔匪朝昏少時薄管晏忽忽負壯  
心東臯荷鋤罷抱彼無弦琴靜觀萬物理興到歌  
北岑幽禽鳴綺樹皎月照素衾弟本同繫匏兄乃  
雙南金委蛇鷁驚行樹立期徽音

其四

相送江之干有酒且爲懽丈夫四海志豈作鷁鶴  
安行行翔天闕吾得垂綸竿廟廊與山林斯情不  
殊觀非彼經濟猷猷祇何由全臯夔襄帝力耕鑿  
歌聲傳

承啓堂稿

卷之一

十一

其五

燕市多豪俊騎馬趨承明耿耿籌時略仰助泰階  
平出身事明主所建當鏗鉤勳名垂汗史聲價隆  
秋旻願言各努力無負平生心但咏鵲鶴詩不覺  
傷吾情

煙雨樓

采真乘暇日境與心相投蒼茫一泓水登眺水中  
樓問樓何所成郡伯踵前猷創始景陵王閱歲徒  
荒丘市渠濬閼土積累漸廣袤屹然構飛棟煥若

雲霞浮經理屬匠手廢興良有由冠蓋每接軫問  
俗乘清秋長溪渺煙樹禾黍盈郊疇載酒相過從  
吳歛間清謳熙熙田野樂瘡痍亮能瘳對景助觀  
化省俗匪浪游

過沈石山文湖書院

重湖夾平疇波光涵太虛獨立一俯仰萬象歸庭  
除中有隱君子抗志焚銀魚結構臨沿淼心與閒  
雲俱我來及春霽陽和溢寰區四望麗景饒相對  
歡情舒忽爾風雨集怒濤如山驅談笑未終席蔥

承啓堂稿

卷之一

十二

菁仍扶疎景物有變幻吾心常晏如

登靈巖無際塔

舍利何崔嵬雲霄接其表登眺四望空乾坤一何  
小日出扶桑淡恍惚見蓬島千峯散拳石洞庭僅  
浮沼願爲八極游乘風破杳渺

題西湖圖

湖山高入雲湖水平於掌花鳥弄春姿芳辰愜幽  
賞境止心自澄神閑氣俱爽空林據佳勝遂初尋  
獨往朝隨麋鹿遊脩然鮮羈網月明下西子不作

吳宮想

淨慈寺山閣

南屏佳勝處，傑閣麗重霄。流雲拂層岑，登眺歷嵒  
嵒。笙歌起湖上，無奈風塵驕。握麈對青林，煩暑悠  
然銷。兩峰爭嵯峨，空翠當簷飄。輕雷動天際，洒雨  
摧炎歊。舉杯待明月，烟波映歸橈。

登南高峰

巒嶂湖上峰，沉深互幽徑。捫蘿挾飛仙，盤躋陟其  
峻。更上凌霄塔，拾級藉扶憑。俯視何蒼茫，倒景象  
逾勝。長江僅若帶，重湖映葱蒨。但聞風蕭蕭，飛鳥  
互盤迅。足力不知疲，頗慰歷覽興。險阻吾已諳，夕  
陽意難竟。

和甘泉翁遊朱明洞作

勝遊開南徼，積翠噴鳴泉。哲人從茲遊，何如子在  
川。至道常灑落，飛鳥登洞天。英髦相追隨，吟嘯衝  
碧烟。朱陽此磅礴，凌厲成孤拳。遊神造化區，冥契  
無始前。願言啓鈍姿，豁爾超層巔。

荅陳侍御

挂冠卧林石，瀟洒薜蘿衣。忽枉雙青鳥，言從八閩  
飛。緘辭何委宛，藉以挹餘輝。悠悠寥廓懷，徒有名  
山期。君能振韶濩，我愧知音希。鴻冥絕青霄，鷗狎  
已忘機。藝蘭時青松，登嶺仍沿溪。相望各千里，素  
心要同歸。

荅贈蔡白石比部四首

北風吹零雨，蕭瑟無歡顏。故人有佳音，遣我雙飛  
翰。開緘明月珠，苑苑芳叢蘭。對之更歡笑，歌聲繞  
梁間。不意嚴霜晨，乃得窺春妍。

承慶堂稿

卷之一

古

其二

憶昔鳴珂時，萬里黃金臺。輝光動列宿，轉盼成風  
雷。終軍起南服，才華動九垓。本抱神仙姿，凌厲游  
蓬萊。搖筆一揮灑，曲士驕顏摧。

其三

蔓草滿中野，桂樹何蕭蕭。鸞鳳非世姿，挫光掩瓊  
瑤。終當抗風塵，陰翳豈能銷。黃初去千載，君獨乘  
扶搖。不有蔡中郎，安能起風騷。

其四

玄朔盛霜霰披褐棲幽岑出門眺四野惟見悲風  
吟願子矯健翼高步金馬門遺榮雖可矜吾道何  
由行飛沉各有意君當諒予心

客過

積雨得新霽清風拂池塘披襟步芳徑有客來朝  
航示我雙龍劍拂拭生輝光銳志慕古道揮手却  
塵鞅予抱烟霞癖理釣滄洲旁與子結綢繆揚旌  
遡虞唐良辰樂山水談笑情俱忘

泖塔

永啓堂稿

卷之一

五

探奇問雲水孤高泖中塔攬衣一登眺浩蕩風浪  
濶千帆過簷下萬木森隅隙烟合臺殿濛日照海  
天豁俯睇極決濟神游向冥漠飄然立長空頓覺  
宇宙窄長懷琴高鯉緬想王喬鶴六合爲藩籬吾  
生安束縛願乘培風羽去去翔寥廓

紀游

浩浩天地寬人心何限隔水火膠中腸康莊蔓荆  
棘達人負天游御風杳無跡翩翩揚霓旌矯矯抗  
修翼朝登海上峰暮挂吳門席皎月映寒潭柴門

見高格玄談契幽懷良晤復真率丹依鷗鷺清杯  
泛藻芹碧靜夜移鳴榔冷露沾衣濕悠然向前川  
令人坐相憶

法相寺觀佛牙

夜宿湖上月披曉拾幽徑林際濛烟嵐空山度孤  
磬深篁響法鼓盤迴得松蔭來登般若堂皈依衆  
紛競山川融灝氣顯此兜率蘊四大雖似合萬劫  
同一瞬住世倏火風寂照無久近始知金仙妙不  
逐流浪陣梵牙晝生光卓錫石泉噴四顧峰崔嵬  
永啓堂稿

卷之一

五

棄兒謠

夜泊郡城闌饑兒啼霜月口呼爺與娘淚盡眼流  
血問兒兒不言傍人代兒說歲凶爺娘棄兒將填  
溝壑不覺傷我心仰天爲嗚咽骨肉豈不思一旦  
忍決絕吾將何所尤無乃王政缺顛連在草莽堂  
皇隔深闌城頭烏啞啞樹底風淅淅夜久人語靜  
秉燭坐脉脉安從訴穹蒼常令歲豐足

示友生



射干凌青霄所貴得其附羨爾瓊琚姿乃是三珠  
樹負篋輕百里來向秦溪路翩然叩我廬期志在  
千古枉問荷子勤增卑謬予取理義若牛毛簡編  
競旁午春風入吾室明月照吾祀觀物在自得一  
笑通本始關西五千文執戟十萬字虞庭詔精一  
悟來當誰致辟彼綺園花根固枝自庇歲月不爾  
待兢兢慎所企

勉學

金從千鍊精水合百川盛所以下帷子探討日夕

承啓堂稿

卷之一

主

并名理載五車幽踪掩三徑螢囊明可借牛衣勿  
嫌困相從慙絳帳雅有過庭訓買犢勿還珠羣叟  
折諸聖古來名世英辛苦致達命稽古非期榮希  
賢在日競卓哉青年士進修毋任運

病目

目病心不病外累何足驚瘳目不瘳心妄形將安  
成出與世相左退食身爲耕方寸常炯炯瞑坐足  
長吟詩書付後人田園聊此生

和甘泉翁五色鳥之作

有鳥振毛羽翩翩弄芳春燁然爛五采鳴聲諧八  
音問鳥若爲異由翕感之神得氣禽應先備德物  
乃馴不見虞庭鳳來儀感帝仁

答徐兩山

相識餘十載金臺歡會初高情薄雲漢雄才軼衆  
區期君樹壯猷蹀躞騰天衢予已脫塵鞅抱拙日  
居諸游神在五岳妄意探三餘寧有宦達想但願  
棲田廬一犁足春雨把卷聲伊吾念君中林情交  
誼庶不渝安得真神丹報君以霞裾

承啓堂稿

卷之一

主

贈錢生慎夫

喧谷鳴幽鳥薰風滿池塘長吟對高樹之子來我  
傍抗言談今古厲志追虞唐寸心吐白壁爛然生  
輝光宛彼梧岡鳳終當儀朝陽斯理貴自得愛助  
了無方撫景玩芳華觀化意已忘閒雲澹徘徊  
晚時相將勉旃慎所趨與子遙相望

長興韋南荅寄詩邀入社賦荅

茗中秀山水不與俗境通風昔晤君子片言未及  
終明月東方生分袂何匆匆言念芝蘭侶延眺未

能從忽見青鳥下翩翩  
斷詩筒君登騷雅壇安事  
推愚侗千秋有大業能無  
覲芳踪鄙人甕牖居似  
廳抱五窮卓彼絕世姿高  
翔在東廣皎皎開羣蒙  
屢書招我往仰君夙同門  
相期共蘭漿羅浮四時  
春朱明千古響夜月澄清  
潭芙蓉削高掌並跨五  
采虹少舒十年想

問仙吟荅馮祐山給諫 有引

卓小仙者號上陽蓬跣藍  
縷行游人間頗言人禍福  
問之即不荅遺之不受畫  
梅題詩能左右

承啟堂稿

卷之一

九

手所至人爭事之一日諸  
友生邀詣予指予有仙骨  
期爲五岳游予固未暇也  
祐山聞而詩問焉聊此賦荅

世傳昇仙儔似秉靈異質  
庸俗妄覲念謂可倖以得  
玄機昔未契焉能徒手襲  
但恠曜靈促再中歎無術  
願揮魯陽戈蒙汜竟淪沒  
翩翩卓道人稍能破拘執  
不櫛復不履世綠鮮所溺  
招予汗漫游導予契雲笈  
三沙養圓神九還丹可吸  
予疑夸毗流叢桂姿誕謫  
東臯自可耕何必芝田粒  
况乃係網

常先民有遺則古今一旦  
暮仙凡何限隔大椿與  
殤子吾生任翕闢明德以  
相勗曷爲枉白日

示久卿從子

子年踰弱冠蜚聲在泮宮  
緬惟弧矢懸初生期豪  
雄丈夫志四海豈徒埋垣  
墉三秋晦鵬翼銳志竊  
鴻濛一劍足揮霍奮躍屠  
雙龍我忝侍從臣事主  
慙無功顧爾現頭角赫然  
振高風

贈程紫峰

紫陽山上石紫陽山下水  
石高碧差峩水深作霖

承啟堂稿

卷之一

十

雨中有隱士居山林遠朝  
市閉窓鎖白雲混迹儔  
賈侶何如猗頓賢還同計  
然美積累操廉平無心  
涉塵滓去來任浮游寄興  
無牽係

題宋賓廬墓卷

試問廬墓心爲名還爲親  
名如飄風翔親乃吾天  
眞跪乳與反哺物微情獨  
殷嗟哉宇宙間何從有此  
身不及娛春暉敢忘泉下  
人平生季路恨終天  
抱酸辛悲風吹松楸灑涕  
沾衣巾

宿聞亳州北山雲庄

天柱兩峯轟幽人曉此山關園踞東麓留雲掩畫  
關看竹時攜杖移花曉傷欄層陰互松檜斜日伴  
虛閒蔣徑無拘礙羊求得往還談玄忘爾我下榻  
借松杉暑淡因泉勝情幽覺地偏暝入情無已杯  
傳意自懽平泉徒往迹金谷竟塵詮爾已遺簪綬  
惟知種秫田多君追古調不異習池仙

和長松令君韻

高懷徹秋旻制行可孚神六載勤撫字鳴鷄整冠  
紳肅然坐堂皇政理愜羣情清操勵素絲造士歌  
采蘋欽此金玉潔念每切綏氓間里足休養鵬運  
未逢辰潛觀造化理螭屈必龍伸賢達在展蘊久  
暫如旋輪風雲會有際終當佐承明莫謂三冬互  
臘後乃芳春

寄邢陽川侍御

殘暑已漸退皎月明清秋溪邊攜釣艇忽念昔時  
遊吐辭凌泰岱托興超恒流連鑣馳萬里日夕相  
笑酬忽忽歎分手年來懷百憂幽恍孰與吐良朋  
遠難投念君具雄略胡乃斂芳猷朝家急才諍行

將駕檐轡予拙甘息影逃虎東海陬期君建鴻伐  
霖雨徧九州

贈劉竹泉乃李師吉請之

園林鳴倉庚淑氣密爲催有美臨我室問字相因  
依徜徉步溪畔脩竹臨漣漪向我願有乞劉君磊  
砢姿揮霍氣凌漢談笑自瑰奇倘得當一隊豎立  
如風披千古稱頗牧彼乃當其時桓桓劉將軍開  
居鬱不舒蒼筠結爲友益與泉相宜日披七略篇  
幽哦竹邊題遐哉志不泯奈無揮戈期予嗟天賦  
才寧令無所施今且六月息還當奮天池丈夫事  
四方願且徐觀之

送人之齊雲巖

宇內有名山凌厲雲霄半秀結香爐峯高岑過飛  
鴈神駢蒞玄武九天降仙仗奔趨動四方國家荷  
庥貺韜香走道岐精禪翕瞻仰一伸祈求禱輝煌  
如吟響吾聞潮音洞大士示靈幻曉此白岳峯玄  
祇顯真相殆鍾天地秀默示鬼神變爾去乘春風  
慇懃策車輶

陳高卿十丈樓

三伏吳中雨一帆江上舟來親道誼友因得上岑  
樓俯覽山川槩仰摩河漢流還疑真宰妬故遣風  
煙稠吳楚望未了嵐氣相沉浮忽見璇霄鶴飛鳴  
天際頭人心凌太虛豈僅一椽畱美君懷寶玦光  
芒射斗牛

松雲閣

偶緣逍遙遊來上松雲閣雲瑣碧潭寒松盤覆幽  
壑翛然物外觀得解風塵縛意定心不住神游興

卷之一

卷之一

三

無著一笑凌太虛萬象歸圓覺

對月

幽居愛明月挈杖步庭除金魄舒皓采漸爾揚雲  
衢空際斂霜煙枝頭聽鳴鳥冉冉當午夜不知宵  
半餘重輪爛五色繽紛現天區灝氣徹四表彌空  
揚辭波清興倘不殷何由覩神腴顧景還惕哀消  
長在須臾良時豈能久恒當惜居諸盈虛本互值  
所期光不渝

贈友人

春風嗟人寰隨地借顏色怡此方寸心包羅含太  
極宇宙浩無際陰陽運爲則四序自流轉萬象總  
芳馥卓哉青雲儔精采生肘腋散作筆底華星辰  
可注射芸帙盈牕几拾美付杼織錦成鸞鳳翔乘  
風奮天翮

題李密圖

卓哉李令伯徇孝乞歸身不顧三旌寵惟求一日  
伸慚絕太真裾喜迴王陽輪千古陳情表猶能覺  
世人

卷之一

卷之一

三

爲潘子酬西賓

潘君亦洵美袖攜白團扇爲乞竹枝辭俾贈青雲  
彥贈之意若何有子才懸河每就臯皮講如遊春  
風窩探玄四聖典摘文七星羅匪立程門雪胡登  
洙泗途懷此緇衣好猶慚觴巨螺一握以爲情長  
言以當歌斯文不盡意聊藉此吟哦

示前峰上人

看山阻風濤偶結空門緣明月升東林借榻禪房  
偏鍾聲表客至煮茗騰寒煙老衲前致詞願乞前

峯篇天目巨地脉遙遙蒼龍騫牕前翠萬疊總是  
須彌觀達磨曾度韋南來啓禪詮獨悟眞空理面  
壁踰十年汝能爲彼後彼卽爲汝前峰峰涵妙理  
悟處當超然

四言詩附

題明山

沅沙之麓有山峩峩層巒千疊仰發九華覆壓百  
里盤繞左區標之以明值世亨嘉

邇古啓疆龍標窮遐郡以黔開置已曰麻荆棘是

承啓堂稿

卷之一

廿五

剪翬翬潛驅俯奠坤軸上燭斗樞

瞻我皇明六合一家日月輝朗民物無譁南帶交

廣西連滄巴此山巍如亘於窮涯

朝陽熙映若披錦霞物產駢羅羣蠻萃依國有秩

功望祀歲加於惟明山作鎮楚鄆

明山四章章八句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江行見兩岼諸山如舞代東陽川侍御

灘江桂楫棹歌催暫解塵氛授酒杯忽觀葱菁環  
兩岼誰拈山色入簾來惟哉江水不東向潺潺南  
瀉蒼梧臺使君何日柳州駕弔古懷賢獨相詫我  
欲生翼從君游山川環隔安能跨楚粵長途幾千  
里碧梧翠竹夾江汜早見垂垂一樹白知是嶺梅  
先放葢安得折來與君賞醉舞浩歌月初上金壘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二

相勸不知盡勝地韶光兩相並悠然一笑忽下簾

星槎猶滯羅田隈

抵陽朔有作代東西石侍御

履新七日灘江征采鷁已指陽朔城迴巒疊嶂視  
無路忽然一轉溪途明鯨甲狼煙雜金鼓蠻氛蜃  
霧昏山程峰上何所見咆哮猛虎如掣電江外何  
所聞四野悽愴哀猿鳴此亦皇圖入國籍毒瘴絕  
險何愁人觀風萬里乘槎客露冕行春消劍戟春  
風噓之俗自醇喜見梅花驕雪白漁叢舉網得魚

烹樵父刈薪坐雲碧吁嗟人生在自得天南地北  
奚足惜政行民化乃可慰絲毫縱揮怡昕夕萬象  
昭回屬匠手墨池落花浮琥珀我欲報之愧瓊瑤  
對景舒詞達胸臆

壽周蓮坡封翁

澱湖之中萬頃蓮澱湖之上棲神仙薰風一棹採  
蓮去燦然五色生雲烟手招安期東海邊口授仙  
籙書一編黃金作鼎丹滿鉉壽與天地同綿延我  
來乘風拜堂前公揮白羽心悠然髮綠顏頰蓮比  
承唐堂稿 卷之二 三  
肩湖光蓮色香翩翩疑與太華根相連雨露恩承  
尺五天紅葩翠萼多後賢瑤池奕葉成大年

贈黃海波

我知黃子意氣豪千金一揮等鴻毛俯仰乾坤誦  
今古藜閣不恤焚蘭膏挾策風塵璞未剖時時筆  
底生雲濤李廣數奇竟難偶日述五色誰爲招驥  
困鹽車鳳羅網吾也爲爾空鬱陶海波子休泣玉  
南山南北山北何處無萌堪結屋英雄回首即神  
仙胡用區區學干祿

東馬兗州馬舊爲侍御

馬侯龍髯臺中史手持白簡搖殿庀封題時奏大  
明宮一麾出守綰朱紫憶昔任城邂逅間握手春  
風意無涖我今去作西楚游借道東蒙君更喜駝  
峰作腊白玉壺相對歡然道知己白日西傾揮魯  
戈舉燭華堂照蘭芷泗濱父老向我言水蘚獨餐  
世無比願得冠君常借郡黃童白叟皆依倚我知  
馬侯饒治才淮陽高卧無難理內臺五馬寧蹉跎  
朱輪露冕百城特回首東方佳氣高海岱行看政  
聲起 承唐堂稿 卷之二 三

和諸生夜游飛雲巔作

朋游興不極雅有塵外心行行日已暮暝煙起孤  
岑即看碧月澁瑤穹極目滄溟托遠踪自喜齋居  
傍林谷况逢夜色媚長空翛翛松檜路邊影莽莽  
煙雲足下峰徙倚千巖成浩瀚鐘聲忽爾來林半  
固知人世有代謝不異晦明迭更換回看北斗行  
復低月輪恍惚過牆西願爾乘風生羽翼翱翔寥  
廓無卑棲

和甘泉翁馬蹶濡裳

策馬凌風恣蹀躞不虞岐險乃遭蹶泥塗偶逢勢  
難越衣裳顛倒無滅裂恬然和易忘所嗔內持豈  
至驚吾神始知齊遇在定力百感皆僞存其真

荅馬祐山倭變之作

五月顛風聞海腥連濤山立騰妖氛煙烽一夕盡  
化赤羽檄旁午馳紛紜騎將提兵浪趨走步武不  
知有前後短戈鈍甲始一騁千人自廢同拉朽  
聖人御極天下寧百年安枕歌昇平豈知霧驟

承啓堂稿

卷之一

四

昏塞出奇秦績何人能憶昔 文皇定燕鼎沙漠  
三犁始旋軫當時鱗翼皆孫吳天聲如雷八方淨  
由來世治抑武功疆場罷戰同文風海隄如虹亘  
千里么麼突起防禦空國家人材豈異昔英雄墓  
莽在拔識轅門授鉞運奇謀風馳電激鯨鯢泣堯  
舜垂裳握天柄忠義素培人自奮江潭把釣屬吾  
曹會見凌烟表英俊

十六日得雪

秦溪臘月六出飛空中片片梨花垂誰使同雲翳

不散乾坤一夜生春輝人間和氣動憔悴化工剖  
玉爲豐瑞宵光忽皎千林寒龍吐空潭泣山魃四  
望灑浙銀河傾天地混漾如水晶應有仙人披鶴  
氅瑤臺騎鹿明長庚

暑游

赤日當空弄扁舟柳風吹面蒼烟浮潏潏一曲自  
清泚誰能伴我林壑幽人間豪華已謝却紛紛車  
鞅非吾儔東海安期駕赤虎流沙老子騎青牛遂  
巡向前揖同調揮塵一笑雲駢流北窓羲皇且高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五

枕南山白石空歌謳鞭擲蓬萊似拳石叱翻湖海  
如片漚軋坤萬象任揮霍歸夢只在秦溪頭

竹林七賢圖歌

竹林七子人中豪逸氣千古凌雲霄誰人想像來  
筆底淇園會飲風瀟瀟山公持衡多俊髦雅度自  
薄秋旻高步兵清狂醉中厨阿咸相追稱同調劉  
伶荷甬時呼醪不辭千載冥一朝向秀樂與漆園  
伍嵇生白眼逃蓬蒿獨啞鑽核斬一李牙籥握箕  
空勞勞當時共醉孰軒輊歲晏改操寧堪嘲展圖

鑒別如在眼世上名利真秋毫銅駝金馬掩棘底  
鴻冥在昔安可招

題孟醫士蘭軒

我愛溪邊姑射仙  
藝蘭九畹蔚江烟  
竹軒雲樹多古色  
几上但置軒岐篇  
入坐看蘭花熒熒  
枝枝綽約當風前  
閑情暗引幽人思  
馥氣并消三伏炎  
安得將蘭鬢如雲  
葉敷花蔓清人心  
我有蘭心與誰說  
相親但有空林月

贈老醫郭西白

承啓堂稿

卷之二

六

蒼顏老翁岐黃家  
淵源趙宋傳芳華  
入山採藥遇仙子  
歸來散作春無涯  
泰溪溪旁人幾姓  
倒屣相迎適相聘  
癯然重聽未足嗤  
開囊能奪天公柄  
薰風携杖來草堂  
青荷翠柳繞隄盛  
此翁能灑天露漿  
不愁少陵抱肺病

荅馮祐山邊警之作

薊門八月驕虜來  
旄頭星高邊地危  
戎車經時委蔓草  
長城一日飛黃埃  
材官都護盡蓬粉  
豺狼奔突驅難雷  
夜半陡然薄都下  
前無橫壘相撐撐

天王日坐齋宮裏  
此時怒赫司馬摧  
六軍欲奮丞相嗔  
霸上兒戲真堪哀  
陣雲決滌蔽不開  
徒令遺鏃積重圍  
耳泉烽火明於晝  
三輔健馬成虺隤  
獨仗彼蒼厭羣醜  
雨驅風掃胡自走  
黃金臺高易水寒  
北望遥遥重回首

午日贈史望川

月向蕤賓日之五  
炎歊杜門懸艾虎  
有客軒然來卓午  
欲歸越棹迂辭我  
秦溪嬾翁出醅醑  
泛蒲下榻相歡語  
一樽不空案角忝  
偕君且散閒中緒  
三閭屈子沉湘滸  
懷才不逢悲千古  
君腹便便飽如許  
秋來桂藉寧遺汝  
忘言相對涼風舉  
君心自是水壺聚  
千里長途不受暑

贈侯汝志

寶劍未遇光射斗  
騏驎伏櫪氣空吼  
從來逸調多風塵  
一時且袖英雄手  
侯生遙泛西江船  
志凌千仞匡廬山  
忽到泰溪來問字  
自憐偃蹇悲紅顏  
凌霄孤鶴摧泥滓  
頽然且伏雞羣裏  
養成羽翮待秋風  
看爾扶搖九萬里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七



荅仇生

赤雲驕日愁崢嶸錦箋相投情昵昵快讀頓令消  
煩襟颯颯清風動毫楮欲避炎蒸苦無地我獨冷  
然不知暑太虛爲室神爲軒還乘明月八極游龍  
庭寒色當窓見雪山玉柱何盈眸豈與塵氛角鬪  
雜胡床獨坐心悠悠

題談醫士後山

後山山高不尋丈矗立羣峯如視掌截來五岳青  
芙蓉巧奪天工闢奇爽南湖千頃當其前煙雲微

永啓堂稿

卷之二

八

茫波滉漾朝來看山蒼翠浮白玉瑯玕坐相向庭  
前靈苗葉已抽架上青囊人共賞有時舒指出靈  
秘病者立起春意盎乃知後山多雨露盡在君家  
藥籠上

示朝卿從子

吾家阿咸好文墨時時筆底生風雷欲問楊雲識  
奇字肯讓鄴下八斗才即今天閑求汗血好趁春  
風踏明月嫦娥翠袖相笑迎玉皇侍史親唱名一  
聲錢曙日大明但見足下五雲生

監利道中宿聶裡家有感

問爾聶裡何生理種穀十畝水渴死客來茶竈生  
寒烟念我王人進雞黍但聞獵獵屋上風且向燈  
前讀古史漢家歲終每問俗今也楚燕隔萬里凌  
晨秣馬出門去直北遙見五雲起

贈蒼松和尚

三塔老禪蒼松顏嵯峨瘦骨如秋山飛錫借地龍  
潭灣幽窓寂寂心常閒焚修梵行傾塵寰予問蒼  
松修何緣達磨西游去不還了無一法傳人間蒼

永啓堂稿

卷之二

九

松高坐白雲端一聲清磬醒愚頑大千遍洒甘露  
寒

題星山子

吾聞羅浮浮海駐東粵又聞鷲峰飛來轟勾吳太  
虛灝氣燦列宿胡乃忽墮三江隅豈是女媧煉石  
補天漏飄灑餘礫沿迴溪或爲張騫槎去霄漢  
載得天上餘支機吁嗟乎羣生紛紛多顛愚天昌  
禱運吳越區故遣星文明姑蘇

鼓吹行贈邑令壺陽鄭大夫

莆陽才子藍田壁扶搖早歲搏鵬翼銅符小試東  
海邦甲兵數萬羅宵臆虛懷下士詢所長勤勤求  
治日不遑宏詞縱筆驅三峽厲操潔白如秋霜邇  
來涖治纔五月狙獷至逞焚劫材官千羣赴他  
調獨抗孤城力不怯孤城憑海勢莫支海夷登陸  
真可危事機盤錯成掣肘分別利器恒於斯大夫  
旦夕勤抖擻獎率士民無敢後短衣乘障不憚勞  
傲情懲頑更善誘縱金擊柝號令嚴通宵常視斗  
杓懸糗糧山積先事備戈矛日耀智勇兼敵臺憑

永啓堂稿

卷之二

十

陵大夫畫四面覘敵難伏盤如虎撐牙鵬展翅遠  
攻近禦勢已全狡賊熟睨不敢向歛跡潛遁妖鋒  
殲海陬天日復輝朗金湯無恙功不刊築城息盜  
河陰令晉陽保障名尤盛古今豪儁心本同國計  
蒼生俱倚命孰謂大夫儒者流撫時戡難文武優  
孰謂大夫筮仕日老成練達多訐謀全城豈但完  
一壁浙西列郡隄防立瀚海鯨鯢似涸魚山林虎  
豹俱辟易賢聲籍籍徹兩臺褒章赫奕旌兼才循  
良從此易展布烹鮮製錦無難裁大夫自是公輔

器躋華陟要旋三台漢唐紀功有戎樂鼓吹奏凱  
昭將來野夫抱病卧烟蘿喜見安堵成謳歌口碑  
自足垂千古永奠滄海毋揚波

乍浦行

癸丑五月初九日倭奴陷乍浦城死者無算聞  
而悼之

腥風突起吹海陌破浪忽擁千雄賊虎狼爲羣爭  
噬人一旦城摧天地黑平時官軍氣彪猛此日鼠  
奔皆落鬼縱橫積屍血漂城少婦如花死不得烏

永啓堂稿

卷之二

十一

嘴銃與佛郎機賊艘滿載助梟逆風爲吼兮雨淒  
淒山川無色鬼啾唧憶昔築城信國公金湯百雉  
黔黎力築者何堅守者摧肉食之徒計誠拙天朝  
衛民恃此城嗚呼城兮曷足憑

夢仙行

天上神仙十二樓瓊枝瑤草滿芳丘耳聞常自意  
恍惚誰知一朝成夢游初來弄笛洞庭秋白雲如  
蓋從東流六鰲倒足三山立碧玉樓臺瑞彩浮五  
湖七澤渺在下蓬萊方壺乘朱轡黃鶴爲駕騶以

紫騮鸚鵡爲我杯鸚鵡爲我表瀚海爲酒兮南山  
爲羞東皇春色明遐陬仙人繽紛相勸酬鳳笙龍  
吹連清謳須臾黯淡不辨色洵洵如聽洪濤秋覺  
來尚見餘景在茫茫濁世寧堪留便當揮手却塵  
鞅獨携藤蓑與藜杖日弄滄江流

洞庭行

洞庭湖山久無主我來清嘯雲烟開波濤浩淼相  
盪潏兩山盤亘中縈迴長風東吹拂船尾挂帆頃  
刻旋湖隈村翁喜我至長鑱摘取嶺上梅漁父喜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主

我至金鱗觸網藏筍回老衲喜我至開尊爲洗厨  
中罍江南如雲登乏士多指朝市爲蓬萊羣峰森  
森白雲揜黃葉委積成荒臺我今乘風躡雙屐笑  
蓉萬疊洗青苔石壁高懸何崔嵬支硎石公相排  
徊朝生旭日霞燦爛夕漾明月無纖埃幽林淺黛  
興不可極對此安得猶停盃人間萬事俱恍惚惟  
有青山常伴客相期又買陽羨田開眼湖光并山  
色

溪頭行爲繆思雲作

溪頭筍鰕肥忽聽林鶯啼花間喚醒華胥夢  
剩有清風吹旭日對牕聊舉步細草幽香逐溪路  
却憐溪畔有詩人日接諸生豈浮慕飽甘苜蓿心  
無愁對客逸興凌丹丘拈來忽有江淹筆賦就俄  
看王粲樓欄邊芍藥纔翻露灼灼紅霞蜂蝶妬  
絲絡酒過牆頭爲我開尊海天暮接離佳句李白  
傳笑呼明月不費錢蓬島招邀羨門仙鸞驂鶴馭  
何翩翩無論清聖與濁賢醉鄉共結烟霞緣玩賞  
風花樂有年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主

蒼鷹行送鄧文巖

蒼鷹雄厲孰可當霜崖獨立鉤距鉗秋風扶搖劍  
翮輕青天萬里高飛翔金眸閃爍狐兔伏玉皎  
槎枒人共燭閩南鄧君八面才意氣凌霄鷹展足香  
山曾試羽毛奇更向吳南揚俊躡海邦冠突來腥  
風狙豆折衝何所屬侯來視篆聊卧理風清日朗  
寇自感誰描此圖匹鴻鵠行飛負天百鳥肅

雅溪行

鴛鴦之湖千萬頃派出天目何縱橫迢迢飛潰走

林麓神龍百恠相支撐由拳城南雁雙渚晴日隱  
隱波光明溪邊主人自雅士結得茆堂抱湖汜烟  
波釣艇漫垂綸日暮得魚呼婦烹放歌擊缶相應  
和林樾颯沓松風聲白鶴爲之舞碧雲爲之停人  
生有形貴自適何須泥滓久勞役紫芝眉宇世不  
逢吾意此君堪彷彿有時花下開金尊庭外花枝  
相笑迎爛醉爲詩雅溪行贈君愧似雙南金

春色行贈李師吉

東風一夜吹芳陌萬卉含嬌忽增色林塘自是迴  
春唐堂稿 卷之二 五

春姿點染溪山浩無極章臺小娃來當墟墟邊酒  
滴紅珊瑚少年係馬爭門入手綰青絲白玉壺  
紫妖紅紛滿路況有佳人對芳樹邯鄲市上關繁  
華墟頭不醉無歸去須臾艷奪隨飄風蛾眉慘淡  
鴛鴦空泠泠水遶空塘外片片雨濕胭脂紅人生  
光景忽如此今日難將昔時比且著春風十回度  
朱顏逝却同濛汜李生世胄朱紫裔欲棄韜鈴學  
文藝寧獨芳菲轉眼空却憐駒隙隨年逝溪頭偶  
爾見春陽倚杖高歌綺陌香試觀造物無常主昇

奮功名天帝傍

雙鶴歌

雙鶴翩翩立碧苔迥然白雪紛瑤臺意態昂藏不  
可狎朱頂突兀丹霞裁凌風騫翥霄漢來親爲拂  
拭華軒開仙骨凌勁非凡材時聞清唳徹九垓閉  
庭夜月常徘徊願侑主人萬壽杯舉翮起舞登蓬  
萊

吉甫歌

朔風怒號千林掃凍雲翻波暗溟島四顧空濛失  
春唐堂稿 卷之二 五

顏色千山黯淡成枯槁豈知造化含至仁東皇嗟  
春醫病草百物甲拆暫萌芽迴視林臯總熙皞吉  
甫抱藝甘歲寒閒來自弄康節九它時得似柳庄  
子玉階飛躡青雲端我歌一曲陽春生吉甫養晦  
誰與京青山綠水閒留情

寶刀歌贈項少溪

我有昆吾一片鐵蔽之匣內光銚高邇來結紉出  
爲佩雙龍吐燄風雷號神物自來異常寶斫地恐  
翻滄溟濤項君才彥冠江東凌雲健翮磨層空揮

毫落紙珠璣走燁然紫氣成長虹胷中豪華耀五  
采不異吳鉤挺赤鋒解而佩之君無改秋風冀北  
斬巨鰲倚天夜使星辰搖君不見邊陲羽書紛驛  
騷明主負屨咨夔臯乘時一獻得所遭策勳薄伐  
功凌霄

血淚歌

四月五日海作妖青天霹靂山走潮千艘蜚賊狐  
挾虎萬屯鐵騎慘不驕金緋大將膏鋒鏑黔首奔  
竄無路逃端陽五日與六日四郊烟焰連雲高挺  
承慶堂稿 卷之二 五  
槍飛矢殺氣暗狂夷塞野相招搖秦溪爾時哭聲  
看動地川原積血成波濤少婦汗蠟觸白刃嬰兒  
中槩殞蓬蒿豈無脫奔保首領官軍劫掠多雄梟  
夜來仰看旄頭色炯炯未滅心忉忉誰爲奏入明  
光宮遍撫流竄甦哀號

天妃歌

我我廟貌天妃祠問祠所自人罕知嘗聞青帝祠  
東土降主東嶽安東陞東嶽行祠乃其故不識何  
代稱天妃上元紛然走士女賽神燈火盈海湄雙

旌吸虹霓車馳恍惚靈變騰光輝洪濤瀆薄幾千  
尺來如安瀾絕鯨鯢于今祀事率鹵莽神祠棄作  
牧馬厰腥風忽然吹海立千艘搏浪來驍夷一時  
禾突幸摧殄父老歎息皆神爲予從海上觀秋濤  
羣黎建廟前致祠隄見長虹動天末雄風怒浪翻  
朱旂此方保障藉神力舉祀食報理所宜願得靈  
祇常護持海波不動和風噓

小仙歌

壺公化身上陽子足底乾坤浩無止忽聞來放泰  
溪船一見無言予若啓仙厨不沾腥螻蛄赤脚露  
頂無寒暑卷虹跨海游蓬萊更翻河漢凌天宇枕  
中已悟靈寶書鍊龜能遣三尸去太虛爲宅浮雲  
身灝氣呼吸窺蒼旻會見瑤臺降金母麟車羽蓋  
搖霓旌曲罷雲和日將暮展眼忽閱三千春吾聞  
靈境非絕遠溪迴路轉逢仙憶上陽不落世上塵  
丹洞桃花路傍滿

朱道人歌

九十六齡朱道人江湖滿地空八垠東海狼烽燭

山岳官軍白日搜黃巾道人頭裹一幅布身披鶴  
氅無緇塵手握塵尾入城去邏者縛作奸細論手  
桎梏木囊頭天高不見察日與獄吏儔鳳爲臬矜  
麟爲虎仰視蒼蒼口難訴誰能脫驂贖石父幸有  
二義士識彼爲全真一言上乞黃堂仁脫去羅網  
還陽春且問道人精氣神能無驚怛將胎淪

東泖歌

三江之南泖水流泖水之西高人游泖上草堂鬱  
古翠扁舟盡日常不收馮夷水府自神護天然圖  
本唐堂稿 卷之二 七

畫惟茲丘越哥吳歛滿清夜明月爲爾中天留君  
不見漢朝子陵釣石瀨芳名宇宙垂千秋東泖得  
君山水重君得東泖夫何求況君詩筆美且道片  
片白雪凌滄洲東泖之勝莫與儔何時濯纓來泖  
頭

霜風寒菊歌 有序

嗚呼天壤間以花名者不可億計然幽人貞士  
弗貴也顧獨有取于菊離騷與蘭芷並稱淵明  
亦援松爲配菊始爲二君子所重豈非貞心亮

節傲霜霰而固歲寒斯足貴哉若今李孺人范  
氏矢栢舟二十餘年白首一心堅如鐵石搖落  
不困坎壈不驚悽寒慘烈之後芳聲愈彰是宜  
與菊共揚芬吐耀于百世二君子生斯時必欣  
艷而紀頌之矣予聞而有感遂爲作歌

箕噓風兮五竿清繁霜降兮九鐘鳴兼葭瑟瑟兮  
半萎嗟鴛鴦兮忽分飛于寒汀宛彼菊兮舒其英  
吐素縞兮含商精抗修幹兮挺立任白露兮夜零  
康風子兮得成仙神農帝兮酣延年鍾彼宇宙之  
本唐堂稿 卷之二 五  
正氣兮抱九秋之貞堅

其二

黃花生兮多風霜風霜拂兮黃花芳值風霜兮燦  
黃花惟黃花兮傲風霜彼桃李兮卸春叢若菡萏  
兮落秋江嗟濃艷兮須臾嘆飄零兮道傍黃花黃  
花兮豈與彼爲韻頌我將躡彩虹兮凌天宇邀素娥  
兮呼青女薦黃花兮帝所冠羣芳兮昭下土

積雨吟

去秋無禾望春麥麥苗萎死雨不息春波平田潦

沒牆竈突無烟苦薰瘠前村老翁來致詞天何高  
高下民厄六七年灾家蕩掃幼兒賣作江南客老  
身倚麥麥已空語寒淚枯血沾臆白日爲低雲轉  
黑又見東風吹霹靂

解懷吟

山粟何礪山泉何冽山嵐何鬱山日何熱山猿何  
哀山路何折嗟予蒲柳姿際此冒顛越安得係青  
絲於太虛駕白雲以爲車周游五岳旋軫三塗心  
忘水火安假扇與爐心靡得喪安問險夷區飲瑤  
池之玉液握寶鼎之金符萬禩爲我春闈苑屬我  
廬

永啓堂稿

卷之二

圭

苦饑謠

田家望秋禾禾熟一回飽不意此憔悴歲暮傷懷  
抱低田但稂莠高田已立槁安得遺穗充瓶罌杵  
軸倚壁摧如薪東家三日不舉火西鄰破甑生層  
塵兒啼女哭傷我心况也盜賊方縱橫簷下老翁  
雪兩鬢自言生長太平身一從旱蝗食禾稼骨肉  
淪落多艱辛安得君心化明燭遍照四野逃亡屋

家家一帛并一粟東風噓春生意足

苦旱謠

炎天赤日毒下土焦禾殺稼乾水府黃塵蔽天風  
高揚輓轡聲咽河之潯原野龜拆苗將枯老農淚  
臆從誰訴蒼天朝來轉湛然纖雲不動飛紅煙四  
郊若赭愁焚炎安得天河鳴商羊舞神龍騰空吸  
五湖散作郊原三日雨吁嗟自夏迄秋旱未已催  
租又下度支部更愁急徵猛於虎

禦夷篇贈羅西泉

永啓堂稿

卷之二

圭

朝家養士何紛綸誰爲雄傑擅絕倫一朝海蜃吹  
腥氛健兒束手俱逡巡羅侯當此勇殊絕雙背直  
上見賊噴先機握算能設伏鼓舞士氣皆超騰紅  
塵蔽空靡所懾左奮右蹕如流星戈甲光鉉耀日  
月狂夷一遇皆驚奔郊原靖謐海若寂捷書飛奏  
騰天關聞君自是西粵俠平生許國身如葉初爲  
文儒擅聲華論兵更喜彈長鈇方來浙右稱循吏  
復奮英風感妖孽遙聞烽火照甘泉萬馬南來恣  
超忽漢家推轂倘到君會見邊庭絕充斥懸知三

箭定天山期爾雲臺名首勒

對雪篇

凝雲晻晻低穹蒼雀喧鳥呼紛周章寒氣陡作若  
刺骨飄風驟雪何茫茫依稀傍檻墜階際淅瀝旋  
舞填池塘城中車馬寂不動野曠人跡皆深藏二  
儀欲合誰能辨玉山瑤島當空見照耀千門朗素  
輝見漾百雉如匹練党家金帳暖圍春授簡誰當  
敵梁苑吾愁窮巷衡門人高臥袁安訖垂眄

東陳希齋方伯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三

憶昔同榜推聲華崢嶸壯歲氣如霞夙夜服勤競  
相勵紛綸踪跡成參差君家材技兩超絕自是神  
駒恣騰沓每慙短馭稱同調一騎湖湘歲華隔今  
來把釣秦溪邊喜見褰帷到吳越同知丰采有奇  
格玉立方瞳兼廣額共容聲價重南金果爾功名  
更輝赫西湖兩峯插雲表閭閻萬井車填道昔領  
郡符今長藩自是循良口碑在東南巨鎮借鴻猷  
方岳由來陟樞要蹇予抱病東海邊未遑整袂承  
清談空向溪邊瞻日表矜矜旌旆還朝端丈夫勳

業彌四表麒麟圖書千秋傳

贈夏子言

忽聞簇簇來衡門冠繻濟濟皆羣英予向秦溪口  
把釣相從無乃非其倫夏生早已破萬卷時時筆  
底風雷橫言談慷慨一何壯每會四坐皆心驚揭  
來相見呼小友斗間光怪雙龍吼生來丹穴自不  
羣會遇雲霄奮雙肘生家住向彙龍洲鼓篋來游  
東海頭英雄發越自有際且向董幃甘勤修堂堂  
七尺本足恃運至徒步皆公侯江門煙月且住足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三

苦熱

夏初連雨愁濕蒸思得旭日照高林忽然天霽踰  
浹旬一望萬里生炎塵坐看庭草已漸槁桔槔聲  
振來河津墻角柳葉昔森森今乃疎豁無好陰科  
頭搖簷尚不足何況攢促多蒼蠅復簷深厦已急  
喘奈彼破甕懸衡門束書展簾且高臥汗流成漿  
了不禁凝輪當空乾水府極望東海無龍騰仰祝  
空蒼閔下土願挽天河化作霖



題金谷圖

天宇失馭中原昏逐鹿群胡相犄角誰能赤手展  
經綸戈甲紛紛恣騰蹶一時豪俠盡謀身金谷繁  
華逞高閨雍容羅綺闌迴春錦帳連雲孰能越玳  
瑁七尺盈帑儲火浣千羣侍君側九五威權不得  
施黃金成谷自逶迤繁絃急管凌清漢樓臺面面  
連交疏綠珠自擅專房寵崇朝宴樂無終期詭意  
多財翻作禍同歸白首奚云辭一覽畫圖慨零落  
目中恍見墮樓時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五

七言聯句附

曾廓齋枉顧秦溪董別駕東谷邀飲乘月泛

湖聯句得三章

賓王東南此勝遊

董

月華浮動海天秋席含水色

瓊瑤碧

錢

酒映花芳琥珀浮

董

簫鼓澄潭起雙鶴

雲林清夜弄扁舟

錢

浩歌湖上長颺動斗際虹光

豁醉眸

董

其二

迴溪弄碧忽撩人

董

却遇高人訪道眞湖波浴月

天光漾

董

渚荇牽雲棹影橫漁火依依隨夾岸

鐘聲寂寂遶幽津

董

不知范蠡扁舟日曾似今宵

愜暮春

錢

其三

湖上雙虹似碧波

錢

鏡光隱隱接煙蘿百年交誼

江山在

董

千里萍踪吳越過

董

月映隔溪看自好

人逢佳境興偏多

錢

濯纓擊楫起塵世疑是乘槎

天上河

董

承啓堂稿

卷之二

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宜興遲邢陽川侍御二首

寂歷雲山夜依依月到城棲鴉還自語過鴈屢遺聲北客尚疎問南征敢計程坐來清漏斷何限友生情

其二

楚粵王程迥江湖客夢勞日邊驄馬使雲外九溪舸景入桐山好情憐鮑叔高蕭閒心似水乘興托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吟毫

廣德道中逢王侍御

管爲香案吏同侍聖人前此日雲山裏逢君州縣邊談深夜月轉別促曙光遙卽驅回鴈外猶擬素書傳

五牧舖

問程名五牧渺渺白雲鄉水濶稀來鳥風高多去橋山青知夜雨林老爲秋霜獨坐孤蓬晚悠然世趣忘

贈林介山大尹

南國青霄彥翩翩意氣同開尊綠興劇揮塵見才雄日月鳴琴裏江湖飛鳥中扁舟明發後期爾駕長風

宜興長至日有感二首

客路依山郭孤踪感令辰初陽動葭管朔氣轉陶鈞拜舞瞻燕闕驅馳作楚臣遙知掖省客獻壽共楓宸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三

三

曙色猶未動嵩趨祝聖明水城寒帶月松塢暗回春更憶家庭隔尤懷王事櫻乍逢添線日轉展倍關情

齊山東邢北岡侍御

借榻齊山雨寒旌池口雲寒初驚病骨別久念離羣燈冷禪關燭吟舒客路懃陽城持節使遙憶自朝昕

秋夜

地僻閑庭寂天高露氣清星光臨戶切月色上簷

明蟲語喧初動烏啼聲驟驚生平愜幽賞兀坐忘  
深更

吳江夜棹

子夜蓬牕底江雲共眇然漁歌煙樹外野燒石橋  
邊鴈落蘆花渚人歸野渡船沈寥誰共語皎月照  
高眠

送馬侍御

暫爾投荒去憐君此問津抗言明象簡甘死犯龍  
鱗岐路風塵暗離筵感慨新賜環應不遠莫爲共  
春啓堂稿 卷之三

沾巾

寶帶橋

一水渺無際平橋接地低蒼煙震澤外落日洞庭  
西江晚饒漁笛春深促馬蹄芙蓉七十二飛影隱  
虹霓

題陳高卿書樓

空外層樓渺眞看玉作梯九峯橫翠迥三泖接天  
低祇覺白雲近回看落日齊元龍讀書處夜夜有  
青藜

玉女峯史氏山庄

不盡登臨興攀蘿一過從陰陰青嶂荔歷歷翠芙  
蓉徑古苔痕濕山深雲氣重爲逢賢地主欲擬結  
青松

宴集百鶴亭五首

樂隱開三島奇踪寄一椽時聞九霄唳常適四時  
天樹蔭漪波藻芳傳碧水蓮相逢盡佳侶緣伴習  
池仙

其二

春啓堂稿 卷之三

四

偶爾攀芳杜乘閒到薜蘿辭名成大隱得趣屬名  
阿園綺堪同調雲和每奏歌相逢俱幻迹昏暝且  
浮羸

其三

野興若爲多梁園此暫過峯樹元章石枝分瑤島  
柯虛牕消俗慮飛棟繞清歌更愛晴樓月霞光湛  
碧波

其四

風逗林香細泉縈野翠通鶯留深樹綠魚引落花

紅霞外塵心遠樽前逸興同仙輶如有待清吸好  
橫空

其五

雙樓倚雲迥孤洞枕潭開月借簾櫳入春供花鳥  
來壺觴歡在藻吟睡屬登臺安期如可覓撫檻自  
徘徊

逢呂巾石論德賦贈二首

頻年雲水隔遐思幾徘徊野寺冠裳合空林爽氣  
開雄談銷赤暑夜燭坐深杯不盡綢繆意何時擬  
承啓堂稿  
卷之三  
五  
更陪

其二

佛土宵逾靜攜登般若臺竹送涼風至溪邀明月  
來吟歡殘暑歇坐覺夜星迴莫道相逢易懷君霜  
鬢摧

來賓阻雨有懷刑侍御

何事三江雨空淹百里旌松聲濕更響野照暗還  
明濁漲行人斷春來往事驚遙遙聽馬客應到桂  
林城

陳原德園亭

曲池沾雨淨芳徑入林幽坐狎琴樽趣情深今昔  
游微涼生白苧逸思動清秋更憶桃源路真堪避  
世留

來賓道中立夏先一日

心折盤江道迢迢山下輪從行徒卉服入望是來  
賓明發剛初夏茲辰惜暮春三年滯粵徼不敢畏  
風塵

逢馬竹湖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六  
馳節江淮日逢君野渡頭雲山天際合風浪日邊  
浮尊酒坐深夜兼程向遠州斯文共湖海欲去更  
爲留

大黃江口

江流急於箭風高浪拍天簾開山入坐雲暝雨隨  
舫推髻蠻堪駭侏儻語訛傳回看津吏候瞬息過  
前川

牂牁江

路入東甌境猶登萬里舟衣冠無故識耶許總夷

儔壤接夜郎境程踰銅柱秋清風賴相送暫爾思  
悠悠

石門夜發

蕩漾石門舟衝炎入夜浮巖聲尋疊鼓月色帶長  
流急棹人應駭閒心興獨悠沙邊叢候吏煙樹映  
層樓

桂林署中有作

萬里來何事驅馳畏簡書邊城看月上春嶺見花  
初遠徵頒王曆停驂校國儲經年勞鞅掌日月且  
本齋堂稿

卷之三

七

居諸

白馬堡

大荒渺無際平南江上旌懷家萬里夢問道幾時  
程日映沙隄柳風牽石渚衡歸期渾未定三歎水  
雲橫

書蒼梧署中

兩載天南棹兼旬鉤檢賒明庭隔霄漢使節滯  
荒遐花鳥同中土雲煙帶遠沙方非足慮祇切  
愧黃麻

中丞蔡公安遠柳侯招飲湖南書院二首

開府仍雙壁中朝屬上才竝切緇衣好俄叨倚玉  
陪春光迴五嶺禮際盛三槐向來行役久何意接  
瓊杯

其二

盛世推元老遐方見肅清特煩新斧鉞一奠遠干  
城襟期同霽宇談笑仰威名樽俎便蕃日令人意  
自傾

冒雪觀涪溪磨崖歸而賦之得二首

本齋堂稿

卷之三

八

憶昔中興運磨崖向楚鄖臨溪開碧落絕壁擅人  
文斑剝風霜古清泠霰雪紛平生樂披覽寒沍亦  
堪欣

其二

素染欲凝白空山萬木寒星文猶炳朗景仰且盤  
桓塵跡堪遺慨高珉尚不刊歸途發長嘯寧惜更  
游觀

平樂署中晝霧不解

曙暘宜散翳此地獨陰霾暗毒流春澗平堤若陡

崖戈矛風火接鼓角虎狼儕持節無纖補慚予訖  
可措

蔡中丞柳安遠再邀宴集

南嶺三陽月高情屬酒杯地擁雲山勝春從几席  
迴蠻氛看霧捲虞化自風來矚目麒麟閣開圖首  
上才

九日同楚中諸公登高二首

歲每逢佳節天涯獨滯留今來寒菊藥却泛碧岑  
秋野望雲依樹天清鴈聚洲登臨無限意樽酒好  
承啓堂稿 卷之三 九

相酬

其二

故園花始放遊眺向高岑野曠天同眇秋深霜更  
侵河山無改色桑梓乍關心得共相歡賞佳辰思  
不禁

東答柳總戎

御徑衝泥却陰雲接嶠飛五溪通瀚海九嶺跨蠻  
碕征旆侵嵐氣馳車傍夕暉天涯客星眇得借使  
君輝

歸自慈利登七里祠以祀朱梁將武平宋

時嘗顯異運二石一浮江潭一起飛紫雲

麓宋封以侯居人春秋祀甚嚴過者必謁

巨靈神運石傳異鼎祠新超嶺非人力浮濱陡自  
神芳名疏國爵時饗薦江蘋語怪吾何意碑題迥  
不泯

寄許秦山

遊子風塵慣辭燕又入荆征衣帶星月擢楫傍鵠  
鵲弔古青山出憂時白髮生知君此時意懷我岳  
陽城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十

答陳豹谷太守

三伏愁中雨孤舟病裏身盍簪雲路杳憶別柳條  
新露冕開淳化封題慰故人多君千里思鱗鴈得  
相親

萃秀亭

徙倚憑虛檻蕭疎對此亭澗迴流水淨牕礙曉雲  
青苔石畝幽徑輕煙逗野堦坐深天籟動直欲逐  
山靈

送同年王君歸娶

愛爾青雲彥芳年入紫宸  
標梅天錫寵婆娑鵲爲輪  
劒佩迎花去驪歌別思頻  
鳴笳催畫鷁指日汎南津

溪上

扶杖石池秋微涼散客愁  
水痕浮掌上吟屐過沙頭  
賴已擽塵世惟應拂酒甌  
兵戈正騷屑聊爾解煩憂

過子陵釣臺二首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十一

炎暑陟崔嵬登臨興未回  
昔人棲隱處今日大觀開  
把釣寧魚樂披雲表鳳裁  
千山相擁護夜夜客星迴

其二

登臺一以眺慨慷意何窮  
亂雲遮落日遠水抱晴空  
長嘯悲棲鳳沉冥歎遠鴻  
遐想羊裘跡真堪作釣翁

鄒和峯侍御貽人面仁果賦謝

百粵饒奇產遙分念獨深  
果驚人作面仁比物同

心石芋堪爲侶林檎未足任  
似鍾山海勝實類閩園榘

閑吟

夜來濯枝雨猶吼落梅風  
溪上閑啼鳥天邊掛斷虹  
登臨千里豁吟眺萬緣空  
東海忘機者無心羨遠鴻

壽西汀兄七十

爲羨古稀年幽棲意自便  
忘機鷗鳥外琢句杜韋先  
菊徑香常滿蓬門日更妍  
却疑安綺輩來共祝華筵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十三

登高

目境將疇豁扶筇一上臺  
山寒多木落風定覺雲迴  
白苧饒詩思黃花勸酒杯  
歡情殊未極林畔暝鐘催

竹亭

望裏瀟湘景攜筇步綠陰  
天炎忘暑氣意定却塵侵  
水遶周遭徑觴傳笑語深  
不畱身世念虛檻足長吟

雷古和學憲見枉賦謝五首

憲節凌霄下，漁蓑帶雨迎。長安舊知己，海上老躬耕。肯借干旄色，思尋簪紱盟。素懷高誼在，寧復世間情。

其二

小隱秦溪曲，多君意氣新。車停松徑雨，杯進竹林春。麗藻懸河湧，雄心倚劍頻。文章吾志在，緣爾得重論。

其三

本齋堂稿

卷之三

十三

燕臺別曉日，秦水晤春風。却羨掄材鑑，能參造化功。起衰韓吏部，薦賈漢吳公。東海興才彥，知君道濟洪。

其四

青尊臨野望，欣與故人同。不辨浮雲色，惟耽白雪工。樹浮煙際碧，花放雨餘紅。萬品饒春意，悠然樂未終。

其五

論交情不極，小飲興偏長。我愧西河隱，君勤益部

軼使節難投轄，征車有避霜。江門千里月，相送悵河梁。

贈都叅軍二首

君是樓船將，還來海上城。長纓期繫虜，飛檄急徵兵。節制嚴三步，奇門布五營。旄頭看電掃，千里塞塵清。

其二

何處人中傑，龍韜蚤歲傳。旂常截海曲，戈甲耀江天。典寄戎旃外，觴飛白羽前。野夫常抱病，莫可助籌邊。

本齋堂稿

卷之三

十四

謝傅省吾侍御

海曲藏身遠，多君尚眷存。緘題飛綵筆，迂駕過衡門。諫草當年見，朋簪此日敦。暫迂驄馬使，高論對清樽。

贈王紹元爲柘湖年丈子

而翁金馬俊，喜見鳳毛奇。養籍三餘足，披將萬卷隨。秋風思奮翮，夙夜可忘規。年少真堪畏，寧虛白日馳。



傅虛岩給諫邀汎西湖

曉日映重湖，携舟信所如。不妨幽興遠，轉覺世情疎。  
倒景涵無際，煙波望有餘。未論凌五嶽，隨處可吾廬。

同虛岩過虎跑泉

爲愛名山勝，攀蘿到上方。探源從虎發，聽法有龍藏。  
派衍祇園潤，流穿花塢香。與君參妙理，應得證清涼。

錢緒山見訪夜坐

承啓堂稿

卷之三

五

長安相見日，聯騎向春風。君懷經世略，予愧濟時功。  
感慨聲華舊，殷勤道誼同。乾坤藉回斡，跋涉豈浮踪。

沈氏園亭

乘風一過訪，爲愛此園居。日落雷殘照，春深結綺疏。  
風聲從翠篠，酒案饌肥魚。牕外流雲度，悠悠興有餘。

望海

遙塘舒遠望，萬里共長流。孤島迎寒日，洪濤壯素

秋寧無浮海歎，祇爲惜時憂。去去從吾好，安居道可謀。

客過談邊事

壤僻鮮人到，多君移棹過。肩囊違宛洛，策騎下滹沱。  
白晝浮雲暝，邊城胡馬多。安能起韓白，談笑却干戈。

秋深對菊

搖落多離索，芳叢晚更宜。新晴淡日照，乘興與暝杯。  
移媚眼，畱霜色，供吟費。品題百年身世，爾懽暢屬承啓堂稿

卷之三

五

東籬

紅菊

入座看佳卉，亭亭冠物華。秋光滋麗色，曉露浥奇葩。  
羅綺牕前態，輕盈天外霞。停杯思楚客，獨醒若爲嗟。

獨立

倚徙柴門杖，炎歎待晚風。亂山沉落照，野水倒晴空。  
農事頻看雨，樵歌數指虹。人生無定遇，詎爲問天工。

秋暮

東望暮雲平，秋山落照橫。  
雲寒鴈不度，月上鵲頻驚。  
雅調寧甘俗，愁心祇自怍。  
那堪搖落後，把卷足深更。

看雪

暝色覺雲低，清宵風更淒。  
擁爐還貰酒，罷卷且添絳。  
乍聽敲牕急，旋聞積岸齊。  
朝來聊問俗，三百慰農犁。

殘臘

承啓堂稿 卷之三 七  
忽已際茲月，相看又一年。  
迴唐多夕照，村墅淡輕煙。  
爆竹從人世，桃符表歲旋。  
天時頻代謝，獨坐思悠然。

湖上二首

野眺晴偏好，湖光景乍新。  
棹移波蕩漾，山迴石嶙峋。  
樹色千章秀，笙歌百疊陳。  
芙蓉行自采，秋水若爲神。

其二

客思宜游覽，招携湖水垠。  
飄飄一仙侶，身世似漁人。

人擊汰起，鷗鷺凌空越。漾漾翛然，忘所適。月出，現全輪。

孫白峯過話二首

芳菲惜已晚，嗟爾到衡門。  
一樽相共敘，百緒且爲論。  
爰敘鐸聲南，國吟懷散綺。  
園相逢，殊足慰人世孰堪論。

其二

海曲棲遲地，春風亦自迴。  
到來共樽酒，看遍百花枝。  
策歌池藻鋪，裊坐碧苔啼。  
鶯如有意，覘耽勸承啓堂稿 卷之三 八

春望

荏苒已春深，棲遲澤畔吟。  
柳煙迷去徑，花露濕行襟。  
海上猶兵燹，天邊起暮陰。  
萋萋芳草綠，感慨自關心。

宿法相寺

每爾過從日，虛無斷俗緣。  
人天水月現，燈火梵音傳。  
不寐成幽寂，行吟契妙玄。  
何當却塵迹，來此共安禪。

梅

野外幽偏境寒花已獨開風稀舒素曆樹古積莓苔雪  
沍春潛露芳標香自來林篁共旋繞清思且徘徊

冬夕見月

夜寒月色皎城上海雲收一片角聲動遙空朗氣浮  
關山懸北望河漢迥西流庭外蕭蕭竹相看暝色流

春晚

承啓堂稿

卷之三

九

池畔萍看紫牆邊杏已黃暫攜輕舫一泛野迴塘  
誰奏關山弄惟宜麴釀香不須開俗事祇恐惹儂忙

紅梅

紺色入梅萼庭前爛熳開芳鮮逾杏色瑰麗異棠腮  
杜曲花俱豔桃源人漫猜休教蜂蝶妬載酒自堪陪

對月酬客

月色近中秋天清露氣浮先生九達外情向一樽

畱不寐知宵永忘懷覺意綢塞鴻如有爲鳴夜不知休

和祐山金蓮花

天作名園瑞還呈並蒂芳擎枝標葉綠舒萼耀華黃  
風動來奇馥露零滋素粧燕山翩五桂庭下美相將

和胡梅陵咏鴈

常棲碣石北忽爾向衡陽木落辭遐徼春榮更朔方  
汀沙畱足篆雲表赴班行莫爲去來亟機疎繒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十

弋場

題乘槎圖

漢節出皇都眞能犯斗樞雄心凌碧落輕楫逗仙姝  
牛渚探機石人寰列畫圖史書曾未泯莫謂證虛無

談醫士冠帶南還二首

方拜君門寵揚舲問去程錦帆開畫彩秘術斂金莖  
鴈度江潭影人傳帝里榮翩翩行色好端不急浮名

其二

一朝辭闕下萬里度長風春草歸游子江雲送遠  
鴻藥欄尋舊勝竹閣悟玄空爲問南州杏今開幾  
樹紅

宿上方寺

下榻山房迴松迴古殿開孤踪明月共旅況白雲  
陪晚霽星河燦空林鐘磬來登臨興不極歸騎莫  
教催

喜雨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廿一

東望海雲生高空日晦明轟雷隨電影急雨助風  
聲晚樹村村綠農歌處處耕祈年應有望茅屋飽  
青精

訪卜監泉南園

春日吳天棹南園暫汲泉梅浮十畝雪竹散一江  
煙釣艇緣流入閒雲當戶懸林間高臥者曾著馬  
蹄篇

玄墓山二首

青山名鄧尉琳宇獨巋然仰見星河近時聞清梵

傳平蕪園綠野蜃氣接遙天扶杖逍遙上蓬萊落  
鴈邊

其二

望裏羣峯矗攀臨一徑偏松杉依古砌臺殿枕層  
巔坐憶孫登嘯行吟梁父篇忘機吾已久揮塵意  
蕭然

馬上吟

立馬看山色雲邊落鴈聲千村幽樹合萬井暮煙  
橫虎洞藏仙跡龍淵瞰古城臨風一回首逸興與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廿一

誰評

蘇門觀燈

客途三五夜華月映江洲火樹排雲出煙鰲駕海  
浮香車銀燭競鳳吹錦裯流忽聽梅花曲何人獨  
倚樓

問僧

行苦成羸疾癯然骨似稜悟來猿離樹迷去鼠緣  
藤白馬西來意青山最上乘蕭蕭松下獨坐碧  
雲燈

夢王同野

黯日長愁雨高眠病裡身寄書無鴈足別恨有風塵看劍憐光掩懷人入夢頻依依情不隔感慨意加新

夜過石林僧房

靜夜過祇園燒燈坐北軒穿雲松徑滑滴雨竹聲繁人世看俱幻禪宗訛與論到來清景寂嗒爾竟忘餐

示石林上人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廿

迢遙數峯裏偶得共安禪自覺紛囂遠還於岑寂便一燈無妄燄萬事總蕭然欲覓無生理人天目睫邊

過太湖

放棹從吾適飄飄任所驅空明浸天濶汗漫失方隅落日橫羣鴈長煙破片鳬峰巒遙望裏直欲上清都

過隱山

隱山一拳石梵宇枕湖開琪樹凌霄出慈河匝地

迴秀吞吳楚勝涼動海天開不意塵寰裏真逢般若臺

宿朱涇

夜檝傍江洲蕭蕭林水幽樽邀天際月歌颿荻邊鷗潮長連黃浦風輕際碧秋人生何定跡去住總悠悠

池亭

曲池聊架屋憑檻有餘清荷擎時寫露魚躍暫開蘅歎此四時促因之百感生滄洲殊可適何必戀

承啓堂稿

卷之三

廿

浮名

雨中

仲夏一番雨橫渠長綠波農家應驟喜乘耒互長歌秧尚添針細魚當受釣多舍中雖苦潦應不念愁那

立秋

久倦炎天酷歡逢秋氣佳搖紈勞漸解岸幘興還諧節序頻看轉長哦興未涯朱絃初展調遮莫可相懷

見螢火

散步清陰下蕭蕭曲徑疎忽看明滅跡但怪去來  
遽夜珠終炫爛朝旭僅虛無纖類巧變幻人生安  
所據

江行

鼓柁浮江上天空日正晴水平潮岸濶雲淨樹沙  
明好結漁樵侶何關去住營悟來猿鶴想端不隔  
青城

歲除

奉啓堂稿

卷之三

廿

冬殘已將歇更喜向新春壯心憑酒挽俗慮假書  
堙暖律初催柳和風漸解屯藥鋤堪自把聊以展  
經綸

登樓

秋光眇無際乘閑眺夕曛虛牕通瀨氣廣野蔽浮  
雲鳥度松蘿外人居桑柘漬非同王粲遇聊藉遠  
塵氛

苦雨

村居便朗日急雨釀餘寒溜並鷄聲曉濤從駕瓦

繁花時旋已歇鳥韻寂無譴病體兼愁緒誰云天  
地寬

避暑

攝屐上崔嵬真令炎暑摧水渠多菡萏風洞積苔  
莓地勝忘三伏颶乘占一臺還期洗天雨沾灑徧  
埏垓

客至

避地逢迎少牟求喜暫過開關仍掃徑晏坐且高  
歌已爲烹芳茗旋同展秘蚪離羣殊可歎期會莫  
蹉跎

奉啓堂稿

卷之三

廿六

陽春

陽春回海嶠花鳥競輸妍氣藹山河瑞精區天地  
口洗心超末俗繕性入先天散步秦溪曲時吟白  
萼篇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言律

覓梓谷丈於毗陵山園二首

爲訪中林友清宵杜曲行孤帆掛雲度新月逐潮  
生風吼毗陵樹山連北固城相期共樽酒藉解我  
心忤

其二

念爾甘歸隱能無事遠征已成東海政決去輞川  
耕雲樹情彌戀天涯夢屢驚還逢花塢下池館總  
承啓堂稿 卷之四 十一

含情

同黃梓谷西湖汎月二首

桂輪排嶺出清鏡傷雲飛同汎此深夜高情未忍  
歸鍾沉何處寺談愜坐來機試問蘇隄棹清宵景  
正輝

其二

翠靄迴三竺蒼煙鎖六橋銀盤開夜色高宴入雲  
霄浪跡疑玄圃忘形混野樵坐深零露白漏盡未  
歸橈

集慶寺觀宋理宗遺像

龍馭迴千載遺弓蕭寺存山川留王氣日月護空  
門香燼塵函冷丹青遺像尊徘徊湖畔意興廢共  
誰論

遊神山

地僻人行少山迴境沈寥崖松常翳日庭竹自凌  
霄鐘冷西潭月江浮婁水潮彭仙騎鹿去幽意倘  
能招

汎泖

承啓堂稿 卷之四 十二  
欲挹東南勝乘舟三泖風潮迎洞庭孤塔湧梵天  
官帆影暮雲外歌聲蒼靄中夕陽情未已擊楫欲  
凌空

山樓

爲園擬十洲獨愛此山樓地仍連底石門鑿自生  
秋廠戶雲從度鉤簾風正柔登臨足幽賞爲爾暫  
淹留

宴集長慶堂贈呂東匯銀臺二首

薊門十載別此日意何如濟世餘三策謀身合二

疏浮踪寄天地真樂自樵漁好借盧敖杖周行五岳墟

其二

良時應不負朋好得相俱塵鞅吾何着清尊興不孤芳庭春爛熳江檻雨模糊共喜岩阿在浮名任有無

寄泮泉兄永州

芝城堪臥理報政近何如驛路千尋水冥鴻幾字書海氛騷未定楚魁禱應除別後遙相憶荆花月

永寧堂稿

卷之四

上初

寄胡石屏潘叅

彩鷁三湘路聲華浙水留獨深佩蘭感還向斷鴻愁秋入洞庭澗天銜紫蓋浮題詩儻相憶應上仲宣樓

東丁一匏

逢君百續城高論乍相傾愛茲山水勝更戀友生情班荆移白日倚玉共寒榮期訪仙人洞煙霞一棹橫

贈史大梅

十年湖海客萬里劍星搖連榻邗江雨篝燈子夜潮探玄忘去住寄興托雲霄忽聽歌驪曲能無感寂寥

贈馮祐山諫議

愛爾辭簪紱林泉興獨優芳名留諫草逸興動滄洲賦咏奚囊滿過從語笑投爲憐霜鬢改人世任沉浮

懷包蒙泉侍御

永寧堂稿

卷之四

四

骨鯁當年疏批鱗萬里行冰霜留壯節日月照丹誠荏苒芳時改羈棲塞雪平春來北歸鴈憑爾寄緘聲

包吳石侍御邀遊佘山

迤邐佘山道幽花滿徑生浦雲連海嶠塔影落江城茗汲神池水鐘傳別澗聲翠微堪坐賞賓主總忘情

和西泉兄鄉約之作

清秋灝氣爽講解里人新擊壤傳王化稽文省世



露藍田堪共朴畏壘漸還醇行看東海上都入一

九春

和趙尚莘憲副咏金蓮花

竝騎登朝侶今來限各天草玄忘世味寄興屬瑤  
篇意逐滄洲遠聲追大曆前看花隨後躅覽句敢  
相聯

題借竹軒

僧借比隣竹吾欣竹下過虛簷無色相空翠但松  
蘿孤磬聲逾冷三乘念已多爲憐塵世網兀坐自

永馨堂稿

卷之四

五

成哦

秋閣

飛閣憑山迥崔巍四望通簾櫳依碧漢枕簟落秋  
風古木籠煙暝遙村殘照紅坐來得深省新月更  
當空

端陽咏荷

新霽石池蓮田田葉正妍風搖青蘸水露湛翠擎  
天朝旭疑新萼清芬襲午筵更欣逢令節蒲酒碧  
筒傳

鴈

煖逐衡陽去江天過陣疎羣飛違紫塞幾夜宿青  
蘆頻起防繒暗長鳴爲影孤冥冥何所羨猶向上  
林呼

長至日對客

黃鐘纔屆節有客乍攜航閉閣不自穩扶陽爲爾  
觴凝寒緣凍切驟雪趁風狂遙憶春姿動江村樂  
未央

鍾順伯省試

永馨堂稿

卷之四

六

槐花紛古道遊子試征蓬應斫月中桂先搏海上  
風才當空冀北采亦動江東螻蟻看來久今將有  
化龍

贈顧養素顧能辟穀日飲數杯而已自云常

有飛丹入口遂不饑

仙踪不可詰之子有仙風霞餐無世味神解每心  
通樂飲同彭澤閑情伴赤松丹成應有日跨鶴上  
瑤空

題日休卷

人心胡戚戚吾心應日康委化遇皆順定性機堪  
忘簞瓢自可樂曲肱夫何傷塵區却執掌何遇非  
羊腸

遊石湖

汗漫一天水清樽倚舳艫荇疎魚忽躍沙暖鳥相  
呼峯寧相盤互煙嵐乍有無平原芳草綠結屋作  
潛夫

登吳山塔

絕巘標香界芙蓉倚碧霄遠瞻龍象迥近擬法輪  
承啓堂稿

卷之四

七

超指顧分吳楚青冥隱汐潮斷碑摩藓讀歲月絕  
前朝

午日

天中臨節序忽訝姤陰生艾虎堪防祟靈符欲辟  
兵家家同射黍樹樹足啼鶯爲說先天易乾元尚  
慮盈

贈李子孝

君是名家彥詩書午夜檠論文宜振世扣角豈謀  
耕蠶歷三眠化金將百鍊精凌雲新賦就蚤已負

時名

謝鄭侍御

假道丹陽入深憐豸史情敢辭車馬贈恐使鶴猿  
驚丘壑原吾好風塵非自輕一筇扶屐齒聊以混  
樵耕

壽隱士像

海上有仙翁機忘意自融于朝且扶杖在釣合飛  
熊風騷漢魏上氣韻丹青中花朝值初度歡賞百  
年同

承啓堂稿

卷之四

八

謝李令君

澤國凌霄棹相逢授綺筵平生熟聞譽世路欲誰  
賢飛鳥由民借歌棠定爾傳到來傾寫意不負友  
情懸

顧山人養素善辟穀處予館預言禍福良多

驗賦以示之

孰破先天竅能令幾事通美君多了悟愧我滯疎  
侗混跡隨時俗相將防華嵩風塵何足侶杳杳看  
冥鴻

冬至贈友生

馬嶺垂髫俊來過東海疆陽和隨節肇翼舉趁時  
揚得意五車內凝思乙夜長蹇予吟白苧曷以示  
周行

登樓

暮色樓中景憑欄興不慳秋陰生曠野雲氣滿遙  
山日落長風起波深高浪潏燈殘猶未倦思欲更  
躋攀

秦溪草堂二首

承啓堂稿

卷之四

九

築室臨溪畔幽懷孰與論白雲橫遠樹曲水到閒  
門屢有高人過常將佳句掄百年應有寄托興足  
朝昏

其二

曉色聞林簫蕭然意自訴汀洲漁唱續虛檻鶴聲  
殷蜃氣登樓望鷗鷺入渚羣浮生何所戀意欲出  
塵紛

馮祐山枉顧

村野無供具良朋入夜來檻魚還自取樽酒爲君

開坐久寒風動燈微殘月陪相逢慰相念吟賞且  
徘徊

雨夜

日氣漸稀微江風急雨催暗光螢火度檻響草蟲  
胎停杯還問夜把卷更深裁劒光看倚壁慷慨爲  
誰開

長至日

獨寤江村日相看物候新冰霜寒泣切梅柳化機  
屯直道平生志春工造化辰一陽催令序吾事不  
爲貧

承啓堂稿

卷之四

十

懷蔣道林二首

曾遇南來客貽聲已得聞春風開楚望妖蜃歎吳  
莽世路平陂異生涯去住分長歌仍遠眺祇見隴  
頭雲

其二

衡陽嗟斷隔回鴈自相鳴日月淹三楚雲天阻夙  
盟桃岡多戶履浙水但畚耕欲比雙飛翼空懸萬  
里情

胡石屏臬憲遷楚藩

方岳天朝重君才世不凡蒼生欲舒困紫綬試崇  
銜湖湘看德化雲夢見安誠生平重膠漆惜別展  
題絨

對菊

庭菊開初遍閒居坐晚晴客來非待速花裊似多  
情素質娟娟靜香風款款生話長更進酒不覺夜  
光盈

望塔

承啓堂稿

卷之四

十一

相輪聳空際落日且盤桓古寺風雲護秋光天地  
寬鷹搏晴色遠燈吐晚鐘殘誰能超絕頂萬里一  
塵翰

看花

曲徑多芳草遊從起曉風塵飛三徑外春在萬花  
中鳥語如簧韻香騰竝酒融相携皆勝侶莫待惜  
錢紅

花間小咏

爲愛芳時勝乘春此一過名花供色笑好鳥助嬌

歌宛轉酬佳興參差步曲阿一區聊足藉何必更  
求多

過南湖園亭

意僻耽奇勝拏舟問水雲寄情常不淺乘興似尤  
殷屈曲追芳榭扶攜向夕曛悠然具賓主嗒爾竟  
忘分

溪上

蓮放石池秋餘馨拂酒甌興來綠鶴舞閑處與鷗  
浮揮塵雲堪侶攜琴月共流心中無個事溪水自

承啓堂稿

卷之四

十二

悠悠

秋夜

秋來暑尚熾更闌未欲眠螢斜度竹初月影流  
泉短塵無談佐清砧有響傳此時幽趣寂不得爲  
人宣

雨後喜涼

竝海寬原野涼颼忽到除瀟瀟雨歇後拂拂樹搖  
初微涼供睡穩落照繞簷餘忽爾饒詩思忻然一  
起書

初夏

旭日初長旦中庭樹影移友朋頻問字徙倚自哦  
詩雲色空中動蓮香分外奇青山堪宴坐塔爾自  
支頤

同練溪思雲遊園亭

大隱非巖壑爲園暫結衡花飛三徑滿雲護一溪  
橫樹古多鱗甲境偏無送迎佳時足游賞期爾共  
幽盟

過白峯村居

承慶堂稿

卷之四

七

朝來春色好清興自相催帶篋新詩展攜筇曲徑  
迴衡門高柳映溪樹曉鶯來相逢俱一笑暫爾拂  
塵埃

五言排律

顧東橋中丞招燕黃鶴樓

衣冠逢勝地江漢挹清芬幕府開華宴虛懷右旅  
宸登樓瞻帝里促席總王人鳥向空中落帆迴別  
浦遙遠山橫翠黛激浪捲青蘋玉尊酬芳醴雕盤  
供紫鱗干城嚴自固鸚鵡賦誰陳劔擊猿公捷筇

鳴塞曲新三湘歸指顧全楚入陶甄壯氣吞雲夢  
薰風動水濱旌旗翻開府節情似五湖春舞席潛迴  
雪歌筵暗起塵平生愧同調良會倍堪親

壽毛東塘司馬

闕下推元老齊東見詰人明時藉陶冶多事屬經  
綸已奠群生泰仍舒國步屯洗天氣寢息格遠朔  
方馴山川全禹甸封域盡堯民久役垂 皇念遺  
安惠盡臣寵加延世厚恩渥賜金頻暫息持衡履  
猶儲憲老輪岡陵端共祝鶴髮倍加神

承慶堂稿

卷之四

十四

岳陽樓

乘春辭帝里南轅指楚丘足底雲山滿溪邊鷗鷺  
浮晴川涵碧漢芳樹遍汀洲拂劍星文耀揮戈魯  
日畱南薰動涼思高嶠縱吟眸探奇旣息駕攬勝  
復登樓一洗征塵軼聊以解煩憂

同張榆峯水部登黃鶴樓

乘閑宜攬勝日夕且登樓秋落湖波濶山橫紫翠  
稠過帆時隱見飛鳥任沉浮坐嘯塵襟豁銜杯雅  
好投白雲堪共賞黃鶴渺難畱蒼水三年使西江

萬里舟朱旛簷外閃國計坐中收不盡襴衡意回  
看鸚鵡洲

永福堡寄邢侍御

憶別當春日差池忽夏初三江煙瘴地五嶺虎狼  
墟日夜勞舟楫辛勤畏簡書平生湖海意凋落雪  
霜餘欲上明光疏東歸學釣魚

謝答徐州朱兵憲

不意天涯遇還爲抵掌遊黃樓低夕照沛水激清  
謳千里瘡痍起三春雨露優材官金瑣甲俎豆紫  
承啓堂稿  
卷之四  
五  
貂裘問政先經術論交藉拍浮三湘我行役五嶽  
子牽愁別鶴天邊思鳴鷄澤畔舟瓜期應未卜聊  
以短歌投

東張東居戶部

客路風霜苦朋簪意氣高相逢共青眼垂軫過綈  
袍歲序真彈指開河藉轉漕一官羈地部幾載獨  
賢勞銜尾舟常續楊帆風自翺灌輸欽妙算慷慨  
見人豪望重題燕駿吟雄稱楚騷征途聯早葢夜  
燭共香醪君留淮海署予逐廣陵濤多情悵離索

深意付揮毫

書京山縣壁

乘傳驅千嶠重沾此邑塵閑庭羅翠栢當戶起蒼  
筠延接皆非舊風霜嬖傍人食魚猶在楚策馬又  
逢秦每爲民艱涕堪嗟政拙身不知何歲月閒著  
白綸巾

書監利縣

落日江光隱迢遙到此城風塵常過眼民物總開  
情旱潦歲兼集農桑業已傾秋雲結愁思砧杵動  
寒聲吹角夜還壯征車遠尚行宵深愁不寐從此  
愧浮名

送劉南郭司理湖州

閩中挺豪俊翩翩鸞鳳姿羽毛儀海宇音律奏咸  
池姓字金閨裏符章海國垂劒橫南斗氣翼運北  
溟奇大巫行小試冬復見春禧威令還驅鱷仁恩  
及放麋用酬分部寵仍布泰陽熙古俗還看復芳  
聲定爾追行春花氣馥問俗皂囊隨且移浮玉棹  
更勒峴山碑我亦隣封邇君其浩蕩推一時恢化

理千載蔭棠梨豈讓劉安世何慙張釋之芳樽開  
別路蘭燭黯分岐何日瞻眉宇功成慰庶黎

邢侍御寄聲夢予賦以謝之

精誠可遐契霄漢共昭回本是同心侶還應入夢  
來阿蒙吳下士使君天上才共捧綵綸詔連登江  
漢臺氣躍雙龍劒情深百蠡杯矜期棠棣萼獨向  
早春迴

題和陽雷門山

絕澗湧飛泉蒼崖橫紫煙門由天幻巧室自石研

承啓堂稿

卷之四

七

懸共道轟雷劈還疑巨斧穿六丁驅鬼力萬劫儼  
龍涎不盡登臨興思爲松竹緣微吟聊寄意迫暝  
尚留連

登岳陽樓謝張水部

雅會湖南集欣逢把袂年波光秋後落山勢暝逾  
騫萬斛舟如葉羣飛鳥自翩登臨塵慮滌邂逅雅  
歌宣席擁江魚饌篇裁蜀錦箋興溢君山上情深  
七澤邊塵詮隨世泯仙跡至今傳感念情多輯追歡  
樂更綿江城將月色鼓吹正喧填

東路中丞

湖海冠裳合相逢意氣真大名當道路勳業仰嶙  
峋烽火連邊郡謀猷絕衆人已驅青海月復掃黑  
山塵談笑看前輩風雲老此身神京還借翼  
聖主藉敷仁南北俱安土華夷共沐春我捧承明  
詔君臨汶泗濱丰神千里合意氣一時新許國誠  
深念傾心羨不泯高飛仰征翼尺素得爲申

將入西粵與顧中丞東橋高山寺宴別

仗劒三湘地還欣使節臨才華高北斗勳業重南

承啓堂稿

卷之四

本

金接席頻叨宴聆音屢寫心采芳過碧落話別上  
嶽岑白雪歌翻調清尊醕更斟願瞻餘澤潤隣境  
徧謳吟

顧中丞再邀遊朝陽巖有作答謝

江空石壁迥亭擁洞天開東嶺看暝撤曦陽入夜  
迴情鍾杯酒戀別惜綈袍催冬日無餘雪先春已  
見梅朋簪君意渥攬轡更徘徊

奉寄泉翁

南國興人傑翩然越世躔雄聲駕四海妙悟啓先

天階途迥霄際品秩固仙駢彩筆星辰麗宮墻日月連董策無先達義經啓後賢登庸遭盛際識器仰逾全雄談飛玉露浩氣肅秋嬋白下裁機務江

先月樓

玉蟾初試影高閣自蕭然江外秋無奈雲中笛可

承啓堂稿

卷之四

五

憐偏從愁處照未識幾時圓皎皎孤吟後依依遠樹邊虛牕涵灝氣零露映層巔關山離別意翹首問青天

南津

得到南津地相逢意自親翛然看俗遠驟爾見風淳花鳥閒情適桑麻樂事新興來明月棹夢入曉林春快志誰同調投閒可重論幸生明盛日獨徂任吾真

遊天池

仄徑千松護澄潭萬石懸蘇門饒勝賞此地自悠然瀑灑晴空雨池籠晚樹煙蓮峰插天秀石鼓抱雲旋林照幽俱爽松篁清更妍欲尋方外侶聊與寫塵緣

尹山寺

遠汎吳江棹閒雲向此過梵宮依片石荒閣隱深蘿歸鳥入林盡疎鐘出檻多豪吟發天籟幽意滿林阿世事從余懶風塵奈爾何回看庭外鶴孤影自婆娑

承啓堂稿

卷之四

五

登松雲閣

高閣岩巖上超然意象雄風幡千象緯駕瓦拂溟鴻牖結千巖霧松搖萬壑風竒搜皆物外冥契盡區中煙忽迷吳岫山常接梵宮欲解浮生縛寧須叩遠公

東樓

登眺宜茲樓村居事事幽薰風搖翠篠白日映青楸鶴欲穿雲度鶯翻傍柳投淡煙橫遠色深碧且晴洲清賞意滿慨揮毫思更綢平生驚歲換對景



但悠悠

七寶河下遇雪

凍雲低欲墮滿目散瓊霰密室光能入深林積漸  
平九峯迴匹練三泖逗空明絮點簾櫳暗花依樹  
杪生層陰迷野磧斜白上荒城驚翻疑水躍鶴唳  
覺天清凜凜瑩長缺皚皚映短檠還珠難辯浦投  
壁不分荆夜色浮晶宇晨輝微綺楹遇三知節序  
盈尺慰黎氓豈共袁安臥須知安道行挾纈堪移  
棹披裘且舉觥陽春殊可賦自愧郢中聲

承學堂稿

卷之四

廿二

贈李文華

之子真英彥擔簦向海陬揚舲風葉落躡屐露華  
浮秀氣鍾眉宇虛懷憶証修長心馳藝圃銳志向  
芸樓愧我江潭瓠時懷耕野謀蠶絲理未析豹變  
禱難酬靜中窺橐籥悟處釋沉浮人事真馳駛幾  
微在討求研精先下榻脫洒覺虛舟駿骨非難售  
消人定爾收

和長松令君彈琴清夜

清秋灝氣爽澄宵窈窕鳴時聆爨下響還似月中

清忽爾風雲態悠然松桂情政和民俗化時暇角  
聲平無弦彭澤思有韻醉翁賡與聞盈耳妙真同  
曠世聲嗟哉彼遊冶謬矣競竿箏希聲貴得契公  
固寰中英

山閣遠眺

每睠山林勝茲辰喜見邀重湖開佛眼傑閣枕山  
腰步履深相接禪關迥自遙攀蘿拂雲霧倚杖傍  
岩崑望眇翠環列憑虛蒼檜驕棹歌牽水罟柯響  
帶雲樵亂煙縈處合幽梵坐來饒登臨興不極待

承學堂稿

卷之四

廿三

月放歸橈

贈鍾聞叔

海國文明會英才宜朗期事功卑管晏道脉仰宜  
尼力採玄編藻思食瓊島芝干將藏利鏑天馬負  
雄姿尚友窺千古禔躬謝等夷川原時枉楫風雨  
竟忘疲投分堪金石揮毫美鼎彝獨慚吾守拙難  
副爾多奇真傳原本性人人自得師

天寧禪院

爲愛祇園勝尋幽意獨偏蒼松何代種寶月自常

圓磬發疎林杪燈傳古像前苔痕盤曲徑塔影落  
遙天鳥過溪邊雨鍾沉檻外烟問禪當晚照聽法  
向朝筵欲叩無生理其如涉世緣

定光佛真身

嘗聞出世法今登般若堂山川融灝氣窄堵見空  
王真相人不劫慧光神自藏乘蘆殊域界卓錫破  
山荒繞徑天花供騰林珠月光地隣丹嶂接蛻並  
碧天長幡影清風漾鍾聲白晝揚小坐塵緣息幽  
棲貝葉香不期此湖畔忽爾現西方

承慶堂稿

卷之四

三

贈別新安程君

飲水折百二謀生向越陬朝航攜桂楫夕畫總牙  
籌計研聊自適司馬暫知休有子傳雲業還山娛  
月洲樓居朋輩集心爽素情投桃李春攜屐事鱸  
秋汎舟忽憶十年契重尋千里遊琴樽消白日談  
笑見青眸老鶴懷巢侶行騶動旅愁夢隨帆影杳  
情逐海天浮願得時相過殷懃問夜謀

贈天寧月林上人

南仲開新曆春風逸思偏侵晨戒輕舫帶月泛孤

煙霽雨河流急凝雲野戍懸山居盤曲徑塔影落  
圓蹕鳥啼溪邊竹魚沉樹底泉紺殿曇花供空門  
色界妍金爐風遞馥禪誦日初娟閒眺郊原媚徐  
欣物象鮮鐸聲當午寂詩思沸泉研蝶陣翻然舞  
峰衙忽爾傳莫嫌塵世界不讓鬱藍天

與馮醫士成卿

春風噓病草化雨發新枝造化陽常復坤乾媾自  
奇養生悟玄旨伏氣下華池管魄抱天一升降當  
坎離日月環中轉虎龍鞭下騎女嬰交男震九轉  
祛三尸陰陽自成配寒暑無相觴超然足玄覽何  
事問軒岐

承慶堂稿

卷之四

三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早朝

清禁蒼蒼漏未闌羣星歷歷曙光寒銅龍乍轉開  
三殿銀燭昭回引上官湛露欲沾珠履濕曉霜欲  
拂錦袍丹熙朝袞職應無關欲補山龍自是難

秋夜御溝水聲同王柘湖賦

小院蛩吟夜沈寥侵入涼月送商飈遙飛大麓千  
巖水流作深渠八月潮幾處砧聲秋思迥一簾幽

奉啓堂稿

卷之五

二

響夢途遙由來太液恩波濶寧有涓埃答聖朝  
正旦入賀時以言待罪

曉闌銅龍紫陌春千官端笏拜昌辰年華乍轉迎  
祥旦人事多違致王身北闕輕陰乘曙散堯階  
淑景一時新微臣披膽干時政藉有陽和徧紫宸  
秋日休沐與秦子白峯王子淇塘賀子君錫

出西直門至呂中貴別庄勝國舊城依然  
在東登高南望禁中如在天上且清流映  
帶嘉樹陰森呂又出其兔獐山藪之畜以

供玩既而夕陽歸路溪橋且前艤舟在岸  
不意冠裳雜遝之久得此郊原閑逸之趣  
爲之爽然輒賦二律紀其事

其二

蘆溝橋西開隱扉方塘曲檻故依依帝城遙望  
雲龍護高館閑隨麋鹿歸落日遠山明夕照暮煙  
衰柳帶晴暉清溪小艇堪忘世忽憶江南舊釣磯

奉啓堂稿

卷之五

二

偶乘休沐竝郊行回首高天接帝城五鳳翔雲迴  
北斗六龍扶日淡蒼瀛故知葑菲慙青瑣喜共交  
游荷聖明紫塞鴈門凝望杳秋風千里暮雲平  
寶徽泉戴少山二王政屠竹墟憲副邀飲雲

龍山有作

天開絕巘碧差峩此日高軒載酒過望裏山光浮  
几席檻前春色度松蘿辭華竝數蘭臺久臥理應  
歸憲節多醉眼笑看三玉樹夕陽分手奈情何

南陵道中雨

薊北迴輶又楚行簡書不得滯嚴程雙旌曉度盤  
松澗一劒寒衝疊嶂城風雨南陵心萬里蓴鱸東

海夢三更祇應盡瘁清遐微歸汎秦溪採杜蘅

淮陽別王文度

漂母祠前夜泊舟波光搖月映江樓依依垂柳牽  
晴浦漠漠輕煙抹遠洲雙旆乍欣淮海遇丹霄欲  
上 帝京遊一樽惆悵臨岐語回首空嗟對野鷗  
束客程中丞

中丞聲望壓朝端江漢初瞻鐵豸冠忽有陽春生  
凡席久知白雪振琅玕湖南豹變千山色薊北鵬  
鷺萬里翰 聖主只今方側席肯容磻石老漁竿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三

謁孟林

嶧山幾疊水潺湲鄒魯斯文字宙間過軌瞻依見  
今古喬林嚴肅迥人寰三遷里巷垂千代遺廟松  
楸偶一攀試向七篇求大意浩然端就寸心還

送程松溪

清切雲霄傍左掖飄風吹雪滿長安談經共美銅  
龍曙中隱寧知白日寒北海開尊酬鳳曆玄亭問  
字向漁樵貞心自足回 明王曾見徵書下日端  
贈方子勤

長夏江村十日晴客來遙見海雲橫榻間忽到千  
峰雨庭外時聞五柳鶯相對自欣幽興洽把杯更  
覺俗情輕坐來斜日疎林景莫恤談天待月明

鸚鵡

世人盡愛能言者汝爲能言觸網來偶逐春風非  
本意縱依中土敢論才半生華屋京塵老萬里秋  
空故國哀爲語隴西當日伴長林飽啄總無猜

曉登玩華亭

高樓纔上曙光融蒼莽乾坤一眺中疑種青蓮來  
承啓堂稿 卷之五 四

碧漢恍驚瑤島駕層空五溪煙暗花邊雨九華晴  
深雲外虹寄語山靈好持護萬年長時帝圖雄  
廣濟道中見題壁有感

風塵久已倦征袍何意空庭見彩毫歲晏江湖驚  
滯迹時艱執掌愧賢勞亂山橫簇煙光暝雙旆平  
分鴈影高欲借虞絃慰搖落寸心千里不禁操

謁顯陵

七峰山下龍興地王氣乾坤迥自殊百道飛泉晴  
日擁千盤曲檻紫雲扶峰迴衡嶽成華表波枕湘

潭作鼎湖捧檄小臣躬拜謁可無詞賦紀雄圖

京山觀音閣觀泉

攀蘿直上妙高臺爲愛清泉逸興催祇樹欲迷幽  
徑去曇花時傍石壇開潏潏不藉楊枝灑沾漑疑  
翻龍藏來却憶旱農深望澤願祈雲物滌炎埃

潛江道中阻雨駐三光觀

顛風澍雨竟日作敝裘病骨寒欲愁問途尚遠舊  
口驛停驂且上河陽樓空壇剩有雕胡飯遊子還  
吟楓葉秋小霽渡江仍勒馬斷雲荒磧思悠悠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自潛江之監利道中或乘馬或登舟艱難僅

濟賦此

薄遊屢過湖邊縣荻葦蒼蒼迷去程躑躅愁爲乘  
馬客飄搖復作汎舟行銷除日月三湘道悵望人  
煙百粵城寄語秋風莫吹雨山橋竹屋總堪傾

雪夜文殊臺獨坐

停驂獨上文殊臺簷際蕭蕭風雪來深樹暝猿啼  
不斷寒汀孤鴈唳偏哀杯酬午夜寒逾勁興入山  
陰夢未回遲爾曙光衝凍發臨岐搔首一徘徊

巴陵道中和壁間蕭憲副韻

幾載驅馳驛路駸平沙漠漠水沈沈衝泥下榻巴  
陵雨乘曙穿旌江上林南國瘡痍堪把涕北門戈  
戟總關心會須草就匡時疏乞下恩波作楚霖  
到武昌一月以簿書未登黃鶴樓夢回道入

攜詩相嘲

江上層樓豁壯眸若爲鞅掌簿書愁人生莫放雲  
山過杯酒應將風月酬鐵遂一聲雙鶴舞煙嵐四  
望大江浮沙邊鷗鷺頻相候爲惜芳春易白頭

承啓堂稿

卷之五

六

夢中答回道入

閒雲來往能無繫應笑勞勞江漢隈爾是玉霄宮  
裏伴我非金粟寺中才蓬萊浪說環裨海夙夜還  
期淨楚埃跨鶴聞鷄緣未契道人何事浪相猜

代回道入嘲邢侍御

意傾驄馬已多年會捧綵綸北斗邊夏口乘軺甘  
雨霈江臯駐節法星懸丹融九鼎從心轉機透重  
關豈浪傳且自豁情追勝賞知君跨鶴有前緣

代邢侍御答回道入

乾坤勝槩此江州況有江樓最勝遊鵲觀中曾  
捧詔蓬萊島上豈遑謀公程自合區中理憲節何  
當物外求好謝步虛驚鶴侶他年相逐向滄洲

宿黃陂楊家店

秋半驅車入楚天江山眼底慣雲煙乾坤歷覽成  
千古書劒飄零剩一肩雲夢月生光渺渺閭閻聲  
隱思綿綿坐聽風落松間子却憶朝來尚著鞭  
來賓道中風雨大驟復歸來賓

衝途風雨阻前旌復向空齋候日晴聊以卷舒同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七

塞馬不妨去住順羣情山城寂寞雲常擁江閣虛  
無鳥一鳴獨怪豺狼盈八寨揭竿憑險正縱橫

過牛擺堡水急難進

驟雨衝途逆上灘濤迴磯伏浸無端魚龍作勢頃  
時變耶許乘風竟日謹慢說巴丘憑峽險曾聞雷  
奔劈江磐簡書風夜寧容緩敢謂王尊叱馭難

自秦人洞過牛關望銅柱

策騎邊關窈窕行攀蘿一徑萬山橫乾坤勝槩王  
猷遠湖海間關使事忤攬轡未能消卉服偃戈還

喜靜蠻獍遙瞻銅柱開千古新息奇功更可旌

鵝村泊舟

江上春潮正渺茫幽懷無語對林篁高枝鶯囀風  
初度野徑花開日欲長萬里披雲期問俗幾回攬  
轡歎流亡閑來偶會虛舟理何似歸耕東海傍

九日途中和邢陽川侍御

秋風放棹共歸程萬里青山五兩輕黃綻菊花憐  
九日杯傳竹葉泛餘清遙瞻北闕空回首爲話蒼  
生每繫情且共高吟湘水曲月斜鄉夢到江城

承啓堂稿

卷之五

八

靖江府獨秀峯下有洞深可十丈刻今字韻

詩已百餘首 王索予和之

桂郡名峯冠古今鈇鈇百尺洞天深攀蘿雲裏斜  
陽色穿磴泉飛空谷陰兔苑賡題饒傑作醴筵嘉  
意屬微吟追陪此日承歡遇媿乏雄篇思不禁

崇本書院新成別殿應 教

帝子曾將華館開更成別殿擬蓬萊牕銜曉日千  
山出簾捲春風萬里迴睿藻逾踰滕閣制靈光不  
數魯宮材祇看江漢同文日深愧曾非授簡才

黃鶴樓

雲山千古繞江樓，獨上憑欄縱遠眸。  
峯接九疑天共杳，波連七澤地俱浮。  
西風落日吹鄉思，暮色寒猿雜楚謳。  
羈客逢秋心獨悵，尊鱸何日是歸舟。

銅鼓灘

路出清潯銅鼓灘，天風吹棹度汪瀾。  
高江神禹應難鑿，古郡秦皇未置官。  
椎髻語言殊不白，花枝濃淡自含丹。  
欲知同軌稱王會，隨處夷歌漢網寬。

九溪道中陟澧陽山山勢出雲表川布牽挽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九

而上

西楚名山冠域中，巉岬一道與天通。  
青冥絕跡雲梯杳，紫翠凌虛石磴窮。  
盡日躋攀心每眩，五丁開鑿力難工。  
祇憶寥廓薰風集，身世翛然炎暑空。

九溪二首

千盤鳥道九折入，萬里南冠三伏來。  
疊鼓棹歌險莫阻，探奇歷勝勢無迴。  
矯首中原如斷路，濯纓急峽還登臺。  
白石森森真怪絕，揚舠坐嘯心悠哉。

其二

乘風放棹下川途，每聽江鄉鼙鼓多。  
積翠漫舒千嶠目，迴沿時動百蠻歌。  
坐來月色侵涼袂，到處灘聲激夜鼙。  
遙指西州隔雲外，漫勞鄉夢溯江沱。

謝蔡中丞閱武堂宴別二首

暖日春歸鼙鼓城，元戎敞宴肅郊行。  
且將武備開文會，欲擬王風杜外萌。  
五嶺華心消瘴癘，九重屬目奏昇平。  
早承鑒識欽山斗，此日重來意倍傾。

其二

羽林俠氣凌霄漢，走馬穿雲勢欲飛。  
豈是貔貅能

承啓堂稿

卷之五

十

騁捷總因幃幄有，神機從容樽俎方。  
隅淨指顧風雷訓練微，盡日承歡欣勝會。  
管絃詠謂匪伸威。

和韻懷薛文清公

巫山此日探芳蹤，豸史當年望實崇。  
不假霜威滋政虎，頓令閭伍泯哀鴻。  
一身自檢期還古，三楚全安不計功。  
拜謁遺祠還試省，垂名千載見民公。

和靖江府懋德堂韻

十二疏關高入雲，天開淑景氣氤氳。  
獨藏金鑑傳心典，上溯湯盤仰昔芬。  
月映明河文動色，春吹柳

陌思如雲撫時握管傳風雅總屬此龍瀝浙勤

沅州寫懷

澗水明山駐遠鸛秋風塞月菊黃前漫嗟南徼三  
年思回望東吳萬里天銅柱勒功真漢將龍標開  
治憶秦年探幽吊古聊乘暇却笑編磨案牘邊

柳安遠見招賦謝

幕府清霜暎斗牛元戎肅隊總貔貅遙開霽日朱  
簾永歌轉春風綠蟻浮五嶺威宣稀伏莽八方聲  
震有降酋爲賡周雅千城句萬里功從一劒收

東陸石涇方伯

卷之五

十一

萬里驅馳來此地相逢南國自開顏浮踪湖海看  
雙鬢令望江黃鎮百蠻春水樓船天上召東風旌  
旆日邊還獨慙捧檄無纖補祇仰玄言重斗山

和西石侍御守歲靈山作

江上春迴雪裏花單車不覺滯天涯乾坤萬象旋  
元氣楚粵頻年閱歲華夜到子分除舊臘杯從椒  
泛聽新筵遐方拜舞同宸祝尤喜華夷共一家

再和西石靈山寄柬之作

聞說才高古白眉翩翩逸氣萬人移青驄粵藉安  
邊策綵筆雲開華國詞雅負小霜三楚仰獨持丰  
采兩心期桂林春色天南蚤喜見陽和一夕熙

三和西石作

桂江山水甲南陲翠岫巍峩峩峩峩壯哉本謂二儀分  
外紀寧知五嶺足奇瑰吟鞭觸景成高韻勝賞垂  
情到瑣才倚和自知難仰綴願言輸寫答新裁

書蒼梧公署

遐荒總入帝輿圖南顧勞勞化未敷我捧綵綸承

東陸石涇方伯

卷之五

十一

黼展詵令山水染迷途貔貅尚阻消戈甲禮樂誰  
能變遠區爲語握符勤撫字明時何以靖邊隅  
顧中丞東橋登衡嶽見寄瑤篇賦答

名嶽天開面面峯隼旟覽勝到瑤宮才名已負青  
天上節鉞還飛郢調中盡說瘡痍臻化國忽傳歌  
咏到吳蒙自憐西滯周南日悔不追隨杖履同

書仙呂洞洞在九溪

一水潺湲下九溪回看疊嶂碧雲齊松濤每韻吹  
簫坐地迥常瞻跨鶴迷天設瑤宮標幻境人懷福



地競攀躋茅龍擬借乘元氣五岳遨遊任所栖

潯州書事

斷藤峽下大江流仗劍乘春萬里遊百粵伏波標  
柱壯兩階虞日舞千優東津對月心同照南徼觀  
風病未瘳願得交人歸職貢永紆南顧聖人憂

九溪還棹二首

石壁高寒凌紫煙溪流倒瀉漾青天萬峯疊目疑  
無徑一線迴蹊已進船猿啼虎嘯白日暝擊鼓振  
舵蒼波旋試擬停橈采芳杜懷人已足碧雲邊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七

其二

九溪放棹下千灘渺渺雲迷碧澗湍歷險每過豺  
虎窟凌風時覩鴈鴻盤遐方俗尚常多異 聖朝  
全覆何殊觀爲問一時懷綬者好將韜略靖江干

謝石涇方伯

山斗高情宇宙揚偶從五嶺挹輝光膚功奏最人  
心仰汪度涵虛道誼長到處歌棠承雨露行看簪  
綬佐虞唐坐叨授几斯文重相對雲山似故鄉

再登黃鶴樓

煙水茫茫獨倚樓一聲長笛楚天秋人閒久矣無  
黃鶴塵世故應多白頭報國心難酬漢闕尋真夢  
已繞滄洲願隨鸞馭憑超忽直作青天汗漫游

漢川登棹

駐馬朝看江上山千旌拂曙計東還隱隱彩霞明  
渚外嘹唳征鴈出雲間幾夜嶺猿遊子淚三年楚  
澤使臣顏爲文擬吊長沙傳獨喜 明時匪漢班

真如禪院聞鶯一首

曉色沉沉星露垂隔牕好鳥嚶高枝乍聽似弄初  
承啓堂稿

卷之五

八

調舌久語應憐巧畫眉夢斷忽疑清楚響起來仍  
賦惜春詞山僧相對渾忘語直訝無心出定遲

其二

深殿巍峩曙色移隄邊高柳正參差金衣翻向枝  
間立嬌韻調來分外奇睨睨坐酬春晝寂翩翩還  
向暖風吹由來聲色非真相且對芳陰綠滿池

贈陳用明

東海翩翩彩鳳毫不干時祿戀江臯閑吟白社鮑  
佳句伏枕青山傍濁醪漁艇兩湖芳草霽樵歌深

樹暮雲高時人莫訝偏驚坐自是陽春調獨操

穹窿山

巍峯積翠欲連天乘暇扶筇意自便縹緲獨標雲  
外塔微茫時過日邊船樹搖絕壁風初韻鍾落澄  
潭瀑正懸肯借松陰結茅屋且將身世坐忘年

春歸

桃花落瓣滿牆頭輕燕飛飛繞故樓青帝隨風吹  
欲去綠陰含霧濕初浮天時漸轉催成序煦日難  
迴歎逝流搖落不堪頻悵望寸心千載任沈浮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出遊遇雨

暇日攜朋上野臺煙雲漠漠望中迴柳含宿霧垂  
垂重蝶眷殘花隊隊來谷鳥弄聲嬌似語沼荷欹  
柄摘爲杯一時未盡登臨興舴艋前頭急雨催

宿萱上人房卽顧況讀書處

青史曾聞顧況才靈龜池北讀書臺何年捨宅將  
金布此夕翻經取貝開一代人文看寂寞大千沙  
界倚崔嵬相過且坐虛堂靜夜半月明清磬來

白牛塘

陳鍾俞隱居處  
好騎白牛故名

青煙漠漠覆空塘處士風流水共長不見白牛餘  
綠草惟聞黃鳥送斜陽江山一代有陳迹人世千  
秋此故鄉徙倚暮雲增感慨到今興廢幾荒涼

和李明府過沈氏園亭

幽人三徑倚湖開仙令乘春亦快哉  
日暮惟溪上度清風問俗柳邊迴  
應當獨樹多青蔭水遶閑階  
映綠醅共訝郢中饒白雪欲酬  
賡倡愧蕪才

送仲兄泮泉出守永州

離離花萼故家筵  
嫋嫋垂楊拂畫船  
一曲驪歌秦水上三年龍劍楚江邊  
行春五馬嘶晴晝問俗雙旌徧  
遠天海曲湘潭千萬里歸鴻時爲寄瑤篇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興聖寺千佛閣和樓字韻

孤城迢遞敞高樓迥出琳宮最上頭  
芳草帶煙迷斷浦夕陽翻照暎  
寒流乾坤北望多聲鼓歲月中  
原正隱憂早晚王師驅海鯨  
耕漁隨地起歌謳

宿梵天山居

白石蒼崖遠世氛閑情偶度梵天雲  
松門遶澗陰常合竹徑依牕翠欲分  
隔浦斷霞隨缺逗隨風孤

磬坐深聞山僧每指蘇公事今古江山但夕曛

登寶石山塔

絕巘浮圖懸碧落東南襟帶古錢塘峯連天目雲  
飛舞水接扶桑勢渺茫歌舞樓臺淹日月廢興今  
古只滄浪登臨頓覺諸山小且縱清吟學楚狂

鐵佛寺西樓

杖策乘風汗漫游每過禪院一登樓峯將飛塔凌  
空界江入長天接遠流樹影青山吳苑夕鍾聲白  
馬梵宮秋倏然無盡煙霞興擬向滄浪理釣舟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七

蘇隄

天矯長虹臥碧波短筇高笠自婆娑六橋路入松  
台雨三竺泉飛石澗蘿翠袖誰家呈窈窕芳辰何  
處不笙歌我來欲訊林居士領略湖山一鶴多

謁天真書院

青林一徑開精舍還躡煙霞謁至人倚劒蒼生被  
勲業披幃濂洛繼經綸遺編弈世瞻風雅俎豆千  
秋薦藻蘋瞻拜恍然如有得松筠藹藹盡含春

謁武穆祠

幾度來過湖上祠肅瞻遺像古今悲深好賣國偏  
蒙日辱主移權自失時南國金牌沉汗馬中原寶  
鼎委狂夷青山埋骨雲常護露滴松楸儼淚垂

吊和靖墓

好把椒漿酌隱君褐衣千載擅清芬兩峯突兀成  
雙表一鑑縈迴洗衆氛獨鶴似聞來夜月暗香還  
想起晴雲洛陽金谷無消息片碣湖潯迥不羣

寶石山房二首

西子湖邊般若樓羣峯如畫點松楸江連海湧地  
承啓堂稿

卷之五

十

欲動山傍湖橫勢亦浮塔影倒懸塵界迥鍾聲時  
動梵宮幽閒心自覺棲遲好縱目悠然萬象收

其二

半榻逍遙岸角巾焚香小憇任吾真已蠲知慧安  
排障便是乾坤清淨身月色侵林疑出世松聲入  
耳近禪因謁來會得如如理豈傷形骸動眇塵

遊石屋寺

一肩飛入山中來百尺谿舂石竇開輕靄翠含千  
樹出澄湖晴引萬峯迴孽龍疑共長颺吼空象旋

從落日催却掃白雲留半榻漫依明月臥蒼苔

當湖

悠然乘興泛平槎滉漾中流漾綠羅爲惜芳春酬  
節序且隨朋侶到笙歌湖光動月珠疑吐雲影明  
霞錦欲波鷗鷺不驚幽賞愜閒情偏向水雲多

聞薦

已甘樵牧老山林採木尋芝不厭深敢慕雲霄希  
世寵祇憐衰白向人侵躬耕歲稔堪供賦手著書  
成不換金寄語當途推轂者漫從海畔覓遺簪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靈芝寺懷王龍溪

春盡還來湖上遊故人書劒閣高樓雲山對我成  
賓主杖履懷君無獻酬日淡暮煙湖影合風疎斜  
翠荇花浮松陰散步情何限擬泛山陰訪戴舟

宿崇德

新橋問夜憶當年此夜重攜海上船日落城懸萬  
家火月明蓬冷一溪煙周遭綠映桑麻遠迢遞清  
流楚越連兩岸荆扉多傍水不堪鷄犬攪閑眠

山遊阻雨

少女風狂奈爾何已看澗底瀉銀河羣峯豹隱一  
天霧夾道龍騰百尺莎且有劇談發幽興不妨閒  
榻下煙蘿山靈似會來游意爲滌氛埃待客過

過徐何二郡守遺愛祠

刺史雙祠古道邊拜瞻遺像一凄然當年諛舌名  
從削此日輿情頌不遷茅屋關心欽載咏公除夜  
題詩有  
樽前一筋菜根軟江上幾家茅屋寒之句棠陰滿目永陳遵應知衡鑑  
懸黎庶願借清風百世傳

趙左山郡守禱雨有應志喜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海上驚嗟百日旱躬祈露冕切民痾一朝造化隨  
旋轉千里甘霖妙感通始信陽春真有腳從來道  
濟豈無功臨風野望離離黍父老謳歌樂自融

喜雪口號懷左山太守

臘日雪飛平海沙爲占瑞應屬年華民間已去無  
田稅天上應開似玉花三白豫除千里瘴一時早  
慶萬家禽由來燮理憑賢守人事天心應不賒

李晴霞令尹過沈園賦贈

獨抱高情超俗調遙飛雙舄白雲堆栽花不俟河

陽去度曲應從單父來浩蕩陽春供綵筆徘徊逸興寄深杯還看霄漢徵書下坐見江頭去鷁催

送魏長松明府入覲

釋褐三巴第一人專城下邑八年春澤流瀚海羣黎潤績媲美黃泉譽新已見才高騰薦剡却疑薪積幾風塵雙鳬自是雲霄近勞賜還看動紫宸

冬日立春和杜翁蒙泉韻

屈指新年日尚賒忽看春色到天涯雲煙遶舍輕舒卷冰雪封條漸類瑕天意欲令開泰早條風應動物華芽老翁笑向人前語占得芒神百事嘉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三

菜畦蕪穢自嘲

治生不問樊須圃病懶應慙抱甕人十畝漸荒身計拙一編常在道情親應知茂叔不除草豈是梁鴻自賃身久矣儒家甘淡薄盤無苜蓿慣清貧

鶴雛

仙禽自是雲霄物來伴秦溪把釣翁哺得新雛成羽翰便能當檻舞清風青田伏子尋常見江夏乘仙想像中欲比西湖林處士客來端見唳晴空

贈邢侍御

思君無奈途千里邂逅毗陵春曉天荏苒江湖十年別依稀夢寐寸情懸政成解組難容直未老投簪好似仙石曰湖邊足風月嘯歌端不愧林泉

東巖玉山太守

五馬翩翩課獨優于今馴政訖爲儔明聖湖邊一泓水煙霞嶺上半輪秋才高坐嘯綬間左情遠飛緘到海頭自笑久非軒冕客多君屬意可能酬

鄒和峯督學過訪秦溪賦謝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三

徹夜文星動海陬朝來憲節下滄洲式間雅有緇衣好倒屣寧論食鴈儔共美品才同德藻還驚訪舊過王猷衡門車馬由來少愧誦千旄爲爾酬

胡石屏憲使海塘功成

捍海功收千尺塘長虹如砥亘微茫馮夷自是消瀕洞田畯行看足稻梁時有樓臺呈蜃氣永銷烽火杜鵑張迴瀾定屬經綸手青史名垂日月長

呂東滙銀臺過訪賦別

江上凌風舴艋輕去來難挽不勝情春濤興逐鷁

花曉夜楫談深星斗橫獨秉鑑衡饒啓事乍歸休  
沐樂躬耕朝端雅屬東山望未許蓬壺罪此生

禪房和許杞山諫議韻

夾路高枝蔭碧槐閑來扶杖到僧齋經時雨積蝸  
侵壁當晝日烘花映階翠色四山開野興清樽半  
偈散幽懷美人已自留遺響讀罷晴雲遍海涯

和西泉兄看牡丹之作

朝來麗綵幻春工乍見雕欄笑倚風竝萼高擎驕  
吐豔幾枝低亞小舒紅爲評品色芳華別更喜賡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酬兄弟同油幔祇應勤護惜尊前勝賞莫教空

送友生

海國朝暾作意晴清溪畫舸送君行愁聽煙際城  
鳥語漫對尊前朔鴈橫杪歲長河寒浪急遠村淡  
日亂峰明策勳麟閣平生志莫爲臨風歎遠征

送姚江汪生

四明千里獨揚舲一片征帆逐曙星自戀庭幃馳  
越嶠豈關風雨滯江汀雲生東嶺情俱遠花遶長  
干酒未醒我已忘懷遺去住送君聊爾向長亭

訪查諫議近川

廿載交情意不遐破顏一笑近黃花寧論下榻開  
新構更喜談玄啓闕芽諫草日邊生氣象銅符南  
土滯年華夜闌秉燭殊忘寐荷爾攜稠典未涯

爲近川觀小步山地

秀色遙看小步山到來幽勝絕塵寰畫圖海湧仙  
三島龍藏松圍豹九關不必問山看鶴起已知卜  
兆見牛眠多君福澤天相祐幻出芙蓉指掌間

訪隱居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繞到江門意自瑩每因名勝惜生平紅塵不慣人  
間態幽夢恒耽世外情白日樓真心不起丹爐伏  
火色常明林間野鶴時清唳彷彿仙家爲寄聲

謝明府枉過

雲隨旌旆自天來忽訝幽居氣色開地轉薰風吹  
冷谷天迴晴日照蒼苔雙鳬雅意臨清渚列宿還  
看映上台野服將迎乏供具臨岐漫咏北山萊

示呂南漚

愛爾煙霞得性真前生應是列仙身碧天瑤島慣

游境玉洞桃花幾度春杯送浮雲消歲月笛吹橫  
嶺隔風塵予今已謝金門侶溪上垂綸藉爾親

題江湖散人

五湖風浪飛千尺何處高人獨放船蓬底遠山來  
黛色吟邊疎樹亂晴煙醅釀茗葉時時熟竿釣溪  
魚色色鮮風月已酬無箇事參同漸契列仙驂

寄李都閫

鼙鼓喧喧江上城元戎旌旆映郊明時艱獨倚疆  
場重地險無俾謀慮輕細柳漸營新壁壘櫻桃乍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振舊軍聲已知報國無雙士願藉奇勳見太平

題鄭氏鶴田號

子真家住橫塘口囊有軒岐素女書野鶴青霄橫  
海渡芝田白日帶雲鋤松牕夜月飛清夢柳檻晴  
波混太虛會得真詮參列馭歸來華表意何如

送姚江汪繼善塾師

人世真成不繫舟去來堪作採真游青山相對成  
青眼白雪何妨到白頭幾樹寒飈吹客棹一天霜  
月映江洲斯文澹薄君休訝明歲仍爲苜蓿留

寄贈程月洲

道人訪道歸新安欲遇安期間大丹蓬萊水色僅  
如許崑崙崑崙山巔高幾盤梨花杯浮綠蟻醞龍竹杖  
跨赤城阮我騎黃鶴凌倒景遨遊倘過迴雲鞍

謝王主政九日惠酒

獨把茱萸酬今節衡門空對菊花新何期魚腹垂  
芳訊更損郢筒及故人滿甕拍浮看有蟻三秋病  
渴漉須巾從知絕勝墻頭過領略高情詵可倫

荅聞人北江憲副

承啓堂稿

卷之五

五

白下當年冠蓋傾條然湖海共歸耕還承道誼論  
心創益倍交游携手情試展風輕春雨逗挂帆天  
濶暮山橫年來偃息秦溪曲欲寄殷勤采杜蘅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立春後夜集三塔山房懷玉陽願山二丈二

首

乾坤一夕暗回春客路雲山過雨新落日籠煙時  
度樹寒溪轉棹獨穿蘋蓮臺香裏供清茗竹閣燈  
前憶故人夢破曙鍾知迹幻將期結社向嶸峴

其二

渺渺雲山隔幾重長緣勝地憶過逢清吟獨對樓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二

前月高坐雙瞻江上峯僧到講堂時拂塵客來山  
寺驟鳴鐘十年作計空林社回首徒憐去住踪

舟中對雪二首

寒日浮槎興不窮乍看飛雪散瑤空還疑兔苑陽  
春色來試章臺柳絮風朔氣偏應侵病骨六花端  
足慰時豐垂垂未盡江天舞笑擬蓬牕玉作宮

其二

微曙寒侵客裏衣軒蓬大地總凝暉坐來淒淒迷  
銀漢望裏虛無失釣磯授簡孰爭梁客勝按歌堪

試玉樓嶽寧知窮巷多蕭瑟不獨袁安故掩扉

登茅山二首

嶽業名區標勝槩攀躋屐齒出蒼煙松雲翠擁千  
峯日蘿磴寒飛百道泉薛碣自題梁宋字洪鐘時  
度鬱藍天悠然便欲離塵界揮手驟驚訪列仙

其二

鳥道千盤勢欲摧憑虛獨上集靈臺仙人白日昇  
天去古殿青山借地開樹杪江流奔莽蕩霞邊句  
曲鬱崔嵬逍遙池上邀明月疑有空中鶴駕迴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二

同雲間太守黃梓谷遊鶯脰湖梓谷已決歸

志

好汎春光湖上舟靡蕪新綠滿汀洲忽看微靄籠  
芳樹遂有輕陰漾碧流浮世虛從忙裏擲見思端  
向政中畱應嗟去住同流水夜月琴尊爲爾酬

與梓谷宿殊勝寺

杖藜紆曲共相將古寺清燈黯夜光且向碧山論  
古道豈緣紫綬挫剛腸雲深坐聽鍾聲杏花滿宜  
畱月色香無奈朝來分手去遙遙離思動滄浪



湖上與梓谷言別

尊酒相攜湖上山幾年同籍竝蒼顏綱常獨振千  
秋重輪軌寧愁萬里還極目煙嵐迷劍閣淪肌雨  
露滿雲間莫言遺愛終淪泯 聖主觀風且賜環

謝答謝艮山僉憲

忽枉新詩到草堂長吟彷彿挹清揚林泉向我俱  
生色珠玉驚人夜吐光憤世欲操漁父賦憂時翻  
似杞人狂自慚久卧滄江上仰看銀河轉七襄

野桃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三

頃刻東皇顯化工桃花千樹巧舒紅日蒸霞色偏  
宜曉露浥瓊姿不受風姑射仙姝肌共好武陵人  
世路疑通乘閑策杖尋芳去笑對叢枝興自融

石欄牡丹盛開因感周濂溪謂牡丹富貴花

今開我草堂無所嫌安可專目以富貴耶

聊志一首

春風吹發石欄枝浥露翻霞正陸離豔色豈偏金  
谷賞仙姿應傍野人宜花傳嵩洛名猶是世擬繁  
華遇更移自笑多情難免俗還堪相對把樽彝

三月四日再賞牡丹

陌上鶯花徧衆芳還看庭下有紅粧雖非前古瑤  
臺勝不忝當年國色香佳客過從酬勝日壺觴再  
舉醉花王因思京洛瓊筵賞何似滄浪興味長

五日同胡梅陵諸君子三賞牡丹

秦川猶剩洛川神有客來過讌賞新我已慣看曾  
未足君應乍見倍堪親酡顏絕代疑酣乳仙珮凌  
風迥出塵三賞草堂成勝事却慙巴里和陽春

東畬叔父和三賞牡丹之作賦謝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四

名花不惜映欄明彩筆賡題倍有情覽處恍疑朝  
日麗吟來偏傍午風清餘芬若得承顏色勝賞仍  
看到子孫說春光易凋謝還期來歲更酬觥

遊興聖寺用鍾西臯太守韻

佳時勝地樂相兼乍入雲山逸興添短屐擬同元  
亮過空門還得遠公拈雨花忽度風前榻清磬初  
傳月下簾悟取西來無染意蓮花公案與君譚

西臯翁有贈章奉酬一律

東海投閑共逐臣況同杖履出迷津雲山何幸瞻

青眼忠誼懸知戀 紫宸歲月馳駒深可惜煙霞  
隨地得相親不須重著潛夫論已有芳名屬後人  
鄭澹泉少卿南太僕

聲華藉藉見當朝特拜新恩南國遙莫怪夜光曾  
按劍共看勁羽自凌霄升沉總係匡時念孽息寧  
煩伐宛招好向琅琊追勝事知君堪續醉翁幬  
金豐村柱史宿南湖步韻

自愛磯頭枕石眠綠陰偏傍釣魚船五湖春色歸  
徐孺三月鶯花醉樂天未肯尊鱸落人後最憐杖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五

履入山先爲看此日多風雅爭美金閨舊謫仙

答陳瑞山柱史

憶昔連鑣金馬門明光殿裏御爐歡一時持節雲  
萍跡幾載浮槎楚越藩煙月自甘耕下畝冰霜君  
已振西崑生平雅有匡時志看吐忠猷孰與軒

周封翁蓮坡六表初度

大造鍾奇雅自偏龐眉仙叟澱湖邊嘯歌三閔承  
平世歷算初周甲子年膝下綵衣供豸繡坐中  
恩誥煥龍牋賓筵共醉薰風裏願借華封寫管絃

漫興

垂楊千樹繞秦溪溪上無人鳥自啼剩有清風消  
赤暑更多明月照幽樓觀心欲會源頭水展卷仍  
餘舊日藁身世虛舟何繫著浩歌一曲向鳥鷺

贈馮祐山給諫三首

當湖仙子炯雙瞳憶昔登朝竝省中白簡慨然攻  
要路花封旋爾黜孤忠貞心肯爲升沉計國是還  
歸獻替功每見掖垣論往彥多君磊落振英風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六

共傳諫草奏明光肝膽當年孰與方不挽弱弓驅  
燕雀獨操巨斧搏豺狼一身去國聲華重萬死歸  
家公論長爲語朝中同省客只今強諍幾馮唐

其三

解組歸來歲月遷英豪樂事在林泉且韜醫國三  
年艾漸闢容身十畝蓮景疊懸金無佩印霏霏落  
雪有玄詮更懽野服堪同調蘭漿過從意自便

東答中山吳太守

才名早已冠人寰曾記馳聲鵷鷺班千石挂冠輕

厚祿一絲垂釣重青山盡將風月歸詩篋雅有交情到海灣便擬會稽探勝賞想能下榻爲開顏

吳龍津諫議見枉賦別

青瑣才華美獨超予甘麋鹿混漁樵何當車馬雲霄客忽放樓船風雨朝每歎浮名驅短鬢還憐友誼寄輕輶莫辭十日平原酒爲破江鄉久次寥

贈別錢緒山

握手誰憐千古心芳蘭相贈碧江濤故人能枉山陰棹野客空懷彭澤琴鼓篋相親期夙昔忘言默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七

會意何深天真攬勝須攜屐一笑知君慰好音

奉母舅鄭翁南溪

橫塘北去有仙翁鶴髮童顏意氣融心謝市朝回俗夢興耽山水抱靈冲秋來弄棹蘆花月吟去扶筇楊柳風此日渭陽多少意依依燈火笑談中

贈夏翁春淵

傍廬流水碧濺濺濯足滄浪興自偏春晝一枰閑白日月明短棹弄輕煙壯懷不局乾坤裏逸韻還凌牛斗邊屈指庭前丹桂發天風一日駕鸞駢

舟中

東風引棹向橫津陡見溪山色色新花弄午晴無限色鳥含嬌管不勝春閒情無着隨天壤幽意忌機任劫塵剩有琴書堪隱几煙波何必更垂綸

俞蒲山太守過訪二首

憶昔京華意氣投嚶鳴黃鳥好相求我歸海上三山釣君去閩中五馬游紅濕荔枝江雨過青開菡萏嶺雲收冰壺一片懸秋月爭美聲名冠八州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八

自看新竹惜時芳忽報高軒到草堂隔榭葵榴親語笑近簾風日映輝光情深杯酒酬無算語到生平劇不妨爲惜去旌頻握手月移猶共立河梁

和答謝右溪臬憲畬字韻二首

獨持繡斧泣勾餘得藉霜威宿垢除爾但雲霄作雷雨吾安丘壑弄琴書地偏夢寐神常往春暖江山興可舒投我明珠搔首咏夜來紫氣遶青畬

其二

憶別京華五載餘開緘感昔悵難除已持海上澄

清響莫惜鴻前錦字書意外兵戈常似擾眼中經  
濟藉安舒荷君保障仍波及秋到香杭自滿會

送嚴子文應試

名下翩翩國士才依稀雲樹去帆開江南白壁初  
增價薊北黃金舊築臺黃鵠倚風聲入漢長鯨吸  
水勢奔雷十年見爾青燈志雅意相期豈浪猜

送李文甫應試

秋風江上送君情十載寒燈自夙盟夢筆已驚春  
色麗素繡爭美馬蹄輕千秋漢殿傳三策此日雲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九

霄在一鳴沉復清時堪自展莫因溫飽負平生

西湖觀蓮同鄭子賦

弄棹湖頭興欲狂藕花十里競含芳鏡中綵暎霞  
流豔天際風迴翠汎香杯共月傳歡更愜歌隨雲  
散意偏長却驚開落同人世且趁韶華問醉鄉

答表兄鄭練溪索酒

一番暑雨漸生涼爲問牀頭已釀漿自愛臨風開  
卷好還期對月引杯長發緘笑爾眞同味看漉移  
瓶驟吐香借問酒腸今幾許莫教枯盡減詩狂

過淞南子題贈

曾憶相逢輦下時浮踪雅失向來期偶乘海上三  
秋棹獨跨吳橋百尺陂杯酒意傾移午夜分毫趣  
洽徧新題看君九轉丹應就剩有紅光映兩眉

答鍾翁西臯寄咏

瀚海妖氛一旦銷多公雅自念民勞昔綏江漢波  
猶潤更軫桑榆目尚蒿劒拂青萍看意氣詩成白  
雪擅才豪自慚不稱君同侶美詠臨風調獨高

登峽石山岳廟偕聞北山諸君子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十

丹青古廟出松巔覽勝登臨獨爽然曲澗含雲從  
漢下兩峯竝萼倚空懸勢迴龍象成坤秀坐集冠  
裳總地賢便擬乘風凌五嶽青鞋從此試行纏

華嚴寺觀陽明先生題壁

客路尋山且息肩美人題字故依然已舒秘策澄  
江表却效閑情出世學幾樹嶺梅香可挹一時山  
斗舉常懸人心各具經綸體兀坐蕭齋月正圓

過延陵里

嘗聞季子輕三讓千古遺墟策馬來題墓尚存尼

父筆論心不愧伯夷才江山此日名常勝吳越當年事可哀林鳥似開興廢念悲鳴時復向蒿萊

過子陵臺

春江弄棹水漫漫獨上高臺俯碧灘道重固殷明主聘爵輕還見客星懸一絲直繫千年鼎終古誰尋七尺竿回首風塵看撲面笑斟溪水自盤桓

答戚竹坡少尹

故人飛鳥向中州芳訊何因到海陬萍梗遊踪當日況棠陰遺愛至今畱詞名自足誇梁苑高誼還奉啓堂稿

卷之六

十二

寄孫白峯

振鐸歸來尚黑頭臨風長嘯意悠悠花開花落夢空斷燕去燕來心不愁閑日垂綸滄海曲虛牕開卷白雲秋知君雅抱豪吟興無限春光筆底收

客至

夜半舟子報客至江邊孤夢忽驚回水寒月色疑霜滿地迥風聲逐浪來一派青山堪白雪千村黃葉帶芳梅祇憐車轍無由穩隱迹歸來掃綠苔

孫以進移居

聞君卜築水雲居海上青山入望舒生計長依百畝林傳家僅置五車書牆東林密應刪籜戶外溪深可釣魚獨喜往來無咫尺不妨時過話盤蔬

閑吟

到處花開到處春眼前生意一時新禽魚游樂能親我梅柳芳菲漫逐人靜裏羲皇閑白日世途車馬任紅塵悠然自狎漁樵侶長嘯青山綠水濱

夢王世廉賦寄

奉啓堂稿

卷之六

十三

王粲今登何處樓故人幽夢更相求數奇莫漫嗟飛將名大終當薦五侯乘興暫尋千嶠竹草玄時據九花蚪黃金臺畔多奇士豈謂蟠溪老釣鉤

莆田陳于廷故校師璞齋子也別去廿年丁未冬攜詩謁予相與分韻得念字

故人攜劔枉孤航憶昔交情廿載強此夜客星占海上一時喜色映河梁千雲彩筆應難和立雪霏言尚不忌慚愧相逢無薦引期君聲價動明光

送別陳于廷

風流雅屬陳公子鍾秀山川在八壺魚鴈一緘忘  
道遠江天萬里屬情助寒堂杯共傳燈火曉楫航  
欄間路隅竚看飛鸞聲價重溪邊握手獨踟躕

和答唐山人山人善丹青

角巾江上採藤蕪來造高人石隱間坐眺兩山歸  
杖履還欣一笑弄琴書秋燈好下雲邊榻午供堪  
尋野徑蔬我自綠蓑甘渾跡釣竿貌得借君儲

偶成

岸葦蕭蕭接遠天幾行秋鴈度蒼煙卽看物候有  
來去自信吾心常晏然紛構盡從拋擲斷空齋祇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十一

覺性靈玄寒枝已露梅花萼觸眼眞機孰與傳

東畬叔父三月九日舉鄉約小作奉覽

冠裳濟濟會春陽 聖訓徐敷化日長賴有彝章  
動淳俗寧論法紀柱川防尸祝漸看成畏壘拾劒  
應宜候道傍敬共鄉間隨杖履不妨末俗到陶唐

題沈氏園亭

竹塢茅簷何處臺薜蘿幽徑倚湖開虛林日落青  
山出碧浪風翻白鳥迴歲月常航鄴侯架風花徐

舉謫仙杯憑君蔣徑時時掃擬作羊求數往來

端陽有感

風雨端陽農務新吳歛齊發綠初勻自斟蒲醕酬  
佳節還插綵符感令辰燕子飛飛傍人語榴花灼  
灼映牕甄坐來偶憶懷沙賦喜遇明時愜隱淪

端陽贈孫劒泉

坐嘯秦溪小隱廬新篁遙帶一江煙喜聞佳客臨  
幽壤況值端陽近午天且爲剪蒲同俗調不妨停  
楫惜芳年知君不讓高陽侶莫惜深杯入夜傳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十四

送昕姪應試

放棹翩翩江上峯阿戎挾策赴長風技成不在穿  
楊後筆走還看食葉同豈是經生堪絕調欲憑祖  
德奏膚功清時正急賢良詔好折天香上月宮

潛江道中宿何英家

纔到村居夜已分寒燈急雨駐江濱勞人共訝塗  
中豕濡憶猶牽嶺上雲奉使自慚持漢節問農端  
未慰民懃擁衾不寐聽繁溜願作湖南萬里春

宿天竺西樓

攀雲遙陟古禪房  
松杪層樓暎夕陽  
大藏晝翻多貝葉  
諸天芬擁盡梅香  
鶴歸池落青蓮影  
煙散林開碧月光  
每到上方消俗慮  
風傳幽籟總琳琅

贈徐兩山

長湖一片峽山隈  
勝槩還鍾上國才  
挾策囊中淹日月  
投書江左際風雷  
石城逸興知無敵  
梓里英髦喜見裁  
我欲江潭垂釣去  
期君莫韞濟時材

過門生嚴子文

避暑乘風汗漫遊  
美人溪上好相求  
簷邊旭萼葵  
本齋堂稿

卷之六

十五

方吐水際幽香蓮已浮  
鄴架拂雲時五色江毫杼  
錦足千秋知君六月聊堪息  
會見搏風上帝州

再贈子文昆季

駟馬橋通一徑幽  
共看三鳳隱斧丘  
友于契合成師友  
古誼醇明在證修  
檻外潺湲泉可濯  
枝間睨睨鳥相求  
滿前物色皆真得  
收作生機興自悠

雨

薰風南來拂炎暑  
矯矯龍騰陡作陰  
吸取天池一滴水  
散爲人卅萬方霖  
斗間熒惑定徙舍  
塞上狼

烽猶繫心且玩庭枝淨如洗  
浩歌一曲散幽襟

漫興

懶逐營營鷄鶩爭  
閑來弄棹摘溪蘅  
林間黯淡含蒼靄  
花底間關囀曙鶯  
自有琴書供野興  
還憐煙雨助躬耕  
幽居不讓陶彭澤  
長日微風枕簟清

贈陳山人勾溪

雙鑠人間素髮翁  
天孫投杼錦爲胸  
煙霞眼底景成畫  
湖海吟邊氣若虹  
秋晚黃花閑思適  
天空白鶴遠心同  
相逢水竹虛堂寂  
淪茗賡酬調轉工

本齋堂稿

卷之六

十六

贈朱翁西村

丹青詩卷迥不易  
卓有高人冰雪胸  
宇宙盡收成畫筭  
機神合併備吟筒  
喜從支父尋山興  
不似楊朱泣路窮  
每趁秦溪溪上月  
步檐相伴醉清風

閑吟

寂寂齋居坐晚涼  
溪邊落照暎垂楊  
乾坤一望餘滄海  
風月千秋屬草堂  
野鶴隔林清唳迥  
遠山入座翠微長  
明時丘壑容真隱  
回首塵埃夢已忘

示諸生二首

兀坐澄然無箇事還看曙色捲簾初開中功業應  
無盡動處紛紜祇自起一掬本能涵萬象千秋端  
在競三餘由來掃却塵情後美爾心心有大虛

其二

風引秦溪不繫舟滿天月色浸江流劍搖星斗光  
逾迥路轉銀河興自悠百慮無營涵灝氣一真不  
賈釀清秋吟風弄月江門晚世上浮雲孰敢投

贈鍾聞叔

美爾才華人共誇承家真喜見名驛初看月旦先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十七

羣俊莫放光陰逗五車筆底濤翻居傍海帷中色  
爛席生花而翁蚤已開忠孝早泛天邊牛斗槎

示徐性夫

鼙鼓新從浙右收東南佳氣海雲浮千家垂柳春  
風度一棹鳴榔意氣投促席披文真樂在大瓢吸  
月暝光流相看秉燭更闌後雅有清吟共唱酬

元日孫白峯過訪有作答和

鳳曆已開新節序春風荏苒到天涯秦溪乍喜來  
佳客椒酒寧辭對雪花鸚鵡才高詞賦敏琴書意

適笑談遐與君久已忘年契閑臥滄洲閱歲華

東謝周約菴中丞

忽辭鞍馬汎舟迴又上旌旂制閫臺千里豺狼揮  
劍掃萬艘儲峙接雲開河梁矯矯澄清望鈴閣翻  
翩草賦才管蒯自慙談笑洽月明樽酒尚追陪

廖東樗藩叅示遊鴈山之作答謝二首

欣逢旌節枉滄洲還詫東嘉得勝遊十八寺盤白  
雲嶺東西谷界赤龍湫觀風妙屬乾坤眼放展能  
爲山水畱示我瑤篇堪自慰名區宛已入吟眸

承啓堂稿

卷之六

十八

其二

去住無心奚所著多君能擬赤松遊握符暫遠燕  
山雨佩劍來光鴈蕩秋幽夢予嘗忘覆鹿開心祇  
欲狎輕鷗得分餘澤沾樗散但向長林臥一丘

贈馮午山學院

江上放舟春色妍淡煙籠樹鳥鳴川得瞻虛左謙  
光迥更喜時髦品藻懸入夜文光切霄漢開筵高  
論薄雲天多君年少才華異屈指徵書下日邊

邵泉崖太守沈少泉給諫見枉草堂



林塘寂寂午風清雙旆連鑣問舊盟揮塵漫酬一  
尊酒停驂共荷十年情閑雲予已航幽寂濟世君  
期大建明盛際求才今正急可能安枕悶長鳴

牡丹

名花纔放錦成堆壓盡羣葩敢鬪奇細剪明霞迎  
日笑弱含芳露向風欹雲憐國色來爲護蝶戀天  
香去欲遲擬向春工問顏色玉環嬌倚半酣時

贈南庄隱君

姑孰江邊思隱君忠臣之裔盛芳芬青山繞屋四  
水環堂藹

卷之六

十九

時畫綠水滿湖千頃雲足雨春耕隨犢步乘煙閑  
釣狎鷗羣宅傍饒有花千樹擬向庄居醉夕曛

逸叟吟

鴛鴦湖上水潺潺小築幽居奉石山薜荔香生岩  
壑古漣漪色映洞林閑習池夢繞春何限謝屐雲  
深興不慳我欲共君作閑伴野人家亦海雲間

登半塘寺佛閣

琳宮巖嶠入青旻簷際松梢拂斗文北望煙霄千  
嶠出東來吳會一江分微茫淡月層空現縹緲寒

鍾下界聞我已冥心塵世久歡逢幽境絕人羣

錢貢士白江過訪

天與疎狂一曲間高情忽墮碧雲灣移將明月西  
湖夢來對青林東海山我挾一編淹白晝君期三  
策近天顏春來好獻明光疏繼武中丞鵷鷺班

和別杜翁蒙泉

一別江天踰十年相逢握手各歡然懷時獨拂青  
萍劍感舊仍歌白雪篇把酒夜闌更短燭放舟春  
曙散蒼煙還期共結青林社月色松聲太始前

承啓堂稿 卷之六

二十一

贈楊道人

雪照寺前眠白日太和宮裏咏霓裳春風拂塵千  
峰徧丹訣參同一夢長到處看花堪吠犬還知叱  
石可成羊從君試乞餐霞術未必蓬萊事渺茫

贈朱山人子臣

清秋有客枉星航爽氣翛然入草堂片語已能消  
赤暑閑情真合在滄浪泉烹石鼎聲初沸意到蓬  
壺興自長他日期君湖上月還攜蘭漿泛瓊觴

天寧禪院看菊和水西上人山字韻

江門散步探幽徑恰有芳籬菊蕊斑也識化工留  
晚馥獨凌霜色破愁顏食英不必懷湘渚落帽猶  
宜在故山愛爾真同彭澤興還能漉酒向花間

薛心鶴惠菊賦謝

習池花占江南興更喜高情遠寄將灑露飽沾餘  
勁色霜華獨傲帶幽香不妨逸思成高咏却憶良  
朋共舉觴欲報瓊瑤何所藉寒姿還待隔年芳

酬客

獨掩衡門睡起初忽傳門外客停車漫烹泉茗爲

承譽堂稿

卷之六

廿二

清供最愛煙雲傍小除幾樹鶯聲春欲暮一庭花  
氣眼常舒不須更話風塵事高枕華胥只自如

謝郭魯川江院

畱都久美青驄使皖郡初逢鐵豸冠入坐談鋒飛  
玉屑藉人氣誼傍金蘭江干暴鱷驅千里路左材  
官輦百磐爲問一時銅虎節孰誰還得共君看

和陽川游浯溪作

歸舲江上去匆匆忽送輕颺思轉融爾有瑤吟紀  
遊歷我慳豪興共追從雄篇已荷存知已秀色猶

看暎遠空獨抱幽憂方欲療吟邊已覺氣多冲

潛江縣

年來踪跡似馳駟經世空懷漢賈生到眼江山還  
接軫驚心民俗愧肝衡校儲每自嗟頭白綏政奚  
堪補國成難稱登高能作賦何如澤畔樂躬耕

東寄王龍溪

憶昔京華共晤言竭來吳越隔江天君能談道春  
風裏我但垂綸秦水邊一體真元忘界限幾年超  
悟脫蹄筌從來料理歸心境雪月風花總自然

承譽堂稿

卷之六

廿三

奉和西泉兄作

道在法天無可停機關默會活源神一朝能解人  
心牯萬緒將歸聖學真莫謂樵漁成就小由來造  
化發生均籲予得就提携樂兄弟相從一脉春

示程生

羨爾綺年露丰穎工夫寧得漫蹉跎遺編不爲蕪  
金屋獨解宜超聞見科但得道腴能悅象自然性  
海不揚波我攜釣艇秦溪曲月白風清足浩歌

贈錢維則

莫枉生來七尺身要收天地古今春六經持世誰  
尋與一技希榮共逐塵靜處研精無限意動來環  
應有圓神從君話微義文易滿眼生機可問津

偶成

小葺溪邊屋幾椽繩床自穩竹牕妍墟煙傍晚迷  
村徑梅蕊凌冬釀雪天慣懶逢迎常欲斷意便披  
閱每悠然舊聞栗里多佳趣頗覺幽居足歲年

雨夜

春晚輕煙著柳條忽聽疎雨暝蕭蕭深杯醞火溫  
未啓堂稿

卷之六

廿三

相續短燭無風焰自搖問道幾年常發憤操心逐  
日未全調平生樹立知無盡此夜幽居念獨惱

人日雪

年來自歎老淵明把卷南軒對短檠小雨染成差  
草色輕霏吹擁暮雲橫添爐祇覺衾猶冷掩戶如  
聞屏有聲試舉辛盤漫斟酌待晴攜屐探梅英

托寄顧一江正郎

旋解腰章歸草堂冥鴻雲外見高翔芳心自愛江  
梅伴雅意寧懸溫樹傍壤接天南一溪水身曾莫

北十年郎擁爐正自思同調忽覩鴻飛得寄將

冬日立春和杜翁蒙泉韻

數時方屬嘉平月已見潛陽轉化工宛有和風催  
淑景頓令凝雪散寒空南歸旅鴈聲雲外酬歲椒  
觴屬掌中還見老農相詫說芒神占歲幸年豐

送黃遂初

好把琅玕謁帝州五雲春曉鳳池頭雙瞻日月天  
光迫總集夔龍泰運優三策對廷平日志一朝標  
譽此時收由來六月無終息且見薰風助壯游

未啓堂稿

卷之六

廿四

看花

澤畔名花色自緋幽芳馥馥襲人衣蝶穿疎蘂來  
還去燕啄香泥歇更飛繞樹每嫌風蕩漾臨岐已  
覺雨霏微幽居不謂無眞賞但笑疎狂與世違

送趙龍岩僉憲考績

兩浙山川借使輶千旌揭處筆鋒搖頓令禹穴生  
春色還矚天台樹彩標問字子雲胸共斐儲書蚤  
泌興同超蹇予抱拙秦溪畔短句相酬慶入朝

陳鶴江憲使江漢同春卷

漢川浙水總同源千里朝宗會海門昔頌循良聲  
愈重還論故舊意偏散秋風把臂陳蕃榻南國投  
心董子園憲節凌霄乘傳下頓令寒谷盡春溫

送長松令君用秋閣夜集韻

早售璫珞冠蜀闌今看棠蔭滿春扉蒲鞭化日吳  
南見珠浦禎祥海國稀問俗每勤雲下鳥恤氓能  
授火流衣公車此日朝天上九萬鵬鵬看驟飛

午日示錢照

默坐蕭齋啓北牕松篁蔚暑襲微涼銷磨景色繁  
承譽堂稿 卷之六 廿六

華去留毓陽亨正氣長事仰前修須力懋功追太  
始繫心臧問予獨寤將何說炎夏虛恢在固藏

同練溪諸君子野汎

爲憐郊外足風光乘興相攜汎野航逸趣恒思藉  
良友佳辰須共惜餘芳且將新句頻題景況有清  
尊共舉觴人世相逢真未易自拚今日恣清狂

有懷梓谷右溪諸丈

暮雨瀟然黯不開溪邊獨立思難裁江湖渺渺長  
天接時序迢迢短晷催四海交游總霄漢頻年踪

跡竟塵埃浮雲不定空回首秋鴈橫空思轉哀

月夜

晴霄無翳月融融塔爾神怡五漏中風逗暝芬  
簾幙鶴橫清唳入蒼穹閑情浩浩同虛白逸思  
翩遍太空四望玉壺真景色輝光直與此心同

閨武

郭外旌旂咽曉風傳呼列陣勒青驄羽飛雕落塞  
山靜劒舞雲騰遠水空鵝鵠乍呼風雨驟魚龍陡  
變日星雄憑誰正義消弋甲常致華夷一統同

承譽堂稿 卷之六 廿六

咏橘州

千樹江陵埒五侯木奴誰遣種成洲白華朱實西  
平貴玉液金花南國秋懷去九江聞陸績占來三  
蜀有楊由欲將楚頌風前讀常覲騷人喻屈愁

惠山

放艇來過江上山二泉亭下碧潄浚汲清漿取仙  
靈液坐嘯堪同麋鹿閑驟鼓松濤風力壯遙瞻越  
嶠野情關登臨此日無窮意清磬月明猶未還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言絕句

黃陂署中走筆六首

嘶  
午餉黃陂署停驂一解綈階前白鶴舞門外紫騮嘶

其二

秋  
午餉黃陂署雙池枕書樓隔林猶剩菊別院有高秋

其三

聲  
午餉黃陂署晴暉映祀明青山連障迥過鳥雨三聲

其四

驂  
午餉黃陂署橫空一鶴飛可能附雙翼應是勝驂

其五

風  
午餉黃陂署荒郊四望空疲氓多訟牒駐馬爲觀風

其六

秋  
午餉黃陂署荆襄憶遍遊蒼茫臺榭古縹緲碧山秋

贈雲龍洞主人賡邢侍御韻二首

羣  
亭隱三江日松搖五嶺雲此中有龍卧神變孰能羣

其二

芬  
古洞依蒼翠谿舂欲逗雲化爲霖雨潤枯槁盡芳芬

咏鷹二首

間  
斂翮依階砌羈棲盡日閑側身望霄漢心颺碧雲間

其二

達  
爲罹虞人網旋爲韝架羈西風秋萬里側目莽蒼達

雨霽二首

虹  
積雨門長閉不禁簷際風朝來煙樹外縹緲見晴虹

其二

溪頭新水滿漠漠斷雲橫登樓一以眺斜日映波明

獨坐

四壁鳴蛩急秋風思不禁起望天邊色瑤空月漸沉

尋菊二首

籬邊蔓草偃菊花應已放朝露暎叢竹日光但搖漾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七

王

爲問黃金萼朝來當爛熳攝展攜詩翁花前一吟玩

憶仲兄永州

別路三千里鄉心幾萬重憑誰將尺素能過鴈回峯

偶吟

鷗翻浪頭雪蜂抱葉間花造化無專賦生機各有涯

默坐

一犁春雨足田家樂事多牕前讀易罷啜爾聽農歌

淨慈閣

虛閣凌空翠偶來寓游目南屏人跡稀歌舞湖中足

雪意二首

朝來風凜冽雲色黯牕前應有霏微白相參綠竹邊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七

甲

誰將并州刀快剪鵝鴒細隨風自飄颻宛轉虛簷際

新茶

欲向陽羨游春雨阻行轍山僧攜滿籠門前挂青笠

桃花

盡日茅堂裏不知桃已紅溪邊回首望今日遇春風

蟬

風露秋來急飛螢傍夜簷不知深樹裡猶自有鳴蟬

月

高秋氣逾爽祇覺月明多試向嫦娥問西風奈爾何

別思

朝來送歸客西風帆驟揚無奈陽關意相看鬢滿霜

僧院

承啓堂稿

卷之七

五

山齋常寂寂好鳥鳴深樹時聞清磬聲雲橫不知處

湖上

滉漾湖中日灼灼金波明遠山橫翠靄近樹忽開鶯

雪中梅

梅花已自香著雪更多豔常教梅似雪日綴瓊枝上

竹

竹色散晴煙欣看暮靄前須教明月上深翠自相憐

看山

山色碧於苔輕烟護不足祇爲松間風相吹不相屬

六橋

重湖澹不流水底羣峯積忽見日平西風來颺深碧

藕花居

承啓堂稿

卷之七

六

緩步湖隄上琳宮綠樹餘回看隄路畔旭日照芙渠

蚤梅

踏雪尋溪畔悠然香驟聞心知梅蕊放能有此清芬

人日

年來饒樂事梅柳一時新到春方七日景色倍堪親

題畫

山色藹群翠漁舟溪水中不知松檜密乍起打頭風

偶成

落日光初暝青燈自可親空齋高咏後明月照重闌

過秦人洞二首

山深行跡少夾路見蒼筠欲避函關道翻逢洞口春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七

七

舉惟入深谷不妨起乘曙欲事采真游桃源在何處

聞鴈

人生不自覺歲月似飛蓬却憶冰霜後天空又北鴻

野晝

晴日尋春去芳菲已漸稀那堪一回首風雨送春歸

偶筆

蕭索門前柳翩翩水上鷗人生強碌碌何異一蜉蝣

六言

登半山寺二首

長松時拂翠靄脩竹遠蔭清波山徑鶴飛雲際野田雀啄新禾

其二

舍利高凌白日古木青掛煙蘿門枕審山幽徑地連葛井丹窩

承啓堂稿

卷之七

八

西湖雨中二首

山際濛濛煙合湖中渺渺雲飛幾點浮鷗掠水一蓑弄棹人歸

其二

西子眉顰翠合恰疑愁望長凝且向幽齋高枕徐看月鏡光生

贈高卿

澱山湖邊客舫來尋曲徑煙蘿風雨連朝離思一尊子夜吳歌



觀燈二首

百道爭飛火樹千家促繞珠圍綺閣銀花相映兒  
童徹夜忘歸

其二

天上高懸明鏡人間旋駕星橋試問昇平佳事爭  
言五夜春宵

苦雨

几閣連陰積潤琴尊近夜還空但聽涓涓簷溜不  
堪習習東風

承啓堂稿

卷之七

九

歸夢

鄉音久已岑寂歸思時復縱橫彷彿故人相訊几  
邊僅有寒檠

清明二首

節序恰逢寒食曉來兢看煙斜隴上家家麥飯溪  
邊樹樹梨花

其二

溪畔桃花點點樓頭燕子飛飛莫問年來春色催  
人白髮還稀

對客

斜日故人相問秋風瓦缶堪持靜夜不妨秉燭深  
情惟有吟詩

田居二首

曉日傍溪楊柳春風繞徑桃花浮世生涯莫問閒  
來滿眼韶華

其二

野外平蕪草綠溪頭遠景煙深曉起相邀攬勝夕  
陽猶自携琴

承啓堂稿

卷之七

十

贈友生

下里茅茨一曲還看好鳥相求乍覩豐城寶劒夜  
來光射斗牛

示友

閒日一溪花發春風三月啼鶯心蘊化機浩蕩筆  
含雲藻縱橫

勉少年

高門種德淵邃妙齡吐氣礪砥試看春風雙鬪還  
期霄漢蜚聲

舟游

放舟春水浩蕩回首閑雲去來乘暇片時行樂莫負佳節輕回

自笑

朝來常事握管飯後亦復吟詩活火泉烹蠹眼寧風漫自支頤

偶題三首

天色乍晴乍雨遊蜂時往時來春光忽已謝去不妨黃卷閑開

奉齋堂稿

卷之七

十一

其二

萬事從來往復百年僅爾須臾人世欲知真我只在方寸區區

其三

淡處乃爲味始濃來却是浮塵試看嚴冬霜霰融時那有初痕

七言絕句

右江舟中二首

萬里風霜粵嶠邊還驚觸暑瘴江煙語音舉目渾

無解惆悵吳雲看遠天

其二

旅泊天南已自憐況堪多病更年年閑鷗飛向橫塘晚羨爾忘機自在緣

楊家店舖見金豐村豸史題倚和

月下停驂向野坪故人題字有遺名風塵車馬參差往總是鷄鳴逐去程

海門爲蔡年丈題

萬派奔騰一壑吞洪濤直欲倒崑崙兩山相對蒼茫裏流出青天是海門

奉齋堂稿

卷之七

十三

贈杜蒙泉

遙看孤棹動微茫已逐片雲棲石梁爲有清渠開菡萏不妨相對話斜陽

邳州陳守送蛤

刺史依稀陳太丘客帆阻雨坐半愁夜廚賴有盈筐蛤他日思君淮海頭

王霽山賞蓮亭

賞蓮亭上清風生賞蓮亭下游魚橫誰人爲唱採

蓮曲曲盡那知無限情

漁家四首

二十五家煙浪中  
牀邊是水屋邊風  
生來澤國編  
漁戶山在湖西縣  
在東

其二

一枕滄浪夢不驚  
蘆花深處月縱橫  
此情應有誰  
相解自向青天笛一聲

其三

溪邊樛木蔭流泉  
飯有青精倦有眠  
斜日鳴榔隔  
承啓堂稿 卷之七

十三

隄去歸來月浸一溪煙

其四

漁竿閑却任煙霞  
雨過溪流拍岸沙  
新水上來多  
鯉鯪飽看山色向誰誇

竹間雪聲二首

寒空飛霰暮雲屯  
片片隨風灑碧筠  
却抱素琴眠  
夜月林梢瑟瑟聽來頻

其二

密雪中宵夢欲驚  
梅花帳底覺寒生  
是誰敲碎玲

璫玉耳畔蕭蕭竹裏聲

烹雪二首

天上飛花剪玉成  
起看清曉瑩然明  
銅瓶乍聽松  
風響羨却寒爐已著鐙

其二

煮茗香浮蟹眼清  
梅花相對不勝情  
枯腸且自傾  
三碗寧讓仙家玉液名

延禧寺云是二陸居處二首

獨上芙蓉看遠山  
隔溪煙霧渺茫間  
了知人世塵  
承啓堂稿 卷之七

十四

如海纔向空齋已得閒

其二

蕭條幽剎訪遺蹤  
二陸當年剩故宮  
惆悵華亭想  
歸鶴至今清唳月明中

與馮祐山中秋對月三首

湖上高秋月色明  
彩雲斷處送歌聲  
君家雅有新  
翻譜彷彿霓裳曲裏聽

其二

清夜沉沉坐碧苔  
中天飛鏡四無埃  
却憐兔魄多

圓缺莫惜芳尊急管催

其二

灼灼金波漾酒卮還看起舞對清輝從君共得滄洲趣擬向瑤池覓羽衣

庚戌虜倣六首

薊門寒色敞高秋易水蕭蕭咽不流聞道北門虎鎖鑰左賢關騎下涼州

其二

龍虎金臺擁帝居風雲萬灶護儲胥秋來剗却

永寧堂稿

卷之七

五

於關路烽火甘泉且不除

其三

漢將金貂紫鸛鵒天恩還擬徹侯章如何已覩單于壘不挽堅弧向敵場

其四

拂拂羶風吹禁城九關虎豹寂無聲元台不許施弓弩坐看旄頭徹夜明

其五

黃土如珠雨晝簷還聞飛蜩薊門前詎謂彼蒼無

屬意先幾早已羽書傳

傳聞春間有雨黃土飛騰之異及神機營火生燒甲

其六

郊原一夕雨如傾弦鞞弓膠虜騎奔負晨焦勞還少慰西山常拱帝城尊

過金豐村讀書臺和趙漸齋翁韻臺在石佛

寺三首

塵境煙霞古剎開繡衣曾築讀書臺還收攬轡澄清手却傍煙雲物外來

其二

永寧堂稿

卷之七

六

梅花印地梵宮開五水縈迴結瑞臺

寺中溪流環隔地成五片

如梅豈是山僧得消受青藜還見列星來

其三

春風吹拂百花開揮塵談玄更上臺玉笛誰家煙柳外芸牕且待月明來

贈夏子言赴試二首

曲到陽春自不羣高秋片月淨無雲一從下里輕相和轉覺中原獨見君

其二

五雲多處是仙臺玉帛天家選上才賦就靈妃還  
解珮共看珠履躡蓬萊

謝右溪臬憲過訪

江干車馬故人來更喜芳梅衝凍開手折一枝相  
贈去香風疎影滿霜臺

友人遺菊十二種賦謝五首

秋杪園林景色移渚雲蕭瑟遶疎籬却憐鮑叔真  
同調分我瓊枝慰所思

其二

承啓堂稿

卷之七

七

何事羣芳太怯霜寒蛩吟罷曉林黃不知剩有秋  
容在獨殿年華逞異粧

其三

曾聞傲雪鄧州白又見烘金毬子黃幾種清芬匹  
蘭蕙野堂從此有秋芳

其四

種種名花海國稀一時誰遣到山扉陶家貧令難  
消受十二金釵著錦衣

其五

庭外纖纖暎素輝幽香伴我一題詩霜華月色還  
相竝却下湘簾好護持

海寇紀變五首

樹樹鶯聲白晝妍忽驚怪浪挾風顛時平久矣無  
鳴吠突見狂夷犯海邊

其二

鯨波忽地立如山赤膊吹螺狡若豺我有鈍戈曾  
未試一時逢敵盡奔還

其三

承啓堂稿

卷之七

十八

虎符遣將疾於風千艦旌旂在眼中無奈狡夷如  
鬼蜮倏然搪突失西東

其四

五月桑麻處處田更聞布穀叫林泉那堪白羽相  
追逐千里罷忙死道邊

其五

野人起看機槍星軍事朝來不可聽幾方城守還  
危急怪爾鯨鯢禍未寧

送鍾巡尉

潯江西微雲山開巡尉東吳金壁才駐馬觀風樓  
上月照君清白玉泉臺

隱者遊山

一帶蒼松深幾許岩泉飛噴林鶯語幽人曳杖行  
青苔惟有白雲識來去

過慈風洞

道人山下石砧砑山名道潯暑衝塗路轉賒幸有  
仙都蔭涼颺盡舒罷頓屬煙霞

祁陽公署和呂東涯壁間韻二首

承慶堂稿

卷之七

十九

杖劍凌空過楚門揮毫喜見舊龍文衝風踏雪黃  
昏後秉燭悠然獨憶君

其二

自昔聯鑣謁帝閣豈堪剡銳卧江村偶因乘傳  
來三楚讀罷紗籠若對論

離江偶成二首

深淺澄潭水不平輕舟觸險未須驚人心自有年  
腸路莫漫相猜溪上行

其二

年來塵迹似飄蓬夾岸青山到處同滿前雲物皆  
春意却在扁舟自在中

感物吟

千條楊柳千條色一片梅花一片春解得化工無  
限意人人認取自家真

希夷睡石

高人雅意屬玄同息息相隨造化功若會華山真  
趣味須教一掃睡魔空

閑吟二首

承慶堂稿

卷之七

二十

雨過青林暑氣徂藕花溪畔閒菰蒲夜來幾點飛  
螢度兀坐忘言意有無

其二

枕簟秋來動晚涼燃爇煮茗傍繩牀茶頭一卷義  
文易會得坤乾趣味長

贈張近忠

家住駕湖云碧中晝開常掩五車空世傳月路開  
叢桂爲折高枝却羨公

釣臺

釣臺風月已千年獨對青山思爽然收却桐江一  
絲去閑雲來往更無牽

春日訪醫

海上慵夫一病身春風不爲暢餘呻從今採藥穿  
雲去倘遇當年秦越人

病起

多病翻疑歲月長薰風初試竹方牀門前幾樹垂  
楊綠一帶鶯聲啼夕陽

畱後閣和韻

承慶堂稿

卷之七

主

未到天南畱後閣嘗登海上鴈鴻磐也知造化無  
窮意柳碧鶯嬌春未闌

漁翁

棹入蒹葭秋水灣一絲輕漾碧波間微風忽覺青  
天動不問無魚載月還

送人入試

錢塘八月潮如雪閃爍風雷起龍穴相看一奮振  
長翰獨上青天鞭列缺

臥起

五月梅黃處處雨閉門獨喜慰耕農朝來起向樓  
頭看潤足高枝樹樹濃

湖上吟

放舟湖上任縱橫去住隨風意不驚却憶長安車  
馬路日斜猶自挾塵行

贈朱三峯

海上三峯秀入雲誰能管領出風塵只看叢桂秋  
風裏却憶燕山賓氏椿

贈陶生

承慶堂稿

卷之七

主

野人家住橫塘曲爲愛清溪獨放船相對春風花  
滿樹醉來芳草任君眠

柳絮二首

溪邊高柳亂飛花陌上遊人好自嗟歲歲東風無  
定跡相隨時一向天涯

其二

誰云飛雪鬪春華點染晴溪伴荻芽巧作綠萍驚  
幻化禦寒曾不比蘆花

聞笛

湖上秋高月色明  
斷雲飛鴈不勝情  
誰家吹笛南樓上  
能使羈人旅思驚

過沈石山文湖不遇二首

湖上風光又屆春  
隄邊蕩漾柳條新  
欲知造化無言妙  
滿眼韶華隨處真

其二

春風淡蕩泛滄浪  
一棹凌虛問辟疆  
不見主人談妙解  
溪邊是處有垂楊

與西泉兄論求靜四首

承啓堂稿

卷之七

三

靜非寂滅斯真靜  
動不將迎靜乃玄  
動靜無端根太極  
鳶飛魚躍道無邊

其二

坐忘那得出山泉  
握助終能喪自然  
解得勿忘還勿助  
金針在我直希天

其三

人心起念念留情  
念處留情失性靈  
火熱水寒原物理  
芥辛葷臭只安承

其四

白馬馱經四十章  
達磨面壁不須言  
工夫易簡歸何著  
只在吾儒主靜篇

答西泉兄癡字詩三首

癡人莫解寰中話  
說與癡人不點頭  
若識萬形俱一體  
癡人正使我心愁

其二

有因有果亦成癡  
無我無人得自如  
寄語山僧好消息  
莫將心作死葫蘆

其三

承啓堂稿

卷之七

五

貪名貪利癡堪鄙  
逃世逃虛癡一般  
若問聖賢中正法  
只須陋巷得心顏

書山棗驛二首

淒雨剛風山路艱  
白雲滿徑竹蒼然  
生平不作韶華想  
日接冰霜意總便

其二

粵嶠相迎接楚山  
盤雲無際萬松間  
鶴聲歷歷翔空外  
總在乾坤心自閒

溪上四時樂四首



春來溪水綠於羅柳葉扁舟繫碧波乍向茅堂讀  
書罷漾舟溪上自婆娑

其二

菡萏花開風細細菖蒲葉長雨淒淒行來溪上看  
山色綠樹陰中鶯亂啼

其三

高樓獨上思依然萬樹參差紫翠連一夜秋風吼  
霜葉斷煙疎柳夕陽前

其四

寒聲堂稿 卷之七

五

忽聽砧聲起晚閨西風落月夜寒頻却憐霜橘疎  
籬畔曉起林園顆顆勻

菊

繞過重陽菊自繁幽香馥馥滿林園山家種得原  
相傍剩有殘英自可餐

客至夜話

相爲投契已多年憶別遙憐十載前今日重過惜  
離索一宵風雨竟忘眠

別思二首

輕舟繫纜候江闌頃刻鍾情向夜闌忽聽鷄聲先  
曙色出門已是萬重山

其二

莫辭尊酒到宵分愁向朝來客路新千里風塵君  
莫問相逢誰是眼中人

重陽

起看丹葉滿林霜颯颯風聲更到床賴有幽人攜  
菊至那知今日是重陽

春歸

寒聲堂稿 卷之七

三六

溪邊疎雨倚風吹昨日看花今日稀碧草平蕪驟  
添綠東皇不解惜芳菲

海上元宵二首

千家煙火照衢明歌吹喧喧徹夜聲海上驚峯更  
堪異浦珠原足映燈瑩

其二

五夜歌聲處處嬌人人還擬似春潮時豐幸遇是  
平樂更值良宵興自饒

客過

五柳陰濃徧曉隄柳風初暖送黃鸝君來且爲開  
春筵莫問庭邊日向西

訪友

傍水衡門自在開若何三徑少人來乘閒偶向垂  
楊下溪畔清風陣陣催

明妃曲二首

却歎蛾眉多誤身漢宮離索自含顰天山雪後琵琶曲黯黯消魂孰與論

其二

奉啓堂稿

卷之七

王

玉門關外秋風起雙鬢蕭疎不解愁堪歎玉顏零落盡當年何惜鈿蟬投

牡丹三首

已過花朝風日好還看庭下試新粧不爲繁華稱富貴祇憐春晚競餘芳

其二

閑居終日閉柴門忽覺欄邊蜂蝶喧想得花神勤著意客來聊與共清尊

其三

已知寂寞洛陽春還見天香豔此晨綠葉丹葩足游目且廣新調對佳賓

春日出遊

曉來初試夾衣輕暖日攜筇更趁晴春色溪頭足遊覽欲歸猶戀暮雲橫

畫馬圖二首

駿骨生來自渥洼紅纓紫絡每堪誇相看莫說黃金價還遇涓人在漢家

其二

奉啓堂稿

卷之七

王

沙場雙駿起驕嘶苜蓿春香錦障泥萬里天空堪蹀躞莫教空自繫霜蹄

看花

曉日春風次第來紅芳滿眼孰爲裁化工正自須時候一望雲霞爛熳開

和甘泉翁用道林韻

一片春飛萬樹花歲華轉眼逐雲車至人得遇良朋樂萬象流行更莫涯

題坐釣圖

憶昔英雄甘隱淪江潭垂釣獨怡神閑中舒卷吾  
何著自是塵寰脫灑人

閑吟四首

曉堤垂柳颺輕絲夜月芳梅分外奇閑伴白雲吟  
去住清風披拂興難持

其二

閑庭拚借與羣英歲序纔移花自生要識化機無  
盡藏春來無地不鍾情

其三

東坡堂稿

卷之七

五

朝來桐葉落新秋喜見甘霖農解愁自可適情閑  
白晝先天忽悟藕香浮

其四

枕簟秋風生夜涼短檠著火坐繩牀義文了玩忘  
言處太始從來本性藏

和鶴山韻

太空何處著浮名朗日清風自在行兀坐嗒然無  
可問庭除時聽候虫鳴

海潮圖

浩浩洪濤自吐吞却從子午候邊論能於性海窺  
來復消息陰陽自不屯

漫興二首

濯枝雨過弄輕陰剩有繩牀與素琴自覺寸心無  
箇事超然物外足閑吟

其二

心定何曾動處驚寂中還覺籟常鳴性天別有乾  
坤界水自流行月自明

漁父二首

東坡堂稿

卷之七

三

坐對春山蒼翠間一絲拋却漾青天微風不動舟  
輕穩閑共沙鷗弄月還

其二

江邊一縷翠煙輕釣得鮮魚簞葉烹沽酒倚蓬還  
弄笛青天萬里碧雲橫

岳陽樓二首

重過勝地一登樓落日秋風送去舟渺渺遠山橫  
紫翠初蘭神女似凝眸

其二

湖南飛轡此停榔杳渺江流接混茫多少騷人輕  
去住天風好趁下瀟湘

菊

秋空寒鴈落平沙庭菊依稀已著花試把芳尊慰  
寥廓落英何俟楚騷誇

勉兒麟趾

麟兒志氣冲牛斗十五歲收書向學堂願爾不爲名  
利態聖賢路上挹芬芳

康慶堂稿

卷之七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三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八

奏疏

論星變疏

臣備員諫垣職在論救凡有親聞不敢隱默今於  
本月二十四日恭遇 皇上回鑾自楚躬告 九  
廟 伏候 聖駕於承天門漏下四鼓仰見於天  
有星如帚允芒飛動識者謂彗掃內垣中宮軒轅  
之次 臣不識象緯然聞之記籍彗有五色蒼彗見  
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彗見賊起強國恣黃彗見  
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彗見則將軍逆三年兵  
大作黑彗見則江河賊處處起以此言之五彗皆  
災變也又聞軒轅十七星在七星之北黃帝之神  
黃龍之精也主后妃御女之位又爲賢士若軒轅  
失色芒動則后妃危賢士誅明大則化成德盛今  
彗掃軒轅之次其爲災變非細故也 臣伏覩 陛  
下龍飛以來勤政納言敬天恤民無所不至邇來  
略事 巡幸 臣嘗冒昧進言諫止但 陛下初不  
幸過昌平幸天壽山大率以躬謁 七陵爲念耳

今則遠幸承天夫承天固顯陵所在發於陛  
下懇切孝思故一往也然今彗星之變適當回鑾  
之日而衛輝火燎行宮襄江鐵散御舟上驚聖  
心下駭衆視非所以怡神遠危也謹述四事爲  
陛下言之凡皆有裨於消弭之要而足爲迂休之  
端者伏惟聖明裁擇一曰停巡幸之舉竊以古  
之聖帝莫如堯舜嘗五載一巡狩於四岳雖愚  
豈不知陛下德同堯舜而固欲仰阻巡幸蓋堯  
舜之時非今之時也堯舜茅茨土階而今則黃屋  
九重矣堯舜建官惟百而今則文武千官矣堯舜  
以民爲衛而今則六軍萬騎矣故堯舜之時俗尚  
儉朴人知忠信而巡不爲勞變無由興今則堂陛  
之下有虎豹焉况郊外乎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况  
遠巡乎且宣宗有玉泉之變英宗有土木之  
虞至於曹吉祥弄戈禁門李子龍藏甲掖庭往鑑  
昭然雖堯舜生今之世亦不復言巡狩矣何也時  
勢既殊而出入當慎又聞北直隸河南湖湘經過  
地方歲凶在前供億在後疫痢又作民多死亡或

承敬堂稿

卷之八

二

流爲盜賊遠近傳聞莫不驚悸故願陛下停車  
轍以深居大內怡心神以懋修聖學則休息生養  
民用大和而星變可弭矣二曰罷方士之召聞  
唐哲之主不惑於左道昌明之朝不容乎異流  
陛下踐祚以來尊用邵元節輩止以感召風雨爲  
民祈除水旱災傷而已然天下傳聞以爲陛下  
用一道士爲顯官今元節既死不意復召詭誕之  
徒陶仲文者寵以高士之號畫符遍於官掖呪  
水驅乎鬼妖竊以陛下天地百神之主剛健  
中正幽明響應彼神也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  
有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敢肆邪魅爲妖乎况方士  
之幻術必不能如陛下聖德威靈近又聞大學  
士夏言左都御史王廷相禮部尚書嚴嵩俱蒙賜  
以高士之符煙燉金頂之帽每行在朝叅三臣必  
寇符於帽遠近傳聞謂君相一心奉事左道夫  
朝廷者四方之觀效君相者天下之準則今貴方  
士之符是詘聖賢之教將率天下而從詭誕星變  
何爲而弭伏願陛下去此方士崇正斥邪以正

承敬堂稿

卷之八

三

天下之耳目焉三曰遠奸佞之臣臣聞蘭猶不同生瓊礫不共器聖明之朝不混奸邪之徒於忠良之內何也志念既異正邪相反則邪者必傾正而後得行其志是故舜放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臣陛下德邁帝舜道宗孔子其於正邪之辨不爲不嚴但御史胡守中者平時貪財納賄在陝西則有憲臣之揭在順天則有武清明之奏俱各賊私盈萬朝堂之臣誰不知之而今以奔走微勞左右交爲之薦傳奉明旨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詹事

承祿堂稿

卷之八

府丞夫守中之奸貪如此而遽列憲堂復兼宮秩臣恐陛下爵及惡德而天下從此多貪夫矣又河南按察副使劉隅始自永平知府擢憲河南未及一年而今以逢迎胡守中得其懽心守中爲之延譽於近侍內臣而劉隅聲望遂入陛下之耳乃一旦超擢河南按察使人固以爲奔競者捷徑矣今守中又薦爲巡撫真定都御史真定巡撫該吏部會推大理少卿錢學孔已請得旨但學孔老成守正素不爲守中喜實爲士大夫重其視劉

隅奔競無耻邪正昭然守中乃不顧公議不畏聖明敢薦劉隅而奪錢學孔使歸原職今投功名之會者莫不願爲劉隅以希薦用故中外多附守中引類呼朋蟠據華要剝民膏血以資行賄遺害地方寧不上動星變乎伏願陛下斥去胡守中劉隅以導迎和氣則星變可無虞也四曰寬地方之臣臣聞孔子云赦小過程子云王者重絕人陛下南巡其直隸河南湖廣守土之臣皆受恩於朝分職於境孰不願竭智力以効奉迎之心若果違慢怠惰不以迎駕爲重是無人心者也其舉何止斥謫雖肆諸市朝亦不爲過然今道路流傳咸謂府尹邵錫等副使高金等通判張儒等知縣萬梈等七十餘人止因平時不諂迎駕之事雖先後效奔走之誠而臨時或因精力不前或因智識不足致失事機撫按官開名前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隨該請旨提問究治以警不職臣伏讀聖旨云數內張鵬汪篤初楊東山袁翺孫明李璋李綸劉朝卿李廷實金黃齊鑾還着備查

承祿堂稿

卷之八

平素食墨并假公科歛入已實跡數目追賊究日  
照例發落是 陛下灼見張鵬等有不赦之罪而  
邵錫等有可宥之情誠 離明之照 乾睿之燭  
也况邵錫等平時著清白之譽隨在有賢能之望  
若赦偶然之過以開其自新使復得齒於衣冠忠  
義之列效夙夜寅恭之誠則 陛下天度高明有  
以涵育天下之賢愚而蘇平之氣懽騰中外星變  
不足弭矣伏望 聖慈鑒臣懇款之愚特賜 留  
神采納 臣不勝幸甚

承教堂稿

卷之八

六

論六科都給事中當陪 廟祭疏

臣聞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  
蓋侈助祭之多也故孔子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漢楊雄謂寧親莫大乎得四海之歡心恭遇  
皇上道德淵冲制禮作樂鼎建 太祖列廟重新  
獻皇帝廟凡三代盛典漢唐宋因循而未行或行  
而未盡者一旦復古盡制盡倫爲萬世快觀 臣等  
何幸躬逢之也然 臣攷會典所載 郊祀 上帝  
駿奔之列六科都給事中與焉至於 宗廟時饗

獨缺不及夫周頌及孔子揚雄莫不侈助祭之多

者蓋以自古帝王生受百官之覲而孝子文孫致  
享於廟也亦率百官駿奔對越事之如生焉耳然  
今日之制獨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得陪  
祀蓋序爵也六科雖官七品然既爲 朝廷耳目  
之司都給事中又叨六科之首故得預於 郊壇  
陪祀重近臣也值今 宗廟訖工肇舉時享而六  
科獨陪祀於 郊壇不得陪祀於 宗廟於古無  
以稱周詩肅雝多士之文於今無以殫近臣夙夜

承教堂稿

卷之八

七

寅清之念仰惟 陛下事天明事地察事 祖宗  
孝其精誠一也今 太祖高皇帝配享 上帝時  
已降監六科都給事中俱爲奏假之臣而專饗  
太廟乃獨缺焉恐非所以昭 陛下郊廟一體之  
敬也然 臣度會典祀 廟不載六科以昔之廟庭  
未闢羣聚難容也今 陛下宏開 列聖之宮規  
模廣大可以集擁千官若以六科之臣補 太廟  
陪祭之缺則羣駿奔走而 陛下雖肅肅至誠  
大孝塞乎天地孚於神人臣民歌誦子孫憲式是

爲萬世立德矣 郊廟一體神靈燕怡禮制酌乎  
百王文物盛於三代信今傳後芳聲茂績是爲萬  
世立功矣伏願 陛下仍勅史官將六科廟陪明  
著爲令錄示將來則會典一書雖創於先朝而尤  
大備於今日卽周公制作孔子刪定安能彷彿  
陛下之躬親盛舉立極垂憲哉 臣備禮科事係典  
常一得之愚不敢默默謹效涓埃以爲山海之助  
伏惟 聖明裁察

論急遣撫臣安邊靖虜疏

承教堂稿

卷之八

八

臣聞選將禦敵政之要也臨敵易將兵之忌也太  
同數月之間韃賊肆寇今仍蜂聚邊牆窺擾內地  
而鋒鏑之民又嗷嗷待撫然大同所倚賴者巡撫  
暨總兵耳今總兵魯綱 欽命易以梁震撫臣樊  
繼祖易以史道然震陞自陝西道路遼遠不聞到  
任而史道見今在 京亦未赴職夫外有猖獗之  
虜內有驕情之卒取回人員既難望其幹濟而陞  
代者又皆未到是孤懸之鎮乏寄命之人 臣恐其  
無統而易危也然爲大同聲援者宜府也今巡撫

是地者郭登庸也登庸未離 京而宜府總兵劉  
淵又已革任則二重鎮曾無統攝雖總督周叙新  
去而無撫臣效謀於中總兵奮武於外 臣恐其無  
助而難濟也 臣願 陛下勅史道郭登庸刻期分  
往巡撫梁震速赴大同防禦則總督有協恭贊應  
之人重鎮無失時意外之虞 陛下神謀聖武運  
之九重而達之四表矣然 臣狂瞽復竊有吐焉國  
家承平旣久邊鎮紀綱漸弛故將臣在平時苦文  
法束縛以逢迎取悅爲能而無慷慨特立之志暨  
其臨敵希 國典寬大以退縮苟免爲幸而無激  
昂奮發之忠 臣願 陛下勅本兵及撫臣以作養  
將才爲急以策勵士氣爲務不以一己好惡亂臧  
否之實不以一人毀譽枉用舍之公凡將校有邊  
功者方得錄用如無戰績不許冒遷 臣又聞將官  
樹奇勲多藉家蓄之兵蓄家兵必由私殖之厚故  
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屯大同等處將校皆得  
自耕於邊無事率家丁以耕而兵卽農也有警驅  
家丁以戰而農卽兵也蓋將官自耕其利有固宜



耕則民藉其捍衛之力亦將安心於耕一利也既耕則官可自足不復侵漁於軍二利也官之利在邊則奮勇遏敵敵不得入境三利也耕必三時在外而邊地之險阨周知可以按伏禦敵四利也自兵部侍郎于謙巡大同奏革鎮將耕種而邊土盡入於屯籍俾民自爲耕夫謙之奏革以鎮將役軍多而侵利博也豈知其弊遂至官民並廢耕耘而棄其壤爲虜駐牧之所哉臣謂歸田於民民廢耕而適以資虜孰若使官耕於外民耕於內表裏俱承嚴堂稿卷之八 十一

輔足食養兵兩利兩害成迹較然臣願 陛下復將臣自耕之舊仍重邊功之賞無功者雖年資深薦刻多弗錄也有功雖有媒孽之者非顯過弗棄也 陛下意向所在如風鼓動天下莫不靡從而人人自奮矣臣又考見 宣宗皇帝時遣兵部尚書王驥視師甘肅許以便宜從事驥集將校問曰往歲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誰也衆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三軍股慄遂成犁庭掃穴之功又 英宗皇帝時甘肅叅贊都督

王喜玩寇失機都御史馬昂首論其罪謫戍遼東旋見秦凱臣願 陛下上師 列聖下軫各邊重總督總兵之權伸軍門軍法之令退縮如安敬失機如王喜者大則斬徇小則戍警蓋 國家高官厚祿世世以待將臣爲能克敵也有克敵之功旋加重賞有縱敵之辜胡可薄治臣見賞罰明則紀綱振人心於是乎不勸即繫單于之頸管中行之皆以佐 陛下除兇雪耻者至矣

論軍政廢弛疏

承嚴堂稿卷之八 十一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恭惟 陛下制作禮樂鼎建 郊廟加輝百王垂憲千代偉乎盛矣但今之戎事未爲整肅臣所目擊不能無言敢一爲陳列臣於七月奉 旨給散在京七十七衛布花鈔錠查得見在該賞軍士一十六萬九千八十四名臣聞初設軍衛每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則總七十七衛蓋幾四十萬今給賞見在之數止此何啻減其半哉夫京師天下之會軍士京師之翼臣於斯實凜凜於心焉頃者 陛下奉慰 三后神主

於陵<sub>臣</sub>承 命點聞九門備闕軍士老者不能披  
甲執干少者不能彎弓發矢器械未盡精利號令  
不能嚴肅主將僅行乎鞭笞而大臣已行於論奏  
將士玩忽罔知法度<sub>臣</sub>於斯又凜凜於心焉今十  
二月十五日<sub>臣</sub>又奉 命巡視 皇城四門啟開  
之軍僅備常數巡邏之卒蔑視成規故越愬者突  
入午門盜竊者潛登端門雖經叅劾已付法司而  
君門九重護衛踈濶<sub>臣</sub>於斯又益凜凜於心焉<sub>臣</sub>  
不敢遠引傳喻敬以 先朝事變隱於不測者爲  
陛下陳之<sub>臣</sub>觀楊士奇所記 宣廟嘗幸玉泉寺  
有盜藏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俟 駕過爲變時有  
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中盜不疑其校尉也  
以謀通之盜遂獲<sub>臣</sub>謂 宣廟時宿將強兵布滿  
畿甸而猶有玉泉之詐何奸民無知敢於倡亂如  
此也又李賢所記 英廟復辟之五年七月昭武  
伯曹欽鳩所恩之韃官爲逆欲俟東長安門啟犯  
闕有吳琮者二鼓告變 宮門戒嚴賊計遂窮然  
猶害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sub>臣</sub>謂 英廟時

千城武夫充盈內外而猶有曹欽之變何奸臣無  
知敢於肆逆如此也今 陛下盛德超今古至仁  
敷宇宙人心歆戴天命滋休但軍伍缺耗禁禦單  
弱雖萬萬無玉泉之盜曹欽之變然<sub>臣</sub>恭聞 高  
皇帝祖訓有曰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又曰日則觀  
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又曰凡夜當警省常聽城  
中動靜或出殿庭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  
市聲何如以此言之 陛下自今車駕臨幸可不  
慎哉昨 陛下語廷臣邊有大牟醜虜而各鎮無  
貔貅戰士遂令胡騎易爲騷動故赫然震怒有巡  
邊之諭而大小臣工咸仰 陛下欲巡邊者惡醜  
虜也惜邊民也又 列祖曾行之也然不卽於今  
而曰他日豈非亦慮及萬全計周防護且恐各鎮  
文武之臣未盡孫吳之法制韓范之經畫有難輕  
動也哉誠 聖王却顧之謀宏遠之見也然<sub>臣</sub>謂  
巡邊在 文皇 章皇之時則宜何也此時 國  
家肇造忠勇雲列兵旣習戰威又素加今 陛下  
盛德大業追古軼今雖有光於 列聖而承平日

久人心不無玩愒軍制漸以因循誠能選用忠良  
廣求韜略列之諸鎮御以恩威自足敵愾而可備  
強胡矣况人臣之義當受其勞 南面之尊當享  
其成故 耿耿之愚竊獨有獻焉夫軍伍之缺也  
欲勾補則恐開解發之弊欲召募則終非土著之  
士 臣聞之丘濬云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郡  
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  
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 臣謂五郡切近 京師百  
費從出猝難盡點莫若 勅下廷臣會議將順天

承慶堂稿

卷之八

十四

一府州縣寬其力征緩其歲課每一里立總十總  
立長統以州邑之吏操以府丞之官監以風憲之  
職無事則耕而習戰有事則率以征行卽漢以京  
兆左馮翼右扶風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之  
遺意也况有數利焉國無歲月養兵之耗兵有父  
子更戰之強常操練則步武有方在 京輦則耳  
目易及况聚此數十萬強壯於 京畿隱然金湯  
亦足以消奸雄於未萌也乃若備邊之道在擇將  
御將之道在賞罰 臣嘗聞 英廟遣都御史韓雍

巡撫宣大召 論文華殿恩寵異常又遣兵部尚  
書王驥成功雲南親宴于 奉天門文武官僚以  
次陪宴他如明鎧彤弓緋袍寶鈔駢蕃之錫不能  
勝紀夫忠良之心固非待賞而始勸然上加恩下  
蓋鼓舞澤及一臣感均萬衆帝王磨厲之方殆不  
越此况有功者賞則有罪者烏得不罰賞罰明而  
人心勸虜安足懼乎是 陛下高拱九五而威行  
沙漠蓋 聖神之鼓動猶 大駕之親臨所存者  
神感之斯應也 臣又聞正統成化間邊陲多事兵

承慶堂稿

卷之八

十五

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  
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夷險及將領之賢  
否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  
政誠使酌往振今仰乞 陛下禮撫臣而委遣之  
復郎中以巡輯之則萬里之外如在一堂而諸邊  
之情若視諸掌 陛下雖不親巡而威德自洽於  
無外古之禦外患者率用此道是故舜征三苗但  
咨伯禹周伐玁狁惟遣吉甫故得成無爲之治享  
垂衣之安 臣狂瞽獻言不勝戰惕伏惟 聖神采

擇幸甚

論給事中道路不當相避疏

臣備員左掖職司禮儀禮其有大臣欲廢之不敢從廢也禮其無之大臣欲益之不敢從益也何也禮制自天子而臣下守之弗敢失也況陛下至德配天大道復古修舉典要刪剔繁文約以中正垂憲萬世而今大臣乃有欲便已私變舊章罔朝廷者臣敢緘默不言竊見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奏欲南京六科迴避其出入臣聞大駕出

奉敕堂稿

卷之八

七

則百官欽迹謹避故太常寺卿張鶚不避陛下之輦是謂大不敬未聞尚書出而欲使六科迴避以事陛下之禮事之也夫六科上承帝命而下與六部相表裏者也故禮儀定式論職官跪拜不行於近侍有曰近侍官員難拘品秩而可抑之迴避大臣如其官屬乎是棄成命變朝制何垂謬也臣請援舊規之不可迴避者六以仰聖覽焉夫推賢讓能敬禮大臣人臣豈無是心但有朝廷之禮在不敢屈已媚人何也給事中七品官

耳然陞爲左右及都給事中則如尚書拜命之始皆面致詞謝恩非給事中而官七品不與也

夫朝廷豈固隆給事中以抗尚書哉蓋尚書不職給事中立以上聞故同其禮所以培其氣豈有在朝廷則同其禮而在市巷乃迴避之乎苟迴避如屬官將逢迎不暇又安敢言其過惡乎此舊規不可迴避者一也凡朝參序立六科在丹墀前而尚書乃在後夫尚書品級視六科懸矣但以近侍之臣故得先尚書非尊六科也所以尊

奉敕堂稿

卷之八

七

陛下也今韜在朝參尚不嫌立六科後在市巷而欲六科迴避之其視不敢齒君之路馬何如也若六科迴避是不自重以尊陛下此舊規不可迴避者二也吏兵二部每奉旨會選文武官吏兵部給事中預焉與尚書並坐同宴豈有朝廷尊嚴之地銓選重大之事給事中坐宴皆與尚書並至於市巷反迴避之乎科部會選之典令甲森嚴苟迴避之典禮幾廢矣此舊規不可迴避者三也翰林爲陛下講讀顧問之臣六科爲陛下封

駁出納之臣我 高皇帝始命六科爲起居注給事中今仍存內府之號列署端門之內其近而親之等於翰林今翰林不論品級遇尚書無避者以非其屬也六科既無統屬而且得以事糾論尚書反令迴避之乎 英宗皇帝勅曰 朝廷置六科給事中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或徇私交通肆爲欺蔽負國家任使者事發必罪不宥今迴避之是徇私矣徇私必至於交通欺蔽等知有陛下知有 朝廷而敢如韜說啟交通欺蔽之漸

奉敕堂稿

卷之八

六

乎此舊規不可迴避者四也又錦衣衛 陛下近侍武臣六科乃 陛下近侍文臣錦衣掌印官一指揮耳選於兵部統於五府然於兵部尚書五府公侯不聞迴避也豈錦衣抗之哉蓋尊 陛下自不得卑錦衣也韜乃欲卑六科近侍文臣六科不足論如傷 陛下之尊何此舊規不可迴避者五也又巡視京營則 欽命給事中往焉是得與提督團營尚書共坐視也查勘公事則 欽命給事中往焉是得與三法司堂上共坐勘也紀錄軍功

則 欽命給事中往焉是得與都御史或總制尚書共坐論功而紀錄也苟迴避之是將受其約束聽其意指大失 欽命之意矣此舊規不可迴避者六也夫禮不可迴避而韜敢欺罔 陛下是以先聲嚇南六科之臣使尊已也六科尊之則得肆意妄爲是便已也以尊已便已之私而欲廢 祖宗以來百餘年之舊規是何心也況先韜而爲南禮部者不知幾輩矣豈無負天下之望者率安其舊獨韜未泄任卽思變更其心爲公乎爲私乎如其爲公則六科有頑懦無耻鑽刺求進迴避於通衢輕身飾其謙屈體要其喜必且入告 陛下斥之可也究之可也而何反強以喪氣失守之事乎寧不上虧 朝廷剛正之風恐爲公者不如是也况韜在吏部欲變 祖宗以來選法 陛下嘗勅之照舊規矣猶不深體 聖心而妄於論奏且禮儀定式相避之儀爲各衙門有統屬者設也而尚書等官批本於六科之門拱手而退未聞給事中爲其統屬况又有近侍難拘品級之說乎且禮儀

奉敕堂稿

卷之八

六

定式謂一品二品見公侯駙馬則立以須其過三品則避之何輅爲侍郎時臣未聞其守此制而身先避之也夫輅不能革面謝之禮亂序立之次廢會選之典削翰林錦衣之舊變 欽命巡勘之規而獨於市巷中欲立聲勢脅令迴避恐尚書所司之禮不如是之誣輅平生所負不宜若是之謬也伏望 陛下勅輅當務大體不可妄自尊大以壓近臣而變舊規 勅六科當知大體不可輕自貶損以媚尊官而失舊規則 朝廷尊禮制正紀綱

承啟堂稿

卷之八

主

整肅將垂萬世之安而不替矣

### 論武臣攬權疏

臣聞人臣各有其職 臣以言爲職者默而不言則負 陛下求言容諫之德而縱武臣盜權罔上之奸臣不敢也 臣叨冒侍從日接 清光仰見 陛下奮然欲垂萬古無上之勲以上繼 高皇帝與古堯舜之聖故 陛下夢寐天下賢士與共德化凡文武之臣少有才能悉皆錄用而武定侯郭勛遭逢 聖明感激知遇亦嘗夙夜効勞展其犬馬

之力蓋 陛下以天下至公之心用之而郭勛際遇風雲漸假羽翼無所顧憚 臣近見邸報一二事竊深疑焉蓋武臣既握重兵更不可收人心攬主權今郭勛奏請復內臣鎮守 臣惟論內臣之詳者莫如周禮然不過使供內庭掃除之後未聞使之臨政也 陛下聖德剛明灼見鎮守之非盡革除之天下至今無大小賢愚咸謂漢唐宋以來惟我太祖高皇帝不以内臣與政今又見我 皇上悉罷內臣鎮守大聖人作爲實可並垂聲光於史冊

承啟堂稿

卷之八

主

郭勛乃謂中外臣工多未稱聖意而以內臣爲陛下腹心之臣可藉集事夫內臣豈無才顧用之往往貽害生民爲國兆亂往跡昭然且 高皇帝聰明仁武又當天下未定之初深察內臣之奸不任以事況今四海無虞賢俊在職何藉於此 臣觀陛下雖或量差一二內臣公幹必 欽諭不許作威生事尅害百姓是洞燭其昔之爲民害而責以改過也若使得復鎮守恐此輩或以 陛下能之於前者爲薄而以郭勛薦用於今者爲恩是未必

爲陛下腹心且爲郭勛腹心矣郭勛又言藥材各該地方當解折色臣聞藥各有宜產之地故隨地所產徵解太醫院以充御用陛下萬方父母當貢藥材之良以效臣子之心若以折色取便不敬莫大焉但郭勛不言御用藥材當精而三大營及團營調理藥材爲言是知有三大等營而不知有陛下不敬亦莫大焉况郭勛蒙陛下委任不令軍士歸心朝廷乃假小惠收拾軍情其負聖恩要私譽罪益大矣安南叛臣莫登庸篡逆不道陛下爲天地華夷王故先勅兩廣雲南撫鎮等官汪文盛等隨宜撫勦又簡用毛伯溫節制以一事情今雖中止然各官皆以精明之才仰承德意使身至其地又會集衆見然後圖上方略庶得尊攘之宜今郭勛萬里遙度欲乞降黃榜建置土官分屬兩鎮夫未制其死命焉能建官卽或能之是利其地也非陛下計亂興滅之義鋤惡扶善之公又何以昭示中外而鎮服遠人之心且郭勛豈不以土官各感其得立之由

奉獻堂稿

卷之八

三

出自勛奏是可以得土官之心耳又兵部欽奉面諭該武定侯郭勛隨駕山中題推指揮鄭璽等十人俱各相應任錦衣衛堂上官當蒙欽點鄭璽張爵陸炳杜承宗四人臣竊以錦衣乃宿衛禁近之臣堂上缺官必待陛下延訪然後郭勛薦其人可也若題推則兵部事也國家建官立法各有司存故同僚代署者有罰雖陛下以天子之尊用一錦衣堂上官豈不能徑自勅下而必待題推者付之天下之公也臣又見弘治年間戶部推刑部侍郎何鑑措置流民孝宗皇帝諭輔臣劉健等曰此吏部事戶部安得自推由此觀之各有所司不得越俎今查邸報未見奉旨著郭勛代兵部題推郭勛乃擅敢自推是郭勛攬兵部之權矣又郭勛叅奏虞衡司員外郎皇甫汭意偷安不修道路有誤山陵石料等事內開皇甫汭首犯臣奏准新例屬官抗拒堂官不服委任乃第一人也臣徧查邸報未見各衙門題請將郭勛所奏著爲例又未見奉有明旨准郭勛之奏爲定

奉獻堂稿

卷之八

三



例郭勛不曰犯 朝廷之法而稱犯臣新例臣竊  
以奉自 宸斷而世守者方得爲例未聞臣下可  
自以所奏爲例也臣於此駭然疑勛之攬權上不  
知有朝廷矣臣惟武臣握兵柄收人心攬威權皆  
危事也蓋天下之權在 君上則權尊而莫敢犯  
一有人臣攬之則羣情必趨附而莫可禁止况人  
臣之道必有敬畏 朝廷之心方恐懼震慄以禮  
法自防若心少縱肆日積月盛何所不至古來不  
自保之臣大率始於此心不知敬畏及至威權既  
盛又得人心卒至放肆不克自保今郭勛 眷遇  
已隆卽 陛下聖德當陽萬無敢放肆但恐天下  
人心至愚而趨附之勢日益以盛於 國家甚不  
便臣於是不可言則爲不忠如 陛下因臣之言而  
斥退郭勛是 國家受無形之益卽郭勛聞臣之  
言而稍知欽戰亦勲臣免誅赤之虞臣惓惓圖報  
之心不知諱避伏望 聖明察臣迂愚之見容臣  
孤鯁之情默收威福於冥冥之中不彰振飭於昭  
昭之表俾自今題奏必明君尊臣卑之誼導其權

東坡堂稿

卷之八

五

與人心以歸之 朝廷而怙寵者不得暗臣  
間庶體統尊嚴而人心亦不驚疑將 國事尊於  
苞桑不圖隆於萬禩矣

論大臣擅領牙牌疏

臣聞 朝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名器者所以  
昭分也我 國家在 廷之臣既分以職矣給之  
牙牌俾懸以 朝參匪是職者不得踰冒焉夫舍  
之官者名也辨等威者器也若牙牌則器之類也  
烏可縱恣自專逞私臆而干 明憲哉臣於本月  
初二日未時在科有吏部辦事官賁禮部印信手  
本內開准吏部驗封司手本關領吏部左侍郎溫  
仁和牙牌等因臣查得溫仁和吏部左侍郎之銜  
舊銜也近奉 旨着行取來京有相應員缺補用  
夫待缺補用則爲左侍郎或非左侍郎爲吏部或  
非吏部皆出 聖心簡用非臣子所敢預定者也  
而仁和輒私營手本關領牙牌臣卽查郎報吏部  
未嘗擬補 陛下未嘗特命而仁和擅任已意遂  
懸帶吏部左侍郎牙牌何哉臣聞繫纓小物孔子

東坡堂稿

卷之八

五



惜之而明主愛及嘖笑若牙牌者非特繁纓小物  
嘖笑比也况既領此牙牌卽爲此官乃不候明  
命敢如是之冒濫焉其得爲慎名器重朝廷而  
尊陛下者乎夫臣而不恪尊君命尚得爲臣  
乎非其名而自居之謂之犯分非其器而自用之  
謂之越禮犯分越禮奸之屬也仁和昔在翰林君  
臣之分講之宜明矣繼爲吏部名器之等知之宜  
慎矣而乃肆無忌憚敢行冒竊臣待罪該科不容  
緘默伏乞聖明裁其進退仍乞勅下百僚恪  
遵成憲勿縱意以隳官常勿任情以奸邦典則  
名分益正法紀益昭陛下垂拱九重而百司凜  
凜奉法於外無敢違越矣

東坡堂稿

卷之八

王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九

奏疏

請慎選官僚疏

臣等恭遇皇太子冊立該輔臣夏言等選補詹  
事春坊等缺吏部題請銓注間隨該給事中周  
琬等論列選擬非人仰荷陛下高明洞燭立賜  
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懽呼慶忭臣待罪  
該科庸昧無識每思爲國家建磐石之安圖萬  
世之策而未知所效茲遇皇上早建元良博選  
輔導此正國家安危之基永命之本臣不勝欣  
幸竊有所見謹昧死上聞臣讀禮有曰凡三王  
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人正士孝弟博  
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  
必躬有孝弟之行而又博聞今古者然後爲有道  
之士可備禮樂之輔我朝列聖每慎於擇人  
而未嘗限於所擇今我皇上勅諭且不備員是  
誠超越千古之見而與列聖同一心也臣聞

東坡堂稿

卷之九

一

成祖嘗問楊士奇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上曰朕察之獨胡廣與汝不忝是官則成祖所倚以輔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仁宗擇東宮講讀尚書蹇義等舉侍郎儀智蓋以儀智道理明執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仁宗爲東宮擇輔老臣儀智一人而已若宣宗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英宗聘布衣吳與弼爲春坊諭德夫此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田畝蓋期在得孝弟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未嘗限於所擇亦不必於備官故能當時無議於今頌功今我皇上之心卽列聖之心而宮僚方補論劾紛至豈不以太子天下本宮寮輔翼臣而濫與茲選若某輩非孝弟道術之士所以周琬等效忠於陛下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陛下復勅吏部選補萬一再選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仍致人言輔臣夏言等納賄招權之迹形於奏章傳布四方有礙觀聽且琬等所論行賄昭然各有指實臣聞人

奉獻堂稿

卷之九

三

臣以道事君未聞以賄進也以賄進者寧復顧廉耻惜名節則諸臣旣不得爲有道術寧復可爲宮僚旣不可爲宮僚又寧可侍陛下之講幄玷清班汙顯秩近起倖進之心遠駭臣民之望乎且輔臣以賄進人則所進者豈賢而所以事陛下者豈道不顧國本大負聖恩此非細故也伏願勅下該部查覈周琬所論納賄事跡如顯然有據當斥去食邪輔臣罪首惡以肅人心卽或踪跡闇昧亦宜加以切責令其勵新圖懷永慮庶幾黷貨之風從此一新正直之氣從此一振勸導得人元良懋建在陛下一舉念耳其於推補官僚各缺臣願陛下勅吏部照會推事例集在廷各官公同於朝會內閣輔臣持公秉正將應補人員一一咨訪先之以孝弟次之以博聞必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請使賢才衆多卽備員亦可或一時未得則量推數人以裨講讀務令合衆公於下遵宸斷於上人心自定人言自息而真才可得矣再願陛下勅會推各官不可徇情奔競夫

奉獻堂稿

卷之九

三

奔競者之立心隨人以爲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人奸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是以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余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而奔競之徒尚有如周琬等所云則太子進德之始可不斥去此輩以杜絕其邪黨乎臣等一得之愚上千聖聽不勝隕越之至

### 論大臣相攻擊疏

聞百官和於朝則萬民和於野和非和同之謂承啟堂稿卷之九

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如羹鹽醯並用而味因以調同如雷同琴瑟專一而音不適聽故宋韓琦富弼等論事朝堂相爭如虎退不失和氣蓋所爭爲國非爲私也此之謂和也堯舜之世百揆九官四岳十二牧各舉所職吁咈都兪夫吁咈者不然之也是未嘗盡同也然書曰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又曰百僚師師則又和之至也惟其心於報主故各據所見不得隨之爲同及叅衆論而成之裨國家展職業安得不謂之和此典冊之芳

猷人臣之大誼也陛下以堯舜之聖恒敬一之功盈天地之物亘古今之事莫不暢適熙洽獨小大臣工未免觀望風旨凡會推人才會議朝政當事者一出口則羣然曰唯莫有爭是非辨利害特立不懼者是何同也今二三大臣爲陛下心膂之托宜一德一心公是公非協理萬幾乃積疑生釁懷忌成讐互相彈劾競發私邪布列章奏汙媒天聽何不和也况今屆萬壽節近自藩王遠逮夷蠻咸遣使稱賀使視朝廷之上二三大臣公行排擊臣恐上非所以怡陛下祈天永命之神下非所以風天下協恭守道之誼也况陛下以睿聖之德運制作之權禮樂聿新建設方廣騷動京圻催科海宇工部恒以財力不給爲言二三大臣不爭所以足國安民之道而爭私忿大同韓賊屯牧未退三邊套虜猖獗未靖撫臣日以兵疲糧乏爲言二三大臣不爭所以籌邊靖虜之道而爭私忿兩畿藩省撫按日報災異水旱蝗蝻天震地震累累形之奏牘二三大臣又不爭所以事天

消雙之道而爭私忿臣備員禮科反覆先後所爭竊得其槩昧死爲臣陛下言之劉淑相之奏夏言也以費完假夏言之名求伸已說於淑相耳是訛言相煽在完可罷黜也而夏言亟肆忿爭非輔臣省愆率物之體廖道南之奏夏言也始援張鶚似欲激臣陛下之怒終言郊廟似誇功於臣陛下之前况認罪而進詩是何體也情意曖昧言詞輾轉巖險如此豈宜在侍從之列而望其論思補闕哉當加罷黜者也若霍韜之奏直以遊山爲已罪奉獻堂稿  
卷之九  
木  
以實告臣陛下也所言費宏文憲之謚與憲皇廟號相同誠所未安臣豈得與君爭名此殆當時之誤所宜革正况宏生被言官指摘而死加美謚非所以示勸戒而詔方來但韜之論不發於定謚之日而出於相攻擊之後挾私逞忿其意昭然伏望臣陛下赫發綸音戒勅羣工自今以後務精白一心毋詭於同母乖於和工後未省思以省之邊陲未靖思以靖之災異未弭思以弭之不可以一人之私一時之忿遂不顧公義各立門戶而張戈

矛則和氣暢於朝堂瑞應塞於寰宇臣陛下端拱迎庥於上而百職濟濟和衷於下將見庶績咸熙而唐虞之隆可立覩矣臣不勝倦倦  
論欺詐自便以達成命疏  
恭惟臣元嗣誕生例應遣官齎捧臣御書前往各王府報知隨該禮部疏名上臣請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劉銳已蒙臣欽點續該禮部題爲患病事內開據劉銳先因感患脾瀉眩暈等疾一向填註門籍誠恐一時未得痊可是欲禮部別處也隨爲題請奉臣旨着有黥的替劉銳既有病如何混開且不查究欽此臣等因查本日本科並無銳患病手本及查長安門籍又書進出十三日朝班親見銳侍立則銳之稱病詐也臣聞銳本籍山東意欲賁報山東臣王府以圖便安而禮部於命下之日卽於差官簿內僉定地方於各官名下以息爭也劉銳照僉簿當往陝西不遂始願而嫌陝西爲邊遠苦寒之地故不欲往其稱病由此也夫人臣叨爵享祿於平時豈徒榮顯是計正爲

朝廷一時用耳 國家推擇任使命以職事豈必藉此一人之力顧其分當然耳益事不辭難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况今 元嗣誕生至喜也 欽命賁報至重也乃擇便地而嫌邊遠輒妄稱病至奸也夫此不効力胡効其力此而可欺孰不可欺伏望 陛下赫降綸音斥其詐妄以爲徇私不恭之戒庶將來承 命者無敢推誤而今日之方 命者亦知懲創矣

論湖廣錢糧奸弊疏

奉 聖 旨

卷之九

九

臣等奉 勅查盤湖廣等處錢糧查得各邊倉糧先於嘉靖十年等有湖廣布政司管糧叅議呂陶徧歷各邊查出倉糧弊多呈請巡撫湖廣都御史林大輅將各邊倉本色糧米除存留官軍支給外以其餘者改徵折色銀兩解貯湖廣布政司廣備庫各倉以此原由造冊前來 臣等恐奸頑之徒假托解貯司庫之名而中途侵分必須查理司庫而後知下落况廣西廣東等處俱從司庫查起自源及委其弊易見乃遵奉 勅諭督委各該二司事

理會案行副使徐嵩叅議王煥會同盤庫查卷根究有無姦弊隨據王煥等造冊前來看得各項收支實在數目雖然未明 臣等乃據冊通行查算始知該司將邊糧折色及各項銀兩那移展轉或自司庫而調發府縣或又自縣而收回司庫或後項轉入前項或此銀借作彼銀機深而迹晦計巧而術奸即其曖昧多端知其穢弊不少但嘉靖九年以後經該人員一時挨提難集况各邊遼濶 臣等又兼查盤廣西故會 臣等按察使吳允祿叅政陳煥究理 臣等分程前去各邊即今吳允祿等呈報尚多未明又先任衡州府知府章僑先任衡山縣知縣彭簪支用錢糧查有顯弊但恐各官去任之後或吏胥因而駕罪於其身又辰州等衛指揮等官陳官等各有侵冒叅議張問之等招叅前來又各倉官張壽宜黼等侵盜倉糧或稱已故或稱離任合行原籍挨提或本官或家屬追納原侵銀米又查得衡州等府各倉庫率多狡猾之徒引類呼朋或作書算或作窩家侵盜虧損倉庫錢糧以上

各弊不敢隱諱除將究過各官吏優欺茲弊陸續  
叅題外今將前來未盡事件開立條款於後上塵  
睿覽乞令該部詳議轉行該巡按御史逐一查究  
明白庶法行弊革而人亦知警矣

請明罪例疏

臣等遵奉 勅諭內開前往湖廣廣西各邊照依  
戶部題准事理督委各該二司守巡官及管糧等  
官親詣該邊曾經調集軍馬去處倉庫場分自嘉  
靖玖年起至嘉靖十四年終止弔取各年卷簿將  
奉 敕諭堂稿 卷之九 十一

各項糧料銀兩草束逐壹查盤要見收放月日數  
目并有無支銷明白如有先後相攙彼此混雜仍  
照先行事例自前次查盤以後至爾等到彼之日  
通行查盤不必拘定年分務要肅清弊端其見在  
之數行令該管人員照舊看守中間如有侵盜那  
移埋沒拖欠虧折浥爛插和糠粃等項情弊就將  
經該人員行提在官究問是實照數監追完日從  
重問擬發落 欽此欽遵前來湖廣親詣沿邊衛  
所將各倉庫起自嘉靖玖年至臣等到彼之日盤

驗見在錢糧磨勘收支卷宗查出九豁等衛指揮  
等官蘇實等壹百貳拾肆員各有情弊遵依 勅  
諭督委各該二司守巡官及督糧等官事理案行  
副使周禪姜儀王賜叅議張問之僉事張素陳東  
知府鄧繼曾同知王學孔推官崔栗知州周積知  
縣童正知事楊人儀等再三研算各官共侵盜過  
米陸千伍百柒拾捌石零銀肆千肆百兩玖錢零  
臣等雖查得嘉靖元年查盤科道 勅諭內開五  
品以下徑自提問今臣等奉 勅諭有仍照先行  
奉 敕諭堂稿 卷之九 十二

事例等詞但蘇實等指揮千百戶俱五品上下職  
官止散拘覈實行令支俸聽叅然嘉靖玖年起至  
今查盤之日蓋捌年矣各官各年侵盜之數又多  
故指衛列名分年具數從實條開於後以便 聖  
覽臣等叅看得指揮等官蘇實等仰叨 朝廷一  
命之榮遠作邊方千里之障既養廉有祿當見利  
不貪乃罔顧禮義自觸典刑縱谿壑之欲致虧儲  
峙任刀筆之巧恣舞案文剝軍軍逃尺籍幾罄詐  
苗苗怨諸寨稱冤再照沿邊沿海去處監守盜糧

貳拾石銀壹拾兩并腹裏節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去處監守盜糧肆拾石銀貳拾兩俱充邊衛永遠軍若沿邊沿海盜糧肆百石銀貳百兩俱斬首示衆已於弘治三年貳月貳拾叁日奉 孝宗皇帝欽定事例著在問刑條例今各官雖有沿邊腹裏不同率皆監守自盜但各年節奉 恩詔該都察院題各邊但犯侵欺錢糧至斬罪例該永遠充軍俱不得援引 恩詔宥免奉 聖旨依擬欽此續該刑部題稱斷自嘉靖拾貳年捌月貳拾伍日

承啟堂稿

卷之九

主

詔書以前俱照舊充發自本日以後及 恩詔限內者方與查奏定奪其監守盜錢糧如銀壹百兩并錢糧草帛等物直銀壹百兩以上照依該院所題俱不查奏其壹百兩以下仍遵 詔奏請宥免已奉 欽准該部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衙門通行查照前項題准事例壹體欽遵施行外臣等竊詳該部所題則嘉靖拾貳年捌月貳拾伍日 詔書以前及 恩詔限內盜錢糧該壹百兩以上及 恩詔限外俱合充發伏望 皇上勅下該衙門詳

議奏 請轉行該巡按御史提問如例并查部院題准恩詔事例發落惟復別有 定奪其各官侵盜銀米仍追納原侵倉庫作正支銷庶各官畏法知警而邊儲賴以免匱漏之虞謹題請 旨

查盤湖廣錢糧舉劾官員賢否疏

監察御史邢址同上

臣等遵奉 勅諭內開干礙文武職官應提問者徑自提問究治應叅奏者指名叅奏 欽此欽遵臣等至湖廣查出賊犯職官指揮等官蘇實等已經叅提外若今之司錢穀而出納者有慎有不慎承督委而清理者有公有不公若不指名上聞既無以裨銓司黜陟之典又何以肅各官懲勸之心除才識素優初任未終如布政司叅議吳檄按察司副使李瑜寶慶府知府鄧繼曾侯政成日撫按另行外若左布政使徐乾志存康濟操勵清修原任右叅政今陞按察使吳允祿施政公平臨民簡易原任右叅政今陞右布政使劉儲秀才贍而長政平而肅按察司副使周釋德成不弛法嚴無冤原任副使今陞叅政姜儀持身能慎守法弗阿原

承啟堂稿

卷之九

十三



任永州知府今調黃州府熊汲愷悌得民禮義律已原任長沙府同知今陞知府王學孔佐理嚴明清查詳盡沅州知州周相成長沙府推官錢應揚克勵名節能肅吏胥以上諸臣守昭明之憲而不敢踰端清白之操而無所染藩臬州郡之臣此皆其最良者也臣等不敢沒其善焉若布政司右叅議康世隆初守湖南道責輸銀者千里來驗於衙門繼守荆南道縱收銀者萬兩冒支於各衛辰州府同知李玻董邊糧任官吏之侵漁託造冊索州承啟堂稿

卷之九

十五

衛之使費屢犯不潔已見招叅永州府通判徐子忱任用積年之吏皂以蠹民玩廢公帑之催徵而便已衡州府通判賀朝賢縱容包攬運納虧侵數千而弗究磨算倉官折耗冒除數百以扶同以上諸臣一籌弗展三事無聞民政奚裨官方實損臣亦不敢沒公義焉嘗聞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衆惡之必察臣等迂愚本不敢謂能好惡人而親詣地方采之民情詢之士論是非立辨則徐乾等衆所好也康世隆衆所惡也臣等亦察之宜好

宜惡而不容蔽隱者也 陛下四目四聰聞見灼然於萬里之外臣謹據實上塵 乙覽伏乞俯賜昭回仍勅該部嚴加查訪果臣等所論能衆見之公不係徇情之妄乞將徐乾等擢用以盡其才康世隆等或別用或罷黜以警其後則分別臧否臣等之職不負而進退淑慝 聖明之治益宏臣等無任

查盤廣西錢糧舉劾官員賢否疏

臣等遵奉 勅諭內事理前往廣西查出賊犯武官王佐等文官潘宇等已經叅提外臣等竊思人臣以人事 君其貪黷者固不當隱匿以廢法而其廉能者又胡敢不陳列以上 聞況銓司考功覈過以行黜陟於三年 朝覲之期實藉 勅差諸臣體訪於外得之聞見之公察之毀譽之表摘實上陳因以下銓司列等第秉公叅核乃成規也臣等安敢默默以負 聖明之簡任哉除才猷方顯成績未昭如布政司右叅政顧遂按察司僉事李義壯俟政成日撫按另行外訪得按察司按察

承啟堂稿

卷之九

十五



使陸銓聽訟獄如決流去姦貪如鋤莠况負博雅之才實爲遠到之器副使蕭晚老成練達民夷懷服布政司左布政使祝績清修勤慎始終壹節原任右叅議今陞副使陳大珊端確詳慎政有條理潯州府知府李章政不求名守不失已居官未踰一載儲粟已及八千思恩府知府陳璜才智服九司之夷威信制八寨之寇若令久任必裨邊防慶遠府同知鄒志學志厲於操修才長於幹濟潯州府通判陳文恪守清苦之節更多文雅之政上思

承啟堂稿

卷之九

十七

州知州陳世瞻興學校以化夷守官箴以勵已以上諸臣聲猷顯白政蹟旁敷據案卷而可稽采輿論而足信臣等用爲地方幸焉若南寧府知府郭楠昔居言路直聲可尚今臨邊郡晚節全隳任托官屬廣通納賄之門輕視民命肆筵告訐之口梧州府通判林祿賑濟則冒濫錢穀而不明勘事則漫捉村民而致變署邑篆縱庫役侵銀而不盡舉委查盤匿各縣姦弊而不伸報桂林府推官蘇璞佐郡數載而身虧三事之戒署印興安而民有四

苦之謠左州知州方紀龍暗於政體闌葺無爲汙於聲聞振揚何望柳州府通判劉光任吏胥之賣賊送卷冊而舛數誰云知慎豈謂能廉恭城縣知縣龔昕出入庫銀而每減短收支倉糧而聽吏書冊籍不立穢弊日深蒼梧縣知縣項寵任庫子梁賢爲心腹盜官銀四百而不問若他那移展轉積弊實多宣化縣知縣周愛受主簿符繡之侮弄侵庫銀踰百而不知其懦弱昏迷尸素已甚以上諸臣才旣不贍志尤自隳故政敗於因循而怨興於

承啟堂稿

卷之九

十七

積久臣等甚爲邊方憫焉然臣遍歷兩江九郡之地華夷雜處干戈相尋歲無寧月月無寧日其故何哉蓋守土之臣拊馭有方則相率來服一乖化理旋致跋扈今廣西各官除二司外若抗志撫仕而以遠大自負如李章輩蓋其卓然者否則以炎方瘴癘自隳其心而苟營歸計恒比比焉若郭楠輩特最著者耳伏望 勅該部嚴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陸銓等或超擢或資陞郭楠等或別用或罷黜且自今益加意邊陲之選有善必賞有過

必懲則勸戒行而人知勵矣再照桂林府同知趙  
遠已蒙嘉靖十七年考其才力不及送部別用臣  
等卽其運用知其才稟誠如部考但本官在任三  
年不隨家口始終清白亦人情所難又樂平府教  
授鄒魯本係儒官不預錢穀之責但一方士民莫  
不懷服則素履可知并望 勅該部一體查訪量  
爲錄用謹題請 旨

薦舉地方人才疏

臣等奉 勅查盤湖廣廣西錢糧雖以理財爲急  
承啟堂稿 卷之九 六

然聞用人者理財之要也故臣等於稽覈之暇輒  
隨地咨訪虛已詢求庶盡以人事君之心焉孟軻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 陛  
下德協堯舜治隆唐虞應興王之期名世之臣彬  
彬濟濟布列中外臣等竊以湖廣爲 陛下龍飛  
之地山川效靈篤生 真主餘馨未潤鍾爲人才  
今其地凡有藝能莫不錄用而原任兵部侍郎陳  
洪謨戶科都給事中王紘監察御史朱衣石金方  
敬顏吏部郎中余胤緒或爲民或閒任原任太僕

寺卿楊禔今病痊臣詳訪以上諸臣家居悔悟其  
養益充積歲懋修其才益擴且又歌詠 聖德慶  
幸太平安恬靜守已經該省撫按先後保薦是仰  
體 陛下切於求賢之心亦欲使諸臣自新之後  
展布底蘊俾天下知 陛下初舍之者以其可舍  
而終用之者以其可用進退無我如天鑒在上而  
不私又令應昌運而興者各思奮勵如物之囿於  
天而不棄也臣等又奉 命親詣廣西而廣西去  
京師萬里其地華夷雜處學校雖設科貢雖舉而

承啟堂稿

卷之九

五

揚眉吐氣於 清明之朝蓋亦鮮矣故不特地方  
利害之詳軍民苦樂之實不能以時達於京師卽  
仕進不廣士民無勸亦何以變化夷俗而熙然並  
育於光天之下也哉故臣等又訪得原任工部侍  
郎蔣曙禮部主事陳邦偁布政蔣彬知縣朱鵬先  
後投閒歸籍聞皆行義修潔杜門自訟在 聖朝  
無善不錄在邊方儲才尤難棄瑕登瑜人心益奮  
伏望 陛下於湖廣諸臣如陳洪謨等念其生長  
龍飛之地而又當悔罪自新之餘於廣西諸臣如

蔣曙等念其炎荒鍾秀之才而又當地地方多事之際特勅該部查訪收錄以竟其才<sub>臣</sub>等嘗聞使功不如使過又曰人惟求舊今兩省諸臣舊蒙任使一時註誤潛居山谷儻陛下超然舉用與之更始如冬剝之木而被以陽春如垂翼之鳥而假以羽翮彼必感激思奮在官守則砥礪於官箴在言責則激揚於章奏陛下容之如天諸臣亦熙績策勛以各代天職卽蠹罔不剔財罔不理而邊方將充然有餘蓄矣若使諸臣它時負恩曠職<sub>臣</sub>承敝堂稿

卷之九

干

等甘謬舉之罪

再請明律例疏

<sub>臣</sub>於本年正月十九日奉勅往湖廣地方會同先差山東道監察御史<sub>臣</sub>邢址查過辰州等府州縣衛所卷宗盤過崇盈等倉庫錢糧其間侵盜那移埋沒拖欠虧折泔爛插和糠粃等項情弊如勅諭所謂從重問擬發落者監守自盜則有倉大使朱仲素等常人盜倉庫錢糧則有吳松等又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倉庫錢糧若宣府大同甘

肅寧夏榆林遼東四川建昌松藩廣西貴州一併各沿邊沿海去處有監守盜糧二十石草四百束銀一十兩錢帛等物值銀一十兩以上常人盜糧四十石草八百束銀二十兩錢帛等物值銀二十兩以上俱發邊衛永遠充軍兩京各衙門漕運及京通臨淮徐德六倉并腹裏節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去處若有監守盜糧四十石草八百束銀二十兩錢帛等物值銀二十兩以上常人盜糧八十石草一千六百束銀四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四十兩以上亦照前擬充軍其餘腹裏節差守巡等官查盤去處若有監守盜糧八十石草一千六百束銀八十兩錢帛等物值銀八十兩以上亦照前擬充軍若盜沿邊沿海糧四百石草八千束銀二百兩錢帛等物值銀二百兩以上不分監守常人俱照奉弘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欽定事例斬首示衆蓋孝宗皇帝誠有見於振作武功莫先於邊儲之備故重侵盜之警也及查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累年充軍人犯

承敝堂稿

主

除人命免死竊盜三犯及嚇詐財物指稱打點者不赦外其餘原問衙門查奏定奪欽此續該都察院題稱各邊錢糧今日最爲緊要但被奸徒肆行侵欺以致邊儲缺乏往往而是比之嚇詐財物指稱打點者尤爲可惡合無犯侵欺錢糧至斬罪例永遠充軍者俱不得援引 恩詔宥免等因奉

聖旨依擬蓋 皇上誠有見各邊錢糧不重警侵盜則何以足儲而養士以振武功於萬里之外也及查刑部遵奉 恩詔查奏充軍人犯馬錄等一

承啟堂稿

卷之九

三

百九名內開都察院題稱要得侵盜邊糧例該永遠充軍者俱不援引 恩詔宥免是誠慎惜邊儲抑遏奸貪之意但贓數既有多寡情罪不無輕重似亦宜量爲分別區處合無將節年發遣永遠充軍人犯斷自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詔書以前俱照舊充發自本日以後及 恩詔限內者方與查奏其監守自盜銀一百兩并錢糧草帛等物值銀一百兩以上照依該院所題俱不查奏其一百兩以下仍奏請宥免等因奉 聖旨是這充

軍人犯并馬錄并呂經馮恩不准宥其餘都著赦了欽此 臣等伏讀而思之竊以爲都察院題侵盜邊糧不許引 恩詔 皇上依擬之矣乃刑部所

題欽奉 聖旨未有邊糧俱得引宥字樣况刑部又言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前俱照舊充發則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以後又 恩詔之外在必引弘治三年之例其間當引 恩詔者止於十二年八月以後十五年閏十二月以前又止侵盜銀一百以下者然 臣等以爲法者天下

承啟堂稿

卷之九

三

之公也 陛下以法付天下之公故先後從刑部都察院所題而 臣等戰惕以仰承者則惟 陛下之命也謹將查盤出侵盜等項除監守盜銀一十兩米二十石常人銀二十兩米四十石以下例不得充軍者追贓引 恩詔發落不開外其侵盜監守銀一十兩米二十石常人銀二十兩米四十石以上又如刑部題所謂 恩詔內侵盜銀一百兩以上俱開列上塵 睿覽伏望 勅下刑部都察院詳議以俟 欽定轉行湖廣撫按衙門遵照發

落庶法紀彰明人心傲惕風清弊絕邊方儲峙可  
以漸充建威銷萌境外苗夷莫敢窺伺 皇上端  
拱穆清之上而 恩威旁暢地方永寧將建國家  
萬世之安矣

承啟堂稿

卷之九

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九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

議

征安南議

安南者我 朝正統中封之爲安南王蓋古南交  
地也自漢武平南越置交趾及九真日南三郡爲  
設刺史始通於中國唐名交州至五代梁時土豪  
專據各相分割宋以其遠置不問封爲交趾郡王  
我 聖祖平定宇內交趾首先歸化其酋曰陳日  
煒後至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國號大虞永樂初  
陳氏之後名添平者走京師言黎氏篡逆狀而季  
犛亦漫爲好語表請迎添平乃遣使護送還國入  
其境季犛伏兵襲殺之并及使者永樂四年遣將  
軍朱能沐晟等二十五將統師七十五萬征之一  
出廣西憑祥一出雲南蒙自永樂六年擒季犛等  
詔求陳氏後不得乃郡縣其地建交趾布政司隸  
郡十七州縣二百有奇尚書黃福鎮其地七年交  
人簡定等叛沐晟敗績復遣張輔討平之八年陳  
季擴復叛九年輔再往討至十一年始擒季擴十

承啟堂稿

卷之十

二

四年黎利又反豐城侯彬討之至十九年利猶未  
獲彬言利奔老撾竟不能獲及洪熙初 仁宗念  
黃福久勞於外召還朝遣張洽代福當是時內臣  
馬騏貪殘虐民故交人屢叛 宣宗念兵戰之難  
憫暴露之苦用楊士奇議欲棄交趾而未果適安  
遠侯升易賊入其伏中鏢歿而成山侯通乃立壇  
與利盟約退師請命於是遂遣章敞等詔利權管  
國事利歿復命黎麟正統四年立麟爲安南王至  
正德而莫登庸創亂與陳氏分據交地擅不通貢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二

今 皇子誕生將詔諭諸夷國禮臣議安南久不  
貢請誅其罪乃遣四錦衣先往勘問不修職貢之  
故待報而後致師仍令選將厲兵以俟廷臣乃各  
商其可否愚竊念之諸邊之虜窺伺漠南旱澇之  
災時聞內地閭閻素匱興役未堪帑藏不克供輸  
難繼且夷狄肢附也百姓腹心也竭內以事外非  
計之得也或曰天子守在四夷交寔接壤而久虧  
廷獻自絕化外安得晏然已乎曰四夷爲守亦羈  
縻之而已修文致詰招而徠之未必不服況聞彼

實多亂道路梗阻非偏強也豈宜輕動傷我本根  
或曰今宇內全盛一隅之地何患弗克昔人謂匈  
奴不過漢一郡況交人耶曰 國初將勇兵強沐  
晟償於生厥江柳升斃於隘阻開故戰無全克自  
古記之以今視昔未覩勝算也或曰 主上赫怒  
不廷 宸謨畫策司馬整旅行有日矣安得阻之  
曰人臣圖計在審是非較利害非但希旨而已且  
捐之願罷珠厓建武欲閉玉門皆爲國長計卽論  
交南昔西楊建議棄之 宣皇下班師之勅乃已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三

成而中輟志在盡衆非忍毒民或曰嘗聞永樂時  
遣使遠涉洋海招懷異域十有三國咸列象胥今  
乃棄所已臣乎且彼國騷亂亦明聖所必揀也曰  
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況黎氏篡陳今復篡於莫氏  
好還之數人心所快安能赦中國爲叛黨報讐於  
是衆乃踴然首肯同聲曰且安之以俟廟謨之更  
定

均糧議

或問古哲王疆理天下則壤成賦九州析爲九等

於是禹貢載上中下三壤而區分之是糧雖哲王  
莫能議均從古然矣予曰子何以天下例一鄉一  
邑也夏書定賦九等別九州也今大江以南全浙  
以東皆屬揚州揚之賦下上蓋指通州不聞更有  
九等也我嘉一郡耳麗以七邑特揚一區之地賦  
同下上可知是糧之均在古則然矣或曰地力不  
齊如山水數年而僅拱把蕩葦百畝而收鎰銖高  
昂之阜多雨乃收霍澱之鄉遇旱反穫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必欲均之無乃名美而實左乎予曰是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四

所謂因瑕棄瑜者也夫地力不齊如周官一易再  
易之田是也今吾邑之田高下肥瘠大略相當無  
田不耕無耕不稔故穰則皆穰歉則皆歉其收有  
多寡係農之勤惰是不可以肥瘠論吾邑田也況  
不均之害不在田亦不在山與蕩而在官民麥之  
三等何也官田之糧一畝之輸有至五斗者民田  
則五升至八升而止麥地則三升至五升而止故  
貿易之際買者利糧之輕寧多價以推糧賣者利  
價之重寧存糧以增價於是改官爲民改民爲麥

此積荒之糧所由起也又區書乘機爲奸甲戶有  
荒糧而乙丁或絕惟賄是視將甲糧堆於乙戶甲  
戶暗減乙戶暗增而荒糧愈夥此積荒之糧之再  
變也至於狡猾之徒與弊爲市一遇官府與民灑  
派存糧利民之賄冒認圖糧故裝已戶轉展告罄  
官府一時難於辯究鄉民愚訥不能分訴弱者含  
冤屈抑巧者明認暗飛此積荒之糧之三變也夫  
糧三變而害乃滋甚矣今欲去斯害無他眇巧也  
止宜於官民麥田三則而均之何可援山蕩寡收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五

之例而混阻哉然其間亦有冊籍名爲山蕩而業  
家實得水田者乃區書旋幹之積弊但此弊少則  
此害輕況太察者民無所容非若官民麥地之三  
則叢積隱害上眩有司而難察下累貧戶之倍輸  
也且官民麥田其耕同其穫同其豐凶又同則糧  
之所出亦奚可不同乃固爲是紛紜莫詰之弊哉  
或曰官民麥田非私名也乃國家等則有此昔已  
定制而今輒更無乃不可乎予曰此正所以尊制  
也夫制豈非累朝斟酌時宜而勒爲定典以便

民乎洪武初令官田起科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畝三升三合五勺七年 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又令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是洪武間已變通初年之制矣宣德四年 詔各處官田每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此在宣德間又變通洪武之制矣正統元年令浙江等處官田每畝糧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此在正統又變通宣德之制矣由此觀之官田之糧當以後定爲準正統之詔今所宜遵是官田之糧多不過二斗七升輕則止於一斗今吾邑官田尚有四五斗者豈當時奉行諸臣不能體 列聖減賦恤民之意行之吾邑耶又弘治二年令應天上元等縣官田糧每石減耗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此在弘治又變通正統以前之制矣夫減官田糧之多量增

永樂堂稿

卷之十

六

民田糧之少得損益宜民之道卽今日均糧意也獨惜當時掌計之臣不能將順德美遍行東南乃止行之一處耳今之議均正默體 累朝減賦至意推廣 孝皇衷多益寡之洪仁也故均糧正尊國制也或曰田一也而分官民何居予曰嘗讀大誥以宋元入官田我 朝籍沒之田爲官田宋元豐間畢仲游計處兩浙官田九百六十四頃紹興十二年以戶產有契書不上砧基簿者沒官淳熙三年劉邦翰等奏湖北荆南兵後地荒而請佃之用人官後李椿年阿秦檜意以水鄉秋收後妄作廢田官修陂塘塍埂亦爲官田是皆言利之臣損下益上之爲也入 國朝凡叛竊亂常譎僞作逆剪平以後盡沒其田此官田所從來也今當太平全盛之日 中興純德之治豈肯存南宋利臣富國之計況國初罪人歷年幾二百年孫殫盡寧無一體休息之意故守土之臣目擊民艱思爲拯援於是發不忍之心以圖此通融之政誠所謂仰體當宁效忠明時革先代之宿弊祛今時之巨毒也

永樂堂稿

卷之十

七



或曰誠若所言均糧是矣說者謂平湖之四則不若湖州之一則何如予曰是易見耳所謂四則者僅補偏揀弊之方然田既存乎四則糧亦分爲四等富貧貿易之際得藉手投隙改重爲輕改民爲麥是往弊仍在也若湖之合官民麥地爲一是好狡不得減多爲少愚蒙不致冒少爲多雖五尺之童亦可擁魚鱗之叻而享土膏之利誠蕭曹畫一之政龔黃坐嘯之資而堯舜垂裳之理也或曰糧則均矣黃冊亦可均乎予曰惡是何言哉冊所以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八

紀田也凡差徭輕重因乎冊者也則所以實徵也凡官民麥地載之則者也今黃冊照則收田某戶田若干原額無改所以存制也實徵照田派納三則歸一則不分多寡所以祛弊也若併黃冊均之亂之道也十年一大造後冊承前冊而欲均之是今亂之也況黃冊國制也非啓奏不得輒更是故事決於理理因於時時協其宜一本可以萬殊而殊途要於同歸今也究民俗之利病痛宿蠹之突窮探剔之要源塞奸宄之深竇遵明聖之

屢詔決便計之咸宜則糧之則不可不以時均均之此其時矣

### 均糧續議

夫田者民之業也國之本也而糧則因田以取民經國者不可不有變通幹旋之術長慮却顧之思焉蓋法立而弊生弊積而民病國何賴乎譬之琴瑟然其不調也必一更張之而後可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明訓也今之糧固不得不均矣使徒見於除害而不知悉害之端則害不必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九

除能祛害之大而不精察隱伏之旁竇則除而不盡除故前議容有不暇晰者復列爲數端以資芻蕘之採一定則數夫官民麥三等當歸一則前已略備矣以吾鹽論之三等之中其多寡紛紜又各分爲數等通計之有四十餘則而其總稱但曰官民麥三等也民之避多趨少錙銖必較故貧富貿易田畝之際改換等則大約以官爲民以民爲麥而官民之中又必競趨於少故糧常存於下戶利常入於富家所以徵收之時官府難於辯詰爭

訟無已今以湖州之一則驗之利害較然矣天順間守湖郡者岳公璿奏請均賦耗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 詔著爲令是猶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劉公天和因中丞許庭光奏將額田四千四百四十七則均官田爲一則民田爲一則以便徵輸詔從其請是均糧猶有二則也及嘉靖二十年張公鐸始建議謂二則弊生改官爲民虛糧如故據糧里邵越等呈告申請於上始定爲一則夫自千則而歸于二又必自二則而歸于一則糧之必不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土

可二而當準於一也明矣 一清虛稅夫由湖準嘉則必當一矣但今狡猾之徒通賄書算于大造之際詭洒其田東飛西竄隱沒不上黃冊糧存各圖爲荒糧而田遂以無稅此吾鹽大患也今若但照冊田均糧則此等無稅之田永爲奸藪若欲履畝丈量是又開奸人一騙局彼既能匿田於昔獨不能隱丈於今哉然則若何而可吾意有田無糧之家積書未有不知者誠得心計有司鳩合積書於寬閒公署禁絕外內傳遞交通大示刑威利憲

開以自首免罪使各述本圖虛糧若干係是某戶匿田若干存糧若干明白開舉務盡荒糧而後已仍示以免其本罪則真情畢露覆匿無所而隱糧之家亦且恐懼而不敢終掩矣先時董令君亦曾清查當時首發聞有五六千畝近魏令君時亦有二三千畝惜不能竟其事但令有力者不得買通上下則田自難隱糧自可清不然深弊猶在何貴於均第爲大奸匿笑耳 一晰糧額吾鹽有起耗田官民田是也有不起耗者麥地及草蕩是也今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土

果若均糧必先算起耗田若干畝不起耗若干畝明著於冊每年會計到日查算該起耗米若干石分派各田均納若今無定據而渾統均平正糧他日見畝起耗則不起耗者亦且渾入起耗中又一弊端也況本縣耗田有定數徵耗有定石若渾而槩起耗其多餘耗米不過入書算之囊橐公家何益而翻成厲民矣蓋此曹之狡如鬼如蜮自非以精明公正照臨於上其暗弊固多有此等未易窮詰耳 一辦馬草本縣官田馬草每畝該十二兩

准徵米八合三勺五抄民田馬草每畝該二十四兩准徵米一升六合五勺麥地則無馬草此定例也今在均糧正須逐件明晰若不先算本縣官田若干畝該徵馬草米若干石民田若干畝該徵馬草米若干石明著於冊以便稽考但恐一槩通徵馬草則官田徵十二兩者或徵如民田二十四兩矣麥地無徵者或亦見畝起徵矣是馬草之暗弊所當加防者也如曰馬草之徵其數畸矣非如正糧之贏也而少不注意則書算遂有乘耳目所不承啓堂稿

卷之十

三

及而那移者必令通算明開瞭然在目則於會計之來攢造實徵自可不煩再覈而獎實肅清也一議徭役各年輪該均徭聞蘇州盡派入秋糧中徵收在官待臨時官府雇募克役此恐非經常之道也其利一而害三何利也均徭派徵於糧則仕宦之家不得各年營免杜僥倖之門得公溥之誼故曰利何害也均徭因乎黃冊黃冊十年一更自嘉靖二十年造冊已踰六年役過者多未役者少若一槩派入秋糧則前六年役而復役後四年役

分於衆贏縮不齊民未輸服害一每秋徵糧必令併納既收入官須令寄庫第恐收頭有覬覦之心則侵欺難屏官府有賢明之寔則給募乃公萬一下之收頭非良上之公廉難必將或有通同爲計以勢拘民於役而領虛於官銀未必實給矣是民供輸於先奔馳於後乃重役也害二人情家重則身重無家則身且不恤而何後害之憂竊恐應募雜無籍之人事迫多脫逃之累鞭笞必煩矣非然也凡役非一類有利者亦有害者又有害之甚至承啓堂稿

卷之十

三

破家積禍者利者爭爲之應將求之不暇而實多僥倖之思害者必苦推辭且不肯效忠至萌苟且之慮害三夫事必宜於人情而酌於却慮語曰利不十不變法故均徭派入秋糧殆非經常之道也

賑濟議

嘉靖二十四年

今年春民大饑道殣枕籍仁人疚心執事設法賑濟期於昭甦既搞誠大惠也蒙垂問及鄙人敢獻議焉夫賑於倉廩豐腴之日何難賑於公私兩竭之時爲難賑於稷象方來之日尚易賑於憔悴迫

秋之時尤不易何者帑既匱乏而民又旦夕待命  
寧得需西江之水以濟涸鮒乎今以義興起乎民  
民方告歉欲法整率乎民民實非贏不聞蘇州之  
變乎景泰中蘇州饑甚勸借富民民多匿粟不發  
官怒導民自取民遂縱火肆掠自海上至內境各  
執干刃相扞於是大戶羣奏於京 勅都御史王  
文勘究一切坐饑民不軌非大理卿薛瑄論抹瘡  
時之獄幾不可解是勸民出粟之難也夫勸民固  
難而屢年勘合有設法賑濟之說則在委曲善處  
之耳嘗讀楊東里諸家文集永樂宣德間固有賑  
矣永樂之賑多出倉庫之美宣德之賑間勸富民  
之財請述勸民一二實事宜德九年掌吉水縣事  
知州柯暹遇大災親具羊酒往富家致禮於是民  
競出粟胡有恒千五百石曾希恭二千石巡撫侍  
郎趙新上其事於 朝遣進士捧 勅勞柯暹旌  
胡有恒等此州縣勸粟之舊也正統三年各省並  
饑 朝廷募民出粟當時泰和蕭襄粟千二百石  
新淦鄭宗魯粟二千石廬陵陳謙粟千二百石

聞 勅行人盧懋齊 璽書至其家建坊表爲義  
民旌異其間此 朝廷勸粟之舊也夫出粟賑濟  
本以爲民尊如 朝廷尚勸實有禮不欲用勢臨  
之何哉財者民之心也奪民之心民所弗快非有  
大慰其心誰肯歡然勸輸損已貲而佐上急故始  
勸之有方後旌之有典如此今吾鹽一彈丸地耳  
富者無幾自十七年海淹之後累歲垂傷田粟寡  
收去夏大旱而秋無餘粒非特貧戶耗窘雖素稱  
殷實者亦就窘乏矣執事今爲一邑生靈計除見  
在扣存三四銀千八百兩府倉積稻四千石及各  
項羨餘可以備賑又海塘夫銀歲解府庫存積者  
可以借賑蓋此銀本爲吾鹽海患而斂各年築塘  
率取吾邑民力以餘此銀夫築旣舍銀而取力則  
饑宜請銀以賑民非他邑可相例者況借賑之後  
待秋熟帶徵于糧亦可補庫非一散不收也此而  
又不足則勸募不免矣而勸募之法其說有三請  
得借筭籌之一曰邑民有爲事未結者備查申請  
不論久近量其事情酌以輕重令出粟免罪二曰

邑民有產之家必藉佃戶令各貸粟佃戶以救其  
急待秋穫量償不賙者罰仍官爲出示以定約束  
三曰里中之民寧無樂義倡借者特煩尊駕省約  
騶從親至其家如柯遲故事此有裨於救民寔無  
虧於大體在執事一加意焉耳然此勸募也未及  
賑也至給散之際情獎實多里胥報名則有買求  
之弊素蓄恩怨則有抑揚之弊刻期支給則有奔  
走之煩到城日久則有守候之報人聚鬱蒸則有  
疾病之患每每賑未及而身先斃於道途粟未頒

永啓堂稿

卷之十

七

而償已輸於邸店其名似美而實非名之曰濟反  
以釀害莫若開報之時嚴爲條束又選邑之德行  
幹濟素稱正直者三四人加以禮遇勞以酒饌立  
爲公正又於各區選有身家一二人亦加優禮立  
爲鄉長俾與公正並抵村落糾同里老審報極貧  
之戶與次貧戶計其人口或銀或粟以及錢布應  
與若干卽時給散公同紀載以憑稽核儻有不法  
罪歸公正其里老止許糾舉奸弊不得因而捏害  
執事又精心篤意提挈綱領於上一遇奸欺卽置

以法且命以賑後查考有貧者不被被者不應罪  
坐無赦如此饑民無經旬候伺之勞免扶病載途  
之苦祛里胥需索之憂庶幾實惠可敷而執事起  
死迴生之澤亦當逸而享成矣幸加裁擇

浙巡撫議

自洋海多虞倭奴作梗有欲設巡撫中丞於浙以  
爲控馭計者或以問焉予曰設官之典主於朝  
廷制於廟謨野人何與知焉然考之於昔浙未有  
巡撫也自永樂十九年命給事中同尚書巡行於

永啓堂稿

卷之十

七

浙嗣後命官來浙者宣德五年侍郎胡槩經理地  
方八年尚書黃福清理軍政天順中侍郎彭韶查  
理鹽法皆隨事任官事完而止職旣非定於中丞  
官亦不期於相代此其故典也正統己巳土木之  
變溫處有鄧葉之寇於是晉浙轄孫原貞爲副都  
御史巡撫浙江景泰間事定罷設正德七年開化  
常山有王浩八之亂差都御史陶琰爲總制十年  
事定而罷十四年寧藩之叛浙鎮守畢眞爲應乃  
陞應天府丞許庭光僉都御史巡視浙江十五年

復罷至嘉靖八年給事中夏言歷查浙亂巡按王化有磐石衛縛官之奏張問行有蒲圻所殺官之奏歐珠有寧波殺方面官之奏請設巡視大臣已得旨推選而輔臣張孚敬申議回天中止不設是朝廷原無必設之心也二十五年憲臣復以請而夏言在閣適符其前議遂有旨令設巡撫大臣後科道交章議改爲巡視顧巡視非久設之官又見朝廷有漸去之心矣且浙無藩封鮮難稽之錢穀無戎虜寡難禦之變故無總兵非難制之勳臣比之他省懸矣寧必巡撫而後可哉若謂海寇出沒不常不可輕視則考之國朝洪武中有倭寇樂清金鄉小尖亭之紀永樂中有定海磐石沙園之書正統中有大嵩爵溪所之錄彼時未設巡視而卒以底寧然則倭亦蠱毒耳海上衛所能加儆飭足爲先備矣或謂當添設海道御史如北之巡關云者然御史既有巡按矣巡鹽矣巡鹽以察邊儲巡按以統兵民隱機伏寇無非所詰陸截海防無非所按祖宗百八十年統以巡按而

永曆堂稿

卷之十

太

有餘今更疑巡按不足恃何也天下事分之則勝而監臨有牽制之嫌合之則一而糾舉得振刷之勢其在今日夫亦復先朝舊典而已何謂舊典一曰復海道之舊二曰復市舶之舊三曰復水軍之舊夫海道今仍在也而謂復者何蓋復非以官也以制也洪武間設備倭武官嗣有海道憲副之設其職甚專也四季巡行海上駐札寧波而他務無所擾其心其權又甚重也衛所戎伍廢置由其手而他司不得侵嘗聞丹徒王豫爲海道得專勅諭居常便宜從事臨戰必伸軍法故得成大功又羅崇本勅詞文官六品而下武職五品而下得拿問如律如是故權有所歸而勢可必行更有巡按監之於上察其賢否公其舉劾以率勵之寧憂海哉今之海道果不擾以他事乎不侵以他官乎居常便宜而臨陣軍法乎自曹某爲海道與郡守不協奏六事不報而職漸弛劉瑾又以冗員革海道後雖復而其權始變然非一朝一夕矣要在申其舊制一大振刷之耳若市舶之故其說也長不易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尤

竟也請舉其要唐宋以來率皆藉爲利藪 國朝永樂初設市舶提舉司并元之設於錢塘設於上海者一歸之寧波矣彼番舶之來每畏懼不遽登岸豈樂爲亂者特所蓄不售所求弗得乃私結土人相授受而豪右復侵匿之萬不如意乃弄干戈朝廷高識遠覽立之市舶以通其貨而消其患定市舶之制入貢而至者諸番貨物十抽其五入官其餘官給以價若番商私賁市易者舟至水次官爲封籍之十抽其二餘聽貿易蓋王者欲通天下

祖宗以來所以通海洋羣不逞之徒而收其心薄取其貨而消其患於未形者也寧波市舶提舉等設官八員分理番舶又設備倭武官震懾之以威嚴海道大吏糾察之以綱紀此三官者表裏相濟利博而害除何所不可今去舶司令夷情鬱而不舒不逞潛爲鼓禍雖有海道徒空法耳是壅水而障之也嘗觀東廣市舶以誤納佛郎機之貢爲地方擾亦禁絕之而都御史林富奏復其舊浙之市舶一內官貪利召禍極之以彰法旋當平定乃竟廢焉非計之得也若夫水軍在洪武時海上拘耶韓等國凡百餘處兼兩廣漳州總命之徒迺海爲生何啻萬計 聖祖神見萬里命南雄侯趙庸招海上蜃戶島人爲水軍以浙言之寧波一衛設十千戶以處就招之人軍伍大克其後移五千戶於南京龍江關移二千戶於溫州衛寧波止存三千戶此實收召海洋無籍之徒免使翱翔於溟島不可究詰之地爲東南沿海患也正統間海寇陳寬聚衆爲亂 勅海道王勝招撫爲軍夫海洋不逞



之羣時時有之欲誅則不勝誅且絕其自新之路而堅其從亂之心是樹敵也海瀕安得高枕乎必也奏復國初招徠水軍事例勿利其貲但籍其身其隨身貨物容其到衛自爲生理船則收爲哨船人則用爲哨軍踵行一歲九出海操習哨探故事又準薛俊建言聽沿海居民以單桅船附近砍柴捕魚與哨軍聲勢相應如此則軍伍可克海寇可息濱海可寧吁海道復紀綱振於上矣不仍設市舶則番賈無交易之便將必冒禁闌入而叢起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十三

### 海上事宜議

吾浙初設巡撫或人問曰國家設官恒有定制何巡撫昔無而今有朝進議而夕俞旨耶海石子曰是議非始於今也嘉靖八年有秦楊子宜設總

督武臣兩浙宜設巡撫文臣其時已得旨推舉才望謀勇文武大臣矣後江淮開建督府而浙撫獨寢至今復舉行耳或曰浙何爲而設巡撫也海石子曰爲海寇也先朝無論在嘉靖中御史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之奏其爲患久矣海故有漳州賊崇明賊獨倭奴爲患甚大倭奴自漢靈帝始通中華至唐咸亨賀平高麗稍習華音惡其名不善更號日本史載其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倔強如此或曰倭奴何以寇也嘗攷唐宋史倭奴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十三



籍佛經宋自雍熙至嘉定貢使不絕時或失風詔給常平米錢贍養何嘗爲寇而防之哉元初嘗入寇世祖諭之不從命范文虎等率舟師十萬討之盡沒五龍山下終元世爲寇橫甚何也海石子曰是有說也唐宋以來倭奴利吾華物故修貢也勤元爲海運倭奴劫掠運舟已滿其欲奚藉貢市乎是宋以前我執其利柄而彼求之元之時彼乘其利便而每爲我患故寇不在唐宋而在元也或曰國初以來百夷效順何爲倭奴獨梗海石子曰洪

濠寧堂稿

卷之十

廿四

武已遣僧奉表稱臣矣子言宣德者誤也海石子曰吾非謂貢始宣德以後也蓋永樂以前之貢假貢以觀虛實因爲寇也宣德以後之貢假貢以通商賈非爲寇也故洪武奉表之時貢方入已掠溫州其後或貢無表文安置其使于川陝番寺又嘗與胡惟庸交通謀不軌祖訓云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故絕之是永樂以前之貢意在寇也又侍郎楊守陳曰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是宣德以後之貢意在商也或人乃悟曰運於海倭假貢而爲寇罷海運倭緣貢而求商情較然矣商亦可通否乎海石子曰難言也謂可通則祖訓嘗絕之矣謂不通則洪武末年許令十年一貢永樂初賜日本王印詔許之通融或二三年或五六年入貢矣且松江寧波先曾各設市舶市舶者與夷舶市也然則貢而商亦國制所許也或曰胡兩市舶今無一耶海石子曰史言松江宋建市舶司元有市舶務國朝爲市舶監在瑯湖之北後以官多民擾罷之

濠寧堂稿

卷之十

廿五

而併於四明市舶四明者寧波也嘉靖二年倭奴  
兩道各稱入貢一日宗設一日瑞佐宗設在瑞佐  
先而閱貨宴設反先瑞佐後宗設於是兩不相平  
遂互讐殺騷擾一方而市舶內官又陰爲瑞佐嚮  
道是市舶首尾爲始禍故四明市舶廢或曰市舶  
廢是不許其貢而商矣海石子曰嘉靖四年 勅  
給事中勘報倭情已奉 明命許復洪武十年一  
貢之例矣非終拒之也且市舶之廢非絕其來商  
乃慮市舶之爲禍始也使監舶得人彼貢而商焉  
互市而兩利焉海微消而夷禍息非地方之福乎  
況巡撫之設誠非無意將俾之仰遵 國典俯察  
時宜杜其釁于無形耳或曰嘗覽海經南自汀漳  
北抵登萊沿海之區皆可駐舶何必寧波海石子  
曰攷之倭奴貢道唐天寶以前率由百濟新羅入  
山東境自倭與新羅讐殺乃不北而南由明越州  
矣又山川略中載永樂時所封壽安鎮國山與四  
明相值春時東風便帆直抵寧波境爲便聞之海  
濱人云江淮未設總督海商或由海門入建業潛

相貿易今江上有操江中丞巡江有兩御史海口  
有總督太倉有兵憲彼勢日密故必之寧波今浙  
復專設巡撫防範甚周吾恐兩浙他奧區僻徑可  
通舶賈者能保其不乘我無備而肆擾乎蓋倭既  
仰藉華物必資商爲利貢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該  
謂閏月風便舶至非閏月風便三年一閏彼適來  
正其候耳況華人亦利其貨交相覬覦而時禁特  
嚴則旁蹊曲徑潛相勾引勢在必然奸人乃或從  
中梗之官不達其利害而接治稍急彼欲脫身以  
解必至弄兵沿海之憂方大耳往年大同甘肅之  
變皆措置失宜以至潰決正德中兩河流賊彼寧  
不畏死而甘禍哉幾事不察釀成大患或曰似此  
將何道而可海石子曰在自治耳必也申明法紀  
禁絕通番之人杜塞勾引之路若彼稱貢而來縱  
不合十年之期挈重貲涉溟濤無復回之理況內  
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韓昌黎送海州刺史有  
曰海外之國馭得其道處中其情則夷賈之貨皆  
可爲中華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潛消今日之計在

巡撫大臣知我知彼識其機宜而善應之耳況

國家如天之覆於外夷未嘗拒之遼東朵顏諸衛  
三年入貢容其貿易而西番如吐魯番等來朝得  
十日平市於京師何獨東海之夷必拒之耶況  
祖訓絕之謂其暗通奸臣將圖不軌今不設丞相  
寧有惟庸之奸如以市舶既革爲疑則又非互市  
之故也考之正德中市舶內官暗通宋素卿等受  
賄以萬計且內通劉瑾欲勾外夷逞侮而嘉靖  
間復激忿宗設殺總督武臣皆閩人之階禍耳今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七

聖明當陽百僚奉法何虞一醜夷之交市爲或曰  
是固然矣慮貴十全今欲善圖其後使彼不敢逞  
而我無虞其害何道致之海石子曰有二說焉一  
論彼國不得各道爭貢一論海上近舶之家不得  
冒利啓釁是也倭國有七道道各統郡數十倭王  
政令行則不敢擅爭求貢自源義植主國幼冲無  
道勢不能制遂致各道強請勘合爭先求貢及抵  
寧波互相詆毀求勝致屠戮釁開而兵戈貽害今  
當諭彼照先年各道輪貢不得交爭違者照洪武

事例却其貢物安置其使於川陝則禍端可息矣

若彼沿海之奸嗜利無紀必投勢豪之家以爲奧  
主始則誘賒舶貨旣而不償又謬托貴勢轉展相  
蒙激其憤怨必也嚴憲典輒擅通番之禁督巡司  
下海捕緝之條方番舶之至必報官閱視方得議  
估旣入其貨立限以償凡勢要之家不得投托務  
選謹厚之人自顧身家者乃得與之交易則狡猾  
失勢當自斂戢且船舶不許入港令彼不得覘我  
虛實市易之際差官檢押不得乘機虧負如此華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七

夷各獲其利彙何自生或曰誠如所論則不惟杜  
禍萌且各受益何也限以十年之貢旣不拒夷人  
嚮義之心而彼國亦不數數勞費一利也抑其爭  
貢之端旣以禮義治彼又以尊嚴事我二利也倭  
國初市舶之意而不絕其情在我則以通夷方之  
百貨在彼又以慰仰藉之貪心三利也於是海石  
子曰然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議

修塘濬河議

執事軫恤時艱以修塘濬河之策下問某也生長斯土見聞所習敢不披瀝以俟收採竊惟修塘濬河雖爲兩事而重實在塘則修爲急河特修之事耳請以塘之利弊論夫築塘捍海非堅不可顧其易壞有四海之爲水與江河異顛風怒浪浴日吞天衝盪所及山岳披靡況於人力所築之塘其易壞一也吾邑海之外有白塔諸山并立其間潮之來也從夾峙之中奔湧而入其勢憤激用壯噴濤撼地其易壞二也瀕海煮鹽戶必藉鹹水灑之謂之晒灰塘固則水不入鹽戶乘間鑽穴引水初若一線終乃滔天難於抹塞其易壞三也沿海之夫每利築塘塘不壞無以爲生故日毀月剝以侵削之希冀包攬其易壞四也而築塘之難又有三患舊制郡徵塘夫銀獨平湖以濱海免徵餘六邑約各該千兩遇塘壞則顧夫買石塘偶不壞則徵

積郡帑待用及其弊也相通爲奸竇侵漁囊橐濕無稽考議者遂欲削去前銀此又因噎廢食也築價何需焉此可患者一每當築時調各邑人夫應役相去海塘近者百里遠又倍之皆樂避而畏出多資銀到塘顧募土着土着利其顧有一身包數丁者遇點開援彼應此百計支吾夫雖多而力實少此可患者二又民不可與慮始興功之日浮議雜然一有不達信聲吠形更相傳遞以白爲黑化蘭成蕪前者蹶而後者恐遂因循塞責以掩目前莫肯堅任此可患者三夫兼此四壞又值三患塘之所以未築而先傾方事而難固也然百雉孤懸溟濤傾洞雷霆砰轟相隔曾不百武億萬生靈係此一線塘可不議築築可不議亟乎今且酌芻蕘爲執事獻塘受洪流之衝當擊盪之勢此係於天吾弗論也其竈戶鑽穴引海實資鹽課則有可說焉聞竈場每歲所入運司鹽價不過百兩盍若於塘夫銀六千兩之內歲支百兩代解於是而猶有穴隙者重懲之塘庶其可固乎其每歲塘夫銀停

徵之說不可徇也但往日有侵詭未完者可不追乎追可不罪乎其各縣應役之夫賣銀僱土着者宜令納銀者聽而官自催募就役之夫不得冒代不猶愈乎雖然是補偏揀獎之論猶其膚也竊意今之急務在川得其人耳今也執事紀綱於上水利憲臬督率于中其隨地分布責之董衆者或以武職或以耆老愚謂此曹奔走車塵之前而不恤甘受不測之辱而不憚此其意何哉亦欲乘機射利耳一萌利心不過承上之旨徇己之欲苟且畢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三

事豈復遠圖故爲今計莫若總計當修之數畫界分區選擇素有廉隅者不拘官民使之督役其工價卽付之使募健夫聽其驅率但期以十年不毀如不及年數則歸咎其人而在任事之秋宜稍加禮意或撥以隨從或優其餼廩事完之日立石爲紀一遇毀壞隨令整戢如此塘庶幾有永乎願督工之人不在聰明才辯而在有心計知水利者又必絕其他務得專精銳思於塘朝而往暮而歸程衆能以勸懲之合羣策以商確之成敗利鈍之

故一肩於身而不以付之天斯得人矣人得而塘之修無難矣若河之濬似可不加力而自致者何也築塘必以土取土必於附塘之地土以漸取而墟則河亦不力而濬一事而兩效也若夫運石築塘宜舟乎宜車乎抑宜以人力乎要在因其便矣水便則舟陸便則車不可車則人力挽之務求濟用非膠一定也雖然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懸法核人難以求濟以人運法庶乎亟成考之吾邑之塘亦有難一槩者如近城一帶潮水似緩若宋庄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四

天關其潮十倍故於此則當如常法于彼特宜表裏皆石石必擇其最巨且以鐵尺貫之不爲一時速就之功務期經久不刊之利嘗稽之昔王介甫築寧海之塘但用甕石以其潮平也高駢築瓊州之塘則用排石即取諸海濱之岩也河南築黃嶺岡之法可以捍河不可以捍海江左築長隄排木之法可以捍湖而不可以捍海要在得人而已得人而宜與不宜惟所用矣執事固善用人之人也宏遠之猷高朗之識有出於尋常萬萬可以吞吐

滄溟底柱碣石者區區一塘何有於愚言

漕渠議

嘉靖間山東諸泉半竭黃流耗減漕途闕澁議者謂海運當復以防不虞此固濟變之策也但棄故道而事他徑舍安流而涉風濤恐有未便不妨酌議輒援筆摠所見以求正於高明者嘗聞漢儒云聖王興圖書出王道廢川瀆竭今天子方隆唐虞之治建萬安之業而川祇弗効咽喉爲梗諸泉垂竭黃河分流不至甚可駭也洪範曰貌肅則雨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五

時若而水之徵休國語曰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方今 黼展垂裳恭已而百僚欽肅 九重意喻色授而乾柄獨昭臨朝無愆度之容在國鮮弛操之御五行順敘而洪流建瓴斯其時矣夫乃守土者奉職無狀不能疏滌以至於是然而 聖心有加夙夜焦勞咨諏盡下 勅水部亟圖長策以底承寧豈非天衷涵育四海爲度而不以一隅之梗爲不足置慮耶顧泉源總之徂徠等七十二派麗鉅野陽穀諸邑攷之承樂中金純濇引濟漕其經

理甚悉有安馬場諸湖以聚水有石口通源諸閘以儲水有挂劔柳堤諸鋪以濬水有師家野豬諸壩以止水撈淺有夫監泉有官迨於今日久獎滋民或墮以爲利網弛法玩官或徂以爲常遂令泉源或散爲灌溉或絕爲魚梁而隔爲沼汙入漕河者寧盡如昔耶黃河分流之不至蓋有繇矣張仲義云黃河一石水五斗泥其濁而易闕性也姑論國朝洪武河決原武正統決滎陽天順決開封弘治決張秋正德決曹縣又決孫家口率數十年一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六

變蓋其泥濁易沉泥沉易積積則流益緩緩則積愈多故屢淤屢洩其勢然耳況充豫土性墳壚易爲衝突舍本流而趨異壑夫何怪焉今者徙舊黃河復故道出泗州南趨於淮由是言之泉非竭也民爲之竭也河非梗也闕爲之梗也議者不察本末務以奇論相高近者議開別河遠者欲漕於海非無見也然海運之說有不可者五以元史攷之歲運之舟千至纔十七則沒者十三矣夫役卒訛非赤子艘粟訛非民膏乃驅有生之民投必死之

地取可用之財填不測之區寧無惻然於心乎不可一尚書宋禮疏云海運必用千料船駕者百人運米千石若計河漕則海船一可辦河船十且運卒少而鮮傾沒之患以此相較其不可二元專海運倭奴歲肆剽劫必設瞭望之卒備捍禦之兵輾轉隄防猶不獲免國初設備倭指揮亦爲海運及改運會通倭乃絕覬覦矣此爲永鑒其不可三欲海運必濬利津膠萊等河爲停泊之所屯寶蓋黑龍諸山爲望瞭之計今久堙再修興役無已與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七

以勵世磨鈍也合是唐虞不能治今督理諸臣自中丞曹郎而下皆視爲養望息勞之所而不切軫時耗國之憂去歲漕涸勅遣侍郎諸臣臨視講求經畫但聞所至搜索供億民不能支每一官隨從千人未及展一籌夏水驟發漕舟無阻諸臣乃竊以爲功噫泉源未必竭而財有時竭水至自有時而民怨無時今欲上不煩宵旰中不失漕期下不困閭閻其要在得泉耳欲泉之盈匪有他奇其要在無分泉耳分有盡之源供無窮之用豪民擅其利國計當其虛第能數而清之則地中之蓄滔滔不匱漕渠漸盈國課日克必也復永樂之制乎積水減水之聞在支流不可不修掩淺撈淺之夫在占役不容不覈非得實心爲國任怨之臣不可矣若濬河之術古來無慮千百其宜者有二焉宋李公義鐵龍爪楊泥車其一也河闊在泥以鐵爲爪繫舟尾而行急權乘流聯翩而下沙動水衝深可數尺此去閼土之法也晉梁文矩督人戶守堤其一也文矩請於夾河人戶免其糧役點克隄



長秋水瀑漲率人守之欲潰則戢欲塞則疏各限區里官爲巡緝若工大則量爲之助偷惰者罰此防河濬之法也又稽先正所建議矣天順間中丞賈銓濬黃沁二河都事金景輝奏安山北抵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一沁水雨少脉細遂致淺澁其汴城北陳橋原有沁河故道由長垣歷鉅野出會通河合汶以下臨清此道舟通往來止陳橋迤西三十里淺狹耳濬之深濶以入運河是沁水南出呂梁濟徐州以下又北出安山濟臨清以下非惟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九

運船可由小浮橋以達陳橋且免濟寧一帶閘座擠留之險又 高皇帝用兵梁晉使徐中山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塞乃修師家石佛諸閘以出濟寧夫開塌場口卽引沁水也然不用沁水而從濟寧何也蓋出濟寧道徑也由陳橋達臨清道迂也然濟寧雖徑而中高天井諸閘一啓水則立涸艘運爲艱陳橋雖迂徐行安達此寔可行之今而甚利者且又 國初之遺迹而裨漕之便計幸鑒裁焉

### 鄉兵議

屬者倭夷搶攘地方殘破人無固志使不一爲整備何以圖安然推其所以至此無他焉兵不素練器不素具雖有勇義之夫亦束手無策耳然害及於身將救頭目不恤肢體人情然也彼城鄉之人均有保家之心則均有禦賊之心在長人者因而利導之使足爲捍衛助耳但本縣形勢沿海多陸地各鄉多水渠故鄉兵糾集在城郭不同於各鄉在各鄉不同於沿海若不因形勢出令未必宜民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

欲規勢圖便立法難於強一請先議城郭而後及各鄉可乎在城除有力之家堪備器械下戶瞻生不給器何從出莫若募善工給值多作弓矢械器擇多力伶俐者報名分給之事後仍還官別貯待用及贖罪者聽其情便或輪作械器或預納價值償罪務要堅完犀利積之既多號召在城人戶聽以生理之暇于城外開空處演習時令佐貳輪日糾率顧人情不同顧慮非一或恐技藝不能遽開或恐責罰因而自及亦須明白開論不以官法督



責則人當樂從矣更宜募武藝習熟者數人分方教導引就規矩如是數月或可團操然後計數分班爲之期日各羣相較執事或親出一試之量取其能者加賞久而不輟庶有成效乎若夫各鄉溪河間隔無數里之寬閑時遇佈種鮮一隅之空隙故不可陸演在用船水操既可遠行探哨又不阻碍田塍但多船而備械恐其乘勢爲非更須嚴爲約禁擇鄉之族大力并知禮畏法者爲首審其何家有船何人有力預報於官將各鄉從類編定

奉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一

如某都船若干某村船若干分以字號凡遇操演寓以行伍之法不得紊亂且可禁其爭先相競之患至于患蓄貧里人船稍乏姑寬以待之不責其必備以順人情如此行之彼既不苦於囂凌且樂於從約又宜立爲二禁一者黑夜越境使人疑忌止許近地周旋一者爭競紛譁起告訐之端止許隨序遞發凡遇海倭有倣則陸路暫斷橋梁水路暗置椿柵或掘壑要害或伏弩林莽或布蒺藜或爲竹刺經營從便事寧計功然平日不少加鼓舞

人情易怠宜於演熟之後限期朔望一抵城下執事親出試之有四法焉一觀其先後約束不相紊越一觀其掉櫓呈藝不至張皇一觀其遇賊閃避不至爲賊所乘一觀其乘機攻擊飛磚拋石而能屢中如此者亟加獎勵仍與量賞不能者姑記以待後試是懲勸明而人心奮必有可觀至於沿海之處陸地綿曠可照保甲之制一村爲一長不必拘以十家也一長制一甲不必限以十夫也或家濬而械不具聽其演習狼筈木棍等易辦之物官爲詢訪而時以城之餘者量給之然沙場之人易於流竄更宜加意安插倭奴來犯海畔之人必先覺察今其於水作竹刺以潛毒之於陸掘陷穽以疑誘之執事或有事於海上南北往來預期而出使呈技倆習者略爲獎勵久漸加賞則沿海可得藝勇千人又城之東郭率多漁戶皆竹筏下海此尤可用凡賊來之處其出入深淺皆彼所知賊之將至於淺處設機械賊之方至黑夜乘潮駕筏或火其蓬或繫其舟或乘其懈而刺擊之是亦便計良

奉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一

策也然須平日招之以德惠鼓之以賞罰臨時指導以機宜庶克有濟嘗聞神世衡之守青澗也慮邊民不知兵乃以銀爲的中者與之及獄訟爭鬪皆令射以決勝負于是人人善射遂爲重鎮充國在金城以屯田爲制差計而先零破壞此已事明驗況執事才猷卓絕加意海邦被德者歌舞而於禦倭何有語云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某今且拭目以俟

處倭議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七

恭承尊教云 國初以來至今凡倭寇所以盛衰巡視所以因革海道所以重輕市舶所以興廢及當今事宜若何可以消變於旣形而圖安於未事臺下惓惓爲國盛心不遺葑菲如此誠爲地方感爲生靈感顧鄙人前所陳復舊制三事曰海道曰市舶曰水軍者此當圖於未形之先而已無及矣今勢旣猖獗焚劫馳突未知所底是非一大創之不可在臺下深計而潛圖焉然明問所及不可無言謹條列數端欸陳如左 一曰倭奴始末大略

倭卽日本也古稱倭奴其始有天材雲尊者都

筑紫自號尊者尊者之子曰奇瀲自筑紫入都大和州海中諸夷倭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姓至漢桓靈間倭始寇亂史紀倭奴自漢始矣又曰徐倭者徐市以童男女入海托云求藥止王夷亶二州於是有徐倭之稱其曰日本則自唐咸亨初入賀平高麗稍習華音醜倭奴名更以日本蓋其國依東隅近出日取以爲義也又考世紀自漢以來皆習佛如佛稱世尊其主亦稱尊所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四

謂彥瀲尊者是也至彥瀲之子更僭稱神天王二曰歷代通中國大略 漢武帝滅朝鮮倭奴驛使始通光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自稱大夫賜以印綬魏景初二年平公孫淵倭奴遣難升米等詣闕朝獻乃錫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此中國封王之始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相讐殺來告急遣掾史張政賁詔往諭之此中國通使之始唐天寶中倭王孝明遣使入貢是時新羅爲高麗所暴故貢使不敢由新羅入山東界乃南由

明越州卽今之寧波此入明越州之始宋雍熙元年倭王守平遣僧大周然獻銅器及日本圓年代紀一卷明年附台州商船而歸此浙人通舶之始三曰 國朝入貢大略 洪武四年倭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貢以無表文却之十五年遣僧歸廷用來貢因其與胡惟庸爲奸却其貢發僧陝西四川各番寺安置詔絕之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貢 勅令十年一貢給與勘合百道爲驗使人無過二百永樂初招徠四夷名其國之山曰壽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五

安鎮國山爲製文勒石自是或二三年五六年貢無定期所至守臣奏請俯順夷情輒報可正德四年倭之南海道細川高國遣宋素卿貢卽嘉靖中兵科勘奏所謂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勾引外夷正德年間冒貢爲奸將真重典寅緣逆瑾幸逃天刑者是也嘉靖二年國王源義植幼不能制國於是西海道遣宗設謙導等南海道遣瑞佐宋素卿等各稱貢舟泊寧波互相詆毀遂至弄兵相殺爲地方大禍 四曰倭奴入寇大略 洪武二

年寇山東竝海郡縣又寇淮安五年船二百艘寇掠樂清縣十六年船十八艘寇金鄉平陽殺官軍二十餘二十七年船九艘寇小尖亭三十四年船六艘寇蒲圻所永樂二年船十八艘寇穿山所百戶馬飛興被殺十年船十一艘寇磐石衛十五年船二艘寇沙園所千戶沈鍾被殺十七年寇馬雄島都督劉榮大敗之正統四年寇大嵩所入桃渚焚劫殺僇爲甚嘉靖二年因宗設等兩道稱貢宋素卿等交構讐殺因殺總督都司劉景千戶胡源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五

百戶劉恩指揮袁某被擄去此雖始於貢而終於殺掠尤甚于入寇者也 五曰洪武禦倭方略 聖祖御極之五年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徼十七年召信國公湯和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地要害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沿海巡行築登萊觀海等城五十有九民四丁取其一爲戍兵以守之二十七年遣都督劉德商鬲巡視兩浙防倭又勅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浙海上由是觀

之重武臣之選肇出海之哨築戍守之城廣斥堠之備以防於未然者洪武中之方略也 六曰永樂禦倭方略 永樂初以倭屢肆剽掠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日本還所掠海上人十七年都督劉榮守遼東卽相地形請於金緣島西北之望海場築立城堡煙墩一日瞭言東南海島舉火翼日倭船三十餘艘直抵馬雄島相屬蟻登徑奔塢上榮率精兵疾馳赴之設伏山下預遣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步隊與之逆戰舉炮發伏寇敗奔入櫻桃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七

得孕婦與其儕忖度男女別視之以中否爲勝負負者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可言民之少壯與粟帛席卷歸巢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議下備倭之令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屯駐海上分番防範兵威振於海表於是倭夷潛伏邊乃得安堵則夫任帥增戍講武修艦大振聲靈乃正統中之方略也 八曰嘉靖禦倭方略 在昔見兵科奏疏內開巡按御史歐珠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擄掠之奏差官勘報處究又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巡視浙江都御史假以督軍重權兼制隣境將磐石衛叛軍事情務要體訪明白其倡亂之人亟正憲典仍令設法勦除海寇一應地方興革重務悉付整理必爲將來無事之計夫浙之先不設巡撫蓋以備禦周密海防寧靜倭夷商貢稍尊約束謂可坐消氛祲耳今攷歷年奏牘不勝掄攘雖欲循舊又烏能已故嘉靖八年已嘗得命旨推選才望乃復中輟今值此紛拏之際能不議興乎所藉以節制藩服控揣蠻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八

夷戢伏奸萌振揚虎旅使東南一面海不揚波是誠當今之要務矣然則剔除叛亂振刷紀綱立重鎮於海壘揚軍聲於絕徼此嘉靖中之方略也九曰倭寇事體今昔不同國初倭患雖遍于沿海一帶然止倭耳今也華人習知海外金寶之饒夷亦知吾海畔之人奸闌出入易與爲市況復雜以商舶倭之來也輒矯云求貢苟或海防弛備卽肆劫掠且如閩廣羣不逞之徒明越諸得利之家外交內訌爲彼耳目奸雄又多就中觀望爲去就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九

是故處倭奴之策易處奸黨之策難今聞各處搜緝固將防不測之變彌探望之羣然其間又或有思故土願歸順者一槩禁絕非計之全莫若給以曉諭開自新之途有歸順者或許發原籍或軍前效用如能潛報寇賊隱情者賞非爲縱也與其甘爲賊用不如使歸籍而收爲民似得招徠之方且以散其黨而漸耗之也此與國初招通海之徒爲水軍正相類在揆策者審處而慎裁之耳 十

曰在今制寇方略不同 海夷未變之初要當

杜其萌使不獲逞則夫振海道之權以提其綱復市舶之司以通其情循水軍之制以消其黨三者備而制馭有機夷心可弭前已略言之矣今彼禍方烈民之荼毒不小倭之蹂躪已深賊旣得志未肯但已羣兇復企慕願與爲儔若非痛加懲創尊雍禽獮遏其方張之勢縱彼悔禍欲去而地方奸雄素從賊者其心不安必且鼓煽阻撓而掣之肘矣故當今方略必在揚我之武而奪之氣也聞之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方茲民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二十

氣破傷之後而欲圖勝算可驟致乎必也請便宜之制勵軍興之法示賞罰之公以奮士伍之精神嚴訓齊之方精簡閱之典蓄超距之力以作三軍之果毅而且開陣法一旗鼓出奇設伏神鬼不測以誤狡夷之趨避夫以溟泛之夷而遇城臺之障以裸袒之態而當甲冑之師以散亂之跳跋而凌溝澮叢薄之險阻直可折箠笞之耳 十一曰制勝之術貴於選將 夫浙非乏兵非缺將也然謂之選則未也彼衛所之衆無非籍兵統袴之胄無

非世將然亦虛得名耳有能技藝畢給以服衆乎  
韜鈴素韞以制敵乎士卒撫練以同患乎人徒知  
其義弁撫劔曰將是未爲真將耳故能言如趙括  
弗可聽也輕舉如馬謖弗可庸也必也精揀而專  
任乎其處已貴深貴沉而藏機不露其撫士有威  
有惠而訓飭咸宜其見敵知己知彼而進退合度  
又且有慎重之心無倖功之念有一體之誼無專  
利之私得若人而將之所謂可勝不可敗者卽驅  
市人猶可用也況加以素練之卒乎由是而後行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廿二

所定入貢人數而苟幸無事輒與奏報許可地方  
供應實爲勞擾誠如文懿所謂朝廷未納其貢而  
吾已先受其害故 祖訓有云日本雖朝貢實暗  
通奸臣故絕之又給事中夏言奏倭夷變詐兇虐  
不當與之通使是固然矣但夷物亦中國所需而  
苟隔閼華夷之情吾恐冠鈔之禍未已也莫若於  
邊將厲兵一鼓蕩平之後復立市舶以通沿海之  
商使海道憲臣監督之時當請貢憲臣達之巡臺  
奏其表文進其方物免其到京朝見則旣足省數  
千里供應之煩又不使得覘中國虛實至於物貨  
之來或照廣東先朝舊規亮抽一二餘者責令誠  
實通事計估通融貿易其或投倚豪家負利起禍  
則憲臣糾舉之罪坐不宥仍禁華人下海通番之  
弊如此則國典不隳夷情克慰而於我亦甚便何  
也得可資之貨收徵稅之利抑奸商之誘免焚劫  
之慘減戍守之兵故曰便也是在持衡者審計其  
宜庶異日有息肩之期耳

論

邊論上

北埵疆域萬里隣於大漠窺覲時動 祖宗時能使聲援相接如一家而父子兄弟之相救也如一身而手足腹心之相運也故此呼彼應東急西援顧指臂使無撓阻隔絕之患禁止令行解跋扈旁睨之虞嘗攷之職方氏 京師之東以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東連遼陽西控宣府以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關隘修葺封守櫛比以爲內邊外邊捍禦內邊拱護此遼陽宣府之勢

承慶堂稿

卷之十一

三

合寔重 京師之深意也大同之東有天城陽和西有偏頭鴈門北有大邊內有二邊高山聚落等五堡分據其間以爲應援不示之隙是大同地雖散漫而防守之勢常合也榆林寧夏卽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拒河外爲守 國初定制榆林兵出戍東勝州之北寧夏兵賸出賀蘭山後是其勢亦合而未散也甘肅古河西四郡漢武開拓之以斷匈奴右臂 國初嘗封元遺孽爲忠順王王哈密之地立赤斤蒙古八衛翼忠順之勢右抗

西番前遏北狄以奠枕甘肅意在以夷禦夷蓋西北一要區也吁邊隅之勢合則國強國初之稱強惟勢合耳東自遼陽數千里而西以至甘肅哈密皆爲內地誠有如一家人然牆塘與園無偏重也如一身然氣脉膚革無痿痺也今顧有可慨者自兀良哈內附割大寧營州全鎮與之卽今朵顏三衛之地而遼陽以東聲援阻矣宣德中退守獨石而開平興和衝要之地棄爲虜巢昔所置八驛盡爲甌脫而宣府以北聲援絕矣大邊失守二邊復棄

承慶堂稿

卷之十一

四

致五堡不築宣寧不屯因而兵驕殺將紀律無嚴大同聲援弛矣又東勝撤而榆林邊牆迂遠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綿亘千二百餘里連墩鉤堡橫截河套之南而榆林聲援散矣且總兵杭雄失利趙瑛再創虜遂出入河套往來甘涼每繞出賀蘭山前無復避忌旣而王瓊廢鎮遠關修平虜城棄地八十餘里而寧夏以東之聲援又虛矣自忠順王罕也失柄其母擅事土魯番縱橫搶攘而哈密不守安定等衛又破滅於海西諸夷遺族皆逃



避山谷不能復振甘肅之聲援又危矣方 國家  
盛時要害全控於中華封守復嚴於法令勢固兵  
雄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漠南無庭夷虜安得  
肆其山沒哉及今四顧邊境日久日削要害之區  
不能什半而廟堂碩畫似又不暇遠計夫肩背者  
丘瓊臺不云乎夷處我之腹心我處夷之支微夫  
是以血脉不貫而虜氣日驕勢烏得合而禦烏得  
堅乎加以將非其人備非其預奇謀誰展決勝靡  
由吾恐吉囊雖斃俺答復猖未可高枕而臥也

康寧堂稿

卷之十一

七

邊論下

邊防之強弱靡常合則強散則弱然而非一朝夕  
之故也驟而希盛世之轍胡容易言然因時制宜  
不可無術嗚呼議者紛紛徒滋策舍求其請當一  
面鳴劔伊吾抑何寥寥則不得不於衆言之中而  
採其宜彼所云重撫臣將臣斯二者誠要義也顧  
得人爲要得人矣曠能用其人哉本原之地端有  
所歸請得借筭籌一効請纓之略昔之論重撫臣  
有四一曰慎選二曰久任三曰假權四曰明功論

將臣亦有四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  
使四曰懲欺玩是其爲說也詳其爲慮也審其爲  
誼也博亦既日有聞矣愚請以議所未及援古三  
事言之昔秦皇帝深居高拱罕與羣臣接及四方  
盜起遣章邯等擊破之盜幾平長史欣奏事咸陽  
畱司馬門三日不報邯懼而與盜連和今邊庭秦  
事能無畱牘乎能賞不踰時乎且或彌月不報奚  
論三日是爲朝廷司喉舌者可議也自古敗軍行  
法甚嚴漢武以不襲虜重王恢下吏諸葛以馬謖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七

違令卽行軍法我 朝紀律申於國初邊臣知畏  
藉以少事弘治以來太平偃武陷軍火師者已不  
問矣正德中一切苟簡姑息失身流賊者不誅侵  
尋至今寧夏大同失事屢有聞矣 上雖赫怒未  
聞致以軍法究其禍敗之由是爲朝廷稽功罰者  
可議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糗糒兵所最急故士  
飽而歌馬騰于槽乃得勝算國初沿邊膏腴之壤  
總兵而下分屯駐牧於外驅軍民耕穫於內且戰  
且禦食足兵強自景泰罷邊方將領之耕停每歲



屯田侍郎之遣於是墩堡廢瞭望疎虜反得乘機  
抵隙竊據內地窺我虛實爲邊防害況軍不屯則  
民無捍衛而廢耕民不耕則粟無從出而匱餉雖  
有鹽商之中而折色何補於枵腹雖招商有令而  
倣急則難於轉搬是爲朝廷裕儲峙者可議也儻  
念邊隅之當軫賞罰不可不決積貯不可不豐則  
頃刻立割倉箱狼戾憂國者寧無加意耶而撫臣  
將臣亦有所藉手矣雖然三者猶其末耳將究極  
本原則願存神九五之尊垂意狼望之野銳精鼓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一

### 鹽法論

鹽曷爲法也藉足國也鹽曷爲足國也國耗在邊  
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  
以儲粟積商之粟以實邊邊可足也然商猶昔也

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法之弊也法曷  
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變法其既也壞於權勢  
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  
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  
也故商或貴粟赴各邊輸納或自墾邊壤以積粟  
此鹽之爲利而邊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  
司農部商多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  
於京分送各邊自糴折銀較舊爲增得引比粟甚  
易於是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送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十一

銀邊人更無糴本遂多餒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  
正德時動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  
中納不行乃羣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  
利而商之得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於各  
場勢家先取足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之再  
也而操柄者又隨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歸  
其手建議公賣餘鹽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  
餘鹽盛行而正鹽反壅此商賈不通之又再也況  
今各邊屯種之政廢而粟粒芻束之運艱度支空

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下勢家且爲斂迹而商賈益病矣爲今之計第使鹽引仍徵粟卽商驚邊商驚邊而田之墾闢必多使邊方各屯種則本色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便不待司農出銀以糴而邊自可饒且引勿增餘鹽祇支正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權宜變通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也惟場竈旣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一

廿九

難遂至千百爲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爲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爲禍萌莫甚于此今爲兩利說若使見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貿則戶與商俱得上不廢官之取下不壅民之資乃人情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則邊無藏粟而邊地病煎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途有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藪化爲弊區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勸之耕而以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自貿

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無乏課寬無匿奸矣今也網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囊金易引何苦遠耕且下戶肩挑尚恐白歛此其利害察若指掌故得縷指而竊較之

均賦論

凡爲天下者賦出於田田計於畝故封疆萬里視千里之都千里之都視百里之邑其兆起於一畝之田今以百里之邑計之均其田量其畝得五十有四億以五分之二爲城郭之建川塗之經丘墓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一

手

廬井場圃之聚牛豚之所息蔬菓之所植以五分之三出賦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刺史令丞與執事者之祿其羨以供賓客輸四方備水旱疾疫之灾其取賦之法率十畝取粟一石其田間樹之以桑其蠶飼出絲泉衣被男女曰功桑而取帛之法亦率十桑而取帛一疋鰥寡孤獨廢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又於十里之鄉公租歲十舍其一於公困以待賑饑歲入不足於食量家之多寡出困粟以給之而勸之蠶以須麥秋焉

如是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壑天不能災歲不能侵不流徙於它方矣人既殷富樂其生重犯法而輕從善諭其父母焉於慈教其子弟興於考訓其鄉黨敦於讓老者得安弱者得養鰥寡孤獨廢疾皆得其所屋廬相比間黨相親烟火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睦而不紛與之動則爭赴而相先雖有暴強之衆不敢侵凌矣自百里推之通於千里自千里而萬里以達於四海其孰能違之故善爲政者整齊其法制諄復其承教堂稿

卷之十一

主

教誨以誘民胥於醇德恒自均賦始賦有定而不重爲煩民安業而不易爲擾閭左各自爲保而顧其室家親其君上雖欲與爲變弗可得也

論

廟制論

太廟者太祖之廟也我朝立廟遵古都宮之制一廟巍然居中南向其廟之東向者稱昭西向者稱穆迄於今而歷世八矣故太祖高皇帝廟巍然居中正南向之位東第一廟爲成祖以擬周文世室也西爲空地有所待而未建焉是成祖廟亦似特崇而無與麗者廟南爲仁宗廟再南爲英宗廟又南爲孝宗廟是東三廟序而爲昭者也西空地之南爲宣宗廟再南爲憲宗廟又南爲武宗廟是西三廟序而爲穆者也廟各有門垣墉繚之皆南向門之內爲殿三楹後有寢室爲藏主之所若德懿僖仁四祖皆已從祧祧主藏於太祖廟之後寢或者曰三祖世遠宜祧惟仁祖爲最親誕育聖祖慶流萬世功不可忘宜不在祧列如周人以后稷爲祖邇周而上至有虞氏亦祖顓頊而宗堯代各有祖

承教堂稿

卷之十二

一

非僅祖初業之君是或一道也今上卓見遠覽  
謂化家爲國實自我太祖始況廟曰太廟則  
太祖之廟也太祖肇基帝祚業冠古今復腥膻  
之士宇還宇宙之綱常黃虞以來且讓功德廟貌  
之制非正南面而隆美報豈所以極尊崇而示百  
世不遷之典也於是定制廟曰太廟饗廟必自  
太祖始誠萬古不易之定見而非據經守禮之臣  
所能仰窺萬一者也

樂論上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二

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四德蘊焉五常具焉感物不  
能無動於是喜怒愛惡哀樂之情動于理爲和  
蕩于欲爲乖聖王南面而治不能使天下無乖非  
其心也以和召和必將有宣其湮鬱滌其邪穢使  
潛移而不知者此樂所由作也是故鳥雷風蟲天  
地自然之聲也草木雲物天地自然之容也足蹈  
手舞吾人自動之機也詩歌音韻吾人自鳴之籟  
也夫人受天地之形感天地之化莫不有本然之  
和而主世道者不能迎機以導之循數以示之間

有加意移風而和中聲協五氣反失其度焉故春  
宮秋律則百卉凋冬宮夏律則雷聲發宮動角而  
寒谷生春徵動羽而霜雹來夏天地之和且傷況  
人心乎欲求和平之治不可幾矣聖王於是養神  
明之德立齊莊之容以仁爲恩使天下無不親以  
義爲理使天下無不宜閉關省方作曆授時而五  
行無不宜之氣建學立市畫野分州而四民無失  
所之家然後四時順序八風應律而樂之中聲可  
定矣夫中聲者人性之和與八表上下之和相流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通者也人爲之本而情爲之運律爲之調而器爲  
之居是故心氣和平而人得其中矣民物熙阜而  
情得其中矣六間六始而律得其中矣金石相宣  
而器得其中矣由是宮肩信而存意徵肩禮而存  
神角肩仁而存魂商肩義而存魄羽肩智而存志  
音無非中也五音得其中則五運之氣平五緯之  
行正而五方之民安是聖王以天地之和涵之心  
以心之和發之聲以聲之和通之政以政之和宣  
之樂如游觀爲樂意在省耕斂千羽飾舞意在敷

德文君臣相悅之樂乃所以興發而補助此所謂  
好樂之甚而非徒飭器數者乎故一拊石磬而百  
獸且舞九成簫韶而鳳皇來儀惟其心存於天下  
故和應於天下

樂論中

嘗聞律曆同源在律主聲在曆主氣氣爲聲母聲  
爲氣子其元皆起於冬至聲生於三始曆原於三  
統黃鐘之律數爲三寸三呂之爲三十六三律之  
爲四十二而黃鐘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四

律準乾呂準坤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陽氣復而  
聲出樂自無而動於有始條理之象也六陰乘位  
而始於姤陰氣姤而聲入樂自有而斂於無終條  
理之象也故聲以驗氣氣以驗時而物類吉凶有  
潛得之應表者在知類通達之人妙明焉耳彼殺  
氣勝而音尚宮周武知紂之必敗南風至而死聲  
應師曠知楚之無功淫厲而哀萬寶常覺隋之非  
久官出不反王今言卜煬之不還宮離不屬商亂  
而基子憲識明皇之播遷宮不召商角與徵戾嗣

真明章懷之廢斥王仁裕耳黃鐘有爭鬪之事裴  
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發於聲播於器昧者僅  
得其鏗鏘噉越之奏明者已窺其要眇感召之微  
蓋氣化與音聲有通一不二者孔子曰治世之君  
以道勝欲故其樂安以和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  
其音怨以怒樂也者天地之合也變動之精也形  
於眇忽應於遐邇雖聖人不能抑也楊雄氏曰聲  
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紀六甲辰紀六子八卦納甲  
而土日通五子居律而風日應所以和則召和乖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五

則致乖皆宇宙自然之機陰陽必致之理奈後世  
君則多欲臣則畔道心戾和平何以得中聲故聲  
之數常有餘而不應率以私意增益焉求五聲而  
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附之以  
四清及二變不諧而應聲復增四清不合而子聲  
復起故旋宮之法製實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  
仲呂此班固所本也然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  
高一均又黃鍾與大呂同聲應鍾與無射同響此  
其故何哉以私智損益之過也彼五日四分日之

一不可減也六日八十分日之七不可損也是天地氣數流行自不失其常而人心私意出入每爲之變此促數傲僻煩戾濫溺樂愈遠而化愈傷矣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謬以旋宮則不應以迎氣則不諧有志於樂者必修德以和氣氣與天地流通而後中聲定至樂作

樂論下

凡天地之間渢乎其嗟者無非樂音益乎其盪者無非樂理溫乎其煦者無非樂情顧樂不秘而因人以秘樂不二而隨人以二得之殊蘊則感孚隔造之殊詣則建制分處之殊地則擬用別故夷則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六

之羽不奏嘉慶之門黃鐘之宮不作凡庶之室有盛德斯有備樂道隆而隆道汗而汗安可混也魯莊公國小鐘大而曹翹請改圖之齊桓公謀以太鐘鮑叔且以爲過晉侯如宋也饗以桑林退而病作平公欲奏清角師曠以爲君德薄不足以當之而晉國致旱夫清角豈能招旱而桑林寧以召病

哉由人之所感也是故國有饑主不餐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蓄而後天子享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古者草木未若不繁絲竹之聲文德未誕不修干羽之容聖王御世必本之性情稽之度數省五事修六府整齊庶采以爲之理慈和百昌導迎嘉淑化機洽於兩間功德塞乎宇宙然後因天地自然之和以建之樂故禮也者樂之本也制數等威立而人道秩然其有序斯音聲節奏暢而人情熙然其弗乖使徒具是鏗鏘以娛耳目而莊敬不敢祗爲噍殺流蕩之端耳吾觀魯侯設兩觀乘大輅宮懸而祭白牡天子之禮也秩甲而禮踰其下則而象之卒令八佾舞於三家雍歌徹於陪隸是一僭而百僭昭公之越禮啓之也故妖沴災眚百疾俱起瞽師衆工寄遯河海魯庭鮮雍容之奏可見無禮者無功德也無功德者無樂也世徒見夫天子諸侯鐘磬不解於懸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列則欲假樂以飾觀和德而不究於用樂之原可謂徇末而忘其本矣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七

擬閔子馬論學

周大夫原伯魯當周之東西遷不能以學道其主  
閔子馬規之曰學也者覺也覺乎其內天德立焉  
以飭躬也覺乎其外王道行焉以淑世也是以古  
之聖王天竄聰明古之英彥秀拔疇伍莫不務學  
惟學也故能覺覺在我持身應世何弗宜矣昔伊  
尹樂堯舜之道於畎畝而曰予天民先覺也以覺  
後覺是堯舜以學而覺爲天下帝伊尹學堯舜而  
覺俾成湯爲天下王堯舜不學弗優於帝伊尹不  
學弗優於相雖鄉曲之夫欲廣識略融偏駁莫廢  
學焉子爲大夫君所倚衡乃不嗜學何以光昭令  
德輔導厥辟爲諸侯主哉以周之先文武二聖謨  
烈重光寔造不基猶資四友之臣又周召分陝篤  
棊致忠光輔王室且周公吐哺握髮企來天下賢  
士磨礪德業及其欲明農召公告老二公則更相  
畱挽共輔成王其廸前人光施冲子始終以之子  
爲周臣不周召焉是法以克振文武之緒復覩鳧  
鷖既醉之太平予寔惡焉於是伯魯拜稽首曰吾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八

爲王臣安陋不學微子之教亾無日矣敢不惟命  
雖然魯有子周禮其在魯矣願子終幸覺我輔成  
周基以無忝文武之烈

論四十不惑贈督學孔文谷

吾夫子嘗自謂四十而不惑夫子天縱聖也生而  
知者也其於不惑猶尚有待耶考之史夫子四十  
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半使人誑夫子得他  
物夫子曰以丘所聞半也吳伐越得骨其大專車  
使人問夫子則又知爲防風氏也倘指此爲不惑  
耶然此爲物怪非道也惑弗惑無足辯也夫子十  
五志大人之學期止至善至善也者天之命也人  
之性也萬事萬物之準皇王聖詰之源也是可以  
意悟不可以形求者也夫子在志學時其趨向瞭  
然寧以迷而求明乃明而猶恐其涉于迷也故磨  
礪省驗積日累月必至四十始自信焉蓋聖心之  
虛常不敢忽易叅攷紬繹之功與衆人有加其不  
自爲能之心也惟不自爲能能乃真能得此真能  
遂欲推之同進天下於能而不忍自私故願願洙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九

泗之上弦歌誦誦不惑之蘊昭示無餘千百世之下至今如日中天則夫子之四十非四十也千百世之冥迷所由指南也晦明晝夜皆真機也元會運世皆泰宇也寧如汶汶之徒與日同朗與夕同冥而已者耶吾同年丈孔文谷汾人也其誦法夫子與人同而其得諸心體諸身發揮其蘊藉每與人異方未四十已能據露所有登明庭奉大對天子擢居一甲旋受命而來督學吾兩浙夫未四十之時已潛窺不惑之蘊而獻之當宁今自四十而往所以淑吾髦士由浙而暨海內其教無窮其澤無盡矣汾晉之間高山大岑不異泰岱英賢特起昔有王文中氏以王道陳闕下退而續經以繼聖緒我明有薛文清氏以聖學入贊密勿揀正爲多文谷繼之而與顯名當代而且年屆四十自今以往皆入聖之基也吾願有請於文谷丈其以二子爲規耶抑惟夫子爲的耶其視四十爲強仕期耶抑爲勤修景耶將謂不惑可自多耶抑歎然於不踰矩之未逮耶吾年今四十加三矣自省

永聲堂稿

卷之十二

十

惜如幸一教我期相交勗以無負方來之日

事本

應事之萬變無窮而惟執理者能窮自混闢以還世道推移風習旋騁遞遞相承莫有底止而欲一揣摩之懸契之應於彼將虧於此得其一旦遺其十據於顯而不知已乖之於隱也古今來人心物理紛紛藉藉夫將何以窮之吾以爲變不勝窮而理則有窮窮於理者未有不窮於變也何也物各具理理必原心以一心之理妙萬應之用舉不可終窮之變皆統括其中蓋不知者窮以目而知者窮以心以目見者若有所見而實無見以心見者若無所見而實無不見天地一指也古今一日也人心物理一機也其來雖無窮而吾應亦未嘗有窮以吾之無窮應天下則天下卒歸於可窮是以無窮應有窮吾烏乎窮哉一室之中宇宙彌焉庭除之間區域覩焉指掌之內曆數元會無所弗該焉理在而本立矣本立而道無不盡矣是故建大功於天下者先修之方寸之內垂大名於百世

永聲堂稿

卷之十二

十一



者必慎於纖微之事伊尹負未有莘不越畝澮而懷帝王之道顏淵簞瓢陋巷幾於屢空而蘊四代之略何者理得於心不出衡門而志宏八極者自寓也今之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陰陽忖度巨濟乃役役焉研搜典冊稽求彷彿目境易窮心源弗躍吾未見其得也故以御世則不能黃虞以佐時則不能經緯豈非本之不立末是驚哉本既立矣將見論思天地動協樞機俯仰進退與道合宜藏之於身優游待時不言而化不約而齊不可遽數

承慶堂稿

卷之十二

十一

始以一事驗之昔齊騶忌自以爲美問之妻妾與友皆譽其美而每見城北徐公自謂弗若乃入見威公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而臣之妻私臣妾畏臣客有求於臣皆以臣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威公於是下令臣民皆得進諫極言能者受賞舉無失事燕趙魏韓聞之皆朝於齊所謂戰勝於廟堂是誠得事之本者以此推之爲天下者爲之身而已矣

權用

道不明人不知權權不立事不合道事物異情古今異變是非利害千態畢出而僅以一心酬之酢之俾紛紜無舛眇忽無謬諧於理而宜於用非權奚藉焉權者道之用也道譬則衡然用譬則權然工人之爲衡也銖而銖鈞而銖鈞石而鈞石犁然有定而權始參互低昂於其間物無遁情世無遺用矣是天然之道也人之道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天下其倫燦然其理秩然而尤有變通推移之則

承慶堂稿

卷之十二

十一

蘊於其間心之權於是乎顯矣輕輕重重而又或重所輕輕所重非非是是而又或非所是是所非劑量之機間不容髮蓋不明道不可與用權不知權不可與行道交相成也堯舜其達權者也故萬乘莫尊也而乃辭魯以尊卑父子莫親也而乃舍親以親疎驟見驟聞皆勝駭矚徐而察之不如是不足以寧宇宙而寧平是權之運也實道之常也愚夫之所眩而莊子之所謂固然也使道不明而權罔設是銖銖鈞鈞且弗辨而以手揣低昂寧

不舛哉權非道不由道非權不舛狗權而不以道是爲迷途泥道而不用權是爲膠柱鼓也久矣故道也者其諸表葛服食須臾不可缺乎權也者其諸夏葛冬表饑食渴飲應幾以動乎不然服葛禦寒加餐救渴失之遠矣妙哉權也一日不可離也中庸謂之時中大傳謂之知幾而孟氏謂之良知良能

### 弘道

荆山之玉驪龍之珠謂之非寶不可而謂珠玉自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古  
見其實則不可惟得人焉琢之磨之綴而緝之爲圭爲璧爲冠爲珮以薦上帝而朝羣侯則寶成其實而益顯以重是人之能用珠玉非珠玉能用人也無珠玉是無宗廟朝廷之用不有人用則珠玉亦璞於山胎於海而已道者圭璋天下之具也大於珠玉矣倘不取以自治不推以治人秘於玄冥者道耶注目而視無見也傾耳而聽無聞也道其如人何惟有絕人之智爲能晰道有超人之力爲能凝道有大人之運量爲能普民物彌宇宙而克

是道要之道未嘗益也人亦不能加之益也盡其量而已道之量盡而人之量乃無盡假道量之虛濟人量之實則千古合契上聖垂矩奈之何樂繼惡檢而委於道希高慕遠而踰於道也用意別矣其自失可寶均焉不委不踰道將來輪偉乎其人道何情諸世有謂義皇而上道彌於世故聖以道成虞周而下道秘於隱故人因道隘嗟夫是欲藉道立我而不以身肩道也是聖哲其本來而沉污其究竟也人其如道何要之人貴實其所能毋徒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五  
虛其所有

### 用察

道貴能用尤貴能察匪用則知爲虛匪察則用爲罔學也者所以求知也知也者所以致用也用也者所以成學也學而弗用奚學矣彼六經道之源也仁義道之實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師其人滌其源履其實學稱能矣不然咕呿於呻吟稽覈於象數身焉不能考祥世焉不能康濟與不學等耳今夫布可溫取以衣其身粟可飽取以果其腹積

布與粟而不克免於飢凍則非布粟罪也不用之罪也學而不用亦學之者罪矣夫子曰人莫不飲食鮮知味也不知味謂知飲食可乎世有懷希世之璧而困頓終其身雖有璧猶窮也弗之用也及覺已之璧出以求售萬金掌握矣夫萬金非外至也所自有也有萬金而困於貧不覺也當其不覺璧未嘗亡及其既覺璧非始有察與不察耳道吾璧也有道爲璧弗察弗覺弗用將貿貿焉埋其光室其途歸于窶夫賤士曷足貴也故道在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七

人人在察察在用察則能用而道顯不察則用廢而寶韞顧世又有察非所察而冥行取困以墮於坑塹則非察之過也不於道之過也故察於道爲精察用於道爲實用惟能不迷於察不謬於用吾意聖人且接踵於世矣

### 用道

道貫乎天地而尤顯於人在易爲乾元之用九在書爲洪範之建極在心則爲日用不知之神三才以奠民物以興彌綸以達皆是物也然天均降衷

而精一之蘊獨發於虞庭民均秉彝而克綏之典獨著於殷誥非道異也人不能用也迷復有青則汨其用顛頤拂經則悖其用艮列其寅危薰心以厲者則又失其所以用雖然人心有晦明吾道無損益機一觸而同然之天復矣作則者其聖人乎與道爲體者也因道爲用者也虛而寂感而通動靜有常用之妙也往而屈來而伸出入咸利用之神也精義入神致用之功安身崇德善用之本究也乎諸人心達諸天下其綱典常其目事物其文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七

詩書其教禮樂其動作車服器用其衣食桑麻菽粟使天下怡然於日用雍然於太和何莫非道何莫非聖人之用道也及其至則通極於天雲行雨施道之流耶日照月臨道之運耶鳶飛魚躍道之察耶嶽峙川流萬物咸若道之化耶是聖用道而天下用乎聖人之道

### 聖顯

道無形也無形則神神則不可致思而何以牖凡民故不得已而彰於言言彰而道明道明於言而

實有不容言者故言彰而道明言煩而明晦則時之變爲之也非聖人意也夫道函於大如渾渾焉耳自乾坤剖而造化開河洛出矣卦爻畫矣九章衍矣非聖人欲出之畫之行之而不得不出之畫之行之也嘗求之未有易之先未始有畫也有畫則有一有一則有八有八則重而六十四又推而三百六十是易之卦全而畫之體分矣嗟夫不畫不分不可也不灼其影昧者弗見不烈其聲瞶者弗聞洗心退藏聖人之願也吉凶與民聖人之心

中之名立慮中之難持而精一之說啓又慮中之或淪而無稽弗詢之戒切晰之其幾操之其防之其紛三言而已而千聖之真原以顯蓋中卽易之時也疇之極也萬事萬化之統宗也吾悲堯舜不能相忘於無言而尤幸後世得是言而紛紜不得以汨其天也窮山者必於崑崙極水者必於星宿求道者必於堯舜堯舜以道顯於世而不能必人之常明人能求吾心之堯舜而嘗見中於方寸則不俟求之有言而聲希味淡之中固已見畫前之易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是道真也渾淪不顯而日月中天者也

盡變

天地之間有不變者卽有變者語不變則元會一樞語變則頃刻轉運蓋不變者其常而常或凝滯不化故變者不變之機械也不變者變之範圍也惟能以不變而經其變則變歸於不變而天地以寧善觀世者執之不變不可而逐之於變尤不可恃吾有常之理而已矣理也者非所以爲變而足

以達變執理者非以變合理而以理御變則天地古今人物總之一機也前乎既往而枯竹所不能紀後乎方來而意慮所不可及察邇在几席庭闈而條呈條泯遠邇九垓八埏而若有若無更僕所未易數隸首所不能算莫不包羅於其中是故理之所宜有不有其有而吾且信其有也理之所宜無不必其無而吾且量其無也理不過一心心不過一掬而惟一掬可以涵六合如握鏡於虛而萬形不能越如懸衡於準而百貨不能逃故一室之中可以周四海戶牖之下可以窺天地一漚之眇可以量大海啓蟄而知雷霆履霜而識堅冰敷苞而覩碩菓蓋天下之物本原於理吾不驚之於物而窮之於理則理盡而物盡物盡而凡形者色者動者靜者出者入者常而變者舉無有不盡彼昧焉者欲以迹求變以耳目盡變則見者見矣而不見者未始見也聞者聞矣而不聞者未始聞也不聞不見遺于耳目者已多而況耳目所不逮窮天罄地不可數紀者耶故見春爲春見夏爲夏而不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主

知參元化者自足合四時之序也見仁爲仁見智爲智而不知融大道者爲能合四德之全也何也變不踰於理而理則萬變而終不變者也雖然聖人亦謂有不知不能豈真盡之耶夫惟有不知不能則理所可知可能固無或遺而理所不必知不能能者存而不論此亦聖人之變也乃所爲能盡變者也

不器

理不可執也有有者不能相有而無有者有其有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二

形形者不能自形而不形者形其形天地萬物竝育竝行而大莫踰於道道無形無有也無形無有所以爲形形有有也故有物有形則利於用而惟有惟形不能周流而不滯於用至於不物之物然後無往而不用若夫君子之道何有也何形也能柔能剛能圓能方坎止流行沛雨升雲夫豈滯一隅局一器而爲世所窺測較量哉昔顏淵善學仲尼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仲尼之道何道也不器之道也今夫物之寓形於世圓者爲規方者爲矩

直者爲繩平者爲準故輪不可爲輿弓不可爲矢棟不可爲桷局於用者隨用而止未有相爲用者也譬人之身五官皆具而心爲最靈心無形也五官之形用各專於一心無形無所不用故目不以聽耳不以視鼻不以言口不以嗅手不以履足不以持形形用用彼此判然不能相代孰能視聽於無視聽言嗅於無言嗅而履持於無履持者乎然則無形之宰萬形無有之蘊萬有是心也心卽道也斂之一掬散之六幕常之而經變之而權小之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遇傳

道可傳乎曰不可非傳之不可也遇則可不遇則不可胡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若相待而適值也若久睽而乍逢也遇則不相拒無傳已爾傳卽契矣非然者授而不受譬猶煮石而求粥也薪盡釜裂而粥不可成何者粥固石之所無也君子道相傳也心無隱也顧從其有而迎則力易取其無而授則功難況欲舉精微隱約之旨而卒然授之於立談不相蒙之頃耶吾輩然論之彼茫然若無聞吾昭然指之彼聞然若無睹非不睹聞也彼無睹與聞之地故傳之而不傳也舉珠玉授攀指而責其不持指日月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弗授弗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受且睹雖弗授猶將取之弗示猶將窺之而何有于既授既示乎何也彼固有以遇之也手遇珠玉其取不可禁目遇日月其睹不可闕大哉遇乎聖人以道傳之其人而弗俟其遇乎蓋聖人至明也不惟明已抑且明物苟不有遇者奚以傳爲吾知其不傳非所忍也不遇而必傳非所樂也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不遇不傳人將議我絕物不遇必傳人又謂我強  
要強則弗勝絕則弗納聖人不爲也夫子諄諄偲  
偲於洙泗之上而獨與顏子是顏之幸耶曰非顏  
之幸夫子之幸也顏子之遇乃夫子之遇也顏子  
由已遇得傳夫子以得傳爲遇也夫惟遇而非傳  
是以傳而必遇吾夫子嘗與回言終日矣終日不  
違其契蓋若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天日能  
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雄於冰而怯於木哉木  
與日相捍故也夫子於回其日之冰歟何其遇而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五

生疑疑生問問生教教生傳而回也不違矣嗟夫  
道藉言而通亦因言而晦非言之爲晦煩指亂視  
多岐易聽也故一失而訓詁再失而詞章言之盛  
道之衰回曷過焉不有回之善學何以使學者潛  
心於遇也  
不毀  
天地吾知其不隕也日月吾知其不蒙也山嶽吾  
知其不驚也河洛吾知其不竭也然不有參兩間  
順五氣者爲之彌綸調燮則一德不修不隕若隕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五



遲楊墨氏以詖鳴佛老之徒以淫辭眩以異端贊  
之而道不爲紊吁吾聖人之道叛之如彼殘之如  
此然而愈塞愈壅愈擊愈堅燭光熒火終無損於  
貞明裂壤凝寒竟何傷於陽煦是故天地得之而  
無隕日月得之而無蒙山嶽得之而無騫河洛得  
之而無竭誠所謂彌宇宙而極天壤者也是曷爲  
而然哉吾有以知之矣天地日月山海河嶽皆氣  
也氣有聚散吾安能保其終聖人之道一理也理  
無盈虧故探之而無象窺之而無朕惟無象無朕  
則流行於往古來今不知所成焉知所壞故語不  
毀者吾必以歸之道矣

中常

道中而已中則常常則可以久可以暫可以進可  
以退可以矧千古之未有可以安庸衆之共趨要  
之中焉耳故人多好奇君子不爲奇人皆驚高君  
子不爲高君子情與人同而愛惡若與人異何也  
蓋物反常爲怪過中爲偏自古而今惟一常也常  
惟一中也舍常而復求奇怪矣舍中而復求高偏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其

矣衆人所謂奇君子不謂奇怪也衆人所謂高君  
子不謂高偏也故金至貴也以粟較金其價懸矣  
然粟可常食金不可暫食苟舍粟而食金則求生  
而得死金非不貴也非食之常也反常之害如此  
將適百里之都而超絕千里其行愈速其失愈遠  
安在其能千里也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辯  
治民無赫赫之政處世無噉噉之模豈厭奇畏高  
哉奇若果奇君子先奇矣高若果高君子彌高矣  
其循循焉蹈矧習檢終不踰閑者非不知有奇也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其

非不知有高也奇高之未得而先涉怪偏故不事  
也不然去彰彰之名受汶汶之毀果人情哉是故  
父有國傳之子常也宋宣公以爲是不足奇必傳  
弟以爲高原其意必曰聖人建國父子相繼爲衆  
人設也堯何人哉舍朱而授舜聖人所自爲果出  
於尋常而不可及也吾何爲衆人自處而不堯之  
慕哉寧知道無不常聖無不中禪受之事衆人視  
之以爲奇自堯則見其常而非奇如必朱之是與  
以禍天下是堯之舉爲不中不中乃不常故眩奇



之名每外中以希卓越之行而揆之道爲怪特求中之實則相時以蹈經常之典而衆之見謂無奇是在體道者審之

### 屢空

書篇五十九不言空易卦六十四不言空詩什三百十二不言空春秋二百四十年不言空今夫子稱回屢空何哉蓋疏千古之心源破百家之理礙也聖門穎悟莫如端木賜夫子嘗致意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蓋空說也而賜不化他日又曰汝以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

爲多學而識之與又空說也而復不化故其屢憶屢中也恒乎其自滿侈乎其自日益者有情而坐忘者無味智索者可稽而默會者未徹夫子憂賜之止於賜也乃借顏以覺之曰庶乎屢空吁屢中者愚人之所驚衆人之所喜也而不知炫以聰明其害道也甚矣屢空之心無意於屢中而無乎不中顏乎其如愚罔乎其如遺冥乎其質樸而如迷而道乃爲之庶幾貧賤之適來不能移其心富貴之適去不能動其志簞瓢之不克不能改其樂

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良其背不獲其身內不見已也遇之所值皆爲倘來身之所遭皆爲逆旅何弗空也物空則理見矣冬沍之月萬形剝落乃見天則日夜之息萬象退聽乃見天德彼梵歌洙泗之倫非不游於空而不能見其空如求之藝由之果師之辟赤之英華咸執其有有則障障則不空甚哉屢空之回幾於道而契於聖也若夫易簣啓手死生晝夜則死生空矣浴沂風咏勢位浮雲則勢位空矣或入齊師拒越冠以虛舟飄瓦視此身之變故則變故空矣其亦繼顏之躅而善發聖人之蘊者哉而顏其卓矣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廿

### 道德

或問道德曰事之當然之謂道得其當然之謂德道無乎不在者也德自得其得者也無在而無不在則宜默會而深體之否者謬得由自得則宜專主而固持之否者虛且以水喻江河之涵浸溝澮之流行懸溜之傾注沼沚之停毓無非水也大小則異焉人之於道得其一貴融其百猶觀水者觀

其小當求其大若指溝澮沼沚爲非水而馳之高陵大澤之間則失其所以爲水矣故道在事也事在人也反之吾心而無疑質之人心而不拂卽事卽道也小猶大也析其小而道寓矣合其小而大全矣譬猶導水而東之終會其原矣是故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伯夷得之爲清下惠得之爲和仲尼得之爲時仲尼之時之大雖若不同乎衆而道則一也故曰道無不在視人所得焉道也者率其當然也德也者得其當然也君子之於道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會之以心養之以靜熟之以習疑之以神日用弗違其節造次弗踰其度視聽言動弗爽其宜真樂寓于簞瓢忠信見於叅倚懼其得于道而或失之也懼其得道之小而不大之也觀古之人敬業樂羣知類通達求如此其博也藏修息游朝益暮習功如此其專也必相觀而摹不凌節而邇志如此其遜也及其旣成且猶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如此其不息也夫是以得皆自得而道終歸焉耳今也吾惑焉臆想之見非真見也談說

之悟非真悟也優游惚恍之修非真修也甚或厭常喜新而趨於他岐入於異端譬之室居蔬食以爲不足誇妄意金堂玉壺可以飛而升和風湛露可以吸而飽不亦惑耶蓋道惟一途水惟一脉金聖道而別求離波瀾而更取無有得者此無他始也見之不明旣也趨之不定終也守之不固舉世憤憤莫之適從嗟夫吾安得閱水於天脊而滌漚奔赴以極于尾間之域而後已者哉斯誠道德之指歸爾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造道

務學者不患其愚患其忽不畏其敏畏其專愚則其進也難而匪易敏則其入也淺而不深故愚與敏未足拘要其所造何如耳彼君子者善學者也其求至于道必強學力行不敢自恕非謂不足知憂其知之易而不遜也非謂不足成憂其成之易而不堅也按圖而慕千里不若足履之詳聞聲而品人物不若目見之審柯者未至之於已至信人之與信已固不侔也仲尼天縱韋編三絕仲舒金

世不窺園門寧子勵學夙夜倍功黃霸受經講誦  
不撤以敏者如彼以愚者如此信乎人皆可造而  
造不可易也彼非不知先難不如早就需滯非勝  
疾爲而終不以此易彼懼其無以得之也故黜其  
巧於未有知之初而緩其期于可以成之後養之  
以悟澄之以靜涵之以虛守之以固不敢怠心入  
之懼其氣之不銳也不敢躁心乘之懼其力之易  
衰也不敢驕心凌之懼其志之不凝也耳目之欲  
不接其思蚊蟲之嘅不挫其精深乎淵乎虛極靜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篤與道爲一由是以窺無始之秘應方來之變如  
飲食之於厭飫吾所自甘也手足之於蹈履吾所  
自順也何者志一而知之者精力深而成之者就  
也昔洙泗設教不憤卽不啓不悱卽不發不反卽  
不復嗟夫聖人曲成之心亦殷且切矣何不明以  
告人使之羣然知所適從而故爲是別擇且有所  
俟哉顧啓發之機必宜憤悱三隅之復必貴善反  
動其機之自然適其天之本然則一徹而盡徹吾  
不爲費辭彼不爲虛聽也夫玉堅無敵而卒成圭

璋木爰曲直而皆就繩準磨礱槩括之力誠不可  
少也君子而以造道爲功可不如物之成器爲用  
哉

自得

自得者得之於心者也心無所得而守轍於循塗  
終外矚而中迷雖得猶失也則不察於自之故也  
夫學也者學之於自也父兄至愛不能引其端師  
友至密不能冥其合必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發  
於榮榮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精故拙魯鈍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  
朴爲道之資智巧聰明爲性之障真志養於柔懦  
眞習成於舒徐眞用發於根極眞樂生於恬澹軒  
軒之志易情皦皦之習易汗揭揭之用易變悻悻  
之樂易淪是以學貴自得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  
惟循惟默乃內之識聖門者材之鄧林也七十子  
之中回稱愚參稱魯而卒之得傳獨二子是能用  
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聖學遠而自得湮非  
惟學之失也亦教之者過焉六經之言渾如而毫  
釐分辯矣也羣聖之旨淵如而矢口宜揚躁也翳

翳屑屑無善誘之方有超踰之望將以利之反以害之故世之學者亦曰如是足矣理既盡矣訖知自之爲自矣拾前人之咳唾薦芻狗於已陳故箋解煩而思學廢矣譏議多而省學廢矣揣摩殷而悟學廢矣偏黨驚而通學廢矣領略囂而默學廢矣疑貳競而敏學廢矣六學廢而道衰詭能窺測微言究覽道奧得意于忘言之表而默不容聲者乎夫張弓矢礪金柝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蹶張蹋鞠所能習必自得於排擊之外精毫染程點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三西

畫可以書矣而揮灑之趣非黜襟臆指所能造必自得于蹊徑之表孟氏崛起宣尼之後私淑孔型超然領會蘊寸衷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道益尊不膠於口耳聲形之末真龍門之羽翼儒統之魁傑也使親炙一堂其蘊籍夷粹誠若未足而見趣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奪大也胸中所負誠不碌碌耳噫韓愈氏謂軻歟不得其傳其言若峻然時無孔子則顏淵沒于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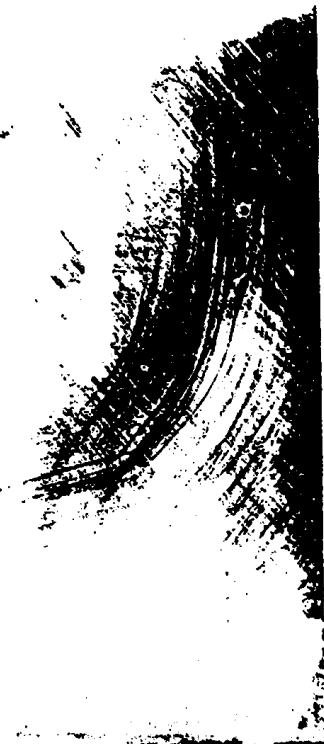
陳仲子爲廉士今幸斯言在而天下不謬於尊從  
 華門圭竇密契聖心如承指授噫嘻何世無人存  
 乎自得其得焉耳

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終

承啓堂稿

卷之十二

世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擬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古昔聖王德合天地道竝日月以故先天開人智不觸往而神謀不酌古而善歷覽開闢聖以繼聖仰無承襲而舉足爲法凡所利澤天下以則後世可勝道哉二三帝王典謨之文以爲尚書自王迹熄大雅亡諸侯縱橫騁私爭雄吾夫子興於東魯有道無位藉魯史筆時事春秋作焉所以存往詔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一

來功罪明著使民上者懼而修德若夫別嫌明微莫善於禮令尊卑安上下定制民矩矱之中天地賴以成位鬼神賴以感通然則尚書春秋禮經三者補毘世教寧淺渺哉自嬴秦專尚武猛是今非古讐遺經燼逸典柑口不復道先王遂令微言泯滅此哲人之所痛心也漢興奎壁聚井文明顯兆然承秦滅學之後鮮所循襲獨叔孫通講禮儀伏生論說尚書賈傳爲左氏訓詁三經漸有指次而緒缺簡脫無大發明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

古文逸禮三十九篇尚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

國獻於孝武皇帝適遭巫蠱之禍未及施行左氏春秋二十餘篇亦藏秘府皆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垂意舊典啟闡秘藏得此三事欲求全經乃博詢人寰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屬各闢所得私相講授猶未布在學宮今上仰覽千古繼統揚業特賜表章爲天下指南故下明詔欲試立左氏春秋及摭尋遺書逸禮甚盛惠也二三君子宜仰體上心折衷遺緒深探博採俾三經燦然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二

自朝廷以及庠序闡揚宗旨裨補聖明祛從來殘闕之訾成一時清穆之化竊所願耳顧乃挾私匿黨保殘守缺恐見已短罔求真是道否塞而不恤學固陋而不慙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輒謂尚書二十八篇已備左氏不傳春秋逸禮無所裨教道旁築舍容容躡脊豈不爲有道者羞哉竊意諸君子之過有三得訟言無諱乎夫聖喆垂世立教勒成巨典以詔後世而不思欽崇有非聖棄經之過主上考古重道勅下博議以正得失直廢閣不行有

傲上拂旨之過自今絕學不傳文教錯亂往者綴學之士慙勤如綫之緒將至大壞後人無從究采有毀道迷邦之過昔傳說謂師古無愆孔子稱好古敏求諸君子獨異斯旨襲舛承訛妬道真違朝命恐自陷吏議棄闢道之公甘因陋之鄙其爲謀斯拙非所願聞故敢以書問歆雖不敏旣奉廷詔思建隆業卽二三君子深閉固藏足已自封歆敢不對揚休光墮千載一時之明命

均賦書與郡伯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前蒙示諭該縣傳采均耗事宜仰見臺下萬物一體之心夙夜在公之誼將舉由來不均之弊而付之大道爲公之法甚盛惠也雖然均耗莫若均糧均糧莫若一則某也昔嘗舉以告東蒙平川兩郡伯矣今願復申前議於臺下竊念均之爲說固以宜民而尤在相時非其時則不能成當其時則不可緩嘗觀國初籍人戶矣未有里甲而奏置里甲自開公濟始既有里甲也未有輪徭而議編輪徭自崔莊敏公始然則列聖采聽臣言勅爲定

制皆因其時耳均糧之議請自臺下始不可乎或曰周文襄公巡撫東南二十有餘年糧事纖悉皆其經理何當時不言均則有說也國初兵燹之餘東南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闢當時水田雖可征稅而旱地猶未耕墾是亦有不能爲均者且文襄親巡阡陌標立坵段造爲魚鱗圖冊則荒熟有辨而官民麥地可稽因而輕重消息之奸狡不得以窺隙是又不待爲均者文襄於蘇松嘉湖重額官田奏設金花一項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又於蘇州極重官田奏徵布一疋折米一石如是調停重額之田是糧額雖未均計其所稅則均也而今不然矣官民麥地三等之田無畝不歲耕無耕不歲熟無熟不歲穫獨其徵糧之則反有重有輕是時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魚鱗圖冊州縣頗去其籍則官民麥地存者待其空名無從查考昔爲民田今或爲官矣昔爲官田今或爲麥矣何因而區別之况麥地者以其僅止藝麥也今一覽皆爲水田而猶止麥地之稅是理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四

既置金花以寬重額之徵是五升等田所輸與重額田相去已不甚遠獨存三者之名爲賣買存糧之弊啟胥徒那移之奸是勢又不可不均者也何也天下未嘗有不弊之法法弊則宜求更弊之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在識時者通變以宜民耳況聞湖州已屢變胡獨不行於嘉郡乎但湖州亦有未盡善者要不在變之不善而在猶存二則也則之有二猶弊竇也嘗攷湖州自天順間郡伯岳公璿奏每畝正糧不動外其耗米不分等則每畝通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五

以剛明果斷之才爲民除不均之患宜取湖之能變爲是而以湖之存二爲非今吾鹽邑之議不欲以麥地均入官民田耳但麥地歲收之利既無異於官民而麥地之糧大異於官民麥地既不起耗又無馬草則歲納不過三升或五升在自私者計之何樂均爲但本大公一體之心立經常無弊之法則不當以自私爲念而當以一則爲準矣或曰海濱之地高仰爲甚難冀常熟顧高仰者幾何哉邑城北境海墻地某家有焉每歲地租秋荳春麥各四斗或伍斗邑城南境某則無之第聞之人以錢爲租瘠者畝歲錢八百肥者千其租及此恐皆足辦糧也萬一天時不可期歲當亢旱或至不收仍許其告官或履畝踏勘派金花銀以輕之或通縣均攤毘補在一通融間耳無難事也書曰曷厯政有廢有興庶言同則繹伏惟臺下博訪之餘更加獨斷則法周七邑惠洽羣黎而某在燾覆之中亦受庇無涯矣但恐各邑事體不同幸勿以吾鹽例各邑又勿容自私之言得阻壞一則之便計則



厚幸矣不勝區區

與潘司議均賦書

屬者敝郡郡侯舉行均糧議非得已也憐民之困濟時之艱得大學均平之矩合易象有孚之徵誠不宜一日需者昔其於嘉靖二十年嘗作書奉當道今更益以新議五條錄呈台覽但恐辭蕪不足動聽又未盡卽今之利害故復述其要畧焉夫昔之糧不言均由國初肇造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墾種水稻稱田種旱稂稱地又以籍沒并宋遺公奉敎堂稿

卷之十三

七

田爲官蓋時當倥偬民未困厄故不以均爲急也今無地不加耕闢無耕不爲水田無田不同收穫而貧富貿易之際富利糧之輕多價以却其糧貧利價之厚認糧以昂其價由是貧日益困訟日益繁糧日益虛而弊日益滋矣催科艱於完辦刑獄積於案牘有司窘於聽斷怨戾之氣上干天和以致盜賊莫禁水旱非常則均之不可但已也明矣苟及今而均之貧民甦矣爭訟息矣刑獄清矣有司易舉職矣民風可還淳矣天災可消矣盜賊可

弭矣革之彖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正謂此也均之

利不大乎不均者反是利害較然不俟數數也且以目前計之均之難而阻之易非臺下剛明果斷主持於上有不可者何也甚不便於大族也大族田連阡陌而歲輸輕稅一旦均之田如故而賦益增其情奚堪故甚不便也然以久遠計之又有甚便者彼不察耳大族擅利多矣而糧獨輕衆怨所由積享用過矣而福必損覆敗所由招貧民有存糧告派之訟巨室有得田脫糧之嫌它日庸不免

奉敎堂稿 卷之十三

八

於加派若一均之遂免子孫之憂豈不甚便也或曰國初戶部定額徵而不言均崔恭敏公處徭役而不議均周文襄公督理田賦垂二十餘年而不爲均彼豈昧是哉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襄創金花銀及徵布折米又奏貴戚支祿江南而免解以省民費或處軍衛運糧而寬民力寓均之意亦多矣使在今日見水耕之爲利也同而存糧之害民也切寧不褰裳而救之哉又文襄之金花止及重額官田而民田麥地不與焉恭敏之處徭役



官田倍輕民麥倍重焉其意固有屬也今本府議均其糧則金花不獨在官田而民麥亦沾其惠矣徭役照田而官田不獨輕民麥不獨重矣酌量極爲精當調劑極爲公平鄉里細民莫不舉手加額歡呼滿野近忽傳言藩司議徵收在邇姑待來年貧民無知千百爲群哄然謂出鄉士夫意俾上司與天地覆育之恩而士夫爲百計阻撓之術語云民雖至愚合之則神甚可畏也然當此時民貧徹骨既不能待官司陞轉又不容待衆情涵涵勢又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九

似不可待也昔金華葉待詔一言賑濟不便饑民羣起而碎其首於洪郡守之前彼以玉堂清秩不免殺身之禍何者衆怒難犯也伏望臺下特準府議以揀七邑之困是在一援手間耳且貧民已盡知去積年之害如脫重負而解倒懸若待來年則復令如舊輸納是吐其已舖而剥其已服也人情寧無大不堪而禍變庸可測乎某情關桑梓恐臺下或未慮及此敢爾嗷嗷乞垂聽納某憑祖父數世之業父叔二人生某等八兄弟各田不下數百

若以均糧計之兄弟所共加稅爲不少矣但與其不均而復歸貧戶不知追徵之際幾人死挺幾戶破家不若均之某等雖有少損貧民實獲大益矣歐陽公有言天下事豈有利無害但使利多於害則舉行之民自然獲利今之利害灼然如此願臺下曲軫民艱斷然必行至盛德也臨楮諄懇不覺觀縷

與孔文谷督學論通鑑書

承枉駕秦溪旣荷殊愛又晤侍崇江之濱秉燭宵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

語飢領玄奧使孤陋之見頓廓如游天階十二披我以清風冷我以瓊漿也分手後復走送右溪丈於荇川三宿劇談不遑寢息蓋遇心朋不覺忘情世外安知勞倦也旣別乃成委頓知衰弱之軀太不逮前矣但數日春風正如冰霜之梅癯然瘦骨而神思頗逸要之有春在也近荷批箋慰甚慰甚論及道心之旨創自虞庭周公禮樂孔子刪述皆發其蘊而後世以度數言語失之確哉斯論也夫入受天之衷惟此一心此心渾然如羲暉炳烺無

所受點但聖得其純人得其雜故不可無精一之功虞廷非爲聖言爲萬世人心立則耳周孔繼作以此演之爲禮樂詩書闡揚宗旨範圍矩矱正如日星中天權衡有定後世能據迹求心則千古之秘在我矣柰漢訓詁唐詩賦宋詞章惟棼是驚而於今沿之愈馳愈遠是猶玩花不培其根乃摘置瓶罍雖復沃之以水而原本既失恐不崇朝萎敗矣孰有索花於根者哉得花之本則無花而花在吾目執道之樞則忘言而道在吾心非振古之豪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一

雖溫公亦自謂失之太詳故晚年作舉要錄亦於五代未就爲不完之書且槩其大體周亡卽係以秦秦亡卽係以漢漢亡卽係以魏唐亡卽係以梁是奪漢太亟與魏太遽晉宋齊梁相接不設分註又大紀武氏之元朱考亭嘗言之矣雖范太史唐鑑議論亦時相左吾丈加意通鑑誠千載一時不審此誤可加追正否五代之踈畧可加參核否倘爲世教計不僅翻錄原文猶爲盛舉意者本文公綱目以正其經採歐陽五代史以參其緯傳之諸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二

若吾丈胡以當此又知將刻溫公通鑑吾猶予斯得預磨校之列是以千三百年典故俾廣其聞而先正誠身之學且因以入甚盛惠也是書某未能得其梗槩竊有窺焉欲就有道一正之溫公受命開局領編纂之後適新法變亂忠憤所激說者謂其意不能無所指而言或不能無所激且公以兩漢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三百年屬范祖禹獨五代無所分托旣而有利餐錢之謗急於成書故五代之際敘述或不雅馴胡致堂嘗言之矣

家指論以集其公庶令舉要未終之卷遂爲完書吾丈固溫公之劉范也使是書脉絡分明枝幹彪列爲天地間全璧豈不快哉若其釋文有史炤本有公休本有廣都費氏本溫公之子康其孫偁各有註釋今太學版獨傳胡三省本三省搜羅放失意誠勤矣但援引或蔓而註釋或煩見於綱目集覽者正誤亦嘗辨之矣不審可略刪潤否夫溫公以誠一勿妄之心加十九年博綜之力聚一時瞻雅之英括十六代興衰之故超詣遠識昭布千載

豈迂愚可臆測顧甕牖之見不欲自封幸賜之指示焉某生平頗有意國朝典實但既鮮潛詣又乏勁筆且按訪不博掛漏爲虞聞吾丈此舉爲之躍然俟他日畢工當樞侍堂庀舉故典以式時宜願相與抵掌一究論之

復邑令田賦書

恭承尊教云季氏訪仲尼告以周公之典至哉育乎周公之典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臺下加惠昨黎特訪迂鄙顧某非其人然命既及之又粉榆之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七

邦無異同室敢無以復明問竊謂古今不同時而周典固在也卽魯越不同壤亦可推其意而通之也且吾鹽田賦積弊難祛皆由不稽田之實而但覈冊之數夫冊猶畫餅耳苟不探其原愈稽愈弊無惑也若能稽之田而盡得其實則虛田虛糧自消而有田無糧立見執事所謂利源不塞源在此也昔周公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今之縣或百里或倍而

徙之如吾鹽百六十餘里卽司馬法之遺也但周時區之爲井受爲世業不得貿易所以整齊而不亂指掌而如覩後世田非口分人得兼併於是不得不括之冊矣冊籍愈多則計愈紛而弊愈出我朝開國之初委任尚書開濟設立十甲以括戶

太祖又督監生等沿坵履畝以區別田地其後周文襄公造爲魚鱗圖冊以備考稽一代田賦誠無遺算但積久胥吏啟奸惡其籍之害已也而去之田則因以眩亂變重爲輕化有爲無噫今之時而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七

欲據冊覈田譬之猶洋海波濤翻覆層疊莫可把握矣爲今之計有周公遺意可訪然亦甚難矣請効愚衷吾鹽之田或千畝爲一坵上之而萬下之而百未嘗不有水周環之若將各坵編成字號卽着本坵畫圖填號計此坵該田若干段某段係某都某人田其幾畝零限日送縣類造成冊臺下時乘輕舸到鄉任意取一坵覆覈之其段數同畝數同如是者爲信信則有賞其或不同卽大同而間有不同如是者爲奸奸則有罰且量其不同之多

寡大小而輕重布之無赦卽令公同各自改正則  
執事不煩絲毫力鄉民無丈量之擾而田數率然  
無毫分伏匿矣然後將冊中有田人戶立簿總計  
填寫則田多田寡瞭然在目無容逃矣田數既定  
不惟虛田盡革而虛糧亦明夫然後據以造冊雖  
不爲井而得井之意是亦周公之典也至於僉立  
里甲尤爲緊要僉之當則十年蒙利萬口稱便否  
則弊百出而謗蜩興何也法不公則害潛萌而民  
作慝也敢再効一言以俟採擇吾鹽摠計爲里百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五  
六十而不能無所通融其間通融謂何從來虧折  
之里則省二爲一名曰併里殷富之里則增一爲  
二名曰升里請究其源蓋由僉審之時長里非人  
惟希蠶食甲戶甲戶不勝其苦百計營脫或賣田  
房或徙他邑或投托勢力求一生於萬死之中其  
情甚不得已也人戶既散該甲蕭然遂爲患里苟  
欲撥覈實之戶以填之彼皆聞風知懼白刃可蹈  
而患里必避所謂畫地爲獄議不入者也無已其  
效徂公之智乎如坍塌畝分爲之併里其覈實之

區爲之升里既不強人以不欲又不廢經而行權  
朝四暮三同爲養狙伸此縮彼同期足里高明以  
爲何若願師虞而獨斷之至於僉審之際尤當究  
心宜默訪田產相應人丁成壯諳練素閑者克之  
毋縱狡滑夤緣之計毋徇里老扶同之言臨期拘  
集人衆於公署出片紙令各寫所當克之人公則  
獎與私則懲治務令與默訪者協庶幾合邑皆成  
殷里而周典著於當年執事且聲施不朽矣區區  
臆見其惟裁擇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六

與王中丞思質

臺下受鉞臨戎撫寧疆寓動無不宜而地方危急  
之形有不及目睹者則芻蕘可以佐緩急備規畫  
也竊見吾海塩一城孤峙海壖屢經倭患所恃將  
與兵耳今領兵羅知縣於五月晦冒夜兼程奉命  
會兵勦賊而城民孤危欲倚爲重攀阻不令出城  
羅不得已留兵防守獨率五十餘兵赴石墩而會  
兵不至挺身格鬪兵寡不能禦賊遂夜竊漁船逸  
去六月初二羅歸塩城力乏病作嘔血數升又發

瘡於頸醫云對口瘡也軍民徬徨適三之日張都司至帶有坑兵三百雖憂羅病猶幸張來孤城餒氣頓回殘民驚魄少定羅欲帶病治兵而發熱增劇張都司復奉臺下憲令調之乍浦所隨坑兵又調之平湖民心驚懼奔告於某某於初七日詣羅相候勸其調理羅泣下曰感都臺知遇之恩欲以身報荷地方歸仰之切敢以疾辭然而病日益重城居之民始歸而居業者今復逃矣城守之軍始感而思奮者今復懈矣民之搬移而去爭先出城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七

兩府門戶屢被殘破語曰敗兵之氣沒世不復蹠有居民衛卒安足藉哉伏願取回張都司仍住塩城督礪指揮李元律等同心整伍以爲倣急之備其乍浦則新任把總方泰令其招撫料理庶爲兩全且羅知縣兵僅七百張都司兵三百不過千人耳海寧衛軍士壯者撥運未回餘可千名皆分撥大步門等一十餘處瞭望防守孤城單弱正企漆兵豈堪復扯而他往哉在臺下必謂羅知縣勇略自足宜揚威武豈料其病耶以海寇百艘之衆欲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六

復李原楚按察

鄙人罪廢驅犢乘耒躬耕海澨未嘗得偃侍左右

聆警咳乃荷高明俯矚不遺葑菲之采以浙巡視之沿革顛末及今應否再設使陳一得之愚仰見臺下重念地方之盛心也草莽何知敢干朝議乎顧臺下包括今古胸羅武庫猶不恤借聽於輩安敢不據所聞以復夫浙之巡視昔無定員也因事取 旨勅差則屢有之永樂中尚書某公給事中馬公同巡兩浙南畿在宣德則有尚書黃公整理浙軍政又通政趙居任巡視浙水利築隄防海在景泰則尚書孫公鎮守在天順成化則侍郎彭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九

公經理浙塩法正德中差都御史許公防寧藩之變始有巡視之名近來都御史黃公整理塩政皆事完復 命卽止不差此粗舉大畧也嘉靖八年給事中夏公查浙屢有海倣殺武弁戕黎昨建議特設巡撫文臣已有 旨令會推才望而其時大學士張公念浙無藩封勲戚摠兵重鎮而所設職司總理機宜已足拊循乃申議回天止改方伯胡公憲職巡視旋復停止是浙仍無巡撫也至二十五年浙巡按舉奏復設適夏公在閣契其前疏遂

以朱公巡撫浙江兼管福建則改巡視爲撫矣此浙沿革撫臣之顛末也其在方今事宜 廟堂自有成畫當途宜有定議非鄙人所能臆測然攷私治間給事中王欽䟽請照職掌原設官額都察院左右暨副僉都御史共該八員協同管理於時吏部尚書王公右都御史白公覆奏 祖宗額制雖八員今右都昂右副瑄左僉介三人理院已無廢事不必照額添除若必備數則當事之際議論紛紜政不歸一科議遂寢仰見 朝廷建官惟求合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十

宜不必執一夫職掌乃 聖祖所定內臺爲風紀所先尚不備額況浙原無巡視之設乎雖暫設而無相沿乎又職掌所不載乎 今上之初雖納諫臣之請而間采輿論旋復報罷且朱公之撫浙也因科道交論仍改巡視 聖衷從善如轉圜若此故以愚見揣之浙無藩封難制之變無胡虜難禦之勢無武臣難控之權似未得一例他省也若倭寇海氛固時有之而考之國初以及熙洽其來寇也倏忽若風雨旣非深恨之患其所事者不出於

擄掠且有衛所之禦恐醜難之覆不煩函牛之鼎  
也臺下以爲何如今欲全安南服使海不揚波則  
有臺下樽俎折衝以舒 聖朝南顧之憂者在汪  
鄮安與知焉聊以稱明德塞來問云爾

與撫按兩臺論防禦書

兩浙當創殘潰裂之餘民不聊生伏幸天憫元元  
惠我臺下斧鉞來巡風霜振肅輜車所至莫不奮  
德威而消稊沛澍雨以甦甦某等得晏寢旧廬沾  
被洪貺甚感甚仰第念敝邑四月五月連遭海孽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煨燼鋒鏑之餘野莽蕭條人情慘阻雖臺下整旅  
廓氛暫若解禍然而來無所過去無所阻空舫而  
來滿載而去戎且生心其乘長風連巨舸翩然而  
復來亦何日之有所有鄙見仰竇明聽幸賜裁擇  
竊惟國家承平日久軍衛蕩然在平時既不能振  
恤以收其心在臨事亦不能倡率以作其氣遂至  
行伍曳兵委將於敵將領鼠首貽禍於民譬猶決  
河崩潰四出莫可底止然則賊之猖獗豈盡賊能  
哉夫有所縱之也夫賊既可縱之而使猖亦可禦

之而使戢是在一大創之耳且吾搢自正統間倭  
夷登岸焚掠當時奏設藩參一員領勅住札鹽城  
專理海防自創瑾革去而經理遂泯故青浦一帶  
舊用木椿四層分布水底以碍舟入今皆耗盡矣  
賊是以得自青浦由了义塘以抵龍王塘夫既不  
能設椿以梗其入則又安能漫然而絕之不入然  
則賊之屢犯豈賊之罪哉未有所制之也故論今  
日事宜有全浙之計有一方之計所以計全浙者  
臺下明照萬里制勝掌中其固不敢越俎抵掌也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至於一方之計在吾搢則言吾搢雖不過老生常  
談而於多事之秋容或有補謹條爲五端 一曰  
振武職夫瀕海地方安危之計係於把總把總得  
人則衛所武弁以及軍伍皆屬訓齊鼓舞而賊至  
能禦且如昔年台州衛張鈇爲摠甚有振揚今之  
箭牌火器與軍士敢勇向前皆其餘習也得此人  
而復之上也不然博選統縉之儔或拔伍符之內  
必試其閑武藝蘊韜鈴有膽量且善倡率者爲之  
庶有展乎否則以見在羅知縣暫攝焉使得盡稅



主客兵至衛所等官不妨均聽約束無得阻撓是亦一時保障也或曰以文攝武非體也嘗觀于肅愍公謂文武總一道兵貴得人故以知州攝御史巡邊以御史攝錦衣行軍事定還職況今都司缺員亦或以按察視篆者乎 二曰習兵法夫兵非一道也有正有奇而又有伏三資者備勝乃可必今之行師踽踽而前無他奇道洶洶而退更鮮掇援是敗徵也必也效古兵法如率然之擊首尾應如猛獸之欲噬先伏然後賊知所畏是豈朝夕之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每隊之中旆幟足以相觀呼聲足以相應自隊一而十而百截然整肅不可淆亂此之謂行伍以是動衆行師故敵不可犯也今聚千百爲一群曾無紀律之節一人被殺餘卽駭然奔潰或相枕藉而死是不教而棄之也是以其卒與敵也有兵與無兵同今宜擇知兵諳曉陣法者舉以爲帥使各相明習且付以賞罰之柄限以曉暢之期則人心樂從而師出以律矣 四曰設鄉兵夫賊之敢深入如蹈無人之境者以鄉民素不知兵也然鄉人各有保家之心豈願束手焚劫特無倡之者耳謂宜因勢利導使各置利器仍令無籍名於官以釋其懼心在平時水鄉演以輕舟陸地示以隊伍有儆居陸者誘之以誤其路乘舟者佐之以擊其逃如能併力遏截倖賊賊級者賞如例則處處藏險人人敢戰賊將有逡巡不敢前者卽村落不畏賊官司亦不憂馳突矣近聞各鄉頗有聚衆與之格鬪賊輒披靡亦足以知鄉兵之當練矣 五曰整海樁夫塩城東望彌天皆海雖罄鄧林之材不足以

卷之十三

三



截巨濤然而非然也近吾塩之海東去數十里卽沙泥淤土高低爲梗不可行舟惟青浦一帶稍深出入所必由也賊旣必由於此吾亦可設防於此宜行海道官督同居民踏勘的實勿畏難而朦朧以阻勿懼費而循習以輟必也訪先年之已成察當由之故蹟不憚蹈險爲之則賊舟焉能深入而塩城可保無虞或曰賊今者稍用平底漁舟不畏淺沙是又不然溟濤萬疊風浪拍天豈平底舟可嘗試者固知或人之孟浪也果能拒之於方來較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登陸殺傷其功不倍蓰乎夫是五者初無奇計謬巧也按古法審時宜酌地利爲一方支吾目睫耳臺下居高聽卑所集思者多明炳幾先所設施者遠掀天揭地彪古炳今得無誚某等爲遼東豕乎然而禍迫身家不能緘口伏希亮鑒

與 可齊按察

車幘臨浙百度肅然海上士民翕然欽仰有不令而威之風非遠猷實政何以潛孚如此但浙中近年島夷爲祟患切剝膚民之休戚國之綱維在臺

下掌握措注中得其宜則往無及而來可安倘無定畫則禍日深而民益困敢因明問略陳梗槩焉勝國都燕藉海以運倭奴利於劫運剽掠最繁史可攷証也 國初都金陵又開會通河遂罷海運倭無所於劫乃改計求貢非以輸誠利在市賈耳然洪武中屢貢屢叛陰狡陽順觀其助胡惟庸不軌可知矣故戍其僧絕其貢至永樂初復許通貢以招徠之又有市舶以容蓄之彼亦貢使不絕然永樂中亦嘗海運以給遼東則又受其劫掠可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三

倭之貢非誠而惟市是急也百餘年來海波不揚固措置得宜亦倭遂所欲耳嘉靖某年倭人宗設與宋素卿兩道爭貢一時並至市舶之規貢使至必右先而左後宴坐與賜勞閱貨皆爾其時素卿實係寧波人逃爲彼用通賄巧營雖後宗設至而諸事反先因致讐殺舶奄又黨素卿爲其向導讐怨益深 朝廷知奄首尾致禍遂革之非除市舶除奄官也有司不察因絕倭奴於是士民以互市獲利者怏望倭夷假貢獻通商者失旨乃競起跋

扈之心爲沿海患此所以巡視中丞設而法禁益嚴商舶遂不復議也不知生民之禍益深矣今欲加之調停使上不失朝廷之威下不媒沿海之患永令華夷寧謐則宜計復市舶貿易去害就利特執事一幹旋運用間耳迂鄙何知聊述見聞如此伏冀鑒裁

與潘笠江守道

敝邑之受賊荼毒也荷門下旌麾臨邑孤城賴以不魴更若增而高矣但流離未返毀傷無望而賊承教堂稿 卷之十三 三  
之窺覲益甚其飛揚颺集於煙濤浩渺之中有不可臆測者賴羅知縣帶坑兵來膽勇異他將其該伏隅曲掘塹衝途種種合兵法況能於死殪卽招人瘞藏農夫則撫令復業一時人心因之感動稍有固志願門下達撫按俾權領把總事使總攝主客之軍保障疆圉甚所望也夫以海塩三面拒海孤懸若島嶼然而所倚實重此城完則嘉湖之藩籬不撤而蘇杭皆高枕矣不然是以襟要委賊也且邑城南控澈浦賊不攻而自入北臨乍浦賊方

至而不守二浦城實塩之唇齒唇齒旣失斷斷悉露非得羅尹其人安能假息一旦乎寄之得人門下亦寬東顧之憂而十萬生聚皆出門下保抱携持中矣今也邑令尚缺當此瘡痍之日可無拊御之人或乞轉達撫按卽奏羅尹尹吾塩庶殘破之邑有所倚賴而狡夷修忽亦可折衝一舉而兩得也門下肯力任之真如死骨而再肉槁木而復春矣更有切要并附上聞賊之由大洋而來必從青浦入以繼泊龍王塘聞之鍾西臯翁云成化中楊承教堂稿 卷之十三 三  
甯守巡二公經理海防此地俱用木椿暗釘水中凡四層故海船不能驟入乞望檄下查詢舊跡復置木椿此一要也鄉民各欲顧家儘可驅賊尙蒙設法鼓勵因其保家之心俾各置利器鳩力黨遏或乘便截殺如得真級一體加賞則處處爲守人人皆兵塩之敵愾自壯此二要也惟門下不遺芻蕘速采實用則救焚拯溺乃某仰望於仁人甚切者耳

復謝分巡

承俯問安吉事嘉湖壤隔非由目覩而某又僻處海壖安能得其要領以佐臺下擘畫哉竊聞之途人云安吉鄉民團聚攻圍大姓劫其庄居之物若事止若此則斷之可兩言決耳大姓不宜橫於平日以犯衆怒鄉民不宜違於一旦以干憲法惟其橫於前則鄉民今日之罪似可末減惟其違於今則大姓前日之罪亦難深究故凡田產子女有契書中証者弗論若狐疑不明者給還此待大姓者也團聚攻圍雖不係城郭然奸不可長風不可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手

必須諭令爲首者到官論罪餘乃從輕此待鄉民者也某嘗考景泰時蘇州沿海民困荒饑大戶閉粟不發始而乞貸中而強取卒乃搶掠放火焚居守土聞之朝敕中丞王文到蘇勘處王公不能善處槩抵爲反鍛成大獄幸賴廷尉薛敬軒公論採始得稍緩而王亦竟被禍於復辟之初夫蘇州因饑荒民則不爲強橫而大戶固無罪安吉爲強橫以其不緣饑荒則鄉民固可罪然亦可憐旣蒙問及不敢不盡其愚須臺下親臨其處徧詢情實

然後大出曉諭以定兩造之罪庶乎上下情通彼此意釋一舉而撫今善後咸宜矣若某之見猶出風聞不敢遽以爲然也何也事之關係匪細懸臆恐違其宜惟臺下詳核以洞燭之開誠以感動之自有至當不易之善策也若一切付之下僚據之偏說恐屬漫爲或釀後患幸高明鑒裁

承啟堂稿

卷之十三

手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與趙左山郡伯

臺下仁沛春陽威行秋肅聲教所被間里向風某  
欽仰有加而罪廢編民不宜入謁邦伯之庭乃分  
也祇懷傾渴而已近聞建議均糧實蘇久困昨晤  
盧抑齋諸當道相與言及云候臺下議定當共展  
施然此利均萬井謀詒百世非但一時一家沾被  
而已惟巨室多產稍稱不便而仁政首加枯槁岐  
承政堂稿 卷之十四 二  
下先及貧民使此法得行則賦無甚重亦無甚輕  
理協均齊道婉紮矩嘗與敝邑魏令君相商但得  
官民麥三等之田合爲一則庶奸狡不得改重作  
輕借此那彼乃爲易簡經常之道不然去弊未盡  
仁人有遺軫焉輒草一議以當忠告乞賜覽正蓋  
民情難於慮始築舍貽譏道旁惟臺下斷然行之  
不以一時紛呶之說爲念使貧困免剥膚椎髓之  
虞富裔亦無產去糧存之患胥吏不得舞文官府  
易於洞究則吾郡邑之厚幸也我 孝皇嘗令應

天屬縣減官田之耗勸民田畝出二升以補之卽  
今日均糧之意也某竊仰歎 孝皇至德之聖於  
民增賦不强以令而但示以勸使人讀之感欲泣  
下故深仁厚澤浹於大心眞聖明堯舜之君也未  
緣瞻對觀縷多喋幸弗臯

與劉塘巖郡伯

恭惟臺下因海上多倣晝夜區畫彼此策應疲精  
後神不恤勤瘁誠賢勞矣但既往殘傷敝邑罹之  
已無可論卽今所望振作飭新以圖未然之防又  
承政堂稿 卷之十四 三  
不能無冀於臺下敢因執事之留情諄切而願有  
陳焉雖無超然之遠見然以鄉人諳鄉事頗得其  
情敢條列上千幸賜裁察 一日振武備沿海之  
境北自乍浦南抵澈浦三城鼎峙切邇海壖雖衛  
所分設而法久備弛所恃統攝之者在將也故安  
危係之把總昔台州衛指揮張鈇任把總韜略頗  
諳足以濟用今或本衛各職選補或戎伍英材援  
置無有不可然張鈇其尤也此外見有羅知縣甚  
多膽氣可備干城昨湯總兵收兵入城賊來反被

圍困不能制賊蓋兵聚於內平時鮮探瞭之嚴臨敵無展布之地獨羅令自營教場分軍設伏於外又於衝要掘坑塹藏險於夷甚合機要若令權攝把總兼統主客兵必能使素閑教習如心役形如臂運指伸縮歸一禦賊可冀收功 二曰復海椿考之正統七年倭賊登海塩岸肆爲焚劫彼時胡侍郎奏設藩參駐海塩專事防海遂於青浦一帶至龍王塘用椿木四層暗布水中船不能入自劉瑾革藩參而此法不繼賊窺疎虞遂能入寇若不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得越境生事如此自無意外之虞 四曰招流携近來民多被僇房室焚燬草莽蕭條且奸人浮言謂賊將洗蕩愚民輕信故沿海一帶無家不逃當此農月虧損穡事必多稅糧無出且又民虧食用易至相聚爲盜將來之患尤可寒心謂宜速加撫諭招徠軫恤使復農業旣免鴻雁之歌亦杜虧稅之慮仍振勵戎伍往來防守使耕者安心庶得海濱殷實 五曰弭盜賊島寇迭侵鄉民驚散嗜利無賴之徒乘機作竊或詐爲海賊或佯爲探訪伺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四

一爲整葺海賊出沒無息肩之期宜稍訪舊跡不憚煩費復設此椿可令賊杜窺覷 三曰設鄉兵賊之不避村落敢於深入以民素不知兵也然保家之心人人有之豈鄉民獨不然若素能鼓舞自足禦賊但得官府不加拘束免他日點調之懼彼必樂從宜聽民自置械器倘賊到村落彼此糾合併心協應能得真正倭級一體加賞當相勸趨矣蓋因其欲保家而利導之甚易也但恐衆聚因而爲非須官爲禁約止許各保身家於寇至之日不

愚少佐末議濟時艱耳惟賜亮裁桑梓幸甚

再復劉塘巖

某廢樵無知昨以粉榆切心率爾裁候賁以未議正媿唐突荷蒙箋示疊疊深感垂亮夫以郡伯之尊而與廢樵相應答如響益仰軫念民瘼之心甚切也感佩感佩張鈇舊任把總頗有經略昨蒙笠江公垂顧以是懇之後笠江報云張委重在台此不可復得也今臺下云張來是臺下力也又諭欲得羅尹補二守而撫院欲俟其有功兩皆卓見某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五

敢舉一事上塵或可援爲例者景泰間廣西欽廉等地皆爲盜區時巡撫葉文莊公舉用三人縣丞陶魯陞新會訓導林彥章陞靈山巡檢孔聞韶陞陽山皆知縣此三人初未有功而奏報得請者也然則先賞而圖功可也且羅本知縣而海塩缺尹若奏補海塩甚易似又可寬臺下東顧憂矣其後文莊公復奏三人魯陞廉州彥章高州聞韶雷州皆同知今侯羅尹報績再晉貳守以廣臺下之愛於七邑又易也後韓公雍繼文莊爲巡撫益用三

人林與孔皆臬副陶至方伯又獨得襲蔭錦衣某昔奉使廣右訪葉韓諸公遺績時有百戶能言其事謂陶公勦賊屢效蓋廣右無地無賊而陶以遊兵出入於深山叢箐之中既熟識險阻且探采賊情其在平時已預籌用兵機略矣又與督府預約凡有賊發不待報會卽率兵進勦所勦必真正賊黨它無旁及焉雖東西鄰近不分毫擾且各備餼糧不取給地方故廣中戴如父母畏如雷霆如我浙西得若人統兵往來於寧塩並海之間凡哨探海賊所至卽設伏以待其來出奇以邀其歸首尾衝擊如劉江爲櫻桃園之捷倭奴喪膽吾浙可幾寧靜是卽今之陶魯也傳曰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敗故可驅市人而戰況以能將用練兵卽折衝天下可耳何憚島夷臺下爲地方計宜者贊畫當道一齒之耳若鄉兵之設委爲有備無患吾鄉昨得賊退亦略示其機矣倡率而鼓舞使之不倦在今閒暇正可料理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吾郡有臺下強踰十萬矣某廢人何與知事承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六

垂念殷殷操牘陳謝不覺縷縷若鄉兵果練則族之子弟不敢不令奉約束惟謹也

### 復董翠山臬憲

承拳拳下究日南事略其生東海下邑去日南幾千里其敢自謂知日南顛末哉但考之史牒有二聞見恐未的確輒冒陳之翠山覽而正之安南之名始見新唐書曰唐分嶺爲東西道西道置安南都護是也其封安南王則始見宋史孝宗隆興二年李天祚遣貢乃封爲安南王是也然則安南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七

在唐之先何名也曰南交曰交趾周曰越裳秦曰象郡漢曰九真曰日南曰交州王封自宋始則先何稱也周爲越裳氏漢爲南越尉東漢交州刺史唐東西道節度使又有招討使又有都護宋初亦節度使其王安南者若何人乎漢則趙陀武帝時趙建德建武有女子徵側唐有蠻帥段酋遷五代有楊藝藝墓於公羨羨墓於吳權權墓於丁部領領子璉宋初拜節度使璉死弟璠繼爲大校黎桓所篡桓後爲李公蘊所篡公蘊子天祚卽宋封以

王爵者也八傳無嗣遂傳女昭聖昭聖讓位於夫陳日昞繼有光昞有烜有煇有煥有煒皆降於元及我明開運日燿首獻賓於廷聖祖嘉之仍封安南王後爲黎季犛所篡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奎矯稱陳氏嗣絕奎其甥請立爲嗣天朝不逆詐封以爲後及陳氏子添平浮海來愬於京季犛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遣使送之歸及入境伏兵襲添平并殺我使文皇震怒興師六年克之其冬復叛又興師至八年再克繼又叛至十一年乃定郡邑其地此安南歷世傳繼之大略也爲府十有六州三十二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此安南郡邑戶口之大略也嘗閱元史歐陽玄所撰安南附錄云交州愛州人侗儻有謀驩州演州人淳秀好學又呂太史詩云耕田稻兩收織繒蠶四熟此安南人情物產之大略也若歷代征討之難易運餉之水陸已嘗面論不復具云然自秦漢來哲士恒諫止進討如淮南王安李固等書班班在史可覆核也夫博雅如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八



翠山其於茲事照見千古洞然指掌而又問及淺陋真不自滿之心其奉命縷陳據臆必多訛謬願翠山爲我發之

奉甘泉翁求正樂律書

睽違函丈已十年餘矣溪山阻隔而某變故頻仍不能裹糧踵戶外之履又寄札浮沈十罕五到今歲夏五得賜到樂書等帙連日捧誦如侍面語欣感何如竊謂古樂雖亡而樂在天地間者未嘗亡存乎其人焉耳今見所撰樂經推本於維皇建極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九

協和上下列十二律於十二月原天地之至和以和人聲破紛紜無本之論廢相傳支離之說卓哉希世之業誠大快也某數年來竊嘗究心敢有問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還之義恐是自宮聲歷商角徵羽還復爲宮猶之仲冬十一月天地來復律爲黃鍾以和宮聲至明年十月還復爲宮聲而十一月也鄭註謂更相爲宮孔疏謂十二律皆爲宮竊或未然蓋宮君象也故禮曰宮爲君若十一律皆可爲宮則臣民事物皆可爲君

十二月以往十月以上皆可爲十一月夫樂所以宣天叙暢人倫故禮以禮對樂周茂叔曰禮先樂後不宜樂自相紊曷以和順於道德哉漢志言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後者同心一體之義也夫黃鍾不爲他律後而謂更相爲宮乎又按黃鍾之管九寸大呂八寸零歷至無射四寸八分零應鍾四寸六分零是管之分寸無過黃鍾黃鍾之數包括餘律見君尊無所不統也使如孔疏所云以五寸之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夷則爲宮却上生九寸之黃鍾爲角以至夾鍾爲宮上生黃鍾爲羽無射爲宮上生黃鍾爲商仲呂爲宮上生黃鍾爲徵是聲之短而清者反生乎長而濁者不曰子踰其母乎故朱子疑其臣陵君之象又安在黃鍾不受後哉某竊疑更相爲宮未然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人有五聲五行五方之氣流播於十二月故作樂者準十二月製十二律葢用天地自然之和以節宜人聲故書曰律和聲聲和然後施之八音以用之郊廟用之朝廷及乎天



下斯能格神人而宇宙藹然大和也然律必隔八相生者天地鼓之以八風而相生於隔八使從律不奸也必三分損益者歲中每三月爲季而損益以三分使隨時從律也是故和聲之律生之以八損益之以三然後樂作而陰陽四時之氣無不該備蓋以其上生下生也故嘗謂作樂當主五聲而秦漢以來沾沾於十二律之間如準其更相爲宮之說則夷則夾鍾等四律爲宮管反短而清而黃鍾之爲角羽商徵反高而濁乃截其聲之半以爲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四清聲委曲以調停之於是五聲亦增變宮變徵不知天之五行可增變土變火乎蓋不究五聲之本原有自然條理而強於律之難通變處爲零星補綴也今觀吾師樂經於黃鍾曰以協宮聲於餘律曰以協五聲於十二律總之曰以宣厥氣以降天神此語明白洞達雖聖復作不能易矣或曰不用更相爲宮則聲爲五聲律用五律足矣何以變化無窮一變九變哉考之月令曰春三月其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獨不言宮猶五行不言土

土寄旺四時無不統於土也宮不屬四時宮爲君象無不統於宮也故作樂於朝廷始於宮若應春之時始於角應夏始於徵秋冬亦然正猶景公晏子君臣相悅止於爲民爲事則徵招角招作焉以此推之五聲皆可爲始而無不該於宮臆說如此真如窺甕而測天操筵以撞鍾不知亦得一斑否辱吾師惠教不敢不吐以就正望不恤裁示啟迪焉幸甚幸甚

復許杞山論邊事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十二

蒙教王翁云云江湖間有此憂國之老扼腕時事則誠賢矣鄙人也愚見聞淺陋何能措一辭但揆之事體有未盡然者請略舉其緒言之可乎國初邊政蓋三變矣 太祖守在各藩九邊星列藩邸每歲二藩更迭巡邊故藩兵重靖難後 成祖更其制守在邊將故總兵而下各分土寓屯且蓄家丁禦敵每以致勝及景泰二年大同陝西奏將官役軍太多因而盡革邊將家丁屯田禦虜之備散其田歸軍屯而守乃在 朝廷矣此邊事之始壞

也然景泰以來塩商尚中引於邊耕田儲糧故邊糧不匱猶未大患及正德中勢家復壞塩法腹裏餘塩之奉行於戴金而邊糧日急矣則以廢屯之故也夫屯政亦三變矣永樂中屯在官景泰則屯在商正德屯在軍而屯於是乎廢此邊事之極壞也廢屯則邊無糧無糧曷以養軍鼂錯有言人情一日不食則饑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而况欲驅之戰乎故軍而無食軍皆敵也何特虜哉頃來軍士戕主帥狡虜犯邊陲如張文錦查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埜駢首被戮火篩小王子揮戈深入奚足恠也易曰窮則變傳曰琴瑟之敝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然後可調然此皆大略也自治者也其間枝分節解未易殫言若所以禦敵則又有不能言者漢宣帝時西羌先零叛召克國問破羌之計對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方略夫克國年八十餘經數百戰尚不輒言今書生坐籌邊塞千里之事何也往年見兵部抄出朝臣建議凡四五十奏頒天下使軍民閱實盡言其嘗徧觀其中大抵多策學紙上

陳語無有切中事情可實施行者孔子聖人其與行三軍也曰懼事而好謀夫宣聖豈不能神明變化制勝掌握而必爲是懔懔則兵蓋難言也况以迂儒而億度空言乎王翁又云已巳土木之變無真將而敗恐亦未然當時駐兵土木孫鏜楊洪輩皆在厥後陳軍德勝門外過也先七日之圍使之宵遁者鏜也洪在大同宣府一時著安攘績空同集備言之然則土木非無真將也失人心也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十四

木驛也振一庵宦能停天子之行以援其輜重此人心所以大憤而潰也又謂于少保得真將亦悞也少保所用卽舊將其勝也乃得人心所致也少保聞變卽揆國大計扶掖邸王監國歷數王振之惡和之者給事中王竑程某得旨振家百口皆磔於市手擊殺奸黨馬順於廷又尸內臣助惡者二人於東長安街人心所以大悅而惟少保是聽雖冢宰王直猶拜少保於左閣門曰今日老夫百輩何益國事觀此則勝負在措置得宜耳故

不憂將之不真憂司國是者不真也能得真國是造化之機在握愚可使詐可使強深可使故石亨遇少保則爲能臣少保害而亨叛矣雖王振當英皇初未能肆然跋扈何者三楊當國而太后至於上也然則得真將不如得真相得真相不如得人心然人心恒係於廟堂之措置則真相要矣夫何患於變之生况犬羊之戎直折箠笞之耳伏承尊命略述大都幸賜裁正

復鄭淡泉光祿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十五

新正得教札甚感遠念所諭海防公私勞費誠如西臯公之言執事謂築城練兵乃治病非保身誠然誠然又謂防海之道首招諭次擒馘終以立市舶經濟遠見自與俗調不同陳西軒都憲疏市舶十利尚未及見但廣東先年胡臬副獻臣者司海道偶誤聽佛郎機國同諸夷入貢佛郎機乘隙爲亂遂廢市舶都御史林公富疏復市舶今聞廣東市舶雖設與往時略有損益蓋權歸巡按守巡擇有司賢能者驗貨發市而市舶之權散乃防其獨

任生弊也竊稽市舶宋獨受其患元利害俱不甚我朝有利無害何也宋綱紀不振司國者慮市舶官不能制馭各夷議使外國各推強幹有才者奏名中朝使領市舶主本國之事又設提舉司監之後司舶者與國人表裏爲奸受其劫制故害大於利也元時設海運夷不利入市而利劫海元甚患之遣范文虎統兵十萬征焉然沿海一帶兵衛甚設雖相交易而不受其患我明廢錢塘上海兩市舶併歸寧波廢提舉司市舶得專其權然永樂以來內運裏河海無可劫倭乃一意稱貢以爲貨市計丘瓊臺嘗謂宣德以後沿海少寇擾正指此也是有利無害也往年李憲副枉問曾有書答之其中有復祖宗之舊三事他日或可塵覽若今之市舶宜復矣要在識彼此之情而善爲之處何謂彼此之情寧波設市舶郡人頗畏每欲廢之蓋倭假市稱貢千百爲徒供應送迎之煩寧人獨當况貨皆官抽官賣利不歸下有費無利其心實怨此楊文懿致書張郎中欲絕其來貢以安地方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十六

而兵科亦緣以奏 闕下者也況市舶一復或遣  
內臣必且爲寧人之擾所謂識此之情欲廢而不  
復者也若夷人如倭其國有海西等道專倚貿易  
爲業國初屢遣倭僧來貢後與胡惟庸結構媒亂  
高皇遷其僧陝蜀番寺居住仍著之 祖訓絕之  
至革除年復許十年一貢永樂初則又遣使招徠  
之故倭或三年或五年貢期無限彼非慕化來王  
也假貢名爲市利耳市舶一立正適彼願廢可永  
銷禍亂之萌所謂識彼之情欲復而不廢者也夫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七  
此不欲遺地方之害遂欲廢市舶彼意在交易其  
貨則欲藉市舶此虞害而不顧利彼牟利而不知  
害均非通論不可偏徇也以 朝廷兼覆之仁因  
彼此之願而酌利害之宜必有調停斟酌於其間  
竊謂如 祖訓止其貢免累寧人或亮許十年之  
例而禁其煩賣又如永樂許其市以免海患而嚴  
設禁防使奸不得逞是或一策也執事高明之見  
當有成畫以佐國康時區區衙門泌水安足與聞  
天下事承教及之輒復縷縷倘有鴻便不惜指示

爲幸

寄呂巾石官論

蒙寄心統圖說假此啟發吾蒙真切劇之益而道  
誼之愛也某陶治陰陽五行之中服習奇偶生成  
之數徒飽煙霞弄泉石虛此歲序曷能如吾丈破  
輿抽玄闡揚秘蘊若此圖說之超卓哉則又赧然  
自失矣嘗意聖學求端於天自太極二五相妙合  
而我與萬物萬事生且成焉一以貫之無非天也  
游天之中動靜語默無非學也存之心爲神爲先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太  
天爲中應之事爲化爲後天爲和觀之圖說列河  
圖分配於首揭源也畫卦圖見生成也重卦圖見  
心統也推而天道人心以至人極之立莫不有圖  
而又益以廣譬曲喻發明嘉惠之心勤矣盛矣誠  
有功於聖學者也夫龍馬負圖天啟其蘊經四聖  
之手易道大明何非反諸心而自得者乎秦乃局  
之爲卜筮徒得其膚至漢而焦氏作易林一卦變  
六十四卦京房因之爲卦氣其說起中孚故首中  
卦楊雄又爲太玄玄數起三凡八十一首夫三子

皆自謂得易而焦京意專卜筮楊亦衍曆孰窺易之真者竊疑宋諸大儒率亦不廢其說如考亭則用易林四千九十六占以廣易數又嘗作卦氣義說本之京房至於嗜玄者多矣司馬氏之潛虛康節氏之經世二程朱子鶴山氏率稱于雲豈漢去古未遠其說有所受耶何其與易不同而千百無相承襲如此耶今有此書說既反而歸之心又推而本之天會其源而流自深較之馳騫一偏者誠有間矣且其言明白洞達覽者宜有得焉何當面承教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一

領鑒所欲言惜彼此各天豈勝翹企

答蔣道林學憲

別惊忽忽垂十五秋矣楚越千里江山萬叠雖明月清風作我無塵道伴與門下若相往來於時刻間然要不若昔時合併一堂兄倡我和精神鼓舞意氣鏗錡游千古之前而羲皇如對者也往年十泉憲衡岳荷書來約而以王事竟停楚游之棹此吾之負友期也泉翁書來招羅浮之往又以二親不養未遑借道武陵此又負師期也道誼莫若師

承教堂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友而心往身羈竟阻雲天之隔如燕人生於燕齊人生於齊各天一區不能作擔簦負笈之計與門下尋桃源閱天關因得上下今古而一證至道也茲得寄到古大學義心性書桃岡訓規種種精義開緘玩讀如琪瑩到手觸處琳瑯如明鏡入眼燭理纖悉嗟乎別兄十五年來謝塵絕囂溯觀無始尚猶茫然未得其解一旦見平生未經目之書目之便覺了了但思當時長安聯坐促膝得於啟發寂多不啻萍散不能復聚今見此書如春園忽覩春花生意具足在今無異於昔真如對吾兄覲面也詩言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書益切思見恨無由與吾丈親相質證耳昔儒謂堯舜心至今在堯舜不過盡天地之理天地常在堯舜猶未泯也夫數千年不足爲隔千里亦何足睽但不知何時得與門下面對有言忘言俱成心會如山自青如水自流如日自升月自恒卽門下諸刻書有盡意不能盡皆可爲刺語矣援筆縷縷殊不足以寫心幸亮

答雷古和求方藥

舍姪歸得尊諭欲商確調理之方某非知醫者每見時醫不察病源輒按方投劑或任情加減大可駭咲故嘗檢諸家醫論籍以料理家庭竝不敢効劑於人蹈不知之誤況於道體敢輕談乎竊謂古之良醫仰觀天時寒暑俯察地理燥濕中觀人性急緩然後切脉問証究病所由來而因病處方非一方可例治諸病也今醫不然既懵脉理妄加意見幸萬一之中此用醫當慎不可忽也尊恙大率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圭

勤勵力學潛思秘玩過用其心又急於掄材不避寒暑過用其力皆耗血損陰以及於是丹溪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陽爲氣地陰爲血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玉機微義曰神靜則陰生形役則陽亢夫陽亢則陰必衰故陰氣所傷証發於外爲血妄行今尊恙閉結而便後有紅是陽偏勝陰偏虧所謂脾約証也約者約束也脾者爲胃行津液者也若胃氣強脾氣弱則約束津液不得四布遂見此証且論今之天時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火

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土大旺土爲腎水之夫土旺則水衰腎水藉肺金爲母以補助不足蓋金生水也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謂是耳古人夏月獨宿淡味兢兢保養金水正嫌土火大旺也門下獨宿淡味固然而文試疲神恐陽過盛而陰虧肺臟不和病乃隨之某何知方妄意丹溪纂要中有四物湯等方乃補血之劑此爲主而量加減焉若九則補陰丸似可用過勞耗血必藉滋養耳所傳示方內用麻黃等似不相宜麻黃自

承敬堂稿

卷之十四

圭

春分後已不可用况溽暑平然某懸斷所見未真尤須參量書曰勞得熱而心火益煩若清心省勞君火漸熄客火自退旋當勿藥耳某平生多病每藉醫視但虞其誤時一檢醫牘略通其淺近云不意舍姪妄言門下過信然旣蒙來命聊述所記憶以復古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寄命之重不惜加嚴幸高明鑒裁爲國加愛幸甚

復曹自山大棗

欽慕芬聲已非一日匏繫海壖無緣晤侍故尊號

或云紀山或傳是山只此已不得其真何況門下  
藏之無聲運之無形自語自默自動自靜所以爲  
泰山喬嶽而未易極其高者又可適度而臆探之  
哉蒙以防海來此下邑荷斯文眷眷之雅始得親  
見光顏而知尊號乃自山也自之旨玄哉自山者  
自有之山也山吾知其爲高不登於高則尋丈之  
外皆爲障翳旣已陟之矣則俯視宇宙皆吾度內  
門下自有之山殆游其巔據其勝而無所不自有  
者乎是故衆善自足萬應自神昔處諫垣自爲名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答潘南湖太僕

金臺分袂遂踰一紀矣茲承來教溫然春煦千里  
神交欣荷欣荷吾丈望日以隆陟涖滌陽道益光  
亨而遭際尤美若雪屏之粹雅會溪之凝靜澹泉  
之端確天下望也得而爲之友瑯琊之深秀醉翁  
豐樂之爽豁天下勝也得而爲之游况吾丈以浩  
蕩無涯之習次博雅不群之見聞而收春挹秀於  
其間將心學與景樂而益弘益暢矣如某雖懷自  
勵之思而斗室鄙其目稗見封其心所適止於丘  
園所聞不出農桑曷足以自廣乎荷瑤箋不棄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諫旣爲守自爲名牧爲憲自爲名臬今參藩自爲  
名岳其來吾塩也數日之間風雨之夕自徧歷自  
料理自宜於人情而倭夷自退蒼岬自安某雖處  
甕牖自仰德芬聚雖無幾此意自契有不待言者  
夫交游切磋豈在握手促席煦煦然而已哉意在  
言前相見默然其神往來形骸非間睽晤非異溪  
山非遠前門下行時不及一送而勞翰示勤倦益  
感情厚故裁附以謝草率不盡

牖仰感高懷竊願求益焉請就馬論龍馬負局義  
皇因之建畫遂濬道源漢元鼎間馬生渥洼水中  
號神馬意者天有所發其蘊而武帝不求天生神  
物之意第爲天馬歌豈漢武見不遠耶抑當時導  
諛者衆借馬神其說而史誇詡之耶當時表章六  
經豈亦有所感耶書稱趣馬爲天子親臣而周公  
作禮乃以趣馬掌序事與書異何也舜命伯翳爲  
司牧實在左右穆王任伯冏僕正賴其輔德說者  
謂周禮誤趣馬之職使後世以僕正職馬然則太



僕之職非但攻駒課俵而已也門下當其任又值  
聖主禮樂明盛之時倘求古僕臣之義而進吾丈  
俾司輔翌不知繩愆糾繆毗贊主德已耶抑亦原  
龍馬之瑞興文明於天下耶文明之化固遠而毗  
贊之益定弘吾丈必有處焉魯頌曰思無疆思馬  
斯臧而歸本於秉心塞淵故求之心而應無不宜  
矣敢以是詢之高明願賜教以開我蒙曷勝企幸  
復許杞山司諫

昨蒙以明道編見示且宛厥玄奧某鄙人也烏足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主

以辱高問然手斯編而玩之其大槩有可得言者  
渠蓋初從謝方石已有先入後聞陽明之旨似嫌  
同聲故別一門戶翔執中艮止之說夫方石遵朱  
元晦而陽明之見天然高邁稍與元晦左如全用  
方石似落元晦套盡從陽明則與方石舛於是立  
說以排諸家夫虞廷授受不過一言曰執中耳豈  
其未盡而益之艮止耶易之艮言止於其所也如  
艮其背謂不見其身而止乃安則艮止二字同義  
聖人論止曰止於至善曰敬止未嘗空言止也空

言止懼昧所從者或止於非也今日執中艮止未  
觀發明先爲重複豈堯舜尚少艮止工夫而艮止  
未必中耶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事各止其所當  
有未中耶或謂執字有止義則不惟艮止重又重  
執義艮止誠爲剩語矣夫陽明未易非也陽明而  
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無極無欲無情  
爲落禪套并孔子無意無我非之又上及於無  
無爲皆彈擊之則執中艮止落於有矣非謂執中  
艮止爲有而斥無則滯於有也陽明格致之說雖  
若左於朱要之未易非也通於其說大學條目雖  
八一以貫之矣某受教於甘泉甘泉與陽明初亦  
不相入後稍融通但某味陽明之說覺有所會故  
云未可非也千萬教正荷荷

再復許杞山

荷來翰深辱誨進如味五穀而知旨之玄淡無盡  
也謂此學精一盡之矣誠哉盡之也謂致良知認  
天理大明切了誠哉明切也於此日致力自有餘  
師誠哉有餘師也若勝心未除於精一益遠矣遠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主



於精一而立論是卽門下所謂燈喻增障也陽明  
論精字義謂米從青青者剥去一層則米精一層  
學者掃除廓清障去體潔此心澄然浩然則精矣  
心精則勝心一切都無從發卽所謂良知所謂天  
理所謂一也虞廷之精一執中其吃緊却在人心  
道心二句道心澄澈則自精自一自執中堯舜性  
之也稍涉人心便求精求一求執中湯武反之也  
註腳者謂精以察之一以守之而象山慈湖却謂  
察甚麼守甚麼恐註說得反之者入頭之精一而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堯舜性之果察之守之爲精一乎堯舜純乎道心  
本體自精一以此參之則陽明致良知泉師體認  
天理亦爲求入門者立此方便法緣致良知以得  
此心精一之體則可若執致知爲卽心體豈可哉  
是故精一執中中無定體無止法若云執中良止  
是執中乃死法矣彼且以察之守之爲落形體不  
可語精一况執中加良止乎蓋道心活潑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者也其執守冥然何所知識承雅教  
下逮輒布其愚於使之旋

答唐一庵

往辱光顧教言真切仰見一體之愛昨秋西湖山  
房秉燭聯榻更荷精詰之論吾丈從實地行實念  
故所說皆實事所交皆實心某迂懶成僻情耽幽  
獨行落知見每意所不可輒欲逃焉所以斗室自  
屏無出門之交藉緒山諸丈每每一棹過從鞭策  
同驅茲復辱翰教拳拳雅意所云學問不進則退  
又云學貴虛且終之以先塞受體皆德言也豈非  
人已一視數學一貫不見鄙而云然耶大海無量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三  
百川納焉至人無我萬善合焉老子曰知其雄守  
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虛也故顏子實若虛夫  
實且虛况本虛耶孔子曰虛而爲盈是塞其入聖  
之機也執事所謂先塞受體者也吾人惺惺本體  
常明常覺空然無礙無礙則無已何以不虛執事  
曰輩中動見說承當說自信終礙成就誠然誠然  
彼承當者何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真承當也  
真承當者不言承當默而識之耳漆彫開已見大  
意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亦嘗曰何有於我今之

自信何信也道無方體學無止法天地一寒一暑  
爲時信海水一潮一汐爲潮信時與潮何嘗謂信  
人自信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自謂信有弗信矣  
孟子云有諸已之謂信然而美大聖神駸駸不已  
如自信則止矣何聖神之可幾執事之教啟予實  
多特同志之好輒以所見請正幸勿靳剖心繼誨  
蓋執事某之取信也會晤未期竚瞻雲樹

答馮祐山

令郎遠顧兼蒙教箋感荷感荷夜坐與令郎論病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五

原偶合聊述以訊於門下幸裁示焉易之願卦願  
養也象以慎言語節飲食釋願養德養體之義也  
夫言語期於當過則傷神飲食期於適多則動火  
火爲身之陽氣宜潛不宜動而動之蓋有故焉胃  
主容健則能載脾主運弱則難消脾爲傳送之官  
弱而不運以消其所載食積而濕火生矣火炎而  
蒸於胃胃乃芽痛病所從來也或曰載營魂抱一  
營魂火也一者天一水也火以抱水水嘗煖而精  
神發養生者賴之何濕火爲害致痛哉是不然夫

濕火邪火也抱一之火真火也真火能養真水濕  
火能耗真水今飲食或過起居不節不能養真火  
而反生濕火安得不致病然病以火生亦宜以火  
除能節食養脾食減濕退而脾之惡濕者不傷則  
邪火可息此急則治其標也若探其本在於肺金  
金能生水真水既旺上能制火且能平肝肝木不  
旺不令助火是謂水火既濟一身之中陰陽相和  
百疾可除何痛之不祛此則養化源探本之論也  
故飲食日用所需而聖人重之垂戒於節示象於  
承啟堂稿 卷之十四 主

願學易者可不兢兢乎倘濕火不除積久而熾恐  
臟腑之血薰蒸而不歸於戶或上衝變爲嘔逆則  
火盛水不能制脾土益傷其証見於面色且萎黃  
是爲物役神昏憂在司命矣今令郎幸不至是而  
又有契於愚言必且觀象於易而節慎於身其平  
復在旦暮耳迂談無所用之但情切關心輒爲高  
明誦之或可備延醫商確之一助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答趙雪屏太僕

奉別高明屢更歲月瞻仰德學無階請教滁陽江南北勝地以吾丈朝夕收攬其勝敷於政事暇則發爲文章皆有得於山水之助者自與常調不同仰羨仰羨嘗聞瑯琊之名名於瑯琊王豐山則豐沛異人居之歐陽公名其亭曰豐樂李庶子幼卿名其泉庶子泉若六一泉亦因歐陽而改玻璃泉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爲大一看夫瑯琊王宗室之胄豐沛異人隱者李與歐皆嘗刺滁故能遺其芬芳顯其山水地以人重吾丈內翰逸才過化一方山水當益勝聞滁有石屏山自今當改雪屏如玻璃故事矣某僻處燕觀惟有洪濤蒼莽蕩魄蒿目寧得清異峭拔之奇可以感發志意者故耕犁之暇僅手一編木榮知春葉脫知秋爲天地間一閒人何所裨益於世視吾丈宣猷振譽餘光及於泉石與峴首匡廬埒盛不火逕庭哉荷蒙遠箋感此情厚無緣晤對希節

宣嚴沍以迂永和是禱

與張蒙溪方伯

某廢耕東海如坐井中絕少南北飛翔之便如門下交誼去浙十年耿耿心懷不能通一候乃辱門下垂念孫明軒之自廣吳公路之自蜀兩蒙教札拜嘉來貺德厚何可當也門下昔以正學倡一時士風典起有德於浙甚深而鄙人不能進謁承教一當棄也蓬心眇識半豹不窺二當棄也出言忤特抱犢下里三當棄也門下敷蘊濟時德尊望重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而曾不能通尺素寄殷勤四當棄也以可棄者四而門下不加譴斥益謬獎與之惠書者再是涵弘之至與海同量雖平仲久要薛公下士不加於此誠君子長者之用心也嘗歎友道之薄變幻在覆手間乃公之盛德不遺窮谷益知門下於海內才無一掛漏使以鼎鉉居中樞機當路將無絲粟之能不舉况其巨者乎宇宙泰運在轉移間耳古稱斷斷大臣乃於今見之某但拭目以俟

與王少叅

承賜教箋兼貺新曆使寒間知歲情彌久而彌殷  
鄙人何以當之蒙諭及歲凶商略恤處之法仰感  
臺下垂憫海邦眷眷之情我鹽百萬之命不罹霜  
露皆藉洪鈞也竊念敝邑之荒如九十等都粒米  
不收見今流離已盡若一二三四等都比壤嘉興  
頗可存活要之足口食則無輸官稅也某近閱邸  
檄自藩司頒來者內林都諫奏將杭嘉湖起運糧  
米六十萬石改折三分是得一十八萬折色矣又  
杭嘉湖三府復別得折色三十三萬石則折色之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三  
數頗饒而荒熟之區不等倘臺下借言俾海鹽全  
派折色則鬻產賣丁而免於輸米猶可寬民挺杖  
號呼之苦蓋責有於無必不能應民有坐斃耳且  
就嘉興七邑論秀水嘉善爲頗熟崇德桐鄉次熟  
嘉興又次之惟海鹽平湖無熟也以海鹽盡派折  
色理亦允宜願臺下速加拯援多方贊決活我鹽  
邑生民之命則和氣所鍾歸之臺下將世享其福  
何也感頌者多垂祐者遠民心卽天意也桑梓關  
情痼痼切體不覺多言惟俯賜涵亮

與邢陽川

別後獨自爲侶苦不可言其初憂積弊之難燭只  
今恐過甚之爲虞儲稅出入其中曖昧筆不能盡  
已發露者俱置獄不可原有奈何奈何岳州事委  
周副使者至今一未見到況行骨糧道行府及各  
處查究者差人坐守未來此中凡相見及經過士  
夫與鄉士大夫喃喃絮絮耳俱謂與其發奸孰若使  
身不病且察見淵魚不祥弟亦旁徨不定奈何奈  
何兄幸我教也辰州案俱與兄聯發若呈到須相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四  
與酌處非弟可獨行也律例近頗諳冊卷之弊到  
眼卽知弟代兄勞多矣幸治良藥愈我疾也徒罪  
以下呈到卽遣但徒以上糧至數千銀至千兩餘  
奈何奈何卽今幹辰州畢初十邊過沅州事正蝟  
毛也汗牛之卷與狐疑之心神情極耗而歷日已  
多不能敏捷兄當有以教我北上承差尚未到何  
也諸不能縷悉

與馮東厓侍御

遠聞節鉞將離江夏卽當扣對敘別兼請教正柰

邊方磨勘未竣而沅靖又僻在三楚之南萬峰之裏力疾以入勢難復旋至省以遂欣仰之私謹差役奉冬餘錄一部見勤企一念耳幸垂鑒焉竊以執事在楚萬口誦德而秋闈薦士又皆獲雋無窮令名與襄江衡嶽相爲不朽某忝在交游實與光榮竚望行旌不勝敬羨伏惟節宣寒冬以迓春熙萬福幸甚

與某給諫

某濫隨省未深藉高明指示然猶譴疚在躬夙夜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五

惕厲卽今千里雲山之隔經時不獲奉接道教此心多懼實切冰兢某自初正南馳江漢過辱賸餞莫可稱謝今已水陸兼程季春廿八日入湖南與邢道長舉行事務但制勅并原題止言查盤邊方錢糧而度支該司發到手本乃欲清查該省負逋勢難奉行蓋與勅題相矛盾故也領教未卜不任想仰某駢駢在途冒暑涉險不敢辭勞恐力劣無以副尊愛殊爲愧悚歸吏幸不惜諄誨以策愚額

復薛立齋太醫

昨歲晤面領先生口角之春視往時聞之人口得之書刻者更益親切歎服歎服蓋天地春回黃鍾之月然春不可見而寓之於物如飛鳴滋長謂春不在是乎而謂春盡在是可乎知春於隱隱之際真知者也其脉然黯然而卒盎然者口可言乎先生之醫嘗筆之書天嘗稱之人矣然其精妙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求先生者不於啟口間而默觀其口外之意閱之於書於方而得其非書非方之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六

與黃葵峰參政

往憲節泣我海上起魚鼈之民而枕席之德澤且盡

與大海同潤而廢匏迂懶不一通問候茲自浙至  
廣數千里而遙仰企高明與時往來然目可見者  
山中之明月身可被者江上之清風若與門下時  
時相挹對耳昨同學友吳某自化州吏目歸誦門  
下垂問甚悉仰見不遺高情東野論交詩云君子  
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榮夕不存門  
下於鄙人一言定交千里如對芳桂寧足比貞耶  
嘗聞呂安仰叔夜高致每一動思輒千里命駕自  
魏情農灌園飯犢徒塵仰止停雲在望耳安能動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七

呂安之輪下陳蕃之榻乎第門下政日以隆望日  
以重匪朝伊夕且進握鈞衡賢於夢卜生雖野處  
獲見太平盛業爲聖世逸民皆門下賜也茲以  
吳吏目還化州附候起居吳儒生卑吏南徵瘴鄉  
仁人俯念舊治之民今屬走趨之末稍與其進與  
有榮施矣目疾率爾不恭冀鑒宥

奉泉翁師書

初秋之旦得所寄陳大叅書拳拳以某不勇於叩  
侍知罪知罪某辱教有素寧不知至樂在於至悟

至悟在於至聞至聞在於至人時欲猛然進謁於  
羅浮高處以親函丈之側也但以先父母棄諸孤  
三子俱幼而室人相繼下世再喪再娶不忍孩提  
無怙遂爾逡巡竊聞道重人倫如某棄諸子不教  
先業墮落則非孝也非慈也不孝不慈何以言學  
非吾師平昔指示之意也自計明年延師付之以  
子當卽就道天果玉成此願必遂矣吾師慮某或  
不及再侍付託此蘊竊意吾師性定神完自作元  
命受天之祉此某所恃以無恐者也去秋曾具啓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八

寄呂巾石塵覽不識到否蒙示古樂經及非老子  
拜領欣幸發函深思夫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喜  
怒哀樂未發爲中已發爲和此人心自然之樂也  
自仲冬一陽來復至明年十月坤盡其間風雷蟲  
鳥無所強而自形自生者皆天地自然之樂也天  
地之樂寓於人心人心之樂符於天地吾師按十  
二月定十二律以和五聲此以天地之和驗人心  
之和謂之古樂誠咸英章韶統會一原而非徒金  
時鏗鏘舞蹈之緒餘矣老子挫銳解紛和光同塵

以智自私率天下趨於闇暗不可測之鄉是人心至和之本且將盡蝕而乖之然世每宗信以太史公稱其旨深遠也而不知深遠處正有可疑聖道如日中天大公而順應更有何事若不爲勘破未易解人之惑此吾師所以不得已而有言者也某向往之心道路阻修又處海陬乏往來之便適有孫生者慕吾師勤勤然至形之夢寐將踰嶺表進謁其實喜其堅志而藉侯台居第媿某之有目乃不如彼之無目也幸賜教之南望翹企臨書惘惘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九

復呂巾石

一別丰範倏忽十年歎光陰之易邁而知已之難逢學之不進又何惑也易曰君子自強不息得此勝友十年不求何論朝乾夕惕乎吾丈或同此意也承示兩刻新編微辭與義獲聞所未聞受惠深矣泉翁古樂經與律呂古義皆天地間當有之書某妄謂樂未嘗亡人亡與亡人存與存係乎人耳故續屬來陰樂有異名而以發人之抑達人之鬱均之得乎人聲之和焉夫人性未發爲中已發爲

和雖復陷溺性真固在樂與俱焉在能體會之耳如但求聲律之間未矣輒有鄙見恨不能促席請正所草一序承尊命不敢違豈足冠大製作也夫天地間一理氣耳流行克塞皆自然不容已養深見到者發其蘊以形諸著述亦自然不容已楊子雲謂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日爲天干千雖十而五行盡之故止於五聲辰爲地支支十二故律亦十二其五其十二自然之數也後世益以變宮變徵加聲爲七有變宮變徵而相生不已益爲六十律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十

子雲於陰陽交際處研究精詰程朱皆極推許之其思道心之生猶陽春也達之律呂以和召和而風移俗易焉故堯舜樂作群后德讓百獸率舞人心之動猶炎火也火不戢自焚人心不除而形於律呂以乖召乖導慙增悲矣故新聲發響商辛以殞大鍾方鑄周景亦屢甚哉樂之貴有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清濁短長豈云遽滑而和安在哉安得速吾丈登廟堂輔天子以建中和之極使天下回心向化快覩九成之遺風乎

與 滄渠

欽仰高風每切晤侍無階一覲道範當從縉紳先生得聞梗槩蓋今人而古心者也茲叨使楚奔伏沅辰不得登龍門一識荊州迺仲秋遇鄭東谷憲副於沅始知門下屈重海邑弦歌吾鄉竊念門下嘗秉臺憲摧奸鋒而亦默受其抵要之身屈道尊爵薄名重抑吾東海有幸將升於禮樂故得門下携琴鶴而游耶又東谷劇談高誼且謂楊後江二守有阻止之言竊意諸葛隆中待真主也今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上

聖明當天駕越百代正門下舒抱負收桑榆陟樞登臚之時乃後江胡從而尼之耶吾鹽雖僻在海徼民知法度稅不告難可臥而理海上諸峰可遊可咏暇則適意舒嘯况以宿望舊德而照臨之冀黃何足言循良哉嘗聞神龍或升於雲或見於田或蟠於淵可上可下變化倏忽故爲萬物靈門下其神龍乎何可戢翼明時而孤百里士民之仰也某生平未通姓名輒疊疊于聽實爲梓里之民思見道化耳幸賜鑒裁不罪緩頰是荷是禱寓沅燈

下草草

復許杞山

海妖生發至已再矣毒已慘矣去寒家無幾矣幸尊庇得免目前頃知玉趾偶誤觸不意若是久也蒙下問某何知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驗之前代治則休休在位亂則剛愎當途未嘗或爽今之時何如哉自謂不世出之才而展用多乖及其舛也又諱疾忌醫訑訑之音拒人千里或一議而人各異見一事而舉措靡常以是推之甚可憂也賊何足憂不得治人憂亂方甚未見止極也蒙問所趨之方非可預擬也高明必自有見倘垂示而以一得助尊畫則可何遽敢妄談然高居似僻賊未必能來隨宜趨避天相吉人自然獲福若必求安穩地要須埃海內太平某未知所言也嘗聞德望如崔立之定雖骨之兵賀醫間消遼陽之亂門下固優爲之卽不然曾子避越寇亦一道也某仰羨門下獨立物表博覽典與胃中武庫寧言免難可坐銷孽氛奚以愚言爲



又

昨與龍溪進拜蒙約觀山此至願也其於山水夢寐二十年頗切延訪乃知此業必有傳授方得肯綮門下固有超然獨得之見然觀地理一家好奇者版籍日增其謂除郭景純莖書外皆不可深信夫稱曰地理在當其理耳理不外陰陽五行陰陽散於五行景純所謂乘生氣何爲生何爲乘又曰朝於大旺何爲朝何爲旺江右士人或能之而浙人或未必能知此而堪輿可談矣浙中言風水而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三

不曉水法大可歎也蒙諭及不覺忘其愚而僭言之俟面晤請正以爲定論幸亮

復俞蒲山郡守

世恒言古今不相及豈誠然哉風俗之變耳故嘗竊意世有古今人無古今使今人而生古舍醇敦朴不失初心何必非古諉令古之人鑒淳敦朴以處其時烏在其不今故今之世而有至德之人挽時救敝祛浮薄而還之真純葛天之風已在目睫矣仰惟執事黃唐其心義文其道在朝廷則師濟

之禹臯在山林則洗耳之巢許是誠邁迹方今而游心太古者也昨承教小兒嘉禮謂情貴朴實宜汰時靡諸凡品物一切屏去以從簡約仰見執事居今之世而心古之心行古之道孔子論禮樂謂吾從先進不苟避野人之名夫周公制作損益夏商上承唐虞乃古之道也而世乃指目爲野徒以當時文勝舉世胥靡非孔子至聖卓見安能定所適從今之時較之周末抑又甚矣執事所謂一切屏去者誠得孔子從先進之思而矯世革俗或可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十四

從此一見端倪某生也鄙亦嘗志聖人之道而不能勇決今聞執事恍然自失執事旣毅然先進之從而僕豈敢避野人之譏哉然考之傳曰玉帛禽鳥以彰物也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古之人皆用之夫用古人所用則猶行古之道此非獨僕意也固執事意也亦吾聖人意也至於世俗華靡則吾豈敢伏惟鑒亮

寄錢緒山

別後兩得兄教仰感道愛正如得佳味不忍自甘

推一鬻於相知非心期磨礪者能若此乎自媿不能知味何以仰答來覲水西君山二序皆因病設方足占玄心變化獨何吉陽一書未能無疑敢請質焉始言靜坐工夫已見得仁體矣後却言原靜坐中來一涉多事便覺紛亂夫聖賢言靜如靜而後能定周子曰主靜此靜字非對動而言故曰無欲故靜程子又謂動亦定靜亦定如此方見得仁體仁體合動靜而俱定者也既見仁體動復紛亂則是仁體猶未見也天體惟仁故一陽來復自春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十五

而夏而秋冬確然不犯紛亂心體惟仁故隨其所念自靜而動而始終一以貫之亦不犯紛亂下學工夫可言靜坐到得力後觸處皆仁貫動靜無紛亂矣千軍萬馬與暗室屋漏同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不知吾兄以爲然否弟閒居一室每仰兄與龍溪拳拳引進同輩誠萬物一體休戚相關之心也又能脫身烟霞山水之間超然遠覽如弟真匏瓜耳誠者非自成己以成物也誠者萬物一原人已皆成獨能成已知誠之半也知誠之半謂之

不知誠亦可是故人已皆成乃吾心真實之意所流通此知兄所處者是而某不逮也然受稟有不同其閉戶寂處則時有開悟稍涉世便逐於應迹豈能靜不能動耶然動有心動有身動身不動而心可動亦或不礙於靜也幸教之歐陽南野向南都曾領教不知其過西水失於趨喧彼邑司訓先生往當致書爲候

復邢陽川

尊教來問醫豕之方此家務之至末亦勞用情爾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十五

耶然海上老人口訣所載謂石首魚頭病豕食之愈或煮鹽時與少許亦佳濯纓亭筆記云凡豕病熱不食以土硝調水數盃灌之菜油亦可要術中又云猪病起於受地風能以艾炙其腦及尾上可愈考之易說卦曰坎爲豕豕水物也又十二肖亥屬豕故陸佃曰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豕陰物惟陰忌陽故嘗病熱石首魚鹽及土硝皆水土產故治之得愈制所反也禮祝宗人玄端臨牢筴澤雉又郊則天子皮弁召牛視卜之古之重豕

若此宜兄之屢問而弟詳於對不應以瑣鄙視之矣太史公云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貴境不乏諸品奚必事豕然太史亦曰澤中千足彘兄居山澤之鄉當所寓意雖然餽殖者耗德何事欲擬素封一咲勿畢

復沈平齋

芳聲雅誼欽挹久矣某性懶地僻雖嘗晤對如來教而弱鱗滯近藻不能游泳江河以通一札乃得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七

鐵齋兄傳到尊翰勤勤以海妖搔擾爲慮知高懷垂情桑梓具見經綸之蘊也某於杞漆亦志之矣但天下事運之者人資之者勢握寸尺之勢便可吐飲風雲不然徒空言耳然言亦難矣尼父行三軍在臨事好謀蓋臨事則對境見形好謀則集衆多算故勇不已勇惟衆是勇言不已言因事爲言如趙營平八十宿將也宣帝召問方略不爲輕言乃曰兵難遙度及抵金城三上屯田策以坐銷差虜克國不先揣平羗之計而後羗可平今有能不

遙度不執方如營平者乎隨時應變臨事會通攝天人之機左之右之無不宜是爲戎機嗟乎機可易言哉非公曷可以一言乎今之海寇有全浙之計有一方之計計全浙如國初築城練兵特遣重臣蒞事成蹟宛宛可攷若計一方如吾郡吾邑某嘗寓書當路雖述已事而防海方略皆歷歷在人耳目可做而行者其間損益機宜參衆思而亭之運掌無難也惜乎未得其人承遠教不敢虛揮汗據案草草幸不恤嗣音萬萬

承啟堂稿

卷之十五

八

與湯龍涇

奉別三期又以奔馳使事星言在邇未能趨會瞻仰高明蔚如星鳳邑中俊髦半屬門牆舍姪某風欽令望領教春風生亦竊沾餘波之潤矣感佩雅誼實切肝鬲晤對未期容別崇請

與胡仰崖

欽仰有日矣乃得良晤匆匆未能一談然睹道範藹然春陽知養盛而形者也舍姪云執事枉顧天寧水次言旋之促失俟賁臨多罪多罪茲聞絳帳

在朱宅舍姪得周旋末坐臯皮之講警心之誨凡  
入春風中者燦然改觀矣卽辰北轅不能走謝幸  
亮

### 答馬一泉

往辱雅厚數年來廢棄杜門竟失通問迺遠荷箋  
教令卽垂顧歟殷之誼何當何當且值此酷暑而  
清風故人宛然覲面北窻羲皇人頓增一倍幽趣  
也所論仰見垂情但堯舜當天夔龍滿朝宜有康  
衢擊壤之叟歌咏太平於山之椒水之湄且執事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十九

未知生近况蓋二毛斑如矣多病困其形百憂感  
其神已頓成衰颯且耕有薄田數畝可以糊口架  
有藏書千卷可以送日進取之念雖世所共趨而  
鄙人實有不願非情與人異自有所不能耳執事  
愛我敢盡其說且耕樵來適已一紀候問不通於  
親識儀節難徇於間黨又何能折彭澤之腰曲次  
山之股櫛五湖之散髮掛七澤之敝篋復向貴人  
俛眉哉若多愛則心感而已令郎赴京輒附一緘  
以謝幸惟節宣是禱

### 答王文祥

高望在仰未獲識荆舍姪歸乃荷飛白之惠厚情  
何可當也竊謂古篆自籀斯而降爲八分爲行草  
以及飛白等技然莊重典雅漢唐而來代有幾家  
家有幾能亦可知其不易矣如宋大儒朱紫陽亦  
頗究心於是最補拙老近世論字畫者尤多未望  
姬古不知能涉其樊而入其室者幾何人也鄙見  
謂達天地之理而後可言字得天地之象而後可  
論畫若徒取迹形模間皆屬曲見卽令禹碑復出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二十

周鼓尚存執事以爲何如徒目觀非心得耳惟精  
神領會超於聞見之外自有真契焉程明道曰吾  
作字甚敬非求好但存心耳安得明道者起而與  
之論耶執事縱觀湖山之勝博覽古今之跡得於  
無言者多矣必能評騭差次以啟愚心敢以鄙見  
請所願投桃報瓊亮所不悛舍姪蒙垂情生亦與  
有沾被感荷不盡

### 與胡梅陵

去歲傳至尊翰今又得書知道駕已到俞宅甚僣

息秦溪未緣躬候不知文旆何日一來促席也門  
下博觀鄴架萬卷洞徹墳典千軸未舉雲霄之翼  
直須時耳大鵬扶搖當於秋風神龍變化必於春  
雨生年過知非烟霞乃安樂窩矣來諭所云何相  
知之深而未相信之決也生舉職無狀歸田釣海  
誠獲其所但仰門下一輩冲天破曲江之春浪題  
雁塔之高層使林泉行樂者舉棹溪雲揮輿山麓  
縱麋鹿之野性共木石而徜徉江湖廊廟同然意  
趣則竿裘非恠而管葛非通也人便草草裁候不  
承教堂稿

卷之十五

三

與劉東沙

奉別積有年矣雁翔無便每多失候執事韞玉含  
春吐英咀玄樹藝林高望振南省鴻聲當鵬鸞萬  
里七斗魁聯今也臯比星源薦剡屢騰文衡首柄  
魯國諸生已在門矣况令嗣森秀芝蘭盈庭慈朋  
白眉當於何屬他日聯翩 帝廷文聲大顯視生  
落莫一區雖履天地之泰而抱拙杜門無足爲執  
事道也海昌張培得滌沙玄秘彼云將過橋門輒

附裁候惟高明垂亮

寄鍾子猷

往辱惠顧病夫不能迎款以爲介介執事抱璞藏  
璠發紫雲瑞靄今坐臬振鐸於新安聲聞鏗轟如  
太阿出匣吾桑梓借輝矣令郎森穎潛養益茂荀  
令君一門競爽胡致堂父子兄弟自相師友今歸  
德門生秦溪狎鷗弄丸自娛春時花鳥獻妍化育  
滿口鄙人頽然其間聊以送日真天地之虛生執  
事何以命我海昌張生以珞琤銅鉞之術被知許  
承教堂稿

卷之十五

三

薦閻丘生

同年施文峰憲使寓書於秦溪以瞽者閻丘生相  
屬侈言能易卦又以皇極數談祿命生死予廢人  
也安所用之間丘生慕執事高誼臥予門索一通  
姓名願卜秋捷兆非卽需利獲也予笑曰閻丘之  
釣遠矣而予安足爲生通生術固自通也嘗攷談  
祿命始戰國珞琤子一傳爲鬼谷流衍爲季主君  
平及管輅傳天陽訣一行傳銅鉞要其術大神至

五代有沙滌先生卽今稱爲子平者與麻衣希夷二先生同玄後冲虛子傳子平有道洪者始以其術來東南著聲錢塘至宋寶祐而談子平輒不效徐大升者乃盡變其說元貫石革又酌子平大升兩家傳迄今間丘能曉暢易卦起姑布子卿益宣朗於焦關諸家若易林洞虛極爲精到予獨取君平之卜成都也其語臣則示之忠語子示之孝曰順是者吉否則內其後白洋先生傳其意有官職我朝如全寅瞽者卜於景泰天順間占天意

奉敬堂稿

卷之十五

五

關世道頗奇驗問丘精其術自謂無敵焉昔之瞽者多以藝稱藝或通其一間丘解悟獨能兼得然予未有以測也而亦足以占其心之不瞽矣能以心明無妨目瞽持是行世衆且爭取驗焉笑俟予言爲字說有云鼓無目則聲宏夫物且然又況於人寧非瞽者無竅泄其精精完而內蘊神內神術亦宜神予雖不能知執事請嘗試之當必有驗矣

復秀才黃子鶚

秀才書中稱許太過不敢當不敢當然見書乃知

秀才頗能向學且與論學以答來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爲放也寂滅者忘迫切者助也識得忘助便勿忘助識得心放便能求放求放之道無他勿忘勿助而已既勿忘又勿助弗放矣弗放時廓然泰然語默動靜直是一貫於此讀書便能長養此心於此居家便能事親從兄於此出仕便能忠君許國蓋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心存時雖極瑣屑之事雖極卑賤之人亦俱使之得所不敢厭惡何也天地萬物皆吾體

奉敬堂稿

卷之十五

五

也而況家國君親之大乎是故惟心存者爲能濟事今之論存心者豈不曰勿忘勿助而論勿忘勿助者但知忘助之非不知勿字之爲吃緊第一義遂欲優游令其自得是以終至於忘助而弗自覺也故心放便要求求便要勿忘助須著意勿字操存猛省實用其力而不徒事口耳如此則滋味自別境界自明乃真學問也當斯之際乾乾惕惕語默動靜略無走作久久自有得力處日新富有機不容息矣大哉心乎至哉勿忘勿助乎秀才識得

而實用力方能知其趣自有欲罷不能者劉覃二  
生幸相與琢磨之以同期於道斯亦公已公人之  
學也西山辰水精靈所鍾母自小母自卑其拜手  
以復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終

承敬堂稿

卷之十五

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

與陳瑞山巡按

奉別五春鮮獲翔便臭蘭意氣委於各天斷金交  
情形之夢寐然亦慮憲節森嚴不可妄干短牘故  
輒送巡耳昨夏舍弟萱左遷入廣幸在伏謁吏中  
其時其適病困不堪操筆坐元城無書司馬深自  
省愆而舍弟寄箋誦門下清風壯猷東徼生色且  
知俯念生平勤勤道誼之雅而舍弟亦得推愛在  
陽春煦愉之中肝鬲之感陳謝無地茲藉吹噓力  
舍弟得寧國之轉地則自遠而邇官則自州而郡  
固皇仁之浩蕩而非門下考薦優渥笑由驟致  
哉不知旋轅報政更能假鶴鷄一羽否耶舍弟雖  
無鵬翼得假扶搖漸窺雲路矣專力沿途迎候致  
傾感之懷且以布某江雲渭樹之仰耳旌旆有程  
尚當瞻候

復皇甫僉憲

舍姪其捧到尊教溫然春陽又辱垂言感激高誼

言何能喻竊念吾文藝苑元豪詞家詰匠謂宜簪  
筆鳳池代天言以膏澤天下不意天獨厚吾浙屈  
淹銖鉅來涖東南此方之民亮上蒼借重於臺下  
以賜之衽席也但其鄉田荒瘠比之他郡邑爲甚  
而值滋歲役比之他歲尤甚民方刈穫已嗷嗷無  
餽其所望仁於德星者不翅渴饑也若秋糧不爲  
蠲減恐地方之憂大有不可言者惟臺下特加軫  
恤不惜一言於憲院而寬之則甘露所需萬口更  
生功德倍百級浮屠矣附緘致謝不宜他及而輒  
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三

與潭少涓僉憲

忝辱年家今出治教中極思謁見柰廢人躬耕列  
於編氓焉敢進瀆臺下哉然旌旆臨嘉郡德澤被  
海隅士民無不欣戴而其亦其中一人矣舍姪諸  
生昕校書在省蒙垂情眄睐仰感高誼尤倍恒情  
但海上今秋荒侵比之他郡邑獨甚卽此收成之

際餘藁棲畝民已嗷嗷乏食訛言相煽鄙人杞憂  
不勝惶惶恃臺下爲一路福星量寬征稅解民愁  
苦特在啟口間耳倘秋糧不爲蠲減恐無食之民  
安能群然爲溝中瘠也托在斯文敢爾僭言不任  
悚惕幸祈台鑒

與何鳳岡僉憲

奉違丰采爲日已多然德星所至使人懷去後之  
仰當今有道長者孰如吾丈也昔在掖垣每聞人  
誦美盛德及牧我隣封誦者益甚非養厚發宏能  
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三

隨處遺愛當於人情有若此耶管敬仲曰政之所  
行在順民心民之所誦以其順已也則吾丈是已  
茲者憲節臨浙位進而澤益流才諳而政愈達後  
之誦思者將通浙皆嘉善也且拭目觀之矣某廢  
匏驅犢以事隴畝况在苦塊不能進候而舍姪昕  
奉文谷丈命校書射圃敢勒手狀遣候旌旆冀幸  
鑒原

與傅應臺侍御

奉別光儀條已八春而士戢激揚之威民沐甄陶



之化至今猶一日也浙之頌巡臺有功德深讚仰者如門下豈可多得耶況某在當日尤承道誼之愛但匏繫之踪無因候謝以爲耿耿惟修談門下聲光塞宇宙勲業昭旂常鉉增重以爲故人光寵耳舍弟萱左移廣之德慶不意以瘴殞命言之傷痛孤櫬寡妻途由貴治在江湖虞其伏戎在山麓憂其跋履骨肉關心敢爲呼號乞垂千尋之綆昔孔子吊舊館人晉孟光送僚之柩周濂溪乞改官還舊游之櫬聲施汗青千古照映念舍弟亦門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四

下舊治中一羈旅士況生遭顛蹶死復窮途情實堪憫乞假一牌押過玉山陸程則生死肉骨之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之況係斯文一脉亮高誼所必先而某更爲干瀆寔手足至情不能已曷勝孔惕曷勝哽涕情慘言蕪惟門下賜鑒

與柯獅山

往往武昌幸門下在事辱道誼之厚教益宏多私心感佩而報謝未由也自歸耕海上不復問人間事但仰門下道補當路功定南服自茲政成聲茂

入踐八座竹帛太常光華可勝道哉茲者某弟萱自儀部郎左遷德慶實在屬下近傳之道路一旦捐沒官邸五內崩裂呼天何高而幸門下有風誼敢大呼而冀援焉粵之去浙路隔五千而弟萱寡妻幼子無紀綱之僕可賴歸途五嶺水陸艱關昔西伯莖無主之骸而澤及枯骨子厚客死於柳賴觀察使裴君歸其喪令名決乎於茲今者門下非五嶺間之西伯而柳子之裴觀察耶某痛念弟喪不能奔迎而茹痛長號於門下仁人在上則仰其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五

庇覆者無遠無近不之於它而獨之於仁者某敢邀覬惟終賜澤焉孤纍得二天實生死而肉骨也餘非所望惟冀差一知事體官押其喪過梅嶺足矣臨楮涕淚發言無章幸鑒不容已之情感望何極

謝陳雙山

往往在德州曾覲德範知門下氣誼超然風塵之表自歸耕東海不獲繼見殊爲闕然昨弟某喪還亟詢其過梅嶺若何爲藉乃知纖毫皆門下力也昔

歐陽詹殞於宦實賴同年韓子昌黎還其喪柳子  
卒柳州觀察裴君行立歸之河東門下於同年則  
昌黎於同宦則行立義聲宣朗德問鏗旬舍弟九  
原率無啣結其非草木能不感德思報耶噫今之  
當塗青紫知有貴游孰悲旅襯知有生交豈念笑  
孤門下超然遠覽行古之心施恩於不報垂意於  
冥漠非盛德能有是哉況藉門下瞻睠德慶所差  
十夫亦遂竭力扶携事事益虔門下倡之以義人  
心率從被惠弘矣倘得獎借十人於民風土俗不  
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六

為無補因其旋也輒此奉謝然大惠中心藏之辭  
曷能罄幸惟節宣炎勞懋膺福祉以登大拜

### 寄王石沙

寂漠江潭乃蒙文旌首春臨貺增草堂一佳話上  
元令節當路以海氛禁燈自尊旆之來有司弛禁  
復駕驚燃蠟作海上一奇事惜匆匆旋榜飽帆馭  
風使契誼徒殷追留無計更抱春來一悵懷也茲  
海昌張生過談星命謂將趨錫山不意中乃得一  
翔便敢裁附以展夢思嗟乎人生聚散略同萍梗

在昔京華寓邸促席傳觴高談玄論各舒所蘊何  
其快也一時星散已易歲十有五矣而信宿之歡  
倘恍頓失又何戚也大率世故多類此但豐城寶  
劍光鉉屬天則一望牛斗間知故人處其下聊以  
自慰耳此則不以叙而親別而隔者尊意以為然  
耶上元行當復來不識尊駕可再覩否張生旋便  
惠我好音

### 復錢緒山

春正十七日抵杭卽扣尊寓覓踪跡謂尚在會稽  
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七

山水間弄丸窩中渡江末期也乃與江柳翁虛岩  
丈冒雪訪梅問梅從何處來梅但嫣然而笑乃披  
簑登兩高峯問峯混沌以前峯凝然不動遂借榻  
法相虎跑之間澄心默坐然後知天地以無始為  
始彼梅者天地中之生機峰者天地間之靜鎮皆  
一物耳天地托此以示生生無已者也人心生生  
卽天地矣故吾有媿於梅與峰彼不答者所以教  
我也兄乃遣僧招我不答於彼而見與於兄甚幸  
甚幸極思一面但是月方到家治一榻甚幽寂用

其目於無視用其耳於無聽用其心於無知識游天地中而不知天爲高地爲下物非物我非我統爲一家天用以覆地用以載物用以役是故無物無我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皆渾成一我矣我方有一我之樂而未能赴兄用我之樂安得與兄一笑於梅花峰石之間而談天地之真玄也

復萬鹿園都督

去秋住西湖兩月得會門下促席侍薰風中半頃別去而其亦入遂幽處探奇訪古故拜翰不及答

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八

春初入山又一月雨雪載途而聞車從它出亦竟不及候門下聲名滿宇宙製作在卷帙功勳著邊庭今也徜徉山水間不知前之金章紫綬對客如寒士不知前之千乘萬騎真澹然無慕而獨觀無始自樂其玄也其麤性野情不能淹留時從領教何如何如茲歸結茅於無人荒寂之境觀二曜之升沉任風雲之變幻與花鳥共適春風中而行腳兩道人傳遞尊翰及緒山兄招我西湖共泛之東知門下靜定真樂將與同志共之真體物之懷也

感愛何能言謝然某方以是月歸又以是月往山川有知笑我跋涉况門下同志共樂相聚一堂固與之矣卽或在千里外而能不言傳心門下不與之乎則門下之心無遠無近無我無人或神交或面證真空妙用周流八極但自媿不獲承命以觀門下變化不居之真用耳然而亮不嫌千里領悟者也

寄王龍溪

都峰去浙蒙兄寄我贈章荆川入浙又荷報我會

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九

箋感尊意拳拳萬物一體痛痒相關真切處也弟默坐海隅如山鹿野麋優游於廣原豐草間不知天壤之大湖海之廣有德人覺士爲無限量之游得無限量之樂然而性者萬物一原兄之於我本無彼此但兄得之爲兄住世出世爲山水之游而以動根靜性常舒徐和悅而納天地萬物於同春我得之爲我居家安家爲一室之游而以靜涵動性常寂寞枯槁而亦與天地萬物同春以我視兄則我隘矣茲緒山暨鹿園數百里遣僧招我然白

日在天青山在地吾人居中苟會其趣則氣化流行無彼無此無衆無獨大鵬自九萬鷦鷯自一枝使赴招而不得其趣未爲赴招也不赴而得其趣則已赴招矣藩籬踏破湖海一家我之形軀爲滯元神爲真安得相與對面一笑滿地芳春耶便鴻草草不盡

### 與許杞山

某多病性疎於交游親知每濶然於間而於門下亦不獲侍對請益顧心切向往矣抱拙杜門不能

承政堂稿

卷之十六

十一

作世俗態執事出好語遣力示慙慙惟有仰道誼之光安固陋之性日夜乾惕以無負知愛耳令郎疹痊失於候問恭喜康健令出就外傳日加追琢瑚璉大器自今伊始此自老親家義方之素耳嘗念今世人材或不如古豈性使然習遠之耳少時知能皆良正可上達乃驅之記誦辭章而弟子之職茫然不使知既目不經見何由肯盡昔人論使弟子作文長傲心非虛語也孟子謂歸而求有餘師子弟在家不使習家庭孝弟之常乃承訛蹈舛

後雖顯榮必耽耽逐逐於浮世紛華反不若田夫野叟率性而行雖乏聞見亦無遮迷孔子欲從先進野人固有激之論要之理亦然也門下澆俗儀軌衣冠典刑必不令失令郎赤子之心當自有過庭訓在某何能知然保養赤心使之日充日長宜在幼學之初待英華宜朗自然發爲文章豈世俗雕繪之淺膚立之陋耶多言實關情切千萬勿臯

### 與馮祐山

去歲蒙教惠懷感雅情無已但春夏多抱恙懶如

承政堂稿

卷之十六

十一

稽中散病如杜少陵杜門謝事如愚公常數日不櫛髮家人不進食則遂忘飢其懶可知矣門下自京歸不能走一力候起居山林麋鹿態度乃爾幸兄弗束縛以禮法也門下聲望赫赫晉擢在邇然古人立功立德每從心性中來則德與功一貫也內與外一機也承知愛之厚輒以愚衷爲獻門下其謂然否令郎雄才文谷文亟稱之其謂如此英資更從默識處加工是乃一日千里舉動自別世之眩驚功名溫飽自足者何足言哉弟懶慢成僻

昔白沙先生喜人多睡子喜人懶睡能寧神懶則不至壞事高明以爲何如幸教

與王沂川

晉拜文幄得領玄言如入寶山珠貝錯落又如紛紛鋸玉屑也出示佳卷執事環辭立論動希古人卓然山立沛然河流宜所向無不中的者乃竟屈劉蕢於藉外豈天有意賢者益令探討他日出而鳴世立辦天下事厚望之故屢抑之耶不然天驥在前孫陽不顧久輒塩車非人情也然某所願於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十三

執事則無以已至自足而更以深造爲期天人相合時會自至孰與僅僅目前而已乎小兒深服昌大之作磅礴之氣魯之多賢子賤得取以自淑吾鄉有執事固後學憑藉地也欣慰欣慰秋深木落乃天地利貞以見性情愧子衰落不能茂對執事超然多悟何日更當請質率爾不盡

與李子儀

令郎文敷游吾門牆固願曲成之見其善則喜有不善則憂蓋師弟之間一體相關日望其進於遠

大爲吾教之效也何乃不脫風塵之見於義利尚弗之辨耶昨同朱某來索書且邀我別室許以銀田是誘我也吾教文敷何如而乃出此議乎遂謝絕之然文敷以利誘人必自動於利可知今日已動於利倘他日出仕無求不諧何弗至哉此所以爲憂而告於執事朝夕宜訓戒之此一着不可放過於此一差遂無安身立命之地縱得顯榮亦虛器耳世道弗古由學術不明而不明之罪在師我有師責而不受教反以及門之故進而爲誘是可承教堂稿

卷之十六

十三

惟也是可耻也幸執事嚴加庭訓毋貽後虞不得已敢以直告幸諒

與鄔司訓

舍姪歸頌盛德然生又仰令弟憲司先生之高節乃知二難並美爲世麟鳳北固金焦之勝鍾於偉人其在君家耶遠庵先生昔嘗見其馬政集十冊不識門下有全集否願借一觀生於門下雖未識面卽如舊知高人意氣固自不凡不敢以時調視門下也

與西泉兄

承兄教云求靜不徒靜難此言非養深見到何能覺悟至此讀一部金剛經不如看一艮卦艮止也乾坤之爻三索而成艮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私淨而止於天理也然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得靜之深者莫如艮卦某因歎兄之見而撰數章再呈尊覽

詩不綴

復西泉兄

昨吾兄以學問頭腦見詢而開之使言某何足以

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十四

知此而能爲吾兄益乎然嘗聞聖賢之訓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放心者卽放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本來天之命我我得之爲心者也陽明云致良知良知卽此心也甘泉云體認天理天理卽此心也致之體認之是求放心而復還其赤子之心也今夫赤子意得則笑意拂則啼隨境而形少頃卽復無事何也不涉於喜不涉於怒也我無喜怒而因天下之可喜可怒無心而順應焉卽赤子

卽大人也然則學問不在加添性命之本體乃欲掃除習氣之塵埃也塵埃旣去如鏡得明習氣旣消如日得照此或者是頭腦亮吾兄所素明也某局於塵氛不得超脫蓋一家一身大小百責咸萃去之是欲絕心也溺之是又縛心也但得失榮枯付之不較事之可喜可怒未嘗無喜怒哀當不留喜怒哀耳勉勉不已可完赤子之真今尚未得力幸吾兄教之

與西泉兄

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十五

某頃因吊問往還歷三郡以其暇稍事游覽雖名山巨川古先賢所寓止游息其意不與人殊而其見自有獨契不與人同者某胸臆淺陋不能收領其精英然意與境相忘人與已相愜涉而不有過而不溺亦似得其一二焉因思卽窮宇宙歷遐荒其風味恐不越此在心之領會何如耳獨恨不得與吾兄登臨同一舒卷也知姪入胄監從此交游聞見日益廣大要在心虛能擇而已吾兄以爲何如

與西泉兄

戒公惠茶勞兄使者感感嘗念兄閒居讀老子等書最明養德養身之道雖儒先論其用智術如將取姑子之類要之老子一大智覺人也所以惡世之唯唯盱盱而懼太白者辱也充其心欲爲谿壑之包荒嬰兒之無知故吾嘗愧一切不能放下每與世人議論長短爲多此一番勞攘也兄明老子能善用之得大便宜蓋戒情懲忿將與世俗放於無爾汝之鄉昨聞四弟尚有議論不已願兄以老

奉政堂稿

卷之十六

七

子旨諭四弟使同歸於相忘則吾族一大幸事也言不能盡惟兄亮之

復西泉兄

蒙兄見惠淮酒感此佳愛何當昔南軒云朝廷不貴用辦事之臣而貴用識事之臣某嘗感其言南軒真識治體者也假如海寇處應自不可同若是來寇之賊糾聚既多是謂有源之寇當以戰退今此失風壞舟之賊是無源之寇乃窮寇也兵法云窮寇勿迫豈置之而坐視其亂哉亦在計擒之耳

鷺鳥欲有擊也必高飛以匿其形猛虎欲有搏也則斂身以蓄其勢可以人而不如鳥獸乎此海上兵將之取敗也哀哉吾兄加念時事每切隱憂輒爾漫及

與西泉兄

連日喜叔父尊恙已愈如何又發一毒既毒於肩又毒於下恐是升提導養之法未得其方致氣橫行不安其宅故壅滯之處卽凝爲毒今宜與叔父說不宜屢爲運氣致血氣不循軌而作梗也修養之法卽一日間某時陽生某時陰生當隨十二時陰陽之宜故聞有子午定時之說豈不論時刻任意而行者若隨時而可則必有當升不升反至於降當降不降反爲之升失導引之宜違二氣之準其爲累不細某非能知內養然察於天地之故似有然者敢陳其愚幸兄酌之一論於叔父之前以爲高年壽考岡陵之助幸甚妄言弗臯

復西泉兄

承兄教懶於出門某更甚也是以久不覩面耳又

奉政堂稿

卷之十六

七

蒙諭賀朱二公事賀朝重之死於京也其適在京  
故眼同吳萬 殮入棺送之登舟助其盤費使之  
南還無不直之理若朱國賓則不能知也然吾  
人好爲異說多侮戲人外邊傳知卽以爲眞吾兄  
切勿聽也今人重子孫可傳者重宗祀也若論一  
身何必然某兄林和靖不娶而身後之名千載不  
沒其墓至今無恙好事者又常與修葺如岳武穆  
五男一時遭難今其墳巍然湖畔瞻拜踵接夫隱  
如和靖顯如武穆其身名不朽固不在子孫而在  
承敬堂稿 卷之十六 十一  
自樹立也房杜身爲宰相子孫不少一傳而衰歟  
邵康節終身林臯一子伯溫一孫适皆單傳至熙  
寧官賣官地康節所居官地也被賣變賣人無敢  
買者重其人也司馬諸公釀金償官以授其子孫  
洛中傳爲盛事仁人君子貴於自樹令後人得所  
憑藉不論子孫多寡也太乙統宗一書某湖廣抄  
回與兄本相同今蘇人所售三十本比兄爲多二  
十本又在張東匯家借一部十二本其淘金歌又  
諸本所無也要之此書隨人增減未嘗刪定看到

熟來也好某夏間開卷五六月其中要領已知今  
又忘矣血氣向衰易忘若此信乎聰明不逮曩時  
也年荒日料理糧事開春欲爲山水之游以避人  
事不知果如願否人生之累不易擺脫信乎古人  
未易及也兄嘗籌之否使去草草幸亮

復西泉兄

所付書四冊揭視之乃數書也所言乃算人命數  
惜其零落不全有首無尾買否惟兄裁之某聞之  
數學起於姑布子卿商時人也或曰周人至戰國  
承敬堂稿 卷之十六 九  
有珞琭子珞琭子有原理消息賦今所傳是僞爲  
者非本書也珞琭同時有鬼谷子漢有司馬季主  
東方朔嚴君平三國時有管輅晉有郭璞齊有魏  
寧唐有袁天綱僧一行骨輅有天陽訣一行有銅  
鈔歌皆通神之書今世無傳或曰天陽訣有之某  
未之見也一行傳其數於李泌泌傳李虛中五代  
時麻衣希夷二公得其傳希夷之學傳爲邵康節  
又旁出而得其說者徐子平子平名居易別號洩  
滌今之講命稱子平者是也此書四本皆借重康



節以警駭耳目而不知康節之數其來有自矣子平傳於冲虛子再傳爲僧道洪三傳爲徐大升然子平之數行於元時已不驗徐大升因而損益之今人所宗大升數也此四冊不全全亦未必神驗兄幸自鑒裁焉頓首奉復不盡

謝西泉兄

承兄惠菊古人不云乎菊花之隱逸者也惠以此花甚愜鄙心况苦蘂未舒精神完秘猶勝於盛開而大洩者矣陶靖節撫琴每撫無絃琴我明賀克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三

恭先生好菊而菊之苦蘂發則去之獨存其枝幹是克恭好無花之菊見稱陳白沙先生今兄之菊蓋亦得克恭之趣者某敢不仰德以自勵謹茲布謝

復西泉兄

前書草率一時之見也某未足盡分毫心而何言哉昨見二兄論及邊事誠爲可憂愚意謂憂不在邊凡人皆見其所可見不能見其所未見也前年曾與吳南溪言之南溪初不以爲然而今已信其

之言矣易曰知幾其神難矣哉昨某送王龍谿過三塔寺而郭平川太守再遣人四下相覓且候某於華光廟不得已而一見之間及叔父起居某言近日惟杜門自守所以公祖處失候平川云老先生高人也兄知大同邊事乎其積弊之來久矣始於罷鎮總之屯田而大同城外三重邊牆皆棄爲虜巢某往年曾題奏矣不意今日事偶合也然論事勢尚可爲若再壞數年虜益張大得志乘虛深入內無藩籬之固是則可憂也昨有老成人來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三

問邊事某對之曰今日之大同非昔之雲中乎李牧守雲中軍士日得賞賜但願一戰不識今日有此景象否如有此軍士非必李牧苟非庸將便可一戰退虜矣其說甚長非一時筆札可盡草草具復幸兄亮之

與弟

承弟憫吾多風特致憐念仰見意氣相関以一風之細傷我者寡猶遣報相恤如此使傷大於虱寧不呼號而抹乎是兄弟之至情也然古人乃有憐

虱而不憐人者每覽之嘗以爲異今因感弟意略爲商之夫虱之類至爲微眇然在天地間亦緣氣化有形質能蠕動又知趨避頗具靈性故子瞻以虱爲佛子今之世人多奉佛豈不容佛子耶昔退之闢佛想不惜佛子至其詩有曰翰林供帳饕虱行是以虱比翰林翰林又何可去也蒙莊號解脫乃深悲虱附麗非所曰虱處於豕鬣自謂廣官大固不知屠之者將一旦與豕俱焦也是莊子甚念虱使生於其身肯使之焦耶古有卞士蔚者巨儒承敎堂稿 卷之十六 三

之又周顛仙每見 聖祖卽曰多虱多虱且示捉虱之狀 聖祖謂侍臣曰此喻朕心也又吳康齋見 英廟於文華殿不能言或曰虱最其頂痛甚不能出言或曰非虱乃蝎也昔紀昌學射於飛衛至能貫虱心射而貫虱技乃精矣以此觀之尊而帝王賢而儒傾高而隱逸博而辯雅以至於佛之慈仙之卓乃及一藝之士皆有取於虱而不欲必去虱虱固在有用無用之間烏在虱之不可有哉虱不必無有吾胡爲不多虱哉吾所患者在不能承敎堂稿 卷之十六 三

爲自小也非大道也吾不敏敢以質之吾弟幸教之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承啟堂稿

卷之十六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律呂古義序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氣有陰陽陰陽之運各六遞  
遷而爲十二月其間鳥蟲雷風千籟萬竅相磨相  
軋莫不有自然之聲括聲之寔有五曰宮商角徵  
羽推聲之原亦有五曰君臣民事物然必君臣民  
事物各得其理而後天地之和應於是列之五聲  
情文交暢聲氣和平然則律呂何爲者也陰陽之  
氣交相爲運其和而聲理乖而聲凌訛從而知之  
亦訛從而和之故準月而製十二律班固曰黃帝  
使伶倫斷竹嶰谷取空竅厚均者吹之爲黃鐘之  
管制十二簫以聽鳳凰鳴是謂律本又曰至治之  
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  
定嗟乎黃鐘之宮中聲也定十二律者定中聲也  
黃帝神君伶倫神臣猶不任已意而寄竅於吹竹  
天地和氣所生也以至和之心協天地之和審風  
氣而定律呂由是以和五聲則夫律也者準陽月

而制焉使聲受法於律也呂也者旅于陽以助和乎聲也皆天地自然氣數成之也巾石呂子深於律呂而有古義之作曰古義乃傳古也傳黃帝伶倫之遺也非傳黃帝伶倫之遺傳天地從古自然之蘊也猶商人傳五帝之遺聲而爲商齊人傳三代之遺聲而爲齊也今觀律本律變而推究十二月之數則十二月自然之積也候氣者二十四氣也納音者陰陽交接相根相生之妙也考聲者考正十二律旋相爲宮之聲也若中下各卷則衍其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義而說益詳呂子豈不以律呂者和聲之法也因人心而推之律呂者和聲之本也樂記云樂通倫理而周濂溪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樂後使君臣民事物寓於天地推於十二月不得其理卽以十二律效法於聲安得和平而能感神人格上下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推樂之實在樂斯二者此呂子答問精詳所爲深致意於斯也使世之求律呂者求中聲求中聲者求中心心之中天地之中也心苟中

矣爲孔之仁爲孟之孝弟則爲君執中爲臣輔中爲民化中天下一於中而中聲在宇宙律呂特其迹耳漢兒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而條貫之此千古中聲之本而呂子作古義之意也

明醫雜著註序

慈谿王節齋氏集明醫醫方而著以已見覺世濟物之心偉矣蘇人薛君立齋聞所未盡而爲之註凡起病傳經之因一覽如燭肺腑間有損益而直指源委予雖未暢於醫然攷薛君歷試旣效之言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雖節齋復生亦當視爲忠告友矣嘗聞姑蘇傳劉張醫學乃自葛應雷始自後王安道趙良仁輩各著會同醫韻藥要等書世所寶藏則蘇之醫派實永薛君崛起於後淵源有自矣且歷仕孝武兩朝視篆南北醫院盡閱中秘奇方遍友海內名士聞見宏博又引退知止徜徉石湖天池山川名勝之間垂三十年研精覃思默求扁鵲所謂視色望氣者遂能察見脉理所投立效夫世之醫名者不乏矣鄉無淵源之漸進鮮中秘之聞退又不能

爲研覃之思求如薛君備是三益果誰能之宜其  
富於著述予所覩雜著特其一耳然予於薛君更  
有驗焉昔余叔父東俞公晚年嘗病肩疽衆以  
消治君獨以補腎效既病痰喘衆以散治君又獨  
以補脾效因病立方不執于一雖君所註有或未  
盡君所自用者未能得君所自用而執君所註以  
爲用亦謗謫矣後漢郭玉有云醫言意也湊理至  
密隨氣用巧而神存於心手之間意可得而解口  
不可得而言嗟夫意也者活法也註也者成說也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四

意可傳之言而言足盡意乎哉世之善學者因君  
所註之言以求諸不容言之意則活法在心不在  
註然不得是註亦不可以徒會其心昔節齋爲雜  
著而以不盡俟諸君君今註節齋而益以不盡期  
諸後此或立齋意也敢以告諸人人

推廣陳氏痘疹方序

山東臬憲沈君以姑蘇薛立齋所註陳文中痘疹  
方示海石子且傳薛君意徵序因歎曰仁哉立齋  
用心也予聞丹溪云痘疹之論錢氏仲陽爲詳舉

源流明經絡分表裏虛實開其治法證以辯論使  
引而申之應用無窮矣今人不知致病與立方所  
從來而得陳氏文中方論遂謂仲陽不及也雖然  
文中亦善求病情者大率喜溫而惡涼喜補而惡  
解利若仲陽雖藥多寒涼而補助一法略爾端緒  
然有監制匡佐之功錢氏之慮深矣此所聞於丹  
溪者以予論之仲陽謂痘疹多鬱熱當因時察人  
論病以投劑如仁義之師解患於慮表文中則以  
溫能生發補濟虛羸如節制之兵範圍于術中今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五

立齋廣文中之方而兼仲陽之意合二賢而調劑  
之是桓文之節制而濟以湯武之仁義其能全赤  
子於衽席百不失一矣用心不仁乎哉然予觀軒  
岐作素問以來仲和華陀皆神醫也無治小兒法  
及巫妨作願願經秦越人潔古老人皆論治幼無  
痘疹方說者謂西漢以前天地氣淳生人朴厚兒  
無危疹自建武南征六軍鬱疹相沿時謂軍中疫  
疹自後茲病流染論疹者森出矣仲陽之後則有  
閻忠孝文中之後則有楊仁齋薛君沉潛敏慧乞

身簪珮歸耕洞庭揖神農於上古契泰和於寸心  
盈盈陽春散潤篇帙雖使文中復生亦當避席世  
有業兒醫者得此置囊中當不爲指南車耶予讀  
厚立齋且重沈君請遂書此以爲來命復

### 海塘紀序

浙東西瀕海之郡六吾邑獨歲患海亦歲築海蓋  
利害關者大也蘇常嘉湖國家繭絲地也形勢畢  
沱吾邑最近海而土高誌載舊有十八岡今岡既  
淪沒水激嚙土要須以石隄之不但免吾民於魚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六

驚而蘇湖諸郡皆高枕矣是害常在吾邑而利常  
歸諸郡一日有父老過予曰嗟哉海當築今築之  
有三難予曰何哉父老曰永樂間勅命重臣築隄  
役蘇常各郡力今雖賴監司檄助殷實客丁然什  
百僅一也終歲勤動孰非吾民軼掌告勞誰能相  
隱是力難先是隄完固雖颶潮不爲災今數崩決  
鹵入內地殺稼無秋民匱無粒故築塘百費官雖  
約浮終爲艱詘是時難人可與樂成不可慮始可  
與蹈危不可勞安況好惡易私議論常左影響相

傳使人氣梗是勢難雖然今之所賴幸於得人吾  
等朝夕吠啖不聞吏喧呼索丁也又不聞嚴刑刻  
徵佐費也然海堤如虹橫亘數十里怒濤不能  
射嚙予曰是誰之力哉父老曰是亦有三難按察  
黃公中虛能受鑑明能察衆議蜩興能摘其是羣  
吏鳩工能賞其最約財無枉費歷久無怠懷人樂  
爲使工用易集是按察難郡倅陳公以委爲任以  
身爲先戴星視役衝雨麾騎省騶從減供給洞徹  
物力精明有能是郡倅難吾令魏公當此歉歲忽

### 承啓堂稿

### 卷之十七

七

承大役氓庶不擾克濟斯艱使按察嚴明郡倅勤  
勞非吾令從中協應則築或不能如是濟濟或不  
能如是速速或不能如是壯論迹今不與築論勞  
令不在後是吾令難既而有傳海塘紀至者予盥  
讀之知吾舊寅葵峯公筆也葵峯治長興爲賢令  
在左掖爲名諫今爲吾按察豈父老所稱黃公者  
是耶雖然父老以三難得之才而成築海之功吾  
則以難者一葵峯也使倅與令盡心力以事事不  
得葵峯提衡率作於上百執事能盡如約束無違

乎是難者在蔡峯而以一難成此三難且有蔡峯此紀卽繼是築海可按成事無難信哉諸難難在蔡峯

煙雨樓集序

初煙雨樓者五代景陵王錢元璪也復樓者七百餘年之後國朝郡守左山趙瀛也考宋籍樓址在彪湖西今左山濬市渠之淤因斥其土馬當湖中積爲崇洲建之樓而以煙雨名襲舊稱也予嘗登覽而得其景環以連天之碧濤繞以迴堤之芳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八

樹東襟滄海西接天目凭欄遐眺空曠遼廓視昔加雄遊人杰士每多題詠乃有哀而爲集者廣文顧子祥也祥謁予乞序予竊疑唐宋來名人碩宦豈獨元璪揭題名樓豈獨煙雨而更歷時代竟莫之易何哉嘗觀吳越史考元璪政蹟當時徐綰許再思唱亂浙西元璪徒步偕顧全武乞師江淮散田頔之兵解龍興之厄於是唐莊宗論功拜元璪嘉湖節度而紉是樓禮往來之賢是元璪能除閭境之憂而後有同人之樂樓成而春秋登焉可以

適情可以考俗省耕省斂贊政毗民方其晴暉恬風百嘉熙皞四顧欣悅物我同春是足發胃中怡然無累之樂也及夫煙濛濛而雨霏霏村墟豐蔀豈無飢號食寒號衣征夫號不得歸向隅號不得伸者耶是晴熙之景可樂而煙雨中人情可憂也左山命樓而因其名其憂民之懷固已寄之題署間矣安必其異哉雖然左山以市渠之棄土寘之湖中棄地遂成此對景之宏觀命名寄意托之無窮可謂豪傑才矣予聞吳聘君應英皇之聘受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九

賜金歸募工鑿坡爲田人間之答曰儒者當補助天地坡之荒久矣天地不能苗畲也予以賜金成之不亦可乎今左山藉棄土莫樓居寄憂民之懷於嬉遊之頃增東南之勝綏罷困之氓其補相天地何如哉信乎其豪傑才也是煙雨可以名樓郡大夫可以登眺士君子可以詠歌顧廣文可以集而予亦可以序

識政錄序

客有過秦溪草堂問曰糧可均乎海石子曰均可

哉均民之利也國之制也奚弗可 國初初莘版籍懼田弗均特設司農司於河南徵天下才豪理司事卿以下蓋十一人固以河南天地之中察四方之田定成賦之等其勢便也他未暇論請論浙田初理於思本公定賦十之七再理於李韓公賦十之五三理於金華章公賦十之二我 聖祖撫運三十年浙賦凡三理而三變矣蓋田之肥瘠高下時之登耗凶豐地之鹵斥廣窄槩不能齊故隨宜輒變厥後用度支議以沒入之田爲官田賦重民戶之田爲民田賦中初墾之田爲麥地賦輕勸爲永制迄今不改然而田非世業得相貿易民無常贏易至互更而人情又多機詐輒滋奸慝至於移官作民移民作麥民方困迫求售奚所不聽況里書爲之飛寄雄戶因而埋沒至于原額無徵實畝奚究豈非因習之久勢使然哉近輔臣軫傷建議下之司徒奉 命督天下有司度田整額適崑山友人盧子尹嘉興痾瘵民患宣揚 帝仁殫公竭思履畝而閱約田以丈而田不得漏與虧歸

賦於田而賦不得浮與縮昔之患賦重而棄不耕者今皆以無患得墾舊畝無尺壤棄糧均而田有餘盧子乃請於當道以其餘補積荒之稅與一切額外之徵當道大悅以盧子稱 上意嗟乎使盧子在 聖祖朝與當時諸公上下其議論則田之弊必不流於今使今不得盧子於嘉以紀綱之誰復肯湔弊以貽民之利客曰然顧盧子之政之均子或未盡知若分繁役於各邑借民居以定商賈所爲均也獨賦乎哉海石子歎曰惟仁者以萬物爲一體故其心平心平則推之於政無所不均今之人高視天卑視地岐視人私視我者衆矣肯以民爲己民乎肯以民心爲己心民事爲己事乎不知範天地貫民物惟此一心心均而政亦均盧子切切然抗衆議均賦而綏甯是其心視人猶己也雖以之均天下可也一邑乎哉客曰均之義大哉請錄盧子之政可乎海石子曰令尹子文舊政以告新令夫子稱其忠夫政有廢興錄善以備勸忠之屬也於是客錄盧子之政以傳



程氏譜序

古者宗法立而宗子之職舉不譜焉可也及後族繁行而宗法多廢故疏屬散處意向乖離非但情解而不聯抑將教弛而不振譜庸可已乎蓋有宇宙而有民物一氣分形自一而萬而萬者終不可不會而爲一先王於是錫土命氏懼族屬之逃而易疎也婚姻支派之淆而難辨也情意之散而莫收也則宗法立焉大宗統族小宗統枝月朔歲時有會祭享宴適有度於以宣其教而萃其離愛敬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之心油然而生雖有不率宗子得訓諭戒飭之故一族如一身然血脉流通卽有病癢易於調治自一族而推則天下之族舉莫不然親親長長而治成先王之教深遠矣迨後尊祖敬宗之意微人私其身不復知所謂宗而重之禮義心弛利爭風競擠同氣而下石忍族姓而操戈噫敝也甚矣有志復古者乃亟於立譜譜者普也普愛敬也推其所從始明源一也究其所從衍明派分也詳其藝業昭其行誼明標表也什顯者書窮離者書贅從者

書備觀省也夫衆族人之身蘇子所謂其先一人

之身也人之一身膚髮齒爪自毫毛以上無不加愛至於族之伯叔兄弟子姓可不身視之而顧疏外之乎故悉舉而歸之譜觀譜而族其知所勸矣譬之水然其初發天脊一源支流派別漫衍無據其究悉歸於海予嘗考禹貢一編而水之脉絡千古如睹譜也者猶水之紀載也故睦族之仁莫大宗法次莫如譜新安之程肇姓自程伯休父其寓於新安則自東晉元譚公始曰黃墩曰會里曰遐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富曰城南歷世遷徙散居之地也黃墩會里以武起爵至通侯遐富城南以文興號亦開國世不乏才代有令聞豈亦有法以維其宗故今多賢迭起如此耶或曰新安多山綿亘磅礴渾厚之氣鍾焉然則地靈固有相耶而予則以譜之所維持尤切而有據也程生瑚學於予奉其譜以乞序因覽之而得其蕃衍散睦之由也將令公爲舉世法遂樂書之

上虞杜氏譜序

余歸田海上業師杜子鳴先生携其宗譜示余問序焉受而閱之則國初朱先生右而下序之詳矣顧獨羨其發源之長流慶之遠朱先生謂杜爲堯後歷夏商而周周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子孫徙封杜是爲杜源然則堯與周一乎余考周祖后稷不聞祖堯及讀杜預註左氏傳云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由此言之唐蓋堯後成王遷之於杜而封其弟於唐爲唐侯則叔虞不爲杜源明矣杜當宗杜伯以上邇於堯可也或曰史何有唐杜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古

如杜亦盛矣然自杜伯以後族屬寓處可考次焉有洩者自魯遷楚有赫者遷南陽周遷茂陵預遷三原標遷池陽佑遷隴西至祁國遷今上虞上虞有杜自祁國始杜氏信多才其遷徙徧歷儻亦鍾山川之勝收其精華而發爲人文以顯揚於時者耶其族屬昌大子孫繁衍宜矣或曰帝德莫大於堯子乃舍而不稱何耶夫堯德雖隆已身禪受而舍子況裔屬遐遠攀附出影響間寧能舍其顯而幽是探耶今子鳴先生修身潔行汲汲於表其先德其視世之遺親忘遠者有間矣吾見杜氏之興未艾也若其條例紀述則有昔賢序之無容復舉矣

卷之十七

五

雲夜吟序

姚江心漁先生予同年友錢丈德洪之尊人也少病瞽無所事事長乃學筮筮能發易之蘊學簫簫能協律之諧聞又托興於詩按節而吟凡所感遇欣適拂鬱一寄之於詩於是德洪哀爲集而先生自題之曰雲夜吟其意以瞽者罔所見晝恒如夜

夜卽有明瞽者不見其明嘗若陰雲之蔽翳也然  
先生之瞽止於目耳心之清明不啻天日其明乃  
倍於目予觀世有惜於爲者行若赴坎止若蹈堦  
顛倒瞽亂終身不睹坦塗反不如先生坦坦蕩蕩  
日遊康莊又況能發之篇章和之節奏以舒性情  
而中律呂是其詭明詭暗詭晝詭夜寧無能辨之  
者哉今丙午季夏予避囂西湖禪舍錢丈在焉因  
授我雲夜吟索序予覽篇中有寄子詩勉以忠孝  
蓋錢丈昔郎比部勘郭翊國罪無所撓以直道下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七  
獄先生不以爲憂而詩有立志爲忠孝語今見集  
中嗟乎是可以觀先生之大矣所謂能以瞽全者  
矣養其目於不用用其視於不動通千古而燭萬  
象寧止一吟云乎哉夫人之處世憤憤爲喑啞雖  
白日如長夜皎皎爲光明卽暗室猶青天是雲夜  
之名特據其迹焉耳予故悲先生之遇而幸其心  
之達也又喜錢丈能繼先生之志而發其所未盡  
也於是引諸篇端而歸之錢丈以爲何如

至律清和卷序

天行日運會而成春陽嘘陰吸變而成時聖人參  
之贊之按時定養爲月十有二月必有始始於陽  
生陽於何生生於陰盡夫自五月垢歷十月之坤  
六陰畢矣加一月乃爲復復者陽來也陰極而陽  
復也聖人懼渺茫無稽配之以律故十有一月律  
在黃鐘言灝氣綿綿然自此鍾也候之以日至慎  
之以緹室驗之以葭灰吹之以嶢管其聲雖離若  
鳳之和鳴蓋天聲也得氣之初合天之聲諧天之  
律清和斯其至也非淒非怨非媚非亢淡若玄酒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七  
之味靜若止水之停盎若春陽之燾蓋聲非聲也  
元氣也氣非氣也元和也故冬至之旦是謂歷元  
人物之生值於斯時則鍾其清和受天之祐得陽  
之復其蘊藉發越故宜有卓犖不羣者焉吾同年  
友許子春氏博雅之豪力追隆古予樂與周旋因  
得拜乃翁翁癯然其質昂然其姿鏗然其音澹然  
其心人言子春肖翁翁亦喜曰兒當吾心不知其  
肖子春一日謂予吾翁生成化某年實冬至之夕  
予乃歎曰 國家自洪武迫成化蓋百年矣 烈

聖德教濡潤海宇飛濺動植咸樂育太平故泰運  
在成化間爲益盛非清和之時乎武林爲東南勝  
地襟帶湖海羣山磅礴淑氣翕而賢才挺生又非  
清和地乎許翁身閱明時托迹勝郡而又誕降於  
日元之期熙皞粹美之氣彙發其祥故其襟懷瑩  
瑩焉浩浩焉不染習俗飄然塵壒之表蓋清和之  
軌才合天之氣毓地之靈與曆元相爲協應焉者  
固宜世濟其德英聲達於 明庭芳譽流於閭里  
也予誼在世講樂頌其美輒展筆爲翁嶽降之展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五

賀以附諸友之末諸友得予說乃題其卷之端曰  
至律清和云

### 江樓送遠序

臬使和峰鄒大夫晉叅江藩頻行同事諸大夫祖  
帳越江之上賦詩惜別題曰江樓送遠某辱大夫  
厚況重文谷丈命能無言乎曰諸大夫皆四方之  
杰也曷爲聚於斯哉蓋 明廷嘉惠東南元元簡  
儒彥而使聚是聚一 聖恩也和峰又曷爲去於  
斯哉勞積望深政聲流播 當宁使銓曹晉秩以

旌殊能是去亦 聖恩也斯江樓之送旣以喜

朝廷之能待賢又以喜和峯之遇 主是詩以志  
喜也曷爲以送遠名若有不釋然於和峰之去而  
挽之不能留者或曰是和峰賢也吾識和峰非解  
趙中丞構獄活陝州數百命者乎非巡桂嶺能贊  
罷安南征以惠粵民者乎非按察兩浙使豪右東  
手良善伸眉者乎所至磊落若此其忍別哉或曰  
亦諸大夫賢也諸大夫休休樂善朝而秉持國憲  
議所以宣鬯 皇猷夕而登臨山水論所以恢弘  
德業和峯蒞浙久主盟朝夕見信諸大夫又忍別  
哉海石子歎曰必若是而後見和峯重於人也諸  
大夫之重人也皆以道也雖然諸大夫江樓之送  
也得無興感於斯耶凭欄西眺山川鬱蔥曰此其  
洪都乎和峯將駐節之所也良朋漸遠爾音不遠  
是規益之所自來也能無攬德懷企之情凭欄北  
望雲煙縹渺曰此非燕臺乎 聖天子運指百辟  
之所也吾曹羈此和峯之彼是聚散所由出也能  
無輸忠圖報之情時且壺觴萃焉談敘紛焉曰此

江之清泚流可濯乎此樓之寥廓景可睇乎古往  
今來其送遠於斯者未易更僕矣訛爲披襟握手  
不愧再見訛爲道德相期官箴有光乎斯江斯樓  
其閱人多矣訛如今諸大夫之情乎於是諸大夫  
曰敬以盟心俟他日江樓之重會

生平道誼序

憶昔壬辰同釋褐最心知還往者可指數也當時  
意氣相親以甘泉翁爲師以道林諸兄爲友出曹  
散騎卽聚勝地談天地之無始究今古之何殊宜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主

尼氏所謂終日羣居而不及義者免焉是一生平  
也旣梓谷主戶部右溪令黃陂予得行人各相策  
勵以恪守官方爲業以乾乾不息爲心又一生平  
也戶曹振聲主計黃陂積賢勞內召予奔走道途  
無所能効僅以三載右溪授吏科予亦鴈行禮科  
同在左掖又一生平也梓谷兩考稱最推理雲間  
壯郡右溪侃侃言天下事直聲振縉紳間末以諫  
南巡謫邊幕予暗於機宜以言落職編戶一屢又  
一生平也梓谷守松江適崇明寇旁午中丞檄梓

谷典兵晝夜勞盪及海靖而請告歸遂寧右溪稍  
遷溧水令以漸遷吾浙憲與當路作聲勢者論不  
合爲地方守正不阿又不合遂疏歸然梓谷去松  
江右溪去浙俱扁舟訪予泰溪釣磯相與爲十日  
飲又一生平也自茲各別浙蜀萬里歷寒暑者十  
餘右溪嘗寄書金陵武氏梓谷倍焉獨予閉戶塞  
寶鮮罕求之徑其于二兄可知矣今癸丑春仲梓  
谷寓書石屏胡憲使右溪走一紀綱僕迢遞萬里  
不忘故人予因驚喜曰厚哉右溪如梓谷也不棄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主

葑菲沔被於予梓谷如右溪也因追遯數十年締  
交之故而自咎不能以梓谷右溪視予者視二兄  
且獨奈何乎哉要之霜見水落然後真情乃見故  
呵凍道生平以期歲寒則二兄且信予生平誠如  
面談也

思雲卷序

思雲者誰吾梓里繆君愚也君何思乎雲狄梁公  
望白雲而云吾親在其下後之懷親者每托言雲  
也繆君何不曰望而曰思則自垂髫失怙恃欲如

梁公之望而不可得故思之也思之奈何身者親之枝也室廬田畝親之遺也族屬交游親之與也愛其枝則愛身保其遺則保業敬其與則敬人是爲思乎曰似矣而未盡也於是教吾子若孫益培其枝耕仁居義益厚其遺不棄故舊敦睦九族益重其與是爲思乎曰盡矣而未大也大者云何親得之於天而吾得之於親者也故父得之爲父母得之爲母子得之爲子其道一也親以之慈吾以之孝親以之先吾以之後親以之賞志吾以之幹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然後知親嗜聚而不忍食親名石而不忍踐其見一也其思一也其孝亦一也而何世之見而若無見也雖然乾稱父坤稱母天地吾大父母也雲所從出也雲出於天地沛甘霖以養萬物是故觀雲之出而思天地之生我觸雲於望而思二親之育我仁人孝子之心也然則不見雲如何吁無思無不思心之體也遇雲而思以寄其無不思心之神也繆君深乎思者也吾將以是問之

完節卷序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嘗聞上古渾噩天地氣完物不疵癘而民亦熙熙然斑白黃耆以無逢天折則孤寡殆鮮矣稱節焉縱有之亦其遇之不幸婦人且安之又奚有以節特名如今之世者也世不古而人心漸漓丈夫且不克堅貞自樹而望之閭以內之孤嫠難之難矣於此有能卓然不類以節自完謂滔滔中之砥柱非耶若安成王子允真母劉是矣劉方綺年而誦栢舟又八年其姑氏亦稱寡劉則茹哀顧天曰吾夫在必能養母而實志以歿成夫志者在未亾人

耳乃勤婦功以奉朝夕人或以門戶扛之弗動也故劉在而代夫終養猶烏之哺也遂有以慈烏哺母咏者劉有子允真方在襁褓而父亡劉曰王氏之緒賴此一綫耳忍死視孤卒獲成立人或以孩提撼之弗動也故劉在而宗祀有永夫爲不死又有以孤鸞翼雛咏者及劉以壽終允真集諸篇咏聯爲卷以志哀題之曰完節以示海石子海石子楚然歎曰是非今之人也與古爭烈者也夫立節苦矣使内外有藉相護成志猶逆而順也惟忌能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者欲強奪所願利有者數覬覦不測當此而植心彌厲百折不回愈挫愈壯胡寧不如霜風之鐵幹耶吾聞忠臣能徇節其平日講明素也輕重審也劉之歸王僅僅及笄幼鮮保傅之訓長無矩矱之觀蚤喪所天子母零丁内外岌岌而能持門戶供寡姑保孩孺遙遙歲華久而益堅屹然不仆誠可謂完節矣其視殉節之臣慨慷一時難易若何也噫如劉者誠世教不可無而足爲後法者耶宜乎士君子爭爲傷軼而允真亟於表揚也夫軼則非

古也可以義起也遂不辭而書之以爲世勸其咏分四目各列美名詳具卷中

### 敘泉翁歸廣

今 天子嘉靖庚子六月我師泉翁致留都機務歸朱明洞天取道嘉郡蓋孟秋八日也翁灑翰墨托節推嚴子又四日致於某先是某以言廢侍親秦溪之滸僻在海徼鮮貴游往來翁致政過嘉寂不聞也得翁書遂買舟汎月間道趨杭而翁去杭四日矣又借杭守陳子小艇溯富陽江尾翁於子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三

陵灘翁去灘又數日矣乃悵然陟山之顛而望焉歎曰夫一見翁其難如此則世之知翁豈易哉某念壬辰謁翁於燕請師事焉某生蓋三十一齡矣然師翁也慕而望之非心有所見也又一年得翁之益自講論而躬行心蓋戚戚動以謂幸師翁也二三年若有見焉守而循習之據以應世知我罪我由是於是佩翁之教若夏葛而冬裘矣翁過嘉去某居特舍半耳坐弗知則弗求見既得書歷杭歷富陽歷嚴陵馳數百里揮汗十餘日翁亦弗知



某之後也弗少畱弗得翁見彼世之聞翁而僻在窮鄉下邑難於前進或見翁而時不可畱受業遂去而遠於千里外或欲復進而阻於勢不得請益請益矣而志有所分更有甚焉蓋不特如某今日之於翁者故某於翁之歸也喜懼交并焉何喜也喜翁盡報主之誼得進退之正也何懼也是難言也翁之學何學也名世之學也求端於勿怠勿助之間而上達於無聲無臭之表擬之無迹用之無盡默之非藏顯之非有尼父曰四時行焉百物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王

生焉天何言哉是則翁之學也翁歸矣吾儕散在四方樞趨不前就正無所能弗懼乎況彼號知翁者外炫其名以翁尊官尚書且多著述夫著述猶翁之顯洙泗六經刪述豈得已哉以是知翁能弗懼乎然知翁非難也反求諸已耳何求也忘助兩勿得無我之盡聲臭俱泯全未發之中是謂正已夫翁亦正已而已昔伊尹自任先覺子輿氏謂先得我心同然翁亦先覺其同然而已同然者已之不異於翁者也自賢聖至於途人什伯千萬其等

然莫非此心也莫非此同然也翁以其同然覺人反不知覺翁是不知覺已也其不知覺已愈甚則愈不知覺翁翁歸也宜矣顧某非能知翁亦豈敢自謂不知翁世亦寧遂無知翁者哉故翁能致政能娛老而不能不致天下之知則翁之澤其將日益溥矣夫

### 送蔣道林序

嘉靖歲丙申蜀使者以建昌等地震上聞於是蜀諸司皆擇純臣往而少冢宰舉車駕郎蔣子道林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王

司蜀水政蓋懋擢也予憶辛卯游南雍聞道林之望軒然即介紹候之見常默然既聯舟應壬辰試同被薦相與益久受道林之教灼然而居恒從稠衆覘之亦常默然道林官度支徙戎部使陝使紫荊知道林之表樹赫然而當其論資較閱衆多疊疊道林亦常默然宣尼有曰天何言哉時行而物生焉其在川上又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乃有感於道林之深契斯旨也夫天機絨循環晝夜罔間惟其罔間是以罔停由退而進從微而顯内外一



原終始相互莫爲之而爲之沛然莫示之而示之森然孔子同天者也仰參玄默直以何言一語洩其秘善學孔子莫若顏子頽然嗒然於洙泗之上言論風旨曾莫可窺大哉孔顏其以心合天而以默契天者乎世之學者不求內而徇外博洽則好誇辯難則近躁強亢則表傲及臨瑣瑣利害輒冥頑於是非而顛倒於趨舍蓋不能潛之於默以靜專而預待也道林握逝斯之體御不舍之用寒暑推移與四時行爲魚飛躍與百物生無動無靜無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天

足以發道林觀水於蜀而知其妙矣

送周澥山序

澥山子與海石子同被壬辰薦同試政於文部踰二年同師甘泉公處同巷出同游若是同也君子曰跡同孰澥山官比部居京師海石子授行人使楚間歲還朝而澥山乃左遷鄧州若是異也君子曰跡異夫異同而以跡則同不足同異不足異何欣戚焉易不云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出處語默異也利斷金同也異者時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五

我千古無間數千里之隔若比肩耳數十年之別  
若旦暮耳澱山子方在比部佐其長淑問羣然譽  
之不加喜茲出爲鄧州得親蒞民瘼一時抑之不  
加戚鞠獄而刑祥臨政而澤究惟知職業之不虛  
安見升沉之互至予信澱山子之心一矣澱山子  
之仁全矣雖欲自効於澱山子無所爲効矣予願  
夙夜奮勵無忘澱山子傾吐之論澱山子視民如  
已常念予夙昔之言以是共勗焉則予二人寔未  
嘗相睽安問異也願盟之終身以求此生之同且  
承啓堂稿 卷之十七 手

質之俯仰溥之宇宙以証斯世之大同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

送學憲張蒙溪序

蒙溪督學兩浙也海石子罪廢耕東海上杜門習  
靜未獲一接蒙溪然而仰蒙溪之爲督學而蒙溪  
亦若可吾之爲者如有神交焉一日諸生過予王  
生愛曰愛也辱張大夫教謁之屢矣貌冲冲然詞  
温温然豈其志澤天下不以一方之師自樂常若  
不足而有憂也海石子曰爲人師而能憂是所以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一

爲蒙溪也馮生科曰大夫陟官矣陟雖卿然以苑  
馬督學清秩苑馬冗司人或不堪大夫得報忻然  
沈生啓原曰聞浙藩長獻文當路過爲尊稱實非  
大夫文而假大夫名以是得毀大夫知之不辯海  
石子曰惟欣然又不辯是爲蒙溪也錢生昕曰何  
言乎督學而憂苑馬而欣且不辯是爲蒙溪也海  
石子曰子知督學乎督諸士以正學者也今之士  
在野則炫名譽在朝則兢圓巧孰能知聖賢之爲  
心聖賢之心散見六經而講明於孔顏曾孟無不

重內輕外知命樂天以之爲心則心正以之爲行則行正以之爲學則由吾正而正人之不正蒙溪表正多士以先覺覺後能無憂乎苑馬遇耳獻諛誣耳吾何校焉是蒙溪廣大自得伸不爲加屈不爲辱浩然流行天地間爲正學標爲諸士楷恒自若耳是不爲蒙溪乎於是有舉蒙溪生平者周生恂懋曰聞大夫釋褐時簡爲吉士讀中秘書旣出爲祠部郎肯少低回可立得侍從然卒範馳驅不爲詭御故今爲浙憲周生謙曰不知其他知大夫

承啓堂稿

卷之十

于

之督學權勢子弟悉裁以法莫敢吐氣卒變而歸於正馮生譽曰嘗聞大夫云 國朝正學白沙倡明東廣繼以甘泉先生在浙有陽明先生吾懼不能振三先生之教也海石子曰三先生之教如江河之爲潤而著龜之爲信天下能卽其教以學焉皆能得其真心皆能不動於外遇吾因是而深有感於蒙溪之爲蒙溪矣

邢陽川守保定序

予讀魯論而歎剛德之難也夫子曰吾未見剛者

夫人稟天地之中中之發曰和和與剛固有辨矣夫子奚取剛及觀欲乃不剛則剛也者非逞於氣守定於心也惟有定守不牽於物剛厲而和寓焉是謂君子之強而予於陽川邢君見之君以侍御與予同奉 勅稽覈楚粵邊儲更歷再暮歸而君出守保定蓋以剛取嫉也邢君不色動謂予宜有言予惟官各有職御史職激揚守令職撫字職隨位遷道因職異必變通合時而後剛德不膠善用剛乃獲元亨君在楚粵職激揚褒舉賢才而黜不肖勢不能搖巧不能惑人以此賢君亦或以此不嫌焉今守保定寔三輔股肱郡 天子保障是托宜思所以仰答 聖明而撫綏吐庶者雖然語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守之尊卽古諸侯邦君之任而御史猶得以糾察其善敗君知其意乎唐制諸道守臣卽兼觀察使守兼觀察則詵與察守所由未大不掉藩鎮禍成若漢制刺史秩六百石得以糾察二千石牧守宋宰相執政遞出守郡而清望朝臣爲監司是漢宋之守郡者尊而有制最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三

爲得體爰致隆平我 國朝御史秩七品得察郡  
守四品以上沿漢宋之遺意而去唐之失宜其紀  
綱相維而治化聿興也今之保定得無有諸御史  
乎陽川其母曰吾昔御史也而不欲出其下今御  
史吾鴈行也而欲凌其上第思吾以守事諸御史  
將使諸御史無撓我我得行其志於郡郡得沐其  
惠於守以答 聖天子擇守三輔之意則上下遇  
而黎氓安昔陽川爲御史能持風裁以檢制守令  
今爲守能以禮處諸御史而行其志于郡是剛中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四

畢梓石大夫赴召序

嘉靖御宇之二十九年秋北虜由古北口犯我通  
州 主上推轂大將軍將以掃蕩而廓清之部院  
又選天下負宿望如我郡伯梓石大夫者檄召之  
以待簡任大夫肅然就道吾鹽令雲溪張君過予  
曰某來鹽寔釋褐筮仕賴郡公提撕如示規矩得

成員方今行矣敢索言敘感焉海石子曰君下車  
綱紀秩然惠流頌作如夙宦者而不知大夫默啓  
之以庇吾邑也大夫能成雲溪之治其往而指使  
諸將帥可知雲溪深感大夫之誨其諸將帥樂於  
就範可知予於大夫願有請也昔正統己巳于肅  
愍公當軸檄召乾州守蘇璟等十五人改御史分  
守畿輔要害卒收再造功弘治間 孝皇擢兗州  
守許襄毅爲中丞使勦吐魯番卒定西戎今部院  
以肅愍爲心而 主上倣弘治故事檄梓石大夫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五

以往誠要舉也請與大夫論邊可乎夫邊制凡三  
變矣 高皇帝神謨睿算藩封並邊每歲二藩整  
兵巡徼更番楊武故朝廷晏如此守在各藩也  
成祖意有所懲稍遷藩內地復殺其兵分邊方于  
將領以寓屯牧故邊將得蓄家丁禦虜而中國享  
其逸此守在邊將也 景皇時大同有言鎮巡役  
軍太多者遂革邊將耕牧之制而歸其土於民此  
守在 朝廷也然邊政亦三變矣常股存積廢而  
餘鹽盛行則邊無屯戰無糧矣正郎巡邊之制廢

而多設官於邊則中外勢分氣脉弗貫矣總參諸將皆專意防虜今移而候伺當途周旋下上矣大夫蘊經濟略況值茲召當必有以處此嘗聞程子陛見之言曰陛下問臣朞月而可則臣以朞月對問臣三年有成則臣以三年對以兵論之朞月速矣速在用奇三年緩矣緩在用正聞王彥章自滑赴召以攻德勝也期在二日趙充國禦先零罕玆當時議欲速戰而充國疏請屯田緩以制之卒如其策大夫將奚居焉可速則速可緩則緩胷中甲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六

兵隨時變化 明天子可與爲忠言無如今日某也拭目以觀

### 郡伯郭平川入覲序

平川郭大夫守嘉郡之明年爲天下守土之臣三年述職期也揆日戒行而郡城三學師生相與造秦溪而問曰 聖天子嘉惠元元不忍斯民一日無依故守臣雖任常嚴其禁矣誠恐其輕去就而惠澤有間也乃今使天下有司如我嘉郭大夫自孟冬旌旄北首赴春正之覲蓋閱日踰時歷程數

千一覲 天光聽傳宣而歸此其意何哉海石子曰易不云乎地天交爲泰 聖天子端居九五之尊我嘉偏處東南吳越之陬慮有不聞不見以貽民憂故歲簡柱史巡行而九重德意寄以宣布是天澤下降也至閱三歲我嘉大夫胥海內羣戾而虎拜於寅正之旦達幽隱於旒黻遵戒諭於廟謨是地道上行也君民雖若夔隔而聖德厘宣敎伯時覲俯仰之間精神流通如身運臂而臂運指通天下爲一身自昔堯舜中天之盛用此道也是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七

爲泰也一覲而垂天下泰雖撤數月之治何患哉於是相與歎曰覲之所關若是民雖戀戀又烏可已海石子曰大夫蒞嘉屬耳何其得民深也衆咸曰大夫政務持體善不近名簡擇僚屬賢者委之否者制之休養間里犯者儆之執者緩之意向所示不至旬月而遠近賢愚莫不欣欣然自得於勸賞刑威之外昔之狡若脫今之善若增是能爲天子致泰者也茲覲也將何以寵嘉之海石子曰國典有常或加宴勞或錫金幣然而非大夫心也

其治嘉也知爲民也其入覲也知以民告也其寵嘉之也則聽之而無所冀也是仁人之用心也朝廷誠得郭大夫者徧置之天下不然而寵嘉郭大夫以風勵天下則泰道益宏吾於大夫之行覘之矣

黃山焦公築海竣功序

嘉靖乙未冬侍御西墅張公按浙觀風於海歎曰捍海藉隄何圯也縱波不揚而先事致戒可緩耶於時臬憲黃山焦公職水利乃力成之夫數百年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八

未竟之工數十百里難就之隄數萬口靡定之議而一再月間聿觀厥成公何如才也先是衆謂冬固農隙也役期也如淒風凍雨何裂膚墮指民奚堪焉公廼謀於邑令董君致齋協禱天應禱輒霽且踰五旬無陰慘之候役用遄興是不謂得天祐乎惟時衆又謂海屬吾邑而海之利害豈僅屬吾邑役何專在吾也 國朝每合蘇常諸郡力今縱不得踰域聚民獨不可均之各邑乎公遂鳩各邑民民如期集乃悅以使之靡不鼓奮是不謂得人

和乎及是衆又相謂先築海者或指授弗當或稽覈弗精或徒役弗均公經畫明確無偏勞佚率戴星出入簡斥騶從海隄雖遙一如目擊由是人心爭奮功用立辦且賞明而民勸罰當而怨泯間築隄門通潮以便鹵或起沉石佐採而省費撫夫役若家人督惰事毋失罰而煦沐與持憲交至矣是不謂能殫心乎公聞之不以自居乃諭衆曰茲役也巡臺主其謀府倅協其贊董令鼓其勤吾何有焉衆謂諸公同心於公惟公能聯之天人協應於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九

公惟公能感之夫得公居於中而天人上下靡不協和以相其事不於公功而誰功使人盡如公事盡如公以濟天下何業不就可以風也幸而吾邑之海得規畫於公使濱海免於魚鱉東南維揚之壤悉爲樂土可不知所自耶公將行邑之士大夫率父老登海觴公且嗟吁以惜別公某則曰公職總兩浙吾邑安足羈公惟公既成功於海永承無虞則靡日不沾公庇如公常在也衆於是歡然色喜乃命不佞次第其言以貽之公

吳默泉視學東廣序

余嘗慨世教之偷而考覽今古曰嗟乎經天紀地敷化濟時莫大乎師何哉師也師垂範範作則布遐邇同華夷存乎其人師得人隱於野則孚民舉於朝則淑士易云師道立善人多而天下治非誣也明興聖作百六十七年化格治昭風渢乎皇皇帝帝之世也其間抗顏服禮爲世師者彤管所載未易更僕吾獨於東廣得白沙先生焉每讀遺書心神超越輒拜手曰吾師也既釋褐得侍甘泉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十

先生甘泉每述白沙面肯綮語聞遺書之所不及載若觀其顏範而聆其聲咳則又拜手曰吾師也今吾鄉默泉先生拜泉僉憲爲東廣師夫東廣白沙甘泉二先生之鄉也其鄉之人服習二先生之教若飲食裘葛非特褒衣者然予嘗見番將廣州馬金亦興於二先生之風彬彬循謹蓋番身而華心者矣二先生之風於時遠矣默泉忠信好學者也已心契二先生之教而躬履之銓部雅重焉故薦以爲東廣師衆謂廣得師天子能重師默泉

優爲師東廣且日陶鎔於禮樂循習於模範興起於勞來廓二先生之舊而恢宏之南粵椎魯之遺盡濯磨於默泉先生忠信好學之教矣或曰默泉非一端名也文則蘇黃也詩則鮑謝也豈特忠信好學之云余曰忠信學之基也好學聖之階也二先生之能師進于此也東廣之服習習于此也默泉繼其後舉以風之神交精會化之成也神哉子徒以蘇黃鮑謝擬默泉是見其一端暗其大全也今有人於此語之曰爾學爲蘇黃鮑謝乎亦進此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十一

左江鄔兵憲東歸序

兩伏波將軍奉漢天子尺一駕樓船控材官蕩掃百粵肅清三江於是創邕管鬱林諸城選良吏授印符樹干旌使以華夏禮樂文物惠嘉其地而卉

服錐結烏喙鼠奔不齒皇風之民乃一變粵唐高  
駢氏宋余靖氏並嘗吏茲土其間又擇江浙湖湘  
負材多智雄大之族遷居左江平衍沃饒之地使  
自力食以漸化茲民而民又一變入國朝費兩  
將軍之力勞數十萬師下東甌路潯桂諸郡仰震  
皇威虔奉正朔獻寶輸幣莫敢後踵乃勅天部  
舉良有司來茲漸磨歲月講求變化之方而熙熙  
于于陶育恩澤民又一變及斷藤諸寇玩視天  
朝無外之仁負叢菁弄干戈殘賓萌干法紀於是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十一  
姑蘇韓公率兵三十二萬拉山填壑如霆如雷羣  
兇授首蜚煙蠻霧曠然頓清而民又一變及我  
皇統天而土官八寨又自外生成乘時踴梁於是  
餘姚王公以新建伯特起仗鉞臨戎總文武諸材  
官不數月咸棄去刀劒就縛轅門乃改左江分巡  
兼兵備糾察醜類鋤剪狐謀使民得保其父母妻  
子倚賴之身不橫朝露皆兵備力也於是民益大  
變水之民以漁以釣山之民以耕以樵戍之民以  
守以望役之民以時以來至於庠序青衿之士不

罹禍爭詩書禮樂沐浴王化以時舉於有司達  
明庭通日月之光若此者疇之力哉問之民民不  
知問之士士不知余乃進士民而詰之往時不有  
兵備有此哉咸曰未之聞也今兵備爲誰曰鄔公  
士民乃相顧曰是鄔公之力矣今鄔公以恩命  
歸其鄉瑞州行李蕭然人或色難之鄔公怡然曰  
吾聞之白沙氏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余嘉  
其意興而書送之

鄭大夫壺陽守城成功序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十二  
海上之寇倏忽如風雨不可控揣顧猝臨之不至  
隳突其賴在城然而金湯百雉有憑之不必固者  
則人重焉彼其指顧生色虎豹在山非有文武才  
爲之先幾措置何令睥睨間屹若雲表也吾鹽城  
三面孤懸海中無所不受敵而值島夷內訌則城  
與人急城之修固已久際此承平之後一旦釁作  
則城賴人尤急矣我壺陽鄭大夫蒞任之初孟夏  
六日黠倭千百焚舟嘯聚以錦纏股以紅帕首髡  
頂赤身揮刀揚爰遇廬舍輒火遇旄倪輒斧所至



無瞧類焉方其時驟講兵旅皆皇遽無措而若把總守禦之官又自據分地各急其急吾城惟羸卒暨居民耳大夫曰是則在我乃繪圖畫里照屋址丁盡革影射民用大和乃權使胥吏假以操柄約束民伍而釐其勤惰焉乃禮津士之赴義者往來城上授以規計使調輯耳目而大夫則晝夜樓櫓間或騎或步綏拊勿停於是覘賊之憑河窺城者鳥銳勁弩遠近相機急發每每斃其選鋒賊遂辟易不敢動凡賊之往返城外且五十餘日竟不得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南

一逞以至於遁而卒爲舟兵所勦故中丞撫浙王公南畿陳公交致檄獎以表懋勛把總丁君揮使方君索言爲賀海石子曰大夫可獎者五而守城不與焉大夫初釋褐未更民事卽能洞察機宜爲敵臺者十有八以扼城之險而賊覩之吐舌一宜獎往調集居民去取不公民用諄訛而大夫以公平括之勢權無得營脫登陴者勇氣自倍二宜獎往者事不預圖救或後時大夫未守先積薪米未雨先具蓑蓋未冥先給燭燎民在城如家歡然和

豫賊無隙可乘三宜獎往軍民雜處或存彼我心大夫功罪一視藹然休戚相關故行伍樂聽約束四宜獎衛之諸僚往或相軋大夫期以同舟共濟如方君之賢相與折節協志弗少異同所以遇變克濟五宜獎惟具此五事以成守功推此五長大夫應機立辦動無不宜可卜也蓋大夫之心虛不立已見虛故明能盡衆長明故公坦蕩無我而功效輻輳矣吾未見以事處事以人治人而猶有齟齬不契者大夫將來之績且掀揭天地而終譽無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主

彊其何有於吾鹽之一城

方鰲峯主職方政序

鰲峯方君令秀水三年政成治聲流聞於是有職方之擢吾鹽令雲溪張君鰲峯同鄉也今同官相得歡甚乃過予索言贈別卽請言職方可乎夫職方掌天下輿圖及城隍鎮戍烽燧之政洪武中建都金陵一職方以寸管操縱閭閻運天下兵機南平番夷北靖胡虜誠要任矣至永樂益以行部正統中又益正郎一人今職方兩郎中暨副郎主政

凡六七人而兵威日挫何哉或曰權移也 國家  
五府握兵戎部出令轅門百萬不得戎部片楮不  
敢授綬故號令一而視聽肅至正統而權奄始遙  
執其柄邊將因而擁固其勢職方抱空名跼蹐不  
得展矣又如操練點選景泰奏差御史天順益以  
給事中權外假而法難伸尤爲齟齬且始也添設  
正郎職在巡邊凡將才優弱虜情虛實一切邊務  
一緘入報戎部卽預爲區處得先幾伐謀如身臂  
相運其後以郎爲冗罷之而外無統理乃多設兵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七  
備憲臣然憲臣得達撫按不得達戎部氣脉遂不  
相貫嗟乎在內欲假科道以行法而法或以撓在  
外欲增憲臣以振邊而邊或以舛譬之一身若使  
職方爲心而各邊爲手足一氣相通權則安移何  
憂虜哉鰲峯固八面受敵之才也秀邑百萬戶一  
令出而民皆得所職方卽戎機要地何難於鰲峯  
或曰去夏五月虜寇大同八月犯京闕 天子赫  
怒欲麾虎旅東壓女真西鞭俺答踏賀蘭勒燕然  
笞中行背繫單于頸鰲峯茲行呼吸風霆震疊天

聲壯哉丈夫遭逢也雖然景泰時也先鐵騎圍都  
城七日都督楊俊奏率邊將出擊而于肅愍公勒  
止之 孝皇朝勅問永樂征朝鮮兵數劉忠宣公  
時任職方匿籍不奏今之論者率以社稷臣許之  
則當時所爲或自有見豈常情能測予於鰲峰甚  
切仰止未獲識面輒敢因雲溪以問諸鰲峰  
陳我渡內召序  
我渡先生蒞治魏塘也政平俗熙風紀之臣嘉其  
績而列之 朝於是銓部檄召將備侍從耳目之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七  
職以司國是民相與驚愕曰藉仁父母方樂飢寒  
得衣食胡遽奪之耶其爲士者曰陳侯陟矣昔也  
仁在一方今而後澤被天下吾安得私仁侯且魏  
塘過化地也他日大庇我當益甚於是庠士吳生  
儒戴生周冕卞生錫丁生寅相率走海上索予言  
抒士民之情海石子曰仁哉我渡先生也世之令  
多矣感誦固恒然亦有願其去者有不能忍而鳴  
諸上以速之者何者民情固不可強也魏塘之民  
獨懷戀戀思爲攀轡如古歌棠而畱鳥者民心何

如也田野之耆雖含德不能言而諸君不遠百里  
乞言致頌以申民願士誼又何如也予則何言聞  
南軒張子云國家不貴用辦事之臣貴得識事之  
臣凡隨事補緝積勞貫守經常辦事者也利在一  
職審時度勢知幾通微化裁不倦識事者也利在  
天下夫辦事之視廢事賢相萬矣而猶不若識識  
則慧心內朗如冰鑑機神外運如操衡可常可變  
職繁職要不動聲色而若然中窾國家尤賴之吾  
聞我渡治嘉善矣廉帥之恩摩之嚴懲之廉得已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十八

也思容衆也嚴馭奸也識所以治邑矣又嘗委過  
吾鹽矣簡操之靜定之寬恤之簡事不煩也靜人  
樂輸也寬情盡得也識所以奉委矣我渡之心皎  
然輕重在懸我渡之應犁然尺度在手嗟乎既識  
其處常與職繁者矣由是進之而內臺而侍從何  
有於職要而應變哉吾見八紘皆在度內則過化  
之地其鍾意必深棠庇之民其覆露必切士民且  
跂足而待耳諸君起曰誠然願書之以爲陳侯行  
贈

朱松崖入覲序

吾郡之邑曰嘉善者浙東西壯邑也松岩朱君鄒  
魯賢聖之鄉仙才也既登進士天曹掄仙才令壯  
邑蓋懋選也吾門生朱生建侯嚴生從簡時時稱  
述松岩不容口余心仰之不能一謁於魏水之上  
以爲憾旣而松岩受監司檄覈事吾鹽蒙不鄙我  
枉秦溪之野降顏俯教竟日乃去於是以得見松  
岩爲幸然觀其意謙如也接其語溫如也叩其所  
見汪洋浩如也是窺見鄒魯之緒不徒以榮名善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九

政置諸意中者丙午之冬將入 覲報政二生來  
索言贈行海石子曰余何言哉聞之曰學優則仕  
矣仕優則學矣學以得聞鄒魯賢聖之道爲極故  
子游生南方依洙泗而得其精華陳良產於楚北  
學而聞至道然則得至鄒魯已幸矣況生長聞見  
於斯如松岩乎其所服習可知已仕者以惠利及  
民能行所學爲賢陸士衡爲浚儀而遺愛在民王  
渙令洛陽而治稱卓異彼勤於職已成名矣況學  
道愛人發前賢之秘如松岩乎其不負選擢可知

已夫人之蘊藉微則建豎淺松岩學仕兩優故出之磊落不羣而仰之崢嶸可尚蓋體用本貫設施有源今也入拜 寬旒陞陳民瘼一自其平生所學者條奏之非僅僅按故牒上最書而已吾昔叨侍左掖見諸司觀 闕下卽下考功論殿最又許直陳利弊松岩於此時立玉階方寸地歷舉東南便宜事 朝下俞旨恩澤將霈於江以南數十郡盡在雨露中則鄒魯之學益以仕而大行豈獨嘉善蒙休哉吾於松岩茲行決之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壬

倚劍英芬序

西泉羅君鍾粵甌羅池之秀抱文武軼羣之材初試吳川教旣談文淑士乃較觀德之射講不殺之武俄而寇突其境揮一劍斃之英聲轟轟起晉吾浙松陽令適黃巖胎禍羣倭滿海當匣劍不用之時而值此鯨鯢之冠西泉鼓舞邑中丁壯淬神劍以待需及寇犯姚江中丞檄援姚江寇毒吾鹽中丞檄援吾鹽輒殲其梟雄民以寧謐嗟平方寇初至如虎而翼如蛇而吞黎突所至豈勝殘虐西泉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壬

躬劍而親禦之如斷犀象於陸剗蛟蜃於水攻瑕而堅破伐謀而勢潰由是吾鹽始獲免於刃鎗煨燼矣卓哉劍之英芬也予謂用劍有二有用以人者有用以已者用人者當利害地條忽風雨少違節制則危矣危則地方何賴用已者闔闔變化出自己裁無所牽繫戰必勝矣勝則地方有倚羅君蓋以已用者也國家荷劍之利亦二用人之劍在大將擇人而任之爲利必大若偏裨則勢不足以驅策其利乃小用已之劍在偏裨身先爲倡摧堅陷陣百步不留行爲利始大若大將而用已則撫劍疾視人不爲用其利無幾微矣羅君尊中丞約爲裨將而以劍利人者也故審機宜之便定人已之用則不必桓公之惹太公之闕楚之孟勞吳之于將其威莫敵其芬甚遠羅君以劍安吾浙之民天子聞而嘉之進僉臬憲位益重則勢益專行且以劍用人而劍益神吁海之寇未嘗無劍也其心不仁器乃不利蓋劍所以扞敵衛民仁器也韓子曰寶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寇以不仁之心

挾劔神奪其魄者也西泉以仁人之心用劔天祐其衷者也吾以劔卜寇寇必隕滅願西泉益用其劔爲國家南靖狡夷北驅狂胡使六合晏如則英芬益大

明府張六泉考績序

海石子嘗奉使於楚兩造承天始從漢陽應城以往登七龍山見層巒疊嶂鬱鬱蔥蔥綿延聯絡脉自中嵩發源而來以翕聚靈秀於斯旣從襄陽荆州沿江流而達則巴山西繞洞庭東匯沅湘南賈

月

卷之十八

三

汪洋停蓄形勝攸鍾是承天者山川之輻輳陰陽之凝會天壤間勝區也宜發祥於聖天子纘堯承緒龍飛中天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作而物覩故鉅公碩卿自楚起家者項背相接爛焉有聞卽蘊奇發軔分符別駕亦彬彬濟濟可望而知其爲遠器焉今夫景陵則承天屬邑也我郡倅六泉張公萃景陵之華起家賢書拜命蒞我嘉郡至則簡閱案牒咨訊利弊意嚮所示耳目頓新然專司則錢穀我嘉屬邑者七錢穀且鉅萬計狡黠之徒

聚如狐鼠滋比藤蔓六泉盡擊去之獨以公廉振刷於上故法無旁落而政成簡易人心肅然乃知政無易亦無難公則易私則難難易不獨在政而在操政者若六泉則何其易也以故薦剡無虛歲口碑在吐黎茲歲之春六泉適三歲政成矣於是將上最於天曹而友人盧子少谷方尹嘉興心敬六泉乃寓書海石子敘其行海石子曰吾知景陵承天上邑也六泉景陵人豪也山川凝聚而人才生聖主發祥而尤異之才又羣然其挺生然以奉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三

六泉之才而試倅我嘉蓋諳之以民事也今也素績當宁不但得品藻之優必超拜顯秩依日月光以展布其生平而發舒山川之美可翹竢已顧以少谷之才爲七邑治最乃獨企六泉之治而圖所以褒揚之聲氣相應惟賢知賢誠我嘉一時之盛而朝廷用人之明也余故樂爲之道而以復於少谷子

于肖玄承獎序

君子挺特立之志以自拔於宇宙寧動於人之喜

譽哉上之人慕德而嗜才則寵命褒嘉揚芬而勵後下之人荷芘而欣遇則共伸誠悃將順以抒情是謂聲應氣求非君子之心而亦可以覘君子之逢也故君子不求人知已而以知考已之獲上亦不樂人譽已而以譽考已之孚下獎雖恒典寧無足爲重輕乎哉肖玄于君之令嘉善也余幸鄰其宇下政聲流聞而張方伯趙度支亟獎焉余不識度支嘗識方伯吉山公矣公自銓部就外藩冰鑑竝其無私緇衣同其樂善凡弗覩厥寔者冀其獎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五

弗獎也其所獎必眞當獎者也吾又識肖玄矣其施諸邑者未易枚舉而嘗有事海上動合機宜若肖玄者弗與之獎弗求獎也與之獎必益勵於獎者也夫以不妄爲獎之吉山操其權以不苟希獎之肖玄荷其典上下交相成而聽者咸思興起豈不亦重矣哉何也吾浙之令何啻數十人也吉山自臬而藩觀察非一日也以非一日之察而後聽睹眞以非一日之察而數十羣吏之中獨有所屬正如求寶者必獲珪璋市材者必居梁棟此其非

偶然可知耳柯二尹楫仇幕佐文學走海上索言爲賀余喜而爲之歌曰

握銅章兮賜履尚方挈鳴琴兮飛憶武塘惠陽和兮威肅秋霜綏黎庶兮安窮吐優爾譽髦兮羣飛翔雲雨躬禱兮滂不殃百廢起兮澤未央心同蠡日兮節羔羊政聲雷鼓兮厥馨維蘭動藩伯兮亟褒揚浙水悠悠兮慶旣與長浙山峩峩兮高旣方煥斗斗兮光難藏枳棘暫棲兮著大賢之顒昂行爲棟隆兮清廟明堂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五

送廖師湖東先生之文昌序

嗟乎知已之難也方其未知也以禹錫之明不知僧孺以了翁之智不知明道及其知也子然堂下之言子靜糊名之卷而叔向伯恭能得之於聞聲注目之間彼其氣類之投心志之孚要自有不偶然者余少有四方之志嘗從家君游於外弱冠而歸貌迂如也言呐如也儀朴如也選於里課於泮宮而湖東廖先生一旦對諸生遂有投筆千里之許於是有意於色而面誚者有嘻於庭而退嘲者

卽一時號爲循吏亦魚目視之先生揚之愈力進之愈亟且曰迂其貌未迂其心吶其言未吶其文朴其儀未朴其才予聞而懼曰弗克副湖東之望將爲先生羞予負知己也又思曰湖東當世名流也豈予不足副所望而固許之先生殆自負也乃作曰盡我之力以俟於天天定而後不負湖東也力殫而天不獲不媿於心心安而後不負湖東也及湖東聘典山東試歸而某亦與計偕先生贈予言望之猶子期以夙夜乾惕大展厥施是僧孺明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三

啻一二也且令爲郎官上應列宿南面百里其民之蠶絲保障士之出潛離隱舉係焉是得行其道於時莫令若耳然則先生未爲不遇也況以先生之明屢試屢效吾見聲華漸騰其立於朝可翹足俟矣謹書此送先生且爲他日左參

李子忠尹廬陵序

子忠登今丁未榜進士授廬陵尹便道歸寧母夫人而過海石子泰溪之上索一言爲教予曰子受業吾門有年矣豈更教乎子忠起對曰惟是學與政雖爲一原而措施容或有辨敢終以請海石子曰無以辨也政由心推心由學定得其一可通百今而猶有他教也是聖學有弗包也吾且與子論忠夫中心爲忠心或有動靜邪正攝之以中則何動何靜何正何邪由未發而已發以善守而善調一也知心之一則窮達由是顯微由是語默由是豈廬陵足爲子忠難且子之之廬陵也將以子忠治廬陵乎抑以廬陵治子忠乎以子忠治廬陵方寸真機變化莫測反諸已而足矣以廬陵治子忠



問俗求瘼詳視審聽雖曰百里不同風而本吾赤  
子之心以誠求之善刺之亦反諸已而無不足矣  
故治由于忠而不任子忠之情治因廬陵而不徇  
廬陵之情子忠與廬陵天然合一之情本不容間  
而宰之以一中將見古今吾一時宇宙吾一家況  
區區廬陵哉不然鉤距搏擊是任威也催科巧捷  
是賊仁也脂韋迎媚是足恭也矯飾回互是逞智  
也數者求之中心謂何子忠與予游忠恕之旨沉  
潛反覆有年矣第推而行之耳今也見子忠之來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三

施武陵之畱都序

武陵施君錫山傑士也心玄性朗嗜古而闇修厚  
積而薄取超於百物之表而伍於儔人之中其弗  
傑乎蓋武陵鍾惠山具區之秀當盛明熙洽之期  
下董生之幃而不得一當天人之對其遇可不謂  
幸矣顧獨宅心淡泊砥行醇雅臨池弄毫登高發

詠視世之氛濁一不以屑意譬如蘭芷嚼乎冰霜  
久之乃得應貢於朝而又倦於七貴之游無有能  
知武陵者受選銓曹僅小試貳吾鹽邑而已方且  
抑其志舍其輝不憚勤瘁而爲之丞嗟乎予竊有  
感焉高官大祿所以賈憂也顯榮炫世所以蒙妬  
也訛若不過取於時亦不重責於身不求多於世  
亦不甚憂於心李耳潛於柱下封入隱於衛門曼  
倩匿跡郎署士元屈志百里武陵非丞其才而且  
丞其官知者謂錫山人豪不知者謂吾海鹽丞也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三

然吾所以重武陵者則謂其不可以丞而可以丞  
厄於丞之中而有越於丞之外者也今年夏武陵  
奉藩檄督運之畱都一帆明月過我秦溪之上予  
適避暑明聖湖不得面敘復枉翰教不勝繾綣焉  
檢奚囊中得揮塵停雲卷用爲武陵贈停雲之章  
彭澤思良朋也曰揮塵者吾聞鹿千年伸其尾曰  
麀鹿行視麀所往以麀所轉爲準故清談家揮焉  
武陵意氣超然玄言如屑予不及見其劇談之道  
且時爲彭澤之思故以云也計武陵當中秋佳月



時可還吾海上。一觀其揮塵。乃申之以歌曰。  
揮塵尾。今涼風生。山川迢遞。今不隔我情。停海雲。  
今天風吹車馬在途。今我所思塵翩翩。今雲飛飛。  
秋月圓。今使君歸。邀蘭汀。今坐漁磯。談無始。今意  
無違。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終

承啓堂稿

卷之十八

手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序

王青山天上承恩序

大江自金陵東抱金陵以南山川盤鬱風氣凝固  
奇秀所鍾類有名流碩彥挺生其間若涇猶靈異  
所環毓處也同年友王維楨寔爲涇產乃翁青山  
公今天子歲丙申來集京邸值皇儲推恩拜  
官如維楨冠裳翼翼凡有識者加美於是同籍同  
署諸君咸囑某爲文以賀竊謂青山公之所難者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一

二可慶者五而大可幸者三何謂難者二涇邑以  
王爲閭閻姓其慷慨特達負雄俊以杰出者往往  
有之獨公端樸冲粹默若不能言謙若不勝衣難  
一性澹泊靡所好惟究心于今古默窺於天地擷  
玄採華幽深隱奧洞如昭如至世囂物競若恐爲  
淹難二何謂五慶物肖象盈宇內而聰明秀穎好  
學而文者僅如鳳毛麟角然公以維楨爲之子一  
可慶資性瑰異者每不屑績學縱學亦不肯竟以  
幾於顯融而維楨自垂髫卽能冒雪渡江拜甘泉

公爲師江都之下帷中郎之石經不是過也二可  
慶世有志士或白首窮經而維楨魁三禮於弱齡  
捷禮闈於一戰入對 大廷祗若明命賜以出身  
三可慶夫登籍者或授遐方僻郡典司民瘼則不  
獲依日月清光以友海內賢士維楨服官大行拖  
紳秉笏於朝四可慶寡見眇聞者或以經營一職  
自蔽而維楨奉使應天暨山東輶車所及諮諏咸  
徧容蓄日弘令聞益遠五可慶何謂三幸凡被  
恩綸者必三載考最又必七品以上今維楨自大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十一

行陟司正未匝歲而驟蒙 恩非常所遇是大可  
幸者一沾被 榮命者身在家庭不得面 恩光  
於咫尺青山今適在京師烏袍象簡拜舞 玉堦  
親炙 龍光俯同簪珮之列是大可幸者二士身  
致顯要必軼掌職下而青山公裁我冠裳悠悠林  
壑名登萬乘之前身寄一丘之內樂吾生之未耄  
究墳典於未窮黜陟無聞興居自便是大可幸者  
三某與維楨登同籍業同官故因維楨備公之素  
又以公驗知涇山川靈異爲大江以南之最勝也

於是諸君咸拜手曰藉子言始得賀公以令子賀  
公之山川以公

### 送王柘湖序

海石子在告閑居鄉人有過予者論柘湖子之賢  
曰柘湖家當湖之上南有九龍山雅山山外瀛海  
環之洪濤萬萬頃包羅滌滙地氣鬱勃柘湖子生  
于斯譬書篤學涵蓄淳泓以盡山海之蘊吞吐渤  
澥激昂雲霄海石子曰然朝之人過而論柘湖曰  
柘湖沉深多識足三冬破五車胸中若武庫計偕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三

連捷選入中秘又盡窺秘府之藏發爲詩歌賦頌  
體裁備而意見卓渢渢乎三代遺音也使少抑志  
諸俗可立顯融乃落落出比部復以註誤遷滁州  
海石子曰然未幾柘湖子過予言別海石子曰鄉  
之人論柘湖彙山川之靈山川者天地經緯之文  
得天地之文燦然秩然其見朗朝之人論柘湖窺  
秘府之奧秘府者古今述作之文得古今之文淵  
然粹然其藏厚然皆徒見柘湖之外未得柘湖之  
內也予與柘湖同釋褐見柘湖登金馬集鳳池譽

望綦隆簪紳交美柘湖處之恬然如未遇時今自  
比部外徙遠日月之光就案牘之繁升沉迭至得  
失徑庭柘湖視之怡然如秘省時則柘湖豈獨得  
天地古今之文蓋并其純粹精一者而得之視之  
無形聽之無聲用之無窮變之無方升之青雲不  
爲加置之儕俗不爲損漠然何所欣戚於其間柘  
湖之所得者內也非外也是非可迹泥者也今去  
滁滁固名勝地歐陽永叔所從治也流風餘韻固  
有存者柘湖登滁之山臨滁之泉溯歐陽子治滁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四

程松溪左遷信宜序

松溪先生既拜命左遷時冬寒冰合風雪載途筮  
日戒行意怡如也門下士僉餞之郊獨某抱病不  
及追送心歉如也客過余曰松溪行矣惜哉無所  
成名余曰何哉曰芳洲以直名致齋以義名松溪  
何名余曰君子致其實而已不愧於其心而已清

天皎月先生之心急難解紛先生之實漢黨錮收  
范滂或曰可行矣滂曰我不就獄事不解於是衣  
冠無恙宋韓曾諸老與尼通問文潞公獨無及尼  
敗上問潞公對曰臣但不知耳知亦當有書於是  
諸老獲免 先朝李忠文忤權璫欲置之歿有石  
大用者請以身代于是忠文得生今芳洲論諸權  
要僉謂禍且不測 詔求群黨僉謂禍必旁延既  
致齋論掾又謂禍將獨重於是松溪先生就獄解  
縉紳旁及之濫則猶滂也寬芳洲不測之危分致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五

齋獨膺之罰則猶文也上回 九重之怒下沮權  
要之氣中植斯文之胍芳洲得以成其直致齋得  
以成其義謂非松溪力哉卽名之曰直可也義可  
也何拘拘以一端名也客乃恍然自失曰然則松  
溪之行其幸矣哉余曰君子當天下事胡以幸言  
先生固不尤此行亦何幸此行先生綰綸中秘職  
在論思事顧其可心期於盡奚待此行也而幸乎  
哉謂先生知命之學可也人見善而不爲與爲而  
少變縱不變中萌悔心皆不知命也先生獄未逮

無規避心既達無詭隨心茲拜信宜之命戴主德如天視去畱如浮游聚散大空而胸中何不洒然也故謂先生爲知命之學可也

葉司諫承寧國序

嘗謂修仁履忠之士天必封植之人恒愛護之而予於司諫洞菴君不能無疑云君潔身澡行策名金閨夙夜蹇蹇而竟以詿誤自內諫遷寧國豈孟人之際所以封植而愛護者雖在於仁與忠亦有不盡然耶蓋嘗讀易而有感矣易逆數也四時之序數之顯也然氣化之運必有秋冬之剝落而後春夏藉以敷榮推之物理大較若此天降大任亦必先拂鬱之窮瘁之而後軼世之遭逢乃始萃焉人見非常之遇相爲矜詫而不知當其困阨已潛寓顯赫之理特天之寓意隱而人每睹已然不能睹未然耳故易天數也逆易數也又不觀之江河有駕巨艦乘便風一息可以千里篙師舵工欣焉莫倣俄焉觸石旋壑豈非適於順而忌戒者耶如或衝風爲阻匿迹涯下卽出而行必且三老戒嚴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六

鳩智相機周旋險阻而卒以獲濟則逆之所助者多也洞菴志道德抗流俗激昂雲霄欲以表見所蘊一旦去明廷遷下國用世遐志鬱而未及究不知覩迹者歎爲厄途知幾者欣爲益地也處於風濤顛激之間而有不折旋圖濟者乎以此惕焉圖濟之心而德不益進道不益明才不蘊而莫窮其施展乎故予謂洞菴之豎立不可量於寧國之行覘之矣如曰是遷謫而已可以司諫可以寧國安於遇可也是持常人之事豈所以知洞菴之大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七

楊芳洲成瞿塘序

嘉靖壬辰冬芳洲先生以言忤旨戍瞿塘僉送之郊曰天地正氣流行於世無有間歇故在天景星在地甘泉在物麟鳳在人忠良一也皆正氣也子輿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是故必有事者勿忘助矣勿忘助者

氣浩然矣氣浩然者當其順則宣贊王猷當其拂則臣扶國是不挾成心而一視其所宜皇王盛時正氣瀾漫宇宙天下同風見于紀載者臯夔稷契彬彬濟濟君臣交孚曰戒曰儆曰吁曰咈皆拂辭也火燥水濕靡投弗應開懷欣受國是常定正氣常伸世降而怠助者多矣故氣抑而論詭翕翕訛訛各任其情而不揆於正間有其人卓爾不羣亦不及縷數漢得仲舒氏唐得昌黎氏宋得明道氏此若景星甘泉祥麟瑞鳳至今景仰以爲不易越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八

我明而世道躋古人與俱盛昔有李忠文氏羅一峯氏今又得楊芳洲皆定國是而伸正氣也猶之景星甘泉麟鳳也是故仲舒論仁義昌黎論佛骨明道論王伯忠文論權璫一峯論綱常芳洲論喜怒哀言固人殊其道一也定國是而伸正氣也不斬於同者也以予觀於芳洲去近臣而遷遠地舍顯秩而就戎行人誰能無介然芳洲欣欣焉衙主恩忘已憾以爲天地于人困亨皆爲生成國家於臣進退無非德意視瞿塘猶九衢也是其心必

有事而氣常浩然可貴可賤可生可死而吾氣不可撓者蓋集義功純怠助俱泯渾化於天地之間而克塞無間者也乃歌三章以別之其一章曰氣浩然兮復太初致予度兮忘其愚日杲杲兮丹衷抒其二章曰氣浩然兮薄太清丹衷抒今天王聖明雲黯黯兮雨冥冥其三章曰氣浩然兮磅礴兩間雨雪雰雰兮執爰以前跂彼瞿塘兮不遠其還

送謝右溪乞歸序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九

右溪僉浙憲數月政平人安方重倚藉偶厄於志卽浩然請於朝乞身以歸於是同志咸爲惋惜曰右溪生平志在報國每慷慨吐肝膈有攬轡澄清之思昔在左掖奮爭是非如諫南巡請罷征安南論銓部不職等疏無虛月旣又奏大朝專擅得旨杖錦衣落職滇幕欣然疋馬別諸友人曰萬里馳驅報國願也夫滇南邊徼視浙何如幕史卑棲視臬何如昔勇往今勇退右溪豈無意哉宋司馬公辭樞密嘗曰要使人主知有輕爵祿之臣夫輕

爵祿則重道義是故進退有補於時也士皆隨時  
俯仰以徇富貴非國之福持立不隨以道義相磨  
礪則國之賴也司馬退於宋足爲宋重右溪退於  
今寧不爲今重哉右溪之退其爲世道補大矣或  
曰君子惟退是求已乎曰非也出有補於時出可  
也退有補於時退可也右溪初令黃陂矣政以優  
報旣更繁新喻矣政復以優報徵拜司諫矣言以  
諫顯已謫幕史又擢令溧水丞襄陽矣監司無不  
以高第薦是出有補於時也出既有補豈樂退哉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十

進退惟其時右溪籌之審矣然是蓋有本焉右溪  
尊君爲蜀聞人嘗代友人之急母夫人孀居以節  
著伯兄左溪郎白雲司迎母夫人不就及右溪仕  
則左溪曰母在堂弟出吾其歸侍乎夫右溪尊君  
讀書明道重友誼如此母夫人得刑于化抗志厲  
節如此左溪念母棄官歸養如此今右溪又韞玉  
守高不屈志於富貴如此是忠義萃于一家昔人  
美胡氏父子兄弟自相師友以爲美談不於富順  
諸謝復觀其盛耶人見右溪嚼乎白日之光燦乎

蒼松之勁超乎鴻舉之翔以爲難而不知其淵源  
有自也卓哉右溪旣能成其身又能顯其父兄之  
賢而上之足以成朝廷之重予不可以無言

### 送王龍溪序

歲在戊申臘月之望龍溪王子偕石山沈子過我  
秦溪草堂談燕旣集慰我夙懷旣而入紫雲拜九  
杞翁於明德堂會明谷隱君於水北村龍溪以歲  
宴秉燭登舟過近川諫議宅時漏下二鼓矣明月  
在天四望如晝更邀近川候東滙銀臺於溪上湖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十一

海洋梗之踪別或十年或六七年忽爾會晤意氣  
切嗟不意疏曠中得此聚樂明谷曰龍溪之來離  
而忽合合而復離不可無述以紀且具溪山舒仰  
卷各琢句爲贈而速海石子序之以識歲月夫龍  
溪之教予者云昔陽明師每懼學者溺於家不能  
超脫率告之游夫游何取哉君子終日乾乾之心  
也萬物一體之學也何也對家人晏安之意勝對  
朋友嚴切之意生故易重出門之交詩求友生莊  
子慢世者也爲濠梁之游顏子潛心者也爲農山

之游孔子舞雩東山不厭屨杖蓋仰觀俯察遠覽  
近取以多聞蓄德是不曰乾乾乎於其間見賢焉  
而尊焉又容衆焉見善焉而嘉焉又矜不能焉視  
四海皆吾同胞舉乾坤無非吾與故無息自怠愛  
已也無人弗與愛人也人已兼愛一體之也大哉  
游乎吾間之吾師者也予聽斯言不覺自失而歎  
吾輩緣逢之偶也先是冬寒沍陰而乃連宵明月  
不冥所往天假吾時也予索居有日而龍溪輕千  
里渡江俯我衡泌天益我友也又得聞陽明翁之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三

旨使脫去塵埃登於高明天惠我藥石也石山東九杞  
雁近川明谷皆吾鄉人豪因龍溪至予得周旋聽  
教其間天發吾覆也昔紫陽朱子遊天台鴈蕩命  
畫工隨行繪圖以出將覺世之迷於塵途者今龍  
溪得諸君贈章各舒底裏以爲切磋助其精華之  
蘊視繪圖更爲過之予願諸君持此乾乾之衷朝  
夕庭除何以異於周流湖海卽陽明翁之教若佩  
諸紳而龍溪之言更爲有益是在吾輩之自得謂  
何爾

豸史旌賢序

豸史陳公旌吾令夏侯之賢或曰何賢乎侯也侯  
江右重望弦歌僻邑每不鄙夷之曰道在矣何崇  
庫於官海濱維武衛諸弊蝟毛則益勤於幹理曰  
力襄矣何勞逸於事是侯之賢乎曰未也常議海  
塘矣議田賦矣從而言則利否則害常刺糧役矣  
編戶徭矣遵而政則公否則比是侯之賢乎曰泰  
也戢越訟者以威民無敢繁于詞優校游者以禮  
士咸知振於氣是侯之賢乎曰未也雖然無崇庫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三

則心泰矣無勞逸則心寧矣言中而利則心惠矣  
政舉而公則心平矣戢民戢則心懾矣振士士  
振則心化矣夫心本足以諸世而凡睽者多拂盡  
者克濟謂侯之賢而在是乎侯之心方繼出而不  
窮可以裨一邑卽可以理天下以此爲賢是有限  
也謂不在是則根心而發何非道化一事可以例  
餘矣況多不勝數乎況進此而日新乎神哉心也  
侯之所以孚豸史而豸史所以旌侯可謂交相契  
而出於耳目之表者矣書言人心道心歸之於精

一惟心之間於人也一之恒難惟精以析其幾也  
道體斯復道既在我人不爲之淆則感於吾前者  
不能無紛紜雜沓之迹凝於內者惟此精明瑩徹  
之體舉世所謂崇庠也勞逸也言也政也民也士  
也以吾心御之見道之可大可小無崇庠也見道  
之可斂可舒無勞逸也見道之可默可聞而言皆  
道也見道之可行可止而政皆道也且見道之可  
人可我而士與民無非此道之範圍也然則庠之  
所以孚豸史而豸史所以旌庠者孰非此心之相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五

送邑庠魏長松序

長松大夫將之河間海石子道誼交深垂八年矣  
一旦遠別吾叔臨江大人旣序瀛海徵賢卷矣余  
某亦言之某再拜曰古人重知己故於別也詩歌

之不足又咨嗟歎詠之以發其眷戀之懷敢違叔  
命請舉長松生平大槩言之世人樂逢迎故不論  
是非率以善事上官爲能所欲入弗顧民是所欲  
出弗顧民非災傷諱匿弗之恤獄訟鍛鍊弗之直  
衣冠往來費弗靳開節媒孽聽弗却凡可致聲譽  
邀後福者兢兢如赴湯火不計焦溺也我長松肯  
爲之乎是故久於吾鹽上官委以獄訟催科勢如  
雷霆急如風雨胥吏吐舌縮頸以爲當速報而長  
松方從容熟察之其或民虛造浮誕非切事情或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五

當災傷未可旁午致擾卽虔冥以待惟視理之不  
可不報情之不可不達者酌之於心審時揆勢雖  
拂奸狡之欲而叢謗弗恤也雖忤上官之意而致  
怨弗顧也是真長松之所能而人所爲敬而仰者  
其可以今之令求長松乎吾讀史見曹平陽繼鄒  
庠爲政守何約束其爲齊相以政事堂迎蓋公居  
之澹然無所更張夫以平陽之才豈不能大有建  
立赫人耳目顧以百戰槍攘之餘不如是休息生  
養不可也宋王文正公當西祀東封日凡遇陳利



害者一切不視以鎮定之當時若寇萊公輩俱不  
悅然稱善護宋家元氣必首文正公由此而觀天  
下恒無事人自擾之耳夫以擾事之見律我長松  
則必不以長松爲賢如以吾鹽遭五六歲之災惜  
千百人之命當加撫摩以俟生息如平陽文正之  
見則長松賢於人遠矣不然太史公稱周漢間循  
吏不取其激揚搏擊而曰其政悶悶何耶傳有之  
鵬鶚搏風百鳥望而畏焉鸞鳳鳴百鳥望而知  
愛長松以牧爲職以愛爲宜今因吾民之愛長松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七

于君肖玄入覲序

于君肖玄筮仕魏塘政修化行二年于茲矣黔黎  
飽惠青衿飫教萬口交頌聲浹隣壤海石子稔聞  
焉門生戴周冕輩詣予言曰令君子先生行當入  
覲某輩沾被渥澤挽回無路竊意今歲江以南雨  
滂異常平陸成壑先生疲神殫力洩宜壅滯申災  
恤傷雖隣邑獲庇矣何不乞畱以惠民乎考之大

明令凡正佐如一時勾當輪換前來又近撫按每  
奏畱災傷邊徼正官何獨靳於魏塘也海石子曰  
子之言私計也未見其大也 國初外官每年一  
朝洪武二十九年始定三年例夫覲非文日也將  
以咨訪利病緣而興革以惠民是 聖天子假是  
以通天下之情豈輕去令於邑哉故國家擇賢良  
分布宇內是上情下宣也守令分符爬梳其愚癩  
植其善而猶有未盡者於入覲敷奏之是下情上  
達也在易地天交曰泰書稱都兪吁咈咸在一堂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七

不獨左右大僚爲然卽一命之寄咸得自進此雍  
穆之淳風而民物恬熙由此道也魏塘固惠水先  
生在邑所惠不出四封況 天子高拱 九重何  
從知之雖有疏陳孰與先生耳目覲記爲真雖有  
請卹孰與先生父母斯民爲切吾昔叨侍左掖見  
天下諸司入覲卽下考功部論核殿最又許諸司  
說事陳利弊使先生此時立玉墀方寸地條奏詳  
悉乞下恩澤拯此一方使江以南數十郡盡在雨  
露中吾民雖處甕牖得伸眉見天日皆先生力也

然則賢令在邑寧如在朝入覲而利益廣更數倍於邑諸生曰是固然矣先生才華如鸞鷟聲名如風雷見者孰不起愛今茲之入當路驚其卓異取備鳳池青瑣之選諸生安得冀終誨乎海石子曰先生德如春陽在邑爲過化去邑爲存神萬彙咸其度內子又烏得私先生遂書之以爲行別

李令君青霞陟車駕序

青霞令君蒞嘉邑三年政平人和頌聲載馳於是臺司采輿論奏最銓部銓部采薦剡進秩車駕陟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六

生朝棟輦詣海石子言曰今如李君意氣激昂歎爲騰蹕事無滯牘民無抑情霽乎卿雲矚乎瑤日民辟之草也令君之惠辟之春也胡不陟臺省俾贊密勿乃僅留部哉陸生直夫曰才如李君茹高深之精弄翰墨之華矢言官商握管龍蛇抗心雲表回睫風生俾簪筆承明豈不堪華國胡不在玉堦方寸地而必以車駕哉海石子曰唯唯否否爾未知所以重李君也夫金陵根本地車駕兵戎要何也周都豐鎬旋卜澗瀍漢唐以來兩都並建必

選賢能備列我朝金陵乃興龍地也去而都燕尤不念本設職均埒輦下且聚天下高望以振攝之隱然虎豹之威而後燕京之勢益尊若車駕則輿輦車乘及郵傳廐牧是司夫輦乘之職卽周禮虎賁綴衣類也自古推爲親臣郵置傳王言廐牧供軍用宣化振武職不亦要乎且國初雖北邊僅稱行部而歸重在南意可知矣況今邊關倣擬內地被災天子盱食而焦勞所爲調護備禦之倚南都爲心腹故有識者往往特注念焉青霞是擢所謂似緩而寔急者也重任也亦重選也故曰所以重青霞也抑予聞之名輔若楊文貞位專密勿每對人歎不得爲令劉東山在兵曹其時有征安南議索永樂中調軍數東山匿其籍事得寢而國患舒二公一時名臣勲在琬琰青霞旣得爲文貞之所欲爲又將如東山之行所志是國家以留都重留都以青霞重青霞以職方重其視臺省玉堦何啻徑庭於是二生起拜曰先生論甚善請書之以道令君之行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九

送鄧君文巖還郡序

嘉郡古稱李也當吳越衝途而濱海郡稱繁劇銓部恒擇才任之而不以佐理少閒閩南文巖鄧君才著一時擢判吾郡郡之邑如吾鹽古武原州也城下卽海洪濤際天島嶼錯峙鯨鯢不逞之徒出沒繭聚其間而又通海外琉球日本諸國防禦爲艱國初設一衛七所以守軍民雜居五方之人語言互異氣類不一較之他邑尤爲繁劇當道以鄧君才檄署邑篆矧今慶元媒禍倭奴助凶吾鹽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王

三面孤懸海中雖激乍二城若爲羽翼而受敵處橫亘百里烽火數驚卽激乍徒足自完難爲憑藉視篆者從中策應苦千當幾鄧君之來值此糾紛縱橫曲直應之如屠牛坦賸理若然自解方賊在城下四晝夜煙焰連天霖雨如注君麾騎上下於城携燈往來深夜靡勑所以人心感奮而賊亦阻且退矣嗟乎非君之才焉攸賴哉憶予壬辰春嘗與君同禮闈試一見如平生歡杯酒論文上下今古旣而君之兄世緝與予同釋褐君別去而今以

香山奏最晉秩吾嘉予杜門秦溪之上世故一不問初不知文巖至也一日風雨垂顛追論燕邸之舊更欣會晤之新藹乎其情先後靡間竊謂廢匏如予尚藉君厚汎茲百姓在君衽席下其惠澤寧不如春陽著物在在霑濡耶且君初閱吾邑海隄隄成如垂虹臥波民免魚鱉之憂今視篆及暮又防海著績如燃犀照水百怪潛遁偉哉其庇吾邑也西臯鍾先生書來曰鄧君今且得代還郡吾輩衣冠荷情尤深予宜執筆有言予因敘文巖功在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二

吾邑者以致仰德之思若君今茲還郡雨露且徧七邑而吾鹽過化地將益厚益深予拭目竚焉敢以是復于鍾先生其有當焉否也

張君朝鳴掌高邑教序

海石子嘗遊燕山陟其顛北眺碣石南望岱宗作而歎曰宇宙之遼廓也孰爲經綸之而康濟之俾底於昇平或曰其在真才乎才者事之幹也世之衡也顧才無盡而人不能盡其才則失在不預教隆古之世彬彬雅雅上之陶毓深而士之蘊藉厚

彼其曰成均曰東西膠秩如也曰典樂曰鄉遂師班如也是用譽髦充選而世運雍熙 國家法古加意人才所爲興起之具甚備而有法學校之設偏于窮微歲簡其資望深習誦久者貢之庭備博士選而又間取鹿鳴賓興之彥參伍之重其事也武林張君朝鳴舉于鄉與予同籍而衆咸推其才於是天曹逮之俾掌高邑教予以茗山許子請不能無言竊謂今之世風雖淳而不無有可慮者夫才之韞也如玉在石貴其蓄而不露不貴炫而矜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三

長故退退若虛者君子之行也悻悻自侈者君子之鄙也慨世馴行者希而軼軌時有語有之嘒嘒易缺皦皦易汙然豈性然哉木受繩則直人受琢則循故抱璞者待工也張君身任教責矣所以挽回之不患無其權矣且張君之才一第可芥拾而欲以祿養逮親不難小試是薄取於外而專意于親可謂知道者以道率人何患弗循吾意高邑之士聞張君之風當不埃教猶興況於親其顏範日與之上下論議而需以歲月乎又況乎其間豪傑

之才無因自立而又加以張君之型範乎且見棟梁之材足爲國柱石黼黻之才足備國經緯予以舒爲世用可拭目待矣陟彼燕山奇勝參差足以窺宇宙之大觀我張子興起英才不獨在絳帳之士且作法于世寧無有卑碣石小泰山而宇宙在握者乎吾于張君之行卜之矣

### 裕齋序

分吾鹽庠教在今嘉靖歲乙巳者毗陵陸先生也先生賦性醇謹而量寬平人謂得裕之道先生因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三

扁其室曰裕齋朝夕伊吾其中一日製卷書順理則裕於端一棹凌風詣海石子廬再拜授卷求爲衍裕之義海石子再拜復先生曰大哉裕乎惟順理者得之今觀卷端四字其有得於裕深矣雖然理莫先於忠孝孝如大舜可謂順理矣然瞽父瞽母日欲殺舜埜井焚廩其不裕何如忠如周公可謂順理矣然三叔流言孺子弗察百執事莫能辯但寓意於鴟鴞之詩其不裕又何如然則安在順理則裕哉嗚呼如是處逆而能不激不眩乃所謂

裕也蓋安常履泰處之能裕人可及耳惟當不可  
堪之變而有不可撓之神然後深得於裕誠非聖  
不能也何也聖人能權也如舜處家庭而非權以  
濟之其不爲井廩燼幾希是泥孝而無權以自  
戕也非小杖受大杖走之義也周公遭危疑不審  
於權而嘵嘵然自鳴以直己之心是泥忠而無權  
以致償也非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之義也惟舜與  
公遇禍能權俟命於天卒之瞽叟豫而父子安風  
雷變而君臣洽人已兩得非二聖人銜緩急達機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五

宜以行乎理何以有是大哉權乎應事而不迷酬  
物而不亂不徇尋常而不失乎正者也若徒泥順  
理之迹失通變之要是猶箕之不可爲裘絃之不  
可爲韋膠膠一轍徑徑一途悻悻多戾安在其裕  
哉是順理可以致裕而從權乃以協理也不然子  
輿氏何以謂子莫爲執一而宋襄公行仁義何以  
卒敗於泓耶雖然權難言之矣明於易道可與權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從道也不知易而務權負  
乘致寇者也陸先生長者教吾庠三四年矣處之

如一日士在教者幾百人矣稱之如一口是殆達  
於權而得裕之幾者耶故吾稱權以復於先生且  
以請正云

送童外翰歸玉溪序

外翰施教霍山督學大夫舉其績進之天曹天曹  
異而奏之天子擢掌吾鹽教君子曰可謂能宏其  
聲矣外翰以教霍山者作吾庠士於今三四年吾  
庠之士薰而善良咸戡戡穆穆以待薦而佐理於  
朝君子曰可謂能溥其施矣今乙未春外翰以禮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五

致教事而歸西甌之玉溪將營老焉於時吾庠暨  
鄉大夫咨嗟以致懷咸惜其去爲請一言於不佞  
以壯行色君子曰可謂能安其止矣是故觀其聲  
宏而知其有實行也觀其溥施而知其無逾節也  
觀其安止而知其無溢志也何也督學大夫獎予  
一校師而天曹信之天子俞之其見明其察真是  
必有實行者也霍山暨吾庠地殊而人異惟出其  
素所蓄積以相講解各得其歡心以底於有成是  
非不變節於終始能之耶且髮未種種卽納綬而

歸歸而人就懷之爲立石鐫名以垂不朽是其志可則而何溢思也海石子乃歎曰今之受秩者居要路綰政紀可以利澤人然於去之日或幸之或遲之人情不可偶致如此若外翰一青稴教鐸其職幾何而人懷戀戀外翰亦何嘗煦煦利澤人而若是不可重哉吾姪庠士某進曰外翰在霍山時多蝗將損稼爲請於城隍之神而霍山不患蝗某又進曰在吾鹽士有貧者舉校租以賑之而無所私於家俾貧得其所於是徐生灌賑然曰外翰滿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

朱考亭之高緊童蜚卿之後道義淵源卓有造詣其可事事而數之數之者隘之也於是海石子歎曰可謂善詞

### 鄒思源受獎序

錫山思源鄒君貳吾邑也值數年積荒之後倭奴寇海倥偬之時民巡軍餒逋稅匱糧之督責日至若甚難矣鄒君矢心清白抗志精勤彌縫摩撫不少自懈俾邑氓獲休若忘其荒亂併督之苦於是藩臬及觀風使率多檄用焉署篆緝盜覈儲查竄

一身而常兼勾當者數事事又輒迎刃解故檄委絡繹獎亦紛至吾姪昕索言以贈海石子曰吾閱諸史凡太平之世必用賢才明賞罰彰懲勸雖治大小異未有越斯軌者矣近而兄暉自北雍書來云今秋 聖天子嚴行罰於時侍郎守中正郎至德而下暨作姦者凡九十三人與天下棄之先陰霾晝蔽至其日忽晴朗會謂罰當天心今御史曹公等代 當宁來巡砥礪名義簡別百僚薦剡播騰禮帛獎借是謂賞昭天憲懲勸不爽如此欲天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

下無治不可得也且吾知鄒君生於文獻之地學有師承而其官於此也職不崇而志不挫事恒集而力恒殫使在官者人人盡職如君則事安有不舉使爲上官者人人能委賢禮善如曹公等則職安有不勵當今明盛之世 聖天子罰行不阿近御史賞行不遺遠令世之覩者心惕聞者風動卽太平可立致故予謂鄒君之獎所係誠匪細也昕又曰鄒君之能非一日也嘗爲江右薄旱禱軍山而得雨又轉吾郡平湖薄風聞 駕將南巡當路

委君幹理迎候事宜而能不擾今進丞吾鹽又表  
表如此於是海石子歎曰吾嘗患僚佐不能自振  
又慮蒞僚佐者不能使之振今於鄒君兩得之誠  
樂爲之道以告後來者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終  
承啓堂稿

卷之十九

廿八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序

送茅穎州序

茅穎州篤學好古之豪也憶歲乙酉穎州與余同  
聽鹿鳴時穎州年方終軍之弱冠譽同茂先之高  
華又列在魁薦曾無喜色既舉進士治六合政飛  
訟息者三年與余晤秣陵僧舍若無仕進心及奏  
最擢郎司寇以註誤廷杖落職爲穎州而無愠意  
海石子歎曰世有篤學好古如茅穎州者乎入仕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二  
籍處兢途而無介然於得喪如茅穎州者乎薦不  
爲喜仕不倖進謫不言戚其心何心也吾聞之重  
內者輕外得失坦然心體擴然性定故也性也者  
天之命也率性安命夫亦何營故無然欣美無然  
畔援其視榮辱之境若浮雲過前而飄風振響也  
是故覆我者天載我者地同於我者人役於我者  
物無所遁者君不可解者親油油然與之偕而相  
爲進德修業者友朋奉君命而施之民曰仁體親  
心而行之身曰道合友朋而講明琢磨於旦夕曰

學若其知我而薦我也我不知薦也仕我而進我也我不知進也罪我而謫我也我不知謫也茅穎州非其人乎故曰篤學好古之豪也雖然見山水之奇而以五采寫之寓諸尺幅之帛曰是山水也不知此想像之也非果肖之也予論穎州何以異此顧竊有請於穎州易曰乾知大始而顏子不遠復程子以爲乾道何也嘗謂顏子于幾動處有不善卽知知不善卽化化不善卽復善掃除廓清於其幾而握其中正之本體無念而念其念惘然無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總戎張君汝敬守居庸序

嘗閱漢史卜式願輸家助邊受漢天子知而爲丞相弘所阻其後復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徒民天子益奇之召拜爲郎數年中超至御史大夫大夫式固躬耕而牧者也一當天子意輒得大拜漢固

急才不論以世而式豈非因會見奇自樹一時誠偉男子哉茲總戎張君汝敬以蔭補千兵旣而輸粟進秩衛使及居職其達官要人僉嘉張君敏達能拊輯其屬舉守刁河刁河大治士卒如獲慈親煦煦然就乳保也於是獎勵無虛日且交薦之太司馬掄邊才無踰張君者天子乃降勅使守居庸當一面寄益專且重矣夫以今總戎之秩較漢御史大夫雖文武異資內外異任然其重固相埒也張君其大自懋哉且刁河腹裏而偏居庸邊鎮而要國家惟才是論特茲簡擢賜勅諭遣責任隆渥汝敬所以因會見奇者非大自懋不稱也且居庸去京師僅百餘里峻嶺重嶂華夷出入之界也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處一焉汝敬所恃以守茲土者宜何如也今虜卜亥兒小王子之種潛伏海西河套時見跋扈而居庸又兵衝也所以固疆圉蓄威武先折其芽使寓折衝之勢者非尋常守職可冀汝敬其大自懋矣雖然願有進焉夫今之握符授鉞爲疆場爪牙者環塞下不乏也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卒未聞耀威沙漠張震疊之助匪力不逮也兵不足也兵不足者餉不給也餉不給者綏撫之意荒而耕屯之效鮮也張君能以貲自進是才不獨以武奮亦以財雄者矣如摧克家之心爲富國之用使邊儲克裕賞資愜望則士飽馬騰勇氣百倍自今而後聞邊庭有執俘獻馘幕南無庭如漢武之世必張君乎予非漫言無當也昔者李牧日椎牛享士士日得賞不用皆願一戰卒破東胡王翳攻

承啓堂稿

卷之十

四

楚日休士而撫循之軍中方投石超距於是破楚定其地然則今之治邊者特患無貲多貲則餉有餘而兵日奮汝敬得無大自憊乎哉予觀卜式在漢丞相阻之而大司馬特加推轂俾展其用武帝用式亦欲以布告天下捐粟助邊非真有意信任之也今天子下璽書隆委寄此其所遭遇邁式遠甚汝敬母第曰予領邊之一隅循踵前事苟幸無咎而不爲國家一壯千古千城之績也哉

壽東圩叔序

嘗聞薄取於時者專養於中此非特天和葆合也

行積神完故喬松其天年崗陵其福祉以爲世表若吾叔東圩大人是已某少則習聞先大人云叔自幼不好弄在鄉塾日吁諸生散去叔獨畱與師質難講解其志端然矣及游泮宮獨友南溪吳先生閉戶淨業山房夜或不就枕席聞虛齋祝先生於舉子業外能談性命之懿徒步往從其志超然矣既舉進士夢投刺有鄉生皇帝之稱覺而意其妄及謁選乃令盱眙則高皇誕聖之鄉是叔制行謹恪已爲神明所鑒其在邑適流賊騷淮南北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五

叔備禦有方賊退而保薦踵至遂與欽召之寵凡召者例得美職叔靜恭自守不事關節僅補南比部其志確然矣武皇南巡叔有諫止疏今上龍興詔精擇牧守叔得臨江壯郡三年聲大振且年力方銳卽上休沐疏其志恬然矣歸鄉凝定純茂與故舊以情與族姓以禮與鄉黨以不立崕嶸十餘年煙霞山水非公事如滅明不至子游室其志悠然矣今嘉靖丙午孟春五日爲叔誕辰年且七十又八諸兄弟咸績學砥行家法彬彬而懋文

兄適奉使便道歸省且稱觴膝下囊無長物僅縉紳祝頌文耳是叔生平身教之驗其志惕然矣某念受誨育恩八歲從盱眙十六從南都致有今日殲毫皆藉庇也敢偕伯兄誠之奉一觴以尾諸兄弟後然竊歎今之世幼不知所適從長或沉酣流俗故進不能善職退不能睦鄉若吾叔大人其級則受於天者既厚又以南溪虛齋爲師友其講明之力益高大光明故彈冠起爲名臣挂冠毓爲名隱兩封厥考爲名子六成厥嗣爲名父蓋德既顯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六

非耶某乃百拜歌曰

惟東舍翁有太古風師友洽聞逢原其衷登庸天朝事兩聖堯橫金五駕勳名雲霄盛年焚魚乞身五湖四荷恩誥階中大夫 天王月正三陽昭蘇冀開五葉期屆懸弧惟翁矍鑠德壽爲俱何以致頌梅萼方舒比翁之德一白不移何以爲祝巖石嶽嶽比翁之壽萬年來禱

伯兄新塘七十序

今年予伯兄新塘政七十矣某幼誦鄒夫子言謂宇宙間一樂曰兄弟無故宋儒廣之又謂並生太平之世而壽考無他此人間共得之樂也若夫兄倡弟和存心於善以自全其性而葆其和則非識理者不能焉伯兄朴茂而端慤淳誠而和易某剛性急腸動遭顯越然而夙夜恐懼不敢不勉者由伯兄之化也所謂存心於善吾兄有焉惟茲孟冬律在應鍾卦當純坤廿又六日兄誕期也際 聖朝禮樂熙明之會居東海祖父德庇之鄉間黨數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七

百千家與夫舉邑賢愚百萬口凡識兄者無不雅敬非敢善不怠有是哉況於旂剡乎又況於某乎某少蹇病年十五落漠未學隨兄起居先諫議大人所大人喜從兄弟輩向學起譽以某頑昧爲憂兄對曰弟未教耳盍延經師督之兄乃脫嫂簪珥市資講一部授某賴兄靈佑知識日開致有今日某居官無狀放歸秦溪得與兄聯舍朝暮促席以漸磨於善使某隨時上下就功名甘世態寧能日月與兄色笑領訓言自鞭策哉則存心于善之樂

某又幸不役仕進得依兄而無忝也夫人生踰歷  
甲子是爲古稀且兩嗣子積學有成幹濟克紹行  
將策名於朝以衍善慶孫枝秀茁亦見頭角吾兄  
門戶克立高大有期矣是兄前此未七十也勉善  
廩豐之時後此過七十也享善熙熙之歲自七而  
進踰八超九皆願善蓁蓁之期也況此秦溪之上  
半還晴川可釣妙光平湖可泛勝會石梁可登瞻  
雲玄林可陟輿城海月可眺總會諸景命曰新塘  
其亘如虹其平如砥其氣與天光相隱映吸其氣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八

壽荆庄邢翁七十序

聞之先民云 國朝開天重熙累洽迄於弘治而  
政化大同萬物暢豫故里巷山谷多戴白之老當  
其時嗜欲未廣上下恬熙民易爲不壽旣而禮文  
過縻巧智萌生作不量力謀或亂神雖 朝多優

老之令而耗瘠既繁純懿漸乖以是而求遐算殆  
日出而望辰星也其氣化致然耶乃人自戕之劇  
其真元而不克永固耶荆庄邢翁於今嘉靖己亥  
得年七十計其生在天順間而涵濡以及於弘治  
休息安養有自來矣予不能識翁與翁弟陽川柱  
史同釋褐又同奉使旦夕同居者三年柱史每  
稱翁朴實而純厚言不錐鑿而中節行不雕飾而  
近理心無外慕知耕穫以辦王租而已若闢智騁  
譎以誇雄於時皆不能爲亦不屑爲猶且隱人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九

競於爲海石子聞之歎曰翁生長治平耳目覩記  
悉恬澹無華之俗且翁雖習見今之麗巧而心常  
安悃悃不隨世以遷其嗜好自能葆天和膺純嘏  
況家於當塗之滕城大江右繞三湖面滙鳳棲青  
橫諸山盤旋拱揖競獻秀於前翁乃吸山川之精  
以延其壽者無窮也且夫婦偕老三嗣成立諸孫  
挺秀力有所寄心無所營其養志安遇以延其壽  
者又無窮也翁廣植荆木以自娛因自稱荆庄夫  
荆性堅耐而花敷榮朝夕撫之以待陽川政成同

樂再觀田氏之家風則對物寄情徜徉適性以延其壽者又無窮也自七十而進大耋奚難哉惜予不獲至翁几杖之下問弘治以往雍穆啟龐之故以咏先朝之遺風然予父今年蓋七十又六矣嘗語某曰弘治間政令不煩民不苦吏豈其時吏必選賢民得樂其生無困鬱以成其壽耶願以是問翁亦因以壽翁

壽春淵夏翁六十序

春淵翁者吾徒夏子言尊翁也吾仲兒喚姻家太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十一

翁也翁幼業儒旋秉家政弗獲卒業乃用其智畫於計然之策起家素封然推財好施不務纖嗇郡中達人賢士翕然稱爲長者今嘉靖己酉季冬二日爲翁初度適甲週耳順吾姪暉乞言爲壽海石子曰吾何以壽春淵翁哉嘗聞天開於子故黃鐘月爲復日乃南至陽乃潛萌而春其胚胎矣翁生黃鐘之次月律應大呂卦當易臨日躔婺女風來廣漠而陽氣益回時維嘉平而獻歲發祥之生理蓋混淪克匝於此矣故楊雄作玄於此月發罔冥

之象設龜蛇之譬玄曰罔者有之舍冥者明之藏言陽氣漸萌於重淵之下而含蓄凝結具發越之基如水有源如木有根是故復臨之月春之淵也養生者於此貞復則神休精融自當仰荷天祉萬福來同玄於磬曰拔車山淵宜於大人於閑曰閑其藏中心淵也昔周程大儒極贊太玄能察見陰陽之交其曰拔車山淵者言陽自山淵而超發則春榮夏長有光大之象故曰宜於大人然必玄其心保而勿失順而無害是謂閑其藏始淵淵然灝氣不磨不待偃僂屈伸自有喬松之壽翁今大隱於市眞朴不漓如玉在山得中心淵如之象訓子以詩禮進於譽髦得宜於大人之象又日與煙霞逸侶徜徉於山之椒水之湄適志無何有之鄉得潛春於淵之象以吾占之發其春於身則康寧元吉發其春於後則鴻軒鳳舉所謂罔而有冥而明者信不誣矣予與翁桑梓情深葭莩誼重且素重翁之勤身起家而好行其德有賢達之槩焉自是而耆願而上壽皆翁潛於淵者之所自有也於是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十一

發春淵自壽之旨一伸佐觴之敬

朱西洲七十序

朱西洲翁海石子之鄉達尊也朱爲武原望族翁又爲若族長者海石子少讀書西洲塾與翁仲子廷璽同筆研師事莆陽亦山陳先生又翁伯嫂爲海石子表姑故熟悉其家聲底裏及西洲之生平西洲性恬澹謙抑散慤好修終日居無戲言終身友無怠容處鄉閭循循勑勑不向人較尺寸不任已立廉隅或曰西洲善不近名家不急利事不爭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十三

勝謀不忽細殆隱德君子云昔吾學於西洲塾吾姪暉友人湯汝敷偕焉汝敷暨暉之稱西洲也如海石子西洲之族吾門下士簾吾友人張用利二人之稱西洲也亦如海石子吾師亦山先生吾同年管石峯都諫慎重許可其稱西洲亦如海石子吾鄉達鄭澹泉邑令魏長松其聽察審其取予端然稱邑中長者必曰西洲長松令君上西洲之行於當路按蹉兩臺使者稱吾邑善人必曰西洲昔孔門評隲諸賢懿行以孝哉首閔子而覈其所以

爲孝不過以鄉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蓋親則其見真衆則其情公甚哉無間之不易也今顯如憲臺尊如邑宰達如澹泉直如石峯遠如亦山近如用利密如汝敷少如暉如簾皆以海石子稱西洲爲當西洲蓋能隱其身不能隱其行能隱其各不能隱其實誠哉其爲有德君子也不然何信西洲者人人同辭哉今辛丑夏孟朔日值翁初度實爲七十之前一年也衆亟於稱慶不能少需云翁有丈夫子者五諸孫遠膝皆如翠竹碧梧值此稀年奉觴舞綵乃人生之至樂遠邇爭快焉海石子走賀堂圯不敢以私頌而舉羣情之允孚者如此云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十三

新鄭君孔母壽序

大哉壽乎基於德萃於福而隆於遇者也顧孰有如孔母新鄭君者乎夫世之言壽固以徵德然止其身而已縱承先世顯懿神明之緒亦不過名士德閭而已縱能啓佑後賢福享攸鍾亦不過登薦書列縉紳而已縱遭時遇幸亦不過淵源顯融而

已乃孔母者派出晉漢登馨玉牒遇所從來既尊  
異莫匹矣誕育吾文谷文鼎甲上第臚傳 帝廷  
一日而名震天下非僅僅策名之福已也況今子  
臺臺聖學祖述洙泗承前休稱善繼豈徒尋常一  
行一能之樹德者乎是孔母之生翁帝胄之精英  
肇光融之令望衍濟美之家聲舉自其身備之吾  
聞吸精多者壽況天地之完精會於帝室而得爲  
帝裔者乎集福厚者壽況朝野之聲名歸於臚唱  
而得與其列者乎德脩遠者壽況尼丘衣鉢繼緒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 五  
尤隆而克紹其傳者乎故屈指當世壽與孔母比  
隆更壽與媿壽也且文谷文避例玉堂兩秉文鐸  
律身造士和不近同剛不取戾汪然河海之度瑩  
然日月之明昭然景星卿雲之瑞凡被其鼓舞者  
各循矩矱應規繩而沛然興起士習丕變是所以  
衍母壽益廣且裕矣吾知純嘏綏而遐祉集自今  
以後寧可籌竟乎哉又文谷弟登名賢書藏晦家  
食以事母故門以外不累母文谷內子不隨宦遊  
日奉起居以待母故門以內不累母合內外以承

歡心當益暢是爲得家壽聞之文谷丈云母之媿  
好修濟貧破產弗靳一日麻姑化襁褓婦人僵於  
雪娥迎歸煥之衣食之相處數旬盡得仙指今母  
迎姨師事之是爲得仙壽孔母壽源淵哉懿哉而  
壽道亦至矣備矣吾意並駕瑤池參鸞王母行有  
所待豈止於人間所稱期願遐算而已者哉

謝母張太夫人壽序

夫賢慈之行見於閭閻之內止矣澤不外流聲不  
遐溢然照映汗青宣播宇宙著在人耳目者往往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 五  
稱述不乏何哉是必有英賢爲之子也論子之英  
賢而揆義方於垂髫則稱子之賢以母邇所自也  
求母之賢以子徵所見也自孟母曾母以大賢歐  
母程母以大儒論者莫不動色加敬卓哉子道乎  
非獨致身雲霄之上標舉賢聖之儔自爲賢而已  
實光耀於母焉蜀之富順所稱張太夫人謝仲子  
右溪尊慈也夫人痛所天計偕君弗究於仕苦節  
凜凜矢志栢舟身教伯仲雙玉以詩禮竝登甲第  
仲子右溪寔同予壬辰釋褐授楚黃陂令時伯子

已郎比部負奇邁慷慨之節祥刑彰憲聲馳縉紳  
間且年方懋衆倚柄用乃卽乞休沐去予高伯子  
丰采馳往訊之伯子曰母氏自矢生不踰閭今吾  
燕而弟楚迎養弗赴吾其歸奉母俾弟安意職下  
夫兄弟本一人之身忠孝固一貫之道耳海石子  
歎曰子歸事母而不怠君古之心也今歲丙申右  
溪以治行卓絕天子召給事吏科疏節勁氣侃  
侃如也其論列所及盡國家要務識遠而臧詞溫  
而懇故屢發輒稱旨至於程能論伐計資叙宜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 七

史孺人八十壽序

嘉靖癸巳冬史子燕峯奉命江南而其母王孺  
人適八旬有帙期也乃數千里寓書而索吾同年  
生觀政天曹者十有四人俾有言以頌焉貞菴子  
則贊曹偶各有述於是北岡胡子曰吾聞燕峯云  
孺人初歸慎齋公也克相于內閨中斬斬弗貽公  
慮而自視恒若歆然貞庵曰可謂肅矣近河方子  
曰夫尹伯奇歎母道之難孺人二子非離於裏而  
均愛一視子亦感孺人如所出貞庵曰能慈矣遠  
齋顧子曰延師淑子以古誼使成令名爲司諫嘉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 七

缺數於當時貞菴曰知所教矣水涇周子曰孺人  
始失所天子弱未冠鄉狡且甘心焉寒之集也孺  
人不折不吐卒莫厥家以靖爾侮貞菴曰無乃殺  
乎東城林子曰栢舟尚矣孺人清操勁節凜凜秋  
霜而燕峯道孺人居常恂恂冲挹若弗克踐而心  
益礪云貞菴曰卓哉孺人之貞也石沙王子曰燕  
峯少孤孺人左右提携長而出就外傳乃今得爲  
吾黨年望云豈徒存史氏宗而成立子姓俾爲國  
譽髦心方慰耳貞菴曰是足樂矣月潭王子曰孺

人初以子貴驚章錫號而燕峰復繼武甲科荷天之寵未有涯也貞菴曰悠悠晚景其益光遇乎梧菴尹子曰吾聞江左史氏代率多賢然未聞婦而賢者縱賢寧及孺人況燕峯云孺人賢而不伐貞菴曰不伐者其志馴也近山傅子曰始令子將罹於罪孺人身忍其戚而愬於朝朝直之乃歸告慎齋公之祠而痛始釋貞庵曰大義凜矣九峯王子曰吾交燕峯伏其博雅銳敏凝靜屹立吾麗澤有資淵源所漸匪孺人曷致是哉貞菴曰德音遐矣

乎均壽之源也孺人八十未艾也屈指期頤壽考且寧非天幸也有所以致之非偶而已貞菴曰桂林山川之秀東馳衍爲溧陽史族聚居之宅吉鍾慶其人多壽宜也況孺人懿德歷歷可指哉願謂海石子書之以復於燕峯

壽董母太夫人序

董母太夫人我邑侯晴溪公母夫人也晴溪筮仕吾鹽又明年嘉靖乙未孟夏望後四日爲夫人誕辰於是翕然噉詞爲祝耆老曰我太夫人胡不萬

年俾永令我紳裾士曰我太夫人胡不萬年俾我令聞厥治化以庇我鄉大夫曰我太夫人胡不萬年俾士民得觀化之成夫民暨士暨大夫奚而同聲若此良有自矣夫人秉貞含醇義方是循教子成名以來吾鹽吾鹽濱海壤瘠民戍雜居徭賦煩困自晴溪蒞止不動聲色民歲收有餘粒戍斂戢勿擾徭賦若省不聞告艱於是民樂於疇耕桑無乏以養厥父母士作於庠禮義彬彬行脩名彰爲父母慶大夫與士民陶陶焉樂時和年豐宣風猷



而歌王化益修德業於不朽凡此誰則貽之皆晴  
溪貽之也詠啓晴溪而能貽斯壽於吾鹽則自太  
夫人教之也夫人既有以壽吾鹽而吾鹽之民之  
士之大夫不能措一辭爲夫人祝豈人情乎則願  
以先得於太夫人反以壽太夫人雖然是特舉所  
見於吾邑中者而寧止於是也吾常見令子晴溪  
於朝臚仕諸公願引以爲佐臺省往來者願親以  
爲友是朝廷之上咸因令子以賢太夫人祝曰太  
夫人胡不萬年吾昨使楚借道出寧國獲遇郡中

東唐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冠蓋詢及晴溪上之人稱令子賢聲疊不竭下之  
人師令子賢翩翩多才是鄉黨之中咸因令子以  
賢太夫人祝曰太夫人胡不萬年某幸與晴溪同  
籍屬年家子行值太夫人華誕將何祝焉謹拜手  
曰願天從吾民吾士吾鄉大夫同聲之祝願天從  
朝之相援相友者一時之祝願天從鄉之相譽相  
師者從來之祝

壽董母序

在泮顧子子期仇子舜徵湯子子宜以邑令晴溪

董母太夫人壽願致祝詞以屬海石子海石子曰  
祝其起於情乎夫情生於感或由於慕又或思以  
反之均以祝致情焉曷言感也世有身與游而心  
弗契是何受知之難或一見神乎且加殷厚能無  
感乎曷言慕也千百人而羣率多儕偶有一人者  
獨賢而可則是故意氣歆屬永盟其好是非慕乎  
曷言反也覆育我者有公施凡含生戴息舉欣欣  
然樂其生因思以壽其生所從來之人斯其反乎  
三君祝董母壽感耶慕耶抑其反耶殆兼之矣方  
其馳聲泮水脩鱗待奮晴溪實雅重而許可焉遂  
日以道義相親暱感所由也晴溪雄文振藻策名  
標譽化猷翕闢動合機宜能世其家中丞公風寧  
特吾一邑之慕也蒞茲劇邑戢胥徒折囂奸徧觀  
四封弦歌時聞鷄犬不驚民得保其天年無虞暴  
露是能壽吾邑因思以壽太母是以壽反也故曰  
祝其起於情乎或曰子所稱歸重在晴溪奚以稱  
祝太母曰祝其所自出也推晴溪之孝思因以愛  
戴晴溪者而加之於太母恭之至也誠之宣也不

東唐堂稿

卷之二十一

廿一

亦可乎或曰祝壽非古也先王莫之訓也曰是可義起也詩不云乎萬壽無期又曰三壽作朋咸賓祝之意也或曰以在泮之多才均欲致情焉者何以獨三君也曰得賢焉一人之祝千萬人之公也因三君可以繫在泮之英也是以三君爲之率先而海石子敘其意

贈朱宜山序

予於堪輿家說始致疑信今乃洞然以江右宜山子也疑之者何說者謂葬經傳自郭璞璞生西晉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廿三

則晉以前如兩漢及秦更上而三代無此經遂無此說然當其時居擇於仁里墓限於月日舉無今之陰陽向背諸忌而漢秦三代名公巨卿有子孫綿綿振振不絕垂諸青史非若近世之寥寥也且璞能傳葬經則必准經以營葬何不自貽其福反中之禍乎是可疑也然亦有可信者自璞衍其緒後之術者爲青烏爲五囊世之賢達尊禮延之于孫繁衍甲第輝奕無不曰此居與葬得其吉也不否者居墓繆也此說翕然而特盛於江右江右之公

卿鼎甲亦特盛於他所至如大儒考亭李通輩往返覓地新安建寧之間是又若可信也夫是疑信予皆泥於迹非真自得於心迄今壬寅予以罪戾連致三喪謀諸友人巾石呂丈而得宜山子予扣厥要遂盡輸其術引河洛之數以定方位明支干之理以擇時日又謂天有五行之氣而氣之行也有清濁吉凶地有五方之形而形之結也有完缺美惡人有五常之德而德之修也有敬怠臧慝敬而臧者感於天地之間宜吉與美應焉則彼之天與吾合多得上地怠而慝者感於天地之間宜凶與惡應焉則彼之天不與吾合竟歸劣壤故有心田而後全心天有心天而後遇心師不然郭璞復生亦不吾遇何也天不啓其衷也予甚有會於宜山之說宜縉紳間折節宜山也昔國初定鼎金陵得劉青田而宮闕之址定永樂中建長陵有道衍少師知丙方小阜之故若宜山者有能聞之於朝寧不足以俾國祚衍靈長乎此非偏方可羈之士也於其行書以別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廿三

月洲卷序

月洲者新安程君所自號也君工計然之策周遊江湖間晚乃與先諫議遇合遂舍止予家之旁獨以朴茂慎慤爲先諫議所信故予亦得交焉長子珊嗣君業次瑚從予遊講洙泗之文旣而入國學月洲君陶陶然如無懷氏之民且思歸老新安乃出卷問序海石子曰嘗觀之詩洲者水中可居者也考槃之適有取幽人然景因人異日而羣動紛沓或馳其心夜乃寂矣然而雨陰不恒晦朔無覩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廿四

樂對此良夜凡洲皆可適凡地皆可洲何必拘拘凌倒景泛浮槎而後得哉昔予嘗遊自下登白鷺洲慨然吊江左六朝之盛又過洞庭眺金沙洲湖湘七澤夙然在望及登掖垣得覽帝渚見其繁華巨麗今歸秦溪脩然一室間不踰尋丈然目境異而心境未嘗異也以予之見亮君之懷此洲也此月也皆吾心之故物而何所羨於彼當其遇景固可欣然反諸靜思亦何弗得然則君之始籍休寧旣家於歙又商吾鹽同此心也同此洲也同此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五

懷

訥趣序

王子薰隱偕其弟某館白下皆名士也海石子與游時相與晤王子爲乃翁請序訥趣卷謂翁素寡

言笑視世雖黃之口欲掩耳避之雖與鄉之賢明接語無侈辭也簡默之道得之天成終日凝然如無口瓠真趣于訥也者予曰醜明一言叔向奇之子貢長于言齊越賴之言固不可已也翁奚訥之爲趣哉然易曰吉人之辭寡楊子雲曰輕言則招憂夫吉者榮憂者辱而胥於言致之言之係於人不小矣訥之足尚可知矣故世以躁凶吾以訥吉世憂以誕吾樂以訥翁之味之得無趣於是哉雖然洪鍾寂然于玄夜司晨扣之而揚聲雷霆潛伏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其

亦鍾之漸扣而雷之方轟斯其爲訥之真故訥訥也弗訥亦訥也奚較量於出口及舌之際哉昔劉元城訊道溫公公曰自不妄語始夫語非訥也不妄則近於訥而弗以徒訥其爲趣在存發相劑之交弗知其有當於若翁而可藉以廣其趣否于是薰臆拜手曰吾翁有懷先生志之矣請書以進于翁爲終身誦法云

永慕卷序

郡泮宮外翰陸先生鰲以予姪某在教下請予敘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其

永慕卷予聞鄒夫子人少則慕父母因推廣所慕自少艾妻子以暨熱中靡不因時改慕焉然惟慕父母爲正性故溯之千古慕父母終身僅一舜而已蓋惟舜爲能重親慕親爲能重舜交相重者也得其正性者也旣而思之文王關雎之詩寤寐轉展非少艾妻子乎伊尹就湯至五反而不厭非熱中乎然文爲配德尹爲覺民則情也而實弗違於性也故慕不必同慕而本於性則千轉萬化而終歸於性惟其能歸於性則雖多方於眷戀駢岐於

趨向君子皆有取焉而況果能鍾情父母之歟靡  
他者乎則雖去舜之遠而謂非舜之徒不可矣卽  
非文王與尹其人亦且喜談而樂道之矣如陸先  
生永慕卷謂近其人非耶或問慕之道曰陟彼岵  
帖有懷二人爲慕乎讀詩而廢蓼莪之篇爲慕乎  
思名而見石弗敏爲慕乎諱名而不舉進士爲慕  
乎因嗜而不食羊棗爲慕乎薦艾而必命去之爲  
慕乎海石子曰是慕也而皆滯於迹也吾聞子本  
於親室髮無敢毀傷於是有修身之道見梧捲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思手澤見豆羹則思口澤見六籍則思貽謀之澤  
於是有保家之道詩言父母生斯長斯故見鄉之  
桑梓必恭敬止於是有睦鄉之道易曰長男代乾  
長婦代坤六十四卦中或言承家或言幹蠱於是  
有繼述之道蒞官不莊非孝臨敵不勇非孝於是  
有慎官箴之道引伸觸類無適非親是謂慕以心  
睹也庸衆之慕泥迹君子之慕愜心聞陸先生十  
四失母夏十七失父秀然能不念先緒勉夙夜  
以游費序貢於 帝廷選於銓衡振鐸於嘉郡一

出言舉足未嘗忘親欽欽如有覩焉先生可謂慕  
以心者矣予故不辭而樂爲先生言以裨世勸云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終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

廿九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記

修捍海塘記

嘉靖庚戌春浙西海鹽捍海塘以颶風崩圯維時督水使者蜀胡公以職事來巡郡丞任君吾鹽令張君胥會相與咨嗟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况海百川之匯滔天之洪濤者哉且茲塘高寔與邑城等無塘是無邑自邑而往而嘉而蘇常皆汗下受浸塘不亟築患獨在鹽乎哉乃得請於先巡按王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二

公今林公兩柱史皆急民之患率作惟殷而監視則郡倅鄧君節推殷君其百費於張令取辦焉外壘石塘以障怒濤之衝內填土塘以防激嚙之虞由是鹵不及田可望稼矣是役也胡公以臬憲總其綱雖甚風雨率卯出申入以爲常又節驕從減供億身以儉先勞來循行人用大和故一時從官如指揮承簿分功而督今附名碑陰者數十餘曹罔不勤恪自勵或曰茲役盖有五善焉先年聚役夫於塘率羣猾影射今分官視工所轄者少易

察難匿祛弊也先一石擎六椿爲太疏今益其二椿以尺度之圍一袤八壯基也石大牙相枕跨縫平鑄理密而堅潮不得滲固表也民每歲塘夫課銀儲之於庫鳩役閭左量數分給如顧募然受直停勾民相勸趨得人也每八月潮汛特盛怒湧兼天適茲興作潮縮而殺得天也是皆胡公措置者密感通者神而郡伯劉公暨張令君寔相之也嘗攷吾鹽自十八岡淪沒唐開元中始築塘捍潮宋嘉定中史言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元大德中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二

潮嚙海鹽沙岸敕異人張與材投鐵符鎮治入國朝洪武中海嘯淪田一千九百餘頃鹽民潘允濟走闕下請築始用石矣永樂三年通政趙居任築九年保定侯孟瑛築宣德四年侍郎周忱築皆勅使也役民繁及蘇常等七郡正統以來或郡守或臬憲或藩參官無定員則守土臣也其役民亦祇用我嘉七邑之力正德中易以水部郎今皇上乃專設僉憲職水利則勢親易逆職專思確况銓部重東南海患擇宿望如胡公而又率以廉

勤佐以諸材謫乎今且議開裏河取土可以實塘因河可以運石又命石戶歲採而時輸之以備緩急皆利民防患嘉猷也當書之以爲後則

### 慶源堂記

慶源何堂也西川謝子左溪奉若翁震溪先生志而名者也名堂慶源何以也取 誥詞慶源之遠德音也慶之源何指也震溪祖司教武功其蓄德弘遠也嘗讀武功志康太史云司教性嚴毅不苟笑語每雞鳴肅然坐堂上寒暑風雨不少怠其殆

###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三

端莊凝定而軋軋好修者乎武功人故尚豪俠得司教而一變爲馴雅其遺慶武功如此況子若孫耶故公之孫震溪歌鹿鳴於鄉曾孫左溪比部郎右溪給事吏科皆起家進士聲望轟然起縉紳間稱二謝云是司教者雖所及有限誠若江之岷山其始濫觴而奔騰浩渺者出焉今而甲第聯翩聲施赫奕則江流東赴浸洞庭而匯彭蠡者耶謝氏之慶與江無極矣宜乎 誥詞推本所自而謝氏不能忘情奉絲綸而開堂構也故予謂名堂有數

善焉重 王言也揚祖德也成父志也垂裔訓也而或者乃猶疑之曰所謂慶者無所不受祉也今震溪舉於鄉厄於仕左溪壯年乞身弗究厥緒右溪且直言謫遠微慶耶非耶海石子曰是乃所以爲慶者也世之人惟進取是競故兢兢名利孰有嗜道德輕軒冕者謝氏橋梓間問義當否弗問失得震溪解友人楊良之厄又毀家以拯同志節義諄篤凡爲人友者稱震溪焉左溪以母孺人不就迎養棄官歸侍朝其暮肯怡怡陶陶凡爲人子者

###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四

稱左溪焉右溪正色危言其論禮論宮僚論禁衛論巡幸批龍鱗而不顧其遠徙而無怨凡爲人臣者稱右溪焉若三君子所謂道德爲重身爲輕其慶殆超於耳目名利之外矣他日左溪移孝作忠右溪勵節表世人將仰震溪能教司教能貽其慶何窮易有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爲二丈誦焉因書以揭之堂上

### 溪雲樓記

桂林城之北白龍洞爲勝洞之陽坦衍爽塏有溪

如帶環繞其前有橋如虹跨焉於是洞得溪而益勝凡衣冠入桂者游眺必往宴會必集戊戌之夏海石子同陽川和峰二柱史暨總戎三峰集於洞洞固宏朗而浮屠氏以其像填列而隘之游乃弗也陽川曰茲洞天造地設以濟游觀此曹輒妄據之彼其琳宮寶宇勝甲一方無算也是亦弗可已乎於是始議撤旣撤而勝益顯和峰曰茲地之勝山水兼也乃洞懸溪而弗獲臨溪處下而洞若隱兼其勝而兩収之其在樓乎於是始議樓樓成而奉敎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曰未也夫龍者名也有之而不必有也雲者氣也既聚而歸於散也諸君荷明廷之寵或具澄清之志或建專征之節此真應龍之變化風雲之潏勃也而又適會於此吾知起粵徼之瘡痍消桂嶺之夷氛且於今見之其無負聖天子剖符推轂遇哉諸君起曰子之言辨矣而子獨非蘊龍德而乘雲車者乎吾等共夙夜焉尚勗諸於是刻石樹之樓以無忘斯會和峰太理鄒子堯臣陽川當塗邢子址三峰張姓經名籍桂林衛

奉敎堂稿

卷之二十一

六

賓峰亭記

賓峰何峰也濱城之南七里而近有桃花洞洞上有峰嶠然者也曷謂賓峰侍御陽川子曰吾廬與峰接吾主而峰賓也海石子曰君攬轡歷寰區過濱纔一即峰驅車西矣稱賓者虛也陽川子曰人著天地之心精之所通貫乎萬象峰雖常止心與之適居可西而心不俱西也海石子曰萬象俱適獨茲峰乎陽川子曰吾自幼而壯日親茲峰詩云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志愔其廉隅可攻吾



氣浮其鎮靜可攻吾才淺其谿呀深窮者可攻是  
蓄德者石岨石者峰奚爲不賓焉海石子喟然有  
感曰人之心與天地同其廣大故感無不通人靈  
于物亦恒資於物物各具一理未常無裨於人  
子因石興起是人受石益石得子品鑒石亦受人  
益交相成者也寧主賓乎哉於是濟城太守鄧士  
魯進曰地之勝在峰峰之勝在亭惜未有以稱請  
構之亭成陽川子顏之曰賓峰第見巖洞切然于  
下宏宇翌然于上而峰之勝始備陽川子顧海石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七

### 太尉廟記

海鹽城北二里許有太尉廟俗訛太子廟考之碑

云皇甫嵩漢中平間破黃巾功拜太尉廟食吾鹽  
太尉安定朝那人也少有文武志略靈帝時舉孝  
廉茂才授議郎時張角黃巾賊起荆揚等八州騷  
應吾鹽揚州屬地也是海鹽亦與角擾亂中太尉  
用薦拜左中郎將持節與上虞朱雋討角中平元  
年詔太尉軍東郡功成封槐里侯則吾鹽太尉經  
略地也是海鹽亦在太尉保障中史稱太尉平角  
歸功於雋雋得封錢塘侯治錢塘東西地則吾鹽  
荷雋治亦太尉讓功所致也故劉曄稱太尉曰汝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八

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讓名盧植范曄贊太  
尉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噫  
觀二賢美太尉者可以知太尉矣且太尉却閭忠  
自取之說貞也斥梁衍避徵之計烈也自卑以謝  
董卓權也以流星辭太尉明也立朝陳諫五百餘  
事忠也如太尉者有功吾鹽全名在漢昭諸史冊  
顧不當廟食哉或曰安定祀太尉鄉也鉅鹿祀太  
尉功也吾鹽專祠奉太尉何哉不聞之乎當湖地  
陷博陸侯光見夢晉帝願乞祠以障東土今東海

尚有博陸廟況太尉生有功吾鹽死或如博陸障  
吾鹽不然何廟祀太尉即時和年豐否者肯異迷  
見故係思於土氓今楊龍金城等不由督責捐貲  
構宇廟貌一新豈非默有以主之故顯有以成之  
疇得而奪之耶予祖塋在廟左方嘗因土人言進  
謁廟下英風颯颯猶令人低回不忍去邑人姚禎  
等嘗刻石紀太尉予因究其說而廣之以告來者

文清書院記

嘗讀河東薛先生語錄其論敬論一鞭辟著裏皆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九

自心得著之話言信能傳先哲之緒而發獨見之  
真者每企仰之今嘉靖丁酉秋海石子磨計於楚  
屈於沅沅兵憲王東谷速予謁文清書院海石子  
問曰河東去沅萬里而遙沅何以知有文清曰文  
清常奉使駐節于沅也海石子曰入 國朝百八  
十餘年聯鑣接轡未易更僕何獨于文清書院之  
曰文清之在沅也適 英皇北狩軍興費侈度支  
儲縮奏采鑛于沅文清以柱史監臨之也海石子  
曰監臨御史職也何以重文清而書院之曰始議

者以鑛夫易盜勒每丁日輸金一星民大困文清  
奏減其半然山脉剝取幾罄半猶不給文清復請  
罷之沅民大蘇海石子曰有功于民誠合祀典然  
奚以書院稱也曰沅雖設泮宮實鮮青衿徒具名  
耳且去中州遠多溪山之隔典籍罕至文清悼之  
手錄性理大全詔沅士士駸駸向學得窺宗旨沅  
士乃昌故書院之也海石子慨然曰夫采鑛文清  
職也奏罷之不以取盈見功而急蠲民害安其生  
也文教非文清職也育才為先雖手書發蒙不自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十  
謂勞迫其心也民身安而性全此仁者萬物一體  
之心雖欲不書院不可得也然而孰倡之曰今少  
宰甬川張公昔督楚學從沅士太學博馬子修氏  
請也蓋沅城有文清而風教漸興文清有書院而  
士習胥振故中丞兩山郭子署其額沅守周子設  
其位翕然同心無或間焉海石子則致齋晨起肅  
謁院在明山之南澗水之西廓然虛明四顧萬里  
無障于目真足以棲先生之神而先生亦或徘徊  
眷戀于斯以福澤其士民者也嗟乎使登于斯者

不徒拜先生之祠而考先生之蘊不徒得其廣大之景象而實究其高明之真修是或先生所望于後人而亦諸君子尊崇俎豆之意哉其幸得拜下風敬書之以告來者

昌化重修儒學記

越杭而西二百有十里爲昌化縣百丈大鵠之山纏其背洗耳濯纓之溪環其胸定山嶺與區東南襟帶也茲地在漢屬於潛唐始析爲縣稱紫溪又稱武隆或稱唐山梁云金昌晉云吳昌至宋始更

承啟堂集

卷之二十一

主

昌化云若縣之有學則南宋淳熙七年臨安守張杓所請立學之復建則我明洪武三年杭守王德宣所經理迨今百八十餘年矣福州陳公仕賢來守杭政先教化首覈屬邑學校完者整之墮者葺之而昌化適當頽圯乃檄請巡院舒公捐百羨金屬令涂勲相度營構焉肇工嘉靖癸卯越明年告成廟貌崇深堂齋肅翼丹堊煌然於是觀者興嗟以謂此地從古幾千年鬱爲蒸莽至唐始邑而衣冠之至宋始學而俎豆之我明開天文教宣

明則王公鼎新之追我聖主中興道化熙洽陳

公定重煥之豈非山川之秀毓而有待愈久則愈新耶陳公予同籍友祈予記之竊意多士游息于斯必有感矣夫天生賢才固不擇地然時啟之而人乘之昔也荒烟茂草樵牧所萃雖有英姿未由自顯一旦遇文明恢治化士又適當其時有不談道蓄德振起於閭伍之中爲明時用則地靈寔巍焉夫建學以養賢掄材以取秀爲古今通制而特降於今時况杭爲海內望郡公卿項背相望昌化爲之屬邑又當久鬱之後而遇仁明之守加意興起者乎願多士無徒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已也潛修默養積行累善不亟亟於論秀升薦之思而務以行誼相先裨後之攷眞修者將曰昌化在萬山中清淑之氣磅礴鬱積故士有實行殆猶存上古渾噩之風耶則郡邑且視爲標表而守若令一時作興之功可以無負矣多士勉旃是役也涂令董其成而佐之者教諭某

思賢書院記

代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主

嘉善以縣名蓋自大理卿胡公始實宣德辛亥歲也越百餘年斗城倪君璣以給事謫丞于茲感慨前賢加意振德每朔望詣學拜瞻輒歎曰秩如也奧如也至矣顧先民末章甚非所以報功而崇德也况章縫鼎來講肄無所彼師儒升散徒備容觀耳吾其構輪奐之居揭先民之軌詔之將來庶有興乎乃請於巡按御史鮮公暨藩臬諸公皆樂與成事乃規廢署闢而弘之鳩材聚工經畫有緒中建樓曰清風樓之北爲堂曰志學左爲祠曰景賢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三

皆南嚮爲館而西嚮者曰學禮東嚮者曰養蒙復爲亭于堂之北曰息游南爲高門垣以周垣門之外通以石梁合而名之曰思賢書院蓋宣公故里也宣公爲唐名相蘊王佐才期不負所學雖不獲盡展其志而見之當時者已能格心帷幄撥亂艱危讀其奏議所條列昭如日星真保邦之龜鑑而百世之繩也況於此邦爲先達凡生其後者皆公桑梓之英乎果能因公自奮由此伊顏由此周孔而堯舜不必更塗易轍而希之即是也誠不可以

無思矣或者曰今之文教聿興郡邑各有學則藏修有所書院不以贅乎嗟乎佛老之官徧天下輝金碧而飾琳球費窮乎帑藏利盡乎山澤卒以圯倫毀義其視書院孰得其與正教孰多不彼之譏而此之議何哉况以鄉之俊法其鄉之賢風聲鼓動德音不遐猶易奮發而興起也倪君其知務矣哉經始於辛丑春二月至冬十二月告成雄整頗埒於學且購經籍若干卷儲其中以資來學焉諸生謂予有巡視之責具圖請記爰具其顛末若此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一 四

始倪君創功知縣張煥以入計行旣而歸則協心以相成者也

游燕子巖記

嘉靖歲丁酉海石子奉 命磨計楚西鄙夏六月返自九谿理于慈利會稽獅峰周按察來會期游燕子巖乃卜日晨興揮輿緣麓去邑南里許巖向曙東開有石卧巖前文簇簇離離如虎豹爪傍巖石壁率稜稜奇聳巖口若門高濶盈丈進數步崖上鐫燕巖雙大字署曰端平丙申季夏周如濂書

巖深坳日色所不到張燎乃進時在盛暑寒氣侵人乃吸杯酒解之以故人跡罕到到必群闢而入令數十輩前導撾鼓鳴鈺進數十步仰見二隙漏入天光僅竅如也旣而一石倒懸離地稍近乃俯躬僂入入則空洞圓巧如佛頂圓龕瑩潔可愛稍進又一洞外視爲第二洞矣頂石下垂儼若觀音像又進爲三洞頗隘又進爲四洞洞有謝給諫書題兩行左曰別有天地右曰天下奇觀又進則洞室連開稱爲五爲六爲七石多斜倚凌挿如水

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晶簾如丹堊壁白晝光淨且羣燕交飛意燕巖得名以此也甚不忍捨去而不可留遂出慈利令具饌巖下酒數行乃攀傍石陟其巔將覓巖中所觀隙明處而巉呀峻壁參差交阻乃命石師剪伐藤葛剔鏤沙礫障翳頓除相引而進見赤日注光巖中兩隙炯然可瞰群心暢焉海石子嘆曰觀斯明也可以自求明矣始何微也障在也今何明也障去也去巖隙障藉石師力去吾心障寧誰俟哉誰障吾明誰去吾障在我而已噫觀斯明也可以自

求明矣周君曰誠然哉是所謂格物而求諸理者也巖土中生白石細潤肖形米黍蔴菽或曰可療疾巖巔望左右諸山龍虎層疊又一峰特高峙其面噫使巖在通都要邑達人騷士物色之將日不暇給歌咏記載寧下匡廬少室哉乃今獨觀端平一刻遠遠絕響而吾與諸君甚欣得之是人與山兩遭也於戲巖之壯麗出於天成自鴻荒已然寧待吾曹今日之游乃人之遇非山之遇矣獅峰以名御史來憲楚名某令賀姓名梧江右人同行

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一 六

者岳倅楊茂湘尹尹仲儀學博花有穆

游張公善權二洞記

海石子偕陽川子使楚粵竣事而還借道宜興邑令白潭戒具往游張公洞乃嘉靖戊戌仲冬十九日也學博一匏邑人藩參順山參軍竹溪偕焉洞在荆南山去邑六十里去水五千步及山之麓有史氏自然堂在焉循堂而登見茅棘蒙茸疊石巉呀奇勝若步陟山巔而嵌然中開或曰漢末雷擊成洞匪洞石欄外環或存或廢乃拾級而下海石

子嘗游齊魯楚粵間山固多洞皆從平地入此獨  
呀然山椒俯僂而入一奇也稍入洞望之中有高  
臺其石削立若笋蹲踞若虎倒側若畫壁起伏若  
龍攢促若几蜿蜒若蛇不可名狀色或碧或青翠  
或白哲千詭百態爭獻於前左右眴眴應接不暇  
又洞階級迂轉俯一級如別一景恍駕雲車空中  
去來也及臺呼酒數酌以祛嵐瘴自臺復下則輿  
遂而暗張燎夾步石尤崎嶇扶以從者顧問掌故  
則指示予此果老騎驢跡此仙人手指此芝田此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七

丹竈此石床稍掀豁則曰堂僂僂則曰室皆隨形  
似而名不可準則蓋神其說以動聽耳西南角有  
一罇纔可容身乃布梯相攀援而出按洞稱張公  
或曰果老或曰道陵其爲果老道陵不足辨要之  
爲仙境無疑也去洞西行有泉泓如泉上有會仙  
亭閱什碑云昔有二仙會飲於此不著踪跡莫知  
其爲何仙也碑文元山長董蕃作夫以塵界之臆  
探杳渺之踪從千年遠隔之後上邇傳聞影響之  
談而覈其寔吾知其難矣徒見山巒之崔嵬洞竅

之深杳與夫雲煙之蓬勃往來於太空而已顧人  
世虛無焉往而不成仙馭也諸君皆聽然而笑越  
四日又與陽川子戒舟而西游善權洞洞在善權  
山之陰其南有寺相傳祝英臺基也寺有松數百  
株分立森聳皆百年外物松盡有湧金亭亭進爲  
閣閣進爲釋迦殿殿前古柏風轟雷擊偃仆於地  
虬枝連拳屈折起爲四榦有盤龍舞鶴之狀可賞  
從寺而東有泉匯爲池澄碧可鑑乃山北水洞之  
尾閭也石上有甘泉洞三字蓋甘泉師筆石疎溜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八

搏字漸不可辨矣循山而北行西轉爲步千又一  
百經九斗臺而後抵洞洞分上下上洞頗軒敞石  
具駝象獅狔諸狀其脉理如白玉而嵌以墨文層  
疊如水波漸入而奧其最奧處有石柱石竈焉坐  
而睇之晴則日浮列岫豁然遠眺倘陰即混沌初  
闢濛濛漠漠恍恍惚變勾在游者得之俄自洞而下  
百餘級爲水洞舉火而入入二百餘武乃爲深潭  
不可涉中一竅通於山南環寺縈紆而達河洞之  
勝乃在茲水矣當冬春下涸水僅脉然一線疊石

迴旋引涓滴貫之爲流觴彷彿會稽蘭亭之勝夏  
秋潦溢當可循涯弄舟以洞爲樓臺以舟爲欄楯  
吹洞簫振鼉鼓扣舷浩歌當不減河梁觀也洞口  
巨石如三峽灩澦堆左一石平仰即富春釣臺當  
亦具體然不得水不勝故曰洞之勝在茲水海石  
子蓋觀於斯而有感焉斯洞天造地設自古有之  
而吾與諸君子獨以一日之暇得畢其勝上洞虛  
明奧明有仁靜之體焉下洞泓渟流衍有知動之  
用焉然洞常不改而仁智不常遇則洞之體用亦

本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九

若不昭彼張公洞外樸內文又似君子闇然而章  
者孰能內文明而外木訥也蓋游觀雖未務而中  
有所會皆成自得顧近者忽而不游遠者阻而不  
及即游矣而徒見山水之漠然竟止目境已矣予  
與諸君子焉能無幸也於是諸君子皆曰然白潭  
爲餘干李子一匏平湖子順山吳姓竹谿任姓  
陽川爲侍御當塗邢子而海石則予游鹽錢某

雲竹記

侍御雲竹先生之瓜代還 朝也虛巖子稱先生

秉鑑持衡揚激不爽不惟兩浙士民翕然仰之而  
凡係官方於茲者無不肅然敬之今其去也羣然  
思之真如行雲沛澤無所弗被而竹之披拂有餘  
清也今歸去天尺五停雲在望能忘情乎因與海  
石子論雲竹之義以寄懷焉海石子曰方先生起  
八閩之南雲在山澤間蘊五色而闇然寓百變而  
寂然及其際風雷成變化徘徊鳳墀飛揚豸府是  
起爲祥雲而有表儀群僚之象既奉 九重之綸  
音繡斧兩浙或時雨爲霖或洒不破塊枯槁獲甦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十

此有雷雨作解之象△挽澄清之輪侍 明光之  
展從龍於霄漢御風於天表而卷舒自如如卿雲  
麗日之象宜乎觀之者注思無已也虛巖子曰惟  
竹伊何海石子曰釋竹之義寔與雲配德歷冬夏  
而如一有不變之節遠塵囂而不染有介特之操  
外竦而直不屈以爲剛中通而容不滿以爲量蒼  
鱗綠壁葱菁而多姿月夕雪晨蜚疊而流韻且韻  
護假之以舒音簡編資之以潤色故君子借以貞  
歲寒而達人一日不可無也虛巖子曰是又有本



焉吾聞雲得天之氣輕清芊眠以麗天焉竹凝地之質蕭蕭葱以植地焉天有陰陽而雲之聚散似之地有剛柔而竹之屈伸似之是其備兩間之淑而非徒焉者也游石子曰然先生鍾兩間之秀萃雲竹之英吐飲胸中發舒行誼故油然煦物似雲而不失端凝之度挺然肅物似竹而時見動蕩之和真能得其本而不僅標表于稱號之間而已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虛巖子因請筆之以爲先生行李重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主

梵天山房蘇公像記

梵天山居杭古剎也乃梵天僧智招圓寂處智招與蘇文忠公游熙寧四年文忠通判杭州七年移守密州後十八年爲元祐六年文忠復來守杭抵蘭溪智招來候舟中衣濡於水智招先化去已一暮有半矣公至杭訪知之遂往山居吊焉出視其遺像像半衣尚濕文忠大嗟異以謂佛教自觀世音現身東海小白華山一傳爲文殊文殊現身五臺再傳爲龍樹龍樹現身龍宮又傳爲惠安爲荆

溪以及智招乃有舟中現身之異於是其徒欲托文忠以神其師而艷後來之聽乃模文忠像祀之其來久矣顧未有記其事者今丙午夏予自海上避鷺山中同虛巖傳子過梵天下榻焉僧文雲合掌扣地請曰文忠不祀則智招不顯道家之徒嘗假重孔子而儒者不之拒敢以山居奉安蘇公像願得爲記予讀文忠集知公守杭日嘗游壽星院入門即悟前生爲成禪師講道於此故與歐陽察判游西湖有似省前生覓手書之句文忠壽星院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主

現身也予又攷於古勾龍爲社實沈主晉長弘化碧傳說爲列星若虎丘之詩遠東之鶴皆身後變現未易悉數蓋天地精靈之氣磅礴凝聚爲人完而不散則隱顯無方文忠智招之事曷足惟哉吾儒有云堯舜千年心至今在但世之身存心亡者多矣倘參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不雕不琢不起不滅超然死生之際握其心所謂千年在者是眞現身也傳子曰然吾將學焉他日且有以質於子傳子杭之仁和人嘗仕爲兵科給事中



來鶴軒記

予家有畜鶴玉羽丹睛鵞鴈鳳翼唳則聲徹九皋舞則歡傾四坐鮑照名之仙禽不誣也信乎非凡間物耳胡然其越雲天而來庭宇哉嘗聞禽鳥得氣之先况禽而仙乎故惟有仙才而後致仙禽連翥之開籠盤雲閣道之一鶴自隨志氣相感也志壹動氣者也今之仙才如嘉邑青霞令君夷朗不羣志凌霄漢誠不欲與凡伍者則鶴之來來而集也寧偶乎哉昔者淳于髡獻鶴而鶴飛去支遁嗜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三  
鶴蓄而不留蓋淳于辨士支遁緇流其志意不相入其氣類不相感胡足以有之而又烏足以來之以昔之不居于彼而今之忽來于此則青霞之致之誠有故矣宜乎其駕軒以寵之也雖然衛有乘軒之鶴而史譏之何耶或曰乘軒爵鶴也奪士爵以爵鶴則鶴貴士賤衛之所以舛也來鶴喜鶴也和人民而致鶴則得瑞表政今之所以美也青霞坐軒之中覩鶴之形則曰此其涅而不緇乎將潔白其操以綏民于夙夜聞鶴之鳴則曰此其聲聞

於天平期以江湖之遠而頌達于廟廊寧不益務勤政流膏播采相助以成鶴之動青霞深矣夫始也以政感鶴翩躚而來儀既也以鶴裨政助流而振譽誠有機存乎其間天人相爲乎者也青霞所以欲予言而予亦不能無言也即青霞高標逸思仙然自得于無言之表將或且輟然於吾言

香爐記

曾祖容庵公業儒弗偶遂家食性喜古雅器傾帑居之弗靳也有爐焉質黯而奇姻王氏假爐觀焉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一 蓋  
爐往而家火僉屬煨燼獨不逮爐既容庵公即世王沒爐焉王敗叔祖石亭公百價以復石亭沒子敗爐再之陸氏予父自傷曰陸先物畢也又百價以復噫聞古建國鑄鼎以鎮爐鼎類也鼎國鎮爐家鎮鎮去而速火理哉沒于王售于陸復反而置于容庵公祠豈神實棲之旋失旋復庸偶乎參若足翼若耳虛若中漆若色垂百年歷三姓完然磨毀終返其初數也哉容庵實爐家始大石亭復爐家再昌予父弱冠失怙恃蠱幹業拓寧非爐兆哉

替興卜於爐矣曾孫某曰爐器也道寓焉道孝爲大觀爐者咸曰家榮爐榮身辱爐辱於是保厥爐榮厥家述先事矣榮厥家弗辱厥身繼先志矣是之謂孝孝興于爐故曰爐器也道寓焉體道全器道器合一存乎人

懷松記

歲春之正陽和司令萬動忻暢海石子撫時而樂始爲湖山之游遇石山臬憲相期訪東匯銀臺假道崇德而鴻臚葉君懷松延予三人促長慶之席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下澹然之榻凡三日始去既踰月婺州呂生挾許負之術奉東匯墨箋寓我海上海石子方颺舟賁湖釣野鷗磯揖呂生啓箋而讀之故人藹藹之情動於眉睫且爲懷松乞記言呂生復口道以懷焉海石子謝曰吾罪廢以來屏筆研侶漁箋奚文之能爲雖然東匯嘗爲予言矣懷松居恒好禮值秋無禾則出廩周匱冬月二估客舟覆斃凍募人悉殯瘞之弟亡婦之父兄攘歛無厭如蹊壑然懷松墳之無恙色海石子曰懷松信能好禮也吾聞松

有松德焉歲寒萬卉方槁松獨凌傲霜雪亭然山椒水涓其德貞松之材中瑟琴不下嶧山桐其德清鬱爲鬼絲下伏曰苓可以療疾久服長生其德仙所友梅與竹旁無雜交其德雅具茲數德故見貴於世或封爲大夫或比之君子懷之者其有松德乎予未之或悉也旣而東匯枉顧輒舉似之東匯曰子之言似矣未得其大也鴻臚之尊人曰一松物久矣鴻臚見翁所好如見翁也松爲翁好故寄之於懷懷松者懷翁也海石子歎曰如君言懷

承啟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松信能好禮也仲尼謂親親禮所生也鴻臚君於松且懷不忘於親所傳有弗守乎所志有弗繼乎所行有弗述乎是親親也親親仁也仁者復禮即鴻臚君所懷見之矣信乎東匯能知人也能揚善也於是併書之姑以復東匯而致之懷松

鶴洲壽藏記

嘗聞上古之世不封不樹葬之中野乃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不成仲尼致歎速朽最後楊王孫更求立異遂欲贏葬其言曰反眞冥冥無形無聲乃

合道情要之皆未得厥中焉夫窾木爲匱葛藟爲絨簡矣而不及制則歉情石槨殉葬靡財單幣侈矣而溺于情則越制羸葬抑其甚焉拂情毀制亂之首也夫惟不及情思以反之越而逾制自逾制無紀難久又變爲亂制皆乘人之短逞己之長爲之無度何足術焉吾然後知因情定制之爲得也若彼牛岡先卜馬鬣預封玄堂啟吉蒼木護春爲蒙莊之達生爲趙咨之明見可不謂卓識而難企者乎鶴洲李君世傳詩禮累葉簪紳未及稀齡棄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藩膳之職而弗榮卜埋王之墟而無諱超然遠覽毅然自信且略遵時制獨崇簡朴向午兼丁面溪浮印樹楊築壙踞虎抱龍風氣藏納左右環拱去石槨之靡斥親土之誕其於中古下不亂泉上不泄殍若合符焉殆與柴桑自祭皇甫謐論同一轍也予知鶴洲有素矣予伯兄新塘於君中表親予師杜蒙泉於君金蘭友每談壽藏之詳索記焉予有感於古今之葬不侔世俗之蔽難解願張君之高識以爲世則遂不辭君世吾鹽人厥考東巖翁

贅嘉興大彭里今遂家大彭壽藏在大彭激溪之北

永豐俞氏雙貞記

永豐朱宜山以巾石呂丈薦久處予館一日出雙貞卷示予祈予言予曰永豐去此數千里而遙予安足知雙貞又安能言雙貞宜山曰雙貞篇咏成卷人情可知則旣徵之鄉閭矣徒丐先生一言照耀簡冊豈信近也猶不足信遠乎予則嘆曰予不能知雙貞而已知雙貞卷予信巾石之言宜山不能不信宜山之言雙貞又安可無言按卷俞旣祖母周二十五而寡周之婦王二十八亦寡婦姑子然形影相吊矢志從一白首如新鄉人劉屏翁扁其門曰雙貞云往予讀易之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妻事夫猶臣事君其義一也幸而處順則遇安而節泯不幸處逆節乃見焉方其銜哀茹辛攻苦食窘撫呱呱之孩而念永訣之所天情何惻也迨閱歲已久秉志不移向之呱呱者成立矣失天者有子若孫矣而後可以下報死者辟猶松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栢挺然凌歲寒而不改遭霜霰而益茂乃知貞心  
出於天性非尋常可擬也嗟夫吾觀大江之西何  
多烈也廬陵顏伯璋令沛死國難子有爲亦死父  
難吉水王省教諭濟陽率諸生慟哭明倫堂以死  
其子禎爲夔判亦死皆父子死靖難者今永豐乃  
姑婦雙貞吾於廬陵吉水兩家世濟其忠得臣道  
焉於永豐俞氏同時並節得妻道焉是可與姬烈  
而增光矣顧策名委質或倖生而委難怵于利害  
彼二貞固守一節如金石夫何以能是耶人性  
未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節壽記

世之稱許人者必曰丈夫至其所非薄或加之妾  
婦豈不以妾婦從人而丈夫克自樹立不隨世俯

仰其大致相懸哉然而有未盡然者使依回隱忍  
不知守已丈夫而妾婦之矣能飭躬勵行夷險一  
節妾婦一丈夫也且丈夫讀書談道師友切磋其  
趨向宜定乘時奮起乃不能固守婦生長閨閨解  
師資聞見之益獨能質任自然不淪非義實丈夫  
所難焉予於項母莫孺人有深感矣孺人十七歸  
項又九年而項君歿孺人茹哀勵志育其遺孤歷  
四十年今進古稀又三矣金石爲心冰霜爲操非  
僅勉強於歲月間者可不謂難乎幸遇 明時推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五

尚節義孺人之行聞于 朝覈實表揚門楣炳煥  
孺人於是爲不泯然窮陬僻邑豈無植節如孺人  
而不能一表見者孺人之遇又不爲難乎孺人抱  
四歲孤今能自立有孫二人皆以儒術進行舉冲  
霄之翼孺人食天之祿稍爲不負由其積行純確  
神明默相也又不爲難乎嗚呼世之拖紫紵金林  
眉吐氣豈不揚揚高出人世而問其事行乃或志  
牽於紛華名淪于汙朽其視孺人何如則孺人果  
卓然有丈夫之行者也孺人之孫模從予游時時

稱說孺人頗詳予於是知孺人爲人婦爲人母爲人祖母各有本末可稱道故予難孺人不惟其壽惟其節乃錄其槩以風世且以備史氏摭採云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一

三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說

說體贈王東蒙郡伯

嘗聞爲政有體體者一定不易又變通無滯然而無滯者所以成其不易也自通者鮮執執者拘方而始之得者終以失甚哉得體難也古云道德功力存乎體又云用無定體惟化是體必化也而體斯不落方體得體之體是謂真體故曰體也者迹也而有所以迹者存焉嘗觀天之體矣日月循環寒暑推遷風露鼓潤變動不居而後見天焉又觀人之體矣耳目聰明手足持行心思揆衡而後盡人焉當此之進用也則不得藉諸彼及此之成功也亦不可以干諸彼何者其體在也況於居職任事稱爲人之傑而天之篤者乎其體可不慎哉若我郡伯東蒙公吾獨信其得體焉公昔理三江之刑一秉明離務脫人於桔得易之解解也者以柔道解之也爲比部郎則奮提三尺以縮權橫之暴得易之夫夫也者以剛德決之也夫刑官一也御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一

民之醇則用柔待奸之橫則用剛體各宜也爲貴陽以身率化不加苛責馭夷以寬爲長沙同心協贊不受成功並事以濟茲來治我禾爲郡長振而不削優而不弛朴而不略飭而不侈於上不抗不比於下不拂不狎夫臨民一也或以寬和爲名或以莊肅示軌亦體各宜也今將入覲奏績天子秉照持大綱以察有司之臧慝於上天官司權懸藻鑑以辨百職之能否於下舉行故典進其得體者而示之勸或宴勞寵賚或超陟崇廕此又朝家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二

待賢體也舍公其誰適乎公今而往進通顯以澤天下然以禾卜公則化裁無方當隨所值各得其體精明寬大舉而加之左成規右成矩可以預信矣雖然公蓋有本焉鑑空則百物不能遁形衡平則萬貨不能逃準惟其以無體爲體故能隨遇而悉當其體

說屋

海南君端人也與游者端可知矣四三年來主休寧程君廷貴塾廷貴命二子珊瑚受業焉休寧山

邑無城郭多悍民更相聚事剽掠廷貴乃遷新安郡中一新厥居或曰新安紫陽夫子有德邇源之鄉也受業者準是矣况郡則衣冠萃萃則聞見博於是又可考業焉廷貴遷之家欲二子遷厥業以與于文也大哉廷貴之志乎海南請予言贈之予曰贈廷貴則何言哉因其居是新也說屋可乎夫屋匪易就也築必先基然後奠石以礎植梓以柱貫以棟梁通以戶牖覆以墼茨飾以繪黼巍然翼然如翬如革此屋之大略也然而次第列焉敞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爲寢帟之爲堂奧之爲室層之爲樓疏之爲軒聳之爲亭繚之爲垣規制森羅表裏聯絡然基先之矣基不築即餒而不立築不固即疏而易圯是故業文者觀於屋焉其知所以文乎夫文在於立誠誠者萬物之橐籥也文之始基也業不先誠猶屋無基也仲尼不云乎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小藝也無恒無誠也小藝弗誠且不可况於文乎欲求誠者去其弗誠已耳立誠而修辭則發之於言皆實蘊也亦皆宏聲也孰闢而開孰煩而簡

孰先而後井井焉莫不中肯綮協節奏比規繩文  
其在茲乎譬猶基築而後施以礎柱棟梁戶牖墜  
茨繪牖以是而爲寢爲堂爲室爲軒爲樓爲亭與  
垣無弗宜也廷貴阜貲以成屋二子視屋以成文  
或曰業者業於道也文而已乎曰文不一而理一  
辭華之文文之一也而不止于是也仰而天文俯  
而人文與之而博文友之而會文禮之爲節文審  
之爲儀文古而古今而今莫不有文一以貫之是  
爲至文當善法于紫陽朱子之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四

到處自樂說

黃鍾之月海上始聞督學大夫古和雷先生晉秩  
太僕吾姪諸生昕等荷菁莪教最深嗟咨不樂因  
製到處自樂卷送之馬首索予引其端予曰汝以  
自樂稱師而乃不樂師去情何反也雖然師能使  
士子樂其來不樂其去乃見教澤焉乃見心乎焉  
而師之自樂因可占也昔仲尼疏水顏淵簞瓢靡  
不可樂而周茂叔尋孔顏樂處且曰見大則心泰  
心泰則無不足惟無不足故樂也其原於見大乎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五

夫天下之物聚散吾前如浮雲倏變吾欲從而有  
之則物大而我小吾不從而有之則物小而我大  
縱去來得喪夫何與焉世之豪傑或文學擅名或  
政事起譽或慷慨節義或博洽見聞往往誇矜所  
長不能忘已然傑之中有傑焉相形相猜較長量  
短計愈深而數愈不諧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  
內見已外見人而不見心體之廣大也彼大豪傑  
一切順其自來而無彼此界若孔子轍環而不愠  
心無轍環也孟子卿相而不動心無卿相也周公  
流言居東赤爲几几心無流言也心惟無有則如  
海之納何所不容心無不容則如百川歸海何所  
不赴夫然後成其大也大則不見其樂亦何所不  
樂然後爲真樂然後爲隨處自樂若古和先生何  
如哉予昔壬辰同釋褐見其淵涵渾漠一無表暴  
及拜郡推而明刑淑問陟天曹而矢心公明嘗忤  
內閣意被構落爲真定倅以至晉浙學憲董十一  
郡青衿之士則革浮靡剪奔競端已表率髦俊咸  
奮洗心滌慮以承休明殆猶神龍變化可小可大

可屈可伸非見大能之乎吾知其心泰然其於外物之遷若蜉蝣然真能自樂其樂者爾自今太僕以進將入與當宁籌萬幾出與公卿熙庶績宇內雍雍皞皞共游春臺先生之樂行且普爲四海之樂此先生志也亦諸生之望也予辱先生知厚不能以身送故以言致云

春園宴樂說

嘉靖甲午仲春之閏閏年友北岡胡子董十有三  
人偕游都城之東尋邵氏園亭郊原延綠池塘掘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本

翠登歌鼓榭聚而樂焉酒半衆屬予爵曰子宜有  
言以紀夫人世之樂景隨時異目緣境改而有隨  
寓自樂者吾心之真樂也人惟屑屑較計孰勝孰  
歎孰豐孰約甚者心因之動是不知真樂也吾之  
真樂本無所有又何所擇既無所擇則市廛郊野  
蓬窓傑閣何所於分身值之皆樂地目遇之皆化  
機造化何加於我我何侵於造化蘇子云江山風  
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予嘗愛其言以爲默  
與道會獨惜夫有心者見今之所遭若與昔異後

之所得又與今異眷眷懷戀若恐失之是非能樂  
祇自苦耳吾儕學古之道登聖明之朝乘閒遊  
景自適吾志幸毋忘學蓋樂者學也學然後知樂  
樂然後善學弗樂則心爲有繫而累於學故夫弗  
學與學之弗終弗樂間之也試嘗驗之心曰予何  
爲不樂尋其不樂而自覺之則身之所寄景之所  
值莫非天然自足之分而安得外繫吾心舉物無  
繫吾心廣大高明同符宇宙生死可遺况其他乎  
故時出時處時取時予時去時就吾何容心彼何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七

容力天命自然隨在可樂或曰樂則樂矣無乃太  
康嗟夫太之爲言情有所屬吾順吾天太安所着  
使今日之游果有所着則平日之學安在平日之  
學果無所失今日之樂奚妨於宗於野莫非同人  
花鳥池臺誰非真趣然則獻酬交錯射奕嘯歌皆  
天則也奚太康乎于是諸友作而嘆曰信如子言  
學者樂也斯須不樂緝熙有間也君子務學而已  
學斯無不樂也否則傍花隨柳直漁樵者等耳焉  
用樂哉予因輟然曰諸君皆自得其天無所事予



言已

味菜說

海石子勘楚儲至西鄙入寶慶而奏計焉寅長峒  
嶠祝子以味菜圖索陽川柱史雅篇又千里走使  
併以命海石子海石子曰菜者日用常物也味菜  
者蔬茹常情也非有關於深咀而大益者峒嶠獨  
好之命工圖之索士大夫咏歌之又欲予言之是  
何哉嘗讀孟子至羊棗嘆曰以一棗而繫情非貴  
棗也思親而志孝也閔史之英贊又曰一瓣生落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八

隨乎晦朔以定時而志靈也凡有取于物者必其  
關世教也峒嶠之取菜何哉反覆思之未有解也  
再披圖閱之恍有悟焉曰菜之爲種何夥耶紫者  
白者青者甘者苦者辛者豎者偃者蔓而繫者花  
而碩者托于陰陽之和蘊于玄淡之味以濟於世  
夫物生而用世是生非虛生也人寓形宇宙寧菜  
之是比然進而登于朝退而修于野各一其業則  
各一其事使情竅而遺廢世奚賴焉于天地生人  
之意不已負乎然以繫於人有盡者有弗之盡者

更有從而蠱之者不能齊也而菜有是耶種則必  
生生則必繁繁則足以濟用非特盤餐之供也奉  
於君則芹可獻奠於師則菜可釋享於廟則新可  
薦豈徒資腹抑以成禮是不虛其生反有勝於人  
者於是峒嶠圖之題曰味菜寧渠欲人知其味而  
已哉以菜之能爲世用廣而推之用世者非僅一  
菜也則在玩菜者味之而自得之而自盡之其裨  
益豈不大哉是或峒嶠取菜之意也將以教世也  
海石子因書其臆說請以質諸峒嶠子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九

續棣園圖說

棣園圖而曰續何哉昔臨江守圩翁叔壽吾父封  
諫議翁嘗爲棣園圖矣今肇慶守泮泉兄壽吾新  
塘兄而復爲是圖故曰續也新塘吾同胞兄因心  
友愛覆庇無已泮泉已列諸端矣其竊繹棣之義  
有二以表友于之好云逸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  
而釋云凡木之華先合後開惟棣先開後合詩以  
喻可與權之臣故唐棣言臣道也雅詩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釋謂常棣花萼上承下覆甚相親邇詩

以喻人莫如兄弟故常棣言弟道也今泮泉贈吾兄其取諸常棣無疑矣及觀陸機疏唐棣與李也其花赤又考詩常棣疏則曰常棣如李其花白今圖中所繪棣乃赤花似又取唐棣矣左氏傳曰周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故陸農師曰公因管蔡作鴟鴞示變也及合宗敦睦作棣華喻常也故曰常棣蔡子又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今吾新塘兄慈祥成性明燈宅心真得慕子光發灼然之意而泮泉兄釋褐南宮歷守東廣謙和質任合族姓而輯柔之又得周公成周糾恤之心則續棣圖端爲常棣而善體詩人托物比喻之情者爾顧自漢魏以來咏兄弟率言棠棣至華萼相輝之署抑又熾言棠矣但埤雅釋棠白花謂之白棠豈棠與常棣花同色故通言之耶夫說詩貴以意逆志觀唐棣而取其有開必合之義則兄弟無弗合矣觀常棣而體其上覆下承之義則兄弟無弗親矣觀棠棣而思其潔白光瑩之義則兄弟無相汙矣釋棣之旨而由三會一以一貫三圖

之垂教遠矣哉某不敏幸庇諸兄宇下敢衍泮泉兄無已之心以侑吾新塘兄日升月恒之觴庶率子姓以敦不匱之愛乎

松石圖說

圖之者誰肇慶太守泮泉兄也圖此誰爲以奉伯兄西泉也奚而圖之欲以伸感祝之懷願喬齡懋祉如松如石也泮泉叙之意悉矣予復何言嘗聞陸龜蒙論松石曰松生野曠材中棟梁不免斧斤患若托根崑石雖盤鬱不舒乃獨全其天年虬枝承啓堂稿

偉幹形質瑰古爲天下奇其猶人乎有才不試時或偃息耽真味腴沉酣道德安凝靜定厥抱孔碩故奇士多藏巖穴猶松屈於石根勢不克展卒成偉觀而昭大年也今泮泉兄以此致友于之情倘亦龜蒙意耶西泉兄少負奇穎束髮受書隨父中憲公游京師已能交海內名人諸賢達皆折節投契日擁圖書搜閱鄴架萬卷周情孔思偉然吾宗白眉也不猶松之鬱茂具凌霄干雲之質乎西泉在昆季中爲震器父宦游而母病遂讓諸兄弟講

讀專事色養不就司舉成均期至當拜官亦不顧不猶松之遇石縈迂而盤曲不舒乎然性坦夷有葛天氏之風樂澹泊捐紛綺夏一葛冬一裘遠跡城市出則一老蒼頭坐舴艋不蔽風日遇得意友壺觴談笑醉即止不求多有淵明撫無絃琴瀟灑北窓之趣好軒岐家言能精而不用工漢魏格律近雅而不縱父弟有官職可以伸眉而獨如寒士人有犯輒避不校又不猶松得石迴阻益奇於壘砢者乎聞之松有大夫封亦有呼木公而爵擬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於公有號處士有爲烟霞主人試相爲論之與其得封號掛世網孰若處士逍遙乎天年與其名公侯受品評孰若烟霞笑傲而彷彿乎陸地之仙乃爲之歌歌曰松凝澗壑姿不與世相囿石同天地峙盤礴貞不朽吾兄游其間得此貞堅友餌石狎蒼虬綿延聳遐岫視彼材梁棟柯斧或時就寄形迥巖巖恠偉特天厚風來吼作濤雲擁勢鬱茂卓哉吸玄精允矣終占壽於是伯兄新塘曰歌止矣促往偕賀矣

遂書以質於泮泉兄

求放心說

有序

靖州彭將軍奉長至表賀闕下將軍師甘泉翁稱門弟子也又吾友張子子貞之絲蘿交自號求放心因爲說以別兼訊於張子云

心也者理也理也者天地人之一者也渾噩未離兩三爲一天地立而人生立以理立生以理生是天地人一理也人之心則會天地之理而隨時變動者也故心得而理凝矣心放而理馳矣大哉心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乎求其要乎而曷放之又曷求之豈不曰津津然欣羨畔援于世俗之紛華而不知在我之可寶遂至于放乎及覺而絕欣羨去畔援所以求之也雖曰求實無求不至於放焉耳故放非舍縱也牽蔽於外也求非弋獲也萌復於中也然求之亦難矣聖門高弟猶日月至焉至也者放而復之也則是諸賢且不能無放可不兢兢乎必也初而求至而存存而不舍其於不違也幾矣哉雖然難言也迫則助緩則忘試于夜氣清明塵機屏撤無念而念

無爲而爲惺惺澄澄忘助兩勿真心乃獲獲之無  
形形之非眞沛然原泉爲江爲河拳然甲芽以花  
以碩當此之時功將曷施我儀圖之在于不息

冰壺集說

集何言冰壺也華陽子之靜所顏之冰壺也以之  
名集何也集中諸作其得之也得於冰壺也寄其  
身於冰壺而寫其心得於集則雖槩之曰冰壺可  
也海石子歎曰冰者水爲之水胡以冰自妬陰芽  
於純乾至冬月寒氣凜冽羣華剝落物乃歸根水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五

亦凝結蓋翕聚之極也由是貞後起元冰泮生陽  
萬物欣然暢爲榮觀觀於物可以知人矣人之暢  
達孰不自寧極中來雖詩篇一技能外此理乎否  
也蓄不極發不昌潛深而萌萌乃不羣華陽子坐  
冰壺中歛華斥靡完其實體如天地歸藏而水之  
蕩者歛融者凝則何不冰也於是推其本真寄興  
百感天壤之形形色色皆吾心法象朝夕之覩觀  
間聞舉造化行生得之心寓之咏長之爲歌短之  
爲句褒之而美斥之而刺其聲鏗鏘其韻鏘鏘如

百川塞於涸月發于春陽有不敷咆而汪洋者耶  
噫觀集中諸作而知華陽子在水壺中寂非坐忘  
吟非幻化淺得之壺爲獨樂窩深得之壺爲渾沌  
居總而會之壺乃宇宙間變化之蘊廬通於是者  
可以達志可以舒眉可以偃仰爲逸叟可以徹悟  
成真儒顧其人自得謂之何華陽子禾其居茅其  
姓海石子之說據其集成其諸也癸卯五月廿有  
三日

見心說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五

初海石子聞見心以九山媒來與儲子塾海石子  
曰九山朴古君子而偕之游且爲先之於儲見其  
賢矣惜未見其人也旣而儲子速海石子晤言得  
同見心席棣棣儀也秩秩音也溫溫氣也海石子  
曰見其人矣惜未見其學也旣而采諸人人質諸  
弟子知其雅澹克實高邁者海石子曰見其學矣  
惜未見其心也然友九山九山予所知也可以見  
其心矣雖然見心何見也聞見天下之蹟矣未聞  
以心見心者蓋心合性與知覺之名也命諸天曰

性靈於人曰知覺心也者合天人而言也故溫然而愛矣斷然而宜矣燦然而叙矣洞然而睿矣皆天德也心之聚也由是而爲修爲齊爲治與平皆人道也心之散也心之體涵乎天人而其用通乎聚散非眞見心之體用則滯而不物矣物而不化矣是見心者見乎心之理也非見也惟有不見然後有見故復其見天地之心蓋自陽剝于乾而陰始于姤以至于坤坤六皆陰無陽及復而一陽萌焉天地生生不息之心于斯可見是坤之不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蘿巖說

吾門兩生進而問蘿之義曰桃李以色誇松竹以

材則彼蘿托於巖安所取而客以自號哉海石子曰元命苞云織女星主果蓏其精降生女蘿惟蘿爲星精故爾雅言蘿獨詳曰唐蒙女蘿菟絲又曰蒙王女釋者謂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王女也皆指蘿蘿蓋五名詩曰焉與女蘿蘿又與焉並名故古今稱蘿無根而生得天之輕清歷冬常翠抱質之堅貞蘿之可貴若此彼桃以色潘岳植焉李以實王戎嗜焉桃李辱于浮誕之行矣松以茂羸秦封之大夫竹以材涓川等之戶侯松竹詘於富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強之儔矣况桃李見秋而凋松竹以材而伐彼蘿也不炫桃李之色亦不隨其凋不具松竹之材亦不受其伐故後天地生與天地存當春冬而萌歷夏秋而青遂百嘉而長超衆卉而榮詩言吳采唐矣語幽操也爾雅言其蒙矣語交蔭也淮南子論菟絲矣言茯苓也雅又言王女矣應繡女也蘿之義淵哉於是兩生起曰夫今而後得蘿之義矣郡中徐翁以蘿爲知己自號蘿巖今之夏五其懸菴辰也翁之歷此辰蓋八十有七度其得於蘿者深

矣海石子曰古壽七十稱稀况踰是而望九乎唐之香山九老宋睢陽五老及洛陽耆英其間得八十七者亦僅一二徐翁能與並算不但得趣於蘿始與蘿同其質者想其坐巖之中受蘿之蔭逍遙徜徉遺榮忘辱尊書咏默契真詮何所不樂又奚計乎歲年且諸騷人競爲詩歌以侈之予且願致祝焉兩生起拜曰敬謝先生願書以貽翁兩生者賀生重明嚴生從簡也

鞠鄰說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太

夫達生者能遠覽故物我兩忘然而遇之不齊則亦有彷彿焉而弗獲併合者此鄰之義所由名也蒙莊夢蝶不知身非蝶也濠梁觀魚不知魚非我也是以三閭大夫指鞠爲正人君子與蘭茝並稱鞠即三閭芳魂也陶彭澤謂鞠有幽人之操視鞠之幽即已也如吾鄉虞翁則不然翁超然博識真英物表乃自號鞠鄰夫曰鄰言鞠與翁並芳雖借以自見而不即以自謂與古聞人異何哉吾知之矣翁之父樛齋經明行修薦于鄉書於時有聞今

其孫子孝爲亢宗之鳳毛歌棘省之鹿鳴將賓於王庭利用觀光得翁教也是翁身隱而志顯也夫鞠芳于秋盛于冬有退藏之節花之一于隱者也較翁隱于身顯于後之人是其孫以學顯而翁將以名顯翁似鞠而未純於鞠也但曰鄰可耳故三閭遭讒見放彭澤取事二姓宜其隱逸而無辨於鞠翁當太平盛世芳猷將以時顯可徒曰三閭耶彭澤耶而不計其名之安耶故謂鞠而止於鄰也亦宜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九

槐溪說

廖東湖先生董泮政于鹽較諸生藝獨最顧子予得識顧子自東湖始顧子抗志山水予歸田海上時時偕友請予談說幽居之樂又乞爲其友人張君題槐溪卷予不識槐溪何人然知槐溪自顧子始顧子云張君築室傍秦溪樹槐列之森如因以爲號則秦溪得以槐稱自張君始春秋傳云槐者虛星之精管子云五沃之土宜槐是槐萃地天之芬矣爾雅云守宮槐葉晝語夜炕是槐又受日月

之華矣周禮三公面槐以位蓋槐者懷也欲以懷  
來遠近也三輔黃圖羣苑之舍列槐數百行使博  
士弟子講論于下焉王晉公祐手植三槐以俟後  
人之興如持左券槐靈木也爲世貴重如此今張  
君隱淪野處無市朝之志獨有取于槐而植之而  
玩之而且以號稱之何哉昔陸佃釋木有曰槐取  
黃中蓋其華黃其實丹天玄主物簿曰槐木生丹  
不復凋殘嗣後養生者因爲內丹之說名臍之下  
爲丹田腦之後爲黃庭故元命苞云槐之言歸也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歸見情實也使斂華就實而內丹成是或張君之  
意乎抱朴子曰槐子服之袖腦令人髮不白而長  
生又梁書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視細書  
鬚髮皆黑則槐能結丹實而濟物延年誠美種也  
宜張君之好之也然此亦可聞非可必者予疑張  
君意更有在焉夫秦溪往來衢道也既樹之槐居  
者得庇行者得蔭嘗記繁欽云嘉樹生翠葉列在  
水之涯旖旎隨風動柔色紛陸離王濟云龍升南  
陸火集正陽鼓柯命風振葉致涼今而後槐陰之

蔽張君力矣不聞長安孫氏乎堂前柱忽生槐枝  
其孫偃位處巖廊人謂應槐生之兆使張君庇及  
路人獲此福報寧衆謂無之予蓋所不能知矣

晴湖懷翁六十壽說

予兄之婿陸生直夫一日款予門曰侃今之師懷  
君也其尊人居當湖因自號晴湖今其年適遇甲  
子矣乞一言爲之壽海石子曰予未識晴湖也何  
言哉陸生固以請海石子曰予雖未識晴湖亦既  
識湖矣嘗泛舟湖上景况何窮或烟雲凝靄或天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日熙明或霏雪一白或風雨四冥湖中時具一軋  
坤覽觀變化各有會也是翁乃必之於晴何哉予  
乃知翁之智於用湖矣壽之道矣夫抱幽懷逸思  
者雖無擇于湖之陰晴無避于湖之寒暑適然而  
游意不日任蓋恒爲湖用焉翁家湖濱湖之晴而  
游游以適其無累之懷湖之陰而藏藏以葆其淡  
漠之趣是翁不爲湖用而能用湖誠壽道也然吾  
又探晴之樂而賞羨于翁焉方其月輝輝而西邁  
日杲杲而東升雲悠悠而歸岫水泠泠而無聲烟

漠漠以遠逝鷗翩翩而集汀風不揚兮波不興天  
爲高兮地爲平或鼓扁舟或揮籃輿簪冠芰裳草  
屨藤蓑招良朋而不速設醇醴而非沽美以尊蕨  
飯以胡麻歌漁舸之杳杳唱牧笛之遶遶翠茵展  
萊碧筒採荷興悠然而無着樂適志而奚適等身  
世于逆旅眇萬物于塵埃晴湖之樂樂且無涯視  
喬松爲眇忽同天地而徜徉然則翁之壽其可量  
耶陸生曰先生之言玄矣博矣得藉手爲翁壽矣  
予曰未也翁之壽假之湖而不知湖之樂藉之人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人與地交相贊也史言漢順帝時鹽邑治淪而爲  
湖迄今千百年而湖之山常秀湖之流常潔產于  
湖者鱗介鮭魚被于湖者菱芡芙蓉資于湖者灌  
漑蓄畚湖之景以怡情湖之利以資生今晴湖仰  
而觀于山之高俯而臨于湖之深旁而攬捩于湖  
之利又常晴景而樂于吾心則湖之濱有翁翁之  
胷中有湖湖常在而常澄日常朗而常明不知翁  
壽湖耶湖壽翁耶吾將以問于無懷葛天氏之民

竹坡行窩說

聞古樂道君子每以所得自名曰太極窩曰安樂  
窩然窩者居止之地也未聞以行而窩者以行名  
自今竹坡君始君來貳吾邑飭已順物政聲流聞  
一日介吾友鍾子以竹坡行窩卷俾予爲之說推  
君之意豈不以隨所止皆吾窩也行而得止夫何  
異于窩也以行而止爲窩即謂之行窩可也是安  
土敦仁意也嘗謂放之天地之間無弗可行者道  
也道在宇宙以天地爲窩故太極其根基也陰陽  
其門戶也五行其體肅也二氣五行日宣日布而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太極之道行道在吾心以人心爲窩故至誠其根  
抵也仁義其棟梁也忠孝其垣墉也仁義忠孝日  
操日存而至誠之道備若竹坡者昔從吾師甘泉  
翁游又從鄒東郭游又從吾友王龍溪游師友講  
習莫非天地人心一貫之道故其居鄉不徒鄉人  
信之即州郡大夫暨督學亦加禮之而且貢之  
天子之庭其蒞吾邑不徒邑人慕之即監司分部  
暨按院日旌異之而且奏于銓部是道行之左驗  
也而猶不忘有事置卷于側題曰行窩道無時不



行身無時不止矣然予更繹竹坡之義竹者比德君子者也予嘗奉使道出宣州實君之鄉見平坡漫野漪漪多竹得君子之像君之來也冠裳楚楚言論衍衍見君子之人其以竹自況乃配德之稱矣是其所得于師友間者深而不以行止間焉者是不獨竹坡以道爲窩道且從竹坡而窩道無顯晦隨寓而在窩無遷止與道而偕故謂之窩亦何行何不行予也嘗從事于斯道矣願出入君之窩中與君朝夕相證則竹之清風且當披拂我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五

別高園說

春仲之旦宿雨愁人寂然閉居孫君竹居遣使衝泥扣門按簡知高園將去吾鹽歸新安山中也竹居製卷索言爲贈時有父老在坐訊海石子曰天之生才將以建豎于時活百姓也若高園胡不陟乃使去耶天不惜才若斯耶登覽吾鹽奪之高園耶海石子曰苟言高園才父老曰邑海堤圯且數歲高園躬築之艱勞備嘗屹然就堅數世利也邑儲多逋負鼠穴四出不能殫闢高園規畫當肯繁

倉庫爲盈邑饒刀猾憑虛駕訟弄舞善良高園操法律之莫敢不聽輸忱恐後海石子曰若斯者高園才也未得其本也暮夜何畏於四知浩然不媿於二鮑父老知之乎父老曰然則使歸新安何哉海石子曰命也蓋觀其生平耶高園少博學與乃兄黃山公並起聲譽黃山第進士高園屈場屋也以高園才登選天曹內不得京銜外不得一令僅承吾海上僻微則數奇不偶多矣要之命也君子安命予廢人也可與高園言命昔吾宦游從縉紳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五

先生後勞辛役役當暑困熱反披衣冠立赤日下袖純簪不得搖望梧竹不得蔭冬氣嚴烈則冒霜衝風骨酸膚栗鞅掌簿書候伺朝宁或親故相叙劇談正懼忽報某事則束帶策騎去惟恐後又枵腹待餉未及下咽達官臨門倉皇出候一日而態度數變未朞而毛髮化白勞形苦志孰謂可樂今也賜歸海屋朝日已瞰蝶夢未徹撫枕餘鼾何所督責及起任吾懶性竟日不櫛蔬粥一簞怡然自適可東可西不受拘束間遇漁樵款話一席歸

坐脯下究先天之無始探後天之無極陶焉酒  
酒焉風日恬熙滄浪擊楫睇雲鴻之高舉羨繒微  
之靡及或登崔嵬四顧寥廓揖安期于瑯島想孫  
登之嘯激冬擁輿隅夏憩枕石興至琢句舒翰研  
墨暇則飯牛扣角自適性不嗜酒紅爐骨拙身處  
無名窩心游不貳域觀造化之去來樂吾生之自  
然欣塵垢之日遠暢性命以常惟視蓑衣冠桎梏  
車馬紛埃去翬即逸解額舒眉父老嘆曰如子言  
則高園之歸毋乃去子往日之苦而就子今之樂  
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主

意到春陽卷說

此吾梓谷丈贈孟醫士蘭軒卷也何以云意到春  
陽也醫也者意也蘭軒抱質敦慤宅心有恒究先  
世軒岐之術獨能窺厥底裏而劑其施遂擅聲蘇  
松間蓋意之所衷不拘故牘危者起困者蘇如春  
風醫病草嗟之咈之無所弗暢梓谷丈守雲間之  
明年平寇弭蝗積勞傷神蘭軒一舉手投劑而病

若脫平復如常神乎哉其意於醫也予觀天地之  
德曰生參天兩地者曰好生義黃當天地始闢君  
天下岐伯爲之臣豈無可用其心者迺獨以嘗百  
草爲先一日毒七十過弗計也且相與問荅勒爲  
素問至今耿如日星俾以廣好生之心于天下然  
則舍經綸康濟外醫固最先哉仁人以萬物爲體  
其視天地間物真如身體髮膚無不致其愛者一  
物失所且有餘惻矧人爲同胞其疾苦顛危有不  
怵惕而拯拯者乎此軒岐所以開醫之源爲後則  
承敬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主

也是故陽春徧宇內不值嚴冬剥落之後則造化  
不顯醫功亘古今不遇民萌疾困之時則神術不  
昭同一仁也若有待焉予則謂其更有本也陽非  
凝固于陰極不翕聚何以發越而爲春醫非抱朴  
於真源匪誠精何以兼濟而成名此則蘭軒所素  
優而梓谷丈題卷之意耶

潘我山醫效說

我山君者古虞詩書胄也通于義農岐鵠華滑劉  
朱諸家之說來寓居海石子西庄之窩請曰將擊

蒙告筮行吾詩書教乎抑辨色察脉守吾活人術  
乎海石子曰教與醫之功等而濟物爲亟莫過於  
醫自術術逐貨之徒作每抄古按方以無的見之  
心試寄死生之術彼于天地四時靡齊之氣人生  
七情靡同之欲渺茫莫究一切以窺斑駁聞之說  
空囊僅儲之劑任意投之無君臣佐使法無標本  
急緩論幸而中則甦否則危是以命爲戲也予極  
傷惻之若夫本六經以識醫之源參百家以研醫  
之旨按六氣以審醫之時運一心以妙醫之權因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天  
病以立方多儲以待用忘利以普施是則我山之  
素懷矣夫人垂於危而求醫甚急也有如病俗醫  
之誤則我山非人所倚賴而樂于推轂者乎彼詩  
書育才且可弗兼也今春之初吾徒陸生欽采之  
尊人得危疾或謂秦越人且望而走矣我山投之  
劑即蘇蘇然來復今遂嬰鑠如故矣陸生索予言  
以謝夫我山活人豈特一陸翁哉蓋我山之祖行  
南山大卿公父行主山柱史公中岡副郎公皆詩  
書望也則我山得於淵源一脉者無非天地好生

之仁又旁搜博取于諸家以致精于醫是宜一發  
捷效如此後之施當未艾也我秦溪東西且千百  
姓其不以我山爲仁人乎以藥囊爲仁具乎又不  
以我山之居爲仁里乎安得使天地之間賢智愚  
不肖之心皆如我山活人之心而消其陰昧機械  
以與世熙熙陶陶共樂於無所病之天共適於無  
病不避之術則海石子之願也我山潘姓字汝敬

贈孫生用晦說

新安瞽者孫生通皇極數游縉紳間言休咎奇中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完  
能聲彰顯矣乃自稱用晦者何吾聞大聖人生則  
忠良出又有異人生于其間發機破昧以昭天啓  
如 高皇帝朝周顛仙告太平於淦江三火不焦  
絕粒不餒西剪友諒預以勝聞又鐵冠道人隨輦  
與居每詔中書給筆劄言皆巧驗其扈從擁翠亭  
事更奇絕 文皇帝時則姚少師袁尚寶參贊幃  
幄宜達機微以佐七捷遂奠兩京至土木之變有  
全寅者附中官裴當以奏庚午歲仲秋當回鑾七  
年復辟言不毫爽既奪門事定授錦衣三品官辭

不受 勅工鑄陰陽神靈四字金錢賜之蓋洪武  
草昧永樂內靖天順北狩諸異人生當其時乘時  
際會得顯其術照耀青簡他若張炳劉苞數學不  
下顛仙諸人僅學士名卿獎借如白巖燕泉咸有  
叙述然生當太平熙洽故其術晦于下孫生之用  
晦渠寧不欲顯第 聖明御而儒道揚皇極數雖  
出先天而大道爲公之日世無他虞人無伏慝則  
說雖奇而當晦道非左而宜潛孫生用意良足賞  
哉嘗攷異人之術說者謂始于姑布子卿歷代沿  
承啓堂稿：卷之二十二 三  
習或風角或射覆或卦影至宋而康節作皇極篇  
於是遂有皇極數吾獨有取於嚴君平也其隱卜  
成都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吉凶  
在我不繫於天然天人應違未之或爽則忠孝之  
理非君平假之以言寔天地不易之數而皇之所  
以作極者也孫生學康節之學心君平之心吾未  
假究之獨其游士大夫間不詭隨以阿人而激勵  
感通之意嘗流於聽聲知心之間是盲於目不盲  
於心者也晦其迹不晦其術者也宜名公卿喜進

生而與之談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終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二

三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說

募助張三衙說

海石子病卧秦溪之野父老過門語曰子知張三衙乎三衙居吾鹽垂兩載矣築海旁午者四月承委京途者十五日居鹽無幾日也官舍蕭條衣廩瘠薄海石子嘆曰三衙若是貧也父老曰今而得邸報且衣冠致政去矣吾鹽至三衙家郡蓋萬程云而歸指殆盈百以萬程奔百指囊無風儲途無承慶堂稿卷之二十三 二

廩給計將安出耶海石子嘆曰三衙若是殆也於是海石子以病不能久應伏枕就睡父老怒曰吾等謁子豈多口哉古之贈人或以言或以財子盍酌二者贈三衙行胡乃睡也海石子瞿然扶節起盥披衣謝父老曰吾非仁人也無已財乎然財出一人之助小惠也三衙主吾邑簿公官也君子恥獨爲善而吾鹽又多樂爲義者若以三衙貧故告吾邑人請各量力醵金佐其歸橐庶天涯游宦可以泛東吳之棹而明時廉吏得以歸西川之雲父

老乃反吁嗟曰子計善矣或不行也吾儕鄉民見禮佛者獨致慙慙于見在菩薩其於過去未來若弗之顧均佛也而禮異何也以其無見在之權也三衙歸矣類過去佛耳吾恐禮拜者之鮮也海石子聽之拂然斥父老曰迂哉若見也吾鹽人乃薄吾鹽人耶且爲告之以觀樂義者之多與寡而後可歸咎于見在過去也父老乃請以三衙之歸殘爲卷而命海石子書其端

法喜叢林募簿說

承慶堂稿卷之二十三 二

表兄鄭練溪率法喜僧日新扣秦溪謁海石子出高僧良準傳以示傳稱良準神僧也予嘗聞之長者亦時談往事稱準神通然莫測所謂今視傳當有據則準非迦旃子比矣傳謂準不知何許人又謂大中咸通中準嘗題名經幢石刻予攷大中爲唐宣宗咸通爲懿宗則準蓋唐僧也又云準業四分律予攷唐一行傳云一行游浙至天台國清寺傳律法準業四分律其一行徒耶或曰寺剎大同元年大同乃梁武三改元其時捨身同泰尊禮寶

誌而準乃誌徒傳寶誌法彼經幢石刻乃梁時題  
名噫據初寺之年則梁據傳準之文則唐吾何以  
決之決知其爲高僧而已法喜久湮滅鞠爲荒烟  
茅徑日新感佛像自動之異欲新梵宇旣請縣出  
印簿許募矣又邀鄭君來告予且候予經年而意  
不倦予不能卻也遂語之云予觀寶誌在梁嘗演  
無遮大會而其時光嚴重雲兩殿游仙化生諸像  
皆震動三日乃止載在南史以方於今之佛像自  
動又何異焉且高皇帝以金陵爲郊廓宅寔易

本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三

寶誌剎地爲陵不毀誌剎遷其遺骨重築靈谷寺  
夫高皇之神聖不禁靈谷之建今何嫌於法喜  
之修乎日新欲新準寺而或不能新準之教欲以  
鼓動大衆輕施樂捨猶意其難日新其謂何行且  
修復準法清淨慈悲信心質行毋徒駭于誕習於  
以助發善心則財者財藝者藝力者力吾知次第  
相勸而至矣

興築半邏橋說

半邏橋者郡邑之中路官塘之通衢也嘉靖二十

九年季冬橋忽圯往涉者病焉萬口咨嗟無有虛  
日吾邑侯雲溪張君目擊心惻欲爲興理予因感  
而嘆曰侯廉謹惠肅不四三年當擢憲去尚留心  
此方如此况吾土著者乎爰擇幹僧司其事今石  
屏胡公以才憲築海至謀諸視郡篆玉川任君各  
以濟涉仁民爲急准里呈使慎修舉若茲橋之遭  
遇可爲幸矣嘗閱劉長卿集其攝海鹽令送李穆  
詩曰半邏鶯滿樹顧况集有曰帆掛半邏月則茲  
橋唐有之矣至魯宗道令海鹽初入境宿橋下夢  
神入謁呼參政後果叅大政夢悉驗捐俸修築載  
在螭碑國朝宣德中周文襄公撫東南奏以餘  
米修橋梁而此橋復再構則半邏自唐宋以來率  
遇名賢今復荷石屏公以暨郡邑爲之力豈偶然  
哉使此橋不復非惟往來者稱病抑將先賢遺勝  
與橋並泯又何以仰副諸公仁此一方意耶且茲  
橋亦有神異聞之鄉人云去冬橋將圯適郡中士  
大夫與海昌估船兩過其下爲吼風所擊橋遂傾  
而各船纖毫無恙神能呵護庇其舟於危急不爲

本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四

大異耶橋名半邏誌訛爲半路或云孫恩弄戈海上郡巡邏卒至此路爲半愚考吳越史越地北至禦兒今崇德也吳地南至橋李今嘉興也吳越時橋李西去石門一帶溪途未通故史云秦皇帝南巡南由橫塘間半邏屯經硤山入禦兒溪今橋在橫塘南五里或因半邏屯以名其爲半邏可據矣嗟乎吳越之稱宛然吳越之人奚在識者等身世於浮雲垂聲名於勝迹今茲鄉多力之家各爲施捨以承諸公仁民之志以濟往來利涉之人他日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五

樹碑登名奕世不毀則名之留與諸當路名賢俱不泯矣橋昔爲柱橋河濬面濶不數年輒虞敗今改築洞橋爲經久計云

麟說代

葉子居春山氏之館姚生孟麟過之進曰某生也愿未嘗聞君子之道朝夕用惕願惠之教奉以周旋葉子嘉其志語之曰吾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故有西序字辭之文子今冠矣吾將訪古之制推麟之義以爲子字字曰世祥不亦可乎祥者善之

成也瑞之後也姚生再拜曰某生也幸始聞君子之道朝夕是祗願終之教俾無踰越葉子曰麟者物之祥也毛蟲三百麟爲之長者諸詩疏禮雅曰麋身馬足其狀也含仁懷義其德也律宣呂助其聲也規行矩趨其步也趾之而不踈足之而不踐角之而不觸至哉麟之物也春秋傳一則曰仁獸一則曰嘉瑞詩以麟趾喻公子宋黃魯直謂獸中有人指麟也異哉麟也可以物之乎麟物也不可相物物而有人之心也人失人之心反不麟若也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六

人而心乎麟亦麟之人也居野而厥心藏民之麟也居國而維心享士之麟也居朝而有孚惠心臣之麟也麟物祥也人而麟亦人祥也子反而思之心其麟乎弗麟乎麟祥也弗麟弗祥也人生而善豈有弗麟者乎自其如麟者達其弗如麟者其爲祥於世而稱世祥也宜哉不然吾弗知其麟也又焉知其祥姚生再拜曰是終教我矣敢不徵惠以無忝嘉命春山子聞之褒賞其辭謂足重姚生葉子遂書以歸之葉子某里葉某也

徐氏二子字說

禮有之令月吉日昭示爾字爰自禮加髦士攸宜此字辭也商以二十呼伯仲周以五十稱伯仲此字期也韓獻子告子以善范文子告子以戒此字徵也蓋姓以辨族名以別人字以尊名其弗字也則非君父之前非入廟非臨文將盡名之乎此古所以建字也武原之徐甲姓也勝國時有德明者耀才弗闕太守旌焉迄茲鏗氏三胤曰濤曰湍翠竹碧梧僉美器也早孤師事陳南谷南谷佳其可承蔭堂稿 卷之二十三 七

器爲之字以便稱焉則謂濤曰寧夫湍曰匪夫而來問說予稽其義曰濤也者奔騰澎湃水之雄而放者也其勢恢邁而不寧湍也者波流濺迴水之急而旋者也其勢轉展而不匯然雄而放江河之變也天激風恬波平岼遠涵漾停泓鳧嬉楫浮而不驚則濤收而寧矣寧者德之固也急而旋濶壑之衝也出峽徐流瀕洞淵深千里一碧日星輝映而燦朗則濶舒而匯矣匯者德之弘也是故觀于水可以育德焉雖然微有所觸而奮不顧矣有所

想而企不釋是心濤也一激而怒若山立微忤而聲若雷吼是心湍也心固無形而驅形也甚於形是孰寧之而孰匯之嗟夫心濤不寧一於動也心湍不匯一於懂也動而靜懂而止美德也動而動懂而懂否德也故矯動以靜則寧矯懂以止則匯寧以善濤匯以善湍心德完矣老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善地心善淵故幾于道二生勉乎哉南谷曰至哉言乎敢不拜手承命以授之二子

承蔭堂稿

卷之二十三

八

程生銑字子澤說

新安程生銑因其叔國用來學於海石子一日媒我山潘君問銑之義海石子曰吾聞之金之澤者曰銑又弓金之謂銑又鍾口四角曰銑程生因請字焉海石子曰汝欲擇于三者之義耶其取澤乎字曰子澤可也銑請其說爲訓海石子曰職方揚貢惟金三品釋謂金銀銅也三品之中澤潤爲銑是金爲澤是銑爲金故海簪指金爲銑其有據矣今子已冠而字當知所自立哉麗水產金冶山產



銀蜀道產銅世所共資賦所竝徵均以金名然而金一之品貴重矣彼二金弗若也汝祖月洲氏名生以銑望生能貴重如金也生其自奮鼓三餘力勵千能功開書史而博古今味于道腴浸於羣芳磨以日月歷以歲時理足沃心德能潤身則進樹猷以裨國退亦不失令名以振家是以汝祖之訓自澤其身也能無忝斯名也上金也其若羣居類如無以自琢也芳齡忽如無以自修也白日如織不揮魯陽之戈玄燈如晝不窺張華之車是不以承唐堂稿

卷之二十三

九

祖訓澤其身也金名而銅質矣於命名之義何今而後大冶爲爐陽燧爲火典謨爲炭居諸爲鏞百煉爲功九轉爲期金日瑩而銑日精澤日沃世有知銑者必將採而貢之天府斯爲善承其祖哉生之叔國用從吾游垂十年矣亦冶金也歸而求之有餘師

徐可表字端夫說

賀生希遠嚴生子文偕徐生性夫造予秦溪草堂性夫進曰叔氏太學樟之子可表少頗不馴今將

冠矣更而向學兢兢塾師之庭若沉默憤邁之士僉異其善變也字之端夫願吾師賜一言以教海石子曰字者所以表名也然表之義三測景觀象用木爲表禮云土圭史謂銅表蓋候氣定時格物之學也古來賢哲懷思獻蓋勒爲箋表漢有出師魏有陳情蓋闡幽宣志敷文之學也其或枵然內空肆爲表暴所謂玉表石中則君子以爲鑑戒去僞之學也觀此三者表固貴實不貴虛端夫之端其能表裏是乎抑幼志尚存徒得其表未能其裏承唐堂稿

卷之二十三

十

也性夫曰事出強勉者不可信也始之不教未或能就規矩今焉有教即自悔而革易非由人強強可信矣海石子曰有是哉吾爲子教之夫測景用木木形不端則日月東西行胡得其纏度君子觀於此可以端其本矣奏獻用言言出不端則朝野孰信胡以展布志願君子觀于此可以端其識矣浮誇者僞以邪爲端僞以賊誠也表以敗名也君子觀於此可以端其養矣徐生既沉默憤邁起聲於突弁之年自茲端本焉存諸心者必正端識焉

研諸慮者必精端養焉由衷之造必慤則誠端夫  
爾矣非假人之端之而躬有其端矣雖然烏可不  
勉也勉于此爲端不勉即不得端雖或暫勉而終  
忽則能買一時之稱而難于終譽亦玉表石中等  
耳於是二生皆曰吾師教之深矣可以慰性夫之  
請而爲端夫勉願書以遺之使佩之終身

解

漁樵解贈長松邑侯入覲

瀕洞塘畔之間有漁與樵焉出而殉業旣也漁收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其綸樵歿其斧相遇於途坐阜倚柯咲傲商歌晴  
旭下春蒼烟橫摩漁曰鷗鷗之運廣漠也扶搖而  
上九萬若風積不厚鵬無所用翼與鷗鷗何異使  
鷗鷗遇颶颶奮舉不踰百步矣樵曰南山之豹遇  
曦陽據清風垠宇皎潔出而炫瑣摘文自標其藻  
風雨霾陰即藏叢薈蓍芥中麋兔等耳然麋兔遇  
熙熙之日亦安所自表也海石子聞之則問曰若  
奚感而爲斯言也二人者起對曰吾聞邑有仁侯  
今將朝天必有殊遇而我輩生長山椒水湄終日

營營不離尺寸竊以自悼不知當有風日遇否海

石子笑而解之曰鼓風者風師也將用之鷗鷗乎

抑於鷗鷗乎輟日者羲和也將用之文豹乎抑于

麋兔乎邑侯長松公蓋蜀俊也頡頏藝苑博綜墳

丘張華五車探其精卜商三豕辨其謬遂發解三

巴爲士林赤幟當世名人如宮僚任五岳給諫謝

右溪不濫許可獨稱長松凝靜端慤窺于無始澄

湛之衷爰式鄉梓屈司我邑鳴琴三載甘棠百里

於荒則賑於蝗則捕於海則築於良則撫於頑則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三

十二

敢於青衿則教於武衛則懷燦然肅然爲浙令先  
是其初筮也誠鷗鷗息六月文豹棲玄霧者也爲  
公之風師義和者近之則監司上之則銓宰其肯  
枉風日之用不以屬之公乎而豈若輩可望乎公  
今入覲參嵩呼振振之列睹 聖主穆穆之容風  
熙日朗五百昌期乘天風而直上仰瞰日以披暉  
其視鷗鷗麋兔之無以自見者若絕雲霓負青天  
而下視遼廓矣二人者曰然則邑侯之遇當何如  
予曰受知黼展大任當途乾坤在手彌綸誕敷展

百里之未罄爲九牧之弘謨於是漁樵歡然曰侯在邑爲我庇其在朝不爲天下庇乎庇天下必及我然後知鵬鵬之爲大文豹之爲瑞也我樂漁樵弗恤矣海石子於是次其語爲長松公行贈

### 枯木逢春解

吾師亦山陳先生贈吾筆研友湯子汝敷而曰枯木逢春何也憫汝敷貧如木入冬華葉剝落不得春則終稿不蘇故以春爲逢以逢爲汝敷望也夫天地之氣流行循環剝則必復冬則必春汝敷讀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七

書談道今僅一寒種耳冬也他年實茂而聲宏漸鴻之達舒其所蘊則春也是陳先生恤之深而望之厚也海石子曰吾所謂貧者異乎汝敷之貧聞見不博蘊藉不厚齒于其躬歉于其心是之謂貧吾所謂春異乎吾師之春靜而勿忘綿綿若存動而時行浩浩逢原是之謂春汝敷貧于家不貧于道春以心不春以迹焉往而不自得又焉往而不逢春哉故逢而逢者猶有待也不逢之逢何所待爲吾舉目而熙熙適境而陶陶矣或曰子之言何

迂也汝敷有身無居賃一廛以居有口無餽貸斗粟以餽有子無室年踰二十無力迎婦大地動於陽復之月萬象熙然俱有生意汝敷猶然深崖陰谷之木不得人力移之條風之前胡能與人同春哉海石子驚曰有是哉吾與汝敷同師亦山而不能如亦山之知汝敷吾與汝敷同家秦溪而不能推秦溪之春以春汝敷吾則疚矣雖然木之生也未有不喬焉者草蔓東之牛羊牧之則木困於物不能受春汝敷困於貧猶木困於物也去其貧在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七

### 我山解

海南問於練溪曰仲尼絕四貴乎毋我宋儒謂有我之心不足語道何潘子弗戒我又弗我而我山山奚可我也練溪曰潘子蓋家古虞五夫街南對一山名客山客也者外之也夫人受形於天而復盡其形曰客形心感於事而復泯其感曰客感

皆外之也。山者終古峙前而弗窮者也。我無盡山亦無盡。安得外之。潘子之我乃以山爲我也。我與山偕不朽也。海南曰：不朽若何？練溪曰：是難言也。先正云：不得爲良相當爲良醫。相之權足以生人醫之功能。救人於危。潘子少業儒。偏固致相之道也。然性恬澹。寡嗜好。不與世睚眦。于子遂逃名於醫。醫不執方。因病製劑。嘗曰：藥裏謂之劑。謂劑量以心也。故能令人無疾。廢磨幾功與相等。乃不朽者耳。海南曰：是則聞命矣。其逃醫而曰我山何也？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五

子曷次第其語。遺我山以質諸凡友。我山者練溪鄭鑑。海南俞憲。皆我山同塾友。海石則某。

程生遊太學解

程生東書。將就學國子。別予泰溪之上。且索一言以爲早夜規。生從予游。再歷寒暑矣。生之尊人與先給諫公友善。生之從予定。先給諫命也。愧未有以教之。然生今之京師。寔求師友。京師師聚天下俊良。予竊爲生喜。何喜也。以生聞見從此博也。道義從此進也。生游泰溪。見聞泰溪焉已矣。又專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六

能自樂其樂也然則生於師友將何求必其動不隨動而心常靜者也用不炫用而心常凝者也道義所在如奔流赴壑勢利所集如操刃懼割用志於內而不分致功於獨而不倦則吾自得師吾自求友以是迎承於世將無有弗淑者矣故貴賤異途而志不可奪寧其賤也生死殊域而節不可回寧舍生也是謂丈夫是謂獨立是謂浩然之氣子輿氏不云乎友也者友其德也周濂溪曰曷爲天下善曰師蓋道義由師友得之則友友師師可弗

承啓堂稿

卷之二一三

三

屠希殖遷居解

希殖屠生遷居謝生道東問曰古者父子不同宮而處家富子壯則出分何哉海石子曰盍觀之水乎出山之泉潺湲不息非導之使派殊流別必至瀾漫奔潰人情同居則逼乖戾易生是分之所以全恩也恩全則分無害於合也錢生慎夫問曰張

公藝九世併爨鄭義門百口同居又何哉海石子曰亦且觀之水平千流萬派歸赴不一則渙散無紀故同趨於海人情分析則離是合之所以重義也義重則合無害於分也雖然九世之後不聞其十世復同也百口之外不聞其千口復合也況今之世乎哉故遷居勢所必至也試觀於天二十八宿各有定域使併聚一方則天不見文章又觀於地菓蓀疏茹每分畦而植使雜蒔一所則地不見生理古之聖人其於大經則經綸之釋者曰理其緒爲經比其類爲綸是有分乃有合也分所以爲合也並行不悖者也且希殖非自遷也父命之也以父命之遷而不自爲遷則旣遷而往朝夕無間於清溫少長益聯其倫叙情好日篤何異於合不遷而僮僕煽惑焉妯娌嫌猜焉一室相吳越何靳於分然則希殖父子間始明於分合之理者乎然吾於希殖有勗焉昔人有居燕而智不售遷之齊遂仕爲大夫識者曰智從遷生也希植青年雅志不但今遷其居也亦遷其學自茲而上達焉智曰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大

新業日廣一遷而百與俱遷樹立寧可量哉吾以是勗希殖行且於其遷觀之也并以廣道東慎夫二生之問

辨

味菜辨

或問海石子曰岫嶠祝大夫之繪菜也百卉千態造化生生之意盈於目睫可以成玩矣亦可以自樂矣海石子曰大夫非玩也爲味也玩之得其外味之得其內得其內斯可樂故題之曰味菜也或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九

者笑曰甚哉子之迂也繪菜而曷味乎味菜而以繪乎海石子曰盤飧而味形響於味者也玩繹而味乃得其冲澹之趣雋永于味者也子奚是之泥乎或曰不然夫艾可辟妖蘆有功於金匱玉函薑通神明芝有道則見昌陽用之引年是皆有裨于世者也皆取其質不聞徒資于繪也且菜蔬屬也可以養生故無菜則歲稱饑謂其可茹也指丹青而曰可味毋乃謬乎海石子曰子必食而後知味也而味不徒以食也如必以食彼草莽之夫終身

菜茹未見賢于廟堂之器也昔唐節度在鎮享賓客一日刑牲無算雖郭汾陽一時碩望華夷共仰不聞蔬食也宋張士遜爲相清約如寒士嘗設蒸藁待客然古今論才者不聞軒士遜而輕汾陽也何者汾陽能使海內無菜色而七廟神靈皆得時饗則窮奢極慾不爲非也或曰然則簞瓢之回不足賢非食之禹不足聖侈方丈之豐享烹飪之奉乃自以爲得菜味吾不得而知也海石子曰回飽乎仁義禹粒食四海使指簞瓢而曰是回也指菲食而曰是禹也亦惡足貴哉今之釋家者流以苦空爲教以不殺爲戒兢兢于一菜之食曲士迂民慕而趨之絕葷茹素亦何益於世哉噫是所重在菜味而不知禹之粒我生民顏之沉潛仁義汾陽之社稷再造爲得味之大也是曲士迂民自處而同於釋家者流也於是或人唯唯知不味之味乃勝於滯味者海石子既爲說以復岫嶠子又因或人之問益爲辨其義因以自省云

一愚辨爲曰從先生作

九山外翰以曰從先生一愚卷示予先生父省齋公弟次山公皆仕宦有能名可以卜先生之賢矣奚取愚哉既而思之世方趨智以愚自名殆矯世也志愚者弗愚豈古之知白守黑者耶將以勵志也矯世者弗困於俗礪志者能完其真愚也云乎哉雖然觀天道矣陰剥於坤而一陽復焉陽剥於乾而一陰姤焉陽復有踈通長盛之勢類乎智陰姤有收斂退藏之機類乎愚然陽之陽衰而陰之陽漸盛猶智之智日淺而愚之智日遂故顏愚而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圭

矣朗然詞矣毅然氣矣不惟據事之理抑且見事之先即智者且駭觀焉是智者未必得而愚者恒得也智者猶有千慮之失而愚者恒無失也昔者晁稱智囊能審七國之難而不自保其身子房沉晦圯下爲老人跪進履而能藏其智終贊成漢業甚哉智以兆愚而愚乃成智是必有辨耳曰從之居於愚得無近之乎予願質之九山且以請正曰從以爲何如也

對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圭

墨對

玄冥之神鎮於朔方其子烏桓流渰于南因遇回祿交而善旃暨歲之臘百卉失妍於是回祿吐酸燎原被灼之區積煤疊煙化爲黑土飄風流旋黑土見烏桓而訴焉以爲被焚灼之毒而無所控責也烏桓語之曰天有五色黑居其一地有五行水爲之先予處于北翳黑是司以水爲質被者必濡予且以予之質全爾之性因敗爲功不亦可乎於是哀彼黑壤聚之於室灌之以膏和之以液劑之

不偏團之不釋章文於表蘊芳於質雖面目黧黧而華藻葩起因而名之曰墨卿成自烏桓聲著北土故有上黨松心陽定祖氏黠川發跡隄塵月賜其堅比玉其紋若犀磨而不磷涅之匪淄自是而後世咸寶之海石子業在守黑繼晷弗諉才慙明詰堅白是研遐覽皇墳夙宵靡愆松膠煙挺時與伴援恣舒相隨常置一丸偶而停披假寐就案忽覩一人拱立几畔黠黠其形言辭甚辨予叱曰爾爲何人遽而形見揖而應曰予處君之側奉君之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孟

事朝夕相親欲有所訴予就問焉乃嘆曰回祿我仇烏桓我相德怨分岐沒世不忘得遇君子聊舒肝膽欲圖報之藉君酬量予曰子謬矣子以回祿子殃烏桓子德耶孰知子之先鈍株枯根頽然朽壤歲一捐形幸遇回祿焚之無垠礪穢解化乃見其真灌膏雜芳得運其能方員互見物采一新願此灼爍爾用乃神烏桓雖功匪祿曷任怨德何屬彼此相成墨卿戚然曰君亦知其虐焰之焦灼乎始有甚毒而莫予解者乎予曰嗟乎子徒知彼之

虐子而不知虐之益子也彼惟虐子之酷也是能成子之深也夫事之拂意者未足怒而適意者未足喜人惟遇拂即憤然而起而弗思虐之將以成爾也故益之機反損見順即欣然而快而弗思順之將以棄爾也故自成其損而卒莫之益孰能知虐之爲順而順之爲虐隨寓致祥觸景有得禍福在掌握造化莫予撓子亦嘗點染于羣籍濡首于篇翰婆娑乎文几浸潤乎簡編研金匱之積素挹二酉之浩煩古有衣珠玉而焚鹿臺亦有甘隱匿而入介山雖同歸于一焰而其辨固已甚懸能善成其身則焚如適彰其賢惟不善乃禍而禍寔定于未焰之先子固籍焚成能亦奚憾于一夕之烽烟於是墨卿啓齒揚眉頓足自喜與予周旋永矢弗棄爰舉手以稱謝遂翩焉而辭避

筆對

海石子疏於慮慙於辭進立螭坳之下見事有不  
可不卹顧忌輒含毫搦管書無停綴封而獻之仰  
干丹扆雖時蒙嘉與已多致嫌忌一日神思恍惚



曲肱而寐有翹然奮躍免冠蹶首自稱彤管生者  
進而告曰吾聞言以述事事以經世言益于  
爲忠忠益于身乃智昔者南史秉簡示直周舍執  
筆司過臯夔陳謨以著聲龍比獻直而賈既遂宜  
握管而徘徊安在肆口而橫厲今君援毫授意執  
簡攄心運腕若脫揮翰如雲謂靡施而不可擬直  
道之得申倘片言而致戾寧括囊以沉吟予與君  
偕處日暱敢默默而無云海石子聽其言詘其意  
乃語之曰嗟乎子似愛我矣然未爲知我也欲以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重

啓我矣然未知所以自處也夫爾含靈中山司任  
管彙將愿而順從豈悍而自遂昔蒙氏胎爾形漢  
庭寶其跗給于北宮而丞郎計月以更創于路扈  
玉翠以閒而厠稱衡賦鸚鵡不停綴而非疾相如  
裁上林每積時不稱錮方其用之左思徧置于庭  
藩及其不用班生投之而徙枕蓋子惟聽用於人  
而非可自用也今乃不我之聽設辭以沮我我紙  
而和墨子偃蹇而欲仆陳泓爲之太息楮生終於  
縞素我豈不能強子姑爲質之往古安世持橐而

自簪柳惺惺垂琴而製雅叔通懷鉛以沉思游夏筆  
削而莫措少瑜受青鏤而詞進江淹得五色而才  
大今非往昔予冀仰摹上思禪國下願民毗外畫  
方隅之利弊內啓九重之箴規方夙夜之不遑藉  
封章之仰題稍蓄縮而不前孰與建石畫消瑕疵  
傳咸疎踴而不寐辛毗紀過而立階予恒愧彼之  
忠亮爾乃令我三緘而噤嘴自今宜屬予操縱毋  
徒偃仰而依違彤管生聆茲言之切切已深會其  
微旨乃奮迅自振踴躍即事惟予思之所到或予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重

賦

螢賦

既秋之望凝雲闕月涼飈不動炎氣轉烈海石子  
禱祝融之收威祈商祿之歛爍日納天暝振襟握  
髮緩步垂楊之隄徘徊空曠之宇但見暗中發螢  
熒之光四顧騰輝輝之精忽聚而焰相叢或散而  
照餘野去來靡恒應接不暇如升鈞天之庭明星

列宿點綴于寥廓如入百寶之臺隋珠夜光閃爍  
於岩峩如登文殊之室佛燈慧照燦爛于雲表恠  
哉斯何物耶胡爲而來耶父老揖而進曰此螢也  
非恠也時至而生莫測其情景天夜照町疇宵行  
夏秋之交陽鬱陰萌大火西流潄暑猶烝火行將  
禪金商來更土旺其中物烈而凝腐草與濕雨相  
軋靈朽籍風化而形紛紛藉藉進退縱橫若有若  
無乍滅乍興蓋非蠅之穢其腹而聞腥營營亦非  
蠱之毒其吻而入夜茸茸乃造化之恒然爲享毒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圭

爲之逾煥兒童自爲擾攘兮雖撲之而不熄星河  
相爲燦爛兮若相輝而聯奕即暑雨之時集兮霑  
濡濕而猶赫嗟乎嗟此緇銖之質亦効分寸之能  
寔並育于大造在人世而無憎彼皎皎之偉夫兮  
稟正氣以毓靈或泯泯於斯世兮顧淪沒于幽冥  
况乘暗而生欺兮動止逾勞不能自照兮愧彼翻  
飛之凌騰亂曰晝夜兩曜兮爲我無窮之照聖喆  
六籍兮爲我無盡之聰倘矯翼而獨上兮可以負  
蒼冥而倒影即藏輝而匿影兮亦且同劒彩之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圭

豐一笑彼螢之媚耀兮曾不足彷彿含英咀華之  
靈瑩

### 蚊賦

海石子鬱攸伏日之炎偃息秦溪之傍穉幼相娛  
解袂需涼聊適性于蓬茨就披拂于修篁晝苦羣  
蠅之營營萃而穿予之襟裳驅之不能坐待宵光  
暨夫羲和之馭西邁噫嵒蟾蜍之魄映于上方百  
慮退聽神游混茫豈料醜類如彼黍民有翼而飛  
長喙而銙惟鷗母之毓孽聚羣黨而銛銛衆繁熾

而莫數勢旋空而飄颻厥名曰蚊入夜披猖戶牖  
莫翳踰我垣牆翅過春冰之薄嘴同夏麥之芒往  
來中庭伺隙翕張呶嚶相逐漸及匡牀巧肆彼之  
毒螫難脫我之搶攘食肉血以療饑乘昏寐而莫  
當針鋒所加霍若荊卿之七鳥屯所翕詎止淮淝  
之鏖嗟乎天地生物兮惟人最靈百物聽命兮莫  
之敢撓悍如虎豹兮抑之而馴變如蛟龍兮養之  
於庭孰是磨牙致毒兮敢恣肆而縱橫恠茲小蠶  
兮乃纖其喙勢不如蜂之捷兮尾不如蠆之螫習  
不如蜘蛛之巧兮巨不如九牛之搏徒抱不仁之  
姿潛張暗中之虐予方襲夜氣之爽少解旭日之  
酷爰脫絺綌暫迎涼颺集朋儔而談笑或觥籌之  
互飛啓北扉而倚修竹淪甌茗而鬯幽期吟哦不  
足漫爾支頤乃引其儕遽而猖披投閒捷于倏忽  
隱刺工于斯須羣團簇以成市或散漫而雲敷我  
何暇于爲防彼若脫而逝斯一或轉而他顧已巧  
肆于鉅錐既昏暗而難睹更微茫之莫窺將蘇張  
之利口眩人以不測抑郭循之暗刃驟發于不疑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五

雖有睿皆與捷力奚能防爾之忽微念蝟毛之紛  
集奈通夕之股肌惟饜足而不去乃一擊而無餘  
銳口方張夫叢戟織身應手而爲齏嗟乎吾惡汝  
之爲殃又悲爾之見傷始知造物忌過取因悟利  
害其相將彼讒邪兮寧不鑑爾之胎禍恣殘酷兮  
乃或益甚其鴟張既鼓吻而啖噬抑衝口而玄蕭  
恣饕餮于一時昧遺患之莫殫得不足以償失宜  
先哲之所歎鑒此蟻蠓之攘攘兮何不顧害而忘  
貪願早慎其長喙兮詎令追悔之莫還安得訴彼  
蒼穹兮毋爲育此羣奸庶化工之生生兮盡仁厚  
而莫相戕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三

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終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雜著

梅池篇贈郡推嚴子

客問海石子以梅者海石子曰梅品之貴也備四德焉凌冬而妍傲於雪霜節也瑩如皎如冰玉爲肌潔也萼瓣以五應陽之數正也味凝於酸可調鼎美和也客曰吾聞梅者媚也媚其可乎海石子曰媚者媚于人則媚媚于質者妍同名而異實夫陰剥陽復萬木未蘇得梅以露春之媚彤雲翦難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六出漫野見梅以映雪之媚素臆當天凌空一色有梅以助月之媚騷人墨卿舉酒賦詩非梅則俗難祛而格不媚或曰然則德其梅之體乎媚其梅之用乎而於何宜之海石子曰其池哉池不過方塘一掬然春寓於梅梅溶于水芬芳清澈客與下上主人臨塘見梅踏雪而歌邀月而泛集賓朋而賞酬篇章而咏熙熙陶陶衆景咸會於情不亦暢乎客曰梅得池而暢然物也物因人顯惟在德孰爲有德足當梅之媚者海石子曰其吾郡嚴子乎

嘗聞馬柱史云嚴子居鄉鄉之人皆倚信之視若舉動爲則芳聲素著是媚於鄉也昨予歸自朝朝之士大夫數數稱其洵美雅操素孚是媚於朝也今予處桑梓見七邑歌棠萬口播芳風颯颯軌之循良是媚於宦也客乃曰如子言是以梅著梅以人芬具茲鼎實德乃升聞詩曰媚茲一人天下其皆春乎海石子曰然

潤齋問答

客有過草堂而以潤齋爲問者曰人生憐於天載於地天地逆旅也隨適而可奚齋之取乎曰人之處世各靳所安廣厦一椽均也然而寢處不宜堂階高明傷於弘擴畫居于外宵寧於內凝神定志惟齋是冀子又奚疑焉客曰凡覆載內既人可爲齋則貴賤賢愚可無辨乎曰人之分異而情同即貴或以華賤或以樸賢者高明愚者闇陋亦因人自適何不可之有客曰齋以人異名因其人足矣何所取擇而云潤哉曰潤也者身之澤也名之章也故或以德業或以藝術凡行已濟物惠加於時

可以稱潤矣蓋貴者行義其潤及民賤者考槃自潤厥心賢者潤人愚者潤于人何所不得潤焉客曰是數者人所不能兼也吾將疇取焉曰取賢惟賢人蘊藉者深濡需者廣貴可及衆賤亦不失已故吾之所取惟賢而已客曰今之世當不乏賢如吾之鄉其亦有若人哉曰賢在人弗在遇遇則賢達否則賢窮今有其人遇弗臻於達而以藝術鳴則景瞻氏其尤乎客曰其詳可得聞歟曰景瞻業儒游於辟雍觀當途之士高冠峨如鳴玉鏗如氣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三

也景瞻聞之曰甚善吾且以名吾齋因自稱潤齋云客曰有是哉得子言吾悉其義問爲不虛矣請次第其言以告景瞻氏言者誰景瞻之中表姪海石錢某也

何氏復姓問荅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四

四

有長者客坐而訊曰聞汝叔臨江大夫奏復何姓有諸對曰然曰錢氏之著姓鹽官舊矣非其宗而求復謂宜計之早以其姓而多聞人又奚復之議於是某則起而對曰予家自洪武二十三年以賦役註誤遣戍貴州時國制嚴迫完家以行而予五世祖諱某者生未穀食不可隨行涉峻歷遠因囑姻鄰錢氏育焉暨長遂附其姓而何乃其原姓也客曰自汝祖及曾而上不祔復姓何哉某曰我五世祖世之所從出也何也身所由成錢也何生我者氣脉相通淵源有自固不待姓而知其恩錢成吾者祿抱訓育不再傳而易姓則亦不再傳而泯恩矣是故吾祖而上皆仍於錢非貳於何實有待也客曰誠然則臨江大夫撥厥所由獨非錢氏

恩哉某曰傳不云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自高曾  
越予適五世矣未五世而亟于復近于辜恩既五  
世而不知復殆爲忘本故叔氏之奏不舉於筮仕  
之初而必待於懸車之後其意蓋曰迨今奏請而  
吾五世之嗣乃知錢而何矣客乃嘆曰有是哉不  
有錢氏則何氏幾於不續錢之恩成我之恩也亦  
何異於生我之恩也汝乃五世而不沒其恩不有  
何氏則錢氏卒于無辨何之報子孫之報也而不  
可混于錢之子孫也汝能五世而始圖其復施恩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五

蜀道清風引

臬憲謝大夫右溪引疾請於 朝旣得請戒行歸  
蜀時甲辰歲夏孟月也凡浙縉紳士知右溪賢而  
惜其別各歌咏以贈焉聯爲蜀道清風卷督學文  
谷文命某爲之引且夫風周流不滯者也在宇宙

爲大塊噫氣在人爲浩然正氣氣一而不二然天  
之風激越乎大空披拂乎廣漠而無所不之人之  
風則或出或處其出也銳然不撓其處也浩然莫  
挽屈伸往來有舒卷之道而世莫之能執焉若右  
溪丈誠得之矣方其處朝端司郡臬諫而不激正  
而不苛容與和煦之風也今之歸蜀獨見不渝衆  
挽不止迅疾剛肅之風也是故與天地同其動輒  
而本浩然以爲流行茲諸君子以清風擬右溪而  
且繫之蜀也是惜右溪之風不在天下而乃蜀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六

也然吾嘗考蜀之風矣趙閱道一琴一鶴自隨宅  
心事表聞風者起敬嚴武苛急橫厲李青蓮至爲  
蜀道難以刺之蓋風之清濁不同而人心欣厭亦  
異有不可強要者右溪振凌霜之勁甘苦蘖之操  
飄然長往視豸憲銀魚如棄敝屣卷吳山浙水之  
秀而歸卧青城錦江之墟信乎清風在蜀矣蜀不  
以右溪重乎右溪之芳聲將不以歸蜀增重乎吾  
見宇內論人物者觀風薦高賢者行且歸之蜀它  
日朝廷搜遺佚倚鈞衡必藉右溪之風以昭明時

之治吾且拭目觀之矣於是諸君子咸曰右溪浩  
然之歸必不能久不日出而翩然清風且徧宇宙  
似不宜專繫之蜀也予曰惟其不可繫之蜀而後  
見風之用無窮右溪之道無方在千古則播爲流  
風在一時則揚爲仁風是謂右溪之清風

題霜風寒菊卷

予既讀李氏節婦卷見其窮而不挫也老而不渝  
也靡恃而獨立也率性而合道也於是歎曰嗟夫  
是真霜風寒菊哉節婦於是不可及矣窮不挫介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七

也老不渝貞也靡恃獨立勇也率性合道慧也介  
以淑已貞以久要勇以果行慧以率正德之成也  
歲寒不變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節婦稱  
懿德矣公好能母歸哉夫今之稱士者非不慷慨  
自樹然暇則高談迫則罔措周章隕越名節或渝  
是非窮而不挫也方向于善不克固持後先相視  
若兩人然是非老而不渝也左匡右輔豈鮮賴藉  
利害當前輒變其志寧云獨立朝經暮史中無夾  
擇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寧云合道婦人長于深閨

啓迪未聞觀法無準而士所不能婦實能之是不  
足表於世耶吁女子不與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節婦於是傑於士矣君子曰節者忠義所  
發未有節而不忠義者節婦忠臣義士儔也嗚呼  
忠臣義士習於學學且未必能守故忠義千百之  
一節婦不學也守乃過之踰於彼多矣得此卷而  
讀之其有所興起也夫是可爲名教裨也予少好  
學長而無聞恒感慕忠義之氣倘得目見當廬而  
式之憑而弔之乃今得此卷不自知其盱衡擊節  
也節婦爲李母李氏二子受業于予曰儒烈曰儒  
休乃節婦猶子而育于節婦者予誨之曰二子勉  
乎哉俾世之載筆修談者不僅得一節婦將曰閭  
有賢母庭有肖子母爲節婦子爲忠臣實惟李氏  
兼之且曰二子海石子之教也節婦子其姪恩育  
備至節婦之意何渠不出於是節婦其以身教哉  
予不文特欲華衮節婦且進二子而藥石之故不  
能無言

題璞齋義冊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四

八

此璞齋君之義而吾海上人爲之作冊也璞齋吾  
邑學博也嘉靖己丑得休沐還莆迄今己亥別十  
年所矣忽自莆不遠數千里挈食指來吾海上璞  
齋固博雅豪也志存四方不安家食豈以吾海上  
人能待先生故不釋去吾海上將卜居之耶抑教  
鐸未終範材有待將復厚吾海上人耶昔管勿安  
去家之遠海召平去家之成都紫陽朱夫子家新  
安也去而之建寧是其人肯廓落有道者璞齋豈  
意有所見欲攀駕前人故不憚跋涉耶是璞齋自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九

處必有其義矣吾海上寧不以義報耶雖然報先  
生何觀焉觀其久于處先生則得之矣處先生何  
觀焉觀是冊之登名則得之矣或曰登名是冊者  
劇金以利之也利豈義乎吁吾聞之利而利己者  
爲利利而利物者爲義義者宜也宜則利亦義矣  
易不云乎利物足以和義吾于璞齋之卷可以觀  
矣

冲玄別語

精思樓之會也東郭鄒子明水陳子卓峰黃子龍

溪王子覺山洪子少初徐子偕焉信宿聯床相與  
往復得勘破意見一障實爲千古痛快後世儒者  
祇謂讀書能益知見此心注焉遂一生寄頓冊子  
未能超然融會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  
非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研究以爲有得然住于  
見者見即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亦從見得其  
於本體尚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字性解爲真  
字解非性也性真流行神觸神應不容毫髮比擬  
比擬之見猶畫工傳神形色種種非不具在終是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十

影子却無本來生氣耳本性之見自性自明明吾  
本性以證聖人言語猶持吾規矩以合聖人方圓  
無弗同也有弗同者規矩受病也欲合聖人之方  
圓方圓之上無可求也求去吾規矩之病而巳是  
聖人之方圓先得吾規矩之同然也規矩之上固  
無所加也然聖人之方圓一定不可易也吾之方  
圓運吾規矩而時出之其變無窮也然則聖人之  
方圓非但無以加吾之規矩而亦無以盡吾規矩  
之變也善讀書者亦惟自得本性已矣本性之上



固不容有所加也本性之上更加一知見是規矩之上加一方圓也方圓不可加反爲規矩累矣千聖道脉真偽之辨只在此處分辨今幸勘破實微千古障蔽乃學者一大關竅默而成之真性無立更復何事臨別叙言永佩嘉惠

海鹽災訴 甲辰年

今歲旱魃作災民竭力桔槔以望有秋而天不憚憫田禾枯瘠所以代天恤民不有賴於臺下乎但大稜過江以南臺下所已知也而海鹽較他處獨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甚或臺下所未察也請略陳其槩曩嘉靖十八年鄰邑海寧水涸運舟壅閘不行有邑丞建議借海水一潮之入濟京運百艘之淺率然從之不顧後患而海鹽乃海寧下流也鹹水引入停注陂河鹹淡相交釀爲黝鹵其入田畝螟蟲乃生故海鹽自十八年至今五閱歲矣歲歲蟲災秋收屢歉今年孟夏迄仲秋凡五閱月天霖不降螟因大生禾乃益壞人但知無力之家不及車戽以救可種之用而不知有力之家雖播種不失亦受蟲傷之害各

郡縣災一旱而已海鹽以旱兼蟲災而又災不已甚乎各郡縣一旱已至無年海鹽災既重疊收益虛望故田有不及佈種者苗有不得秀實者畝收僅穀升斗且屬糠粃夫先之以數年之歉更重之以極困之災民之艱苦豈特室如懸磬而已且昔尚有田房妻子可以變賣今則靡室不空靡家可藉戶有積欠之逋人多久枵之腹故良心奪乖貪生盜賊蠢起奸宄蝟興河有飄屍邨多續哭且喻喻訛訛妖言暴作謂海桴可乘亂有能逃之地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謂餓死在即法無難犯之憂謂某處可以搶掠謂某地可以屯據蓋抹生無計故從危不難今欲加貸賑官司未易議處而秋徵伊邇糶子將何抵償倘不爲權宜恐捶楚之下不徒死亡而意外之虞實深杞漆或曰荒固極矣何無告荒者乎是正可見荒之甚也自鹽往杭數百里餓損之夫無力可奔也數百里必用數日糧無秋之家何糧可裹也告荒衆詞必求寫詞之人必買詞式何錢可辦也是可見海鹽之甚荒也伏念臺下抱天地好生之

仁廣 朝廷撫字之德目覩時艱心切民隱施不報之恩於垂死之鄉加非常之惠於極窘之地萬一京運難免則那借庫藏或一策也萬一庫藏難那則停徵待熟又一策也萬一兌運難停則騰熟權借又一策也萬一借熟難行則多撥折兌又一策也草茆廢人杜門久矣安可與聞時事但桑梓同胞憂心駭目今已數月而寂不聞處置臺下居高聽卑視民如子狂瞽之言或蒙垂察使百萬之命不橫霜露恩施無量福德無量如有欺罔天鑒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甚昭甘受明譴

跋彥昭遺墨

嘗聞醫之功與儒等儒明其道用於世則匡濟君民共躋泰運若醫者技也技而足恃以揅緩急拯生死技而道矣故醫儒並稱不敢岐視焉嗟夫天地之大德不過曰生而已儒以其道生人醫以其技生人均之全天地之德補造化之功也近世醫則外儒儒則眇醫志分而功乃不全予友人少谷丈出其先世遺跡知若祖彥昭先生乃儒而醫二

業合一者彥昭從楊鐵崖遊能盡其蘊芳名特盛於海虞之福山一時從其業者彬彬多文學之才既儒矣而生當胡元不欲仕進遂精方書買藥自給而寓興于草書音律之間草書傳布吳門咸襲以爲奇非重其書重其人也曾孫院判君宗尹訪求遺墨而經兵燹之後零落不存獨得贈顧立中純扇一絕句遂表而揭之乞諸名家題咏以致思焉孝道蔚然矣君之嗣少谷慷慨博雅與予弟萱同釋褐爲縉紳所推來尹嘉興多惠政士民稱頌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道濟之思則孝家忠國舉萃于是宜乎少谷之愛重之也予因題而歸之以表盧氏祖若孫仁孝一脉無疆之緒云

### 東海石鼓歌跋

歲丙午春仲過石山丈文湖書院謁陽明遺像焉退餞於前楹餞罷登樓又出示張南安墨跡如鸞騫鳳舞如風雨倏忽變態百出乃石鼓歌也石鼓本周宣王獵岐陽勒文垂訓昔予拜國學見左右廡石鼓在焉考其文漫滅不可讀然視倉頡科斗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五

書衡嶽大禹書不類或曰此自唐中宗考古效貞觀模蘭亭故事非宣岐舊物也其一坳其中云荆家鑒曰以杵則其剝蝕何疑乎要之固鼻鼎跡爲斯文一奇勝也今東海書與石鼓益不類蓋斯籀八分隸書之變迄于今不知幾更改畫矣如鍾太傅之勁王右軍之雅其卓然者東海其右軍之變乎東海初守南安與白沙爭主玉枕山是以無累心胸融會山川之勝故臨池縱毫景與意會其峻而高聳者如層峰其隱而沉晦者如重淵其濃而

婆娑者如春巒其省而徑直者如周道信能收山川之勝而發之書矣石山丈一時人豪也蓄是書殆氣類相合云予不知書承石山命聊爲書其後

### 西洲詩畫跋

予束髮與西洲翁仲子廷璽學於莆陽陳先生館下西洲爲館主人日夕賸聽西洲蓋起家以勤訓子以善澹然於世俗紛華吾固知西洲長者矣予去游京師廷璽貢入成均六館推才焉後廷璽旌祖南野強爲繼子南野歿而嗜利者欲奪其繼計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六

陷之遂落儒服編戎籍鄉黨寃焉謂西洲必且謀昭雪西洲曰聽之天嗟乎廷璽少讀書無機微心宜爲狡者陷而西洲竟付不較予益知西洲去白守黑而知玄矣今得觀西洲詩畫昔久與處如無一能者而畫與詩乃若此多天然自得趣又知西洲冲然穆然而不露矣白首始睹其英華亦卒不自炫真寬然長者也吁吾始觀西洲自一西洲既觀其處變又一西洲今觀其詩畫又一西洲西洲不可量如此其自贊有曰苟能師乎衛武又奚恨

於頽齡意可想見哉吾今乃欲觀法於翁謹跋之  
還廷璽藏焉不徒一家之範已也廷璽名珙

文衡山畫跋

石山丈視予衡山畫及所序能畫之由慨然嘆曰  
衡山一時間人也畫特其一耳然亦有所本蓋得  
諸米南宮父子夫米南宮見奇石則下拜遇草木  
禽蟲徘徊焉以察其枝節鳴動精神聚于物象寫  
物逼真故南宮稱善畫非求於點染盤礴之間當  
其神與景會而畫在矣雖然猶逐物象也若唐道

本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子畫鍾馗明皇得之夢寐道子又彷彿明皇之夢  
寐是無象之象不徒自得心神而兼得明皇之心  
神誠天巧耳嗟乎吾儒之學流現目前而亦潛藏  
象表索迹象者覲面而失之是畫之不若矣非畫  
不若其領會於中者不若也如衡山不本南宮安  
所成能乎吾故曰道子之畫機合於天南宮父子  
之畫巧呈于物而衡山本南宮其猶物而不天者  
耶予不能知也敢以是質之石山丈併以求益於

衡山

跋高都閭卷

讀泉翁贈高都閭卷而又感於文武道之一也夫  
天上浮兩曜星辰之章列焉厥象文地下噴山川  
丘陵之險麗焉厥象武天主生地主成天陽主散  
地陰主斂故文以飾治隨遇而施武以戡亂因時  
乃動然則天地合而兩間位矣陰陽合而百物育  
矣文武合而萬邦寧矣有宋之臣曰武穆者好左  
氏春秋曰文正者胷中甲兵數萬其心同一報國  
何文非武何武非文論者要其成乃有文武稱耳

本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太

心未嘗二也道未嘗二也今 天子禮樂賁百玉  
千羽舞兩階文恬武熙卓冠千載我師泉翁揭文  
武一道之學都閭高子守文武一道之訓大哉斯  
卷其將復覲古名臣之績而裁成天地者乎都閭  
產西楚而揆四方值茲太平雍容揖讓向使獨當  
一面吾知其闡我師之訓底定之烈不旋踵矣予  
與高子皆仰法泉翁同道也同心也謹書此爲高  
子勗

謝宴啓

奉 命北闕稅車西楚戴星披霧當此隆冬衝風冒雪以涉遠道爰懼職業或致曠疎迺荷渥恩深辱式宴素餐是凜推食有懷若筐篚之承再拜奉返而葑菲之分寸衷是銘

牌

爲公務事照得當職奉 命前來 楚府公幹本年九月二十二日禮科給事中高擢禮部祠祭司主事夏浚同於右掖門領出精微批內云楚世子奏父楚王於嘉靖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薨逝乞要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五

祭葬等項該本部照例覆題奉 聖旨是着湯紹宗去欽此欽遵外今給批差行人錢某前往湖廣布政司比號轉往楚府掌行喪葬禮儀欽此欽遵戴星披露晝夜在途陸車水棹荆楚是赴遂如期而集迺大禮以襄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楚王靈柩於靈泉山安厝入殯冥器治殯夫役已照勘合舊例着有司給發長史司成禮外 諭祭聞喪等祭已動支無礙官銀着落江夏縣主簿熊蘭等遵照 欽示品數已同 欽差靈壁侯湯紹宗行過

外祭事爰畢靡典不舉靡細不周 聖恩昭敷是有司仰體敦睦之心而宗藩欣悅俾當職少免尸素之罪今將依限回京前面行過事件有司合有繳報該司爲此案仰布政司經歷司抄案呈堂即將前面行過事件開載明白申來賞往庶當職有所稽覈而 王事不爲廢玩矣

爲公務事照得當職欽奉 上命前來本府掌行祭葬禮儀已于前月二十四等日舉行外即欲依欽限回京昨二十一日晉辭世子殿下蒙尊 朝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五

廷以及使臣也亮迂愚以隆禮接也賜宴賜贐竊謂宴席不可辭而贐物安敢受然嘗兩蒙殿下之惠而辭之矣尊者之賜不恭之卻竊有未安謹拜領詩一軸說苑等書八集色幣三端以承好賢勤腆之情餘幣六匹白金五十兩除已而辭外今責令江夏縣聽事吏祝山收領合行繳納照得賢王贐勞固有餘愛而奉職無狀敢當重賞爲此牌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原發物件責差首領官賁陸前赴長史司啓知投進仍取該司收管回縣

粘卷以憑查考抄牌官吏先具不違依准繳來

### 擬策問

問易稱垂衣裳天下治故睢渙之麗黼黻爰陳聲翟之文五采始作其來尚矣我朝冠服定制載在會典集禮及內閣秘圖可稽也今聖明在御俯從言官禮臣之請更定朝祭冠服修短有度尺寸匪紊或以蔽膝綴帶或去雙滴二珩或華方心曲領其指何若又輔臣請定燕居冠服冠擬四山兩山十二金線之不同服製緣青緣藍用素奉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用花兼以玉色之辨亦可陳其義否夫等威辨則禮制定而名分尊嚴故戴禮明五法齊國供三服袂袷應規矩黻纁有六等自古兢兢于茲至今而式隆盛典王猷丕著可無闡揚以仰贊德美宜明言之爲黼展太平頌

### 二

問禮因世沿革而聖主每隆厚道以示軌海內裨贊醇風我聖祖肇興建歷代帝王廟不忘景行今上南巡承天遣祭境內山川及帝王陵墓

且納言官表表堯母陵於益都曠越千古然考前代有祀太昊陵至唐太宗陵凡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戶每歲春秋兩祀商中宗陵至隋文帝陵凡十一帝守陵戶三歲祀一秦始皇陵至石晉高祖陵凡十五帝守陵戶二三年一祀周桓王至唐大帝陵凡三十有七但禁樵採而已優崇之中顯示隆殺其規畫可謂盡制矣但有宋諸陵在汴在會稽皆先朝遺兆揆之於禮倘亦宜置戶加祭否夫過墟墓而思哀景前猷而作鑒雖治績有興替而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主

國典秩化裁值茲昌運加恩迭典之世固推聖祖祀歷代之盛心而不繼之者也其議所以表章之宜用廣聖朝之雅道

### 三

問曾點志浴沂風雩程子以爲便是堯舜氣象夫堯舜欽恭兢業一日萬幾豈乘時自適者比程子何見而許之及林學蒙問朱子而朱子以爲曾點與莊周之徒相似夫蒙莊雖邁往不羣其於堯舜何啻千里程擬之太高朱抑之又似太甚而程朱

之論決非漫然無當者此處正宜參會於此勘破不特知曾點并見堯舜不特悟二子論人之公抑且得夫子與點之意矣昔程子嘗謂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夫子與點寧在風月間耶會得此意便上達有機且朱子推崇程子而論點又更各別非嚴核細思何以究竟聖門宗旨試剖心焉

四

問張橫渠爲崇文校書執政不悅之差令勘苗振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重

獄事程明道言崇儒禮賢不宜使推按刑獄然則儒所當任何事獄當付之何人及新法行明道不辭三司條例而受其職夫刑獄不可乃計財賄耶至伊川爲明道行實不載條例事其意安在我太祖下金陵即剏禮賢館召金華四先生與之講論而不煩以事及英宗徵吳興弼授春坊論德固辭不拜而薛文清爲御史受旨取焚金於辰沅陳獻章應召就檢討之職夫諸君子皆名世之儔以道德稱而去就辭受之間各不相侔必有深意

不知與程張可相方否仰法古人者能無揚摧爲觀法地乎試抵掌而談用以窺所見之大

五

問文事武備並用於世本通一無二而談者岐視之故輒鈴矜勇捷縉紳左金革事分而國亦無全恃夫所稱爲武豈冠冑彎弓馳馬叱咤已耶固必涉略經史運籌決勝者也然趙括讀父書房瑄擅世舉而敗衄無類斛律金韓世忠之儔目不辨一丁而敵愾之勳照耀青簡且吾夫子自謂軍旅未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重

學抑子路以憑河無悔及却萊墮都即善兵者未能幾萬一也由是觀之武固不可無文而又不專恃乎書者今之武經百將傳國家所藉以閱武士備驅策資折衝者顧孰爲權謀而輔仁義孰爲養浩然而發以忠貞夫仁義忠貞文之精者也而以武運之卒爲世道光貴亦可以知其一貫而無歧矣請籌其同異而究厥歸于一原者

六

問災青天所以示戒也顧洪範謂休咎有徵而春

秋不紀祥瑞不書事應何耶後世識緯諸書及漢書魏紀備言事應亦與洪範春秋厥旨有合否或言災異乃數也又云感召也又云天心仁愛也夫系穀不妖熒惑退舍謂之數可乎漢文宋仁宜召祥而異乃叠見謂之感召可乎澤水其咨桑林自責著于堯湯盛世何所庸其仁愛乎我 聖天子德侔上古天開泰道其休徵當不翅庶徵時若顧前此甘露河清慶雲白兔奏瑞未幾而旱澇風霾天鼓山騫江南北冀五嶺之區歲歲以荒禋告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四

五

何也或者曰 聖德敬天靡有間然而天心眷德則恒恐以純嘏致怠故時出儆戒即堯湯水旱爾夫如是則猶然仁愛意也顧天道遠人道邇修人以應天宜何措意夫證諸古如彼驗諸今如此曷由致決竊謂通天地人者號爲儒願以此卜生平之蘊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雜著

宛浩然傳

浩然宛姓東平人少慧敏不戲弄長通經術尤好邵曾格言事漢孝武皇帝建元元年冬十月制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言浩然博通經傳獨不治申韓蘇張家足當儒拜謁者贊謁殿中數被嘉賞上一日召浩然曰朕聞蕭何爲高皇帝治未央宮極宏敞壯麗以昭壓萬年朕欲置離宮渭南上接終南其爲朕成之包羅淑氣開拓臨幸浩然頓首曰陛下方隆唐虞之治加意經術制作禮樂惠安元元臣昧死願少減游幸興起文德以節儉先上不悅罷三年春河決濮陽詔發卒十萬築決河起龍淵宮遣浩然監之元鼎二年作栢梁臺會羣臣賡歌歡宴上極樂自是浩然揣帝意侈大興役漸繁嘆曰去之非忠諫之不入曷奉命典督就中經紀之仰副上意下不苦民孰與碌碌朝廷間耶元封二年春上幸軹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二



子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太初元年起明  
光宮後元元年幸盤屋作五柞宮咸興力焉贊  
曰漢武喜制造當時號稱千門萬戶監役臣率超  
顯要或賜爵關內侯獨浩然默默退避似懼爵賞  
者天子憐之賞亦不及嘗聞志高雲霄者往往薄  
工作細事獨浩然隨在盡心功存國家澤及黎民  
而翫然不羨於富貴崇大之寵蓋學宗聖軌道本  
六經平生恥刑名縱橫家言故戰志奉上隱禪國  
事不譏諛自功高標雅操非一時庸流可軋若浩  
永格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然者吾願禮而敬之者也秦溪野人讀班固宛浩  
然傳深慕固之知人自固遭慘傳遺逸不著嘗聞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春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浩  
然同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帝追論  
建章宮興建諸臣浩然被大將軍薦拜御史大夫  
傳亦不載豈固知浩然薄功名于浮雲非志所慕  
故不載傳中耶

### 良士傳

良士者崑山周翁也書其名少志學游邑庠已而

母張孺人病以歿翁侍疾迄持喪勞悴悲號不恤  
勤困於是患痰喘不易療遂棄儒業而逸其身游  
于烟霞山水之間篤意教子旣而仲子大禮成進  
士由北部郎積官守閩之興化考最得封翁如其  
官制辭稱其孝友信義可爲良士於是閭黨知  
翁者謂天語確當若素悉其行誼者乃遂稱翁  
良士云予與翁仲子同釋壬辰褐同事天曹同巷  
聯居又同師甘泉翁出入相親無間朝夕每因仲  
子獲聞翁之誨則諗知翁賢而識仲子之謙和端  
永格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雅其淵源有自矣今辛丑秋予進而謁翁于澱湖  
之北得承顏接辭見翁灑灑無物累語非潔廉忠  
孝不以出諸口其諸子拱侍恂恂有法益信仲子  
言知翁之陶誨者不凡矣仲子嘗言翁父樂清公  
晚得末疾艱行而又時時喜行翁輒扶掖奉杖履  
暇則命諸兒孫繞膝誦讀雍容嬉戲以順適其心  
積久不懈其能孝類若此翁昆季四人仲兄病疊  
輿迎於家親理湯藥調食飲始終靡倦其能弟類  
若此內外宗黨懽然有恩遇年耆者必致敬有犯

者置不校曰無乃吾召之侮耶與人約必踐不爽其居鄉信義類若此以故閭黨因 天語翕然許與無間言固有徵也夫種德於身受慶於天誠若懸契觀仲子顯於時爲良牧政事施設足自奮越翁復承需恩被章服沐褒嘉又目覩仲子陟巍登臚不爲榮遇耶然翁實有善處榮遇者昔仲子官北部有 旨改高才郎柱史銓司覈聲望屬意使予乃仲子逡巡不赴翁聞之喜曰吾志也旣而涉註誤連逮杖 闕下翁聞不驚徐曰此 聖恩玉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四

成也及判鄧州守興化皆迎翁就養卻不赴曰居官宜急民不宜顧私吾往可耳懼以耳脆遺擾也故仲子水蘖自將弘濟甚博頌聲流聞實翁有以致之翁善七箸視聽聰明而仲子則念翁甚方考最即具疏請歸養謂臣睽隔父母二千餘里又不赴臣祿養髮思孔疚乞還政歸侍成 清朝孝治之風不允尋擢憲廣南歸拜膝下翁語之曰若受任宜報國致身侍養有兄弟在乃囁嚅效兒女子作歸態耶如國恩何且使吾有子爲國宣猷一方

不愈于得一兒抑搔問寢耶促之官矣噫其素處榮遇又若此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翁之視身與所勉子者則具是矣夫翁良於父故仲子良於子因以良於臣使家庭間皆化翁教則一家良翁之德徐而漸被則天下良即陳太丘王彥方之遐軌不足論矣吾於良士深有感焉 贊曰世語純懿嘆其不恒謂淑氣所萃天固有意耶予謂不然天胡弗均人則弗成然而成之則匪庸人予聞翁幼齡偕同舍生赴塾一兒墮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五

水曹偶各驚跳去翁獨求行路者拯兒其人難之翁出不意拯其人於水兒乃得抹人稱其有破甕之智翁之馴謹實自豪爽中來故攝虛僞歸純懿良之基也固知翁非庸衆儔哉

錢烈女傳

烈女錢姓吾宗也爲嘉郡海鹽人父名某字君儀爲予族兄烈女何烈也烈乎其死也烈女少端慤異常流父鍾愛之教以列女傳每能通解許聘陳某陳初裕繼室其室內帷箔多不修聲跡稍彰里

之王姓者過君儀門輒暴其事且曰不意君家賢  
內乳也而貺彼室哉近朱近墨其赤黑雖性定不  
受侵亦甚可畏也保姆以聞女曰嗟乎渠行且至  
此乎胡可借也吾伯叔兄弟類業儒吾宗爲鄉邑  
範吾忍以身奴顏塵穢中哉今吾年且及笄盟不  
可悖義不可辱吾以死謝吾夫不忍以身累吾宗  
也嘉靖歲庚寅孟冬中旬四日定于歸之期矣先  
三日遂自盡嗚呼烈哉或有不知者乃曰陳貧乎  
乃死也海石子曰人之惡貧不甚惡死死猶不惡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五

六

况貧乎况夫習儒可不貧身勤勵可不貧忽而死  
諸嗚呼是性貞烈者也其有感於傳中諸女風之  
而興者乎彼王之言惜賢淑也不意其死女女之  
死全節義也不計其愛身女死而女之名完矣身  
忘其愛而身之行懿矣王蠋不入燕龔勝不入新  
忠也萬古凜然如生矣臣也死忠女也死烈烈何  
讓忠噫嘻傷哉勝乎蠋乎奚謂不在今之時乎

東泓哀辭

歲癸巳文部尚書鉉罷歸新安道出嘉郡尚書語

郡大夫曰吾力能死兩諫官歸無恨矣且聞天

子將賜環復吾位郡大夫以語予予曰所謂兩諫  
官者何人哉未幾有東泓之報於是海內士輒爲  
諫官危諫官亦各以言危越明年予服官左掖見  
諸諫官以言進者更剴切則更得聖明優容如  
大海之納百川而予疑東泓之死命也夫夫抑有  
故也然尚書門下故吏散在各執事予每每訪之  
或曰薛給事輩相繼論尚書奸尚書摭論各朋黨  
遂聞有旨杖薛給事輩先一日尚書邀兩官飲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七

或云錦衣不識何姓氏尚書親起爲壽厚之金三  
百次日薛給事輩杖杖且死然則東泓之死非死  
于錦衣之杖死于尚書之金尚書歸新安其子習  
見尚書狠殺入乃欲死尚書倒尚書于地尚書憤  
懣疽發于背三日死嘗聞永樂中尚書震計殺尹  
昌隆一日震家居見昌隆入遂昏亂亦疽發死夫  
昌隆之論震猶東泓鉉之殺東泓猶震而震鉉之  
死若一轍然鉉又借手于其子天道好還也蓋天  
植忠鯁之臣而計殺之其罪一使天下後世見東

泓輩之死而不知鉉輩計萬一疑及 聖明則上累 主德者大其罪二自鉉計殺東泓雖天下明知 聖主好諫苟非中庸之士恒以東泓爲戒則鉉誤國爲甚其罪三天胡不報之以速死又使死于其子甚鉉罪也又聞東泓拜司諫道出濟寧聞開爲有力者數啓啓則水涸滯東泓之舟三日既而兩御史至鞭撻官吏震吼如雷人於是賢東泓德量他日勳伐未涯也乃今死於鉉然不死鉉則東泓之名不益彰乎乃次第所聞而哀之且使天

永修堂稿

卷之二十五

八

葉宜人哀辭

葉宜人者博野司訓宗範公女平和掌教易齋公配禮部儀制郎吳某母也宜人之行不越閭內且家姚江去吾鹽千里何能知宜人然某嘗師儀制君憶昔受經之暇儀制君每於邑泣數行曰母氏有懿行而不獲顯談之壘壘某嘆曰自某之從儀制君游也言知不妄行知不苟以儀制君能淑我豈知淑儀制者有母哉雖文母申母奚加焉然古人論閭懿必推原所自來吾聞宜人父宗範公以三禮歌鹿鳴拜官博野嘗受聘校閭藩試有窺于

永修堂稿

卷之二十五

九

敬宜人之刑于夫又何如也稟若翁之教而又儀夫子之刑固宜動可稱述也然其本尤在自幼解孝經大義所以廣其天明而懿美益盛信匪虛哉若其教儀制昆季寓愛於勞行慈于嚴使儀制君爲名進士爲賢禮官於是主上推恩封誥自天光于原草且諸嗣彬彬待舉宜人之寵光固未艾也儀制君遍求諸名筆闡宜人之幽亦以及其愧其不文敢不舒鄙陋以解儀制君生平之哀其詞曰皎皎星輝粲粲霜姿馨馨桂馥郁郁蘭猗就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可擬之曰維宜人少含其章如璫如珉孝義作訓湛性日明于飛來吳相敬如賓鷄鳴不寐微音孔聞女德婦道允矣其芬成子以誼命于帝廷相禮羣祀厥問光瑩吁嗟宜人埋芳閼靈紫詰煌煌九原如生儀制純孝哀淚盈盈風淒宿草雲慘佳城懿行在石貞堅不泯千百斯年越江之漬

毛聽齋像贊

丹青者誰曰聽齋翁開函展像宛見英風聽鹿鳴之歌已譽標乎澤宮擁臯比之席而鐸振乎粵之

東佐三湘而荷戈者戰移八閩而負逋者從材足以大施奚較乎遇之窮通縣車五馬之堂徜徉九節之筇洒翰賦詩寫其未罄之蘊知進知退偉乎一世之雄

錢緒山尊堂像贊

吁嗟乎此儼然禕翟而端居者誰也心漁翁之元配緒山丈之慈幃人知心漁偉丈夫而佐之者實含其輝人知緒山奇男子而訓之者能慎其幾吁嗟乎脫簪丸膽古豈無傳而相替成德斯今之賢歸姑蘇之祿養哉姚水之幽阡吁嗟乎以哲人爲配兮以三鳳爲傳既生而榮兮亦歿而安考德者宜徵北堂之遺化論報者已覲其孫枝之永縣

禱雨文

於惟明靈奠茲境內百昌嘉生渥澤時霈啓我休祥無逢災害帝祉是馮烝民攸賴比者天不降佑雲漢孔揚我稼旣稿時雨弗頒吏民惶惶叩額靈壇斯牲靡愛爰覲拯艱甦旱魃之已極起危困而就安然而高天赫日暘氣益驕澗溪垂澗民計無

聊力苟可竭不敢告勞柰心勞而力弗逮人近而天則遙惟神陟降可以達天惟神靈爽可以保民神不是恫民生莫逃其等掃壇陳悃真心虔祀祈三日之佳霖庶晚禾之猶熟過此九夏向闌苗皆焦爍生機已絕弗可再續此邦之民實靡遺子神不我聽惟我有咎斯民何辜乃不少佑於乎民嗷嗷兮呼號聲啞啞兮桔槔雲不油兮雨不沛蘊隆蟲蟲兮夙宵惜予懷兮孔疚望復望兮神颯然而就招恍雲旂之眇眇澍霖澤於崇朝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十三

禱雨告各祠文

代

先正羣公歿而社祭生爲民表死藉神庥故建功立德則名著邦家揀災捍患則祀通桑梓茲者恒暘不雨千里無禾靡神弗舉敢不遍祈民貧無食昔病暑雨今逢旱魃官空無賑茲旣徒手後且征輸望雲則西郊之有滄竚雨則百神之靡臨此先正羣公之所知也亦所憫也蘇稿回生實惟其時其等政不足以保吐黎德不足以格天鑒敢布屢宗用求拯于羣哲願普威靈早施弘濟豈惟鄉井

之休實昭二三大夫之靈爽也惟神其鑒之

祭唐漁石文

嗟嗟唐翁胡蒼天不爲斯文慙翁世道留翁國家壽翁乃遽仙去翁哉翁之文章在史館勲業在太常獨心術光明如青天白日道誼豐碩如廣谷太川吾黨敢以不馴雅之筆遂爲翁隱哉人知翁蜀令能抗劉賊底定淮北不知翁勵衆以忠義故執挺而撻堅利也人知翁巡江右靖宸濠拊定洪都不知翁誓死報國至忘寢食以得免於霜露也督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關中學六年以正學振士氣而長才勁節之士興于翁之身教督淮揚漕四年以清風先師帥而飛艘陸輓之儲賴于翁之心畫巡三邊而烽塵寢息豈兵車力哉措置得宜忠信行於蠻貊矣登八座而乞養歸家豈爵祿耽哉服勞無方孝友通于神明矣暨天子不忍置晉公于野而必欲還司馬于朝初起本兵正點虜陸梁之會翁如汲長孺寢淮南而萬騎宵遁凡有目者皆觀其功再陟冢宰振簪纓廉退之薄翁如山巨源持大體而百僚欽

迹凡有生者皆蒙其澤翁蓋少游楓山之門長登  
涇野之榜其師友見聞確然不淆矣又天資恢廓  
性度坦夷學力純粹其平生操服灝氣不磨矣故  
存之爲心奮之爲義筆之爲文措之爲業巍乎泰  
華之視培塿也蕩乎滄溟之視曲流也燦乎鸞鳳  
之視羣羽也翁且全歸矣斯文考德問業將誰賴  
焉世道前汚滌穢將誰起焉國家訂謨定命將誰  
咨焉然則吾黨爲翁痛豈吾黨私哉千里緘辭五  
內若割唯翁有靈能鑒予衷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五

祭高蘇門文

蘇門從何來茲復從何往海漚歸海來往其適然  
之遭耶吾聞蘇門計忉忉焉悲悲何從生吾情也  
亦羣情也旣而蘇蘇焉息息何從止非吾情也乃  
實理也歲在執徐吾舉禮部蘇門列五經師中吾  
試政天曹蘇門爲稽勲郎吾茲使楚蘇門復按察  
楚新故契厚而計忽來悲吾情也蘇門洞達堅毅  
潛心遠到暢於理道視芴蜩如屠牛坦綽有餘巧  
目無全牛又揮毫敷藻出入騷雅斯文倚賴而討

忽來悲又羣情也吾聞蒙莊云厥衆酌壺厥瓶易  
盡萬物酌大貴之生故大貴之生易盡蘇門參晉  
憲楚率以一身欲活數百萬夫以數百萬酌其生  
噫易盡無惑也得非用物精多者耶天壤之名不  
可朽則蘇門往非往星漢昭回宇內之所共仰而  
吾之所得慰於情之莫可尚也椒漿豆豉維鑒數  
詞其來享

奠邢三湖方伯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五

嘉靖壬辰孟秋五日得藩伯三湖邢公之計於令  
子陽川年丈某某同視政天官之考功乃採芳而  
薦之几筵其辭曰 仁宜繁祿靜且滋齡况公邦  
幹於藩仁敷于家靜息天當屬眷憶公鳴華癸丑  
之春鵬鵬翔炫人曰公文金玉其相道乎一貫憶  
公秉直南刑之曹逆瑾指怨人曰公禍挫采沉光  
吾心獨善憶公再噓留都水部冰蘖稱冠人曰公  
介執心不移謂宜首薦憶公出牧贛郡是膺宣猷  
戢亂徭寇蠡起陽明奮武公爲龍戰轅門奏凱方  
圖枚寧宸濠踵叛抗節整師朝聞夕發鳩衆芟捍

斧鉞雷霆叛人盡殪我公協贊憶公拜賞赫赫于  
藩恩綸式誕士民方賴考槃遂歌悠哉林澗知止  
不辱六月之息人曰卓見憶公家庭勤勤訓子科  
名爰續公祉方殷謂天屬意胡蹶遐筭嗚呼三槐  
森兮蔚哉青雲盡有餘幹疏公之履掀揭宇宙終  
古弗刊求公之嗣鳳麟接武曰惟羣彥清風云云  
不死者存云胡可嘆明水一卮靈其來歆慰予仰  
羨

告涯頭神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六

喜靖歲在戊戌季夏吉旦給事中錢某監察御史  
鄒堯臣致詞副總兵張經備禮以告涯頭之神履  
跡吞卵篤生神人祀竈放龜兆孕吉士尼山禱而  
素王啓瑞張仙祀而文人應祥事攷古而可徵禮  
繼今而有作惟涯頭之神廟貌開五嶺之風雲威  
儀擅八桂之形勝與高襟而同德暨夢熊而並瑞  
多魚薦祐蘭茁增輝慈利爲心備正直聰明之德  
祈禱妙應致東西南北之求總兵三峰之得孫藩  
伯五溪之誕子疇非神力是顯陰功茲勘儲監察

御史邢址乃 當宁剛方之臣而吾曹直諒之友

心切竚乎雲仍家有需乎燕翼雖鳳麟毛趾叶吉  
有時而梧竹枝柯彙生宜早謹擇林鍾之月且占  
癸卯之辰月應林鍾文明交於午未癸日在卯參  
井相爲化生告虔在茲期應于後伏願文驪錫類  
潤蚌揚華護謖草之宜男昭玄鳥之肇嗣用申嶽  
降以協螽斯庶覩懸弧之辰式表弄璋之慶爰慰  
宗祧之托以舒友朋之情夫大雄佛其象男而祐  
綏于默觀世音其表女而靈播于慈涯神雖秉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七

女教濟世獨茂于男生助天地之發育資人寰之  
蕃庶蓋神棲桂城之巽方固見出震而齊巽若那  
寓星野之揚服敢祈自粵而及揚聲名傾動乎土  
林利澤普溢乎天壤盈盈嘉醴楚楚崇徽惟神降  
歆以允僉告

奠南淵徐翁

朝菌夏蠓豈爲夭兮喬松玄鶴豈爲壽兮然則天  
壽將何據兮吾聞仁者壽兮有子者不死兮屈伸  
吐納于大化之中而所懷或匪仁兮雖遐齡綿算



吾視之日暮兮又或仁不足啓其雲仍兮雖森然  
多後亦何以衍無窮兮若翁者寧非超風塵而仁  
厚自居兮且瓜瓞綿綿而頭角嶄然其崢嶸兮五  
丈夫子有登名薦書兮數百指孫咸抗志三餘兮  
善慶之來既源源在其身兮又珊瑚主璋以爲後  
兮超八望九以享年兮芝蘭滿堂舞斑斕兮吾鄉  
之壽孰如翁高而仁或未如兮後孰如翁多而賢  
亦未如兮則翁之歸造物者司其柄兮磊落俊偉  
行樹光顯兮是翁壽不徒以身而在後之人兮真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六

莫沈東園封諫

人世難兼者福壽而東園翁實並臻之際禮樂太  
平之時峨冠繡袍荷 恩天闕韞玉儲璣逸身人  
世不謂福乎蔗境優游人間龍象白頭杖履陸地  
神仙不謂壽乎雖然福壽世亦有臻之者而東園  
翁猶偉異焉人孰無子難振以詩書或詩書矣難  
必以淑懿即有子矣難繼以哲孫今以石山藩參  
爲子事業雲霄正學問黨以道卿春元爲孫簪纓

續世趾美家聲不偉異乎吾聞之鄉月旦云翁少  
掌鄉賦意氣超邁能急人之急咸稱其才及膺封  
命鳩杖林臯平槎溪沚春風鼓鬯秋月盈尊咸稱  
其賢夫才賢者福壽之本也孫子者福壽之貽也  
宜其來海上之仙踪樂案間之書奕蛙鳴鳥韻咸  
供鼓吹花馨草馥舉目畫圖無懷不足多大椿不  
足算胡爲乎計音忽來我左右哉傷哉吾情爲陳  
卮酒薦之詞之翁其聞否

莫陸溪東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九  
蘊揮霍之才秉端馴之志亢宗海邦蜚聲梓里掌  
萬石之賦口不言煩肩二邑之役身不辭瘁剛心  
百鍊聳然翠竹蒼松逸氣一生靄乎江雲嶠月教  
令子以詩書雅示軌於穀率泮宮奪色白眉擅秀  
干橋門壁水觀光青雲期登於撤棘方切儲封之  
望且聯附蘿之輝何乃桂蠹其葩頓使椒焚其馨  
月色蒙以淒雲楓林戕之凍雪計逮蒹葭之好哀  
動松楸之色某病廢漁樵烟聯館室痛高誼于山  
傾悲幽懷以河決侑我清尊聊陳野菽尚其鑒之

祭馬猊峰

烈烈猊峰戰死城東孟夏二日蜃妖自海來犯也  
龍塘凱捷俘馘十人次日黠賊更來初過白馬廟  
其時君吐氣貫虹揮戈凌風遂糾采徐諸揮使揮  
血北門誓殉此躬君鎧如白雲馬如游龍海堦橫  
戈氣凌蒼等賊始潛踪既突而衝刺君衆中嗟乎  
君於教場五夜誓天侃侃大義予城耳目皆親聞  
也及君次晨海塘陷沒英英風生予城萬口皆盡  
傷也況君有母垂白有子垂髫奮不顧家母呼子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號然有弟業文泮水聲豪必能爲君仰事俯教且  
君死于職死職者忠君死于乃死乃者勇惟忠惟  
勇世道賴之君靈不泯死而稱雄制閭飛疏建祀  
報忠燁然其靈死益增重嗚呼哀哉

祭滿廷臣

嗟乎孰無死乎奉職而死者爲難効義喪元者爲  
尤難昔君之先死于王浩八今君之身死于東海  
賊父子再世忠赤一心皆殉國事不愧其生爲世  
所奇烈烈聲稱信爲難矣聞君死時控馬一僕君

麾之去僕誓同死慷慨並殪嗟乎君死死國僕死

死主可謂尤奇而難也吾聞君子德風義士化遠  
君之先死于從征職也豈期有繼志之子君之身  
死于禦賊亦職也豈期有同心之僕義氣感通壯  
勇激烈在平居不知其異遇變而節乃見天意欲  
顯其尤奇而難者也嗟乎田橫之客競捐其身孔  
融一門爭致其死君之僕必有以養之於先故能  
決之於難則僕之死益足以顯君之賢也嗟乎食  
君之祿死君之事如君父子食主之食死主之難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如君之僕世皆若人緩急可倚賊何足平哉憲臣  
入奏戎部核實廟貌海濱千古血食激義勸忠春  
秋無斁

祭采叔鋼

嗟嗟叔鋼毅武堂堂往歲海妖寇激浦君鼓麾下  
士迎潮奮擊賊披靡去于是憲臺交獎君聲益起  
今君守地乃在海寧望夫臺以利害計者孰肯聞  
變糾旅百里來援乎君獨不待檄召挺身馳賊是  
君之難一也既君整旅校場吼聲如雷賊鋒孔熾

撐車如螳持觀望心者孰肯挿血誓天殉以此躬  
乎君獨抗勇爭先奮冒白刃是君之難二也及戰  
城東家人以勢危猶勸逸去起猶豫心者孰肯策  
馬大呼橫槊刺賊乎君獨臨危愈壯之死靡他是  
君之難三也嗟乎君之處爲甚正君之死爲甚傑  
予考吾鹽宋建炎三年海賊由黃灣來犯邑尉朱  
良死焉 國朝正統七年倭奴倣擾守臣路德苑  
焉今又繼之以君四百年間吾鹽遭變者三死事  
者亦三而今之變同君死者又三君非死倉卒不  
承聲堂稿 卷之二十五 圭

### 祭陣亡衆兵

告陣亡諸義劉大仲等海倭從新塘嘴六日登陸  
也遠近戒嚴如虎豹出匣而咆哮赫然及將軍率  
汝等七日二鼓至圍地也予遣人奉餼糧迎道左  
但見旌旂蔽空如龍泉出冶而光芒射天豈料八

日辰刻遇賊於孟堰橋也初交鋒得勝如卞莊刺  
虎格鬬之聲震動地軸旣而戰酣賊伏從脅衝我  
師也又忽如馬謖挫於街亭任福劫於好水淪溺  
之慘填塞洪流痛哉嗟乎汝等皆忠義士 朝廷  
恩養數十年而成此千餘梟雄之器大中丞調集  
數十檄而會此千餘熊羆之兵何彼蒼不顧惜竟  
血染秦溪之水骸膏孟堰之土耶道路雪涕山川  
生淒白日忽掩陰雲布空天爲泣雨草木號風於  
平傷哉今兵備道遺百戶方奎收汝屍又命典史  
承聲堂稿 卷之二十五 圭

### 莫 子宣文

夏楠賁百金營汝葬劉府君督兩縣吏人具棺斂  
瘞汝鄭令君遣陳倉官等率人夫佐役夫劇賊擾  
攘之中而上下官司汲汲然加意汝等痛汝等忠  
義而報之厚也嗟乎白日在天青山在地汝等以  
忠義之寬行於其間小則結草大則爲厲以陰佐  
官軍滅賊則汝等死而不死惟汝衆靈歆我卮酒  
於呼子宣其至此哉予少子宣一星年吾兄也同  
乙酉偕計情吾友也以兄以友而遽就木矣痛何

如哉此予以義哭子宣也且予性蒙子宣藥石我  
恒多今胡望哉所謂孟孫死而臧孫哭之哀者此  
予以已而哭子宣也子宣學則精粹才則恢雄志  
則區宇一官山陽道未竟而露先溘能殫飲恨尤  
原乎此予以子宣而哭子宣也以子宣之學之才  
之志自山陽而陟之不知其所底且必有弘濟於  
其間而今已矣此予以天下而哭子宣也聞子宣  
之訃也以戊子冬瘞子宣之視也以已丑冬子宣  
吾臭味也而塵奔南北以俟今日予何心哉登堂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孟

奠孔母夫人新鄭君

倚與夫人派銜天衢秀鍾坤淳出自椒塗瀕於河  
汾質庵大夫茂樸而敦惟鳳惟鳳離離借鳴如其  
受和齊眉耀采以助陽剛克諧斯在懿德發祥二  
難並美伯也先翔 帝廷臚傳特邁班行文衡是  
司正學丕揚披之春風曝以秋暘多士在治太阿  
干將仲氏計偕豹變是章將趾伯懿呈耀圭璋母  
氏聖善兩澤用長湘妃麻姑氣類之符脫然蛻委

仙踪自如哀音忽訃督學登途大孝孺慕出涕滂  
沱士子羣奔莫攀素車通家莫卮情逐雲馳聊展  
予衷祭酒炙雞

奠翟中丞母

抱淑婉兮冰霜鍾粹白兮瑀璋秉婦懿兮冀室維  
母範兮敬姜振三遷之教兮啓賢碩而翱翔鸞鳳  
橫霄兮著績荆湘夔龍佐命兮馳望崑廊宜夫人  
之遐算衍祺慶於無疆羅幃卷兮玉鏡藏折翟翟  
之文羽掩秋鬼之皎光拙予菲葑寔仰貞良羨徽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孟

奠胡春巖給諫母夫人

吁嗟夫人兩子青雲伯吾同籍仲乃同寅以世講  
故而占知夫人淑懿兮迥超出於風塵始相夫子  
得坤道之貞既訓令子得慈母之仁荷鸞封於白  
首炫霞帙於熙春胡椒蘭焚兮沉崑山之玉乃殯  
翰翁兮缺皓月之輪嗟嗟慶夫人之兩子兮秉正

義而並立乎乾坤志伊顏之事業笑管晏於功名  
承慈教之翼翼兮宛北堂之如存嗟嗟夫人有子  
不朽兮孰謂其歸寂而沉冥不觀河南程氏伯仲  
芳芬沂其所自咸歸本於太中之夫人

奠于貞玄母

去秋庚戌托令子雅以遙視乎夫人今春之旦聞  
夫人計乃遙唁乎令子嗟乎朝菌日黃以日月爲  
壽者也蟋蟀蟪蛄以春秋爲壽者也若夫人者衡  
壽乎日月乎歲年乎以是爲壽壽斯限矣夫人早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失夫子貞襟凜然既訓令子科名偉然是含章代  
終既得婦道之正而白眉亢宗又昭母道之長壽  
壽于人世雖踰六而七僅增下壽而非永年他日  
簡書紀節比于共姜令子騰聲著于旂常則夫人  
之壽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自子而孫奕世其芳自  
今而往絲綸屢煌夫人之心如皎月常朗夫人之  
身如金像常應夫人之名與子同永夫子之福壽  
後常綿招徠乎麻姑上元逍遙乎駕風凌烟騁獨  
乎輻輳絳節出入乎瑤宮洞天吁嗟乎生也備其

榮而埒也尤不泯其傳

奠馮室屠孺人文

葛覃濯濯孺人之素鷄鳴脫簪孺人之共熊丸胎  
燕孺人之慈霞帔鳳冠孺人之榮宜耆而艾福祿  
崢嶸何朝露兮晞焉易窮仙輻升兮於彼幽宮  
帳懸兮高堂閒空吾之長女許歸仲子夙聞聖善  
欣得承只未獲躬親爰失所恃能不凄其抱此仰  
止瞻彼玄堂薦以桂芷兒女情懸不禁涕泗尚饗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五

三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墓誌

故錦衣党藍田墓誌銘

嘉靖甲午冬海石子使楚借道無錫鄉舉士党生緒以受業予門故肅予過其家見若翁藍田君君論事鑿鑿曰昔游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飭諸勳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齋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又曰有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二

進士達者爲郎官考察去後傳奉復至太醫院判議論疊而確足備逸史之采予諦察藍田君蓋慷慨特達者云今少谷君狀來謂君歿而卜葬予甚慨焉據狀君諱璟良玉其字藍田號也始祖大山東濟寧人洪武間從征鄭村功累會州衛指揮同知大生與隸籍淮之山陽興生平從縣國征闡以功籍錦衣百戶平生能從平江伯佐理西粵戎務後改業商不仕能生藍田君以祖功初蔭小旗從征沔陽功進百戶樂江南佳山水家錫山焉故今

稱無錫人海石子曰是能以武功世其家者矣狀曰平江伯雲谷公初領漕事求傑士與謀議得君傾心托之雲谷復督工張秋君早夜效力有私饋遺者不染分毫又白雲谷無染指故平江望益重而亦時稱君才於劉中丞東山諸公諸公雅重焉常旌君厚以禮金二十雲谷遂以族女妻君海石子曰是能以廉視身伸其志者矣狀曰平江歿嗣伯者一山繼總漕事嘗忤中貴瑾下獄核論株連將及君人謂君盍去之君弗顧傾產百計求脫一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二

山罪竟得減戍嶺南瑾誅君走闕下疏辨條列甚悉遂復一山爵未幾一山卒其孤珪尚滯淮郡君傾貲調護還之京師徧告當路委曲經營于是珪復得嗣爵邵文莊公嘗稱君無媿趙氏客海石子曰是能以德報德顯其義者矣狀曰君與都憲錢公爲垂髫交錢公貴顯歷三十年未嘗干以私指揮張東明者虧漕僱罪當斥持千金賄君道地君却之曰東明能官也烏以金爲力揀免之後果以才顯至總戎督漕又漕卒虧運當法君慨然出

寡助之焚其券不取償海石子曰是能不沒于利  
貞其操者矣狀曰君之父以商游湖海間卒客死  
君方弱冠匍匐迎喪還葬山陽力持其家不少墮  
事母劉以孝著平江公嘗分祿給之曰廣汝孝也  
海石子曰是能以孝事親成其名者矣狀曰君生  
成化丁亥十一月距今嘉靖丙申得年七十海石  
子曰是能以壽得天徵其善者矣狀曰君初娶于  
陳即平江公族子質庵之女繼娶于張子男一即  
緒舉甲午京試娶李錦衣縉女女二一適錦衣百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三  
戶聲俱陳出一適錦衣指揮貫欽張出緒今以  
戊戌季冬廿八日扶柩與陳孺人合葬無錫富林  
村之原海石子曰是能得子幹蠱厚其終者矣嗟  
乎世其家源深也伸其志才著也顯其義行卓也  
貞其操心剛也成其名實茂也徵其善德彰也厚  
其終報赫而福全也是不可以無銘 嗟彼堂廉  
俊朗多猷談說蜚聲若懷隱憂始事平江一語而  
投漕務有緒繼治張秋又佐厥子仍漕淮揚惟德  
是報惟義是殫不贖于貨能脫于患遭危弗避難

孤以濟麾金于土孰虞鴻雁噫嘻藍田世疇與肩  
身物名昭得天之全我爲是銘以永乃賢

辰州府通判周君墓誌銘

嗚呼敦樸既漓渾噩不返而凝靜端懿肫肫自如  
不少淆於習俗若周君春波豈多見哉憶昔壬辰  
予籍名禮部君時爲京城兵馬奉憲巡檄諸僚紳  
察君勤廉無失事旌褒屢加然不窺權要之門六  
年不調有語之速化者君謝曰得不得有命安事  
衡命爲海石子聞而賢之遂與還往君遣其子于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六 四  
豐受業焉旣而君陟通判任楚辰州辰雖壯郡實  
邇邊徼多軍興糗峙若山積判辰者每幸督儲君  
以注選往顧弗樂曰酌貪泉者乏清聲吾其柰若  
何旣而水蘖之操凜如矣海石子奉命覈楚儲  
凡先後君任者多懼罪獨君如淤滓之蓮亭亭風  
塵表海石子益賢之而嘆吾鄉之廉有若春波者  
誠足尚也君乃以瘁故卒于官舍令子歧豐輩返  
柩故鄉將以今己亥十月某日葬白苧鄉乃斬焉  
匍伏奉吾友水部孫君明軒狀乞銘嗟乎吾素賢

周君又于豐在門之辱而狀出孫君筆偉事核曷  
可辭據狀君諱惠字世仁家郡城東有橋曰春波  
遂以自號志地也世籍嘉興高祖文二祖彥祥父  
方號石窓皆有隱德父以君貴贈文林郎母張氏  
贈孺人君少有遠志游邑庠屢試弗售嘆曰寧有  
聞而窮乎抑無聞而豐乎遂以例貢入國學友海  
內名士學益以進升上舍生君之初奮若此君痛  
母早世事父及繼母吳能養以志有孤姪于邠撫  
而教之使成立割資與之如已出君之厚倫若此

東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五

京城李樂者殺傷人潛逸有孫禮警王隆輒証  
隆獄成君疑而詳鞠之卒白隆搆樂抵罪有僕戕  
亡主之孤即以主貲賄當路君廉得之竟置僕罪  
鉅室楊某構已聘女爲妾而屬賄焉君怒暴其賄  
罪楊歸女初聘之家仲理冤抑敦尚清操君之奉  
職若此楚中多江湖往來者由陸驛通之弊叢積  
上官委君署而紀綱之不踰月宿垢去而條理中  
程時 朝廷督木其亟中丞翟公谷臬司選才乃  
獨屬君于十百僑伍中勞勩爲多金帛迭獎君職

儲洗積蠹而新之固其本務而亦足知其表表不  
羣矣君爲辰州又若此海石子嘆曰今之奮跡青  
紫策名通顯者或不能潔修至折雲霄之翼周君  
一文儒奮起取京官以能著佐二千石以廉稱孰  
謂途品足以鋼士哉然其在京也荷 推封之恩  
在郡也有獲上之譽其効方來之績豈特立之勳  
固未可涯而奚爲遽止此也傷哉君二子于岐于  
豐俱庠生岐娶屠氏豐娶馬氏才可遠到當食君  
未盡之報耳孫男二麟鳳豐出孫女三君生成化

東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六

戊戌十月距嘉靖丁酉卒之日得年若干配包氏  
與君比德稱並耀焉乃爲之銘銘曰 懿周君兮  
氣鍾其淑職于陬兮清輦轂司錢穀兮邇無枵腹  
甘廉靖兮志未舒而天命則促嗚呼周君兮有子  
式穀白苧之阡于焉埋玉勒以銘詩名其永馥

例援千戶東隱沈翁墓誌銘

世每稱隱君子然而身隱也非心隱也若夫身被  
冠服無意於隱而實能隱者非沈翁其人耶翁築  
室娛老鴛湖之上瑩石蒔花日與林翁溪友問桑



麻較晴雨淪茗坐嘯於世故若逃之然人於是稱  
爲東隱翁喜輒自謂東隱云予同翁仲子舉於浙  
予弟葵爲翁族婚故稔翁翁秀目軒眉吐音爽朗  
嘗語人云人生何較于利害之途哉吾昔之廣之  
府江猱猱嘯聚先舟被掠觸白刃灑血赭波吾舟  
獨隱于霧得免廣多瘴癘不吾染予於是占翁蓋  
有隱德者嘉靖庚子季夏翁觀化也仲子予年友  
銓述翁行偕伯季衰經請銘予讀狀益知翁隱德  
哀然風塵之表云狀曰翁佐厥考石屏公綜覈家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七

政辛勤二十年業始振石屏五子翁其仲也石屏  
議割產翁仰體父意自取多荒瘠伯兄長鄉賦翁  
憫其勞請以身代與二弟極友善休戚與同季弟  
遭回祿即與更建比歿撫孤給費者三年嗚呼子  
壯出分人情哉未有如翁以力振家而不私于家  
且能均勞恤後是不足爲世之處家者勸乎狀曰  
翁通于醫尤精銅人圖穴凡貧病力不能延翁聞  
輒往雖暑雨昏夜不憚治効輒掉頭去不責報其  
立心素鄙寅緣攀附者而里閭相軋輒與解紛知

故窮困視已力援之不辭費嗚呼仁心爲質仲尼  
所稱有恒者非耶恩孚厥家又暨于鄉是不足爲  
世之居鄉者勸乎狀曰翁不喜視聲樂博奕恒以  
致傲曰晏安酖毒也衣食不求豐腆自是家無敢  
縱放者延師授子弟經親爲課勸情循循煦煦迄  
老不倦自是家人益砥礪聞一節義事或見古賢  
不肖必以諷勵子若孫古謂未見好德者今於翁  
見之不惟超俗而且邁古是不足爲世之訓後者  
勸乎狀曰翁高祖禮曾祖景中祖彥明父政即石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八

屏公皆抱懿德闕弗耀母張孺人能相夫子有婦  
道能成翁有母道嗚呼善慶之積淵源既深故於  
翁之身舒其芬乎狀曰翁壯歲未舉子夢一義冠  
者如有所訴顧視僕馬俱僊後過文昌祠恍如所  
夢遂新其祠即舉三子長鏐致七家嶺驛事三娶  
曰陸曰陸曰顧次即銓舉于乙酉者也娶張又次  
欽國子生二娶曰馬曰韓皆翁配顧孺人出若孫  
男光華英華皆庠生玄華冲華尚幼是爲翁四孫  
男若孫女一許歸陸者鏐出一許歸屠一尚幼皆

銓出是爲翁三孫女若曾孫舉于光華爲思聰舉  
于英華爲思明思忠是爲翁三曾孫嗚呼是咸席  
休於翁而衍慶彌遠者乎蓋文昌六星在北斗魁  
前天之六府也爲近帝垣之宿而翁夢應若此其  
不爲子若孫光亨之兆乎狀曰翁生天順癸未六  
月距今卒之日得年七十有八以今壬寅季冬廿  
八日葬翁思賢鄉新阡阡出翁手勅翁名璧字汝  
耀正德間常應 詔輸粟助邊授千戶有冠服焉  
夫翁身冠裳而事多隱德無紛華態予所謂不以  
身隱而以心隱者也嗚呼翁居恒磊落若彼有子  
若孫如芝蘭庭庭若此他時馳思自天寧僅今之  
職級已哉爲之銘曰 卓彼東隱鴛湖之畝旣幹  
前蠱益拓後猷戢身厯施以德貽謀鄉族是儀怡  
老一丘有子鳳毛國俊名褒孫枝奕葉神庇其床  
翁名不刊視此一坏

故浦城丞室齋孫公墓誌銘

嗚呼古道不可見也而道不泯也以無古人之心  
也孰有古貌韞古心如我室齋翁者乎孔子曰質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九

直而好義淵明曰少無適俗韻夫仲尼之所謂達  
者而今以之室惟其不適于俗也亦可以見古今  
之槩矣其於翁有感焉翁孫姓諱浩其婦翁也翁  
之父樂耕與子祖封刑部公聯屋雖異姓實通家  
故翁與先諫議爲莫逆交而視其猶子自垂髫以  
至釋褐室齋動以讀書忠孝相勉愧落寔無聞爲  
負知愛耳今嘉靖丙午孟秋十九日以疾仙去子  
望卜丁未季冬十二日空于祖塋與杜夫人聯壙  
奉狀速其銘之嗚呼某忍銘翁哉又忍不銘哉按  
狀翁先世浙東鄞人革除年間以戌籍海寧衛遂  
家海鹽曾祖童祖暹皆潛德弗耀暹號海愚生子  
朴號樂耕某聞之先諫議云海愚吾鄉長者神解  
計然笑遂雄于財垂歿鄉人券負尚千金呼子令  
焚券樂耕即如命焚券一無所取父子操行若此  
宜其有孫如室齋翁也翁爲諸生樂耕命之曰學  
在慎交於是室齋友方伯南溪吳公暨吾叔臨江  
守東坪公相與通有無殫磨切意坦如也旣以例  
貢入國子時有泰州管生三喪未舉冀早撥得襄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事室齋雖先輒讓之爲祭酒楓山公所器翁伯兄  
滔生子堂臺有英邁資室齋勸勵之如已子堂今  
應天學博臺廩千庠某昔往來翁家見翁所以待  
姪待子與待某者無分毫親疎爾我于其間今想  
慕其氣象不可作矣痛哉壬辰歲某舉禮部其夏  
室齋來就選天曹拜貳聞浦城尹後某遇閩臬金  
王公庭藩參張公大綸率稱室齋有守然聞其在  
浦城也令缺署篆一無所取及監稅勘驛亦如視  
篆時且幾及三年即謝政行李蕭然當其歸也遺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某朱子大全一部曰爾讀此于理道不貧矣今想  
慕其氣象不可作矣痛哉已亥之秋某以言事無  
狀罷歸室齋時過予皆砥礪語某拜翁堂下喃喃  
以古人相期嘗與南溪論賑濟均糧二事不合聲  
色俱厲于邑侯魏長松之前魏侯噴噴稱其直亮  
今想慕其氣象不可作矣痛哉某嘗念世之以圓  
破方以巧逾拙而室齋獨無隨俗之心與人不款  
曲侃侃自振其見善也喜動顏色見不善輒加評  
詆人或聞而疾讐之亦不以屑意是非所謂質直

好義者耶使在古之人必且利行而達矣而奈今  
之不適俗何也性不喜飲晚年以手談爲娛其亦  
有所不屑而托焉者耶子一即學邑庠生元配杜  
夫人出也夫人先卒娶于鍾女一即某婦封孺  
人孫二一娶娶賀一片娶徐皆讀書向進翁生成  
化丙戌九月四日距今卒得壽七十又九某頓首  
爲之銘曰 孰謂室齋室焉其心玄朗而虛融徒  
室于趨時焉不室于從躬清風遐播焉在彼甌東  
直誼凜然焉以今時而見古人之踪茲惟鄉之典  
刑焉而脂韋者莫之能宗大海匯其前焉豐山登  
空有崇一坵氣亘如虹蓋直道不可闕焉是爲室  
齋翁之玄宮  
國子監學正曾麟湖誌銘  
嘉靖丁未五月國子學正麟湖曾先生卒于官舍  
其子學奉觀歸以其年季冬十日襲于思賢鄉新  
阡矣其後四年辛亥麟湖伯兄南湖以狀率學來  
泰溪問銘予念與麟湖同郡又同舉乙酉旣而爲  
道義交稱同志敢以不文辭按狀麟湖先汴人也

宋時諱符者從南渡來寓嘉興東洋里嘉之有麟湖族自符始符本王姓傳至高祖永二早世嗣抑庵其幼依母曾氏居因氏焉麟湖族爲曾自抑庵始抑庵生宗大奮跡龍江丞曾之入仕自宗大始宗大生乾齋其以學行振聲領歲貢入爲成均生即麟湖父也麟湖襲其芬馥聽鹿鳴之歌偕計吏之車是曾之登科自麟湖始昔江右五溪萬先生董學于浙慎許可予嘗偕麟湖往候萬先生亟稱麟湖文學既予每造麟湖則見與伯兄怡怡盡懽

春庵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七

實今之元方季方真二難也又知麟湖入奉母孺人盡孝出事病叔與叔之替子盡恩乃嘆曰昔萬先生稱其學今乃見其行若此鼎鼎然於鄉俗間者也既陸文裕公以太史出理浙學政其校貢以南湖爲第一人與弟文聲相望各先後赴銓曹南湖掌教麟湖得滕令皆宜于官名籍籍又嘆曰吾昔知麟湖行能厚于倫乃今見其才閑於政若此輝輝于縉紳間者也麟湖之勝也實流賊殘破後又車馬絡繹孔道且旱蝗相仍先吏滕者率累

去麟湖茹廉秉公民校多訟平之以情民貧多逋理之以漸滕西南境河縮淤爲膏壤乃計歲入寬山鄉硤瘠爲民通融流移復業者以千計奉檄濠三泉灣疏昭陽湖及荆溝渠接運道凡十有八處又酌處上中下養馬法而歲印烙種馬民賴以不擾在滕僅數月政亦略井井遂以積勞疾作矣廼移檄當路乞病去當路惜之遂援慈溪令改教例疏于朝得汀州教授夫世稱令熟而教爲寒瓊麟湖獨去彼就此雅淡之懷可想矣其之汀也適南

春庵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七

湖亦補南靖教雙玉英英以蒞泮宮世皆稱之閩督學熊愚山以寧化等學乏科第才選諸生王希旦數十輩來汀就學麟湖倣蘇湖法以身率之昔吾邑方洲先生以都諫爲閣臣所忌出守汀多善政麟湖始舉祀於名宦好尚之端可知矣屬邑永定介交廣隱寇盤聚官校束手當路檄麟湖署篆以岳之至則令諸生劉榮性說利害待以惻誠遂出降附上官加敬屢騰薦章遂有國學之擢郊社禮成得與宴勞大司成三渠王公海內名流也

雅愛麟湖醇謹方慶上下之交志可漸伸遠以馬  
蹶致疾不起矣能不爲斯文痛哉麟湖名兩字文  
霖子二人長即學娶包前室 出次藤尚幼女二  
人許沈庶碩其皆繼室項出孫五人余公會介合  
也麟湖生弘治庚戌距今卒之日得年五十八南  
湖名丙寅撫麟湖始而送其終銘曰 麟湖汪洋  
浥源吐芳涵清蘊淵煥文爲章計偕登名稱時圭  
璋如麟在郊以瑞虞唐製錦于滕實甦民殃如麟  
在數敷仁膏毗振鐸南汀閩教增光僉曰汝賢國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六

五

太學生李南峰墓誌銘

嗚呼南峰捐館於戊戌季冬疾革進諸子烈休輩  
語之曰銘吾墓者海石吾願足矣乃今諸子衰經  
造吾門出涕潸然曰吾父啓手足無他言惟願得  
先生銘墓幸先生念吾父平生哀吾父遺言賜銘  
幽石使子孫可考信是大有造於某等也予亦爲  
之雪涕曰而翁竟不及中壽耶夫其敦朴直亮宜  
有壽道况爾昆季讀書登名他時樹立不可量乃

所以壽而翁吾言奚取哉雖然而翁命之矣不可  
負乃按大行鏡川范君狀曰南峰之先自宋建炎  
時開封公扈駕南巡遂籍海鹽居苞溪歷七傳至  
伯翼伯翼生原白以賢良起爲元平江路水軍副  
都萬戶萬戶生彥城至其孫孟濟永樂中以明經  
司汝寧訓汝寧君生景孟登景泰甲戌進士終寧  
化令寧化君生滂舉成化丙午鄉試終蒼梧令蒼  
梧君生二子南峰其次也諱世楠字繼華夫南峰  
先世皆乘時拔起爲世用樹德種休吾聞本大者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上

枝盛源深者流遠今南峰襲此遙遙祖烈又辛勤  
策勵自邑庠進太學乃不及受一命舒所蓄輒已  
矣宜顯卒不顯何耶然南峰諸子從吾游吾熟南  
峰之爲人雖不顯其身而真率雅淡能顯其行者  
也南峰不甚治產業寒暑擁一壺自酣暢性復不  
耐拘束嘗不櫛髮衣短接離陶陶然自得於酒予  
觀古之閨人陶淵明公田但種秫稻夜夜寄興竹  
林或解鷓鴣之裘或投朝士之轄是皆胸中磊砢  
不得自奮而寄興于酒然以酒故卒亦得千載名

蓋慨世齷齪者流乾沒名利浮沉市朝雖盛衣冠  
侈談說要其心低回隱忍何所不至古人止視于  
古俯睨一世安肯濡足一投其中耶寧據吾糟丘  
耳是皆托焉以逃其志嚼乎不溜其氣岍然不降  
若此者不可作矣南峰豈不亦聞其風而希駕古  
人者耶是誠足尚也昔予居南峰塾見人向南峰  
談生計南峰輒徘徊俛首不應又聞南峰在太學  
能捐篋以贖館之貧者其事母屠孺人也曲意承  
志得其權心其處寡嫂也爲立後又割產贍之其

承譽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七

撫庶弟妹也擇配營居厚以沃土其育子也教以  
禮義隆禮貌以延師今皆斬然見頭角嗚呼南峰  
於事大致多磊落不失體又豈徒耽于酒者哉今  
世見人貴顯富厚照耀耳目即競爲美談孰知不  
拘世俗超然塵表人尚我棄人趨我避人同我異  
人苟我勵其視彼竟何如哉南峰生弘治戊申距  
今年止五十有一是其壽不進而止于下業不宏  
而止于儒然生寄死歸自適其適夫何憾耶則南  
峰所得多矣南峰初娶周氏繼倪氏倪爲蕪湖令

約齋君女能相南峰振家稱內助焉子三長孺烈  
舉甲午浙薦娶范氏次儒傑儒鼎皆庠生然娶王  
氏累娉徐氏女二祝世僅俞某甥也孫男四應丑  
應壬烈出應垣應辰然出孫女四烈傑輩將以今  
壬寅仲冬廿七日葬于長水鄉苞溪祖塋之旁阡  
爲之銘曰 公之先人自宋而元迨于 皇朝卓  
乎有聞科名通芳位則未振公起其後尚闕于曩  
胡賴其光將厚其藏公之子孫宜繁宜臧

杜蒙泉先生敦義居壽藏銘

承譽堂稿

卷之二十六

八

在正德間杜蒙泉先生自古虞來介顧大端薦於  
先諫議受館教訓其舉子業時予方十五齡耳今  
頽然二毛年及知非先生亦多在湯藥顧今追昔  
能無感恩去秋七月嘗一棹謁先生于嚴子文館  
雙目赤青雖賦詩談笑豪氣宛宛而飲不加昔輒  
醉予固憂其衰也今辛亥春忽書來言痛風在牀  
褥子文又致先生自叙平生行實乞預爲墓石之  
銘嗟嗟天祐善人先生胡遽慮此哉然益歎明懷  
玄度蓋與莊生齊生死陶令自祭同一曠達其辱

先生教安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係出杜祁公世居上虞名鳳字子鳴蒙泉其號也家五夫里少事太僕卿潘南山以師禮受四聖易年十五喪父其奉母某氏辛苦立門戶既娶某氏使事母乃渡錢塘來嘉禾授徒以資俯仰又十年所而母與妻相繼淪逝嗟乎先生少失怙又業儒不慣勞生性坦夷不能緘悉屈指生理徒四壁耳而所親湓棄天地雖大孑然一身豈勝局脊乃獨抱遐志去鄉懷客以構李爲家以詩書爲業以束修爲資斧初館先諫議塾旣之嚴東橋又之李鶴洲三十餘年間風雨生徒燈火筆研予暨泮泉郡守兄硤東禮部弟皆藉教釋褐今予文又歌鹿鳴其餘俊英在陶冶中猶雛鶴未冲雲霄而頂砂已丹蓋先生善作人故登其門輒效先生喜賦詩意到處多天然句昔黃子野塘尹嘉興愛其雅調得免雜差今囊僅有吟詩數十卷可付添丁耳嗟乎予觀先生蓋熟賜人也湖海士無論識不識見其出慷慨語即稱賞願交逢一貧窶落鬼不偶輒推衣食不恡故囊

無擔石而氣嘗雄萬夫身在布衣而心每超千古其酒後自譽嘗曰伯夷聖之清杜鳳聖之窮可縣見矣某往奉使歸念先生磊落而貧也與友人醵三十餘金買田十畝屋一區名曰敦義居以居先生在白苧十五都今子文又慮不給醵十三金益以田九畝林鐵峰嘗東予曰蒙泉斯文意氣風動一時蓋指此耳先生再娶嘉興萬廷本女生四子不育存一女今十二齡許聘秀水沈文林又收萬孺人兄之季子爲子名繼儒律有心愛者聽固所許耳先生百年後當築壙敦義居後某奉先生命預銘之曰人孰不窮或窮其心先生之心備善而豐人孰不病或病其心先生之心完神而雄醪衆力以構居見德之不孤預生前以速銘仰識之無如繼書香於猶子何螟蛉之非予去古虞而來構李視天地皆遽廬卓哉先生身同太虛歸死寄生存順沒寧壽祉未艾敦義不泯

封兵部主事薛東嶸公暨配陶儒人合葬誌銘

憶昔丙申予使楚還 朝適東嶽以伯子車駕君登進士督裝北上與予聯舟至江都共昕夕者幾月知東嶽與物謙和御事端慤然有隱君子風後四年予始登堂堂之左方疊石蒔花崎嶇敷陳登於斯者灑灑有江湖遠興公以豐順偉幹被服都雅日延客徜徉其間故稱曰東嶽而今不可作矣車駕君戢哀布狀來徵銘按狀公名寅字用夏曾祖耕樂公勝以堪輿家言善伍子塘遂爲嘉善人祖稼軒圭徙居今之馬谿薛氏振 登于馬谿

于禮春秋致祭無臨祭而以事不躬親者無躬祭而有不哀感者是不能爲人子乎東嶽昆季凡四人二兄俱早世言及未嘗不哽咽也季弟有襟度而家晚落公能體其欲嘗建橋以通往來題曰樂荆是不能爲人弟及兄乎配陶氏竹所公祭之女陶爲望族而祭又長者故有女德歸東嶽肅雍端慎爲東嶽所重以車駕君封爲太安人東嶽性剛安人以柔下之薛氏家盛凡婚喪事蜩集安人一指畫無不井井以禮自持妯娌咸仰範焉晚以疾樂清淨率焚香齋心一室東嶽相敬如賓是不能爲人夫與婦乎三子長孟即車駕君今知彬州車駕與予弟硯東同釋褐予又同 朝熟知車駕君謙慎而理能克光東嶽云次季太學生又次厚舉順天癸卯薦咸博學多文得自東嶽教是不能爲人父乎孟娶唐繼沈皆封安人舉子森季取陶舉子杲厚娶張舉子懋森聘吳杲娶陶舉子玉嗟乎是非東嶽擇德而姻以重宗桃之庇者乎三女長適沈燧次適陶里次適陶誼俱庠生孫女七皆許



歸郡邑名家嗟乎是非東嶺擇人而嫁以廣覆育之愛者乎東嶺生成化丁酉距今嘉靖丁未得壽七十又一安人生成化癸巳先東嶺四年今亦先東嶺十二日而卒得壽七十又五嗟乎生既偕老歸復同時既荷封章更有賢子誠人生至遇也惜安人有懿行止于中壺不及宣布然地道無成安人之有助于東嶺亦既不泯矣車駕君等將以戊申正月十九日舉窆于出字圩新阡爲之銘曰  
潺湲馬溪泓衍何窮有隱君子曰東嶺公執並其

來卷堂稿

卷之二十六

重

芬惟陶安人雙玉偕老三鳳騫騰鳴于天衢爲時能臣非培之厚胡出之遠於乎東嶺志意克展綰紼自天袍笏有炫夫婦同歸聞者感嘆崇阡不傾德馨常燦

### 昭勇將軍李公白核誌銘

白核將軍者海寧衛李衛使也憶昔予在泮宮望見將軍貌朴而雄符卿鄭澹泉讀書園鄰將軍第習將軍嘗亟稱將軍深沉有膽略能以貴下人將軍督其子元律以藝文入庠校今大叅龍山時丞

吾鹽善其文收屬門下督學蒙溪文谷兩大夫試藝輒高等元律亦時時以文字謁予俊偉不羣嘉靖甲辰冬將軍歸大化矣元律欲終制且趨文塗捨武弁予曰不然昔張錦衣信以登第歷少司馬仁廟叙英國勳尚還襲指揮同知況將軍止一子可忽祖父勳階乎然元律猶具疏乞三年不支俸嗟乎元律之能爲人子孰非將軍能爲人父致然耶又寧有能爲人父不能爲人臣者耶將軍之功行可稱道奚疑也今元律以其師許君狀問銘海

來卷堂稿

卷之二十六

重

石子不能辭按狀將軍名煥字堯章號白核其先山東某人始祖成從韓國公佐高皇定海內累功燕山左護衛指揮同知高祖興曾祖安又進職衛使祖仁成化間從平江伯理漕奏改海寧衛父振自衛著英芬時海上倭奴出沒每制御有方人賴無恐將軍少穎敏有遐志受麟經習舉子業然猥臂善射既襲職聲大起當道委出海蓋當時以爲重選也將軍修葺戰具拊循士卒十餘年屢夷遠遁如掃一日將軍在潮音菴忽龍見菴與菴中

人席捲去不知所往獨將軍得無恙嗟乎有天命者不死脫大難者非幸必制行皎潔故鬼神默護若此天子善人何嘗不左右之耶已而家食海上軍以缺餉鼓噪入城衆駭愕無措將軍聞變卑辭往諭海上軍望見即散去至有走匿橋下曰無以見吾恩主嗟乎弭急變者有宿望消衆怒者非假仁必信在言前故驕悍愧服若此當官者寧不當豫自植立耶既鎮巡考最進把總備倭而境無煙烟視衛篆而任無廢政督屯田而伍無通租雖柄承磨堂稿

卷之二十六 五

委日至而幹辦有餘猶以承平不得爲國家出死力扁所居曰懷補以見志云旣而漕政擇人當道推將軍領其事往返京途同士甘苦敝衣糲飯益持水蘖晝督夜思未嘗暫逸遂遭疾不起迄今督漕者凡幾更而人尤思李衛使云嗟夫効國者不謀身圖大者不匿力將軍以懷補自志故隨事效忠至以身繼之所謂以死勤事非耶將軍父振贈昭勇將軍母夏氏封淑人元配海昌徐主政寬女繼宋氏舉子即元律今掌衛事能以清白繼其先

娶崔衛使女孫一鳳鳴尚幼今戊申春正十九日元律將安將軍于開濟鄉祖塋之次銘曰將軍之貌虎頭燕頤將軍之志投筆鳴鐔當世承平未殫所長竟以勤悴永戢韜鈴卓哉胤子文戰武戰將軍雖逝英芬日炎蒿里悲風淚雨松煙欲攷偉略視此銘文

處士北巖朱翁墓誌銘

鹽之族雄而指繁者稱塘南朱焉朱之練達敦懿在族居最者稱北巖翁焉翁爲先給事中表戚垂髮則聞鄉長老動稱北巖翁磊落旣長得謁翁方面朗音有雅懷飲酒至多不醉今春翁仙去矣子璵斬焉衰經手劉君狀踵吾門述北巖治命屬銘焉予爲之麾涕按狀翁名桂字大年所居面豐山故稱北巖其先婺源人也宋嘉定間文公五世孫順來主吾鹽簿遂占籍焉順七傳至翁祖銳號退菴生翁父瀚號竹溪竹溪配沈生翁兄弟三人翁其仲也竹溪通計研萬物錄勤生起家未竟而歿家亦中衰翁甫九齡抗志承業衰而復振是不

承磨堂稿

卷之二十六 五

爲能於蠱者乎翁事伯兄以父禮弟其性馴柔鄉之黠者或易之翁力禦其侮又不爲篤友于者乎以義鳩宗人月爲會子弟礪行義者欣欣動色酌之卮酒示勸不善者戒飭之孤貧寡弱者周之童孩穎而無力者延師成之又爲敦宗姓者乎內兄王用賓早世爲教翌其子使立撫其女嫁之如已出不爲厚親故者乎澹泉考功氏慎許予嘗贈翁云勤生約已有螽蟀之風然諾取予著敦信之度可謂長厚君子確哉稱也吾聞狗義者乎天爲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壬

神明所佑身宜康壽裔宜茂昌觀翁晚年飄逸灑脫神游物表與鶴臯晚松學圃諸翁爲鄉社會又同里張翁爲昕夕會張翁登九泰步如飛仙飲舉百觴埒翁國家恩波浩蕩八紘熙皞保章氏奏壽星見諸老龐眉駝頤際此昌期雍容都穆增溪山之勝侈太平之觀翁以醇德肩其間是不爲壽且康乎一子卽輦太學生朴茂有父風五孫管範籠皆庠生有俊才簾敦實幹家籍亦志學後之昌大可期也翁生成化丁亥卒嘉靖癸卯後三年爲今

丙午璽以季冬廿又五日葬翁甘泉鄉祖塋之次翁兩娶皆王氏輦娶顧管娶劉繼馬簾娶俞繼高範娶密篋娶倪而籍娶祝也吾姪太學生何知暨周道徵祝世廣翁之三孫婿也曾孫男三長學顏聘黃女其二與曾孫女六皆幼也嗟乎婺源之朱自茶院瓌公啓宗篤生大儒流派吾鹽即其淵源可謂遠矣翁又積行數十許年子孫繁秀多白眉亢宗者翁不死矣銘曰 登豐山之崔嵬覽滄濤之浩渺孰翁而磅礴兮惟彼北巖之耄老邾茅夷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壬

鴻爲祖兮遙遙先德其開灝有子凌霄兮五寶作孫而采藻種德昌後兮歸甘泉鄉之佳兆

太學薛心鶴墓誌銘

歲己亥予以上書無狀罷歸時職方盧子少谷尹嘉興數偕薛君扣予秦溪釣磯相與弄扁舟玩花或夜分泛月予意薛君非炎涼人也薛君家蓄鶴自號心鶴予嘗弔其王父喪見素羽翩翩上下池塘更修竹千挺清流一灣啾啾之鹿數十爲羣俾予坐忘塵氛宛宛山林有濠濮間想予又意薛君

乃瀟灑人也歲之秋予有淵明興而無花君贈予數十種標名懸牌奇冠一時嘗過其南園則藥草疏畦瑤枝簇漢咸成列有矩矱又意薛君善經畫而寄意卉木間也及庚戌之夏薛君化去年僅四十又五其子文炳嘗從予游以計來予驚曰薛君魁梧朗鬯吐氣如霓且怡然自得于禽魚花鳥之間足以適性延命胡遽就木耶文炳述君治命以誌爲囑予以病辭再歲矣今奉輿化守少波沈君名筆爲狀可據信按狀君諱楠朝棟其字也先十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元

二世祖文龍舉宋寶祐進士自杭徙家之溫後復來嘉之永豐里遂爲嘉興人傳至大父新號東巖大起家年躋耄耄奉詔冠帶東巖生竹山諱稷配教授朱伯陽女是爲君父若母君生正德庚寅甚羸弱母朱復病乃預囑竹山聘蔣氏女爲繼期爲蔭君地可謂有賢母矣既朱下世伯陽以存亡爲疏戚收養資以去君抗顏直之官其時方垂髫能自樹立可謂亢宗子矣後伯陽孫惟則漸以零丁君顧周恤之不勝渭陽之思外母姚苦節爲白

之官歲時荷粟帛旌可謂義甥矣君補泮宮弟子復奉例入大學時甘泉湛師主南雍授君觀光館業焉少谷盧子令嘉興時大學士顧文康公奏均耗議大率君贊畫也狀又稱君敝衣糲飯薄享節餘勤家務穡予又見君家紀綱僕云君雖米鹽絲絳纖瑣曲折率精力到焉至郡邑小大徭役率以身往蓋未嘗茹吐予竊嘆曰初見君與少谷上下論議及觀君家園時花闌奇而園之所有不靳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子

與人多蓄駿馬牝鹿以謂此磊落不羈豪也乃今知其食儉節浮工計然之策培植滋豐又自致衣冠之間以及其子身自服役意氣壯往顧未及下壽而溘然歸化所謂賁志以歿者非耶君三子長即文炳太學生娶施氏生孫男龍圻次文煌聘某女又次文煥聘趙女炳煥元配顧孺人出煌側室某氏出女二人沈茂元費崇約其婿也或曰君始祖文龍而三子皆名文何也不觀晉王氏乎逸少名羲之其子子猷子敬亦復名之所謂二名不偏

諱也且十世而遙矣文煥卜以某年月日葬永豐  
新塋爲之銘曰 田園薈如乘天之時鶴鹿羣如  
順物之宜撫撫經理悠然遁思考其厥躬突弁文  
儒究其厥家瑣屑勤渠總總綜核周密靡遺吾乃  
知其外曠達而內幾微者耶巍然新阡歸鬼于斯  
嗣子乞銘玄扃闕而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六

三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

南安府通判玉丘汪公誌銘

玉丘汪公者姚江汪惟義名集者也予家西浙介  
以大江與公隔生平而予塾師繼善先生公之叔  
也繼善師模端敏居常語予曰午也幸賴吾玉丘  
姪督率以就今日因疊疊不置予因嘆墨黑朱赤  
近者似之魯有君子乃取于斯以今觀之因繼善  
之取善知玉丘賢而以繼善之不妄益信玉丘之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一

賢也丁未秋孟玉丘之子照浼其叔瑞來自四明  
以繼善狀請銘墓石昔予叔東畬公與玉丘叔克  
章同舉正德戊辰進士誼在世講乃不辭而按狀  
玉丘公之先績溪人唐武德間六州刺史越國公  
華其遠祖也至後唐翰林集賢亮遷居四明今爲  
餘姚人祖冕景泰間領浙薦父洋儒士九試不偶  
玉丘承祖父積學未顯之底弘治中偕計上春官  
中乙榜授閩甌寧司訓玉丘自幼恭勤其在甌寧  
益慎于職大學士木齋謝公薦其賢擢松江教授

歷九年三典文衡其所得士在楚如中丞李公中  
唐公鳳儀豫章如侍下劉公節皆振英聲爲時名  
臣王丘藻鑑之以以人報國不曰忠乎遷令泰寧  
更賢轉安鄉率以寬仁撫摩兩邑民德之稱爲汪  
翁云其在安鄉也述職而覲弟和以進士爲樂  
平令叔悖以進士守太倉州一姓三守令以正官  
集闕下雍谷趨翔鄉人榮之爲作三朝圖王丘考  
九年最陟江西南安府通判南安六年適七十遂  
乞歸蕭然一肩所謂清冰苦蘗非若人耶居官且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三

三十年弗以家口隨任故無脂韋乾沒如今之家  
於官者所在著聲宜矣其事祖母石氏盡孝太史  
錢公福作東海獻壽圖以賢之其待同宗如繼善  
少貧無以具束修即代之辦其于先墓不時修葺  
其于有司不妄濡跡其自奉常菲而鄉黨則好施  
其坐卧一小樓不輟出入郡伯湯公維恩褒以德  
行高古四寧嘉靖丙午孟夏某日公歸矣平生之  
年得壽八十又五今冬將舉窆于鳳亭山之陽公  
之父洋用弟和貴贈大理寺副母孫氏贈安人公

兄榮弟保和和終河南僉事元配魯氏生子熒美  
熒爲雷州衛知事先公卒繼配秦氏生子翌奕皆  
抗志場屋孫九人某某嗟乎成化弘治間士大夫  
皆廉謹敦慤不爲虛文矯飾故居鄉安其分居官  
能其職如繼善之稱王丘是矣要之醇懿全真朴  
實近道吾聞王丘而深感焉乃爲之銘曰 吁嗟  
王丘跡合先民世方以濶彼獨守淳貴不以爵富  
不以金軒冕一銖萬鍾等塵惟此寸衷恪不可渝  
萬仞之岡一振其襟可埋者玉不闕者馨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三

靜齋顧翁墓誌銘

靜齋者吾鹽八十一翁顧尚學先生也予束髮時  
聞吾叔中頤大夫云吾鹽詩書傳芳無如顧氏既  
予長吾姪暉延少峰顧子受業則知爲靜齋仲子  
已肅然知敬其橋梓間能濟美矣今吾兄泮泉又  
延震器槃賓于塾是故予得交其三世衣冠斯文  
之雅繁與弟榮衰經過予門以靜齋大父誌銘見  
委不能辭按狀翁名善字尚學始祖伯一起家有  
聲至其祖雪窩君納種德拓業傳于父松泉君暉

以子貴贈刑部主事松泉五丈夫子長一朴翁正  
第弘治壬戌進士終四川叅議次石溪翁直任東  
平教次曲溪翁賢廩千庠早卒又次即靜齋以儒  
士試場屋者屢矣幾得而失人服其能又次後溪  
翁新於乎源深流長積善集慶荷絲綸之榮揚閭  
閻之芳自松泉始執雉策名懸金垂黃茂于藩之  
烈開科名之胄自一朴始而靜齋際父兄之盛獨  
以一經白首闕聲抑華脫身塵壒之表不掛名泮  
宮研心經濟之猷屢挫名場屋其不遇者命也于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四

是築室大海之涓豐山之北謝紛華而其恬澹狀  
稱其一表一履至數十年尤好湛靜因自稱靜齋  
嗟乎人情恒失之動衆美常臻於靜靜非枯寂也  
默而觀化與物爲適也故深居簡出非靜也迹也  
心神飛揚靜而動矣蚤暮酬酢非動也感也玄虛  
凝定動而靜矣若翁者其亦不離動而能靜者乎  
安得起之九京而質之以靜機乎狀稱翁優游林  
泉四十年遇誕日輒不樂惟齋居祀先靜之教孝  
思也待諸昆弟姊妹煦煦有恩張姊在孀無養草

歸送終靜之孚友于也祭田爲族子廢而歸諸豪  
力復之靜之激於義也翁之得于靜者深所未愜  
于志者一榮名耳而施于家者亦既鼎鼎書不云  
乎惟孝友是亦爲政較之榮遇孰多哉且吾聞之  
厚積者不遇于身則于其子孫翁季子冀舉丁酉  
薦文聲鏗錡惜乎賁志不祿今兩嗣皆高才生足  
以繼武昔陳太丘與厥子元方季方賢而不顯至  
其孫群乃登三公然則酬翁未試之志如太丘之  
遐發于羣者天固有濟意哉翁可無憾已生年卒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五

葬云云銘曰 洵美顧翁朴素淵冲探墳窺典玩  
心玄穹吐辭摘藻卓哉雄風屢蹶霜蹄未獻澤宮  
有子驊騮五采江東孫枝雙壁士衡士龍譬彼芝  
蘭吐芽芳叢三世襲美天匪虛鍾又如耕苗爲力  
旣工終當有秋十千獲豐蹇于一時未足云窮泰  
溪埋玉其道否通

鳳陽司訓靜淵吳先生墓誌銘

靜淵吳先生吾鄉長者今歲丙午二月十日完歸  
矣嗣子治乞沂川王子狀謁某請銘兼葭情契敢

辭乎按狀先生諱宗祐字守廉號靜淵子年十三遂能以尚書遊于庠督學大夫試輒優之註廩靜淵輒讓欲先廩者志蓋不羣矣屢應省試數奇不效年望五乃貢于朝 陛下廷試之復優簡授鳳陽府訓導先是永樂中武功邑博受弟子金被指謫 成祖特原之故凡庠博得受弟子謁金靜淵獨却弟子謁金不受誠動物感鳳陽守劉侯而下折節優禮他下邑缺博輒檄吳先生往署于是鳳陽諸邑士無不欲得吳先生爲師者督學杜史聞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七

六

人北江褒異之選郡高才生二十七人俾吳司訓董教蓋懋待也然靜淵日以母夫人爲念請假南省移文休沐嗟乎此不足見靜淵生平耶今之人乾沒脂韋雖毫髮可覲猶兢兢逐逐孰如靜淵卻金棄官超然不屑而篤意于天親者耶宜都諫張子翼翔以和靖尹子稱況也靜淵詘欲厚親留芬當世如此其所得不少乎吳族先吳江人勝國時有萬三者潔修瞻學海鹽令某請掌邑泮事遂占籍海鹽三傳至斌斌生達達生孟光配胡氏未三

十僅生子允昂而卒允昂配楊氏負奇志爲庠生生靜淵方四齡而允昂卒靜淵弟宗漢爲遺腹子於是胡與楊姑婦相依抗節栢舟督學劉萬二公郡伯陳公各粟帛存問旌爲重節於戲靜淵以先世種德未試之蘊益以兩母冰霜凜冽之教其家庭義方燦燦純備况靜淵虚心問學老而靡倦故處賢舍三十餘年訓鳳陽又五年歸養又十有四年靜淵得壽距卒之日蓋六十有九豈非存不愧於涉世歟無憾于蓋棺者耶沂川以潛龍完玉稱

承慶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七

之可謂善言德行矣靜淵祀李氏繼馮氏俱無出以弟宗漢季子治爲子治娶鍾氏以婦兄之女弟爲女歸庠生談文復孫三人下俊聘朱女下僚下儒俱幼靜淵臨歿謂治曰吾弟以吾係大宗以汝吾繼然吾弟二子皆早卒汝以下僚爲吾弟孫治謹奉命靜淵顧慮詳雅不亂如此今季冬朔日空柩祖塋之次銘曰 吁嗟乎靜淵先生雙節之裔特挺之英爲弟子員行修經明爲師儒官捐饋秉貞於親則孝於祿何嬰於弟則友慮後諄諄御掃



杜門希踪古人吁嗟乎靜淵先生竟升芳爲列星  
崇報芳宜警宗完德而歸馬鬣其封

蘿巖徐翁墓銘

海石子飯積泰溪之詩友人徐啓順以同業南雍  
故衰經借其姪行踵門以乃父蘿巖翁誌銘爲詩  
辭不獲乃按翁婿和州二守施君元狀翁名侃三  
克剛庭植薜荔繞其室自稱蘿巖吾伯兄新塘以  
賦役出入郡中嘗爲予言嘉禾有徐克剛者慷慨  
饒志意掌鄉賦四十年得上下心翕然負譽古云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八

鄉黨自好殆若儔非耶予識之不知乃吾友啓順  
尊人也啓順亦嘗以故邑令今少司馬張公義士  
傳示予蓋歲在丙申年大稔民飢胥殍溝中爲蚋  
蚋食浮水橫陸者紛如仁人惻焉徐翁捐郭東腴  
田爲塚又出廩粟金顧強力者數十輩收四境  
屍骸埋之數不僅百千矣張令義翁不靳爲作傳  
嗟乎民吾同胞也視其死而不憫尤非人情也故  
周文瘞骨無主宋世良埋河北露骸後周賀蘭祥  
收葺掘塚彭城 分創濠州官塋危積置漳南義

塚陳向奏設漏澤園南渡勅建放生池此皆仁心  
爲質不忍同類失所故義聞塞天地英風泣鬼神  
然而視翁猶有間焉彼固職在撫綏勢所當然而  
爲力亦易翁不過一布衣編氓乃能代有位者盡  
力誠爲古人所難故以令長之尊俯頌部彥其上  
下皆有足稱者吾以推翁此心其於家必仁於族  
必睦於鄉必卹急人之急而不徒自急其急也使  
鄉人皆心翁之心必不肯自利害人在位者聞翁  
之風必不肯自肥瘠人是其所助于風化不淺也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九

狀稱翁嘗活校河之貧婦又甦倉卒之厄於病危  
然則急人之心殆天性然不特一事也即此可以  
誌翁矣翁生天順辛巳仲夏廿三日距今嘉靖丁  
未得壽八十又七非天厚其祉胡遐享若斯耶翁  
娶馮氏繼巢氏子四長震娶于陸次良娶于周皆  
先卒次巽肝江驛丞娶于范次坤國子生即啓順  
娶朱繼袁皆馮氏出孫男四御行衛皆震出僊良  
出曾孫五大元大亨大貞僊出重光重慶衛出張  
秀周恩施元莫盛四婿也包溥沈大樂劉垣袁校

曹宗魯五孫婿也鍾錮鍾襄二曾孫婿也嗟乎非  
翁積其慶胡繁衍若斯耶雖然有開必先翁之九  
世祖壽四卜居禾城東德化鄉至翁之考野庵公  
昇世以貲行義于鄉野庵配沈氏生翁與二弟簡  
偲則翁繼先志以揚聲里中不先有開之者耶是  
宜銘銘曰 孰義于鄉揮索不慳澤周道殫德聲  
播揚惟蘿巖翁自先世然瘞骨蠲壤芳名嶙峋彼  
蒼者天豈私佑人報翁之義多其子孫

勅封唐孺人陶母墓誌銘

東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士

嘗讀二南十二國風率言婦人女子閨閫幽貞之  
德則廢書而嘆曰嗟乎王化隆洽近漸南服遐被  
普天故婦行淑懿諸侯大夫或行役于外或不幸  
奄忽而其婦卒全貞信如潔祀見于采蘋勤生見  
于采芣不妬見于小星致思見于殷雷靡他見於  
栢舟仲尼刪詩皆特存之豈不以幽閑自守其烈  
行有丈夫所不逮是以見世道之隆也若東溪陶  
君之元配唐孺人不足以顯我國家 聖化之泐  
穆耶按呂君狀孺人生成化己丑至弘治十四年

以夫貴封孺人今嘉靖丁未孺人終正寢得年七  
十又九嗟乎孺人生值國家百八十年治化雍洽  
之時爲地天交泰之日而孺人父某母某氏皆有  
潛德又爲嘉善名族則孺人得教育于家已卓犖  
矣東溪父封刑部主事松蘭公爲東溪擇配而得  
孺人其時東溪在黌校孺人相之有鷄鳴雜佩之  
風狀稱孺人事舅姑服食湯藥必虔不以累東溪  
故東溪得專精于學以青年偕其弟一菴某領浙  
薦登錢福榜進士嗟乎孺人助東溪于未遇固已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士  
宏矣逮東溪拜永豐更溧水兩爲令擢御史守安  
慶遷臬憲狀稱孺人獨家居事舅姑教子女不相  
隨于富貴此雖丈夫或就逐之而孺人獨澹然代  
理于家東溪得無反顧慮孺人識見更卓矣東溪  
之副閨臬也卒于官孺人痛不及訣狀稱方壯年  
即以家事付二子毀容却飾雖諸孫婿不見也亦  
不及一言也至老悲如一日嗟乎孺人不隨東溪  
于官若不知榮者悲東溪以死若不知生者孺人  
節凜冰霜可繫見矣吾于孺人觀之其樂家居采

蘋采繁有焉不偕于官小星不妬有焉致悲似殷  
靈芳操似栢舟由 聖朝道化遐邇故東溪爲人  
臣能瘁于職孺人爲人婦能貞于節節義競爽于  
陶氏閨閣間其感化所由來遠矣哉孺人壽幾登  
八天祐聖善亦云厚矣況子孫之多賢耶至里者  
孺人二子也張薛孺人二子婦也呂學葉可大孺  
人二婿也至之子銓娶吳鑰娶呂孺人二孫男也  
至之女適沈維鏞沈光祖孺人二孫女也銓之子  
某鑰之子某孺人二曾孫男也銓之女一許俞一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主

許薛俞爲督學蒲山丈長子而予與蒲山同年又  
聯姻故得交于銓今來索予銘者也孺人次子里  
出後一菴方伯其子孫詳彼誌中故不叙東溪公  
名煦先孺人四十年卒葬伏禮鄉今銓以其年月  
日奉孺人暨啓而同穴焉銘曰 貞哉孺人相東  
溪顯于時甘家樓而寂如烈哉孺人悲東溪沒于  
職終毀容而淒其惟大節之凜然故衆美之與俱  
事舅姑能敬字諸子以慈起家恒儉睦族咸宜獲  
天之報壽躋于眉伏禮之歸同穴以怡

勅封馮孺人屠氏誌銘

封孺人屠氏者給事中祐山馮君元配也予昔同  
祐山舉進士客京師相與往來見其款洽賓游應  
酬中外一不關白祐山而百凡井井知祐山得內  
助矣旣祐山以仲子敏助聘吾女十餘年來女嫗  
輩得入閨以內率誦孺人肅雍勤儉祐山默享家  
之成益知孺人爲賢助矣歲丁未七月廿有四日  
孺人仙去今戊申季冬某日將窆孺人于邑北武  
原鄉王谷山新阡用孺人內姪石屋進士狀索予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主

銘葭莩誼重不敢辭也按狀孺人曾大父秦川公  
湘大父竹隱公機爲邑中隱君子並以太保康僖  
公貴贈尚書父元耀公炫配張氏舉子堂暨孺人  
元耀早世母張秉孀節以身訓育孺人康僖公嘗  
見孺人喜曰貞淑茲女當得儒配時祐山尊人居  
易先生致鎮平尹事歸爲祐山擇室得孺人嗟乎  
敵德作配君子好逑者非耶孺人來歸時居易雖  
歷五任自垣曲而鎮平然介然清吏也宦橐空囊  
耳祐山又業儒不事生產家益落孺人出自宦族

能脫華從朴備嘗艱苦若將終身嗟乎可與勤約  
提甕出汲者非耶孺人事居易與姑蒯太孺人百  
凡讓妯娌前致恭不敢以賢智先然飲饌服御雖  
瑣屑必自手製而心嘗歉如及終又傾囊理喪葬  
祐山每曰吾昔居貧而不失誠于二親死生之際  
室人之功也嗟乎無成代終以襄大事者非耶孺  
人操井曰勤紡織以相祐山故得專志勤勵者垂  
十年祐山嘗患脾孺人力致湯藥不解帶侍帷簿  
祐山獲偕辛卯計吏明年釋褐授行人奉命四方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古

動中矩矧進給事工科糾論內瑞賢冢宰鉉直聲  
大振落職丞潛山或言去國謫外以爲惜孺人曰  
昔病脾垂死豈望今日得仰報 皇恩爲烈丈夫  
事何可惜者嗟夫超然遠見以義服人者非耶祐  
山自潛山尹常熟以直諫出不爲回撓一臺巡不  
樂囑人恐悞之祐山曰吾不畏冢宰至此今權橫  
在朝臺巡不彼是議徒欲屈一縣令耶臺巡大患  
據論其短乃僅遷知太倉州又進同知揚州孺人  
曰君抗直多忤不歸何待況有子可教有田可耕

當湖之濱豈不容君釣綸獨一官足耽耶祐山遂  
決意長往矣嗟乎當進戒止古之夫負妻戴以入  
于海者非耶孺人子三人長敏功廩于庠娶曹氏  
次卽吾婿敏勛又次敏効聘于沈孺人生弘治庚  
申八月八日距今 僅得年四十有八嗟夫玉折  
蘭摧不慙聖善者非耶祐山名汝弼與孺人皆平  
湖人銘曰 尚書之孫給諫之配實含其章以助  
于內寢諤夫子飛章甚厲啄彼巨慝鐫秩左次洵  
美三鳳下帷耽玄爲孺人報重誥自天惟王谷山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五

贊贊芊芊以安瑞玖垂光永年

太學生晴雲汪先生墓表

代黃梓谷作

晴雲先生古新安郡今歙著姓人豪也鍾紫陽之  
秀際治洽之期應運而生聰敏爽朗年十三即暢  
麟經知筆削褒貶大義頭角崢嶸轟然起文譽於  
衆口又二年貢入留都爲壁雍上舍生先大夫簡  
肅公守南工部尚書晴雲一日偕其曹以歷事生  
來謁氣宇掀秀應對詳敏先大夫雅器重焉又知  
其習麟經有聲乃禮羅館穀使某兄弟朝夕侍函

天下先大夫生平剛介少許可獨於晴雲時時稱善然則某之得師也非先生有以動吾先大夫哉既而游陽明先生門聞致良知之說欣然有會語其弟燁曰所謂良知者即赤子之心也學在存此心耳存此心之知是良知也大學誠意存此心即意誠中庸尊德性存此心即德性孟子盡心存此心即心盡大哉赤子之心乎至哉良知之教乎觀此而晴雲超然遠覽獨契真源豈特成均之俊已耶復游于康朱山胡可泉二先生皆春秋專門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志

至數十萬嘗入粟拜金山衛指揮使晴雲不以自恃獨持謙約以禮義自策勵與俊彥相切劘又受訓琴泉翁勒成家訓凡承先啓後敦儉崇實具有成法今其家三世食指數千咸聚一爨小大均適如臂運指無或敢干是誰力哉故晴雲兄良醫輝弟國子生燁煒炎各振家聲友于不置要其所啟晴雲爲之開先豈非流風餘韻千祀不刊者耶晴雲學未大究得年僅三十五使天假之年如鵬搏于九萬負青天而澤宇內芬芳所鬯將大有所見豈但係汪氏一家之輕重而已某以壬辰釋褐承乏郎署七年今守雲間去新安不千里或可借途拜墓下乃今以疾得請西歸遂寧雲樹山川曷勝感舊之愴乃先生弟礪走使乞表于墓嗚呼教澤在心音容在睫而先生不可作矣某其忍表先生然而又豈敢辭哉再拜稽首次第所聞授之使者俾歸而樹貞石昭來世庶鳳雛千仞而德輝常在也若里世歲月葬次已具誌中不復以贅

顧室盛孺人墓表

盛孺人者給事中顧君懷東元配也予與懷東同  
釋褐又同事禮科爲通家契稔聞孺人賢孺人歿  
之又明年懷東在顧子海上囑予表孺人墓石予  
乃嘆曰昔聞孺人之賢著在閨閭大約有三請特  
揭之以詔世焉所謂三者事尊以孝處敵以順御  
衆以慈是也孺人生有淑質懷東尊人海隱公饒  
母錢太孺人擇懷東配遂禮聘孺人孺人十歲喪  
恃即歸依太孺人撫教交相爲恩歡如母子故孺  
人百凡不得太孺人命不敢以意遂太孺人舅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太  
善公姑黃氏孺人又推太孺人意以承事之能懷  
然雍睦嘗泣語懷東曰受太孺人恩誼兼姑母百  
歲後當加服三年以報及從旅保安也每念太孺  
人祝斗祈壽聞太孺人疾叩天乞以身代急謀歸  
歸且及奉太孺人湯藥竭心瘁力弗恤也若是則  
事尊以孝不足表乎初海隱公困於賦役遷室家  
自太倉來寓蘇城孺人勤紡績以鬻資佐懷東學  
孺人嘗病瀕危又娠當就館輒促懷東往曰丈夫  
志四方何返顧爲懷東學遂大成舉進士授餘姚

令蓋劇邑也賴孺人內贊政平譽達特召爲司諫  
遂以諫顯杖闕下謫居保安保安口外萬里孺  
人力相護持艱難跋涉衝冒風沙每身爲僮婢先  
懷東用是無恙而賜環有日也若是則處敵以順  
不足表乎孺人舉子可立可興予昔見可立弱冠  
游膠庠志臻臻向上可遠到扣之故曰母教也孺  
人性不佞佛以恤鄰睦族爲先嘗勸懷東割祖遺  
爲義庄以贍族凡意所向必愛人以德也若是則  
御衆之慈乃恩之大者不足表乎懷東名存仁直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尤  
道爲世表儀者吁觀人當察諸人情彼檢拾其平  
生而追稱之稱之常若有餘焉其人可知也賢其  
人津津熟言之言之常若不足焉其人可知也予  
昔進唁海隱翁翁論孺人賢不輟口今見懷東與  
可立贊述孺人若不啻口出以是觀之孺人誠有  
表表者予言亦何能爲孺人重哉但以懷東之愧  
特揭其大端以示後之人若其他隱行瑣懿非予  
之所能悉亦非筆之所及叙懷東其尚斟酌之以  
復不佞爲何如也

中憲大夫東甌叔狀

於戲門祚衰落典刑頽謝其將焉依以立將焉問以學哉壬寅秋哭吾父丁未冬哭吾弟懋孝今已酉春正十七日又哭吾叔東甌嗟乎其罪戾致此痛何言哉某昔十齡從叔盱眙任讀書又從南都今粗有知識皆叔力也兄弟蓼等囑其狀某安忍哉而又安敢辭哉叔生成化已丑春正五日距今仙去得壽八十又五世祖諱貴四生高祖諱某高祖生曾祖諱某吾錢氏業詩書游泮宮自曾祖始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主

曾祖生吾祖諱某以叔貴贈南京刑部郎中祖母楊氏贈宜人叔兄弟四人長卽某父封禮科給事中次乃吾叔也諱某字公良別號東甌又次諱某早卒皆楊宜人出又次某側室彭出吾祖刑部公性純朴自幼力田足不到城市家雖涼約不惜延師以課督父叔學垂髫就師日盱諸生散去叔獨留塾問讀不輟識者知爲遠到器及入泮卽下帷淨業山房一闔十年夜不解帶燈帳如墨配王恭人嘗病癰叔延醫一歸視卽往就學舍心無所分

如此聞海昌祝虛齋先生講學叔偕南溪吳公從之遊叔時已茂起文譽而謙受于師友間學益粹弘治辛酉領浙薦正德戊辰釋褐呂柟榜進士觀政工曹及就銓夜夢投刺有鄉生 皇帝拜者不能解旣授盱眙令乃 高皇誕聖之鄉豈叔簡靜端確爲神明鑑信致此耶至盱眙約已愛民植刑均役邑人德焉值歲旱蝗下令捕蝗到官者酬以米旣而天亦雨歲卒大熟流賊橫行江淮盱眙無城濱淮危甚叔區畫戰守略備友人吳南溪魏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主

莊渠錄張巡許遠守睢陽詩諷之且曰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叔卽遣家南歸召父老諭死守一時感奮有泣下者民遂聽括爲兵扼要害嚴斥候晝夜防練賊偵者入境執俘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其時許遊擊將北軍自泗城渡淮當路檄盱眙備舟叔乃權集商舶聯以鐵索爲浮橋以濟旌旗數十里行若坦途能聲益振撫按張公祐等交章有露宿守淮之薦而 帝鄉卒賴保全賊不敢加一矢噉昔之夢豈虛耶選部奏名行取癸酉擢南京刑



鄒貴州司主事便道省墓謁虛齋語及肝貽事叔  
曰魏吳二友教也及吳歸虛齋以叔語語之南溪  
曰錢子自爲守計耳死生利害可勸耶虛齋曰吳  
子不掩人善錢子不伐己能各賢也已嗟乎友道  
若斯雖隆古何加焉乙亥進江西司員外郎丙子  
進山西司署郎中叔明慎于刑無利害心大司寇  
孫公交高公友璣咸雅重之以各司章奏相屬垂  
二年庚辰武皇南狩兩京羣僚各疏諫叔與同  
官周任具奏大略謂陛下宜以宗廟社稷爲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三

念不宜遠符騷動海內時駕將發勅銀臺不  
得受諸疏乃已尋以病告三年嘉靖癸未赴選補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甲申擢知江西臨江府節  
民費禁吏奸郡地狹民多賈他境叔申釐引稅歸  
于公丁亥大旱省躬徒步郊禱輒得雨民有我公  
雨我謠屬邑新淦里廣民豪撫按陳公洪謨等奉  
割峽江縣城郭學校坊保市井鼎立皆叔權度也  
又以餘力新郡署民不知勞郡畜雙鶴日費米叔  
縱鶴歸米養濟院不妄費類若此故前在肝貽後

爲臨江士民各上狀祀于名宦可以觀政矣臨江  
署去驛將半舍叔于當路往來或缺折腰迎候以  
此調思南遂請老得旨歸秦溪蓋己丑冬十一  
月也歸與吾父優游林泉課某等詩書入鄉耆社  
做家禮建祠堂潔祭器以奉先置義田以厚族又  
用藍田呂氏鄉約每月九日聚鄉之長者讀聖  
諭以教鄉人嗟乎叔生平聞一善言輒低頭心靜  
然性寬緩未嘗徑行直截自奉甚約雖銖寸絲粟  
不輕費暮年頗好黃老養生故入旬燈下能作蠅

永曆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三

頭細楷行田塍間未嘗以杖今忽以痰疾不起痛  
哉子六人茲芹萱蔡王恭人出恭人先卒蓀蓀及  
一女側室夏出蓀娶王氏葵娶沈氏蓀娶李氏皆  
太學生芹娶胡氏戊戌進士歷刑部郎中今陞廣  
東肇慶知府萱娶孫氏乙未進士歷禮部員外郎  
左遷廣東德慶州同知陞寧國府通判先一歲卒  
蓀聘張氏叔以萱弟遇恩例進階中憲大夫配  
王加封恭人女歸祝以默庠生孫男七人何知蓀  
出太學生早卒何思芹出何恂何善何信何美萱



出 蔡山孫女十四人倪元夫項元忭劉烱沈

啓原崔樞密觀陸 徐 項 費 張

沈 周 其孫婿也嗟乎昨春之暮牡丹

盛開叔呼其玩賞登各詩于卷叔叙曰吾父刑部

公教予日當植蓮于盆開一蒂雙萼太常呂九桓

開而奇之作瑞蓮記其後汝父封如汝官吾得衣

冠林下垂二十餘年今兩家兄弟三人登第蒙

恩如此當知所以自勵雙萼之蓮若爲兆哉獨惜

吾父弗今見耳教言耿耿叔之悲吾祖者吾既悲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重

吾父今又悲吾叔天長日永此痛何極叔易簣時

呼兄墓芹間後事蓼泣對曰父百歲後築墳及蔡

弟無房事耳叔首肯曰見有日用費不盡者汝蓼

分處之神爽不亂蓼等將以 年 月 日啓王

恭人壙合窆叔樞仰祈名公賜之銘以光泉壤故

摭述大都以冀采擇

封孺人錢室孫氏狀

孫孺人某之結髮室人也爲浦城少尹孫室齋翁

仲女母杜氏與室齋並以賢行稱室齋之先爲浙

東鄞人後戍海寧衛遂爲海鹽人室齋父朴阜財

好義嘗焚券捐逋數千金積行爲鄉黨推重吾大

人兩涯翁數數咨嗟稱歎曰是當有賢後人某生

遂議婚孺人先某二年生生于弘治十三年庚申

七月十五日距今嘉靖壬寅三月七日得年僅四

十有二嗚呼孺人歸某室吾母鄭太孺人溫粹寬

純與人無喜怒而獨鍾愛孺人如已出吾壬辰中

禮部式留燕未舉子吾大人買舟遣孺人入燕同

居官卽蓋十五閱月始終服勤織紉一室足不履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重

外戶同官內子或招之或造之皆謹謝不報曰吾

守吾父教也蓋先是室齋有命云旣甲午舉一男

今映兒也喜動于色曰吾有兒矣君當受事四方

可不復相隨致君憂念父母遂留奉吾兩大人於

家某在燕四三年奉使楚粵二年使還朝又一年

二親在堂寬我離憂皆賴孺人力也吾大人嘗進

某膝下曰汝留婦事吾二老人汝婦實能承志無

違言嗚呼言猶在耳孺人之賢吾所心佩今孺人

遽化吾兩大人亦相繼化去某之乖戾致此痛割

五內焚焚安賴若孺人律身儉素御下嚴肅盡心于祀賓之奉此或婦人常事不足爲孺人贊也孺人生子一即映議婚以泉州守俞蒲山長女女二長乃吾姊女吾母收育之令孺人以爲女許歸莊某次已出爲諫議馮祐山所聘歸其仲子某嗚呼孺人未化之先一年夢不叶于吉向予縷縷囑後事予掉頭弗之聽今春予以母病去禱茅山祈壽孺人忽經理後事悉悉無大小至嫁女裝送具多料處以俟兒映則囑吾姪昕輩及予歸迎語曰吾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未

三月六日將去予甚恠之然謂妄耳今果以是日疾作嗚呼是果何歟豈孺人性靈不鑒而冥契先知耶孺人垂化之先命女奴促予入曰吾平生見汝未嘗行虧心事吾子女可善視之當弗使凌于後妻也予垂涕曰此是吾事吾豈忍令至此哉孺人勿憂子若女吾當自視之終身豈忍不慰吾孺人于九泉之下孺人遇嘉靖十五年 皇太子恩例封爲孺人吾姪昕嘗曰吾孺母有不可及者二聞人議人即爲寬解且不以告所議之人故妯娌

無間言又所服終身布素雖得冠帔未嘗一御寒約如窮婦人嗚呼予何忍言孺人又何以盡孺人哉今將以明年癸卯春正月十六日舉孺人柩附於吾母鄭太孺人旁石上之銘願得太史之筆以垂不朽光於泉壤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終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海石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

嘉靖甲寅臘朔錢永州以其弟徽之訃音至甘泉子既會平川子郭子霍子鍾子等哭於觀德之堂廼發書讀之永州曰芹也門祚益微吾道益孤吾將安依且吾弟徽也欲省永達廣見翁卒業焉倭寇作梗今已矣徽之子書曰與暎也與暎也不自殞延先考禍卒於嘉靖甲寅八月七日距其生弘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二

業生焉仕有餘力而及於學仕之至也而盛德普焉學也仕也體用一原優則皆優其道一也曰然則懋垣之學可得聞與曰永州之狀有之庚辛之歲先伯考封給事兩涯公我先考中憲東圩公延師以忠孝大義教芹薇萱也戊巳間則遣從甘泉夫子講道於京師聞聖賢之學性命之蘊得圖書焉口誦心惟故其論求放心曰覺放即求非外求得其論律呂曰天地自然之氣數論動靜曰靜而無靜惺惺者靜動而無動鼎鼎者動迫切則助怠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二

是出色奉勅兩廣委身冒險終克濟事不動聲色  
安靖邊方還乃轉右論郭翊國論宮僚非人論星  
變示異曰吾今得死所矣付金買棺幸以爲民免  
稱古遺直既歸建議免邊戍飛輓之苦掩陣亡千  
餘之屍有處海上巡視倭賊田賦孔廟屯田鹽法  
備邊河套市舶諸議此懋垣之仕不可槩見乎然  
而本之於學矣二子以聞於平川子曰夫學得仕  
而益精仕得學而益明交助互發體用一矣遂以  
復甘泉翁翁曰善哉懋垣雖未獲盡展所蘊而忠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三

言讜論薄霄漢而流江河至今稱其匡時之略其  
得于學深矣吾雖老矣勉爲銘之懋垣別號海石  
配孫氏考贈禮科給事中諱珍妣鄭氏封太孺人  
同母兄著蓋珍出於達達出於寔寔出於裕裕之  
先寔何姓洪武間編戍貴州乃以裕託育於錢因  
以錢姓其餘善行嘉言尚多具於兄永州狀銘曰  
海之鹽秀氣潛肇之巨姓孕乃錢一裕傳寔寔傳  
達乃昌四子遂乃發解珍琦同璋瑛降以達貴贈  
刑郎中三珍發選待昌期後先科甲並光輝四姪

片萱子懋垣微也封之禮黃門解維懋垣承家傳  
教以忠孝進聖賢解六承兩考師泉叟廿年三子堅  
而久解助忘勿天理一中思無爲神莫測入學優  
仕凜諫議彈劾宰輔略不忌解九遂落職無媿色歸  
而明農學愈力解十維禮樂兵刑學天文地理無不  
索解五十三脫羈驂乘箕馭風不可攀解十二與  
銘詩顯乃微千秋萬祀無我違

行狀

澹泉鄭曉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四

同邑諫議海石錢公訃音聞淮陽曉驚且疑曰惟  
天福善豈奪聰慧端敏如海石剛方強毅如海石  
者耶殆人言之妄也矣未幾適宦遊者辱訪余首  
問公動定道已仙去余惻然不覺淚下重爲朝  
廷痛公重爲鄉黨痛公重爲余異姓骨肉痛公而余  
亦寢病五日甫起視事忽公宗門猶子曙進而泣  
曰公之子端暎卜葬公有期故不遠千里乞余爲  
狀嗚呼余豈能言公抑奚忍無言于公也耶遂三  
歎而狀公誌行焉公厥初何姓始祖貴四高皇

時編成貴州乃遣未彌月仲子如淵翁裕託育於錢因姓焉裕生養素翁寔游邑庠養素生達隱德弗仕生四男子以仲東圩翁琦貴贈刑部郎中長兩涯翁珍實公父也封禮科給事中配鄭孺人生二子長新塘翁著公其次也厥考禱於紫微山應夢而生公因諱微字懋垣別號海石幼多疾少長苦志讀書淬礪科藝既入泮宮博士東湖廖先生自負冰鑑慎許可獨才公鄉大夫南溪吳公與余先子吾核翁雅器重焉歲乙酉舉于鄉師事少宗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五

伯方齋林公博古通今學益加進當是時甘泉湛先生以隨處體認天理之學爲世儒宗公欣然就弟子列日與諸同門講道修行所造益深矣壬辰中禮部式 廷對數千言皆切于時務授行人在燕數年未嘗有所投謁乙未奉使楚藩正拜坐之禮却宴賜之金卽席賦詩授簡立就 王敬禮焉事竣改禮科給事中未一年章數十上其所論皆關係台輔大臣戚里內侍巡幸戎機人所難言者以至名器廟宇屯田災異皆歷歷陳之無所隱

天子嘉之制詞有經略邊防論列治體憂深思遠朕用惕然斯余直諫多聞之臣之語蓋異數也既而巡視九門給散冬衣布花皆出自簡命不由推舉其有當于 帝心矣及受湖廣廣西查盤之勅則稽籍搜隱躬親檢閱冒險而入九溪不毛之地談笑而弭千戶不軌之謀持正而邪崇之害無侵出奇而激變之虞以解積勞成疾背脊爲僂溺顧也不辱 君命無玷官箴雖隨陸何以過之論劾兩省凡十有五疏皆蒙俞允陞右給事中論朝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六

國郭公七事及五臣又論宮僚復以星變極陳得失謂其僕曰吾得死所矣爰以後事囑之賴 天子仁聖竟爲民以歸直聲震於京師年方強仕遽斂其幼學壯行之具尚冀其抱負之伸也而止于下壽此余首爲 朝廷痛公者此也迨公之歸杜門講學與諸士子晨夕討論不倦士之由科甲出其門者甚衆而其志之所在惟究意於性命之奧雖應接之餘嚮晦之後手蓋未嘗釋卷也其小試於鄉邑者則運舟革而邊城無乏兵之苦田則均

而吏胥無侵漁之奸里甲清而圖戶無不均之歎  
皆公之贊助焉迨夫蜃夷之始變也公先事而有  
料敵之明既而孟堰喪師公竭力而有哀丘之築  
助縣簿張君之去購邑博龔周之喪父叔致孝而  
克友於昆弟族人致愛而加厚於孤弱其於公府  
凡事關利害政切民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期於  
便民令各得其所如切痼瘼焉蓋其表則家邦使  
小人知所畏而君子有所視倣方將有著龜之賴  
焉今何望矣此余之重爲鄉黨痛公者此也若未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七

余之於公生同鄉遊同序道同志學同門仕同時  
雖踪跡時阻而音問常通夢寐常接恒自念少壯  
相娛今居然向衰矣他日歸田幸與公通家往來  
於阡之南陌之北釣游觴咏探討道微脫落世務  
以畢餘齒詎意公先我而返真也此余重爲異姓  
骨肉痛公者此也而豈涕之無從哉更念公之律  
已也學不自怠勞不自張其與人也和不近同剛  
不絕俗在田凡十有六載臺院部寺交章論薦藩  
臬郡縣之大夫政有因革皆就而問之世方期其

大用竟見罹於二豎嗚呼哀哉公平生文章敏捷  
未嘗屬草有承啓堂稿 國朝名臣事實海石聞  
草與夫海上事宜巡視去雷事宜處倭事宜均糧  
孔廟屯田諸議若干卷他如講學有錄論樂有書  
備邊有策河套有議鹽政有論海防有略市舶田  
賦有說是皆蘊而弗試至易簣謂子姪等曰吾聞  
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吾於歿生已決今  
還化矣何憂何懼無一言及家事嗚呼精神不亂  
非講學之驗乎公叔東圩翁以臨江守致政而永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八

州守泮泉君芹禮部郎硤東君萱皆公昆弟公配  
孫氏封孺人浦城少尹室齋翁女子一端映邑庠  
生敏而好學無忝於公娶督學憲副俞蒲山女女  
一適諫議馮祐山仲子庠生敏勛皆先公卒副鍾  
氏亦卒子一端映方十一齡聘夏少沙女女一許  
諫議許杞山仲子聞造次室張氏子女亦皆先公  
卒映等將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襄諸彭城新塋  
嗚呼公之盛美非余言所能盡聊撫其萬一狀之  
如此以俟後之修史者考焉

墓表

道林蔣信

公諱徽字懋垣別號海石浙之海鹽人鄉人稱兩  
涯翁封禮科給事中曰珍者其先公也稱東圩翁  
爲臨江府知府曰琦其先叔父也以東圩翁貴贈  
南京刑部郎中曰達者其先大父也公生二十四  
爲嘉靖乙酉領鄉薦辛卯遊南太學訪余於京城  
僦居之館余得識荆焉甫坐定卽請余論聖學領  
要不及及他事予固知公志之有在心竊慕之矣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九

明年壬辰同舉禮部遂因余筮日奉贊謁甘泉湛  
先生而師事之先生顧之喜爲極論孟氏程氏傳  
心微旨旋有契語曰勿忘勿助此卽無在無不在  
之旨也入聖之門當何求乎已公以三甲授官行  
人余備員部署海內人才方彈冠之始急聲譽者  
喜奔謁務標榜者競虛談公獨擇同志十餘輩相  
期爲閭然之學偵余暇卽過論益每盡夜分乃去  
余嘗試扣所與舉某曰渠確不可拔畏友也舉某  
曰渠腳根殆未定也已而皆不爽公之篤於道術

審於取友有如此歲甲午奉命使楚藩抗論正拜  
坐之禮然後行事王極重焉爲文追送於數百里  
之外迨選爲禮科給事中慨然以論列爲已任吏  
部侍郎霍渭厓禮部尚書夏桂洲各特知眷相託  
奏未已臺諫畏其勢莫有言者公上疏論其傷大  
臣體請詔切責上手批嘉獎繼論內閣李序庵尚  
書溫托齋論夏桂洲論蔣皇親溫乞蟒衣又論司  
禮內臣論巡幸罰俸論三邊戎機論言官不當迴  
避以至名器廟享屯田災異皆歷歷言之推恩制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十

詞謂公經略邊防論列治體憂深思遠斯余直諫  
多聞之臣殆實語也歲丁酉奉勅差往湖廣廣  
西查盤同時承差科道類大起聲凌壓外官事多  
委之胥吏徒滋孔穴公獨秉法守禮坦然從事故  
牘如麻手自校勘終日不倦險阻僻遠衛邑王官  
素不敢至者必一至焉至則訪宿蠹正奸邪良有  
司必開誠獎諭聞者感動若夫假巡撫東橋顧公  
之手除靖州一衛稔惡之兇正邊方數十年大壞  
之綱紀則全楚至今稱之也戊戌陞本科右給事

中論翊國郭公七事及五臣最後以宮僚非人上疏極論未報而又以星變上疏言益愷切忤旨得罷爲民怡然買舟歸時兩涯公與配鄭孺人俱在白在堂東圩翁亦鶴髮種種公待之備極祇勤愛日弗遑退卽展玩書史鄉晚進相從者紛集公與論舉業德業合一之學顏其所居堂曰從吾所好公之志蓋期與泉石爲終身盟矣故歸田日久未嘗一至城郭見顯者惟事闕民隱則托楮頌白之當路不爲嫌避潘臬郡邑賢大夫有因革或就問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土

則爲剖析利害必盡癸丑倭寇起計禍必先及瀕鹽以書請於撫按諸公集兵爲備參將盧鏜指揮李元律領兵將發親爲具餼糧餽之以激士卒及敗劒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收陣亡尸千三百盡掩之公嘗遺書余敘先公兩涯母鄭孺人元配孫副室鍾先後見背身爲幼子女所絆不克出門一抒願見師友之渴方擬勇決一出復有茲寇難之阻予聞引領懸冀萬一諧願則舊盟可續乃茲歲三月忽泮泉公書來曰芹

也門祚不幸往歲已奪弟硤東萱今又奪弟海石薇卒之日乃嘉靖甲寅八月已馳狀甘泉翁乞銘其墓矣知吾海石莫如公公忍默無言乎予覽之不覺哽塞已卽東望再拜哭嗟嗟天胡不憖遺乃遽有此耶至是泮泉復遣使來促嗚呼生民之命天地之紀屬之豪傑無疑矣如海石子所謂雄負正氣耻隨流俗學必期於成身而朝廷天下之志雖困踣以之將非其人耶遭際 明時胡不使從容巖廊因職業以益就所學俾世道蒼生竝受其福而乃使之一旦顛躓偃蹇以沒稽其十有六年之間以其素履孚諸當路雖能爲其邑屢舒剝膚之苦然顧所及有限也不當爲造物者重異之哉抑斯文也寄之乎斯人固不係乎窮與達也使天於海石子困踣其身不奪其年其於斯不將大有發明也耶嗟乎命也已或曰海石子嘗論動靜曰動而無動疊疊者動靜而無靜惺惺者靜其於孔氏默識默成之旨契之深矣先生固有望與道林子曰異端起而大義乖今斯極矣身明斯道使天



下迷溺者悔悟有志者同風不在天常厚而兼得  
永年之助者乎此予之所爲痛也遂爲次第平日  
所知爲文以表諸墓左公生弘治壬戌十月廿  
日迨今卒享年五十有三耳所著有承啓堂稿及  
諸建明甚多存於家

傳

石屏胡堯臣

海石名微字懋垣浙之嘉興海鹽人少穎異年十  
四就學卽尅苦有大志比長祇服家訓師事名公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圭

篤行好古力求聖賢仁義道德之奧聖聖弗倦每  
爲詩文多不屬草一時鄉大夫甚器重之以爲不  
可及也歲乙酉舉於鄉壬辰中禮部式 廷對數  
千言皆剴切世務時閣中已校列上第有病其太  
直者置三甲授行人海石聞之不介色居京數年  
未嘗一詣要地時從甘泉湛公遊見所撰白沙墓  
碑及書院記喟然歎曰斯吾之布帛菽粟也乃能  
以自隨至是招友同志結社盟心薰陶磨礪間  
益力甲午奉 命使楚藩始至正相見禮却宴餞

之金飲酒賦詩俄頃立就楚王亦禮下之製錦軸  
爲詩餞於數百里外前此所未有也乙未選授禮  
科給事中未一載章數十上擢其大者如論內閣  
諸大臣失和論蔣皇親濫乞蟒衣論司禮內侍論  
巡幸罰俸論三邊戎機論言官不當迴避皆人所  
忌諱者其諸名器廟享屯田災異凡動關時政得  
失舉歷歷言之無少遜 聖明嘉之制詞有曰經  
略邊防論列治體憂深思遠斯予直諫多聞之臣  
也於是權貴憚之便辟嫉之而直聲凜然竦動海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圭

內歸乎爲 朝廷重矣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此之謂也歲丁酉例遣科道查盤海石與御史邢  
陽川社屬有湖廣廣西之 命旣下海石毅然曰  
茲役也吾當委身焉遂戒行李詣兩省稽廢籍搜  
隱弊躬親檢閱不任吏胥每至夜分乃寢雖勞且  
病弗恤焉湖廣之衛有九溪者僻處邊夷宣德間  
有茶毒禾冠之變數十年來官司罕有至者海石  
初欲往諸大夫力止之海石曰九溪雖險獨非王  
土乎乃入其疆宣力布德一無所聞居無何將歸

人遮道留之願勿去靖州有四千戶習於不逞官  
司恒苦其難馭海石談笑而去之時撫憲顧東橋  
公語於衆曰不動聲色安靖邊方功不在裴度下  
其他車轍所至振幽滯感鬼神縛頑獷一以忠信  
篤敬泰然行之無所疑懼則又有不可勝紀者在  
楚凡年餘非食惡服纖毫無所擾于民歸之日行  
李蕭然惟故衣敝履數行耳當時有介石冰清之  
譽凡劾論兩省事宜計一十五疏 上皆俞允戊  
戌擢本科右給事中又論武臣郭勛七事論災異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五  
及五臣失職論官寮之選非人疏既上浩然曰吾  
得死所矣以數金付其僕曰我死買棺以殮卒得  
旨放歸編民要亦 聖明知遇之深也在朝諸名  
公咸謂古之遺直重惜其去海石欣然曰蒙恩得  
歸養二親足矣又何求與時父兩涯翁珍已沐  
封典如子官母鄭爲孺人矣亦相與怡然曰吾見  
盡忠被黜更賢於祿養也士論兩高之自是朝夕  
侍二親生事死塋鮮不由禮乃叔東圩翁璠以中  
憲歸老林下事之如所生兄著患疝疾檢古方已

其痛雖分艾不過焉堂之兄若弟泮泉芹官刑部  
硤東萱官禮部每致書倦倦勗之盡職萱左遷卒  
德慶周旋畢力挽其柩以還宗族孤者撫之貧者  
周之婚喪之恤固有或替縣簿張某罷官不能去  
學諭龔某卒於旅無所歸皆助之賴以往其孝友  
仁厚出於天性類如此家食十數年日與諸士子  
杜門講學探討不輟扁其廳事曰從吾所好而於  
紛華一無慕焉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則曰不屈次  
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巖穴焉足矣嘗與姪昕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六  
論求放心曰覺得心放便是求放勿放時廓然泰  
然語默動靜直是一貫於此居家便能事親從兄  
於此出仕便能忠君報國蓋心體天地萬物而不  
遺者也心存時雖極瑣屑之事極卑賤之人亦俱  
使之得所不敢厭惡而況于家國君親之大乎與  
蔣道林論動靜曰靜無靜惺惺者靜動無動塵塵  
者動故未應常默然其默然也非忘也方應常油  
然其油然也非助也他如與許杞山論精一之旨  
與王龍溪論伏羲先後二圖皆能發明前賢之所

未發至與呂巾石論律呂一書推原其天地自然之氣數尤確有成說甘泉公見之亟稱其有補世教其諸微言緒意因事互發條貫井然不可殫述要皆根極理要得諸師友之所講明反身體認尤爲真切故發之議論明白正大實其所自得云歲乙巳蒙 恩詔復冠帶明農力學猶舊未嘗一至城郭謁顯者然於事關民隱則言之必悉其所建議而獲試用如運舟革而飛輓之惠息田則均而奸詭之弊絕里甲正而都圖無不均之歎皆其大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七

者凡里之中有一橋梁之圯一道路之陂苟弗便於民必捐貲導衆爲之弗恤甲辰及甲寅大饑上書當路減稅蘇民困癸丑倭夷寇兩浙力請於撫按集兵將以衛海鹽先是寧波瀝港之捷人皆以寇平喜海石曰海鹽自此多事矣聞孟堰之敗獨不以湖海爲憂曰嘉善不可不備未幾皆如所料人服其有先見之明參將盧指揮李帥兵過其里具餼糧以迎橋下之舫收陣亡將卒千三百有餘尸掩蓋告祀之勞與費弗計也自家食至今部

院交章論薦疏凡二十餘藩臬郡縣諸大夫政有因革多就問之俱傾肺肝條答無隱今考所著有承啓堂稿國朝名臣事實海石聞草海上及巡視去甯處倭事宜田賦孔廟屯田鹽政備邊河套市舶諸議若干卷至於 國朝典故禮樂兵刑天文地理曆數靡不博洽通貫昭往察來洞利晰害皆鑿鑿如指諸掌焉及門之士與海內鄉達諸縉紳靡不景仰嚮服冀其大究厥蘊以副天下蒼生之望乃以甲寅之八月七日感飛雉焚蛇之異一疾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七

竟不起壽止五十有三在疾猶日與諸侄論禮及惓惓邑中兵荒二事未嘗以疾痛而忘政學也疾甚人有問之則曰死生一晝夜耳予何憂何懼其子端暎端暎侄暉昕侍側惟命以學古守道而已易簣絕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郡邑士民無有遠邇識不識舉爲悼惜而垂涕焉於乎惟忠與孝人之大節三代之學皆所以明此也世變旣降正學榛蕪經生曲士隨世徇物知道者鮮海石陋於俗習尚友古人反躬力踐克盡其實故立身行道樹

功揚休孚于友愛和于宗族急于收恤樂于拯施  
凡錫類之不置者皆孝也盡言靡躬宣德戮力以  
綏中夏以靖邊鄙以遏奸宄以奠衆庶凡敷錫之  
無疆者皆忠也而又宅之文明體以剛健臨利害  
而不怵甘沉晦而不悔非其理足以勝私力不易  
其所守卓然有配道義之勇者能之乎使天不奪  
其遇俾能用其勇以究厥施則充山甫之柔嘉據  
曾參之養志雖舜之祇若化天下周公之篤禁以  
成昭明之休將必有幾焉者矣豈止於是而已哉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九

惜乎其數之靳也此有識之士不能不爲世道慨  
也然君子之樹德也存乎風而其風世也存乎教  
教有時而窮風則無時而窮也是故惟孝可以教  
天下之爲人子者矣惟忠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  
者矣惟勇可以教爲臣子者之無所不用其極矣  
茲風之教也曷其有窮乎予與泮泉爲同年於海  
石有世講之誼又以竊官浙臬嘗得就正其門而  
於文行之可見者繫乎其有聞焉蓋服膺而勿失  
也茲其子端瑛端喚不遠數千里以訃聞於予又

適泮泉守永州狀若行以示則益得其詳矣敢不  
以所聞者聞諸人俾同志之士承其澤之未泯而  
知所自淑亦以慰海石生平與善之心於不死云  
是爲傳

郡人物志傳

中嶽成元佐

海石錢公者西浙海鹽人也其先曰貴四洪武中  
編戍貴州仲子裕留焉旣三四傳而孫子衆盛繩  
繩以科第顯遂稱望族公之生也其父珍禱於紫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十

薇山以夢得公故因名曰薇云字懋垣姓錢氏幼  
而多疾少長苦志讀書學諸生藝藝成學古文詞  
爲文若詞多立就不屬草尤操厲獨行壹以忠信  
無所芬華一時先達聞人盡器重之歲乙酉舉於  
鄉壬辰舉進士大對數千言則引古誼切事情  
不爲卑逐靡豔閭臣有病其激者故置三甲授行  
人時嶺南湛若水先生講學於京師公拜從弟子  
列所學益進諸所與游者皆當時顯貴賢豪人公  
獨窺義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直破去

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未道者同儕莫不望風  
下之卽湛先生固以爲畏也始道學倡起名流爭  
附海內靡然從風所力行篤志者遂抗迹塵表  
然不滓間有浮僞白望空說無事實徒飾怪依  
托號致知自掩寡陋迨其末也藉以廣交延譽  
顯融獵仕進者十指而九譬則白跣剽道而奉之  
金者於是群聚而譁之縱賢者不能無咄咄嗟惜  
雖其視之不廣亦彼朱紫混而其所挾者未必真  
也公旣潛心理學無然漁譽無然避迹一求亢古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主

人之誼故宦迹所至輒盡心焉以不詭於道甲午  
以行人使楚藩一見正相見拜坐禮其宴餽所遺  
金盡卻不受王有加禮焉乙未選授禮科給事中  
未一載章數十上言悉剴切觸忌諱不顧人云是  
足爲天子嚴臣終亦聲蔚起名徹 主上主上數  
有任使數畀錢給事中不由推舉丁酉則勅以查  
理湖廣廣以西錢糧比至兩省手案籍自閱夜分  
始寢隱弊頓清九溪邊夷爲衛宣德間有茶毒衣  
冠之變數十年官司不敢至公必親往人無不畏

且服及歸顧遮道留之靖州頑弗率千戶四人素  
不逞公寘之法歸列兩省事宜及彈劾不中法者  
疏十五章皆當於 上心 上皆俞之戊戌晉右  
給事中自居掖垣四年論諫且百數關係台輔大  
臣戚里內侍廟享戎機諸要者咸觸還逆耳巧宦  
所避已論朔國公郭勛七事潛基禍孽其諫趣幸  
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擿官寮非人及五臣不職茹  
星變異常殆 主德闕誤所致竟以忤 旨方疏  
之初函奏也謂其僕曰 上方事玄祈祐所忌者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主  
災青我當言路義當極言卽疏上不旦暴死則實  
卽以數金付若死卽買棺以殮耳至 命下得免  
死竄編齊民族歸歸而與士子閉關論學乃扁其  
堂曰從吾所好門下士亦彬彬盈仕籍多名士云  
公性好義家食以久宗人孤貧望以舉火者若干  
家縣簿某學論某罷不可歸咸資之往又不喜入  
官府至事涉梓里利害者則昌言之其均田則議  
運舟清里甲勸減稅自嘉靖己亥以後十六年間  
有司私其籌畫惠民者不數計當癸丑甲寅之際

海墻忽噪倭奴突至髡顛腥狗吹螺揮扇而集所  
在膏血鋒不可當公每以書抵軍門其計算地方  
要害禍所被及當備者後一一皆驗叅將盧鏜李  
某輩帥兵過公之里公親具饌糧以犒士卒及兵  
合而敗則又收陣亡將卒千三百有奇告祀而瘞  
其尸甚勞費弗惜也懸車後部院科道諸臣累薦  
薦之謂不宜俾林泉之下有隱伏賢者亦竟不起  
甲寅八月七日卒年五十三歲 今上嗣立蒐遺  
拔滯咨諸輔臣曰 先帝時舊臣而賢者誰乎誰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三

言國事而逐者宜優崇之於是下 詔起廢而公  
以歿故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云所著有承啓  
堂稿 國朝名臣事實海石聞草海上處倭巡視  
去留諸事宜均糧孔廟屯田諸議若干卷講學錄  
論樂書備邊策河套議鹽政海防略市舶田賦說  
藏於家子與映舉順天鄉試端陽邑弟子員皆有  
聞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戚元佐評曰學士談性稱仁徧天下其究空空無  
甚高論下者且不足道本之德義以窺聖域是類

上智給事忠信好學人稱莊士奮軀批逆鱗自甘  
放逐生爲羈臣死而見榮英聲溢於宇內乃古云  
鞠躬君子也 肅皇帝朝天下何多蹇諤之士哉  
誄

東沙張時徹

夫引裾折檻僅逃斧鉞之誅碎首剖心難回日月  
之照蓋志士不以全軀捐節忠臣不以忤主顯名  
要皆矢不二之誠以明在三之義耳海石錢君鍾  
海濱之精靈曜雲霄之麗采羽儀 丹闕見謂寡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五

倫銜命四方足稱不辱當其履文石之陞列青瑣  
之班慕竄武之其愚爲史魚之如矢封章屢上太  
猷是陳樞輔爲之斂容貂璫因而屏息過憂國憚  
力尼乘輿未酬補袞之忠遽犯批鱗之譴狂言匪  
茹臣罪當誅負未青山之阿下惟白屋之奧聚徒  
講道樂志考槃于時屬望簪紳蒼赤攸賴詎意濫  
先朝露行道與嗟寃寃匪幽今聞彌顯彤管載其  
遺直赤墀表以孤忠 帝命錫于九泉赫矣其貴  
徽音動乎四域就是不悲余生也同域仕也同朝

傷懿軌之先祖悼高風之永戢徵諸素履作此詩  
詞其文曰

於昭越王建邦啓祚邁迹自錢慶流苗裔構李盤  
宗遠承芳系代有聞人啟德尚義曰惟東會駿發  
甲第海石嗣之競爽弗替國之連城家之良驥奉  
使楚藩正儀却餽載陟正言風節益厲彈劾輔臣  
指斥倖嬖不激不阿鳳鳴朝著權要斂跡善良禽  
比力挽 鑾輿社稷寧堅誅殛是甘罔辭顛躓  
帝曰咈哉視爵長逝夫餘之山五湖之滋以樵以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壬

漁以播以藝弋獵丘墳夷庚百氏集我朋徒討論  
真秘理窟斯探廓彼墮翳葉隕先秋根當春萎鳴  
呼哀哉訖也無生獨稟間氣訖也不學獨擅精詣  
訖也不仕鋒鐸是厲訖也不歸棲衡樂泌彤史記  
忠白簡表異左臺右掖上聞 丹晨 帝曰嘉哉  
社稷之衛何以旌之奉常是貳何以恤之有司供  
祀顯忠遂良泉臺攸庇嗚呼哀哉君有德行金精  
玉粹君有著作鳳鸞和嘯君有令名川流嶽峙君  
有嗣子王槐寶桂云胡不顯沛厥康濟云胡不壽

休範斯世不責其身而身後是責有山巍巍有水  
沛沛希蹤景德孰不與喟嗚呼哀哉

又

冲溪彭輅

故給事錢海石先生以直諫釋位家食十餘年悼  
輓之後壠樹叢挺矣 皇上登極迺沐太常少卿  
之贈不哉 國恩乎奕哉其榮也輅於焚黃日束  
帛幽香謁先生墓而作誄曰

泱泱東海蜿蜒恢龐遲徊紆鬱潯和吐祥是生哲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壬

碩駭哉高驤厥衷濇濇厥操洸洸萬夫之特股肱  
之良碧梧青瑣雍容侍從諷議是司觚牘是奉指  
佞佞推排奸奸悚 袞闕則緝黼采爛瑩匪戰斯  
鼎匪驚伊鳳魁幻鑄形陽苞暉動 先帝曰都是  
聞謫謨耳逆鱗批國是有樞爾所辨者禾莠紫朱  
爾所弼者寶鼎元符爾言既嘉爾略惟何試以庶  
務揆厥攸趨迺過豫章迺驅粵嶺乘輶洞帷采諠  
隨境羊城之南枕柳萬井 主德遐宣使星懸映  
賦政允臧奏復咸稱柄宰不豫拂衣入山左杜右

薛圖史其間橫經聚笈緇帷抗顏跡畱樾石聲殷  
 朝班薦剡十上胡不賜環紳珮喁喁胡弭徵轅先  
 生之學網羅包絡上邇旁窺裨官丘索詢靡弗知  
 知靡弗確先生之志以世慘樂臣濟翼毗反列歸  
 樸石從媯鍊江需禹鑿顯諸晦諸人文在茲抽其  
 崛竒注之文辭洛誦之桀縹緗之儀匪飾鑿脫條  
 炙穀爲譬彼琪樹分萼自藁崇撫霍岱深擷淵坻  
 冥搜真宰險控虬螭管援則嫺意翻以馳乃組綴  
 者望而怖之惜未霖雨惜未舟楫閱其璠璣 天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五  
 府弗設斂其韶鈞洞野徒列晚不憖遺俾贊鴻業  
 黃道徐開少微先蔑不聲之能后昆其泄觀雛者  
 鵠歎厲嶽薛爰緬窻窻幾閱春秋依依馬鬣卷蓬  
 一丘 玉綸金薤來自 皇州太常寵贈 恩膏  
 泗流有綬其胤有貴其幽露滋宿草霞綺叢楸明  
 明 天子九紘一照萬里孤臣寒魄沾耀似龍復  
 鸞似虎復嘯似燼再燃似錐仍峭誰無忠鯁景鳳  
 胥倣陸沉浮游奄泯殊調銜德重泉播名吳微  
 天子萬年勸銘作者公槐蔭帶手藝在庭有苑新

棘厠秩群卿乘風駟馬肅哉泠泠上下雲中冠  
 赤霆何以報 國子躅孫繩何以傳家百疏五經  
 錢氏世閱于海之汀同波不竭挾蜃時興 宸御  
 非私蓋者休承凡百有位視此哀榮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八 五  
 萬曆癸丑秋季梓  
 行甲寅春季卑工  
 金陵張一鳳督刻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曾皇考侍御公奏疏

曾孫煥重刊

劾魏忠賢十大罪疏

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恩貢生錢嘉徵題爲請清宮  
府之奸以肅至治以扶士氣事嘉徵草茅賤士世  
受國恩讀聖賢書傳家惟忠孝二字可以上報君  
親竊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廠太監魏忠賢  
者可容一日遺四凶之誅作魑魅之挾弄哉嘉徵  
敢不避斧鉞爲我皇上陳之一曰並帝天無二日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一

而阿附諸臣凡有封章必先關白忠賢至頌舉功  
德必以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從來  
有此奏體否滔天之罪一也二曰蔑后中宮天下  
臣民之母后也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聞之  
先帝令忠賢宣皇后而忠賢滅旨不傳至皇后當  
先帝御前折逆奸謀遂羅織皇親多方欲置之必  
賴先帝仁明祇膺薄譴不然幾危中宮滔天之罪  
二也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  
招臣民內逼宮闈操刀割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

賴九廟有靈潛消睥睨滔天之罪三也四曰無君  
伏讀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蓋鑒前代  
之失垂後世之戒至法程也乃忠賢軍國重事一  
手障天三覆之馬必斥吠堯之犬必序險毒縉紳  
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  
腹心意欲何爲滔天之罪四也五曰剝藩封盡  
封大典皆金枝玉葉自宜從厚所以體祖宗之心  
以光先帝孝治者也今瑞藩惠藩桂藩一時之國  
其莊田賜資合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侯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二

伯之土田揀選膏腴不下萬頃是祖宗本校百世  
之親反不若一豪悍之家奴滔天之罪五也六曰  
無聖至聖先師當萬世名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  
歷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忠賢何人而竟建  
祠太學之側儼然處此以刀踞之餘孽而擬配之  
俎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等啓祠營工而先  
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爲凜凜矣滔天之罪六也  
七曰濫爵夫非軍功不侯官制凜然祖宗朝封公  
者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之外雖開平之偉

績尚止一侯今忠賢竭天下之物力而佐成三殿  
工使激變江南幾成斬木揭竿損朝廷威望而公  
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八曰掩  
邊功自遵左用兵以來未恢復尺寸地而忠賢虛  
冒邊功封侯封伯且諸文武臣出死力以捍圍忠  
賢居樽俎以目賞豪傑爲之短氣滔天之罪八也  
九曰廢民財夫國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况經連  
年水旱東西交訐流離嗷聚以至仰屋司農告竭  
水府而天下府州縣戶請建祠不下百餘所計一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五  
祠之費不下五萬金豈士民所樂輸皆阿附之奸  
排門比戶敲骨剝膚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楊  
雄之頌日上卽此糜費之金錢孰非國家之膏血  
滔天之罪九也十曰通同關節夫設科取士慎重  
關防而揭榜在二十六日拆卷在二十四日爲忠  
賢所私者帖出之名復上賢書竄緣要請不可勝  
數此下第之劉賁所籲天叩門冀援祖宗朝考官  
劉三吾等故事翹首皇上覆閱而逡巡躑躅者滔  
天之罪十也凡此十罪有一於此必當駢首赤族

而况種種無法無天荼餽寵養叨世襲於皇家乾  
兒廕子聯袂祔於紳族魏撫民乳臭而班冠京堂  
田爾耕武弁而富過公室皇上試問忠賢彌留之  
肯何人僞傳太府之藏何故若掃其何說之辭雖  
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奸狀決東海之波難以  
洗其罪惡伏乞皇上獨斷於心勅下法司將魏忠  
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以彰正始之法 臣自  
仰答涓埃使後世讀史者謂聖主當陽有敢言之  
士萬死何辭奉聖旨魏忠賢事體廷臣自有公論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四  
朕心亦有獨斷青衿貢士不諳規矩本當重處姑  
饒一遭

勅通政司呂圖南疏

浙江嘉興縣恩貢生臣錢嘉徵謹奏爲逆璫罪狀  
久明奸黨遏疏有據謹直述顛末仰祈乾斷事臣  
於本月二十三日具請清官府之奸一疏內叅東  
廠太監魏忠賢滔天十罪於本日申時親自齎投  
通政司當有通政使臣呂圖南閱臣奏副色懼手  
戰危言力阻臣責以大義不得已始收臣疏舊制  
應於次日進呈不意圖南誑臣卽上乃挨閣至今  
二十五日未上實欲先行關白逆璫設計置臣死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五  
地臣前疏原於九月二十日屬草徧顧繕寫見者  
無不咋舌狂走臣書生不諳奏本字樣倣寫至今  
始克謄真而又爲圖南遏抑臣思忠賢雖潑天勢  
焰亦是人臣何遽令寫本之役畏如探湯納言之  
司甘同攔路卽此一事大可寒心若圖南身受君  
恩職司喉舌乃不顧清議阻塞言路不知多少忠  
言被其埋沒矣律以邀截實封不卽引奏之罪又  
何辭焉臣自知克逆如忠賢非中臣以危法卽刺  
臣以私劍第奸佞如圖南良心已死臣此疏縱不

仍肆遏抑亦必故壓於前疏之後以爲文過之地  
更祈聖明裁察焉臣無任危激戰慄之至爲此具  
本謹具奏聞奉聖旨呂圖南兩駁陸萬齡曹代何  
及李映日之疏據經守正不媿納言朕所鑒知青  
衿妄詆大臣將來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饒一遭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六

曾祖考侍御公行狀

嗚呼人固有結心淳固徹節慷慨摧邪犯難不怵於死履危致命無美於生以之挽正氣振治綱立人極歷歷在人心髓中雖正史不備野乘無稽而內足以慰千秋外足以激百世天地鬼神相與酬對典文修飾奚藉於詞然孝子忠臣之行凡戴天履地者靡不油然而赴之非唯赴之方且慕之效之有國家者靡不殷然求之非唯求之方且旌之勸之則是致身竭力之事固無諱於行既無諱於行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七

亦何諱於言乎夫見之者不傳則聞之者益罕先正既謝後嗣奚觀則我孚于錢公之行幽隱於十九年之中不得不表章於十九年之後矣宜乎公孫樞初杵季之以行略囑盛爲公狀也蓋以盛爲公所愛重而習公甚深也盛雖淺鄙其忍不狀之哉公諱嘉徵字孚于嘉興人祖籍鹽官本何姓洪武間貴四公編戊黔中囑未彌月仲子如淵公裕於錢氏因姓焉自如淵公三世皆隱德弗仕至東圩公琦始以甲科起家東圩公伯兄封禮科給事

中兩涯公諱珍爲公高祖公會祖太常海石公諱

薇世廟時爲名諫議直節醇學信史稱之祖孝廉魯南公諱與映父中書巨源公諱周以公贈戶部員外郎母馮宜人參公諱皇謨女公生而挺異穎敏博學總弔補弟子員試輒首賞旁通古今文詞專精經義弱冠馳騁藝林與名流偉士把臂登壇然卑以自牧德修而學成淵淵如也天啓辛酉中順天副榜以嘉廟登極恩充貢留京師元老先達如鄒忠介高忠憲咸稱賞器重之學行內著文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八

譽外揚太學諸生爭爲楷模登膺之門下孺之榻昂敏之饒一時美爲盛事未幾逆璫魏忠賢盜執魁柄羣小盈庭衆正荼毒楊左六君子周李五君子或掠灰獄底或赴於淵或經於室黃門北寺虐餓鴟張狐虎公行天日晝晦鉤黨羅織凡有一行之直一言之正雖伏在林壑靡不岌岌懼於非辜甲乙丙丁摧殘殆盡烈皇帝初御撥亂伊始外廷無有能發其端者公憤然歎曰聖主當陽而不以丹誠上貢非忠也虎狼食人而不徒手搏之非夫

也草莽之臣一言入告雖橫屍國門獲死所矣遂奮軀抗疏列瑄十大罪上之納言諸司見公所陳昨舌失色曰書生狂邪而言尚公耶拒不納公退而具疏并劾納言二疏同上帝覽之心動立召忠賢至手公疏付侍臣當御讀之每讀一辭畢輒訶問云何忠賢伏地叩首不能辯帝乃降旨書生不諳規矩姑不問蓋陽斥公以緩逆志陰實以折逆詞謂出於士論之公矣當是時封事傳播直聲動天下瑞勢張甚慮亡不甘心於公賴匿外友所獲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九

免然自是誅逆之書日至離明之照方中長鯨就網宵魅潛奔萬世頌神明首政嗟乎此非萊陽宋公頌公之績額公之堂所謂擊奸第一聲者邪而公且策蹇歸里門絕口不及朝廷事人固問之則以爲儒生義形於中偶然之事耳謙抑日益甚歲丙子公子泮登賢書公愾然曰天下事日恐恐壯者宜荷負其難吾老矣逸而休焉可也乃往來激上內湖外海選勝築室於仙掌峰上與四方同學抵掌講義飲酒賦詩讀老莊周易貫澈精微漁獵

史氏舊聞妙有別解有時偕山農谿叟講樹藝談漁樵翛然有終焉之志歲壬午同志某某以時事日益潰裂公之才節實足弘濟難勸駕殊切而公心亦動復入都就闈試無何公子泮以疾卒於家公止一子悲痛幾絕且外觀於世內觀於身誰爲我了致身之責者以是報罷後拭淚謁選例授閩之松溪令公得官乃歎而語其友曰我藉祖宗蔭衣食無仰祿仕豈爲五斗折腰第實惠及民唯縣令是切我展我用雖抱關奚恤焉松溪爲真西

永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十

山先生故里流風遺則猶有存者公每取法之令松三年敦禮敦厚風俗省刑獄而仁恩浹嚴保甲而盜賊銷所以撫循其民德惠實至松民化焉是則公小試之一班也甲申國變聞公哭踊旬月且聞吳都諫倪司農李都憲馬太史並殉難京師數公皆公夙契爲位而哭淚以不獲偕死爲恨於是公刻刻以死自矢矣乃申酉之交南北路斷閩中再造公之瑰材異政人爭薦之而右齋黃先生時在政府又夙重公者遂遷公爲部員未幾卽召爲

試御史公時雖爲言官而羽檄旁午職事交攝乃  
徵餉餉集督兵兵整奈本支猜嫌悍將驕橫人心  
解體天運謂何公發憤拜疏極言天下禍亂之由  
恢守之策論至剴切章數十上卒不聽用公與同  
志何玄子楷吳去非開禮相與相膺痛哭曰國事  
大壞海隅掌壤那可復支始固知不可爲而爲而  
爲卒不遂於爲死是吾分如死有遺憾何日嘔血  
盡瘁未幾而闕陷矣公配黃宜人尚畱松聞江浙  
之變亦刻刻求死并以死勗公乃宜人竟先公死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於松公號慟曰豈不欲節義成雙畢我素志奈家  
鄉遠隔寡媳幼孫伶仃竄匿誰負我雙骨歸先壠  
者乃從間道扶柩以歸見城郭寒烟室廬叢棘先  
世圖書法物孑然無遺公不爲動顏曰乾宮御府  
且然我於何有乃返乎故山存其常事不見一人  
不著一字固如謝侍郎之名字絕無附屬於他雅  
旦夕祈死於家廟丁亥八月病革矣張目熟視曰  
我不可死於家弟姪諸孫環泣勸保之公毅然勿  
聽蓋以先皇帝鼎湖率畧九土遺悲而臣子猶儼

然正寢非心所安也立遷於村北之馬家廟廟至  
荒狹公卧之若快逾數日長歎數聲而終推此志  
也其馬革裹尸城西葉葬之意乎嗚呼難矣可嘆  
悲也已宜人給諫公諱承乾女年十七歸公婉孌  
端莊治家嚴辨賓祭整肅具丈夫行閨以內事靡  
弗躬親勤劬操作雖貴勿懈在松猶育蠶署中意  
以拔茶種桑化松民也凡諸女紅課有程度家人  
稟之若嚴君焉是以俾公無內顧憂公之憤不顧  
身直前披鱗者亦宜人有以成之也公弟太學公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十二

福徵猶子諸生汝霖於變革之後咸能成公志屏  
迹川原服行古誼一門之內雍雍如也則公之得  
於天者全而忠孝之教之入人深也公天性純篤  
氣直而和性剛而恕識鑒弘遠機畧超邁與朋友  
交死生以之約身以周急潔己而容衆才幹足以  
濟物忠誠足以解難坦蕩委命達而不滯直節類  
於陳東捐生同於龔勝雖不得其時而固發明其  
志矣所著詩文諫草若干卷亂離時淪失過半公  
生於庚寅年六月二十一日歿於丁未年九月初

一日享年五十有八宜人人生於壬辰年八月二十三日歿於丙戌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以己丑年月日合葬於嶼城里之新阡一子曰泮中崇禎丙子舉人與鳴盛同榜勵志發憤嘗膽成名振紀愉親稱孝子焉娶官生譚公貞和女亂離播竄苦節萬難撫孤成立稱賢婦焉女一孫男二長標初大杵季俱太學生孫女一曾孫男一曾孫女一公歿之日二孫俱幼且守公戒無事名故隱而勿彰嗟乎東海之波易逝西州之痛彌深日遠且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十三

會祖考侍御公墓誌銘  
嗚呼有君子焉始也齒國學諸生無言責慨然發憤慕范滂陳東之爲人冒死上書卒誅大逆社稷危而復安欲然若身無與者終也勢已顛隲圖成於萬一以重名沈下僚忽強授以言責復慨然發憤欲爲劉琨李綱之所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卒無救於社稷之危而鬱抑侘傺以死若此者可悲也已御史錢公孚于卒十九年且葬矣而其孤孫標初杵季始持巢孝廉鳴盛所爲行狀以來求銘於余余與公草木之於臭味也不敢差池雖不能文微余誰銘公者因不固辭而理其狀以誌之曰公諱嘉徵字孚于嘉興人原藉海鹽何氏七世祖諱裕托養於錢因姓焉四傳而爲公曾祖諱薇世宗皇帝朝給事中卹贈太常卿祖諱與映嘉靖末舉於鄉不仕父諱周中書舍人以公贈戶部員外郎母馮氏宜人公弱冠有聲藝林旣援例入北雍交遊賢士大夫名益籍甚天啓辛酉中順天副榜充貢士未幾逆璫魏忠賢竊弄王鈇殘害忠良七

年之中流毒徧海內烈皇帝繼統乾綱未試外廷  
無敢發其端公憤然抗疏列瑞十大罪納言諸司  
遏不上公并劾納言疏乃達當是時逆發方烈慮  
無不立糜爛公者賴聖主神明佯救青衿不諳規  
矩報罷然內決忠賢之誅實自此始公之疏蓋擊  
奸邪之蒿矢奠宗社之先幾矣公雖直聲動天下  
而恬不自衒策蹇歸里門若不聞有是事者越丙  
子子泮登賢書益冲然退乃築室於激浦之仙掌  
峰談道著書爲終焉計旣而時事日非知交勸勉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壬午復出就選人授閩之松谿令公之令松也先  
教化後刑罰不三年松民駸駸向化不意國事大  
債殉節諸公往往皆公莫逆交於是公刻刻以報  
國報友爲志申酉之間當事檄公守和州未赴聞  
舊京不守八閩肇造公爲君相所知進部員與諸  
面對稱旨復擢試御史一時有第一流人之目公  
固以言爲職戎馬錢穀無不畢瘁其力其如一隅  
已楚賜姓難依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不可爲何配  
宜人黃氏當事起卽以死勗公竟先公卒公乃攜

櫬還鄉儼居村舍閉門却掃旦夕祈死越明年遂  
不起旣彌留義不死牖下遷至野廟而卒嗚呼公  
溝壑一念可謂之死靡他者矣公沒後弟姪諸孫  
咸能成公志非公忠孝之教有以入人也耶宜人  
爲給諫諱承乾女十七歸公勤儉有度子泮丙子  
舉人孝而早卒娶譚氏蔭胄貞和女撫孤成業稱  
賢婦女一適諸生薛簡仍孫男二樵初娶陸氏繼  
吳氏杵李娶許氏繼葉氏俱太學生孫女一適儒  
士李允渥會孫男女各一俱幼未名以己丑年月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十六  
日合葬於嶼城里之新阡越十有七年余始考古  
義作公誌追內之壙中且爲之銘銘曰日月薄蝕  
朝生蠹賊匪公勿殛太學上書義不躊躇勇過相  
如至誠無偽色形於義豈爲名地舉朝大驚公遂  
南征草木忘情毅然卧起勢非可已甘殉國死得  
令松溪餐粟侑齏赤子不啼忽天地裂朝夕啜咽  
臣心未竭吁嗟方隅効我馳驅忠言區區公憤而  
歿神明恍惚幸聯結髮幾幾公墳山川出雲護此  
刻文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員



外郎前嘉興府推官通家社弟古柴桑文德翼拜  
誤

海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承啓堂稿

卷之二十九

七

侍御公遺詩

松龕剩稿

甘露變

昨夜石榴甘露降乃在金吾之左杖仇魚諸閣承  
旨來兵謀不密風開帳軟輿入內無如何禁兵露  
刃血成波三相銜冤獨柳下曲江壽讌還高歌

委鬼謠

赤劉之亡亡於十常侍武蕃冤抑青蛇至黨人六  
百同日誅何怪黃巾滿天地吁嗟委鬼亂闕庭磔  
尸滅族刑猶輕寄聲楊左六君子堯階從此生華  
平

承啓堂稿

附錄

一

茄花紅

槐廳栢臺凜生風茄花何來滿地紅紅奪子規口  
吻血化碧三年魂不滅可憐白門鴉飛飛啄柳花  
柳花變萍葉大海還相遇茄花一腐爛蹴踏成黃  
土燒土尙帶野狐腥回頭嘆羨松青青神龜自在  
守茯苓

劉朝萊屬書道德經第六十三章

德怨難易何以云規中一寸有二分冥心上下欣  
所託繇葉不翦尋斧斤世人慮患苦不早馳驅逐  
末雷殷殷黃金散去寡俠士羊羹不來亡將軍少  
年結客豪氣許君不負人人負君所以猶龍尙元  
旨琅琅獨揭五千文五千文尙元旨能令闕其髓  
里叅華陰道士劉朝萊期余蹇筆爲書此因言洞  
口多蒼薛五丁開下傳河豕織腰時抱玉女峰素  
懷欲結驚人理悲余形畛何深堅落落塵實譽復  
毀行與道士歸休乎大小多寡渾無是

承啓堂稿

附錄

二

宇宙

宇宙茫茫大有人不妨肝膽自輸囷相期豹死留  
殘鞵誰信龍飛少逆鱗巢父一竿容掉首邠卿復  
壁漫藏身海鷗正是忘機侶肯向階墀得食馴

晚渡楊子江

天險分南北孤帆帶暝烟化龍成底事浮玉故依  
然月影隨波碎鐘聲入夢圓蒼茫葭葦外自在白  
鷗眠

題明妃圖

駿馬嘶芳艸佳人控玉鞍琵琶千載恨今日畫圖  
看

舟過金閭晚步寒山寺

金閭亭北千行柳葉葉臨風鬪舞腰一片酒帘春  
蕩漾二分烟水夢迢遙不論黑白皆常豕任徙東  
西亦故臯惆悵十年塵撲面老禪負爾隔江招

戊辰中秋家大人卽席有作敬題紙尾

雨洗秋容出人隨月影圓玉卮深勸酒不減幔亭  
仙

承啓堂稿

附錄

三

與何去非話舊

故人今好在樽酒復何辭惜別顏如玉懷歸鬢有  
絲時糧秋采菊列陣夜圍棋若問行藏事鴻知燕  
不知

子泮秋雋賦以勗之

吾宗瓜瓞綿累世簪閥盛禮垣疏十上薑桂不改  
性羣小藉以清三辰從茲正拂袖賦歸來泉石恣  
游泳兒時奉庭訓恬退抑奔競誰料薰腐餘盜竊  
太阿柄孤憤不自量堯仁宥狂諍舊廬蔽風雨息

影脫機穽求富非予好驚名亦爾病進學惟致知  
養心在守敬軟條聊一攀敢希芙蓉鏡萊衫勝衣  
錦明歲拜家慶

福州口號

榕城十月綠方穠春意撩人蝶與蜂莫便爲郎裁  
越布苦寒不似去年冬

杜牧三生憶舊遊珠簾遮住一層樓此閒真色無  
梳洗蕙箭開時插滿頭

龍眼歌翻不厭聽埋苗拔盡也須爭三山看去真

承啓堂稿

附錄

四

如鼎著屐何妨了此生

紙船撒箭下灘頻強似羊腸路折輪枕上有詩吟  
未穩怪他轢釜故驚人

雨中拜真西山墓

直院空存土一坏疎疎墓雨滴梧楸已探曾孟傳  
心學未展伊周覺世猷五事定能撐半壁三凶終  
已竄遐陬蝦蟆墳外爭澆酒如此蕭涼涕欲流

松溪守歲

南荒非我土蒸蒸蟠蝮蛇日輪欲西墮隻手誰能

遮優游聊卒歲其如國步何山城勤撫字綠林幸  
免譁邊愁吹畫角壯心舞鐵搥紫垣黯無色蚩尤  
竟天糾臣精已銷鑠盛年惜蹉跎金中縱生魚清  
白何敢誇披圖憶故山迢迢千里賒北望不可極  
國爾吾何家

野泊紀夢

阜亭夜黑雨滛滛愁絕孤舟獨客心何事鹿山頻  
入夢水雲垂老愛彈琴

社日感懷

承啓堂稿

附錄

五

田鼓鳴春晝柘林影漸移空流王子淚愧乏細君  
遺片肉何須宰微聾不用醫隣人呼濁酒還醉社  
公祠

馬家廟病中作

息影半牀被蓋頭一把茅已悲遲入土魂去不須  
招

淚盡鼎湖龍去心驚御榻狐來

懷帝賓天闕賊僭位武英殿顛眩不

能受朝天亦夢入武夷深處誰唱人閒可哀

漳南故相吾知已箕尾身騎恨若何曾上西臺高

處哭可堪朱鳥不成歌

承啓堂稿

附錄

木

承啟堂稿二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錢薇撰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  
禮科給事中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事迹具明史  
本傳是集乃其門人嚴從簡所編凡詩七卷文二  
十卷附錄誌銘行狀墓表傳誄一卷末一卷則其  
曾孫嘉徵二疏并行狀誌銘也嘉徵字孚千天啟  
辛酉副榜貢生官松溪縣知縣嘗劾魏忠賢十大  
罪其疏爲世所傳云

# 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明〕蔡汝楠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自知堂集

二十四卷》提要

哉立言之難也蔡白石子木先生奇發幼穎翰波  
解質具既異於人而十八登朝仕行人奉使下燕趙  
齊楚之墟遍歷名山川交遊燕海內賢士助復不  
少而又徘徊兩都豐饒營得肆其力於典籍篇章  
之間每一著作出海內人爭傳誦之負敏才者罔不  
爽然自失中歲厭薄故習盡削一切塗澤之態而專  
心經學了涵獨悟恒處輒援筆劄記具在說經劄記  
中既學觀其大遊神塵垢之表上疏乞歸養弗果乃  
宦轍所至輒注膏澤慨然思以功業自期許非關於  
教與夫世時之故不卑卑抽毫吐詞振藻析理鉤深  
大者海受小者河溢駸駸乎上乘矣與予結交垂三  
十年道誼切劘即踪跡殊方未嘗不以篇章相將故  
白石所為詩文予每每得諦視今夏來為山東按察  
使而予適承乏藩長朝夕談攢甚驩無何白石赴江  
西之役乃盡出平生稿若干卷視予俾予敘之敘曰  
白石年方逾壯其所就已知是自是以往予不知所  
底止矣自予觀古今名集合白石所著律以吾所次  
三品之說後之世當有辨之者安俟予言之也  
嘉靖己未季冬望日年弟朱衡序

自知堂

八片

二

自知堂集敘

詩作之難言之其不易乎天下之言詩者則李杜而已矣李之言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曰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杜之言曰欲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慎前而疑之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莫敢不服然謂之真尊天子則不可挾風雅屈宋以令建安齊梁則戚矣謂之真尊風雅屈宋則不可挾之爲病也大矣卑之無甚高論可乎觀李之作則楊阮左之洪波覽江鮑而動色固建安之影響也觀杜之作則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靡麗實齊梁之

後塵也

後是有說矣學乎其上面中僅得

論道則嚴而取必恕以是墨罟而效李杜其庶幾歟斯小子窺管之半豹願以質于大方迎刃之全牛德清白石蔡公以詩帙見示契余衷矣披閱之餘揜揜有合其武夷荊州藥室之古調玉陽洞牛首山春江詞之格詩沂上之瑟鐙以希泗濱之磬清以越取材于選則夕秀啓而朝華披效法于唐則蘇州親而襄陽邇閱錦盈尺立驚天馬可知嘗鼎一臠尾鯉蜃猩當餽余疑前哲之欺余又敢爲駁詞以欺知音乎故特批評其所契衷揣合者凡若干首薛君采昔語余

曰近日作者摹擬太過蹈襲亦多致有拆洗少陵生君子美之謔求近性情無若古調耳安石公亦云唐之名家自立機軸譬猶羣花各有丰韻或剪綵以像生或繪畫而仿影終非真也余嘗以二子之言爲確論以近日揆藻視正德中又一變矣二敝其免乎白石於下走也往在靜居擲金聲於寶地今茲離邑飛仙翰於瓊音嘿然已傳言下卽了矣輒以蓬心叩茲蘭響公有覺無我者也其以爲孟浪之言乎將無以爲妙道之論乎

嘉靖甲寅二月己亥成都楊慎謹序

自知堂

六序

一四

自知堂集題辭

得白石集疾讀之早歲以來辟諸纖者其散如霞墜者其下如珠環瑋之材謂不可賦藝苑邪比閱近篇則又粉澤謝去質任自然何神明獨運妙悟若斯也雖然運斤成風技術始不精傾弗若委溝中斷使犧尊不文郢人無所用巧今知在子葆光令餘且了大件非徒青竹滿題云爾

嘉靖甲寅三月年生龍巖趙維垣題

自知堂

八

五

又

白石蔡子十七登朝爲行人數使方域遍覽名山川行求古文奇帙憑軾讀之學靡所不窺文聲蔚然然其時蔡子爲詩文尚偶儷挾奇之士咸自以不逮大雅君子或不好也旣而蔡子歸家益厭故所習更爲平易然其漸漬深不能盡變其盡變而趨於古則自爲南畝郎始也敘曰淳備哉古雅不在茲乎詩諸體皆合五言類陸機沈約易者擬子昂近體與盛唐諸公相軋而七言多似高岑近體多似王維其歸在於雅正平易曉人而終不爲末世枝葉自余所見近代今世諸名家體力遠到風格大備未有過也余嘗與蔡子論古詩文蔡子曰余究觀古今之變跡其所以同異竊惟世之學者鄙夷唐宋高睨秦漢而卒無所之也猶敖然自以好古其所爲文有至有不至其至者古人之所嘗言也其不至者如優孟抵掌爲叔傲愈似則愈可笑矣余嘗三歎其言蓋今之文士鮮能免此者然謂唐宋之詩文卽古文詞固不可也蔡子之微意亦可觀已詩之變而歸正蔡子年適三十爾而其人深厚神守於內光不外謀有長年之貌意曠曠常下人知其學日益未艾也或曰詩別有前賢何

也論者多言蔡子優入盛唐以其故業六朝唐初視唐下矣用上下陵夷之勢易也是又不然今固有爲六朝唐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真吾知其不能爲唐矣彼作者之初亦皆追跡前世俛於漸漬以成其習故不若唐人之雅正而或者見其靡麗以爲唐所不能爲因固守幾盜膠不可解是以終身不覩乎大全也夫源水經于汗漬合于清澗以有源必至澄而清不若其汗也蔡子備斯以觀惑者其庸有解乎嘉靖甲辰長至日二谷山人侯一元序

自知堂集小敘

詩亡唐接其盛由唐至于今數百年而後作者稍稍出其間學士之家互相詆訾未知其所勝嗚呼何詩之難也人之言曰詩以諷咏通性情其指歸於溫柔敦厚後世不能易其說胡定曰夫詩之溫柔敦厚烏可以苟能哉平居與人言中心躁者其辭急中心狹者其辭蹙中心惡者其辭險中心僞者其辭華而不情推之其他皆然其不然者卽反是由此觀之詩獨異邪夫非人之言也與且夫子美太白之爲詩也而古今莫之埒也豈彼其材獨異哉甫之慷慨忠義白之逸曠魁壘而脩然泥滓也彼其所抱立深遠矣太史公傳屈原論述離騷其言原志潔故稱物芳咨嗟以比風雅其意豈異也定自弱冠則從士大夫故知白石先生長爲古文辭矣其時先生守衡州再執楚試事士多所識拔而定之遇公尤奇他日公爲定敘也言其事甚詳後五年定來爲公縣令而公適廬于家始得公前後所爲詩二編總之其思深其辭厚近而遠質而腴洋洋乎自盛唐及今代諸名家而下未有其敵也人以謂公詩舊有奇崛狀已迺落英盡反之實故編列爲二云先生涵貞載素行必依於古耻



世俗一切絲以爲政所至休和頃拜公所謂自知堂者左右視圖書鍾磬知其肆爲文章固所蓄積然已定早歲不學今長矣又矻矻不得切礪究詩人之指然於先生之詩固欲一言焉蓋里有好古圖畫琴劍者聚而珍之自以誇美於客客問其所以可好則憚然不能對迺知直好之耳夫定亦里人之好古也詩二編仍其舊以備諸家之體見先生用心之勤而彙成一家刻之其邑傳之人人先生貫穿刻籍總攬羣藝今年四十耳其所陳述歌誦未有已也後當盡行于世

自知堂

本序

九

嘉靖戊午五月五日知德清縣崇陽湖定書

附錄答皇甫子書論蔡白石詩

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澹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非知音亦三歎不能自己然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則盡得古人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喻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論及之否

荆川唐順之

自知堂

附錄

十

附錄送蔡白石敘

自漢魏以來名能詩者何其多也而後世知言之士獨有取於陶韋者豈非以其詩平淡樸實絕無聲色臭味濃艷浮冶之態哉然予觀其人大抵皆骯髒剖厥佚宕不羈居窮守約則甘寂寞枯槁類山澤臞儒及至感知酬遇忿發激厲與俠士劍客何異陶之詠荆軻詩有曰君已死知已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其人雖已死千載有餘情韋之逢楊開府詩有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驪山風雪夜長揚較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頽廢其風志也其人如此宜其

自知堂

八序

十一

餐之詩歌切感漂急浮浪曼靡其為一家言獨造於平淡樸實類有道者語何歟噫此陶韋之詩之所以為至也其壯志大節軒豁磊落既如彼而其情志高潔風韻蕭散超然於一切勢利垢紛之外曾不恡情於去留嬰懷於得失則其人品固已絕高矣而又何聲色臭味濃艷浮冶之足云蔡君白石自弱冠即以能詩聞其初學為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學劉長卿最後又曰似陶韋方得詩人本色又學為陶韋於是君之詩又駸駸乎迫近陶韋矣君倜儻不羣英邁自豪慨然欲以功名表見於世其才華意氣又足以傾動

一時之名流招致攬結與之共馳驟於事功之途則君豈卑卑學兒女子態者邪此君詩之所以近陶韋歟君雖為名郡守漸陟通顯而常有塵外之思去歲捧萬壽表入賀上疏乞歸養餘曹愛其才疏下報聞而且擢君為江西參政以寵之君行矣陶韋二子所仕州縣皆在大江之西君行過祠下飲陶然酒焚清淨香誦歸去來辭諷答故人見論詩又當有感發否其康之詩篇以寄我

嘉靖乙卯春日同安洪朝選署

自製

八序

十一

自知堂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詩

武夷山詩十首

車駕幸天壽山迎還入阜城門作

舟行雜詩八首

荊州雜詩二十二首

中夜獨坐言懷

秋晨起坐五芝山房

藥室詠四首

化劍閣贈田桓山督學

安陵春夕

贈按察使蘇門高先生

即事貽儀部皇甫貢外

自知堂

八目錄

夜過子長署酒

山居秋日

秋暮庭菊紛馥

於富陽入桐廬經江中瞻眺

退食園亭效韋刺史

坐嘯亭作

夏日時雨堂作

夏日有事雨母山

吸江亭作呈鏡川細林二先生

嘉德堂詠雙桂詩

適莢郡效樂府

鄒平晚行

過滎陽作

第二卷

七言古詩

贈陵陽山人王維禎令弟維興歌

砥石篇贈李翁

肖溪圖歌爲王戶部作

葛氏藏書萬卷歌

送侯二谷北上歌

題畫景贈李東溟比部

蔡陽歌贈李舍人

白鹿圖歌爲孫參知淮海題

第三卷

自知堂

八目錄

五言律詩

江上留別黃勉之

同子安夜坐

中山公子東園晏

稍憩清隱道院

行部至道口宿道院

初上讀書樓

山中立夏即事

郡內西齋

報恩寺塔

觀音山閣

贈王諫議樗樓

送陳郎中出守廣川

皇甫子循屬疾詩以問之

和皇甫子

雨夜上楓香亭

源上薄望暮景

秋園作

荆南山望張公巖洞

張公洞

崇明之役望捷

同友人登前山

早發鉛山

延平郡樓題詠

同趙司成特舉過洪地曹方洲池亭

再過高座寺

酬贈唐文父

同徐王孫皇甫司勳遊祖堂寺

祖堂同徐公子夜宿

雞鳴寺

題

八目錄

三

唐文父將還越敘別草堂

曉過施子

送王生還楚

寄題王生艾齋

和王曹長子法秋夜寓直之作

東麓亭讌

九日登高

薛司功皇甫司勳王地曹同過東園作

玉陽洞天詩寄史恭甫

客過山中

後田觀禾

晚晴

秋行山村率成

題峴山齊公房

內弟臧原實赴春官試

新成園亭

題奉國山泉

寄華鴻山學士

靜齋軒自題

烏戍唐氏林亭

將赴都寄別禪友月泉上人

過淮陰廟

赴郡發湘東作

方山先生楊先生中秋夜宴明遠樓作

用韻

楚閨秋夕簡同事細林楊少

鈴山觀音殿贈練川明府

宜春臺作

題

八目錄

四

呂鳳溪並舟紫雲泛入彌溪賦贈二首

歸性林作

贈丁生

別臧茗泉

道濠梁偶作

題魏子華鳴鶴山房

贈僧浮峯

同周公珣宿松隱禪房

書俞子悼亡卷

過沛上

挽呂一素一首

赴叅闕藩移官山東

立秋日赴東泉

初至正木堂席間呈藩伯朱鎮山年丈

長山道中七夕有懷藩臬諸丈

訪李奉常中麓園房入青州境

青社有懷王元美時初去青州路

湖南書院作

同鎮山左轄會同年栢峯范太史於湖南書

院

同鎮山霽蒙二丈登城

朱吳二丈同過對華亭仍舉東巖稍憩

奉邀諸公酌突泉亭

同諸公汎舟出北郭門覽華不注山

和朱鎮山贈第士雷詩三首

自登

不歸

五

題東溪草堂爲撫臺丁公伯氏作

書谷少岱冊

赴江右別陳正甫

江上別呂仲子

發浙江行抵江右

寄東省鎮山霽蒙諸丈

鄙口作

和紀山曹丈示苦雨之作

題右轄北川陸丈始開亭和紀山曹丈

葉生希呂見訪贈別

送臧近齋教諭赴棗陽

題右轄北川陸丈霽華堂

留別江西藩臬諸丈五首

酬皇甫百泉見贈

答黃質山

贈張壺梁

自瑞洪沂江入信州

楊參知魏材讌餞白鷗園二首

題嚴陵釣臺

寄別止齋

寄朱希桂侍御

寄題呂沃洲中丞皆可園

內弟臧堯山水部泛舟高郵湖送入京應

贈九江萬東臬醫官

自登

不歸

六

夏邑恭按勅諭

初至大梁題撫院壁

勞南征還師

龐惺菴侍御見邀移坐小亭

惺菴侍御西巡餞於大梁城樓

行部發大梁宿中牟縣

送程錦衣奉使祀王屋山還朝

萬壽節馳命恭祀濟瀆

望太行山

馳命有事王屋山

紫微宮行祈祝禮

由陽臺宮入紫微境

宿王屋齋房

白王屋最高處出三宮至劍河

北海池作 望巖氏山詩

恭祀中嶽 題少林寺二首

登封縣作 方湛一過大梁賦贈

湛一別赴山東

萬賓蘭赴春官見訪賦贈

謝夢雲昆弟赴春官過汴臺中觀雪賦贈

自鑒

八目錄

七

第四卷

五言排律

奉和皇甫百泉玄武湖供事三首

奉送大司寇東橋顧公赴關四首

宴故將軍王氏園林

登慈恩寺閣同王舍人王行人張進士賦得

西字

濟河舟中行經博城感眺

九里山別內弟元寶元順

過姚武關

送吳默泉先生督學海南

玄妙觀玩望 塞下曲答唐文父

寄題分宜袁郎中新成草堂

第五卷

七言律詩

寄贈淮南八十四老翁

遊徐公子西園

玉塵山樓初成荅馮侯題榜見贈

大宗伯鍾石費公以卷徵詩兼致稱許因詩

奉呈 自題前山草堂

自鑒

八目錄

八

夜渡淮河寄淮安吳從道

岳陽樓作

衡州岳亭劉侍御先生贈篇章賦荅二首

將發京口仍阻風宿董道士房

蜀省甲寅元日春遊呈臬司廓菴路憲長東

溪鄭憲副芝原焦僉憲

白帝城作

送憲使古川程丈入覲

贈徐王孫居雲子

贈金陵周春菴醫士

意塞上作

初出南曹二首

正月三日同諸公蔣河遊燕

同諸公登清涼臺

施璉川諸春工候二谷見過新居

靈谷寺送唐默菴兼簡錢南郭

送趙東臺寺正赴廣西少參

題震澤卷贈趙廷尉

初秋日東皇甫司勳則登臨之會

湖上寄山中昆弟

寄贈施畊雲山人是璉川從父

白知堂

八集

九

秋夜寄懷皇甫少玄

聞徵軍有感

寄北曹舊寮朱士南負外

退食偶然作 答岑山人見問

奉贈水南張公 感事與施子

中秋同諸公憑虛閣夜眺

投贈大司馬角川張公

寄唐一應德

答王巖潭初入都見贈

寄夔州許使君子春

寄王地曹湖上供事

覽皇甫進士經海印癸寺之作因寄

東橋顧公息園作

高座寺

贈張總戎

夏日同翰林李永樞野大洲登崇文城樓

澤陽太史見示擬大閣頌受而賦之

自尚書郎出守歸德有作

山中書齋偶題

哭皇甫子安

東施廣文

秋山積雨

行後園新池

寄題白貞夫落原草堂因贈

白知堂

八集

十

丁未齊社扶侍家君峴山宴集

陳鳴野過山中隨有廣陵之行賦贈

贈醫僧際公

謝南坦劉先生示夢覺編

贈褚君六十

乾元山絕頂觀德清山水贈箕南

登丁氏樓觀太湖次顧中丞閔諭德韻

赴都侍次補郡發舟日作

任城遇祭酒南渠先生北上夜譙舟中

為程子題松山草堂

題揚州八東園賓樓

雪中東董編脩 遊南嶽八首

行自鴈峯遊花藥寺

石鼓山合江亭作

東州譙樓林東廬林省約二使君夜讌

自入覲復守衡州初入境作

宿祁陽館

登永州朝陽巖呈林种二使君

重送袁二府赴軍門

寄懷嶠樓祝先生夏日山莊

自知堂

不羈

十一

爲彭京兆石塘草堂三首

送何縣令赴東莞

石鼓山李別駕席上詩似諸君

秋夕同太冲比部登梅雪嶺憩花藥寺

送范縣令赴蒙城

秩滿後大洲趙先生至遲之麗公舊址

同瞿星谷瞿紫山黃星池遊岳麓書院

自岳陽泛舟下武昌呈姚嚴二使君

同嚴武昌范漢陽登晴川閣

將發武昌赴衡州館中作

岳陽似姚臯亭使君

曾雙溪僉憲書示軍門薦章漫賦

淮西道中次荆川太史韻因寄

涿鹿望都城

萬長興西原携觴松雲菴適對時雨飛懷伯

兄楓潭臬使依韻奉答

過內弟臧原順新築草堂留題

題贈匡南

過南浦留贈俞是堂僉憲

赴蜀初發明齋南石諸君相送溪上

自知堂

不羈

十三

途中別舍弟汝言

發錦官後江行紀興

過歸德似王近山使君

贈太湖令羅近溪

之洪都餘干夕泛

有事臨江舟中送大叅張元洲赴粵

行郡至螺川

奉陪鄒東郭曾華山二先生遊青原

自青原歸郡呈東郭華山二先生

簡羅念菴脩撰



送傅近山憲長入朝

萬賓蘭化後泉將赴春官見訪吉州賦贈

督兵後還省發吉州

丙辰元日陪井居成丈遊吉州諸寺

衡陽朱生炳如登科後訪我山中贈別

送周荆山謫宿州

與陳慕南

同龍溪王丈天池寺作

自題玉几山房

越城遊覽抵新建第外勲堂作

自知堂

六冊錄

圭

贈黎縣尉方留臨戎忽以憂歸

探禹穴抵南鎮望陽明洞

孫蒙泉中丞邀遊七山覽發之墨池抵范公

祠

遊越後別龍溪述志

吳初臬侍御邀童南衡方十洲何虛泉暨子

為同年會於湖上

題璉川甲秀閣

同龍溪過新菴僧舍

龍溪園亭

渡江入越

丙辰予藏書樓被災至今年候二谷副憲何

古厓侍御俱枉慰問以詩奉答

為王龍淵母詠慈節詩

訪李彭山

贈方山人

戊午秋會同年王龍溪謝伯齋陳紫墩吳中

山許茗山何虛泉趙上莘於瑞石巖

寶石山重送方子

同年方十洲張澤山意齋何虛泉邀王沂

陽暨予江上觀潮仍遊鳳山菴賦詩

維楊觀李克齋中丞軍營

送同年姚龍津赴廣信推官

自知堂

六冊錄

圭

元老嚴相公召赴新賜直舍屬賦二首

符卿李北山席上同茗山許丈以榴花照眼

明為韻分得花字

禮曹況丹湖郎中何鳳野負外余龍津主政

同遊鄭家莊眺天壇汎舟柳塘分韻得開

字

初入京投寓館作

聞揚州之捷寄李中丞唐荆川

初秋雨夜同繼津王丈過霽寮吳丈臺署分

韻得星字

萊州見海亭同龔全山張龍坪二丈

送徐遜齋憲副提兵入薊鎮備援

送王元美致青州兵憲事發疆中

那雄山王繼津周中槐邀遊佛頭山

沛丞徐一舉示乃兄淶江提學詩因賦贈

西赴江藩是日楊鍾山來代齊臬示月下見

懷之作賦答

入江西境感往事書情

憲使率嚴黃丈於豐城示詩用韻奉贈

南浦道中答謝高泉方伯

左轄浮峯張公憲長北川陸公暨子俱舊中

目錄

八目錄

主

湖西叅知敬所王公邀會湖西公署

端陽日雨中同諸公宴久佳樓晚晴有作

諸省丈登紫微樓王叅知兄屬賦漫呈

主雲岡廖懷綠歐藝野自衡陽見訪西藩

題廖生懷綠碧雲書院

滕王閣漫賦 送劉仁山兵部二首

中丞浮峯張先生以卷徵詩賦贈

奉別浮峯先生

送張山人仲華遊廬山

郡中親友追送至虎丘識詠

由歸德入汴

汴臺退食園中題後樂堂

題王屋山示同遊二首

嵩嶽一首 朱仙鎮岳將軍祠

九日邀大行朱白野登西亭宗廟閣樓

過李嵩渚宅出李空同何大復遺篇縱觀賦

詩 寄贈胡柏泉中丞詩詩

贈張五嶽卜居

少保大司馬梅林胡公詩詩

衛源孟公邀遊東園

白和堂

八目錄

共

送張漸東進士北上

周汝熙訪我大梁贈別

第六卷

五言絕句

遊牛首弘覺寺塔影

祖堂詠懶融 芙蓉閣

歸雲亭 移席祖堂山門

聽海天上人談僊

獻花巖絕頂 夏早閱獄有感

王陽洞天十二絕句為史恭甫題

玉女屏	瑤臺
玉陽山房	虬崑峽
竹梅興	玉梅湍
盤玉隈	君陽洞
回陽洞	觀音巖
金晶巖	佛窟
春江詞贈諸曹長	
鳳棲曲	遷居簡友人
塗中別王蓮巖參政	
別黃山人	
齋前杏花不開 谷子安見問四首	主
答禪客	冷然亭
前山十四詠 有序	
紫芝園	觀深亭
山天樓	自知堂
前山草堂	大雅堂
靜齋軒	崇綸堂
白石精舍	天香書屋
栢梓屏	檜月塘
東水閣	迎湖門

後山十六詠	英山橋
長松塢	碧雲橋
上門菴	相公坪
之溪菴	黃龍沙
龍石湍	梅竹坳
几山岡	盤玉徑
聖公墩	龍書臺
接翠臺	印沙田
芙蓉潭	南山十詠
小山漾	工母山
東山口	仙人臺
南山	南山菴
七星頂	皇覺嶺
錦障山	前埠橋
蒼山十詠	小山村
分水墩	串珠沙
蒼山塢	沙村
獨蒼山	沙村柳
遠觀寺	東林山
蒼山橋	北山十詠

鳳凰山

荆子山

翠峯寺

元家莊

崇道橋

木筆山

大原鄉

八頭頂

文安侯先壠

荆子菴

題沈夢石茅溪八景

宿章丘行署

雨止下店稍止入灰埠

過牛山

鄭大人祠

王屋山雜詩六首

自題

入縣

尤

夷齊祠

嵩陽程先生書院

少室望盧氏諸山

盧鴻巖

周公洲影臺

秦封槐

嵩陽宮栢

題嵩山三醉石

崇福宮

太室中峯

尉氏阮公燔臺

第七卷

七言絕句

經巫山十二峯

木蘭將軍祠

七夕詞四首

元峯觀前玉蘭花

立夏前一日山亭偶作

度熊飛嶺

夏日三吾道中

浮湘至方渚

自歸陽入衡州境採述風謠十首

登原順後樓

清涼寺竹院

小橋道中卽事

白水宮目

宿萬縣東沙上

題蟠龍山泉

過古寨口

題棲樂寺

重入武夷九曲三首

郡齋觀花

詠庭前菊

自題

入縣

示

命僕置酒

魏子華藏書樓

廊觀山看松

寄九江王使君二首

題雜畫絕句三首

夜經浯溪

漫作絕句呈岫巖祝先生

水東寺禪坐効示衆吟五首

西壇卽事

題厲峯望微亭

楊毅齋往衡山簡寄

秋滿日題自知堂

貴溪隔岸仙人橋

紀葉二生談峯巖佳勝不及瞻眺

題牡丹

陪龍溪王丈虛谷劉侯遊慈相寺絕句

移尊同友人泛舍西小湖

渡清漪港

望華亭寄雙華柯丈

嘉樹堂校士

楓香亭覽舊題

蒙惠二泉似升龍陽

九日李當陽送至玉泉寺作

玉泉寺觀泉

秣歸道中郵亭

經鑽天峯

過鬼見愁眺紅巖觀

自昇堂

入鼻

主

自荒口至茅坪

宿歸州公館

巴岸偶見芙蓉

上梅坡入蜀境有懷副憲陸丈

觀江舟下峽

早發小橋至溪

入蜀憶石川丈許臨古畫蜀山圖見寄

夔州憶舊守茗山許丈

宿青蓮公館

至雲安作

上南陽峽二首

夜泊五峯

橫梁偶題

望下厓洞

冬日雨後見巴陽林竹與群卉交翠

紅沙望猴子石

由高梁至分水途中頗多奇卉

飛練亭

由寶燭山眺龍洞

自白林巢至玄壩途中觀龍洞

九月晦日宿琅琊館

入廣安境

廣安行臺晚對秀屏

清溪道中眺雨山雲峯

將至錦官城述懷七首

朝陽洞傳是謝自然飛昇處

入鼻

入鼻

主

贈翰林任固陵先生

槐花館獨酌成詠

廣寒臺

石鏡寺

過陳子昂讀書處

梓州行臺月夜作

牛頭寺

留贈青陽今嚴蒙齋

訪青陽教諭蔣太湖

歸子山同鳳岡姚僉憲

題涪州北巖

將出峽立頁前作

過屈原宅

重經鑽天峯路

商丘書事

銅馬廟

漳河懷古

覽黃梁仙蹟

渡漳沱河

自栢鄉入趙州望栢林禪院偶題

閱呂仙圖仍詠黃梁遺蹟

乙卯三月晦日廣齊縣作

吉州犒兵東征

樟樹過雪

自知堂觀花

秋夕雨霽遊後山偶作題文詩四首

山中同客賦題文詩

自注

大鼎

重

書僧秋谷卷

題古松贈僧

題羅中丞南墅園

和霽寒觀庭中蓼花詩二首

書余星士卷

湖天遙祝詩十首

中秋龍津待月

萬生元獻於羅田見懷構思石亭題贈

羅田之名山石柱故云

春日園亭對山僧

行經華不注山

龍山驛次壁間韻

陽關赴張二君餞席時二君未至

清虛觀山亭

初入汴境

榮澤渡河入覃懷

天壇卽事二首

箕山絕句

經具茨山

登封行臺仲秋月夜

中嶽祠在黃蓋峯下

第八卷

敘文

奉送大司馬公北上考績敘

贈盧少谷考績敘

徐氏著隱敘

吳山人名公贈言敘

自注

大鼎

重

河南夏邑誌序

贈肖泉蘇君陞武學教授序

贈德清郝縣令序

豫章旣白詩集序

畸所漫稿序

徐野舟先生劉孺人八十壽敘

送府僚雲峯徐子權同知梧州序

封君栢山李先生六十有四壽序

劉氏六節詩敘

敘衡湘間辨

敘傳習錄後

節婦李母砥柱圖

未陽縣誌序

湖廣鄉試錄前序

湖廣鄉試錄後序

送南京刑部主事陳君赴藩府長史序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序

送鹿庄胡子守廉州敘

贈蘇司教序

仁和顧氏族譜敘

余節婦詩敘

贈董編脩敘

第九卷

敘文

湖廣壬子科同年敘齒錄序

目錄

太昌錄

重

鄭氏懷閨集小敘

入蜀短吟小序

送孫晉卿還越序

說經劄記序

酬物難敘

贈督府梅林胡公平夷祝頌序

重刻寓沅稿序

贈縣侯南墩熊君序

爲縣文學贈熊令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贈本郡推官方會川考績敘

爲德清縣贈方公北上敘

重脩安吉州誌敘

送都運大夫壺滌黃先生入覲敘

贈二溪胡縣令膺獎敘

贈武康文橋秦令四十生日謠祝敘

贈武康張令壽敘

刻桃谷先生集序

贈胡石屏僉憲陞湖廣參議敘

郡大夫伍魯齋學庸心會敘

贈縣大夫虛谷劉君敘

第十卷

敘文

目錄

太昌錄

重

四書名儒雅意鈔序

贈長興萬侯序

贈胡侯膺代巡嘉獎序

劉羅陽詩序

贈王武康權戶部主事序

送肖溪戶部序

送楊阜村憲副陞貴州大參序

寧海州誌後序

俞僉事金陵集序

嚴潭王子詩集序

贈方塘利先生序

贈二溪胡侯膺戶部嘉獎序

鶴南飛詩冊小敘

贈劉維陽擢廣司僉事敘

東遊篇敘

贈石津劉封君八十壽敘

兩溪路先生詩集敘

西遊篇題詞

第十一卷

碑文

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題名碑

自題

入錄

衡州府續題名碑記

宋丞相趙忠定公祠碑銘

德清令陶公碑

嘉興郡侯唐巖劉公崇德去思碑

耒陽縣重修儒學碑記

德清縣胡侯碑

德清縣重修阜安橋碑

德清縣築城碑

武康令肖溪王侯碑

第十二卷

墓誌銘

山東登州府學教授后山黃公墓誌銘

承直郎徽州府通判後溪黃先生墓誌銘

太學生守齋張先生墓誌銘

俞端伯墓誌銘

明處士濟齋吳公墓誌銘

陸大母俞氏墓誌銘

承德郎江西九江府通判東橋張公暨配封

孺人沈氏墓誌銘

兩山俞君暨配沈氏墓誌銘

徐母沈孺人墓誌銘

自題

入錄

太學生沈公墓誌銘

明處士道菴楊公墓誌銘

巡檢臧公權厝墓誌銘

明封承德郎南京工部署員外郎秋崖許公

墓誌銘

平川徐君暨配費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奉國將軍配淑人嚴氏墓誌銘

第十三卷

墓誌銘

墓誌銘



擬浙江提學奏為新建伯復辟疏

擬據悉愚悃極言邊情贊修攘以光神武疏

第十四卷

記

可愛齋記

中洲書院記

閔雨記

奉政大夫陳先生墓表

費處士墓表

大中大夫渠陽沈先生行狀

自知堂

目錄

五

諸封宜人先母陳氏行狀

沈宜人行狀

從仕郎北野呂公行狀

第十五卷

雜著

白沙詩抄引

擊壤詩抄後語

碧雲遺佩引

天池法會偈引

刻南嶽小錄引

鄒節婦忠貞集題辭

養中書院題辭

著發解答屠弋陽石屋

問壽篇

贈魏子字說

黃欖字子仁說

陽明先生像贊

自題小像

元日讀顏淵問仁篇

元日讀孟子先立乎其大篇

夢友人贈子端石索子銘夢中作銘刻石

壬子七月一日之春陵夢中見一儒衣先輩

授子數語

硯銘

復興大益書院議

青原諸語復東郭先生

書紫微樓屏風

自知堂

目錄

辛

第十六卷

策問

策問歸德師生

十月策諸生一首

策衡州諸生

策常寧諸生

策衡山諸生

策衡州兩學諸生

湖廣鄉試策問五首

第十七卷

祭文

張司馬哀辭

濂洛大儒祠祭文

劉岷川先生奠文

刑部廣西司主事西所顧君真文

歸德府禱雪文

衡州府城隍廟祈雨告文

謁嶽祭文

山川壇告文

社稷壇告文

忠節武侯諸祠告文

南嶽行祠告文

雨母名山告文

各壇廟謝雨文

祭二溪乃翁文

祭德清鄉賢文

張王溪先生奠文

第十八卷

南知堂

八

三

書簡

奉尊師甘泉湛先生

奉甘泉先生

奉聶雙江先生

奉余玉厓先生

奉趙大洲先生

奉唐一菴先生

致唐荆川

答管南屏

與羅念菴先生

與王龍溪年丈

與洪芳洲提學

致鄒東郭先生

致錢緒山先生

奉蔣道林先生

答邵康山先生

與陳給事中虛峯

答沈古陵

致孫蒙泉

與洪芳洲提學書

與朱鎮山年丈

致董潯陽公

答敖夢坡先生

答錢南離

第十九卷

書簡

奉李南渠閣老

奉總督蔡公

奉顧簪翁先生

奉萬治翁太宰

奉答盧後屏中丞

奉嚴相公

默泉先生

南知堂

八

三

奉李中丞克齋先生

奉趙司空

奉大宰古冲李公

代家君啓太宰李公

代家君謝太宰李公啓

又奉李太宰書

東蔡可泉先生

答傅少巖中丞

致王南岷中丞

致王在菴中丞

奉南坦劉先生

奉閔侍郎

與王方湖公

奉雷侍郎

奉漕運侍郎詹泉鄭公

奉梅林胡先生

答馬公

奉贈前溪侍郎

奉馬公

與周石厓中丞

奉馬公

答張百川侍郎

致簡一溪侍郎

答黃葵峰翁

與馬公

第二十卷

書簡

東尹給事介

與錢給事中海石

致張按察使浮

與

答胡叅政栢泉

致林心泉

自和堂

八

五

致楊升菴

與張明厓兵憲

與吳桂軒水部

與沈少湖都憲

答靳兩城提學

與查近川公

致孔文谷方伯

致高選部大鶴

致翰林任周陵先生

與王文選夢鶴

答萬西原

答張水南學士

答侯二谷

奉萬石梁方伯

答王提學敬所

與吳侍御疎山

答劉侍御青亭

與阮函峯提學

答吳霽棠

答茅鹿門

與李近麓侍御

答徐近齋

與臧堯山

第二十一卷

書簡

答何憲副小洛

東王道州劈泉

東嚴杭州玉山

東陳侍御宜峯

答張叅政

答按察使謝少溪

與王肖溪

答劉虛谷

致陸北川憲副

與李同野憲副

答孫屏石

答秦文橋

自和堂

八

五

答周荆山

答張石川

與李路南

答郭少岡

與范東明年丈

答何鳳野

與萬楓潭方伯

答許茗山

答徐龍灣

答阮提學

答陳鰲石僉憲

答王雲峯僉憲

答焦芝源

答曾魯源

與游讓溪

復阮鳳墩

答何古厓

答劉唐巖

與錢生與映與喚

致鐵泮泉	東鄭少潭
答張縣令	答李京兆慎菴
與童南衡	復呂鄆縣
東徐提學詠江先生	
與葛三府春谷	答寧知州湘鵠
第二十二卷	
書簡	
答王庚陽	奉余繼自先生
東同僚袁李羅三君	
與府僚李越涯羅辰山	
與余侍御月田	與王道州劈泉
答唐和州葵野	與李三府
與府僚袁南江諸公	
與府僚諸公	答方柳州
與梅宛溪	答張雲屏戶部
與四川藩臬諸公	
與劉又洲兵憲	與唐葵野
答江新源	答楊大悟
答王巖潭	答汪蒲山
答慎君	答种方塘

與嚴允齋	與王沂陽
答張武康	答費縣尉
答汪蒲山	吉州與藩臬諸公
答梅三府平野	答崔蘄州
報袁二府南江	與沈總兵紫江
答白永興沙村	答胡二溪
奉匡南	答俞是堂
答何進賢賓嚴	與呂安仁
至家後寄府中諸僚	
與許郎中石屋	與常中備遠齋
與繆陽泉少叅	答丁庚石
答唐貞山	答劉疑齋
第二十三卷	
書簡	
與朱希桂	答王雲西
答劉生洞微	答錢江陰
與黃星池	與萬生元獻
與李生子羽	與彭生時懋守
與李洞微劉仁山	
與王希舜	答謝松屏

東藩生潮東生夢龍

與汪榮齋

第二十四卷

啓帖

請江西巡按赴鹿鳴宴啓

奉張總督帖子 奉張百川巡撫啓

奉撫院陞侍郎陳公揭帖

啓軍門餽歲

啓撫院暨軍門賀正

辭四川巡撫帖 辭四川巡按帖

自序

入目録

三

奉張撫院

奉都察院賢否

奉按察司帖

回布政司

報旱災

報三十一早災

奉分守

又奉分守

呈兩院爲給假侍親并陳情乞回原籍事

提學道大益書院教條

知堂集目錄

自知堂集卷第一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五言古詩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武夷山詩十首

羽人昔騰化丹丘留遺筌乘吾世網暇獨往凌蒼煙  
縱橫標列峯紫霓襟流泉翠幄開嶂亭玄宮藏洞天  
深巖匿光巖遠江寫長源霞姿溢林蔚水色浮山妍  
方欲窮登頓仍懷歷迴沿躒躒微霄上寄顏青雲巔  
杳與朋儕絕翻令懷所憐

夙慕武夷遊已入晴川境稅我塵中車振衣三秀嶺

自序

入卷

樹暝疊浮嵐溪虛寫澄影石竇通游流猿猴眠峯頂  
空洞駭迴飈遠望眩殊景條爾昇雲煙兼復徹軒屏  
晨翠流耳目霄陰濯襟領靈跡冠闕隴真機會冥頽  
榮素寔殊塗俾予發慙省

始至猶冥濛稍憩忽昭晰洞覽遍清陰幽期向絕跡  
宛轉蓬壺上彷彿瑤池側地靈啓玄都水若負桴笠  
羃澗集林霏周山紫石脉鶴響和空音鷗采狎遊客  
冥心貫淵微虛景聚神物伊鬱悅已開熙曠自茲得  
何當逐飛鸞悠悠駕霄月

峯雲望凝樓巖蘿就如幄殘鶯尚流音冥鴻會棲

秦慢碧靄深漢堽紫苔漠雙景隱空崖入風流虛閣  
溪容秀可攬林潤枝如濯旣羨松栢榮復悲薜蘿落  
丹士秘音英居人耽寂寞物懷蕩懷涼思奪炎色  
悽矣薄領愁曠哉山水樂

凝望竟何已披雲上高岑日夕淡清輝冲煙襲我襟  
丹梯共迢遞靜聲連蕭森亦霄薄懸岫玄石生浮陰  
差池挹羣壑啁嘶聆翠禽苔泉映朝栢松月宜夜琴  
寒葉憐歲綻駐谷眷幽沉及此山中服一改佩與襟  
因之扣哀玉清觴自盈斟

眷戀名山上幽人乍相招挾策並登歷蘭風被遊韜  
不卷

指我昇真處蟬蛻隨松喬玉鏡夜長懸珠林秋詎凋  
蕭然弄明霞時復歌雲韶啓篋授丹砂望觴投玄醪  
揮袂忽欲別余心增鬱陶瞻言懷附翼迥已乘流飈  
勝會不可常徘徊徒長謠

啓途冽攢笳登巖弭蘭鷁銅乳流蒼屏金膏被文石  
婉孌乍孚愉崩奔坐驚惕時觀魚藻動獨步芝林謚  
權歌起丹源樵音飭玄室羣有自幽遐浮生何羈迫  
扶搖未可期當歛翔空翮情牖令遽空神軒正初闢  
於此韜聲華兼得駐精鬼

我行未終日遂與煙霧并途深入窈窕時茂窺葱青

就日依杲杲乘風御冷泠虛無駕虹橋髣髴飛霓旌  
天鑑朗高池大隱標孤屏往往峯竹映時時村煙生  
日暮無定游舟車每間乘賞逐曲景翻思與玄象冥  
青鳥向三山托言寄僊靈

達人招要時山川佳霽初桃李京後乘筆鶴驚前驅  
芳氣結疎風新花映明榮紆徐泛輕艇俄頃陟飛除  
清顏翳瑤草素飄溢琳腴一悟忽自驚焉入我皇廬  
取足娛寸衷安事窮六區世華自媚媚至道歸中虛  
太息擾擾中促戚令人劬

吳天開晴晝游氣盡高寒朱明燁垂景萬木羅翠繁  
不卷

會真既有室棲禪亦有巖因復討儒蹤遺編萃昌言  
風高慮不嗣景會儼猶存願與洗心子共探無窮門  
爰申紹往意待月詠清源永言蕩繁穢駐茲餌氣壺  
惜無夔牙奏使我穆思宣

車駕幸天壽山迎還入阜城門作

肆狩隆聖典九野頌王休端居匪高軌廣運屬神遊  
我皇整春駕帳殿闔山丘陽陸騰象輿陰塘戒

龍舟旣肅 七陵敬并懷三輔憂陳宴安遐靈薰

歌解氓愁息響臨郊圻回鑾渡蓬洲登巖睇繁縟汎  
水矚芳流穀霧縉日旗繒雲引星旂帶甲炫中衛

鼓駭邊州山水遠還旆士女迎道周成樂鳥獸舞餘  
光草木浮僊觀百年禮聊爲萬歲誦

舟行雜詩八首

二星隨使服孤查望漢陰懷恩從秘室長節溯清漳  
楚臯蘭露早湘川篴霧深一祛素絲怨唯餘丹石心  
華候熙春陽客行寬已久林驚轉月鶯岸密稍雲柳  
徂心度停淵遙顏照光藪幸采韻音多歌風盡杯酒  
寒予屢行役浪跡窮河源榜人每顧問沙禽時聚喧  
江山遞形勝風候條涼溫千金重受命萬里復何言  
昨攬荊州莽今宿文陽陂遙天收密雨平隰茂春蕤

自疊

本卷

四

分泉臨渡咽愁雲出岫離載彈山水曲坐結孤絃悲  
捐佩念已彌乘桴情未歇東山殊可望青海豈難涉  
十洲開麗霞三嶠浮嘉月願借舞雩風因渡蓬萊關  
故人誰與晤明月上河橋循橋聽野吹沿流翫素若  
候鴈無愆度翻江有信潮清揚不可俟展轉恨成遙  
晴舸野泛遠春塗旅眺殷煙綴下山色風散九河文  
東南驚鳴鴈西北滋浮雲前思既浩蕩後念方氤氲  
揚帆平海波繫纜長江浦清眺倦水旅春心寄芳樹  
風傳女媧歌潮送馮夷鼓行跡方滯淫卜居問三楚

荊州雜詩二十二首

楚國江山郡關原表裏區吳戈勘夏服蜀箭集川衢  
沙石繁新壘松栢蔭故都飛樓臨漢沔騰吹溢巴渝  
宣翼京臺外觀風正穆如

荊巫浩雲水望望與天浮沮漳從別派江漢會同流  
湏洞含朝霧淒陰冽夜洲東歸日萬里爲送平生愁  
紛吾自平陸薄役紀山陰崩波春病涉危塗壯難任  
徑指黃牛峽江沿白馬岑岑十二培往往千萬尋  
飛鵬迴修翼棲鶴遺高音丘園及京國舍此輕千金  
風雲隔朋賞巖谷自窺臨未嘗遠離別聊取振衣襟  
世路諒不爽荊門詎堪嶽

自疊

本卷

五

南皮駕未返西園歲欲周王門雖巨麗羈旅歎飛浮  
將因曠望去乘風汎新秋路出龍山館帆經鶴澤洲  
名都昔信美曠蹟今安求高覺垂新草凋楊拂古丘  
緘情會蕭瑟歸步寒淹留傷心不可繼西日臨江流  
眷言弭蘭鵠俄頃慰孤遊翻詩疊晴蓋空雲結重樓  
玉尊如未暮金瑟堪娛憂

千里望川原霞天灩將夕已陟昔賢樓復此他鄉客  
陶牧遠緒睽昭丘暮陰颺纔見歸鴻影棲雲落還華  
霜風初應候蘭芷滯無滋暮心依澤渚曉駕阻江岐  
地迥連山渺天長絕馬遲蒼栢望君處挾瑟應靈妃

巫山鬱崔巍雲夢杳無際山澤左右迴風煙四時異  
決滂望丘林聯翩聞車騎沙葉覆平衍嵐霜含廣地  
冽管揚夜哀攢笳激邊思京洛傳聲利關隴接烽燧  
願憑神武策倚劍耿天外

河宿耿良夜華葉綴清心吹颺送衡鴈飛露霑荆林  
石澗鳴素瀨水龍閑夜吟彼美居洲渚投翰意何深  
迅商凌廣漠荼蘼點湘湄因茲命夙駕馳芳行共情  
迢遙樂平境寥泬瀟湘空日月光相照蘭椒氣未窮  
大招三楚內餘怨九秋中微有懷忠賦誰當繼國風  
雨氣餘三峽雲彩絳孤臺彫旗係暮野綺席暉春杯

仙掌

入卷

六

神仙度影盡年歲浮心摧噉噉巴猿攀疑爲楚王臺  
君門今聞寂佳人寧再來

巉岵蒙山路威紆礪嶺斜池光疑秋月泉蘚代春華  
寒溪聚瑤瑤淺徑縈金沙灑然坐相晤高亭流水霞  
風塵孰云慰馳驅不可屢弄情漳江湖息躬荆山址  
飛思越崇臺冲趣臨曲渚翻解非行役何由盡今古  
楚城張樂地開宇臨清源駢闐冠蓋盛彫鏤雲霞繁  
三休賞未極一變名空存渚宮成蒿徑章臺闢禪門  
大國務酒蕩真人秘精蒐昔逞當年意蕪沒復何言  
三楚多秀士善劍復閑辭陪鑒一柱觀解佩七星池

仙掌

入卷

七

芳流戲綠芷平路結青驪時進雄風賦還承暮雨祠  
絃歌未解已原野動旌旗秦師帶百萬吳國矚安危  
夷陵旣已燬鄢城詎能支在昔承歡豫聯組蔭光儀  
一朝陷兵氣王室忽如遺至今嗟百士如何勿三思  
荆山集名璆君門未解留雜英堪作佩程美諒難收  
詎意千金重翻懷三獻愁願因成國寶非是愛封侯  
瑞彩寧終滅臣心自隱憂新傳屬車問待荷楚王休  
隨入邯鄲市秦人復見求得失俱已矣巖下惟泉流  
會聞軒轅星高應荆山椒鬱爲峯嶽首爰自神化超  
華陽仰靈峻桐栢依昭曉寒通八關霧清扇三江騰  
奉書整巾駕臨此迴星輶雲餘絕同懷翻令旅心搖  
金風被蘭酌玉露掩清簫坐軫三秋意歸來奏長謠  
玄雲依野寢漢媛飾遺靈始奉承明召終適單于庭  
去旃胡塵遠摧心宿草并何如明珠豔遙映旄頭星  
龍山開麗邑晉客聚芳情繡車嚴早駕華榮旻名城  
重以三秋景彌憐四望清金筵明菊蕊紫苔茂蘭莖  
坐列嘉賓佩歡開武帳管何言美日盡坐見綺心傾  
條忽餘千載蕭條歎落英佳辰猶昔代遞賞速流星  
故宅曲沱隈荒煙南浦外嵐氣蒙重林空江飄萬籟  
遠行自懷慄適興悲愁會緒思旣已與前忠復云邁



寧惜周蕙蘭言傷雜蕭艾九辨且勿申聊遣愁心泰  
試望劉郎浦還指吳王宮山水百重映風雲千里通  
襟帶失地險惟有限天功捐甲竟去矣嗟令已隴空  
遶途藉怡行幸恹慰蕭索我祖紫蓋巖隨山望仙閣  
蓬臯適神觀蘭栢幽蘭樹茂玄枝鳴石振空樂  
物色待賓遊煙霞待人醉願留片雲駕共對蒼山郭  
朝發峴山頭夕息紀南樓宿雲披洞戶空月明陽洲  
極眺王孫野緬見帝子丘方城翼繁吹香衢駐行轡  
暮客情未極懷人慮已周刈代乘軒侶當年若雲浮  
興沒竟誰紀英豔難久留未爲衆人說將與智者謀

八

八

達生輕世樂齊物汰繁憂八僊嶺可陟弘道侍神遊

中夜獨坐言懷

月滿星乍流霜飛夜未艾擁褐爲誰興迢遞秋山外  
昔余事九畹言滋蘭與蕙悵此凋序臨胡因結君佩  
萎絕庸何傷衆芳日蕪穢引眊澄漢陰坐聽征鴻唳  
哀哇微青冥涼影貫河渭感情忽易盈耿耿心終不寐  
拊膺還自憐河清俟何歲

秋晨起坐五芝山房

明發感清秋寒帷待澄旭寂寞將安寄開房流虛曠  
東野晨光熙西天金氣肅窓霧通海陰山廡下庭綠

曾條新吹鳴幽芳浮露漚沉賞鏡玄機鴻寶披丹錄  
雲芝時不留歲暮食華玉

藥室詠四首

歲華稍荏夢玉露催崇蘭悲景歛愁思藏眸對南山  
還採巖下草林泉駐秋顏正牀間藥奏良由秘水九  
謝彼斑駁津抱我萎蕤丹

昔余登薊丘臨望軒轅臺黃塵馬門起悲風沙塞來  
撫往傷徂化投跡歎浮埃隨因反初服餌玉懷蓬萊  
無令摩霄質中逐商飈摧

精薦結華杪石髓滋靈苗空洞霜霞采香齋蔭琳條

九

九

九

慶雲纓丹爐煉液飛瓊瑤披心啓冲想蕭蕩詠參寥  
願息少年翰海外乘扶搖

焚焚當塗子躡景蔚雲興迷真投兢室奄隨秋草并  
自昔負靈氣感茲弘道情嘯吸洞嶺秀攀掇雲華英  
當期黃冶就因娛無窮齡

化劍閣贈田桓山督學

昔與君子別乃在荆門山雲濤緬相失五載隔吳關  
武夷寧不懷欲來分水艱不因覲省暇何能晤清顏  
信矣延平津神會自昔然高閣出幽岫雙溪迅驚蘭  
山雨炎燁銷林華芬藻繁泓澄隱風雷磊落明琅玕

方諧意未悉將別念彌難豈無聲音及獨悵形蹟單  
有緣期後逢更極平生歡握手何以贈永好在弗譏

安陵春夕

乘舟竟綿澤弭楫次齊關嘿聽春鳥晴看疊暮山  
曲洲饒秀樹別渚聚芳艸他鄉時已茂游入殊未還  
贈按察使蘇門高先生五首

湘江歷未窮荆山望彌遠勞舟千里道疲瘁三春晚  
孤懷愁易盈離聲歌不緩抵待洛陽村爲訴江南管  
江南帝子城薰風鳳瑟鳴雲中一侶應空盡江峯青  
客從蒼梧來感茲求友生鄙人有真調屬和陽春聲

自和聲

八卷

十

陽春初迨暮炎光忽見侵去晷良已速來期無定尋  
羈旅今何寄懷人披道襟遽憶來朝別唯留此夜音  
夜音臨闕響素景延晴望清嘯風颭揚賞趣雲天亮  
兼葭露欲浮川源水初漲新知生別離佇立河梁上  
河梁復湏臾中心悵有違寧愁灑袂別唯歎知音希  
摘蘭素多緒登山勞送歸辭君黃鵠嶺誰復念孤飛  
卽事貽儀部皇甫員外

三稔別知已一言殊未申誰謂同京邑猶復阻風神  
松雲含風露花日映游塵西曹有嘉樹悵隔南宮春  
夜過子長置酒

宵雲聚卿耀寒華凝晚滋卽景聊爲豫盈酌方如斯  
徇性媿獨醒同心悅共持因君盡弘量無爲牽所思

山居秋日

屏居前山下深林寒木平倚聽空齋外爽然秋韻鳴  
西湖接源水東籬餘落英茲時偶有寄復我幽人情  
秋暮庭菊紛發

萋陰布中庭暉藻揚時暮寥汰羣卉傷春戀孤芳駐  
宵露凝華滋晨旭照寒素香浮上賓筵影湛親幽臥  
乍見落英繁彌憶清秋度欲致山中贈綿邈滄江路  
於富陽入桐廬經江中瞻眺

自和聲

八卷

十一

首夏悅和風揚舲泛清色曲浦纈文波青山標穹石  
驚禽自相喧嘉樹紛如積遠煙乍迷峽殘霞間懸壁  
風齡秉冲襟中路逐塵跡江上懷哉人何因暢佇立  
景行彼高崗冥漠垂綸客

退食園亭效韋刺史

崇朝署宇罷退食坐園廬春草階下歇夏花樹底踈  
推窓玩幽鳥汲水灌嘉蔬卽此爲邦處亦似北山居

坐嘯亭作

朝天復還郡坐嘯巖亭月雙榴綴穠華新荷散幽冽  
景物如見待柯葉不改色棲鳥時一鳴遊儵復堪悅

動植陶嘉運里閭詎安戢翻因賞心會與念匪九邑  
亦知勞政望撫綏婉微力歡遊勿太康勉思藩牧職  
幸閱齊民晏庶與同休息

夏日時雨堂作

夏月黍苗長經旬坐憂旱山城晝漏寂忽見雲物變  
屏翳吐層陰紫冥爍流電水氣衣上生雨足空中散  
井梧高葉鳴園柳涼蟬斷緊余庭溜觀從識湘流滿  
簷樹溢華滋嘉禾計無患夕景更澄霽翠黛峯文亂  
方屬訟堂閒寒巖展幽玩耳目既無擾卽事堪怡衍  
豈絕餘務牽偶爾得所遣

魯知堂

不卷

主

夏日有事雨母山

民牧久爲忝歲旱今如何方適雨母山休駕西巖阿  
虔祈復聘望直上排煙蘿霖閣敞虛空雲根鬱嵯峨  
高接雷祖峯近帶江潭波蒼嵐冒斷壑碧潤浮雙柯  
信惟靈氣滋膚寸豈在多低回念神規旦夕俾滂沱  
吸江亭作呈鏡川細林二先生

五月漢陽樹扶疎倍可憐古郡帶長洲芳草亦萋然  
遠江落金口近流連漢川大別伏西岸鶴山東蜿蜒  
齋閣稀簡書山亭宜晝眠主人並道侶守郡兼遊儼  
我來自湘浦鄉語洽駢筵一酌寫中懷徙席更攀緣

猶言永今日命管陳詩篇婉我本無得翻或類忘筌  
何當吸長江詩語方如禪

嘉德堂詠雙桂詩

永樂宣德間高祖梅竹翁自谷往再遷小  
山之前植丹桂樹一株於後園歲久涵茂  
草中日益凋殘秋不復華嘉靖丙午先君  
致同知郡事還家好植嘉樹閱此舊物分  
已衰幸移栽紫芝園前仍析爲二株任其  
榮悴乃者雙桂甚盛鬱積青蒼脩高丈許  
丁巳歲汝楠因構叢桂樓樓下爲嘉德堂

魯知堂

卷一

主

日玩雙桂寓興於詩且中微復盛造物覆  
培有難測者不可以無識云

楚辭嘉桂樹南州實炎德吾祖抱幽情植桂小山宅  
孤芳歲月久閱此中衰質府君雅好奇移根更分析  
芻人懼見戕造物幸滋息雙華十年來蒼蒼鬱寒色  
玉實垂數枝金粟採盈石予伊構新樓懿此當展列  
永顯貽後人比德冬榮物

適萊郡效樂府

瞳瞳扶桑影前耀雙飛旌歷下發幾時條至蓬萊城  
萊城古名都負海襟滄青喧然迎使節逸聽傳風聲

借問附海民海波幸不驚魚龍正偃卧萬里秋色明  
神山鎮樓閣雲物何崢嶸惟聞征戍徒防海暨幽并  
居人疲餽糧行者歎靡寧健兒數已盡軍州率空營  
聞有掃虛者連宵停鼓鳴哀斯亦孔疚憑几切憂情  
何因洗兵甲典冊運治演亮非一大力我何獨憤盈  
鄒平曉行

還臺去海郡海氣日彌遠炎燂奈未銷典寄一何淺  
賴此夕山佳月出煙霏歛一片齊東雲微風送歸歎  
答曹紀山

何年黃鵠嶺獲睹荆山壁驅馳歲月駛二紀嗣良訓

自鑒

八卷

十四

吳石從他山誤辱引為匹雅音刻商羽清飈互吹激  
同署日盈耳玩味坐忘食時事多艱虞卧此釋驚惕  
况從金閨彥晤言破岑寂步趾歌樵風暫踐天池翼

自知堂集卷第一

自知堂集卷第二

七言古詩

贈陵陽山人王維禎令弟維典歌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陵陽之山石門迢迢上通天懸巖半壁斗牛宿空潭  
飛落瓊瑤泉泉靈岳氣揚晶光中有一人應禎祥芙  
蓉為衣應為裳旦夕吞吐雲霞芳年幾二八謁君王  
佩綬若若尚書郎蓬萊文章六代體虹蜺金碧相輝  
煌伊予同作金門客連鑣出入長安陌意氣無論傾  
太山歲寒不畏凌霜雪一別飄零今幾存片言點玉  
自鑒

自鑒

八卷

二

砥石篇贈辛翁

冀州石脉崑崙來迢迢絕壁青冥開君家結構依巖  
穴山似蓮花石作臺臺前采石平如砥落落長看帶  
寒水星精映地凝紫霞仇池希寶差堪比主人意氣  
趙代無鑄劍倚石齊昆吾丹青駸蘇成文綺蔚蒼興  
雲入上都人歸轉向龍門窺翻歎孤貞靡所託空持  
五色補天心惟餘一卧林中樂平泉醉飲百不憂落

花點石春風柔寂雲根重借問猶堪激水鎮中流

肖溪圖歌爲王戶部作

兩岸疊千嶂一溪貫其中喬木蔭四時溪山鬱青葱  
風光杳杳漳之浦誰能移致郎官署地曹王君靜者  
流爲官心寄溪山幽山人爲寫溪山意畫軸常隨萬  
里遊王君昔年耽寂寞日諷道書憑草閣峭壁垂蘿  
裊綠雲懸崖瀑布飛丹壑世上誰知九曲深平生恐  
負東山樂不堪走馬入風塵紫陌驅馳復幾春有時  
罷謁重關掩宴坐披圖愜素襟晴溪歷歷饒清景鄉  
樹森森藹夕陰便欲尋舟向雲水逸思因之寫玉琴

見畫

本卷

二

趨朝在野渾知寄東方大隱多嘲戲不見王君尺幅  
圖溪光却在承明廬

葛氏藏書萬卷歌

君不見昔時勾漏令束髮聚書行負薪探奇時向數  
千里崎嶇冒涉殊艱辛中年著書入金匱東都奕奕  
稱聞人稚川之裔今芝山山中自擬蛟龍潛深巖空  
洞朱草茂石室窈冥流雲寒琅函玉軸不可數取次  
藏入曾懷間鄉曾諸儒今不見微言却盡留淮甸陳  
農散帙於此求阮籍赤文誰能辨憶昔咸陽烈火餘  
君家那得三墳書山靈地祇爲君守絕代遺編自今

有綿緇猶自護風雲耀光應亦聯星斗年來拔策  
金陵五車並載來神京橋門之外棲英靈惟看晴畫  
垣覓生漢廷中郎最好古結交意氣能相傾補天如  
信有奇術名世何言窮一經丈夫偃息藩萬乘不然  
刪述垂千齡安能局束宇宙內奄忽還隨蔓草并多  
君不惜囊中要倘亦因君勗令名

送侯二谷北上歌

温州侯君真崛奇軒軒獨負青雲姿憶昔徽省賓鴻  
儒君在天梯雲閣顧我相招携北趨入燕甸參差各  
飛散春風何飄揚吹我言笑斷我抱悲涼入故園君

見畫

入卷

三

吟商歌俟平旦十載倦風塵爲郎向白門誰知南飛  
鳥仍遇北溟鯢畫省能聯白雲館論交轉覺紫芝親  
仙人掌映流霞席玉女機明織錦文後湖蓮開瑩如  
玉更有僊郎後湖曲相訪無勞雪夜舟忘言共對尊  
前菊西曹風度建康傳咸言湖上有神仙不解歲時  
疲執戟惟耽休暇坐談玄歡樂不知芳序晚獻歲君  
遊上林苑方懷出谷早鶯求忽看儀庭威鳳遠聖主  
好文開石渠先達多應薦陸機春光乍綠瓊州草盡  
道王孫留不歸愛而不見將何慰日倚瓊樹思芳菲

題畫景贈李東溟比部

海光熙微山寂寂坐對東溟待朝日白苧溪頭春雨  
餘刺桐城外晴沙碧深林古洞絕纖埃好事誰揮酒  
舫來羨君早歲參玄學新暇長安紫氣回

蔡陽歌贈李舍人

僊郎別苑瀛洲曲喬樹千章蔭庭綠百花春去不應  
稀自有新蔭待晴旭蔭開幾色總相輝輝輝朱光映  
錦幃九天炎夏誰爭豔六尺雕欄不受闌看花客過  
僊郎宅東閣招延盡瓊傑賞心那敢狎花前壯思唯  
當詠芳烈大桃穠李徒紛紛寒菊茱萸恐不禁盛明  
傾心向白日寧與尋常紅紫羣

自聖

八卷

四

自知堂集卷第二

自知堂集卷第三

五言律詩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江上留別黃勉之

風蓬去未已煙蔓復牽情分鴻下林影別鶴上琴聲  
征艫促潮便祖酌畏尊傾離亭有青草空識合歡名

同子安夜坐

曾是同遊客還爲避跡來捐愁不惜醉委命敢論才  
銀燭照花晚朱絲鳴鴈哀蘭言最相感歸向白雲隈

中山公子東園宴

自聖

八卷

一

中山亭館勝上客駐驂駢一雨暑初盡新秋葉未稀  
水衝池霧落雲向石林歸秉燭正高飲隔花宵漏微  
稍憇清隱道院

終歲逐風塵閒心寄此晨猶慙出世客暫作入壺人  
一徑栽靈藥千齡記大椿金龜若可解留與白雲親

行部至道口宿道院

夜宿黃河畔蕭條羽士門寒鍾度流水漁火傍孤村  
玉笛梅初落丹丘杏尚繁自余牽守郡茲夕謝煩喧

初上讀書樓

一倚層樓上風煙自曲阿山晴俱入牖月濕迥臨河

散帙流螢落吟秋早鴈過無端見鄉樹却憶別年多  
山中立夏卽事

一樽開首夏獨對落花飛幽僻還聞鳥清和未換衣

綠幃槐影合香飯藥苗肥盡日柴關啓鷺家過客稀

郡內西齋

偶謝公庭役西齋迺夕睡振衣新出沐展卷舊曾聞

晴竹鳴湘雨高松駐嶽雲羈縻一自慰密爾詠斯文

報恩寺塔

寶塔中天構君王莫鎬年皇圖香界合海氣鳳樓懸

萬嶺開江左千門倚日邊南山留作鎮長見法輪圓

觀音山閣

觀音山閣

沙畔石縱橫迴流向玉京遊人望遠至高閣幾年成

落檻青山色邊江細雨聲乘舟何處客正及海潮平

贈王諫議樗菴

赴省回常晏封章上紫微人羣見鳴鳳士氣動黃扉

爭美馳名早寧知直道稀漢儀榮入對還待夕郎歸

送陳郎中出守廣川

戀別南州守聊爲越客吟三江看鴈盡五嶺入雲深

風氣通蠻落人煙接海陰炎方將帝命併切飲冰心

皇甫子循屬疾詩以問之

昔懷山水調今共鳳皇京閑閣方高臥鳴珂阻並行  
紫蘭已堪採黃鳥最關情借問相如病寧知春草生

和皇甫子送兄赴浙中

共向青門餞誰爲棠棣歌與君零落後仍苦別離多

鴻鴈分岐路風波汜曲河傳詩惠連日莫不寄羊何

雨夜止楓香亭

積雨荒亭夜流星使節迴海雲沉翠岫江水應黃梅

憑席寶書掩臨樓金角哀獨有香楓樹灑葉繞行臺

源上薄望暮景

荒渚半秋色幽源生夕涼暝波蓮葉動葦蕭桂林香

追和堂

野霽迎霜降天長送鴈翔蕭閒漆園吏謝秩對江鄉

秋園作

初蟾澹涼圓一酌寫冲虛池影翻清壁籬華繁故墟

雲霏臨夕變風樹應秋疎政此南山下方營豹隱廬

荆南山望張公巖洞

夙代丹成者茲巖啓秘關曾經滄海變轉戀白雲閒

馭氣層巔上中天幾歲還藥牀今寂寞千載禮寒山

張公洞

海水疏丹壑山雲閉綠苔洞門方半啓石扇忽中開

深境明還晦僊踪去復來始知三島外亦自有蓬萊

崇明之役望捷

羽檄起江濱旌旗揚曉氣照營蓬島日翔陣海門雲  
下月功曹將千艘積水軍崑岡饒瑞石當見勒弘敷

同友人登前山

青春泉石遊息影戀丹丘野闊鴻濛色湖涵滌漭流  
桃花隨地隱芝草傷人幽時共王孫樂山中自可留

早發鉛山

嘹唳晨鴻急征人亦戒車陽光一照耀樹影忽森疎  
路指前峯外情懸度景餘薄遊從夙好未惜遠馳驅

延平郡樓題詠

自筆

八卷

四

昧旦層梯上虛窓納蕙芬望迷嵐繞樹心待日開雲  
積潤深苔綠微風疊水紋九峯鍾漏響搖漾隔溪關

同趙司成特峯過洪地曹方洲池亭

僊吏閒招宴名家細論文桃花天上見鳥語坐中聞  
別院蓬池水高窓鳳堞雲方留不盡興歸去日思君

再過高座寺

數里城南寺經年望獨賒幸違公署謁再入梵王家  
山晚團青靄江明漾白沙寧知意中樹還落滿臺花

酬贈唐文父

新城寶劒篇歌罷最相憐本挾劉生氣殊乖潘岳年

當杯湖月夜下榻草堂偏總是浮雲裏身名尚黯然

同徐王孫皇甫司勳遊祖堂寺

江表開金地香關隱暮霞雙峯通梵域一境自禪家  
興洽王孫草靈看帝女花融師知寂滅猶得記河沙

祖堂同徐公子夜宿

侵晨逢出郭薄暮共依禪榻似迎徐日花如獻祖年  
山空鍾乍響僧定月初圓為接慈燈照深懷妙偈傳

雞鳴寺

龍山開古寺長傍紫微天地近多來客心空不礙禪  
虛窓遠岫出上界一燈然落日迴廊轉松關深暮煙

自筆

八卷

五

唐文父將還越敘別草堂

懷歸春草歇握手暮雲天探詠成離曲留歡是別筵  
林端淮月上鳥外越山連岐路從今夕佳期定幾年

晚過施子

霽景開芳讌樽前落晚霞蟬聲經雨斷鳥道入風斜  
幽徑過求仲青山近謝家相看江上客共惜九秋花

送王生還楚

來預看花候歸逢度鴈時春風留客久寒雨獨行遲  
煙樹吳關外鄉園漢水湄平生楚游意因爾憶江蘼

寄題王生艾齋



知爾歸樓處青山帶急流看雲江上宅聽雨竹間樓  
憑几開遺帙彈弦寫獨愁美人思報遠猶及楚蘭秋

和王曹長子法秋夜寓直之作

畫省焚香夕僊郎振藻秋孤鴻流苑外片月掛城頭  
更鼓通三署樓臺倚五洲清風兼落葉轉覺吟庭幽

東麓亭讌

何處生秋興僊家集小亭寒流向人碧叢竹照筵青  
花裏遊三島雲中眺二陵羽人紛奏樂況是夜深聽

九日登高

楚洲寒意動忽感授衣天白鴈投斜日黃花隱暮煙

白雲臺

八

六

秋殘風雨後餐改滯留年鄉思東籬畔江流爲我傳

薛考功皇甫司勳王地曹同過東園作

園中邀勝賞洛下聚宏詞秋暮黃花滿庭閒碧蘚滋  
月來臨水處雲起上山時最是關幽思烏飛繞樹枝

玉陽洞天詩寄史恭甫

解組東歸日迢迢訪洞天春深落花徑秋熟種芝田  
結構依巖穴藏脩駐歲年懸知往來躡朝暮玉流前

客過山中

多勞上客至願與白鷗盟稚子當門應山人倒屣迎  
酒中驚問字詩裏媿知名祇是花源曲能深留戀情

後日觀禾

路轉溪橋外平田一望通寒鳴竹澗雨香拂稻花風  
雞犬孤村靜蓬蒿白屋同相逢樵叟語非復世情中

晚晴

山晴欲暮天山色轉蒼然泉落雲中磴溪迴樹杪船  
斜明沙野日遠遍綠蕪煙還見鳥鷗伴閒飛秋水前

秋行山村率成

寂寞憐秋事出門幽興新野泉流合澗山鳥過衡人  
松色初含霽楓林更似春悠哉幾茅屋唯與白雲鄰

題峴山濟公房

白雲臺

八

七

禪榻澄湖上山光似鏡中踈鍾搖落葉細雨帶秋蟲  
峯竹虛窓映爐香別院通何期碧雲合一酌對休公

內弟臧原實赴春官試

又作長征客多年擢桂人賦攜言入洛衣換幾經秦  
驛路常逢鴈都門正及春賢良如有對知邁漢廷臣

新成園亭

亭結家山下樽開逸興新聊成學圃處堪息倦遊人  
待月方塘晚聽鶯後院春正思求仲輩三徑往來頻

題奉國山泉

歲久無霖雨茲泉獨不窮祇疑山石裏暗與海潮通

夜氣浮蟾白寒華映樹紅遊人試留聽灑灑入清風

寄華鴻山學士

知君謝朝謁山水賦尤工才邁雕龍客心齊失馬翁  
煙霞留戶內花竹隱墻東莫道風流意如今異洛中

靜霽軒自題

樓居興不盡還橫竹齋成月午對書帙山空聞鳥聲  
冥心忘坐臥晦跡謝榮名不學王夷甫年高宦始輕

烏戍唐氏林亭

訪舊烏溪畔雲林別戍開鑿池通暗水移石疊高山  
微雨秋雲後疎花夕照間平生愛幽寂於此欲忘還

知堂

八卷

八

將赴都寄別禪友月泉上人

獨往意蕭然相過憶去年三車勞演法一指得安禪  
雲樹連僧舍霜鍾落浦船方當首岐路從宦亦隨緣

過淮陰廟

王孫舊遊處祠廟樹蒼蒼尚訝穢名將終疑乞假王  
世方逢戰罷人豈惜弓藏唯是歌風日空傷猛士亡

赴郡發湘東作

奉使曾遊楚重因領郡來寨帷津吏識移棹榜人催  
夏嶺千章樹清湘兩岸苔昭靈灘上月早見獄雲開

奉和方伯少室楊先生中秋夜宴明遠樓作

用韻

棘院夜沉沉閉門芳草深庭開校藝日客有御雲心  
廣漢金風動青霄玉鏡臨倚樓聞絕倡鐵笛散秋陰  
楚聞秋夕簡同事細林楊公

露冷垂簾夕蕭條秋意生綺窓臨月白燕几焚香清  
共事違分館相思耿舊情還愁出闌日從此隔江城

鈴山觀音殿贈練川明府

福地雲泉勝真堪結淨因江頭上鈴閣花裏識宜春  
守牧俱牽綬登臨迥出塵安知觀世客不化宰官身

宜春臺作

知堂

八卷

九

本自宜人處秋來亦自宜有花開歲晚無日異春時  
瀉仰棲禪域衡廬遁俗思湖西清絕調誰繼鵬鷺辭

呂鳳溪並舟紫雲泛入獅溪賦贈二首

地主誰相送僊才近拜郎蜚聲纔弱冠問藉是同鄉  
芳草情何切丹砂意不忘虛舟無一物唯有素琴張  
今夕知何夕塞舟並玉人詞華名早著骨相宦應貧  
習吏思經世談玄解愛身愚疎無可贊願與德爲鄰

歸性林作

誰知瞻大士因憇玉山阿來路非南海登巖即補陀  
一經言外領諸相世間多不是迴心客慈悲力奈何

贈丁生

吳下繁華里誰知有令威雙扉閉茅屋百結繫羈衣  
嬾性方中散閒身伴少微相期拂衣日與爾共漁磯

別臧茗泉

一酌離前酒憐君姓是臧薄遊吾失計挾策爾亡羊  
世路悲還笑平生醒亦狂誰知獄裏竊猶自動星芒

道濠梁偶作

行路忽自問身名果孰親經過濠園里悵望潁陽津  
關有留縑吏亭無避寵人知希亦可貴猶媿逐風塵

題魏子華鳴鶴山房

清和堂

不卷

十

魏埜吟詩處鶴鳴山窓秋為尋松裏徑還上竹邊樓  
麋鹿馴相伴溪雲淡不流騷人引清興頻駐木蘭舟

贈僧浮峯

舉目盡幻境而公窺大圓從知生是夢即以劫為年  
一鏡照天界孤峯浮海偏何緣渡杯至得會隔江禪

同周公瑕宿松隱禪房

不為憐同調何因到水湄青山最幽處紅樹杪秋時  
詩喻三乘法書看六代碑傾心對禪榻皎月曙鍾遲

書俞子悼亡卷

一詠悼亡詩潘郎鬢愈絲不堪長掩鏡空記共鋪糜

春草愁香黛秋風怨素帷唯憑少翁術猶嘆爾來遲

輓呂一素二首

相違千里外一別斷光儀未識藏舟處空憐撒瑟時  
東粵徐揮奠銘石蔡邕詞往事溪橋在行人應共悲

聞道開阡地南陽未足言一丘標勝域東海嘆高門  
招隱餘賓徑藏書局後昆遙解會葬者曳履泣平原

過沛上

湯沐前朝邑邨人引客看高林啼鳥遍舊井注泉寒  
樂沛魂應返歌風響未殘至今懷古意還訪竹皮冠

赴叅閩藩移官山東

自題

八卷

士

國用

就道聞新命移官海岱間雙旌向日出一棹下河灣  
祇喜天門近懸愁世事艱便潘鄉國夢誰料阻南還

立秋日赴東臬

且息荆扉念行持臬使章拾舟從北郡攬轡即東方  
滄海青齊域神州聖哲鄉魏闡煩暑候旦夕見清霜

初至正本堂席間呈藩伯朱鎮山年丈

二妙聯秋署孤山繫越船歡娛少壯日感慨別離年  
左轄淹歸來東臺洽款延懸知千氣象合劒有深緣

長山道中七夕有懷藩臬諸丈

油幢按縣日木葉近秋時覽海趨萊國沿山歷范祠

孤吟自待役七夕渺心期魯酒猶堪御停杯繫爾思

訪李奉常中麓園居

幽棲玄晏宅祗許故人過何處鞭奇石當齋騎碧蘿  
山中酒比聖稷下論懸河休道文馬用篇章廢後多  
入青州境

強國遺墟里雲山疊海濱稍垂永正晚果熟樹長春  
寇盜奈如蝟土風殊未馴空持使者節旂騎擁征輪

青社有懷王元美時初去青州路

佇結伊人想徘徊青社前荒城一展眺秋樹但蕭然  
流俗輕桴鼓威名斷戍煙疆中傳近唱梁父嗣新篇

魚鑑

本卷

三

國朝

遺湖南書院作

舊識蓮花界茲攀桂樹遊慈源不復記德水但悠悠  
鍾徹東山省簾開北郭舟臨臺覽羣岫風物感清秋

同鎮山左轄會同年栢峯范太史於湖南書院

院

早歲看花伴東山伐木吟懷於別後劇樂向酒邊尋  
水落湖光飲天秋嶺翠深登樓興不減昏黑一攀臨

同鎮山霽霰二丈登城南千佛山

出郭借雙彥登巖扣梵筵松雲龍洞口花雨佛樓前  
濟水東流合華峯北斗迎照臨齊地小共覽一燈然

朱吳二丈同過對華亭仍攀東巖稍憩

巖風時引客徙坐更開襟華岫張筵入香泉洗盞臨  
亭空銜石影松古韻龍吟還欲窮幽勝相携躡磴尋  
奉邀諸公酌突泉亭二首

曾移鵲湖棹更上灤源臺水聲飛流處蘭襟向客開  
紅垂晴澗飲龍吐海珠來知道香泉到仍疑聽雨回  
最愛城西澗斜穿綠樹叢時時應接海濤浪欲翻空  
不夜珠浮月長寒雪舞風宵命絲管併入水聲中

同諸公汎舟出北郭門覽華亭山注二首

朝朝窓裏見不及此停桡形板青郊出標迴赤日高

魚鑑

八卷

三

湖涵浮印鵲海望駕山鰲指點齊州勝凌風興轉豪  
搖艇逐溪迴登崖擁翠來憑高東省客懷古北山臺  
水練三秋淨峯蓮一柱開雲中君不見甲觀但非萊

和朱鎮山贈弟士雷詩三首

花萼東山會西江隔幾年深交猶我弟妙質共君憐  
別院秋蟲候明河夕鴈天歡愉知何極晤語一凄然  
羈宦平原域華池綠草滋詩吟靈運後人識士龍時  
聽雨聯牀靜觀棠解袂遲一枝誰不秀爭羨茁蓮枝  
最憶他鄉話蕭條舊隴情原松悲易老庭玉喜方榮  
幾度看雲立連宵步月行忍分鴻鴈侶噉噉復南征

題東溪草堂爲撫臺丁公伯氏作四首

溪畔青春好春波帶草堂放船微雨歇沾席野雲香  
花鳥閒中賞丹砂世外方新詩夜來夢芳草滿池塘  
纔罷春鶯囀紛垂夏木陰林泉怡酒德節序愛蓮心  
梅雨諸溪漲鷗沙半席深看雲時佇立應咏棣華吟  
溪風與溪月邀賞每忘歸有弟方名世難兄甘息機  
野庭振米飯遊客菱荷衣誰獨誇張翰俯舟意不違  
千年丁氏鶴又見下芝田南浦深源裏西山積雪前  
堂疑逋叟宅客到子猷船理釣寒溪夕逍遙狎水仙  
書谷少岱冊

東溪

大臺

古

歸去如陶令多年臥白雲栽楊喬樹綠鑒沼細泉分  
近郭惟耽寂遺榮獨擅文飄飄瀛海思新禮泰山君  
赴江右別陳正甫

誰戀西征客齊名東髮親以予再遊倦憐爾一官貧  
衣上廉纖雨樽前潯蕩春不須投去轄忍別姓陳人  
江上別呂仲子

中代搜奇士呂君方陸沉江頭送別意塞外折衝心  
舌在雄三策家空散萬金倘予膺國寄仗劍幸相尋  
發浙江行抵江右

適曾仍之楚年年旅宦身浙帆飛破曉章岸待行春

去就憑元化安危有重臣惟當一方寄爲翰慰邦人

寄東省鎮山霽雲諸丈

寒歲憐同宦新年嘆索居空榮華鵲念未發鯉魚書  
花綻駢筵處春深解袂餘不知東國伴遊興復何如  
鄱口作

客星依畫舸又作豫章遊宦路成斑鬢滄洲聞白鷗  
雲沙三楚合波浪九江浮鄰國干戈際茫茫益遠愁  
和紀山曹丈示苦雨之作

總是愁霖客先傳閉閣吟換衣雲氣薄垂幕雨絲侵  
水報平江岸苔看滿石林收兵消息阻尤切閔農心  
東省

大臺

五

題右轄北川陸丈始開亭和紀山曹丈  
奉我鳳池餘登君華第初方辭弼教法未展理財書  
習靜疑香寢耽幽繞樹廬祗疑金印逼不得久閒居  
葉生希呂見訪贈別

訪我章流上軍書徵外傳江寒吹角晚月暈欲風天  
問數知先兆探囊有秘篇誰當牙帳裏坐嘯倚高賢  
送臧近齋教諭赴萊陽

宦跡何嘗定洪都復解携官牆漢水上壤地楚雲西  
提印敷文廣攤經赴幄齊應將大雅唱一變白銅鞮  
題右轄北川陸丈霽華堂

一移栢臺駕見就章江潯春風披畫省霜色霽遙林  
靜演匡時畧開申伐木吟最憐同憩日鄰院密棠陰

留別江西藩臬諸丈五首

西江衆水會南浦落霞邊詎意同遊地翻憐遠別年  
暫留臨閣餞沉醉下汀船彷彿蓬窓月輝光接大賢  
方自惜離群登途檢贈文春消送別酒人隔護城雲  
晤言成夙昔永帶尚餘芬永好何由達瑤瑤愧報君  
守土娛朋友經營悵遠行側身嬰有感分手得無情  
西境新防寇中原向勒兵相期各自護殫力致昇平  
匪歲誼難忘相觀切大方材憐葭倚玉政愧樹留棠

東臺

入卷三

去

藩臬分經濟糧糈已籤揚懸知膺簡眷次第擢

天章

領鎮分周境爲邦識土風昔年慙渡虎今日忝乘熊  
塞馬漳河北漕船汴水東贈言資孝友何策可輸忠

酬皇甫百泉見贈贈詩有可是耽詩者誰云

宦並窮之句

拙性曾同宦耽詩各晏居中年一相隔高調復誰如  
王事趨中土交情晤草廬由來擅雕藻肯易畫熊車

答黃質山

舊友飄零後惟憐叔度存隱身懷寶玉避地向金門

寂寞蓬蒿院淹留駟馬軒且傾吳市酒相對洗心言

贈張壺梁

幾歲違江左新知得茂先雅音伴作誦賦格邁歸田  
閭闔逢投珮楓橋款餞筵一披湖上作予也敢居前  
自瑞洪泝江入信州

暫得辭文牒虛窓書舫開江趨鄱口落山向信州來  
接樹迷帆入殘鶯喚夢回無人共登眺翹首越王臺

楊叅知魏村燕餞白鷗園二首

遊客啓園外群鷗已盡飛倍憐金谷逝曾擬赤松歸  
方沼抽新綠圓窓上半規尚思畱棗繡錦席擁笙吹

東臺

入卷三

去

馳書就道日應別舊園開共拂雲軒石重嘶月榭杯  
邀歡仍繾綣撫徃一低徊自古東陵宅時因飲餞來

題嚴陵釣臺

故人登帝座誰數漢公卿傲是狂奴態歸憐隱逸情  
功扶九鼎重手把一竿輕千古靈祠下灘鳴水自清

寄別止齋

薇省論交誼蘭房本懿親風期況自別談笑每生春  
征路看彌遠思情覺更新倘逢彭蠡鴈佇報豫章吟

寄朱希桂侍御

君駐秦淮棹予揮京洛鞭分憂經國日憶別校文年

霜簡迴炎候星軺計北旋肯紆梁苑路明月待驂筵

寄題呂沃洲中丞皆可園二首

中丞皆可地元寄一閒心耳目已無擾園池堪獨尋  
交加芳草思翳翳石亭陰却為蒼生起東山空自深  
雅宴丘中賞高人物外期總憐麋鹿性難繫鳳凰儀  
褻水澄蘭沼停雲萬薛惟嚴廊夢佳景幾度細吟詩  
內弟臧克山水部泛舟高郵湖送入寶應

誰送中州客浮槎漢省郎波看五湖白天接兩淮長  
吹角郵亭近揚旌驛路光惟憐內兄弟羽翼忍分行

贈九江萬東泉醫官

長壽

八卷

十八

生長廬山下常驅白鹿車方傳異人訣藥採上仙家  
問疾趨江省從征入汴涯刀圭何以報臺畔有三花

夏邑恭接 勅諭

霜節來初伏蘭臺捧五雲民風觀夏道 天語誦堯

文白髮元憂國丹心持報 君何常廣咨度綏輯兩

河濱

初至大梁題撫院壁

祗役初紆覽茲方信鉅藩詞人在梁花俠客近夷門  
水勢神河裏花枝獄樹繁兩京聯絡處何以固中原

勞南征還師

帳外擁貔貅雕戈雪色云斬鯨從海島飲馬度揚州  
氣已酣征戰生寧共虜囚戎裝勿遽解節侯近防秋

麗愷菴侍御見邀移坐小亭

數過石亭遊逢君按汴州乃心同捧日為客倍憐秋  
席向幽蘭徙詩將白雪酬論交何必早頌蓋即相投  
惺菴侍御西巡餞於大梁城樓

酌酒餞西巡登高引興新一城紛入望四境靜無塵  
碧瓦王孫宅穠花故苑春夷門正此地首覓姓侯人  
行部發大梁宿中牟縣

攬轡違梁國觀風總汴疆古來三異縣此日一窮鄉

長壽

八卷

十九

樹色沿城暗河流繞圃長臺寒夜頻警機杼憶東方

送程錦衣奉使祀王屋山還朝

洞屋開玄嶽絲綸遣近臣電浮雲色異海湧日華新  
洛誥祈天應嵩呼祝壽頻知君獻 明主增駐萬年

春

萬壽節馳命恭祀濟瀆

懷柔祠典重對越撫臣來源水依神廟林松蔭古臺  
齊封千里潤禹蹟遠山開彷彿瞻靈貺明霞映壽杯

望太行山

遙望太行嶺巉巖如削成羊腸帶雪阻烏道與雲半



北海標天柱黃圖作斗城由來稱絕險扼塞固神京

馳命有事王屋山

禮元承 唐遣持節領祠官設供鑪香暖凌風飈  
寒虔祈從廣殿極望阻瑤壇未詣鈞天所臣心敢自  
安

紫薇宮行祈祝禮

行趨紫薇閣微是北辰居瀨氣通王屋玄風徹禁廬  
神祇猶望幸雲雨為前驅將命叨成禮靈草扣玉虛  
由陽臺宮入紫薇境

陽臺更高處一綫與天通駐蹕軒墀古連山砥柱雄

皇華

八卷三

辛

偃雲松蓋上鳴雨谷聲中願共煙蘿子平分半畝宮

宿王屋齋房

靜憶名山境天開王者居當年成道處滿日紫雲舒  
俯視諸峯小平臨列象疎更深空籟寂聞月明初  
自王屋最高處出三宮至劔河

肆覽清都日煙霏曉並開含霞思妙訣攀斗步層臺  
地迫人難到天游句自來下方占道氣玉洞禮仙回

北海池作

王屋吐消消茲方匯濟泉御函香滿境靈谷氣蒸煙  
祠啓壺中地源澄海底天萬方霖雨澤應遍降祥年

望蘇氏山詩

辭國黃金殿昇天白玉臺仙蹤何處覓緱嶺近城開  
其指成丹所還疑跨鶴來聽笙秋夜月清景獨徘徊  
恭祀中嶽

於赫中州鎮明禋 鳳勅宣河清凝 命日嶽順祝  
禧年方物蠲常品宮香徹 御前共歡呼 萬壽不  
獨漢時傳

題少林寺二首

蓮塔出秋空龍泉繞梵宮三花香供裏二室畫圖中  
詞翰光東壁旌旆曳彩虹西來大乘法此竟九年功

皇華

八卷三

壬

信是天中勝相仍內典開吹簫仙客去折葦祖師來  
金骨應難換禪心祇自回漫愁丹藥秘甘露灑西臺

登封縣作

絕愛登封域人家枕碧嵩城開王集裏關鎖白羊東  
眺聽饒靈異咨詢有古風獨慙經畧使更為瞻民窮  
方湛一過大梁賦贈

自別西湖上荆梁夢乍通題書期見訪駐馬愜相逢  
河洛探文秘華嵩望嶽雄故人容易會此會在天中

湛一別赴山東

且轉嵩陽駕行旌向碧霞山登漢三觀道訪曾東家



朝旭臨瀛海溫泉咏聖涯申章應有報歸路佇瑤華

萬賓蘭赴春官見訪賦贈

何年吉州別復此細論文路背江干雪車停嶽畔雲

赴闕昌運合題柱盛名聞梁苑梅初發高枝折柳春

謝夢雲昆弟赴春官過泮臺中觀雪賦贈

念我十年契相過泮水游學淵淵浦佩唯育少林花

上苑春遊近中亭雪景清華曲試鴻筆作賦凌雲

自和堂

全卷三

主

自知堂集卷第三

自知堂集卷第四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五言律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奉和皇甫百泉玄武湖供事三首

別有司徒署當年閱武臺旌旗一朝盡版藉萬方來

遠域園中見青山鏡裏迴地為玄武鎮窓接曜靈開

水府天光濟星槎風色催塵蹤不到處之子重徘徊

芳草承襟履芙蓉近酒杯却憐分省異獨自限蓬萊

解說澄湖上高齋擬石渠九州分職貢萬戶入圖書

常侍傳符後郎官對草餘絺綌隨處滿人吏此中疎

自和堂

不卷四

一

同用

積水神龍澤膏蓮太一居烏啼喧靜院雲煖護幽墟

式重思周典先收憶漢初不知供事日仰止意何如

鳳蹕曾留處神臯遂紀年共瞻懸榜地不離後湖天

晉死何如廢文謨奕世傳洲環浮霏月亭迥出飛煙

北郭高峯抱西臺秋氣連非關選幽壤直取鎮通川

祗役紆玄覽相期奏雅篇還將阜民意重和有虞絃

奉送大司寇東橋顧公赴闕四首

驛路候旌麾秋官具在斯風推三署重行作百寮師

台曜瞻宸近臣心向日馳鳴鍾奉朝謁聽履被恩私

贊舜征苗日逢周宴錫時遙知天上苑瓊樹春南枝

振旆連江渚高風動國門英華擅吳越節制重湘沅  
尤答羣公望難酬明主恩朱弦携奏雅金鼎待調元  
秩祭登仙觀陪遊入禁園關西舊經術此日獻昌言  
數歲淹吳楚茲晨拜見旒論才兼將相獻壽列公侯  
都會文彌盛芳菲物共休舊章遺老識新命

聖情留寧慰江南樂應分漢國憂渺予瞻望切北斗  
掛龍樓

金馬流雲集銅龍傍日開大君懸水鏡儲后訪鹽梅  
向闕翔鸞下迎車賀鸞來三春來今月八寒川燕臺  
信有匡時畧誰堪作頌才南曹幾桂樹還

東臺

入臺

宴故將軍王氏園林

將軍舊戎馬暇日演清機舊跡脩春榭新詩啓夏扉  
虛襟狎鷗鷺玄諷托芳菲展盼多文雅悲凌失是非  
荷風初習習山霽漸微微坐憶青陽暮猶淹白月輝  
無辭今夕宴試看隴雲飛

登慈恩寺閣同王舍人周行人張進士賦得

西字

化閣呈坤寶重階接漢梯兩河橫殿北萬嶺出天西  
法鏡懸朝影禪林掛夕霓沙田猶辨玉霜野尚留黃  
陽岫鳳樓樹陰涯龍伏谿瑞輪迴地軸靈籟和天倪

意表春花落空中秋樹低香塵榮色界愛海盞金堤  
益者依三友超然問四黎分方遊目異點勝賞懷齊  
步曲隨雲轉身高度近日棲九光開妙景八解啓真迷  
歸晚煙霞路那能惜馬蹄

齊河舟中行經博城感眺

平涼一長望博城在東煙柳亭連暮靄鳴咽合春泉  
笛韻繁聲外花飛似岸前古丘臨廣甸神樹隱蓬天  
西鄙猶齊地東郊舊魯田靈芝早已歇玉版誰金  
其辨言芳實寧知巢父賢芳塵悲化盡遺跡幾多傳  
往鑒餘千代來憂空百年坐懷行色勝無侵

曲智堂

入卷四

九里山別內弟元實元順

名山共談笑談笑忍言離知異天涯別無端不  
浮鍾何惜醉解佩重相期分棹悲還切同樂樂天移  
獨言若水隔脉脉阻光儀

過姚武關

疊嶺暮霞飛重林映合軍軍營留玉羽關路似金微  
星月開前陣煙花變武衣栢壇存往跡龍欲眠秋輝  
江海長襟帶城臺失是非空餘山水意日夕送將歸  
送吳默泉先生督學海南

佩玉辭皇會鳴金下廣川張移五色管勸護九重煙

綿邈崖山外聯纒易水前四愁天路隔五教海隅宣  
飛露飄馳旆征雲散祖筵雄藩德星照高嶺劔電懸  
妙理弘先覺彫談啓典詮曲江襟筆海藻井帶詞泉  
月送三洲客霞迎八桂仙揚風草預偃振鐸經先傳  
緝衮申堯服携琴浹舜絃簡珠經合浦辨璧問蒼田  
北闕推名品南州官上賢誰憐鳴鳳去佇待獲麟旋

玄妙觀玩望

探玄入飛觀極眺倚崇樓出壑雲猶暝霽林雨乍收  
孤臺鎮龍阜二水抱鍾州蕙草空庭積桃花曲渚浮  
坐隅白玉洞煙際木蘭舟會以軒車暇能令心跡幽

東望

入卷四

四

莫言城郭近事外即丹丘

塞下曲答唐文父

良家最有名少小識邊情使氣千夫敵酬恩一命輕  
虎符方出塞鴈翼復分營探穴從河令防秋是晉城  
時輸太倉餉乍給羽林兵六郡風塵合三關烽火驚  
軍書開召募猛士欲長征數奇猶偃息虜燄任縱橫  
不分匣中劒秋來聞自鳴

寄題分宜袁郎中新成草堂

遠從南嶽郡寄憶七星山洞壑清幽處煙雲葉翠間  
瑞蘭生疊砌賀燕入重關鈴閣凌霄出宜江一望環

第連丞相府勲烈大夫孫高明顯族書別院閒  
辟疆園自勝司隸宅難攀最是憐詞客期予數往還

自知堂集卷第五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七言律詩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寄贈淮南八十四老翁

迢迢草閣小山東，碧海長淮思不窮。  
問齒方從四皓後，求仙早列八公中。  
杖隨散步臨流水，樹伴閒居納惠風。  
思得隱君延謬訣，人歸先托素書通。

遊徐公子西園

西園飛蓋月中遊，隨意登攀自可留。  
門徑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宮流。  
坐看虛牖明朱戟，行見深松間白頭。

自知堂

八卷五

畫樓一自王孫開，別第鳳臺花鳥不知秋。

玉塵山樓初成答馮侯題榜見贈

歸來何處開年芳，爲傍清溪築竹房。  
桃由正飛春水漲，松峯相對午雲長。  
白情西望鄰邊谷，敢擬東山閉草堂。  
祇是石侯偏愛士，下車未及錦玄鄉。

太宗伯鍾石費公以泰徵詩兼致稱許因詩奉呈

奉呈

南宮切近紫宸居，學士銜恩綰綬餘。  
舊史校成藏石室，新儀草定下丹書。  
論思每賜帷中坐，問字頻回轎外車。  
最是平生憐賦客，淺才猶薦似相如。

自題前山草堂

草堂舊結北山阿，逋客還家洽薜蘿。  
遠院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  
清樽自對巖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  
若道世情堪澹處，門前終日俯滄波。

夜渡淮河寄淮安吳從道

榜人相問今何夕，一望長流發楚歌。  
月下岸移輕舸動，天邊木落小山多。  
爲乘暗色東觀海，更逐潮聲北渡河。  
回首獨憐青桂樹，傷淮迥已隔煙波。

岳陽樓作

停驂江上試登臨，楚澤湘山望裏分。  
樓控澄湖長浪濤，浪浮元氣自氤氲。  
悲秋綠渚飄寒露，望狩蒼梧隔暮雲。  
會見風濤方不息，憑虛思扣洞庭君。

自知堂

八卷五

一

休元

衡州岳亭劉侍御先生枉贈篇章賦答二首

尚聞清論滿朝端，自是高情願廢官。  
冠冕去神羊便野，鸛鵒捐緋袋採芳。  
蘭偏裁奇樹從誰覓，新著玄文與客看。  
歎爾何如南嶽風，草堂珍重贈琅玕。

端居不共世浮沉，虛閣匡牀橫素琴。  
當砌落花長晝靜，隔池啼鳥綠陰深。  
山依衡嶽開窓見，水愛湘流倚杖臨。  
試閱交游臺省客，幾人早憶紫芝心。

將發京口仍阻風宿董道士房

蘭徒江上架輕航還畏風波宿道傍試待雲晴開層  
氣翻因月黑見龍光羽人相對思傳火海若爲鄰惜  
望洋來去洛京凡幾度不如從此覓丹方

蜀省甲寅元日春遊呈臬司鄺巷路憲長東

溪鄭憲副芝原焦僉憲

錦水無波錦樹齊並驅驄馬向江隄驚龍祠啓雙流  
上藥市仙來萬嶺西烽火不聞高閣報梅花催赴草  
堂題將因展慶還鄉國那怕春歸蜀鳥啼

白帝城作

象馬當關鐵柱雄峯朝白帝削寒空三分漢業江城

八卷

入卷

王

裏一夢巫山雲雨中坐聽嘈嘈鳴峽水行吟颯颯出  
溪風歸程休歎雙蓬鬢且泛滄浪入楚東

送憲使古川程丈入覲程丈舊侍御且纔入

賀故詩及之

輦路霜清手疏開都人猶自記風裁朝冠不改神羊  
影行旆仍先候鴈迴錫謙舊儀廉吏重受釐新典外  
臣陪還憐上苑花饒笑相見年年入慶來

贈徐王孫居雲子

江東雲卧一閒身當代元功拙後塵靜對石壇花映  
月別開藥院草長春尋山正謝王孫約觀水重憐傲

吏親更道掩關耽作賦看君不似五陵人

贈金陵周春菴醫士

結菴近帶杏花出戶外芳菲春可憐溫藥火看童子  
候化金方自異人傳求仙正在三山境人隱何妨九  
陌前會是茂陵多病日因君能悟養生篇

憶塞上作

紛紛胡騎日移營爲待深秋入塞行上國三關驚朔  
吹西方列宿動金精儒林幾獻安邊策將死須傳破  
虜名空自遠遊勢寶劍多慚年少請長纓

初赴南曹二首

八卷

入卷

四

初入江關駐轉蓬一枝棲息侶鵝鴻衣雲氣高麗  
上杯接荷香畫省中臺閣參差瞻舊禁河山綸繞識  
玄功共言豐鎬興周地休暇猶當咏國風

濯纓江畔及晨晞更上高城一振衣鳳闕金臺知乍  
遠海雲湖月許相依望陵空曲蟠芳樹赴省重巒逼  
翠微誰識周南留滯客還因解息漢陰機

正月三日同諸公將祠遊燕

半山亭樹影參差帝里風煙開古祠芳社自宜彭澤  
酒後湖乘勝習家池壇前松列侍雲蓋巖曲梅抽帶  
雪枝孟月卽看遲景麗陽春已入郢歌詞

同諸公登清涼臺

清涼山寺石城迴蕭蕭雙松竇殿開境接諸天聊振  
袂歌傷六代一停杯林花映日明祇苑水氣蒸雲護  
法臺自是休風回此日從教鷓鴣啼飛來

施璉川諸春江侯二公見過新居

亭深迥隔九衢塵燕寢凝香引上賓官跡自緣同署  
密交情更覺異鄉親杪秋鴻鴈傳清響向晚煙霞接  
近鄰取醉漫宜花對酒未歸還待月隨人

靈谷寺送唐默菴兼柬錢南郭

西曹出祖向東林勝境那堪離思侵山徑疎松分曉

魚鑿

入鑿

五

翠郊原平楚帶秋陰空江鳬鷗天邊影上國鵝鴻夢

裏心此去山公定相問嵇康好嬾別來深

送趙東臺寺正赴廣西少參

月卿此去沅湘流棘寺芳名憶舊遊鄉思獨看高嶺  
近征途肯厭夜猿秋到時藩服應分鎮行處營門待  
展籌共道陸生爲越使漢文南顧自無憂

題震澤卷贈趙廷尉

卜居遙識洞庭幽水國人家杜若洲時泛扁舟窮越  
望獨開草閣控湖流風生浪湧三辰動樹濕煙舍別  
嶼秋欲問區中詞賦客陸機名已重南州

初秋日東皇甫司勳期登臨之會

年來不羨大夫車偶寄微官興有餘東省自應閑吏  
事西河況是久離居漸看八月江濤滿偏憶長洲鴻  
鴈初梧葉報秋君不見登臨山水意何如

湖上寄山中昆弟

散曹聊得謝風沙靜對湖山翫物華履世早窺名是  
累養生翻病智無涯鴈來江上孤飛唳桂隱淮南八  
月花數載尚玄耳不調祇驚人問子雲家

寄贈施畊雲山人是璉川從父

蕭然白髮臥松筠最憶清時獨隱淪溪畔行歌倚藜

鳥鑿

入鑿

六

杖田家漉酒脫綸巾冠裳遽謝於陵子京邑能知谷

口人借問阮咸從宦久竹林誰許數相親

秋夜寄懷皇甫少玄

湖上楓林露氣清懷人遙夜月同明春征忽漫逢秋  
序越信何因到楚城山帶石頭亭嶂出潮迴京口海  
天平從來謝眺吟詩地無限江淹恨別情

聞徵軍有感

忽見軍書下帝州漢家募士爲防秋江東子弟從車  
騎河內烽煙上戍樓獻計願將三策定孤雲迥入九  
邊愁棘門未使先聲振何日還看戰馬休

寄北曹舊寮米士南員外

故人臥病久江鄉忽奉明恩入建章泉石未能留謝  
傳花重見待劉郎日邊應共新知樂湖上猶含舊  
署香堪嘆參差不相遇鴻歸正值鷺南翔

退食偶然作

一官留滯復何言騎省秋來驚旅魂退食避人常閉  
戶捐愁藉酒獨開樽羣鳥繞樹飛無定黃葉從風落  
正繁漫爲長公嗟世道不如元亮返田園

答岑山人見問

聞余何事謝京華遠向南州寄一家興似步兵綠  
酒地如勾漏爲丹砂楓看江上三秋葉荷挹湖中幾  
度花欲識此來兼吏隱抱關仍得傍煙霞

奉贈水南張公

學士清班接上卿詞林獨步久蜚聲校書何日辭芸  
閣載筆還來入鳳城當代兩都看作賦南朝諸寺待  
題名神仙別起蓬萊宅品藻時時引後生

感事與施子

酌酒逢君相勸頻長公何處不容身卽今已作陸沉  
客他日甘爲雲臥人執法多違非是病抱關未去豈  
綠貧京風處處惟秋色惟有籬前黃菊新

中秋同諸公憑虛閣夜眺

清秋勝約謝羣公曲磴盤雲入梵宮明月影懸孤塔  
外洞蕭聲遠一更中林疎未見丹楓葉天靜初流紫  
塞鴻望裏朱門歌舞夜寂寥此地獨論空

投贈大司馬用川張公

由來樞務寄斯文慎簡先容侍從羣延閣鴻儒移秘  
府漢京太尉統南軍分營校武風雲陣列席承顏桃  
李芬共說張侯兼將相能籌帷幄贊明君

寄唐一應德

早承優詔反林居滿院蓬蒿仲蔚廬野徑採樵逢射  
雉水鄉窈窕沼試觀魚碧山相對幽情愜愚谷爲鄰世  
事疎聞說經年謝詞賦閒窓應注道家書

答王巖潭初入都見贈

園亭樽酒話平生總是蕭條旅宦情失路幾年逢上  
國相逢今日在西京愁中每自思王粲賦罷誰當惜  
補街往事繁華君記否空慚洛下少年名

寄夔州許使君子春

使君此去繁帷處十二峯前舊楚宮清晝猿聲來峽  
外高齋雲色度巴東山居猶羨城池僻火種行看  
里窮不是一麾聊出守循良誰繼蜀文翁

寄王地曹湖上供事

遙開官閣控澄湖才子爲郎領禁符一代遺書觀禹貢列侯分郡視秦圖雲生隔浦迷秋嶺月出空林警夜烏清興有餘朋舊遠知君回首帝城隅

覽皇甫進士經海印廢寺之作因寄

帝京舊寺識慈恩鏡水蕭條傍繚垣無復山門訪支遁獨留徑草待王孫樂遊苑近花猶發說法人非鳥尚翻聞道夫君諳內學本來空處更何言

東橋顧公息園作

莫唱人間行路難灌園方喜得辭官成林密樹聞來

八

九

種帶雨叢花醉裏看太史藏書丹洞古仙家洗藥綠池寒絕交總是朱輪客自許幽人問考槃

高座寺

雲公臺榭至今留休暇追隨訪古遊秋色總歸紅葉寺楚江還見白蘋洲松林月上言彌靜閣道鍾殘思轉幽莫訝爲郎貪佛日官閒禪定兩悠悠

贈張總戎

平蠻節鉞忽東征詔賜貂裘拜寵榮海上樓船重佩印日南銅柱早標名時開小隊行江縣曾繫戎王款洛京黑髮擁兵人共羨張侯四十武功成

夏日同翰林季泉槐野大洲三公登崇文樓次季泉韻

玉京城闕鬱崔嵬炎夏追攀逸興催亭北薰風吹解帶半空爽氣接行杯桑乾水映翠閣出碣石雲移睥睨開自是憑高多古意從來賦客慣登臺

潯陽太史見示擬大園頌愛而賦之

玉堂朝罷自委蛇秋日抽毫賦所思細柳營中臨大駕黃花鎮外警諸夷六軍征氣能見萬乘英聲正在茲若比子虛憑獻納知勝李相同時

自尚書郎出守歸德有作

八

十

幾年兩地法曹郎身被恩私荷漢王慣弄綵毫題賦咏忽分銅虎守封疆三花奇樹雲山裏九曲黃河郡邑旁少壯誰言薄爲吏祇應窮土媿流亡

山中書齋偶題

一還初服謝朱轡自愛吾廬堪避喧書爲倒囊收萬卷玄因拙宦草千言院中流水鳴殘雨窓裏青山近小園已覺林丘容嬾慢更看風物滿前軒

哭皇甫子安

與君闕下共彈冠翰墨筵中更結歡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清琴欲鼓含愁斷短札



淚看詞客招魂終渺邈獨慙作誄似潘安

東施廣文

自覺外臣還舊里客來稀甚草堂閑乍逢野老頻呼  
酒慣學禪家獨閉關樹近書帷雲冉冉溪喧人語水  
潺潺廣文肯枉簾輿過五柳門前且看山

秋山積雨

湖煙漠漠草蕭蕭湖上柴關正寂寥絳緯吟愁連蟋  
蟀梧桐滴雨聞芭蕉家園病肺誰相問僻地驚秋不  
自聊獨有沙鷗爲伴侶且將心跡混漁樵

行後園新池

自題

入鑒

七

後園鑿沼愛漣漪日日行園人不知浴鳥參差雲宿  
處戲魚來往芰搖時晚依巖岫分寒翠秋種芙蓉映  
倒枝最是一泓清興足五湖情事寄臨池

寄題白貞夫洛原草堂因贈

龍樓詞客臥江濱最意平生道術親題賦總多芳草  
思乞閒應爲故鄉春東園亭傍佳山水南渡家承舊  
縉紳誰道延陵開第久君才還似洛陽人

丁未春社扶侍家君峴山宴集

雨花春色滿香關湖水悠悠對客閒帆帶片雲飛鳥  
外石延蒼蘚出林間淮南招隱新開舍支遁棲禪正

買山不是爲扶鳩杖出勝遊那許得追攀

陳鳴野過山中隨有廣陵之行賦贈

溪頭客繫木蘭船訪我仍貽白雪篇入坐始驚今夕  
見神交却道十年前寒衣尚帶西陵雨別棹遙凌北  
固煙更識參軍多逸調蕪城一賦倍堪憐

贈醫僧際公

本爲入山醫病鶴逢師元會大乘禪世人未解華嚴  
偈妙法聊從藥品傳香供每添靈草味黃金卽布杏  
花田願陪默坐看爐火亦似維摩得道年

謝南坦劉先生示夢覺編

自題

入鑒

十三

每從泉壑挹光儀感嘆清風是我師一郡人倫歸有  
道三朝元老重當時薛帷還稱儒家製蘿徑惟同靜  
者期正直玄經新草後侯芭何幸得承私

贈褚君六十

心閒豈厭市門喧出郭還耕谷口田揮塵清談超物  
外掀髯長嘯倚風前纔周甲子人稱壽不守唐申自  
得仙更美君家能濟美時名知有少孫賢

乾元山絕頂觀德清山水贈箕南

故鄉勝地元相引況屬春來物候殊嶺上孤雲浮碧  
樹沙邊過雨洗新蕪看山稠疊環西郭問水迢迢入

具區千載縣名那可稱知君雅意托冰壺

登丁氏樓觀太湖次顧中丞閣論德韻

五湖水會古揚州與客同登近水樓遙指雲生處海  
辱却憐身寄似沙鷗觀濤枚叔乘秋興攬鏡滌郎歎  
白頭那得功成拂衣去扁舟長向此中遊

赴郡待次補郡發舟日作

秋氣初清過雨晴東方曙色半江明出門已是京華  
路回首空懸丘壑情五馬他鄉重作吏群鷗何日更  
爲盟可堪入望沿堤樹漸引扁舟向遠行

任城遇祭酒南渠先生北上夜讌舟中

東臺

入臺

三

征客誰爲東路主任城始接故人船輕帆細雨重聯  
袂夜語明燈各長年開閣久知虛几席分符仍自限  
風煙且從逆旅相逢地一破愁顏醉別前

爲程子題松山草堂

山人雅興愛蒼松早結松山半畝宮楨榦本宜霜落  
後盤桓獨撫月明中泉流繞院空巖靜鶴起開煙一  
徑通閑道客遊東郡日携琴猶自寫秋風

題揚州郝公東園寅樓

大隱結樓城市裏獨憐樓戶向東開瓊花不受西風  
落虛幕常迎曙色來海畔三山堪寄眺林間五老

傳杯知君別訪長生訣倚檻時時待鶴回

雪中東董編脩

長安羈客逢殘臘壯馬愁來祇自歌花發江南鄉信  
杳雪飄苑外暮寒多舊斑無復鵲爲侶虛館還兼雀  
可羅君是同心最相憶一瓢春酒興如何

遊南嶽八百

五峯高插紫冥開南極星辰入望迴綠字尚留神禹  
碣瑤由仍秘上封臺席前林鶻千層碧山外江流百  
折來最是平生葵藿志夜深觀日倚徘徊

迴風高礮訝秋寒炎德由來桂樹繁衡嶽總爲南國

東臺

入臺

古

客

紀祝融尤擅五峯尊天連紫蓋懸江色雲起朱陵掩  
洞門歷歷名山皆屏翰守邦何以稱維藩

分符不廢尋丘壑風物誰言邁永嘉自覺躋攀出塵

境行看籬舍總仙家危峯倒映常流澗密樹晴飛不

斷霞祇嘆湖南懷古意九疑無處望重華

萬里清秋望楚疆郢中潛邸協靈昌形連交桂炎荒

外星應幾衡北極倚岳郡自憐依寶地帝鄉猶似近

龍光寧知往代浮湘客江畔離居怨碧芳

曉晴已到開雲處畫靜疑聞鼓瑟歌湘水芙蓉終縹  
緲潮陽道路此經過乍憐出郭塵喧斷翻爲登山感

慨多更道秋風破南極藏雛朱鳳欲如何

絕頂森森古樹攢昔賢授此學登壇泉鳴澗壑傳清

響南濯山城耐遠看一郡未應沉簿領五峯還擬集

衣冠暮春時適狂夫興豈媿高風繼倡難

訪古須窮第一山仙源迢遞白雲間登封舊路名花

笑題識遺文駁薛班亦帝巖前煙乍合元苔祠畔鶴

初還游蹤去住終無定願借方書學駐顏

爲耽名嶽赴炎荒更問禪宗歷上方祇謂新秋餘伏

暑不知初地條清涼南巖久廢傳燈室諸寺空開說

法堂但對寒山證空寂何勞半偈使心降

東臺

卷

五

用

### 行自鴈峯遊花藥寺

鴈峯不盡城南勝咫尺叢材尚可攀藥徑盤迴初入

寺禪房行遍又看山圍簾幕下窺經室掃榻風來開

竹關自是俗情牽簾額白雲長日共僧閒

### 石鼓山合江亭作

閒來坐嘯開江亭爲吏亦有青山情朱陵陰洞杳無

際石鼓清時常不鳴昔賢登臨企芳躅幾流綠淨懸

塵纓漁父向予復鼓枻莫似三閭知姓名

### 袁州譙樓林東廬林省約二使君夜燕

秀江明月俯高臺城裏青山對客杯坐覺

濕渾忘車觸火雲來留歡愧我牽行色說劬知君耳  
異村徙慕忽飄香氣入平章宅近幾花開

### 自入覲復守衡州初入境作

朝天郡吏愧循良猶奉明文返舊疆新詔十行傳秘

室清風一棹向三湘山雲侵曉開客頂竹馬成羣迂

路旁謝眺獨憐登望日孤城平楚月蒼蒼

### 宿祁陽館

烏亭虛敞枕湘崖湘竹晴陰上綠堦九夏暑雲愁地

濕一宵涼月可人懷潭空近聽崩湍壯樹密遙看疊

嶺排獨坐漫嫌無魯酒清心方比太常齋

東臺

八卷

六

用

### 登永州朝陽巖呈林种二使君

隔江霞石啓晴扉郡內高山接翠微巖竇似分蒼海

脉灘流知向洞庭歸漫郎遺蹟披榛見傲吏忘懷狎

鳥依更愜樽前對芳草詎言銅印與心違

### 重送袁二府赴軍門

早應君行洗甲兵滿湘一夜雨如傾紫綵曉控康侯

馬王劒秋歸大將營庾亮高樓宜靜嘯馬援銅柱好

題名爭看鄒魯詩書客投筆翻然回遠征

### 寄懷嶠嶠祝先生夏日山莊

久謝軒裳著艾衣又言城郭與心違身棲別業塵蹤

斷徑入蒼松伏暑微古壁呈封辭字高齋長啓面  
雲扉山中氣色無人識知爾脩成杜德機

爲彭京兆題石塘草堂三首

紫翠房開千樹林洞門常垂六月陰巉巖羅壁繞靈  
氣淅歷風泉生道心小山佳叢稱栖息蓬池物外相  
招尋清宵待月有餘興雲根坐聽蛟龍吟

湘江何處寄相思衡嶽西來路逶迤雲影霄懸連草  
閣溪聲夜靜落清池名山杳杳秦人洞芳草離離楚  
客詞徒結此中猿鶴戀循良時譽掖庭知

融峯一望涖川虛花霧冥冥通夜漁石牀遙來紫舊

題壁

入鑒

三

穴茶煙濕處是仙廬林中雨意時飛燕塘畔春融欲  
上魚祇道延賢開漢閣主人未擬賦閒居

送何縣令赴東莞

何君標格冠衡陽官應星辰近拜郎衣錦暫還湘水  
曲腰章言赴粵人鄉斐藤接室公庭靜茉莉編籬別  
院香一片冰心向南海誰知嶺表是炎方

石鼓山李別駕席上詩似諸君

芳草叢生楚水湄招邀勿負賞春期東風傷柳連鑣  
度細雨聽鶯轉旆逢世路睢盱嫌忤物侯門排闥笑  
干時總知浮譽終何益坐對江雲但詠詩

秋夕同太中比部登梅雪嶺憩花藥寺

雨氣初清淨楚天雪峯昏暮尚攀緣登高不極三秋  
興下榻還參半夜禪抱嶺幽林花裏寺夾城流水鏡  
中筵殘尊欲倚娟娟竹無那湘雲落酒邊

送范縣令赴蒙城

美爾之官向漆園湘舟一棹泊淮壩傷花入縣春風  
裏約客觀魚秋水前時舉漫言須拔薤人邦尤願學  
烹鮮逍遙無事鳴琴日知翫南華第幾篇

秩滿後太洲趙先生至近之龐公舊址

行旆夷猶楚嶽隈嶽峯亭榭俯江開幸留飲酒徵君

題壁

入鑒

式

在還待焚魚學士來昏磬疎風鳴磬壑關齋微雨開  
莓苔從來堪結蓮花社何事三春鴈復迴

同瞿星谷瞿紫山黃星池遊岳麓書院

紫蓋千盤山轉幽還分嶽色繞潭州朱張院啓松陰  
靜屈賈臺連岸月秋泉折九迴歸洞壑峯開一面見  
江流官程且逐閒行伴肯信吾能盡日遊

自岳陽泛舟下武昌呈姚嚴二使君

炎天征路洞湖邊聯駐油幢訪洞仙徒從便隨漁客  
棹煙波誰認使君船鴨欄落水沙痕出魚浦濃雲樹  
影連行望江樓黃鶴近白雲如待意悠然

同嚴武昌范漢陽登晴川閣

江漢遨遊地主陪青山相望敞樓臺便乘黃鶴磯頭  
會還向晴川閣上來草樹舊依吳苑綠帆檣時帶楚  
雲開十年重作荊州客目極南飛鴈盡迴

將發武昌赴衡州館中作

由來非敢薄淮陽行役迢迢隔在堂歸袂始憐無計  
脫當途應念不遑將篋中饋束衣出堦下時看寸  
草長明發又趨衡嶽路虛窓松月夢還鄉

岳陽似姚阜亭使君

使君遲客岳雲隈客愛登臨去却迴路轉高陵巴字

入畫

入畫

元

盡湖歸衆水洞庭開亂帆飛葉沿城渡孤嶼浮青入  
檻來知是何年張樂地如聞餘韻繞層臺

曾幾溪僉憲書示軍門薦章漫賦

虛名何自得相通薦備邊陲在數中七載爲邦猶未  
效一朝投筆詎收功游談祇引公卿笑仗劍曾無燕  
趙風更道書生非贊領轅門莫誤許臨戎

淮西道中次荆川太史韻因寄

南山寄跡數年間撫景悠然廢舊編還舍渾忘爭席  
後爲官那計積薪前淮流變屢窺玄化濠上觀魚啓  
妙詮祗憶知音唐太史不嫌狂客恣談天

涿鹿望都城

謾計南來路幾千長安元在日華邊花看冀北開畿  
內鴈轉衡陽到歲前溝水乍融清禁雪成樓迥斷玉  
門煙外臣莫道春明隔舉首齊瞻尺五天

萬長興西原携鴈松雲菴適對時雨兼懷伯

兄楓潭臬使依韻奉答

松雲碧澗夏疑秋蟬斷蟲鳴寺轉幽坐客呼爲仙令  
雨驩聲應遍邑人謳門前邑聚憐相迂洛下機雲得  
並遊自是風情牽盡日不須絲線繫蘭舟

過內弟臧原順新築草堂留題

入畫

入畫

手

外家庭玉最相憐久客今來思惘然院裏看花新築  
後壁間題字幾秋前親知迭遠難爲別薄宦懷歸豈  
待年留取渚泉初釀酒春風還擬泛湖船

題贈匡南

窓裏匡山榻上雲香爐晴靄畫風不離南浦心常  
到爲道天池月是君別館儵然如隱士高情密爾寄  
斯文長謔若繼唐供奉須遺詩筒報客聞

過南浦留贈俞是堂僉憲

風塵爲吏七年餘江左詞人傾蓋初祗道篇章猶不  
廢寧知虛薄更無如落霞秋色憐相對空谷新聲賴

起予欲放扁舟過關去為君強著數行書

赴蜀初發明齋南石諸君相送溪上

憐余萬里向川西薄暮携舟泛雪溪秋霽尚看鄉月  
近風鳴已憶峽猿啼陳情欲疏同鳥鳥奉使聊因訪  
碧雞那得回車東下日相迎還復幾人齊

途中別舍弟汝言

年來已厭遠行遊新命嚴程敢自由江上那堪玄鴈  
斷山頭猶見白雲浮鄉心蜀國聞鶯語時態羣塘看  
峽流弟且還家報兄好歸期定不過明秋

發錦官後江行紀興

主

主

主

春林綠縹午雲稠萬里歸人下益州挑雨正看相逐  
去鵲啼從此不須愁輕舟迅速沿中溜勝地經過即  
上游計日峽東葭莢外水天一色接江洲

過歸德似王近山使君

蕭條古宋大河濱道路爭看舊使君守土流風無足  
道隔年離亂不堪聞鄉鄉忽漲秋前水芒碭猶橫戰  
後雲唯喜龔侯新至郡遲傳寶劍有移文

贈太湖令羅近溪

縣令公庭向水開閒雲片片傍琴臺次姑山下藏名  
久二祖壇前證道來署宇不妨觀物趣邀賓正

花杯悠然遊咏春風真何但區區作吏才

之洪都餘干夕泛

千越漁歌尚可聽揚舠楚客向長汀甲兵避地隨沙  
鴈仕宦為家似水萍岸發孤煙連野戍波提落日帶  
滄溟年來慣歷江湖上極目鄱陽與洞庭

有事臨江舟中送大叅張元洲赴粵

幾年書劔客秦關我亦初從烏道還南浦相逢不自  
意蕭灘同過得重攀尚憐笑語追前事莫道驅馳改  
舊顏骨相正看癯似鶴清風傳響嶺雲間

行都至螺川

主

主

主

主

渺渺南江合兩川江光時共蔚藍天未探雲笈青原  
上頻警風葭白鷺邊人事蕭條過墟里王師絡繹下  
樓船名邦自昔資懷保祗現行春獻歲前

奉陪鄒東郭曾華山二先生遊青原

隔水青原深復深相從出郭寫煩襟羣公竟日遊盤  
谷七祖何年老定林靜裏秋聲黃葉寺鏡中倒影碧  
山岑方於佳境增慙省不及沙門看此心

自青原歸郡呈東郭華山二先生

短橋谷口鎖潺湲泉湓迴看落半簷僧送過溪雲澹  
澹客登歸舫月纖纖川原總為時巡到譙詠真憐步

隱兼況道利那齊見性淵明入社莫相嫌

簡羅念菴脩撰

再辭金馬返園林記別青門歲月深文應五星方擅  
世學窮三昧一真心雲遊不遣人間識龍臥唯傳物  
外吟想見閣前千項玉肯容載酒共登臨

送傅近山憲長入朝

釋褐同年北上書經春二十四回餘共推柱下聲名  
重却念周南伴侶疎法從會趨羣玉府御香遙惹太  
清居由來姓入 君王夢江省空令憶使車

萬賓蘭化後泉將赴春官見訪於吉州賦贈

入集

五

南樹猶青月露華故人言訪驚江涯本驅戎馬開行  
帳喜接文儒啓絳紗海艦連雲迷蜃氣邊塵如雪漲  
龍沙樽前期上匡時策豈但遊看一日花

督兵後還省發吉州

勞師久駐碧江濱白鷺青螺證昔聞已掛歸心行省  
月尚餘遊興隔洲雲曲灘楓葉迴漁棹兩岸蘆花吐  
鴈羣堪嘆清波照塵鞍關山羽檄轉紛紛

丙辰元日陪并居成丈遊吉州諸寺

城西遊眺試輕袍抱寺春山接近郊貝葉經函龍藏  
古蓮花燈塔寶光高依禪馴鳥時飛鵲入供新枝欲

綻桃半土獨漸無一技徧題芳草當年勞

衡陽朱生炳如登科後訪我山中贈別

衡茅相見幾回新漫說當年薦上頗低爲斯人登一  
第倍令吾道重千鈞湘川風物山中夢吳苑花枝雪  
後春晤對不堪重送別聊將心法向君陳

送周荆山謫宿州

故交相見劇爲歡謫後知君苦自寬吳酒忍辭鄉曲  
去楚歌寧使壯心寒委蛇大道隨時屈寥落荒城與  
境安州解憶鄰莊子宅逍遙篇帙暇中看

與陳慕南

入集

五

錦峯去家不數里爲羨登山得自由一棹鷗洲碧流  
淨千年僊觀紫雲浮鏡中斑鬢顏非昔枕上丹方效  
未收投老與君先有約行窩築傍羽人丘

同龍溪王丈天池寺作

雨中登頓歷千盤爲訪元翁說法壇泉透林來中巨  
壑雲浮棟起蓋層巒衆禪言下當機易面壁山間見  
性難詰且躊躇不能去擬營亭閣傍潺湲

自題玉几山房

世路風波不暫停故鄉聊得學漁真園依雙樹  
坐列千山擁翠屏每藉名花留遠客



空亭他年出處如無定祗恐移文媿爾靈

越城游覽抵新建第殊敷堂作

山雄越絕鏡湖迴蒼海如浮掌上杯神禹至今傳會  
計祖龍於此望蓬萊當門秀嶺家家見移棹新花處  
處開最憶疆中冠蓋盛平夷元仗出琴材

贈黎縣尉方留臨戎忽以憂歸

不耳一尉坐無聞願領材官共策勳聚米懷中圖曲  
島射鵬空裏勞秋雲西川風樹愁催客東海樓船憶  
待君此去且據馬鳥恨何時重赴伏波軍

探禹穴抵南鎮望陽明洞

自鑿

入鑿

三

休元

當年行殿閱煙霞玉帛來同返路餘尚聽哀猿啼盡  
雨還看賓鴈集江沙松楸古鎮鄰丹洞橘柚荒庭落  
白花窮覽稽山深竹裏恍如湘浦憶重華

孫蒙泉中丞邀遊載山隱義之墨池抵范公

祠

六月張筵選地偏涼風嘉樹意蕭然杯傳北海飛虹  
畔臺傍東城秀巘前相國新祠花笑日墨池遺跡草  
含烟蓬萊勝有閒丘壑堪伴中丞作散仙

遊越後別龍溪述志

越中昔記名山會主管煙霞況有君祗謂渡江償舊

約寧知證道得新聞陽明古洞澄朝旭會計遺墟匪  
夏雲舉似此來心領處休猜歸勒史公文

吳初泉侍御邀重南衡方十洲何虛泉暨予

為同年會於湖上

宦蹤無定恨難攀何意駢筵雲水間得晤懷人方一  
笑會看詩景復相關荷香畫集湖心寺樹露晴飛郭  
外山最是多情淹盡日仍留待月泛舟還

題埭川甲秀閣

勝地於人自有緣移居占斷一壺天倚樓得句詩無  
敵邀月揚觴酒漫傳圖史概饒玄晏藉湖山心遠志

自鑿

入鑿

三

休元

和船不知身絆浮名客何似先生獨樂年

同龍溪過新菴僧舍

禪關杳杳薜蘿垂幾轉澄灣向水湄脩竹堪為中散  
地青山元與上人期看花小徑雲生石下榻虛堂月  
滿池偶值鄰翁休避席閒遊那遣野鷗疑

龍溪園亭

歸臥閒園道趣深開軒長日對青岑細泉泊泊通幽  
壑寒玉蕭蕭轉翠陰適性禽魚時傍席不言桃李自  
成林芳樽照眼渾無醉喚覺年來半醒心

渡江入越



爲赴招携向越阪涼風曉渡亂帆秋山趨海口俱東  
峙江湧潮頭忽倒流龍氣猶腥餘片雨層雲遙動結  
層樓石橋鴈蕩從茲始且入蓬萊次第遊

丙辰予藏書樓被災至今年候二谷憲副何

古厓侍御俱枉慰問以詩奉答

甲乙編藏萬卷餘一朝焚却舊藏不勞相過詢奇  
字誰復從人乞異書枝葉正繁休散漫菁華未得媿  
迂疎千今重結山樓住已辦虛窓只晏如

爲王龍淵母詠慈節詩

越溪脩竹玉森森新建高堂護綠陰勿替本枝今日

龜臺

入臺

毛

事艱難慈節一生心栢舟風遠增新詠帶礪盟寒有  
嗣音從此承家藉賢母應垂不朽附儒林

訪李彭山

江南雲樹脊啼鶯一棹相求入越城此日同鄉推有  
道當年罷郡最無名不妨傍市心常靜翻念還山學  
始成見借新書窺數帙東來深得慰平生

贈方山人二首

五年不寄隔江書風雨毘陵悵別餘尚候異人飄紫  
氣誰知吾學已醇如機言解道水融日清風真看水  
到渠笑殺浪猜迴首客南陽擬結武侯廬

掉頭歸去罷遊方那得金丹意盡忘學似黃龍化仙  
客人如朱鳳出南荒涉江秋色蘭皋外伐木新聲澗  
道旁多負相求復愁別鴈天明月楚山長

戊午秋日會同年王龍溪謝伯齊陳紫墩吳

首 中山許茗山何虛泉趙上莘於瑞石巖二

巖畔琅玕翠十尋江城連海樹森森相期佳月看秋  
影同着荷衣到石林絳闕少憐陪侍從青山老不倦  
登臨因思鴈塔當年事欲扣羣公白社吟

無端世故各歸田頃洞風塵復數年皓月幾回虛勝

龜臺

入臺

一矣

會停雲今夕傍文筵攀翻桂樹情彌切譙樂江城地  
更偏舊忝題名稱最少清樽相對總華顛

寶石山重送方子

新知無奈別離難勝地留連喜暫攀楊柳煙中湖渚  
閣芙蓉浪裏海門山娟娟細竹兼秋淨片片輕鷗對  
客閒祇惜陽關歌易闕含情雲樹逐君還

同年方十洲張澤山童南衡何虛泉邀王沂

陽暨予江上觀潮仍遊鳳山菴賦詩

城南野色引朋游岸帶平沙鴈乍流絕巘巖巖月  
候空江風急怒濤秋龍宮舊蹟荒林合嶺觀新海

氣收惜別多年慰良親況憐吾土共登樓

維揚觀李克齋中丞軍營

運策元知萬里才五營堅壘護崇臺海西饒吹寒潮  
應江北旌旗曠野開雪裏乘熊襲相至風中唳鶴謝  
公來須看淮甸封京觀計日還朝陟上台

送同年姚龍津赴廣信推官

高材華髮拜新除近郡原分越故墟九曲登江浮去  
棹上清仙窟候停車平心持法文無害努力宣猷志  
未疎司理芳名亭諫望知君不負腹中書

元老相公召赴賜直舍屬賦二首

入臺

入臺

元

新開敞宇苑城偏詔寵元台直禁年夷夏登瞻溫國  
相疑丞誰齒路公先陳謨獨造機言密賜冰仍留御  
墨宣每出蓮燈照歸夕滿身星斗玉宸前

內香高接太清家直舍駢筵荷寵嘉玉苑迴風塵畔  
竹恩波涵影輦前花爲分仙膳開神鼎叨飲天漿沆  
紫霞不是詞林憐薄伎外臣那許奉光華

符卿李北山席上同茗山許丈以榴花照眼

明爲韻分得花字

殘春寂寞駐京華夏讌同過李白家符卿尚來多暇  
豫壺觴移處有煙霞撫時方嘆流波駛品藻尤誇古

意賒句似陰鏗心醉夕醺顏仍對石榴花

禮曹況丹湖郎中何鳳野員外余龍津主政

同遊鄭家莊眺天壇汎舟柳塘分韻得開

字

郊南空翠落壇前芳樹鳴蜩奮蔚間相逐祠郎瞻泰  
時因探鄭谷泛澄灣別來詞賦驚投贈事外遨遊喜  
暫攀不謂金門堪避俗倚城那見水雲閒

初入京投寓館作

解裝還復理塵纓徒御初休駐玉京三徑應蕪迷逋  
客五漿先饋尚虛名養雞向比心無競畫虎其如學

東臺

入臺

辛

朱成一出青山空却顧且趨朝謁聽鍾鳴

聞揚州之捷寄李克齋中丞唐荆川銀臺

四州諸將集奇謀數萬精兵控上游江北戰雲遙蓋  
野淮南殺氣已先秋迎鋒不數邀歸艦報捷爭傳繫  
海酋最羨當年詞賦客具有投筆取封侯

初秋雨夜同繼津王丈過霽寮吳丈臺署分

韻得星字

忽看興氣散炎蒸相過東家薛荔亭季重飛觴留雨  
夜子猷聽竹倚雲屏宦憐偶遇同齊域醉憶何年別  
漢庭蕭瑟山城秋憲府有誰占聚頰川星

萊州見海亭同龔金山張龍坪二丈

東萊信有三山島，俯仰猶開福祿庭。  
蒼苔雲光時掩映，潮頭峯色混空青。  
詰朝浴景看陽谷，當午臨風立古亭。  
遠左越南方息戰，飛觴聊共適滄溟。

送徐近齋憲副提兵入薊鎮備援

鼓角秋殷瀚海濱，文星行與將星憐。  
袖中檄草揚兵氣，篋裏韜鈴淨虜塵。  
青野盡收歸義士，燕山誰繼勒銘人。  
驅馳自昔風霜苦，莫嘆師旋索髮新。

送王元美致青州兵憲事發疆中

節使英聲寵眷臨，上書黑髮早抽簪。  
三江不為尊鱸節，東國惟懸岬岵心。  
鳥語月明聞子夜，鴻飛天遠向穹林。  
遄歸莫展旗亭餞，最是同曹悵別深。

東臺

八臺

三

邢維山王繼津周中槐邀遊佛頭山

簿書忍負玉人期，相逐捫蘿蹻磴危。  
谷斷不知叅佛處，穴居令憶上皇時。  
半空乳竇飛其露，絕頂雲枝藹碧滋。  
回首齊城煙霧裏，新杯洞口出花遲。

沛水徐一舉示乃兄淥提學寄詩因賦贈

池塘有客寄新詩，授簡令予共和之。  
拙宦最憐潘散騎，結交誰數鄭當時。  
堂鳴綠綺聲相應，野問茅茨意獨悲。  
君不負丞丞豈負楚雲泗水且棲遲。

西赴江藩是日楊鍾山來代齊臬示月下見懷之作賦答

出關奈與故人違，百里寒蟾烟素輝。  
豈為江藩移舊使，定因齊臬重黃扉。  
風塵天地兵戎滿，海岱封疆史事稀。  
荅簡拊臨知不厭，東方預惜衆衣歸。

入江西境感往事書情

新恩仍領西江使，往事那堪思黯然。  
入境曾扶靈壽杖，歸津猶記孝廉船。  
山棠不翦寧緣總，芹藻如帆似見憐。  
瞻日停雲無限意，未知何以報旬宣。

憲使翠巖黃丈於豐城示詩用韻奉贈

東臺

八臺

三

雄名持節按邊餘，家學黃公一卷書。  
用世豈徒文事備，論交殊見道懷虛。  
飛霜劍氣橫秋浦，吹月笳聲徹斗墟。  
未厭豺狼仗公等，淺才祇合賦閑居。

南浦道中答謝高泉方伯

東國離逢修別離，魚緘珍重寄新詩。  
亦知趨路分岐誤，其奈還丹歲月遲。  
楚樹喧鶯求侶意，章江泛鷁獨行時。  
懷君大屨培風翼，寧似南飛假一枝。

左轄浮峯張公憲長北川陸公暨予俱舊守

湖西蔡知微所王公邀會於湖西公署奉

同時宦跡楚江濱坐密銀章故國親玉管翻歌歡上  
夜紫薇分省記行春鄰疆半屬干戈地西土全資屏  
翰臣獨有樗材堪自天再遊聊得逐芳塵

端陽日雨中同諸公宴夕佳樓晚晴有作

水閣同遊寄興賒謾愁聞闌閉雲沙長江新漲低喬  
樹游氣遲開絢落霞白鷺近人杯外烏紅榴倚席客  
中花曲欄倚過高城暮猶向空濛辨釣槎

諸省丈登紫薇樓王參知兄屬賦漫呈

畫省登樓望眼明自公宴豫更多情疆中甲秀青山  
出雨後含滋碧樹平鏡引夜漁浮別浦鍾搖流水度

高城

入畫

畫

高城大夫叨列羣公秩授簡深慙作賦名

王雲岡廖懷綠歐藝野三生自衡陽見訪西  
藩

朱陵三鳳尚盤桓念我西來集羽翰玉塵祗餘談柄  
在寶刀長歎報恩難繫舟相引躋華閣解榻依然宿  
講壇勲業他年深扁望逢辰休遣風盟寒

題廖生懷綠碧雲書院

一峯遙並鴈山幽小閣新開最上頭地接高城丹穴  
古氣浮畫棟碧雲秋當年經術師南郡滿架綈緇疑  
鄴侯早晚看君潤鴻業還應莞爾笑從游

滕王閣漫賦

畫棟珠簾閣勢雄清雲止雨意何窮滕王歌聲幾時  
罷許令飛昇尚有宮湓浪章流江岸曲茫茫彭蠡湖  
天空繁華易老仙難遇今由便波開釣翁

送劉仁山兵部督賦還都二首

當年石鼓憶樓臺驪馬于今歸故鄉  
卷因逢郢客吟詩幾回下  
柳垂豈是等閒傳  
衡廬相望  
茂中唐資異  
綺羅撫景不忘憂戰伐故人經緯欲如何

衡廬相望  
茂中唐資異  
綺羅撫景不忘憂戰伐故人經緯欲如何

茂中唐資異  
綺羅撫景不忘憂戰伐故人經緯欲如何

綺羅撫景不忘憂戰伐故人經緯欲如何

無妨學道究元功誰似留侯譽望隆名覆金甌三殿

中丞浮峯張先生以卷徵詩賦贈

上手持王節兩湖中林棠不改西邦治臺栢仍看總  
鎮雄日運六韜常是謚惟聞清嘯入江風

奉別浮峯先生

愧守方維績未成淺才安敢望殊榮因思畫戟森嚴  
地尚浹通家弟子情開院帷中間問俗行營臺上細  
論兵幸克後乘陪桃李坐領春風向洛城

送張山人仲華遊廬山

高情迥自屬天雲來往名山孰與群乍向南州訪膝  
關還探廬阜禮匡君堂神瀑布飛瑤雪入望屏風疊  
錦紋行璉題知振奇藻好追陶謝播清芬

郡中親友追送至虎丘識詠

錢筵選地洽飛觴遠向茲上方空漢和雲懸塔  
影古池經雨泛泉香王龍誰試今應化金虎虛傳夜  
有光肯信牛公法猶在中庭長見月蒼蒼

由歸德入汴

古樹長堤護宋墟重臨故郡駐熊車山川宛記封題  
處城戍悲聞戰伐餘撫事魴魚今亦尾采詩鴻鴈未

自筆

人卷

三

安居常憐花竹梁園路靡暇閒行畏簡書

汴臺退食園中題後樂堂

中原行役畫龍圖暇閒遊竹樹新門掩栢臺還習  
靜手持霜簡亦有春滿園芳草離同賞一榻清風即  
故人却愧時機殊未息繞林幽鳥肯相親

題王屋山示同遊二首

軒皇曾此訪仙蹤絕頂還留御愛松瑤圃西連王母  
洞碧霞東射日晶峯亭臺石古微題字雲霧山深忽  
報鐘信是聖遊迷路處幸緣祠事得相從  
紫微天路阻瑤壇門易攀離自不難塵鞅能來小有

洞浮生誰授大還丹峯頭皓月逢秋半檻外仙燈照  
夜闌纔入名山那遽別且行松下一盤桓

嵩嶽一首

嵩丘雄峙扼黃樞作屏神京表四隅兩室樓臺窮眺  
遠中天山嶽寄情孤河流思禹貽不續雅咏生申翊  
令圖愧北帝臣來訪道正逢軒后握乾符

朱仙鎮岳將軍祠

郾城乘勝認戎衣却見金牌馬上馳堪嘆尚方難借  
劍將恢舊國竟班師功墮偶中書生料旆捲惟深父  
老悲千載丹青飾遺廟英標還似督征時

自筆

人卷

三

九日邀大行朱白野登西亭宗尉園樓

滿苑茱萸物候催邀歡寧藉白衣來風前鴈自關山  
度籬下花疑故苑開塞帳最憐南郡客登高況倚信  
陵臺畱連非止酬佳節心醉西園集上才

過李嵩渚宅出李空同何大復遺篇縱觀賦

詩

臺間偶過白雲扉展卷鴻才夙所希浩蕩鯨波滄海  
動清新芳草落花依詩成袍錦當年奪客至家珍滿  
座輝雙彥齊名有公在觀風寧歎正聲稀

寄贈胡栢泉中丞壽詩

徵書久重東山望寵渥新兼節制尊榮樹泰全  
省栢臺秋爽關韓門黃公授略鏘兵氣白鹿傳經派  
道源共說平淮仍入相文星歲歲照台垣

贈張五嶽卜居

遊山堪笑向平遲  
歲爾遊歸卜築時  
已息塵機猶黑髮  
漫將幽意託朱絲  
閒居夢寐應懷嶽  
滿地兵戈甘茹芝  
我獨何年得隣並  
碧湖青嶂共題詩

少保大司馬梅林胡公詩

鯨波搖動白雲隈  
共戴明公萬里才  
黃鉞賜征滄海靜  
素毛馳貢越裳來  
臺紆妙略龍旗駐  
國待殊勲

大鑒

手

畫閣開吳客徵詩祝遐壽  
直看南極接元台

衛源孟公邀遊東園時牡丹盛開

大梁東郭上卿家  
爲訪名園物華隔歲別來重命  
酒一春今日始看花  
長迎雙旭枝偏麗  
不受西風并獨嘉  
和氣淡人兼既醉  
醺顏相送出紅霞

送張許東進士北待次補令

中州詞伯許東居  
相見溫然王不如  
持服多年臥墟里  
彈冠此日戒輶車  
終期孤鳳依青鎖  
先望雙魚向紫虛  
慙似吳公方守洛  
憐君未達薦賢書

周汝熙訪我大梁贈別

長安上書未得意  
取道中州訪舊師  
偕計向占經世用  
誰居常動及門思  
論文苑花憐今夕  
簪筆龍樓自有時  
寓目臺前汴堤柳  
歸驛且爲繫青絲

自知堂集卷第五

東坡

大鑒

東坡

自知堂集卷第六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五言絕句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遊牛首弘覺寺

江表牛頭山迢迢峙巖嶺奇相幻中窺塔窓垂倒影

祖堂詠懶融

融師詎遜禪自悟大乘法爲問懶時心色空俱不著

芙蓉閣

江東有靈窟梁代無仙才空留芙蓉閣遊客稱蓬萊

歸雲亭

自製

春去花已歇亭空雲未歸客心何所寄山水澹清輝

移席祖堂山門

禪門列嘉樹夏日多清陰改席向江水不知江許深

聽海天上人談禪

平生一慧劍能斷去來心君看眼底意趺坐松林深

獻花巖絕頂

孤峯倚天開秀出青蓮色登臺迴戀心獻花向雙闕

夏旱閱獄有感

司寇傳恩貸郎官草奏桑林待靈貺商代網原疎

玉陽洞天十二絕句爲史恭甫題玉女潭

知君賦歸來山中尋石髓玉女留空潭潭水深無底

瑤臺

仙人構瑤臺日夕棲雲煙黃鶴忽飛去山色長蒼然

玉陽山房

幽臥春山雲黃鵬隔窓語靜響發澄潭女蘿滴殘雨

虬龍峽

莫言不得意無限白雲心策杖尋巖峽春山獨往深

竹梅興

深竹見紅泉梅花照澗底不學陌上樹長安塵霧裏

玉梅湍

自製

携客下山來藉草對幽壑冷然天風吹古樹藤花落

盤玉隈

家住穆陵東誓向棲真處出入盤玉隈知爾忘歸去

君陽洞

君山復何有寥寥天宇空唯聽靈湫水秋聲深谷中

回陽洞

歲盡春先到山中伴獨稀柴車臨洞口知是秦人歸

觀音巖

山居禪誦者面壁奉金仙西方萬里月夜夜照吳天

金晶巖

金晶射空林曙色轉高嶺抱甕汲泉華倒看青山影

佛窟

亂石疊青山碧露流深樹借問此何居  
居士看心處  
春江詞九首贈諸曹長

借問越江邊望望西陵樹謝客遇風津  
枚叔觀濤處  
此處下幽棲春流漾曲堤泛舟江上樂  
直到若耶溪  
溪流淺且清雲山斷還續爲唱濯纓歌  
聊和江妃曲  
春深氣轉和越橋往來過啼鶯窺畫舫  
屬玉逗輕波  
水畔百枝然汀洲夜來雨欲尋黃絹碑  
更上青山墅  
江臯採白蘋才子慣乘春歸來日欲暮  
相逐弄潮人

八雲

三

弄潮歸已暮綠源興何極風吹落花來  
平江遍春色  
洞即秦人宅君爲漢代臣悠悠越川水  
空憶去年春  
一乘北上車遠隔南山路駟馬且莫歸  
江鷗自來去

鳳栖曲

衆鳥各登棲天津明月時飛飛三繞樹  
誰是鳳凰枝

遷居簡友人

岡南開館舍湖上閱風花不用山陰棹  
東鄰是戴家

塗中別王遵嚴叅政

分手少年日獨如千里何愁緒還無已  
行看芳草多

別黃山人

回首望山椒雲深不可招信宿成歡戀  
離心倏寂寥

齊前杏花不開答子安見問四首

幽齋倚欄意仲月杏花天端爲雪霰後  
猶屬芳菲前  
春花信許深雪意方蕭瑟淹留君勿嗟  
自有繁華日  
春樹避寒色孤芳能自持若言盛全日  
翻是落花期  
彈琴乍留雪傳觴正待花雪盡花未已  
邀歡流紫霞

答禪客二首

擊破蟠桃核直見核中仁何如全體在  
春到核芽新  
春到核芽新枝葉皆清淨葉落復歸根  
斯名本來性  
泠然亭

南和堂

八雲

四

儉聽一巖下冥心不生機忽然天聲入  
松頂風泉懸

前山十四詠有序

前山草堂先大夫當式徵後去陳歸蔡時  
所構堂成而汝楠生時爲正德乙亥歲也  
又十年先大夫歲有構造園嘗發芝數本  
故名爲紫芝園山天樓觀深亭乃汝楠舊  
藏書處也廳事爲大雅堂廳之西爲自知  
堂後有軒曰靜霽軒前廳曰崇綸堂其西  
曰前山草堂草堂之旁有白石精舍崇綸  
堂之外有天香書屋先大夫嘗手植桂樹



於此故以天香爲名當門爲栢梓屏外爲  
迎湖門檜月塘東水閣備山水四時之觀  
饒雲霞魚鳥之樂汝楠旣自宦歸廬卽有  
逍遙投老之興奈以僻左多警間有城市  
安居之思然念先大夫之遺及物外之致  
因堅壁之計以待天命不願輕去其鄉  
以侈通都之盛也計定之後閑居之日彌  
見趣深發爲十四詠用示後人使知構業  
定居之自

紫芝園

入卷

五

宏治

中年懶著書日窺三秀園自憐入靜境誰共洗心言

觀深亭

山人返觀罷始知深復深微榮及浮譽何物應關心

山天樓

早負玄晏癖藏書萬卷餘今看一畫前六籍原無書

自知堂

瑩然自知處芳草空庭積千莖散作者一氣凝爲碧

前山草堂

巖穴饒青雲貯之畫棟間何當飛棟雨一洗四圍山

大雅堂

山居不開門喜接相尋客春來滿座風霽後當庭月

靜齋軒

海宇不知關百歲身茫茫唯有靜中人天空日月長

崇翰堂

生逢堯舜時夢想羲皇上逍遙作外臣詠詩庶擊壤

白石精舍

胷中似虛室虛室生白光我歌白石詩與撰南山章

天香書屋

手澤遺雙樹鬱然凝綠姿秋風金粟花垂垂發新枝

栢梓屏

入卷

六

嘉靖

梓葉九夏綠栢枝三冬青聚此兩時秀列爲當門屏

檜月塘

樵客出溪路翠合欲昏天明月忽滿塘檜影落簷前

東水閣

五株沙柳垂萬箇窓筠倚閣醉歌時適意亦忘適

迎湖門

湖樹白鷗邊山堂綠野外當門發浩歌峯迴水如帶

後山十六詠有序

嘉靖丙辰冬月汝楠卜葬先大夫夷軒廬

君於後山之相公坪卽黃龍山之平陽山

自西北鳳凰山來起亥轉長隱隱浮沙展  
 席趨坪蓋齊梁間相公宅址也黃龍左山  
 至長松塢稍伏復起蜿蜒東抱夾耳為屏  
 狀如玉為几隨山之水沿屏轉岡折流而  
 出若之溪溪河小阜是為夷山水環前後  
 仍經上門上門平廣如頂故俗呼為上門  
 頂有上門巷梅竹坳講書臺接翠臺諸景  
 會於東南其芙蓉潭乃水口也黃龍之右  
 突起高岡為高祖梅竹府君之墓西帶長  
 山墩曰金泉曾祖碧雲府君墓穴其間其  
 沙如翼與左耳對列曩為聖公塔故址亦  
 有流水會於明堂入溪併流其外明堂田  
 浮方沙與之溪相望如箱印然沙聯翠峯  
 東向上門俱為捍門之山案對仙臺水控  
 西湖子宅前山亦為近護擇葬者謂有垣  
 氣命卜協吉抑幽明之情殆安於此也祥  
 後燕遊每與昆弟友人出入盤玉之路探  
 歷後山之境見丘隴可依山溪可遊薪可  
 樵田可耕沙可藉蔬可採且地與宅近得  
 日遊其間將使蚤計菟裘而考槃家山因

備列山溪之景為十六詠以寄意焉覽斯  
 詠者不但考見山川其亦有以亮吾志也  
 山橋鎖嶺泉鳳凰幾時去落日向長堤西風石楠  
 長松塢  
 遊人從二壩雲泉方滿日落落夏寒松青山第三曲  
 雲橋  
 倚望長山眞沙浮碧雲雲中古仙翁悲歌聞不聞  
 上門巷  
 蒼蒼上門山一望平於頂幽人愛吾廬溪聲與松影  
 相公坪  
 一片龍山坪齊梁開棟宇古今相代謝壠草生芳芷  
 之溪菴  
 溪水九曲來曲曲縈如字同遊問惠子魚樂復何似  
 黃龍沙  
 黃龍下平田還浮明月沙山人沙際立衣裳生綺霞  
 龍石湍  
 山家汲瀑花言向龍石湍旭日上東巖玉光凝早寒  
 梅竹坳  
 吾祖遺清風梅竹滿山坳何事武陵人種樹獨天

几山岡

長岡接東山山橫淨如几坐聽曲溪聲玉琴寫流水

盤玉徑

開徑依東山白雲隨出入盤迴祇自怡休疑比安石

聖公墩

聖公久寂滅此地遺松墩松聲與禪意悟後復何言

講書臺

平山寂無人山鳥自成趣欲和天機鳴坐定雲深處

接翠臺

西南湧翠峯平臺與之連適與客臨臺鐘聲破浮煙

印沙田

漠漠水田間鷗沙漾如印願與羣鷗盟早遣機心盡

芙蓉潭

東澗合西澗前山連後山歸泓復不住水向前山前

先大夫幽宅已移見後北山詩訓第四祖  
堂舊墟祠堂如故仍有效詠以記舊蹤

南山十詠有序

余每汎扁舟於舍西小湖以爲湖山之趣

雖錢塘蘇堤其勝賞不能過輒欲泝溪入

湖畔之山遍覽名跡嘉靖戊午孟春偶入

南山愛其幽深詢之樵人指點勝事有仙

人臺七星頂皇覺山諸景俱會信哉奇觀

因買山扞穴其中卜先宜人專兆有事於

南山同遊者謂余客歲曾有二山之詠蓋

爲南山詩以續之期自今以往登覽二山

之外遂入南山使愈探而愈無窮者非茲

遊發端與

小山漾

泝溪入巨湖碧水涵千頃霽月逆行雲水底看清影

王母山

王母標崇岡小山開別島相逐樵夫還紛紛拾瑤草

東山口

一入東山境幽篁帶薜蘿同遊拂襟領無那綠雲何

仙人臺

初平僊舉後還下舊時臺來去了無跡空山遍綠苔

南山

北塢見南山悠然已成趣山人興不極移向南山佳

南山菴

客有清談者相携入深塢玉塵對微風幽香襲蘭杜

七星頂

山頭應七星嶺樹何蕭森夜來衆壑聲似和羣龍吟

皇覺嶺

西南攢秀嶺一山更殊絕金仙列上方舊是休文宅

錦障山

每自南山歸出山增悵望臨路借花看還倚芙蓉嶂

前埠橋

却望西山色前瞻湖水波山橋一佇立攬景入狂歌

蒼山十詠有序

獨蒼山在小山之東從鳳凰山出逆溪而

止起七圓峯其中峯垂乳乳下橫繞大路

路下垂如瓔珞者數串其旁有達觀寺林

皇覺

太龕

土

野幽謐亦一佳境也戊午春日卜穴南山

之後益探奇詭仍得茲山南山在予宅西

粵而茲山蓋峙東道環宅左右青山可遊

從今管領白雲茂對景物亦惟日不服寧

謂山野之間獨無事與體南山詩作蒼山

十詠俾榜人鼓枻歌之諷示同遊庶有和

予者云

小山村

小山溪路曲輕艇出蘆花言有幽人宅槐陰到數家

分水墩

餘不與餘英雙溪自天目知向太湖歸先經小山曲

串珠沙

廻岡似盤龍半山垂子珠誰爲弄珠者習靜此山隅

蒼山塢

寒樹滿蒼塢幽情囊玉琴懷人在何許偏令芳意深

沙村

亂山迷市路無處入漁郎有屋依巖住茅茨紫菌長

獨蒼山

山藏太古色曾未鑿一竅自我闢榛蕪始得延清眺

沙村柳

皇覺

太龕

土

非開學年少傍柳狎鷗羣却訝春如畫枝枝染綠雲

達觀寺

禪房開水涯一徑入香花心似向爲客千今方到家

東林山

上上獨蒼巔望東峯峙香氣共氤煙凝兩山寺

蒼山橋

蒼山待月人間坐溪橋上水鳥忽相呼委波金蕩漾

北山十詠有序

嘉靖丙辰汝楠卜葬先大夫於相公坪後

來觀者有云坪氣浮穴法淺反之則水侵

化者汝楠從南山指鳳凰嶺沿峽下荆子  
山嘉其山色鬱茂舊昔應星辰詢其鉤  
曲處樵人指爲宋施文安侯葬其親朝奉  
公之地遂卜宅於朝奉墓左高二丈許奉  
先大夫柩移葬於此去舊塋亦僅步武然  
尋山二十餘年今始得之豈不難哉坪塋  
旣移先大夫祠仍留之溪之上而於此建  
荆子菴當神道之前歲時省祀往來兩山  
之間伸燕私而慨丘壑諸父兄弟皆以爲  
美因續後山諸詠爲北山詩揭之菴壁以  
識所由勑云

鳳凰山

石嶺鬱蒼蒼下有荆山穴誰寫鳳凰音吹簫向明月  
荆子山

斷峽開層嶺回看複嶂深山靈自秘惜未許向來尋

翠峯寺

寺在墓左沙嶺外

隔嶺開禪居白雲封翠竹朝昏鐘磬鳴聲出貫簾簾

元家莊

太后元氏戚里卽墓前地

千秋尚有村咸里無遺跡山色鬱坤維蛾眉橫秀壁

崇道橋

橋水出於小山漾在青龍沙畔

橋裏青山峽分飛兩道泉合流三百頃會向碧山前

木筆山

青岡向木筆相抱鳳凰阿山意如浮動晴雲出岫多

太原鄉

營廬逢野叟相對世機忘喜聞東海晏頭白太原鄉

八頭頂

與鳳凰山逼近合有九頂故名

山從鳳凰頂相接九峯浮祗疑滄海國平地起潮頭

文安侯先壙

金薤記鴻名共識平章墓卜穴偶爲鄰還傷啼鳥樹

荆子菴

吾慕晉右軍誓言守墟墓誰能別故山含悽首岐路

題沈夢石茅溪八景八首

喬樹不知年古榦蒼藤衣風來樹葉鳴令人發清機  
閒來北窓臥自謂羲皇上臥起看青山近疊芙蓉障  
隴頭芳芷綠西望思如何偏積秋來限霜原紅樹多  
春塘碧草滋夢第得新詩願示羊何輩相期共和之  
水鄉綠底事出入幾橋路相逢聊借問幽人採花去  
高堂簇三峯坐見青蓮開時候雲氣疑有仙人來  
偶得謝時機輕舟向釣磯忽看秋月出驚起水禽飛  
垂柳沿曲溪溪路深如許誰知楚客帆遠入桃花雨

宿章丘行署

山城謝臺案露滴塵夢醒不知煩轡遣直訝庭松冷  
雨止下店稍止入灰埠

過牛山

一雨滯行色稍霽重出關馬前數峯紫海吐夕陽山  
覽勝沾衣處誰憐野草荒牛山長不改何異鴟鵂鄉

鄭大夫祠

何代標祠宇重門閉樹陰中原仰慈惠誰秉國衡心

王屋山雜詩六首絕頂

絕頂開天壇蒼龍伏還起倒影向中原距山三百里

鍊丹池

頂上復何有太古喬松枝尚記浴金丹青天白玉池

日精峯

學道食和氣山中絕世氣陽鳥出東嶺沆瀣倏氤氲

明月臺

高臨明月臺中夜暉五彩琪樹不知秋晶瑩照寒水

太液池

太液池中水東泉從此分飛碑記玄澤遙應洞庭君

避秦嶺

山人避秦處古洞白雲封夢到軒皇世高風絕頂松

夷齊祠

孤竹辭封後盟津扣馬還請看風動處長在首陽山

嵩陽程先生書院

吾道仰宗盟河嵩間氣升當時吟弄風月有餘清

少室望盧氏詩山

見說嵩山寺奇花五葉傳却憐雲外嶺猶有伏牛禪

廬鴻巖

咫尺連京洛山人獨考槃半巖飛雪浪炎月豈生寒

周公測影臺

制作欽元聖經營枉上公當天開洛邑測影嶽臺中

秦封槐

嵩陽官栢

可是棲真境延年草木知古槐依少室封爵自秦時

嵩陽三樹古漢代識遺文永歲誰相護封中出白雲

題嵩山三醉石

崇福宮

洛陽大宅飲不及華胥樂祇笑獨醒心暫來醉山嶽

太室中峯

中嶽本穹崇中巖敞舊宮宮前傳萬壽千嶂氣增雄

高峯俯滄海東岱連蓬島若登中嶽巔又見太山小

尉氏阮公嘯臺

尉城接汁臺達士遺高風何當自公暇清嘯聞樓中

自知堂集卷第七

尉氏阮公嘯臺

七

自知堂集卷第七

七言絕句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經巫山十二峯

十二高峯接紫氛綠江面面皆峯文扁舟晴日經巫峽何處還藏神女雲

木蘭將軍祠

脫兔銷兵一騎歸還粧處女入羅幃千年廟貌波流上尚憶寒光照鐵衣

七夕詞四首

自知堂集卷第七

五侯甲第按歌聲絃服新粧此夜情誰識寂寥裁錦字七襄空擬報章成

方朔尋僊海上過十洲秋思望銀河當時侍從承華殿夜燕曾聽王母歌

蕭蕭吹角滿陰山歷歷明星照玉關閨裏應穿五色縷征人一別幾時還

閣道神過河漢秋仙裙玉佩儼應留長門夜半方還寢猶作空幃夢裏愁

元峯觀前玉蘭花

脩然玉立綰香霞月下如逢萼綠華總逐東風點春

色自憐幽意屬仙家

立夏前一日山亭偶作

一望郊原樹盡青爲憐物候倚山亭  
還春還有餘花在可是繁華夢未醒

度熊飛嶺

衡南那復見來鴻嶺路高盤赤石叢  
百里連岡山縣小人家都在夕嵐中

夏日三吾道中

扁舟南觸火雲浮棹入瀟湘思獨幽  
始悟江山清絕處騷人一到卽疑秋

真堂

八卷

二

浮湘至方嶽

溪清好似鳴哀玉山翠常疑結凍雲  
望極湘潭芳草遍非關搖落思紛紛

自歸陽入衡州境採述風謠十首

輕舟行縣下湘流岸狹漁樵一徑遊  
試並風帆詢境內石壕強吏部民愁

風俗由來記剽輕深山游徼太縱橫  
報讐手刃膏荒草竄入鄰疆匿姓名

楚民喘息近方延漫說湖湘屢有年  
士馬征南飛輓急嗇夫重索水衡錢

宰縣終諳百里情遠人徒識郡侯名  
奈看負弩迎新令又避炎荒計去程

時態江流歲共馳黃童卽以吏爲師  
古來三老能弭訟今日民風欲咎誰

四壁蕭條負稅民楚歌蠻舞賽江濱  
遐方難借投巫令不事桑田聽鬼神

漁舫亦自供王稅樵戶誰堪應縣徭  
漢吏誅求如太盡武陵那得樂漁樵

府中莫誤鄙州民風尚雖偷質性淳  
父老常談獲賢守政成春雉不驚人

真堂

木卷七

三

人言大姓強梁甚縣令曾無拔薤名  
若道四知金不入風行溪峒盡輸情

三春桑野蠶成繭六月江田稻已秋  
湖北湖南俱不惡若爲民物未承休

登原順後樓

火雲高疊五湖東誰是仙人避暑宮  
獨倚闌干窮遠眺試招天末綠蘋風

清涼寺竹院

尋山六月過禪房迨暮從師借石牀  
但愛天風下脩竹不知初地本清涼



小橋道中卽事

茅茨帶壑兩三家火種人歸石徑斜行值深山小春  
候女郎祠下半巖花

白水寓目

江過雲陽入峽流石稜高出水光秋沙鷗慣見飄輕  
縹也逐巴童撇旋遊

宿萬縣東沙上

舟行總厭泝江遲處處江灣亦自怡捲幕坐看前嶺  
碧郵籤適報落帆時

題蟠龍山泉

自題

八卷

四

才

寒流直向半空聞瀑布高懸落紫氛雨色乍迷登嶺  
路到看泉濕午峯雲

過古寨口

女蘿垂壁翠屏開水落空營雨滴苔征客漫愁城路  
濕蜀山返照向關來

題棲樂山

江入嘉陵似不流西山古樹帶高秋十三峯色從何  
處忽驚虛教拄杖頭

重入武夷九曲三首

一望羣峯出玉林煙中輕艇向清潯曲溪最似桃源

裏誰道重來不可尋

人盡道天壺裏余亦乘雲上石壇猿響夜傳丹洞  
霜華朝映碧泉寒

泉寒添翠引靈峯九曲花溪盡此重回首更懷遊歷

地空山幾處起宵鐘

祁齋觀花

起坐高齋捲幔看花枝日上曙鶯殘向來官況冰壺  
似却見繁華滿石壇

詠庭前菊

絕憐三徑蕭條日自有凌寒菊滿叢若數從前花幾  
自題

本卷

五

才

樹開時誰不借東風

命僕置酒

十千斗酒可銷憂況復青山入畫樓莫道春衣方典  
盡官袍猶見篋中留

魏子華藏書樓

散帙逍遙永日過北窓晚翠陰松蘿時人空笑藏書  
癖玄晏先生恨未多

廓觀山看松

松枝初茂肅秋寒忽訝凌霄勢不難曾種穠花庭院  
裏幾年猶未出雕欄

寄九江王使君二首

承恩年少並爲郎十載常含漢署香出守幸餘仙意  
在君專廬阜我衡陽

楚水悠悠楚客情思君日倚望江亭遙知九派連彭  
蠡恰似三湘落洞庭

題雜畫絕句三首

高臥北山深復深起看蒼霧常陰陰呼童欲取道書  
讀清晝松風吹滿林

雨裏維舟向水涯煙崖彷彿有人家冥冥離樹棲禽  
處莫是深藏玉洞花

東臺

八卷

六

大漠征旗凍不翻陰山蕭蕭雪橫野曉晴鷹眼正分  
明雕鞍還試千金馬

夜經浯溪

夜帆湘船向嶽津數聲欸乃百重雲漫郎不見遺墟  
在溪水崖風夢裏聞

漫作絕句呈岫巘祝先生

岫巘虛室靜心依李泌山中採薇薇早晚莫逢煨芋  
老報君終欲伴黃衣

水東寺禪坐効示衆吟五首

下馬蒼林天晝冥僧家延坐說宗乘上堂拈杖無多

事一擊禪牀衆客醒

黃花鬱鬱竹青青山自嶺岼水自澄肯信本來無二  
義不將聖諦問高僧

人人提唱祖師禪更道西方別有天爭似衲僧無一  
語夜燒湘竹汲溪泉

香臺花雨落紛紛此日閒翻貝葉文無量劫來還記  
取西方社裏舊親聞

貧客玄珠試自求光輝猶不讓隋侯可憐至寶持彈  
雀依舊飄零益暮愁

西壇卽事

東臺

八卷

七

西野雲陰曉甕開湘蘭楚醴和春杯繞壇黃髮看明  
薦待我潛調風雨回

題鴈峯望嶽亭

五峯何處等閒看第一山頭宿霧殘曾到此中清絕  
地獨憐長劒倚天寒

楊穀齋往衡山簡寄

嶽寺煙蘿嶽路松曉天明月夢相從攀躋好向融峯  
頂莫住山南第幾重

秩滿日題自知堂

三年典郡媿無功坐閱新蕪楚雨中千里何人最相

識虛堂言有自知公

貴溪隔岸仙人橋

紫氣常浮貴水津上清咫尺隔飛塵神仙若道人難學誰架仙橋渡世人

紀業二生談岑巖佳勝不及瞻眺

野館征人向晚投洞天還在石山幽憑君話盡岑巖勝秋月虛窓夢裏遊

題牡丹

春來日日醉紅芳爭及春深畫錦堂繞院彩雲飛不定願留深駐護花王

前知堂

八卷

陪龍溪王丈虛谷劉侯遊慈相寺絕句

白石清泉是法身山頭海眼幻中真還從一脉通靈寶轉憶當年卓錫人

右牛月泉

尋山出郭道人情靜夜攀依宿化城借問大還君不若滿山松作老龍聲

右聽松堂

觀心亭上發真詮誰復將心與汝觀欲識法門無二法空山送水一泓寒

右觀心亭

移尊同友人泛舍西小湖

鷗邊芳草靜相依霽日輕風拂岸衣酒興未闌天未暮漫搖柔櫓繞湖歸

渡清漪港

短橋飛棹映清陰一道溪泉萬樹林總是吾纓塵不染臨流還有濯纓心

望華亭寄雙華柯丈

空亭入望九芙蓉想見幽人未可從徙倚不知天傷午松風吹到隔巖鐘

嘉樹堂校士

栢林冬霧鬱沉沉法衆臺寒思不禁誰意空堂晴樹裏又稀人吏對青衿

楓香亭覽舊題

前知堂

八卷

九

亭開幽景太湖西月映楓林曙鳥啼小坐憐予向爲客十年前有數行題

蒙惠二泉似尹龍陽

蒙惠雙泉聽不窮西來應與峽濤通誰知晴日山堂燕似對荆門風雨中

九日李當陽送至玉泉寺作

西征九日夷陵道茂宰相從一問禪拈取黃花皆般若登高不意到諸天

玉泉寺觀泉

不染心源不洗塵偶來臨水自怡神沙虛泉湧圓漚

泛請看誰生一滴身

秭歸道中郵亭

高磴千盤一駐蹤  
好山恰在長途逢  
空郵寂寂誰相問  
還對西南千萬峯

經嶺天峯

危途如綫幾年開  
半入嶽岑鳥盡迴  
身與人通人莫問  
誰堪歷遍險中來

過鬼見愁眺紅巖觀

驅馳竟日萬山頭  
還賴看山壯客遊  
最愛孤亭結霄漢  
鬼愁峯外有丹丘

見堂

不羣

自荒口至茅坪

茅坪猶道隔層峯  
早過荒坡已百重  
晴日射山巖翠落  
清秋露濯萬株松

宿歸州公館

投館乍離山徑險  
高眠仍掩徬江扉  
夢中不識空舫  
峽一夜灘聲徹棹歸

巴岸偶見芙蓉

花枝澹澹楚江涯  
客路沿江翫物華  
南土不寒秋色駐  
漫愁風露倚蒹葭

上梅坡入蜀境有懷憲副陸丈

白浪槎牙遡峽看  
捫參入蜀萬松攢  
我來卽是君經處  
何日逢君說路難

觀江舟下峽

蜀人東去倍離憂  
一日風帆千里遊  
若道江南望歸客  
恰憐峽水送扁舟

早發小橋至三溪

無數青山出岵西  
板橋林杪曙猿啼  
訝看流水桃花色  
紅葉秋風落曲溪

入蜀憶石川許丈臨古畫蜀山圖見寄

萬疊奇峯萬壑清  
煙霞日日伴西征  
謝君圖繪無煩寄

見堂

不羣

士

寄祇恐工師畫不成

夔州憶舊守茗山許丈

赤甲白鹽從昔聞  
紀遊誰似少陵文  
石函在郡仙蹤遠  
祇對高山憶許君

宿青蓮公館

四望層峯倚碧天  
一區方廣帶流泉  
分明宅是蓮花座  
莫道官身不是禪

至雲安作

錦纜牽舟百丈餘  
開窓水月五溪虛  
離家碧樹正秋色  
不見雲安雙鯉魚

上南陽峽二首

寒空千嶂午雲收峽束長江自急流入蜀載琴猶是  
礙泝清惟有一虛舟

南人泝峽似登天敢恃中流萬斛船巴俗惟因使君  
在浪頭不敢畫攤錢

夜泊五峯

西江行色水雲并晚泊孤舟向翠屏坐發清機醒客  
睡一宵天淨峽冷冷

橫梁偶題

栗葉翻翻沙雨鳴秋水落石梁橫聊隨化運來西

入壑

屬竟返斑廬是我情

望下厓洞

洞門深黑古藤垂猿鳥應知不敢窺欲問山靈最幽  
處肯容蜀客借吟詩

冬日雨後見巴陽林竹與羣卉交翠

巴岸寒輕過雨天前林晚翠合村煙凌冬竹節誰能  
表沙草巖花亦可憐

紅沙望猴子石

江煙遙簇近看無赤岸蒼林啓讓途入望寒山正脩  
聳山頭片石寄情孤

田高粱至分水途中頗多奇卉

縈迴山徑壑冷冷水氣長滋百卉青異草問來知藥  
性文園多病舊羸經

飛練亭

銀河秋掛高粱東雲木蕭騷水鏡空雪片冰花堪汲  
取玉壺携置泉臺中

由寶燭山眺龍洞

高嶺懸泉不斷流由來月窟近西州探源莫惜紆征  
路寶燭光中玉洞遊

自白林巢至玄壩途中觀龍洞

身境蕭條最似禪白雲和葉落溪泉深山定有龍聽  
法好伴龍遊洞裏天

九月晦日宿琅邪館

雨暗楓林落葉飛西風浙浙閉巖扉一秋來路愁風  
暑行盡巴山憶授衣

入廣安境

翠染松筠霽後天千山如黛復如煙平沙兩岸鳬鷗  
影篆水江心汎畫船

廣安行臺晚對秀屏山

法臺秋靜月臨墀三十六灘聲自遶門閑松陰人已

散青山還對捲簾時

清溪道中眺雨山雲峯

應有仙人住岳門雨峯雲岫帶清源聞子消息還相待笑向西臺未敢言

將至錦官城述懷七首

掉頭何處越江濱祗惜雲山隔所親風土西偏元不惡青羊肆裏一藏身

用世無能只小廉錦城冰雪歲將淹宦情亦似耽幽客笑向花溪吏隱兼

早歲自驚爲法吏再遷仍傍太微星行裝試解投公

署几案攤書揭呂刑

揚子猶餘宅一區草玄精爽在西都吾今已謝雕蟲

技欲問如何是壯夫

成都信美異吾廬訪道觀身且卜居此去西沙應不

遠堪尋一卷竺乾書

蜀遊遠媿出師材幸際時清息戰灰李密陳情方有

疏東還何待子規催

到來清興那隨鶴歸去銷憂不藉翠來去聞吟風月

裏蜀山萬丈蜀江深

朝陽洞傳是謝自然飛昇處

清秋高樹蛻寒蟬骨變黃金豈浪傳洞口煙霞天路近紅顏羽化是何年

贈翰林任固陵先生

坐轉金丹不老身水晶宮裏駐芳春誰言學士焚魚早還道青山不負人

槐花館獨酌成詠

槐花古渡會仙宮勝境長開赤石叢我有仙丹人未識射洪春酒一瓢中

廣寒臺

靜夜疎林倚閣看盤龍山岫控澄瀾流來千里松州

雪還映潼川霽月寒

石鏡寺

半山石鏡瑩心顏澹澹川流向席間西去客程經法

界能令一悟剎那間

過陳子昂讀書處

鶴樹虹橋背郭村樵人猶指拾遺園有誰還共巢居

子坐對蒼屏詠化源

梓州行臺月夜作

抱臺江色綠如筠寒溜清風併入雲林影夜深翻白

鶴遐心寄向梓童君

牛頭山

近郭鐘聲萬井間，穠花細竹寺亭間。  
更憐禪客觀身處，巖洞清涼似雪山。

留贈青陽令嚴蒙齋

西遊未入成都肆，喜與君平半路逢。  
歇馬秋山紅樹裏，立談閒數九華峯。

訪青陽教諭蔣太湖

廣文園帶近如何，問疾談詩有客過。  
官舍立殊三徑裏，秋陰深巷草生多。

歸子山同鳳岡姚僉憲

歸山晴色浸蒼波，壁樹回風嫋綠蘿。  
同下霜臺訪蕭寺，水精城裏畫寒多。

題涪州北巖

點易巖陰露未乾，臺臨水府碧潯寒。  
後儒重問伊陽秘，一畫當年示子安。

將出峽立夏前作

蜀江雲裏喚鈎輈，幾片殘花萬樹稠。  
未換征衣逢入夏，一年春事在行舟。

過屈原宅

靈均故宅秭歸鄉，江草無人猶自芳。  
楚些招魂何處

在唯應長與日爭光

重經鑛天峯路

天合亭前楚蜀分，歸程何以慰離魂。  
依然斧峭高山路，馬首唯憐向白雲。

商丘書事

經過幽憤欲衝冠，兵火中原物色殘。  
小醜橫行齊辟易，張巡故壘復誰看。

銅馬廟

龍姓官依古汴州，曾沉銅馬奠洪流。  
中原誰復脩祠事，且緩宣房漢主憂。

漳河懷古

河朔成煙通絕塞，荆吳風壤接三臺。  
當時魏武中原畧，百萬旌旗夾水開。

覽黃梁仙蹟

官程車馬日驅馳，好是盧生夢裏時。  
我願從今醒塵夢，邯鄲道上倘逢師。

渡漳沱河

北嶽山雲開紫邏，西風冰雪滿滹沱。  
楊旌並渡歌聲壯，趙客從來意氣多。

自栢鄉入趙州望栢林禪院偶題

秋山朝爽水泠然黃葉從風落馬前滿目青青原上  
栢無人知是趙州禪

閱呂仙圖仍詠黃梁遺蹟

夢斷纔應識故吾謝師相勸出迷途不知師過黃龍  
後還與盧生說夢無

乙卯三月晦日廣濟縣作

落絮飛花逐晚芳垂陰綠樹已成行怪無一字題春  
事不遣詩忙入醉鄉

吉州犒兵東征

軍容喜見飾戈矛功賞寧論萬里侯要掃樓櫓墮  
自聖堂

八卷

六

海非令江上一遨遊

樟樹遇雪

瑤花千樹發春前盡裏漁簑釣雪船行役詩成一杯  
酒風流那減灞橋邊

自知堂觀花

檻外名花種幾枝一枝爛熳一離披東風頻見花開  
落若問東風總不知

秋夕雨霽遊後山偶作廻文詩四首

吟秋境與發家山水注深池壁繞嵐心洗只知閑甚  
樂鳥歸樓罷坐空臺

灣溪夕望愜清泉稻綠連疇遠帶煙還徑一翁攜語  
冷攀松向月步山前

歸人幾上阪間田隔塢松深徑草妍飛羽接觸流水

曲腓芝玉映素秋天

風吹隴度蘭香細月照溪浮桂棹閑同帳一山秋響

靜鴻驚樹影落衣斑

山中同客賦廻文詩

鶯嚶竹亭幽興發鹿眠苔徑小園閑縈溪迤泛重來

種永晝清談共掩關

書僧秋谷卷

自聖堂

八卷

五

逶迤深谷水冷冷丈室新傳嶺外燈佇立白雲滋綠

蕙忘機鳥畔看閒僧

題古松贈僧

樛枝高蓋障流塵倚屋蒼松不記春那取食花入香

供直將龍樹認金身

題翟中丞南墅園

經過南墅訪園扉芳草晴輝使者衣慣狎主人雙白

鳥偶來傍客也忘機

和霽寰觀庭中蓼花詩二首

宛記湖南岸蓼紅白蘋相映兩溪中只今野色披霜



暑坐憶煙波逐釣翁

庭院同看故國花更開秋氣鴈行斜驚心最是初來客不獨思鄉爲及瓜

書余昆士卷

霜臺宦味覺蕭然雞肋何須食數千好似南華蕉鹿夢偶逢星士說流年

湖天遙祝詩十首爲水部小簫李台守乃父

憲副中嚴公作

越王臺上汎流霞吳蜀風煙萬里賒遙憶西關生紫氣由來太上是君家

自題

入卷

三

湖天遙祝樂如何水若山君絳節過急峽不殊看九曲高峯還似對三峨

恩波浩蕩寵林泉長日高歌擊壤篇柱史舊承前席問封君新拜紫泥箋

千丈雲巢慕謫仙崆峒憲節返西川蜀山最愛中嚴勝贏得煙波滿席前

晴日岷峨景物新海棠國色玉壺春早謫駐世神仙術舊是騰雲磊落人

金蘭玉樹人間慶翠壁丹崖盡裏詩紫閣故交空問訊青城深處好棲遲

著書迥與太玄鄰載酒其如問字頻宛憶幽庭趨對處諸生長坐絳紗春

巖遶平菴戶自倚爲窮內景耽黃庭孝廉已屬匡時業自作川南老歲星

仙郎獻壽望吾廬身滯江城爲簡書車騎甚都歸覲省他年爭看馬相如

馳書曾向蜀江濱道骨仙風未可親此日西湖逢水部遙將十詠壽高人

中秋龍津待月二首

中秋一棹度江關待月開樽慰旅顏却訝仙遊天柱

自題

入卷

三

上半霄雲幔隔人間

霄光乍透女墻來幾片秋雲上鏡臺鐘漏欲稀渾不寐客心還待月華開

萬生元獻於羅田見懷構思石亭題贈二首

誰堪壁立障江瀾聞構新亭日閉關多嫌隔鄉思片石贈君石柱是家山

羅田之名山石柱故云

出關抱玉獻明時白鷺洲前酒一卮別去不忘思石意請看屋漏卽嚴師

春日園亭對山僧

桃李初穠園草青主人將酒勸高僧若於醉裏忘人

我不數禪林學小乘

行經華不注山

昔寶力攀華不注爲愛孤標凌太清我待秋晴追勝  
躅神仙樓閣望中明

龍山驛次壁間韻

龍山夾澗自無塵樹引清風若故人秋水照顏明白  
髮可因行部軫憂民

陽關赴龔張二君餞席時二君未至

守臬腰章絆此身暫於滄海白雲親清樽自勸陽關  
酒倒甕何須待主人

八

入

主

清虛觀山亭

紫鳳山亭月上時羽人爲我弄參差英雄自古多回  
首願住仙家學守雌

初入汴境

綠楊遙接舊堤煙汴水梁園在目前十五年餘馳虎  
節新燕宿莽獨依然

榮澤渡河入覃懷

廣武山陰流濁河太行雲色鬱嵯峨懷人自昔稱花  
縣誰憶烽煙隔塞多

天壇卽事二絕

鳴珮晨趨禮絳霞自憐身到上清家雲姿片片增仙  
景何用山人掃落花

紫薇宮闕最清幽訪古還須到上頭六六名山齊仰  
止叨先第一洞天遊

箕山絕句

山依嵩岳碧岩崑崙岳外翔鴻向次寥京洛一塵飛不  
到林梢唯掛許由瓢

經具茨山

纔扣鈞天紫翠都前林又啓具茨途山雲隱隱浮黃  
蓋莫是金童捧瑞圖

自知堂

入

主

登封行臺仲秋月夜

中天封壤更中秋最是平生愜勝遊三十六峯明月  
上獨開虛院攬嵩丘

中嶽祠在黃蓋峯下

峻極壇開逼紫微分方諸嶽盡相依中天帝子來瞻  
處長有黃雲駐不飛

自知堂集卷第七

自知堂集卷第八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敘文

衡陽山人朱栢如校

奉送大司寇東橋顧公北上考績敘

東橋顧公以大司空營興都及爲留京大司寇凡三年奏績京師刑曹諸司以郎史事公者請余言以紀公之行余惟占先哲王明治辨之極覽成功之總効咨栢臣而降觀者長歷年多矣望重者差次列位以承鼎司而翊神器不稍越矣當是時後進任事之臣負氣抱畧者豈少也必歸之老臣此何以云夫備經險夷洞識情變辨之倚伏而究極治忽修之香冥而折衝九隅耻譚機權輕俗誹譽勢重在前色理不動循乎陰陽與之俱化此國老之蘊量雖有茂異苟非歷年疇能當之哉是以式崇國老累世繇之至於近代可知者弘治間殊臻其盛如劉文穆王端毅數公者皆以歷年簡閱握樞機之重宅端揆之司卒之耆宿滿朝始終委政流風遺言使人三歎要之亦惟時數哉卽今之旁求華思與先朝何異而弘治間遺老如東橋公者今僅六七公而止耳惟其陳列卿佐繫民具瞻論用舍之數者庶幾幸焉謂不必稽於多寡

自知堂

卷八

一

自知堂

卷八

三

之數無寧卽以其人遂大任之邪方公弱齡振藝士之風還之古初未壯年無問識不識知爲文學大夫及中官之煽熏灼河內公力抗之至浮湘而不悔繇是知公一變而節超立領甲兵錢穀會計盈縮伸暢士氣所居有聞又知公再進而經畧宣暫休金陵近言所述味道之真知公三變然後大備與古之元老碩儒後先同風矣諫官論公之堪備機近者凡數上書而主上猶將試之先命巡撫荆楚撫治功成而進司空仍鎮楚地司空營建之事竣復試公於南司冠上意以楚都所自興之地留都仍爲國之本原開者楚民頗病楚工又不可不興至南曹參列國威遐邇衆言易起憂慮難持如三楚恟擾留京無紀則何以崇本始培仁壽也故寧虛輔弼以待而加意吳楚之境次第用公不徒然爾公敷施周浹各得其序節以制度大功不廢而三楚疲民實賴以生屹然居刑曹獄無冤留羣公不敢以私干法藉令公注措促促取辦不爲計遠計稱毀之屬得以効動烏能然哉休休斷斷公實兼有輔相之度著於臺省於是益信遺老之不可不用及用之者之有以也夫楚州旣平南刑旣清余固知公之往也 天子留公矣廼聞送言之

指弘明保之益楚州之化底綏四方南曹之斷載清  
禁省詎非諸司斯公之意哉余特爲陳之末簡作贈  
公考績敘

贈盧少谷考績敘

少谷盧子自弱齡振跡京師軒軒負志尚歲居靖乙  
未舉進士遂願緝熙 聖圖茂樹民譽喟然歎曰治  
道以鈐筦爲總耳目爲寄誠使持衡不爽耳目苟炤  
庶流萬物咸歸有極徒維其末不澄其本奈何要何  
繇是有極言切論之意猶欲迎機而投舉一事以  
達忠諫會少宰請覆試進士銓內外選將釣取公名

自知堂

入卷八

三

盧子以進士上書止之語今具在公車有詔勿試夫  
靖恭以獻昭如日月以宅端揆何私可干乃而紛更  
之爲此盧子言外意云居有頃而復上書言諫官事  
始之以慎選終之以稽功徵其昌言慨張治理至謂  
太平靡缺謙讓嚙嚙何哉 上微謂其言過激當道  
者適曰是非洛陽年少者邪何相似之甚也意甚不  
厭竟出知嘉興然士大夫無不壯其風烈爲今三年  
以循良徵尚以前過不拜臺諫乃得刑曹郎有職惜  
其材惟昔蘇公有言忠言之發從心而出吐之逆人  
茹之逆余盧子寧逆人不逆余也其所向往何詎不

樂哉謂散曹非所居亦過矣嗚呼言本無二乘其志  
易於行沮其銳易於止亦可不念哉間因閒居畧及  
經緯先崇國體熟念無以踰盧子所建白者卽盧子  
連蹇困踣之後居刑曹持議鯁正不少沮撓其始終  
亦畧可睹矣時乎時乎固有始訕而終伸者盧子他  
日幸得遭逢其時對奏秘室陳力獻謀茂亮洪烈亦  
端在銓司言路哉百工之事此其委耳固盧子之壯  
猷私心之所符也若當其時乃念言激事艱稍彌綸  
於俗綜及末務而移其初說非所期矣蔡汝楠曰知  
人可以作哲刑名止於一家以盧子體局方殺敏達

自知堂

入卷八

四

踰人其於刑名明而不留文而無害有足多者獨其  
陳列治要與知人之謨微指何異此尤卓然盧子嘗  
三歲考績羣僚僉復令申之以言余特贊之庶底  
績焉

徐氏著隱敘

居雲徐子者中山徐武寧王之後裔也傳於隱記沈  
洋數千萬言而不能取一命之榮工於聲律長短歌  
吟江左之人爭先扣之而其家蕭然無貲徒四壁立  
稱居雲山人蓋自表其出於閭閻功勞之家而志泊  
如也徐子言之微者託於詩其寓言恣論則有著隱

二篇縱橫浩漫靡所不究而達於治忽之理者尤詳  
名著隱者身隱矣而所存無弗著也於詩有之潛雖  
伏矣亦孔之昭又曰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徐子之言  
昭其所伏而無遺要其所臻而不爽此儻亦古之策  
士安在其能泊如邪余既以山人重徐子又以推策  
變化疑其非山人雖疑其非山人而最愛其書故自  
嘉靖癸卯置其書笥中時出而觀之反復抽繹五年  
于茲益得肆覽其閑深之詞而曲暢其微妙之趣忽  
廢書而歎信乎非山人不能作也薦紳大夫立朝從  
政其于推移弛張之際默聽於一定之後而不能預

自註

入卷

五

考其窮冥之原何則由規格之內者拘而不達處篋  
篋之外者曠然易明也甚則依違物情如詩言直諫  
善背者則嘖嘖之態作而昭鑒之智昏矣山人早謝  
榮辱之路而不離性命之情汎觀事物洞見倚伏知  
者必言言者必盡復何疑乎余從入仕素遠要津自  
非秉軸乃迷者然但以脩行列拘世忌則反而思之  
中心之鬱而不達者亦多矣故以予觀之則徐氏所  
以述者隱者不有得於山中者乎昔孔氏之門善敘  
隱逸非遺落世事首陽柳下其致同科然則跡徐子  
居聲華之外爲推策變化之論亦謂之山人可也

吳山人名公贈言敘

說詩者曰薦紳之詩弘麗山林之詩冲澹繇其或出  
入紛華或棲止靜域故吟由情發情緣景生聲詩興  
致判若楚越假令責薦紳爲草野之音微山林爲繁  
縟之體咸薄不爲至更相笑也惟夫大雅君子按其  
大較而徐考其所止本於中聲之自然而察夫詩樂  
之變體則官商欲其相宣文質未始相悖一切之說  
惡能盡詩人之情哉在位之士固多珍瑛巨麗之賦  
至於閒情緩敘博趣遠思必求之山林然後足以發  
之而稿薄爲資者自適之外亦恒託朝廷宮室軍戎

自註

入卷

六

風俗以達其感遇鬱伊之意卽國風諸詩宮闈敗穢  
之事王公卿士之政反出於里巷之風謠而鑿永繁  
塲嘯蛸熠耀田畯羈人微詞玄諷顧作於袞繡之大  
臣繇此而知顯之欲妝綴之必工隱之徂枯寂之一  
致應制徒爲宮體閒居止採巴人竹枝諸曲倣依而  
爲之者何以妙盡變態而止爲中聲也自唐人詩傳  
而海內文士視之爲國風羽翼詩學宗鏡他大家不  
論隱逸傳之王無功賀知章輩遨遊京邑歸辭凌駕  
當朝列傳之少保薛稷平章張九齡其富典之詩惟  
恐托寄之不幽刊洗之不盡故雖居江湖施諸廊廟

而不駭雖處紛華質之隱逸而不媿斯亦足以發明性情所必有聲詩所必至者矣吳君子克者以能詩聞于公卿而吳下之山人也山人不惜投詩公卿而公卿作者往往以詩報山人予讀山人部下諸篇庶幾弘麗公卿報山人詩皆不期而有冲澹之思豈亦各有所取以昌其詩轉入別調而適符中聲者乎山人不唯不厭薄諸貴游乃愛其詩而思傳之足以見山人取資之廣山人諸篇亦必有貴遊取而傳之者余姑爲之發其端

河南夏邑誌敘

夏邑

不贊

七

觀一郡一邑之誌者先於其地理得封藩之宜察隆污之習可以制寬猛而經貢賦次及宮室之廢興戶口之息耗學校之盛衰官師之振墜人物之勸懲千以盡一方之贖會一方之動然後能極擬議之詳而成變化之治故釋誌之義者曰志也魯之春秋亦列國之史也孔子曰吾志在焉師夫行者謂之志畢其志者謂之行明魯史之作足以引其志於不窮也魯國宗子以其所是者而樹風聲表德行則行不獨言孝經而春秋亦何但志焉而已也歸德之有夏邑古宋地而碭譙之名區也於趙宋爲畿輔之區於勝國

時爲府之首邑嘉靖乙巳改歸德州仍舊之府名予實倡守之而首入夏邑之境以予不敏欲檢括圖帙之散遺訪搜長老之賄記然後敢經土而制政焉文獻無徵而予之治亦無狀無以寄其志於始斯無以致其行於終惜乎徒操大可行之勢也昔人有言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商葵之墟中原文盛述之難矣而流風遺事兵火於五代之際淪喪於完顏蒙古之時僅存什一於千百如有志者烏能不遠筆之於書而使之湮廢也予守郡無幾何時遊先宜人憂還山中既禪除矣而夏邑令鄭君廷佐以誌寄予且曰予舊守土寔知上風爲我序之讀之至人物之卒章經土制政之宜與事物之變粲然大備以予所述於爲治之初者鄭君乃能具於治成之後予又烏能不撫卷而與感也鄭君卽此以保令終繼鄭君者緣此以圖善始使道商葵而經此者歎是邑之盛徵往古之事民物繁阜大異五代宋元之時而禮教興行曰此誠聖人所自出之鄉也其爲制行不亦美哉修誌名氏與其年月邑人丁君旣序之矣予不敢贅而准以志行之實相最俾刻之簡端

贈省泉蘇君陞武學教授敘

有談文武之事於孔氏之門者曰靈公問陳乃稱述  
俎豆而軍旅之事則謝未學是孔氏之汲汲於崇俎  
豆也及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  
歸鄆龜陰田當時犁彌以無勇窺孔子因使萊兵  
劫魯侯以逞孔子使士兵之萊夷却魯田復於衛則  
崇文於魯則示武聖人運用變化如是其不測也嗚  
呼是猶泥於形影而未觀其合者也春秋自衛侯燬  
復國至靈公數世攝諸大國間軍事不失從衛之先  
臣以至王孫賈之屬其整齊講肄之功可睹蓋非戰  
陳不明之患所不足以飾政而興國者禮義不立而

自靈

不學

九

俎豆未聞也祝其之役雖曰用武而所辨者首在於  
夷夏盟俘之分稗祀棄禮之罪以之化服齊君而沮  
懾萊兵亦豈壹於用兵者哉故知俎豆之言正孔子  
善答軍旅之問而從容却敵致其歸田正以禮用兵  
之明効也 國朝洪武初立武成王廟於京師儀同  
太學釋奠無何即廢正統間用食事林時議仍立廟  
并建武學設儒官教授武生此後每舉天下貢士之  
歲亦試武生 嘉靖辛丑 廷議罷武生試武學後  
廢甲辰復舉如初而學得不改國初所廢中葉而興  
辛丑所罷甲辰而復武學必不可已而領事必以文

儒間嘗緣典故參時變而備知文武之說聖人合之

而未始不宜時制分之而未始不成周而下田制  
既更兵農不得不判兵農既判文武不得不分因時  
立敎於其分岐之中求通知之道則立敎不得不合  
今才簪筆持橐與躬擐甲冑者殊科此其所以分之  
也雖文儒責以封疆之用雖武弁責以俎豆之習此  
其所以合之也肖泉蘇君以文事畧德清教諭者三  
年茲晉秩領南京武學文教既達於敎用之實而武  
學又將明俎豆之事此在蘇君之職守亦分之而未  
始不合者也且金陵建國根本之地也秉文德而號  
聖學不負君命也

自聖

不學

十

贈德清郝縣令敘

吾德清本山水之邑蓋聞山鄉多樵蘇泉壑之利處  
水鄉者引水灌漑輒成腴田其民饒樂久遠唯吾邑  
西南與直北多山無生植當武康餘杭大水之衝則  
山隈之田易沃易稿東北居陂澤間然磽瘠之土高  
下失宜僅望收穫不為腴田是德為邑有山之害無



山之資居水之會無水之利者也唯其接境歸安烏程仁和諸大縣壤地與之相似而居民實無聊生名爲富者積貯不克無以應倉卒事故其富亦不再世徵派諸費則德清必概於大縣達官貴人往來道路前舟未渡而疆候已報繼至征絲不給凡此皆德清所疾苦若以論民俗則貧也何病之有或者從而傷其脂理迷其恒心以啓其鬪計辨爭遂謂吾邑多梗非引繩痛排不可治嘉靖丁未楊州箕南郝公來長茲邑余泰鄉大夫備候屬問候來之匝月語余曰以予觀德清寧有病民哉所謂病民惟埋藏匿驅脫悉

皇鑑

六變

主

肆憎主而怨其上今德清豈有是哉惟貧可憂耳余竊喜侯語心知爲仁侯自昔成周命治頑民汲汲於旌別淑慝之不暇而尤加意保釐惟慮其忿嫉於頑况本醇民而又加之貧哉侯言良是侯愈益約束齋閣蕭然若羈人窮士往時諸甲供奉今悉去之達官貴人之饋遺及常役征解費於公事者亦十去八九聽獻不倦曲盡情態雨暘不時憂形顏色憐孤恤弱踣苦窮仆者皆起而有樂生之心邑人曉然知侯之仁於是喜侯之來而惟遇侯之晚欲祝侯之祉而又慮侯之遷耆老范某等走于鄉大夫汝楠而陳侯治

狀因告祝侯之意余稽感應之理而愈歎吾民之良民果不可以成心治也乃慰之曰吾侯之加意貧民而日圖拊循之如此諸按部使者必當具其事比于古之桐鄉零陵以告中興之朝

天子聞則必先以重書褒異之遷去之速固其常理雖然明年天下郡縣率述職於朝侯如述所以治德清者天子應重嘉予大夫將以備寄耳目以候之仁必更陳述臣備官德清但能去民所疾苦太甚者未能爲陛下大舉成効於一方也供饋雖節而農政欲次第興之梓鼓雖絕而尚圖永久安輯之策錢

皇鑑

八變

主

穀獄訟雖有條理而父老子弟尚欲其融洽禮誼更假臣期年以畢此志使其得請而至以要三年之成則爲治豈但今日而已哉擢節愛養王道之始及其成也經制大備侯之蘊量有素矣其所究竟誠不可知而耆老所以勸侯者復宜如何也

豫章既白詩集敘

僕入 觀還衡經江藩藩府既白翁延僕暨某太史於其府第令譚藝爲先是既白翁研計墳籍旁覽百家意獨好爲詩篇章既富取次諸體繕雕成集梓人告迄而適僕二人者在坐翁曰詩不可無敘敘吾詩



其屬二君僕由是得請翁全編及閱其卷端則自璧谷王先生而下評翁詩總若干家以僕覽觀所會機言相契欲發之贊歎而肆爲品評者諸先生皆先得之復能加之哉雖然尚可以論其體焉周之亡詩國風猶在第雅亡爾繼詩而作者如楚詞樂府新詠諸家大抵非出於窮人羈士憤懣無聊傲脫交态震撼排擊沿於國風之變者則或爲綺語入於纖靡去雅正遠矣故李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朱子深壯其語惟時唐風可採唐雅殊未可見至我朝會毓中和斯學士大夫人言大雅矣唯夫或困

自聖

卷

三

於明經或窘於矢志求其純於雅正不沿變風之緒者君子猶以爲若此之艱也翁諸體詩進獻之章倣朝廟之樂讌會之詞寫慰勉之情其他申贈皆施於當代名公蓋如山甫徂征韓侯入覲有不吝已於言者故閱其篇目載味其詞皆綿暢典麗而知雅章在是矣昔魏陳思嘗求自試卒不果試以昌其詩而所傳詩鍾嶸品爲作者之最然則其不試固成其詞藝邪如公優游藩封綽遠塵滓既隨俗儒之習亦無失志之窮卽所應接宣寄於詩性機妙發而氣韻天成雖其格致過人抑非其居使之然乎僕於翁詩猶未

暇深加紉繹如肆嚼於屠門觀容而決驟者故抵牾諸公之贊賞而概論其體裁及本其緣成如是若更有評定則以俟太史氏時嘉靖庚戌夏五月端陽日

畸所漫稿敘

汝楠少耽藝誦書至桓譚學賦於子雲今讀千首則哀訂騷賦自楚至漢魏六朝而四百篇今行於世既而讀法言曰壯夫不爲又考安石定校上法罷詞賦曰經賦之妖輒又棄去謝不爲詞賦者凡數年意空空如也忽復自悟凡文道之奇也第了翁嘗歎今之所謂文古之所謂辭爾從事於文則文王拘幽孔子

自聖

卷

四

反趙其爲辭也非騷賦之宗邪然而祇謂之文王孔子之文朱子因楚辭考正辭賦意蓋如是若揚雲厭辭賦著玄擬易安石詆春秋著辨疑而五經皆附會私說其所謂經義之釋者果文邪抑辭邪其能不賦聖經邪汝楠自是始知文章之在世不容以羨心就之亦不容以厭心棄去唯反之性情察之物理會古人之所謂文而已矣且賦之爲體其爲古詩之流三緯之一君子蓋嘗言之至於平原文賦其論詩賦以爲叛理特斥其說夫綺靡淵亮之云固江左之習至緣情體物二語未可盡訾也聞幽發微婉以括趣寄

之在詩鉅麗綿暢傳而歸雅託之在賦汝楠觀於瞻  
所徐先生之賦其博而歸雅者乎先生之從孫判衡  
州雲峯君梓而傳之汝楠蓋得繙誦全編先生遠於  
理學遠於事情曾不臘仕而裁文千燕閒之時黜平  
淵藏鏘然金鳴出之無窮而游之有間故味之深長  
而泯乎雕鏤之迹卽先生詞賦考見經義自與貫穿  
而先生之經義從可想已然則何病其爲詞賦而烏  
能已於傳邪記有之登高能賦可爲大夫今從事爲  
大夫者或情於理學多悖事情不能體物爲賦先生  
善屬賦當列於古之文人而坎壈以終其身可悲也

身堂

入卷

十五

徐野舟先生劉孺人入十壽敘

府僚雲峯徐子遷同知梧州將以秋日取道泰和而  
舉壽親之禮於是汝楠考原禮意爲徐子敘之曰嘗  
讀洪範福極明君百錫壽考賢哲協極人多壽康其  
爲禮也見之辟雍燕饗以及鄉遂飲射上公貴人且  
袒韞鞠膳薦物乞言祝其無疆儀度惟謹蓋自朝廷  
之上以至於閭閻族師莫不窮究其禮其詩在王  
朝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在田野曰爲此春酒以介眉  
壽絲此觀之長者躬蹈仁義禮樂躋之壽考當其禮

而不爲泰朝廷鄉遠之少者履敬備物尊其長上致  
其禮而不爲訕仁壽之盛漸靡使然也後世此典蕩  
然幾廢凌競戕侮海內肆起雖辟雍庠序之上綴文  
媒進之外不復知編收端昂几杖邊豆爲壽考之具  
與夫博拊獻酬爲壽考之節孝友風微仁讓不治職  
此之由大協極之壽考老之禮舉無可觀則斯禮之  
失將安求之哉君子以誕日之壽雖世俗之禮然禮  
之墜於邦國鄉遠者或能舉之於家塾廢於政事者  
或能見之於讌私與敬養於彌年者或能致之於一  
日猶可因以求古人之意焉惟求之鉅室富人則盛

身堂

入卷

十六

張供帳後賓客從歌舞擊筑吹竽謳呼爲樂近於夸  
詡而窮巷之士又落落不能行其典禮不得已而求  
之家塾讌私與一目者又如此其難也 本朝以前  
兵禍屢萌卽今數五陵右族以至江南薦紳大都少  
千百年土著之民世家不佞典禮多缺無足惟者而  
惟稱廬陵一部委蛇江鄉累代安庶士大夫閑習禮  
樂宗族秩然飲食之會宗族合千人上下者凡數家  
予竊慕焉今得之徐子徐姓蓋其著也徐子今壽其  
親野舟先生與劉太孺人年皆躋八十會使道聯徐  
姓與其姻親稱觴祝焉必將申閑習之禮樂舉一時

之盛事有異於他郡者嘗聞野舟先生承萬里君不試之緒與中大夫臨江君範俗之行其孝友之德風自閭內孚及閭族而世事琅琅燭照無爽若在成都必列於庶老事之膠庠而徐子乃聯少長具儀度以壽先生孺人於家塾而備燕私其一日之禮可以推行於平時則夫考協極以躋仁壽陳禮樂以明孝友合冠裳同風俗是爲人備誰謂先王之禮盡廢於今哉而夸毗簡陋之風視徐子何如也野舟先生自今以往年彌高子姓彌衍徐子之器業日隆而舉此日以不墜則海內稱世家於古郡者不獨感於徐氏邪

嘉慶

不棄

上

而聞徐氏之風以典禮者謂之錫類非邪徐氏既葬純子爲備舉古今以繫風教乃若野舟先生德行之詳史氏龍石許先生蚤已敘論徐子歷郡縣能彰有常外史自當記之故不具載云

遂府僚雲峯徐子權同知梧州敘

史遷敘傳詭異聖論前哲已詳言之其不詭聖人裨於時化者君子奚取哉僕憤吏治不古有志領郡縣一試嘲謔尚論上下數千年間頗得其說循吏酷吏均之名臣而聰明幹濟稱於當時者也以其聰明幹濟之才炳然有不吝掩之實然而如此則循如彼則

酷蓋本之聖經德禮政刑之說酌夫制治清濁之源以辨循吏酷吏之分若專紀刑慘慘覈如屠伯虎冠者是豈史遷之意哉以是知吏治之敝聰明幹濟用之無本則其流毒視澳忍叢性者爲甚有味哉史遷之傳吏治也衡州之爲郡湖湘粵區而荆楚絕徼也然近頗多事僕初領郡得衡雖老吏亦爲僕感顧曰地遠則毀譽易搖民敝則法令多沮獄訟自臬司下郡縣月數百人連案牽染者不可勝數民視赴法堂如故游其視郡縣可知已非威名之吏而繩墨察不可治其或不足以自全僕歎曰此豈曩時願試之意

嘉慶

不棄

上

哉比至衡州首接府僚咨詢土風閱衡之史曰事簡民淳自都下聞又復嘖嘖如彼雖然史之言是也敢因風尚適然之敝念疾吾民哉唯知約已近民而已矣雲峯徐子於衆中獨心契僕言後論之徐子正約已近民蒙險而終譽者也徐子穎毓絕人然善爲吏本經術政刑之原見之行事劇政疑案能立談斷之然粵味細民恐其或傷嘗署縣政本既立匝月間獲負自來輸者如市職搜盜屢獲巨猾而良民安堵事下自臺司者以平實之衡之人士以此深德徐子而亦曾見撓於文法之吏銓部御史臺叢徐子廉仁吏

也不宜以文法罪竟署上考擢同知梧州將辭衡衡  
士人無不曰幸清議方在

朝廷以爲慰快其細民無不如去慈母欲牽衣也衡  
果必待威名之吏邪抑如史之本事簡而民淳者邪  
民敝之云風尚適然乎否也僕初究史遷之旨以循  
良爲檢境茲又觀於衡民其効較然矣抑粵區絕徼  
其民曰遠人仕於是曰遠臣九經於遠人曰柔遠人  
遠臣多舉在易曰其用柔中柔中之指非循良之謂  
哉聞蒼梧百粵之輿視衡尤遠夷獠雜處民徭不蠲  
其政務若亂繩然要非可以強悍操切責治効者外

八卷

入卷

七

拊諸會翦綏軍旅而中興困疲如用試之衡者懷柔  
蒼梧吾固知徐子又爲梧之循吏也戒行之曰鄉先  
生以下多採閭巷道路之言用紀政蹟或爲歌謠僕  
特推本其心合於循吏且用示來哲無誤衡民蓋郡  
史事也於是備書

### 封君柘山李先生六十有四壽敘

歲嘉靖己酉撫楚者南至於衡曰樹風聲表里宅撫  
使之事也郡之顯者爲誰乎衡州汝楠謹白本郡都  
給事中慎菴李于方顯庸掖垣其父柘山李先生得  
封如其子官是衡圖有顯者而李先生爲最撫使因

屬汝楠表其宅以樹風聲是時因慎菴以知其源也

宜先生之榮也哉無何屆十月之朔屬吏舉鄉飲酒  
禮以告守衡州汝楠咨于師博士曰斯禮也尚齒而  
貴德豈宜循爲故事奉行不度其下博士及博士弟  
子議儒學具以名報首列先生汝楠乃具安車令以  
大賓迓先生先生至庠成禮而罷汝楠諭諸弟子曰  
汝弟子其敬式之弟子曰諾是時因先生以知其委  
也宜慎菴之賢也哉余爲郎時卽與慎菴善慎菴疑  
朝周盡而意度豁如理毘陵郡刑則郡有折衷進列

八卷

入卷

七

諫議則 朝有砥柱彈中貴藥察乎矢言之士氣增  
垣扉間唯其色理醞藉人尤服之楚中推列三事必  
曰李君李君云此李君名在天下又且辱交汝楠知  
之不繫守衡之來與否也唯因李君得以知先生先  
生實潛德非履歷斯地烏足以知先生之深而泝其  
宏源哉汝楠嘗嘉歎三代君子進則齋廟熙載身在  
天下風行朝著及致其事而稱老必憲養而乞辭不  
然亦觴豆拜壽於鄉遠之間故一人兼朝野風動之  
責而終其身有勸善折惡之益今之薦紳爵遠津會  
則流風斯微乞歸而老或詿世議浮湛鄉遂間矣孰

謂慎菴著節一時既顯於朝而先生之德又足風乎一鄉也在朝在鄉父子兼之豈非古人終身之益今世希尠之事萃于先生也哉且道行於朝而先生之居鄉愈勵道行於鄉而慎菴之立朝彌謹德行堅立風化漸溥固守上之所樂觀頌祝之所首及者先生年六十有四之誕辰汝楠撰文頌壽爲祝史先而以家庭之盛爲序微哉意有寓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爲萬民之望先生詠之不然南嶽神仙之藪宅珍木玉榮鶴髮輕身之說及先生父子綸綍鍾鼎福澤遐厚豈無足道者而必固以獻迂生之朽談也時嘉靖庚戌十月八日

劉氏六節詩敘

畊孫壽孫與孫俱死忠碩死孝龍氏段氏

俱守節

郡史氏曰夫綱常宇宙元氣故危不易道衰不變塞臣之死忠徵元氣之在國子之死孝婦之死義徵元氣之在家或者曰衰危而忠孝節誼見焉無乃與世運不相蒙歟曰非然也斯道不以昌泰存不以衰危亡敘之於上而風之於下世之所以昌泰也其道同而混忠孝節誼之跡敘之於上而敘之於下世之所

以衰危也其道獨而著忠孝節誼之名昌泰而敘者漸歟往之所以必復衰危而歟者不泯否之所以必泰斯元氣在世古今同然殷士膚敏多伏節誼其尤著者孔子以仁稱之在世爲元氣在人爲本心周之所不能改乎殷者此也胡元濁亂衰危甚矣朝典撥亂仁義禮樂之治決洽寰宇不戢而速固作新有自抑元氣不泯自上敘之而寢明寢昌也元氣旣衰湖南又爲遠裔其鄉之名賢劉畊孫之守寧國劉壽孫之保常寧劉與孫之殉南豐皆忠烈死事與劉碩同死父畊孫之難龍氏誓守夫畊孫之節龍氏之婦段氏亦以死不汚紅巾之亂斯時斯地元氣如絨思孝節誼之盛隆於一家非但不泯章章若是必有由來湖南之人稱之至今民之秉彜故好懿德豈欺也哉湖南衡人侍御岳亭劉先生懼大節之久而不著於鄉也卽六詩申詠之又惜其著于鄉者未表於國爲之敘以明之其序大指謂天造時如余闕福壽諸公伏節之臣旣表章之矣畊先輩未錄其遺善也歟而况於貞婦之節歟携至郡齋屬余商訂夫忠孝節誼元氣之流行勸懲諷刺元氣之宣暢勸懲遺權諷刺備焉何患逸而弗彰哉且諷詠繫一國天下者國

人君子之事也采而聞之天下先播於一方者郡史之責也因以侍御所錄詩并序刻置郡齋諷示南國貽之四方刻成之日藏之南嶽名山謹識年月爲之序云時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秋九月十八日

敘衡湘問辨

明道程先生曰默而識之者存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則者斯可矣白沙陳先生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大疑者覺悟之機而善問以求明者可以馴至乎默而識之地此爲學自然之科級也或者曰道本易知卽心成聖不落階級何假問難哉

自序

入卷

圭

其爲學也雖言漸修實崇頓悟就其端緒必歸絕智方許證明而逡巡科級之流率棄置室外嗚呼是豈見性也哉古之人終其身由學焉而不敢荒寧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良知也知者至之不知者求以知之所以致其良知也至之求之之功學問思辨而已矣至於及其知之一也此人性所以皆善而人皆可爲堯舜之說也汝楠守衡州職提調膠庠既申性善堯舜體統太極之說以示諸生復示之由講學以求盡其性使知疑之與悟善問默識初無二機故於所質疑問輒竭盡以告久之諸生錄之成書爲

之推原學術序其篇首乃系之曰學之於人大矣吾烏得而不言雖然豈無終默者乎陳先生曰人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自關自闢自舒自卷之本體斯吾何以言之哉其由問辨而自得之可也

敘傳習錄後

傳習錄者陽明先生之門人錄師傳之指圖相與習之者也先生曾以是錄手授今文宗蒙泉孫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書院而公之爲序櫟括學以盡性之一言蓋先生之學惟曰致之而已矣今發明之曰學以盡性何也曰人之有心性卽吾心之體

自序

入卷

圭

也心之有性知卽吾心之靈也自此知雜揉或慮真妄決擇之難不知本然之體昭明靈覺本無所昧動於意而知能雜揉亦卽此體足以自知而決擇之著誠去僞不容不力至於無有乎弗良則無有乎弗誠故知也者誠之原也自此知渺微或慮酬酢變化之難不知本然之體圓瑩洞徹本無所遺交乎物而客形變化亦卽此體足以盡物而精察之博學以問不容不至至於無有乎弗格則無有乎弗良故知也者物之則也同此知謂之性致此知謂之學周旋物則克積誠意發之肫肫然不可已極於皜皜乎不可尚

合內外一寂感是謂天性之盡而至善之止也以此而質於往聖其曰道心之微即良知之發也其曰惟精惟一此道心即致知而誠也博文則知貫乎物而無有不格約禮則知皆天理而無有不誠固質之而不謬以此而證之前賢未發之中此知之中涵既發之和此知之貫徹義而曰集即心無不正配義與道即意無不誠亦參之而不惑故致知盡性之說傳而習之及門之徒不能不錄而蒙泉孫公廣先生手授之澤亦自惡可已也惟錄名傳習則傳習之指非會氏獨得孔氏之宗者乎嘗觀聖門之宗獨歸會氏

自聖

不義

一五

而會子稱服吾友則惟顏子二賢之在當時顏子嘗識聖道之深邃變化矣會子嘗親受大學孝經之指矣然所謂傳習者豈在是哉顏子之學博我之文約我之禮竭吾之才然後卓然聖道至雖欲從聖人而求之亦自無由會子之學自察自欺自求自慊必慎獨知然後竟以魯得之至雖欲媲美若之似聖人亦不可得傳而習之斯其至矣然則斯錄盛傳海內君子以能演先生良知之訓為傳習乎抑自信自知何者為良先明乎善益進於誠凡功利之溺此良知意見之障此良知皆如自治痛癢自致其力以自有之

知盡自行之性以此奪其所聞為傳習矣乎嗚呼先生之學真孔氏秘傳而以先生之道反身而自得之如顏曾之善習者誰也敢告同志相勗善習庶無負先生傳教之意云爾時

嘉靖辛亥夏日門

節婦李母砥柱圖敘

蔡汝楠曰盈天地之間惟氣氣則有所以管之者帥所以管三軍也志所以管氣也孔子猶曰可奪帥不可奪志繇彼已相形二之故危心事無間合一故堅危在物堅在我此立我持志之說也然士志撓而堅持者鮮矣故歎之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何為我不自立而自我奪之哉思及匹夫不可以媿士乎節婦者府僚餘干李君之冊年纔二十五而李君父亡抗節守死以遺書訓其孤孤意承考竟以文儒顯于楚間判衡州奉節婦以常祿供膳於官時年七十有二而同官者獻壽以彰母節又美節以為母壽咨于郡長曰若李母者豈不為貞而安烈且成乎圖砥柱者以劉喻砥柱蓋砥柱喻劉也汝楠曰一也今夫砥柱為石為金乾一之體凝焉者也故其質剛波流蕩射古今晝夜曾不淪胥曾不搖撼無他凝之者真也節婦

自聖

大義

一五



守死不惑從少至老性靈之真管焉者也故其氣正撫孤紹學以揚君子之顯名曾不依違曾不回貳無他管之者至也以予觀之一也然而砥柱者形乃謂之器貞節者默而成之謂之德克義之盡也砥柱之於節也亦猶將帥之於志也易之言曰妻道也臣道也汝楠每考名臣變革之際無不與日月争光者士氣萎靡繇失真管何足異哉孔子蓋激於上而稽于匹夫今慨於臣道而稽於婦人然則佔俾科目浮文之果無益也如是而婦人女子之貞固有流行而不泯者汝楠安得不樂道而爲之敘諒吾敘者知非

自覺

入卷

三

但爲節婦而已也

### 未陽縣誌敘

汝楠典郡雅尚郡之圖史每屬州縣圖上都里坊巷城池宮室水泉山谷人物大畧語云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辨同異以制政事庶有益於理亂之數無何未陽馬令宣上其籍閱之如築城改糧皆鉅政鄉賢謝御史以諫聞於天下乃大體籍不具載令改爲之又經年以所改本上庶幾備矣嗚呼恩制治而無文獻以觀地之宜是却車而求行也備文獻而無取裁以用之於民是飾車而弗庸也飾焉而用

之以舊令之政且貽於新令可以不改往轍而一邑大治昔孔子歎文獻之無徵謂方冊之政舉之在人且許令尹子文之忠誌成自今徵之舉之又自今貽之後人吾將與令共圖之矣

### 湖廣鄉試錄前序

嘉靖三十一年湖廣舉貢士之典先是禮官覆議承天黷學恭承睿宗獻皇帝發帑修建聖蹟具在宜有紀勒以垂殊休詔曰可遣官勒碑煇耀庠壁于時人士祇承德意以及全楚聞斯典者愈益思樂激昂夙夜淬磨以待徵令而是秋適當徵貢之期巡按御史

自覺

入卷

三

某鼎然飭慮曰遵命非偶掄材實難監臨是司而敢弗法慎訪文學馳聘某等集院校藝乃以某暨某考試而提調以屬左布政使某右布政某監試以屬按察使某副使某及簾外百執事巡咨既周慎簡克之凡所規畫放於故事而虔肅有加內外協慎維時侍郎某以征苗侍郎某以督工先後至敷文迪雅崇獎士類都御史巡撫某保釐戢寧風化攸賴士咸興植撫治勛陽某提督南贛某並崇軌事允貞文教總兵某雅意崇儒郎中某主事某祇事樂觀右布政某參政某參議某副使某僉事某都指揮某分贊經理皆



與有勞參政某副使某先期入賀皆與有聞焉者也  
既勵衆展事乃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二千若干有  
奇簡其可者九十人覽其文率磅礴渾厚褒拔炳蔚  
折衷於聖人而弗泛濫於諸子信鳴盛之昌言鼓舞  
而敏化者也列上名氏并其文錄之序曰猗歟盛哉  
蓋自陶唐有虞以來而今爲最盛者也唐虞之世史  
臣紀德自上被之則極於四表自下獻之則其惟帝  
臣海隅日出之處旁燭輝煌七生其間舉能贊揚雍  
盛維茲江漢荆衡蓋南表之所經離明之正位也有  
弗不變而極盛者乎火正箕維神禹過化其道因之

貞鑑

八卷

五

厥後文王遠自岐周而化及江漢固聖德所動抑遺  
意存焉爾春秋以後稱楚材者斯風漸微而奇節不  
泯譬諸草木質體不殊而化光有待洪惟本朝貞元  
既合一統文明祖宗化澤涵濡有年及精英暢萃經  
洽南紀我睿宗獻皇帝封建興都躬親視學講經錫  
鐘葺宇寧居而楚郢之間漸潤已久及我皇上登潛  
正位聲跡在茲建邦立極敷錫惟均而教典昭垂首  
被楚士先年制增解額人懷感勵屬者賜碑興學益  
闋休光又惟睿製闢揚懿績且以上聖之資承斯  
文之統以懋忠孝之道以明孔子之學士之目觀而

心警者以楚視之他方以今等於往習宜其月異而  
歲不同也大要變化關乎世運作新係於時會鍾鐘  
出於山川融浹原於治教肆觀文教崇經傳而斥百  
家其磅礴而不闕者本朝變化之澤也至於言人人  
殊咸著精彩非我 獻皇帝 皇上作新之効乎持  
偉議而闢弘訓其峭拔而演迤者楚省山川之委也  
至於不詭聖人而歸於雅馴者非今日治教之神乎  
夫堯舜之世遠而後孔子之道著孔子之道著而後  
素車之道行孔子之道不著堯舜之道不行堯舜之  
道不行孔子之化不盛不觀夫孔子至聖然無典樂

貞鑑

八卷

五

胥師之任鄉魯之士遍悉樞趨亦非司徒造士之選  
故身通六藝數七十有奇陳良一人崛起楚地遠燕  
周孔遂稱豪傑隔數百年有宋元公獨紹正學傳人  
洛陽楚產無聞而今日楚士之數貢者九十楚士之  
文似通六藝何者斯道之明於下也待人而行斯道  
之行於上也自無不明故也卽孔子之志其在當年  
寤寐周公舉文武之政以達堯舜之道徒淑區區鄉  
魯之士其後於楚來一陳良焉豈其志哉元公在宋  
其道益孤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文教逢涌通行寰宇將式承藝訓咸歸周行况於快

觀萬物之先有不夙造與私相淑人及私淑諸人遠矣故曰自陶唐有虞以來而今爲最盛者也其與諸士何幸親遊其盛哉雖然孔子之門賢通六藝而科首德行唐虞之世化洽遐邇而尤謹肅達爾諸士有於六藝之中猶勵行於孔氏之門者乎有於靜言之日猶庸達於唐虞之世者乎其深惟而砥礪焉可也

湖廣鄉試錄後敘

壬子之歲某祗役于楚得以觀多士之文而當序諸末簡謹觀言曰我皇上握符建極躬行達孝加意興都寵錫謨訓人文之盛有繇哉繇士之文以考士

自製

八

三

之衷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操仁義道德之言炳如也蓋忠孝之所克積而放勳之所振翼者已故自其所克積而知上之加于庶民自其所振翼而知楚士之盛於天下也昔者帝王憫夫五品之不遜也教人倫以淑百姓惟士與民咸迪斯道而九德登俊由中和之化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用材之準洪範可睹要之稽於三德協于皇極者乃可與於士之賓興周官與書蓋互見之云而孔子則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可使由之可使知之者其惟士乎遜於五品由於三物謂之盛世之民遜且由焉而

精思乎仁義之原純秉乎中正和平之氣本乎人倫而興於正學興乎正學而暢於言辭暢乎言辭而貫於事物自切近精實者知而弗去品節文章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士之所以異於庶民而需於聖教者也若夫漸之以化積之以仁而又衣被之以至德之光振勗之以忠孝之道精神所篤大道潛融而化中動和不行而至此非楚士之所以始盛於天下者乎譬之含生陵谷靡不化醇而荆衡之時則陵谷之巨鎮也沐浴沼沚靡不拔除而江漢之涯則水澤之至潤也諸士之迎風默化興於遴拔者得非

自製

八

三

含生巨鎮而沐浴至潤者乎文王之文抑豈不在數乎嗟乎詩有之云靡不有初記亦言之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先之以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諸士於忠孝之道既已知且由之盛於天下而異乎凡民發爲文詞純精若是則所以致規於諸士者亦曰恪終備順以不忝思皇與毫之實而已其著察或移於偏蔽而終備弗若於古訓則豈惟曰士行之缺不可以言天下也將有媿於凡民而不齒於楚士矣諸士懋哉

送南京刑部主事陳君赴藩府長史敘

魚鑒

入彀

三

間正選法其議激於近代將盡用選舉廢鄉貢賢良成均所造仕路刻塞非先王作人之意於是申並用之制靜齋陳子雅有志尚適逢其辰起鄉貢士居曹郎首蓋自宣正以後今上嗣服之前未有拜命如此之榮也晉領北曹及擢留京秋官總會計以裕儲積明法令以修隄防所居以清殺聞以用人如彼以効用若此德命合符豈不難哉靜齋既顯庶幾陟歷要津無何遷為 藩王太傅執謂既用之適中道沮之云昔鄭處俊不欲為滕王友輒謝去惟是隔心唐史書示刺譏陳子開 詔風駕而往迹其自處其殆游心泰然者乎乃終告之曰仲舒對制孫弘上書文雅彬蔚冠絕一時一留相漢朝一出傳江都令之比權較力而論者方迥然殊矣卒之江都翼翼甚見尊寵仁人之言為百世師孫弘曲學阿世齊人轅固面折不回以余忖度之欲令當時躋仲舒於朝專祿周旋諧結衛霍並開平津之邸仲舒為之哉彼其隱情惜已升崇顯列以優合為精神以依違為通變固陳子不取也自今而往勉事 賢王啓處游燕規諷道義比其退食游神之庭與物無營明大雅之所保襲董氏之遐蹤企稱之者必曰中興所簡賢良志節完整

鄉之中道而出適資賢者以終譽耳故行著當年風動後人安得謂之無所建立視履周旋吉人考祥其在茲行哉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敘

法比之學言之令人迫怵慘怛而始進之士尤不喜為之蓋其鐫歷鍛鍊曲附周入任權用律奪恩廢情其說至於當年不能習其義風儒不能喻其微列六官之中非若伍官之雍容也上釋褐即從法家加之以衰矜仍之以厭怠則說焉不詳比之不當文疏在前不能暢曉或為姦狡不可勝道當是時也惟不明

魚鑒

入彀

三

之患爾及鑒其然能加研鑒將備舉細微鉤撫條目久之智故出矣律之所考智之所運貌之所稽詞之所詢皆是也迺貌應於詞詞合於智智通於律而後人無能逃於刑公名益顯操切益深向之迫怵慘怛今始快心為之所不喜言者截截善言嗚呼惟如是深文之害慘於未明其寃至於斯民殆而國脉病周之盛也罔罔空虛其中葉洛刑以逞乃有呂刑之誡漢初斷獄四百數傳綜核不爽乃有溫舒法吏之疏彼其立法於寬其弊猶嚴何則講說日精刑法彌繁所用者要皆明刑自喜之人故也去制律之意遠矣

故予嘗與法家者語云能體國家者過流於繁刑之始善持刑名者鍾智於既精之后思無傷於元氣則不必快於其心與其要公名於已則不若不病平民善言法令之際迺不失其不喜爲之意庶幾太上齊民之道綿世永久之術也少嶠譚大夫者今之善刑名者也本以文學之士爲廷尉有聲其外臺司觀察提刑於吳越之間或曰此何異乎使韓哀御與養由基騁射也嗟乎由置律以來百七十餘歲而講律彌嚴大夫用三署之法齊一方之民世道所趨迺與智會吾之所以規大夫者正在茲乎史言張歐釋之

書

入奏

呈

皆善刑名然其人自長者夫長者之與善刑名不可同稱甚明也彼二人者兼之必有道也願大夫繼其令名以垂於后是甚利國家而大惠我吳越也大夫之行也吳越人士送之各爲詩歌以祝大夫之成功屬敘於予予以自古大史陳事太師陳詩凡陳說有體余本刑官也用刑名之事次其語書於篇端

送鹿厓胡子守廉州敘

主上慮好生之德未徧諸夏每出近署守遠邦諸臣懷獻納之忠者皆不願離省闈抑未知善用及自試之道也鹿厓胡大夫當今上十五年拜北臺侍

御史坐言事謫鹽山丞用賢能歷遷南儀曹郎中故事諫官言事黜斥復敘省署者駸駸陟卿佐胡大夫迺不數月仍出知廉州得非以大廉道入交趾爲廣之南郭交趾方啓首獻蓋國家思圖其終共冀厥猷者在良二千石乎大夫所繇選也大夫與法曹郎中蔡汝楠交最善謂汝楠曰吾所以自試如何汝楠惟人有恒言耳貴聰目貴明言聰明之盡宜莫如諫官要之以天下之耳聽故無不聰也以天下之目視故無不明也聰明運乎外是非定乎內其究也以是自樹以非自坊寧有違其所揚蹈其所激者斷可知矣

書

入奏

呈

方鹿厓處御史臺海內人物悉廉得其狀更歷內外回觀物之智爲內照之用蓋亦有年行馳司南而適四方也何惑之有又奚憂廉之不治哉雖然此其大端歸然可見者耳曾未及其深微也汝楠竊見朝廷夙夜懷惟至治士大夫戮是非審於所處志不爲不銳擇不爲不精窮閭閻異壤殊不同風有識憂之意者辨物嚴而豈第寡歟將涯檢峻而忠信薄歟其咎安在夫廉斷之意長親民之意短養恭之効速循良之譽遲趨向日流去古彌遠矣汝楠嘗曰言政不言化治之衰也言是非不言仁德之棄也言耳目不言心

學之失也歟聰明以致一決是非以成仁一則道立仁則物化旬域嚮風蠻貊允格此大夫之責也太夫體此然後知大夫果善自試主上坐明堂朝諸侯以廉州爲治行之最選大夫爲輔弼之臣然後知朝廷果善用人才誰贈言斯汝楠亦可列於益者之末矣

贈蘇司教敘

士之仕爲師儒者其政不越乎篋篋籩豆金革弦匏之器雅頌齊夏歌詠齊鳴之節與夫編收楊襲之宜盤辟綴兆之容升降作止之程皆師儒之爲弟子時所明曉而熟肄者也非若有司之事輻湊交并刑名

直隸

卷一

七

之所推誠金谷之所伸縮一切政絃而整齊之者行之有可更之治稽之有可紀之功故直指之使觀察之司往往辨於有司而遺于師儒非謂其職散秩卑忽於視聽師儒之政實無以順然而自表也孰知夫師儒之政雖無以自表而上自巖廟下逮比閭鉅細之政無出於此此古者三老五更致之國學天子憲養之而不求其言師其容儀體其德行其功出於謀猷宣力者之上此三老五更之政也家塾黨庠明立師範勤宣先王之行而式觀成俗之美此宗長黨師之政也故不越於器不亂於節不失其宜不改其容

不廢其程而子弟從之公卿大夫聞風而敬法之自忒于儀而詭於道者皆曰無使師儒知之也此其爲政豈特案牒獄訟辦給周敏而已哉然有司之政顯然如彼師儒之政隱然如此宜乎非深於觀察者不能無遺而師儒亦往往以不見知自弛其政也吾庠肖泉蘇先生者常之江陰人也司教於吾鄉者三年問其課績則先任御史特奏而旌之又爲令御史所獎問其所奏所獎之政不曰辨給周敏而曰剛曰方也夫今之吏道渙浚相効先生持剛方其間儼然正容言鑿鑿不與於道得無發爲吏者之感若有所媿

直隸

卷一

三八

於先生而不敢爲者乎爲吏者且知矜式而爲先生弟子又得無樹柔惠而師先生之志者乎先生之政被於黨庠如此他日司耳目於朝奉簡書於外有不激昂自樹澄汰敝陋而一新之使柔者知剛邪者知方乎先生可謂得古師儒之政而御史亦可謂明矣維時縣大夫使先生高弟許維喬楊子春來告予曰不可無文而予謂組織之詞非所以贈先生故陳之以古師儒之誼抑書之九德官人剛毅列焉但其所謂剛方之指無賢智之過有九德之善唐虞廷臣之學必有過人者余蓋非徒欲以文贈先生將以暇日

謁先生而求相與證明之也

仁和顧氏族譜敘

仁和豐稔鄉顧氏其系出自餘姚其先有曰壽卿者顧氏支子也渡江而北家於豐稔者為無為公又壽卿之後之支子也按公子繼稱之禮言之則無為公在仁和別為始宗壽卿又總為仁和之始宗矣無為公之三世有丹厓先生因舊譜更革之斷自壽卿而下譜其小宗之世次以傳於家然由渡江而沂餘姚由小宗而別大宗則犁然可見也其篇首擬以先儒家訓鄉約之要享祀宴私之禮將次第而行之夫先

自聖

入卷

卷九

明其所從出之宗而遂考其述宗譜之用可知先生注意此篇獨切於校讐羣書而篤厚之實又與世之徒為觀視之美者異矣先生持以過予予備閱未而嘉先生之書先生曰篤厚之實鄉人士能行之而鄉大夫能勸導之斯可久之道也余重嘉其意而以所聞於經者告之昔周公係同人之六二曰同人于宗吝嘗因爻義而觀盛時厚風化闢禮法糾德糾孝之訓莫不服從是時有隱居之賢而無頑傲之俗周公神明于同人之體以推廣君子之道故不欲同之於宗而欲通之於天下至於孔子則曰書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春秋之時宗法壞風俗薄公

族相殘出政無本於是同人于宗反為所先何則順而施之周公方懼其止於此泝而求之孔子正欲其始于此也在今國初君子在位者目擊宗正之所敘凡民在野者心警過人之所徇聞故老宿儒往往稱述當時禮義庶幾與古同風太平既久氏族益廣曩時所發明者今或闕畧而不講里巷民俗時見相殘及夫縉紳龜勉在位其於同人不滯於宗矣但敦本之地使之闕然豈其托於同人所戒而昧於為政所急也齊治倒施安望其移風易俗使天下之人回心而嚮道哉予雅志於此亦有世譜刊校未定然凡之欲敘者先生皆先得之又其行事斷然欲副其意先生隱約草萊同人之不廣其勢也若孝友則可以明為政矣

自聖

入卷

聖

余節婦詩敘

娶有名士為余佐子寬長於文而天其年頃之其婦岳氏咽絕屏食竟以殉子寬之死評事子忱子寬兄也在京師聞其死哭而告於士大夫士大夫以立知子寬者惜其死以死知岳氏者重其節相與歌之所以宣其淒落不偶之氣表其激烈勇蹈之致者不

戒而集成若干篇大都祖於古人傳烈女之遺意而  
以見其君子余惟烈女有傳始於劉向太史公敘  
上下千二百年君臣行事獨婦人女子不錄其關於  
道德遺其風化蓋已疎矣至向所采記亦未免正變  
混淆史家沿襲後來最卓異者夏侯令女之屬或不  
信於親殘剝形體信已決裂而事多拂逆以國風之  
意考之母也不諒之死靡忒逃於追奪之情而全其  
不污之誼豈與一定之字相信全歸者同乎哉其詩  
謂之變風明婦人雖得其正而時風亦甚可哀也故  
衛有栢舟甚著其節而不掩其風野有死麇但聞其

皇

不

皇

風而可知其節惜乎向不及此無以廣其說於風化  
也蓋嘗聞余君子寃與其兄子忱第子某早馳名新  
安新安之士以工文重之而不知余氏兄弟出以文  
藝遊膠庠入則相砥名誼當先察於幃幙之肇端冥  
私之實行其歲月所漸雖婦人女子於相偶之分貞  
一之道必有稔知之者非徒知之其於作止之正環  
珮之節亦必有素孚於其家者一旦臨人不諱之後  
出其所稔知而素孚者默然以就其死雖其所親能  
爲之柰何哉王文公有言其身行道者縱不達之於  
天下亦當行之於妻子以余氏兄弟砥礪名誼于忱

子某幸得遭遇其時著名於朝子寃獨不獲一登第  
而又天其天年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誠可傷矣  
然而死無幾何岳氏以誼相殉亦足以見節義之立  
而行道之微也易曰家人女貞子寃有之向使子寃  
無與行之德家人無相孚之意則其勇蹈之節全歸  
之幸見諒之情皆非所能知者幸得死所而婦人之  
烈相激而成儼然獨著質之風人亦稍變矣要之由  
風化漸靡而謂之正由婦人特制而謂之變國風之  
指端不越此故諸君子之詩因內節以及子寃余推  
本正變而原其所自則歸重余氏之行以著其節使  
得附於國風之正庶有裨於化導之理余侯子某儻  
以予言爲然也請卽此爲諸篇什之發端云

皇

不

皇

### 贈董編修敘

人之才非不可馭智非不可窮張乎名無所托而泊  
然思守其中此非難者也所以爲難者豪雋個儻  
之士膺受不羣之質囊括無涯之智凡傳記可喜可  
愕之事皆其所辦猶曰非其至者回觀照而智有所  
不敢用根性命而才有所不敢恃藉中德而聰明有  
所不敢盡斯則歛盈於冲協善於約舍豪雋個儻者  
之所優爲而似乎非材智者之所易爲方有過人者



繇此永慎修之思篇未見之望其審畔援歆羨之微以凝肫肫臍臍之體蓋若赴海之水混混而不可阻也斯則爲其難傑本下邑之鄙儒也且以童子簡官不能自樹而羣處於通都大邑之中或語之以操觚執簡窮詞賦之麗則悅語之以名山貞石勒一代之文則悅語之以竹帛之事旂常之績則悅及語之以附青雲之士乘建瓴之便以收天下之譽凡騁意氣極芬華亦無所不悅既而以人馬疾願謝朝請官陪京時則潯陽董君引僕於大人君子之林俾聞修已盡性之說僕卽雖然欲罷馳騁求近裘以爲曩之

嘉慶

不焚

聖

所好質本不逮而今之所聞能不在多精神之所注諗察之所及自謂一雖未協而志或無他矣豈意退處數年之久襟華意氣之好實時往來於中而未能泊然以守也夫以僕之非智非才而况君之多才多藝又以僕之不足爲難而况君之大過人則僕之不能與君之能也皆宜相證而不容嘿者矣孔子之言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大抵智非決擇自不能不失之於實用道非實修自不能不反之於故步今之君子舊日之所趨如曹植蕭統

詞賦之學馬遷班固文章之學蕭何姚元之吏能之學陸賈鄭當時通顯之學與一切繁華之學可以材智求者舉之終自喜其可勝行之終自喜其可至吾人修已盡性之學肫肫臍臍之實不可以材智求者竟若存而若亡也故客念盤互紛華羈縻而神明之德障蔽於中方且據其影響者以爲是宜其或有失於避失於守也予貞嘗喻聖人之道於宮牆而歸之於得其門以入自號曰智失之不得其門故也如其果不以才智求而以志求反觀內定之功進有無窮之途而負可騁之能退非羈縻之所精神

嘉慶

不焚

聖

思察一歸性真而材智之出總慧之德則入德有門志無搖奪寧有茫然失之實用者乎僕之所謂難者至此爲果確無難願與君共學者蓋在此也昔僕以郎中出守千里君以所憂者學不在吏事故慷慨授以此指至於君侍從之職將揖讓君相之間稽考平生之學殊非郡吏之比舍學亦無可以贈君者故仍究竟其說若君觀省之機則豈待僕之言而後發也

自知堂集卷第八



自知堂集卷第九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敘文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湖廣壬子科同年敘齒錄敘

代

維楚貢士予監臨之遵制舉九十人賓讌於公而九十人者復舉故事序齒而合會焉申其讌私而志其永好少長咸秩禮也予乃嘆曰鄉舉之士如斯乎文與禮之不可已也而今猶行古之道也由有虞以至成周貴德貴爵貴富貴親所貴不同至於尚齒其禮一也及舉賢於鄉則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造士之

制舉焉是簒之以禮循之以制非古之道舉自取士

以文沿事舉言揚之意則遴選而登拔之崇制定額

錄之於前爰申讌私以秩少長竟不悖於三代尚齒

之厚是進之以制行之以禮非古道也夫而可以已

焉哉余自觀風荆衡之域意其光華英粹之氣漸涵磅礴於其間必有魁茂挺特之人出焉以應徵令臨事而懼不得其人也則矢心竭慮迄觀成事既得所謂魁茂挺特者矣又鑒夫奇士之每不能遜志以敦讓也竊有深思焉今序讌以禮行禮以讓則予知其舉於文也實所學以足已故無所匿而辭達處乎前

者非以為亢也又知其比於禮也明所學以敦讓故無所挾而氣和處乎後者不以為屈也非亢非屈必有所以出之者矣而諸生之自茲以往非進而仕則退而學無有息也進而仕也師師焉唐虞之際退而學也斷斷焉洙泗之間非諸士所以自底于成者乎師師之盛熙亮天工然而始於可與其事之心斷斷之盈克積聖學然而始於可與其學之心夫詭俗震曜而矜其孤高侈其黨與而無裨實踐皆非可與共學可與共事者也余所期諸士於師師斷斷之盛何以致平生之言以要其久哉易曰履德之基也謙德

之柄也踐履之學如峙荆衡蘊隆實地謙虛之學如

浮江漢容歸巨海諸士幸能相與圖之則自可與共

學之心以至於立德自可與共事之心以至於立功

必有連類並進者聲聞霄熅其聞而予同監臨亦有

光焉若志不期盈而此心稍息如治水之才不能協

我族類自負於堯舜之世才高意廣之賢同學者亦以堂堂而病其為仁豈予之所望於諸士也哉

鄭氏懷閩集小敘

鄭令廷佐之家於桐川凡四世矣司教公之沒於宦也其家卜葬於東山而因卜宅以居鄭之先世顯者

侍郎公湜故爲閩人懷閩之恩蓋司教公齋之以往而子孫承公之思者也至廷佐廼有懷閩之籍吳興蔡子覽而題之曰自古諸侯寄公大夫出疆適國系姓往往有之然告之小史著之世本歷之百世而宗姓弗泯者惇本之教而勿替之道也古牒廢而至教衰賢人君子或以羈宦或以引避數傳而後貿焉不知其所從出則本源之意塞承啓之志衰矣鄭司教明經爲弟子師死非故丘誠可哀也而如綫之緒繼之不絕至廷佐益懋學以顯也布族桐川今旣昌矣然而承侍郎公之緒光演先德而考成吾知其必有

入

卷

三

入蜀短吟小敘

嘉靖癸丑之春適汝楠兩治郡之滿歲投牒司功城罪得免因草疏乞身歸侍老親而司功以郡課報司封老親得與褒典又以報選部汝楠得移官西蜀丞承嘉命馳書捧檄以歸老親督來蜀中吳蜀萬里道

路之情有未能酬國而不得不來不忍違親而不能遽去者遂於川峽西東泝濤登巘之處每託微諷以寫獨愁抵錦官後聚詩成帙凡百餘首刻之欲使巴渝之間童子習而歌之與竹枝混其音節庶幾竊比禹錫風謠之義若曰靈均在楚爰著歌章因以易俗則吾豈敢至於詞藝弗嫻鉛華刊落斯久矣吾無競於此矣是年十月德清白石蔡汝楠題

送孫晉卿還越序

古人以文相師孔門之教曰博文歸功者曰博我以文是也是文也會之在心散之枝葉爲行而言辭乃其一端後人相師之意與此正相乖謬故予嘗深辨之而各考其類古之就外傳而師文學也其道即在於盤飧礪觴几杖邊豆與夫語默酬酢憲養步趨莫不有節有以默移其意而漸昭其德達於人倫庶政之實會通聚散之典怡然理解不疚於心如是可謂文矣然言之必文行之必遠世有辭命之臣文學之儒又其躬行閒暇之學盛德緒餘之發也後之學文巧搬速化之術貫穿附離之能排闥變幻之妙凡可以售技藝媒利達者則負糲擔簣而往從之期於相肖而教與學之能事畢矣唯其目眩於富貴之趨神

奔於剽竊之末故文總不能追古而行則槩乎未及也間有有志之士雖甚肆於文而尤欲反稽其行則今之視行由古之視文且托之乎閒暇等之於緒餘矣予每嘆相師之道大戾古人不欲以經義辭章開授受之門益相靡於文而無祖於世義在金陵則有不可辭之友相與指究藝文未始不以此自疑而又怪吾友唐君應德凡天下綴文之士多出其門既而應德報予曰舉業亦切磋之地也天下豪傑相漸其間舍此誰與哉予曉然深解其意因求相師以文之中得沿時變革之道蓋辭之與行古人之盛也既而

本義

五

其文矣乎至其所謂大者或滯於經誼詞章而已抑不滯於經誼詞章而已乎晉卿能達於古人之文而歸之自盡之學則必有不負相師之意而予亦有相長之益者斯又毋曰吾自盡焉而不吾啓也

說經劄記敘

汝楠自筮仕至今居郎曹八九年持服歸山中先後七年郎曹晏閒山中禪服而後輒因過從士友談說經術劄記云者以所談說筆之於書者也汝楠守衡州之明年兩庠師生固請說經復請劄記訂之既意汝楠告之曰經常道也一曰所由以入道之徑也夫道者性之所就也性者天之所就也經常之道同體共由未盡之前正經之後其道一也而必曰所由以入道之徑何也世道推移而經文次興孔子大聖人也曰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庭訓雅言聞詩聞禮志在春秋祖述堯舜及魯正樂雅頌得所千聖心學孔門會而通之歸於博約此其準也惟經學本明而說經自謬於聖人或因性靈微明浪自驚異爲之言曰六經註我者也知則無事矣因以糠粃六經是知有明心之本然而不知本然之全體以典以植以識以通具之於心而契之於經心非內也籍之乎經而會

之於心經非外也惟不由道故不知經緯累影響卒不能窺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致其究離經而淪於空虛者也知聖經之精微而仰瞻聖人神化不測自安他道以規小成是知經學之妙而不知典之立之樂之趨之良心發見之端克而致之常道可盡而聖域可幾自外大道由其蹊徑至於緣以論議而不能反躬訓釋名義而無裨至理其究悖經而逐於事物者也夫明白要約而非易精深神變而非難者經教之體也不離乎經而淪於空虛不悖於經而逐於事物者說經之則也易之言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歸之

鄭聖

八卷

七

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宋儒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學者合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尊經而造道矣乃若劉記則細繹有年難免固陋聊與初學共訂說經之義嗚呼罪我者其以是夫使我知罪而終不敢離悖者其以是夫

酬物難敘

一菴先生筮仕比部即以言事放歸間居三十餘年發明心學於若水之上四方有志之士受學甚眾

楠以年家子得數撰杖履從先生游因而聞教焉先君夷軒先生顧謂信先生之學者宜莫如汝楠汝楠非能遽信先生也實以困知聞言則繹繹故知疑疑則求以通之故終於信之深也先生酬物難之書行於晉中以敘見屬汝楠敢以辨先生之學者敘先生之書夫義理之辨枝蔓於季宋之世學問之首即困以事物之難嶺越互明得聞心學先生弘以自得廣曠同志吹吹羣言比幸甫息酬物之著物物而酬之則是重立宋學之幟而矛盾於師門之說若物來而後酬酬物而後思鮮不失矣蓋嘗辨而得之物者宇

鄭聖

八卷

八

宙分內之事酬之乃人心感應之常難之云者不敢以易心先之慎夫所以酬之者也言心之寂然莫著乎艮艮曰艮其止傳易者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夫敵應者茂對乎物之謂也而非止矣言心之感通莫著乎咸咸曰何思何慮系之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夫精義利用則不免於思慮也而非何思何慮矣是獨何與昔者聖人會天下之動觀其會通釋傳者以庖丁之言為喻汝楠未嘗不歎其最善名狀也善酬物者無往非肯綮之內然善刀而自滿於志不善酬物者無往非窒礙之處然刀折

而不嫌於心故精義利用適所以爲何思何慮不相  
與而敵應焉正所以爲止其所也先生之學以奉天  
立極爲命脉以慎獨即是主靜爲工夫而切要之處  
括以主靜則能正動動靜合德則能定性定性則能  
立極之數言茲酬物之得其要在乎理之謂誠察  
乎理之謂明備乎理之謂物通乎理之謂心當乎理  
之謂處喫緊爲人則曰疑吾神止矣疑神與慎獨主  
靜一也故默成神明以變以通易知易從知險知阻  
難而易易而難異乎物至而思酬物物而酬之者也  
然而先生之必爲此書何也俗學同流撓已於物門

入卷

入卷

九

牆之外室於酬物不假言矣奈何心學雖明用功岐  
二同學之士不免於忻直截而鄙精研崇高虛而累  
物務自謂意無所動而竟無能自嫌於心駁駁乎人  
於離已與物而不自知覺執離已與物之心以應微  
隱變態之情當推盪無窮之變值家國天下上下四  
旁周流不居之時位吾見神明一塞函谷如響將何  
望其旁燭遠邇如執鏡者鑑萬物而不疲於照經綸  
天地如治絲者無一絲之不理於機東天則而禪世  
道也門牆之內流弊或至於此先生其能已於苦思  
斯於立言乎善觀者味疑神於獨之意澄然反觀其

於寂感之際能廓乎以容昭乎以通付乎物物而漠  
然不爲之動出之淵淵而深乎不見其窮不礙於用  
不失其宗斯庶幾先得乎先生之同而不假乎詞說  
之辨矣先生著書數種其最關於學者別有太極枝  
辭合酬物而論之則枝辭亦營道定性兼焉酬物於  
關中理一分殊之指曲盡而無遺矣又沂而上八證  
枝辭於子思之謹獨立本證酬物於曾子之知止格  
物無不合者汝楠始信夫慎所以酬之愷豐而不能  
已也以是復先生并告同志僭書於首

贈督府梅林胡公平夷祝頌序

入卷

入卷

十

自今年丁巳適嘉靖壬子五六年間大司馬梅林胡  
公先以御史按楚監舉貢士授經品藝晰義敷文拔  
舉望之士如王君凝胡君定輩得人爲盛錄成以獻  
館閣嘉歎其文義擅一時之名及監軍山浙超拜中  
丞陟統戎政截征東夷東夷上書陳罪黃直質子款  
邊誘徐海於境上而戮之俘其黨葉麻陳東遂其餘  
寇追之閩海悉勦平之東南底寧其武功冠當世之  
烈雍雍鏘鏘文武變化三楚之沐浴化澤者許公儒  
者集無前之勛勞東南之頌味凱旋者南公葉文展  
蓋世之經畧於是人懷環奇鄙疑爲斯義者意不

足以周武備而援紀者亦烏能以建鴻號也是年  
士胡君定成進士除德清令適汝楠免叅知江省  
于山中俱以楚關文事公所深知乃相與擬議公  
樹立嘿察輿頌之言跡公之後先成功援證文義  
大蓋公之諸職始終尤奇執事者微言兵之敗棟  
束手計無所出公提偏師厲聲叱戰遂以秘計破  
機寇用吳人犀革水師之故智扼於營湖合毒戰  
獲二千餘級觀者快封京觀於五湮之間而士卒  
氣實自茲役是其激烈奮身乃敘武功之始以後  
虜屢寇隨戰隨却不可殫記及蒞督府賜書夷王  
款黃直徐海方以五道之兵入寇江南其部下固  
撫於桐鄉敗將軍於道上公速卷甲計用黃直質  
說降徐海用徐海擒葉麻用葉麻繫陳東用陳東之  
黨斬海級以歸不可端倪賊由穀中竟解中丞之  
拯淞江之急而除數年雄視海上之黠寇抑又委  
靜重乃收武功之終使公當監軍念出位之戰或取  
持重之義則五湮之功必不可圖使當五道之寇不  
勝一時之憤不待調兵之集慮中丞之圖而固患  
之義遣寇質予而不能必徐海之來歸海雖投我而  
不能必葉麻之就縛用麻擒東而不能必東之不

疑海雖甘心於陳而不能必其黨之不爲亂非持缺  
缺卽懷猶豫則東南大事或不可知而垂成之效舉  
而棄之矣然而公竟慷慨出師於將卒觀望之時從  
衆決勝於首尾不支之日用究殊功以報天子春  
秋之義出疆利國大夫專之大易地水行師藏機於  
靜公所沉沒其微而神明於用者也奚翅合於兵法  
不利及軍諮別記慮公虎檻而逸不免於讒夫自  
古挽柞定策之老不成之禍先所安受及大義所決  
事亦從之此其所以爲社稷之臣非局智賈勇可廢  
幾也公鉅負仔肩沉隱伏機其於此義辨之早矣公  
自奏捷以還間按行營旋歸督府部勒諸隊旌旗從  
來輒見馬騰士嬉人擁道周旋扶倪隨前角稽首車  
駕旣邁歡呼載歌茲九月二十六日公誕辰辰誕  
之上得無研思獻言於臺其狀鷹揚詠獵虎北方裴  
郭伯仲飛將揣合孫吳形模枝銳像舉捷應山移輿  
動從此圖麒麟歸衆衣耀海隅昭萬年掄揚孔武可  
以想見而胡君定方謀於汝楠猶以閩中之誼執書  
生之言獻於公曰涇上出師義深於事崇德卷甲義  
深於靜秉大義而不虞夫利鈍豫大定而必至於不

窮所以文武爲憲社稷賴之揆自簡士迄今捷師以至秉鈞軸裨論思匪不越乎大義之晰而永垂乎無疆之聞也不知公許書生亦可以論公卿之事否

重刻寓沅稿敘

問管訖空同李公自氣與漢中張光世同榜事先是翰林西涯李公遺坦學石淙楊公書曰今榜張潛冠乎楊答曰微夢陽光世潛豈在後哉三公果聯名魁秦省當時鑒材精論若是主司竟得其人不其賢乎及汝備備官楚郡得接提學三石喬公語及楚材公曰以詩冠楚省者必崇陽胡子也嘉靖己酉汝楠以

八卷

七

鄉試職事竟掌卷官因知內簾閱詩初擬第一後不果用又三年先御史今總督侍郎梅林胡公臨臨楚試汝楠仍掌卷簾內外閱頗有次公謂汝楠曰士得如三石所舉始不負茲役因授內外所上詩卷俾觀閱之汝楠以第一卷進賀監臨公曰茲非其人哉公色喜且曰焉知非謬寧能於數千人中夾一士爲所素望後拆卷得之公益自慶不已汝楠謂三石公先期梅林公臨事知我二溪胡公得非與空同所敘後先相符哉夫二溪爛然之文照耀三楚按楚省公一時得之不啻味甘露而賞卿雲者汝楠得覩其

微蓋錄其神理然爾業文之士靡不以時好相徇見售爲師比對起伏窮年綴襲幾於海內同風而東南爲甚作者既異真材鑒者焉知得人第如宋學士所云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弱弁汎乎緒風吁其微已而猶或許爲必傳之文何哉二溪崛起楚中因其爲文相見所軀殆力排陳言會其命脉師諸經以濬其根源拔史子以揚其波流浸培既久暢於所發神理先別而詞氣隨之者荆衡之間秀西南之真材也其遇名公庸有弗知乎抑又聞之荆楚之域名璧所鍾善辨璧者不於其形惟其色澤液滋津津焉徵其神蘊然後裁爲珪璫薦於明神鑲刻之巧模擬之似何重於璧也今文之善爲比對起伏者玉之形也其用之彌章光暉莫過者玉之神也以神之所爲過善用其神者鑒之斯謂神遇不然取士充額而兩不相值焉烏足以語奇觀而煥盛傳也二溪薦魁又明年總督侍郎貞所焉公檄聘至沅辰沅間人士爭誦其文欲令人挾一編刻其文沅中丙辰舉進士知我緒清除音方至而汝楠即述故事以諷庠生及來未幾諸庠士以塾中弟子爲介告予曰二溪公文行之沅中何獨不使吾清溪同沅流乎將屬梓人盡敘之汝



楠應之曰卽非此舉雅欲敘楚事附之空同况公此  
來實爲異數諸君既愛其文當爲并道其文之所由  
願取則於真材勿售砒砒而崇刻畫是大有裨於吾  
庠也

贈縣侯南墩熊君序

上解褐之初非留備省闕則出知州邑州邑尊視太  
吏而身萃庶艱異於省闕然聲名溢於百里宰割擅  
於一城維士亦得養尊以自榮嘉靖癸丑 朝議天  
下邊江河海四防之地可虞多取甲科適令海內而  
是時海賊鴟張東南之禍爲烈環東南數千里海濱

卷八

八

七

之地舊置二百邑以上雅三四邑無城而難守善德  
清其一也巡視太臣上築城議初見施行而富順南  
墩熊侯實來當之師徒徵調貴人往來取道順裏則  
吾邑其衝徭賦以倭防而增重寇攘乘海警以陸梁  
爲令者日夕動勦猶不暇給於斯時也熊侯未嘗一  
日享解褐之榮獨百倍乎爲令之勞亦已艱矣而築  
城之役固易義所謂設險以守國者然而詩之城漕  
與春秋比城必書之譏尤可畏也當百倍之勞經可  
畏之役而數月之間御史乃馳檄而褒嘉之諸縣大  
夫走耆老而請書其事焉余惟熊侯自至縣以來主

之節愛經之大猷聞侯之言曰節日旣不能過乎其  
煩則不可以不提其綱事勢旣不免勞乎其民則不  
可以不約乎已禮主不失勿以爲悅犒師主速勿以  
延禍徭徭在寬民一分寇先予之不欲凡所以任勞而  
盡瘁者俱請自今始此城衛未固而得民維城之道  
侯先得之矣由是自饗庖衣御以及解宇餽施於舊  
事有需者靡不一汰而除之故城費十之四而常費  
之省殆十之六自晨視事至日夕躬操勵以督群吏  
以一時之暇分程閱工率先諸大夫故提挈者十之  
三而衆效者殆十之七貴人苛責者侯不色動而渙  
處徵兵數千過者果不延擾新徵雖促第緩舊通公  
庭如洗而群寇自戢益得專意版築以應刻期百倍  
之勞可畏之役根本大第章明如是此所以早有金  
譽而在侯非難者也夫干戈于役自古不能使之無  
唯公私俱費則難諸艱具集當事不能厭其煩咄施  
爲叢脞則亂即吾邑二百年未見之海變固在於今  
然二百年未備之杆衛亦於今一朝舉之民且永賴  
而無離遯之心非侯節愛順施之初政能然哉邑之  
君子始睹勞勩往往太惜令長獨逢其辰至於開機  
而喜徵書可待則漢史所以敘朝歌而重盤錯者又



未始不嘆古今一揆也 朝廷增置甲科以備周防  
正謂欲得侯章豈可與覲一日之尊榮者道哉他日  
將命秉鉞以樹中興之功南仲赫赫以城朔山南翼  
翼以城東敢為先靳之矣侯愛濟之政與上下者城  
最大故備書之是時知蕭山施侯堯臣亦建維城之  
績徵拜天官主事浙人誦之宜併敘之紀二良焉御  
史獎侯者為劔門趙公請書事者 尹劉陸二君博  
士李君三尹胡君典幕費君也

為縣文學贈熊令序

嘗與吾邑南墩能侯之伯氏南沙公遊知南沙西州

八卷

七

七

七

文學鉅儒也頃余觀察西州又知南沙同姓靡不文  
雅斌斌能侯其素所漸摩而媲美其伯氏者令吾邑  
值時之艱居無幾何而御史臺嘉其蚤與縣之文學  
師長石江李公南溪潘公然山蕭公暨在庠文學諸  
君相與贊於余夫四科孔門之所不能兼也而侯於  
政事乃綽綽然者何修哉蓋嘗聞之遊夏其所謂文  
學者非如田之獵工之繪也紬繹聖訓而得其菁華  
以融浹於身心潤澤其行事者也故文學之言行謹  
大德之閑致抑末之嘆賢孝忠信謂之已學才也意  
廣病其非仁比其服官有政以仕學相 為實

八卷

七

七

為道愛人為實心而宰邑政事不在冉季之後乃若  
敘詩傳易之文翼經義於當年琴瑟雅歌之音發聖  
師之一莞者固文學之端緒傾幹之枝葉爾能侯之  
以文學鳴西蜀也與其伯氏上自玄象亦命之書劄  
及稗官博物之籍靡不綜覽浮湛道德之英參訂事  
物之變肆為文章蜀推先登人服侯家之文學而不  
知文學固不在是德清之政苦節罪躬大閑是慎省  
徭節饋痛關一身即學道愛人之心遷接人士目斷  
斷焉築城防海之餘而不廢談說道誼既成域民之  
績徐睹人和之效即武城絃歌之致於卿大夫谷及  
不敏而勤勤有請焉是亦取濫臺非公事不至偃室  
之義也其他漸雍振剔百廢俱興達於當路人詭侯  
以文學優仕如此而不知此正所以為文學也何也  
以侯能融浹於身心而潤澤乎行事故也且西蜀之  
間自文翁倡學為漢循良之最然其行部所在皆明  
經飭行之諸生與俱是西蜀漢之文學已足翼成文  
翁卓絕之治豈非得孔門之木指沿游夏之緒風者  
乎而侯之家學蓋又取諸此矣西州之士顧舍文翁  
而以子虛洞蕭語文學之林何氣習詞華溺人然哉  
於乎風靡之秋俾又之日侯之伯氏岍岍守道不

廢官足白於天下而侯今以火龍補綴之文章効宜  
力四方之實政以展伯氏未究之蘊非如子雲所謂  
徒繡其鑿悅者故因文學之請收稽於游夏證之文  
翁孔門之政事西漢之循良皆文學所辦而文學不  
在蒐繪之間用塞來命以贊侯之獎且欲聞於伯氏  
其論文學何如也

浙江鄉試錄序代

嘉靖乙卯兩浙當貢士之期御史某集輿議飭百度  
既舉斯典撒棘以賓興燕諸士某拜手稽首颺言曰  
人文之盛豈非聖人應運作之使然哉稽於兩浙之

入卷

七

文其盛實始本朝而茲其特盛已夫浙所轄之地  
禹貢揚州之南土卑賦下今未始改其域也春秋以  
前吳越不與盟會而成周之初當與荆舒並膺雖神  
禹之所會稽泰伯之所端委默釀文化殊未昭宣竟  
因天地之氣自北而南時方盛於冀方豐鎬之間而  
君子所過未承其運焉睹其盛哉且所謂作之云者  
非止禮樂刑政漸摩而整齊之也張綱維於汛掃之  
時動聲明於溫定之後如晦修明如赫斯啟宜其事  
新區宇遂成人文之盛云爾我聖祖皇帝神武肇  
興未幾鼎定豫州而北俱遣將督征惟浙之婺州首

臨宸輅遂下諸郡以後海隅弗靖至厯聖思命信

國公某揚海上之師以戡定之葵中劉基葉琛宋濂  
王禕諸臣一時疏附昆樹宏業其餘舉賢能克侍從  
以下者不可勝數當其時扶輿磅礴積有年氣行  
東南天地潛會海隅之人睹聖人之作而企神武  
之昭也歡躍踴躍震動濯磨無所不至其因而副上  
之求也忽焉出之為文明庸之為治効同應人文始  
盛未之前聞迨夫既修卓異於肇基仍泳道化於  
熙洽則匡贊輔弼當大任而裨隆平者代有顯聞獨  
其詞藻紛敷與山川映媚文之比於盛也觀風者或

入卷

七

競競焉肆我皇上握符統天動華玄化文武經  
緯炳乎一心無前大烈亦既觀揚聖祖而在上  
作人桀獫世而後仁之効矣蕞爾島夷近肆憑陵幸  
賴宸算臨戎之使殫力協忠迨夏嘉禾捷聞醜夷  
喪氣計斬首千八百有奇論者歸自來未有之功不  
啻宸雷靈雨鼓潤海壖山川淑氣茲又一會書考  
之徵中興而振者并發夫感動之機再盛於鼎  
定之始矣廼觀諸士之文雍沃其華實之本振聳其  
楨幹之氣據經術以究匡濟之源輸忠直以罄學術  
之業激昂俊厲浩發弘邁之中颯颯然有經世禦侮

之心司是典者得比材於 聲造之際仍免夫文勝之憂士之預是舉者有關於 天子大師之勲適乘夫東南文氣之會豈特如三載賓興之常已哉昔在成周郁郁斯文所都之地詩人詠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矣至於精神所注營洛邑以崇風化簡車徒以幸中州嶽遂降神爲周之翰今 聖祖暨我皇上加意兩浙前後殊功經歷之化存主之神有周之於洛也其得以嬾休哉士出其間以賢材已承顯庸者自宜有述矣茲一舉也他日之用啓沃論思以備審疑固園殿邦以爲藩翰軼周申甫以綿無疆之懿

卷九

八

五

寧不於斯可預期耶唯士待於 聖人之作違夫既定之運以自成其材日見之行雲龍景從至於聲施不置於易有之各從其類斯亦分爾若猶有徒徂於文以誇前代自隳於 聖世振德之下者真非夫也然豈登進以文之日有司所能知乎某也其爲言一慶而猶深有懼焉用勗諸士敢著之末簡

贈本郡推官方公考績序

語有之曰王良之乘聲控隨策而原御者謂得之未撫六馬之日養民之發縱送如志而原射者謂得之未揖二耦之前驟其所觀者諗所慮者精也士試平

生之學展經世之畧佐國家理六事者何以異此哉方公植節績文魁焉特達未歷機近手握權衡猶夫御之末拊射之未升者其爲吾郡司理未幾當道荐其志操與其行事於 朝而旌嘉之居三年適署德清敘其績於藩司轉上功令凡功令覈所上課最上者留以待給事御史之選如方公其人則公當局且近其審而待試者乎縣薦紳諸君知公之不可以縣事借因請行府賀公政成公廼謝曰余叨司理幸而敘績實不足以辱諸君子昔在筮仕稍進則備轂下諸郎庶幾徐習政事今出佐郡不得蘊吾所施佐郡

卷九

八

五

之後奪以軍務東赴海壖乏令署縣參以兵刑奔走諸郡不得展吾所用何謬以政成勸諸君爲於是諸君推汝楠揚言曰縣公言之正所以賀公也夫轂下所習者朝事也或以爲寄虛秩於優游之署而無所試縣令所親者民事也或以壓體制於司郡之下而無所專忽焉出膺民社之責入參嚴廊之務則恒有齟齬未達之患所以事權畀益銓衡頗難之司理上親監司下式縣令凡職此者得留心於名實而不失其優游我公之來會途其辰以其注情稽比乎於縣猶民無讟歎畀之郡刑未已也監司填委持議唯謹

設之艱劇未已也午壤寇藪兩檄署縣署縣大功則維城之成永賴保障財籍不匱民恃無恐與凡爲司理者迥有殊績若夫海上之役幟門戡亂御史糾之公處其間不撓兵機不繫國是斯察於大司馬之政而仍諳乎御史大夫之體所以開公之善事而宣勞者非茲役與按天官舊牘銓內外諸員每以郡理冠列省臺以視內卿則練事視令職則兼長故耳周官任材必於大司馬取裁士焉不違於制變不足大用由理官如彼公邁辰如此及乎天官甄拔之規司馬論材之法非我輩正所以賀公者乎抑聞之神御

自序

入卷

七

雖習量於險夷善射雖巧省於內外公於臺司郡縣之政觀其既諗奏最謙謙慮之復精器實大受用不可量又非所以賀公者乎從茲首遷省臺荐登三事其於熙亮之績備修之材吾見其如整齊卿勒調御惟良循軌乎九坂而馳騁乎康莊也其惟公乎又如內外正直發機如破貫穿乎楊葉之細而凌軼乎百萬之衆也其惟公乎諸君咸賀曰蔡子言誠然因書以贈

爲德清縣贈方公北上序

方公兩署吾邑縹里甲之繁汰莞庫之役章章入睹

記者餘不能數築城之役蓋自有宋中葉城圯不復建置茲遭倭奴寇鈔邑人危甚微公此功逃於鯨鯢之患者或寡故公惠政雖多而城其尤著凡此城功信以成之於乎懋哉城議之初起也或病於時艱或徂於褊地方公以不忍邑民之無衛而信乎一城之民不忍折城北之楮而信乎城北之民不忍置河南之民於城外而信乎河南之民故一城之所信一邑信之一邑之所信監司信之課功經費不約而赴執議上計從者如流踰年告成後世利之公獻績北上之日自丞以至耆老黎庶無不攀轅慕公由公之狂

自序

入卷

七

城吾民也謀於鄉大夫將以贈公之行汝楠代丞以下言曰郡理課最故事選補諫員公茲行也其爲名諫官乎卜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誹已也故勞與諫揆事一體上與下信我一心由公扞城之績而知公之必爲名諫官也心乎愛民之心即心乎愛君之心信乎邑民而勞必且信乎君父而諫方今海宇治極禍萌可爲太息者不一所賴惟諫官耳諫官不言與不待信而言等非天下所願故嘗思所以贈諫官者曰修攘永治之績必由於體國憂時之疏

時之疏必行於格天信志之功格天信志之功必積於惻隱在已之素今特以贈公公為諫官之後念海宇疾苦如吾德清積誠而動動惟其時執謂諫而非誨與勞而非病異哉若言幸浹於下易感格乎上難因之自沮則又非所望於公也余備鄉大夫之後別有贈言復申言之緣祈公意深且以寒陞丞以下之請

重修安吉州誌序

仕於州縣而課辦於下譽建於上幸而逢時晏然得相安無事則一時蒙考最而稱能不幸而值時之艱

入卷

序

之地舊置二百邑以上唯三四邑無城而維中吾清其一也巡視大臣上築城議初見施行而富順南墩熊侯實來當之師徒徵調貴人往來取道暇則吾邑其衝徭賦以候防而增重寇攘承海警以陸警為今者日夕助勦積不暇給於斯時也熊侯未嘗一日忘解榻之榮獨百倍乎為之勞亦已艱矣而城之役固易義所謂設險以守國者然而討之賊與春秋凡城必書之機尤可畏也當百倍之勞興之役而數月之間御史乃馳檄而褒嘉之諸大夫走者老而請書其事焉余惟熊侯自平縣以來主

之節受經之大哉聞侯之言曰節目既不能平煩則不可以不提其綱事勢既不免於平其民則可以不可以約乎已禮主不失勿以為悅精師主速勿以延禍徭任寬民一分寇先予之不飲凡所以修勞者俱請自今始此城衝未固而得民維城之侯先得之矣由是自襄庖衣御以及屏宇銀施於事有需者靡不一汰而除之故城費十之四而省之省殆十之六自是稅事至日必躬操勵以督其以一時之暇分程閱工事先諸大夫故提軍者王而果者十一之七貴人皆皆侯不德而

入卷

序

夫經理境內民獨帖然安居吳下文盛淳風久涸州之山中尚不失惇龐古始之意固其鄉之君子習尚使然獨非大夫有以維之使不移易耶此可以睹斟酌治源圖惟物軌之効矣後之大夫覽斯誌也其於理亂竊隆之際必有深思其錄按記推移以嫻州政不止區區取辦於能求無忝乎以知為職者實江大夫貽之也事核乎一州而體關乎統誌知先周物而不貴吏能舊大夫之政告新大夫凡此虛事不可以不書遂為敘

送都運大夫壺淙黃先生入覲序

存民物一體之心而致謹於立本之處則能卓立民  
物之上而平決民物之間其始也所履之地不約而  
自信繼之治禁投劇人信而易行豈非運世之善經  
哉中華好修之士固有惡蒙塵垢若將昭乎揭日月  
以行思江湖之不可以沙礫溷也願澄洪流而潔清  
之思沾沾以自矜皦皦以炫世不啻動桴鼓以樹敵  
應處數中以招鋒鏑者於是有論道者起而非之謂  
椒桂自伐小廉自禍數汚疾以効長者之度絕觚稜  
以希至人之跡庶幾諧世而不忤酬物而無礙而不  
善持其說者世亦相忘其跡而竟疑其心甚則詆吾

學

不覺

志

學適爲功利之媒爲此疑者今時彌甚無怪乎吾學  
之不行而斯道之愈孤也夫與物無間者一體之心  
不撓於物者立本之處古昔君子立本而不撓故足  
以信天下之志一體而不間故足以聯民物之情其  
仕於王朝繇於官程當事之初不啻邀乎長者之譽  
雖滄之而不濁大任之地亦不競乎廉節之名非澄  
之而始清寬綽之箴羔羊之頌所以並見於風人而  
積國濟世大展其猷嗚呼其不可及也已計司使壺  
淙黃大夫受學於甘泉先生其質次寬弘不持激切  
以振撼當世然其歷崇仁山陽二縣守常德總攬鹽

策於兩浙間所操持嶄如也且洞見民瘼諸所興創  
以身任之廣決而旁流所在去思窮碑崇祠樹於郡  
縣凡若干處諸政卓異見之記述者不可勝道要其  
大端所以信於民以行其道者以君子長者之度持  
端人正士之操有以致之爾蓋聞泉翁之學得之江  
門江門微言守身之道藩離爲先黃大夫遂於斯指  
用之有常以臻令問使天下信吾學之有人而吾學  
足以行於天下不足爲斯道之幸也哉汝楠昔與太  
夫同守郡於楚素聞其賢且從游同門方幸其見信  
於時欲以所聞於師者質於大夫會大夫總計司歲

學

不覺

志

潘僊海事動勦以大夫多所裨贊不可少離吾浙兩  
臺方疏其賢請留之免赴功令時當肅 觀亦請暫  
免疏入未報大夫裝不風治趨駕入 朝蕭然北轡  
垂橐而往嗚呼因覲修享時哉靡矣大夫蕭然趨行  
固不以是自賢然可以觀大夫此大夫所以善行其  
道也繇來斯道之行自可信始大夫從計使拜公卿  
道行愈大其致端不越此同司副貳可齋蔣君吉甫  
張君汝楠俱辱舊游咸以爲然請遂書以紀行事

贈二溪胡縣令膺獎序

二溪胡侯來知德清無幾何時巡鹽御史王公舉激

揚之典馳檄嘉侯語意謂侯才與度合克嫻初政縣  
佐領告予書之於冊嗚呼才之與量何其難兼也  
製造警捷卒辨周應之謂材思運無方凝然定中然  
受之謂量彼庸而廢亂而聽者弗論也惟才而初試  
則中有以挾其所能而外有以範其所處斯其量不  
容以自禁而其才惟幸於速見吏習所趨或至於表  
飭峻勵以持其上鐫歷鍛鍊以不堪其下用溢喜驟  
怒之情以行其震長伐異之政斯張而太急治而愈  
焚犯大易危動懼語之戒而來莫益或擊之應故名  
稱易著而怨沮隨之才有餘而量不足古今所以同

大卷九

卷九

悲也若胡侯楚之鉅才也予嘗備官楚之列郡得從  
御史胡公閱楚才焉侯之爲文不啻山川出雲疊敷  
層見意其他日見之行事環通警捷所不待問未可  
知者所以用是才者爾詎意侯之治吾縣也運敏於  
靜有制而寬廉而不以爲名仁而不以爲惠不皦皦  
而方慝自靖不煥煥而吏民自畏時方能戰周際未  
起歲徵彌增而孔道之使旁午不絕然侯凝然鎮之  
在官在野絕無吹呶之聲者侯君子之德著爲雍容  
之度以用其大過人之材其効如此也何使侯自以  
名士爲吏一縣亟求表襮苛取過高之譽則以彈充

之地加軍旅之後民何以堪哉又嘗聞侯暇臨寶舍  
進諸士而與之論議及曹參所以舍蓋公之故又進  
未冠諸生屬論周公之才之美哉清靜而泯驕吝其  
用意遠矣夫莊重而不馳者六飛之駿也紓徐而前  
進者萬斛之舟也惟其意遠斯其器重侯其社稷之  
器而何但百里之用哉嘉吾侯而及才量御史可謂  
知人侯予素欽且茲盛事以諸君來屬惡得不書揆  
厥初政要其有成異日書法應曰某侯以循良徵又  
曰某公贊大政底績是舊爲吾縣令者謹侯再書大  
書焉

貞觀堂

大卷九

手

贈武康秦令四十生日誦祝敘

吏局之在頃年忽又移易蓋自北狄東夷之警交至  
朝廷詰除暴慢勵有庸以征不德於是督責吏治  
者或至右跣跪而後循良而海內之吏嚮風奮刷者  
亦往往矯其文華雅懿之習以求近於揮霍震盪之  
用既而功或不競失其文素兩無所底者蓋數數見  
也氓黎疾苦於下者咸恨不覩曩時之令然則文吏  
自可適用而吏局不必徇世求其巖然見定務附循  
吾民不失其素者豈非難哉文橋秦侯之來令武康  
值島夷深入於武康和德清而武康三



惟西抵山海舶不至孝豐場寇餘孽時復擾其鄰境此惟艱之地勵功之會也侯施德敷政其間尚廉平而屏權智外幅輳而內文明妥善以惠戢奸以威祛百年之患而創數世之法未嘗分毫歛民以試功專攸民以爲固若泯其揮霍震盪之跡而其功有出於揮霍震盪之上者故陪什呻吟嗟鬱伊之聲方作於百里之外而恬養嬉遊詠歌謠頌之音獨聞於四境之內國風北民勞於賴星而賦父母之孔邇幸於鄰邑見之南山之什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秦侯之謂乎侯居邑之一一年其賢良文學走於鄉大夫

南都

不卷

三

曰吾邑之人紀前侯之去思將并伐石以勒侯之德政大夫曰此殆民之父母而願求其德音者也又一年夏四月值侯四十初度之辰賢良文學又走於鄉大夫曰吾邑之謳歌秦侯者若干人俱因初度以祝秦侯之年大夫曰此殆永其德音而仍願其壽考者也聞嘗考秦侯之代矣錫山右族最稱秦氏自敬脩翁以下至味菜先生發源深而流澤遠侯光昭令德而虔恭以守之其所漸養使然豈沾沾快幸與局更移者哉傳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易之剛柔在君子爲仁義懋仁義之德因時推行而立

在者常疑然見定故在朝廷則本仁義以著燮調在郡縣則本仁義以資化理至於以陳俎豆以行軍旅爲立爲通莫之能易也侯間道於家學久矣根本時用茲兩得之茂德直而垂永年何但爲邑名令邑人歌之耶夫先之以恭國次澤及於民而願壽考詩人之所以祝君子也先之以澤民次功在邦家而祈無疆邑人之所以頌秦侯也文學兩魏子曰秦侯雖政事卓異其志冲然居邑再朞願聞治狀與夫戴已聽謠衢路或侯意也請因大夫以民謠祝史相聞遂爲序

南都

不卷

三

贈武康張令壽敘

汝楠旣誦禮之後武康典幕勞君以予友魏子華爲介來畚燕禮蓋自邑養泉張侯蒞治兩旬屆侯初度之辰邑得良令祝其長康禮歟因推侯之心博士先生茂德在堂願賜難老又推博士先生之心張侯孝友繁其孫裔因并祈之於禮有諸蓋嘗誦燕禮者其聲詩禮逸詩備祝史相傳所容有之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所以祈黃耇而及保艾也有歲自今有穀之詒燕喜受祉黃髮兒齒非魯人禱其君侯及其母與其孫子者乎吾鄰邑當倭夷甫定之餘賦歛未闕之



日史道旁午戎興嚴邑吏民引領望張侯之至非一日矣侯於下車之初縣門以內澄以肅坊市以外明以惠不待旬日而迅雷驟飄和風甘雨以時出之不童隨車而至者以其政敏慰其望深以其神感得其捷應寧泰詩人父母無疆之祝哉後有今治廼公壽考鄰邑之民烏能不以頌贊侯者頌張侯也大抵吏治祝頌歌詠興於下薦列侯於上下民無私上繫乎遇故觀風者觀諸民焉侯之新政先得乎下視時吏之舉洋溢於上而境內細民獨與谷嘆不相徑庭哉語有之云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視民

如

八

卷

如堦氏視如響良哉張侯其始也願治而祝吾上其後也敘治而歌矣以是勞君致觴誦成燕禮云

刻桃谷先生集敘

列於孔門文學之科者云仕優則學嗚呼仕而不舉規規於榮進焉難矣哉汝楠甘備員比部郎官稽於先輩原其意嚮蓋深致嘆慕焉錄其不失古人仕學之意也時當鼎冷薦紳同風西曹明刑期於無事故軼他署尤為優閒而先輩諸公在公習吏退食講藝率以為常儻遂逢其會晉秩巨卿則引繩墨於廟堂之上或才命弗并陸沉中外則協垣策於著作之林

揆諸史公其應載在列傳詞苑者不可勝紀豈非仕學之效哉吳下桃谷陸先生為西曹郎中度其時當與亳州薛君采長洲徐昌穀彷彿先後正西曹刑清風流相仍之日先生郎潛其間循習憲軌學蓋有年必負進則登猷退則鳴盛之具於身顧先生官僅至寶慶知府弗究厥用則先生定著有微言堪垂於世者適先生廼嗣懷谷君來佐吾縣因汝楠雙叩乃出一帙示觀才數十首耳然猶幸其尚有載味其指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事挾奇唯瑩淨渾圓滌濯滓膩清機雅韻迥拔行輩其殆摩曲江之玄雅點蘇州之物色而追駕朝川襄陽之間真可以傳惜乎其不盡傳也豈先生負經世之畧中阻以年不欲競藝士之習耶以先生之詩篇察先生之性情蓋優於仕學廉於取名舍之無窮發之有盡者也夫仕不廢學先輩所以為不可及學不近名非尤難者哉先生其加於先輩一等矣先生雖無意乎詩文之傳顧有不容已於傳者因諷懷谷刻之縣齋汝楠既藉慕其文又有同曹先輩之意於古今仕學不無慨焉為綴斯語并以聞於部史之徵文獻者

贈胡石屏僉憲陞湖廣參議序

藩臬之制沿行省行臺之舊任平章應訪之官以與  
在朝公卿均有代工理物之責其後更定官名則爲  
承宣按察之使其所以寄平章而廉訪者固不改乎  
舊也惟其平章廉訪之寄總爲代工理物之司故藩  
臬不同所以宣助神化而輝煌治道其用一而已累  
代銓衡沿國初久任公卿之意藩臬各司其職者  
或至一二十年不輕徙官而精專自効於承平之世  
者代有鴻伐碩譽之臣然承宣之精於理財按察之  
精於斷獄久而失其初意者則幾於勒職司吏道之  
守而反悖大夫君子之用矣何望其平章廉訪之兼  
重

大業

重

得而通於代工理物也哉小轉之法藩臬遞更或者  
惜夫任之不久因其遞遷之法以通於君子之用初  
不顯顯於理財斷獄之司由承宣而思以平章則未  
見平章百姓者之歉於廉訪由按察而思以廉訪則  
未見廉訪百官者之歉於平章斯亦達權之會而隆  
治之道也西蜀石屏胡大夫起家進士任兩都理官  
附議比律讞情宜理以飭憲持平稱名兩都門上何  
而遷兩浙臬使蓋以斷獄用大夫也大大攬要  
糾度官刑肅庶僚而鏡民隱分按嘉湖於官  
而正於民務不擾而戢折獄不足以名言大  
重

稟有廉訪老成之風平章之意亦寓乎其間矣按浙  
之使屢疏上績以癸丑之春大監吏治晉陟名臣太  
夫廼陟楚藩以臬使補楚藩者緣楚鎮西南最爲鉅  
疆其中則先皇帝陵寢在焉在漢陵邑必假威名  
吏治之又北枕太和地騷襄鄧中土之遊民因太和  
之役而鳩度其間殆不可數南接尚夷齊陽之役十  
年於茲醜夷未款師徒屢興詩有之日滔滔江漢南  
國之紀非非憲臣素所瞻望者雖與爲守是以大  
夫有楚藩之推夫楚地寥曠而楚民雜採治先威名  
而官職藩守猶之成周之東郊民頑俗靡政尚不  
重

大業

重

而告諭之書要歸保釐康王之所以命畢公者此也  
大夫在臬不以斷獄爲能而以廉訪爲體平章之道  
寓於廉訪則其於楚固知不以理財爲名而以平章  
爲要不斷之政寧不通於保釐也哉今之出入藩臬  
咸裕大夫君子之用固他日出入將相弘建中興功  
業之地也豈曰小補之哉大夫將戒行事吾德清縣  
侯劉君某素奉教於大夫屬言於汝楠以贈大夫之  
行汝楠對曰大夫汝楠三署舊僚也且楚汝楠舊遊  
敢虛侯之命爲之頌大夫君子之用時汝楠亦且蜀  
臬固大夫之鄉而大夫能念三署之舊知大夫之必

有以教我烏得無片言以引之也遂爲敘

郡大夫伍魯齋學庸心會序

在昔三代君子雖服官有政必繇學焉自養老習射以至鞫獄獻功無不詣學講肄以明所學追於漢世始有儒林吏治之別然考吏治以西蜀文翁爲首文翁治蜀明經教授行部必選諸生有學行者與俱而桐鄉以下無有能出文翁之右者蓋桐鄉之治西蜀所能而西蜀之學桐鄉或在所未能繇是言之雖漢之吏治亦未始不以儒學爲先也汝楠比兩守郡切有志焉而荏苒滿歲未究所學追歸吾湖見郡大夫

臧璽

不覺

毫

魯齋伍先生講授經術已有詩經詳說行於時復得學庸心會觀焉廼嘆庶幾三代君子西漢儒者之風足以發汝楠俗吏之媿而增不可追之悔先生曰夫詳說有鄉大夫雙橋朱先生敘諸首矣心會二帙子盍敘之汝楠旣媿不能與悔不可追矣而又無言以復先生是終絕於問學而自外於先生也謹識之曰心會一書鈎挾精深貫穿浹洽學術宗向朱氏而神解得於章句之外是誠朱氏之羽翼而孔曾之門戶也第先生以經術爲諸庠師先而學校稱其學州邑稱其治親民用中之實見之吾郡由先生於經原會

之於心而不托之於空言也大抵大學之意天下國家之本在之不以身徇天下國家中庸之意天地萬物依於已不撓已於天地萬物故脩身治已總在謹獨獨者獨知之處而天下國家天地萬物之主宰也神會於一心而功實施於同體茲或先生心會之大指而同學者傳經之微意乎敢以此質於先生暨同學者倘有合焉庶能終誦先生之書而尚冀追學於將來也

贈縣大夫盧谷劉君敘

臧璽

不覺

毫

汝楠尚論爲政於孔氏之門德有所兼長而功有所必就譬之成象之鼎即勝公鍊而函牛之器亦優然鮮然適用雖同惟成器與大器異蓋由與求也運其果藝之用以施於邦國之治同列者且品定其政事之最優而列科於德行之即次然至於孔子並曰不知其仁而未嘗以成德之君子許之必子賤游聖門齒最後弱齡來孔子許以君子若人之稱等於南宮敬仲雖其十八治單父不煩而化綽乎爲政而孔氏之門亦不以列於由求之科尚論者大要言之必子之政繼巫馬期之後變而通之幾於順化若在有勇足民之先而由之進以兼人求之退以自畫視成

德君子嗟不矣故孔子稱君子所以大子賤其卑父之治所謂德有所兼長門人列政事所以器由求其有勇足民所謂功有所必就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即其虛已之德以適君子之用於單父信何有哉吾邑侯虛谷劉先生早年持文譽西蜀中登嘉靖庚戌進士來令吾邑邑列湖郡之七州縣間以侯之年參七州縣之長蓋無異子賤之單父也惟侯內秉謙謙之懿而外著克粹之容真不愧其自署平谷神之至虛又適同子賤之取善也故機握乎無方用集乎衆善老成操行而不懼其獨簡易懇惻而不嫌其同殆所謂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不可以澄而不可以搖者邑之子民日見其然而時化其盛泳順於集事之外而從令於有德之容簿書獄訟侯如不足辦而後生興行民不知容頌也又何讓乎鳴琴而治者哉汝楠舊聞先輩河汾薛先生有云今之居官無所蓄積則作事輕易而寡成惟所蓄既深則作事安重而有力山之直截者生物不暢溪谷迴環草木茂焉水之峻急者動物不留江潭淵虛魚龍聚焉斯亦善名狀虛已澤民者矣得非孔門取善臻化之指也哉吾侯之治有得於此宜其虛與仁一因而德與

大覺

五

功華茂也其治邑之明年侍御日梅松公嘉其政而移檄褒之檄中所敘老成操行簡易懇惻蓋導侯之實而宣民之不容頌者民乃大喜曰何侍御之善道吾侯也爭奉來檄將入頌侯侯猶讓曰無以侈我爲也民不獲頌將求言於鄉大夫侯曰庶其規我夫御史奉天子之命以籠嘉一省之賢而侯不敢當其榮却父老之頌冀鄉大夫之規而侯不自滿其善即是而侯之虛已大受益可信矣豈苟於爲政者可同語哉汝楠從大夫之後贊君侯之虛婉單父之賢徵蓄積之盛雖無父老之請亦將備掌故之書而兄有

大覺

四

自知堂集卷第

自知堂集卷第十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敘文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四書名儒雅意錄序

比周傳之在館局者其品舉業之文曰宣德之前簡而質弘治之前雅而暢正德以來蔚以昌汝楠因而得之簡而質者其衷有餘言似不足者也雅而暢者文達乎衷者也蔚而昌者文溢乎衷者也故蔚而昌極矣而文之敝亦靡靡焉將不可止也業舉子者執奇構巧務中世程而中程之外等文爲奎章自知敝也然史臣得以考其變審言之士得以稽其世所關豈細故哉今宣德以前藏諸館局之文不得多傳於世矣弘治以前所謂其文雅而暢者至今學士大夫之家猶得采而誦之以比年中程之文昌蔚之中猶存渾淪精確之意較之弘治以前得與比倫者恒什一焉然繇什一之辭以考達衷之文進雅暢之義以窺簡質之始亦庶乎可以挽文辭之運而占行業之實不然其誠不可止矣如觀變與論世者何哉大抵士君子於文之用也有關於經世而道因之其於文之體也有關於論世而道亦因之故雖云舉業筆

通於道道以文顯人以言揚古昔賢材亦由此選使

文溢乎衷漸流於一藝之工而無關於世此在先王

盛世以成而下焉待之何足以當俊造而承顯庸也

業舉子者能弗思矣乎雅義之傳其有自矣嗚呼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豈持禮樂然哉是錄宣德後商文

毅公而下凡六人近時名家唐司諫而下凡四人得

之家傳而采輯之者吾湖庠生臧繼華沈夢鯉也時

嘉靖癸丑孟秋日

贈長興萬侯序

鈞列循良之科而語赫赫之政曰治無滯機語悶悶

集

不拳

之政曰治無近功則孰辨而從之哉汝楠嘗質之聖

人而知其無二道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聖人妙用雖與人殊而爲治之程未

如是也其徒端木氏最善體狀所謂立之道之殆孔

子所以作新於期月之間者也所謂緩之勸之殆孔

子所以浹洽於三年之內者也盡施爲畧可睹已作

新以機機盡神浹洽以功功其化神而化之與民宜

之由堯舜以至孔子治不可易而欲宜斯民者亦烏

能自外於神化也治近於神而赫赫之舉與以匪月

不謂之速治近於化而悶悶之政成於三年不謂之

經事不歸聖而精神不凝浹無自則漢宣而下之  
吏治何能精矣而趨近功以耗西漢漢章以下之吏  
治何能精矣而滯事機以衰東京斯則又無有是者  
矣長興吾湖郡之鉅縣也南昌西原萬侯公進士來  
治茲縣名實施於上下則匝月之政爾鄰境之聞斯  
政者或不能灼然於心其知者從而神異之以萬侯  
岐嶷絕倫殆天能也嗚呼亦孰知聖人期月之程亦  
爲吏者之所由乎又孰知爲循吏者三年之成固期  
月而已者之所竟乎萬侯公經術而力窺聖經仁  
民之心必其時吏之治懷德外激而仁民之心充滿

東臺

八卷

三

內涵其進於廷也願一發其所感而據其所懷授邑  
而得長興則朝受而夕相繫矣未履疆域而輿圖在  
侯之目未投案牒而休戚關侯之身未接父老而鉅  
細徹侯之聽一邑縣侯之耳目一身而耳目一身聯  
於侯之心則斯心也固精神之會而神化之源也雖  
立導緩勸其機妙靡不由此者也故其施於治也自  
筦庫架閣以至六司之祿不改比年也而文書理山  
隈澤莽以至溪澗湖漫之地不改比年也而土院供  
好訐喜事會食而赴關耕鋤之樂與詩書相半猶比  
年而訟者罷課者進所事所使所左右而頡頏者猶

比年而撓者沮聽者服何則躬飭而政行思豫而事  
集至於端萌之所著色理之所通精神徹於上而上  
嘉之以人舉政速於蒲葦侯固無以要上下之交而  
亦何以遏上下之舉哉故期月之治而積累之即三  
年之成也赫赫之始而馴久之即悶悶之政也不速  
不近於神非聖賢端萌之所動不久不近於化非聖  
賢功實之所漸侯之政治本於精神侯之精神著於  
期月斷可識矣由是而不替令德所振作者以時浹  
洽無滯機者本非近功侯其真循良哉大易於建侯  
解難之初曰雷雨之動滿盈又曰雷雨作而百果章

東臺

八卷

四

木皆甲折曰不寧又曰夙吉言真機之動也若夫臨  
事敦厚臨下久於其道則機之不息所謂神而化之  
者爾道惠不神何疑於化舍此而累久近測淺深是  
局於筐篋治與敝相因者也何足道哉癸丑之歲汝  
楠自再守郡還湖逢侯之賢淳志上期古人及預觀  
御史嘉侯之盛事邑師博士因庠生內弟臧子繼華  
告汝楠曰海水知寒萬侯之賢子實知之汝楠謝焉  
邦無狀不足以知萬侯然竊以聖賢爲政規摹大較  
與爲治者共程而所以行之者真贗之辨嚴甚使辨  
治者引而求之實政異萬侯者抑而求之真心匪月

風行治効自然而治之大成可企以侯則意固有在也於是乎書

贈胡侯膺代巡嘉獎序

托空言以明是非猶曰秉天子之權而况其真乎朝廷之所欲勸御史以其所是而揚之則為吏者勸朝廷之所欲懲御史以其所非而激之則為吏者懲故代巡狩而主榮辱莫重乎御史之權制詔御史巡按所部滿一歲則更之以權不可以久居也久則愛憎行而是非淆然明亦不容以遽照也忽則疑似亂而賢否混以涓流一歲之間而欲盡核乎官師之實

東臺

入掌

五

譬之騁驟馬於康衢而欲圖物容於方冊也豈不難哉况乎廉者其觚角之所抵吾知其為廉能者其捷給之所應吾知其為能若夫大廉不與吏競名大材不與物競巧心韜乎馴良而德施於無方尤非忽焉者所能兼得之者也御史鍾君者奉特詔督三省徵科又非顯按一部可比歲滿而舉激揚吾邑賢侯胡公遂為稱首此何從而得之哉其詞大指公廉懸於德惠愛出於性吏不待聲色而畏民不以煦煦而懷凡侯之自蓄積自知之者其褒揚之又何以致其詳哉吾邑丞貳簿尉二三君造請予言將以致賀於

侯予心乎契侯而姑發之云吾聞而侯湛學術之精而咀道德之華故施之於政不以洵洵易行亦不以稱揚動色者素定乎取舍之界闢畧乎榮辱之加蓋已久矣而僚佐尚未之知耶以侯之為器而乃致一詞以賀之此何必然哉二三君擬議將更端而請予遽曰姑發之言其殆不然而侯於道德之精華既總攬而深味之則承應諾之間靡不有道存焉故闕畧乎榮辱之加者其存主之樞茂對乎激揚之令者其順適之宜御史揆法行道為令者奉行之亦豈有法外之道哉禮有嘉命受而藏之其有勲勞藏之於

東臺

入掌

一六

閱代王言者獨畧之乎謂吾內重畧夫外榮不免於抗謂姑受其獎受而勿喜不免於矯二三君欲行而重却之不免於拂而侯總攬深味乎道德之精華又何必不然哉二三君乃涓月日捧嘉檄率耆老而造政事堂肅拜賀侯侯果受拜是舉也御史察賢於難知縣僚將命以致拜禮成之後予歸自廣若省記造請之對論次為文以識其大端喜侯之見知而快邑之成禮也如是侯諸德政之大者見予別敘故不備著云

劉羅陽詩敘



羅陽翁先生以名侍御出佐州郡今年春移貳吾湖  
值汝栢禪除詣先生郡齋始讀詩事自惟數年廢音  
籍之習見下里屬和不啻國數千人一旦睹先生所  
著客聞入越二編冷然雅音幽絕流調嘆曰誠空谷  
之傳也夫世之爲詩者未達性情先諧世尚往往據  
按下躅遺其古初嘔心瘁神傷字惟恐失唐人之  
步趨而不思終遠乎風騷之極致散也久矣先生  
獨沉浸風雅博涉騷選鑄詞令擇寧遺世人之好而  
擬議於聲詩之始豈不難哉先生曰吾豈能抗作者  
之林心羨玄邈哉顧詩人之派西北有關中諸部而  
東南幸存之吳下吳下先達最稱逋功徐先生而吾  
友皇甫昆弟譚藝輒推逋功其微指所在求達性情  
無出古調作法於始自括唐風所以願侯桓譚侯巴  
於百年以共奇賞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不欲  
與之較工拙也吾聞之皇甫昆弟如斯而已君實皇  
甫氏知已二編其爲我敘之夫以予美先生之詩而  
重有慨於皇甫氏之論敘之簡編因以見志豈非所  
至願耶初余以童子釋褐時過從皇甫子安學詩未  
見許可一日語次予忽曰詩三百篇皆可爲選古十  
九首無非律韻如云有鳥鵲和鳴乃在河之洲如云

南枝巢越鳥或引其詞而伸之或更其文而韻之何  
慮不漸協新聲而乃尋響於景雲垂拱之後耶早歲  
狂言不意子安大壯予語締爲至友岐路生疑世風  
暗易予不免徘徊流調之中而先生乃崛起不阿哉  
然不易乎世二編絕勝者雅雋拔俗逸思天成若朝  
華初啓天球未雕蛇乎皇甫氏之證璞也嗚呼先生  
之詩出於意致超絕固不顯倚乎所聞第以予舊聞  
而先生獨卓然嘿契之寧不有感也夫寧不有愧也  
夫以是復先生聊爲之敘云

贈王武康擢戶部主事序 爲滕學作

凡士大夫自庠序發蹟以政律理官宜其政學相成  
意無偏繫唯夫儒風日熾而官習易私固有朝釋褐  
衣畫繫吏事黃以規厥功譽雖六條尚存不廢常勝  
然而志意終疎遯矣其有夙好方稔世故未習理官  
之術短而樂羣之意長者則與卑卑名實之施彼此  
遞相觀笑儒者之實用何其寥寥乎不多見也肖溪  
王侯之爲武康也汝楠蓋嘗生其邦而聞其政焉僉  
之爲人深沉有志肅穆而斷潔然脩乎其外而渾然  
克乎其中意致灑灑吏道不能拘也每詣黌舍延官  
師接見諸生推明道藝發辭訥確而神止自如維時



師弟子靡不融暢久若相忘其有政律之守者而  
侯之於政律也畏王事而順簡書諗戎伍而平徭賦  
上計最精文期無害閭里之情纖細相通而撫字微  
務靡不肅給吏事次第殊非淺淺緣飭邊幅者比嘗  
奉加賦催之令過徵兵截寇之警郵使旁午於途  
而侯之條畫詳綴一邑晏然蒙侯之福此深裨大體  
其功伐豈徒斷斷儒雅為哉銓衡敘官以侯之有成  
勞也舉以上聞而徵為戶部主事官師弟子以侯將  
戒行李謀贈言於汝楠且謂之曰吾侯政律精研若  
此而加意庠序寔所僅見庶為我道之汝楠唯唯而

九

九

九

稽之孔氏昔者曾點游孔氏之門少長與諧風詠為  
樂孔氏與之仲由而下憤切世事實効所能與點之  
後孔氏亦與之觀其所與而知其所學矣孔氏之學  
高明法天實踐如地實者虛之崇者卑之是故性存  
而道出焉仲由有童冠與偕之樂則超然之志不流  
於嘒使曾點有治人勇義之實則確然之行不流於  
狂惜乎天資所就非存性而時出者也故與曾點所  
以教由求與由求所以教曾點兼與之所以明所學  
以教衆人也彼務政律或嚮儒學莫足相笑如儒於  
學校樂群於邑事經理蓋於孔氏之實學聞不聞之

異爾庠之諸生何異童冠一邑之政何異平為邦而  
行主戶曹固仲由治賦之一事也於侯何有哉侯異  
日出處裕如高明實踐之德業從可期已敢以此告  
於邑博士梅嚴馬君暨其同官秦鄭二君皆曰然又  
以告庠之諸友亦曰然遂書之

### 送肖溪戶部序

自頃歲廷臣建議邊務尚書選部郎中因言司馬部  
屬最重乞得調材非別部比自汝楠觀之司徒之屬  
宜尤重也雖得名將提枹鼓而前師餉不供何濟於  
事哉周禮六官析一相而六之唯司徒與太宰得稱

九

九

九

官府孔門閒居經畧世務足食廼在足兵之先未聞  
欲建滅虜之績使萬里疆場息烽罷戍而不以司徒  
為要者也成周之盛屏逐戎夷具供公戰司會所計  
師有餘廩而丘甸之間萬億之獲樂官猶函頌之此  
豈文武周召所獨勞而自為之者哉亦有司徒官屬  
奔走疏附承於堂皇之上而周於邊圉之外人不知  
其出於庶士以下之力而歸於文武周召之功焉爾  
今國家邊邊日勤籌議籍全盛之日出數萬之兵間  
調羽林及發兩路精銳則師未出境而司徒告匱矣  
司徒既匱然後有不得已之政徵於天下而天下之

丘甸非但無成周萬億之獲也蓋亦有水旱之災  
竊之備不得已之徵者無幾而蠲之與留仍損其半  
自是邊與民俱困而內與外並耗矣斯時亦烏得始  
爲一切不更加之意也汝楠曾備官有司見自議兵  
以來司徒檄下郡縣者事以百十計而司徒之情多  
不得達於下有司之情亦無自通於上因而發嘆使  
司徒推心於有司則爲民亦爲邊矣使有司推心於  
司徒則爲邊亦爲民矣一切耗蠹司徒當與有司共  
懲無益不舉之政司徒當與有司共議而酌舊章之  
舉廢輸萬有之盈虛無不並濟而相成者斯何至以  
全盛之日而患平時詘舉贏也哉緣是言之用兵誠  
莫要於足食足食誠莫重於戶部而善擇戶部者殆  
必求之良有司矣肖溪王侯以甲科兩宰縣得東南  
之仁和武康皆財賦地廉以飭躬精以治賦正有司  
之良也負臺垣之望而拜戶部之命豈銓衡諸選  
次第繇論司馬因知部戶之尤重乎王侯舉爲有司  
不得通戶部之心及自爲戶部得以推心有司又焉  
知其不奉檄以自慰乎儻銓衡擇他戶部如擇王侯  
吾知凡良有聘必集戶部而侯輩以目擊天下之休  
戚詳議於同事之官司則合戶部皆推心有司者也

爲天下之有司者忍弗推心戶部以共濟國家之  
急乎所宜共懲而協議並濟以相成計刷多壘之  
而潛施社稷之功者誠於王侯茲行不無望焉吾邑  
虛谷劉侯與侯同官且同博用世之志今以贈言屬  
汝楠汝楠臆敘侯指亦以用世期王侯其念奔走附  
疏之意默贊文武周召之功幸無曰一實非所以塞  
江河亦庶乎不負贈言者之望矣

送楊臬材憲副陞貴州大參序

國家太平垂二百年養之厚亦衛之久矣歲嘉靖庚  
戌北虜犯邊遂窺我薊門嚴廟之上相與議曰昔之  
將材爾何憂北虜哉於是推天下藩臬具文武材而  
宦南裔者悉徵之聚於京師幾二十自既如京師聚  
則又議曰昔殷中興詩撻殷武易伐虢方專事西南  
未聞北伐宣王之中興於周也六月出師采芑繼之  
南北並役兵戍比殷斯少屈矣末年竟替於初此爲  
漢謀者所以欲安撫南陲以專伐西北也天下藩臬  
具文武材而宦北壤亦豈無宜於西南者其如前議  
移其官鎮要地得專意北伐於是推臬材楊大夫自  
山西憲副移備建昌建昌在印符之南南詔之北唐  
人有言西戎尚可南蠻殘義即此地也此大夫自山

西慨然曰建昌分道遷秩自西豈非欲如德裕故事反爲西北重耶蓋茲南夷踴危逗幽不必黥兵以勝度相公嶺而前梯空樓高不必營城以守惟此蜀疆棼然而虛則腹心先病蠻寇乘之吾其務綏靜以安腹心松州背負重藩鞏固伸足南嚮坐制武定大渡平夷特把截隄防之耳經畧既定休養彌年而建昌絕無報警者銓衡以爲有靜綏西南之功會貴陽藩司報參政缺貢曰大夫可往何以建昌制武定今獨不可固滇圍以達建昌哉建昌通道東則滇貴聯絡北則武建相倚大夫出建昌餘畧以莫滇貴何有

八季

五

哉於是有大叅貴陽之命說者獨謂大夫介特經綽綜物不遺宜備禁近以階卿貳雖曰建績西南終經遯之矣嗚呼豈其然乎伏波銅柱謂遠雲臺耶南顧無虞北伐用張斯其勒名不在銅柱之下且遠而衆譽易示微指古語有之月缺其團遠日乃光非多譽之謂耶若大夫逡巡外藩十年猶未亟遷則愈老其材以躋臺省固尊大夫五華大司寇家法也臬村自蜀移貴其無數於自晉移蜀也哉蜀藩臬故事僚友遠行則贈之以言一泉孫大夫謂汝楠曰聞子曾以郎官事五華大司寇又與臬村同官行人今先後同

司蜀臬也其能已於言乎遂不能辭而爲之敘

寧海州誌後序

提刑芝園焦子襄遷佐寧海葺其州誌凡七篇携來蜀中以示其僚汝楠讀罷而嘆今之良外史也誌首地理與民賦建置比祠守而下以至人物次之關地方之憂樂與弘治間所脩實錄戶徭營衛雖委細必記以待歲弊也則得書祠宇藝文海神仙釋與人物之未定在往時以其可駭愕好事者競傳之終詭於道也則不得書尚稽禹貢周禮職方要在成賦其邦國都鄙夷貉戎狄之財用九谷六畜之數務周知其

六季

五

利害春秋傳義使民不失其土宜陳之藝極平之治制外史氏淪失此義久矣廼今於寧海得之哉非良史也夫說者徒以史氏淪失古義乃爲文之弊豈知夫地有遺飭而民有遺利文之弊亦政之弊也井田去籍春秋歲耗斯可觀已而今之秉義脩史其於無益之文不經之說累牘而是也斯何裨於養民哉治亂不關是非奚取焉且先王之善政在於養民後世之流弊在於使民自養既不能養之而使之自養元征外縣弛備失利又從而消其脂骨民之於斯時亦孔之疚矣譬之理一家者其於率子若孫也不亦

之畜積而今自爲土田失警農祥廢程水土而且好聚游談兼簪元具其能保子若孫也哉地理之守固其郭廓民賦之定悉其土宜而建置沿革就然日懼思焉此所謂成貢賦而知利害陳軌極而典法制者也禮文其漸衆人物其次興矣推斯我也豈特以治寧海哉序誌之意似恭郭先生詳矣汝楠恐自今校脩外史者尚多無益不經因焦子之書特爲表之以示誌政養民有助於經國者焦子微意文獻具而實政可脩實政成而來者可守使出政者考籍鑒成而後行事比於具舉克家之事務程水土益警農祥

直聲

不羣

五

以昌其家爰因海邦海邦永有賴焉爲再表之以示來守寧海當如其理家者故爲之識於後云

俞僉事金陵集序

是堂俞子自留署郎中來僉江西按察司事適江西以前所爲詩得若干首題曰金陵集而汝楠來自衡州經南浦俞子廼出是集屬題評之又適金陵集以前詩凡數集亦得覽觀而汝楠重有感焉汝楠少時轂下爲郎朝謁危從恭覽嚴廟園陵及委蛇西省躬逢盛事輒念大雅君子必能識其人者粵稽恨本乞于閩郡則得南刑曹舊章鉅典鴻圖勝槩靡不睹記

直聲

不羣

五

迨于出守違吳入楚泊嚴灘遵九曲悠然江行遊蹤所投無不可詠惟汝楠內乏幼眇之深思外遺眺聽之勝事居轂下時則爲之而弗工自金陵後則病矣而弗習已今因俞子之詩以稽其宦蹤則兩都西省入吳去楚無不與汝楠同者而俞子之咏吟滯毫引楮櫛辭比律深思不匱而勝事無遺汝楠所欲言而不能者俞子非徒言之蓋詳言之嗚呼詩本天機天不能宣而人代之謂之天聲可也賢愚同性古今同感我不能言而人道之謂之天聲可也賢愚同性古今同鳥能已於序而評之也第評俞子詩者多矣而所評轂下諸集未始不可通之於金陵一編汝楠所最善者唐太史喬叅知二先生太史氏每以康樂許俞子而叅知公顧謂爲大曆十才子之詩何其不侔也不然俞子之詩由六朝入以大曆終者也由六朝入而不安於六朝而又下之以大曆終而不安於大曆而又上之上下擬議以爲聲音之所止故其盡物似康樂然興寄遠而淘洗淨無六朝之蹊徑精思似大曆然聲格高而氣味厚非大曆之寢寐太史發其源流叅知綜其終竟而金陵一編出數集之後二先生所未評也汝楠得而兼論之雖然滄浪嚴氏以禪喻詩

詞家避之六朝大曆臂則因緣之法也上下其間精神俱來今後登岸則超悟之妙也即俞子之用志日凝於神而超悟之妙已見大端繼金陵而作者汝楠異日見之又不知何如其為評也

嚴渾王子詩集序

汝楠觀詩於千百年間因其喜憫憤懣之情而考夫世態人事之變雖隔時代如處一堂故知詩書之實皆可為史而詩能興感於百世之下尤為明著其在異代如此況聯袂比卷結侶論心篤平生之誼者哉涇巖渾王子之為詩也蓋自弱冠迄今二十餘年於

嚴渾

大序

七

茲矣邇二十餘年之間嘉靖辛卯汝楠即道過王子其明年釋褐同官行人見名公碩士方尚文學而吾二人者蓋同所嚮往又明年並奉使於齊魯之墟摩厓題字各凡數處還使之日王子進戶部郎中而汝楠亦備比部員外郎郎署雍容聲詩往來殆無間日既而汝楠以戚歸廬王子忽罹口語出知福寧稍遷台州汝楠謁除乞守留京而王子亦有留京之選名得原部郎官康酬如昔汝楠出守歸德而王子乃守九江於是寓跡始分然猶同為出守故曾寄王子詩云蓬室平生半似君後補衡州又曰君惠臨我猶

陽夫同所嚮往蹤跡乃爾觀於詩帙平生具存其間人事悲歡友朋聚散可怨可群一覽得之踐歷之地夙心惘然比須求今古增感何如也王子之友為之刻者乃曰此必得蔡子一言始可行於世於乎亦善諒人者矣汝楠惟王子之才閎富俊麗少年執筆吟賦敏贍絕人使其處文章之司飾太平之盛草黃麻而鏤金石固不足多者即今屢擯稍遷亦足磨礪追琢以成其一家之言于以播於永久天之降材既若有造則其成材豈止一格哉時垂紳角藝之友或以沮斥自藏或以體力坐廢如汝楠出守以來蓋即

嚴渾

大序

七

坐廢者也王子獨未獲大展用於時而亦不廢立言於已取名家詩人之材以增大家詩人之美自奉使以至九江詩與歲積人皆誦之可謂強立於斯文進而不返者矣夫固成其材王子何憾況夫得以立言者既足傳矣而年方強仕德以困辨以所樹立者晉而大之天亦或莫之靳也後之以詩考王子者得金先後而風感焉及參其間應酬之輩最善如汝楠者始忝二妙之名而終無並成之實徒知讓賢於友可謂云爾已則斯集之行豈誠待區區之言乎

贈种方塘序

集賢堂

本學

九

古之論通塞者與今異昔黃霸守潁川君子講德小人向化班史紀其事至千百言反霸自潁川拜御史大夫暉勉宣帝末年則曰其功名損於治郡時明霸之通於治郡塞於爲三公也史氏書法豈無本哉孔子爲委吏爲乘田而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蓋自愜其爲委吏乘田而通也至於攝相事弗能固定公之終銷季桓子之漸決於去魯而夫子之道始窮史氏家法蓋本諸此也而今之爲吏者陟巖廊則爲通處卑散則爲塞其論淺劣不可質之古昔矣方塘种先生常山郡人也燕邁有古燕趙名士之風而其志謙謙如也則出燕趙風氣之外筮仕爲永州推官凡五六年按部使者屢上其事曰賢推官也他日可以爲名諫議歲辛亥御史李公胡公繼以按部來湖南覈屬吏至种先生愕然曰報稍遷知寧州矣以諫官荐以州牧用何其外也而持通塞之說者遂指先生於仕宦亦稍塞矣獨汝楠以爲不然君子豈以外物爲通塞哉亦言先生之志云已先生諸議然稱當者汝楠不能悉紀其係時政之重者蓋當切識于心先三四年永州廣西之界徭人弗靖總督都御史檄湖廣監司治兵備聲援於蕭灘邊人喜功率按軍書

集賢堂

本學

五

以稽寇數必取盈焉監司弗病也先生在帷幄中密議遜詞卒活良民八十一人之命而徭亦告平趣振旅以還比年麻陽之舉師老費殷然扼其吭而軋其勢非少持不可文墨議論之臣一簣鼓聞將帥束手矣先生奉御史檄往稽功罪無不稱允大將以下賴以不圯得安意宣布以竟戎功嗚呼備矮之役憲臣自裁罪起擅殺往年大同綏定而坐撫臣擔石之粟文致其罪至今勞臣爲之太息則先生兩事裨於大體豈淺淺哉然而先生龍見淵默施功於楚而不自名言愈深遠矣先生遷寧州後以書來報汝楠答之曰以先生之政得寧州其不及先生甚遠者進近要知先生固不以此易彼及其戒行道衡汝楠敏行事美政之在湖南又昭昭然如是夫交於上而上不嘯施於下而下不悖去之日無有大小無不稱嘆而攀慕之者然則先生於永州之始終其通也哉彼近要之陟者烏知其無嘯悖也而可以語通乎同僚袁君南江雅與先生善聞汝楠之言蹶然起曰先生之通其知之矣自寧州以往其自考通塞又何如也請書以贈先生之行

贈二溪胡侯府戶部嘉獎敘

循吏可爲而不可爲漢史敘之諗矣繇吾德清胡侯歲計之治言之循吏果不可爲哉比年海內數征不庭軍旅所需溢於常賦東南民力旣竭至弗勝命矣然以兵事告匱者朝廷必詰責大司徒大司徒之屬請馳驛書督徵海內得比按部之使刺舉二千石以下奉行不度者間救按部與司徒互相督發引繩稍急而嚴峻操切之有司始以邑無逋賦中程嘉獎其他不聖於法難矣敢望以異等藉與平唯胡侯之爲吾縣獨以拊循爲主徵諸細民如恐傷之掌賦之長或自慮踰期而侯猶不爲少動務在幹旋盈縮

入學

圭

勿下漫令即侯所行揣侯意念民困賦繁之日而取盈於健吏譬之御者馳驟不已馬力旣盡御敝糜臄即使王良造父控前驅後技不得逞御又非注馬斃而大事債矣不如休馬更轡徐効其力所以緩征息民而不顧其他由灼然利病之源故也豈與健吏較得失哉歲戊午主事黃公督賦竣事聯郡邑注其殿最侯時廉惠之譽藉甚羣公間惟微科緩期民自來輸僅以不愆然竟注上上移檄嘉之大健吏所以超時寧無豈弟之心乎惟其豈弟之心不勝夫毀譽之念卒移局就吏侯屹然行愛民之政於世故動之

日是不可及也已意超毀譽而譽自上逮循吏果不可爲哉抑縣之父老又有扣予者曰侯誠愛民然不能久留吾縣嘗睹梁侯在縣其休緩民力最似吾侯及爲大司徒又察察責吏治逋賦無少貸此不知何也梁侯卓然爲本朝名臣即爲六卿經賦定制多所裨贊予無容議但因父老之言試窺胡侯始又不然在楚以學術馳名淹貫六籍得其菁華旁通百家之言而尤邃於史漢諸所施行皆史漢循良家法也其徵科類倪寬吾縣繚屬納賦類倪寬之民課幾殿復最亦適類當時事考寬傳寬始由文學後爲御史

入學

圭

大夫最久善持大體得上意弛徵權拜富民侯衆非豫相之力要之等爲名臣學以行政與以政成者異在漢循吏固然內外郡縣融浹流通吾方於胡侯有望會承貳王君以下來趨爲文并書以貽侯侯然之否乎

### 鶴南飛詩冊小敘

鶴南飛詩詞若干首湖州諸生寫宋人調以壽郡侯潞南李先生者也繇東坡先生常守湖至今潮人士賢之先是寓黃值初度楚中李進士吹前曲赤壁山下有穿雲裂石聲聲聞於座坡翁亟引而觴之郡諸



生王汝源等况先生之賢於坡翁先生初度各爲壽詞况其曲於穿雲裂石之調因門生錢憲錢念以告于汝楠汝楠以諸君寄意超遠非世俗致祝常調欣然樂爲之敘顧有審音之客辨於座曰東坡先生直詞忤世羈跡江黃之間所謂穿雲裂石詞不復傳意其聲調清越激昂振發其鬱沉致樂乎壽考等於楚風可以想像乃若先生自列薦紳即最名邑稍貳大郡列岳東南循良之稱洋溢潭汴蘇湖之間遭遇昌時會逢誕壽作爲詩歌以侈其盛蓋雅什也附之楚風恐甚不類汝楠告之曰風謠激烈雅詩冲容其歸

謝

入

卷

協之性情云爾坡翁抱體國閔時之懷難免於浮海涉江之困至其儻蕩高雅履險如夷竟未始不反之恬愉李先生方茂德音數年刺郡適島夷間發七邑按堵用脩攘綏定之勞以處榮名休暢之日內無逸志外無矜容偲偲爲民廉恪不替抑何體國閔時獨似蘇公也故忠愛一也激於違時而安於自處者其聲詩或爲興嘆然震而不愆裕於享名而勞於理物者其聲詩或爲忻誦然喜而不溢至願承其今名而增其錫祉固無不同也詩人誦信處於國風之末敘旬宣於大雅之終安重之美疆理之勤孰謂風雅異

隋先後殊致哉由是觀之先生之蹟誠異蘇公而平生體愛之夢邦人所祝之意固宜與蘇公並永賢譽此汝楠所以樂爲之敘也客曰先生爲國宜勤比於文忠邦人壽公無異宋代吾子言之人亦知之至此樂醜類異音同情視今猶古信所未聞引諸生以獻言於先生請從從吾子之後於是翌日致詩次第歌之先生寒帷四顧郡中會見雨霽日上山碧湖平鵲天清遠其視穿雲裂石又不知何如也

贈劉羅陽擢廣司僉事序

羅陽劉大夫由侍御史歷佐吾湖郡之明年拜僉廣

東

入

卷

東按察司事飭兵惠潮之命適其遷謫之歲無幾何年兩佐政皆名郡遷今秩以往奉璽書持節鉞擁旄萬里之疆巍然寄方維之重朝廷之所以待諫官者何其厚哉嘗覽史至史公傳賈誼而贊之未始不爲之太息悲其流涕痛哭於治安之朝俟罪長沙竟以其齊得失一去就者而輿然自失焉至於文帝之所以遇賈生者雖史公不能爲之發明也志士之處諫諍豈不虞萬鈞之易壓而思謙默之可容盛溢之氣克於中而憤切之情激於外朝發於言意之表而暮違乎絳灌之侶固甘心於萬鈞之所壓焉



而貶竄四方爲東西南北之人蓋惟其所嚮其所存  
蓄然也雖天子亦不能獨庇而保全之將推苦之於  
倥偬逼迫之鄉以洩丞相列侯之忿徐考其鍛鑠消  
磨之餘以冀其從時運世之用然人各有所挾持豈  
朝廷所能必其然哉誼之自推其氣卒堅倚伏與道  
浮湛正漢文之所願爲前席而不自覺者惜哉時命  
弗符故不能施之於漢治爾 本朝加意諫官尤  
非往代可比向在轂下自給事中御史稍謫而仍復  
其原奪之官者蓋凡數見否則馳書仗節雖在萬里  
之墟不異左右之列至不可數其所以庶幾乎大夫

東遊篇序

本朝

主

自底平康而躋之大用者微意可得而仰窺也劉大  
夫爲侍御史達官貴戚斂手避忌風裁凜凜宜不見  
容其處臺可謂烈丈夫矣謫佐興化其詳不聞若佐  
吾湖凝然堅壁閑其運量委之戎伍而不厭署之劇  
縣而不撓每以政暇摠爲文詞有味哉見道之言其  
於得失去就之際竊乎不得而測其溪也史公所爽  
然自失者何足獨擅於昔哉處諫官於成德之地者  
朝廷之心用成德於樞密之位者諫官之時命此  
吾輩所以企大夫之德而忻大夫之遇也或以大夫  
風望將震盪南海而施設其間烏得以推藏之守諫

烜赫之用哉是大不然嶺南之與閩浙唇齒之地而  
連年用武之國也自海上興兵以來搜財賦簡舟師  
譬之漁竭其澤鳥焚其林民不勝疲矣幸而海酋授  
敵民仰綏靜主上用人於竄謫之後其寓意固微撫  
民於兵革之餘其爲慮尤遠大夫不改寧一之度以  
填南海之疆所以爲適道之用也從今彰有常而登  
三事蓋以此爾成周中興江漢之詩曰武夫滔滔繼  
之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終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敢爲大夫誦之郡侯潞南李公爲守郡循良文學  
之最與大夫意孚而情深顧於祖道以綴文相屬是

東遊篇序

本朝

主

申燕錢而借諸友之意也敢敘 朝廷所以用諫官  
與中興所以洽文德者爲大夫告倘潞翁以爲能寫  
我心敢請執筆以書贈焉

### 東遊篇序

汝楠每誦唐人詩於音響推移之際未嘗不深致思  
焉至於一人之詩其自謂晚節細於詩律然自後人  
評之又云暗化於時斯獨何與人抵聲律之工學士  
大夫之所可爲其平促悲喜恬愉慷慨繫於時事者  
學士大夫亦不自知其聲音之所之也惟茲東上汝  
楠曾以行人奉只尺之書遨遊其間登泰山絕頂中

夜覽日出處訪明堂故址於僊麓憩五大夫松下觀  
鷗有凌海風雲之思循蒙山尋洙泗放乎鄒嶧而脫  
駕焉以為平生依歸在是惟時為嘉靖甲午汝楠年  
甫二十值四郊無兵東上晏若遺風善政所嚮可述  
藩鄒州邑相送命使雍容其都而汝楠周詢驛道好  
為短長咏吟無非宣穆風而紀盛事聲律雖曰未嫻  
大雅君子翻有取焉及今再遊叨長東臬初自北海  
隨歷青齊乃見驛道騷然行者靡局遠人告饑前門  
傳警海卒動勦援師北嚮兩浙徵兵河洛飛檄其有  
不供則麗于刑長臬踰時乃有民窮法衆之悲自惟  
年歲四十有五鄉魯歸依之志旣在再無開境內疾  
苦所感又復如是其慷慨象欬之懷發之於詩曰且  
喜天門近懸愁世事艱又曰空持使者節旌旄擁征  
輪其他山川亭榭之詠不過聊遂同羣以永時日審  
音者辨之當不待閑響灼知激而成聲然已雖稍嫻  
律句豈可同語於當年之致哉嗚呼從此以邁負荷  
實難進與止汝楠必處其一焉牽而羣公宣力屬贊  
昇平抑幸而乞身山中俾吟擊壤即今之慷慨象欬  
者亦當暗化聲音之所之固未可期也宜識歲月以  
俟遂輯東遊詩凡若干篇

贈石津劉封君八十壽序

汝楠每讀史至世家凡列官佩印剖符食邑之臣其  
世系累行積誼根本深茂枝葉相承益大蟬聯至於  
無窮及列傳所載隱君子挹道潔身於當年躬詩書  
長厚之澤自能世其子孫不三四傳而世附世家者  
不一蓋互見之云姓氏至於近代如世本諸史所記  
冠蓋盛事亦寥寥江以南北開矣語有之澤厚流長  
澤薄流短不謂是耶汝楠曾以參政守湖西按吉郡  
則其間冠蓋世族於予心竊有慨焉至於接見名公  
卿本其世類有隱君子之風者未嘗不咨歎諷咏之  
也吉郡屬萬安與汝楠同舉進士者為又洲劉君其  
氏尤為著姓汝楠既得與又洲君同年且同領楚郡  
後又歷中片故鄉以此交彌深而知君之世尤詳上  
世以來諸君所著不暇校論又洲君數言翁石津先  
生方早年成時抱遺經歲比於縣大比於省獵菁華  
以翼自求見蓋亦勤矣不意數擯於勢屢絀其志願  
勁其苦茹糲有以自好泊然淵脩為鍾族弟子師非  
內則儀禮之行不以攝乎其身非仁義淳淵之言不  
以蓄乎其心而肆之於論說淆之於取予又何其感  
重也方又聞君用家學射策甲科為名今而

被天子策書封為郎久之又以名守備 天子殿  
肱郡進中憲大夫先生之學亦略舉見然而條然適  
跡萬安山水之區口授弟子經術厚鄉曲謹祀爭而  
已自服御田宅及凡世好與曩時儒生無異要之珠  
玉之美不以幽暗匿光松檜之素不以春華易致道  
嚴於鄉而事不詭於古非古之隱君子耶學有所託  
而顯焉又何必憑籍尺寸自見之行事哉又洲君以  
舉望自股肱郡歷徐方八閩參輅兩浙自方維重臣  
行為 國家鼎鉉先生名益炳然聞於海內尤為世  
家增榮諸豫承口授以文學進業然相倡和未已  
薄厚流長方之史冊之盛又何異焉今年庚申先生  
年已八十安食輟步益和於躬先是又洲君偶題  
書有為親禮手板以愈其目者禮之一紀先生夙有  
目翳遂倏然明也聞者大奇之以為神異以先生年  
既高後返於少雖百歲不翅也固以為先生壽說者  
又言又洲君壽親夫既格於神明矧兩浙民艱夷  
何有哉誠使君畢力宣職羣孽佐百姓之急以其  
間數十大郡頌聲為親壽其神明作之信有歲不  
矣君鄉人暨交游為詩歌若干贈先生大都祝先生  
之壽述君顯榮而於翁砥行厚澤婉古盛事及神門

所昨或木之逮汝補歷部後數年仍叨長藩於先生  
之鄉容及君子以祈無疆蓋長藩事也不但通家之  
誼而已是以備著之并書其貳附於劉氏世家之錄  
俾知所考云

### 兩溪駱先生詩集序

武康為吾郡邑經所識封禺蓋其鎮山而餘英溪瀧  
天目枝山之落英即樂府所謂前溪也其為勝域如  
是蘊含勿薄乘其奇而鍾其興豈無足以當之者哉  
齊梁間多金紫貴人人品弗敘局賦朝野至相肩  
然太白所謂綺羅不足珍者正謂如沈休文之屬耶  
其流風誠幾如已斯何足云唐貞曜孟先生郊其朕  
幾足以當之揭德振華昌黎先生為誌之於洛東所  
謂維執不荷惟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誠茲邑  
所鍾之特懋者後七百餘年仍有人焉兩溪駱公是  
也公名文盛字質甫自少岐嶷神超色爽年四十餘  
仕為翰林編脩嫺文詞而勵操行自但公以至同館  
之士無不由中心嚮慕之者一日乞疾還兩溪間斯  
滿不復赴館稍以詩文自娛亦不以取譽當世介特  
自將居處蕭然一介取予真無有以累平生者館閣  
故人時貽書強之俾起公但自笑謝不能起其所有

可與見也公所為詩中澹爾雅辭句整秀惟其直寫情素故得如其為人第取與廉故詩不雅吟吟亦不多也不施而昌詩貞雅特懋非公復誰繼之竊謂貞雅在唐平生崎嶇然嘆老閑窮其則適於天地鈞章煉句至於摘擢胃脛可謂悲且勞矣公獨於蓬蓬榮盛之日退處悠然歲屢空乏無不自適發摠性靈不事彫刷詩篇率類有道者之言自有可傳貞雅乘一邑之間氣而公乃備貞雅之未有後之考乘徵詩尚論其人吾又知其必有辨也已公子鳴鑾嘆公之篇章既不苦構而又流散者多沒後數年竟類次之可

易堂

入學

主

詩

占能嗣公文汝楠撰公集來宦江西守饒州王君健舊令武康最為知公得集刻而傳之如不及嗚呼生而乞閒死而甘朽之人使人汲汲傳其緒言風固可想傳之者其秉尚復何如哉

西遊篇題詞

葦東遊篇之明年為嘉靖庚申汝楠領使西藩重歷備官叅知之地尋記往事悲喜糾纏及今接之於前而應之於遠皆使人神跡心惕有不能釋諸懷者肆口漫吟輒成數言等以得叅知時詩若干首乃題曰西遊篇而以斯作附之為續篇云汝楠惟青雅之

盛領使於外覽皇華而驅駟馬良亦至榮然不遑識父則其君深憫恤而詠嘆之雅辭之變諸大夫經營勞瘁裨益鞅掌亦云勤國而不免自敘賢勞則詩以為刺繇是觀之上之使下甚恤其私而下之事上五忘其勞蓋體行役而重報禮者其道固昭然在詩教也汝楠副蜀臬時上苦乞侍老父懇悃蓋欲放歸家山司功白張丈定公故事藩臬堪效時用者得從便養銓格蓋以原秩徙地還曹乃不翅移之近地又增其品秩今有感於賸蕩之仁不翅念其不遑直俾將之而得遂其養視賓雅之厚於體下復何如也顧

易堂

入學

主

汝楠叨守一路陪侍御史稍歷湖西唯諾拱揖以按按事而無尺寸經理之勞以雁於變何勞之可敘而亦何以忘之哉誠復奚取而今又進之使秩畀之原藩體下厚於周道而報禮一未宜勞此汝楠之所以不難於痛往投簪歸守墟里而遂巡放藩誠難於有以報稱併繼親志也維時詠詩雖不出山川風月之致而大指在遠邇君親之間將日夕馳勉為表郡邑此西遊之所以敘也從今守職待罪苟能陳力忘勞報政而後圖依丘原然且有違右軍誓守之志如徒落繁爵以積瑕類易為荷至仁而重遂巡也哉斯錄

首亮哉悲矣庚申夏五月德清蔡汝楠書之端表堂

自知堂集卷第十

自知堂

卷十

五

自知堂集卷第十一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碑文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題名碑

南京刑部之屬郎中員外郎主事任雲南司者自今  
邇而上凡一百一十五人其始終履歷之實未之詳  
也第因本司稽其去留則或以鴻漸之翼發蹟郎署  
之間顯升當時敷聞至今及沮于公議爰疚爾祿者  
則各有其類也議者有云自南踣北遷留務無幾無  
能自効以樹嘉績余惟金陵者即曩時豐鎬之區也

自知堂

卷十一

一

踪跡本原祇覽天紀諸事之宜咸有軌則司憲之臣  
實承二祖之耿光悉意於遵制揚功凡所懲民不敢  
示以非先皇之典亦上尊乎君朔南遠矣聲教難究  
又聞羣聖之遐烈用彰不斷風乎南方以下庇乎民  
故六曹之務具存而憲章之用爲重所以顯升敷聞  
者亮在吉人哉亮在吉人哉迺者會稽謝子以郎中  
沅凌胡子以主事同官是司將上述彛訓踐脩舊事  
而惻然懼將來之靡盬因備攷先達深究得失雖人  
物並存而方類或異名實在人久而不渝庶幾穆儆  
在位有裨政化即上古之書弼成三德作爲威虐者

各徵諸其人假令虞夏之際無所紀載則是馨香不彰而否德莫懲也呂刑亦烏得而述焉欲將所考書之貞石永垂於後請於尚書東橋顧公公以爲宜夫職備本司氏因舊牘其義則二君有取爾矣興事既就屬蔡汝楠題識其事併系之文以規執政於是題其端曰惟皇五月辰在己巳謝子天章胡子巨卿始立南京刑部雲南司題名碑系之曰於惟盛世並崇六職申命士師播刑之迪五官濟濟靡不匡飭故曰聖人在上寧使囹圄空虛不能一日廢刑官而不用蓋謂此也烏乎凡有僇質之於刑刑官自罹乃荒厥命可不懼哉有懷振場視此碑辭

衡州府續題名碑記

世之題評循良者曰循吏盛於西京西京之吏蓋盛於地節五鳳之間而汝楠獨不以爲然曰天下一身也利之治上承君相下迨州縣考其盛衰在觀世治漢治寢衰而獨美郡吏何哉文景又安海內晏若而循吏無聞惟曰吏治蒸蒸而已教化之文翁治行之吳公且遑其名其餘弗彰者多矣以漢治第一而藉不列名何以謂之史詎知廢循吏之名不顧其實乃史氏之失舉循吏之實致泯其名正郡吏之所以

爲得也夫循吏之實每暗天造之始智未出土氣方茂故攬持綱維而不敢以執心易國法煦育萌生而不敢以慘心傷庶民善拙序之道明承流之澤隱然保障而不尸其名類錫登動而不錫其功其究也道隆民休與之相關故曰與其理者其良二千石也運移世隔淳厚日漓而士志多疚則人情趨向若有陰驅而潛率之者鮮能挺立風氣之表而特改飾潤色於聲利之間不畏朝廷而畏彈刺不愛百姓而愛聲名繼渾噩者或以繁華取寵厭繁華者或以矯激沽名懲矯激者或以調停混世聲名既起而元氣暗

霍其振耀當時而稱楊公卿之間大抵移局就吏惟已希世若給致而襲取也未聞給且襲焉而可以爲循良者至於泯泯無聞及自裂官常者又何足云也盛衰係吏治之虛實虛實係趨向之端否不可不辨也如此汝楠知衡州之日當語于僚吏曰名之爲循良而考其實可以爲君子者斯可以爲循吏名之爲循子小人幾希之際孔子雅言喻義喻利而已地節五鳳間固多沿世徇功名者夫何以謂之盛然則嘉西漢者想像文翁之時可也而尤必先之以辨君子之

心時僚吏俱悚然見聽因考本郡厥歷先輩亦以國初爲盛嗚呼如以隆污休戚爲心獨何鑑歟舊碑勒名百人以上同僚袁子成能請續置題名碑而刻汝楠私評循良之語於首仍系曰循吏貴於貴實而猶不廢其名此史氏體也

宋丞相趙忠定公祠碑銘

汝楠爲衡州之三年訂定郡之祀典於是諸生曾喬等白故宋丞相趙忠定公名汝愚宋代之宗賢吾道之羽翼錄薦留大儒朱文公先生忤權貴安置遐方道衡而逝舊有祠宇凡數處值雍藩封建大營府第

不卷一

四

用其故址因廢不舉者四十餘年夫忠本令德衡則其忠而委命之處也而可無祠汝楠用其議爲之建祠而立碑於祠堂之左按忠定之衛吾道也是時文公罷祠呂祖儉蔡季通相繼竄跡禁錮之嚴過於元祐說者以慶元之理學方東漢之節義節義諸公別白清濁衆忌所歸一舉誅逐近倖返投吾隙激成黨禍卒之黨禁弛而漢亦危理學諸公惟重門墻衆望攸屬一時慷慨論列未會機宜亦罹禁網卒之理學伸而宋亦危孔子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東漢晚宋諸賢學術小大不同至於孔子之所謂無過何如哉悲

不卷一

五

夫此唯哀之也至故其責之也盡爾大抵名節之於藩離理學之爲根本吾人所以爲人之命脉與所以異於禽獸之界限辨之也不可不早因念藩離之節不貴於自峻其防根本之學不貴於自豐其戶由民彞士氣之始而引之於進止消息之微裁之也不可無方易惟君子而後爲之謀也苟備論諸賢無過之地而不先辨其人品之正幾何非持君子舉指之失欲夫裂名理者哉至於趙忠定者則又始終不蹈於過者也何也忠定同姓之卿也其在當時寧拂太皇太后之微指而不忍陷光宗於悖禮寧致嘉士有不



道也但羈離寬逐之臣幸有公議不在於朝則在於外故賢人君子不得伸於行列則退而見重於適國之賢內外迫處必使忠賢連蹇淪亡而後已此忠節之所以不勵而世態之所以可悲亦不可不著之以告來世也汝楠於一建祠之間得參定論議使與于是者錢鑒可鑒忠定可則諸君子可原而論其毀藩離撥根本外於名教者獨無戚也夫是役也同僚二府袁子以下成有助焉祠成汝楠既記而復為銘詩蓋詩可以興云詩曰 仕者以智躋顯榮趙公之愚顧其名手捍社稷扶其傾紫陽論道昭日星力排帝

集

卷

六

德清令陶公碑

歲嘉靖癸巳吏部請舉天下有治行者補六曹屬而德清陶侯為刑曹主事九月擢至以十月去去之再週民懷慕愈甚汝楠適歸省父老率子弟來請製碑記眾思嗟乎古今人情豈殊絕哉羊公襄陽之事吳翹晉之民情足稱說也伊建國之初至弘治間令茲

有聲詎可勝記至繫民思者惟梁司徒一人後二十餘年而始有陶侯之政侯名廉字敬甫雲南曲靖人舉嘉靖己丑進士補縣令秉姿純茂執德清助其政樹柔英而化恣睢以黜太甚崇惇儉為本德清為浙西衝民尚華茂而實窘削侯欲改飾之曰風之侈也其端自上始上下競侈加之要衝因之蝗旱其何以支即日圍者約馬糲者捐膳兼以澤勵僚案期月而民風變傳舟經雷甸河日以數十侯為供且徒隸但令不失賓客意享禮不務繁腆為悅直事者稱不擾在昔閭閻之民造庭謁事者恒病阻壅不克吐悉侯

集

卷

七

欲誘進之乃弛擁衛俾承事者訟獄者及言疾苦者各至堂下親自開誨人人愉快科條之設不事苛速期而後至者罰之出入不立威備每履畝居民舉不知縣令至及見乃大驚謝侯寬曉之善窮兩辭決問不宿豪狡潛格歲侵侯善貸移歲課預足而催科之隸不行于鄉審茸編戶條貫密緻百年隱隱一朝剔盡版籍獻內府者德清稱最焉邑豪有黠桀者誣侯于關司事既白豪懼不敢出侯曰或吾寡德於彼何校焉豪大驚服而請罪侯一笑喻遣其循理帥物類此修館舍奉國山中選諸生雋異者與居以籍沒



產月給穀每既望及晦入山課諸生宣暢疑滯自山入邑諸生輒扳送之閩邑之童而習者忻慕之興起日多邑多儒雅侯之倡也久之事曠民幽莫不洞解愛其慈畏其明者喻若慈父威神三為執事者勞禮之謁賀不行曰有以致之也再見辱於憲使不色憤曰罪不自已也居三年有刑曹之命而行不克賞蕭然別吏民去去之日扳輿阻道哀留幾不得行者數焉去後久久益見思越七年康子而去思碑立其文曰維德清建治迄于中祀嗟茲陶侯乃紹司徒罔不悅志光大之行荒穢有容憑河是從不震不難以

自臺

八

八

協于中理脞用明易艱為寧帝曰庸止莫援其行侯之既行治猶師師豈第君子之懷慕之故與德同風者政愈光流澤浹人者思逾遐凡所居赫赫去後不知謂善得耶余初見侯退然儒生孰知其發也秉寬綽之體守堅利之貞奮剛毅之勇晰明辨之精足以追曠見之高蹤貽不滅之令名德清之山餘不之流山石截截流水悠悠惟公之德民思之久水流俱長山石不朽景行君子瞻哉

嘉興郡侯唐巖劉公崇德去思碑

嘉靖辛亥萬安唐巖劉公以刑部郎中出知嘉興府

以公世篤忠貞雅尚檢節所在長於治人尤以惠愛為先在郡五年殊政彰聞歲乙卯擢浙江按察司副使去郡郡人攀輿願留者不可數於崇出郡境崇人愈益慕之既不可留則一郡七邑之人咸深去思焉公自壬子入覲即以治行覈第一然時猶承平即史遷謂奉法循理足以為治者以後遘島夷犯順監司連帥駐節茲土支費調遣叨勦靡寧首尾應敵境內不支信哉孔艱矣郡之鄉先生平湖趙公有言惟我嘉郡昔病重賦今困養兵而海鹽鄭公稱公則曰視國之事猶已之事恤民之財猶已之財皆一時實錄

自臺

九

九

而劉公所以繫民去思者也公於七邑靡不流惠而七邑之人各以所被之澤或頌或碑或俎豆其生像以申其私譬之造化鉤其栽培而物蒙篤厚者自謂私於造化其理固然崇之士人太僕丞呂公煥等其所以相與私言者則曰劉公殊政其脩戰以却敵布和以懷變時糧繕工宣力鼓勇軍中百費心算幹旋而兵備食缺之時罄以鎮之多方料集逢時旱熯以身禱于明神輒應濂潭鑿井以濟守土之氓故事持檄之使下邑如虎五載之聞不役一人而郡事無不畢舉凡此殆七邑之所均被惟崇公淺土瘠旱虐獨

甚公單車入境問疾苦於畎畝間老幼牽衣若赤子  
索哺慈母公見其狀潸然泣下暮抵吾邑城中饋公  
薦羞尚盛公曰此何時耶亟特去還郡力請下臺得  
蠲吾邑之租既而城崇役興公仍履境懷縮宜民進  
諸役人泣語城崇之繇城工未竣鉅寇猝至鈔掠焚  
刈所不忍言公聞而涕下頓足言曰是予之罪力請  
出師遂下令散粟弔死真與我崇民共命者乙卯五  
月賊自烏鎮東來主客兵數萬遇于吾崇其害不在  
寇下公度已困崇即出官帑暨所峙糧夜馳至崇崇  
大小驩言劉太父肉我白骨若此數事乃吾崇之所

自聖

太卷一

十

清

獨蒙夫居常晏晏獲遇循良之守尚今不忘况公拯  
我民於變故搶擾之際尤為殊惠七邑所鈞被者其  
頌如彼矧吾崇邑私於我公哉宜顯為崇德去思之  
碑士民咸以吕公言為是相率走鄰郡造予語以去  
思之故而徵予文予應之曰豈特記劉公哉自海事  
以來多所感憤正將以攄吾所感因紀眾思且垂後  
鑑也昔平湖之際善哉歐陽子之言人之思元凱以  
其功思叔子以其仁功之與仁畧有間矣然尚論其  
功豈如今之赴功者哉宜其皆致見思兩漸遘禍郡  
縣各挾所見其一於赴功者或不免於甘以百姓脂

血抵寇目前終以其功民不甚憾其最靈者無功後  
民及乘機以自封爾孰謂有如劉公心計兵餉不徵  
百姓一錢而相與為命哀痛之詞聞者感泣成城却  
敵灼然繫乎民心者哉跡其著於七邑暨所獨蒙  
烏乎可謂仁以為濟令猷濟之功與仁合者已是誠  
不可以無碑公名某字某嘉靖某年進士某之詩曰  
帝命守土厚下安宅或匪其良浚及脂血海事伊  
始誰則厚之兩浙守土劉公有之公之廉惠著於時  
康比逢百罹尤不可忘哀哀我崇亦孔之疾惟公勞  
焉肉其白骨樂只君子實安我里其心孔仁厥禍庶

自聖

太卷一

士

已公之為民不有其躬凡我鄰封誰其似公墻屋雖  
毀田亦汚萊父母孔邇庶其晏哉崇城既成崇敵既  
却崇賦既蠲伊公之德無以公遷公遷在省構李之  
墟君子所騁雖則非遙憂心忉忉鬱彼垂楊勿剪其  
條父母行邁云胡能釋所天可即庶用夷憚雲上於  
天八表同陰霖雨膏之慰我士民

耒陽縣重修儒學碑記

衡州之屬耒陽縣學圯陋而逼城闔自汝楠守郡以  
來嘗咨及之而以屬令令數易弗就馬令至之明  
年會財鳩功忽來告成縣之校官并校官弟子約與

俱來各以所職請記大概言未已楚之最偏比年少  
以文顯者甚媿通都大邑之士令職提調校官職師  
儒諸弟子各有承之庸之之望今無聞若此乃因修  
學以請惟執事者進之汝楠得參羣言而爲之記自  
古建學不一惟孟子曰皆可以明人倫自古學官之  
制亦不一惟朱子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並言之明  
倫之指不可易已而變契兼命首著於唐虞成周大  
司徒大司樂各以其職董士制本於此是以朱子並  
言之但舜之命契教之人倫而明倫之說不以命契  
其命契也緣其直寬剛簡之質化其暴慢傲虐之偏  
而變化之學亦不以命契以後成周陳疇要在舜倫  
攸敘而協極之教顧由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嘗疑之  
何古人之設教如此嗚呼以相謀之教致相成之化  
非聖人善於作天下之人成天下之材智不及此也  
農桑道化其政一源舜倫統體非司徒其誰明之後  
之所謂提調者非司徒之遺意耶陶鑄變化薰蒸揉  
伏必收之於宮牆垣廡之居肆之以經籍名物之業  
察之於視聽言動之節審之以管絃匏革之音閑之  
以盤辟周旋之度于以漸消其氣質學問之疵而成  
就其剛柔中正之德非典樂其誰專之後之所謂學

書聖

卷一

三

師者非典樂之遺意耶恭剛柔中正之德以順達於  
舜倫日用之施養者有用用者有養肄習講求非虛  
空而無實即孝廉忠信之行而本於中和禮樂之化  
行之必著習之必察翼倫日用非闕畧而無本所以  
然者又非操其所必不順而覺其所本無人倫之道  
本不可離不可離之道原於非外鑠之性非外鑠之  
性著於不待慮之知不待慮之知慎於不可見之處  
提之以剛領其所樂聞化之以節日其所易趨司徒  
典樂本以相成而日改月化至不自知古之古人良  
士所以不可勝用也今之提調失其統體不以剛常  
爲教簿書之政不謀於學校今之師儒廢其節目不  
以變化爲事文詞之教不謀於有司士之常心尚賴  
不氓但嘉行誼而不知變化中和乃行誼之蘊則學  
術之士有不著不察之譏知學問而不知綱常行誼  
乃學問之實故行誼之士有游言無當之毀卒之雖  
有行誼自淑鄉閭雖有學術別啓門戶要非先王制  
學之本意有司之於學校也師儒之於弟子也學術  
之於行誼也脉絡判然矣雖或承庸焉寄世道使之  
一德而同風也故由是言之未縣之提調師儒與弟  
子之自處此不知慮而徒媿文之不顯何也即使文

書聖

卷一

三

詞最著遂如都會而人材無裨於輕重之數豈未陽之盛哉且未之科目似差少於都會而鄉賢忠誼國朝後先六七公相望海內最稱名庠恐不過此則未之歎於科目其質要不媿於為古之人如縣令遂統理而振起之學師遂專教而變化之諸士又敏求以自得之治教學行舉出於一所造人材又可量哉末儒李氏曰饑而思食不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綈布之溫學之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自慊而已汝楠不佞為世道場人材者如此而不無望助於有志之賢庶幾相成共睹其盛不

嘉慶

入卷十一

古

德清縣胡侯碑

胡侯之去德清以外艱其銜恤而發五縣也縣民羣侯素衣無不泣下送之境上猶有不能捨者追之郡境之外得侯慰遣再三然後歸境上之民觀者亦俱泣下傷鄰民之去父母故也縣之耆老率文學子弟因徵為文立石以著去思予昔在楚曾見侯之文於淪落之年於侯稱素知侯之去縣予亦將以待次赴

都以此縣人扣文於予而督予為文甚亟予惟知侯故為侯謝曰侯邃於學學先泝夫道德之廣崇則康桑之所以逃尸祝而罪畏壘者非道德之意哉其英華為文章武城其父雖有德愛不以吏名其踐厥為事業漢史汲黯倪寬俱不以列傳公卿摘吏事以勸別傳文章勛業皆侯所可就而道德深遠沾沾焉記侯緒餘及民之條或非所以知侯吾縣自洪武迄今去思雅稱其實者惟二碑以朝堂之績繫吾縣則金陵梁侯以吾縣之績盡平生則滇南陶侯又去縣久之乃立今二三老賢諸文學言逮及此揆之往事得無殊乎侯既予知敢為侯辭之耆老文學俱避席而請曰公獨不念比歲荐臻之禍乎蓋自壬子以至丙辰島夷深入間至縣之新市溝塍積骸骨川湖流腐血言者痛心加之跨溪而城重以倍徵軍費終歲養兵不時犒師他境之民有似此者殫死無算吾民獨得更生侯之善甦吾困也海寇雨息窮民為幻妖盜乘之染及數縣吾縣獨無一介之民入妖黨者侯之善移民風也此侯德政大端拔民於死亡離迷之中不知前代名侯曾逮是患否如枚舉其細則侯憫邑凋瘵若痛在躬下車閱里甲歲支卽白省數千兩年

嘉慶

入卷十一

五

皇鑑

木臺

去

間不妄徵一錢自衙齋貯省約始不以緝捕事貴人徵歛難至候稅錢餘旋不啻理其家事按戶編徭晝夜勤恤雖胥吏亦檢候意不萌鹵莽之心民賦以平聽受獄訟口不言按人其有要囚念至旬日亦必思所以生之擇丞尉剖細務不事苛小訟自屏息引學官諸生諷以經術進之禮義士民翕然從之其能惻念而不鄙夷吾民大率類是或者云此亦前名侯所能第觀吏局年來大謬勸負跼蹐以趨時宜其於微辦如割吾肉又叱其體木以民窮與寇不務保又而尚咎夫連坐無法卒驅為盜者殆不可數惟侯獨持廉平以冀康民使前名侯逢今之局又不知竟能不易否惟吾民生於危迫之際故易於感激惟吾侯當此兵革之會故難於循良以侯所難深吾所感因乞勒文以彰殊思宋蘇文公有言思之於心則欲存之於目而况前輩去思惟表樹於縣侯被繡升榮之日今之請立乃思慕於吾侯素衣慘阻之晨豈可格以數端斬於一言哉因知侯他日立道揚譽不敢以一縣功能小之然著去思本為吾民非以為侯以記今日非量其後也公其無辭予不能更詰遠矣其語而系之詩侯名定字某楚之崇陽人公嘉靖庚辰進士

皇鑑

木臺

主

以是年冬十二月來蒞吾縣凡兩周乃去詩曰歲自壬子迄於丙辰島夷不共犯我海濱杭之北鄙湖之喉襟縣二百里莫過來侵既城我土復倍厥賦室家不保氛困靡訴自鐵巨醜復孽妖祥大慙克之民實殘傷侯來日嘻民其殆矣養民銷兵亂庶遘已嗟我人斯譬彼羣萌川及根莖將殞其生侯來安只室家攸止秉廉持平敦彼萌庶彼茁者萌以育以培一朝去之如萌何哉我縣循良惟陶與梁公實三之思倍無疆如保赤子侯當孔疚匪夷之思表樹恐後侯既嘶卹民亦靡至悠悠彼蒼不可與慮侯實國器上下所求君子終禮無恒燕休侯不可追觀此穿石尚藉作霖餘庇我邑

德清縣重修阜安橋碑

德清縣為湖州屬邑依阻丘陵帶映川坻嶠隴相聯膠流駢錯復衍以平原通平大都然後薄檻延屬聲薈喚合被麗遐廣又為郡巨邑矣然邑本介于名山天目之高深溝欽嚴而為谷周流拂汨會于郡瀆徑入大溪橫貫吾邑當春夏之交霖潦暴集流瀆波溢民咸病濟無以通閭井而便負輪阜安橋之建跨經盛流肆達諸鄉輿旗所至雲合輦集而騁驚其中遷

窺臨安遜暇浙河不可疆度由橋入邑為邑阜集  
次為儲需之室若自鄉入納至無僅輪又回轉為  
治不百步可見私治間橋圯民頗畏阨知縣事王公  
良臣加修營焉是後三十餘年仍復推移柱石當水  
衝幾於不支民艱渡如昔悉捨橋航水恐將來或遂  
湮毀縣是幸時繕治喁喁望令長矣嘉靖己亥知縣  
事四會李公蘗惠邨人隱憂然創議曰凡邦邑聚而  
後富通而後聚津梁之設以濟不通及今弗釐如裂  
滅何邑本繁會使民病濟非所以振扞邦邑閭閻元  
元也先是邑有廢田可令民佃之以其貲助營事度

東臺

八卷

六

地力盡而橋梁成廼兩利而俱全之約費不逾百金  
諸富民趨事者衆度可五旬罷不損下而商氓咸利  
事甚便議上千巡院御史應臺傅公雅意便民得議  
卽曰徒枉輿梁王政之一一勞而久逸不費而自成  
斯大猶是經所議善下書于府府報之縣于是李公  
經始民果說忘其勞促成如期自後履道不破暢美  
無窮民咸德李公公歸德于監察不敢顯以為功蔡  
汝楠曰嗟乎稽之載記鄭僑惠矣而孟氏譏其不知  
政西門豹循良矣史起病其非仁彼濬洧漳鄴之間  
有可裨益者三千闕焉毋曰細務亦果大端獨事之

建集雖有賢者誠在適時橋自始傾于茲數年矣  
為政者莫卒採其敝爰至今允成之大易言時行  
此謂舉於乎賢軼軌事利物懋功上下交而治通  
子哉德耀遠矣訖工日邑民督繕者請為碑

德清縣築城碑

嘉靖壬子倭夷始犯浙東明年癸丑東寇西營逼擾  
江南郡縣完破大抵視城堅敵無城者其禍不可量  
已又明年甲寅湖州府推官方公以署縣來德清奉  
兩臺檄暨分守叅政謝公諭意議因故址而城之邑  
之耆老百姓集縣慮始率以時詘舉羸為難知府事

東臺

八卷

七

徐公行趣計議方公曲諭邑民城議始定或又以故  
址夾據鴻河甯厥所廢在茲盍析河北而城工半之  
方公執言因者百事之綱故址具存可因且析臨河  
之居而河北苦暑河南之民於城外而河南怨不足  
以固風氣而扞寇倫其何以為邦郭也必以踰河為  
慮請疏二河殺鴻流謝公深然之竟無以易夾河之  
議者縣是摩畫規制併疏二河稽縣美請司帑及勸  
富民輸貲以佐財費命丞簿校官分程董役什長赴  
工糾之以度知縣熊公通判劉公先後視縣蒙成而  
督之越期年乙卯秋日城成爰想故城不異今制而



水關或遺於曩時其圍七百七十三丈有五尺其高二丈有三尺其基闊二丈自基以上歛以城堦一千五百四十有奇越城十丈有敵臺凡七十座越三敵臺有舖凡二十五處因除戎器謹閑練民兵使守之後賊自乍浦柘林入境者聞邑小且有堅城遂無西意近邑關鎮亦藉以無患謝公馳書至江西曰邑城矣蓋記之會方公再來署縣專使以告汝楠不獲辭而紀次其事又惟守藩者行省之事守府者郡大夫之責德清下邑蒙藩郡大夫以守藩守府之圖成閩民之績尤不可以無記考之春秋凡城必書重民

鄭堂

入卷十

序

力也至於城虎牢以遏楚侵實憊憊焉夫虎牢之城固鄭人事然守虎牢以固鄭守鄭以固中原則寧止一國之事哉責鄭而與大國蓋春秋微意也一時浙中蕭山桐鄉諸縣俱成城率縣官司之爲自保計而德清以近省首邑隸郡要地城功獨藉藩郡其與大邦爲中原城一方何異邑民苦於始作泰於成功自茲門可鍵城可恃民得樂生而無殲害孔道安而藩郡固功有攸歸矣謝公某某處人方公某某處人贊美宜勞其經斯役者某某其法當備書

武康令肖溪王侯碑

王侯之爲武康以仁心爲質羞爲急名刻辦之吏先令仁和已系去思僅七閱月而持服去茲來武康思究成治且昔鄰疆稔習縣故秉局周盡實加於曩時而宅心中然惟日不已舉縣之民見其殫慮厚下不啻拊循其身之所出勤身集事不啻營聚其家之所資然而挹其儀度爲令如儒生詣其齋閣在縣如山林也詳於五聽疑輒反之不以屬吏及其得情則哀歎再三形之詞色不唯無冤訟者益化暇則偕校官弟子疊疊談說經誼里巷塾師亦延而試與之稱論感誦殊多居數月其政大行會上官按部凡可紓民

自知堂

入卷十一

三

靡不獻簪上官然之及奉嘉獎則戒行謁勿造吾賀也應入觀之前期舊事頗有供需侯言不忍瘠民以媚人故不敢爲垂橐而去及後奉戶部主事檄亦如入觀時會歲造版籍侯盡括其實定著於籍飛寄詭匿之端一時屏塞縣之役法循編年之舊就實避虛盈耗益不倖矣侯請於司計哀益衆寡定數受徭使歲歲相等人服其平侯之爲令加意農政真可媿世之徒炫刑名以速聲施者山賊江天祥之徒嘯聚深谷鄰部騷動侯條陳保甲之法深合古制十家相保既有團兵而四境阨塞之處咸備戍守加譏察焉各

邑行之恃以為安海賈換倭奴以擾江南徵調不絕  
侯運籌不匱而民無震悚至今海事彌急境猶晏然  
無有寬意蓋自侯在時已然而甫三歲以遷去縣而縣  
之耆老幼稚無不攀援悲傷固再借而不可得及既  
去將兩閱歲矣日遡其在縣之政而思咏之第侯本  
敏肅以齊政能使民忘其敏而思其精誠本廉繁以  
視身能使民忘其峻而思其敏恤不意侯之結乎人  
心系乎永思者一至此也語有之曰重淵之明珠可  
取而有常而之人心不可得萬家之常財可徙而他  
而匹夫之一念不可移王侯去侯之思民相與謀於  
自堂

八卷

邑之太史駱公令其門人太學生魏質告於今邑侯  
文橋秦公及貳尹徐君典幕勞君請立貞石以紀民  
思汝楠不能辭請而又謝不敏者自夏至今民愈重  
累而至焉然其不欲止也及汝楠扣其行事有敏之  
則可思之則無窮者是不詳難得之民心難移之  
一念哉於是相與立石於侯門之左以示不替焉王  
侯名健字行甫閩之漳浦人登嘉靖丁未進士家世  
循良學有本原風誼藹然君子也在仁和自有記  
茲述在武康者為武康去思碑系之詩曰粹矣王侯  
三載政成系去後思薄赫赫名顯也山林令也儒生

原缺

自知堂集卷第十二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墓誌銘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明故山東登州府學教授后山黃公墓誌銘

公諱學字克誠姓黃氏宋末年有諱之復者自福之  
永福徙家于閩遂世為閩仁豐之義序人數傳而至  
麟子麟子公高祖也洪武間舉明經知磁州有名遷  
刑部員外郎曾祖與祖雍字汝和起從事為雙城巡  
檢後贈承德郎工部主事父寰字世則以有德行聞  
然終身不仕公質精敏生八九年端緒即見比於成  
人以從子從進士雋令武寧武寧君愛而教之公遂  
好覽記至于忘歸武寧君愈益以為賢故嘗窮春秋  
得其微妙因不授弟子傳公公既奮精三傳而又受  
家學得以專經仍世年十七然後歸中道而聞母方  
氏卒公號泣走千里嗷然呼曰嗟乎冤哉不及見也  
因欲絕者久之喪已免而憂憾不釋既而思揚譽以  
顯所生仍就學附離群經辯析百家踴厲風發志在  
為百夫望而薄視家嘗娶于陳陳故稱饒因厚嫁女  
歲時遺金帛所來公輒歸之公家曰推所贏與二弟  
鈞且無令以財二吾心進取稍不遂而公不肯游膠



庠每以儒士應徵言吾家伯父溫叔父雋從兄禮其見舉也皆未嘗入膠庠云由校官弟子起家非偉男子事其挾奇氣如是提督學校輩公聞士得公大異之因曰可爲我領一庠士公時累屈意不第不得已游庠稍棄奇務爲醇和而聲聞彌廣後進之士爭以公爲師但承公講授開化者其爲文詞迥異齊列弟子凡數十人而得其宗者公雅稱大義虛窓陳公達後仕至都御史正德丁卯公五十餘矣始舉貢士射策甲科不中中乙科署山東登州府儒學校事公揭德甄材諸士嚮臻而尤以春秋學風示海上有童子自智堂

卷十二

劉朝卿宋朝臣受學公所頃之以童子發解海上之人知與不知高其學用前功陞本郡教授公性不好苛禮而按登州使者以不見敬望公公義不取容即日投劾謝不仕歸歸而深自藏匿初自稱後山居士後又稱百拙欲以謝時之人凡貴人之堂絕不睹公之跡云嘉靖癸巳夏六月公以疾卒邇公之生天順丁丑至於卒之年得七十有七嗚呼公爲人少竭竭不群中歲稍平持藝淑人貌溫恭而中尤巖巖有立訖于有終不降其志誠可師已娶洋岐陳氏先公卒繼娶郭氏凡生男子五鉉錡陳氏出鉉錡郡庠生女

子一仕招遠時以書屬其家人曰吾一女憐之願嫁穎敏者當爲官人凡子勿許後適扈與周倫今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孫男八漢渭穎法潮濂濶孫女七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小山之原錡以狀來請銘銘曰小山有巖淪其出雲不需其逢謂叩者群無曰卑斯彼泉則深鉗之枯之以勞士人嗚呼井之不食既終用汲膏而或屯利其後昆

明故承直郎徽州府通判後溪黃先生墓誌銘

後溪黃先生者處州遂昌縣金溪之東川人也諱公梅字鼎叔以嘉靖丙辰二月十四日卒卒之四年其孫學伊隨其伯父侍御公中來京師適汝楠亦以謁銓會侍御公都門下學伊造汝楠請曰後溪先生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見先生與侍御伯父實同年友請先生銘并以狀致狀則其從子景賢爲之按狀則先生有個儻非常之遺風焉固宜銘汝楠不但與侍御公同年先大夫夷軒公蓋先生同年友也先太夫在南雍見汝楠於先生纔十餘歲先生特見寵愛契闊死生之感又烏忍辭銘狀曰先生之系自遂昌泝其遠祖爲光州固始人初遷於閩浦城之溪東也

自唐上元間諫議大夫諱鼎者始宋政和間以諱元者贅金溪祝氏因再遷金溪乃占籍焉六世祖福建路茶監提舉愈之生道傳暨襄陽同知道俊原照以道傳子爲道俊後生文垠文垠生銷錫生鳳爲先生父母朱氏繼柴氏應氏毛氏庶將氏柴生兄公旃應生弟公柵而先生則將出也先生自童子時負穎姿異氣不與常見伍稍長念科第可指取聞四泉唐公講易蘭江即囊書從之爲文倣依其師蚤馳文名督學五清劉先生按郡先生以儒士試冠其曹補邑諸生又聞鄞白厓包公持名爲經師輒又往師之得如其文奇突馳縱明年壬午與包公同舉于鄉實嘉靖元年也試進士不第遊太學時祭酒爲安陽後渠崔先生崔先生文雄館中以是諸海內才蘊之士爭來事崔先生每監試奇先生才諸才蘊士咸嘆服焉無何遯蔣孺人憂歸東川又六年壬辰父鳳卒先生連遭憂喪大事不願復以舉子業上春官試庚子謁銓授通判徽州事地本嚴郡多豪賈大姓尚氣喜鬪爭連染間至數十年財賦且多積逋先生嶽嶽負才氣日斷數十案如流而催逋輒應聲而完名稱大著嚴郡中都御史兩洲王公御史松巖符公上其政旌

東坡堂

卷三

四

才

嘉之然先生雖負才心坦如也每憤郡縣吏爲按部摭據微罪雖以此得大官不爲會有當路密屬先生搜旁郡太守隱隱者先生曰太守實無罪何組織之爲遂拂當路意因中傷先生竟以公論止議調郡先生曰一官左移即可去矣遂欣然歸向金溪而郡之冠蓋惜先生發追餞文溪蓋不可數可以觀人心焉先生歸絕跡城市即東川之南則築松桂草堂鑿小池樹碧桃其上因名爲碧桃深處日吟索索不絕因闖入詞與其草堂詩鄉人爭傳之著後溪漫稿以自適焉先生尚慷慨重然可善料成敗比於古之策士

自和堂

卷十二

五

才

天道微哉尚其俟之至於使先生不至於泯泯無聞固通家子事也繫之銘曰 懿彼鼎實用之薄和羹之韞空爾學佐郡歸與賦泉空達人奇觀自廓落才不盡施返其璞通家之子題幽宅於昭千年慰真漢

明故太學生守齋張先生墓誌銘

守齋張先生卒之三年其子景星乞汝楠銘而葬焉致狀來其畧曰先君少時沉靜穎默凝然坐一室終日不移通尚書補郡庠弟子員每督學使者至閱其文才之列高等至考識行又以識行冠諸生屢應試不第卒業南太學時大司成廼增城湛先生方倡體

貞和堂

八卷十二

六

十

認天理之教先君篤信以爲論學至此是無滲漏處屏百家說專意嚮先生學先生嘉先君篤信陞上舍仍令居觀光館領四方之來觀光者會流球國使梁梓蔡廷美願詣大學習中國禮梓廷美皆彼國貴臣子來習禮成始歸襲其官先生曰是誰可使化其夷習析其貴氣者特命先君先君督教之能使諳曉禮文而尤肅然知敬憚師長列諸生中莫能辯其爲夷使先生愈用嘉嘆自太學卒業仍歸郡中選爲庠生時幾四十年志無他營惟教與學二事而已盛寒暑手不廢書諸門生有貧者廩而教之不令其以束脩

爲禮暮年病篤或勸之奉遙授例榮一散官先君曰吾力行六十餘年所求在得正而斃非爲官也且身隱矣烏用藉好爵爲榮此可以觀先君已先君平生無辯爭亦寡干謁所與游絕少貴人言笑取予矜慎不苟中嶄嶄有立而外去觚角不以取名故不但貴人寡交雖朋儕亦鮮能因先君耄耄而觀其內者於南雅特見知於湛先生郡中則惟尊君大夫每謂與先君契誼少雙繇大夫以所自蘊蓄者知先君也思吾子髫年以大夫通家時拜先君牀蓐前先君力疾與子爲禮退語孤曰此非凡子也以先君制行辱交

貞和堂

八卷十二

七

且知於賢父子間則乞銘於子甚宜汝楠舉以告家君家君曰悲夫吾之良友是不可以不銘先生諱元望字德夫處士壽之之玄孫士敬之曾孫公啓之孫望江教諭懋之子其先自元末世居於湖州之東溪先生蓋生於望江故以元望名娶劉氏生子一即景星而選貢爲太學生娶潘氏生孫男文周時陸氏孫女適包守鎮先生早受經學於仲兄給事中元良元良先在太學旅舍卑濕先生從學篤志不遑擇居遂釀病肢體中暮年成痼疾竟不起嘉靖丙午某月日卒距生成化已亥某月日享年六十八戊申某月日

葬於白龍山之陽汝楠嘗惟古之抱德巖穴者雖不  
試用士林宗之天下之士必著於天下一國之士必  
著於一國沒世而名稱久定繇其風尚厚而上志壹  
也世尚稍清而趨舍不一則吾人樹德未必翕然相  
師終身名實甚或湮沒不稱可勝嘆哉張先生篤學  
苦行不忝人倫之表跡其講肄不倦期於得正以斃  
曾一主教禮行於蠻夷之貴蔭其風可相矣然一鄉  
之士猶或不能知而宗之况遠者乎家君雅推獨契  
於先生而嘆先生名實之不稱然汝楠因家君之意  
而臆論之推宗之盛事在時可宗之實德在君子以

自覺

卷十二

八

先生沉靜穎默持德愈厚而知者愈希此關時俗趨  
向於先生曾有虧乎唯斷以可宗之君子亦或足以  
副先生之實矣敢驟括大意而著定論於銘詞用以  
俟信我者銘曰有美含之而不試恂恂居鄉以沒齒  
今之聞人異於是隆古之世稱君子生而知公或鮮  
矣質之幽刻吁以此

俞端伯墓誌銘

俞端伯者歸安例貢生石谿君汀之子其母姓陳氏  
我先太宜人則端伯母姑也陳氏嘗母稱太宜人曰  
不啻生我故端伯於予雖姑表甥獨謹以舅禮事予

予初業舉子及釋褐時端伯少未知學然已知其負  
志感慨蓋其家自富饒始落貲即憤然欲振其家至  
予以行人奉使齊楚便道觀省端伯心以為榮深自  
刻厲嘆曰人生何庸貴哉雖饒貲等白衣耳因謝父  
母吾將從舅氏學時初曉蜀文予以為未有過人激  
之苦學學歲餘予自荆襄歸端伯持文一帙過予覽  
之弘深演迤有湧泉不匱之勢問誰為之者端伯避  
席曰不敏近所草就予大驚異因進而語之儒者之  
學不但工詞經術世事無不淹該諸子百家之幾微  
毫髮異於吾學亦必先識其故而後辯其非不宜粗

自覺

卷十二

九

規彷彿附和影響自以為學之至極端伯又矍然心  
動因問經籍誰當先講肄者予緡家藏書掇某篇某  
卷最要吾與子共勗之予別北上無何以員外郎持  
服歸自奔走道路迨於居憂倥傯迷亂漫忘前相勗  
語端伯就予苦次特問究某篇某卷之誰人情事故  
之要及玄釋異同之指詞鋒穎然而出間有辯證則  
予殊莫能詰也蓋向所掇經籍篇要予忘之者端伯  
已嘗畫諷而夜思之矣其才敏好學如此湖中士夫  
夫如茅順夫沈忠甫皆少年知名而居適相近今端  
伯往從之游並稱歎曰異才益欲親朋輩以廣資益

遂與湖中舉人臧原實庠生臧原順章承甫潘子良  
費鍾神輩更相切劘文藻翩翩稱名士矣惟端伯意  
氣雄甚即委瑣輩不樂與交持論如欲上人予嘗語  
之志士履世如履峻坂不得疾馳蓋欲之使稍降下  
端伯顧曰吾聞士人居官不覺相効僂僂爲秀才時  
寧當即挫意氣予揣其氣力盛未可遽以言語折之  
遂不復言亦將有所待及別端伯三年則聞其族人  
謀傾其家而尤忌端伯之才夜舉火以焚其廬伺其  
出採而擊之傷頭顱延兩年竟以傷病卒端伯曾以  
儒士考優應試不第補庠生負才如彼而志復不聯  
鳥堂 卷上 十

爲其子請誌及銘予既叙端伯行履未見所止唯其  
質學過人其進有可稱者至身名黯然悲之無可奈  
何則幸而有子如綫之緒猶有望於其後仍以此爲  
端伯銘且以慰吾石谿云銘曰美其才而乃畜其壽  
裁其躬而或社其後不壽奪美才斯有命也不盡遺  
後社斯猶幸也

88 明處士澹齋吳公墓誌銘

由湖州沈龍谿而西五十里爲長興之呂山呂山之  
世族曰吳氏其饒貲而有禮既貴顯下賓客務爲名  
高蓋一郡之冠也成化間汝楠曾大父行得以姻家  
交驪吳氏故至今習聞其家聲最著澹齋翁者諱綉  
字時華七品散官孝光之孫翠菴翁瑋之子也翁爲  
人博雅脩整生長世族而美容儀年十九喪翠菴翁  
遺其二弟今撫佑之各完其室家翁性本好施而仍  
其家聲凡事不爲纖嗇視翠菴翁時愈益張甚至於  
賓筵俎豆之具婚姻死喪之助無不周洽而反顧其  
家日喪其資如是者幾三十年人曰翁可謂能士也  
然而近好事矣嘉靖辛卯汝楠以外孫壻見翁於所  
卜居無胥之里其居負太湖面蒼弁諸山蓋古浣溪  
處翁坐得其勝又築小徑委蛇出入翳以叢篠中構

石山爲三崖命其亭曰三崖亭汝楠自徑登門翁扶  
竹杖衣古深衣而出止立岸畔命汝楠入時汝楠望  
其容儀嘿然心念曰翁非浮湛好事者此儵然僊舉  
者之樂而逸人高士之致也旣而聽翁言吐琅琅宣  
暢無世俗氣數論平生嚮慕之者唯甘泉翁理數之  
學與太白山人詩甘泉翁者於翁爲諸父而太白山  
人湖之寓賢也兩人皆逸人高士而又相結爲中  
雅社故翁狎見而心嚮之然汝楠聞太白山人索索  
苦吟以工其詩而翁惟藉以寄意每意所到取頃刻  
立賦賦罷不更竄也甘泉翁得數與微巧射隱覆翁  
前鑑

卷三

三

翁之言低回慕甘泉之爲人然其墟里之人所噴噴  
稱吳氏者自有所屬而不在此也況知吾翁哉翁配  
蔡氏蔡孺人生女歸庠生臧名應璧汝楠之外父也  
孺人自生女而三十年不再育爲翁置側室生子一  
名從哲生之五歲爲嘉靖十二年也翁以病卒於呂  
山距生成化辛丑享年五十三從哲旣長蔡孺人爲  
之婚且有孫矣曰我欲歸先君子於土遂治坐於董  
嶼山之側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某日葬焉舉人  
臧君繼芳庠生繼華皆翁外孫繼芳以書來華述翁  
行狀告葬期并示汝楠銘其墓汝楠以孫壻宜赴墓  
前鑑

卷三

三

事翁逸人高士之致尚隱而弗彰者宜爲之銘也故  
特期會葬而爲翁叙其大端翁於弘治間常輸粟爲  
七品散官夫緣非其後遂謝棄冠帶以處士稱亦  
足觀翁之志也銘曰 大道澹澹而體不滓敦彼化  
原而永好施憫厥勞生混沌死兮曷其有極以終淪  
漸達人無營出入於幾善逸吾身不殖其貲元統運  
分嘿睹其微鳥鳴龍吟聊暢於詩其心兩忘與道委  
蛇外游內觀中心泊而誰等百歲繁我不虧翁涵斯  
指我其韻之有知翁者視此銘詞

陸大母俞氏墓誌銘



陸大母俞氏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北川君穩之大母  
封刑部主事南山君階之母進士知南平縣鄉賢省  
齋公嵩之配也南平公初知羅源伐海賊始謀監司  
檄主番市期年報平以才調南平多異政會禱雨徒  
步霑濕南平公以病卒而延民是麻延人立哀慕祠  
塑像祠之吾湖岸以南平公於他縣爲名宦即吾鄉  
之賢也因祀之於鄉賢祠嗚呼可謂賢矣然實大母  
相之方在羅源具聞賊狀賊與令不兩立大母方育  
其次子純齊君抱兒匿解之密室變夫大服避賊中  
傷且不貽羅源內顧憂及在南平三年南平公行諸

貞堂

卷三

七

異政不敢藉一官以肥其家而大母乃紡績晏然及  
以喪歸行篋皆故時裝一無餘貲也夫君子行役室  
人徧謫則怨聲起而功罔旣今大母於有事之會防  
微自保因全嬰兒何啻不相謫而已大夫方守素絲  
之節而室人益懋采蘋之德南平公之爲良令暨鄉  
賢誠有助也此其成君子之名已有足多者及孀居  
五十餘年苦節持家以裕後人叅知君奉大母教趾  
美先賢而大其聲施其德豈不足媲君子而垂女範  
也哉唯南平公筮仕且顯以早亡大母不得霑一  
命爲孺人叅知君守一路以年勞獻大母於例得爲

太淑人第又沒於未滿歲之前於是叅知君謹圖所  
以昭于後者以狀來告汝楠先廷尉與南平公同舉  
弘治丙辰進士先君攝守延平之年爲南平葺祠而  
加飭焉崇世誼而景賢哲汝楠言宜可信敢首掇其  
大者仍爲叙而銘之按狀大母先世居歸安之西街  
父光佐以貢士遥授徐州判官生大母有異徵一見  
南平公奇之遂許配焉年十七而歸陸氏因南平公  
少孤伯兄侍御玉厓公嫂董孺人拊之有恩大母事  
之亦婉婉比於翁姑勤於治生及女紅之習若以諷  
南平之績文者南平公竟以文顯及卒於南平之日

貞堂

卷三

五

爲弘治辛酉大母僅年二十八携其十歲男南山君  
四歲男純齋君八歲長女在抱次女以歸自持服以  
迨平居罕出門閭諸孫穉秀童稍長衣服縫紉皆出  
自大母紡績仍不少怠諸孫勸之年老母急自苦大  
母曰非此恐係焉無以終日蓋又以諷諸孫之勤也  
其習苦如是其後純齋與其配暨次女先後亡大母  
哀之至於失明繇痛其先君子及其所生故也長女  
所適稍不如意大母愈益念之南山君揣知其意迎  
之俾相依焉大母疾始稍解已亥仍病語叅知君曰  
此吾死時但恨汝未第無長者來識吾苦節爾及嘉

靖甲辰叅知君成進士大母喜疾乃瘳後八年叅知君以比部憲囚入閩展南平之哀慕祠則又益喜又數年見叅知君擢憲列前纔以疾終叅知君每言方大父成進士時大母曾不色喜持重出於天性至穩取第以先君子故懼其澤衰始爲一動顏色可以觀大母之性情矣大母雖未膺象服之榮而身後之典知方隆未已其靜照貞守傳諸懿行皆世所難有不以爵服而榮者歸安令劉君迴下車曾表其門顏之曰照耀乾坤人以爲稱云大母生於成化甲午五月十七日卒於嘉靖丙辰十一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

卽知

卷十二

去

三子二南山封君暨純齋君陽南山君娶陳氏封安人純齋娶潘氏女二長適陳教次適朱大本孫男四長即叅知君娶潘氏封安人卒繼娶沈氏次秀邑庠生娶周氏次稷郡庠生娶沈氏次秩娶張氏女五長適包守經次適王若次適錢葛次適俞往欽次適太學生錢惟德曾孫男五長用車次用輿俱郡庠生次用履用儀次用輅曾孫女八南平公墓在蔣家嶺地頗不愜於堪輿家言以某年某月某日遷柩合大母葬乾山之原銘曰卓彼鄉賢于鄉廟食貞德與齊吁嗟乎若霄之雙璧兮卓彼循良廟食于縣昭明游

吁嗟乎南平之合劔兮

明故承德郎江西九江府通判東橋張公暨配封孺人沈氏墓誌銘

張氏其先河南人遠祖天猷紹興中進士爲睦州錄事隨宋蹕南渡而今家湖州歸安縣之馬軍巷公諱朝聲字君實別號東橋高祖諱辛益天猷之十二世孫也曾祖諱仲華祖諱翔遠父諱冕號石泉居士母王氏公少敏慧石泉器之俾習儒爲庠生其家故饒公茹勤飭叙距美前業未竟績文之志以例貢游太學同舍生俱愛其醞藉長厚卒業歸家愈益習幹以克其資親舊有急而求貸者必如其請其有死亡貧不賸喪者必於我歛與人交無畛防欸欸吐布衷臆務爲利方斲觚與人周旋以此若霄上下賢士大夫無不樂與游然公善自處不耀之地人但見其詡詡然和煦而已未許其當事也嘉靖甲辰謁銓授南京中城副兵馬三年遷南城兵馬職處都下歷於諸曹司而事則填委故事爲此官者務悅諸曹司俛首飲氣克位待遷而已公至乃自奮勵持廉稜可否截然不可犯以私諸曹司亦不能以勢壓也都人習嬉倡豎嘯呼輒賈奇禍公首禁龍舟之戲以肅陪京荐革

卽知

卷十二

去



浮修用防僭伏魏國公永康侯以勲戚守京威煥難  
事獲用嘉公並檄獎之而兵部尚書宋公都御史傅  
公御史張公以次交獎焉人始知公閒居嘻愉臨事  
漸截不苟得譽乃能如是課白功今上其事得賜  
璽書贈石泉翁如其官王氏太孺人配沈氏封孺人  
無何遷江西九江府通判馳檄甫至而公病痰遂不  
起矣以公之克振其職於冗司其爲判府可知已九  
江之不蒙施惜哉公之克家暨其勤官沈孺人實相  
之孺人之卒後公數年處嫡庶數子無有問言可謂  
善戾公志也已公生於弘治戊申六月二十五日卒

先志

卷三

七

於嘉靖己酉六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二孺人父愛  
竹翁瓚母施氏烏程人生於弘治庚戌十一月二十  
八日卒於嘉靖乙卯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  
公諸子男子五人女子四人大心娶孫氏大材娶馬  
氏皆沈出大壯娶姚氏大雅娶施氏大同娶鄭氏皆  
側室賈出大心大材大壯俱太學生沈出女子二一  
適陸一元一適閔道亨俱太學生賈出女子二孫男  
六承彥承爵承謙承慶承宣承敬孫女七 曾孫  
男一允恭嘉靖丁巳十月十一日大心等卜葬公暨  
孺人於妙喜庵村樓臺山之陽來告曰先君子游太

學時適君之先大夫爲六館長以同里故辱深契焉  
及仕陪京君在法曹堅確之政君所亟讚也敢奉刑  
部主事春沂王君狀乞君銘庶先君子先孺人沒而  
不亡者在茲予曰噫噓悲哉兩世之誼吾忍不銘銘  
曰其處則和今出乃堅持司城秉貞今舉命顯思今  
名惟人今寄爵何爲郡績可占今惜阻不施淑配相  
之今其家孔宜儲祉實豐今維後之貽寵靈所加今  
雙壁彌輝樓臺之宅今名山永綬

兩山俞君暨配沈氏墓誌銘

自序

卷三

十九

君俞姓名鵬汝舉其子娶沈氏其先姓林氏歸安人  
居府城之倉灣秋官郎俊東光今武舉人芳相繼以  
儒顯至怡雲翁政館下昂承俞姓君之祖也父梅  
翁輅生子二人其仲爲君君生於弘治丁巳才四十  
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沈氏於君後二年生後八年  
卒爲弘治己未與嘉靖壬子也年亦僅五十四一子  
太學生霄娶吳氏孫四人獻策聘錢氏獻箴聘王氏  
獻節聘邵氏獻籌未聘孫女一許聘朱某初君罹沉  
疾雖幸有緒如綫爾自卒至今君之胤始昌霄適愈  
務營吉地以藏君得後莊漾西厓之源葬之日爲嘉  
靖乙卯二月某日得地之日未葬前二年予將赴錦

官署持將君九華且其先君行狀并沈君宗殷狀沈氏母來請銘予家嘗命聯綴姻戚蓋六十餘年向道下昂訪君君病不謝客予從賓階見君迂拜甚艱迨坐定聽君娓娓譚說中肯綮情神諧暢陳壺觴延接不倦諸事閑整容沉酣愈驩甚益多君病其四體而能強其志慮其善於日葆且可以觀其治內者以是數數樂與之游既親且數與游今烏能辭銘弟予西嚮誰能馳文數千里之外領之而去以至於今霄以未銘延期適予以赴朝會歸悲其意而益不得辭君明慧慷慨精觚箚敏於治生然尤惇孝愛豁然喜施

東坡堂

卷三

三

事嫡母朱氏自服勞以迨送死俱不以干其兄祭祀婚媾關宗族大體不許糾釀輒取諸囊中用之桑蕩魚菹之利貿化盈虛之運心計不爽而雅好獨在文史之間故雖病門館不虛也而業儒之事竟以屬其子霄沈氏善承君志得姑驩心君病之日調劑既宜而內政益勑躬其勤勞綜其煩密諭于暨婦吳懋修廢缺務以怡君勿益君病家日膳厚者沈氏之功居多嗚呼嚮使俞君嬰病少壯內務廢墜君且不能自拾以終其天年況其家乎內雖淑惠非君雅好善倡予得獨成其美哉惟君內外相濟淬勵於沉綿危

病之時以竟行其善昌美盛之澤可謂賢夫婦矣豈可泯而不傳使其後昆無述也哉銘曰信美人兮舊不永年天之宜實今其奚致也信美人兮澤以後延天之昭昭令其可恃也

徐母沈孺人墓誌銘

徐母沈孺人既沒之十年間諸孫子克為太學生子京領嘉靖壬子鄉薦子方補博士弟子員亦顯有今聞矣子方等慟孺人之力疾撫孤不廢綴紉以瞻學也差池當年隱然有長惕焉不訣諸孫以歷家三世未覩一遇為恨今幸稍有進也而孺人不及見痛哉

東坡堂

卷三

三

適以孺人從子舉人沈如器狀來請銘於幽余惟麻溪徐氏後柳沈氏皆邑鉅家與吾同姓向迭為婚姻而孺人諸孫講世好方不替也烏可辭銘按狀沈孺人大父松泉君僚遇例冠帶父柳南君湍贈光祿署丞贈君既賢豪長者家迪訓教而貢士誠菴徐君以望族思紹昌之艱為其子庠生東川君擇配曰宜莫如沈氏因委禽焉孺人生有淑質既笄歸於徐柔婉順從事誠菴君暨太孺人皆稱曰孝巨族繁嫻稱曰賢媼御易事稱曰慈而徐之先大夫葵南公將宜人猶及見之曰昌吾門者必斯婦也誠菴遊太學道卒

淮陰東川君號痛免喪志圖紹業孺人躬親勞勩不以家事累東川及再試不第漢落抱痛然猶欲爲破釜計孺人寬之姑以經業屬兒暫無以性命決一第因授長子經學督次子克家東川臥疾調芻宣必皆裁之孺人垂二十年如一日也竟不起底力内外苦楚萬狀次子果治家日饒而長子得以例貢卒業上銓諸孫孳孳頭角俱不凡誠菴未竟之緒方有待矣而長子暨其婦相繼而亡孺人悲之成疾猶盡力撫孤其有顯者而不及見也遂卒嗚呼哀哉婦道合章孺人之美不能具叙傳義有之志不捨命卒不違

東臺

本卷三

三

故曰有隕自天以孺人宜家力教千歸五十餘年未睹其成然未迨下泉而諸孫遊賢關偕計吏者有聞於時繫孺人之澤微哉天道或速或久其應以志惟志基命信然哉孺人卒於嘉靖乙巳之十二月二十九日距生成化甲午七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二長太學生近塘君宗道娶夏氏皆先卒次朴莊君志道娶沈氏孫男四長子克娶李氏次子京娶沈氏次子方娶談氏繼唐氏次子亨娶姜氏女二一適崇德李岩一適同邑沈師中曾孫男六國植國賢國梅國賓國霖國柱曾孫女四朴莊君涓期得甲寅年

某月日寔於仁和肖溪之原合葬東川君之兆銘曰有業者丘肖溪原雙玉攸痊宅孔安七十含章婦道全佳哉諸孫正翩翩譬彼力田終有年勒樹語獲理則然後有寵光賁茲阡志不捨命命幹旋南山片石深磨鐫尚則沈媛稽斯篇

太學生沈公墓誌銘

方溪沈公卒且葬其友馮晉叔氏爲狀授余曰子爲誌而余備公葭苳親亦知公稔也不敢辭公諱良字惟良號方溪其先汴人宋南遷從入海寧籍之曾大父德永樂間贊仁和淶溪徐氏家淶溪德生大父蕙

東臺

本卷三

三

蕙生父璵璵稱存濟翁贊仁和唐棲徐氏又家唐棲於是世爲仁和人存濟翁贏富冠鄉中以弘治丁未十一月八日生公公生五十二年嘉靖戊戌二月十五日卒又二年庚子二月八日卜葬南山娶莫氏繼娶丁氏先公卒仍娶滅氏有子四太學生僑以存濟翁命爲兄賢後府庠生佩皆莫出僑出倖側室張出女三適庠生邵子存次適太學生呂綱三尚幼僑子二詔誥女三長許聘徐察次許聘吳期鄉三尚幼佩女一亦尚幼公少開雅涓志高尚補郡博士弟子員正德辛巳公兄賢及存濟翁相繼卽世人以公之

有二喪也或基間公家欲致公於理公通惕然曰獨者逢天之感鄉人因有滴心恐爲先人儻雖然以吾生長脂腴不更事爾思以過盡亦不遽求勝惟隱心持素以待之後鄉人皆曰無損沈氏而抵取名何益乃不果訟公亦與之相忘竟數年不訟一人嘗詣邑侯三洲李公李公曰民皆君子可無煩令以美勞云父之公願入太學分肄南雍數年間室莫氏及丁氏後先卒公曰悲乎再出而再隕吾輔人生何自苦遠遊不卒業歸雖屢舉子業其機夙受諸子盤盂諸書陳事理纏繹談所已見犁然當於人心又不欲徒空

龜壘

八卷上

王

言愈益敦勸躬行先是存濟翁病且華持其季子括命善視之以指非徐出也故諄諄焉公長育之慨悉其愛既長葺室居之慮材用吝徒庸無不一一如公居授之士田金帛增厚爲之輸資入太學語人云非祇勉承先人言自吾中心不忍少異爾嘗爲郡市絲誤溢百金往問郡郡典守者勿知也竟白還其吏有竊者覩鄉氏而夜伏於中門門者得之以其名告公驚曰此市兒也胡遽至此勿以見我其遽釋之使得自新且戒門者勿宣凡人有過惡每掩覆之自是遠近無不嗟慕沈公賢晚歲治清遠樓召故人斲杯酌

相愉說喜唐人詩歌時得意自倡數言抑揚歌之無全篇故不傳平居于于雖下急者與之俱靡不心化而更慨忼慕節士風其游引既廣顧弟肯附衆貴即所交窮士傾意接之歡遇累月緩急稱貸善處財德豪縱之弊務檢制事不過侈至捐貲就誼已責備困亦所素樂故於病瀕危親族子弟侍謂侍者曰啓我懷笥簿記之所積不多也卒後其鄉人曰沈公厚德士今去我死乎吾何宗依者爲之臨皆慟至今有餘悲蔡汝楠曰曩余從公南山游詎忍公今歲南山余爲公誌也哀以送之因著銘以振振沈公葆醇毓

龜壘

八卷上

王

良率履不趨惠聲允揚浩浩昊天不駿其祥懿遺一賢庶表此鄉今也求歸誰不惕傷悲彼泉流其流秋秋彼飛鳴聲聞於域其流秋秋委澤靡已聲聞於域和於孫子幽祥院哉蕃爾來祉

明處士道庵楊公墓誌銘

道庵楊公諱沔字伯東楚之孝感人邑以孝名而公事父太八公母余孺人人皆譽其孝及其鄉慕孝行者咸以公爲師方垂髫太八公疾數進湯藥不驗其家人沿楚俗延巫而禳之遂前曰巫何爲巫何爲自潛刺指血血書青祠向月下稽顙奏禱是夜太八公

甘寢夢有黃衣人不知閱何疏因貫其罪追思廢至  
今以爲亦孝感也兄濱弟洪俱雄贊演之僕人有侵  
鄉人者而洪厚債憂歲侵道庵以侵鄉人抑其兄僕  
從容諭弟曰今日所失前日所得何歲侵之憂即已  
債何不可留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弟止念之其  
兄弟竟無顯尤而道庵之後獨盛者亦道庵留餘  
不盡之福之驗也公之子廷琥廷松出自朱孺人廷  
椿廷器廷武出自繼娶劉孺人廷鵬廷棟廷梁出側  
室彭氏三母八子室家難齊公善諭而曲全其恩八  
子朝夕率妻子拜揖家庭間終公之世未嘗有間言

皇鑑

入卷三

三

而鄉人因以楊氏爲義門凡婚媾者得義門締盟人  
人自謂必有德慶雖貧窶不擇也置別業八所以授  
八子一歲間週環居八子所年八十不多及縣城若  
郡城終弗至嘗以守王法辦公稅爲訓庶不爲官內  
所窘揭兩言書之堂壁方七十時郡邑聞其賢當飲  
鄉飲禮請爲上賓其親戴時用楊萬里趣往公曰虛  
名耳善辭之母孺尊命竟不就郡守李公愈賢之引  
與故授之冠服猶不謝及病革呼子婦昭穆序立正  
論未訣叱少子泣謂無爲兒女子悲惟修令德以慰  
九泉遂卒生天順壬子十月三十日卒之日正德辛

未八月十三日也孫太山輩二十八人曾孫繼祖輩  
三十五人某女適某皆所目視云公卒後廷琥輩葬  
公於某山之原後四十七年嘉靖丁巳其玄孫某以  
舉鄉進士知其縣遷判湖州府事持重君綸狀來請  
銘汝楠嘆曰何銘之晚友人唐司諫曾言每怪宇宙  
間兩事九富人死必有誌九貴人死必有集如生而  
有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何哉楊本雄贊入令德  
如公然弗誌者四十餘年乃知渾璞之俗世猶在也  
而愈可以窺楊氏然如公者竟不可以無述爲誌而  
銘之銘曰惟孝感通稱此邑名吾慕乎道庵惟義聯

皇鑑

入卷三

三

親倡此義門吾慕乎道庵惟名實實乃謝其贊吾慕  
乎道庵嗚呼道庵熙熙者焉自留餘福啓其後賢墓  
門有碑以末其傳

○巡檢城公權厝誌銘

嘉靖戊申十月初八日德清庠生城應召暨其姐歸  
沈門城氏卜權厝其父雲崖翁之喪於德清赤岡之  
陽以舉人沈佩之狀來乞銘按狀翁諱伍字時佐長  
典人曾祖仲和生思聰思聰以叔子璵貴贈南京工  
科給事中其季子曰瑛瑛配黃氏無出娶側室蔡氏  
成化壬寅生翁翁卒於嘉靖乙巳十月初十日年六

十四生子四人女二應登應召應聘孺人陳氏出也應科側室所生長女適長興姚一貫次適仁和太學生沈良翁長子早世以應召贅德清及歸沈女家相去二十里許用爲依藉暫遷德清西城故其殯也應召主喪而歸沈女備其資舉人沈佩者沈良前孺人之子臧氏所撫亦稱臧甥至權厝期會送而仍相其事以故致狀來乞銘汝楠先宜人不幸謝世十年汝楠悲無所托母事孺人侍飲食如親先宜人云翁之歸厝也汝楠屬有待次之行忝肺腑親不能扶送翁柩於赤岡嗚呼寧忍無言哉翁少時世家蓋統緒公子也緣未踐閱世故中歲稍通官租即傾其家從事布政司正德間授福建將樂所吏目自此以官爲家矣九年例得陞陞次未及而翁行貲已盡因乞降職就祿降延平府豐衍倉大使三年陞桐城縣源子巷巡檢司巡檢秩滿又以貧不能赴銓遂老於家翁爲人有古昔顓臾之風世俗什伍之利鈎致之術儲貯散施之策一切不計於心蓋從生而然非有所挾而不爲也自統緒公子以至於行貲蕭然薄宦千里之外志意恬熙落處自若蓋若賢人君子之貶竄羈危無入不得者而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鄉戚故人向

之奔走衣於翁家者以其貧翁還鄉時相遇道路若不識者而翁不以爲懟雖吾鄉名有識者亦以其蹉跎不事生計近於駸蒙皆以駸蒙笑之豈知翁早年慕父母雖有妻子日依父母惟帶之傍而時侍疾病奉湯藥旬日不更衣也一微秩還回二十餘年無有敗事若持薄識者處之曰卑官固已在繩墨之外何暇論廉謹乎而翁所居滿秋發行不虧有士人節然則翁果駸蒙者乎翁尺有所短尋有所長而沾沾致富用智或得尺廢尋其於孝謹視翁何如也翁於平生亦復何憾哉汝楠自筮仕再居鄉見古昔顓臾之風漸已滿散而智故旁出方以自矜上善不可得見而如翁者亦希不亦可悲乎汝楠本爲翁親故爲銘而論次之意人非止爲翁時俗既末如之何但有悲翁而已銘曰先富而後貧以達人觀之則無不齊也家長興而厝德清以竟氣言之則無不之也

墓誌銘

明封承德郎南京工部署員外郎秋崖許公

許公氏諱某字時芳別號秋崖其先汴人因客錢塘遂家焉繇是世爲錢塘人曾大父朗庵公諱某大父瑞庵公諱某俱用楮幣起裕其家公之考後峰公

諱某家貲益雄後峰公既雄實生男子止公一人少授公易學以童子補郡諸生負顯異資臺少諸大夫省公每試輒佔上諸大夫大奇之長乃以生事付公公不得顯舉子業而後峰公苦其瘁於佔俾入貲承使司差赴郡已乃隨例冠帶以待次未及歸第非公好會母丁孺人卒免喪當就餘公曰翁老矣寧仍以生事滯翁竟不出侍後峰養所以怡後峰者無不曲致迨翁卒哀毀踰節鄉閭以孝行稱之公處饒顧兢兢纖儉盡脫純綺習態惟以子身未伸儒術顯親之志乃訓諸子廣延四方名士為館師及子弟一輩異等輒令其子與游如顧惠州言沈舉人佩皆締為至友以故子姓得博觀海內詞章仲子喬為太學生季子嶽登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尋陞河南按察司僉事諸孫並奮起事文學實倡自公始季子既貴滿歲得封公南工部署員外郎貴游交賀公拜命與貴游為驩已乃謂諸子曰吾驩非為身榮先人業儒之志今日始遂惟願兒曹懋修以圖報塞公自後峰公祥樹歲時事祀先人雖老矣賦性滌器不以屬下人俛仰如見之者虞宗戚里閑空乏者量力周之貧不能給者殯之其通財每推贏與人貸而負者輒已之

人皆嘆曰長者長者受封後徜徉湖山間偕逸老童山諸君俱龍眉偉服熙熙于寄事外之思望之者如神仙然諸子俱業儒則以生事為其子山革曰為商為儒總不失孝讓友弟之意庶俱為善人嗚呼公端可矜已公年七十六生于成化壬寅正月四日嘉靖某年月日卒于家先娶沈氏生子一山女一適邢鳳繼娶顧氏即惠州之姑封安人生子二即喬即嶽孫男十三省三畏三經三錫俱庠生三益三謨三接三策三重孫女三一適沈廷訓一許聘江鐸曾孫男三山等狀公樞鑒于某山之原某年某月某日也惠州係公內親且諸子至友論次公之事狀如此而余憲君馳狀告曰先君努力為善不獲以身顯名茲宜得銘俾來世有述焉汝楠悵不識君然同若周君山曾持公諸子之文屬汝楠評之知公之善教其子俾績文能爾及得顧君狀讀之公之種德率先可備者不一又非但以文衡之得於周君者能盡知公哉方今薦紳列兩京者凡滿歲俱得朝命重其父母顧循能稱者幾人如公為人制辭所云長厚之行著于鄉評可謂不忝休命矣何必曰其身顯乃公來世有述聊誠所宜銘銘曰有子以愉不仕曰恬恬愉交養



以完天年制行惟殺可謀惟天不顯其躬以裕後賢於乎已矣營此新阡曷永其存銘昭幽泉

太學生平川徐君配費孺人合墓誌銘

平川徐君卒之四年追慕而君之配費孺人實先君十九年卒至是合焉子友太學生奇雲沈君僑率君之子行可請銘行可蓋沈君子婿而子惟信沈君不誣其友也宜銘君諱州字牧之先世潯溪人有諱上奇者為仁和陸郭里陸彥昭賢婿自是世為仁和陸郭里人士奇三傳而生友筠公鳳鳳娶于何何始嫁嗣乃娶室人俞氏是主君昔生少警穎受詩政文年

傳

不卷二

三

纔十五補郡諸生知連州東湖費公故名士嫻壻期得茂材得君以女妻之俞室人既生君嫡母何亦生鄉進士見川君郡既長兄弟自相切劘其昌其文嘉靖甲午見川已領鄉薦而君猶逡巡膠庠乃因見川卒業太學亦以例貢為太學生比至太學期友名士益務率勵中丞劔泉鄒公翰林蒙泉徐公時在六館則傾心嚮之與為至交而擇輩泉潘公為子行可師相與續文館中文堪中程顧優試不第始嘆曰吾親垂老不復能決戰于章縫繩尺之場矣願歸而善養老親遂歸築臨溪舍奉娛友筠公徜徉其間稍論

自

本卷三

三

達生命知己高會把酒歌呼上客俱往惟不喜齷齪狗勢者與游故備極歡樂而座無雜賓其所自處異乎快性命以攫外物及流而不止者矣兄弟處庶長嫡次間能始終無尤至相忘為異母兄弟蓋非徒貌和而已自處絕菟裘私計家貲生業雖必推讓而後取焉居嘗慕文正義田故事每推贏以給宗黨之乏朋郵賑貸不自為量減稅已息往往有之鄉族歌舞其德者甚衆始顯意事桑麻田稻之業而戒行可謂宜裕衣食之源誠信自勵耻有淪言曾以女口字吳氏既而吳氏橫被家難家口半就遷置終不肯盟皆君平生之大者可謂綽有士君子之風島夷殛至犯其家先是友筠公姑為守計而君以父子相依幸不死然危甚因以震及其親為恨嘆曰家不足惜萬分一大事不可諱不得復為人矣疾瘳病作遂卒嗚呼其死尤可哀也君生于弘治甲子八月二十五日嘉靖乙卯九月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費孺人與君同歲生生辰為六月二日卒之辰嘉靖癸巳二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二十九甚得姑何氏意善處嫡庶是第間孺人實有助焉君自游太學以前不暇躬業而家政肅然有孺人在故也繼娶談氏子一即行可太



學生女三長適吳期政次適沈應賜俱與行可同母  
次適閔一鶴則談山也孫男六長光宇次光定孫女  
一許聘丁祖繩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之原銘曰不知  
其佛視其處不知其孝視其死惟有好速儼厥美佳  
哉斯丘杜孫子

○ 明國奉國將軍配淑人嚴氏墓誌銘

淑人姓嚴氏浙西湖州烏程縣工部尚書都察院右  
都御史震直之五世孫隱君鎮之女而母則同郡世  
家吾氏也淑人自浙歸寧藩之石城郡奉國將軍止  
齋君多姪無何 封淑人有子男三人謀陸謀壻謀

墓誌

卷三

三

其陸壻俱就外傳而謀某之生淑人遭疾以卒女四  
人儀賓戈陽詹道惠烏程嚴鴻儒南昌王敬一尚幼  
淑人享年三十有七以嘉靖癸未四月一日生而卒  
之日為嘉靖己未六月十六日明年庚申卜兆于西  
山蛟坑之陽禮部接典故 諭祭暨他喪議如 制  
而止齋君尚榮衛良以是年十月十日葬之蛟坑  
人孝慈勤慈事郭太淑人得此雖止齋君藥府  
命徒備府政應疊而淑人服勞以集初便田儲陳果  
儉歲求者應之俾仁聲附止齋君自浙西歸豫章限  
制不得歸寧乃迎外舅館之新第以伸孝養誌長次

男日誦書幾何引傳記故事時譬曉之務養重蒙是  
可謂賢也已淑人賢如是而止齋得以為配錄吾郡  
宦西省者為介紹越千里來歸今其葬也吾郡北川  
陸公為右布政使以淑人毓于吾鄉特為表之汝楠  
時為左布政使又嚴姓外孫也故於止齋君之請銘  
不辭而著之於石此皆異遣止齋君悲淑人之賢至  
弗請繼配以系求哀亦殊美也宜併識之銘曰 存  
兮壺彝是執沒兮系思無斃榮之兮宗儀之 錫求  
之兮兩山之石

墓誌

卷三

三

自紀卷第十二

自知堂集卷第十三

德清蔡汝楠子木養

書疏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陳情疏

謹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放回終養以圖補報事臣見年四十歲係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中華嘉靖十一年進士歷任今官臣本庸凡早年入仕虛糜廩祿二十餘年恨不能矢心竭力圖報涓埃但臣有父蔡圯由舉人任府同知三年考滿復任致仕見年七十四歲自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間偶患風痰手足麻木不能動履鍼藥稍効竟因血氣衰弱別病復增止生臣一子時刻思臣抱病不能就養臣守官蜀地相去六十餘里兩懸憂憶如使臣父病日益深將倚何人侍奉湯藥此臣所以日夜切憂結念不能自已者也仰惟 聖明以仁孝化成天下凡各含生靡不具足分願臣伶俜獨子實可矜憐臣查得貴州按察司副使徐九皋陝西按察司副使趙一中各因養親具奏俱蒙 聖恩俞允臣與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以天地好生之德憫父子熒子之身如蒙乞 勅吏部查照副使徐九皋等事例容臣回籍終養不貽

無及之悔勉盡愛日之誠父及臣自今餘年皆呈上所賜仰戴 鴻恩曷其有極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擬浙江提學奏為新建伯復爵疏

奏為懇乞 天恩追復功臣封爵以慰民心以作士氣事臣聞 帝王之御世必審所尚以風示天下其在承平之日事求國之黃耆天壽平格之臣相與保乂而撫綏之用臻至治至於聲容彌盛武備漸弛中興撫運之君知敦大之治不可無精明奮發之功故必旁招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力務銷寇賊奸究蠹吏猶夏之萌故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臣以菲材謬蒙 陛下任用委之督學兩浙臣竊以為學校首務在先士風而作其氣作士氣在先順民心故立為條約使有司者以四時提調之而臣歲一按臨振作其間凡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悉加諮訪以聞於 朝以備旌別淑慝之典臣之職也臣近今巡歷浙東地方校藝之暇延見士夫諮詢故老眾口一詞咸以故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功在社稷未蒙延世之賞後嗣衰微卹典弗及似無以為有功之勸邇者倭夷猖獗東土騷然邑里被殘不可勝

數其諸士民之論以為嚮使得如守仁者屬任使之必能上為朝廷宣力掃除妖氛以期蕩定臣俯而思惟此舉頗係順人心作士氣之機不敢坐視隱默以負陛下謹按故新建伯按兵部尚書王守仁夙抱文武之全材素守聖賢之大義初任兵曹首疏逆瑾罪惡被杖幾斃穀下竟荒夷後先帝察其無他游加擢用委以提督江西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盜歷磨敷階後值逆濠不守藩服稱兵犯順窺竊神器惟時被兵所在各司府縣心持兩端至行文不敢用印傳報不敢僉名不知何所適從幸遇都御

史王守仁奉

詔之聞行至豐城聞變回舟督同吉

安府知府伍文定等首倡討賊之師不避滅門之禍身帥士卒親冒鋒刃卒能先擒堅城俘擒元惡百姓安堵獻俘行在誠有如廷臣所謂百餘年來全功懋績未有過此者幸逢陛下肇承大統論功行賞推封新建伯爵許以子孫世世承襲本官適以父喪免歸未及封拜後來崇牘久閣金書鐵券遂為虛文本官素性恬退自甘終身嘉靖六年廣西思田二州上夷阻兵構難朝廷以輔臣交章舉薦遂特命授閩節制四省諸軍事假以便宜特勅相機撫剿不

從中覆緣是守仁得以悉心殫慮知無不為其心以為首禍之誅不過岑猛父子所遺盧蘇王受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諸人悉就誅戮已足暴揚其罪若夫二酋之阻兵拒險不過畏罪逃死假息一隅非如四方流賊攻城陷號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不勝二酋之忿罔恤數萬之命使千里蕭然三省塗炭山猺海寇且將乘勢而動將來之害不可勝言重貽朝廷南顧之慮將有什百於此謂宜釋此二酋開其自新之路因得以稍甦凋瘵庶彌不測之變遂守便宜命從而撫之于策未為有失及後復見斷滕八寨猖賊累朝以來積為廣西之患由其祖父相承克惡成性不可改化官府曲加撫處或暫有數月之安然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肆是廣西之有八寨諸賊猶人身有腹心之疾八寨不滅則兩廣良民終無安枕之期遂決計討之時從征諸將議請于朝濟師攻圍需其自斃然後取之守仁謀獨以為賊眾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用力攻若延久候命然後舉行賊必熟圖據險死守雖與師十萬未可遽克因以便宜事理乘湖廣便道之歸師及思田報効之新附密授方畧思

史王守仁奉

詔之聞行至豐城聞變回舟督同吉

安府知府伍文定等首倡討賊之師不避滅門之禍身帥士卒親冒鋒刃卒能先擒堅城俘擒元惡百姓安堵獻俘行在誠有如廷臣所謂百餘年來全功懋績未有過此者幸逢陛下肇承大統論功行賞推封新建伯爵許以子孫世世承襲本官適以父喪免歸未及封拜後來崇牘久閣金書鐵券遂為虛文本官素性恬退自甘終身嘉靖六年廣西思田二州上夷阻兵構難朝廷以輔臣交章舉薦遂特命授閩節制四省諸軍事假以便宜特勅相機撫剿不

集 97-617

間進兵掩賊不備遂一鼓而平之以除百十年來兩  
省之大害隨改築衛所開設縣治據賊要害以為永  
圖深入不毛身嬰瘴毒知不可起因屢疏乞休冀全  
餘命事久不報後因巡歷所屬地方踰嶺以待終不  
獲命客死南安此守仁始終本末昭在人間不可  
掩昧惟時巡按監察御史邵繼不察江西原係守仁  
勅內總制地方輒誤劾其擅離職役當時在廷  
之臣有短守仁者復從而牙孽之謂其恩威倒置因  
而朝廷竟從吏議削其勲階革其卹典遂使功臣  
之骸棄葬荒野有功之裔降同氓隸至今父老遺黎  
咸為於邑臣惟古之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蓋以勸  
有功勵戎士也因載記之所見聞參以近時士夫之  
所傳誦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所以  
加守仁之懋賞舉灼然無可議矣至於往撫思田之  
二酋剿除八寨之劇賊其功尤為章章明著有不可  
誣夫二酋向化而宜撫八寨稔惡而常誅在守仁計  
之審矣其他諸臣或未盡知也即其往撫思田兵不  
血刃而定兩府之反側活數萬之生靈其往征八寨  
不費斗粟因歸師之便順報効之誠而除兩廣百年  
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其總制之地夫功

東坡集

卷三

五

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不  
揚後來諸大臣如大學士方獻夫禮部侍郎霍韜之  
所論列南京刑部尚書顧璘之所條陳提學御史聞  
人詮巡按御史裴紳之所奏上竟寢不報臣愚竊有  
望焉夫守仁經畧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  
宜加之厚賞俾延于世即使如群臣所言恩威倒施  
擅離職役猶不足以掩其擒叛逆衛社稷之大功今  
悉從而追奪之俾無子遺昔人謂蹊田奪牛為罰已  
重若守仁者則用牛服車以孝養父母矣復從而奪  
之牛毋乃太遠乎人情乎方今東夷搆難海氛未淨  
列郡望風士氣不振竭誠赴義之士或以前事為鑒  
守仁實生其鄉人一聚談皆為扼腕夫泯沒勞苦使  
志士為之悼心里巷得以藉口非所以作豪傑賈士  
勇也說者有謂守仁在時招集生徒倡言偽學為可  
擯棄臣竊寃之朝廷賞罰求當功罪非緣學術推  
埋屠狗之人素無行誼假令有功裂土封之世世勿  
替此豈以學術真偽為定論哉且人各有心難可洞  
視徒以忖量讒嫉之誣而遂忘其舍生靖難之實使  
不得託于恣睢屠販之流其去人情遠矣臣嘗考之  
本朝鄂國公常遇春誠意伯劉基武安侯郭子興

東坡集

卷三

六

先後以罪奪爵海蒙 陛下登極悉 詔復之俾其  
子孫不失舊物有志之士藉爲美談思自表見何獨  
於守仁而疑之使不得與諸臣齒乎 臣職司學校得  
以採民風而陳之於上獲知守仁之事稔悉又以近  
來吳越之區兵革未息而久抑戎勳非所以觀示遠  
邇作士氣以勵有功敢冒昧陳之臣誠愚伏望 陛  
下念守仁之勞若察先臣之過議 特勅在 廷大  
臣集議大學士方獻夫等先後章疏及鄂國公常遇  
春等復爵事理如果守仁有功於 國俾所封原爵  
得及子孫世世承襲諸所經典悉賜復之用彰 國  
朝報施功臣之厚士氣以揚人心以慰 臣不勝願望  
之至

奏

八卷十三

七

8 擬據悉愚悃極言邊情贊修攘以光神武事

疏部堂課作

臣觀六月邸報虜入三關仍擾太原仰惟 陛下屢  
降 明旨修飭兵政邊民有患痼痼在已思悼德允  
元之實求威名折衝之臣天下聞 陛下哀濟群庶  
伸暢威靈咸深戴賴至於邊民若被更生不勝幸甚  
頃者南方傳言虜至潞安稍稍遷動恐窺井陘趨河  
南或不可支旋聞出境臣竊思 陛下可少慰北顧

之心然虜北去豈將帥宜耀威武能制其然實 陛  
下乾剛所運先聲遠馳庶今震疊在虜爲力攻所未  
能以倦而歸耳 臣思近年北邊爲患稍進則張皇太  
過一去則晏安不憂臣以今日之憂正在此不在虜  
語云不患其侵而患其所以侵嘉靖十九年達虜之  
犯興嵐止二萬耳二十年犯太原石州左增前年而  
亦止十餘萬今年遂深入太原且窺澤潞北之蘆溝  
橋已切 神京南之臨清腹心要地聲言無復顧忌  
其所以敢犯 神畧顛越至此者由來有漸矣俺荅  
諸酋夷性勁強尤善招集部落克斤誘引日繁加剽  
掠之富因河套之利連年傷殘中國怙桀驁而乘空  
虛反坐所勝將懦兵疲食少律疎以竭當盈中國通  
坐所不能勝事機曉然獨去秋至今一載之中稱不  
廢經畧而應敵之効逾見餒弱 臣思 廟算無遺而  
臣下或承宣未悉抑不虞兇焰庶幾未來有談邊之  
名無勘定之實緣至於此但今年較昔已自不同何  
以支來年之愈甚耶自古禦夷咸先自治養銳以待  
猶或失之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未聞  
臨事爲備而得至計者也 臣以邊境繫繫尚在赤子  
金夷未廖誠復入寇必挫其鋒庶弭遠患不然何以

奏

八卷十三

八

厭狼狽之心冀靜息之日儒生之見輒曰去則不追無邀邊功此正誤今日國事者夫應兵勝敵不與要功絕漠者同如其能勝彌章今日之武功無損朝廷之文德又虜雖猖獗與往代之有所據依者畧殊至懸孤軍深入千里極爲下愚要之特游魂假息耳漢光武會以昆陽數千兵破尋邑百萬之衆虜非尋邑可方兵視昆陽加盛撫我益成益以智勇虜何足言此必戰必勝之計也獻計者近亦其衆然籌邊塞言人人殊豈無謬言嘉謨可備採錄第未聞有確然用其謀策致邊境綏靜之福者出所臆度未免庸

皇朝

卷三

九

引繁文詭舛地理而部司指摘爲瑕遺其精料獨臣以兵難遙度雖趙克國漢之老將不至金城不敢深言故凡開陳邊圉之事願陛下明敕部司錄其大體畧其微瑕務裨事實勿靳施行庶智者先無遠跡勇者自能畢力臣本謫庸深慙武用至於丘革尤所未聞獨慮國憂心每惟大體更求緩急區別事宜晝夜究繹欲効微末況聖人明目達聰之日雖曰天高惟冀聽卑臣惟方今事勢有關朝廷綱維修順治以振威嚴者八係邊境事情祛夙弊以興新政者十即於邊境之中開拆機宜爲責近功以弭邊患

者六經遠猷以圖永寧者四無非欲陛下樹根本之政悉華夷之情酌緩急之分決勝負之策其他縷細不敢踰度亦不敢輕言夫樹國必有閫外之寄打城四裔之民夾輔中朝之盛故將與相等皆係天下安危雖烽警寂息海內晏然亦當注意將相矧今時事當復何先故建議百端無如用將議者皆曰天下久治久安文恬武熙名將之材恐未必有縱有其材誰則知之不知天下士如棋布惟所用之以爲勝負必借材異代而用之是舉世道而任其降挹也臣甚謂不然去歲邊事孔棘曾舉將材如尚書唐龍等今曾用之乎此臣所謂一退而晏安不憂者也將材在往時姑以異代難引證喻即如太祖皇帝肇興淮甸當時從者徐達常遇春等起自側微沐英以養子用傅友德以降囚用各著徽業封至公侯此數臣者豈平居蘊畧預識其然由太祖駕馭各能爲用假令數臣生今之世何以甄辯之其遠跡草萊不能甄辨猶可諉曰不能今試有成効衆望所歸薦揚旣及而爵位若悵此不知何說也故臣以爲將未嘗之人而自未嘗用陛下試以科道所舉者若兩京同辭或撫按有薦先年敗歷載在司功者斷然用之責

其成功如郭隗應禮賢故事何患將來之不集哉見而不舉舉而不先更求堪用非所聞也如所舉之將幸能用之矣其所資以用者曰權郭子儀相州之潰以九節度之師無所容其力曹彬受一劄以下江南非曹彬智而子儀弱在委任重不重耳細柳之軍御機不馳江南之役至權貴不欲從爲副將今縱曰無此將材矣然會謂有此委任乎兵法曰國不可以從外兵不可以從中御今總督諸臣動輒牽制賞罰不能信務獲不能給繕修不能專攻守不能調倏然欲行奄忽報罷甚則隨舐小疵至相繩責請兵請糧

臣等

本奏

一

此正爲國事然其旁皇求延頸企踵而內應不至宜其總總然結疑慮之懷而臨事蓄縮也此皆爲賢者論稍有以得失凶吝回滑其中者求安之術無所不至至有謂京師發銀自關而出亦自關而入保金之道不得不然也七月邸報起用原任總督都御史程鵬委任之道似與昔殊恐達賊一去此意不申當時舉動一彌文耳臣願陛下明播此意申示部司斷自宸衷撰爲手教附近巡撫而下咸使聞知凡軍旅纖悉各聽程鵬相機運動據所成策具本奏聞其陝西蘭州河南山東諸路不聽宣大節

制者即許程鵬參劾偏俾以下以軍法處之其有容隱亦以罪論若不能悉心効力縱醜類爲廟堂憂此則程鵬之罪在所不宥其他如戰攻之具芻粟之時車馬之備勒兵之法聲援策應之勢盡以付鵬庶幾經營斟酌量部司不得阻撓於前文吏不得躡尋其後不必疑阻而後行罰無候敵至而後策勲鼓無前之勇收敵愾之効隨形裁割第有可觀西路總督三邊移文申敕亦復如是此謂未有必勝之民先有必勝之將兵家以氣爲主將帥之氣既已百倍他復何憂此任將不可不重也臣見國家列聖相繼壽

臣等

本奏

一

考作人陛下咨詢賢哲於茲二十餘年至用一將官遂難其選先後廷臣論薦止一程鵬言官所舉如唐龍等亦不多得非所以推延多士彰顯聖朝兵法曰選將於卿卿可將也周之尚父方叔鷹揚翰飛入則爲師臣出則爲將帥當今人材或未易比但臣考漢制邊方有警左右之臣皆堪出師唐團練觀察自員外郎中以上皆任將帥之職排難解紛英俊代見今左右臣工何其遠讓漢唐稱之良將也雖驚下竊爲耻之然其故何也問嘗質問臣臣綠得其由即我先朝用人資級不如是之限等分不如是之



明京堂不如是之冒在今士習樂清虛而厭任事以  
省曠爲華要以職事爲冗官資綠求進冀陟清階四  
品五品京堂既由此舉將來巡撫以次推用履歷便  
捷一超而上積以成風臣以國家平時不愛京堂  
以寵虛倖之士一旦有急無有戮力任事者其他能  
臣又一切散布下僚格以常例有才莫展此憂時者  
所以必爲之太息也陛下清閑之譙一問輔臣在  
朝京堂誰堪旅以何勲庸躋陟至此則其故可  
知矣請自今凡四品五品京堂如有推陞廣求賢俊  
無泥成規既陞之後欲如先朝特差經畧故事分

直學堂

卷十三

十三

遣數員行歷各邊據所策謀行之總督年終還朝  
以備敷奏其不閑輜畧難稱巡撫者陞遷之日許  
科道即時糾劾改調外任徐試功能因使髦士滿  
朝左右可用翼宣陛下精明之政不獨爲今日養  
將而已至於武職猶有可言公侯國戚世守山河之  
重莫抹緩急之用臣欲請應襲者赴兵部習觀時事  
弱冠堪用者即令充偏裨履歷場一受節制於總督  
未嘗使襲替之後遂領總兵之職庶重祿之下自有  
實積而世家不至乏人然後乃武乃文帝心簡在  
惟命所適詩稱濟濟何以加焉獨養將者天子之

事舉將者又吏部兵部之事乃者邊方失事該山西  
巡按御史童漢臣劾總兵官張達巡撫都御史劉泉  
龍大有等誤事註禍之罪此三臣誠有罪矣張達臣  
不知其詳不敢謬論第劉泉等本持素靜筆之臣實  
其冠軍決戰之績其何能及必至是耳邊事之警不  
爲不急詢于九卿不爲不衆決於吏部不爲不公竟  
無武畧之用或貽彼已之譏陛下有以知近日之  
舉將乎每一邊將員缺廟堂之上相顧無人非因  
分誼踈逖登崇日淺者舉以中之則爲人處缺而已  
其畧負譽望者恐其見推而幸其不舉自負不訾之

身先虞

不卷十三

五

身先虞不測之禍誠何心哉臣以爲今日與陛下  
共此生民之憂者誰也要之邊境之憂上則朝廷  
下則生民耳臣思今日之警正屬殷憂吏部尚書許  
讚起自河南蒙恩遇特厚陛下又宣召而面勅  
之今後舉將但在得人不避權貴不卑小官無爲人  
處缺以基禍階康濟實用非綴文飾虛者所辦讚必  
感激能有以報効陛下臣又聞先朝兵部尚書  
馬文昇留心邊事延訪武臣每携簡囊出入懷袖大  
小將材躬自筆錄并有報缺器使得宜兵務周悉  
陛下遴選廣衆得如文昇者以更本兵豈如今日之



大謬不然耶大抵舉將無論文武取之有二一曰個  
儻二曰耿亮個儻者彼且圖其大而況矜細耿亮者  
彼且爲我死而況謀生有小才而特齷齪之懷負細  
能而無捐生之志者不用總在吏兵二部得人惟願  
陛下神裁而已虜患頗緩所宜亟正者 朝廷之  
紀綱紀綱維何曰 朝廷所以今天下震服不敢違  
越者法耳春秋城濮之戰而子玉誅五代史高平之  
役而樊愛能死卒之爭長江橫而威振關南此明法  
今之効也今三法司明刑畿內用克弼成政教然見  
近禁網頗繁密於巖廊之前闊畧於邊境之上求諸  
邊激勸不可得也往因 陛下垂恩曠濫將士恃  
恩以至今日但去年石州太原之犯猶先抵戰至撐  
拒不勝然後摧靡 陛下赦原斯有可言今年李纂  
李朝陽楊德何堂盧瑾張文懿或假按伏以避聲勢  
或恣旁觀以失事機或守拘擥以絕策應罪皆難原  
而李纂遠住懷仁退避嶂頭致賊過左衛犯馬邑而  
漫然不知若言鋒不可當何不殊死一戰遽令深入  
罪狀尤甚 臣第恐有掇拾殘功希掩惡跡仰其漏網  
者臣本刑官謹按大明律失機軍機者斬豈有虜越  
城堡踰重關城外關箱爲人虜掠而無一人當其罪

者兵法一鼓作氣會不一鼓會不成列斯其謂何不  
用命戮於社三代已然不能謀人之軍而死亦載於  
禮將臣可宥百千生靈之命獨不可閔耶 朝廷閱  
生民而勅法將臣引禮晉以就刑此於明作之中實  
寓中孚之意願 陛下即下紀功官明勘以付法官  
處以前罪不惟典刑慎修且令邊塞踴躍前車旣戒  
作新將來此之謂紀綱正紀綱正而次第不舉者未  
之有也將官布列所欲言者又在明其職守即如山  
西巡撫臣曾訪詢故典原應於鴈門住劄故其官銜  
欽差提督鴈門等處地方 朝廷之意先鴈門而  
後山西邊徼靜而後內郡安也今移入省城矣重兵  
利器擁以自固甚非 朝廷設官之意大將旣然踵  
外効尤諸將可知未至而懼戰戰惴恐各擇安固自  
保其軀誰有爲國當敵者請自今申明職守山西將  
官各於臨關處所建立衙門不令仍前深居避敵巡  
撫一移其他自動斯偏頭鴈門等處元戎耀威部曲  
生氣乞 命兵部即行山西將遷改日期隨具奏  
聞不至因循斯亦計之可採者也兵法固宜聯結聲  
援於內尤須撫安內附者以絕虜援因防首尾衝決  
之患趙克國伐先零而赦罕开爲此爾近見該部具

題行河南山東保定各巡撫都御史俱於要地設備  
又選領精銳河南為山西援山東為河南援保定仍  
與山東河南聯會併力擒剿庶在內諸路成聯絡之  
勢併甲兵之力然虜亦有援不可不應倭倭古憂既  
來深入而小王子擁衆數萬於獨石地方最為仇健  
且援東則東應援西則西應變動難測方宜周防東  
路朵顏諸夷西番各酋俱假進貢食求無已稍一裁  
損彼輒不堪而三衛尤甚每稱結婚西北搖脅邊臣  
即此見其禍萌已動萬一連結干戈搖動心腹計將  
何從夫虜夷之屬却之成怨受之則驕獨乘其習久  
易制及其崛起難馴雖難遂其駭擊之求不可致其  
怨悖之患臣欲請起用邊方大臣赴京候用者特  
命一員總督遼薊地方綏徠諸夷宣示威福關外  
中視為一體山海內外總一事權西番內附者申  
命寧夏總督都御史賞諭優納示國大體務假羈  
縻之虛文遂斷北虜之羽翼庶固內援永絕他患  
京師者天下之樞紐因時事京師戒嚴內外震肅  
修飭興作庶幾乃事事有備之意獨築外羅城之議  
至引小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為喻臣以為不然夫  
成周為邦君樹藩屏者千八百國後德衰自相征伐

于斯時也以諸侯攻諸侯因各以全國之力營一城  
郭以自衛絕大國侵凌之患今天下全盛金城鞏固  
且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民所會聚比屋結楹雜集浩  
穰當連三輔外郭之建焉得人人而納之既傷無外  
之化不免動作之勞此臣所謂張皇者也臣願凡  
京師興作亟願停息悉心輸力專事邊方縱謂不當  
解嚴亦在命提督團營尚書劉天和加意團營勾  
補缺之選練精強或於九門各擇便地聽其散操其  
京軍散處各縣或武清河西地方者取其正軍克實  
京城斯亦不可謂之不嚴矣若竭帑財而示張皇勢  
力經營反為虜笑臣不願今日為此以上用將任將  
養將舉將振紀綱明臣守固內援停工役凡八事此  
所謂關係朝廷綱維修順治以振威嚴者此也兵  
必先定制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罰乃明  
刑罰既明而後萬人齊刃故兵法曰卒畏將甚於畏  
敵者勝未聞豪悍緩散擁數萬之師執狐疑之心乃  
得勝策者也臣居京師時頗知大同鎮軍自癸巳  
李瑾之變以來猖狂恣睢驕氣未殄將帥曲為包容  
名雖服從實懷無忌鎮軍既然諸部相效間居則揚  
揚莫禁有事則選與不前大同地方切近偏關偏關

之與河套初無限隔實為虜衝以騎軍切近虜衝斯已著之患且達虜往時每於延綏固原等處為患今獨從大同何則延綏忠勇而大同易與也臣每聞議大同軍者輒為拊心嗟歎謂撫御無人至厯宵旰之懷揆度處之方兵不為用由不服操練不服操練由饋餉不給饋餉不給狂駭怨詈至不可言則處大同之道莫若糧餉為急乞將大同貯倉銀米亟補軍人月糧之缺令都御史翟鵬曉諭豪強示朝廷恩信且官軍涵浸聖澤垂二百年何至一旦陸梁至此朝廷不即誅死令爾自新郭塞前愆又垂仁賑給此外何求仍前不悛有法而已尤有未協及於街坊肆行不逞者須付法以警諸軍若謂月糧未易即補如副使胡松建言減班軍之費以益鎮軍未見舉行似當酌處又聞大同因軍不服操演教場數處鞠為茂草糧食一克操練最急臣以處邊莫若先處大同乞下兵部詳議先示輯柔之仁繼收震懾之効臣又聞偏關之外套虜渡口居多而防守無正額之兵近畧多借民壯改戍軍人及關內隘口亦稍稍整集夫少置兵不能固而多屯聚不能給而議者輒曰例外發銀恐不可繼今之寔運正非欲其繼也解一

時之兵患備一二年之兵食耳且動搖之禍與輪轉之勞孰大此較然者若三軍以乏食喧噪主將以乞糧哀請形之外夷非所以杜塞寇殘宜令宣大將官約議一二年常費及客兵調集之用本年解到京倉銀米或臨德等處倉糧亟為量發該鎮以慰士卒之心壯禦侮之本儲峙既豐尤在保障山川丘陵以為地險王公守國者因之因其自然也故防邊者因險為關因高為臺因曠為堡所以外固藩籬內資耕穫戰守相籍治邊者輒曰築城夫用百萬之力糜百萬之財使邊人繹騷而不得輒寧者此也築之縱成虜寇潰牆而入曾不踰時而數萬壓境一年之中若未遽成百勞而無一益永費而無暫寧也臣以修堡易修城難願用兵部主事許論邊論修築五堡鎮城兩掖二堡議募軍分駐疊疊相望犄角之勢匝月而成所謂馳聲而賞實形格而勢禁也又臺堡成列加以溝塹馳驟艱難乖其所之無懲張文錦處置失宜之變因廢經久無患之策昔人稱長江天塹有時而渡若平地然故又以人為城奈何兵士不克必資召募因癸巳大同之患常召募竟不得人或不應募遂莫有言者不知當時為處置乖舛故也懲咽廢食良謂

不然近該科建言於山東北直隸徐邳等處各召募  
勇敢送赴軍門職則謂兵非土著無益勝敗之數不  
習騎射不知山川不耐苦寒無親戚切身之儼而退  
有後地雖有應募者亦不可用當各就本鎮附近招  
來官舍居民凡所地之士精悍之徒俱堪收馭在足  
其用度加其廩既均其更番備先鋒者爲上備行列  
者次之久久號召分之部署當日得人不可令勾補  
破其家不可令役使妨其業不可令入籍世其軍恤  
其疾苦懲其侵侮明揭榜文庶爲永式且三晉地故  
多逋蕩無賴至如大同鎮前後名爲官人者多鬻販

身軀

卷十三

主

興利劫財殺人抽取市貨法制所不能禁尤恐其轉  
徙而爲虜資請遂收之以益邊兵漢唐邊戍不減於  
今而匈奴之敗頡利之禽光著史冊宋至削微猶有  
鬼章之捷足爲美談夫何數年以來士氣不振竟無  
一舉可以愉快人意何以厭塞天下喁喁之望北虜  
未喻 聖德凌擾二番雖彼之亢滿方甚而邊人之  
憤怨已盈又虜者易盈易畏清風店之捷也先喪氣  
馬文昇經畧西邊而火篩獻俘由此觀之在經畧與  
力戰耳今北方經畧莫甚於兵臣考宋止延綏一路  
尚屯兵七十餘萬不意今日大同土八萬餘又分析

自置

卷十三

三

隔散其所分地輒不相救狹隘之處守者以千計耳  
以數千當大衆河汾之人捧土以塞盟津知其不能  
勝也近因山西兵力弱其每調榆林客兵爲應臣以  
榆林或不可頻調榆林以窮困之兵宅不毛之地將  
士枵腹不得一飽苟圖行糧冀免旦夕而榆林西路  
及魚河等處偶一乘虛彼此受敵臣不知其所應矣  
要之客兵可接遠援而不可使近攻者也惟當廣募  
土兵屯戍有法前該南京給事中王燁等建議欲聯  
合軍衆懲按伏分屯之弊臣以爲此議可用然亦在  
大將調度得宜夫合萬人之兵非山觀美實在得心  
故曰聖人御衆而無忿驚之師是也夫屯兵雖畸零  
隔越及其臨敵不相爲守由平居將不恤士無踴躍  
用兵之志耳先令將帥給養撫恤無令虛輟所望如  
臣前陳足食之策因結合兵衆彼此協應閒居則各  
營會聚揣形計利執機圖勝務利器具或廣間諜當  
其有事刀斗齊動烽燧相接自前爲角自後爲犄遠  
駐爲援雖千百營而自相呼合促督進戰不得少畱  
乘城拒寨布隊列陣之師總爲一體靜以待譁逸以  
待勞揚兵耀武可以伐謀夾攻衝陣可以取捷挫其  
先鋒必矣不挫先鋒欲要後路此邊將之失計也惟

兵部移文巡撫衙門務令整合以圖後捷一見我武奮揚之功即有橐弓臥鼓之次臣聞山西軍民殘耗墟落空疎往年已然今歲蹂躪之後塗膏草野即其變態當復愈甚原因將帥失職橫被生民及其死傷僅將帥懼罪閔匿其死奏報不達朝廷筑獨不蒙存卹斯何其劇與中原人心不可稍失用防未萌開錄什一實則千百此弊不可不加澄察陛下即命紀功官今歲所過城邑村落幾何所殺傷幾何其所殺傷請封殖其家砥礪死者且緣定將臣之罪不得掩飾冒功因錄死傷而更議賞罰則濫殺平民而虛

自聖

卷十三

主

稱首級論功加賞而止及權門倖斬移其功獲取規其利如故事者當之責紀功矣此收人心一策也臣思沿邊自染醜虜苦毒備罹幸而虜還救死扶傷日亦不足徵科日急賦稅不蠲以彼力屈不勝其求更加之勞掠酷烈之痛何以堪此該科叅稱主事劉永徵糧太急乞願取回夫劉永亦非不知虐徵之罪第邊事莫先糧餉遂顯心饋輸不恤窮匱非所以稱天子哀痛元元至意且違固內懷外之道臣思馳驟之餘今秋無望乞遂蠲免今年沿邊田糧若謂邊儲不給亦宜例外發銀如兩淮鹽銀京師各處籍沒

資財并臣所謂工役省費皆令發解邊方以甦邊困以固腹心不宜重徵以搖國本以上處鎮軍足糧餉廣召募督戰攻錄死傷蠲賦歛凡六事此臣所謂責近功以紓邊患者也近該南京吏科等衙門建言屯田之利臣竊思之以饑餒就戰之兵使釋戈予而緣南畝定猶解危急之病而方種救病之藥也若戰守有次此亦當言然屯政之利無他去其害屯政者而已臣考趙克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制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利今饒沃并於富強荒瘠困於牛種耕歛奪於私

東聖

卷十三

主

差輸稅脅於包攬屯地太廣屯糧太重剽爭無禁疆畔不定此屯政之害其他委曲事宜在彼中詳定難以預究願勅該部將今年以前將屯政之害一切議除又勅吏兵二部於臨邊州縣衛所州縣置屯田判官縣丞一員衛所屯田千戶一員各兼巡邏以防剽竊經畫屯政又令該省布政司分守官按察司屯田道各專領勅一道督理諸司屯田官不稱職者嚴加稽覈考績之日務求功能勿令藻飾虛文無益邊餉官有專能然後地無餘利兵農不分耕戰相協陛下裁行甚便近見該部議處鹽法欲改納銀

之例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竇富賈之弊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曰積粟無用商賈微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秦莽未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實相因成政鹽法通故佃種益力屯田舉故商賈可仰望陛下即令屯田官痛革竇富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諸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臣不勝願望但增改鹽課於前須盡減餘鹽於後自先年御史秦鉞巡鹽兩淮謬增餘鹽希圖恩賞商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尚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通鹽法民之食濟困

直隸

卷十三

五

良難究運非恒久之策鹽糧亦有限之課西北漕運不可不深長計也三代而下秦漢隋唐咸都於雍方物畢至山西又自古帝王之所都地形不變塗路具存但未之思耳西路開渠西漢隋唐咸有舊路關東汾晉之粟歲漕二三萬餘即今關陝船竹筏亦通往來其在山西者九河故道容亦可尋縱西路有龍門析津之險山西陸地尚多悉心求源開置小河亦堪短運陛下於事稍寧定之日宜召工部裁度所宜或相平流以便水運或改陸運以避湍險或置倉庾以便輸納或造舟車以資裝運或時導滌以防淤

塞當省陸運五倍之費此願陛下存省而徐圖之邊方之事誠未易言大寧改而宣府危東勝失而大同弱受降河套隔而榆林饑今之邊疆如人雖非患痿痺之疾亦極羸削之狀者也大寧東勝或有難為私治間亦曾搜拿邊民頗得樵牧其中不圖今日遂為虜巢稍復故事即能拯安生民此臣所以欲陛下委任總督官先為振救之策益圖萬年之計總在臣所謂用將者也他如戈甲之制弓矢之利茶馬之政戰車之法豈有將賢而政靡者耶以上修屯田復鹽法議漕運恢復邊境凡四事此臣所謂燭遠猷以圖

直隸

卷十三

五

永寧者也臣前所陳者救時之藥喻政於藥臣爾使爾君未與焉臣所謂君者何也曰一心志勤奮惕也臣見數年以來在朝大臣各不相能先該給事中錢徽論奏大學士夏言尚書霍韜自相攻擊陛下警飭大臣使相和協以臣觀之和衷之德猶或未能各挾形跡之私未崇斷金之實自執所見弗能相通治道良如人身流通則無患壅隔則災眚陸賈之言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周勃太尉擁重兵而無所能竟成於陸賈之一言諒哉流通之益也今堡伍之情不通於將帥將帥之情不通於總督總督之情



不通於本兵本兵之情不通於輔臣故雖朝廷未能悉邊情博群策也願陛下勅輔臣以下協恭盡能脫畧纖介山朝廷以及方鎮由方鎮以及士卒夙夜圖惟警之同舟而防風波之患鮮有不濟然大臣瞻仰又在陛下下一心臣考本朝太祖蓋胡元成祖犁庭度明準則以貽嗣服德業蹕絕不可名言二祖以下天順間於也先成化間於毛里孩加斯蘭弘治間於脫羅干火歸雖稍見挫紳國威方今勝策決之來年之一役耳燕貽無疆紹承丕顯不待再舉而定所以優養軼材爰暨虎旅興昆

鳥歸

不卷三

卷

吾之師以消政寇振六月之伐以遏孔熾者願陛下下日寘于衷使威被遠揚坐收廟勝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此之謂也臣向讀漢書見賈誼流涕太息於漢文之朝其言曰火未及然今火已然矣臣才不逮賈誼而憂國或過之觸情覃思已非一日極言邊情遂幾滿萬不黃狂愚惶恐死罪仰祈俯賜矜裁無任悚越待罪之至

自知堂集卷第十三

自知堂集卷第十四

記

可愛齋記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可愛齋在衡少府解之東閩南江袁子佐予知衡之三年幸天畀之登民應之豫見解前有池環匝踈柳假日治亭以蔭以嬉因甃池岸形如半規名其亭曰水月延郡僚落成之齋前有水與亭水通蓮藻榆桂芬翠浮映於玲瓏泓澈之間本可愛處袁子以次更葺之益以湘竹竹出衡湘深處叅政峻嶺祝公所貽植數十日即森然如立琤然欲鳴袁子愈益愛之誦韋江州詩云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此齋之所以名也予嘗因宦游得閱用世之士盛氣銳功雄攬趨舉感激乎晨雞之鳴而叱馭乎羊腸之坂雖有林麓水泉之奇弗暇好也而或足以建不毀之績及夫情厭軒冕之寄而意豁山水之間則留賞乎動植之勝而聯倦乎丘壑之幽名實庸烈薄視弗為而或足以遂當年之志嗚呼所之倦而情物遷移戀重而寄愛淺斯二者亦不無一世之名流而湛情嬰好均非以語游物之外也應物歷典名州憂民理務鎮以玄雅

結齋之詩所謂茲焉即可愛與他日贈釋子之詩有云語默雖殊致喧寂兩皆禪二語相符似窺一斑而江州終得之禪非吾學也予蓋嘗談學於衡而府僚因稔證之灑落由於常存常存由於戒懼是故積戒懼之心微灑落之致不毀之績非不爲也而未嘗無好乎幽勝當年之志非不遂也而未嘗必取諸吾廬方其治事非有所忻而銳及其覽景非有所倦而託羊腸江左之勤勞竹林南山之幽致舉能似之而動不滯於勤勞靜不矜乎幽致則羊腸江左竹林南山知其行有不得已也袁子循良之實幽寂之好得之

東華

入卷四

二

證學又不異乎江州也與袁子請記因復語之曰昔子猷愛竹不問主人輒命駕詣之今於齋竹主人無不問之遽矣命駕輒往之興誰當有之乎袁子喟然笑曰以屬吾之長官長官遂不辭而以自寓云長官爲誰德清蔡汝楠子木甫也袁子名成能從道其字

### 中洲書院記

楚有夙學好修之士曰中洲郭先生其在膠庠督學霞山蔡公甬川張公獎其學辭選貢後十年錄正貢入太學司成涇野呂公嘉其誼以是先生之文行咸有聞於時而東郭鄒公以下各爲詩歌以贈欲以先

生國風士也其家居時處別墅不以瑣瑣生業自溷而惟恢復其祖宅一區因爲祠祀其先君潛溪公涇野先生題其祠額之曰思孝實中洲書院之始先生既建堂奉先以貽後而先生之後蟬聯振振長公崑次公岱少公嵩因堂而新之理其垣墉葺其茨蓋爲門三楹東郭先生題爲中洲書院而串堂之內爲堂五楹額曰懷中斯書院之名所由起也忠孝之後堂先生曾羣子姓而教之椿桂及集邑中俊彥繪繪文之圖說毛詩傳龔李章此書院之所以談道而樂也爲亭爲池雜植卉木聚邑耆英大叅內濱初公縣令

東華

入卷四

主

南溪謝公采軒初公輩詠歌徜徉率兒曹觀其揖遜周族之禮此書院之所以養恬以嬉也時祀以興水木之念即祠以舉冠婚之禮此書院之所以崇古始也記椿桂而立身行道比於芳茂闡學術而揭日用庭除察其道心誘掖賢材周贍貧困孝友節義拳拳爲訓此書院之所以彰名教也及夫廣懷中之義立大本達道之齋園曰五畝所曰講經亭曰環翠臺曰秀野闢苗菑之沼標聚德之居所以弘啓佑之功備書院之制繼先生之後者彌有光矣而長公以下舉其懷中之心以會夫思孝之心欲於百歲之後而當



聚乎一日之誠及子孫之衆而無替乎一堂之志雖處清廟明堂之間而不失其懷中思孝之懿此記之所以請也蓋嘗聞東郭鄒公之學矣思孝懷中豈二道哉其傳之師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夫孝者不慮之知非由中出者哉克其不慮之知以至於無所不良此聖賢所以立大中中矩者也故由成懼以臻位育自內省以懷明德涵孝立中在益懋焉以合先後之指脩之一境行之海內庶無負先生經始之圖及涇野東郭二公題額之意爾先生雖立德不試而衍學有嗣少公舉進士理刑杭州方行所學於吳越間

自和堂

八卷四

四

匡濟當自茲始而長公次公俱已發蹟楚庠行且敦施不置書院之學日益昌明誠不可量也唯先生未發之蘊暨予所聞之要特併記之用質于少公且聞于書院之同學者云

### 閔雨記

嘉靖辛亥夏五月癸卯不雨至於六月庚申雪是夕微雨仍有事于壇廟丁卯微雨甲戌雪丁丑微雨仍有事於壇廟庚辰至雨毋山七月癸巳至乙未連日雨雨毋山大雨是日謝雨罷雲壇

明故奉政大夫江西瑞州府同知陳先生墓

### 表

勛春野陳先生既亡之三年為嘉靖己酉是年秋九月其弟有守將葬先生於楓林而遣季弟有家馳尺書來蒸湘請曰吾兄當嘉靖壬午舉于鄉後知三州有名進秩奉政大夫江西瑞州府同知未任卒今日葬于楓林吾請瑞石江大人銘諸幽而又聞古者記銘之意顯然鐫之金石鍾鼎皆取表曝當世示憲來裔後之有表者疑即古人鐫金石鍾鼎之意也吾兄行述幽刻之外當復有表表之莫如大夫宜嗚呼予烏足以表君子使當世稱之來裔憲之顧終民俗

自和堂

八卷四

五

抹鍛樂道鉅人長者之行而春野先生又非之其行事可表予自束髮從家君遊太學以伯父董事先生河南改歸德州為府予創守之而繼先生為州之後則平生之誼與為州之政皆宜表見於予文先生季弟不遠蒸湘以請予者或以此也方嘉靖甲申博陵崔先生為南司成崔先生早以文章氣節馳名孝武廟時錄是天下知文墓行之士大率盡詣南雍崔先生品第其魁雄者以風外士則寧君與先生又持在選中崔品先生曰此其文冑中卓犖負氣節者崔先生以議禮去而增城湛先生為司成方倡絕

學以禮樂教太學生曩時師崔先生會文之士不改  
初會衍湛先生倡學緒論時湛先生每謂先生敦樸  
似參柴之間而省其中又琅琅解世事家君君會中  
士亦咸指爲君子長者予時纔九齡待先生考鍾詠  
詩又竊聞諸父友頌稱先生之美心記盛德因未蹈  
時機亦不能深喻其所以爲君子長者之故及今趨  
走嶮巇多閱世情搶攘乃深思曩時會中如先生蓋  
儻蕩無城府一時太學亟稱之不虛也先生卒業之  
十餘年謁銓授知河南歸德州州人至今稱先生廉  
子間嘗檢府之案牒及篋庫之籍則先生履禮及自  
奉約舊費十之八九而故事歸囊者先生以入公帑  
凡二千餘金中州鉅家以趨公府得一盼爲榮而諸  
家伺先生者卒無門以入先生鎮以雅靜爲政不苛  
諸鉅家亦無怨尤先生者州爲齊魯關陝燕魏之襟  
故多盜而先生又能擒鄆賊高寵餘黨以獻監司賊  
稍稍屏去唯先生不養交游貴人至厠傳無所增飾  
而中州上官率視州縣吏竟爲上官所忌調先生  
簡地得四川巴州巴州之政予不能採記第傳聞先  
生之廉恪不懈於爲歸德時而所遇上官則非中州  
之卑視下吏且多忌者故知先生者多署上考而降

東臺

不卷四

六

七

學校增設漏澤園清漁稅與去後見思語具在保寧  
志中先生自巴州持服歸後補湖廣歸州其介如初  
當道列其治行以示荆南守吏無何陞同知江西瑞  
州府至府之兩月而先生卒距生某年享年有幾嗚  
呼余嘗目擊夫士固有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又  
有飭躬於利達之境而一逢輶軻終不振者然則  
先生君子長者之行不難於爲諸生時難在於知三  
州而不改其素吏治廉恪在歸德者無難而沮忌之  
後彌勵介節爲尤難也先生可謂君子之不變塞者  
非耶家君頃年念太學友生凋落甚衆尚未知先生  
已謝世事予在衡州忽見先生季弟來方承先生之  
動靜何意遂言先生物故予又哭先生而表之也先  
生官不登用巖廟卒又無子嗚呼重可哀也已先生  
名有容字某其先胄由睦州桐廬始祖隔山公諱禧  
唐廣明中以巢亂避地歙州愛休寧勝溪山水遂家  
焉十七傳而弗齋公宜孫登進士與族弟定宇先生  
以文學道德知名又五傳處士思誼生友蕙公天護  
奉例冠帶孫企菴公釐治春秋爲太學生官沁水教  
諭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三子長乃先生先生配金公  
生子多早夭女二人長適庠生黃通理次適庠生吳

東臺

不卷四

七

欽儀先生無子命有守之子新筮繼其後先生早慕定宇先生之學其遺書及居家孝友諸懿行江大夫爲敘而銘之矣予所謂君子長者之行平生之誼及爲州之政者敢謹表之以揭于楓林之原

### 費處士墓表

費處士名玲字文和別號愛耘歸安庠生守魯守經之父也虛士命其子業朱氏夢而受易學於家君家君繇此與處士交處士故與其鄉知連州東湖費公友善連州又家君知友也每連州訪家君山中必約與俱來家君往謝之兩家者仍設具飲食更相召也

自序

八卷四

八

故自家君謝延平事山中相須甚殷而余亦得竊聽短長論議於兩公之側或有屬問則避席謹以正對處士顧心重予嘉靖丁未十一月處士病且革語其子後事畢仍嗚悵如有所屬連呼予與茅君順父守魯臆計之爲其身後之銘與表也既而守魯遂以表屬予予謝不敏至述呼予狀且死而念令名令予亦悲煩至不可禁遂不欲固謝而爲論著之使錢諸墓上處士墓在下澤之傍其園曰投老園處士所遊息處也自其先處士亡而處士久益慕之故擇遊息地於墓側暇則出游集冠蓋其間一座方呼酒肆眺爲

而處士獨徘徊吁嘻又若不能捨去卒與留連九歎且曰吾兒子輩稍能服勤便當棄世俗事投老於茲與吾先父母且墓相隨足矣後處士卒卜塋不協於他所卜投老吉可謂不違處士之志矣先是處士先祠旁其鄉結屋事社神鑄縣磬重數鉞節晨昏供奉拜禮邇其年當處士生而處士屬疾之日道人和之磬聲死有頃忽裂墮地越十日處士不起嗚呼然則處士生死果有關於一鄉者乎處士爲人魁岸精繁善治生至其所存腸如直繩雖遊公卿間不能磨折爲禮唯感慨重然諾廉辨有口剖折事理人

自序

八卷四

九

人稱服其人即抱意氣雖微必下之或嫌阿首屈兩端則面折之兩顧頰色聽者皆爲之額汗愛處士者反以此重之陽浮與交而實心忌處士者亦繇此也事繼母有禮而善撫其弟瓏至老不相尤晉於奉身而歲歉稱貸則不惜其貲說者謂處士純持勇自負斯實不然山澤之癯意有所慕而志有所挾所以其慕率循而行未必概於中庸而無損其爲直躬固一鄉之士可表以示頹俗者也不然世之營家者聞居自恣而獨結貴游俯僂柔而出則又以矜之於鄉閭恣依違寧損正直不忍傷人不習遜順而忍死不

一錢貧約日長富貴患促以老為諱而神營目注惟慮不給主目前利不顧後名斯視處士何如也守營具處士行實其可書者不一而予惟誌主備記表者表其特行而已故止書之如此處士之始遷祖曰秀一秀一生懿懿安生仁仁生孟洪孟洪生鐸處士父也配姚氏生子二即中魯守經守魯娶吳氏守經娶陳氏朱氏孫一名某女一適長興太學生朱某其先為崇德人家於歸安之候塘自某公始也卒之日為嘉靖丁未十一月十六日距生弘治癸丑五月初八日享年五十五葬於投老園為戊申某月某日

東壩

不孝西

十

8 明故大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叅政渠陽沈先生行狀

渠陽沈先生諱師賢字德秀湖州德清人永樂間高祖樂間公某由灌溪徙家於栗安生某某先生父北疇公觀以先生貴累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汝楠曾為公行狀乞史氏為銘以是其行鄉人皆猶記之生子三仲乃先生先生為人吾鄉醇行君子也家德清而界於仁和海寧崇德境上蓋大姓之藪然而煩縻巨麗之好便儇機慧之習先生畧不誘於其中端疑愿樸自年十四五時人爭器之處同輩和厚然

寡言笑莫窺其岸下惟誦讀或旬日未嘗離一榻也長益務律已取與之節雖汎應時常如或染垢膩非止畏菴苴而已又不為駭世崎嶇之行故所居無可喜談之績至其沉機砥行能要其竟成而恆於輿論以是人終服之吾鄉惟大受者必首及先生而先生以四十五歲卒嗚呼傷哉先生少貧然負敏資其從父某卿方延師授其子朝臣經學因早先生同游先生與朝臣更相箴也先是沈氏族業文學頗衆而未果聞於庠沈氏相効聞者益盛先生當考優謙下意

東壩

不孝西

士

世

烝烝如湖州府淮陽萬公見而異之曰此非但優文者嘉靖戊子舉於鄉明年己丑登進士第觀政選部年獨深多所諱肄志不欲為漢士習惟識練國家故事居官執行初授屯田主事匠人梓漆碑甕之屬約量稽察於物無遺算治之無厭心若老於將作者一年適雲壩清馥殿成例陞本司員外郎先生隨例拜陞非其願也尋以員外郎命權荊州荊州川貴之戶樞吳楚之上游商貨殷奏而權商者多敗轍先生行有為先生懼者先生自惟曰不聞貪泉乎君子飲之何傷抵行署即曰吾聞稅輕則商集商集則貨流貨

流則課足反減舊額十之二三而商人從川貴至者  
果益衆楚蜀諸藩并南方諸貴人往往市材木其間  
而蠲其課蠲貴勢則必增商旅先生曰毋病商寧病  
貴勢也一無所蠲故商人益平而滿歲之日國課不  
虧加以先生之檢約因愈有令名還堂節慎庫節慎  
庫者尚書建業劉公請立四司財課之總也自未立  
節慎以前出納多淆先生蓋承既立之三四益用  
明勅尚書福州林公嘉之曰可謂能成劉公之美政  
考署廉謹適管繕郎中缺林公熟察諸司無以易先  
生者因薦之吏部吏部請以先生堂管繕事先生往  
為屯田司財課廉者可辦茲為管繕則當大工紛  
錯而故邇國與工部時議論相持稍不加意事且巨  
測或純主邇國議亦非所以恤財費裕國用非中有  
卓識者處之不能無尤先生持算明甚而外過邇國  
和悅而諍唯唯否否無不當者故工部諸曹被罪者  
多先生慎恤國用亦不以此罹患于斯時也先生可  
謂苦心其間矣諸司郎中如象山王子長茶陵廖叔  
愚鄧范堯卿平湖俞禮卿皆汝楠交厚知數公論事  
往往雄果邁人而不能不折衷於先生先生之論平  
則無後悔故也為郎中三年當嘉靖戊戌 太廟

皇華

太卷四

三

慈寧宮訖工先生例應得卿寺官而不欲以土木功  
叨津要曰曩進員外郎雖沒遷不出部司今自郎吏  
進顯綜非曩時比力求補外得福建按察副使至福  
建則分巡漳南慎督海防多所釐正武平缺則權巡  
武平提學缺則又權署提學先生皆不以攝官自待  
所在必明振憲度或政事填委非刻日辦先生亦不  
促促取効月計之則先生治事甚詳監察御史交章  
薦之辛丑先生聞北疇公計持服歸又三年起為山  
東副使整飭薊州兵備虜警之後方備西方必益固  
東藩時都御史朱公督薊州軍務巡閱堡哨沍寒月  
旬日歷千里餘操甲冑於崎嶇林莽之間先生後行  
多所建白行盜賊相首法即多散去邊政一時肅然  
而先生亦從此陰受病矣頃之陞四川叅政督理糧  
儲會母宜人卒先生勞與憂并疾發腰股間痛呻吟  
徹晝夜繼宜人卒時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生之辰為  
弘治辛酉十月初八日戊申十一月十六日葬於某  
原母吳氏果封宜人娶周氏繼娶陳氏俱累贈封宜  
人子一陳出曰才美女三長周出配庠生徐子京次  
庠生徐廷試聘次庠生閔一本聘先生平生廉潔衣  
不綺麗食不重味父所遺田以讓其兄而自以祿置

皇華

太卷四

三

田一區卒之日蕭然無餘貲至不能周葬事卽此先生  
在吳西士林中儼然獨行明矣汝楠少游先生之  
門悼先生以大受之器不及中壽思所以表先生於  
既沒之後曾貽師博士書曰汝楠按禮經有沒則祭  
於瞽宗者今之配祀孔子是也有鄉先生沒則祭於  
社者今之鄉賢是也自壹行以上可表者謂之鄉賢  
先生何止一行哉旣而師博士白之御史提學御史  
堤學崇其行而俟其蓋棺之久竊惟吾德清立庠百  
六十餘年中間以鄉賢祀者車公昭聞公良輔兩人  
皆歲貢至鄉薦以上未有聞者儲養至今乃得先生

墓誌

六卷四

古

持行不羣繼末達之天下自可風乎一鄉此典自汝  
楠旣爲之發端當必有竟其事亦嘗以此告知縣事  
揚州郝公某郝公欣然是之獨先生行事汝楠雖忝  
宦游從先生末行在京師與先生分曹而治及先生  
按察以後又南北間隔稍有所聞亦不能具載聊因  
先生從弟朝臣事累更加增采誠所謂掛一漏萬若  
醇行君子之一言則可以槩先生矣

誥封宜人先母陳氏行狀

先母姓陳氏父東菑公諱玘歸安人博朗自喜大度  
汎愛人生先母甫六七歲時公每教以誼方母奉教

顯顯禮義自將事母胡氏嘗寢疾母倉皇刲股肉進  
飼已廼愈東菑公一日得家君曰是吾壻也會值先  
大夫父困出贅爲陳氏壻焉時母年十五沉毅多感  
槩東菑公爲置業上強里中葺居止嘗謂母曰汝吾  
最幼女所篤愛誠不忍二視子女爲汝置產鉤所生  
男母起辭復從容言於家君曰吾大人以君不克又  
以愛女之故欲授君業家君未之應母甚言父宗遺  
業不可受蔡族雖困舅姑之墟慕存焉君當思振蔡  
氏寧久羈縻在外見哀於婦翁家君深喻母意告東  
菑公消外館舍之是悉辭產歸舅氏家君專事經

傳

六卷四

志

傳之學受徒講誦每出百里外終歲一歸母自勸厲  
總家務女紅不廢休乃誦孝經小學語孟女史諸書  
舅黨奇其清苦會陳氏亦衰家君與母戮力維持之  
教陳氏諸子俾有成迄十餘年日計歸祭之業時家  
君食廩于庠及教授生徒已久以所餘資經營于前  
山之下以正德乙亥正月卜日居之先此三歲家君  
嘗遭危疾母侍疾餘有後嗣憂乃相家君娶汝楠生  
母沈氏遷居之歲十月已未汝楠生母撫育不肖慈  
懿篤切少患疹病甚母沈爲請于祠廟曰若危寧代  
吾兒悲涕竟日不食醫來診曰無患母始爲一殮母

之愛不肖不可名言故不肖年七歲餘未知更有所  
生母也少長即訓以道誼教必稱古人時與母姪二  
三輩同學歸沐侍論有非名理輒正色教飭之聽者  
皆悚每歲時飭祀具必滌滌靖嘉敬其明神曰以教  
嗣子孝也時家君初事生業每有不給亦不為患或  
謂之曰何若為愛女時終以自業為樂自後家亦稍  
振矣又七年嘉靖壬午家君舉于鄉仍卒業南大學  
家君在學有時名多從游頃之自南雍歸鄉人聞風  
誼來者益眾母主中饋俾宴敘歡飲無匱盡所蓄藏  
以供不迨家君若不知也一切燕禮家君靡有關失

鼎鑒

大卷西

其

母多內助焉又十年嘉靖辛卯亦預鄉舉明年舉進  
士觀政兵部母嘗貽書末言溫恭之詩兒其誦之所  
敘云云皆至言今謹藏于篋笥又三年甲午汝楠以  
行人奉使齊魯便道省侍母問仕宦情狀因曰汝讀  
孟子所謂大丈夫者何如吾願汝為名流不願為高  
官丙申復以右司副奉使荊州因蒙 恩封母孺人  
勅曰家有主母是謂嚴君成子之恩與生者等國家  
因其子而褒之所以貴貴賢賢敦風化之本也爾陳  
氏生有懿質長敦淑行順以成夫名薦賢書惠能建  
下慶鍾胤嗣宜鈞錫典以昭母儀茲特封為孺人

曰恩緣恩亦足示勸汝楠謹致 命于家尋擢刑部  
貢外郎母問不肖曰汝今司刑刑官何尚對曰自古  
明允為先母曰明以服人仁主生人與其有服人之  
知不若有生人之仁汝楠後每慮因軫念之不敢忘  
丁酉十二月自遠藩竣事歸值母嬰病憂惶不已毋  
以勤身砥勅故夙遘羸疾中年有心腹之患至是病  
日深不肖泣下欲留侍養母聞言愀然曰汝奉使且  
受命宜思所報稱汝父又待次京師日夕望汝吾疾  
病有汝生母在努力事君父以宣忠孝不肖不得已  
勉強就道至都下五越月家君初授福建延平府同

鼎鑒

大卷西

七

知家君戒行汝楠即移疾乞歸誠思竭力畢情昊天  
罔極又遇例授汝楠奉直大夫封母宜人 制曰生  
母配父而尊綱常攸繫矧以嚴濟慈相夫成子今古  
為難爾封孺人陳氏秉性純孝制行易良閑習圖箴  
著為訓誠蚤夜祇慎相夫顯名閭門範之矧聖書由  
中仁慈逮下卒能撫成嗣子以清才令望紹美甲科  
惟爾保祐之功不大為女史光哉夫今借老子亦重  
褒德壽之貽厥惟有自茲特加封為宜人其輅吉昌  
永綏福履 恩命初臨未獲遽去而母以戊戌十一  
月初三日先卒于家距生弘治丁未七月初四日得



年五十二不肖哀驚奔計既歸先以己亥季冬扶柩權厝金泉山麓戊午十二月甲寅葬于荆子山之南嗚呼痛哉母性貞亮懷丈夫志論事悟大體厚施澤望子弟有不當意接經傳痛曉之自起嚴憚之心卒之日大小盡哀所撫惟汝楠娶臧氏今封宜人以不肖無所建立媿母慈教母既沒而復無聞于後惡可爲子謹書事畧狀乞垂憫賜撰一言以光幽藏世世荷哉臨狀哽咽不知所言

沈宜人行狀 代家君作

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某之子汝楠以南刑部署郎

與

不

太

中滿歲上其事功令功令牒司封爲之請其生母沈氏之封先是汝楠爲行人右司副歷刑部員外郎皆得封以封其嫡母陳氏故至今始請制曰古者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生母有鞠育之勞此人臣之私不可以不體者朕豈忘之哉爾沈氏乃郎中蔡汝楠之生母代嫡主家事夫教子克有光顯被於寵章茲特封爾爲宜人象服是膺欽承無斁宜人拜封之明年以病卒於家初宜人之歸於我時某方在陳某蓋少貧贅於陳氏陳宜人爲我拮据於內者幾十年而某亦漸以易名家得以經授諸生稍稍能自殖矣乃

苦嗣子未立陳宜人日夜念之因聘於沈而置以副已時正德八年也又二年與陳宜人謀歸於蔡曰雖無先人之廬然有故丘在如之何久於陳以乙亥正月去陳結廬於前山之下以居居凡十月而汝楠生時締業初合又幸有子獨陳宜人乃以拮据勞甚致心腹疾率一歲之間半在牀蓐間內之事靡肉酒漿纖維浣濯其他纖細生計賴沈宜人爲之左截右補若彌縫敝衣然能不貽陳宜人憂陳宜人得沈代其驪而汝楠自孩抱至束髮未嘗離陳宜人衣裾每撫之雖病懷色然笑也且有子自喜故陳宜人忘其

與

不

一

病累綿延得生者二十餘年沈宜人亦善處母位幾微不見於色後汝楠繼某有薦名又登進士兩母皆得列於賢書人曰陳宜人可謂無子而有子沈宜人不自多其有子而母道益光也汝楠官行人時奉使齊楚便道拜慶而有嚴程某適上銓赴都汝楠眷戀陳宜人之側以羈一官行當報命父子俱客京師無以視養爲恨沈宜人以身任之既而陳宜人病益劇沈宜人侍湯藥出百計但求延活陳宜人自所蓄財以及衣縷之屬可以致醫治劑者脫去累盡陳宜人病竟不起沈送其死哭泣之哀余歛之備某之所



以禮內子汝楠之所以當大事者沈宜人於茲兼而伐之矣陳宜人既喪而沈攝主母其勤勞不替於曩時日子雖貴分從夫也故從我於延平者三年歸則主其家人久而益宜之汝楠出守歸德令其筆家以往而自留以奉我汝楠赴歸德之五月而宜人病腹疾篤遂卒卒之先一日出裳衣謂侍女曰周身之具吾有舊浣之衣纓金文綺慎勿用嫌與陳宜人並何以事之於地下喪葬之儀悉降陳宜人一等嗚呼士處歸妹之下體者恒不足於幽人之貞及其被寵章履盈滿則不期而驕侈生焉曾謂宜人乃能柔慎意常歡如約而能勞貴而不泰至死不迷懼其僭禮豈不可謂難哉某惟後世撰述大家都相尚奇異喜談者附之則流傳不泯至於闕雅述夫人侍幸閨內宴處之德春秋紀穆伯夫人男女効績之勞則闕然無聞豈知里巷婦女有係世風大家所闕然者或古人之所不遺者乎某謹按禮大夫室人攝主母爲之主其喪練祥以下使其子主之已爲制服如禮汝楠自歸德奔還後以其喪屬汝楠與其妻封宜人臧氏主焉及宜人葬有期爲之次其行事冀大人君子哀汝楠之志嘉宜人之行賜銘詩以昭經誼

則不唯仁及死喪所以紀世風補闕畧者蓋亦弘矣宜人生於弘治壬子至卒之日享年五十四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麓謹狀

狀

明從仕郎廣東布政使司都事北野呂公行

公呂姓諱坤字克厚杭州仁和之唐棲里人其先世庖宋蹕而南家於永康蓋徙宅唐棲之始宅負野而面市公寓與在野故以北野自號焉曾祖松菴公敏祖尚本公阜父一素公塘母徐氏一素公生二子公居長而仲爲需公負姿穎敏卓犖有志趣仲喜異張甚而公以伯兄率之意確如也方習童子課句讀畢卽諳大義及爲舉子業廼能於舉業中掇大義落筆輒數千言邵康僖公罷翰林出督學方爲士宗而獨以非凡器奇公結爲忘年友弱冠遊庠督學才之未幾授廩食每校藝輒占高等嘉靖戊子萬公潮以督學至臨羣學高等拔其尤雋者課之萬松書院陽明夫子爲書院記喻士於兵書院以輔學校卽精兵簡之群營蓋殊選也而公在選中叅藩吳公廷翰舊以文學高第發身徵士於杭以爲其子國寶師國寶時亦負奇氣因吳公器公特甚徵而館之國寶心悅而

受業焉後國寶盡得公學以顯而公顧屢試鄉闈不第然不盡委之數愈益發憤下帷揚意經籍旁求經濟之術思不負萬公養士之舉其於書傳子史百家之言附離而通貫之至於典故風俗金華米鹽如蘇湖所課者亦靡不折衷羣疑主持獨見以期有裨於世用間與先生掌故老於世事者揚榷文史究論時務娓娓抽繹未始不傾聽而稱嘆也至甲午仍下第人謂公不二三年且以貢入春官公獨以南北二雍多四方豪傑之士可以更相淬勵寧以應例為嫌遂應例遊北雍而大司成呂公枬方擁臯比以訓德義少司成童公承敘復開西廂以譚藝事非游雍無因見二公公欣然卒業果以道藝為二先生嘉重然兩試亦竟不第也公始嘆曰已焉哉命也命也遂歸隱北野草堂為古文辭詩歌直據衷臆將有所寄而徜徉以老於野復不自已著四書臆見六卷易經講意四卷北野日錄若干卷藏家塾以俟知已會遭一素公暨徐孺人兩喪悲號積疚因中風疾喪禮既畢疾亦漸瘳庚戌謁銓授從仕郎廣東布政司都事非公好故交親不以賀公而公亦竟不赴也聊憑化遷終返吾廬公蓋近之云甲寅避地省城公雅謂與諸大

夫共遊湖山自足為適居二年痠疾復作遂卒時為丙辰十二月六日距生弘治己未八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郝氏娶側室陳氏顧氏子二長金次銑女二長適舉人沈佩次適庠生鄧述曾孫男一維源孫女二子奉公柩以某年月日葬於暉山之原公器業闕肆然尚耿介峻崖檢每議事即有勢弗忍阿私儕輩輒叱之而議畢則容遇之如初性至孝事一素如一素所以事尚本者色養品嘗無不備至建父塋祠即為世世相依之計夫婦資淑相敬不爽惟仲喜異公每以率弟之道揀正之或至相違人有欲陷之狂言者公聞而亟白之法官以兄白之故得減死論其仲得不死覆用德公人咸諒公善彌事故而兄弟竟式諧好友人有託孤者公憐世交為之婚而嗣世公素所存蓄然也其訓厥子毋數爾祖家法惟勤吾以身教不喜統綺不事嬉翫爾曹効之於乎豈不為善士哉汝楠每惟公嘗受易於先大夫夷軒先生欲以先大夫之學行於其鄉如不及也諷其端家延先大夫師事之沈君僑邵君享夫沈君佩輩及門受易俱為名士繇公之推崇師學淑其親友使流漢派衍而師說不孤公善之心可與沾沾自快者道哉

先大夫每言唐栖先輩康僖公而後有沈方溪方溪而後有北野今公逝矣沈君僑報曰吾鄉復少一善人矣可勝嘆耶汝楠從先大夫游唐棲最稔而習公之行事尤詳謹緝懿跡銓次其狀因見通家兄弟之誼當世名家銘公之墓幸以汝楠為可信而采錄焉

自知堂集卷第十四

前集

卷十四

詩

自知堂集卷第十五

雜著

白沙詩抄引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甘泉先生曾刻白沙詩教唯錄古詩而近體弗取汝楠性嗜吟歌乃不暇論其體裁但宜咏歌者隨筆錄之袖簡風俗之餘輒浩歌以歸不知此詩之為古為今亦不知聲所由起出于江門出于我也

擊壤詩抄後語

前集

卷十五

二

朱子贊康節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甚善形容其詞亦類擊壤云世儒多以數窺先生者先生以空中樓閣之懷出餘事以近世情此所以為人豪也古之有所寄而隱者豈真小技云乎哉

碧霞遺佩引

碧霞遺佩禪友月泉佩陽明先生良知二偈友人龍溪王子題以識之者也先生之論良知備矣二偈大意尤為喫緊其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是獨知乃良知也其曰自家痛癢自家知是致知由自致也可謂約而盡矣然自月泉發之其開後學之自豈可泯諸君

鉅梓以廣其意敬書於首嗚呼後有詣天池者坐聽  
靈光忽聞軒懸其遺佩也與

天池法會偈引

嘉靖戊午暮春王芝禪德舉法會於天池大集名禪  
各為偈言余同龍溪王子過訪斯會諸偈適成余二  
人亦次韻為偈偈成龍溪誦余偈曰但問黃梅五百  
衆不知若個是知音是知音者希也因自誦曰何幸  
鍾期共禪席高山流水有知音余不覺興然蓋知音  
者希何異乎可者與之之指乃若高山流水幸有知  
音豈非容衆尊賢之盛心哉於是乎可以考見余與  
鳥堂 八卷五 三

刻南獄小錄引

汝楠為郎時雅願乞山水郡治之第乞則不能也竟  
聽除歸德自歸德持服免歸三年謁除斯可以請遂  
領衡州守南嶽北至衡吏事填委三月弗暇登嶽忽  
憶蘇子有云天界我以形使我以心馭也適泰適越  
其誰我禦心且不能馭形而况馭人乎遂命輕車上  
祝融峯遍南嶽觀焉頗謂能馭形而快心獨按山經

并記舊聞搜覽遺志大氏磨滅則又嘆曰古今變態  
陵谷不常煙雲洞霄之府或曾為荆棘瓦礫之場何  
固求之為慰南臺賦詩凡八章而還然性好古意終  
不釋也滿秩後謁分守鑑泉上先生以小錄授汝楠  
汝楠閱過纂者廼唐人道流彼徒志夫黃冠紫籙之  
宇錫予褒勅之榮至於治水所經高賢所憩其他關  
乎方輿者弗記也獨其事蹟名物嶽峯泉澗悉與今  
本不同合且傳之以屬好事抑尚有藏之山中者哉  
維此而出同僚諸君忻然校而梓之嗚呼登高覽賦  
之大夫名山栖跡之君子舉無所徵焉典籍失而求  
鳥堂 八卷五 三

之野此編之傳也固宜

鄭節婦思貞集題辭

昔太師采風共姜之詩首列於周樂後世議王制者  
凡帷簿皎然之節必聞而旌之蓋古司樂遺意也惟  
其制之始也王者在上用褒崇之典寓鼓舞之權君  
子在下以風刺之情著是非之實君子之所與王者  
無弗褒也王者之所褒君子無弗與也法行茲久容  
詢在人職非其人而婦人女子之行佚而不采者多  
矣君子猶曰褒而不與不若與而弗褒也予觀鄭令  
廷佐之思貞集其大母黃孺人者登寡而不棄其德

蓋廣義共美之行者也及考其傳述何采風者之疎無聞褒行之典乎然而自桐川諸君子以達一時薦紳先生詠歌之盛亦無以加焉草萊幽遠本不可以力干上逮若人心之不容昧者豈不炯然明甚矣乎余甚媿寡劣非能存孺人之顯節者鄭令必以君子之與屬余雖然余慕為君子而竊欲擬其與善之公者也敢題之曰節婦黃孺人之集詠歌者之情信矣用以昭之

養中書院題辭

世之師越學者則曰致良知而已矣師嶺學者則曰

自

六

四

隨處體認天理而已矣致知本大學之格言而體認夫理則明道延平之心法也奈何以學樹標者越中講嶺學謂其義襲而取嶺南識越學乃謂孩提之童其知識良與不良雜然出發不免認賊作子嗚呼豈知江門陽明二先生之本指乎陽明先生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不專以所發之端為良知之全體而致之也泉翁先生得之江門其言曰戒懼慎獨所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之謂體認天理義襲云乎哉是故獨知本良孰慎乎此亦此知也其未發為中未發者常未發矣發而中節為和非和

即非中矣致而極之即心常戒慎之謂所以戒懼去其非良以充其良知也養中用和撫世酬物無非天則臻乎位育之盛然後為盡天命之性此嶺越之學所以同歸也汝楠免衆知江省廬山中深有味乎未發之中即良知暨戒懼慎獨所以養中之二言因以所居書院顏之曰養中題斯語於廳壁朝夕從事焉且告同志勿務標異而實體焉可也

看發解答屠弋陽石屋

壬子秋夕會石屋屠子於薊溪之許屠子微見病容於樽俎之間而汝楠因舉七發之說欲屠子之虛然

鳥

六

五

病已也屠子曰七發吾素聞之而所以病已不得其由今何以已吾病哉汝楠漫答略其何語別屠子申旦自悟乃省屠子發問之意西漢以來諸儒所未及也因解之曰枚乘西漢詞人也大人君子多以類俳鄙之而七發之詞尤為類俳之甚但詞有通於至道而事有關於吾身先民之所以詢芻蕘也況詞人乎省屠子之問以稽七發之文蓋黃老之緒言而說士之餘習也漢儒在建武間雖稱崇尚儒術其實縮臆之徒俱深黃老黃老之指自蓋公黃石授之元功大臣而漢文沉潛道德由來深遠當是時也竺書未進

西教未通角立儒林唯此學爾枚乘以詞人客遊王門嘲哂籠罩諸豪傑間要亦粗規緒餘故著七發之篇已膠纏之疾而廣之以虛空之光影譬之醫林治穢蠱之病而蕩之以草木之寒薄也醫經所言人生有四百幾病大抵不由已者其病淺不足治惟外擾而意膠擾者無端膠者不已滋味漸深染着愈固則日鑠其精神而時歿其平粹一朝而疾患作焉且自敗其中之所患然而沉綿膠固之中精神平粹未嘗不存而恒患無一牖之通於斯時也以滋味投之以巴鼻執之是以火球火惡可濟也故極其聲色之娛

唐書

本卷五

一六

窮其當年之欲以發病者所之既厭之心因且牖之以端倪之明而進之以虛空之景此七發所由著也夫海水虛氣也風水揚濤虛氣之中研冒衝蕩最爲耽聽之奇然究竟從來窈無可得與種種世好膠纏有自者不可同年而語所以然者觀濤者觀窈也窈於大川而窈無從來可以觀妙矣是道家之泊乎無滋味即禪家之超乎無巴鼻者而古之守一抱元專氣場和以游於鴻濛太始者率繇是也何獨初機之已病不在茲乎雖王公貴人之染着尤固於眾然因其煩厭達其虛心試從泊乎無滋味超乎無巴鼻者

由窈入妙以透虛空則膠滯自解神氣漸收此病已之說施之當時未必有其事著爲文辭其實有所祖也汝楠慣遊五嶽登捨身崖始而惻然傷之既乃探厥由來凡夫促促不捨一錢外物爲命率惟其常至足踐虛空目觀湔沆則捨其身而不顧者虛無之窻通而光景之不能自持故也觀於登嶽知觀濤矣觀於捨身已病知養生矣養生之指道德而已道德之要還虛而已窮其蔽而示之窻因其窻而示之虛故曰黃老之緒言就其漸通而不強之以驟因其自牖而不病其所苦鼓其必振而不令其不解於膠故曰

唐書

本卷五

七

說士之餘習也雖然江門之詩有曰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悟斯指也虛無之說又何足道哉持爲屠子畢其前說故解之屠子以爲何如

### 問壽篇

世之附和成說以闢道家者謂聖人不談養身及其主脩煉者往往託於老氏或參之易卦孔老神仙混爲一家而無所差別故或有所避而置之不談或有所溺而援以合道此譚理者所以不可不盡擇術者所以不可不精也從予學者孫生晉卿爲其父守拙君壽而以壽之說問予其於孔老神仙之間不能不

惑也予爲晉卿說養生焉其說曰聖人有心學無道術老氏有道術無神仙神仙之學立爐鼎鍊精氣慎抽添始於胎養終於蟬蛻執貪生之心託還虛之說是借寇兵資盜糧乃欲逐而空之附老氏之清虛非矣故南華謂彭祖壽考之所爲而老氏不與焉其重老聃也歸之於道術而老氏之言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曰谷神不死以專爲直以翁爲闢以無爲爲無欲觀此術可以長久其有神之指消息闢闢之說大儒邵氏亦謂之得易之體故游聖門者易疑而窮神仙者易混不知老氏本不可混以神仙而聖人之道本不可惑以老氏也聖人之論消息變化如環無端妙不可窮而止之在心即老氏最精者後竊艮止之議艮之言則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也艮止之學機在於復復則不安止之謂也復初之議首在於蒙蒙以養正復之最初也其曰童蒙顯蒙不虧也其曰利禦寇外誘不入也蒙而善復復而能止則其行止與時消息而神易在我能大能久夫神易無方體者也而老氏執消以爲息執闢以爲闢執柔以爲存神是執其神易而非聖人之神易矣故老氏之以術養身弊在於執方體神仙以身養身弊在於執

形氣而聖人以心學養身起於方體形氣之外至於賴蒙不誘于以復初動靜皆止以自然之學全自然之天道德完脩無所關滯因之壽考無期以徵其應斯亦何必深避而不談耶因養生之言入於流弊而謂聖人於身不加養也恐不可以立論故因晉卿開其說抑守拙之取義庶近於蒙也其所自得吾雖不能知而篤壽之源蓋以是夫蓋以是夫

### 贈魏子字說

吾友魏君名實向以彪顯之義爲字字曰子華實則著也後造子問其字之說懼然欲更之余爲之反其不二之體字曰子一一則實也予因而稽諸經實則著爲艮上離下之賁一則實爲物不二故曰一爲乾上震下之無妄夫賁於經爲自然之文無妄於經爲自然之體亦何所取捨於其間乃知今之是昨之非也亦曰經本自然聖人曲暢其說以示用故於序卦發之備焉賁以致飾而窮無妄然後能大畜而光輝故賁之極反失其無妄之體無妄之盡適得其自然之賁由賁而知不得不繼之以剝由無妄而知不得不首之以復明賁而非剝落以刊除之無妄而非善反以操存之非君子之學也然剝之與復抑非刊除



之外別有操存之益愈有以攝乎其外則愈有以固  
乎其中譬之華葉萎而太和保卽此厚生植之基永  
循環之化心體化機其極一也孔子大聖人也方其  
願假年以學易之時與門人同筮得黃孔子曰不吉  
聖道辨吉凶非休於後世禍福之說蓋以其窮於文  
飾而或虧其惠迪也是大聖人且首慮夫此而況於  
後之學者乎吾懼夫精神外騖其純日漓方幸其小  
利於往益決性命之情必逞當年之意而流於不反  
如其有覺惡得小以今日爲是昔日爲非也王輔嗣  
不利有攸往之釋曰不得中正故也乃知中正之貴  
蓋必由於無妄之發剝復之學惇本尚實不二於物  
孔子之所以與門人之交徹之意固在茲乎魏子接  
物之智挾奇之文自弱冠時炳然有名可謂貴矣一  
旦聞吾之說遂欲更其字豈非其中心誠有不安者  
耶學視辨志志難發端然則此機也可以從事於致  
一之學矣

黃櫨字子仁說

吾友魏虛亭子字黃後溪之子櫨曰子仁質於白石  
生白石生曰善哉字乎夫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仁  
也空同子曰所謂仁者卽果蓏之仁也果蓏其仁蜜

其生矣天地非人無其仁矣人而非仁與果蓏之無  
仁等也果蓏將無以生人何以爲人乎故以果蓏之  
仁喻人之仁善喻仁者也以櫨而字之仁尤於果蓏  
之中善說仁者也故曰善哉字也豈特黃子凡說仁  
者念之思過半矣吾聞黃子商也人之於仁隨境發  
端使商而仁其賢於士之非仁者不亦遠乎又聞之  
仁善之長也克其發端斯爲積善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吾於黃子致望焉虛亭子曰善哉說乎請書  
以貽之

陽明先生像贊

息齋

不卷五

十一

宋學分門異同紛擾明良知翁易從易曉一時群英  
見者傾倒不着絲毫階入大道翁今逝矣儀刑炳如  
傳習一編斯道之興載道有具唯人自驅於乎鑒者  
尚其念諸

自題小像 戊午年作

予身未有以爲先大夫之後涼德未有以稱士君子  
之名延後其若愛身敢輕生乎顧名莫若脩德敢情  
行乎

元日讀顏淵問仁篇

人生一身百體無非天地之塞父母之遺今居官應



酬一日之間心思之發竅而為視聽言動者不知幾千百端不能痛自奮拔洗心樹立其發竅處惡能悉中天理之則譬之中軍不精八面披靡當其難克岌乎危甚試自猛省苟為非禮披靡陷溺則面目肢體無不可憎仁人孝子寧忍如是

元日讀孟子先立乎其大篇

今之居官皆知搜奸剔弊庶為威明之吏至於心之官豈不反思乎群奸積擁課以罷輟夫萬起萬滅之私戕賊吾心容留久矣容留之久當與莫逆有終身不及悔改將自陷於禽獸草木同流者獨不思所以

自濯

入卷五

三

搜而剔之乎孟子先立乎其大五字尚不真切體認向來讀書何益之有荏苒強仕歲月易增聞乎不聞可不深省

夢友人貽予端石并索予銘夢中作銘刻石

時壬子仲冬二十五夜

能操其銳能舍其章非吐非茹其道大光三史作朋其用善藏諛功三史而獨壽昌我心匪爾同爾貞芳與爾同久受天之慶

壬子七月二日之春陵夢中見一儒衣先輩

授予數語

衆人役役生機而不生精至人泊然生精而不生機知此可以獨善其身可以兼善天下

硯銘

落落之質不可就也不逞其銳而足為壽也初屯其膏似未光也能涵厥施而用有章也

復興大益書院議

本道接管學校政務伏遇本院撫臨全蜀貞教西州每及士行軫念風化本道切看得蜀中學校自文翁倡學之後代出英賢然校書拾遺之輩祇用詞華鴻世自有宋中葉源溪伊川二先生寓跡涪合之間蜀

自濯

入卷五

五

中始有理學之傳數載之間張栻以居敬窮理為要為廣漢之學李道傳以喚起斷截為功為井研之學風至本朝作人之盛乃有合州鄒智廣安吳伯通青神余子俊諸公後先焜煌名行卓然當時蜀省因大益書院之構大會儒生講明理學人材之盛不無少助而真儒正脉直紹涪合者尚或歎焉正宜締思以道作人之方養賢為國之義多方造養斯集俊髦問者偶激書院未得真材遂至遂士散租學田改用饋儀學舍鞠為茂草而講學久廢名義不聞青衿之流封閉性靈羣聚聲利匝月之間淮川北道關生負丘

義等演習邪法發成都府問則生員高文祐等暗蠹糧政除已行勘究外本道於一切庶獄猶重哀矜沉屬衣冠犯義未始不汗背疎髮嘗聞之先儒文中子以言政不言化爲治之衰近年儒臣陽明王先生曰書院之設所以匡翼學校之不逮也夫學政猶戎政也學校之教汨沒於辭章功利之間以書院匡翼而作新之猶兵戎之政敗壞於老營占役之後以團營精選而練習之也故自有宋白鹿嶽麓等處竟集名儒未聞輒廢此年 敕一製文學校之外 賜及書院斯可睹 至意之所存已及海內都會河汾石鼓等院學政未始不脩奈何太益在會城之內獨令中圯也本道又奉本院面諭庠序不飭俎豆不脩有司耻之不宜全藉學租之費而書院人材須懲往年濫收之弊相應咨訪各道道下之郡縣郡縣下之膠庠川之東西南北每道精選文行俱優生員不過十人開送到道約得四五十人之數與之朝夕講陳正論切劇道誼西蜀一省必有環異之材仰味鈞語斯正育材之會本道不揆菲薄思復舊事匡翼學政又查得學租所入每年三百六十八兩有零先年用費或少經制生儒或有冒濫以致成都府建議停止文會

改支學租隨申本院依行仍呈本道議改開該府盡廢養士之規大開人情之寶數年儲峙一旦支銷見在庫銀止四十餘兩斯亦矯枉太過其正無復存乎愛禮之意矣烏睹德化之成也哉本道駁行改議適奉諭及合候呈詳允日本道查照先年事規酌量損益其選進生員則開行各該道分自庠序以上郡縣田郡縣以上各道務文行素優每道約送十人共集四五十名於太益書院住止相與講明經義研窮正學首嚴義利之途次究分內之業其入院之後行有瑕類者量情究黜另行推撰補其名缺其支用田租則每名一月內約用燈油銀伍錢但有給假往來按日扣截支截簿籍循令成都府收掌其該府所議除饋送等項學租於舊管貯庫應該追徵及歲收積羨之數呈道動支歲收租糧仍委該府管糧通判每年冬月照數帶徵送府貯庫府仍置簿一扇以三十二年爲始本年所入俱爲歲收生員燈油支截明白與歲考賞給俱爲歲支歲支羨餘次年開入舊管歲收拖欠欠年開作應徵而舊管追徵積羨之數專備脩理助給等項不時正支之需不許混支擅用每歲終開報本道轉呈本院准作支銷庶生儒有養用度有

經既不廢道義作人之功亦無復世情取與之濫如使涪州合州遺風不泯廣漢井研鄉賢彌盛則一時講習他年達可施之善治窮不失為真儒不無有補於世西土有光而斯道幸甚矣

青原韻語復東郭先生

靜中思養端動靜分二法誰謂求大中翻自蹈倚着爰升東郭堂請問主靜說中仁暨正義無欲為靜訣定之由聖脩戒懼常不輟卽此不輟機川流同活活由來無睹聞了此自明徹發中有未發未發常未發試驗獨知時莫聞不可得譬諸觀太虛飛流攪霧月

入卷五

六

去

書紫薇樓屏風

綱紀之大不出於表率官屬安輯軍民必智仁並運如高山大川然後無媿方岳條目之細不出於收支錢糧察撥吏農必公廉並持如青天白日然後可質神明

自知堂集卷第十五

自知堂集卷第十六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策問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策問歸德師生

歸德地連諸郡事無統紀河水為災盜賊充斥頃因按郡使者以聞陞州為府并割睢州廼睢州亦瀕河窮瘁之地薄劣代置米守新邦永惟制治之難寢食不遑顧上俗未諳聰明不逮民所疾苦不知誰甚事當釐革不知誰先移風易俗圖之於改觀易聽之初瘴惡除害念之於拔本塞源之際不得更化宜民之策徒軫惻怛求治之心爾師博士來宦茲土講聞有素博士弟子生長是鄉習見必多其各以本州縣事宜顯明陳述俾我守土之官采而行之方棄虛以待教幸毋泛舉以相荅也

十月策諸生一首

問今之議邊章奏其條格殊多至挈其綱維議者曰用將朝廷亦曰用將而已將之賢否且未暇悉然推轂分間伊誰為將責成有功何以用之未能灼然有定議果聞於外也為將者率因之自疑無所効能以是言之雖曰勤議邊將來之事想猶今日耳其何能

濟爲巡撫有曰職司撫治整糧草安流民覈軍旅揚  
庶官如是而職盡躬擐甲冑統領血戰勅書之所不  
載舊制之所未及也在 祖宗時率以公侯伯都督  
等官任總兵之職冀其武功奈何責撫治以干戈之  
用爲總兵者曰統兵往勦固吾職分然芻糧之數士  
馬之用賞討之威調度之宜無一不繫於巡撫邊方  
失律獨奈我何文臣以不事戰伐爲辭武臣以不專  
謀議爲辭文臣又以總兵不可節制爲辭總兵又以  
不受節制爲辭名位相侔事體扞格將定以何者爲  
大將而用之與茲欲專用文臣恐持橐籥筆之臣果  
前知堂 卷六 工

不堪弓馬介冑之用欲專用武臣恐揚威沙漠之後  
遂專古昔藩鎮之權欲文武相參又恐互相疑阻如  
前所云今秋之議似獨責巡撫而任用之道不改于  
初何道處之可歸總一之權責靜邊之業旣成一時  
却敵之功仍爲萬世無敝之法耶諸生其稽古建官  
之制商畧當今之務爲我言之倘能流聞於執政而  
行之是亦諸生窮居之經濟也

### 策衡州諸生

問鄉賢祀典暨宗鄉社禮有區別則郡與州縣禮宜  
稍殊吾衡郡庠鄉賢之祀多列附郭一縣諸賢未及

類祀各屬非所以總萃英靈崇尚卓懿風動千里也  
茲欲更一縣鄉賢之祠於縣庠之傍令縣官時祭之  
而議以凡屬卓懿祀郡學其說可見之施行歟郡中  
先輩一才一行祀在各屬者旣仍舊典至功德顯拔  
禮應萃祀者其在先代慷慨死節如李芾者非衡陽  
之最與而衡陽李寬之建學石鼓衡山趙知微之布  
衣危言安仁陳億孫之死節潭州桂陽胡騰之孝廉  
執法抑亦可爲先代稱最者與 本朝忠誠翊佐如  
茹瑞者非衡山之最與而衡陽同知謝恩抗論中官  
朱陽御史謝文祥壁立敢諫衡山貢外劉紹先躬耕

息堂

卷六

三

樂道抑亦可爲本朝稱最者與祀典定於一方風化  
行於千里制欲稍更禮則甚重抑尚有遺論歟諸七  
生長湖南景行前哲有素矣其詳言之

### 策常寧諸生

問敬者聖賢傳心之要法而詩書述訓戒之旨未嘗  
言義孟子言集義養氣未嘗言敬易傳乃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豈詩書孟子之言有  
所未備與易言敬以直內矣程子云以敬直內則不  
直矣此何與易言義以方外矣孟子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此何以辨與諸生其究悉學術以告

策衡山諸生

問孟子有功聖門開於後學在於性善堯舜之說其學問淵源傳受孔氏微旨即天命之謂性也魯論言性則曰性相近也先儒曰此兼氣質之性而言何與故自兼氣質言之則形生神發之後孩提之童其知能之良者固見於愛親敬長之際抑有或不良者胥此出焉種種機偽豈誠待物化之久而後有與孟子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性具於心早已清於氣質何以謂之純一無偽與不失云者何以遂謂之大人與嶽邦乃先儒倡道之地諸生聞

惠鑒

本卷六

四

心性之學人矣其明言之

策衡州兩學諸生

問聖人之學孔子為極孔子自敘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先儒以為聖學之極功矣然自文王百齡聖道未見言之則從心而往亦有聖學之可言歟賢人之學顏子為準顏子自敘自仰鑽以至末由先儒以為化不可為大段着力不得矣然自孔子惜乎吾見其進言之則着力不得之時亦有精進之可言與試明言之

湖廣鄉試策問

五首

致治之道莫大乎養士養士之道莫大乎興行學校乃賢士所關而明倫乃興行之要與唐虞敷五教而宣九歌風化穆乎不可尚已三代建學亦唯明倫各臻治効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寧越駐師即命守臣開學延儒及大統既集廼諭中書省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時天下郡縣立學建堂皆號明倫革汚俗而興維新以後漸摩既久海內人士彬彬美盛而楚士涵泳蓋有素矣暨我 睿宗獻皇帝化行江

東鑒

本卷六

五

漢比德文王風由郢甸時於學校臨講經術而賜寶鏐命發帑財以弘修建至今家傳而人誦之我皇上臨御以來儒學典制敬循聖祖之耿光賜勅碑文恭紀 獻皇帝之休績慎學校之教申忠孝之義盡制察倫比隆三代我楚士其有可得而言者歟漢唐宋學校科目之制能彷彿萬一否與生崇儒之世何以能揚其休閒大道之要何以益贊其盛矧蓄積待用之士必善言德行充不可解之心純孝以移忠立不變塞之志精忠以奉國者請竟敷言之

二

治經閱史至理攸存宋儒羅從彥有言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何與尚書伏生口授二十九篇孔安國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盛自倪寬至梅賾在晉世全經始行辨證者尚有遺論可得言與唐史舊唐書書述撰進一百三十卷新唐書曾公亮進二百二十五卷修於歐陽修暨宋祁在宋時新書始定論議尚多可訾可得言與東萊書說朱子所以稱之者果何所長祖禹唐鑑朱子所以非之者果何所失二帝三皇之大經大法可以上裨敷對唐代之大綱萬目可以旁訂得失畧其文字之疑而要其指歸所

自鑒

卷六

六

在抑有說與措之事業而志三代之隆攷之事變而鑒初唐之治諸士蘊量久矣其明著千篇

三

維楚有材自古記之但謂之人材技能不與焉必出處於世道有關或言行於名教有補夫然後可語於材楚材之在春秋如三仕見忠去楚浮湘山處固著於史傳矣至於在漢則有為尚書令而天下無雙者有為太尉而舉奏貪汚者其言行亦豈無可法與三國之士或為南州冠冕或曾為丹徒禁或辭庾亮之薦或知孔明之賢唐士或不拜平章或復唐社稷或

賜屬吏清白箴或策吐蕃當劫盟宋士或為鐵御史或為中丞中立不倚或為潭州守節或為朱子罷官其出處言行抑有可言者與竊聞才節之用也有地虛已之運也無方匡時而行有枝葉處約而道無緇磷以虛已運窮通者如房陵之吉甫營道之元公抑亦可以師範而尤卓越諸賢者與諸士尚友一鄉知其人則欲考其事以見格言懿行之所存證其事尤欲思其人以追流風餘韻於不泯固其素也至於終身願學必有所在其各陳所見以明友善之學

四

自鑒

卷六

七

樂經散失樂學不肄於學宮業經者病之唯宋儒律呂新書一編士子誦習而議樂之家尚持衆說其聲律器數既有定論者無容復議也姑舉其大者而折衷之樂記一篇見於戴記果可尊以為經司樂之識見於周禮果可擬以制樂與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孔子似畧乎聲器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似重夫律呂何與呂氏月令或沿古樂史記律書或可備考與律呂本於黃鍾而或假於候氣實粟因聲然後起數或歸於用尺定律先儒格言何可為準與大陰陽小陰陽之說朱子何據而言陰中陽陽中陰之說

真氏何自而辨宮聲不屬四時宮將何所屬與十二律還爲宮何宮聲之多與樂可以通於人物者蓋何道與可以同於古今者又何說與樂之所以切於人而不可缺樂之可以傳於今而無不行其指安在魯兩主難之而先儒以許諸葛孔明可興禮樂有興樂之志者必有說以告我

五

周官之職有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詔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君利之昔有而今無斯爲地厯矣有掌道方志以詔觀有事掌道方厯以詔辟忌若害之昔

東璧

八卷六

八

無而今有斯爲方厯矣以楚之地物與方事言之寧無如周官之可詔求而觀避者乎唯楚八省之衝而江湖之會以田賦則田畝不爲不腴而賦多逋負以水利則湖塘不爲不闢而荒無揀備以戶口則人民不爲不衆而丁多虛耗此非昔有而今無者乎以風俗則志稱朴野而尚多悍戾之風以盜賊則官嚴督捕而尚有充斥之患以詞訟則先年事簡而今苦稽聽之繁此非昔無而今有者乎諸士皆楚產熟諳楚事其究所以致之然者何與說者欲以力田孝弟之政變而通之宋儒適云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廉者

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必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必使之有相愛之意果何道能變通之與識時務者在俊傑牽詳言之以觀揀時之畧

自知堂集卷第十六

東璧

八卷六

九



自知堂集卷第十七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祭文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張司馬哀辭

維嘉靖甲辰冬十一月六日資善大夫太子賓客南京兵部尚書用川張公卒越人宦留京者咸往治其喪既殯屬德清蔡汝楠為文以奠并書於行旌其詞曰嗚呼麟之儀儀鳳之師師穆哉惟公懿德在茲弱齡發蹟文翰攸司質稱珪璧人歸羽議討論中秘疏藻當時公實淵然學優德劭輟侍承華外敷文教楚

聖鑑

入卷七

一

士如雲時惟速肖膠庠式化鄉術是效踐敷華要風望日隆微言既闡經術彌崇道揚江介譽溢區中晉長城均髦士所宗惟公開亮廣淑冒子濟濟國華聲擅南紀遂用徵賢秉銓流敘績贊朝端望敷僉議適在中興品流方盛公執冰清鎮軌頽兢綜別庶階剪除捷徑簡要是崇群心綏定惟皇念功優公玉署寵褒鴻儒秩兼鄉貳敷言講德崇金鼎組巖巖溫溫除君之輔惟建制秩祀定議學陳淵懿文暢機宜平津卒問便殿旁咨諸儒拱揖惟公是資公念慈齡旦暮懷歸乃握留銓賜命有暉公方至止屬贊

兵機允文允武公實有之凡公宣力靖恭不替問公

之德公惟樂易及贊大猷庶政有序靈族不博實為

世瑞某等識公在鄉服公在朝學由政顯才以行超

社稷之臣儒林之標冀登上鉉永帥群僚吳天如何

邈爾不祐公時奉母喜格上壽慶履方舒哀計在後

變兆冬雷悲纏南斗殯惟匿景文閣寢光官寮永慕

武衛同傷以茲哀問聞於朝堂元后而下能不懷

慨公壽已綿謂公猶嗇公志已伸謂公猶訕訕公既

深惜公無極生榮死哀以公懋德嗚呼銘公勲庸太

常之旌載公懿烈太史之書何以勒名名山有碑何

聖鑑

入卷七

三

以流芳冠裳嗣微凡我鄉人空爾痛悲有懷慕德無能殫詞惟有大招願公歸只秣陵異鄉不可留些嗚呼哀哉

濂洛大儒祠祭文

具官某敢昭告于濂溪周先生伊川程先生之神惟神當聖遠言渾之後垂說圖傳易之文無欲故靜約理學於一言主一無適證心印於千聖境惟先覺弘啓後人粵稽濬合正大儒過化之區瞻彼益都乃英靈會萃之地茲惟仲春爰仲庚祀謹依舊議以南軒張先生了翁魏先生配享講堂嗚呼二賢在宋已廣



濂洛之傳道脉迨今并冀二賢之祐

劉砥川先生奠文 代撫院作

嗚呼補過拾遺夕郎入對則諫直之司重出將入相  
中丞肆伐則節鎮之舉影間披史籍代有令望迺今  
諫省即漢夕郎士氣實出之以振迫於撫鎮即唐中  
丞廟畧實由之以揚惟蜀劉公岷江發祥始拜諫垣  
羽儀朝堂諫草藏於史局直聲著於四方士氣以振  
於士有光邇承錫命伏節貴陽臘爾扇禍侵貴之疆  
千戈未息三省兵荒宵衣倚佇剪伐用張籍公裁定  
以殿南邦弗遑定居旌旆泱泱如何戾止倏遽膏育  
衰堂 三

刑部廣西司主事西所顧君奠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南京  
刑部右侍郎郭某暨郎中蔡汝楠等謹具牲帛致祭  
于南京刑部主事顧君之靈嗚呼惟君為刑部曹郎  
屬初及滿歲而遂遭大故君貧無以殯余既率諸

屬為君治喪具更欲一申長言以白君之心惟君在

郎官中人人稱君長厚伊昔長厚君子 朝廷登用

之則有醇養默化之功方其未用則無致身結知之

術然三老五更時致悃悃之輩公卿弼疑不乏簡重

之臣雖自銚畹天必顯之今君登進士二十餘年屯

邇於有司寂寥於師儒官不過為郎秩不過六品君

不求人知人亦竟不知君時非薄長者君自不逢時

第聞君棲遲太學恬然無不自得之色遷刑部郎擢

檄自喜如新進筮仕者之氣何君之善處下位洞識

天命也惜君之白首為郎者猶冀君長康或如漢儒

真堂 四

貢禹八十方為大夫克國七十初拜上將展其平生

而收之桑榆君又幾及六十而死或謂君始終數奇

茲不必言但自古脩德葆和之士多究於高年庶幾

詘於勢隆千壽君廉於取名仍斷其長年聞君之死

令人惕傷其以茲乎以君知命為郎官晏然又安知

君之視脩短不猶視利鈍也君已超然脩短利鈍之

外而徒軫存者之悲嗚呼謂君宦卑亦既為郎謂君

名微人稱長者謂君幼子時亦有嗣謂君早逝言得

中壽大道混今而無不自足湛湛我醕肴實于姐我

來奠君君飲食之嗚呼尚饗

歸德府禱雪文

維嘉靖乙巳十二月朔日歸德府知府汝楠謹率  
佐合屬官吏師生人等祈禱雪澤於本府山川城隍  
之神告之曰洪惟 聖王仁覆天下痛念元元比恐  
大河之南群生不遂特允憲臣之請陞歸德府為府  
專 命守臣輯和此邦又思神人相通幽明均責皇  
天上帝亦應改命州境山川城隍為府境山川城隍  
之神守臣不類惟是敬奉上命震心滌慮圖脩新政  
已與神誓神獨不念廣布天澤惠閔一方廼者三冬  
亢旱麥苗無望改邦之始野有餓莩已軫憂惶明年  
載饑百姓當遂填溝壑為民父母何忍見此惟天悠  
遠惟神奉天故敢敬籲本府山川城隍之神亟降雪  
澤沃此枯槁若太守德薄政有瑕類罪在太守宜不  
在民伏願降釐斯民默察太守之有罪無罪陰禍福  
之恐不宜繫殃小民以戚一方郡境黃河繞其右芒  
碭處其左山川出雲施澤甚易是惟在神神能施澤  
當蠲脩牲幣以答神休惟神鑒之謹告

衡州府城隍廟祈雨告文

惟神暨有司分理幽明均保境內黎民乃者有司失  
政上千陰陽亢旱為沴謹率吏民虔誠禱罪以補作

總夫明明脩政事者有司之責也惟神念民尚亦理  
之於幽山川群神惟神能達轉沴為豐瘠寸之功惟  
神鑒且圖之謹告

謁嶽祭文

惟神號崇喬嶽永莫火維秩祭在朝守臣不敢專獻  
但奉職茲土惟神是憑舉心斯畏過廟則敬不敢專  
獻亦不敢廢謁禮也況汝楠不類深愧闇於民情致  
神之怒乃者雨暘時若衡土獨稱有年倉箱阜積民  
有溢喜非望之福意者神或懼予抑將祐進於初俾  
不怠於終也事固有因感而應亦有先翼而成者汝  
楠知懼且冀祐成謹因過廟之敬將以牲幣之儀陳  
告以私聽卑在神維神鑒之

山川壇告文

惟亢旱之災凡境有山川虔禱必應況岳衡 惟山  
南嶽惟川湘江尤為山川之望者乎是惟興雲施雨  
偏澤天下何意叢爾一區尚未沾沛下吏憂惶小民  
愁嘆惟 神是禱先祐一方庶答吏民之誠允副山  
川之望謹告

社稷壇告文

惟神生民所依間嘗蠲脩壇祀荷神祐福連歲豐登

茲因九早虔祈亦荷微沛但靳沾足嗚呼神既開啓厥初何不翼相有成既小潤發端亦何不遂施霖雨有司禱罪不敢不虔惟神應禱惠我子民謹告

忠節武侯諸祠告文

竊聞宇宙英烈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則爲大幽則爲神是神英爽未始不與天地河嶽流通惟下吏不敏感通無因未蒙孚佑茲旱熯爲災禱罪已至神依境內盡以神之通於天地河嶽者即降時雨惠綏小民是神莫婉之休而下吏無窮之慶也幸神鑒之謹告

忠堂

大卷七

七

南嶽行祠告文

竊聞南方之山宗衡嶽而神最靈茲逢降神承統之盛尤著 鉅靈意神鑒近寄必且洗兵登稼降神之靈還成翊 聖之績不期延旱荐及吾衡衡固帝鄉而輒祥之區也何以禦罹于災說者以南嶽宿躔翼軫茲歲火星經度是曰咎徵不聞成象成形有變化之道爲明爲幽有感應之機乎守臣不類敬惟感應亦已成功至於名山 鉅靈變化內稟特一轉移耳雨我衡南遂及四遐歲豐兵銷溥沾 靈貺守臣忠懇不勝虔祈謹告

雨母名山告文

竊聞水旱之災有司不幸逢之脩治之道曰行政事脩攘之道曰告神明總期格天以綏境內比因夏旱謹戒僚屬脩明政事但仰思夙夜所可圖者痛銷貪戾而已至於督儲徵需使者苟午繫室就訊者之桎梏囹圄馳傳分符者之供饋絡繹郡吏難專遂成杆格錄此切禱專倚神明蓋神明之道原與天通靈羅欸忽蒸即成雲潤即爲雨噓即爲風震即爲雷陰陽不測潤燥相乘以人仰神誠謂莫之能禦而沛然速流者今旱災匝月尚未大降霖雨豈神亦難於變化

忠堂

大卷七

六

而靳此雨澤也且守令以寄寓之官歷年不久徒抱區區惠閔之心其能幾何至如神號崇雨母自有郡民神即爲之調和雨暘延育萌庶其子惠斯民歲月無計何但茲時而民之歲神亦且與天壤無窮神豈不思念之乎語有之云一子入井其父不食今一方旱荒天胡不傷惟神體天念民不疾而速膏雨溥沾登此百穀不勝激切仰望之至謹告

各壇廟謝雨文

嗚呼歲苦驕陽久成夏旱神施甘霖忽望秋榮豈誠感應之靈獲此滂沱之澤闔郡上下祇荷鴻私竊念

生民之休莫先稼穡然力不自伸神則翼相之守上之職在調陰陽然德不自逮神則斡旋之裁陰陽之大過引職業之不及固謂神道之常實則吏民之幸敢忘昭報少答神休遂早有秋惟神終佑

祭二溪乃翁文

嗚呼徵社役以汴流兮嘆奇崛之才難歷洞庭而望美兮仰崇山之巔屹嘉榘梓之濬發兮迺肇顯於高賢譬鳴鶴於臯陰兮和清喚於水磐將先舉而冲霄今埃同振乎羽翰懿夫子之多藝兮善委化而曠觀存丕顯於遵養兮因偃翅以自安啣一命於中巴兮

自登

卷七

九

比枳棘之棲鸞屹干城之可恃兮騰駿譽於西藩信屈伸之默感兮膺再命於秦蘭羌好爵之來靡今快庭翻之高駕何循良之克肖兮曠吳蜀而相宣蜀倫材而舒困兮吳羅兵而晏然整脩駕而將聘兮忽西路之易殫豈後業之可占兮湓遺世而游仙或時命之適然兮悵悲來之無端痛巴人之送死兮吾生別之維艱星奔不可復留兮擁征路以攀援彼蒼不可與慮兮獨涕泣而汎瀾緣契分以寫衷兮傷棘人之藥藥

祭德清鄉賢文

先君夷軒先生

汝精敏惟鄒魯相師盛德濟濟邃古先民師善猶是故意廣者或荒於聽聽而心虛者惟篤於近取也吾縣當玉山之陽龜溪之浹其清淑所鍾在先代之賢已彪炳於載志迨今道風彌暢士行逾崇顧俎豆者寥寥於庠序豈潛德不近於名抑採善或遺其素汝楠頃年以門牆稔知舉我先師秉德勸事應表於世茲緝公舉仍及先君坦夷孝友並崇明祀泝父師以尚論總吾邑之間氣其履素而守貞實宜式而宜勵雖幸先哲之有程猶念微聲之難嗣乃若口談玄邈心齊傭市羊質虎皮靡草不嗜寧不自醜於明神而

自登

卷七

十

卒流於狂肆汝楠顧自妥神以後併承嘉惠其鑒取斯之心以純佑邑之君子

張玉溪先生奠文

於平某等竊惟釋褐之期在壬辰之歲時先生以黃髮詞林玉堂經筵柄斯文之重簡在之寄某等何幸得由甄藻中程入對綸制後此備供帝臣接群僚而式敘然所以啣思先生者非徒謂身曳朱紱行擁使車自比於桃李之華而誇為先生之所樹蓋先生之進而教之也際帝堯之為君而懷仁義以事之此先生實錄之大意因以顧省發蹟之命文服膺事君

之名誼始備省署之司今職藩臬之事得倖免乎疎  
官而弗註乎清議實競競以捧持敢弗率仁而砥義  
不但某輩也二十年來凡我同榜自熙浚明亮采之  
載以躋九鄉三事之地迨於或出或處名在青史抑  
孰非仁義漸摩之所致何先生之遽化而不見夫門  
下之士抱仁義之懷以存顯於唐堯之世第先生化  
去而有不化者存明揚嘿漬而依於名誼爾然薄日  
月之光已聯翩而若是用是某等於先生之遽化也  
以門墻之私而又宦於先生桑梓之處間緒風而唁  
今子烏能不泫然而流涕於先生之有不化者存也

皇朝

卷七

七

牽先生之如在神洋洋而歆祀嗚呼尚享

自知堂集卷第十七

自知堂集卷第十八

書簡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奉尊師甘泉湛先生二首

楠自戊戌歲遊先母大故心情割裂三歲之中竟無  
一言以達座下比服闋省家君於延平道中始知夫  
子上司馬印綬以歸嶺南夫子之道於窮達復何加  
損第觀時之消息令潛歎久之歸途駐武夷攀夫子  
行蹤諸所題識亦足以發明夫子之自然矣閩楚諸  
生不戒而從者凡百十人因構書舍朝夕如親炙夫  
子廼知大君子事雖不効用其子弟從之孝弟忠信  
楠不覺爽然因與田提學共相居止增所未備楠立  
夫子心性圖像碑成而還遂如京師楠自揣病劣不  
堪侍從乞閑散之秩得來南曹謁新泉精舍時幾荒  
穢賴考功余先生主之得以復振夫子之餘波刑曹  
事須晨入酉出不得日與精舍之會翼以神到爾諸  
賢相勗及聞緒論楠奉以冰兢不敢失墜但擬議恍  
惚又有望洋之嘆今日夫子之教昭然在人而不慮不  
明顯矣未卽上達者正坐無任重道遠之心徒以習  
聞求夫子也若卽以夫子之道爲任持繁而後己之

心積養良久何所不至孔門顏曾竭才真積而已未  
諗夫子近所以警策諸生者復何如何如令郎小泉  
兄近宦都督幕府因得日聞夫子體履西樵羅浮當  
不落莫也謹因使者還勒手狀以布候間邊塞內外  
俱警時事甚勤上憂呂宗伯魏奉常相繼厭世賢士  
萎落想亦夫子所念敬用附聞不能縷息

達別門牆自癸巳至今承候起居自乙巳至今中間  
出處憂樂與化多端惟傾依一念久而彌切以師翁  
學術精神卷懷嶺表者且十餘年係吾道通塞同志  
惻然及抵衡陽謁精舍江門夫子夢游之地師翁得  
息堂 八卷八 二

爛睡痛飲其間可欲真種子之指湖南人士領畧振  
起蓋自無極老翁以後學術重明他日運用自茲方  
以及天下皆吾師翁餘澤與靈徵膚寸霖雨四方同  
功又當論通塞於用舍之外無任喜幸謝振卿來拜  
師翁手賜書札及今勒石諸詩承師翁息養天關體  
履倍勝妙寫性情即書法可窺腕力固養盛致然亦  
天之所篤默護斯道甚章章也尤無任喜幸汝楠別  
來前後七年山中自揆未信遂有依親之志竟以老  
父之命再領守職幸得衡州乃師翁過化之區稍集  
生徒演緒論快見一方人物形色不易而骨肉潛融

顧循平生何緣際此要之宇宙一氣五峯名勝吾輩  
游觀其間嗟吸頭顱本自同體惟精靈不昧則生理  
無間勿忘勿助之間當自見之孔孟平生心法師翁  
重拈一番不著絲毫天然正學得聞此指者無怪其  
興起變化之易也所嘆世格日降勉從更上下左  
右前後之間多有窒滯扞格之處近讀師翁約言此  
學須是拚生棄死無我無人可謂盡矣令人汗惕振  
勵師翁復何以教之小泉奄謝歎息無喻斯時計師  
翁已擬成懷願益爲道自慰書院刻詩偶得真石數  
日訖工堅完諸生瞻誦日切捧依此緒既開山嶽德  
持當共湘流不息矣振卿還摹得詩文各二本先呈  
尊覽汝楠當以來正考滿別郡以前圖專遣奉慰并  
多奉新刻久誰師門恨不羽翼以從少汾諸君子之  
後茲情亦不能具宣老父山中懷注無由啓達林下  
頗安承念附報

奉聶雙江先生

首秋敝省伏觀台顏純氣之守粹和充溢因知海內  
道宗藏舟楫鹽梅之用主光風霽月之盟真無往非  
自得之境也竊又誦味剝復之指諷咏歸來之篇學  
會深微動無滯迹攬道德之總立得喪之表公真天

人哉不勝仰歎仲秋抵藩心趨函丈廢日不自回還  
於中茲又緣守疆之責督過狼兵稍住吉州去夫子  
之居近矣第慮囚期逼復將還省此心悵焉未酬殘  
歲再至庶得顙承也謹勒小狀先候動止

某生長越西自聞陽明先生之倡學即聞幾江夫子  
之發明第嚮未崩說簡編想企丰望是猶求公於影  
嚮而未窺公之真也今入慶參承三接台範辱賜誨  
言求之未發之指洗心退藏之傳真千聖相傳不涉  
針待迥無依傍之真秘也某從學多年向來雖知義  
襲而取之非終墮因事體察之謬而養出端倪默成

貞和齋

不覺

四

德行之學幾乎龍矣今賴公一指授間始知能格由  
於能致而物格於知止之後不和由於不中而中猶  
於未發之前生天生地之體旋乾轉坤之用胥此在  
焉方是真了性命不然孟浪談說逐客感而迷淵源  
役主君而徇事物賓主無辨王霸不分白首將何所  
歸依也出都誦教如見羹牆而節要諸編尚未熟復  
自來論學貴悟惟江門論學貴疑非有大疑安能大  
悟須熟復一番思徹底裏當有疑竇專求開示茲僅  
窺識大凡歡喜得未曾有而已緣此勒啓先謝教迪  
容抵會以後一一請質思淑終身伏惟我公斯道至

盟後學宗鏡躋之黃閣則為獎理之鉅臣用之本兵  
則為折衝之元老倚庇與仰望同深祈寵重以慰重  
望別具陳情揭帖瀆覽培忠於孝於公不無厚望焉

奉余玉厓先生

自潞河得趙山丈跽伏多年耿耿有違補守得得  
謂去夫子之居如此其近家居亦喜得致聲比日湖  
南溫卒又場奔走覲事一年之間靡有寧居修日閑  
然罪不可請容歲石厓使君稍駐蒸湘徹夜晤談殊  
切依依迫旦分袂竟無一隙以裁緘素惟有馳慕之  
深而已伏惟靜重完養交章荐徵師導此出關係世

貞和齋

不覺

一五

道海內民物同為慶華閭闔第千當復如何猶久離  
几席雖固守師說不敢背馳恐拙駑之姿非上達器  
每念人之呼吸運動一一與上下流通而存主經脈  
之地其所注措有大謬不然者體認至此輒為汗流  
我師尊何以教之湖南寄蹤庵復三歲圖考成乞還  
菽園以依老親未諭當路能相體否謹因李慎菴先  
生之便勒狀布久別之忱餘唯鈞亮并為道珍重

奉趙大洲先生五首

僕不自量欲以平生大事與楚諸生共勘之此者得  
高賢臨辱侃侃法語皆與世道關繫僕實醉心悚息



花藥解携以來見先生於羨壙者始無日不然古人見賢而輒去臯比何足多也到祁陽後消息似聞街和僕意西南風氣或違節宜易成痼疾以先生妙解尊生當不足為患但此疾自宜善攝以先生方疾馳驅恭承嘉惠之意誰不諒此恐一過熊嶺故人疎闊藥物不繼請先生且即迴轅吾衡就醫待痊尊生之道當如是也僕與渠丈仍得請質為幸何如謹先遣醫生奉待徐當命舟人候穩流東下願左右飄然改向不必固以去為期也

兀坐山城聞先生此來消息方掃石鼓之慮期少休

龜臺 大卷八

六

徒御自區區及羣弟子以次承請恭候數日未至報者因先生方登祝融攬朝日慈觀音崖訪羅念菴高太鶴游蹤構亭題識以先生壯懷遠學後此勝遊七十二峯無非印證出其緒餘吟弄清夜連夕品題且到何物令人恨不羽翼相從期期神往而形留也專遣小吏代啓何日得陪城中以慰饑渴携遊同志幸願並臨石鼓以續朱張舊事逆風勒東中心怒如不能宣寫

南嶽五峯再得先生龍靈之幽巖淨域往往識賢拓高蹤自有南岳以來不知有此幾番盛事山僧來自

嶽峯者口誦不已而方廣一衲以先生不少知賀有奚獨遺我之意石鼓諸生為先生斲石勒詩置於西溪之上每詣書院如奉先生教範凡此皆足以徵好德之心而君子之風亦可觀矣偉男子投之十方在在靈應聞發衡山以後抵嶽麓訪大瀉止於龍洲弟子雲從先生升座誨之不倦昔楚中有一陳良尚須崎嶇涉歷比學周孔今自元公以來高賢數隳而衣被之善人之多世道之慶當如何也益陽仙今攀留先生道車想未即發汝楠以勘事至長沙因一赴省議事歸途不知先生駐蹕何地可期一間道相候否

龜臺

大卷八

七

握手數談耿耿尚如臨別之日料理安身將何底止言念座右怒焉增懷謹勒短狀奉報任戶部述佳藁已就何日示惠不盡卷卷講下諸丈如天山已覩見南嶽以公敘及神交甚切懷慕然不能備啓也衡陽朱生去曾附奉起居憂居默默轉念朱生曾云我公於大都中巍然山立不論個事此其中庸所以贊君子之強也無任仰戀海事稍平鄉邑之民得即田晦知足慰憂世至情偶出一哭友人得近傳消息長安奕棋稍稍更局取次論材付之國鈞得無及公乎何當拭目觀公注措裨於朝綱也友人呂生自言



公甚愛之不肖謂曩年後渠先生禮遇之於聲名藉甚之日今我大翁哀憐之於衆人欲殺之餘兩賢於一數奇之士如此正所謂衆人不識者但此君龍性何以擾而馴之是在公大振省之爾因渠去便復布此以見比來懷慕之忱甚草草

不肖罪禍荐延甫迎親養遽罹荼毒自此憂患亟來相仍襲事以前屢瀕於死不祥之姓名不通於海內知已遂已匪歲朱生遠唁及公垂情閑念有喪連日及此輒爲隕涕傳示自責自修正已無求之指如在沉寐得聞洪鍾撞破昏黑敬惟我公特立赤霄旁無

東臺

八

八

儕比海內講談空自紛呶如公秉道守默復幾人哉最恨無緣一遂攀晤但憂中伏念昔日衡湘誨語自大痛之餘一切依傍種種閨閣中物不啻如醉者頓忘醒時似有受教之地公倘肯終教之乎蜀中駢跡孟浪行事得罪萬千自責不暇公語朱生翻有取焉土炭之好自昔有之既辱垂矜收不愈勵不肖尚未敢以尺牘通薦紳獨附朱生聊聞於公中有不自已也

奉唐一菴先生五首

不侍講席且三歲矣屢奉惠札深荷曲成盛心客歲

閱報荐章亟上而不果登用通塞命矣亦復何言雖然禹稷顏回同道而孟子終以禹稷爲憂顏回爲樂一身憂樂總屬性分夫子方處其樂又復何言楠潭德守郡前後四過深懼曠官幸與東邵先生相近時時得承緒言石鼓生徒切磋不廢賴不失墜唯念慎獨法門至毛猶有倫尚是殊塗隔壁豈拖泥帶水可得而云也深用戰惕夫子何以教之楠考滿復爲當路所留計秋後得省菽園因得參承一一

東臺

八

九

營道之風而崛起者故每以枝詞合觀而知我公之苦心也四十六十九卦之微意公得之深故言之暢同志者然與否與非不肖所知唯自不肖言之深信而疊疊不已出由衷語也象山先生有言獅子搏兔俱用全力而講學者顧於大綱維處猶似無所用力焉況於搏兔之小者乎夫子之書啓我弘矣序文遵命直據鄙衷不及點潤正欲存其癡點獻其本來求我公改而教之不日而陳茲先奉藁祇俟答正使臨開緘肅領大篇先君行狀一首覽誦出涕不知所云竊痛先君蚤自辛苦殫力學術中憤世路自履

坦平歸依於渠泉二公以懋藏修結契於我公以證  
所蘊第出發錙銖所施不究即淺顯在外人不及知  
而況所中涵者乎篇中發摭所存模狀不一使叔度  
風標不暇竹帛可以永傳真無負先君一生自苦者  
矣我公殆先君生死知已在先君猶當以知之者媿  
於生我况亦繫通家而心荷盛誼如不肯者乎執禮  
不虞未蒙公在對使戰汗不能自勝即據踵門先此  
啓謝西江之行當在望日以後專候致郭翁書并祈  
借重多言不足宣感

尊鑒

八卷六

十

之素矣極願樞趨再領提誨俾本來當從此諸事  
無疑緣山居纔得靜効悲病百結肺腸稍有生理子  
然之身既未可死且以禪除之內守吾苦靜知我公  
必見諒也天真之論宗盟所在敢不惟命奈此事借  
常路則依形而立倡同志則恐非其辰但可自盡焉  
可山僧求題疏前非長者不可因今來謁并致區區  
吟伏時極承教厚發若瞻別荷愛殊深謝此比征見  
伯父於羹牆者蓋數數然也太宰默翁司寇濟翁相  
問甚勤大都謂世事難圖而瓊材又難遽出留中材  
數百輩充位備負何益哉然以年姪諗觀惟中材庶

得取容斯世事所以益難爾東南之禍不意深於八  
閩而薊鎮之弱幾不可為姪常譬世事之難如破碎  
琉璃中材則包裹之稍一動之破碎彌速欲更製而  
重新之斷非瓊材不能也出門深悔不遂守先人墟  
墓謬進東臬世負漸方倘不即罷將何以堪幸伯甫  
有以教之出都捧檄嚴程不可復南殊違親多之願  
謹因家童還聊布請問之私祗候答誨

致唐荆川

自鑒

八卷六

七

赴守歸德時曾一欵候不待道範今數年矣臥衡陽  
得聞先生行蹤汎浙河過玉山抵洪都歡原瀉仰在  
先生指顧間矣無緣承請邇風惘然滿吏入覲道遠  
毘陵謹此奉期請教夫為邦之伎倆有窮而童冠之  
借樂無盡第之有窮者且自喻自媿之深矣兄之無  
盡藏者可使畧見之乎次闔闔先此相報

答管南屏

黃梅乃諸祖證心處也幸逢吾道丈竟夕終朝且茫  
然而歸豈不媿彼法門也哉別後入賀事竣即引例  
求還當事者誤謂膂力可以經營事遂報寢第二疏  
入銀臺切責不肯上自分烏哺情深不妨作一逋吏  
老親又謂干戈擾攘中豈宜作逋逃計耶且一入境

上第三疏未晚第此念終當不負同心之盟顧其難如此可歎也東南海事今若此矣藉令吾丈尚分署司馬寧無一流涕太息之談乎世事且付之不言言之增懷故耳都下言旋菽園暫息深悟向來淥過浮生日用作止全無深根寧極之効真如吾丈所謂玩弄口耳種種深錮真有欲放下而潛留竊發者方思痛領一番警誨千戈阻絕會面甚難過湖不見彼此當同耿耿念及寇盜第當語友人書云外物累身屢空近道此非敢漫語夫累身者外盜乘之況累心者乎兄丈又何以教之會毒雙江翁深注吾丈并龍溪

與羅念菴先生二首

汝楠每惟筮仕之年得承徵容於慶壽禪林方心醉盛懿而公以戚西歸自是不惟晤寫久疎亦無一字以通於大賢記室真誠驅馳仕路一鄙人俗吏自罪不暇何可請也比年曾守南嶽陟上封懋觀音崖求朱張精舍而戾止焉山僧指點刻畫恨不追隨勝迹既得與大洲趙君遊觀共謂其樂只且然猶歎焉少此一段良緣也頻過岫嶠君家觀公所貽書札有不忘南山之思引領庶幾良朋四年中獄不果所願因

歎哲人之難觀如此歲首上書自分作菽食澗飲之人供親舊園爲簡書兵甲兩事相逼又阻勉從事於賢人會萃之邦豈真有幸將使得探至人之蘊哉間侍雙翁語以近得之秘生領畧大都如未曾有然本體工夫亦終稍有可言亟欲樞趨席前質此一事聞公有悼亡之痛未敢輒以請也狼兵過境爲地方害以寧疆之寄西巡塞責舟過白沙謹此先候

鷺洲之上棲跡已匝月矣吾道宗盟如公相去步武間不獲參覲勞結如何可言雖然獲聞教於公令發人不容休歇之思則觀公之真固不啻在羹牆間矣復井居一書畧誦味之知非天命之性法門不得不勞宗工杖屨振驚使轉語有措展身有地纔可語向上路頭僕亦緣此省媿實深大抵想像之非日用之謬都由學人猜測成性彌逢度日輒過一生若真於本體上自着工夫鏤鑠染習十二時中工夫接續則天命之性本來戒懼之不已所謂本體上原有工夫戒懼之不已而天命之性流行於飲食起居作止語默之間無非性真所在所謂工夫中察見本體焉得認氣象以求中擬方圓於規矩又如井居所謂平和與忙亂種種參雜間斷耶但僕少聞父師長親碩彥

見雖如是而自昧不可勝述工夫多屬未真念自誤  
身雖繪十年前而守郡分道凡血氣所辨一切虛  
美薰心者都爲瞞頂停泊之地以此向如說丹未就  
胎形荏苒四十年華可惜此極真切我公何以垂誨  
駕塞待策非但示之鞭影而已不日歸舟北嚮道經  
桐江公能一出江湖俾款曲平生乎然禮無往教亦  
不敢必也

與王龍溪年丈 二首

夏初有一會稽孫道者過訪稱說先天因問不肖會  
得龍溪大意否不肖漫應之曰大意良知卽是先天

與王龍溪年丈

二首

古

此人別去索一書欲終終然之說不肖度此人於彼  
其法門亦非有得者聊致書通近日消息爾然亦不  
知到否屢聞我丈動定多在水西間至天眞杖相  
從非無此意弟憂居自惟古人所以三年不言怨父  
於墓所者固各有事何必舍我丘壠以求同志哉頻  
年驅馳氣習幾於成性墟墓寥寂忽念發散是不得  
已之情令人增汗稍解收拾伎倆嗒然處深山窮壑  
之地墮乎混田夫野老之間扣我以言如不識一字  
之初投我以事如不更一事之歲隨抽臆見應之卽  
休只如是一恁過去似乏往年之意味而亦減往年

之勞擾至謂於個中有得則閉目搖手自揆全未也  
我丈獨何以教之歲月易邁大祥不遠冬春之間行  
蹤當何所嚮願示知之庶圖而請

不德之罰先君甫就養遵寇卽遘大故至於稚兒夭  
亡先君遺籍盡火又罰之餘也哀病相仍復何意世  
事哉但未了性分之身雖荼裂之甚不敢殫死暮春  
引領有道聞徑入毘陵友人有傳尊意者侯不肖稍  
殺悲哀乃堪對談知公雖不過我屬念深矣毘陵而  
後遂不知公消息曾記在吉中東郭公語及祭述陽  
明先生年譜有次祗待公來訂之託便中寄聲至今  
未得相聞郭翁引進如不及永豐之學論之頗詳第  
說而不繹未能有以繼請耳兵過搶攘日夕以化者  
入土爲懷暮春曾免殷白野達之郭翁敢以道誼之  
契請銘先君之墓白野未有以復我煩公專裁一簡  
走使幣以請不肖以一日備官江省不能躬詣於理  
可否并願公教之

與洪芳洲提學 三首

弟之別兄今幾年耶想任已西蒲觀於江東一晤遂  
不復繼見而衡陽高臥之後亦無一字以達於兄矣  
顧懷兄之念不似見面之疎與作書之急也弟今歲

遷官蜀臬殊無意西嚮性戀養菽園爲老親督來臬司諸道乏官遂承乏專理清戎而攝視學事弟竊聞歎歲首在都亦有以此見屬者弟謂將就養矣何督學之爲不過緣一離郡爲更端可長往耳詎意仍攝此事何以代大匠斲也祗有傷手之懼入冬報兄來督蜀學弟喜甚真不欲寐兄漸返問學堅苦操勵海內何等人物第不爲江浙督學乃來督蜀中蓋蜀人之幸也弟懸心桑梓無緒專領因歎此事若諦思之今天下柄權樂處而能勉稱者非有司卽學校爾有司以所以處家者處國學校以所以淑己者淑人固

自塾堂

八卷六

七

亦至約易操且弗得禦之者也至於蜀中又有可喜海于世情薰蒸充塞蜀獨偏安世染稍隔故文翁得施教導之功風行蜀郡空虛者流至以道脉不墜西沙紀述太上因道不獲行於東周遂注意函谷之關青羊之肆單傳大乘至今而有何獨人士不可以爲鄒魯乎得煽大鑪以錘鍊亦必有法器成就其間此亦君子平生所願欲也況海內多事須才久矣昔人謂小雅廢興係四夷嚮背比王心齋有云六陽起於地下須講學以爲實地蜀士有進脩之地而學實待講以明何如何如弟待兄未至而撫臺垂意此事往

往今必爲之自不獲已首欲開解蜀士開竅以古本大學令羣而誦之使從此開竅一通血脉漸理省城故有大益書院浚川王公所開也當時亦頗得奇士近議停之弟亦呈復以爲儲才之地雖然古本亦糟粕也書院亦文具也弟嘗念學官之於教也猶醫師之於病也越人隔垣而見五臟以之療疾鮮有不愈而越人難經諸書其下手之功非求見人之五臟也乃見已之五臟故以醫已者醫人不待入垣而見投藥而卽愈耳今欲於校課之外療聲利之膏肓備經濟之材用弟之自脩何如也而能以教人哉顧其地

自塾堂

八卷六

七

易教如此其柄易操如此世又須才如此而吾兄自治之久仍非一時同輩可及弟之喜脫代匠而期兄之煽大鑪於西蜀也自不容已於鳴言因迎兄吏人之便不爲尋常尺牘而以臆見獻兄弟且捧箋北上或遂拂衣亦未可知不得侍兄教故以書代而不覺繁復惟亮之蜀士傳道得文章之師唯知爲蜀士誦躍而已詎知得師真不易哉北人部下嘖嘖誦銓司楊公抗議而用君子夜光明月無先容而見重者近來有兄然寥寥乎如兄少矣爲師之始如此其重且難也於行教

乎何有豈非蜀士至幸哉想兄按蜀以後風動靈震  
必有非常之觀惜也弟已請告不得觀兄道化之成  
爾弟自惟拙劣辱兄雅好今謝跡菽園於庭幃愜矣  
深山寡儔往再迨老至道恍惚白髮無情奈之何哉  
兄不憖然弟願有請曾託同司諸兄乞兄一言矣其  
何以教之東南多事荆川諸兄皂帽綠簑祗恐無分  
但時事有難言者且付之不言耳如兄學秩與衆職  
迥不相同殊得自盡兄但安意陶鑄西州一番人物  
可也吏還謹此申謝并布衷腸

真鼎

八卷

太

炫暴於一方殊不自覺比奉侍兩番聽幾微之教懇  
惻相引此心戚戚痛癢百端令人驚骨臂之脉病形  
肥向來自負精神一遇蒼公察脉反觀五臟無不受  
病乃始驚悔頓首求醫我丈為斯道藥王昨雖微示  
刀圭幸時時警藥使向來病脉不見乃荷盛德耳渡  
江之盟至今尚寒良自悵恨解組事親定在歲之前  
後所謂半生之緣定不虛也使人所促數事一一辦  
上唯草堂歌一首綴構未成非被我丈挨逼出來則  
當聽其偶成爾寬限半月尋便寄上象山本頗佳見  
南玄序為之泫然知我丈同此情也絕句四幅別晤

詩一卷可供發笑稽山同志能許我刊落舊習否草  
堂聯繚溪上徘徊僧舍臥談松堂燕對此情依依非  
言所可宣叙惟兄亮之

致鄒東郭先生

汝楠頃年緣守南嶽密爾安成幸得數奉教惠喻義  
之指與慎獨同揆真見天命之性自然戒懼不已至  
今服膺弗敢失墜龍溪丈自匡廬歸又荷垂情示札  
道誼雅念登嘉佩德何能喻言汝楠疏養未俞守疆  
西部竊自快慰遂得趨謁鉅儒執經請益先於省下  
會晤賢郎曾播此懷不啻奉侍左右二難聯翩登第  
真鼎

八卷

下九

致錢緒山先生

自石屋山房侍教別忽數年不肖罹大痛自江藩歸  
亦日屆禪除矣抱痛忍死山中塊然交游出處一切  
事情茫茫俱如隔世有於苦次語及海事者亦如武  
陵人坐迷何代令親偶至道及動定為唐貞山致新  
刻文錄開緘讀首題數語曠然如揭雲霧而睹朗照



豈憂中晦冥沉痼之餘五內得混沌一番重見天開  
地闢令人踴躍至是耶天真助地期在茲辰但與祥  
日尚隔兩旬繼繼荒壠須以來月爲期得撫衣承請  
爾龍溪兄在水西否倘得同來月之會是至願也

致蔣道林先生 二首

新歲靜數先生誕壽蓋七袞矣無緣詣桃崗一爲先  
生壽馳慕與湘流無盡守衡忽踰三歲檢點行事無  
一不有媿於古人但緣歲滿可以歸侍老親自以爲  
幸當路且以歲侵見留民牧親養悵焉兩違此衷靡  
可爲喻得示規約古本諸書日置几上每閱過今楊

鳥壘

卷八

十

然深省仁人心聲入人如是先生年彌盛德彌崇而  
精神彌不可及汝楠嘗私證於衡士曰文王百齡望  
道而未之見而陽明先生有云從心而上亦有聖學  
可言今敢專質之先生先生其何以教焉謹因孫常  
德之便附候

自入覲還衡復八九月麻陽餉事相寄晨夕督進及  
他務填委日不暇給遂於門下問侯關疎徒切嚮往  
春前稍閒時憇石鼓繕修齋閣次習教事終媿荒率  
無所發明延頸大賢一過嶽郡使濂溪先生傳統之  
地江門夫子神遊之墟我師泉翁講握所臨藉微言

以領宗趣自濂入洛海內興起之意復見於今於我  
丈不無少望鄙意今之學術本無不明特氣習深錮  
人不努力於高修肆之病盤據於中執着泰砌之學  
彌縫於外吾師天理自然之指千聖精一慎獨之功  
見之絕少汝楠不敏久離師門誠恐惰落凡墮吾丈  
何以教之謹勒小啓專枉道旌卽且掃除書院以候  
倘肯早臨教席欣幸何如

答邵康山先生

使來奉榮示知行並行月而往來於徐邵鳳泗之間  
舟車勞頓可想幸山陵不腐川谷不塞神靈晏然道

鳥壘

卷八

十一

路交歡則門下雖勤苦諒足自慰也過承垂情貽我  
藥石之言感入心骨非筆札所能陳寫向嘗誤身救  
藝刻意彫縷比入南來日與玉厓諸長者游乃知尋  
常自有樂地剝落繁華求正性命方勉力圖之荆川  
司諫適有書至意指激切惟恐楠留連虫魚草木之  
內門下復爾卷卷賢者固善援人之陷溺楠雖不敏  
請卽從教矣留署燕閑大非塵埃中景態北音寥絕  
蕭然湖水之濱常以求南得南爲快賤體似勝獨嗣  
續未兆無以慰家君旦夕之思有此不遂耳輒因使  
還聊布腹心之懷

與陳給事中虛峯

自乙巳歲奉教後於今六年汝楠再守來衡去君予之居若是其近初心自喜得數卷牋記及就吏局日酬酢氓務緘題寄託悵焉多違非敢疎於君子也此承手書乃知長者顧不我絕知厚知感惟公都下風度天然法器今齒卹歸湘復經年月停蓄淵源浸潤光曜其自得之美當有不許外人知之亦真非人所能知者雖然海內同心不妨微露消息如楠素無知識承乏爲邦因檢日用明生蔽滅該生明滅循環於中實自知之方將盡呈病態於國手之門不知公何

真知

不覺

圭

答沈古陵

二首

萬元獻來承服令開江黃間憲節所向元亮銷殞清風所煽殘夫屏斥意者自有此行臺以來未有若此言有道之士縱不能手握堯樞斟酌宇宙元氣布濩海內投之所在必有所裨令人歎仰更拜手諭知公

邇來獨得之妙近裏著已非所謂混沌一番安得體

認之言及此耶旺湖在同年中素所疎敬而師承之者此兄學既入細而天然本來自是法器吾輩挽和染膩由來既多踳駁而尋向殊不歸一又何怪耶但能收歛凝聚入不已之門中間染膩日漸澄汰蓋世味天機消長之理本如是也顏子合下純粹而曾子之學仁爲已任死而後已然後乃見本體真江漢秋陽皜皜莫加謹獨法門至於德猶如毛毛亦賦也須并無之方是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學我公匡坐江漢之上與之印證而曾子歎服吾友之意不覺深旨

真知

不覺

圭

之不敏雖索得此鞭影亦且汗出媿無所容可以觀公成已之德而所以及人者亦弘矣萬化二子遠入吉州時與共觀青原白鷺山川明著義皇本色宛然在目而吾人自染自膩遂指斯界謂之叔季不已誣乎竊竊實體重爲宣之并以贈公用答來厚致請教意

我公泮磨志行得之宛溪梅丈近因龍溪王丈見過益仰深粹之學以未卽快覩爲恨西征道出黃池幸得觀見亟承誨愛且冲然虛受法器自別深詣未涯乃悟得之二丈者尚未識公之真也別去不勝仰戀



南野先生於都下曾及九卦履謙爲首云謙虛者必實踐實踐者必謙虛合履與謙然後可以言復斯指也公不言而喻而汝楠從此固以公爲師矣前途聞歸寇果息九龍灣游魂之輩聞公先聲亦當消遁想得樽俎折衝之効矣仗使出楚至夷歸問真天險不可升之處征夫艱難非本省使君餘庇何能遽出峻險敬謝體念之厚

致孫蒙泉 三首

頃年公手提文印以臨湖湘楠得承下風多領至教入觀修途又辱提携輝音穆穆琅琅至今夢寐如見

自知學

八卷

五

之也榮陟東藩左轄適當徵士之先陽明先生所謂七十子繼孔子之後者計今又已聞先生之學而興起矣昇朗日而東照泰嶽之墟非取之虞淵浴之暘池之學何以云此某本昧劣無聞仍遠師友奉親命而適西川又以乞歸養而詰闕下連年莽鶩諸無足道者惟訊捧章藩使知公道力愈盛寥寥海宇間聞之能不解顏公從此當簡注管台鉉知無多日三事班行不令藉口此學無人海內快覩有公矣某自今請乞倘得俞音南山半菽白首斑衣亦足自適惟所以究竟平生者尚祈公一振勵之東道企瞻謹此奉

候起居心之精神聊託函素萬不能展一也

來一無借天真袖手至拜誦畫翰心靈皎日坐照不私此外誠無聖功是真實不誑語也但爲黷黯浮雲善蔽白日六時心靈不能常覺皎然爾何當借劍一決浮氣以證我公所云不亦快乎曩在江右聽論於永豐安成之間安成無多言唯辯義利永豐則謂我浙學承陽明夫子之緒如曹溪以後談禪非來本意矣聞言惕懼于今兩年何因細訂釋我戰悚春月助飽想得負笈相從以償此願也尊翰及書院舊窩敬當圖之此聞修葺假力當路私心正謂此事蓋有不

自知學

八卷

五

依勢而立者矣春月擬結廬舍傍更當與一菴先生商之乃聞於公若慮之之意不但欲如公所云焚妙香於禪室挹江湖之清沓而已平生狂態對景不覺舉發惟公矜而教之自衡湘違教昨得奉公丰紳於南浦雖不獲竟日請質然大人君子所以潛消非癖而默助志氣者原不在文字言說之間而汝楠所以趨侍教席亦以有憲無乞爲事長之道也畧及云云此人乃如古語所言向在鬼窟中作活計者陽明先生詩云冒險甘投蛇碗窟哀哉然亦豈特此翁哉吾輩讀先生冒險之句

則自信平生不爲至於坦然長安之道遂巡留戀曠而未行行而未至則仰望刀圭於醫和之手者甚切蒙翁何以教之傳習錄雖稍闕此公然既以付之書院楚之人士方以爲得未曾有者實不少也汝楠倡刻此書於衡湘至自吾身以風乎楚郡者於坦然大道尚逡巡若此留戀若此賣先生之積而還先生之殊豈不深自省惟而陽明翁亦得無發笑於九京乎蒙翁復何以教之

與朱鎮山年丈八首

自兄拜文宗之命未曾奉兄一書符竹吏營簿暫

與知

六

素

之態雖至厚者亦成闊疎堪歎堪笑以兄二十年郎署柄文一方豈足爲兄多者惟閩省宋儒遺風在焉關洛之傳會於斯地今適啟歷其中得無慨紫陽而後斯道寥寥矣乎第間嘗覽閣之文人近歲甚盛搗管搗詞稱頌奇思接跡企踵盍將此輩使之回心嚮朱子之學是在吾兄洪鑪中一鍛鍊鑄鑄耳今三綱九法內修外攘事事空疎文宗所造用人才非但搗管搗詞爾也何如何如弟守衡已過考滿爲清戎諸事牽羈未行回憶握手以循良爲期令人發汗媿不可禁倘得東歸遂當製斑衣以娛老親白沙先生

云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海內大事世道重寄吾兄努力勉之因李汀州行附承動靜

自抱大痛別豫章兄惠信再三骨肉至交海內幾人每誦味手書感念輒爲隕涕陳情三疏遂成虛具不天之禍降自他鄉已非人世所堪餘殃因及稚子更深泉下悲咽以此頻年哀毀僅如柴立末緣答疏諒公能嘿料之也公三十年盛望以外藩起自居廬知爲廟堂傾注除音陪貳中丞自今速接夢龍之武從可想已如弟猥以菲薄數寄方維加之天性嬰情謬迷無狀譬之病昏瞶者方其欲臥已媿惺惺及沉酣

與

八

筆

未覺餘睡方濃亦非酬物成務之候也緣此終禮致月尚依壠樹未上行藏俟嗣事分明昏病稍醒方當有以裁報知已同年諸公悉登津要公亦儲峙台垣奔逸絕塵分量自別疲薺在後甘心久矣云何云何詢及得地第年來以乏嗣之故頗綜諸秘然彷彿剪裁可容人力至於靈氣立應有不可以方術窺也公向所中葉知不甚妙繼此而得者亦願使聞爲公訂綿綿嗣續之慶駱姪人便謹具劄子奉謝多貺并布

續續

弟此以公事之隙攀舟而東扣青原之社獲侍東郭

華山三公引領同心庶幾聯袂隔水之集與城市無嫌得惠來函意鬱空想且聞冬月走芒鞋於崎嶇叢棘之中情事如對所諭不數年中丞端愷弟媿非其人也即晨上疏人還徒得譙讓有懷莫遂云如之何別緒端公之云弟在都下頗稔知其狀不然弟亦移閩矣端公謂我輩總無情其然豈其然哉然要之有命第荷此翁頓解以兄事揆之當亦同然海事報平頗已晏然而比有九月再戰俱北十月四舟驟至之警又不知作何狀此事數百年所釀毋輕云可哉須如高宗伐鬼方之君臣乃得之然易不云乎德也奈何所諭華山之苦弟聞之有談虎之變計天相兄孝思必有遠得佳阡之奇兄且徐觀而善圖之冬底當再抵吉何由致兄青原密爾一覲使還謹此布復客歲雖已離蜀上疏乞還至聞兄遷蜀則甚喜乘西使之便得以別來積衷達於兄前因撰三書入蜀延頸來答久之始知兄以地折之故抱戚居廬緘書難達弔問無因方深悵軼繼有西江之命尚理前疏猶恐與兄遂當違隔不意陳情不允兵甲驅人種菽之圖改爲避地之計因奉高堂備官貴省之任之日即奉來諭信乎相契之深相念之同幸天不靳吾良觀

也來教但以文章政事相詳第年來自省故吾久謝名蹟方圖爲世間一平等無差別人敢復冒此虛名耶兄督文八閩日月之明冰玉之懿風動鄰疆督學至此品流極矣明道所謂太山之上者正欲請質於兄不日以守部抵營當熏沐而參承也弱冠同心光畧如昨無情白髮不我見饒何當挈我一登道岸耶湖西百務多所未諳諒兄一體之愛不恡一一誨迪專人先承起居抵安德適聞東鎮烽火而魯之北門已樹崇防知厯兄經濟及得來札翰蹤教指不啻見兄言笑世波頗甚覓兄微意欲存什一其間尚持曩時人物意念敢不共勗弟曾聞之荆川仕路至大方伯人品低昂官階進退一大開津也弟猶遠甚而兄之舟車已及關矣何以渡此願扣兄更請益焉東藩投跡獲侍高賢霽寰兄書亦及之但令并有數亦非可以有心得者聽之而已軫念嗣事殊認一體之厚要亦數不可強每訊日者謂必待來年頗遷左其說山中默有所待竟勉身得女未諗來年果能如日者言否東土隱憂邦本爲大古來亮隱率起輟鋤窟穴可依非他方比今觀千里迥野絕少飽腹嬉愉之色能無從隱者乎

大廈非一手足之支來論極是可由我者是究是圖  
斯我輩事爾時素愛不覺喋喋

兄榮陪九列已三見報書矣頗訝尚枉東藩第策罷  
驚得嗣兄備臬其間且藉師資豈天假之緣暫淹飛  
龍惠益故人也向來謝跡一丘日逐林鳥野麋伴遊  
先大夫墟墓間世事踈甚非作誑語幸依兄大賢目  
振矇昧方今有道如綫所望如古之三益非向兄誰  
語哉第世事方艱兄數陪皆莊生所謂每至於族處  
非兄有意於刃遊體解紛錯目將不能舍兄他用知  
兄必有以待之惟弟偶得合并又預懸惜別之私爾  
東壘 入卷 手

客歲兩得致書一策勉馳驅一慰我情結束髮論交  
白首肝膈海內友誼孰加於公哉除服匝歲忽復夢  
蕉未究初心出山負媿中途閱報我公觀察無何卽  
拜右轄屹然備泰嶽藩維吾道大行之兆甚爲慰快  
濟上會河渠使君知公比以公謁入濟惜哉不獲親  
逢河渠公娓娓燕談多及世事獨殷憂東魯弟以藩  
垣有富鄭公在青齊無慮矣比况何如抵東郡勒啓

申侯并翼惠我珍誨鞭辟歷貫

同心聚散可勝歎哉座上半翁以書報我爲我喜曰  
鎮山聯事矣鉅知先此羈宦閩蜀相望及茲聯事弟  
已請告可勝歎哉閩中捧章使至道及彼地相傳第  
且代兄兄爲色喜已而不果弟以爲民之訛言乃爾  
今乃得之密友兄以執法有言弟以似兄罷調何兄  
之不一負相期而弟亦何幸不負兄同心也外物化遷  
何論哉計兄茲時已抵蜀中蜀天下粵區奇峭罕儔  
不可不遊今時唯蜀地無患亦非難處過此以往則  
弟不知矣中原滄海衡決荒涼縱早事權坐見簞車  
東壘 入卷 手

致董涇陽公

弟束髮求友於吾君之里而得兄與鹿門旣而宦蹤  
歷兩都齊楚梁蜀之墟求友非不多而竟亦唯兄與  
鹿門爲能知我此來每一見兄令感入心肺所以然  
者凡我所欲道兄如照見而取大道之非知我之深

然乎哉詞頭典雅雲幣爛然與其他寵私皆兄愛我之緒餘也請告一事承兄念及牀前數談心髓在此以後同年少溪謝丈近川查丈俱來款我謂楠屯邇二十餘年顧以將通之會自投林下豈尊君之心與當路之心哉某對曰父雖欲子之榮子不可以違親之久當路雖有憐才之意在我無可依違之理若一心以加秩將至徒使孝心不純又違數月之養必欲其見聽矣近川丈再會之時千萬為我言之勿令再入八千鳥道某父子骨肉之感不知當何如也

自覺

大孝

重

堯山使滇便歸敬拜翰貺之辱痛惟先君平生生命友之意得結契門下及公掌綸綍大製褒揚先君雅敘非所敢當九京有知尚深鏤感絨儀降輿謹薦几筵達於幽冥又當何如為感也令人佩歎之餘惟有隕涕來教曲諭先王制禮之意敢不怵心自遣奈不肖連年陳情不獲賜告浹勞老親強出赴五藩歲之間強半驅馳歡言無幾大痛隨之檢點平日分毫莫伸而終天之憾永不可及矣茶裂何言不德之罰延及稚子焚廬毀藉遂成畸孤窮落之人古於先人之廬燬則哭之西河賢者不免過傷亦有以也但來諭死生亦大鎗頭劒口雖不過此然使當時傷割即爾隕

自覺

大孝

重

墜亦且與先大夫遊于不可知之鄉矣今日月漸遠幸得不死則以其復生之年圖報老親者寧不知勉如兄丈所勸耶恩愛牽人抖擻意識慟時但慟慟罷如常畧於制中體認及此至於墳藉煨燼生事蕭然翻於此中稍得無味之味若謂天試極難之事觀所深得則非不肖所敢言也示及寇亂謂淮揚間有事可憂士習日墮人心玩愒誠然誠然即浙事恐亦未能盡銷禍本夷虜之情隔於將帥將帥之情隔於嚴廟恐其間細微亦無人悉於兄丈之前者靜觀時事付之難言兄丈自寓之云譬之風波亦舟中之人可謂懇切之語非以天下事惻惻吾身者烏得有此不肖亦祇學老生常談根本不在邊境今日儲拜宰輔有如兄丈正如同舟風波得把舵手天下事庶幾可轉移耳不識忌諱此言何如恭想詞林入典秘撰玉堂儲相東問典故西問文學此其時也繫海內瞻仰豈但故人夢思翹首五雲不任延企之懷前示所云怪不肖每以倩書入獻者繇兄丈從來隻字可使義之北面弟少不學書長益潦草即此以例其餘墮落可推惟兄怨之亮之殊不盡言

以兄雅望厚養歸臥潯溪且復兩歲餘矣上天增益

賢聖凝受大任往往類此獻歲計亦履吉復寄世道  
士材增慶何況如弟素荷陶甄者乎守衡歲歲圖東  
歸侍養因與兄且結盟若上願不克遂而牋記亦疎  
廼心傾嚮真不可喻手教其實之論捧持不敢失墜  
東郭先生近諭亦曰慎獨慎字原來只是真心此味  
此義於臨民行事體驗出來目視手指常惴惴地何  
日參承請益使平生永肩此事也淺才無補一隅以  
考滿請而當路謬留如陳情初志何然不出秋月亦  
當還若弟未諗此時兄已北上否小童自任回專啓  
馳候

自書

入卷八

五

暮春奉跡計登覽矣時因老親戒行再赴蜀道別離  
嬰念不知書作何語修途靜憶寤寐見兄間忽奉抵  
報兄取自橋門還歸中秘春宮元輔玉署舊臣知簡  
注非一日矣吾道甚幸弟亦得報叅守方維大江之  
右去浙不遠進退有地皆兄丈同心推轂之所致也  
甚爲感激第今日之移旣諸竊祿之私仍遂依親之  
念天上公卿所以處一孤臣者可謂厚矣唯初心求  
退意外得遷雖曰循資終慙非望況銓衡以留人不  
吝改秩區區以報本不變初心又兩善之道而他年  
圖報之地也上章時會望兄以骨肉至愛更爲我圖

之茅子吾湖昆弟之友芳年解組惜之最深者應唯  
兄及弟然何以善之池陽接王司成稚川道兄且奉  
使命果如其言吾三人聚首若有期也欣完何如  
謹勒狀奉承起居并謝借引之厚

客歲自都下還省老親恭捧綸音拜慶亟藏草閣增  
九鼎之榮老親知詞草自兄出也一字華采感激萬  
倍卽欲馳牋申謝因罹寇傾跌父子抱病迄今惟切  
惶歉小僕自都下還又極荷於當路汲引且欲移之  
便養寬假官程手書慷慨真一體而分者刻記肺腑  
非言可謝恭聞玉堂儒碩陟貳成均爲海內髦士所

自書

入卷八

五

案見諭以興起爲念昔孔門汲汲明道止得鄒魯一  
方之士淑之今四海會同太學兄淵源之蘊時出端  
倪以興起羣彥正所謂君子之樂而王天下不與者  
也近來風動處更復何如願不惜相聞海寇克斥東  
南吾湖兩月之間再罹荼毒殺戮燒焚所不忍言者  
過潯上不敢犯兄纖芥兄之厚德保佑於此可徵然  
一日未除一日不宜忘戒心者數推大將一如公孫  
賀拜官涕泣而已嚴廟之上不識復何以圖之弟聞  
已視藥已及五月老親督一西行方可再疏不得已  
此月中旬一往暫離白雲已歎園菽之自芳而媿池



鷗之欲去矣嗟予行役何日竟慰倚門弟仗兄甚篤  
幸惟垂念

客歲奉親待報有事吉州得公所貽手書婉轉譬曉  
責以方維大義持嚮先君誦之感誼不勝何意乖寧  
之人祿養無何卽罹不夭之難罰猶未已延及稚子  
及火先君之遺藉以彰不守垂死病中久不裁牋記  
奉兄廼心戀慕無已苦蘆荒僻間甚稀會川方候  
唁我山中方悉巖廟之上欲相大賢先移秘府故人  
相慶吾道有光不勝幸甚第螭頭珥筆夜直西清侍  
從勤勞仰祈珍愛玉體以慰同志

集

卷

集

建京之日不及面兄握手言別殊切戀慕託鹿門兄  
奉疏間承兄惠書附古渠丈使者寄來同心之厚章  
草別懷令倍酸感輸及楚賢謬舉至有競向蹉過之  
悔仰兄謙冲愈不可言而弟之平生名不稱情實之  
屋漏益深懷愧孔門諸賢以果藝絕人之資得聖人  
歸依之久爲邦之政所自許者鑒鑒可徵然繇學問  
言之尚未爲見大意况僻學並劣空言未施者乎離  
衡飲覲不敢自欺惟兄洪鑪太冶之中陶鑄一番收  
之後來不終作墮坑落壑人物乃出至願爾承督入  
蜀老親誦書以爲良是遂於深秋戒行自夷歸而上

遵陸則萬峯屹崒由江則疊浪槎牙無怪爲王陽所  
不由之地惟指點奇絕印證少陵之文差可遺日而  
迴顧白雲老親居處之地迥隔億萬山隻影自憐知  
年爲懼真何意乎錦江玉壘之間也方擬遣陳情一  
疏司中謂席尚未暖何以促促當以捧章相讓以合  
面請之例惟賴兄之有大造於弟爾

客歲廬中內第藏虞部至拜緘貺賙寄自長安日  
邊卽日揮涕謹勒劄子附便宣謝數月後稍詢北來  
故人云尚浮沉千里恭致鄙忱惜哉其不達也惟得  
承近況兼念及虛薄謂應入都待次甚慰甚慰秘撰

集

卷

集

格天賜服一品此特吾湖之榮萍藻震澤動盪光耀  
藉之簡編三楊以館學侍從先朝得拜三品之賜殿  
閣詞林猶記之以爲美談盛事況加一品冠五等之  
上哉未緣面致賀觴惟有欣喜願公卽陟上台書宸  
眷於詞林至不可勝紀實斯世斯民同其快幸耳汝  
楠年來悲病之狀前書已悉勉強終禮已五閱月瓊  
樹依依所不忍別世事茫茫所不敢寄持此兩端將  
命之詹尹倘許從所願則當永戀丘墟轉念故交遭  
逢明盛不日夔龍輔佐始得逍遙外臣白首水濱耶  
若占告不從再整敝冠仍紆塵紱則故人契誼有公

方踐中樞甄陶萬品必有所以處迂愚而全樗櫟者  
昔昌黎上裴令公有詩云却慙典午非才職得就開  
官卽至公第不敢舉此自況然私懷望公實何啻裴  
令哉伏冀有以教之

不待數年怒如之懷正不可支秋月觀濤偶入武林  
得會賢郎懋德於貫橋禪舍因公厚愛相周旋者決  
旬日聽其音吐諗其作止及觀文詞豐蔚書法秀勁  
泛西湖登高峯守父執之禮久而彌恭宛然我公家  
法古人有云家庭之間自爲庠序於公橋梓見之矣  
有材如此時伯氏猶服鹽車然一舉得失賢郎自以

東坡

入卷

東坡

細故視之何足芥公懷也每訊動定承公督試幾闌  
方今舉子業文第每譬之於大層以還詩句視渾淪  
磅礴遠矣非得我公一振起之風不可挽且從大都  
爲四方之極文運屬公尤可想見何當卽惠幾錄今  
一快誦

第滿制逾年濡遲就道固緣攏樹之戀實以通藉三  
十年來中道無似去就自卜欲進只且不意此來亟  
荷虛揚匝月之間速置亨衢譬之棄并敝帚頓增市  
價幸甚哉何以蒙此丈夫履歷非登仕通顯之爲貴  
而當朝知已得鉅人君子之爲難第今中歲邁逢我

公將秉鈞軸豈天果有意耶但省循輿衛尚屬未閑  
恐不免貽知已之憂以此惴惴圖所自淑以報我公  
爾比閱資格苦乏老於敝歷之輩不免循次投艱第  
向承兄念指示金人之銘倍深骨肉之感在昔年齒  
逾四望五未嗣無能伯玉知非庶幾努力求無醜於  
周行終軍請纆則非志非年此生已矣茲意願兄日  
調護之以終厥愛

答教夢坡先生

海內有道在平居恨不羽翼入神京一觀見之及既  
見止乃以風塵奔走娒娒焉如決驟馬而過名園不

東坡

入卷

東坡

能一扣其富美而得吾所未曾有所謂事與心違每  
類此爾出京之日疲瘁休臥頗謂此回方脫奔馳苦  
狀既而思之有道如公不數數見亦徒然此來爾披  
奉來教見念畧同此懷何以報公卷卷惟蒞官臨事  
之時常如欲見夢翁之心庶幾有可請益處爾汝楠  
山居四年輒懷長往偶出就局望外移官此秩猶可  
黽勉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公謬以行志見待暑月  
令人倍汗所幸齊疆不遠翔使公有以教之

答錢南離

祁下鹿勞潞河舟中偃臥數日病倦始瘳睡眼乍醒



獲披翰教如睹朝華令人生意萌動社稷係於士心  
斷非虛語煌煌金湯仗此以爲固爾但大厦須材非  
止一木孤芳佇用先貴存身未有味於危機置身頃  
洞之間得有裨於民社者學問本來如是以天地萬  
物一體之身而爲天地萬物主宰用行舍藏知險知  
阻大易所以旋乾化機而神明於宇宙間也理數窮  
極不有其躬四千九十六卦中能幾然哉斯又時位  
未應至此不免以存身爲重耳奉兄連日教指似欲  
留心任事而稍稍畧於險阻弟敢及之再請教益風  
便願有以示之

集

卷

早

自知堂集卷第十八

自知堂集卷之十九

書簡

奉李南渠閣老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甲寅之歲以捧牋之役得承台顏自後陳情不遂悲  
慟繼之廬居數年惟翹首五雲多處炳耀上台光被  
遐邇耿耿心目間然不敢以愛中姓名上通祕府空  
切注仰竊念海隅多事四陲飛檄竟有晏然之望自  
非敬輿處中書長孺居禁內何以臻此汝楠亦荷如  
天之庇爲多此海內之所傾心非區區敢私致贊頌  
也夏月終禮適越詣門過蒙葵陽世兄秉謙篤厚淹  
留旬日於鏡湖秦望之間山海菁莪萃於公家天毓  
瓊材以資昭代信有自也汝楠迂疏無補誤渥參藩  
二十七載叨列班行自揆無狀矧茲衰廢之後愈益  
謬迷用是徘徊故鄉進退未卜敢因葵陽兄入朝之  
便謹啓起居并申衷忱伏惟相公念夙昔之誼有以  
教之其與進之惟命其優閒之亦惟命臨楮泝簞言  
不盡爲更祈慈矧

奉總督蔡公

伏惟師尊秉鉞南征于今五年敷文德宣武威山洞

谿壑之禽磨不斂手聽命南陲晏然有自蒼梧來者  
曰兩廣之民得倚太山之安免廟堂南顧之思繫公  
之力汝楠忝門下敢頻首稱慶獨百粵之鄉風霧鬱  
積氣頗侵人日念師尊眠食起居中坐多故母氏之  
憂跼伏山中者三歲有餘迺不獲一奉牋啓汝楠惶  
恐多罪頃者復涉仕路屢聞康寧爲慰又思師尊位  
列上公未登宰輔出將南越入相中朝不日躋子儀  
之位展魏公之志汝楠得遣問候承下風於京邑詎  
意尚未遂所祈夫用賢熙載試在諸難有志邊陲乞  
出經略古之君臣恒有以相成迺爾師尊今日之事

本集

二

無乃類是哉區區之誠惟願師尊崇愛以列重望汝  
楠本吳下孤生少小庸劣辱師尊擢之儔人之中俾  
奉庭對當此之時汝楠雖無似師尊豈不以國士相  
顧哉濯纓清朝忽不自知已逾一紀竟寡礪鐔之用  
遂同樗櫟之材進不能露布忠款退未能甘心林麓  
待除之日抱病自危上狀天官得散閒就醫藥甚便  
乃除南刑曹郎中留署優游無能自効平生頗願校  
獵書史輒以病奪抵餘區區心事未有染汚此女貞  
之守非可稱之烈也嘗讀韓退之文稱陸相所取士  
皆當世名臣則慙愧山積無所措情恐負師尊知人

之明永爲門下之玷師尊獨何以警教使汝楠淬勵  
頑廢不辱門牆耶同門生胡巨卿赴廉州汝楠敬奉  
啓事少展問私并陳固陋惟師尊裁察

奉顧簪翁先生

首

年來跼伏不能日執經門下奄忽辭別回瞻夫子之  
牆不勝懷戀兩承飛翰深荷盛德九章之法要之但  
門下緒餘獨建國以來士人絕昧此學殆不知從此  
淹究星紀律曆兵戎權量該之無遺信經緯之妙數  
也門下獨探深秘妙解天人雖曰緒餘稍見蘊奧向  
來太平人無遠慮及今四陲多事國家殷憂如復徵  
求韜略乃者制詔求賢臺省喁然首揚門下選部又  
欲旁搜遺老題請凡膺薦奏遇缺登用諒天書亦不  
日至門下矣惟願益崇攝衛以慰士人示教過蒙嘉  
歎謂楠頗究時事楠以向庸鄙今乞疾散閒靜言發  
寤於心仰攀哲人稍知嚮慕敢口如來論所云耶裊  
便更希不吝警教俾益勵良規謹裁啓代候何緣恭  
對以增馳神

比在蜀中得與升菴楊公昭言因出所批評大雅敘  
公跋歷一出東山遂登台府短疏引謝仍伴耆英寄  
興組素時發吟哦逍遙三簞之間獨立得喪之表真

天人哉升菴嘆聞見之難而汝楠深以歸來趨教為幸豈意萬里東還故鄉兵火家山一帶逼近海壖咫尺道途亦成阻塞徒馳心函丈而未展襟承此心悵悵唯霽流知之爾既而三疏未遂陳情武林之園兇焰益熾必不得已救園之志改為避地之圖白髮高堂奉之千里之外奔馳官况晨夕多違豈素心然哉我公獎引開示忠孝非所敢當然亦敬領垂厚矣別論榮歸以後日理瑤編尤於諸經加意潞公長康衛武好學我公兼之正唯小子願學未能公高閣凝閒靜裏乾坤悉炤隱伏時機若此公獨何以教焉謹附

東臺

入卷九

四

潘知事使者勒狀布謝并申請教之忱祗俟誦迪老父屬致惓惓敬為代啓率爾悚悚

奉萬治翁太宰

伏惟頃歲明公正席端揆秉鈞台府際風雲上下之交銓綜流品昭天日清明之瑞毗贊昇平汝楠方以南國孤生衡陽守吏瞻泰階而肅覲禮教悞被以待芟除雖幸明公曲貸迂疎勉留振刷自分等威有截不敢瀆冒先容何意我公憐材雅懷推轂盛心吹塵塵羽之微潤澤轍魚之涸遂令凡鄙亦玷臬司得以年勞因階藩翰語不云乎無德不報第於大造何可

具酬惟有表銘更深鐫勒茲者江藩甫蒞羽檄交傳督師遂發乎疆中候見未申于長者徒殷勤於仰斗尚夙夜以馳原謹專修狀先告候虔舌筆難攄心旌搔曳惟賜鏡宥容待嗣宣

奉答盧後屏中丞

汝楠無似借山水之郡用藏拙劣坐此匏繫境內未遂參承纔奉牋記以達積悵辱承臺下曲念私好手書寵答意氣勤勤懇懇仰見長者汲引造就之心未幾更接遠使仍誦德音象笏文綺之賜多儀璀璨光生郡閣非所任忝感與規并伏惟虔臺鎮靜三陲晏如義聲所及風驅電掃緊我浙水代見鉅人而長者謙冲猶注意小警即斯心也仰思待旦千載同揆尚何小警之足言哉竊意多壘似後宵衣側席旁求將相豈有素倚耳目之寄近登扞城之績者乃能久置南閫令且優游極知堂下道裕撫宣心勞弼亮汝楠書生微悃亦願得如汾陽魏公者以壯當朝斯於臺下虔禱之私自不容耳汝楠再守已不能祗奉長者教誨痛自刻念求寡罪愆而不可得夢寐模範將以東京悃悃之吏為師顧分量爾殊荒弛無匹既荷長者與進自當激勵首圖敢邀寸進以忝屬望使還謹

東臺

入卷九

五

附啓陳謝率爾不盡怒焉增懷恃厚贅言不勝悚息

奉嚴相公

伏惟相公正席鉤台垂三十年陶鎔帝皇宣翊造化  
海內大小靡不稟於生成而汝楠獨闕然賡記每分  
孤生有懷惴惴天高地迥恐瀆清嚴詎意分秩江藩  
至重詣台司之日相公預燭塵微隆之晉接謬憐薄  
藝被以溫直廬丹地嚮來望以凌兢今賜之寵筵  
恣觀泉卉平生何幸特受殊知待次浹旬卽有闔藩  
之補方圖就道備臬魯邦非荷庇存詎遽至此汝楠  
銜私入潞刻記鴻恩兼憶相公屬賦直廬之命以爲  
東鑒

八卷九

六

及之不言愆不可請敢忘昧劣勒狀憶情并書拙詩  
二章應教溷聽慚汗如流伏乞鈞慈鑒宥不宣

奉吳默泉先生

恭諗江藩左轄晉拜中丞卽撫舊地手植甘棠緬懷  
蔽芾固一方民物之幸通家契誼慶慰寔深老友閒  
居屈指同年不多殊懼今迺知大材晚著利器發矧  
我翁撫宣洪都屏翁盧翁分鎮楚虔行當毗贊大猷  
師表宇內老父林下有聞私喜又何如也相者方生  
曾來衡郡辱我翁手書光重此子非但相術頗聰明  
識道理每對楠云相人之法觀人心術察人精神如

我默翁仁人君子無有間然一時鉅公來世師範有  
味哉此言因知翁之遣以教我非但相而已也汝楠  
迂劣守邦媿無成効自雞鳴以至日晏徒勞無補茂  
翁何以教之憲臺清肅不敢瀆以他儀謹勒短牋專  
遣人申問安之敬

小姪自揆驅寒驚甘淹留且歷二十八年所矣比茹  
悲讀禮幾欲遂罷驅馳以守墟隴竊念伯父方秉鈞  
軸陶成士類况年家小子其忍棄之斯時自棄非先  
君意乃出謁銓伯父天下長者一見愛重藹然意念  
入子姪肺肝潯陽學士傳伯父言可愛非特年家聞

東鑒

八卷九

七

之至變色嘆激閩官之補曾不匝月大越常調已知  
自來特以海務未閑私切惴惴伯父推心置子姪腹  
中不日東徙殊出意料外事公道私愛伯父兼之有  
此振拔累歲陳人一旦增重令人佩不可喻使先君  
幽泉而有知感伯父鈞造小子之恩當何如也業已  
辭闕不敢復入陳謝嚙私云邁鞭辟無能務求不貽  
伯父之玷是所圖以報稱鴻私謝謁款門或伯父叱  
略之也當陽時序華誕屆焉默想潯陽而下觴祝紅  
然所不安者未及脩一蕪詞申無疆之祝耳今且發  
去計旬日可抵山東東臬去天最近尚圖亟辭嗣進

伏望伯父鈞慈昭原

奉李中丞克齋先生 二首

楠為靜中伏數我公於二十年間一為名郎一為循吏數為賢藩臬一為重臺卿自通籍締交諸君子事業如公能復幾人而公之以邊略召尋復賜罷此又社稷暨公之福也蓋天下非致太之難非幹蠱之難以其幾先而方有事也若夫幾則已著壞則未甚而憂危治世太息方亨雖有名碩柰之何哉故螻屈於一時而龍見於致太幹蠱之日楠之所謂福者此也雖然此天所篤之者至於天篤而人修之公今雖

身繫

卷七

八

晏嘯盤旋山溪水石之間復宜何如也楠自清源別公踰伏山中先後七年一守歸德再守衡州皆以鉞刀而試剗割促促不暇又塵埃中所遇都非曩時人物故舊之在樞要者舉不敢以書通唯泊然以守故吾今經劍溪則公又在東山矣楊文恪公曾致王三原書時三原家居書曰在目前有此恐涉扳附之嫌在今有此不失嚮慕之意此貴鄉之鉅人而楠平生所措式也故敢以書承公起居併略扣公出處龍蟄之意唯公有以報我瞻企之私殊不盡言

過維揚謁轅門領至教於樽俎間詰朝款我營中觀

所築營壘舍次豈但世稱將材公之習懷頃刻長淮而杯滄海者材能云乎哉起廢近事用老成林下之賢早之兵革助勦之地固動惻惻然范老數萬甲兵非稍試之經畧烏能露其先鋒哉防春事迫所為殷憂客歲淮南鴈台二枝公威稜所震度不敢窺淮若旁近小驚幸發一旅指畫溫平比於吉甫中立平淮夷而後還朝入相固區區之所願也清河道中與同年王西野同賦觀營一詩并致祈望李公有以教之力護入徐深荷使天之庇謹謝

奉趙司空 二首

身繫

卷九

九

汝楠以捧檄之役詣公記室得侍燕閑承至教今又隔年遙望台垣殊深傾注暮春之月竟以未允陳情一趨蜀道西行東顧未淨海氛朝廷左藏桑梓與區一旦被海妖深入之餘往事繁華憶如夢寐重嬰君親之念朝夕憤懣不勝報書遠傳我公以秘府鴻儒元卿重望手捧宸綸視師東海恭祀海神更生垂死汝楠惟公此任即唐裴度之於淮蔡宋李沆之於澶淵而寅清恩貸感格神人之責又唐人所未見者今人躍然抃慶懼頌在途及量移東嚮江則聞享遐溟於松江抵家則聞論父老於諸郡又數日間第一

疏上已蠲東路之租數督出師已報先聲之振從此  
揚黃旗紫蓋之精靈掃枉矢換拾之芒角歸報闕庭  
獻功宗廟告之諸壇錦之鍾鼎其茂烈餘麻使江河  
清晏漕餉通行社曲桑麻依然如故可想見也方佇  
俟間而吾湖縉紳忽有聯名之牘以奉行臺屬書名  
焉其情出於吾湖閭郡之衣冠其書屬草於茅君願  
甫緣主上弔死問孤之仁及我公惠民體國之盛翼  
節鉞俯臨按輿圖披板籍而問死亡甦窮困焉情甚  
迫切無待更贅矣第有司之所以不力請於今日出  
失事之際司覈者不能悉報於有司及向來之所以

自卷九

卷九

十

闢畧乎鎮鄉由主議者惟在獨全乎城郭不知吾湖  
之民因地利以築室廬徂太平而安鄉落者在郊亦  
倍於城若無鄉即無城矣吾德清之新市塘西歸安  
之雙林苕湖烏程之南潯烏鎮其被殺掠燒焚之慘  
豈異東路之陷城失堡者哉而司覈者固未之知因  
以不報事成囑囊雖蒙至仁而不復力言情固然也  
事固有闕畧於事初以聊定士心詳覈於事後以力  
扶邦本乘我公使天之臨而吐露情實使民更生得  
不孤朝廷惠閔至意豈非盛德事乎而司事者又未  
之悟也是以勤諸公之請而候我公之臨國之大夫

有成事難說之心鄉之先輩有書不盡言之意汝楠  
年家子也蒙公平日最親非汝楠輩言誰更言哉敢  
喋喋瀾公惟公俯亮之

伏念東南講禍天寶厭亂我公以朝端者傑庭分斧  
鉞金精所指勇毅震激王江涇之捷繼以乍浦俱數  
千餘級盡定東海自古未有汝楠年家末行喜一代  
元勳歸之於公尤倍衆踊躍奈緣不天之難繼以稚  
子之戚垂死子身服色添阻不能請行營展賀乃心  
注嚮惟瞻台斗願公式符夙頌封錫南平從今遂銷  
五兵散爲農器躋我生民登之壽域殆社稷神人之  
勳也哀病崩摧未緣作誦謹因風傳捷師東指專人  
馳賀容屆小祥候公北嚮

自卷九

卷九

十

奉太宰古冲李公二首

入慶參承伏蒙嘉盼老親荷垂問之厚旅廬奉賜顧  
之榮自非相公門下弘度并包憐才念舊何以得此  
省循兢悚鏤刻深衷恭諭亟膺宸命遂陟上台股肱  
仁孝之聖人師表萬方之黎獻海內人士嚮風勅行  
快際昌期其素辱甄陶敢忘警勗惟嚮恩謝闕就道  
瞻雲未報君親關心吳蜀因有疏請專具稟帖申謝  
并懷祈相公門下俯照微情賜令就養其自惟比年

日懷自効違親萬里不惜驅馳今也老親年齒愈增疾病種種而其遠遊遠乎聖訓知年懼其遂衰結想成勞驚魂不定况肯春按蜀稽古遺風遼陽二轍謂必有迴車之忱而後有叱馭之烈李萬兩疏謂必有陳情之孝而後有出師之忠念已飛馳情難遽已別草乞恩莫副吹噓之厚中途候命惟深激切之誠如察鳥鳴胡垂日鑒庶幾服東歸係銓衡之風教菽園

日養遂父子之至情於某父子幸甚於士類幸甚

汝楠竊念頻年羈宦伏跡遠疆客歲祇能捧章遂圖拜表正值朝廷簡注名碩晉陟元台而我公起自東

自聖

八卷九

七

既來踐政地真無異乎鹽海之方寄而哀縉之初還也海內兒童走卒以上無不知公衷忱而在廷縉紳大夫以下無不仰公風尚况曾塵名記室稔領緒言者乎誠願親詣政府而與觀盛懿焉及至都下睹公仔肩一德弼亮九重秉志粹冲裁文鉅麗以式符輿頌而上當天心汝楠方竊隨衆歡呼又喜承私款接我公曲垂舊誼多沐過恩因敢白倚門之情求一伸報劉之志乃承公念方剛之膂力略黃鄙之凡材疏報勉留情深期待汝楠省循負乘幸藉陶鈞兼以親命督征遂爾啣私西嚮但思甞勉敢望甄升何意誤

竊寵靈音叨器使中途閱報祇奉殊榮回上坂之車參維藩之務省庭闈而甚近距江浙之非遙實由我公造化人物憐恤微能以素所蓄積之盛心兼永錫爾類之微意假以逾涯之渥取之寡與之中馳命方新銘恩莫報汝楠自非土石能不激昂且君相銳情之時正藩臬宣勞之日何當深鏤心骨自策筋骸竊比器之無慙溫國第汝楠家庭疇昔之意亦每勗以許身而高堂喜懼之年尚未申夫報本亭初心而欲究揆薄分而已逾別傾悃悃之誠尚冀神明之聽與其坐成瘕曠寧如再乞哀憐茲先因老親遺書謹裁

自聖

八卷九

七

小狀致萬千感謝之忱伏願上為廟朝善綏寢饋循咳念切嗣狀宣誠并望矜慈垂省

代家君啓太宰李公

二首

某自劒津得覲徽容伏承公亟賜手書借之緒論已深榮荷未幾我公旬宣兩浙保釐之暇首念衡茅屢拜光惠啣感盛德媿無報旃唯聞公晉長成均遂階密勿某私心虔禱謂天生不世出之才必膺異常之簡果陟太宰斧藻昌朝銓衡群品海內之上無不踴躍驩喜如某之曾受知門下者尤激歡悰誠靡可喻第小兒某比年薄宦非極南之衡湘則極西之巴蜀



其又伏跡林泉通都隔遠賡記希缺慙負日增至於  
老朽向來感戴鴻私汝楠每承函及濫竿外臬公之  
大造愚父子者傾嚮之私何日收忘也唯公黃髮元  
老適膺再相溫公之春某支節北向方切予懷而汝  
楠捧牋詣京謹勒短狀用申候問且布獻芹之私某  
父子素在陶鎔輒又以衷腸瀆聽汝楠自在守衡時  
戒行造膝欲求留侍某自分平生衰薄多負明時有  
子撫壯未宜卽圖安逸強令就任至今巴西宦程萬  
里險遠不無繫心渠請愈固某亦兩難仰惟我公憐  
念至情成就士類體之惜之於某父子不勝榮幸朽

僻賤夫豈敢冒干鈞造所以喋喋亦恃舊恩且關詆  
牘之愛統乞台鑒

某於頃歲伏自遐陬切聽朝命恭惟當宁嚮用黃髮  
文章儀鳳遊麟之出處薦移秘府正席鈞台社稷天  
下誠幸誠賀某素蒙與進父子俱藉餘庥猥在山棲  
欣傳盛事敢以衰年草莽輒自踈外遂因兒輩北上  
手裁牋記以致斯世之慶因叙門牆之私及垂電矚  
獨荷留神小兒備奉寵私亟相存記某平生易感重  
誼難忘至伊陳情一念某所處兩難者緣恃舊恩吐

膽相告承公念孺子之可教體大造之并容特賜勉  
留極知假借某省惟殊遇立使遄征且効數旬之勞  
用答無涯之厚詎知望外仍冒新嚮深慙小子之材  
亦忝大藩之二皆由我公弘獎士倫輔崇世教察伊  
孤立憫其陳情謂曾有構藝之勤曲加勸誨謂比深  
簡書之畏特甚矜憐惟其愛之是以有此第毫髮取  
重千鈞陳人亦生六翮一承推轂卽慰倚門某父子  
嚮戢盛心刻鏤肌骨在洪鈞爲至公之陶鑄於草木  
非無自而生成恨不羽飛面覲爲謝祇仰木天之清  
峻肅修穎楮以牋誠專造一雨薄申佩謝小兒感激

東蔡可泉先生

自桐川違別徽音蹤跡乖異不奉牋記者又十有餘  
年矣然海內道宗夢寐時見臺下柄文江粵每與鎮  
山朱君語及嘆服無已比承分守浙西駐旌莅上故  
舊師友折節加禮猷然自視絕人遠矣汝楠進教以  
求一引疾移官兩牧守疲郡大都悠悠空渡歲月唯



媿支離自求醫藥近方瞑眩一番稍起沉痾然還元  
永保之術未有聞也郡有石鼓書院方與生徒更相  
砥礪而江右潘生潮暨袁生夢龍姜生嫌自留館  
幾兩月餘夫自醫不暇而又以醫人其何能淑也久  
乃聞皆公門舊徒歸陶日久藥力已深汝楠方且資  
之而敢自處以師乎秋期近矣遣令歸省且復詣師  
門謹勒手狀附承起姑

答傅少巖中丞二首

自早歲以款段幸附飛龍且辱不見鄙外景州一別  
曠緬數年比來媿處深山夢寐思存故人當代名碩  
寧不思一爲之執鞭乎惟疚餘沉抱幾欲遂罷馳驅  
而我公久繫台衡重望分已乖違何意兩京喉舌小  
煩鉅公汝楠得以過客扣公記室款談竟日至忘微  
恙登舟記憶飡珍言豈非中歲相逢一大快幸哉  
渡淮以後墟里荒煙夜深桴鼓種種人事令人悔別  
山林業已北嚮悵悵誰語仗賴使底然亦間關得達  
汶陽待聞阻風之夕靜言永思多所慨歎南北儒紳  
覲逢問禁如是而是至於砥礪挺立幾爲諱言嗟呼  
何至斯哉我公朝野倚重鉤軸舊司臨岐握手之言  
雖出由哀第挽回世道勉爲社稷蒼生稍留公獨無

意乎玉體少愆計已太定加意衛生保身匪懈大雅  
所歌敢爲公誦之

景州握手適兄丈以直道違邦讌叙兩晨倍頌公醞  
籍雍容之論令人爽然至今誦服此後衡河不遠侍  
教無緣不能努力一見君子弟之罪也江藩守部復  
覩崇華吉州壁間手墨數行晨夕如對州之大老猶  
能歷歷記公盛事惜也不能企踵分毫多負平生竊  
叨末契抱痛東還之後靜中念此更聞使節仍駐洪  
都媿與懷并未由宣寄詎意兄臨省無何卽拜緘貺  
溫言渥惠遠及苦廬厚德知公素所蘊涵第令倍萬  
感慙啓處無地又惟先君仰德諄諄庭誨叔度可師  
薦享之餘幽冥荷公當不可喻恭念旬宣移秩卽蒞  
端臺江右之民何其多幸煩借使君不肖雖跼伏一  
區餘風可想至於同年零落知己多違晤公何時又  
非臥苦之人所當及也臨風隕涕裁謝增情

致王南岷中丞

憶自拊翼雲路瞻公顯昂薦紳心傾國器久之內臺  
鳴鳳劇郡冰壺使海內想聞風采區區雖蹤跡闊疎  
未始不見公寢饋間頃年閱歷流輩波瀾令人無復  
彈冠之念濟上叅承春容夜讌同心之言挾時之疏

覘公挺特真一時之太山喬嶽也不日榮躋鼎鉉當軸有人可以相慶矣領䟽還舟連日誦味信哉昌言史公於征伐四夷之朝深感於宣房瓠子之役特著河渠今日多事仗公少緩宵衣治水之憂掩卷不覺永嘆公方謝客惓惓故交特開記室使導出境畏途坦然種種德厚非楮生可盡敘也使還聊布感私

致王在菴中丞

久欽道望昨得樊承撫時論事之教昭乎日月屹乎砥柱而弗容薄蝕淪胥之敬聞命矣差人遠送捧誦明農諸什直寫本體謝絕點染覘公微意不為詞人

八卷六

六

六

枝葉之文然而根本發榮枝葉亦自無不暢達者正唯未學所不能及也撫營一帙仰見經綸宏綱細目始終詳盡不惜惠示何幸如之嘗備官睢陽竊見中原諸郡勢不統一而衝突奔竄互為窟穴今請重臣以計營田為本原慮信令圖也但區區之意有不止撫營而已者睢陳徐潁曹沂五路兵備之向不統一者因撫營之端并得重臣攝之略如鄖陽故事使百年窟穴一朝掃之總歸一之權以奠磐石之固腹心永永有賴明公雄略實不能無望此食片之懷不敢不聞於公舊在山中拙述一部附上請教

奉南坦劉先生

汝楠自投跡衡陽與南嶽交相為戀不覺倏四五年翔鴈不留之地坐缺通候於先生長者唯僕輩往還輒傳言老親年來春秋社會未嘗不為我翁一出傾倒而翁神止獨冠一座或久佇高峰或密探幽徑鶴立龍行盡日不倦汝楠輒歎我翁仁壽固神明所相然鼎火之力不可誣者老君之算後代不聞正坐不能嬰兒故爾夢覺一編翁之胚胎神聖長養嬰兒久矣長康何待言也又記月夕奉謁承翁握手扁舟戲為鹵簿之說以發循吏之端曩時朱延平顧台州俱

八卷六

六

六

努力循良一雪詞人孟浪之謫今汝楠兩試吏唯有貧堪不媿翁至於循良萬分一未有補塞非翁門下之罪人也而翁誤聞愛我者之過寄鹿門來書極見嘉許觀者訝之汝楠答曰贏者之不什以不負耳盲者之不亂以不變黑白耳至於擔當明哲任重審微運之掌股之間察之瞬息之際而化溢疆土豈贏者盲者事哉失笑而別亦敢以聞於翁為請質之地湘竹出之相以東西此圖經所載我翁徵之以製洞簫雲管汝楠目注意得之而此君頗秘度無可稱意者遂至方命王夢澤遺編每登鶴樓醉鸚鵡輒誦其

詩對有神仙之姿而亦類禰生之遇翁徵之今日獻  
之夢澤雖生不遇時得翁品題其詩亦可無憾身後  
更以湘簾一牀倚詩讀獻唯翁笑而存之滿吏且觀  
且省禮宜早見長者但歲殘期逼不及承承春深畫  
永桃花醞穠自北旅歸詣長者捧卮為壽兼請多罪  
亦唯翁諒之

奉閔侍郎

在都承寵厚廿載年情骨肉道誼喻此南之耿耿在  
抱西川之遷屢辱我公教慰捧持嘉命歸誦於老親  
之前深懷感載而老親亦以未入蜀猶為郡職無以  
列喻上書况有赴京揭籍之條非在任似不可請以  
此徘徊未定終以兒女子態未能出門也恭聞我公  
推讓端揆稍進禮秩然寅清懿德簡在帝衷固有不  
階天卿而卽拜公孤者敢翅足以候赴蜀文憑近奉  
使翰寄到是日偶他出不獲對似發緘及歸啓函心  
荷無已唯初示汝楠赴蜀茲始當有贈言今尚未惠  
不能無望自古詞林應制雅什之外宜寄於關塞江  
山猿鳥卉木於蜀為多少陵詩聖其最悲壯者率在  
錦江玉壘之間斯可概見我公當代鉅儒於蜀塞獨  
無意乎而汝楠不敏亦借以託之無窮真不啻如渴

錢也第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冬月有所陳請伏  
公轉言不敢不以預告

與王方湖公

義意銓衡出職方氏司浙憲幾於愛其末而忘其本  
由今言之微公吾浙不支矣此銓衡所以善用職方  
也新易督府銳意平海封侯殉國二事灑灑笑談間  
令人人各有生氣雖然必勝之志萬全之謀並行不  
悖妖奴狡桀乘更新之間知公固凜凜乎其時也第  
兵機所動揮斥風雷震盪海島皆真氣所運昨竊睹  
公似有勞色小子芹心願公加意護持金玉之身運

東鑑

不棄

圭

真氣於兵機間是千里遙禱之私使人自玉山道中  
言旋謹謝送之出疆之厚迴瞻紅旆此心惘然  
恭承憲節移鎮浙西蓬室繫瞻使天逾近願言永依  
實至情也其奈別去何陳情未允時事難言勢必出  
疆以圖再上重整征衣且解菜服取媿困寂徒戀白  
雲乃承我公眷念西行手書寵別多儀之貺情禮綢  
繆慙感私懷豈可以言喻哉敬訊來使海事暫息我  
公以本兵老郎仗鉞海裔二三妖孽知不足平也客  
兵不可久恃賊退或為進圖我公鏡機如神又何待  
贊及貴省再安近亦多事會川甫戢支羅稍弭而叙

流之橫江頂復報警方事兵戈公何以教之謹附使  
謝并述區區

汝楠三歲疚懷跼伏草野雖側聞明公屢發征南綏  
我東土輪困忭私未遑展賀以守拘攣之制故也比  
惟東甌寇擾奪我太師陟寄閩闡衰衣所嚮斧鉞從  
天指麾將士不日而閩中大定此我明公彼已機宜  
素所洞曉故千里折衝如此其速也國家蒼生不勝  
幸甚汝楠終禮之候適我公戒車之辰無緣追攀伸  
衷祖道念公夙昔倍切依依竊聞傳言公之入閩不  
但兵威振揚一切徵費汰而蠲之故寇畏若神民戴  
如父真東南福星也但竊觀往籍載譽時機新法有  
不可盡能而未然有在所必計者亦願以聞于明公  
也幸惟念之

奉雷侍郎

展慶址來極蒙厚寵惟昔釋褐雖同袍三百可吐肺  
腸相證底裏能復幾人而在苒流年同年零落惟公  
盛望荐陟台鉉登碩果於剝落之秋世道所係如何  
不喜今茲別去能不增情奉辭辱教甚荷期勉至情  
但某驢影孤征不堪倚門見待疏草陳情實由迫切  
我公雖爲世道相期亦獨不念世教攸繫乎惟公念

之借重一言於當路菽園茗水之間晨夕羹牆惟有  
以知心報公爾

奉漕運侍郎澹泉鄭公二首

惟自己酉歲殘侍公司僕後堂猷領珍教不奉牋記  
缺焉數年我公當代鉅儒同鄉父執傾沂之私寧不  
夙夜而蒸湘巴蜀宦蹤渺然無緣奉達空切取耿每  
與司長路君同懷馳戀自謂捧章來往必得展拜旌  
榮之下兼白路君之情詎意道入淮陰聞公靜對藥  
鑪方調火候未能伸謁乃承過施誠倒置之禮逾涯  
之厚彌增悚久稍候門牆恭問門者海事漸平淮北  
集

安戢知雖抱微疴雅懷自適我公夙昔十年龍臥海  
內翕然具仰經緯典章之笥茲鎮江涯嶷然兩京倚  
以爲重垂厓定西州之叛鄭公極青杜之荒大寄兼  
之而隱然重防海賊不敢窺淮者皆惟公嘉賴耳第  
海內多事而南北事病脉正在可憂某竊考古之建  
都不聞全倚遠賦今之燕薊舉國寄命江南太上所  
忌示人利器而幼賊之奸乘其咽喉國珍士誠之故  
智若又將棄爲餘食而不用者此其意真可惡也蘇  
松而南城杜所在江淮而北延蔓難圖兇殘之跡今  
歲已甚來春復如之何民命國脉壽康惟公其思一

侍領緒談而未得稍結寧可遽解也某茲還以老親  
垂白業已上書闕下爲救食澗飲之圖然奉親之地  
亦岌岌未安奈何奈何極知時事倥傯而公胸中數  
萬甲兵自己勒定喋喋瀾公素恃年愛且欲蒙公餘  
庇等於太平之民以奉親於南山一隅之安耳惠使  
督夫出境謹此裁致謝私并申懇悃用代面謁負荷  
世道之身幸金護而主持之

伏惟伯甫鈞衡夙望正席文昌世道士風倚賴增重  
喁喁縉紳靡不傾企况年家小子尤切瞻依此來入  
都承我伯甫曲念通家骨肉之厚與進其所可教哀  
哀

八卷九

五

憐其所未閱獎引愛惜無所不至益念先君平生結  
契口囑師承今蒙愛過深幽明同情且欣且感瀕行  
諸辭辱公開示次日謬進必荷嘘揚佩切衷腸非可  
言喻此行雖違別几丈東山瞻斗實近光芒向懇先  
君一銘乃先君所藉以不朽不肖孤所以少違不孝  
者在此東泉日切跼望願伯甫念之寵別密言尤望  
留意小姪年來循省未嗣無能荏苒歲逾四望五  
每自分伯玉知非庶幾努力求無玷於周行終軍請  
纓志怯年華平生已矣敢復喋喋異垂中聽

奉梅林胡先生 十七首

汝楠於仲春之月發都卽日西嚮想望光塵涿鹿稍  
次得報量移皆荷臺下陶鑄之力遂改嚮南歸場屋  
迄事之別因成遠違不勝馳戀先此冬春之間偶逢  
楚使承臺下謬愛迂愚條論辭使誤爲能文汝楠且  
感盛德且愧虛名端揆論材授官竟以協堂開秩使  
可藏拙乃知過獎之於量材均爲平生知己而大賢  
寵異方得爲今日之地其何敢忘臺下不以曩所薦  
論未盡施行四月十一日奉閣新報又蒙存揚有司  
仍以不才首冠列郡臺下進賢與善如石不移汝楠  
何足齒論而臺下盛德巖平堅立可仰見已臺下之  
意

八卷九

五

心諒哉古人之心而汝楠雖極無似豈忍見知於臺  
下而不以古人之心爲心迺泐忍以希世也自今唯  
有益淬初志以報知己而已仰惟臺下北陲宣力南  
紀澄清茲當還朝非入贊樞機則出開閭幄方今事  
機察脉按形急標重本起死還元之續非臺下其誰  
任之願臺下益自慈宣以慰注望  
自孟夏奉啓起居因桐鄉之警日夕畏寇兼以多難  
殃及稚子遂缺修記辱顧軫念一菴鹿門二公傳述  
尊意殊切惓惓感刻慙負兩情交并恭念開府之後  
卽楊大兵連月兵機過勞算慮第下車授職禽縱自

由我公神於兵策，曩能測識浙直之氓，從今庶得延生契。睿譽而昌鴻業，元功屬公又何待贊也。不肖哀迷中，因寇思亟於化者，歸藏奔鷺山墟，披莽宿靈，不能一出門戶，且不敢易祥服以謁轅門。極知我公淳亮，但馳思繫衷有言之難盡者，敬因舍弟千戶懋恩，赴伏，冀安稍布縷私。

汝楠陳情待報家食多時，亟承我公軫念，門下故舊存臨，淑貺汝楠感激慙負，兩情相併，伏惟我公按關暨楚，一宣塞上之威，再殿天子之國，勲庸上達，不日且陟屺丞，迺以望最重辱按浙，值島夷縱橫窮殫賊。

東壘

入卷光

美

態公攬轡初心，曾未稍愜若上攀承，焦思見之顏色，忝門下士，徒增太息，媿無一辭之贊，而新例方嚴，不肖留桑梓之域，去公滋遠，情結矣宣，出疆之日，東望台鴈，遙啓旌門，不勝哽悵。第聞醜夷雖未殄除，式畫已有次第，精兵就調，截征可期，且公精神猷略，弼佐戡亂，已應玄符海上，知不足平也。貞憲之暇，颺教在茲，斯文攸屬，吾浙何幸，所委製文，竟以避寇嘗藥二端，未遑構結，整裝西嚮，與友人鹿門茅子繼緒，難別仍托知心，告以所負，茅子慨然曰：吾當為君起草，草成令人追至宣州，屬訂定焉。願公存之，又念茅子公。

同年最厚，其志行不俟汝楠代贅，即今四十解組，福在福右，而讒起成功，在茅子已矣。公寧不為世道惜一才人乎？是所不敢知也。

伏惟雲霄直指，節鉞所臨，原野昭甦，河山搖動，顧汝楠何人，承公賜存之外，復枉品題，所題額謹肅使拜領。懸之新居，庶使密依星斗，常仰太華後人永瞻，以為光寵。汝楠切念平生得逢知已，竟令小子有造實錄，大造無涯，凡此寵私，總深感激，比幸海波稍息，我樂漸揚，公得以次第巡行商榷，文事惟願崇愛以迎殊休。汝楠自分種菽一丘，棲遲中歲，乃者部移促往。

東壘

入卷光

美

老親亦督西征，登車之志與拜表之情，並馳胷中，為哺感深，鵲濡自媿。此月中旬行矣，惟公有以教之。汝楠每惟客歲殘夏孟秋兩月間，伏承我公坐之記室，聽肝膈之論，我公力按蓄縮，植漢赤幟，致中與未有之捷，廟堂寵嘉，遂握兵符，甚盛事也。而統兵以後，門下之士，往往藉於日者，龜筮或謂孟冬以前稍稍未利，過此以往，樹勳無前。我公亦自惟及此，與念不已，既而川沙九月之挫，略與數符，天台諸暨三冬之捷，浙聲大震，非公忠略蓋世，曩能累報大捷如是，又令踴躍無任，奈自入洪都之後，瓦氏歸兵，涉境粵中。



募士登程因委守疆湖西督令無擾千里素無兵革之地亦開戎幕其間日料理諸酋卒餉事歲除思親因辭按部得稍侍醫藥而老親奄棄罪禍之延哀號痛裂兩匝月以來如割如夢玉山道中忽遇談數者道軍門進止甚詳而感激異遇尤切浣私至不可喻恭諭節鉞自東按西幸西部稍寧皆餘威所燁不肖如汝楠得還老親旅櫬永藏家山荷公庇庥心骨銘感當何如耶伏惟明公聲施南北倚重比者河溢西陲京東報警公南北一身也願金玉護持以慰輿望且致門下悽悽之私

東鑑

入卷九

天

頃奉書過蒙惠閱符下縣中將授一廛爲市井民庶不墜先君之業已荷如天之覆學師左臨將公榮命賜奠先君寵以華文光及泉室加之賻贈資立塋域不肖肅承感荷涕泣私心種種謝不可言恭訊起居重超部貳總蒞戎政不但造福兩浙而蘇松之脆弱閩甌之窩引咸有倚戴而振盪之士民舉手相慶當復何如第聞定海之外比勤公深思夷奴効順情偽未測殺機未可輕發將星亦合慎移汝楠忝門下士卽日馳切且詢太一家具言兩數利於相守久則彼當自効或自有青暫時洵洵無患此與我公經略默

符不敏不具以奉告

不肖屏居山畔恭聞宣揚廟略清海壖竟剪兇魁先拊疑貳申甫方邵共成中興復古之勲以今準之不足多者不肖久塵門下特受鴻恩雖在疚中不勝踴躍欣慰之外又念徐賊雖就梟擒向之假號島外神仙者終係元渠乘勝之師定應善藏神妙究此膚功大快朝野鉅猷允斷揆所自成千古勝計良無二軌不肖何以竭駑鈍繼頌聲附名銅柱之末也方展轉間與教學一生稽於太一究此不遠矣願令往來軍帳何如

東鑑

入卷九

天

頃奉牒率爾發緘乃悔不啻漏萬我公鑒納如流兼訊及苦廬所苦溫言俯慰誼均休戚甚荷盛德奏凱論功之際徵及陽明全書仰惟義問殊勳此舉真無前之盛較之平藩克寨事勢倍難第成功難居陽明夫子平生之志與道周旋其事尚垂殷鑒此正宜獻芹心於知己之時也渤治盜小功深德王生一言歸之天子大臣之力竟以保全勲名况公平海之績上自廟堂中及同事下比士伍誦誦手疏副其所懷者又何但最爾渤海不肖竊比王生烏能已於贊公也至道川焉酌用不盈太上之說通於兵家易不云乎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戰後一得敗以望公惟公念之所薦其入木訥數實絕精試取其太一甲子一週氣定之書觀之雖陰晴燥火於數不爽主客大算萬無缺遺不日明堂論思尤足以坐籌四裔而決勝算於萬里之外者公自鏡照又何待言西馳甫捷東征不遑哀我人斯頌公靡喻伏唯留神保愛

春首恭承附李良民寄書捧誦感嘆公為吾東南經營勞勩數閱歲年得擒梟雄訖之掌股然猶不無彼此牽掣內外矛盾山之役復勤東征然以公哀我生民之心知何憚勤勞也汝楠自終禮以來靡日不

東華

入卷九

三

馳神麾下薰蒸承緣聞窮寇未殲溫台震盪蓬萊道中竊計騷然腹背用兵塗路為阻且夷猶山隈以俟掃定嗣聞溫台之賊東遁已盡壽星符獻天眷彌隆汝楠發家之日即舉手遙賀此我公得張弛縱橫無不如意之日也殊為雀躍欣喜武林淹留遂經旬日試詢海洋事狀紛紛不一愈欲一見躬承指示意者此奴已在目中而收圍曠日持久勢窮堅壁反處靜中拙速既乖巧遑何計撓以動之巧以中之知公定有神算刻期凱旋至於退自溫台者陸梁閭境恐如鳥獸來去倏忽尤不可以不備也書生之憂亦欲以

此面白於公柰抵蓬萊身熱頭痛回首內顧祠事之期度在此月之末與龍溪兄熟議先肅牋記申候臺下動靜俟祠事分明即當請前先賀戰捷次一一啓別來之忱及公素受殊知茲眉滿服出而或震或蹈事固由人自揆或出或處尚未有攸淑尤所夙夜思請教於門下者敢因牋素先發其端

歲前恭聞旋師自越年來禍本玩之掌股之上非如裴公處豈能服其心范老風望能寒其膽及成否之數置之度外疇能及此欽嘆無已山中苦塊與深林猿鳥以送流年倏忽兩週彌增悽感緣是未獲賀公

東華

入卷九

三

殊勳并獻歲之吉北斗光芒徒炯炯心目間爾季春以後一理祥事當即赴轅門謝向來千萬罪過季生良民書來述公垂念鏤刻何如謹勒狀附渠致候日來附敝縣奉記昂首卿雲心飛五色多處不勝耿耿切時西鄙甫戢東鄙傳檄恭想明威照臨不足底定又念西事起自嬉戲卒致蹇斬入告善詞庶幾不震不愆惟我公修文動天素所擅者因此已肅一臧竟復中止今聊及之以見區區之愚云爾

伏惟我公盪平東海再造江南自有位以至父老無不願公因誕辰詣臺稽首以致觀頌聞公乃欲閉門



而却之不肖固知其不可却也唯不肖忝門下士獨  
不一至向不敢言今當布之於公於禮守制出謁鉅  
人墨衰則非情持服則非禮惟大賢包容稍越百十  
日餘將修禮服詣公請罪矣敝縣胡君徵文獻公閣  
筆廢硯之餘勉為知已綴備且將陳於著作之林何  
異以葦簫間朱絃用土鼓和黃鍾也自媿自媿湖中  
妖寇仰仗威靈不日大定第其中隱禍恐未盡銷揆  
厥禍端散兵太驟太都散調集易散土著難自用兵  
來向之雄埋里巷可以為姦者無不籍之為兵希冀  
甚厚一旦歸農其安心乎願下有司多方弭之胡君

東鑑

本卷九

書

為令鳳之師師冰之皎皎不媿高科不負師門是併  
可賀公者敢公言及之附吏肅狀誠尚圖別布  
伏惟紅旆東嚮兩師先驅樽俎臨衝得侍譙笑前史  
推雅度於謝公知其不能獨擅也既歸遂舍心飛舟  
山彼釜中之遊何足以久勤大師豈曩時所云真有  
以負公耶戎虜易逐已意難除老生常談要亦竟驗  
第惟公震驚而鼓舞之想當收功於目前也公出師  
動勦方媿靡可為贊顧承繹儀來貺殷勤駕情禮  
過矣豈所敢當汝楠自揆迂踈年來嚮仰廬居久任  
木石初意從此遂上長往誤辱知盼盛意卷恐負

門牆歲暮聊欲一往以觀機會凡百欲言統候凱旋  
詣臺宣悉茲勒劄子附郵控謝

竊聞本朝故事自杜史進中丞不為希有以按部陟  
撫臺則惟公一人而已真異遇哉兩省數百萬生民  
之命保護在公大任亦為投難第自來稱邊將之功  
難於廟堂邊圉聯為一心今君相傾心視師重臣合  
契此立勛邊陲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加以蒞臺之  
日旄倪舉手加額縉紳歡頌在途從此究竟成事如  
峻坂之走神丸爾汝楠以門牆諸生何幸連旬得從  
游其間預折衝之譙而聆登壇之誓乎頗聞賊奴狡  
黠數乘開府之後必抵一隙浙西兩部水軍更願注  
委須及孟冬以前愈集驍銳以待之橫海截其外水  
兵禦其內殊勲可計日而建矣讀威寧傳塞上之捷  
三百有奇王江涇寨斬五倍其數封建有餘功矣在  
公慎之如其始爾近報以文場事顯責新按院恐請  
敘之意未必同前舟中強搆聊成一首重公命也一  
歲之間畏寇戀親文情頓減然不敢掩醜正欲公憐  
我蕪陋而鞭辟之庶不終墮棄也臺中奏議日望賜  
來汝楠此行或當守部湖西與其域中賢哲共訂此  
集必可永傳也道入玉山江浙異壤迴望高牙曷勝

東鑑

本卷五

書

繫懷

兩奉手劄承盪平有期比聞移鎮舜江此凱旋之端也淮蔡平而裴公入相得非其時哉令驩慰至不可喻汝楠忝門下士辱公陶甄已荷高厚乃念行色罷贈周旋督護北上鏤刻五內啓處無地將何以報惟有心知爾世事不可人意徃往於不意有之敝邑胡今夜來已聞迺父之計不但區區遂一知己敝邑實失循良靡所復恃且為知已軫惜痛傷此懷諒我公同之以胡君鸞鳳異姿暫戢苞彩奮翼赤霄終當為門牆增色此行委代之人獲送之使凡可加意者願

東臺

大卷九

書

記室念之汝楠已自乞公分符而仍為胡令轉達真瀆無厭然必固以請者所謂情之所鍾爾不日完荒

隴事更裁進止

自辭公轅門解維而北也日望新綸嘉舟山之捷歸公袞繡而用作鹽梅漸近長安未副所望豈殊恩將下復有停待耶竊計四陲多事國家安危寄之虞坡楊公暨公二老即成周周召分陝保邦秉麾西北者未許還朝則東南防春廟堂獨無意乎廣陵淮陰齊西俱故人位蒞端臺相見問訊訝公兵機若神巧東夏汝楠媿不知兵惟以臆對天降此禍然亦驚上

戡亂鉅公其英雄威武可以鞭撻三國才賢惟隆準

一時人物庶幾近之諸老咸以為然即道路輿情窺測巖廟其鑒公誠忱而想公風采可以默會復何慮封拜之遲也四郊倚仗二老翻觀平定至於中原腹心殍死相望兩澤枯竭桴鼓震動齊汴鳳泗俱有隱憂汝楠書生故態不覺深長太息誰當似公大疏手筆奏治安於闕下耶惠編熟誦幾於絕草蘇長公敘古來文章惟賈誼陸贄為用世之文我公此編豈不并包陸賈默符長公蓬牕藉此開啓其弘遵嚴謂且求公於章疏之外必未睹其盛而遙為之詞也謹陳

東臺

大卷九

書

縷縷謝私容至都下嗣圖宣悉

在都下曾兩附郭少岡略布悰欵乘訊諸孽茲浙直蕩定第聞中可慮地連溫台不能厯公經畫耳然頗聞彼中之情皆起肘腋須撫輯與梟剿並行不然八閩之內譬諸書蠹為蟲不待外侵不諗事體然否出都登舟繹公奏牘真黼黻中天之手惜哉兵權難謝辛苦海邦然熟窺元台以下緒言揣摩上意東南未盡無事則倚毗安攘之心有加未已公其何以處焉願與荆川公共圖之

答馬鍾陽公 四首

汝楠從仕版中求海內鉅公而師法焉因望下風而  
傾屬者蓋十餘歲始得瞻公山立手容於章江之上  
猝猝告別既見君子心猶未寫至今如負迺者乞身  
兩疏報寢代置叅佐得侍公藩垣將朝夕聆名理至  
教豈非假之良緣哉何幸如之正自幸聞而辱翰遠  
臨誦味高情若投分之素厚者汝楠省循本無矜節  
向寄遐蹤莫知何自承公殊知也抑又何幸尊論督  
赴西藩區區乞侍之念正欲努力一至聊效驅馳為  
陳情地緣照文未到殘夏仲秋兩月涓辰尚未可期  
緬惟分陝旬宣異日棠陰今之栽培可識矣師法所

集

卷九

五

在心馳台席楮不能宣謹先布謝

不肖臥苦痛定之日每惟洪都投跡幸侍大賢半載  
論心乃得平生未有吉州趨省將以兼程晤公度展  
臨岐戀別之惻不意問殷違心別殊草草至今悔之  
罪稔禍積先君竟棄不肖歸櫬之後敝廬一火焚先  
君之籍以罰不守延及稚子相繼天亡病骨支離寇  
情驚惕自分必死猶幸尚延未緣修一牋記并續客  
歲贈言蓋坐比也干戈不測勉襄壙事在於仲冬正  
圖小祥以後努力修問手書存信忽自西來惟故舊  
之不遺賜溫言以相慰已深鏤刻豐儀垂莫感泣何

言痛惟先君每談自會公劍浦心醉冲融今在九京  
荷公文情又當何如也閑戶稀聞外事誦札乃知久  
踐端臺江右一方公旬宣有年茲特臥鎮抑借此以  
階台鉉何足久勤公也詢及海事徐賊梟擒東南快  
但上書願效之人期而不至別島窺利之念或未盡  
忘須觀來春動靜方堪暢譙太平又百姓膏脂已竭  
而軍事揮金如沙更煩杞人之憂爾特在愛厚敢發  
此言徵及鄙籍請教實至願也忝刻本盡火未緣即  
上容以錄本乘便嗣呈謹勒此布企仰感激之私  
元坐行署恭愍載馳欲申贈言之誼汝楠蓋營藉古

集

卷九

五

藉并國初建制以姬呂勳勞位比阿衡方分陝東西  
畢公亦自內保釐東土國初用六卿出署方伯茲其  
遺意歟國風所載衛鄭賢君入為天子三公則今之  
以方伯晉陟台輔亦於成周有之二法將安取衷哉  
蓋創國之治以一人之政風天下故分陝保釐出自  
左右中興之治以天下之政佐朝廷故承流宣化取  
自藩垣使聖帝明王更世而宰創國中興之治未始  
不同揆者故由來徵拜之老即當時保釐之臣今之  
敏於承宣而練於經制藩垣如公幾人哉正入而輔  
中興之時也將構此成文以贈公行且請教於公連

日文書倥偬奉庭幃而翻違別情事亦惡遂苦構不能成篇容以異日補上先呈其大都若此惟公何以誨迪

歲前敬緘鱗幅奉託使聊啓起居至於偃伏山中抱疚痛定乃勤明公以故人之私千里重貺弔哀之錄餘及鄙伎此直與古道論交憐才博採者同揆感刻之私惡能布其萬一也歲月易得禮制屆祥緬惟我公撫循江右又已浹歲年時豐和黠黠絕跡西人袞衣之戀當復何如惟念嚴廟倚望不能久留爾漫吞來詢直云敝省不無隱憂何意烏夷之患遂遍貴省

自學

不卷九

東

東南閩浙江右聯為一肢滋蔓之勢知不能不軫明公之慮敝省促促不啻櫛比東南力竭奈北事孔嚴何哉公將入而弘化必有至計惜無緣得承請也冀事閱覽省中所梓陰陽書頗有領處化者歸土令人感恩謹勒牋附

奉曾前溪侍郎

前年兩經魯道獲奉台顏光譔德言敬承佩服別云嚮慕殊不可言每惟我公弭節濟上耀旌徐方躬肸肱蒙雨露當百勞以復漕道繼忠宣公以後未有之功其績業豈在環甲冑靖邊海之亞哉朝廷晉公卿

貳尚寄留曹士林鞅鞅抑又惟公自在留垣素閑靜重處功之日冲用不盈此所以繫表儀而階柱石也前歲冬暮自吉趨省聞公節越取便洪州不肖方引領庶幾得遂攀晤無何罹難抱戚東還濶別耿耿之懷至今不能以自狀也山廬媿處數憶故交屹然定力為國倚毗非公疇當惟遙仰斗樞願諧私祝而已忍死伏跡之人本不當以姓名通臺省者第如公風誼素心所欽情難遽已且恐旦夕趨駕入踐鈞衡則機近之地又豈容通燕雀之私敢因留曹貴屬周王事瑣往來之便謹勒短牋遂布候悃

自學

不卷九

堯

奉馮午山中丞

伏念汝楠比以外臣捧箋北上公謁都臺深惟階下等威有截顧承公秉謙垂厚加以殊儀尊俎殷勤繼之卜夜汝楠實寒劣非所宜蒙但泰亨之世大人在位必有包荒不遐遺之盛以彙進海內英賢故不擇涓微亦辱收采在公自盛德也而汝楠感悚真難喻言歲前閱報我公以樞府具瞻宗師先覺穆清注念特進新銜為諸道表式海內拭目仰翼大猷汝楠為世道來章之慶與門庭燕雀之私驩喜又復何如也向以避寇山隈未緣啓賀祗切繫懷比因未允陳情

勉赴西蜀道經我公梓里得備諭新歲興若浣慰無任及會廣濟揚尹又聞仙眷赴都忽憶面語屬訪戎州之藥以公仁人善後固當勿藥自來第區區已驗之方食芹而美不敢不以獻仁人也謹勒小狀奉申問候

與周石厓中丞

承開府以後揚鑠化權鼓舞豪傑東吳將士頓生氣機弟每欲率舟抵閭一觀大中丞注措兩疏不允老親督行遂於前月西嚮徒切悄勒車雖指蜀念吳中方嬰多事征途每遇調征將卒見其驍武爲之解顏

鳳臺

八卷光

中

沈何俱名將也粵將機而蜀將健俱可用者弟沈每畫自污之策以求保已成之功常太息靜翁督府不能因善駕馭之在公必有妙畧使彼由公穀中北村則蜀中法官幾寘之太辟矣今脫死復官正報効之秋也昨聞渠渡池已五日從大江抵蘇喜甚弟移官迴車適逢公使逆之宣州弟敢以便宜輒使還報慰公夙夜之憂海事本切身之痛且辱公平生之愛令使還還且以書上無他戚之惟公垂諒焉

奉郭淺齋侍郎

汝楠伏惟甲辰乙巳之歲撰書生刀尺得事我公於

勅法之堂承公謬知章句微能曲諒迂踈偏性棄其尺朽錄其寸長秩滿之日賜考上上以後汝楠得站外藩歷沅楚西蜀封疆我公大鈞所造誠不敢不知所自也蜀中乞還侍養乃得量移分部湖西實公大賢名卿桑梓之域方瞻函丈思握衣趨舊日門牆而請益焉公之念舊過優賜之手書副以多貺詞儀溫腴誦領感悚至不可勝恭訊令嗣得公近履雖世路抵巇淪公命世偉材於泉壑林藪之間而公葆和十年上窺鴻秘從今遐齡無期乃其餘事外物軒輊有不足云者且鳳毛翩翩足繩公武天之厚公固在斯

鳳臺

八卷光

聖

答張百川侍郎

伏拜緘縢之賜手書溫渥儀幣縉綢肅使敬承情文甚寵更念特達之知吹噓之論雖明公優遇以國士而省循實未免乎儔人徒有心嚮庶以銘感爾叙夷之叛有司久失拊循從而激之非公文緩武勦烏能盪定若此第窺公建昌之捷辭而不居橫江之勛讓

而不獲夫道冲焉用而不盈非但善兵蓋以適道也  
用斯道也端委廟堂翼贊垂拱高而不危尊而彌光  
行見之矣不勝仰服賢郎日親庭訓夢想雅懿金玉  
其相願一接談相摩性命之學是聞於賢郎聞於明  
公者也蒙公垂厚誼切通家敢輒及之

致簡一溪侍郎

伏謁登龍用紆北斗以南之素仰承公寵之駢筵久  
領清教不翅聞所未聞公之德宇澄凝精光炯若所  
觀感於公深矣海內人物不在巖廟則在山林而偉  
傑遊世非仕為英雄則隱為仙聖令人惻惻亦復爽

真知堂

六卷九

聖

然奉別西上金川回戀無既謹此布候并謝

答黃葵峰翁

汝楠比年守衡於粵伊邇備臬西蜀乃我公敷歷之  
區飭聞鎮世砥柱濟時舟航才節歸然繫上下之望  
非特得之雉城憩樹臬府飛霜吾浙之人詠思而已  
伏念上疏未允遂事西征必將撰刀尺以從大人君  
子之後詎意中道量移遂阻攀侍迴車之日睇白雲  
而夢瑤樹未始不嗟慨交集也敝司吏來承我公手  
書珍惠亦眷念及此今何可當唯有感戴量移後家  
山稍停更理前疏已搆綠菽之圃將終焉已海寇愈

熾彌山塞谷我公舊日所樹幾為前伐十之二三老  
親度無寧居遂為就養之圖孟秋下旬已離浙趨江  
藩矣世事如此霄旻靡遑我公負世倚望寧得久留  
西川又烏能不從廟堂一拯舊遊之地耶敢為東南  
預祈速還衰繡

與張巡撫臨溪

汝楠以待次入都竊睹公卿間述公輿望至不可數  
無何以中州寄公袖斧鉞而乘熊車自儕輩仰觀可  
謂望而震焉已然公卿猶以為未厭於心必速躋公  
九列乃為愉快公之積望至此乎於上下深矣方今

真知堂

六卷九

聖

自左轡陟中丞惟南征北伐為難真所謂將有別材  
非關政事至如得中州而拊循之殆公之熟路輕車  
也藩封之制祿河道之隄防歸德之餘孽磁州之防  
秋固勤壁畫視南北事不相徑廷哉欣賀欣賀汝楠  
補秩謬進魯臬於汴中最為近疆方賴公庇存以淑  
不肖謹因杞縣縣丞徐繼先赴任之便勒牋申候兼  
致下私

自知堂集卷之十九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書簡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東尹給事介石

楚之鄉先生出處與世道相關方今之時唯兄一人而已嘉魚令君道兄身處蓬蒿之廬足不及公家之室威鳳玄豹愈深愈遠使人徒想像而不可攀即此兄之盛德所以迥絕一時也過嘉魚仰止之心不容默默高居隔遠無由宣寄謹裁楮託致卷卷之私憶昔同官行人接殷勤杯酒之歡將隔廿載矣言之如

自知堂

卷二十

一

昨日事其間歲年兄或顯或隱多所樹立如弟乃栖栖兩郡尚未拂衣真無足數惟嚮往一念不敢稍懈可告君子爾令君又道兄駐容難老竊爲世道甚慰兄雖無求於世世能已於求兄哉惟兄寵慈以答世望

東錢給事中海石

楠自入仕海內道誼深交如兄能幾別來蹤跡異居問訊亦寡見朋輩自海上來則云兄遂於典故讀泉翁先生寄樂經後叙則又知兄精於禮樂雖不及聆兄警歆而即此可觀其深方今不西南北亦孔之艱

矣觀薦章數十上而不果用爲世道嘆亦爲兄幸楠嘗念世事轉移必須如醫家回生起死君味一定而

臣使從之苟爲不然止是稍稍支吾比歲賢才非不錄用及其就局如萬金良藥爲佐使而雜於諸藥氣味之中奏功難矣非人才之果不可用也兄厚養未試固所以全其能而用之大爾幸兄倍萬護持楠極寡陋兩補郡欲小小行之一隅亦多見齟齬與初志背馳蟬翼薄躬知非世器亦因秩滿將買舟洞庭浩笑雲水之間因得歸依老親兼訪兄於日出之處請教有日也令兄泮翁伯甫年家聯郡賴益良多且於

自知堂

卷二十

二

致張按察使浮峯先生

洪都叅承以後缺奉牋記顧辱垂憶兩奉手書年家道誼甚厚甚厚顧省何以蒙此翰諭自入粵來得訪江門遺跡賢哲所到取益無方敢爲吾道幸慰楠極不敏年來臥守衡陽亦江門夢游之地心醉遺編聊有領畧大都江門平生深契湖南無極老翁之指以無欲主靜爲要君子鄙夫之辯間不容髮真所謂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者即今嶺南一脉尚多銖視軒冕之徒君子之緒風可睹已以吾伯

丈積學盛養行歷遺墟豈不有感於一笑功名卑管  
晏之遺聲耶吾浙學自得明翁夫子可謂炯如日星  
然及門同志海內間有未信至目爲柔奭頽惰要亦  
功利氣習有一二逗漏處被人剝破爾取益嶺海掇  
此金針知吾伯丈不但自躋至域必有所以發明師  
訓興起漏習行自浙中以遍天下者又何幸何幸王  
子切磋如接明翁夫子風神龍種自別每見令人惕  
然興思近楠已滿歲行將陳情以依老親敢附使謝  
併報區區

答胡參政栢泉

東坡

入卷二十

三

汝楠自出守睢陽即不獲裁書承候然海內豪傑未  
嘗不見之葵墻比雲朔多事倍懷我公素閣韜鈴行  
展籌畫以刷我卿士大夫四郊之耻聞問在疚爲公  
家難增感亦爲國人材增感但熟閱世態豐之日中  
難慮蠱之先甲易新旣在旁觀且須靜以待局遵會  
努力未爲遲也此爲生民立命所不可一日忘者舍  
公誰致望哉公亦必忘之哉張貞峯携公詩文二帙  
過楚黃鶴夜靜篝燈讀殘文逼西漢詩闡盛唐而皆  
根本經術非區區章句可比然要之小子處江湖之  
遠以優游無事之懷拈起此事忽投夙好故有此評

若以論公抱負當出入文武吞吐勳業顧置之散閒  
之地以昌其緒餘之文亦甚可惜也已翰論願遊南  
嶽念菴言之少沮此興此不特念菴品評爾也凡登  
南嶽者乘輿而來興盡而返汝楠嘗欲爲南嶽訴其  
不然夫南嶽以一名山位鎮八省高插五峯俯視下  
界郡邑江河如芥如縷脉迤山麓雄突蜿蜒矯如游  
龍爲培塿爲丘垤者以千萬計日月出湏洞之間雲  
霧極變態之狀如不足爲勝而一草一石幽奇峭  
拔嘖嘖動途人稱嘆者顧賢於南嶽也哉南嶽之於  
高大光明也猶聖人之於道德也澹然而不可夸蕩  
然而不可名舉天下之名山自南嶽觀之則以爲一  
隅之巧何當與公共登祝融之巔攬南州之勝發狂  
吟舒長嘯賞吾輩之獨知而憐世人之未得耶汝楠  
秩滿矣且以親老乞辭郡矣如不可待唯畱其說以  
俟公他日之鑒南嶽山靈無言長峙而汝楠以此贊  
之山靈亦且笑我知聖人之汚所以然者亦借嶽爲  
言以致相勗爾公以爲何如千萬節哀自重

致林心泉

維夏捧章發若溪指震澤使君五馬如在目前矣三  
十里外望閭閻烽煙羽檄如飛吳江備警遂返棹遵



宣州坐失會晤今歸棹再經吳門亂離如夢沿塘之  
氓撥燬燼各理一塵泊城下問舊館人存亡館人驥  
喜中相存嗚咽具道市井如舊物色更新非使君有  
以覆燾而保護之能然哉某於泛觀若此亦爲增情  
況蘇湖唇齒焉能不動也極欲候使君公暇登堂參  
侍因得細談以積勞堅臥舟中憚一登岸且兩院皆  
舉主既見則不能以疾辭矣舍公而去默默含思湖  
流知之也重兵坐食松寇方張舉士將來土民日困  
公晨夕坐籌竟何長策仰賴餘庇及我湖民維梓與  
桑俱荷無恙不勝囑切當有以教之

東坡

入卷三

五

致楊升菴

業自束髮即知誦先生之書以爲舉業誦辛未魁卷  
狀元策以學古文詩詞誦題評檀弓詩集詩話樂府  
逸詩韻經以開聞見誦真記餘錄續錄談苑及先生  
諸集中有評近代白沙定山之學與禪學俗學之別  
并論希夷之學非陳非莊非禪非俗非華山非考亭  
其間黜平中藏先生之學精且深矣間居夢寐思睹  
先生丰神頃停旆金沙乃一逐隊相接而別空肆嚼  
於屠門何足以飽也某又迫於北上未緣繼請謹遣  
書代問并致年來下情拙稿二帙誤爲友梓行敢獻

塵覽倘得賜批評數言望外之幸也

與張明厓兵憲

自攬槍搆戾犯牛斗之墟未聞一捷能生士氣轂下  
群公視爲疥癬而東南實有關格之憂令人抱憤無  
訴間而公初自楚來營門乍開闢座未暖海門之捷  
至矣何其神也必有以也征苗肯綮久已備經正所  
謂十九年而發劍如新者快哉快哉廣陵詣謁承公  
邀歡盡日省愆過客瀆擾兵機然置酒臨江殘樽倚  
竹亦足覘公談笑折衝而環帳以外游揚雅度者不  
知若干人矣某藉此稍安悚及至感公盛情則有不  
容言者洵金來歲之數揚野禍輕公實捷首願竟戎  
功大張皇維澄清海甸區區萬一得請南山種菽餘  
疵小休公之大造東南而私於某也亦多矣抵真州  
謹勒此謝

與吳桂軒水部

湖山間氣之賢嗣文章鉅公之後企懷二十年矣得  
侍河上殊可爲憫方舟超送更荷垂情徐方舊洪水  
落岸高雲龍相向中流晏談信一段佳景也風恬流  
駛反增斯瀕分手之情雖然好事難留離別尋常耳  
吳山五林終堪結社君子惠而好我意肯携手晚節

同心乎孔道飛翔易逢尚當嗣音茲先附使牋謝

與沈少湖都憲

清源幸逢拊臨備警方建高牙六七年間寤歎懷勞得於侍間稍展極承公欵言密厚嚙私中藏何日忘之前邁數程不聞羽檄想今秋邊事已可無患而我公聲援鎖鑰遙助之功真不可少者過此暫還桑梓龍臥鳥溪需握銓筦吾鄉兒童父老快覩相公還居洛中情態可想第南來驛使傳言海情孔艱譬人咽喉豈容稍梗葵室關心緯非所計然存身避地古有明訓者優優未知所從種菽汲水何處可為奉親之計待公東歸求一一指教使人送過濟寧乃告馬疲謹遣還報用此牋謝

答靳兩城提學

待開趙村再枉良訊屬念何深極願繼領一二微言默消磊砢歸舟難留偏心殊厭臨驛嗷雜撥棹之速前啓畧陳會薛方山於清源時譚公謝跡濟陰昨未及諗扣如抱欠事公斯文山斗斯世幷蒙幸審思之僕茲請告實綠老親相為性命論及蒼然之色豈名實不入第一兆耶倘山中數年脩成杜機尚當有以報公茲去畱尚係他人誠如教亦未免中縈也附使

再白謝悰泰嶽東峙回望增情

與查近川公

客歲仲冬上疏人還承公勞勉手書珍重祇益內愧聖明方閱四郊多事天官太宰蒐選海內英賢以濟時艱陳列播遺種種人物靡不入公記錄將用之不匱而不敏如汝楠亦在公愛惜之中一去畱間垂情若此夫不敏且然況倍萬區區者此公之所以為真吏部而賢才之聚所以日蕃也第汝楠所為益愧者老親垂白以本無能為之才不敢許身之日而誤竊寵靈叨升藩貳酬恩報本終何所底乎祇恐大誼兩失終玷知已不敢不謝亦不敢不再乞矜憐以求伸其前志茲聊發端更有啓帖冀公竟賜曲全所以愛汝楠者非特增一命之榮而已

又

入慶叅承極蒙殊眷文筵吐露盡寫深衷非公雅素憐才肝膽相照何敢若此公於臨行繼繆相畱既察烏鳥私情仍為用世惜士此在我公弘寅亮於銓綜維風教於進止當有並行不悖者但某焚子遠遊久懷乞養近按印部益念迴車竊謂既發此心難以依違如有所待徒使初心未遂純美不完即謂用世二

節其自揆庸劣無補昌時幸報効日長得返菽園脩  
培根本仰酬知己豈曰忘之此情種種舍公誰告謹  
因賁素再以悵情奉瀆冲聽

致孔文谷方伯

我公校文兩浙時極承道誼之厚今人感鏤心骨自  
後蹤跡相違不勝翹仰已酉入都之日適公戒發之  
時恨不追攀遂使離別冉冉至今姚侍御自陝還吳  
得聞公風采甚慰兼閱錄文教益殊多比至蜀臬憲  
長路公亟道關中之會公且上書高尚威鳳冥鴻意  
何遠也第牽蹙一官未遂菽園養老之志方且圖之

集

入卷十

九

無緣侍公對談衷素此懷祗自耿耿

致高選部大鶴

每惟乙巳之歲都下承公論心之譙清教寵別耿耿  
不忘以後補守南嶽登祝融峯憩觀音崖過合契亭  
徘徊久之赤帝諸峯龍潭諸水在目山高水長宛乎  
若披先生之風而開襟承之也惜老僧化去無能識  
仙蹤來去之詳者然大都令人可以想像先生自嶽  
還高臥西州個中消息直超聖凡雖爲世道惜公盛  
年謝籍金閨第性分中固有不以彼易此者初入蜀  
境未緣即侍謹勒書奉候起居

致翰林任固陵先生

兩日奉對個中意味雖未及飽參而機言所在已令  
心契學教失真以養軀脩福爲盡太上空門之指以  
發解出身爲升孔氏之堂雖承久矣非如公天至  
識孰挽回道運哉汝楠極鄙陋但知拜服高賢悟真  
箋云不逢同志相規切時覺鑪中火候非既幸違公  
自當力制凡火使歸鼎鑪鑪中火候惟聖規切誨此  
畱謝并申區區所屬劉尹者惟不吝教講說爲諸生  
加災於木併獻克覆瓿之用止一部不及奉似山南  
岷二犬乞爲轉白

集

入卷十

十

與王文選夢鶴

僕誠東南之疎薄鄙人也憶十載以前渡揚子遵維  
揚因入天長見有令君不異古之武城單父變色稱  
嘆嗟服至今然公自天長陟鈞司曾不敢東刺以請  
繼見豈非疎薄鄙人哉公今又自司功遠東銓選僕  
私心自念仁賢如公真爲天下士得人第如公僕自  
外何哉蒞銓之旬日叙遷司臬乃首及累歲泊守之  
陳人令人省循而不得我公陶成之自雖然知有說  
矣僕無能而淹固其分爾其跡則君子廉而闡之庶  
天下之磊落抑塞者又可知也公之存蓄類此東選

彌歲海隅幽遐靡不登庸世事豈不重有賴耶海內  
今稱多故古有格言惟人無競定非虛語若區區虛  
薄斯何足數哉以是頌公謹函爲謝昨聞公將徵郵  
言用之履既已屬舊門生朱炳如代申區區矣不盡  
衷情伏乞垂原

答萬西原

汝楠每還山中飫聞令聞惟自乞侍念典百事懶廢  
至於懷賢結想固耿焉不忘者松雲掩閣晝雨劇談  
高倡先成鏗錫金石此樂無緣再得豈謂室遠實因  
愛已切於知年有不能暫出者耳仁侯折簡垂問首

集

卷十

士

及此情真照見肝膽也又惟我侯仁心雅節爲政精  
神震澤萬頃顧久畱未奉召命能不厪惻豈造命者  
因公之賢將使稔察東南之隱而徐展治安之籌耶  
來諭多事不意親罹自來理亂如環以皇極之學推  
之真有其來不可遏者彼賊慣勝我師數潰豈人力  
之故哉此奴毒殺狼籍凶氣所聚授首亦自有期起  
東山而潰秦渡瀘水而擒獲者天生斯人或已久矣  
獨師老賦繁干戈連結吾數郡生靈備經慘烈爾公  
今保入雉城努力支控時勢可爲至此已盡此後王  
張廟議事與會符區區當於草澤間瞻紫星光備外

史紀太平之自不無重有望也謹對使勒啓抒謝

又

湖中輿誦竊計徵用耳目數郡之內首屬君侯可以  
觀仁侯登崇之前望乎遠近若此第山中日來聞捷  
海事似挫勝機然軍旅猶疾也處軍旅之事難於  
垂成之侯即負疾疾之患加於稍愈之時非我東南  
循良拊循吾民亦何以培植瘡痍也我侯首徵不待  
問者而宸綸尚遲旬日正隣疆之福君子用世在朝  
在外靡不願畱想仁侯亦自樂撫吾民而未忍去也  
擬擊舟西嚮伏謁政堂且循松雲故事聞兵戈尚隔  
君境願言未能謹遣人脩侯兼謝專使之辱不盡之  
忱惟冀尊亮蜀中新寄小集敢呈大方更願有以教  
之

答張水南學士

畱京數承謙私得分席論文之末德誼之厚令人鏤  
入心肺玄真解勢浮蹤不定曠緬至今可勝嘆耶衡  
蜀驅馳繼以大故音素闊稀蓋有繇也江令錢君會  
有一日之雅託渠致牋有奉簡鄙詩想竟浮沉郭山  
人欲來飛墜瓊音拜讀如侍几席山人亟誦見念我  
公於不肖垂意深矣不肖益何可當訊公坵文瑋撰

比來篇秩彌富黃髮仙姿婆娑江海之上截彼碧山  
知不負公穹爵俯仰曾不得一徜徉山壑亦竟無片  
辭聞於世者視公何如也對山人旬日不覺心飛大  
江之陰大疏廩然海上生氣視師者仍免於以一薦  
涵公公平生濟世惓惓之懷遇世無悶之志並見之  
矣山人別去率爾刊酬兼承起居

答侯二谷

伏念南署綴行誼均休戚雲飛星散此別至今可勝  
歎惋曩在江西偶附令弟一書時方束書陪侍御南  
歷諸部別懷萬端殊不及抽一緒也嗣聞今郎名上

自和堂

本卷五

五

賢書輒嘆都下見時一雛鳳爾今翩翩赤霄之上矣  
擬馳爲賀無何遂罹大痛缺情太久嘻甚慢矣承兄  
悼念遠問備及比年動息第凡三上書不獲見允強  
親西行然在歷部間倏忽心悸遂棄公事歸省得侍  
湯藥旬日乃訣第沒非故墟摧痛骨立稚子之哭亦  
不德餘罰用是兩年之間哀病僅以不死然形容大  
非白下時兄大製所云神能內守者矣平生所積縹  
緲一旦付之烈焰此或山川之靈默以藏匪其人亟  
爲收之使從今爲沒字碑翻有受用不敢以此置胸  
臆也大名飭兵故事閒豫以臬翰目之今增廣順一

帶屹然爲赤縣藩籬知兄文事武備兼飭其間郎署  
學術已試端倪不日晉列九棘坐論疆圉籌畫瞭然  
所不待贊者未諭鴈湖之思一何謙也開別紙昭告  
先君幽明祇領之餘遂讀開府趨庭之句令人潸然  
即爲廢詩俟他日終誦祥琴既奏之後乃竟軒懸盛  
樂一部別有致請也終禮雖在旬日後然不孝多疚  
之人祇合永慕隴樹社猿未息屬望公等附使布謝  
臨書飛動

奉萬石梁方伯

自和堂

本卷五

十四

門下盛德盛我湖郡汝楠屬在髫年雖阻于親炙而  
得之風聲者實無既也越數歲我公復總憲敝省汝  
楠幸承大君子未光辱推家君舊誼曲垂優眷重以  
甄獎誼不敢忘別來每惟公凌雲直氣林世譴言檢  
鏡攸歸堪勵風節使公得秉樞機一竟澄清天下之  
志海內景光自當殊別不圖爲文法之臣競相鐫詆  
隆棟之材委而不用憮然爲駭至不可言說者謂公  
出處梗槩與東京節士同流而不免見阻古今一揆  
竊以廟堂之上自不可無剛稜東直之人一使忤訥  
屈身者知愧也任賢不終公議遂廢可嘆可嘆獨昔  
司馬子長有云自古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個

儻非常之人稱焉我公他履歷汝楠即不知祇治湖  
卓異之政灼灼在人心肺兒童猶塗歌而巷誦之此  
我公雖見繼其心自足暴於天下風乎來哲也汝楠  
得告竊祿南曹仰瞻咫尺而時時自施平叔氏得公  
動靜爲之少慰近王君邦玉至偶辱知許見訪湖上  
又譚公懷抱淮陽濱其饒樂事外物龍蜺曾不入  
懷汝楠又爽然自失矣因其還裁書叙心不覺多言

答王提學敬所

舉使至開緘披奉大君子手教向奉觀記語乃舉子  
陋業亦何足評教道之不遺於細微也如是及靈明

金谿

卷三

五

之云恐操弋金谿之室夫金谿之學千百載上下南  
方宗仰汝楠少時即沉酣其說今儒下之資亦發勇  
猛今所云者恐學金谿而試之者試下一袖珍單方  
耳靈明之指乍聞其弊而不善保任者每每以任性  
爲率性空疎架漏至不自知不知三千三百即發育  
流行之體莫非德性苟非至德至道不行豈任性云  
爾也時三綱九法幾於如綫而知學君子又或如此  
如公身荷世教之責者何以救之國手濟人更有良  
劑區區遊方之醫其何能濟也如何如何若夫頭胸  
之說真如古宿所謂不識一字之凡夫可使立躋聖

地金谿未發之妙吾陽明先生已說之盡矣傳習錄  
蘇刻衡湘先以一帙奉覽序語不工明師在前難置  
一喙唯公教之

又

拜捧翰教并別示講義每西商確宛然洙泗家法吾  
道幸其第久已滿秩牽羈未行自愧寡昧無深切著  
明之効嘗於秩滿日題郡衙之自知堂云三年典郡  
愧無功坐看平蕪楚雨中千里何人最相識虛堂言  
有自知公此可以觀不能自慊之驗矣吾丈柄文一  
方慎勿令滿秩之日虛作此歎耳歲暮方且起元吾

金谿

卷三

六

大力學即證此體與之同然否

與吳侍御疎山

曩備員歸德時郡事草創仰承我丈建白之後朝夕  
震惕恐負當事者初議不久跼伏山中歛鄉一巷唐  
先生自金谿還具叙我丈近況并造詣淵厚今益傾  
注客歲朱鎮山兄云我丈起自金谿又還自濟寧而  
使者文章皆以山林論薦乃知我丈蹤跡悠然塵外  
甚高致也若以世事言之則人材在天下非山林即  
閒散如時艱何哉言之可歎楠再守無狀待艾除惟  
嚮往有道之心自謂真切忝列契末不奉書者幾十

年矣敢因舊屬林子之便附承起居

答劉侍御岳亭

九記見示高文妙思讀之欲罷不能而物外之致浮  
溢言外非公蟬蛻埃壒與造物游烏能及此珍感珍  
感楠備員守郡平生有大因緣二事登南嶽與見先  
生今將奉先生於庠序致師事之禮而先生謙讓再  
三豈區區果不足教也願先生不終固拒使斯典有  
光區區倍償初願幸甚

與阮函峯提學

恭承手提文即閱歷江邦所過英賢悉荷甄錄值海

東麓

卷十

七

陽多事士益濯磨然甚盛公挽回世道之力有濟  
長而陰移之者至於宜風殿俗杆城吾民自來未睹  
校文之暇經緯若此也汝楠從蜀入都請告還舍靡  
日不懷想風誼冀一瞻承往往聞之在庠前列諸君  
我公按湖倦倦齒及客歲又荷光惠益不敢自外唯  
久離庭闈甫得寧省出門甚難因阻良覲馳繫幽篋  
江流知之尚思當事亮我覆允陳情投分一丘久當  
展謁今部移報罷且檄遡往世事如今有難以自擅  
者老親亦督西征度無緣侍公天真萬松間矣謹  
此專候起居并以代別金華百萬之衆樂在其中正

我公自證道力處也復何以教之

答吳澤霖

第數年以來自陳情以至廬墓孤懷鬱積知已曠緬  
亦冀啓予常疑世間好事一切銷歇東魯使至開絃  
誦詩春容盛雅才兼二妙今人不啻觀鯨海而遊鶴  
天可道壯心尚未遽已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  
從上案區區才謝敏瞻未緣即報又不免於愁予也  
岱宗闕里第早歲以祗役登遊情然莫竟其趣今幸  
有高賢莘止思繹舊遊又恐乏此一段良緣承示深  
佩惟情要之合升天也聽之而已東鎮傳警京通震  
驚進止難裁當於滄洲天津間徐待後報歸途謹當  
如教期一晤於清濟之間謹此鳴謝所蒙

答茅鹿門

數日前一菴唐公來顧極道兄此還軒豁如平時不  
置磊砢胸中誠吾湖豪雋弟已信有此讀來札凡第  
所欲言者兄已先喻之矣第今何言哉三代而下用  
世之士無算自子房不可及之外其餘或壞或全與  
氣數推移曾見叔季人豪有橫厲直上者乎第人豪  
本色事變之來雖三黜九死自與戚戚凡夫殊致不  
然金玉委之沙礫豈真與沙礫無異哉耿亮風流尚



足興乎一鄉而湖山草木無不為境內幽人增其靈  
勝是當與兄共圖之耳條辨一帙極省苦心跡雖似  
傾破慨然以兄平生砥節勵功以此白於同志昭示  
後昆亦無不可者不必縈心亦何遽云剩語也海寇  
滿吳越間當事者未展一策亦氣數使然徒勞扼腕  
憤歎顧此奴猖獗數年為賊之智靡不周折而曾無  
一事如古昔倡亂之賊斯可觀國脉之厚而東南亦  
未遽有瓦解之憂第計狼兵已至決戰在即此輩  
退策以為進圖誘撤兵而仍入寇不免有連結歲時  
之患耳盡掃樓槍太平一醉當在何時耶第初卜室

大率

尤

城中之意專為鄉賊比密察賊訊第家去冬被患鄉  
賊已知屢空禍今禍倚庶可無患即今海上報急妻  
子輩西入長興若寇盜狼藉地方鄉間愈熾始為入  
城之計敬室請兄寧居其間須併前房成一佳寓兄  
亦速尋一址相隔無多異日為兄比隣暮年伴侶同  
心歲寒何幸如之

又

夷酋畱使架艘臨城其情偽不可知亦智算得失之  
界也聞兄赴梅翁之約連日軍諮竟成何議汝楠極  
痛時但泰梅翁知已竊念不已兄其有以教我一面

疏請廟議畱孤注以防不測且止梅翁之東巡不諗  
何如別兄甚念何日再晤專人奉啟新事不惜相聞  
恐有以塞大變者諸不具

又

自去冬迄今閉門畏寇之外為老親視藥曾卜室若  
上以非全策且徘徊山莽間坐不聞外間事者忽報  
兄東還甚詫人危機中果不能容一名賢耶可歎可  
歎然枯樺夏畦亦自此遠矣但願東南即掃海氛與  
兄約為太平之氓平分碧湖風月諷咏玄指以培餘  
齡亦無不可知兄不為此戚戚也第初陳不允再上

書格

大率

等

書格于銀臺不為封上行止無地老親督令獨行至  
地方纔可上書鄙意自欲棄之埃罪草澤兄平生一  
體肉骨也其何以教之寇報甚急花林非所居之地  
城中亦洶洶流言括耳挈舟至東林稍移入第所共  
作避計不諗何如專人先候道路體履容而悉所欲  
言

又

第積勞深痛冀以祥祭之餘苦臥深山聊為存身之  
計以慰先君於泉下緣此兩年之間蹤跡罕投親故  
之門因臧堯山還一出遂欲從水口抵花溪一扣見



兄并談兩年海上顛末乃聞兄行跡如雲悵然仍返  
澈廬無何妖寇洶洶閉戶至今兄避寇倉皇之狀令  
人可想雙林烏鎮之間不啻咸陽烈火而兄居獨得  
無患誠可酌觴以相賀也第此事直見戲耳不足以  
辱執事之鴈行而污大將軍之斧鉞者不諗兄贊總  
翁何以脩入告之詞乎海上戎首方冊而至所懷何  
心總翁百戰功勲在此結局一段精神兄見示不及  
此何也別示兵事未竟而文法先從而維之恐執事  
者束手且知風之自用財有所不惜亦豈總翁本心  
哉再見總翁速罷不急之工節提編之用以塞多口  
總鑒 不孝子 圭

至於大激勵大施爲用之行師者亦烏可遽以人言  
箋箋蓄縮也喫緊一言履盛處功危不可喻震於其  
鄰今且奈何爲翁心替亦嘗晝夜思之矣兄必有妙  
解處願不惜教我

又

楠自結束承兄錄爲心知之友奉教良多然每一觀  
遇兄見彌高客歲握手前山之麓一夕晤言之間偏  
匝宇宙結以心期楠益嘆兄厥脩之益當不可量是  
時楠方困於新州又繼之以慘怛痛結之時徒傾輶  
幕未暇昇繹別兄之後以嘔哭之晨痛自思惟三年

恭默古人非塊然壘囚以忍瘡痛必有不言之思不  
動之覺於愁抑之中得震警之意偶於一日瞥然若  
狂哀驚兼至雖未能脩其所悟聊能悟其所脩遂欲  
千里馳書以告於兄如得醍醐以飲兄弟式好之懷  
方不自己而聞兄且有左官之命南北踪跡未有定  
所遂竭而不發耿耿至今夫以兄奇瑋介特十載令  
名入而爲吏部以世人之拘瑣齷齪傾構擠陷出而  
判廣平皆世道之所有故聖賢於五福六極茫然不  
齊之氣無不歸之於天至於立言及太史之文先儒  
謂借史才以發已蘊非天下萬世之公故不必觀其

鳥鑒

不孝子

圭

自叙而太史爲人之狀已散見於諸傳矣韓文最醇  
其友人張籍貽之書曰近日甚怪君爲駁雜不實之  
文以累於道程夫子亦云韓子之學華蘇文忠見放  
之後友人畢仲游貽之書曰近知君以言得罪銘箴  
序記之文務爲炫耀以夸世是亦言語之過也四先  
生之文所以不免有道之議者各以其不平而鳴遂  
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其自謂不受煩  
瑣憑藉文藝而能必失所憑依而餒故君子但嘉其  
文而非所以通於論道使四先生而達孟子知言之  
指則立言亦甚可懼也昔者孔子當道之不行不得

已而竊比老彭孟子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太史公欲以區區之褒貶附於春秋何其不自知哉春秋之旨本於詩大雅清廟悠揚婉微怒者不激喜者不淫使雅頌常存則春秋有魯史在何必作也且平王以前未嘗無史孔子之智豈不及紫陽之爲綱目自伯禽以後皆爲之筆削哉繼詩而興明其不得已也唯其立言之意出於不得已故其所是所非不改於詩人之旨寓直於婉不改於詩人之詞使聞者微而知勸懼而不怒此夫子之立言視數先生者何如哉即夫子之不得已而言則夫子窮而可以忘言達而可以行道夫子又宜何如也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汲於脩德爲先忠信爲業爲吾人安身立命之學至於所謂忠信之道大端亦在脩省言辭恂恂便便閑閑侃侃脩省之用也至於六經刪述脩省之準也建大中而不過積和順而不詭立至德以示天下後世而不以文詞稱斯道之在人至今若揭日月而行者蓋猶衆流之必有源萬木之必有本也舜傳說膠鬲困窮拂而動其獨知之心忍其欲流之性心性者弟之所謂本源也名爲世忌而益之以偏激無本之文是惡影而奔也故與其即枝流而迷本

源不若反本源而自然不窮也以是大行以是窮是以是卷之至密以是散之至文焉往而非至性焉往而非歡愉恬暢之地哉凡兄之文富而不艷奇而有真弟不敢以兄所自知者贊兄乃以弟自知者致規於兄也請兄自今而後不入煩瑣之思不作奇特之想既不必如所論作意立言又不必如所論夢逃人世但求本源安身立命豈不坦易豈待依憑而種種心聲亦無出於此不然激而成文文則美矣而無以考德則兄不可以不省也兄肯裁示尚有以復不次

又

自睢抵邢無地不與六名爲隣亦無地不可以託鴻鱗之便者乃無一字達行臺非誠可怪耶是時城浸電沉縱橫途潦呻吟無絕者狼籍道路與人夫役搢腹用力十步一止古之遠臣向京即笑逼近神州豈宜覩此鬱鬱如醉不及理書札事此懷可想也承兄先附東洲憲使書已懇切嗣又戒亭候致近多所負兄將以何日償之耶第三書及潯陽兄事幸而不死骨肉柴立昨造榻前即以禪家心死然後神活之語告之恐此兄多思故也令壻甚勝可以爲憫唯古渠

不起五日客亡非但懼之者不堪言之者亦欲泣下  
客兄仗義知不啻以處沈虛舟者處古渠也再接附  
言骨肉道誼一體相關第本漸謝芬華將狎泉石何  
心復為督學不諒我者立薦第登兄於端揆必固以  
代鎮山遂發其中心之語嗟乎何至是哉冥鴻且欲  
翔乎煙島之外而蔚羅者方靳稻梁必俛首而後飲  
喙之真可發一笑耳拙詩加災於木始於舊屬萬子  
升菴見而贊之第未及觀故多未刪之詩亦頗遺得  
意之詠及見則多方取梓束歸置之高閣平生空談  
曩昔亦有俟後之思不敢誑兄者第非有德之言或  
五十六十時稍稍有聞蛻蟬變辱泯然蹊徑此時亦  
不敢怪人流傳今作直覆醢具何足談哉倭警異常  
聞偵者獲訊得吾湖地圖於彼中欲以震澤為昆明  
最可痛恨天之祚國必無此事若生過計萬一不  
支我輩焉如哉武漢漢上鄰亦為權計可憫雖然大藩  
元氣所係東南永冠濟濟豈無英雄殲此鯨鯢恨不  
早學龍韜擐甲南向鞭殺此虜然後朝食謀身北向  
謝國兄之憤懷視弟何如一力一騎甚濟所乏附  
此宜謝尚有未盡後東馨之

與李近麓侍御

汝楠自惟外藩散僚趨謁霜臺等威有截我公以楚  
中一觀見之誼款洽春容觴之別館縹緲申贈使護  
千里何君子加禮之周執德之厚而區區何足以當  
之夜發東關承遣尹生天任相訪持公校拔藝文一  
卷見示此生文理燦爛比行雲清浦如注水將來於  
畿試庶幾哉可與余毅中等倫非憐乎生知此臭味  
何以見及第窺我公求裁焙桃李之意於澄清淮海  
之秋規模深遠矣尹生更願論之為文章如樹芳草  
建其中意務俾暢茂各形自性不相比倫勿以中程  
高格諸文橫置胸臆務在模擬此非但利於科名世  
間真文縣此闢其堂奧矣恐貢來辱敢爾喋喋謹附  
還使專申佩謝并述下懷

答徐近齋

舟中細誦赴鎮大篇翩翩有子建自試逸氣及檢撤  
錄新律八章既旨且多真與三觀爭雄兄本兩浙傳  
異年來歎歷稔觀魯道所得弘深宜其風颭洋洋臻  
聲詩之盛也第處居以來崩廢詩樂稍理舊業自愧  
乖於聲音之道無能為和唯有敬羨脩途觀逢知己  
寵之秩筵護之山疆種種皆慰客懷而尤感於衷譬  
之空谷獲聽希聲爾謹此叙謝

輿臧亮山

都下五十日聚首勞勞塵喧中亦自有興味別入道路發潞數程忽忽無悚中夜自惟雖別離嬰念業已上書當脫吏網何不灑然恍惚若此此何祥也既而抵家上堂嘉慶又一家無恙嗣事亦有萌芽方自幸間而鉅寇猝至倉皇奔避傾仆傷創之狀有不可言者然纔得此生便有餘快自訝恍惚猶昔果見海賊再至殘冬雙林之慘燒焚灼焰徹於敝廬猶幸隔縣孟春深入自塘西抵新市稍近咸溪經菱湖南潯則敝廬之不燬直毫髮間耳人雖稍寧此輩一日未滅

人舉

主

則一日可虞兼之風聲鶴唳于隣驚竄則一家搖動何意吾東南美地一至此也兄在都下曾聞其詳否弟初嬰一家上下之慮至於病懣今又自廣人生在氣數中隨彼化遷且奈何哉弟此特士夫自安之說至於肉食謀國則別有可言者言之祇增懣鬱之懷周定回備奉教誼及誦午翁潯陽二公書念弟行藏可謂慷慨既落時套不無終身去問之算弟陳情高誼古今興懷即今窮約終身亦自靡悔奈何未能仁於父子亦果有命耶本欲從潯陽兄論且徘徊山墟議者謂遷動由人時例可畏坐獲遷命萬一有之亦

非全美也老親頗以爲然督於三月西行弟當勉強一出從彼中上書命也有性力圖一去耳必須轉達二翁爲弟造命此行猶壯不然叱馭至再淹留危道第何以堪故鄉書遊歸省堂上因仕林快事但郎官立定脚根乃平生事業之本故鄉亦方多事況堂翁爲吳默翁鄉邦長者事之不無有裨且安意勿動歸念可也

又

冬春之交草寇倭奴交警舉家震驚之餘季月甫定累承手書督第西往老親深然之亦令發家第任宦

大卷

主

廿載遭遇奇窮雖殘冬叨陪真不敢厚望念別庭闈兼彌月小男不能捨去在途悵悵如醉兩旬乃入黃梅忽奉除音乃移江右逾涯之渥莫知自來豈欲借淹遲以風有位耶抑天上故人有相念者耶願聞其詳俾無失知已及銓叙之意第此移老親極其驩喜舉家亦欣便藩得以返顧在弟則陳情報本之時一捧近檄恬然赴官豈理也哉海事已有勝機天之所支豈小醜能壞乎第東南民力竭矣有司因兵興出格行事反增漁獵之輩監司澄汰之法有所不行元氣隱憂恐尚如昨也宅上俱安兄宦況何如惟力道

自壽不多談

又

京使回承兄高捷後第三書近得南野先生講學甚有發明此亦吾兄發身以來第一好消息也可賀可賀但講學一事有講而後明者有講而無益者抑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君子貴辨志耳觀齊景公千駟之云則富貴不可為觀仲尼之門童子羞稱五霸之云則功名不足為從此揆尋上去惟有志道一事而已浩然無極二翁以大丈夫一條為浩然之實以無欲為主靜之真方是千古志道樣子而謝顯

題

八卷二十

五

道亦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所以為程門高第也敢以此扣兄講學所得抑如隨行而講不免夾帶者乎抑亦有必為古人而弗屑墮於功名富貴之志乎茲必有說以復我然次第為兄言之也聞使者云兄恬然閉戶弗聞館選先輩劉忠宣公不肯畱翰林願出詣世事乃得兵曹竟為名臣兄之初念自考視此何如又得竊窺兄家書恭儉持身之意益慘慘焉此可以觀兄獨知之微檢身之實矣凡此皆可為兄賀而登第反不與焉令眷入京兩郎秀穎可喜知足慰兄族懷如第子踴之人方奉君父之命孤征西轡

去就之志兄所素知者而事幾所在兄能察當路之微言否幸不惜速遣相聞

又

自承大捷以來奔馳道路及寧親舊里日疲應酬以此奉書不數外父暨茗泉屢得攀侍向所諭及俱已悉言比同至省為兄治舟并乞關文亦各就緒但聞邳河淤阻東道多警更過宅上斟酌之爾兩接手教惓惓下問乃知士人出身之會固終身為善之地也甚憫甚憫弟以童子入宦中間嬰纏世好不一迄今未有所成無足告兄者惟自省迷途堪為兄鑒者將

自題

八卷二十

五

次第奉聞於兄兄承忠孝家風又素感慨不落時套節目大段知兄不謬唯是精神可惜注向須諗吾輩自期不必遠慕本朝先輩內之作養館閣外之經畧疆場其於詞章技藝俱或不能少過唐宋人物然而輔贊二百年太平之盛其精神所注可得而想無非從真朴中陶鑄出來空同李子所謂寔斷斧鑿者真唐宋諸賢所不可及願兄應酬之暇熟觀先輩名臣蘊量并其得力處非懷終身之今圖則負世道之重寄其他糜費精神者一切拒而不受於曾中了此一畧更相機運用善用善藏或畱作養或出經畧唯其

所遇庶不錯用心神勿如弟之二十年以悠悔不可及也何如何如弟還家後即擬上書乞還老親固云未赴蜀猶郡職也何以列街上書勉令入蜀纔上唯是依戀之情難遽出門尚俟秋深以為行止因姚侍御兄赴京之便附書奉候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

自登堂

入卷二十

五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一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書簡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答何憲副小洛

我公秉鉞粵中曾因何生數得承起居公使至拜書  
貺之辱公垂情故交甚盛德也顧愧何以蒙此敬惟  
公深養懋積敷歷文武開府之地山川則羅浮南海  
羽儀則江門甘泉而公之臺長自吾浙浮翁先生而  
下皆海內鉅公所以增泰山而光日月者其不在茲  
乎而來諭謙冲謬謂楠發摠理學於湘水之濱誦之  
激衷且令發汗雖然既辱君子之命不敢不奉以亟  
圖也惟守邦前後四週無分毫裨益於民然則吾真  
未信豈反識大意耶行且圖考秩隨依老親屬意移  
官非所敢望也

東王道州劈泉

別公以來無緣再晤緬憶營道主人日游無極翁遺  
墟精神寤寐與之周旋又季通霄靈亦依貴轄冥嘿  
孚相先天秘妙悉為吾劈翁閨閣中長物矣楠暮春  
時又以陪荆南赴省給由而當路者畱侍入覲唯斑  
衣在篋未得試舞春風念之悵執前所談更精之

示以慰我何如詞答張君自栢泉參政處來此君脚  
板踏穿五嶽雲霞又欲一覲周溪明月雅興翩翩深  
令愧楠塵俗山人登山所資於地主者一騎一力願  
公借之

東巖杭州玉山

戊申歲祀秋天真赴衡再過錢塘則已易西湖主人  
矣徘徊感慨令人久之豈止爲交遊聚散已哉謂伯  
夷溷今貪夫廉世道之移何時可挽雖然古德有云  
假令真金呼爲銅鐵銅鐵之名妄加真金之性不變  
吾丈守抗循良之政灼灼入人心肺何異真金吾固  
知吾丈之性不以人言稍撼也將局使來奉詢動定  
清安慰不可喻兵荒相仍藩牧甚苦逍遙泉石云胡  
不樂第兩郡七載矣將因秩滿引分依親何當迎賢  
之便訪兄金焦甘露之間以暢塵外之趣謹勒手狀  
用布問私

東陳侍御宜峯

承翰札謙冲藹然舊誼長安史訊及外臣可謂厚  
矣而況又若公之謙冲耶此非膏楠感荷無涯有以  
窺公之令德愈深遠矣詢使臺端雅況九夏輕安甚  
慰第六月出師四郊多警知履耳目憂勞京師元氣

與四番流通巖廊夙夜不遑則郡縣亦運輸不暇民  
疲歲旱與都下畧同以公憂國何以匡時并示我郡  
吏耶使還附謝并述近事以白下情

答張參政

衡湘株守年來故鄉交游絕稀會面春初鹿門過郡  
纔得一聽吳語昨來南浦始復會公遠客羈離相逢  
鄉舊其難如是而公盛德粹容披照之下云胡不慰  
也過公所屬自縉紳之君子以及一介之凡夫無不  
頌公之廉惠我湖人諺云湖中士夫在他方俱做好  
官何爲好官不來我湖中也驗之誠然而我公尤矚  
然爲吾湖中增光者惜歸省之懷遠征不獲細領誨  
迪別後乃耿耿老守陳人藉使君送之出疆且地  
主亦多浙友故行色不見沮困使還附謝

答按察使謝少溪

以公碩望未即晉僉樞憲昨於吳山驛中漫謂江藩  
右轄非公其誰今奉諭果然此在昔二老之秩分陝  
而佐理天下者也況江藩我公過化之地耶又況臺  
山蒙泉海內諸賢哲會萃之處相觀以成無上德業  
者耶不勝忭慰之懷楚錄苟以塞責不意勤公獎進  
雖然謀道謀食之辯將藉公至人之言以益堅淬初



心則受教於公多矣盛儀亟辱不及詣臺一謝實綠  
行事倥偬唯有馳神江界夢寐宗依謹此申萬千感  
戢之私

與王肖溪

自客歲若上奉侍匆匆入覲庶覲君子以釋吝勞後  
迺得數數晤談真謂平生之幸比抵餘英訪公鳴琴  
之臺聊展素心而承公芳譙雅教愛我不可彈謝如  
遊玉山如鑒明月歸途想像尚有餘輝豈但飲食我  
哉其益我多矣翰教令人愈不敢當汝楠赴省初心  
爲久別湖山將窮三竺兩峯韜光龍井之勝既聞防  
寇勒旅因入城一問顛末自浙省邇北沿海失事固  
綠窮寇生情亦由倉皇召侮游魂播弄不久亦遁惟  
昌國一帶頗爲浙東之憂浙東既潰浙西亦似不得  
安枕二百年醞釀之禍浙人猶欲倡招和之議當路  
猶冀成旦夕之功乃知破沿海賊易破人心賊難使  
賊有敗形易使將有固志難不知我公等畧當復何  
如翠峯黃隴夏木千章縣境山川待行時令倘蒙過  
此冀得追陪附使敬復

答劉虛谷

北於月泉亭獲奉教論恍若起萊翁坡老而親就

今人鄙吝融釋至今耿耿積雨掩關心跡方混樵漁  
承我君侯賜問而副以腆儀甚荷盛厚論及海上之  
事其所由來已二百年我守未固先攻其巢因各爲  
計形散而志合鋒不可當所幸猶出下計未爲淮海  
大江之憂而浙以東西方擾未戢招和之議正出二  
百年習心若天助我師其說必寢所應將帥刻期趨  
功初無持久固志爾不諗我公所聞何如倘有飛報  
幸不惜密遣相聞

致陸北川

北至臬司值兄南去悵望青羊錢別之地徒增勞結  
遣吏馳問承兄附書并致嘉貺誦味感念無已丙穴  
水鮮自古嘉之但在弟品味之餘客懷益不自禁向  
在楚中曾共妻孥食武昌之魚已謂不及吾湖縮項  
之鰻謂得備薦老親乃今雖有嘉魚止供獨饌又不  
及武昌之魚矣歲暮此懷奈何撫臺惓惓以會川爲  
念司中俱道兄有慨然攬轡之意撫公欣然領之知  
兄不日且發邛州高嶺徧橋自唯珍重南巡返旆願  
貽我邛竹一枝得請還日扶持老親支節湖上

又

稍別方念行蹤承公巴東寄書弟於當陽西路相值



開絃誦味知已出險甚慰念及道路之難今遵寧羌  
奈離郢中猶之已躡樓磴不可改梯後躋蛇倒退諸  
峯一一如來翰所云然向使北地不險我輩亦無因  
到此矣看來夷歸一帶風景奇絕江山險阻故哀怨  
起乎騷人而亦足以堅賢人君子險夷一致之心六  
一梅溪而下可鑒也公以爲何如竊計公行程履任  
更冬上旬之期弟度不及期作緩行之計盛使  
同到急欲前致復命車事音息第謂既與弟俱至而  
更令前來郵驛物色非公憲體欲令相隨入省弟遣  
一舍人獲至行臺乃爲便爾敢恃一體之愛固畱使  
自臺 大卷三十一 六

者仍先以比來事相報惟公諒之

又

大母墓誌大賢之配賢大夫之大母海內大撰述也  
見委不肖無乃托非其人與既拜嘉命不敢不勉第  
極蕪陋伏鴻筆自加點竄庶可傳之永久竊見凡士  
君子之室人俱稱曰孺人實僭稱也以大母懿行美  
名不假爵服且寵章分所合有何必効他人故事也  
有賢大夫爲昭于後及沿來狀稱曰大母亦區區通  
家分誼第書法所在禮合謹之敢請於兄伏惟矧裁

與李同野憲副

我公直聲振黃扉間汝楠已傾注十年之前矣頃歲  
於思質中丞所得觀公海上經畧備覘大人壯猷方  
竊欣幸謂吾浙自有長城可倚而謔言輒起何哉兩  
怒多溢惡之詞人情有之勞將而焚謗書固自古然  
矣所賴公論不磨團是遂定元老九卿抗臺議而畱  
公庶底績焉此楠在轂下所聞也浙人載歌我心  
之悲公亦寧忍捨我浙人重違群公之望哉第朝廷  
有意用賢而公顧出境西指是自惟之恐非仁者所  
宜爾也汝楠於公未有一面之好也系西浙冠裳之  
後且素仰我公之賢而又祇役於賢人之鄉以聞緒  
風不啻羹牆見之敢托敝縣熊侯致書行臺惟公念  
之夙夜入境以待休命

自臺

大卷三十一

七

答孫屏石

睡中得奉嗣音名郎出守近已晏然不入煩惱兄誠  
大福量也郡人多近臣近親信難剗割然亦無非鍛  
鍊之地至於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則雖近臣近親亦  
不我礙也如何如何兄爲政曾不期月眷章首及兆  
足以行矣甚慰甚慰第兩郡七載自加檢點大類心  
風不復旁顧不諗當何如兄如有聞不吝見教俾知  
省過感切感切戎院偶遇來吏又得兄起居附小

聊布區區

又

客歲閱報知兄出補承天當路以京兆處兄意未嘗不厚弟試念之當情亦有難者蓋近臣近親之數也唯妙才剗割眾理自解為易耳入春即思兄當抵郡曾遣吏一覘消息回云未到忽奉郵中傳書不啻親奉顏色即欲顓使問候適三道臨衡謁侯簿書日見窘束未及申展承兄道路內外安勝甚慰次公風望當傳郡中弟來教云且發抑鬱何也郎官補郡堪為扼腕者日有數十端如一一較量真有抑兄所如者唯有一恐則百惡盡消在禪家則謂之不受魔難此意兄裁之弟拙守已將滿歲圖考成事乃投効以歸未諗得遂願否人苦難自照如弟悠悠數年過惡稔積必且聞於隣境以兄親厚能使聞而飭勵否分守鍾泉公兄舊僚友曾屬治兄此郡塘湏容耐渠必有見亦不敢隱而不以告也短狀先入郵遞用布拳拳教謝

又

曩年承天握手所云彼諧人者弟么麼視之不足為兄重輕哀毀中閱報御史之疏孰使之哉鬼蜮果足

以敗善類耶可嘆可嘆雖然此正卸竿罷戲之候本來面目笑語為樂之時也時機殆而士徙大夫去豈其微哉不肖罪禍方奉先君一日之養而遽至於此百惡所歸復何忍言亦從此結廬坐旁蒼松白楊之林悲泣偃仰具在於此如是而已矣三四十里間非兄誰論心哉謹先勒書布候容更訂晤談之期番爾桃桑落曾塲之俱南乎偶及之不次

答秦文橋

不肖臥苦疆圉承君侯顧問之勤讀禮及虞方圖走謝乃聞邑人致謠公堂用祈無疆遂不敢晉謁以當

嘉堂

入卷五

九

公之嘉禮情固耿切及拜禮惠翻沐逾涯之厚踰伏迷謬之餘裁製無詮不足辱教顧勞枉謝佩荷外祗益厚顏即且拏舟戒謁仍聞賊勢自東稍西未敢出戶切料此賊畧為蘇松新軍門先聲所摧退入寧蓋二邑之間窺湖之計不無少沮弟乘機土賊在敝邑之東北鄉頗熾賴圍人虔用君侯之命鄉團戒嚴不肖與受弊幪多矣謹勒書併先申謝

答周荆山

不肖每謂要典狼籍異材使衣冠之士不得不以天下中庸為聖人而師法之近事可為長歎而南曹妮

嫉尤甚以兄僞儻非常南中不能相容由來有故要  
之真虎口啞人之場哉不肖離此已十四年念之猶  
令汗戰而聞兄消息大息不勝第如兄洞達高懷直  
以小家戲局視之妮妮計慮如拒不受南中自挾其  
能奈何哉屈信之會玄命司之況其倚伏不可揣度  
東洲中丞養齋司徒曾雅此典竟爲名臣而兄之時  
會固未可期所自許豈在二公下哉願自愛重即欲  
率舟訪兄緣與屏石相約同過不敢輒先屏石其期  
尚賒不肖當即詣以圖請益也前溪來翰見念甚厚  
併謝

東臺

八卷十一

十

又

庚戌歲承兄左臨山中秉燭夜談言念耿耿不圖別  
兄倏已五週甲寅會少溪謝公以都下語及兄在洛  
中貞操雄望臺省之珍惟以持法見憚爲慮後有南  
署之遷始信少溪不虛然彌足增兄碩譽泰東髮同  
事非敢爲倂也在西蜀暨洪都每欲致候記室聞兄  
督師齊魯不果願言蹉跎至今思戀轉劇因惟先君  
如大故以來臥一丘松間寤憶平生宦蹤所不能  
忘者後湖瞿塘耳瞿塘遠不可即唯後湖最近又有  
清才雅厚如兄暫遊此中寧免嬰情乎念間手書存

言叙及平生捧味再三不啻面覲感激殊不可言唯  
聞兄欲捧章入慶第竊謂兄此時宜稍駐湖上需來  
歲舉事之後必有峻擢萬毋遽發秣陵亦區區之愚  
也金陵東西兩園趙都尉亭臺後湖並亭將山梅水  
知不異昔時我兄人篇何惜一寄開我扁錮至如江  
西雲南四川三署舊刻追悔鄙劣不及磨去兄能爲  
我什此三三石乃所以愛弟也使旋布謝迴風倍仰

答張石川

僊舟枉吊悲號痛切容色慘然不足以款畱大賢唯  
心知海潮秋序我公必坐對曲江吟咏勝事但非在

東臺

八卷十一

士

疾之人所堪陪奉爾歲暮雪寒緬憶旌駕今在何方  
忽枉佳篇甚憫饑渴所陳勝事不止觀海豺虎在道  
羽檄紛然而大雅君子遠觀無礙不廢篇章逸思高  
懷上自騷雅微言下至堯夫有尾廩不兼之富陽桂  
令序詩數言殆亦庶幾近之昭然發蒙領教多矣先  
君平生行誼辱公許可哀輓兩詞令人讀之垂涕不  
已今得列於紀游全帙感幸尤深蘇子謂叔度不朽  
惟賴林宗數言公今之郭有道也私心嚙戢真不可  
喻衡雪東還西來何日倘不忘春社旅至若中不肖  
雖拘牽服色感憶舊遊追惟扶杖當候公三若兩溪

之間也附使草率謝教望風增慙不次

與李潞南

汝楠自去冬瞻候獲暗昧和心醉之餘深圖嗣兄有所承請奈入春以來積憂成疾沉綿至今雖努力不前也惟敬聞懋譽旌檄交傳為之踴躍及福星耿耿照曜一路甕牖仰窺常如參侍左右爾懷虔未宣適妻弟臧虞部自京書至并有勒牋託傳達臺下謹令舍姪舉人紹文賁上書中惓惓為舍親古渠翰林郎其遺孤當其變時不肖適捧牋入都實與潞陽學士同送其死惡僕乘主之喪因以為利且渺其孤未必

與李

卷三十一

主

答郭少岡

以公鉅材茂積枉佐吾杭直軍務倥傯諸艱具歷可謂千鍊之金十九年游於肯綮之刊刃也自還山中以來積哀臥病未緣攀承辱公之垂情者殆數數焉方懷何以報公而公又恭承新命入奉朝夕然則竟何以為情乎惟天下至寶為天下愛之易不云乎鼎有實慎所之也山中祈公惟慎所之俾天下仰望信

哉其金鍊而刃遊者於知已幸甚矣徵及鄙文為記中洲伏誦狀盛德哉中洲公也病中勉綴掛漏不齊能於中翁鋪張萬一哉聊以應命且圖後贖爾篇末致請教意願更有以示我也唐人詩云河橋不相送雲樹遠含情敢舉以代賦寫我不能別公之情餘情敬友沈邵二君自能悉也伏冀澄亮

與范東明年丈

客歲山中極想北上旌麾或過霄溪無何棲溪人言公已取道攜李惆悵久之除音遠聞公任中州左轄四方多難中原旬宣以屬老成亦其盛事慰不可言

與范

卷三十一

主

三十年敗歷數寄維藩從此飛杲雖朝閭風夕玄圃維其時矣今時數萬甲兵非我范公誰辯此哉幸努力珍重弟自陳情不遂懼難以來垂死幸甦然青山白閣之中亦自分小休矣乃者勉終哀制而嗣事有萌譬之草木稍振枯朽然瓏樹戀戀去就尚未卜也駱姪自榮來極道軫念顧弟甫定哀痛行止未訂何足系重輕哉海內諸艱願公鉅負仔肩是所夙夜懸想公其念之

又

都下奉侍別忽五週在豫章時聞公愛居消息方擬

遭承而不肖亦遽遭不夭之戚至今空鬱夢思水曲  
半苦哀病纏繞痛惟比年事與心遠既負供養之私  
仍忝求牧之寄真爲無所比數之人自分從今遂適  
丘隴以償夙心至於世道荏苒老成如公士林共祈  
即登三事匡濟斯世何爲履吉之後久留海壖方傾  
注間故人方塘神君使至乃得動定甚悉不日將發  
浙東向闕下矣殊爲世道慰懌錢塘移棹由雪竇便  
不諗能一遣相聞乎又惟公平生薄雲之誼願有所  
陳方塘种子不肖爲郡時僚友其人素絲之節貞石  
之介冲襟朗照楚十五郡所希有者才命弗并僅擢  
身臺

人卷十一

七

一州而又以遠程左官散地誠世事中一大不平事  
也不肖私心憐之然與浙東當路勢不相接不能爲  
之游揚幸公方出而揖讓尊俎於群公之間此稱述  
人材之會如能以不肖叱名孔文舉不云乎必有非  
常之觀非但爲神君揚譽及區區舊僚之誼也尺書  
申請附言素聽恃公心膺之厚

答何鳳野

錦官奉侍金玉雅度至今取焉不忘第賤問疎於左  
右綠陳情扶持及啣戚東歸悲冗相仍故也半苦江  
曲側聞毘陵最政徵君不日趨朝私心默禱謂老成

德學行且磅礴帝所福及海壖至於訊賀之誠則非  
不祥之人所宜通也乃承我丈手書隆貺曲念西川  
舊情不肖竊自省循於蜀無裨毫毛回首山川方以  
爲愧邦之大賢乃獨留情不肖獨何幸耶來諭見期  
意誼不淺但不肖上書不遂痛傷不天雖幸不死自  
今圖永戀隴樹烏鳥與群而雲谷爲巢矢力贊太平  
仰望公等願益慈愛

與萬楓潭方伯

不侍歲久已積隆恩況因投跡曾式大賢之廬恨一  
見之無繇即目穿歸袂竟隔思存唯對賢嗣思默稱

身臺

人卷十一

五

嘆鳳毛竊聞緒論不啻問一得三聊以爲慰違愛以  
後乃知使節仍轉閩藩曩歲棠陰想增蔽芾懋布敷  
德官更藩服望在朝廷入閩知不足暫留也不肖臥  
苦再週不復敢知人間一事而平生知厚如公能竟  
無情乎且又有敝友張將樂之便爲故人仰託使天  
亦所不能已也因風馳訴情不具宣

答許茗山

前月奉書伏承答教知兄體小不平同處悲痛之人  
不啻海水知寒地折天崩之憂何但墟隴風樹令人  
出涕雖園林景物靡不觸事怵心中歲奔走風塵之

軀豈能堪此今得嗣教乃承前恙更增懷念轉劇第  
禮示勝喪中有至意不啻之身願稍自寬以近平復  
兄負恙乃爾尚念通家脫及先君先君平生以不肖  
托兄淬磨敬兄獨至自應饗兄厚誠至於存者倍懷  
感戢當靡可喻若邇先君愛願我兄之心亦與兄各  
各自護以期白首相要爾也先君大事不肖向干戈  
倥偬亟於返魄泉壤去歲勉襄惟先君七十餘年努  
力守道畧次遺事梓於家塾欲求仁人如兄一言序  
之可垂永永擬蠲辰扣兄茲因來示臥病未敢輒瀆  
尚容嗣承

答徐龍澤

蔣生西入雉城恨不羽翼而附之繼又聞兄至句曲  
探華陽意兄往返數旬稍休即過仲秋弟乘商輶初  
發謁兄未晚偶過隣莊使者持翰至則云兄赴汀之  
舟已過五林一何速也悠悠此晤頃候元會乃可圖  
耳悵然奈何且不肖與兄嗜甚慢矣罪不可請惟有  
心知大方誦兄近篇輒以爲迪功再生揆厥究竟又  
不可量每遇頭眩吟諷已之千里常如對兄庶可少  
遣別懷也行間倥偬徵及郡事尤見前定不窮之心  
閩中可預占一福星之照但鄙人伎倆席間數語亦

已道盡更無別法若以方外大道喻之正如王方平  
不喜麻姑神妙謂其狡猾乃是第一循良所難者在  
不見之美無名之政如赤子不離父母之懷而亦相  
忘父母之恩此區區兩郡未嘗分毫得之者敢以贈  
兄庶幾有之耳新府舊刻祝融收之然亦何足獻哉  
新詞工之又工如明漪徹底即今已自可傳爲郡勤  
官願少減吟詩亦區區芹心也惟兄裁之

答阮提學

汝楠別公三年奉牋乃蒙答教昧劣無似誤辱心期  
文經武緯之暇而有意乎鴈蕩桐江蘇堤禹穴之間  
誦書灑灑迥脫筌公排流注海之襟駕月鞭霆之  
思可與言外得之因以窺公面真矣何幸何幸海事  
狼籍誠不可言聞公率士登城臨戎諭將庶四機之  
中氣機頗生吾浙嘉賴焉而來札委之司存公之謙  
抑固如是也竊謂道德通於兵法旁求者乃爲此言  
深機精變吾學自足萊夷消却非我俎豆之宗工其  
誰任哉不勝注仰汝楠出戶徘徊繫牽荷公如天之  
庇造化既弘含靈難謝惟有以炯炯寸心知公以爲  
報爾汝楠分投一縷藝菽小休而當路未亮不免再  
效數旬之勞以爲拜表之地江山雲樹疑非聊

因知我述此苦懷

又

武林凡四五接待輒領誨益由應酬中聽答雜之談  
習拘牽之致幾與之忘矣一聞鉅八至論惕然欲躍  
正似炎暑之日噓之青颯濯之中冷不覺令人怡暢  
也竹亭小憩秦子共談聚晤之樂何日忘之別之次  
日即於錢塘登舟秋陽酷烈奉親遠征爲避地計雖  
云得矣一家煎迫日迎醫師射司藥火所屬刊正爲  
陽明師翁建白大疏竟之稍暇愧負至今入信以來  
商賤乍興老親頗安因理筆硯訂爲一疏自云殫厥  
心矣五山都憲聞而欣然覽之猶謂不如舊疏江西  
之功不錄則無以勸勵忠之臣兩廣之功不錄則無  
以勸策勲之臣二言爲盡敢以聞公唯公鴻筆鉅裁  
斟酌用之

答陳鰲石僉憲

伏惟岷峨兩山上應太白之精平羌繞出凌雲西蜀  
之奇絕也我公坐鎮其間宇靖民和茂對嘉勝曾中  
如據山領如濬江源而群嶽九流皆其委矣客歲暮  
春何幸從公而又惜別之遽同心難得甲兵愁人曩  
昔雲霞之致不復可尋繹矣輪來適綠倭患避地迎

親初出寇境此心復爲飛動恍如携手凌雲而擬構  
有嘉也動止倍勝叙夷銷却皆足爲公稱賀洪都大  
藩代置忝貳固我公桑梓之區獨何以教之公功成  
大拜不日晝遊佇聽來音

答王雪峯僉憲

解携十年之前爲別何其久遠捧章入都之日知與  
兄相左交臂間蜀臺同事又無緣竟諧夙心天何爲  
阻我良覲哉人事參商往往若此可歎手教老僉入  
蜀抑又何爲二十四年之深尚未亟遷也第比年每  
在友朋卷帙學士流傳間覩兄鉅裁登大雅之堂入  
聖堂

卷二十一

九

史公之與乃知公懷屈仕途而龍驤學海重輕分數  
非但造物者權之在兄先自計之矣第敢何言海內  
多事廟堂注意元卿簡擢滯賢德望如兄其舍之哉  
身外之榮亦且次第來矣承及海患震驚于隣第去  
冬今夏將身罹之豈但干隣也太湖北關之禍千百  
年未有不得已迎親避地二者兼之吾兄所云驅迫  
入宦者何其先得之也第有懷不遂沉迷一官自笑  
形影多愧捷爲何日桑梓稍寧還營菽水此懷惟兄  
知我更何以教之

答焦芝源



錦城朝夕參侍聞教良多迨別前期數扣我公天人之學善哉得未曾有前途日識於心及乎歲盡徵之時事我翁幾神明哉叙夷之役已預卜不足平定今聞俘斬百二獲渠魁五鄴藍曰草烏能既速日多且聲之金石以今觀之豈非無前之績乎恨不羽飛爲公稱賀爲地方稱賀吾浙繹騷二三倭奴挾吾叛民煽腥深染師老將易人猶爰焉朝不及夕何能致公憑熊東臨一洗而清之乎承及敝廬雖幸不燬終在魚肉林中不得已輟事菽園迎親西嚮夙心違矣目擊可悲非可以一二告公者倘玄運默符式從人望

題

卷三十一

手

分公東閫則當敬脩長牋馳瀆麾下比之廬山老顛口告太平一何幸也

答曾魯源

守督狼兵束芻展誼率爾奉將深念非通家之禮兩承答教祗增悚汗且謬譽過情豈昧劣所能當也總愧故人令人自惟以圖少塞貴縣當吉上遊世家相望諸寇蓋名公力敦古道以風一鄉民俗視他縣最爲近古守土者惡能更贊所爲疾苦里役不均山鄉多負方夙夜思之未得其道努力款候冀承至言尚未得遂我公何以教之文莊先生在春宮時誤愛不

漢緒言遺文得公編校同志所藉於公多矣其九卦一篇聞一蘊與非尋常贈言也請虛帙尾以俟取到蜀中漫賦因公金玉其相粹和逼人而赤甲白鹽平生未睹聊以寫悰一時今乃貽笑大方之家公愛故人或不當然耶比來青原逖感恩公邇懷師友有一二鄙言當書請正第以兵事未暇錄也居廬讀禮一切隔斷此中恭默必有澄凝融洽愈美愈化獨覺其然之效何當自吉抵贛專扣以開鄙吝

與游讓溪

數日前奉軍門條諭知龍巖永定有警因爲黃鄉差

題

卷三十一

手

于之備竊意此在公尊俎等之有餘高按院亦云鑠賊惟務散之而已第聞此徒之來俱先通於山主而山主亦賄之有司嚴督有司則山主以下可以默道而陰驅之不知然否謹差人詣前請教百惟指示

復阮鳳墩

違別以來青陽逼歲正深友生之感乃荷琅翰飛墜誦之增憶寇滿南中杞人竊料有此資寇之利方克斥海疆而或者彌縫以爲殘寇以薪止火掩而彌熾無怪其然也大江之西乃切近藩屏撫院儲練之計蓋燃眉之憂矣但城操之卒缺餉經年民兵亦大分



屬市民之游食者以枵腹操練以游民捍禦恐無以備緩急湖西積穀雖為不虛亦不過行師宿飽旬日之需耳豈足以為兵儲哉惟公有以教之廣德有寇則維桑之地震驚無措矣此地兵力最弱東趨建溪西下湖常俱有不測之患奈之何哉淞寇亦聞張甚唯浙東新捷差足快人省下更有聞否幸不惜於郵中見示是望

答何古厓

日緣憂旱徧禱山川雖有思賢之懷不暇遠達比得兩方圖相聞而手書遺示悟處日闡高明喜慰無量

東末

入卷十一

圭

東末向求砭劑又謂向苦比擬而今已了然熟念來意之厚不敢不告比擬之勞固是向時窠臼至會得良知了然時亦容易生病大率簡易真切四字相關愈簡易愈真切愈真切愈簡易向時病痛自投沉迷之海而昧簡易之途是眾人共患至了然後如不以真切為簡易亦幾何不至於昏馳放逸也陽明先生門人多有坐此病者楠自反亦然恐吾兄砭劑無以易此幸更裁教委作尊翁文向屬片紙偶失之乞再書一通寄示當即撰上傳習錄新刻畢工先與吾兄共覽閱雨錄附見近況

又

比年廬居每憶守蒸湘時枳棘林中幸觀鳳儀辱公謙冲頻枉石鼓得相質微言鄙人平生多幸即此誠為蒸湘一段良緣方切夢想獲聽除音循良拜徵用備留臺耳目九疑雲氣行當磅礴帝鄉以臺下華年為親薄仕以賢徵選不意江河下趨世道猶不廢先朝用人之意不獨可為知己揚眉亦近來一快意事也無窮下懷未獲一展良由衰疾相仍今歲初夏勉強終禮尚以苦上餘生世事向疎未遑稍理而芳訊遂至捧味再三如見故人愈簡易則愈真切之言尚

東末

入卷十一

圭

辱存記斯道幸甚大都從簡易處真切下手固是本體自然工夫於真切處愈見簡易乃是得力後更不入他岐也世事紛紛茫無湊泊然非知解可入別路可通獨知之頃簡易之地也慎之而已惟高明更相與商之相喧種種宛然道誼情味第所恨者不天所惜者未嗣耳未嗣之惜目前或有可望而不天之恨永不可遣其他圖籍之災暨諸事凌替俱不足道也即今禪除倏踰一季竊謂當年陳情不遂扶痛而還不忍再掛仕籍實出由衷聊於故人發此悃素終或不負此志也臺端履況近復何似附今姪之便謹此

代候并致謝忱遡風增懷

答劉唐巖

三年苦臥久鬱系懷終禮之餘曾一入省值節鉞東  
轡惟想哲人懿度悵然而還適有崇人相扣噴噴述  
德政今爲文碑之汝楠慨然應曰吾郡無恙以有公  
實當其衝是餘潤固決及敝里且敝里之患雖差減  
攜李哀痛噴休唯恐傷之復誰賴哉以此相較攜李  
之痛未必烈於吾若也製碑唯唯惜哀迷歲久筆力  
綿薄不足發揚懋懿徒有耿耿之懷爾珍論見及爾  
增愧汗盛德謙冲憂民之意仍溢於翰教之外捧味  
魚書 入卷十一 圭

與錢生與映與喚

連年在哀疚中不聞海石兄動靜落月屋梁猶見顏  
色徐山人來忽持鄭司馬公行狀覽之潛然噫嘻傷  
哉與吾海石兄作死別耶長安釋褐居同巷業同師  
瞬息間事耳此吾二人交情不足深道世事至今有  
海石在屈指林下有人仁賢委化天固不欲實我國  
家耶言至於此又烏能不爲世事增悶涕也雖然海

石生前順事盡矣仁人一銘焜耀千載惺惺疊疊無  
靜無動前人未發自吾海石發之俱足不朽可以慰  
孝子之心不肖讀禮甫畢即欲東赴綠丘壑膏肓欲  
出夷猶恐日月愈積遂如檀弓所云既除而越人始  
平矣謹託徐山人代申哭奠惟吾世契有以諒之向  
東氣咽不能宣悉

致錢泮泉先生

湖南聯郡幸依伯丈盛德不但異鄉空谷獲聽長者  
足音而謫劣終局幸能完保嚴憚切劇誠知所自入  
觀歸途楓橋分手何意遂成參辰惟暮雲春雨話別

魚書

入卷十一

圭

懷其至今形之夢寐爾不天荼毒骨立三秋雖久矣  
禪除哀迷之餘履世猶如隔代徐山人來喧縷縷能  
悉高蹤第不及以致問者握管無緒空抱缺然想長  
者能亮之也世故無端忽迴宦輒知達人視之不啻  
脫屣但世兄之痛當何以堪雖然商輅五十後竟舉  
五男伯丈仁人敢以是祝謹抱徐山人出候向按臨  
江有以先大夫遺惠言者汝楠恨不即俎豆之業已  
施行不知竟何如也因候便聊一及之

東鄭少潭

楠嘗謂海內賢材自宜令持紫簪筆出入黃扉爲當

朝增重若出試州郡誠如東海蕭生所謂憂其末者  
雖然持橐簪筆之空談不若試之州郡之深切著明  
賢材自視必有獨覺其然而不以爲詘者乃若潭州  
自隣州觀之有如亂繩我公臨之無何理亂更化風  
行下縣衡山之北不啻增建藩垣向年黃扉憤切吏  
治今躬親操割章章明效公之自快何如也鄙人雖  
鄙嚮慕高明自謂誠切如公治行憂衆見之幸相去  
步武而公又存記遺之手書誨接惓惓何幸何幸以  
公抱負暫試一邦即當旌聘論思然猶謙冲曰性宜  
山林又有以仰企公之學術矣孔門用世之學惟許  
魯獨爲

卷三十一

五

顏子王佐之才聖賢斟酌變通庶幾待旦然而用行  
含藏非顓顓進取者要之非用舍無係亦不能斟酌  
變通也公之學術意在茲乎至如汝楠極不敏斟酌  
則無本依違則負民其視林壑返如進取固拙者之  
分而來教過譽非所敢當也既儀拜嘉謹此申謝并  
達哀悃以發請教之端何日叅承傾倒心曲遡風增  
情

又

比奉臺檄屬吾兩郡會鞠滯囚是或天假良晤以完  
數年傾企之懷幸甚幸甚汝楠又惟領郡梁楚每睹

彼疆此界事涉會勘百無一了大都停囚一久至於  
會同必非易易而愚頑妄覲各庇其民又加之難矣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古來已然非獨今也賴我公盛  
德重望未施信而民信片言可決耳小子實何能爲  
是月終擬赴省一議考滿因得叅承所委即於貴郡  
一訊專人走告惟有以教之

又

幸得聯事文場風誼見親是以楠一嘖一笑盡獻赤  
子之心竟日笑樂而非怠彌旬喧呼而弗爭太上有  
云能嬰兒乎庶幾太上之風哉而傾蓋白首之義自  
今計之矣滿秩發星沙籍使力得出淥江遂離楚地  
斑彩光景懸想躍然雖有難事上官莫我能加况如  
楚狂接輿而示我來者可追即今已然況遂初永耶  
且文場餘醉定牽宿醒於蓬中傾倒臨別惓惓第誓  
不即遷惟恐失墜此言不踐兄其罰我金谷酒數耳  
坐蓬時笑破何如

答張令

廬居似聞發若之後道體愆和方切懷念忽奉手書  
不勝爲懽賢侯一邁口碑不磨願公夙駕南征由來  
斯道通塞有時觀象君子亦惟順之而已屈伸相感

佐郡非卑宇宙同心吳粵非遠也因公行色忽憶清  
湘知公浮湘必且寄意自娛伏惟珍調眠食自愛

答李京兆慎菴

數月不奉起居馳念取切汝楠竊祿滿日已久苦為  
梅翁見畱極知獎借所及春月努力辦梅翁所委諸  
事用以報塞相遇之厚奈汝楠綠親老此時得滿郡  
消息必日暮倚門豈知尚繫匏楚天也因念不已孟  
夏下旬發衡且謁兩臺因陳烏鳥之私稍泊臨湘盛  
使至忽拜函翰啓函仰誦知公屬情過厚十載論心  
非但衡湘宜游交誼已也汝楠家庭之命再補守吏

真鑑堂

卷五十一

五

甚慙無裨地方但恐違垂白砥礪一郡雞鳴日晏以  
補虛拙者豈汝楠家事也駐劄當路雖多才能非汝  
楠敢望潔白無他庶幾可同臭味至於師心自用草  
菅民命絕不一與商量是視汝楠何如人也牧民者  
如牧馬矣廐長害馬則牧馬者獨不廢職乎汝楠但  
默默自知自咎君子處人寧出惡聲見念全交汝楠  
必不當負雅誼也但汝楠秩滿矣親老矣諸上官不  
見譴責矣諸鄉先生國人不見鄙棄矣自當引分歸  
侍敢效醯雞爭集一甕之上此雖汝楠骨肉左右絕  
不及此而以告公者以公之十載論心故也柘翁老

先生平康倍勝令郎茂才觀光發解而我公且即陟  
中丞持衡論道此固紫微台曜亦衡南福星也欣賀  
無可以喻惟願橋梓倍萬寵重用慰區區

與童南衡

衡陽楚之南郭久繫跡其間絕無聞大方音耗客歲  
大洲過衡曾畱石鼓連宵縱談詢及兄丈則云已赴  
銓衡又及平生一大事則云既曰無生又曰養生曾  
以問兄謂借此軀殼脩證無生弟雖不領契所謂然  
仰見兄謁帝思玄初無滯跡關懷思一觀見不可喻  
言秋日聞兄量移畱署不謂兄已歸武林滿吏經過

真鑑堂

卷五十一

五

復呂鄰縣

大上之治悶悶醇醇鄙俟得之而問學淵邃尤非俗  
學易及見示諸作益規精詣所謂簡易甚中世人架  
漏膏肓但簡易之謬由不識本體乾易坤簡使有空  
疎則為審為崩何足勝道故見本體則自真切矣苟  
能真切未嘗不簡易徒曰簡易未必能真切雖謂真  
切為簡易可也雖謂簡易為真切亦可也人倫庶物

靡不克貫矣此學問玄髓畧舉大都為鄙侯言之景  
衡文江西道中寄來此別後會未期悵然

東徐提學諒江先生

登龍辱賜接引已慰數年寤寐之懷而升車惠顧折  
簡寵存適於接引之際具領盛厚固知相感之符然  
亦何緣蒙此也瞻觀衡宇爛爛精英照耀席間載聽  
緒言門下豈但文章宗匠實羽儀所歸而污隆所繫  
也朔雲書斷洵洵堪憂門下方考盤山澗如世事何  
哉詰晨不遑詣別過淥江橋眺憶陽明公移向長江  
堪濟險之為之興歎門下又適投使覲亦倦倦於  
即歸  
大卷十一  
手  
楠者豈知楠之不肯不足辱與進也然古人相許之  
義竊於門下見焉行行且愧且感檢行李中得題名  
一首詩八首小序一首勒書附謝并獻文為贊倘肯  
納贄而賜正焉固楠平生得師之幸也

葛三府

接公之客知為溫溫恭人涉公之境知能無忘賓旅  
至於濂溪一祠荒煙秋草廢沒多年僕屢經之而屢  
難之今煥乎聿新再拜祠下令人有深感焉士大夫  
視一官為傳舍誰得周盡若此至於道我出疆供其  
行庖而惠及徒御則僕之私感也更還謹勒此謝并

叙欽鄉懷

答寧知州湘塢公

遠勤使問不啻面對我塢公執手衢路之間別札所  
請仁人至情感切無喻楠自今當益修仁人之道以  
為有後之圖是我塢翁不但為我扣之於玄虛而實  
教我以實踐也賢郎科塢勝負所謂兵家常事與彭  
生同舉行誼而彭先為之兆矣使石鼓道誼於世道  
有緣諒不終遺也東去且隨湘流回望之情如邇湘  
源  
百忘之

歸堂

大卷十一

三

知堂集卷第二十二

書簡

德清

傅子木著

山人朱炳如校

答王庚陽

若上如公雋異能復幾人濩落多年纔仕省幕讀佳集乃知天固昌其詩也於公亦厚矣攢眉折腰戚戚聲利自離昭曠之城投入煩惱之場雖富貴不免為天刑之民公超越若輩萬千且剩得一官借嶺南山水以發詩懷何樂如之極承垂念衡陽一臥又過三年日伴衡陽赤子相忘不擾之天與之共無町畦此外無足為公道者新刻說經一部附奉覽教諸作當以暇日細味一一品評另有報也新郎已長成否有乃父風否

奉余繼皋先生

汝楠髫年重荷陶鑄自違蠻舍傾依師範與歲增深陳師有孫九德文學馳名曾觀光上都得悉別來與廢為之感悵如吾師蹤跡乃在廬山深處竟之音耗客歲忽拜附到佳札託之貴鄉錢子來今衡陽衡陽之便誠天假之緣得通於師也錢子雅道師泊然山林經家事種種變態而德宇安定雖不臘仕即今金

德壽考同流衛武甚慰甚仰汝楠竊祿二十年無所樹立以忝期望何足道者老親薄宦延平引年還家已復七八年矣汝楠將因滿秩圖一乞身為侍親計此則敢以奉聞亦或老師之所欲聞者汝楠又竊聞江門有詩云直將詩酒為堅壘肯放閒愁入暮年敢以誦於師寬懷珍重以迓千齡之錫

東同僚袁李羅三君

三年在郡游蹤不出衡之郭郭稍遠郡疆汎舟清湘喧啾著雜忽焉盡屏唯有煙雲魚鳥并木葦蕭迴嶺峻嶺泊然與吾應接一何妙也滿襟風月入夜咏吟

四顧無徒莫會我懷則又與念僚友至不可支夫群居之樂多在煩擾之場寂寞之墟又不無友生之感是以君子貴隱遇而自得也登舟意興亦獨非為境所動聊抑情危坐因理卷帙清夜方永紙瓦題字作趙公祠碑銘一首乃就榻頽然而臥詰晨閱之亦誠漫語但願諸寅丈裁教越涯翁忠定鄉人也獨不念鄉之先達為我一刪定此文乎

與府僚李越涯羅辰山

湘渾寄緘致奉憶數言殊未及府中要語抵長沙觀之在野頗有餓色有司請賑饑民搶攘第意衡之境

內或愈於潭但旬日雨澤不調亦恐罄此際涯翁  
不宜他出黃冊不過公務期限地方事不可不預料  
也藹藹不採中有可畏故耳空國外游斯無畏矣念  
之念之徵夫事事宜善且夙派糧恐涉釐毫不如照  
新冊派丁爲善丁即夫也於理既順而弊源亦絕且  
既派實丁則虛糧不至償補請與錢衡陽先熟議之  
方行各屬守辦又念徵夫一事特發端耳繼此恐更  
多事儻兩道相見請白鄙意必須多畱庫儲以待緩  
急各道近因太和之役多取解助役之費寧以此取  
罪斟酌存解可也唯寅丈圖之

集

卷

三

與余侍御月田誦

公發銜後因誦公詩英雄回首即神仙安期生曾以  
策干項羽而華山亦逐鹿之群雄卒證玄學公殆其  
匹也敬服敬服過岳陽樓不能走訪洞仙共觀雲水  
公當笑我豈范老之所謂先憂與可愧可愧謹勒此  
代候惟垂照

與王道州勞泉

忽得手翰見諭極荷相許之深相易之至絲毫粘帶  
即非精一法門竊誦嘉誨因憶吳徵君苦學中年猶  
自叙賀中時有磊現汝楠向不然之今猛自點檢始

知是徵君不自欺處毛輶有倫終是隔壁磊現之於  
毫毛百步五十步耳此事非察見本來以屋漏爲嚴  
師恐只在閒言語中開過一生何如何如別諭自然  
之數楠爲倚門一念絕欲一脫羶繫著山中五色之  
衣此時此會終日舞戲將笏斗打向虛空亦堪作快  
活散仙況再進一步更有樂地第未諗卸却時是如  
何樣子能遂區區本心否便中有以教之道醞甚佳  
春陵風味飲之醉入心隨雨中無月可弄亦不減弄  
月氣象何時更携一尊共斟酌之羅君知數且執禮  
所漸於公者深矣附使申謝

集

卷

四

東唐和州發野

吾兄華國之文經世之學廼領一州試之實勤行惻  
非止爲我心惻而已雖然莊助厭承明而請外郡黃  
霸爲三公而損功名則實用之處誠可見之一區而  
類俳之文學隨世之功名知兄不爲已舍郡何以哉  
張山人來自滁陽能道兄牧守之政誦兄大雅之什  
不啻面睹冲粹第竊祿兩郡無補士民鉛刀之與龍  
泉豈可同日而語滿日猶幸善刀可爲知己道爾山  
人還便間近況走馬長安不日執手不能具言

與李三府



得侍同官時時聆公緒論公之學術深矣非爲太夫人祿養寧就一官局束縻車之下然公之不可及處正在於此仁人孝子世豈多見而高車駟馬固企踵相接也幸公終自慰愛爾離衡所向非無友朋而僚友同心那能復如郡中凡今之人不如兄弟諸丈之誼即兄弟也別懷豈可堪忍長沙回首聊此布情

與府僚袁南江諸公

別後離緒如麻有事場屋以來乃醉心公課以減去愁校藝刻式亦云既竭心思矣顧愧非法眼及大手筆耳衡中一舉六人皆名士不出去去年所品奇材成身堂  
五  
粹之間亦一段絕妙事場中折卷閱名是夕喜而不寐但吾窮郡何以作興之想諸丈必有妙裁也試錄尚未得容嗣寄

與府僚諸公

同僚之誼本異姓兄弟而汝楠之見愛於諸丈尤兄弟之最式相好而無相猶者真可以自慶遭逢之非偶也違衡汎觀各郡心切訝之雖以汝楠降志處他郡邑賢者猶未必一一相合凡今之人不如兄弟詎不信哉而乖別之懷何以堪忍也棘闌諸事殷齋回道必詳今歲之盛業已白之當路爲立坊以樹風聲

須當臨蒸孔道在後則石鼓之教化有關在前則郡治之關鎖有賴惟願諸丈圖之汝楠心切省侍端發星沙自不容已終以不得躬迎新郎君爲歎至如朱炳如曾喬劉宗劉容文簡之不第有深慨焉然或與廖汝恒伍大輅歐希稷徐應舉同爲乙卯之魁未可知也面間煩慰諭之而石鼓勝事以屬炳如諸賢勿因暫淪而遂已可也郡中疲瘁實不敏所貽而當路臬司殃及吾富穀之民怨咨非特在上以汝楠目擊不能自効亦當任之所賴撫綏在諸丈耳

答方郴州

便翰至具悉近況昔蘇子作蓋公堂記叙敝醫以蠱治欬金石辛毒無不備嘗而思欬者果病蠱又真以蠱疾治之更加瞑眩而病蠱者遂瀕死有一人收功者曰何不去藥而親飲食非有奇技良方也其人得脫死而安此事甚可喻三峯兄之舉若萬一使僕爲之亦如收功之常談而已何如何如古宿有云大虫累紙帽驚人又好笑看來天下事何必如此微示中傷此無害也萬勿動心人之榮枯豈人能害縱能害我必屬我命但能害我外物至於飲酒徜徉陶然自若共柴桑老人俛仰無累此亦能害我耶第守衡多



年考滿得優譽亦似尚可羈縻祿秩但一念愛日不可解心將即具疏請俟老親江門曰有官五馬後無官百揆前當與澄翁共詠之

與梅苑溪

曾記淮西道中與公聯轡北上擊節晤歎脫郡即圖高臥東山萬無驅馳不歇之理既而汝楠承嘉命幸無咫尺之書分部飭事此行當竟圖之閱報公領事曹濮間此官乃逼趨公入將相路頭豈休歇時也會對龍溪古林二丈及此各以爲然因作東馳布且賀且問公以爲何如雖然以臆見談之西晉南宋雖清

與張雲屏戶部

談與講學不同玩愒王事自立宗門其究則一此程朱所以拳拳於開物成務方今多事須材儕輩中亦宜有一點任的意思時出而任之非公誰望耶弟之得告侍親公之身寄世道未始不俱踐淮西之言也公又以爲何如

答張雲屏戶部

京口聯舟久踈晤寫乃者不圖既別春明之後獲奉教譙於滄海之涯節屆登高獨開賓館維時近川貞菴文武翹傑風韻薄雲而小子興劇酒酣不問主人勢取黃菊意外傾倒倍懷感私次日登城泛海之約

昨宵餘興宜未遽闌晤侍高賢尤出衷素而況噓以高城之風蕩以滄海之波耶所以遂發扁舟綠中聖未醒且前途候命便作班衣計耳季東溟至載荷屬致倦倦雲屏圖不寄到不緣品題候至江南覓一佳畫奉寄茲先以詩謝倚舟凝沂與潞同馳

與四川藩臬諸公

薛井分襟方看折柳事竣就道滿目霜葭歲月如駛易生感情至於遊遠知年能無懼思乎汝楠極荷垂厚仰瞻參井耿耿德星照映心目唯小人有親再白倚門不能更從公之後上書闕下雖未奉處分已辦

與劉又洲兵憲

再上三上矣唯公臺謁齒及爲我言之不勝私懇望崇淹久不日榮躋台鉉區區菽園靜漠亦豈曰遽無夢思遥繫賢才世道況公篤平生之誼者乎祗候宣麻馳書爲賀謹因吏還布此代面邊事海情目前暫解亦公所欲聞者第海上來春北邊來秋所不可知爾并以奉聞

與劉又洲兵憲

別公計五年矣公過長沙不及一送春首黃梅道中見公傳牌相左一交臂間耳念之悵然辰沅舊節補鎮得徐湖北之苗夷淮南之海寇沅州之疲彭城之

衡公較量何如也雖然此兩以艱劇試公而登用之耳公之才望用蒞艱劇譬則游刃解牛而時事艱難則南華所謂每至於族見其難爲者也海內事今仗公等願公無惜勤勞焉汲泉使君進一階而得太中丞此公前官之武也惟俟公繩其後耳第已請告將於南山之南種菽一頃漁隈半席以當芻豢未知天官太宰肯容人爲李今伯否過彭城滿擬一見而公至泗州去去思公祇疲夢寐謹函此申候

與唐發野

和陽侍兄噓之清風浴之溫泉越人又再遇矣懷想增穉有傳兄自佐揚遷官謂兄學齊蓋賈官亦似之不知果否雖然懷王之諫正誼之對謂董賈優於兩魏可也蘭人方子青年警敏而混於術流中偶及蘭第一流人物舉道峯給事暨兄以對兄雖不撫什爲蘭水增色多矣哀中聊叙悰方生兄鄉人矜而造之所不待贅

答江新源

君上幸挹徽容溫恭如玉一見爲消鄙吝至今欽嚮父老傳誦我公爲州之政廉平自昔未有也隣疆願望今宰庶幾似公氓庶始安公雖止蒞一州河潤之

効淡乎隣境者遠矣此心愈益馳往奈遽見之後猝猝西行及茲以大憂跼伏仍不敢以不祥之姓名通於記室惟抱歉然公先施誼厚翰教推獎過情彌非所任祇增感悚循良滿歲恐一州不能久借我公前晚正與練塘石圻二先生共爲太息然爲世道計則又幸公登朝也敬候好音容展賀悃

又

深冬秉燭細奉教諭自後靡日不懷請益之思奈多難之餘勉襄曠事春來病懣幾不可支入山掩關聊得不死稍聞我公榮遷北部病中慰懌更增悵然尚自思未啓關而使翰適至云別古桃方首東發噫嘻我邦循良信邁矣乎轂下需賢一州難借第六邑最政仕範所在向對諸大夫縣政之問必舉我公今茲信邁能無情乎藥鑪寢塊之上遙緘此心以送知己循良之思終何時可釋也伏誦州誌公於古桃可謂殫厥心矣屬序潦草不能摹狀一二乃得副名不朽愧汗不勝惟願繼公而來能循舊軌以張新政隣州永休則天目之山震澤之水與公之鋒鏑精神長在疆中公亦何云遽別吾若也練塘先生不忍別公屬不肯爲文贈公之行練翁未知不肯病狀未堪筆研之役

然私心嘿許必當一償此願稍俟病却乃得奉寄耳  
西曹不肖當棲跡因公之行更軫夢思先輩名公發  
蹟此部者甚衆藏名避榮績文練政此先輩之所蘊  
量也因以贈公不敢附儀緣待文成并上

答楊大悟

不肖靜數入楚之歲乃在二紀之前客程高館燒燭  
談詩耿耿如昨日事癸丑從蜀道往返陟孝感東岡  
詢輿人舊館悉改製制林木鬱藉而王人已作令中  
州依稀夢寐令人徘徊沉痛臥苦之日不意雲翰忽  
遽廬居抗旌然境已浹旬日高館後會竊計當在目

東壘

八卷五十五

十一

前且得故人佐郡不覺驚忤遷擢循良仍在別駕固  
爲吾道惻惻第茲時海妖遁去歲事亦登碧湖之濱  
道場之畔亦足以暫留騷人而靜俟殊擢也玉崖老  
師不奉起居又多時矣讀所奉書尚未知先君棄孤  
感念惓惓涕泗橫集至以我公譽望屬不肖加贊彌  
增汗顏即擬擎丹詣賀并詢悉王翁近況緣不肖自  
持服來不敢以不祥之身一見當路比且病僊日候  
藥火姑待便緣候於公敝邑道路之間圖傾積懷其  
館於郡事殊簡惟兵集而散或爲戒首亦畧可慮耳  
想不足煩大才緒餘一經畧而晏然也不諗如何使

還謹先謝書幣之辱

答王巖潭

客歲孟春邁先君之變荼裂衷懷方有歸路及抵苦  
廬罹變不一抱戚裏事仍虞海患以此世間事故一  
切罔聞及慘痛稍定首詢大典知吾兄高才雅操一  
麾廼罷千里飛龍之姿猥同伏櫪能不爲隕涕惜世  
間一才士乎況平生知己骨肉爲懷又何可云也臨  
江夜談深幸兄淹屈之年有三臺知厚此吐氣得意  
之階不意吉州飛報九江變情飛報之文誰爲之哉  
要之用舍由天兄行邁適罹其數亦無問誰爲也且

東壘

八卷五十五

十二

兄自早年文名大著蘇文忠嘗云獲大名與享萬鍾  
等受福於文仍欲顯文於位抑叔世造化所不能兼  
耶兄今杜門數學傳之家塾及其生徒探歷雲泉山  
中偃仰有以仰窺兄之善處窮通山林浩然造物亦  
烏能以窮我也先君承兄平生通家之厚香儀遠及  
九京有知荷兄何如今人感泣無已不肯以歲餘苦  
懷積之成疾忽自痛念未了性命之身未可遽死雖  
謝跡不出城市亦將於環廬山間稍靜圖慰以寫積  
憂兄肯來湖上先枉蓬門山間白雲得共知已是不  
肖所夙夜西望如馳者也何當竟有以慰我

答汪蒲山

伏承顧使存唁披誦手書及領香儀謦然通家故人  
之誼轉憶曩歲使札臨日於問寢誦之先君謂白首  
故交不啻覲面言猶不忘今九京有知能不重嘉我  
公千里之惠耶祇令感泣不已中山壽域記之來編  
者證之鴻寶正源諸書信哉佳阡殆天錫仁人俾穴  
其地以報後人也又讀天中之說公平生以受之天  
地者自完惟分中德契天冲氣所歸育桐蒸芝飾之  
文露種種佳祥皆公心瑞爾蒙公舉以見教不肖爲  
裏先君終事亦嘗留意天機第冲氣所存何敢望公  
庶幾得之哉先君每語不肖成周之世死徙不出其  
鄉今式遵誨語扞之家山大山自亥轉艮趨於平陽  
有夾耳兩山山如几良流遠堂之玄而出青龍三重  
前列榜案中匯湖流雖自盡其心於術合否亦所不  
敢知也巖潭兄有東覽之興何當枉公同行先過敝  
廬一爲不肖正之亦令得入於天機耶向奉短詩殊  
不盡意茲承徵及綠不肖方持哀中戒律未敢更作  
姑書舊章以獻容以異日別有所請輒因使去裁謝  
所蒙瞻念之情敷染不悉

答慎君

荆楚

卷二十一

七

荆楚

卷二十一

七

又

莊誦來翰一何謙重執鞭投刺亦是工夫固吾文勤  
宣風紀者所爲發歎然要之亦非工夫外事也灼知  
此義自持風裁以及鞭刺殊非兩截不認如何大疏  
匡時凜凜直言讀至有事之時不暇較及百千萬兩  
之利無事之日又不得不思所以休養生息之謀今人不  
覺休心此誠頂門一鍼也東南民力告竭而執事者  
從而浚之戰後凋瘵之民竟何所底哉歐陽公有言  
軍旅之際重才能朝廷之上崇名節在今日不可  
無此言湖中妖寇幾成兵燹幸剪其牙當不復熾第  
未事之先兩盜官衙亦非無端而卒至者想亦畱都  
所備聞也可汲堂詩容不日草上非敢謾語

癸丑奉侍別忽數年馳驟靡喻漳浦偏邑至勞名賢  
在蜀中時聞耗悵歎後得旌異書乃知吾湖人物稍  
試即爲治行第一海內搶攘之日宰縣者得數十如  
公何憂倭虜哉又不勝爲惻客歲抱戚廬居忽聞徵  
君就道不及執手至今耿耿乃承倒施翰貺遠及教  
言懇篤意氣惓惓似念臭味兼憐有喪不肖涼德何  
以蒙此唯有感激爾砥柱之云過獎增愧四方多事  
士大夫往往駕言倜儻英奇沾沾小節不足顧忌至

有如兄所云若不肖礙拘牽株守無能雖不敢自  
撤藩籬然於世間何益彼此易觀豈不相笑惟我兄  
長邁材偉局嚴廟異器而鎮之柱石過彼橫流英雄  
守道凜乎萬夫之望始爲全材不肖所願爲執鞭爾  
拙詩爲蜀人誤刻業已收之祝融契予爲棄其醜所  
存一二自當倒屣請益別論可沒之詠亦何敢忘憂  
中向持戒律祥後偶爲友人破此然詠之終不成聲  
俟情事稍調即當完上先此布謝衷曲掛漏不能備  
展

又

皇堂

大卷三

主

數月前自廣若還奉公咨所附詹子書即日承於隔  
年寄徐景山手書并得誦味公每劄必念世事多故  
可以仰窺忠耿所刻畱臺諸疏深慰所欲借觀荆公  
摘粹亦愜鄙意大都南疏爲海內想望雖危言極諫  
朝廷亦必寬之以其似虛升之觸物非有緣傍而發  
荆公爲文經術世務靡不淹該而渾逸在蘇家之上  
因其注措少乖遂忽所可好多矣世惟識寶人乃知  
寶無價非公誰爲發明之哉一菴先生起用屢上輒  
寢事極可歎然先生自揆必以不出爲免於負擔使  
賢者自幸而旁人太息言之又增激切爾年來極荷

公垂意區區顧汝楠寒昧何足勤公惠好目前大典  
僅賜輕譴庶遂林臥之懷不然服限已滿勉圖一出  
則茫然世事未知所嚮公獨何以教之

答种方塘

前歲行次餘干會舊僚越涯李君問其補州之因知  
公不復爲州矣第未得其故憂居水滸忽承雲翰乃  
自東來始知又以遠程左官曲叙故情貶惠甚厚令  
人感刻之餘繼以太息公之在水清冰之熱流電之  
照至今湖南誦之衡有楊君永則有公兩賢豈有異  
哉今楊君拜諫揚綸公乃陸沉散地豈非遇耶雖然  
不肖謂公以日南萬里之故或棄五馬而甘息機金  
猶在籍則亦龍蛇之蟄也願自寬愛需象宴樂雲旣  
在天不患無雨需之而已不肖別來三上疏乞侍不  
遂因奉親西邁竟成扶輿以歸茶裂之懷十有八月  
尚未勉於骨立中心誠有所不自解也加以不德之  
罰殃及稚子苦臥僻陬絕跡公府計祥不遠尚圖永  
惡丘壠以伸終天之悲敢爲故人發此衷悃以公在  
浙游楊令聞不肖責也敢致書東明方伯代爲我心  
其餘若不肖故人自當別致或方湖諸公有當効力  
者不敢引嫌以蔽大賢也使去附謝至厚往來之便

不惜嗣音

與嚴允齋

不侍教席於今四週不肖多難沉憂痛結五內同輩相傳往往荷公存念極令感愴去冬聞公亦遂罹憂以不肖在疚之懷揆兄如何堪忍一江之隔向缺脩弔祇益馳情第又惟不肖往事陳情不遂仰羨得告伸誠周旋色養則今日所邁雖同其追念生前不肖視公增慚沮矣稍可以奉慰孝懷者此也如何如何頃死年餘不聞外事海壖稍定得延喘息其初以爲執事者戮力之功後乃知公於彷徨瀕洞之時展計

集

卷五

七

不一公雖高臥賢於不肖驅馳萬萬東山譽望世道重寄當即歸公況報劉既荷明恩則所圖稱塞者不知當何似也幸努力節愛若不肖則素乏寸長兼之病棄自今廬於後壠以贖當年猶謂靡及惟存身一事尚願領公秘言此外非所敢知矣謹因孫鶴泉之便附牋申問臨緘默默幸察我思

又

旬日旁觀武昌施爲真千鈞勁弩世間豪傑也區區能設最下之間發兄無上之義令克然以歸登車釋思連日究論胸中亦似轉輸自弗可已也臨別爲吏

練識山中深沉之說似更有微悟世途練識皆凡火作用須深沉一番方得大力以轉真丹弟雖暫時逐隊沉浮山中之策蓋已決矣何如何如弟考滿應朝事既已有議按察非唯不必見亦不宜見唯駐蹕數日必當知之兄應善爲我一言爾三年娖娖爲吏不一入省城聽兄數語計別當五旬復會五旬之間能不空負時日見兄更有請質教我惠我謝不具宣

又

蒲圻附小詩託石洲張丈想已到了是夜劇談暑夕不寐感熱至岳陽遂委頓養病三日忽念郡事未代論

集

卷五

七

落之士饑疲之民待考與賑者且罄罄矣輿疾行邁會巡公牌適至計七日可至岳陽而弟勢不能待矣就車忽憶軀病親老行冒垂堂何益世事乃爾奔忙也士大夫開口欲求進取當不啻三緘至於遺榮謝寵求遂所志不妨煩瀆弟所告於撫臺者不諗巡公尚可轉移否泉州故事臺使成之梅翁雅素蓋仗意氣者何必曩時閤使可爲此也願兄爲我商確而圖之如其不可須待來年俱不悵寄聲垂教此還了郡中數事即起送赴考江門云但得聖恩憐老毋滿船明月是此時頗同此懷敢附郵達

又

瞻企兩年未計一晤以爲耿耿楊春江兄來衡靡日不談動靜不啻覩見顏色上章雖不見報而公採真鍊化游心無極不異神仙知仕路九折危坂逼窄險濤舉不關公靈府何緣密詣記室促膝相證補滿秩復七閱月但得當路借九脫此符竹長纓即於浙水東西訪桐江客星煙波釣叟薄言自適當路何苦我以羈繫乃爾豈將使我伴公行藏有緣一窺秘奧故耶所謂異人今復安在黃鶴樓中願虛一席夏秋間定得把袂細叙茲因舊吏赴役之便附致候私

與王沂陽

卷五

系

與王沂陽

不肖笑然凶斬之中非脩問於四方之日也顧於兄平生知厚能無眷眷乎王芝公精進不倦不啻今之徑山將過記室極知兄學出已至於山然亦不厭土壤之增也芝翁道兄向年寄跡天池此去寒暑咫尺爾不肖雖屆祥日尚懸壠樹能撥一棹涉蒼水訪一菴精舍遂由前山同入天池談究竟法否附芝翁聯布傾嚮

答張武康

仰誦大製雄勁超絕彭君得之當與天球同爲世寶

夫仰日月之文明覽淵泉之不匿然後知螢尾之細蹄涔之淺矣不肖方自愧無地而稱許過情其何以當惟迴環翫味來製或起發之後更圖勉旃爾詎吏始知編得惠及敝親影未波餘俱荷垂意副以殊禮鼎來之厚真非所任祇有心感謹附吏鳴謝摠詞難既君侯亮之

答費縣尉

承報涇上之捷與省中來音相合細味報中軍情廣西兵不知今防截何地盧鄒二總戎所統乃彭宣慰一校爲湖廣生兵然廣西兵力冒死挫其先鋒亦俱

與王沂陽

卷五

手

可嘉也令人喜躍黃浦老管雖未盡擣大勢既然諸將可以乘勝彼中亦孤危矣零與西散亦不過沿海

以圖抵沙恐無更西至湖境之理唯新市五林塘頭諸口更加填塞揚兵其上亦足張先鋒而止奔竄也平望遊賊隔鎮甚遠千萬無患不必過防也願爲三公祖道之

答汪蒲山

比年三經義嶺乃得一接微容聊浣向來勞結倅倅別去第青山幽人色澤音吐皆足銷人塵俗野酌數巡山隈携手白雲芳草野意彌襟豈一月行程中



有耶持此還山前極夢寐恍在九芙蓉間也仙使  
來自西翰教懇篤獎掖遇情感不可喻然細繹深指  
真憐不敏向沉湎於枝葉浮華之中所呈說經似與  
前趣味稍異雖然吹影鏤塵總非實德南華所謂其  
亡羊均也豈不自知豈不自愧聊以聞於賢郎新友  
豈敢辱大方之評許乎論心數語新律數篇歸來青  
山觀破通塞仰見高賢撥塵見已拙詩所詠難老之  
云又高賢餘事此誠鄙心所仰鑽未易幾及者非敢  
爲誰兩疏乞身報劉日短當路未諒猶見牽羈每欲  
快意自割贅疣老親以不忍一割爲言有難以徑情

大書

卷三

五

者自來登岸證道必有深緣豈世網凡夫所可希觀  
乎惟有嘆塞公更何以教之老親荷垂舊情拜覽良  
多九子新萌香生兩腋六月溽暑冰簟宜人老親銘  
佩無既天中一帙周章省覽尚未卒業然大都已知  
爲物外雅音容一一誦點拈出天然有以復公也與  
槐兄近已進表脫此海邦伸縮有地矣乃我公之所  
欲聞者謹附使謝惠誨之厚并申區區

吉州與藩臬諸公

奉別西邁不覺逼歲除矣無緣奉賀獻歲之吉祇切  
馳繫陪院巡行晝夜碌碌都不出簿牒拜揖兩端間

俗宜風求分處之裨於地方無有也飲愧飲愧撫  
所屬巡河揀兵二事方整緝有緒積穀一節湖西似  
已有餘年來斗役頗煩加積非計意者撫臺爲隣省  
兵事將假積穀之名爲儲餉之實乎以此不敢不  
將來命嚴諭有司咨及貯銀代解此事頗難謁撫  
願一微扣之顯俟示及以爲處裁也倭晉日有浪  
福台寧松之間騷然日甚不知果否差使願以相  
謹勒啓寫悰并謝勤念極知參承不遠尚爲隔年之  
別此心與章流並馳也伏惟台亮

答梅三府平野

大書

卷三

五

僕在雷署每過芳洲戶部輒誦公不置因得所著尚  
書考證僕喟然嘆曰習俗流浪以外物爲命曾有一  
官淡泊而獨尚遺經者乎公誠于仍岡頭振衣彈冠  
者也故每對同懷稱慕無以爲喻叨守楚邦長沙猶  
岳相去步武奈以應酬碌碌問訊闊疎若心之精神  
未嘗不往來左右也獻歲春光已欲改夏醉心薄領  
方之好懷忽承示書兼惠著述不愛家寶以示友生  
公與善之懷愛我之篤何以爲報乎不勝感荷不勝  
驢慰書中謬稱說經僕非能爲聖經重者曩在山中  
有士友過從則職在講授今出守一方有生儒習業



則職在提調說經筆之之意如庸醫對診亦必竭才云耳至如於五經疑義筆削削繩墨穀率確然不可更改則僕瞠乎退舍不啻見海若而望洋矣訟堂剖分膠牾未及燕閒據案翻書周章省覽未敢以臆悉對而大都知爲希世之珍但區區愚忱雖急遽之中亦有一大事欲請質者夫經者學道經世之書也後儒闡發道妙其於天真本體發明殆盡不知斯道有待贊揚抑本無粧點矣乎研窮學術其於爲學工夫似無遺漏不知此學比刪述以前千聖分明指訣能更精詳矣乎因人生日用之常示天然自有之

魚鱗

不卷三

圭

則非講究躬行別成伎倆者今吾輩出而經世即以公證定太學言之或依古本學親民而有得失乎或依定本學新民而有得失矣乎據斯以談叛經離道失學徇世公衛經之憂當有不管字訛句謬者復何

以教我乎使還聊布腹心并謝勤辱祇候嗣音別有請益

答崔新州

前歲過清也碧溪如帶山色澄遠而又有高賢爲政其間流日悅心至今念之至不可禁荷與太史著述翻翻金馬之雄也人文安在辱公先惠殿閣詞林驥

馬所向藉此解脫今又承示楚紀郁乎文哉雖未得悉覽諸紀大都可謂備全楚文獻美人之貺篋笥之珍銘感何如久試百里聞近移守蘄蘄雖差大於蒲豈足展公之才雖然廟堂用人與賢哲自處體局不同用人恐有遺才自處快有餘力如人飲酒常令半醒其有餘量正醒眼自快之地然則公之高懷方快於蘄世間厭厭爵祿何足道也楠薄遊衡湘已幾三載隔遠通都見聞寡陋無可道者寂寥意味亦頗自宜故以食芹之言奉告因使布謝

報袁貳府南江

魚鱗

不卷三

圭

比承西師報捷電掃蠻部雙溪曾丈傳言我丈身處五寨情事嘉適謝安閒興不廢園茶我丈平生豈懷履險如夷固神明所相甚慰甚慰歲月易增荏苒新歲此歲之秋弟且繼公滿秩昔楊文貞公悔不作有司今弟叨承有司及三載空勞無補臺司法令不啻牛毛而綿薄不量以螳蜋股力當其車轍知何能濟也公榮滿諸文移當道皆極嘉獎但云俱候軍門定奪未知彼中事體何日當竣祇伺還轅細布心曲春事漸深每與李楊二君徘徊鴈峯引領西望麻陽勢手觀春當亦同此情也書手行便附承近况

與沈總兵紫江

恭諗牙旗所向群克授馘西南山壑之間游寬假息之輩將一洗而空之甚盛事也連得捷音非但宜遊荆楚者浣慰無喻廟廟間當無不愉快者至宵旰憂勞得專意西北勿顧西南賢公之功不亦偉與容顯修賀命叙監戒因巡院按部甫還勞勞簿書塵襟未整尚未脫稿即今春陽乍轉湘水增波西部廓清民饒樂事分符之吏亦且對景攄懷當効嚶鳴以塞嘉命翰教時抱微疴公今之柱石也努力珍重

答白永興沙村

白永興

卷之三

三

拜翰教之辱垂情過厚佳篇殊有冲容自得之趣令人咏歌忘倦其曰湖南明日春風轉且學裁花似洛陽能達此機世間種種粘帶可一切掃除獨觀昭曠之源以游萬物之表無往不利矣楠極寡陋薄遊湖湘間向來亦作此活計却被吾丈開口道破何其似我心也甚快甚快桂東之政能用裁花念頭種種無量功德民之踴躍驩喜當不待言楠方東虛以求鞭影乃承下問曰何以教之顧復何以答吾丈也佳卷暇日書來請教使還先此為謝

答胡二溪

伏承顯使念及先君貺之隆莫彌想昔年省覲歸自

楚中歷叙楚材先君嘉歎今大賢如公在臨吾縣而先君早化已隔九京饗公之賜感公之情誠無門乎幽明也涕泣之餘惟有鐫刻手書溫渥曲叙平生真不自意何緣得公至此且我公下車以來冰心雅道羔羊素絲之風庶見其人擅名世之文備修姱之德此古人之所以寄思乎沅芷湘蘭也今何幸得亟承之哉不肖投分雖深蹤跡殊簡素冠交際恐忝相知此必為我公所亮跳丸日月將屆大祥更憶循良不可久借擬在徂暑之後數奉清言不令辜此奇觀也

白永興

卷之三

三

文事將竣迴駕有日先附使箋謝無詮諸容面謝

又

張程二生來屬製文序公之雄篇雖覺豐長言烏能形容其妙哉今累於致讀而詳於觀遇因平生寓意所重故爾然極蘊陋須公寬而用楚中旁觀文字生雖不敏然能知公今拙文呈草公能批其陋而用其長使不至貽孤裘羔袖之誚則公之知生不啻生之知公也不勝願望之私惟公亮之

又

湖妖扇動之秋出侍君侯延之譙坐辭意閒定心知

足以折衝一邑有恃無恐矣賊衆不日梟之果中臆  
言而潰散之役竟不聞有一塵西飛近吾界者以有  
公聲援懾之也何幸何幸梅翁比密諭松崖生辰不  
賀唯馳至德清爲我微平倭記畧以備實錄不肖始  
知翁誕且近第於軍中記室闕疎未敢遽應是命茲  
辱見委不肖固翁知己也頌禱其何敢辭但恐不文  
適以黥公爾附吏先謝委命

又

伏承尺牘賜存適發棹東向不及賤答悚悚午翁宗  
伯談次稔公鴻問第云席間商畧鄉兵一事更爲致  
意焉不敢不告若東道中密邇吳江一帶頗聞微輸  
之苦兌期已迫而會計未至吾鄉細民亦切憂惶儻  
已有明文乞刊布會計之數使愚民曉然知無詭法  
庶徵事易完緣有殷鑒輒敢附以民情奉聞惟公裁  
之盜事畧有蹤跡乞密遣二捕用見行保甲之法稍  
排限之仍限以旬日奉報戒勿妄及無辜或罪人可  
得也不諗如何統惟昭鑒元夕後圖謁梅翁當先請  
候面悉

奉匡南

歸省道中弭棹章涓爲高賢少滯庭趨今計程尚遠

歲前仍迫觀事遄征之懷自不容已極知徐亭風致  
千古稱勝然即今行經南州軒裳冠蓋王度如玉靡  
不有孺子之風而是堂先生吐握愛士亦何異下榻  
主人又何必登亭臺撫欄檻然後興感慨之懷動伊  
人之思也盛意心領之矣謹此附謝雖然過徐亭而  
不登却高賢而不顧塵俗吏習實無所逃倘別開一  
科籍塵俗吏僕豈非俗榜狀元乎附發一笑

答俞是堂

楠自釋褐即嗜吟弱冠以後則搢搢胸胃靡敝精  
神所不惜也而竟無所得三十領郡吏習吏事無異  
世家所云學書不成乃學擊劍者然而非世家豪傑  
斷絕之資也見高賢學士談及儒林藝苑壯心猶未  
遽已時携一編吏暇冀以就正而家童僕隸但知主  
人之爲守吏不知主人猶有儒生之心也承徵金陵  
以後舊稿檢書籠中無之童隸答言束之以歸山中  
久矣重隸固知楠面目哉其如未已之壯心何其如  
有道之就正何雖然楠亦從此滿吏矣從此依親山  
中有日矣銅印既遺初承且遂而吾丈大雅幸接桑  
梓錫山天目惠水雪川之間費船去來詩筒往返何  
慮不數數也楠猶謂不可虛來使也童子以臆記山

中詩數首書之別冊先以授使至於嶽湘吟弄與鮪  
糟漁叟答和於葦岸萍流等於蚓吟而虫鳴者則王  
山回使傾敝囊而附之但恐霜臺肅穆之地發笑失  
膽也惠及諸作併三石諸公題評楠未及閱先欲誦  
詩熟後加許測海窺天不妨以大以小各悉所見故  
也先此拜復

又

自違南浦汎舟章江觀彭蠡之勝問于越之風楚客  
歸吳土俗漸近而江山如畫芳草未歇可吟可嘆之  
景所不能道者又日對吾文金陵諸集摘其歷歷相

皇鑑

八卷五

卷

似者徘徊咏吟以寄物外之思比之倥傯裝懷抱牘  
待判意致迥殊但謂金陵以後未見吾丈湖東諸作  
頗以爲歉見呂安仁屠弋陽乃知吾丈近有外臺一  
集第未許外人得窺秘寶耳儻吾丈肯寄一編不令  
數疲夢寐甚盛惠也委作詩序用祛途中睡思把筆  
謾寫不覺盈紙愧無一言幾道可爲佳帙增重雖然  
自我發端數百年後不患無歐陽子之知昌黎也至  
於序末禪品之喻亦敢自比食芹之獻金陵之迥異  
數集無他轍下諸篇已見取材者悉罷棄之遂能圓  
融了澈以臻妙域通於論學何獨不然陽明先生曰

不用煙花費粧點儘教刊落儘嶮峒吾丈既臻此域  
敢爲吾丈道破唯有以教之寓衡詩附發公一笑已  
倒敝囊正欲君子見我肺肝也愛厚逾涯併此鳴謝

答何進賢賓巖

楠惟賢哲星分海內每悵合併之難幸或覩見之又  
局束官程不能抵掌竟日萍蓬蹤跡令人慨嘆如吾  
賓巖真浙水台嶽之秀往年一見掇魁雄文即馳心  
几席雖日緒餘亦可考衷自荆川而後詩義一人而  
已而京江並舟南浦聯袂皆造次數語忽漫別去靜  
思如有所失者久之承吾賓巖惠懷不忘復馳使於

皇鑑

八卷五

卷

卽子水涯捧誦札翰不啻面對瓊枝而冰簟佳籍惠  
貺稠繆皆以美人之貽倍增珍感屬書金扇聊以近  
作請教欲構一律奉贈匆匆未能願以異日相報又  
雄履世往往見其徧長若摺撫微細輒困於世俗吏  
人之手昨見夢山中丞道進賢分宜俱治行第一私  
竊忤慰楠兩守八年雖効雞鳴日昃之勞無以自樹  
登壯夫之臺道德功業並立一時不徒繡其輦輓敢  
於賓巖深致望焉使旋附謝并述區區

與呂安仁

昨者畫船簫鼓揚撓紫雲指點山川嗟嘯風月東京

所謂仙舟有是樂否祇恐路傍觀者稱舟中之人爲  
仙不如昨對吾兄無其名實有其樂也席中縱談乃  
疎狂故態吾兄乍聽不見斥我而若樂聞之柳子厚  
稱人固有嗜土炭者土炭亦何意乎見嗜也曰平生  
有綠耳再會劇談別去懷憶殊不可支不日赴觀走  
馬京塵不妨塵埃中自有意氣相與者疎狂縱談兄  
能從此數俯聽之乎贈詩書之扇頭奉兄發笑信溪  
水流言向紫雲我心同寫

至家後寄府中諸僚

弋陽道中曾遣箭手回東達數語千越前向遂抵吾

卷二

不卷二

卷二

浙矣曲江水木湛澹孤清而兒童父老見呼名姓故  
鄉風味如是且度趨日近高年賴安此懷欣慰翻憶  
郡中與同僚鵠立上官之前奉難事之人聽莫可端  
倪之語真如夢中飛幻鬼神動既覺乃知爲夢也  
伏唯近來雅況何如何日句面稍更非在遷轉禪家  
謂之解脫故日有望於諸丈耳歸越圖書鄉人且訝  
且笑其知我者爲慰爲賀經趙公祠爲之詠曰清獻  
當年返舊廬高齋堪詠一貧儒拂水還笑鵬夷子貧  
殖名傳太史書弟在郡旣免入酷吏之科而還舍頗  
無貨殖之累然皆諸丈夾持之力也皂快還附布行

候

與許郎中石屋

久離吾浙繫輟衡南懷企殊切傳言兄遠跡鴻遠結  
樓湖曲此意嶢然孰謂桐江今無後身耶祇今自愧  
洩濁耳滿吏經過觀省情迫不及瞻奉專人走候伯  
兄今補何省久淹京師豈尚有點王之人在耶冶山  
兄自廣平遂拂承極知高致得無果病否第兩試吏  
邑週且爲白髮老親圖供菽水兄西湖之上倘容  
隣則林逋宅傍幸見平分風月茲且行邁不及多言  
與常守備遂齋

自柳陽來者傳報不一或云賊孽亡命掘強一隅勢

不蔓延或云此賊以願招乞田爲名柳桂山冲可以

藏匿必趨桂陽唯猱子嶺道險我兵得以扼其襟喉

要皆難以過度邊徼腹裏總爲一身即今嶺東有事  
嶺西烏能獨不繫懷方念間忽得來諭地方新民俱  
爲藩屏不勝浣慰但新民易搖藩牆當備減東生西  
賊態之常惟公素蘊自有壯猷顧區區之忱不敢不  
告

與繆陽泉少叅

畱省寄蹤幸攀大德乙巳奉別遂成參辰悵仰不可

盡寫我公雨臺宿望譽滿薦紳而西蜀振旅尤令人想見風采汝楠癸丑歲備員副臬清戎蜀中時直指繡衣已還天上可勝注戀比廬居終禮靜數交游益深江雲渭樹之思敝縣令二溪胡君傾心鉅公語及近事謂公勇謝臺政出俯蜀翰汝楠始得一聞近況惟嘆西南荒徼何足重煩再臨雖然舍章侯時古之大臣所以繫安危而關宗社者其出處之跡固自委蛇非衆人所可窺測也胡君又及乃翁蘭州向荷嘉薦茲又嘆其淹留感公無任汝楠謾答我臬翁垂意人才素所存當即區區向負倖直在雷曹唯二三知

自贊

不卷五

五

已日密往來第不善存形跡頗爲同曹所姍公秉持正義施德不報感公豈獨君哉惜汝楠十年以來漫無樹立多負知厚耳因便具啓起居并祈爲國寵慈至述彼此感私亦偶及之豈所欲專聞於公者哉諸惟丙照

### 答丁庚后

數年傾注僅於泉上侍教終讌大雅丰容雖暫快瞻奉至於寫情蘭室密爾論心竊抱深願而未能也自昔論文十聲氣於應求之同以區區夢寐之懷向冀思存飛翰盛貺忽爾見及非憐臭味何以有此從今

登有道之門締平生之誼豈非快事耶知感知感鄙作誤爲邑侯所傳極悔紕謬貽譏覆瓿左右亦有取焉或柳子所云昔人土炭之嗜耶或愛而忘醜人情有之耶恭承即赴南宮射策對制戒行李顧離別之秋而垂意鄙人兼及文事公之存蓄弘矣無德不報遂當攀送奈綠先人誤芥非地旬日間改卜他所度不能前謹勒狀控謝

### 答唐貞山

承念及先君褒祀以先君平生苦心砥行屢移乞休且甘就朽沒此典誠不可缺世之仁人君子有如公

自贊

不卷五

五

若贊之不尤足爲幸也東白公入學易出學難出學易入學難二語互發最善提省公首及之不但爲先君幸所以教不敏以圖克肖者厥指弘矣公北上時值區區深入廣若坐失趨送此心愧負方不可言獎賀繼至何以任忝唯有鐫刻不忘爾梅溪爲先君相山果得善地過峽送龍三梟而出其他相者皆以爲宜倘後有效是即公薦賢之賜也幽明佩德復何如耶對使適理壙事勿勿勒書占謝

### 答劉凝齋

捕竊祿衡陽頗久倒屣迎師亦所素懷顧於我公雖

繫念甚勤而躬承獨愧不數繼而湖西叨役共事蕭  
灘大賢爲政迥別尋常不啻鸞鳳出鴈鶩之群入境  
甚快所聞然而益悔衡陽之閑疎也此心自知向未  
敢以告語於公顧終不容不抒寫記室之前尚圖承  
請於後爾西守次年即伏苦塊極知榮轉近守畱垣  
然不敢以棘人姓名相通知公自能見諒書既飛墜  
備悉高情語及衡喻兩方彌令心惕世事多艱網維  
欲弛方藉風望巖然倚重古人所謂虎豹在山之勢  
實有賴焉來諭何其過謙益有以窺公不自己之心  
矣誨督北上敢不強勉但三年居廬謝絕世事間有

鄭堂

大卷三

三

一二外報入空谷間如武陵人談及秦吳爲之驚詫  
竊按志日益謬事日益多進而展葵藿之誠難退而  
守丘園之素易此禪除之後徘徊凡十閱月猶未遽  
出親朋爭勸聊一北遊使鄙人兩無所抵竟返故山  
者必斯行也我公何以教之別示貴邑書院汝脩初  
不及知曾歎武邑絕少墳籍發貯數編不意遂有此  
構後來亦頗聞之不覺汗戰何敢更爲文詞增其罪  
過惟公至愛得除免前額易以他名祇以舊守一日  
之誼別致相易乃敢奉命爾新錄衡士彙征自是先  
達振起之力區區何與焉惟有贊喜辱念益不敢當

謹附控謝并恃夙厚輒陳鏤鏤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二

鄭堂

大卷三

三六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三

書簡

與朱希桂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屬正三場吾汝衷之文真無纖微可訾非誰語也汝衷之於業文不患非輕車熟路矣百尺竿頭欲更進步超邁絕塵直闢妙品吾汝衷竟當自得之諒不待贊也畱紙書閣中拙作一首致上匆匆塞請容另裁寄到耳夜別耿耿

又

自臺

入臺書

頃承寄音千里故人如相對春風中也舍親堯山承相夾持相觀而善摩成無止德業為懌不勝自出都來觀東魯之饒色經日棠之游道還吳越則有防海之患人自楚來則有告疲之急海內多事正賴賢哲今當古人有云鐵劍利而倡優拙願君之脫去詞章慨然任事與舍親相晤何如

又

僕居常靜念楚役自是供事之常何意遂成平生道誼骨肉之知而勤公幽明契闊之念公秉厚道云何敢辭顧非謫薄所能當耳又因公登進連札種種疏

言相託肝膈不自揆量惟欲以肝膈報公最古之道然猶不免於賸餞之禮而降以殊渥之貺茲無乃厚於故人反逾其涯非所以望於公者顧亟施之耶然不敢以不拜者情不能拂公之過厚也增感增愧論及歷部以道體少徇旋歸不勝懷念計公久寄簡書部內想聞已及改歲正宜夙駕觀察萬乘封疆大展風猷宣助政化慎勿以區區行色為念海上銷兵想公快聞禪除後兩會轅門甚道盛誼此翁日云具歷艱難欲言路一知其狀又云凝齋諫官之表愧不於楚中識之此欲致其私於公然實亦可鑒也深交那得無情輒為及之謹因使還宣謝

又

時逢歲臘始接隔年手教知已惠好貽我安臚衣履以易禪制之服情味深厚感切何可喻言教督北上至於再三近接梅林公亦苦為勸駕第平生攝味寡識世事方際艱難其何能濟乎恐負故人拳拳聊欲於冬春間一往以觀時會倘目前大典賜一輕譴佚我於豐草寧林之間正如鄙願萬分苟免茫平宦海不知其津公最知何以教之耶聞公方宣綸江北今年歲事不登兵費無藝根本之地百姓枵然諒公多



所採濟權得振敷而地當津要遠慮近憂必軫公深  
長之思而舉措之區區久跡世事何能贊公哉

又

自附荆山書後非不念公坐廢書記責綠衰疾中不  
願以姓名通入大都初夏禪除漸理祥事欲通一問  
於左右未覩翔泳之便方鬱此懷昨敝縣人回辱附  
佳問感念故人誦味再四去冬先有惠緘雖尚未到  
心領無既及閱近報即今宜綸江北大侵風猷竊意  
海內大端自乘輿以迫邊境所可言者當復幾事所  
難言者不止一朝故居常立臺寄天下之耳目甚難

東知臺

八卷手三

王

奉命行事備一方之觀察差易以左右秉直相機熟  
閱世故不知於江北見之行事視履居常何如也教  
督北向甚懇顧天下大事譬之廣厦古人致歉於一  
材況僕非材乎追惟陳情不遂扶病以還雖永懸墓  
門猶不足以伸當年之恨倭虜交橫將相旁求有群  
公在鄙人何足數哉行止殊未卜也

又

不肖自曩春罹痛踰伏苦廬山鄉僻左隔越外事非  
但拘羣哀制不敢通姓名於群公至於知己行藏亦  
無繇訊問冬月縣侯漢南見存始得閣下遷擢留臺

消息甚為吾道慰憚第以三楚翹傑不并近垣沉思  
久之當斯時也能於宦途尋咫尺之退步即於平生  
固自護之藩籬矣彌今想見知己入春抱疾方圖少  
間為問留臺風裁過承知已閔弔寓席未援貺書先  
至已極感惻書叙不肖徘徊出處之間痛切去來之  
日及長詞寫素備悉懇誠儀幣交加情禮文稠繹不  
肖何緣以一日相知而勤閣下千里通家之厚至此  
貳隕涕之餘銘之衷臆又自別來乍見閣下古作不  
啻湯湯江漢方增之流視所薦之文增格而倍氣於  
緒餘中可以規近日之盛養矣不肖悲慟之餘百事

東知臺

八卷手三

四

棄落往歲虛名本無實際今并其枝葉無實之文尋  
繹故態而一無所有矣何足為知已道哉愧悚愧悚  
來諭黽勉時事不德延禍之人方守丘壠朝夕傍觀  
雖適祥日猶合戀依以贖乞養不遂之恨況何材技  
敢膺世用耶海內多虞幸有公等留臺法紀國家培  
植根本之地魏相國所願明習故事以翊中興者正  
唯所可留意願閣下圖之

又

維揚於近麓使君行臺從容譙談因及左右留臺倚  
重按部嚮風精神所注所在歌頌不啻躬承意氣甚

快鄙願承平歲久粉飭吏治幾於同風如公蓄意古  
初渾然質任寥寥平儕輩鮮克與儔異代不論即本  
朝先輩灼然名實流於竹帛者非其智巧絕倫不出  
常談所謂誠與才合而希翁純然先輩之風世事可  
荷非公誰望哉觀察煩公雖以餉事爲名實則倚毗  
大計道出淮揚頗聞海腥江孽連歲搖動養兵無已  
災沴繼之中原岌岌關伏威而裨大計公何以哉計  
不日事竣報命拭目至言益深群公倚賴不獲晤言  
固所深歎觀察之地輕枉使軺本非區區所願第此  
行以大典幸免久塵行列未敢以中年乞身然衷懷  
未始不在白雲丹壑間公實知已無一言見教而再  
勤重幣非所望於公也

答王雲岡

故人遠念及我傷痛謂欲號而赴之詞書出涕至不  
可禁不肖茶裂肝肺憂患日增分死猶忍忽承知已  
遠信莫文善叙哀情手書具悉舊誼真如隔世重觀  
夙昔好緣對朱白野潛然之餘百結之懷爲之暫寫  
吾雲岡南嶽之南文章豹變茲遊秣陵友善海內益  
增色澤既辱相知寧不爲慰第當權桂之後復就堂  
班如膠庠諸生幸已出監入歷臺臣操下併及文儒

斯時斯景雲岡於跋涉煩困之中有大觀自適者在  
乎具一隻眼高視斯世焉不學而亦何有不樂也白  
野連日縱談令人神魂仍於夢寐飛向石鼓花藥之  
間臨歧一語反求吾心夫子謂群賢日月至焉者今  
則一日之中試驗時刻之至惟微之心徒倚參立亦  
徵此念不忘祇恐幾希日薄真念不存則平生一大  
事亦已焉矣能不惕然能不惕然敢爲雲岡調之幽  
明感情敬脩此謝

答劉生洞嶽

客歲在廬陵猝猝附書至則左右已飛行李北上畧  
得聞起居爲慰歲初即催大故自江右還廬又火先  
君之遺籍抱來省罪跼繫一區外事絕然不聞有自  
京來者傳劉仁山書始知吾洞嶽已復劉姓及受令  
旌德曾記在衡時聞洞嶽引親志爲詞將受一命終  
評此舉太早雖然亦所以恭天命也至仁山云旌德  
刁疲僕謂不然宣州一郡之俗善訟有之僕往吏衡  
入輒洶洶至江右分道湖西亦然僕已試後乃知率  
天下而趨訟今時使然豈但著名之地哉惟以使民  
無訟之心處之則俱無矣淫威以逞之心處之則彌  
豐矣方欲折簡訊洞嶽施爲適有一過客來畧附數

字不及銓叙正自悔發東草草而使翰適至念我  
厚中叙清苦公平于急遽不忘從容于訊鞠不忘矜  
恤于酬物不忘介情于倥傯不忘道心何洞獄見之  
行事者之深切著明也仁山之愛又何足為洞獄愛  
哉僕嘗言之操一日落官之心必為名吏然吏名或  
有盛衰持終身為善之志必為善士斯善念日益克  
積又何止因今日之令旌德方興不忘之心而不忘  
之心又何必常提撕常徹省以至望洋乎應迹自然  
之域也鄙意如此聊以芹心奉獻洞獄以為何如貴  
縣去歲倭寇流入前車可鑒第為今之防封疆不因

卷七

七

入寇曾否易所謂蓋取諸諫者望洞獄圖之其他則  
節省一分以甦民力民必歸之更無可說惟旌德山  
深而地迥仕學相資之秋也石鼓高談能更開一緒  
於茲地否乎相去甚近願不惜相聞僕今歲治先君  
墳事圖化者歸藏來春即於隴畔廬而處焉盡悔平  
生之謬以反求之近裏此古人於墓所處仁遷義之  
法也敢以若心相告

又

訊音專使密啓陳情見執事謹禮之志而篤於至情  
禮孫不補祖況外祖乎斷無為外祖母免喪之禮豈

得言昔日承服之誤今日又誤也且有尊君在則復  
姓本尊君意又何敢違尊君以不忍內子父母無後  
之誼向勉從俗禮以子事外家之父母情也今日之  
復姓禮也卒而厚葬之情也亦禮也斯可謂無歉矣  
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哉若謂陳之即世適在復姓  
之年其跡為人所議萬一本姓不復而本生之親有  
當執禮者其為廢禮滅親何啻千萬於此又當何以  
議執事也況執事於陳孫行也本姓祖母有父在則  
止服其本服而何疑於陳乎第外孫為祖母亦有本  
服請退食服素衣禮行之又不自已報其一體從姓

卷八

八

之恩服至當期亦不為過禮也衡之君子有論及此  
者願以鄙言質之海警再至敝鄉尚未聞以理度之  
禍未盡消維城本也備倭標也緩以治本急以治標  
庶為得之探本之論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四境不寧  
吾民相信又縣今之不可不以此置諸懷者敢為執  
事道之

答錢江陰

執事以珪璋特異簡自荆楚拜官得今固他年卿相  
受用之地第值海洋多事貴邑接邇崇靖知不免戴  
星之勤使來專訊動定沙縣嘉賴而執事風舉洋洋

滿繡紳間君不負令今亦不負君不日徵拜夕郎文  
華顧問當取諸素定以對揚休命矣如何不慰手翰  
藹然契誼都下把袂之情向形寤寐者今若接之黃  
牆令人歡躍執事復推通家之誼迨於老親種種推  
惠者亦惟知已之厚不敢不拜嘉也惟有慚感而已  
牙章刻寄殊賁我綠菽之堂第陳情不允忽奉嚴例  
老親亦督西行中途聞江西參藩之命得廻車叩路  
方草陳情第三疏冀從此遂著斑衣未諗緣分何如  
祇愧種菽不勝區區至情爾又聞未下徵書之前已  
及滿歲先勞無倦之義執事素所存積何待贅言祇

自堂

八卷

九

侯明思容專脩賀茲附謝

又

在都下時承念夙昔情禮殷縟曾寓書於毗陵驛中  
託轉寄貴縣不諗到否比想德化垂成不日來榮命  
矣第古話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惟君念之僕以親  
命且赴西川且乞侍養馬頭明月忽屆中秋并以行  
蹤附報

與黃星池

三賢同過岳麓劇談胃臆指點山川且飲且眺邂逅  
之會翻不易得星谷謂僕作詩否僕云無暇當時未

張二先生並遊連夕吟百餘篇吟而後遊恐遊奪於  
吟也僕向未喻及登舟吟又有不容已者乃知春鳥  
秋虫遊之與吟並發無間何奪之有哉至於好醜分  
量則不可誣也然豈敢於知我者掩其醜哉謹錄似  
三賢一笑

與萬生元獻

臨江握手離緒紛然從來知己那得窮年聚首不出  
宇宙內精神自爾相通無窮之門願知我者相與共  
聞之齒錄叙文煩更刷數本寄到詩不格不調聊紀  
一時相遇之意可耳唯有以和之

自堂

八卷

十

與李生子羽

聞中求應運名士怒焉如饑而吾子羽之文首得之  
而又首薦之此非偶然也屏石孫丈極道子羽行誼  
令人傾服別念耿耿贈言之意願子羽愈益愛重為  
邦家之光屬書聊似闡中所作前途當為子羽結構  
一篇乘便奉寄也

與彭生時鄉等

僕省侍之懷數年於茲為當道曲畱與觀湖南之盛  
真若有緣他年談石鼓者有所按據而稱述之此事  
寔以明昌殊可喜也諸君子無忘石鼓講明之義楚

聞相遇之言及臨岐申勗之語則僕雖違衡而之四方其精神意氣未嘗不在衡湘石鼓間而斯道大行亦寧須我躬自致之也唯諸君子念之舟人艤舟星沙奉候文旆僕從星沙還越自慰省侍得矣於諸君子終欠一迎款然款然

與李洞嶽劉仁山

將別連得兩賢贈文皆自出機軸名家所謂本色語而精神流暢有駸駸愈新愈盛之勢誦之若扣湘玉而喜慰至不可言一以喜篋笥之有光一以喜俄頃之有助耳大抵斯文之傳以其千古不可磨滅千古

前錄

卷三

士

不可磨滅以其出自獨見跟人語言如藤之倚樹方其樹盛藤亦菁榮大樹一衰藤蔓悉枯矣即此文章一按其機妙所在尚根獨見況於平生一大事乎王虹橋來接洞嶽所惠書啓而觀之又喜不自禁其志將有進於此者石鼓講說詳矣願兩賢念之勿令躬行之不逮是所望耳在至厚中裁書不作等閒語因文論道以致畱別之言若感謝之意真非寸穎尺楮之可寫也

與正希舜

高捷後屢承手書益倦倦於上進所志不但一第之

榮而已者甚慰屬望聞有地折之憂與為惻然茲計及虞祥想稍寬解時卿諸君至有原學一事既取讀之似又不及原經一篇僕平生深以立門戶辯異同為吾黨大病然真實懇切處亦須一明言之自古聖賢誘人問學無非欲其周於日用浹於人倫純用德性所在感通所謂在邦在家無怨在彼在此無惡無射皆真實應驗初非姑為寵餽突中正仁義之語而作用頗乖任已叢怨其實假借理學之浮詞文飾功利之根器幾微所在不可不猛省而深辯之惜乎難通此語今深望諸君鑒且圖之省中漸遠遂成遠

前錄

卷三

士

別僕且陳情如得遂願楚越往還不惜相報

答謝松屏

頃得堯山舍親附書承大捷之後謙沖下問以區區一日之厚而致久要之情僕何以當之亦何以贊之惟益仰大受之器為世道其慰得人曾奉朱希桂一柬亦願相聞大畧及目擊多事難比曩歲新拜郎君得以畱連文史之間列史久安多事之餘多舉郎吏倏為將佐即近事亦畧可鑒以君三楚慷慨英賢如或為之則何以哉昔蘭中閱策知君用世之材劑量自別聊復云云冀答謙沖爾

東清生湖東生夢龍

石鼓握手修眉殘秋於楚中得賢書兩賢未錄始而駭既而有懷在世俗爲一番筆鋒戰挫之後在君子爲一番繁華夢醒之秋也世間事有可窮者有不可窮者今人讀書一取第則讀書事畢今人爲官一極品則爲官事畢至於吾人能事何時是盡何物是窮且相與遊無窮盡之門而靜俟有窮盡之遇何如

與汪蒙齋

客歲偶以太極問答請質不謂辱君印可示書具悉雅情但念楠學不自力猶未免牽纏文字雖或時出井窺譬之庖人總辨大官鹹酸終非自食家常也如君遂於理學必有默成之妙何止如是因風願不惜相聞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三

自知堂集卷之二十四

啓帖

請江西巡按赴鹿鳴宴啓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陽門人朱炳如校

伏以攬纒江邦掄英桂籍龍驤學海人材際明哲之難鴻漸天庭世道幸泰征之盛恭惟台察宣風方岳秉直蘭臺壁奎行世本金蹕玉璫之精英麟鳳遊庭信清廟明堂之環傑家紹雕龍之慶國華黼黻之文百度權衡群材藻鑑茲拔南州之藝苑允惟一境之俊良占相譜遂滿於公門快賢書早登於秘府某等敬遵典禮僭舉壺觴文筵歌小雅祈俯聽乎鹿鳴章水代南溟冀坐觀乎鵬運仰承不外即賜光臨

奉張總督帖

恭候起居事竊念開府南陽宣風楚喬華夷傾聽官屬聳觀伏以總督軍門堂下席明盛之昌期兼文武以爲憲既綏五嶺旋格三苗徐方旣戢古甫式遄歸朝淮蔡一平令公遂仍入相本職常率奔走望遠轅門巖廊衮繡之風還下吏拜趨之靡及應朝甫畢僚佐乏人嬰守孤城徒懷台候恭念火金初伏炎暑方隆六韜淵靜不妨樽俎之歡五氣節宣自適燕閒之

慶敢申禱頌愈協平康爲此馳上揭帖敬候起居陳  
叙無詮丹誠不既

奉張總督帖

伏承臺下允文允武式憲南陲斯謀斯猷敬敷皇極  
丹心炯若優詔荐承近播綸音風傳下郡雖似投艱  
而倚重實令望碩而資深天措斯世之安允惟大人  
是賴凡承榮庇靡不騰驪至如本職淮南臥守粗辦  
有司之常湖北叨陪過蒙國士之薦想望風神久增  
私戴平生感激未遂輸忠既辱品題敢忘懷誦伏願  
鑾煙早淨永紓南顧之憂袞繡西歸愈結東人之戀

入卷三

二

尋考愈於衛武將相伴乎汾陽本職滯跡郡符縣心  
旌榮敢祈垂省以迓恩休

奉張百川巡撫啓

伏念備員西蜀承事明公惟官謗之是虞豈剗章之  
敢望誤叨末契偶及謗材茲蓋恭遇明公臺下氣渥  
魁磊道極崇深盛世鉅人斯文先覺莫方岳仰化鈞  
之妙馭官僚鑒跼蹐之才如汝楠本以淺庸委寄文  
事辱我公任人不貳允議如流弛張俱藉乎神裁政  
教稍裨於境內遂蒙不忍以可噴而棄一士且因借  
迂妄以諷在官塵名薦章忝階藩翰感激殊遇鏤刻

深衷比者敬閱捷書欣傳茂烈震威靈殆從天而下  
頌綏靖遍分陝以西位陟留曹光庸寵詔決川江之  
流已洗醜夷之塵垢任台輔之重遂冠嶽廟之公卿  
既辱見知寧不踴躍奈初承分路省務猥繁心馳函  
丈殊深問道之誠跡繫職司尚缺望塵之拜謹顙勤  
啓恭申賀謝鴻私未報尺楮難陳伏乞臺亮不勝幸  
甚

奉撫院陞侍陳公

伏以顯膺新命進握留樞舊臺司屬力趨幕以宣勞  
閩省烝黎已攀轅而悵別恭惟端臺相公閣下命世

自鼎堂

入卷三

三

鉅材清時重望即軍中而大拜歸袞繡以趨朝知風  
京之行列已播先聲黍牛走之後塵倍深驩躍況夫  
封疆化洽張弛政成蒙霧者尚竊不知之潤望塵者  
彌思靜治之功夙在門牆正懸懷戀奈職司方委趨  
送無由祈爲宗祊益加崇護寫丹衷而未罄惟馳遡  
以增情

啓軍門銀歲

伏以曉轉龍杓仰洪鈞之改候風歸袞繡期鼎鑪之  
調元煙埃頌南徼之清草木待東風之既恭惟軍門  
相公臺下力扶人統道與陽亨啓雙關以綏五嶺榮



先庾縣之梅坐一鎮以制三方聲破楚山之竹師貞  
協吉泰大方來幕下惟滿樓之清瀟融泮河水部中  
斷出塞之軍茄和熏瑄王正敷庸而論報適滿歲以  
朝元汝楠湖西守土應分牙帳之春闕下宜恩早報  
金甌之信徒切望條風於獻節未遑介壽酒於公堂  
驅馳在道叨均苞杞之生恭敬未將聊備栢枝之醢  
麾存爲寵傾戀朽拙

啓撫院暨軍門賀正

伏以歲序聿周懋頌撫辰之續攝提貞始重瞻贊化  
之新春轉南州歡騰西壤恭惟端臺相公閣下誕應  
節堂 入卷五

昌期譽隆泰運陽德光亨境內盡可封之俗陰氛消  
盪邊隅無不諫之戎壽極當霄融和浹物辰旗十隊  
方運籌牛斗之墟叩詔數行即端委嚴廊之上世道  
協雲龍之慶王正肇玉燭之祥其等跡遠驅馳情傾  
塊北綿力宜勞總見囿於調元之治孟春傳令冀少  
裨於平序之功敬切望風曷摠賀忱伏惟鈞炳幸甚

辭四川巡撫帖

伏惟台下建牙西蜀揚憲一方料敵境外垂川隅永  
治之休惟誠腹中係屬下群僚之戴本職切念自以  
書生刀尺供事群公未有際遇高明受知俊哲獲如

台下以師表聯屬之情行於撫臨黔督之地者近以  
陳情投疏未奉俞音每荷矜憐促令就任本職人非  
木石恩重陶鈞況徘徊中路之秋適袞繡還朝之日  
明謨弼后偉績亮天在此一行中外傾竦驅馳夙夜  
寧敢後期迺者行間偶見邸報量移近省似爲依親  
實錄台下鑒別群僚一字華袞之餘也更宜努力一  
謝鴻私第條例方嚴川程尚遠雖分署章江猶被九  
流之澤而迴車楚道空懷三峽之春欲罄敷陳下情  
罔既唯知感激益勵平生更祈節宣用承殊眷

辭四川巡按帖

節堂 入卷五

伏惟台下肅持明憲攬轡西州本職夙夜瞻懷願依  
節鉞奈因公遣未遂參承及陳情未申候命中路回  
車叱馭進退兩難雖欲展烏鳥之私敢遽自雇瘝  
曠之罪是以抑情前邁計日趨臺庶幾稍効驅馳之  
勤再爲拜表之地寧知求退乃得量移皆繇大造無  
涯庇休所及地方稍近程限尤嚴徒抱衷虔無緣面  
既霜日台端知望風而感勵冰壺慕下愧無地以宣  
勞

奉張撫院

伏念本職迂愚誤蒙台下採錄片長分道攝事每賜



清誨委託風化并兼屬吏本職誓竭末衷增益山海  
自去冬以迄仲春雖夙夜砥礪不顧勞忌搜舉及微  
闡發隱伏以圖稱塞惓惓至意奈報劉嬰念日月無  
多因此坐踞負恩抱軼東下辭謝之日中心惶灼殊  
不自安蓋因移官得間幸不奉咫尺之書分部飭聚  
不以此時圖慰白髮倚門又為教下幸吏抑情則遵  
蜀境迢遙尤不敢忽然世慮不係痛癢路遵雙流行  
入川南雨澤初降田野茂菁嘉眉之間風樸土潤人  
安士秀西蜀最優處也叙瀘一帶地帶熨夷近亦馴  
順第雨澤比嘉眉稍稀風俗亦視近省少異板枋之  
役以水竭為詞第聞茲役也地方頗疲而奸商得肆  
從貴河出瀘水者大率因公濟私商人土夷先得十  
倍販殖之利通敵民以領官錢而司事者陰主上疏  
更增官值搬運之勞所苦者編民所利者巨賈及乎  
水可通行前枋亦未必盡備亦所宜預慮也江津而  
東重涪之間父老告旱祈禱不應詞訟紛然有司隔  
於振揚土風理亦宜爾惟江津風氣之會堪比州治  
苦之一官而安居彭水兩小邑乃得賢能罕之蜀之  
倒置官材多類此也至如富順如叙宜如瀘州如巴  
渝皆人材會毓之地偏以庸葺之材司教其間甚則

庠序不振而青衿鮮集至於江安納谿教官賢矣而  
無士可教涪陵一隅耳其教得人乃至於賢士彬彬  
五六時髦融洽該貫文章特出川東之右信乎官師  
之有裨於土風也由涪入忠漸抵雲萬左華右夷饑  
荒之後枵役繼之旱災為虐疫厲乘之幸而臺風不  
振分撫効勤中賊輪款慙息疲民可為深慰但以夷  
馭夷如韓退之所云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較是非  
斯甚得之矣至於中賊固群盜之雄制馭失策以至  
今日而我輩盡展經綸亦竟由其彀中無能揚鐵化  
權範圍小醜此則在三國之士所為自嘆耳彼賊先  
軍一事曰草再事麻陽因而善遇之可無今事也賊  
擒於周意副之手因而制縛之可無今事也土夷相  
殺彼此一間中賊雖熾而軍再鮮氏之輩亦豈盡吾  
之良民哉因而兩解之可無今事也失此三者釀成  
巨患剿撫有緒乃出炊闢即其革面似已無虞唯黃  
金換守支羅其巢自若以身替第度不足以制其死  
命一二腹心尚踞跡散毛觀望利害萬縣營宅僅三  
百金二子雖羈之衣冠未見締結之親厚盛之利重  
其羽毛牽其係累舉而棄之在彼賊若毛髮耳此本  
職所謂由其彀中而隱憂未盡消者也然巢去節鉞

遠矣屬吏之卓犖者不多矣徒有撫治者區區之勤且奈之何哉但竣事之後不以已安爲得計而共事者尤以操縱爲壯猷示不測之恩威令其且安且懼庶幾可弭旋踵之釁凡此皆境內切繁事務本職周歷之後敢少効一得以備裁擇至於臺下撫臨德望等於泰山滄海豈坏土涓流所能少助哉春殘入夏伏惟臺下畱神起居以迓寵錫

奉都察院賢否

謹具書冊爲屬官賢否事竊惟生民之休戚因政化之弛張政化之弛張由有司之賢否故精覈賢否所

八

八

以張善治而弘民休也比蒙本院撫臨全蜀軫念激揚因總督軍門移取官員賢否博採屬僚既訪之總藩總臬矣復訪之分守分巡矣又訪之撫治兵備矣意未已也訪及清軍等道豈不以咨詢既周賢否始覈將盡使善政安民之輩有所勸而必爲蠹政殃民之流有所禁而不得肆而本院下問之心始暢然以釋也本道分務協司不得驅馳周道官以察名愧未鑒察無以仰副下問第於清軍一道每因稽聽之詞得民情以驗官守又於帶管提學一道或因督校之務考士習以觀化源則有司掌印清軍及儒學教官

有司得言者謹爲本院陳之重慶府知府涂鉉早年遠學久傳華國之文謫後守邦茂著安民之績才猷敏練志操端嚴順慶府知府沈橋勵堅凝之操存愷弟之心綜各屬之政而明燭夫纖微撫孔疚之民而憂形於詞色重慶府清軍同知趙良璧政體精詳風猷敏贍戎務清而民不擾刑名理而獄不停成都府清軍同知邵大爵清介之守署事而能鎮服乎一邦平恕之政理繁而能攬持乎大體崇慶州知州曾益節惠有以宜民才具足以集事寬嚴並用遠近流聲新繁縣知縣劉體仁處事精詳操心謹密徭務節省

九

九

九

而惠軍窮困稂政畫一而威懾富豪健爲縣知縣張朝棟雅操清方宰邑而可占其遠到英年練達任久而益著夫令名儀壠縣知縣劉壽養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鎮靜之體適有爲之才華陽縣知縣李渭守廉介而節操久著當衝劇而料理裕如得執簡御煩之方有清之不濁之度此有司之最賢者也夔州府知府唐時稟粹之器練達之材治理能當一面之衝荒政能振一方之敝夔州府清軍同知田助職司佐邵兼暢曉乎兵機名負宿儒獨飽諳乎世故保寧府清軍同知葉松守已清嚴而佐郡素聞善政近民平

易而處事人多樂從潼川州知州盧寧天資果直執事堅剛理繁則明作而敢爲任久益強立而不返峨眉縣知縣袁道宰縣一隅素慎官守方當以實政之罕聞其幽懿先任教職曾經行取豈宜以體貌之故罷其內遷巴縣知縣周弘毅醇厚之資惻惻之行撫字勞勞而節以制度政體悶悶而勤竟有戍戎縣知縣唐朝瑚誠信能服遠夷而初無避事循良久宜一邑而曾不沽名此有司之次賢者也溫江縣教諭袁廷椿操持堅苦教事精專辭署政而不近乎史名研理學而尚期乎大就涪州學正王漸造淵源學邃素

自錄

八卷五

十

聞家學於賢昆端雅性成不愧表儀乎多士此教職之最賢者也南部縣教諭王紹光英妙之年溫雅之器教克勤乎勸士學亦足以潤身此教職之次賢者也成邵府知府李台慎密以堅一心端詳以臨庶事守爲已職其雅素政績可占其有成保寧府知府張旦風望久著於藩司循良更宜於爲郡利器始別大用可占此有司新任之賢者也達州同知張牧謫官偏壤而益勵守爲殆幾於有道者之安分勛事邊夷而不休利害可愧夫同事者之爭功合州同知彭謹宅心弘朗爲政廉平節省而民財不傷敏斷而庭獄

無滯此有司遷謫之賢者也叙州府帶管清軍通判史筆刻急深中逢迎小慧傾向知縣致殞其身而身後之公論著擠陳知府致其去職而去後之見思深此有司心術之險者也洪雅縣知縣萬人傑性操不寧多債事之政淫刑以逞有濟貪之議此有司人品之劣者也嘉定州學正盧楷攝行州事濫開詞訟之門退入學衙私收贖紙之贖既虧節目之大無取伎倆之能大昌縣教諭舒燁器慚雅重才近誇浮掌教事尚有敏達之稱攝縣政遂致悞淫之謗果如物議大敗官常此教職欠慎蹤跡可疑相應廉得其實特

自錄

八卷五

十一

示懲戒者也以上賢否因與本道事務相關偶得探及未免掛一漏萬伏乞本院先查住劄道分開註以取其專而且久次及守巡以取其巡歷所及次及總司以取其總會所裁然後參以本道所訪以驗其同異則數人之中亦足以昭示激揚而本道聞見之狹亦庶乎少追罪愆矣武職並本道文移不及各官不敢妄陳不勝兢悚惶歉之至

回布政司

爲申明祭祀以便遵守事奉本司明文據德安府申壽藩處遊社稷之祭令應改祀因查本府雍藩故事

以爲准據看得前項祀典本府文卷因嘉靖元年水浸朽壞及詢儒學年長生員亦罔記顛末但禮儀所在自合竭末議以裨采擇謹按禮經社稷之祭在國謂之國社諸侯謂之侯社大夫謂之置社又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是社稷之名因乎祭主而社稷之神無所變更但王國之社左宗廟而右社稷其神右處而北向其義莫國以主民侯國以下取生氣以裨農功其神位午而北向其義養民以奉國國社之中諸侯大夫無別祭者統所尊也去國則祭侯社遠侯則祭置社民社歸其分也由無承祭之人則已逝之藩封

社稷

不卷五

主

其社稷之不祭不謂之廢由持祭主之分則有司之專秩其社稷之別祭不謂之改何者神無定在而應有定分也故本朝各省陞州改邑之處不知凡幾其應祀之神自山川城隍以至社稷輒隨府衛州邑之名以改不聞往覆擬議者或取諸此也及考雍府封建在弘治末年則弘治年以前原有壇地廢在正德二年則本年府祭仍歸舊壇此事體較然不待證而可見者大要洪武禮制久已恪遵禮經祭法其備參考該府事體似與本府相同合當敬脩壇祭庶不悞仲春常祀之期敢請末議以補文卷遺缺惟祀典重

大本府亦不敢擅專

報旱災呈

湖廣衡州府爲乞憐地方極重災傷民患事據鄧等縣申衡陽縣申爲極大災傷懇乞天恩早賜轉達救濟爲照轄屬所申地方災異先該本府知府蔡虞誠修省看得本職謬寄一方奈今衡州府屬三春種雨苗不安時入夏以來天道亢陽飄風晝發自附郭衡陽以至藍臨等處凡一州八縣災大畧相同早禾該五六月收者因被飄風秀多不實晚稻該八九月收者因雨澤全不望收即今高冲無塘之處盡已指

魚鰲

不卷五

主

搞陂塘注陰之田仍被虫傷本省各府被災重輕不及盡聞而要之衡州轄屬爲災或莫有甚焉者矣夫災不偶降變有由來本職叨長一方而民罹災膏虞禱不應事神無方即欲投効弭災綠境內赤子方且依以爲命屬望張主一達苦哀爲此忍抑冒罪專爲申稟夫楚南之連年奉麻陽之役脂膏已竭繼以軍需加派新額舊逋一時併徵天假豐稔尤慮疲困重以旱災赤地千里語有之曰湖廣熟天下足湖南熟湖廣足今即湖廣以足天下者雖不及知而即湖南以足全楚者已知屈乏則誠非常之異也然而征科

益急常賦不蠲恐饑荒之後別有他虞老幼束手待斃強者切奪爲生禍漸滋蔓至於難支此龍飛楚邦根本切近之地貴守土者理合姑緩繭絲之政益思保障之圖速爲轉聞議行蠲免使小民得延喘息根本亦永固安本府受惶慙歉不知所爲看係民瘼災異備經帖行所屬桂陽州耒陽等縣行委正佐官同知張祿等親詣都督踏勘災傷分數具結造冊至日覈實另報外緣係乞憐地方極重災傷民患事理合就通行呈詳

報三十一年旱災呈

白知臺 不卷三十四

五

衡州府爲重大災傷懇乞天恩蘇救民瘼事據衡陽縣申又據鄧縣申重大災傷民事患據各情稱上年夏秋時逢旱魃田禾傷損無收民遭荒歉蒙上勘報轉達恩恤賑濟苦力營生苟延殘喘今歲春月連遭驟雨委官踏勘外爲照本府轄屬地方申請不一大要因去年荒旱今歲仍之郡民甚爲疾苦不但如申文所言該本職近因公務行經屬縣躬歷田疇青苗稿死或因枯池勺水之陰輒相殺傷或因中人斗室之粟遂肆搶劫野多空室茹及草根去年止高田全無顆粒今則併低窪亦盡無收去年止早田全屬旱

荒今則併晚稻亦竟無採隔歲之呻吟未舒當年之饑餓愈甚目前之採旱無計將來之備荒更難本職竊意江南各省乃天下元氣所關湖南一方乃楚省元氣所屬而田禾無收饑民就斃如此則楚省本元何以能固湖南供饋何以能輸實用憂惶不知所措本職又惟四方利病惟災貴尤惡壅於上聞一境凶荒惟蠲免庶能速於下究必須大議恤貸方可支控一時元氣既得苟延楚省亦賴永給緣係地方連遭旱災極重民患事理本府未敢擅專擬合通行呈詳

奉分守

白知臺 不卷三十四

五

卷查先爲重大水旱災傷事奉本道案驗准本司咨奉撫院明文行府即查所屬縣分軍民果係災重通行驗實動支無碍官銀或積貯備荒米穀量與賑濟用示優恤爲照春月以來穀價尚賤軍民亦得存活又恐惠澤易竭備荒無本春月未放賑濟待觀夏收具由申報奈自夏至今天道亢陽草木枯死以致貧民缺食束手待斃強者效尤隣界書稟不顧以圖延生該本職近奉公委行歷武岳長等府旱災大畧相同而緩征散利靡有遺策本府屬境比例延頸未蒙賑賑況查本職到任以後各屬積穀數年間遂至七

萬有零比之各府尤為有備自難固守積貯坐視民饑向來僚屬同懷此心因前文暫報恐難另濟以此俱俟本職回議本職切看得去年歲旱今歲仍之饑饉存臻之秋呼吸存亡之際若復文移往覆未免坐納溝中及本職守土無方和氣未召乏仲山之政疲民難使知方矯汲黯之節主守自當伏罪事干急切敢効露布以代公文惟望俯從將收貯稻穀以三分為率一面動支一分行令各屬掌印官查照先年事體審實極貧者每名給穀一石稍貧者每名給穀五斗不許殷實得過之家及在官人役一槩冒領必使饑民得霑實惠事完隨具丁口文冊申報庶積貯不為靡文而饑困亦得聊生矣地方不勝幸甚

又奉分守

卷查本道案驗奉撫院批常寧縣老人譚恩呈前事行府查議該本職查得老人譚恩所呈非止一端事屬屢更初令駭愕似難允行所屬桂陽等州縣方告歸併而該縣利病又欲開拆本職始實不然其說及後細體民情備查原卷常寧版籍洪武以來原係十里七里籍在正統七年五里之籍在正德七年五年又改七里在嘉靖十一年里分愈併則畸畷詭寄之

弊愈多趨事赴公之人愈少五七里承應人役大率近縣刁頑浮湛官府更迭迭入已該本職查審得該縣洪武以前為常寧州鎮服峒夷兼理屯牧豈有以州改縣乃使三五里丁服役公府者乎本由弊民詭戶丟撒糧差如使法果便民則正統七年歸併之後不宜復有嘉靖十一年之再復矣但復里之法俱以原戶為主用他甲殷富輟補今既查該縣畸畷之戶應該歸併則歸併之後排年不可勝用矣又經備行該縣清審要見洪武年間原額人戶即今見在者當時消乏今已休養放富多年照舊歸復原里間有不

勘界

勘界

二

堪應充排年就將附近都圖丁糧相應人戶填補處議停當及當造冊之年一面草定規畫先據耒陽縣雲峯五都亦為分里本職已經酌議將排年人戶許受相等俱復原里填圖備冊具由通申兩臺允行里甲安堵不生異議自謂已試之効敢復行之常寧況七里五里本姦民變亂之圖而改州十里乃洪武版籍之舊地不改開則民不改聚何緣銷之輒改舊規今因事產以挨戶丁自可因戶丁以定里甲不惟舊里舊甲成法可垂於千年而銷甲併里詭弊可弭於一旦熟算似可經行況查前議本出槩縣衣冠

者漢及通學師儒弟子習見利病籌度多年非如他縣積年老人陳言無耻者一此則徵諸庶民亦已允合今紛紛赴告者不過詭粮不逞之徒十甲避差之役原非通縣民情聞之古昔興大利者不計小害成法之守與十甲之差利害較然無害而有利者尤宜寔斷昨該本職公委回府該縣以黃冊事宜揭呈到府內開赴告一端欲止前議本職於開復利害之說向未具稟難以批答為此謹呈

呈兩院為給假侍親并陳情乞回原籍事

本職近自巡歷湖西回省之日因迎養在任老父得

自和堂

卷五十四

七

患脾泄轉成痢疾三四日間飲食頓減診家切視沉脉未應本職憂惶數夜以來曾未解帶忽然頭痛如破目眩神悸更恐親疾未瘳薄軀先瘁切念道務相嬰疆土所寄老父垂老之病一日寢食未復則一日尚屬憂危本職侍藥之時一日未睹親安則一日難以離側至情相迫非敢設辭伏乞俯察微情賜假侍藥以候親安其湖西道分守事務容令咨司呈行別道帶恩實為便益又照本職先任四川按察司副使嘉清三十三年九月內進表事畢歸途忽念親老具本為比例陳情乞恩終養事令男蔡定抱奏本年十

月內仍具本為再乞天恩即賜放回終養事令男蔡順抱奏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奉移今職人具本為親老陳情乞恩事仍令男蔡定抱奏俱未奉俞允今迎親之任水土不服得疾之後因思還鄉除奉朝覲明例候事畢具奏外伏願臺下軫念地方曠官仍憐烏鳥初意特於例前得賜轉達或依例養親或罷任回籍俾遂侍奉老親餘年及薄軀不至或先朝露則君工錫類廣不置之孝思小人有親得相依以為命矣不勝切仰望之至

提學道大益書院教條 內摘四條

自和堂

卷五十四

七

大益書院原非倡立門墻因

濂溪伊川二先生寓跡治合會祀祭城後來因廢學租并罷省祀今據祭議以復祀典在院師生每月朔望開門拜謁用為瞻依更以鄉賢南軒了翁自待直迺治合雖隔數世不啻面覲嚴師方有嚴憚之益東西兩號每號以年齒最長者立會長一人次長者立會副一人年三十以上風俊整者立司正一人書院一應事宜督責長副如會長告假即責會副長副見有不及司正匡之自德行相勸文藝相長至必不得已之事白於官司者亦必長副率領通號知之司



正無識方許稟白如一人私事擅赴各衙門呈稟者  
即係邪佞體知黜出

學校以集群材乃凡民之秀書院又取學校之秀異  
者聚集其間視凡民不啻倍蓰非徒取繪章句拾青  
紫而已昔孔門以入仕之後管心富貴者謂之鄙夫  
鄙夫根氣斷由學習之弊則未仕之前已深根而固  
蒂矣諸生今日未仕正宜立志透此名利兩關首陽  
高潔至今稱之有馬千駟無得而稱為首陽乎為富  
貴乎五尺童子差稱五伯範我馳驅不獲一禽為伯  
功乎為正學乎諸生本心之明必有簡擇富貴不可

自  
知  
堂

不  
卷  
五

三

為功名不足尚惟有志於道德一事而已先儒以為  
學不以聖賢自期居官不以相天下自任者皆苟道  
也學可以為聖賢則官可以任家相縱不得為家相  
亦不失為聖賢而相天下之道固在此也有志者願  
相與講明之

大學古本之書已經散給最是為學頭腦然實用功  
夫須先識萬物一體反求之吾心當止之處良心炯  
然謂之獨知萬物一體故家國天下聯為一身無物  
痛癢非吾痛癢獨者已獨知之故此心此理與物無  
對立根本於無對之地而克一理於宇宙之內是千

聖相傳實下手處諸生須便於聚集之時歸省之際  
覺得家庭朋友無不相關形骸無隔痛癢聯屬便是  
明明德於天下之始事中有間隔不屬提省良心不  
今昏蔽便是不與物對已獨知之之本體功夫純熟  
矩度分明上下四旁絜已度物無不均平此是何等  
究竟人物區區工文取一青紫弁髦舉業麴狗舊聞  
汨沒聲利胡越同體視顏為士靜言發愧可不深戒  
古本大意更願尋之繹之

自  
知  
堂

不  
卷  
五

三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四 終



簡末別紀

炳如蚤歲雅好誦唐人詩已而專肄經遂寘之以諸詩之宗乘具在也已酉中夏我

師白石先生來守衡郡首闢衡湘書院選諸生之雋群於其中炳如以程藝被錄為諸生第一因獲侍絳帷馬先生吏才敏捷每聽斷立決無留獄故日多暇豫即造書院與諸生論學執經左右者以次問辨隨材開發各飽所欲門人輯錄而梓傳之今有衡湘問辨云先生教育英才之樂每發之詩歌如坐石鼓合江亭等作是也先生咏之諸生合聲和之鼓磬間作

自記

卷一

一

自知堂集二十四卷

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有說經劄記已著錄是集詩七卷文十七卷其門人朱炳如所編明史稱汝楠初喜文章從王慎中唐順之高叔嗣顧璘皇甫淳兄弟游中年復好講學與鄒守益羅洪先相善詩格遂漸類唐頗有壽陵餘子失其故步之譏然汝楠才地本不足雁行王唐諸人亦不盡係於講學之後荒廢吟咏也